叢書集成續編　第二三一册目錄

史地類

浙江地理及其地方史

吳興掌故集十七卷……明　徐獻忠輯　吳　興　一
萬曆仙居縣志十二卷……明　顧振宇纂修　仙　居　一四三
萬曆錢塘縣志不分卷……明　聶心湯纂修　武林掌故　二一五
嘉靖仁和縣志十四卷……明　沈朝宣纂　武林掌故　四二九
客越志略一卷……明　王穉登撰　武林掌故　六八九
西村十記一卷附錄一卷……明　史　鑑著　武林掌故　六九九
武林遊記一卷……明　高攀龍著　武林掌故　七一五
湖山敍遊一卷……明　劉　暹撰　武林掌故　七二三
四時幽賞錄一卷……明　高　濂著　武林掌故　七二九
西溪百詠二卷……明　釋大善著　武林掌故　七四三
西泠遊記一卷……明　王紹傳著　武林掌故　七七一

吳興掌故集十七卷

吳興劉氏
嘉業堂刊

吳興掌故集敘

予友徐君伯臣遊於吳興愛其俗朴儉而淳因結廬九霞山居焉頃作掌故集若干卷寄予大都采拾湖誌所遺在正史諸子集可稽證郡邑事者錄存之如漢人載籍功令悉屬之文學掌故云至論水利田賦利病所繇并與除大要輒附己意見言亹亹獨詳予蓋惘然悲傷其志焉徐君少有奇抱固欲起而建功名以顯於世乃其時命鬱塞久之弗克振晚就一縣令亦竟不合棄去今老矣先是徐君尊公殁卜葬吳興今其言曰先子抔土所存吾無㠯補助湖人　獨紀事日取閱之嗟乎徐君不能忘湖人詎能忘斯世哉君于遇時而興於位可

以深長思矣予以爲是集有可裨湖政者迺爲之題其簡端嘉靖庚申歲淛江督學使吳郡范唯一譔

重訂吳興掌故集序

余繙閱之餘嘗取事關吳興者手錄成帙既得長谷先生所刻掌故集賞其先獲我心會從兄彥先躬爲校讐索余作序蓋余三復斯集至風土記而歎人代遞降如江河日趨於下也吳興風俗往最近古以樸其士人雅稱率素闊達而峭直猶有先民典刑其里閈力本重穡終歲勤動唯斤斤以儉勤著子孫無敢傲康以墮先業自樸一散而習於煩貌潤言甘輭美少骨因是繁縟其節文綢繆其款接命曰周委而俗始趨佻矣迨樸又散而習於夸鼎食綺衣競相摴傚空齊民之蓋藏以矜追逐自謂未能免俗而俗始趨汰矣迨樸又散而習於媮曠業惰農游閒陸博幾市與野爭民徵貴者走死地如鶩轉嗤昔人無知而俗始趨蕩矣迨樸又散而習於澆目詡眉語狙巧鬭捷正直爲戇清修爲拙謔浪槩於尊親機鬭騁於肉骨而俗流失世敗壞濫觴將何底止蓋先生松產僑寓吳興每津津此中風土獨收其樸謂勝松遠甚今相距特數紀此中之樸百不存一倒翻與松相習卽先生又能如之何語云已雕已琢還返於樸善返樸者常塞其翹然自張之慾情而獨尋穆然渾噩之初意端在坦夷用在儉嗇本在力農道在敦厚其轉移

係莅斯土者而其砥風靡士大夫與有責焉余觀先生命篇首以宦業而卽次以鄉賢噫命之矣萬厤乙卯夏日潛樸居士茅瑞徵伯符書

燕山李松頓首再拜奉書

長谷先生足下比日讀公所撰吳興掌故采摭亡佚補綴漏遺槩齊故事足備考鏡詳矣備矣至水利一帙尤有功於蘇常松秀數州奚啻吳興而已也蓋今上流天目諸山洪水時發加積陰恆雨連數月不休則疏瀹之功全在吳下顧雖嘗置水利一道然止轄浙不及吳則必動多掣肘故今誠有意斯民爲國家計久遠請改敕鹺法察院留上供錢穀數十萬募民及給沿湖若浦田戶食考古宜今務成永利期三年事竟乃得代轉勿爲浮言勢力所撓奪著在令甲以爲常庶幾察史奉朝令以專行臬臣假槖力而其濟

公意以謂如何竊睹野記載元至正間張七誠嘗下是州僭改元而以其壻潘元明爲右丞鎮之其後王師攻之弗克至用奇兵由湖大錢港毘山谿入郡城元明被執伏誅如此則前港若谿之關繫湖郡利害不細矣不知可因以設險控扼如古浮梁橫絙之制否或者別有津要可講求而豫待者乎今雀鼠輩所在而是湖尤藪席出沒無時弗易譏察試與守若令之哲且達者商而圖焉是亦或一道矣簿牒叢委語不成倫唯明公裁而教之幸甚幸甚

吳興掌故集引

余自嘉靖丁亥遊於吳興樂其土風晏然安之也爲作掌故集自正史至稗于諸書與舊錄所具或至放失及余膚臆之見凡可備誌家之采拾者咸錄焉吳興在澤國上游其俗素樸厚絕無技巧淫靡之習自漢以來流寓及宋南渡諸賢類多居此蓋有自也夫其本俗儉嗇加以君子之遺風故至於今以尙禮節稱焉顧余以筆劄之役自效其私而衰遲淹薄貧多慙負聊附於野史之家而已山空日永灌園采藥之暇以其成錄對之几案千數百年故實一舉目可盡則固山家一種樂事也因序而藏焉雲間徐獻忠識（朱文）（白文）

吳興掌故集目錄

宦業 一卷
鄉賢 一卷
遊寓 一卷
著述 一卷
金石刻 一卷
蓺文 上下二卷
名園 一卷
古蹟 一卷
山墟 一卷
水利 一卷

風土 一卷
物產 一卷
雜攷 四卷

掌故集目錄

吳興掌故集卷之一

吳興叢書

九霞山長徐獻忠輯
延州布衣吳夢暘閱
後學劉承幹校

宦業類

吳興自昔爲名郡邑賢者樂遊其地自魏晉以後仕者或志慕間散往往請乞於此志載不深攷索或僅列名職而政行不及或併其名不載葢自吳萬彧而下四十有二人焉予所聞見倘有闕略仍不能無望於博雅君子云

吳萬彧爲烏程令與孫皓相善時國內欲立長君彧亟稱皓才識明斷是長沙桓王之儔又加之好學奉遵法度屢言之於丞相濮陽興及左將軍張布立之皓立後以彧爲丞相

吳孫河爲烏程長邑人吾粲爲小吏河深奇之後河爲將軍得自選長吏因表粲爲曲阿丞

陸璣爲吳太子中庶子任烏程令嘗撰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二卷（見崇文總目）

館閣書目載璣字元恪吳郡人其書但附詩釋義窘於采拾似非通儒

晉張茂會稽人爲吳興太守值王敦問鼎執正不移敦遣沈充攻城殺之先是茂夢大象以問萬推推曰君當以大郡而不能善夫象者大獸獸者守也象必以齒焚其身（出異苑）

茂妻陸氏吳郡人茂既被害陸氏念根乃傾家貲率茂部曲爲先登以討充充敗乃詣闕上書謝茂不克之責詔褒茂夫妻忠烈並加封爵（出本傳）

晉庾桓爲吳興太守先是孫恩寇陷會稽吳興人丘尫與胡桀部驃共殺吳興太守謝邈以郡應恩謝琰高素討斬之并誅恩所署餘姚令郡人沈穆夫四年恩再陷會稽殺謝琰時庾桓繼守吳興恐郡民復從亂殺男女數千人以安之

晉許裴字季顯嘗爲烏程令（見世說新語方正篇許侍中注）

宋丘靈鞠烏程人嘗任烏程令（見第二卷鄉賢類）

宋虞玩之字茂瑤會稽餘姚人少閒刀筆汎涉書史仕爲烏程令路太后外親朱仁彌犯罪玩之依法按正太后怨訴孝武坐免官

宋周嶠汝南人任吳興太守

元嘉中吳興人卜天與爲左細仗主廣威將軍死於元凶劭之難郡人沈慶之佐武陵王駿討劭誅之先是劭加嶠爲冠軍將軍時王誕起兵會稽檄至吳興嶠回惑不知所從府司馬丘珍孫殺之舉郡應誕

宋郗顒泰始中爲吳興太守時孝子錢延慶爲父報讐

殺人自繫獄願表於朝不加罪

宋王琨爲吳興太守因濮陽吳慶之有志節欲以爲功曹答曰走無人性情直以明府見接以禮所以奔走歲時若欲見吏是畜魚於樹棲鳥於泉耳不辭而退琨追謝之望塵不及矣

宋沈文秀爲吳興太守

蒼梧王元徽四年蕭道成輔政沈攸之舉兵荆州時沈慶之之子文宿守吳興收攸之宗族殺之以報慶之之怨

江秉之字玄叔濟陽考城人宋少帝時爲烏程令以善政著名東土撰文釋傳於世

齊江祏字弘業濟陽考城人少爲明帝所親恩如兄弟明帝爲吳興守以祏爲郡丞

齊丘寂之仕故鄣縣令

寂之字意玄烏程人年十七爲州西曹兼直主簿刺史王彧行夜還前驅已至而寂之不肯開門曰不奉墨旨彧方於車中爲教然後開彧歎曰不意郅君章近在閤下即轉爲主簿後在故鄣事以廉潔御下於時丹徒令沈嶠之以清廉抵罪寂之聞之曰清吏眞不可爲也政當在季孟之間

王彧爲吳興刺史（見前丘寂之條內）

齊袁彖永明中爲吳興太守御史中丞沈深彈去之後至建武中彖從弟□爲中丞到官數日奏彈深于續父在職白幰車免官禁錮

梁何敬叔爲長城令平居以廉稱忽榜門受餉得米二千斛他物稱是人多譏之有頃悉以貸貧民輸負租斗米尺帛皆不留（此一條已見志）

梁褚澐字士洋由曲阿令歷晉安王中錄事正員郎烏程令兄蔣亡即棄縣還爲太尉屬澐之爲縣清愼可紀好學解音律重賓客

梁到仲舉字德言到彦之之孫洽之之子也仕爲長城令政號廉平陳文帝居鄉里嘗詣仲舉時天陰雨仲舉獨坐齋內聞城外有簫鼓聲俄而帝至仲舉異之乃

深自結帝又嘗飲夜宿仲舉帳中忽有神光五采照於室內由是祗事益恭及侯景平文帝爲吳興太守以仲舉爲郡丞與潁川庾持俱爲帝賓客

庾持字元德少孤性至孝篤志好學仕爲尚書左戶郎陳文帝守吳興以爲郡丞

陳陰鏗仕故鄣縣令

鏗罷故鄣詩見藝文上故鄣只今安吉孝豐地吳王昔采銅於鄣山

周文郁仕吳興太守其子寶安重拜吳興太守

文郁字景德陽羨人以材武事陳武帝盪寇除凶其功居多及破徐嗣徽蕭勃功成授開府儀同三司歸

除吳興太守寶仁字安仁折節讀書馭文郁士卒甚
有威惠文帝深器重之及平王琳有功重拜吳興太
守襲封壽昌縣公子名哲嗣

唐余蟾丹陽人任烏程令

見弘農楊夔所撰烏程修建廨宇記

許鏞高陽人爲湖州錄事參軍

見楊夔錄事參軍新廳記

陸龜蒙吳江人爲吳興縣丞

張搏俱仕爲吳興郡丞李蔚盧攜景重之志以張搏列
在太守或自郡丞遷授也

顧道衍字正平野王之孫開元中舉進士又登文學優

贍科仕爲湖州司功參軍廉平惠愛獄簡訟息民稱
焉後棄官歸吳築室奉母年七十卒

崔孚博陵人天寶末由越州餘姚令改湖州長城令長
城之里又加於前政成秩滿解印罷去優游自得獨
善其身與元元年疾沒於宋（見白居易博陵崔府君神道碑）

張宣唐寶歷中自越府戶曹掾調授安吉令

前定錄云宣以家在浙東意求蕭山出謁前夢一女
子年二十餘曰妾有十一口聞明府將至故來拜謁
後得安吉令乃知陰騭已定及秩滿將選又夢前女
子曰明府又當宰妾之邑然家屬止三口爲累耳及
唱官乃得臨安令三口臨字也其前定如此

楊華任烏程令僧皎然有酬烏程楊明府華雨後小亭
對月見呈詩

夜涼喜無訟霽色搖閒情暑退不因雨陶家風自清
疑綖停片景發詠淨秋聲何事羈中隱詩題忽記名

李洪仕爲湖州長史皎然有奉酬李中丞洪西亭卽事
見寄兼呈吳馮處士時中丞量移湖州長史一首云

愛君谿上住遲月開前扃山火照書卷野風吹酒瓶
爲誰留此物意在眼中青樵子逗煙墅漁翁宿沙汀
主人非楚客莫漫識獨醒宿昔邪城功道高心已冥
貪將到處士放醉烏家亭

李蕚任湖州防禦副使

大厤七年顏魯公刺湖州辟富陽丞李蕚爲湖州防
禦副使

權器任湖州判官（先任校書郎）

楊昱任湖州判官（先任大理司直）

二人俱爲顏魯公所辟公之刺湖以墾草闢田之務
委之李蕚其閱簿檢吏接詞政之務委之器昱等而
境內晏然

宋蔣靜釋褐調長興尉獲盜數十人悉貸遣之曰吾不
利汝以希賞汝亦無得爲盜盜感泣後皆爲良民

左文質景德七年攝湖州長史嘗著吳興統記十卷

王堯臣天聖五年舉進士第一爲將作監丞通判湖州

元曾遇字心傳華亭人宋丞相魯公公亮之裔博學敏文詞尤攻書學元時以薦授湖州路安吉縣丞致仕與王昭大詹潤徐順孫齊稱爲雲間四俊

元趙廷芝華亭人第進士調歸安縣丞元世南人登進士自廷芝始

趙與膺蘭谿人宋湖州府通判其弟與峕侍在湖遂繼希永後任浙西安撫使生子孟頫字子昂

已上四十有一人新舊志俱不曾錄其名職其名雖具而政行不詳者附錄於後

晉陸納字祖言少有清操爲吳興太守時至姑孰辭桓公因問桓曰公致醉可飲幾酒食肉多少桓言年大來飲三升便醉白肉不過十臠卿復云何祖言曰素不能飲止可二升肉亦不足言後伺桓閒日自云外有微禮方守遠郡欲與公一醉以展下情桓欣然納之時王坦之桓彝在坐見所進惟酒一斗鹿肉一柈皆愕然祖言徐曰明公云飲三升納可二升今有一斗以備杯酌餘瀝桓公諸人並歎其率素敕中廚更設精饌極歡而罷

納守吳興時衛將軍謝安嘗欲詣納納兄子俶怪納無所備乃私蓄數十人饌安既至納所設惟茶果而已俶遂陳盛饌珍羞畢具及安去納杖俶四十云汝既不能光益叔父柰何穢我素業

懷帝永嘉四年義興人錢璯反周玘討平之玘乃勳之孫處之子也三定江南瑯琊王睿以玘爲吳興太守於其鄉立義興郡以旌之割陽羨及長城之西鄉屬之

愍帝建興元年周玘卒子勰使吳興功曹徐馥殺吳興太守袁琇尋討平之左丞相睿以玘弟札爲吳興太守

周札守吳興時惠帝第四女臨海公主羊皇后所生初封清河公主未出適值亂掠賣長城民錢温温以送女女遇主甚酷主自告太守周札以聞於是殺温及女以適譙國曹統

晉成帝咸和二年蘇峻據溧陽反詔以吳興太守虞潭督三吳等郡諸軍事峻陷建康潭舉郡兵同吳興內史蔡謨前義興太守顧衆等討峻潭母孫氏戒之曰吾聞忠臣出孝子之門爾當舍生取義勿以吾老爲累乃盡發家僮以助戰貿所服環帶以給軍資賊平朝廷知其憂國忠誠拜武昌侯太夫人加金章紫綬

安帝隆安元年司徒左長史王廞使前吳國內史虞嘯父入吳興義興募兵以討王國寶赴者萬計國寶死廞謀以其衆討王恭兵敗廞走死收嘯父下廷尉以其祖潭有功免爲庶人

晉謝邈爲吳興太守孫恩寇會稽東土諸郡響應吳興

人胡桀部騾等破東遷縣邁姪方明勸邁避之不從賊至遇害

王子敬爲吳興羊欣父不疑爲烏程令欣時年十五六書已有意爲子敬子敬往縣入欣齋欣著新白絹裙晝寢子敬乃書其裙幅及帶皆盡欣覺遂寶之後以上朝廷

宋元嘉中謝述爲吳興太守時帝弟司徒義康坐事歎曰昔謝述惟勸吾退劉班惟勸吾進今班存而述死宜其及也

宋泰始二年吳興太守王曇生舉兵應潯陽臺遣吳喜討之即克義興時都水使者孔璪屯吳興南亭曇生

見璪計事璪大懼墮牀曰臺官所搆惟我而已不亟去將爲所獲即與曇生奔會稽東軍遂敗

宋褚淵字彥回尚宋文帝女餘姚公主拜駙馬都尉元徽二年以散騎常侍丹陽尹出爲吳興太守（史誌止稱褚彥回而不著其名爲唐高祖諱也）

王仲寶作彥回碑有云丹陽京輔遠近攸則吳興襟帶實惟股肱頻作二守並加蟬冕政以禮成民是以息

謝朏字敬沖孝武初求出爲吳興太守至郡置數斛酒寄其弟吏部尚書瀹曰可力飲此勿預人事朏尋棄官去

南史載朏爲吳興時以雞卵賦人收雞數千遁節不全爲清談所少豈以時事不可爲故自汙以免耶

王僧虔爲吳興時以工書見稱人以羲之前爲吳興而僧虔足繼其後然宋時孝武欲擅書名虔不敢自顯於大明間常用掘筆書以此見容

齊武帝永明六年吳興饑西陵戍主杜元懿乞領攝西陵牛埭并浦陽南北津柳浦四埭歲可增稅額四百萬會稽行事顧憲以爲吳興之民連歲失稔封土從豐艮田饑棘元懿幸災邀利事不可行乃止

齊謝覽與王茂遠約官至侍中不復更謀仕進後覽自吏部尚書出爲吳興平生不畏强禦由處俗情薄也

茂遠爲侍中後亦澹然自守

謝覽出爲吳興時中書舍人黃睦之家居烏程子弟專橫前守皆折節事之覽將到郡睦之弟迎覽覽逐去其船杖吏爲通者自是睦之家杜門不出郡境多劫爲東道患覽下車肅然初齊明帝及覽父瀹及東海徐孝嗣並爲吳興名守覽皆過之昔在新安頗聚斂至是遂稱廉潔時方之王述云

齊王秀之字伯奮祖父敬弘性貞正不與權貴往來及致仕即隱居吳興之舍亭山秀之爲諸王長史時行事便歎曰仲祖之識已於已多便無復仕進止營理舍亭山宅有終焉之志及除守吳興郡隱業所在心

願爲之到郡修舊山移置輜重（按敬弘本傳舍亭山屬餘杭是時屬吳興統內即今德清之市亭山也）

齊張稷字公喬爲吳興太守下車存問遺老引其子孫遣之右職政稱寬恕初去郡就僕射徵道由吳鄉人候稷者滿水陸稷單裝遲還都下人莫之識其率素如此

齊王敬則臨淮射陽人以都官尚書遷吳興太守郡多摽剝有數歲小兒於路取遺物敬則殺之以徇自此路不拾遺又錄得一偷召其親屬於前鞭之令偷常掃街路久之乃令舉舊偷自代諸偷恐爲所識皆逃去境內以清敬則少時屠販於湖至是入烏程市見屠肉枡歎曰吳興昔無此枡是我少時作也乃召故人飲酒說平生殊不自屑

梁王騫字思寂梁祖於鍾山造大愛敬寺思寂有別墅在寺側良田八十餘頃是王丞相賜田高祖遣主書宣旨就思寂求市以賜寺思寂答旨云此田不賣若是敕取所不敢言高祖怒付市評價以直逼還之由是出爲吳興太守

張纘字伯纘范陽方城人梁大通中爲吳興太守居郡省煩苛務清靜人吏便之後徵爲吏部尚書

范岫字楙賓濟陽考城人學問該博進止以禮居官恆以廉潔著稱爲長城令有梓材巾箱經數十年經貴

遂不改易在晉陵惟作牙管筆一雙猶以爲費所著文集禮論雜儀字訓行於世

袁昂爲吳興太守梁武初起獨拒境不受命梁使駕部郎江革遺書曰根本既傾枝葉安附今竭力昏主未足爲忠家門屠滅非所謂孝豈若翻然改圖自招多福昂復書曰三吳內地非用兵之所況以偏隅一郡何能爲役自承麾旆屆止莫不膝袒軍門惟僕一人敢後至者政以內撫庸素文武無施雖欲獻心不增大師之勇置其愚默寧阻衆軍之威幸藉將軍含弘之大可得從容以禮竊以一飡微施尚復投殞況食人之祿而頓忘一旦非惟物議不可亦恐明公鄙之所以躊躕未遑薦璧昂門時事於武康令北地傅映曰昔元嘉之末開闢未有故太尉殺身以明節司徒當寄託之重理無苟全所以不顧夷險以徇名義今嗣王昏虐曾無悛改荊雍協舉上流天人之意可知願明府深慮無取後悔後建康平定梁使豫州刺史李元禮巡撫東土敕元禮曰袁昂道素之門世有忠節天下須共容之勿以兵威臨辱元禮至吳興宣旨昂亦不請降但開門撤備而已後徵昂至都使與豫州刺史馬仙琕同入曰令天下見二義士

張嵊字四山由太府卿爲吳興太守侯景圍建業遣弟伊率兵赴援城陷景遣行臺劉神茂攻破義興遣使

說嵊嵊斬其使仍遣軍破神茂侯景乃遣其中軍侯子鑒助神茂擊嵊軍敗乃釋戎服坐於廳事賊臨以刃終不屈執以送景將捨之嵊曰得死爲幸乃殺之子弟遇害者十餘人景欲存其一子嵊曰吾一門已在鬼錄不向爾處求恩於是皆死

梁吳興太守杜龕王僧辯之婿也僧辯敗吳興爲震州以龕爲刺史龕恃僧辯之勢素以法繩陳霸先之宗族及霸先殺僧辯使兄子蒨還長城立柵以備龕龕遣兵攻蒨不克已而吳郡義興相繼降霸先陳蒨周文育合兵攻龕於吳興龕將杜泰興蒨通勸龕出降龕妻王氏曰仇隙如此何以降爲因出私財募士擊

蒨等大破之龕勇而無謀嗜酒常醉杜泰開門納陳兵龕尚未醒蒨使人負至項王廟前斬之

唐咸通末湖州牧趙蒙李超相次俱狀元及第而鄭渾之爲蘇州錄事談銖爲醝院官鍾輻爲院巡俱廣文二郡土地相接時爲語曰湖接兩頭蘇聯三尾

崔元亮與元微之白樂天皆貞元初同年生也元亮名最後自詠云人間不會雲間事應笑蓬萊最後仙後白刺杭州元刺越而崔刺湖州白以詩戲之云越國封疆吞碧海杭城樓閣入青天吳興最小君應屈爲是蓬萊最後仙

獨孤問俗爲湖州刺史時寇亂攻陷州縣使將軍辛敬順於金鵝山築城以守亂平兵曹參軍慶澄兼武康德清二縣令復築武康城於餘英谿北上元四年問俗重濬郡城之濠

李師悅之守吳興也廣明中黃巢倡亂犯闕翠華有西南之幸梁鄭周秦之甲閭手無敵甲辰年師悅以彭門之師搜巢於萊蕪傳首成都明年春帝始還宮師悅遂以工部尚書守吳興後帝念其功詔加防禦使始開幕延賓增吏拓制度以節鎭行事於是召烏程令余蟾於閒散拔錄事參軍許鍇於曹掾後薨於郡治

湖州刺史高彥

唐昭宗時李師悅子李彥徽奔淮南錢鏐取湖州天

復二年杭州將徐綰許再思作亂湖州刺史高彥遣子渭將兵入援死於靈隱綰後奔田頵楊行密破頵獲綰檻車送之錢鏐鏐剖其心以祭高渭

昭宣帝天祐三年高彥卒子澧代爲湖州刺史澧性凶忍嘗與州吏謀曰吾欲盡殺百姓何如吏曰如此租賦何從出當擇可殺者殺之耳時澧糾民爲兵有言其怨咨者澧悉集民兵於開元寺前紿云犒享入則殺之死者逾半在外者覺之縱火作亂乃閉門大索凡殺三千人吳越王欲誅之澧以州畔附於淮南舉兵焚義和臨平鎭鏐命指揮使錢鏢討之湖州將盛師友沈行思閉門拒澧澧奔淮南三月吳越王巡湖

州以繆爲刺史留行思爲巡檢使與師友俱歸錢塘行思謂同列陳瓌曰王若以師友爲刺史何以處我時瓌已得繆密旨遣行思詣府乃給之曰何不自詣王所論之行思詣錢塘數日瓌遣其家亦至行思恨瓌賣己會繆自衣錦歸將謁行思取鍛鎚擊瓌殺之因詣繆所與師友論功奪槊欲刺思友繆斬行思以師友爲婺州刺史

宋滕元發光祿受知神宗以議政與荆公不合遂出爲帥又以妻黨李逢事謫知池安許見至國門又中飛語謫知筠州是時艤舟國東普照寺陳表自辯神宗大悅以公知湖州乃公所乞也是時林子中作禮部員外郎與公婿何洵直邦美同曹聞公得湖以詩賀曰清風樓下雨谿春三十餘年一夢新欲識玉皇香案吏水晶宮裏謫仙人蓋公初第卽倅湖州距是三十年矣

蘇子瞻守湖州謝表云魚鳥之性既自得於江湖吳越之人亦安臣之教令又云知其愚不識時難以追陪新進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養小民表進言者以爲謗在任甫三月中使皇甫遵到湖追攝赴獄一子稍長徒步相隨其餘守舍皆婦女幼穉至宿州御史符下取書於家州郡望風遣吏發卒圍船搜取老幼幾怖死婦女恚曰是好著書書成何所得而怖我如此悉取焚之

蘇子瞻知湖州建陽陳師錫掌書記軾下御史獄師錫篤朋友之義安輯其家後子瞻入西掖薦以自代明著其事仕至殿中侍御史

胡宿知湖州前守滕公適當安定先生教授乃大興學校費錢數萬未訖工而公去羣小沸然謗公用錢有不明者自通判以下不肯書其籍胡公於坐折之曰君佐滕侯幾時矣假滕公之謀有不臧何不早告乃陰拱以觀其去而非之豈古人分謗之意一坐大慙爲公書籍

余端禮字處恭孝宗時知烏程決事風生庭寂如水台湖嚴三州有口算錢曰丁絹臨安之民口算錢曰身丁民不能堪公請與復三年

錢顗字安道無錫人熙寧閒由烏程令召爲御史裏行王安石初行新法上疏論安石歷官以來莫不曰尊尚堯舜遂致公輔今乃首以財利之說言行乖戾剛狠自任曾公亮位居丞弼被遇三朝反有畏避安石之心更相稱譽以固榮寵安石大怒貶監衢州鹽稅覬行謂御史孫昌齡曰君奴事安石以得御史亦當少念報國君爲美官自以爲得策卽我視君犬彘不若也時人號爲鐵肝御史卽是而觀烏程之政可測矣

陳之茂紹興間守湖州因民間丁絹太重因請折緡以五千錢爲一匹仍止歲額爲定不以添丁而增賦詔可其奏自是湖州以五丁科絹一匹嗣後余端禮仍乞七丁始科絹一匹

辥季宣字士龍乾道八年知湖州時張南軒與書云論及學校之事此爲政之所當先也湖學安定先生經始當時作成人才亦可謂盛矣聞欲招陳君舉來學中此固善但欲因程文而誘之讀書則義未正今日一種士子將先覺言語耳剽口誦用爲進取之資轉趨於薄此極害事若曰於程文之外明義利之分教導涵養使漸知趨向則善也

又一書云吳興下車寖久學道愛人之志亦可少施否某每念時事若此良由士大夫鮮克務學之故蓋天理之微爲難存氣習之偏爲難矯譬諸射者在此有秋毫之未盡則於彼有尺尋之差矣自惟不敏惕然夙夜不敢遑暇思得良友相切磨以庶幾乎萬一其願見之心誠非可以言喻也

楊長孺伯子嘉定間守湖州彈壓豪貴牧養小民治聲赫然冠蓋之士相與肖像祠於學宮與工部尚書戴少望並列伯子意不悅會除浙東提舉將行辭先聖禮畢坐講堂命取所祠像題云面有憂民色天知報國心三年風雨□兩鬢雪霜深更莫留行迹何曾廢古今不如隨我去相伴老山林遂卷而行當時士子有戲和其詩者末云可憐戴工部獨樹不成林

伯子乃誠齋長子故名長孺守吳興時母夫人羅氏於郡齋種苧躬緝爲衣時年八十餘矣楊公分月俸以奉之夫人忽小疾後出所積券曰此長物也今宜悉以謝醫則吾無事矣

元虞志道字彥高無錫人以茂異起爲校官其學務在明體適用文章必本于理教授湖學受知于趙承旨踐履篤實後學師尊之所著有雲陽集（見毘陵人物志）

宋蔣良貴簽判安吉州時水災後修城郡守趙希觀屬良貴作記內用浩浩字希觀因時相史彌遠父諱浩欲改之良貴不可曰以宗室而避宰相父名此非藝祖皇帝所望於金支玉葉也聞者壯之

吳興掌故集卷之一

吳興掌故集卷之二

九霞山長徐獻忠輯
延州布衣吳夢暘閱
後學劉承幹校

鄉賢類

自昔載籍所傳類多華耀之士然猶有檢拾不詳者焉至於伏藏原野晦蹟關柝雖有卓行殊賢其腐沒葢多矣予覽吳志亦不能無憾於斯故所采錄頗著云

漢費汎（仕爲梁相烏程人）

費鳳字伯蕭汎之長子初舉孝廉拜郎中除陳國新平長宰司舉其才賢乃讓其弟而退身還鄉其後故鄣不靖命君試守即討平之轉堂邑令年六十六而沒其弟仕爲九江太守早卒又以腴田讓與弟之子行義高卓詳見卜胤石勒誄辭之碑一子亦早卒遺孫字元宰

吳徐詳字子明烏程人陳壽評曰是儀徐詳胡綜皆孫權時幹興事業者也儀淸確貞素詳數通使命綜文采才用各見信任辟之廣廈其榱椽之佐乎

聞人奭吳興人晉孝武太元十二年上疏攻會稽王道子嬖人趙牙帝由是疏道子

晉吳逵烏程人性至孝友値饑年而疫父母兄嫂及羣從幼小十有三人皆卒逵在病鄰里咸以葦裹而埋之逵夫妻幸存晝則傭賃夜還燒甎伐木期年成七墓葬十三棺逵夜行遇虎虎輒避之太守張崇之義其行加羔鴈之禮命補工曹吏以門寒固辭不就後舉孝廉太守王韶之有贈詩見文史類

沈道虔武康人少好老易居縣北石山下孫恩亂後饑荒縣令庾肅之迎出縣南廢頭里爲立宅臨谿有山水之玩時復還石山精廬與諸兄子共釜庾之資困不改節郡府凡十二命皆不就有人竊其園菜外還見之乃自逃隱待竊者去乃出鄉里少年相率受學貧無食立學徒武康令孔欣之厚相資給學者咸得有成宋文帝聞之遣使存問賜錢三萬米二百斛悉供孤兄子嫁娶徵員外散騎常侍不就

宋丘靈鞠烏程人少好學善屬文曾爲烏程令不得志泰始初坐事禁錮太守褚彥回謂人曰此郡才士惟丘靈鞠及沈勃耳乃啟之明帝除太尉參軍

沈驎士字雲禎祖英期晉太中大夫父虔之宋樂安令驎士幼儁敏七歲聽叔父岳言玄賓散言無所遺岳拊其背曰斯文不墜其在爾乎張永爲吳興守請驎士入郡沈閒郡後有佳山水乃往停數月張欲請爲功曹使人致意沈曰明府德履沖素留心山谷民是以被褐負丈忘其疲倦必欲飾混沌以蛾眉冠越客

以文皃走端不欽而附高節有蹈東海而死耳

宋錢延慶烏程人泰始元年其父錢仲期爲吳慶恩所殺時延慶屬役在都聞之馳還於庾浦埭逢慶恩手刃殺之自繫烏程獄吳興太守郗顒表不加罪許之

宋羊緝之烏程人女名佩維隨母還舅氏母亡晝夜號哭不飲食三日而亡鄉里號爲女表

邵玄之吳興之東遷人能傳五經文句宋時顧歡吳郡之隱官人從之受業

宋丘景賓字彥先吳興人以節義聞父康祖任無錫令亡後僮僕數十人及宅宇畜產悉讓與兄震之震之推齋屋三間亦不肯受太守孔山士歎曰聞柳下惠之風貪夫廉懦夫有立志復見之矣後終於奉朝請

沈僧昭字法朗少事天師道士常以甲子甲午日夜著黃冠醮於私室時說人吉凶頗有應驗自云爲太山錄事幽司有所收錄必僧昭署名中年爲山陰縣梁武陵王紀爲會稽太守宴坐池亭蛙鳴聒耳王曰殊廢絲竹之聽僧昭呪厭十許口便息及日晚王又曰欲其復鳴昭曰王歡已闌今恣汝鳴即便喧聒又嘗校獵中道而還左右問其故荅曰國邊有事須還處分問何以知之曰向聞南山虎嘯知耳俄而使至復謂人曰吾昔爲幽司所使實爲煩碎今已自解乃開匣出黃紙書上有一大字字不可識曰教分判如此

及太清初謂親知曰明年海內喪亂生靈十不存一乃苦求東歸既不獲許及亂百口皆殲位止廷尉卿

聞人夐吳興人齊高帝時年十七歲結客報父仇爲帝所賞位至長水校尉

齊丘雄烏程人父冠先永明中使蠕蠕不屈節而死武帝以其不辱命以錢一萬布三十匹賜雄雄不受上書曰臣父執節如蘇武守死如谷吉遂不書之良史甄之褒策萬代之後誰死社稷建元四年車僧朗銜使不異抗節是同詔贈正員外郎此天朝舊事臣父成例也今僧朗返葬冢塋臣父瘞棄絕域語忠烈則丘亦不謝車論荼苦則彼優而此劇名位不殊禮數宜等乞申哀贈書奏不省

孟景翼吳興人好老氏道齊惠文太子召入玄圃衆僧大會竟陵王子良使景翼禮佛翼不肯造正一論大略曰寶積云佛以一音廣說法老子云聖人抱一以爲天下式一之爲妙空玄絕於有境神化贍於無窮爲萬物而無爲處一數而有數莫之能名强號爲一在佛曰實相在道曰玄牝道之大象即佛之法身以不守之守守法身以不執之執執大象俾物有八萬四千行說有八萬四千法法乃至于無數行亦達于無央等級隨緣須導歸一

齊太子詹事張緒領揚州大中正長沙王晃薦用吳興

邱

閩人邑爲州議官緒正色曰此是身家州郷殿下何得見逼

齊丘仲孚烏程人大司馬王敬則反於會稽兵逼京師仲孚時爲曲阿令敬則前鋒奄至仲孚謂吏民曰賊雖乘勝氣鋭而烏合易離若收船艦決長岡埭瀉瀆水以阻其路得留數日臺軍必至則大事濟矣敬則值涸瀆果不得進兵敗而死

丘仲孚爲山陰令甚有聲稱百姓謠曰二傳沈劉不如一丘蓋前世傳琰父子沈憲劉玄相繼宰山陰並有政蹟仲孚皆過之也

丘令楷吳興人善詩與齊蕭文琰濟陽江洪餘姚虞羲共打銅鉢響滅卽詩成皆可觀竟陵王子良甚稱焉

吳規吳興人頗有才學邵陵王綸引爲賓客深相禮遇及綸作牧郢蕃規從江夏遇張纘出之湘鎮路經郢綸餞之南浦纘見規在坐意不能平忽舉杯曰吳規此酒慶汝得陪今宴規尋起還其子翁孺見父不悅問而知之翁孺因氣結爾夜便卒規恨纘慟兒忿哭兼至信宿之間又致殞規妻深痛夫子翌日又亡時謂張纘一杯酒殺吳氏三人其輕傲皆此類竟不得其死

沈炯字礽明武康人梁元帝徵爲給事黃門侍郞時尚在王僧辯幕下魏克荆州被虜甚見禮遇以母在東恆思歸國經漢武通天臺爲表奏之曰臣聞橋山雖掩鼎湖之竈可祠有曾就荒大庭之迹無泯伏惟陛下降德漪蘭纂靈豐谷漢道既登神仙可望射之罘于海浦禮日觀而稱功橫中流于汾河指柏梁而高宴何其甚樂豈不然歟既而運屬上仙道窮晏駕甲帳珠簾一朝零落茂陵玉盌遂出人間淩雲故基與原田而膴膴別風餘跡帶陵阜而茫茫羁旅縲臣豈不落淚昔承明見厭嚴助東歸駟馬可乘長卿西返恭聞故實竊有愚心黍稷非馨敢望徵福但雀臺之弔空悵魏君雍丘之祠未光夏后瞻仰煙霞伏增凄戀奏後遂獲東歸

梁丘遲字希範靈鞠之子也黃門郞謝超宗徵士何點並見異之武帝引爲驃騎主簿出爲永嘉太守至任下教曰貴郡控帶山海利兼水陸實東南之沃壤一都之巨會而曝背煦牛屢空于畎畮績麻治絲無閨于筐卷其有耕灌不修桑榆靡樹遨遊廛里酣晡卒歲什伍乖鄰流宕忘返才異相如而四壁徒立高慙仲蔚而三徑沒人是非盛世之民名都之俗革其習故務其本業維新化理安育老稺雖謝文翁之正俗庶幾龔遂之遺風

朱文濟字敬達吳興人自賣以葬母太守謝瀹命爲儒林不就

姚僧垣字法衛武康人吳太常信之八世孫也父菩提梁高平令留心醫藥僧垣幼通洽仕梁爲太醫正武帝嘗因發熱服大黃僧垣曰大黃快藥至尊年高不宜輕用帝弗從遂至危殆元帝有腹心疾諸用平藥僧垣曰脈洪實宜用大黃進湯果下宿食而愈金州刺史伊婁穆病自腰至臍似有三縛兩腳緩縱不復自持即爲處湯三劑初服即上縛解以次盡除即爲合散一劑兩腳疼痺復緩曰霜降此患當愈既而果然後仕至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封長壽縣公爲集驗方十二卷長子察南史有傳次子最

沈德威字懷遠吳興人少有操行梁太清末遁於天目山築室以居雖處亂離篤學無倦天嘉元年徵爲國子助教每自學還私室講授道俗受業數百人遷太常丞兼五禮學士後爲尚書祠部郎陳亡入隋官至秦王府主簿

姚最字士會博通經史尤好著述年十九隨僧垣入關明帝盛聚學徒校書於麟德殿最預爲學士隋文帝踐極除太子門大夫後襲爵北絳郡公及平陳察至即讓封於察轉蜀王秀府司馬秀陰有異謀最竟任爲罪論者義之

沈客卿武康人美風采善談論博涉羣書與施文慶少相視娓仕陳累遷至尚書儀曹郎聰明有辯頗知故事每朝廷體式吉凶儀注凡所疑議客卿斟酌裁斷事多施行然頗事刻削士庶並責關市之估每歲所入過於常格後主大悅尋加散騎左衛將軍遂與文慶俱掌機密臺城失守隋晉王以其重賦厚斂戮之

章華吳興人陳後主時同郡沈客卿等用事上書曰昔高祖南平百粵北誅逆虜世祖東平吳會西破王琳高宗克復淮南辟地千里三祖之功勤亦至矣陛下即位於今五年不思先帝之艱難不知天命之可畏溺於嬖寵惑於酒色祠七廟而不出拜三妃而臨軒老臣宿將棄之草莽謟佞讒邪升之朝廷今疆埸日蹙隋軍壓境陛下如不改絃易張臣見麋鹿復遊於

姑蘇書奏即日斬之

吳季德處士名馮菱湖人僧皎然有杼山禪居寄東谿吳處士詩季德善詩詞故皎然所寄專以詩言

徐孝德長城人生女名惠五月能言四歲通論語八歲屬文孝德命擬離騷爲小山篇曰仰幽巖而流盼撫桂枝以凝想將千齡兮此遇荃何爲兮獨往於是所論著遂傳太宗知之召爲才人遷充容永徽元年卒贈賢妃後其妹爲高宗婕妤弟齊明明子堅堅子嶠皆以文學名

楊衡吳興人有盜其文登第者衡因詣闕亦登第見其人盛怒曰一一鶴聲飛上天在否答曰此句知兄最

惜不敢偷衡笑曰猶可恕也孟東野有悼楊衡詩

沈千運吳興人元結篋中集云千運獨挺於流俗之中强振於已溺之後窮老不惑五十餘年凡所爲文皆與時異故朋友後生稍見師效能似類者有五六人嗚呼自沈公及二三子皆以正直而無祿位皆以忠信而久貧賤皆以仁讓而至喪亡異於是者顯榮當世誰爲辯士吾欲問之

王季友張籍皆有過沈千運舊居詩

沈亞之字下賢學於韓退之與皇甫湜以文往來元和七年以書不中第李賀有詩送之

杜牧之守吳興時過小敷山弔沈下賢一首

亞之登進士至太和初李同捷反乃授柏耆德棣行營諸軍計會使亞之以殿中侍御史爲其判官會李祐平德州同捷窮請降耆乃馳入滄詠同捷諸將嫉其功比奏攢詆之文宗不得已貶耆循州司戶參軍

亞之貶南康尉張祜送亞之南康尉一首

嚴惲字子重烏程人皮日休傷之其詩序云予爲童在鄉校時頗上鈔杜舍人牧之集有與進士嚴惲詩後至吳一日有客曰嚴惲子志其名久矣遽傾文見造於是樂得禮而觀之其所爲工七字往往有清便柔媚時可逸駭於常軌生舉進士亦十餘計偕予方冤之謂竟有得於時也未幾歸吳興後兩月雪人至云生以疾亡於居矣噫生徒以文詞聞於士兄不名而逝豈止此而湮沒耶於是哭而爲詩（詩見藝文類）

閶士和烏程橫山人皎然有舟行懷寄詩一首道場山下有歸雲庵其得名蓋出此詩云二月湖南春草徧橫山渡口花如霰相思一日在孤舟空見歸雲兩三片

梁耿苕谿人劉長卿有苕谿酬梁耿別後見寄二首長卿南謫睦州道出吳興與諸名士游衍故梁有別後見寄之作

施昌言吳興人寶元間仕殿中侍御史嘗撰唐文粹後序

姚鉉吳興人集唐文粹一百卷其序充雅可讀蓋一代文士

丘光庭烏程人列太學博士嘗承縣令余蟾檄請編集吳興遺事羅隱有酬光庭詩

施肩吾吳興人元和十五年進士後隱居豫章之西山所居在歸安縣東施渚鎮

李季蘭吳中女冠也高仲武評其詩上仿班姬則不足下比韓英則有餘不以遲暮亦一俊嫗

季蘭與諸賢會集烏程開元寺知劉長卿有陰重疾戲之曰山氣日夕佳長卿對曰衆鳥欣有託舉坐大笑以爲美談

宋時吳興狀元及第賈安宅莫儔黃朴三人吳潛雖狀元及第自是溧水人第後始寓居吳興郡志妄載潛而不及莫儔儔雖小人而此錄固不可遺也石林燕語云及第必有賜詩惟莫儔一榜不賜政和末御史李彥章言士大夫多作詩有害經術詔送敕局立法何丞相執中爲提舉官遂定命官習詩賦杖一百故是榜官家不賜詩而賜箴未幾知樞密院吳居厚喜雪御筵進詩稱口號是後上聖作屢出士大夫亦不復守禁或問何立法之意何無以對乃曰非謂今詩乃舊科場詩耳

陸蒙老元光嘗爲晉陵宰頗喜作詩時州幕官有好譏同列者一日同會聞蟬幕謂陸曰君可詠此陸卽席詠曰綠陰深處汝行藏風露從來是稻糧莫倚高枝縱煩響也宜回首顧螳螂其人聞之自是少戢

賈收字耘老有詩名東坡爲守與之遊耘老有二婢名大小荷葉東坡時時戲之一日乘舟過賈浮暉閣收不在見其子添丁留詩有云淚垢添丁面愁低舉案娥娥指荷葉也坡去郡後有復柬云貧困詩人之常齒落目昏當是兩荷葉所困未可專咎詩也又坡柬滕達道云吳興風物足慰雅懷郡人有賈收耘老者有行義極能詩公擇子厚皆禮異之軾尤與之熟願公時顧慰其牢落也

賈安宅在鄉校肄業直廬後產雙頭蓮花守兵白教授率諸生觀之折取諦玩葉閒隱隱有金書賈君姓名諸人共致慶語勉之力學以來歲大魁相期輕薄子笑曰賈癩子作狀元天下無士人也時正病瘡徧體故云至秋獲薦送廷對爲第一

賈公之子名熑仕爲鄱陽丞

劉一止字行簡宣和三年進士仕給事中僅百日忤秦檜罷去閒居十餘年以次對致仕檜死被召力辭進雜學士卒年八十三著非有齋類稿五十卷苕谿集三十卷

弟寧止亦中第立朝梗亮論疏凱切

沈复德清人壽皇朝爲板曹貳卿一日上問板曹財用幾何合催者幾何所用幾何虧差幾何复一一奏對訖於所佩夾袋中取小冊進呈無毫髮差上大喜次日問宰相侍郎有過政府例否梁克家奏云陛下用人何以例爲遂特除簽書樞密院事

倪文節公思立朝剛介不苟合嘗言與其爲有瑕執政寧爲無瑕從官故慶元嘉定之閒屢召屢出名重天下

公與秀邸爲鄰頗爲侵越地界公曰住場好不如肚腸好墳地好不如心地好眞良言也其鷹揚萬里剛子好賢愛國之心萬世可仰

公生六子祖仁祖義祖禮祖智祖信祖常祖常有最

良之譽

沈仲喆字明遠歸安人紹興五年進士仕江西運官嘗

作詩忤魏良臣昭以深文奪三官不得志以卒

章淵字伯深援之孫也博學有文以場屋待士薄如防

寇盜遂不就舉後用蔭入仕自號懲窒子所居有碧

谿草堂

丁注字葆光元豐間余中榜進士善歌誦有閒雅氣象

所居清源門內家有二圃一在所居一在奉勝門內

經鉏堂志載施大任參政年九十有二沈持要詹事年

八十有二李季叔參政年八十有一皆耳目聰明步

履輕捷夜書細字三賢難老皆以絕欲早效驗章章

如是

俞汝尚歸安人仕至青州僉判與其妻素達理性汝尚

病呼其妻曰我將死時二子在外妻曰吾欲先去君

俟諸子至未晚也其妻奄然而化汝尚爲文誌其墓

已而諸子至明日告曰我亦行矣卽熏沐趺坐而化

孫莘老嘗表其墓子有任仕爲節推東坡有送節推

詩

朱承逸爲湖州孔目官夜過駱駝橋聞橋下哭聲視之

一人攜妻子欲共投水問之云負勢家錢三百千督

責無以償耳朱卽護歸見債家悍僕輩坐朱諭之曰

以三百千錢使四人死於水於汝安乎吾當代還亟

取券來如數還之其人感泣願爲奴不聽復以三百

千資之而去

慶歷中知州事馬尋會六老於南園六老者侍郎郎簡

年七十九司封員外郎范說年八十六衛尉寺丞張

雄年九十一劉餘慶年九十二周守中年九十五員

琰年七十二胡安定先生爲記

談鑰吳興郡人仕宋樞密院編修官撰吳興志二十卷

倪祖常字子武歸安人仕宋戶部郎中文節公第六子

有學行

沈瀛字子壽吳興人少入太學卽有重名仕止帥幕平

生業多所著述見葉水心序

施仕衡字德求嘗試中校官爲宣州簽幕仕竟不達

吳僧文捷戒律精至孫莘老爲守問呂吉甫如何時吉

甫在潤州持服捷曰只三年便在官家左右更有一

人白晳而肥一人美髯而長後三年吉甫果參大政

同列韓子華馮當世皆如其言

僧居簡號報本長老有知人異術慶歷中蘇舜欽除名

居姑蘇唐詢彥猷守湖州與蘇善蘇過訪之唐命居

簡相視簡乃設榻留之中夜登蘇榻若聽其息者蘇

覺診其脈良久曰來得也曷更無他語他日蘇將行

又過問之曰若得一州縣官肯起否蘇大不意因不

復言明年起爲湖州長史不赴而卒

宋釋法瑤姓楊氏河東人永嘉中過江遇沈臺眞請居武康小山寺年過七十飯粟飲茶永明中敕吳興禮致上京

僧贊寧讀書强記自能撰述而辭辯縱橫人莫能屈時有安鴻漸者文辭雋敏尤好嘲詠嘗行遇贊寧數僧相隨鴻漸嘲曰鄭都官不愛之徒時時作隊贊應聲曰秦始皇未阬之輩往往成羣時皆善其捷盖鄭谷詩有愛僧不愛紫衣僧之句也

元宇文公諒字子貞湖州人初領鄉貢入浙省試院頭場占一席舍其案上有宇文同知四字後試官閱卷以文不中式將黜之時坐主龍麟洲先生江西老儒也年八十餘始過江浙力主此卷卒置榜中及會試果登高第授同知婺源州雖曰爵祿前定盖亦陰德所致公年少時嘗館授巨室其閨愛中夜來奔堅拒不納明旦託以他故歛書告別此非陰德歟（出輟耕錄）

趙孟頫字子昂以集賢學士家居見夫婦操敝舟爲活者公識其人惻然問曰我衣食爾夫婦供灑埽鷗波亭可乎夫婦欣然居之一日公緩步至亭問其居此若何夫婦感激以爲得所惟憂身後無歛形之具耳公曰我適行閒憶奎章閣一石甚奇命侍史取紙筆就亭圖之神速特甚俾鬻爲身後計持至駱駝橋好事者以十千購之

松雪晚年家居名重四遠有稱雪菴居士書刺謁公公曰青蓮居士耶香山東坡耶不許見公一日送客不覺出門外見一人伏於地問之跼蹐不敢言但致願見之誠公曰爾非昨來雪菴居士者乎遂呼使入贄見之禮頗豐又出郴筆兩枚王右丞雪裏芭蕉一軸公遽言爾來欲吾題此畫耶濡筆題而歸之

子昂之內人管夫人能畫與詩嘗入覲中宮命寫梅稱旨命題之云雪後瓊枝嫩霜中玉蕊寒前村留不得移入月宮看

費寀仕元鎭國上將軍福建宣慰使謚榮敏公自吳興別著籍松江之上海器度弘厚不以富貴驕人輕財好施勇於爲義人稱爲費佛子有牟巘所撰墓誌在華亭鳳皇山

國朝溫祥卿長興人耿炳文守長興與張士誠相拒以祥卿爲謀主後官工部尚書墓在仁王山西北麓

王升字晉叔德清人其子名彰仕爲崇信縣令升寄書云自舊年十一月初二日南潯別後至今年凡四得書鎭江高郵寧陵鄭州者餘一書不知寄何人必浮沈矣三月十一日汝兄會朵至剛於德清書中備悉不知從者及同遊俱無恙否且言歲中可至任不知果然乎本家德清之役已辦兩圖黃冊里長及歸安

甲首皆不援而辦里長不赴京倉此甚良法也正擬安靖幾時十二月間本縣又定新市弓兵分管十二都但辦什物句提軍人至今不得安息所費亦不少也家中上下俱無事儻或挈家須在彼稍安詳度可否然後來取恐川途迢遞或遷轉不常跋涉勞頓今我稀年又一老景侵尋儻
朝廷容侍親則上章求歸父子相見以盡餘年若宛轉仕途則相見無日矣人說有分俸之例不審有否如得分祿以養亦足爲榮若彼處闕支則不必也凡事清心潔己以廉自守食貧處儉儒者之常慎勿以富貴爲念古人云貧乏不能存此是好消息正當以

此言爲受用也治民以仁慈爲心報國以忠勤爲本處己當以謙敬學業更須勉力暇日即以性理之書及羣經留玩自然所思無邪更須熟讀新律自然守法不惑飲酒當以康節先生爲範不可縱恣忠定之事律許則行不可干其紀也此後儻有的便可買附子一二枚川椒一二斤起稅而來餘物非所覬也臨川奴世生俱無疾但諸子未出痘疹爲憂耳浙西米價極廉白者半分一升可見太平之時矣雖有來者而往者絕不可得汝之外舅向曾寄書與盩厔俞主簿祗候去若達希聲於十一月望後逝世餘外親俱安兢令知之路遠作書不能詳盡

此書寄與御史臺句管字文桂被
太祖皇帝搜出特詔獎賚之仍令有司除本戶雜役

余詮安吉人

洪武十六年徵耆儒崇德鮑恂上海全思誠安吉余詮高郵張長年入見恂等年皆七十餘
上喜賜坐顧問者久之並命爲文華殿大學士輔導
皇太子及皇太孫恂等固辭
上曰朕以卿等年高故授此職以輔導太子耳免卿早朝日晏而入不久當從其志庶不負卿等平生所學而鄉里亦有光矣卿何辭焉恂等復固辭翌日
賜敕放還（見皇明啟運錄）

倪文節公思嘉定初與金人講解使還中書議表賀又有以和戎爲二府功欲遷秩者公曰澶淵之役捷而班師天子下詔罪己中書樞密待罪今屈己盟戎柰何反以爲慶乃止

吳興掌故集卷之二

吳興掌故集卷之三

九霞山長徐獻忠輯
延州布衣吳夢暘閱
後學劉承幹校

遊寓類

夫士有四方之志不爲里巷之所羇縶者多矣或山川靈秀觸目寄懷而遂趨逸駕或朋儕契偶攬衣結珶遂相聯附或感亂傷時圖存裔擕或絕塵遠俗寄興幽貞非營獨往之業則存諸素之願固在在有之而吳興爲尤著故以存其跡云

漢錢林字元茂建平中爲諫議大夫後王莽專政來隱於平望鄉陂門里梓山之東穿庵造村背山臨流子孫因家焉

今長興吉祥鄉有陂門里或古平望鄉也

吳羌因王莽亂攜妻子隨梅福東隱於吳後居烏程之餘不鄉人因名其所居山爲吳羌山云今其子孫散見者甚衆

沈戎初爲九江從事後徙居餘不鄉其後子孫之盛見於史傳者一百五十八人三十八人有正傳餘皆附見宋梁陳閒皇后三人尚主者五人仕宦之多至今爲吳興之冠

陳達漢太丠長六世孫永嘉中爲長城令遂家焉陳霸先其七世孫也

丠俊漢平帝時持節安撫江南屬王莽篡位因留居烏程後其子丠騰隨光武起義南陽累仕至大司馬卒葬於烏程

庾翼汲郡人仕晉爲隋陵令奮節將軍隨元帝過江爲吳興郡丞因居烏程翼生豫章太守鎮鎮生征虜司馬建武將軍欽信欽信生宋晉熙王兵曹參軍黯黯生南臺御史高高生齊驃騎大將軍孟眞孟眞生梁散騎侍郎僧朗僧朗生陳給事中五兵尚書宗（見魯公集）

晉何叡渡江居吳興生子楷字克準爲吳興太守曾孫何子平見宋書

裴子野字幾原河東人少好學善屬文仕齊爲江夏王行參軍以曾祖松之嘗令故鄣因家焉

陸羽字鴻漸復州人唐上元初隱居苕谿自稱桑苧翁嗜茶著經三篇（詳見自序）

張志和字子同婺州人唐肅宗慕其高尚命待詔翰林後出爲南海尉遂放浪江湖與陸羽往還因託迹吳興其兄松齡懼其不返也和其漁父詞云樂在風波釣是閒草堂松徑已勝攀太湖水洞庭山狂風浪起且須還又兄鶴齡恐其遁世爲築室越州東郭所著玄眞子及大易十五篇其卦三百六十五後憲宗圖其像求之不可得李德裕稱志和隱而有名顯

而無事不窮不達嚴光之比

崔元亮磁州昭義人元和中爲吳興刺史因家於長興縣西之崔灣

顧雲字垂象池州人風韻詳整與杜荀鶴殷文珪友善同隸業九華咸通中登第爲高駢淮南從事畢師鐸之亂退居霅川杜門著書後宰相杜悰奏雲與盧知猷陸希聲錢珝韓偓司空圖等分修宣懿僖三朝實錄書成加虞部員外郎

陸龜蒙字魯望吳江人仕爲吳興郡丞因置茶園顧渚山著吳興實錄笠澤叢書及松陵集有病臥田舍自遺詩可知居湖之興味

宋蕭德藻字東夫三山人嘗宰烏程遂家焉所居在弁山有千巖競秀因自號千巖老人有千巖集行于世楊誠齋序曰近世詩人若范石湖之清新尤梁谿之平淡陸放翁之敷腴蕭千巖之工緻皆予所畏也

姜夔字堯章番陽人少從父宦遊古沔女須因嫁焉千巖老人在沔與堯章相得遂攜過苕霅以兄之女妻之堯章遂家武康自號白石道人往來吳門與范石湖厚善詳見癸辛雜志

堯章長於聲律嘗著大樂議欲正廟樂慶元三年詔付奉常有司收掌幷令太常寺與議大樂時嫉其能盡識其器有司遂以爲器尚不知安可議樂是以不獲盡其所議人大惜之

牟子才字存叟井研人愛吳興山水因家焉自幼從學于魏鶴山嘉定間除史館檢閱官對延英殿陳六事三策受知理宗嘗曰牟子才好箇士夫歷官至資政殿學士卒謚清惠所著存齋稿一百卷內外制十卷四朝史稿五卷奏議二十卷經筵講義五卷口義二卷故事三卷四書易編三十卷春秋輪輻稿未就卒子巘仕至大理寺少卿有陵陽集巘生應龍仕上元主簿以文章世其家有隆山集黃文獻公爲之序

文及翁字時學緜州人徙居吳興仕宋資政殿學士景定間言公田事有名朝野宋亡元世祖累徵不起閉門著書有文集二十卷子志仁字心之常州路教授

高斯得字不妄邛州蒲江人宋紹定間仕至端明殿學士簽樞密院參知政事奉勅同提舉編修武經要略寓居烏程之王村卒葬於九原鄉仙人頂其家有至元人年朝奉郎守監察御史武信撰墓誌銘

葉逵縉雲人仕吳越刑部侍郎夫人封永安郡太君羊氏葬湖州之弁山遂爲烏程人六世孫夢得仕宋參知政事夢得父名助字天祐爲睦州建德尉母晁氏

何彥猷字叔遠高唐人紹興中爲大理丞秦檜誣岳飛下獄彥猷與李若樸論其無罪乃更屬附檜者所論見黜寓居德清餘不谿上孝宗卽位遂贈二階特命

其子伯臨爲徽州文學

方淑字智善祥符人紹興初舉進士爲德清丞愛其谿山之勝遂家焉以持論平正不附秦檜意旨罷

劉光祖字德修蜀人紹興閒爲殿中侍御史極論朋黨僞學之禁言甚剴切寧宗初坐留宋嵩罷起居郎主管玉虛觀慶元三年言官論列放棄房州後復職歷官顯謨閣學士以蜀地險遠寓居德清之新市市人呼其家曰川劉

章援宋政和閒知湖州遂寓居長興其孫淵字伯深

吳潛溧水人登第後寓居德清之新市按溧水志云吳柔勝淳熙八年進士仕至祕閣修撰生四子源泳淵

潛淵登嘉定七年進士潛後三年及第二公俱入溧水鄉賢祠今湖州志乃列潛爲長興人尤謬德清新志又併吳柔勝收入之秉筆疏妄一至此潛兄弟俱葬德清縣北之張家山

周密字公謹歷下人其祖少傅公卽僑居郡城天聖寺側至公謹卽寘業弁山號弁陽老人所著有齊東野語及癸辛雜志等書

孟宗政其先隨州人後徙居歸安南渡後功業大著見宋史

子珙仕至荊湖置制大使詳見宋史

珙生縉仕至尙書縉生淳字君復以蔭歷官至太守贈吳興郡公有衡湖集淳子道夫官至府判

程公許字秀與眉山人徙居烏程歷官至刑部尙書謚文簡詳見宋史

陳振字文舉杞縣人宋南渡居錢唐父益中爲餘杭簿振讀書貧賤年二十以詩經舉爲蘇州文學掾元末避兵弁山家焉

子肩爲古田教諭肩子敏政中進士官至南康知府

蔡洸字子平仙遊人乃端明之後也徙居霅川以父蔭補將仕郎中甲科除大理評事遷寺丞出知鎭江府

方勺嚴瀨人慕張志和高蹤乃於志和浮家泊宅之所買田築室自稱泊宅翁有泊宅編十卷

游似字景仁南充人孝宗朝進士淳祐五年入相致仕僦居德清之新市鎭其家山至今猶存

貢師泰字泰甫宣城人泰定四年以國子生釋褐授泰和州判官遷翰林應奉預修后妃功臣列傳遷宣文閣授經郎拜監察御史至江浙行省參知政事召爲祕書卿至海寧而卒先寓錢唐後移家烏程之三碑鄉至今子孫爲烏程人

黃玠字伯成慈谿人清苦力學慕吳興山水因卜居卞山下有弁山集及唐詩選纂韻錄子名野得爲湖學訓導孫名定仕至布政使

敖繼翁字君善福州人寓居烏程築一小樓冬不鑪夏

不屑惟事經史吳下名士從之遊者甚衆元浙西平章事高彥敬薦授信州教授有文集二十卷趙子昂亦出其門

王簡字伯敬霑化縣人父吉昌任濟南府治中元統間簡以材薦授祁陽縣尹後改尹烏程因家焉後還福寧州尹至正十二年劇賊王善寇建邵迫州境簡率民力戰馬中流矢被執罵賊死節屍不仆亦無血惟湧白沫而已次子相亦被擒遇害妻潘氏亦守節死家奴逃還告其長子禎禎往收得父母屍歸葬烏程江浙行省上其事贈奉議大夫濟南路總管上輕車都尉太原郡侯以禎襲父爵除紹興路總管張士誠陷城亦死於節

張羽字來儀潯陽人元季授安定書院山長因欲卜居吳興以詩約其友人徐賁曰吳興好山水子我盍還居繞郭羣峰列迴波一鏡如鑑餘即宜稼樵罷亦堪漁結屋雲林下幾年共讀書於是定居於戴山東洪武初仕至太常寺丞兼直翰林院同掌文淵閣事詩文奇古尤善書卒葬九里岡有湖學教授金華童冀墓銘郡志因其爲潯陽人遂謂以爲南潯土著甚謬

徐賁字幼文蘇州人因張羽之約遂還烏程之蜀山詩有北郭集以吳中所居在北郭故也方是高啟楊基與二君齊名時稱高楊張徐

鄭如幾字維心大末人徙居德清之龜谿從葉石林諸名公遊以陳壽三國志紀載無法乃作魏春秋仍以魏紹漢統張無垢九成與相善移書難之復書曰僕不能趨時媚世守所學至於窮且老因刊正三國之書以度餘日辱賜教疑其予操而黜備褒病居山無緣面究欲置不報恐閤下終疑不解敢申其說商系夏周系商秦系周漢系秦魏系漢晉系魏緜緜系而不絕者謂之統若以魏篡取黜不使系漢則統其絕矣春秋列國之君雖篡弒而取者皆得承其統聖人不沒其實所以著其罪也司馬遷作史記略準春秋至秦項呂氏亦皆列之本紀非予之也法應然也

胡仔字元任新安人待制舜陟之子還居湖州自號苕谿漁隱所著有叢話一百卷

牛諒字士良東平人後居烏程洪武初由秀才仕至禮部尚書

粹漢字宗海自永嘉徙居德清仕國子助教

孫一元字太初云關中人詩有骨氣且有道養修髯玉貌望之知其高人也與劉公麟施公侃交因居吳興而娶焉卒葬於道場山歸雲菴之東麓有劉公所撰墓碑

吳興掌故集卷之三

吳興掌故集卷之四

九霞山長徐獻忠輯
延州布衣吳夢暘閲
後學劉承幹校

著述類

吳興自昔稱多賢士者不但樹其勳名以嘉王路而已精思覃於纂錄博雅見之記注視之他郡邑斯爲盛焉姑摭所聞以章往跡諸郡邑吏留情圖記有關於土俗者併見

吳興郡疏一卷晉太守王韶之撰韶之在郡中有贈潘吳二孝廉詩宋四廂樂歌及諸樂府皆出其手蓋文學士也

吳興錄一卷吳韋昭作

吳興入東記梁吳均作均居長興南六十里之青山在吳興之西太守柳惲召補主簿始入東境始作入東記以辨山川故實

吳興記山謙之作

三吳土地記顧長生作

吳興山墟名張玄之作（見統記）

吳興志陸羽作

吳興雜錄七卷唐湖州刺史張文規作載義興造茶及風物雜占甚詳文規乃張薦之後顏魯公石鐫聯句薦兄弟與焉文規之父名彥遠

武康土地記唐福州侯官縣尉郡人沈常作

吳興地記顏眞卿作凡山川陵墓古跡皆入記刻之石柱故又名石柱記

吳興統記景德中攝湖州長史左文質纂其十五卷分門别類故事頗詳

餘英志二卷慶元中鄉進士劉潼撰

吳興續圖經紹興中校官郡官同編

吳興志舊編淳熙中教授周世南同諸職分撰其十有二卷

吳興志二十卷宋樞密院編修官郡人談鑰編今所傳誌實皆祖之以其頗詳也

吳興續志

周易兩係

老子要略

莊子內篇訓注

沈驎士撰

周禮義三十卷儀禮義三十卷禮記義三十卷毛詩義二十八卷喪禮經義二十五卷周禮音一卷毛詩音十卷俱梁沈重撰重武康人仕至五經博士

晉書一百卷四聲韻二卷梁沈約撰比次漢魏以來最

爲詳悉唐人取之以補晉記雖去遷固本意已遠稍繁雜然亦不可少也

沈休文集十五卷別集十卷約之文集百卷今所存止此

五經義一百卷陳沈不害撰

漢書訓纂三十卷說林十卷梁姚察撰

宋略二十卷齊裴子野撰

吳興貨錄唐陸龜蒙撰

顧渚山記茶經三卷江表四姓譜十卷南北人物志十卷源解三十卷占夢三卷陸羽撰

玄貞子外篇三卷玄貞子漁歌碑傳集錄陳氏曰玄貞子漁歌止傳西塞山前一章而已嘗得其一時倡和各五章及南卓柳宗元所賦因以顏魯公碑述唐書本傳以至近世用其詞入樂府者集爲一編以備吳興故事

施肩吾西山集肩吾吳興人元和十五年進士以豫章之西山乃十二眞羽化之所因卜隱焉且以名其集自爲序

沈亞之集十卷詳見人物類

孟東野詩集十卷孟郊字東野貞元十二年進士調溧陽尉辟爲興元參謀卒郊早隱嵩山性介寡合爲詩理致而苦澀雖死葬北邙實武康人也

文府二十卷徐堅撰開元中詔張說括文選外文章乃命堅與賀知章趙冬曦分門討會堅乃先集詩賦二類爲文府上之

初學記二十卷開元間命諸學士各撰一集於是徐堅撰初學記歐陽詢撰藝文類聚虞世南撰北堂書鈔

皇輿二十卷南宮故事一百卷齊丘仲孚撰

西聘記玉璽記建康三鍾記姚察撰

江左文章錄丘靈鞠著序起太興訖元熙

江左文章別集錄丘淵之著

錢起詩集三十卷起仕至考功郎中

杼山詩式僧清晝字皎然撰

物類相感志十卷僧贊寧宋經籍傳記物類相感者志之分天地人物四門柳如京徐騎省與之遊

皎然詩文集十卷皎然湖州謝氏子有逸才與顏魯公于頔諸郡公交惟陸羽至清談終日恥以文章名嘗歎曰使有宣尼之博識胥臣之多聞終日目前矜道侈義適足以擾其性豈若松巖雲月禪坐相偶無言而道合志靜而性同吾將入杼山矣于是東所著詩文火之後中丞李洪刺湖州枉駕杼山請及詩文晝日貧道投筆硯二十餘年一無所得冥搜物類徒起

我人今棄之久矣洪搜之人間僅得十卷後相國于頤序之進於朝德宗詔藏祕閣後人稱曰雪之畫能清秀

吳興詩一卷知湖州孫莘老撰

苕谿漁隱叢話百卷宋胡仔仲任著苕谿漁隱其自號也取古人詩考之傳記爲叢話卽唐詩紀事之類也

癸辛雜志宋周密字公謹號弁陽老人著

夢谿筆談二十六卷宋沈括著括博學通方技仕至鄜延經略使退歸林下屛迹交遊思繹舊聞作此

志媿集石林葉夢得自名其奏議爲志媿集序曰進對以來奏稾藏于家者若干篇不忍盡棄乃序以爲十卷夫天下豈無大安危生民豈無大休戚殄戎狄亂華中原分裂上方櫛風沐雨旰食圖功而身遭不世之遇橫被非常之知所言僅如是而已心非木石安得不媿姑自識之留遺子孫庶後世悼其意之不終或有感動奮發慨然少能著見者猶足泄其無功之恥而償其未報之恩也

石林家訓一卷石林燕語十卷石林過庭錄二十七卷俱夢得撰其中子模編輯

玉磵雜書十卷玉磵者石林山居磵名也流從弁山圓證寺東所居在焉所記俱宣和時事

石林避暑錄巖下放言石林建康集十卷石林審是集

八卷石林詩話二卷石林書傳二十卷論語辨言十卷俱葉夢得撰中興蓺文傳多宋人惟審是集爲門人盛光祖子紹所錄

齊齋甲稾二十卷乙稿十五卷翰林前後稿四十卷掖垣詞草二十卷兼山論著三十卷附錄五經年譜一卷齊齋奏議三十卷掖垣繳論四卷銀臺章奏五卷臺諫論二卷昆命元龜說一卷經鉏堂雜志十卷班馬異同三十五卷俱禮部尚書歸安倪文節公名思字正甫號齊齋所撰公受知阜陵早登禁直紹興閒遂位法從立朝有風采天下重之端平初詔以先朝遺直追謚文節

遷史刪改古書異辭十二卷倪正父以遷史多易經語更簡嚴爲一異體當然也然易辭而失其義書辭而與經異者多不可以無考故爲是編經之外與他書異者亦并載

倪文節公言行錄遺奏誌狀碑銘謚議一卷戶部郎中倪祖常字子武輯其先公遺事魏了翁撰碑銘

吳興分類詩集三十卷倪祖義子由編益以孫莘老所集太略而增廣之然亦病於太詳祖義齊齋之子少俊該洽仕未達年五十而死

綺川集十五卷太常主簿倪偁字文舉撰乃齊齋之父也

易說二十卷倪淵撰

張子野集一百卷張先字子野仕爲都官郎中郡志稱其晚年漁釣自適至今稱張釣魚灣死葬弁山多寶寺後李公擇守郡作六客堂子野與爲古今詩話曰客有謂子野曰人皆謂公爲張三中郎心中事眼中淚意中人也公曰何不目爲張三影蓋其詩有雲破月來花弄影浮萍斷處見山影隔牆送過鞦韆影故云

沈子壽文集葉水心序曰吳興沈子壽少入太學名聞四方仕四十餘年紬於王官再入郡三佐帥幕公私憔悴而子壽老矣然其平生業嗜文字若性命在身

非外物也甲乙自著累百千首嗚呼何其勤且多也余後學也不足以識子壽之文其爲言瑰富精切自然新美使讀之者如設芳醴珍肴足飲厭食而無醉飽之失也又能融釋衆疑兼趨空寂又不惟醉飽而已又當消愠忘憂心舒意閒而自有以爲有得於斯文也觀其開闔疾徐之間旁觀而橫陳逸鶩而高翔益宗廟朝廷之文非自娛於幽遠淡薄者也

竹齋詞沈瀛字子壽撰

寓山集沈仲喆字明遠撰丞相該之姪紹興五年進士

同菴集施士衡字德求撰

克齋詞沈端節字約之撰

苕谿奏議長城劉珏字希范撰嘗以同知樞密院扈從隆祐南幸

白石道人歌曲五卷姜夔字堯章撰

泊宅編十卷方勺撰

萍洲可談三卷朱彧撰

稿簡贅筆二卷承議郎章淵伯深撰章援之後也其人博學有文以場屋待士太薄不就舉

丁永州集三卷知永州丁注葆光撰元豐中余中榜進士喜爲歌詞

龜谿集十二卷知樞密院沈忠敏公與求撰嘗奏王安石之罪大者在於取楊雄馮道當時學者惟知有安

石喪亂之際甘心從僞無仗節死義之風實安石倡之此論前人所未及也

非有齋類稾五十卷詞一卷給事中劉一止撰

千巖擇稾七卷外編三卷續編四卷知陝州三山蕭德藻撰

見南山集五十卷祕閣修撰劉燾字無言作

長樂築十四卷福建提刑俞向撰

春秋類事始末朝請大夫章沖字茂深撰子厚之曾孫葉少蘊之壻

復古編二卷吳興道士張有謙中撰有自幼喜小篆年六十成此書三千言據古說文以爲證其點畫之微

轉側縱橫高下曲直豪髮有差則形聲頓異自陽冰
前後名人格以古文往往而失其精且博如此其辨
魏國夫人墓道魏字從山與巍字同乃出於魏伯陽
參同契自序文乃說文所無也其序藏魏伯陽三字
曰委時去害依託丑山循游寥廓與鬼爲鄰（此藏魏字上從山字）
法書撮要十卷蔡帯山父撰以書家事實分門條類滙
熙中人
兩漢蒙求十卷樞密劉珏撰
避戎夜話石茂良太初紹興初虜人南侵所記遷轉時
艱而已

典刑錄十二卷吳宏編凡十二門
楚國圖經二卷淳熙十二年吳莘商卿撰
觀文集折桂集璧水集玉堂漫藁元宇文公諒撰
葉清臣集一百二十卷清臣烏程人天聖中仕至侍讀
學士知河陽
劉宜翁文集三十卷奏議四十卷劉誼字宜翁長興人
其子即劉燾
傳言古鑑五十篇宋長興劉度撰
劉汝一進卷三十卷諫大夫劉度字汝一科場業也
易小傳六卷宋沈該字守約撰其說以左氏變卦爲文
進之高宗降詔褒獎別著文集五十卷

注東坡詩四十二卷年譜目錄各一卷司諫施元之字
德初與吳郡顧景蕃共爲之元之子宿推廣爲年譜
陸放翁序
唐文粹一百卷宋姚鉉集
松雪集元趙孟頫撰
白蘋集四卷宋文林郎單父龐謙孺祐甫撰嘗客居吳
興故作是集以白蘋名
紹興春秋傳建炎二年六月戊辰江端友請下湖州取
崔子方所著春秋傳藏之祕書經解十二卷例要一
卷紹興六年八月子方之孫岩上之
柳軒退稿十卷元程郇著仕至知州歸植五柳於庭扁

曰柳軒烏程人
咮外咮稿元唐棣字子華撰趙文敏公之弟子以詩畫
名家
茶山稿十二卷長興沈貞著
愚齊集武康沈顗著宋濂序
弁山集元黃玠著
花谿集至正中沈夢麟著先任武康尹以儒術緣飾吏
治後居歸安
韋軒集洪武中烏程陳援著
陵陽集牟巘撰
隆山集牟應龍撰黃文獻公爲序

存齋稿一百卷四朝史稿五卷四書易編三十卷牟子才著

齊東野語宋周密字公謹著

謝氏蘭玉集十卷吳興汪閶序集謝安而下子孫歷宋齊梁陳凡十有六人詩三百四十餘篇謝氏子遷葬安石之墓在長興九鴉岡其後遂居之

衡湖集孟瀠著

北郭集徐賁著

靜居集張羽著

苕谿集長興華質義字伯直著

翠微集華廉字仲清著質義之子

臨清集德清人車昭字叔明著

釋氏稽古錄吳僧覺岸字寶洲編集寶洲世居烏程之職里姓吳生於至元丙戌甫七歲父喪母章氏撫育之口授以論語曲禮年十三捨之本郡天寧寺投普覺獨孤朋禪師剃髮受具普覺藏多典籍寶洲熟讀玩味采集爲書至大己酉掌靜慈書記延祐初遂自知藏分座說法於天寧至治壬戌行化於嘉禾泰和甲子住松江佘山垂三十年其書自伏羲至南宋紀年甚詳而佛氏降跡傳派如指諸掌

楞嚴經集解十卷湖州靜覺法師仁岳撰翰林侍讀學士知制誥胡宿序之曰室中千鐙多光互入堂下六樂正聲相宣鼓吹妙經藻火圓教法施豈有涯哉英宗治平元年三月二十四日入寂全身葬於何山

吳興掌故集卷之四

吳興掌故集卷之五

九霞山長徐獻忠輯
延州布衣吳夢暘閱
後學劉承幹校

金石刻類

吳興名郡金石刻視他郡爲多新志悉無所錄名賢之迹所藉以不磨滅者在此而肆然去之必有所見而予獨慨然惜之矣墨妙亭之刻近亦少行於外其所存亡俱未可知然其名不容以不存也其諸縣邑悉攷識附見

墨妙亭碑熙寧五年孫莘老守郡作亭於府第之北逌堂之東取凡境內自漢以來古文遺刻以實之見蘇子瞻記

僧智永集義之書作聖教序記

漢故梁相費府君碑

漢故堂邑令費君碑十肩諱辭

漢堂邑令費鳳別碑甘陵石勛撰

此三碑名三費碑其鄉因以名之

陳孝義寺碑散騎常侍御史中丞徐陵撰唐銀青光祿大夫湖州刺史上柱國十代孫嶠之書

舞綃堂記齊慶胄撰

射堂記顏魯公書

項王碑陰述顏魯公書

項王蔬食文丌除述

干祿字書魯公書

石柱碑魯公書記

晉吳興太守謝公碑唐刺史裴清撰僧道銑書

太守歷官記自王逸少洎陳任忠凡四十四人唐人所勒在晉太守謝公碑陰

白蘋洲五亭記白居易撰知州事馬纘書

白蘋亭記

湖州刺史廳壁記顧況撰

袁高茶山述湖州刺史于頔撰

沈府君墓銘君諱緡字章甫乾元元年京兆韋卓撰并書

胡夫人墓銘天復三年京兆於景休撰并書

金氏墓銘太中十二年鄉貢進士李翊述并書

吳氏墓銘太和九年胡季良書

斷碑二咸通五年于僧翰書一乾元元年鄔彤書

羊欣宋翼二帖

褚令摸蘭亭帖俱燬刻在亭後移入沈存中家

秦篆繹山記慶厤戊子摹刻參知政事宋庠跋

寶章法帖一部元祐中劉燾被旨摹刻

梁太守柳惲江南曲至和二年刻寇準亦有江南曲附

張逸碧瀾詩

陳堯佐芳菲園詩

蘇東坡六客詞

東坡墨妙亭記蔣燦書

陳吏部修城記陳之茂撰

晉謝太傅塘碑先在謝公鄉後移入亭

杜槩長興雜詠子希爲郡守刻于亭

葛清孝公仙潭雜詠

宋高宗草韻承議郎權發遣湖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借紫陳汶題其後

已上諸刻俱藏墨妙亭

雜刻（郡城）

曹士冕法帖譜系云烏鎮張氏以閣絳二帖鋟木家藝或遇良工摹拓亦有可觀後板歸新市人家每連紙一幅可打一段予在三山見一本於向氏叔堅之裔偶鈌兩卷且以元祐閒所拓戲魚堂帖足之此刻字畫稍肥而極有筆意頗勝諸帖惜其閒錯誤數字爲可恨耳趙宰叔愿云丙戌歲在宗庠有以法帖板質於齋舍族人偶不記爲何人疑是此板

唐令狐楚詩高湖書石本在湖（見待訪錄）

朱晦翁有乞汞帖云欲觀造化之理今藏湖之道場山

瑤阜帖郡丞趙蘭坡所刻其別業名瑤阜故以名之

蘭亭刻宋理宗集成一百十七本裒成十冊內乙集有安吉古苕眞草本丙集內古霅斷石本辛集內有劉無言臨本癸集內有趙菊坡本此四本皆吳興今存其名以見

敕天下放生池碑唐肅宗御書題額銀青光祿大夫使持節昇州諸州軍事昇州刺史充浙西節度使兼江寧軍使柱國丹陽縣開國侯顏眞卿撰并書刻在魯公祠

乞御書題額恩敕批答碑陰記顏眞卿書

唐開元封文宣王詔大厤四年別駕孫沛立石右軍遠孫王榮書在州學

宋太宗詔立戒石碑黃庭堅書在知州大廳前

宋眞宗玄聖文宣王贊在州學

眞宗製文臣七條武臣七條并詔知湖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馬尋建刻在州廳

仁宗獎諭守臣滕宗諒進柑子詩敕書立石在州學

徽宗御書手詔在州廳

徽宗辟雍手詔并大司成薛昂奉旨撰後序崇寧四年通判林虙立石在州學

御書八行八刑手詔在天聖寺

高宗御書孝經紹興十四年太守張宇立石在州學

孝宗御書獎諭守臣鄭作肅在郡廳

封崇孔宣父故事刺史辛祕記在州學

德本寺碑在文廟碑陰胡季良撰

文宣王新廟碑在州學唐大中年祕書郎鄭言撰并書

　按刺史令狐綯作廟本末記云西臨霅水前橫狄塘

　梁塹爲橋編木爲栅卽甘棠橋文宣王廟也

湖州刺史題名記唐廣德元年補闕內供奉李紓撰又

　貞元十六年華陽顧況撰後記又貞元十七年刺史

　李詞撰後題又宋康定元年知州滕宗諒撰後題

白蘋洲記刺史孫儲撰進士王溥書刻在州廳壁

修河瀆記直學士程文昌撰待制沈樞書在州廳壁

湖州紀功碑太常寺奉禮郎時元佐撰益紀刺史辛祕

　平賊臣李錡之黨也

吳文皇帝廟碑唐[illegible][illegible]中安定胡季良撰在廟中

大寧寺建功德碑武康令姚章撰前衢州龍丘尉徐浩

　書在報恩光孝寺

湖州州學記慶歷中張方平撰蔡襄書在州學

條架閣樓記元祐七年左承議郎簽書節度判官廳公

　事宋振撰刻在樓下

宣德軍節度判官廳壁記天聖八年大理司直節度判

　官張侁撰

吳興倅廳題名記嘉祐六年祕書省祕書通判軍州章

　衡撰

銷暑樓記元祐五年呂升卿撰并書在樓南

浮玉亭記天聖四年鄭戩撰安吉尹希古書刻在亭中

迎春橋記通判軍州胥偃撰在駱駝橋

儀鳳橋記天聖二年鄭戩撰

廳梁題字記元祐二年林希題在郡治

修造倉庫橋梁記徐仲謀撰

會景樓記治平二年徐仲謀撰

書記廳集虛堂記校書郎陳師錫撰

重修開元觀碑

吳興靈鶴贊白居易撰知州事鄭建序在天慶觀

三住銘施肩吾撰在天慶觀

廣化寺華嚴一分塔銘知州事胡宿撰

廣化寺瑞閣記葉夢得撰

顏魯公祠堂記知州事張田撰

郭尙書廟記唐知州事鄭建撰

曹王廟記

靈濟王廟記

通靈王廟記

項王廟記

石曼卿經史閣三字在州學

湖學田記顧臨撰

重建學田記朱臨撰

重繪三禮圖記劉一止撰
湖州路總管郝侯祠記
米元章魯公碑陰記
魯公懷忠堂祠記程舍人撰
魯公堂三詩王十朋撰
趙直閣祠堂記乾道中神□撰在魯公堂
東坡先生祠堂記淳熙八年蕭德藻撰在魯公堂
西亭記顏魯公撰
湖州錄事參軍新廳記唐楊夔撰
安定書院燕居堂碑元孛朮魯翀撰
玄妙觀玉皇殿記

烏程雜刻

梁簡文帝吳興卞山楚王神廟碑
浪跡先生玄眞子張志和碑顏眞卿撰
杼山妙喜寺碑顏眞卿
唐進士龔軺墓誌在卞山南杜牧之
烏程縣修建廨宇記楊夔
烏程縣修東亭記楊夔
唐大光大師神異碑先在法華寺後重刻於縣治相國
李紳撰
唐大光和尙道蹟碑陳文在撰
唐丞相李紳墓碑在褒山

唐吳興丘氏墓碑在霅水鄉
唐古山索靖廟碑
吳越回文綬帶連環詩碑在法華寺節度使錢惟治作
道場山十聖殿碑太平興國三年知湖州錢信記
瑞現禪院大聖碑祠部員外郎鄭僅記在喜宥院
西餘山弄雪亭碑在大覺寺知州胡宿記
牟先生墓誌銘虞集記
何山定化院碑朱臨記
卞山龍王廟碑朱臨記
何氏讀書堂碑在何山寺汪藻記
葛仙翁祠堂碑在普照院葛立方記

眞武畫像碑在佑聖宮丞相沈該贊
安定胡先生墓表歐陽修
張常勝墓誌銘在鳳凰山王安石
烏程縣新建儒學記程郇
烏程令韋公德政碑在縣治唐至德二年沈務本撰沈
仲昌書

歸安雜刻

唐重置興國寺碑在無爲寺
唐永興寺僧伽和尙碑在鹿苑寺裴述撰
唐永興寺冥道記在鹿苑寺沙門僧章述
永興寺縣令戴公生祠記進士張先

唐東林土地廟記

南園記　園在定安門內煥章閣學士洪邁

文昌宮碑

歸安縣新建學記　鄧文原

回仙祠堂記　劉一止

長興縣雜刻

陳周弘正奉敕製報德寺碑　在大雄寺

陳徐陵撰報德寺塔銘　在大雄寺子院

唐沙門靈皎城山寺碑　在慈氏院

唐沙門清晝魚陂明禪師塔銘　在空隱院

宋縣令新廳事碑

縣令許祕丞長興利便事碑

修謝太傅廟碑　治平四年縣令史濤作

修謝太傅墓田碑

長興進士題名記　劉燾

東岳行宮記　元湖州總管孟濬作趙孟頫書

東湖書院修造田記　楊維禎

安吉州雜刻

唐施明侯碑

唐李衛公上西岳廟書重刻碑　本在廟

輔世忠烈王廟記　宋沈樞撰

東禪寺記　宋魯伯能

重修放生池記　縣令胡浚明

安吉太守趙公雙節碑

德清縣雜刻

梁沈氏述祖德碑　在金鵝山沈麟士撰

沈氏述祖德碑陰記　顏眞卿撰

唐李該靈泉記

重修縣宇記　宋鄭如幾撰并書

羅漢禪院記　僧贊寧撰

重修孔子廟碑　沈與求撰鄭如幾書

法鑒講師塔銘　在覺海寺

縱雲臺記　宋劉一止撰

寧海軍節度掌書記沈巖墓誌銘　范仲淹撰

趙知縣生祠記　在乾元寺

重建縣治記　王禕撰

武康雜刻

唐大慈寺鐘記　縣令韓章撰

吳越大安寺佛殿記

吳越風山靈德王廟記

宋重建縣學記　蕭德藻撰

敕賜淵應廟碑　建中靖國年建毛滂撰

呂東萊讀書堂記　謝夢生撰

吳興掌故集卷之五

吳興掌故集卷之六

九霞山長徐獻忠輯
延州布衣吳夢暘閱
後學劉承幹校

藝文類

夫文之於人亦大矣其於掌故尤不可略爲吳興名勝覩他郡邑爲多而題詠贈遺諸作散見於諸集者采輯獨略予所不能忘情莫切於是故錄之頗詳云

前谿歌按宋書樂志曰前谿歌晉車騎將軍沈充所制郄昂樂府解題曰前谿舞曲也凡七首予按前谿一名餘英谿出武康之銅峴山而繞縣治之前故名沈

氏在南朝門閥特盛故習樂於谿上其曲不但述林居之盛而長夜之樂亦見焉然第四曲有東武亭第六曲云洛谿邊皆非前谿所宜云者將爲後人之詠如所謂包明月者邪大率後四首別是二人作宋少帝嘗擬前谿曲云憂思出門倚逢郎前谿渡莫作流水心引新多舍故殊有古意然亦妓人之詞也

憂思出門倚逢郎前谿渡莫作流水心引新多舍故

爲家不鑿井擔瓶下前谿開穿亂漫下但聞林鳥啼

前谿滄浪映通波澄淥清聲弦傳不絕永與天地并

逍遙獨桑頭北望東武亭黃瓜被山側春風感郎情

逍遙獨桑頭東北無廣親黃瓜是小草憶汝淚交零（此二首是一人作）

黃葛被蒙朧生在洛谿邊花落逐水去何當順流還還亦不復鮮

黃葛生爛漫誰能斷葛根寧斷嬌兒乳不斷郎殷勤

按充本詞止當曙復未曙百鳥啼怱怱宋書所收七曲皆擬作也當名爲吳歌

晉王韶之贈潘綜吳逵舉孝廉六首

東寶惟金南木有喬發輝層崖竦榦重霄美哉茲土世載英髦育翮幽林養音九皋

唐后明敭漢宗蒲輪我皇降監思樂懷人羣臣競薦舊章維新余亦奚貢曰義與仁

仁義伊在惟吳與潘心積純孝事著艱難投死如歸淑聞若蘭吳寶履仁心力偕殫固此苦節易彼歲寒霜雪雖厚松柏丸丸

人亦有言無善不彰二子徽猷彌久彌芳拔叢出類景行朝陽誰謂道遐弘之則光杳爾庶士無然怠荒渲革奉贄慶祿是荷萋詩人貢漢朝咨嗟勖哉行人敬爾休嘉俾是王國炤輝京華

伊余朽駘竊服懼盜無能禮樂豈暇聲教順彼康衷懿德是好聊綴所懷以贈二孝

李顒涉太湖云旋經義興境頓棹石蘭渚震澤爲何在今惟太湖浦圜徑縈五百盼目渺無睹高天淼若岸

長津雜如縷窈窕尋灣碕迢遰望巒嶼驚飆揚飛湍
浮霄漾懸阻輕禽翔雲漢游鱗憩中澍黯藹天時陰
岧嶤舟航舞馮河安可徇靜觀戒行旅
梁柳惲江南曲云汀洲采白蘋日落江南春洞庭有歸
客瀟湘逢故人故人何不返春華復應晚不道新知
樂只言行路遠
柳惲贈吳均云寒雲晦滄洲奔潮溢南浦相思白露亭
永望秋風渚心知別路長不謂若燕楚關堠日邈絕
何因附行旅願作野飛鳥飄然自輕舉
又云山桃落晚紅野蕨開初紫雲日自清明蘋芷齊
蘿靡離合已鬱陶物華復如此

吳均迎柳吳興道中云團團日西靡客念已蹉跎長風
倒危葉輕練網寒波白雲光采麗青山意氣多所言
飽恩德忘我北山蘿
吳均青山偶書云家住青山下時向青山上青山不可
上一上一惆悵
吳均同柳吳興烏亭集送柳舍人云河陽一悵望南浦
送將歸雲山離晻曖花霧共依霏流連反舌弄下上
渚禽飛桂舟無掩枻玉軫有離徽願君嗣蘭杜時拂
東皐薇
吳均同柳吳興何山云王孫重離別置酒婘峰巖逶迤
川上草參差澗裏薇輕雲紉遠岫細雨沐山衣檐端

水禽息窗上野螢飛君隨綠波遠我逐清風歸
吳均采藥大布山云我本此山北綠澗采山麻九莖日
返照三葉長生花可以蠲憂疾聊持駐景斜景斜不
可駐年來果如僵安得崑崙山偃蹇樹三株三株樹
如芰絳葉凌朱臺玉壺白鳳肺金鼎青龍胎韓眾及
王子何代無仙才安期儻欲顧相見在蓬萊
吳均夏駕山尋朱恩之云秣馬出城闉百里尋故人禽
魚皆舊賞松檜是新親有道千木富無財原憲貧寄
書鶡冠子惟得與鄭眞
吳均送柳吳興竹亭集云平原不可望波瀾千里直夕
魚汀下戲暮雨檐中息白雲時去來青峰復員側躑

躅牛羊下晦昧崦嵫色王孫猶未歸且聽西光匿
吳均別夏侯故鄣云白馬黃金羈青驪紫絲控新知關
山別故人河梁送置此一函書爲子達雲夢
吳均采蓮曲云江南當夏清桂櫂逐流縈初疑京兆劍
復似漢冠名荷香帶風遠蓮影向根生葉卷珠難溜
花舒紅易傾日暮亮舟滿歸來度錦城
錦帶雜花鈿羅衣垂綠川問子今何去出采江南蓮
遼西三千里欲寄無因緣願君早旋返及此荷花鮮
蕭子雲贈吳均云欲知捷少年本來最輕黠綠沈弓頓
縱紫艾刀應拔誰持命安寵寧知敵可殺有功終不
言明君自應察

何遜贈丘永嘉征還（丘遲爲永嘉太守有司糾其不職而還）龍馬魚腸劍蹀躞起風塵結客蔥河返喧喧動四鄰入墟猶憶舊德巷復疑新窺見應門出遙識下機人相悲淚欲下離言方自陳

何遜答丘長史遲云宿昔敦遠遊名分乃異路千里泝波潮一朝披雲霧從容捨密勿繾綣論襟趣披文極詆訶析理窮章句明鍾信有待巨海誰能踰奔景驟西傾還途忽東騖黃花發岸草赤葉翻高樹漁舟乍回歸沙禽時獨赴晏年時未幾離歌倏成賦伊我念出關夫君思贊務短翮方息飛安轡日先驅驟聰□□走逸翮康時務握手異沈浮佳期安可屢

何遜哭柳吳興云南州擅荊梓上國稱羽儀伊人以載惪李公傷在期遠識內無慍深衷外有窺清文窮麗則弘論盡高奇多能誠所貴小善聊復爲百步均射葉入體妙臨池曲悟同神解驪謀信有知入朝耿長劒出牧盛層麾納言信加首豐貂亦在移霞區兩借寇貪泉一舉厄翰飛矯末極朝露溘先危以兹舊館想況乃西日垂蔓草生車轍枯木臥崩坻尊酒誰爲滿靈衣空自披眷言尋惠好動哭悲路岐含毫徒有屬搦管竟無摛

丘遲題琴朴奉柳吳興云邊山此嘉樹搖影出雲垂清心有素體直幹無曲枝凡耳非所別君子特見知不

辭去根本造膝仰光儀

江淹贈袁常侍云昔我別楚水秋月麗秋天今君客吳阪（袁昂時爲吳興太守）春日媚春泉幽冀生碧草沅湘含翠煙鑠鑠霞上景懵懵雲外山涉江竟何望留滯空釆蓮

江淹黃檗澗云長望竟何極閩雲連越邊南州饒奇怪赤縣多靈仙金峰各虧日銅石共臨天陽岫照鸞釆陰谿㪍龍泉殘磯十代木廧崒萬古煙禽鳴丹壁上猨嘯青崖間秦皇慕隱淪漢武願長年昔負雄豪威棄劍藏名山況我葵藿志松木橫眼前所若同遊好臨風載悠然

鮑照吳興黃浦亭庾中郎別云風起洲渚寒雲上日無

輝連山眇煙霧長波迥難依旅鴈方南過浮客未西歸已經江海別復與親姬違奔景易以窮離袖安可揮懽觴爲悲酌歌服成泣衣溫念終不渝藻志遠存追役人多牽滯顧路慙奮飛昧心附遠翰炯言藏佩韋

鮑照送盛侍郎餞侯亭云霅霜襲冠帶驅駕越城闉北路出塞道南望入鄉津高墉宿寒霧平野起秋塵君爲坐堂子我乃負羈人欣悲豈等志甘苦誠異身結睇園中草憔悴悲此身

鮑照自礪山東望震澤云灦漫潭洞波合沓崿嶂雲漲島遠不測岡澗近難分幽篁愁暮見思鳥傷夕聞以

此積沈痾棲迹別人羣結言非盡書有念豈敷文

鮑照從庾中郎園山石室云荒塗趣山楹層崖隱靈室岡潤紛縈抱林障沓重密昏昏磴路深活活梁水疾幽隅秉晝燭地牖窺朝日怪石似龍章瑕璧麗錦質洞庭安可窺漏井終不溢沈空絕景聲崩危坐驚慄神化豈有方妙象竟無迹至哉鍊玉人處此長自畢按顏魯公杼山妙喜寺碑有云寺前二十步有黃浦橋橋南五十步又有黃浦亭宋鮑照送盛侍郎及庾中郎賦詩之所則鮑詩所謂餞侯亭者卽黃浦亭也又妙喜寺碑銘云棚以桂結浦由黃申二庾迢遞三癸嶙峋庾謂中郎兄弟與盛侍郎皆爲烏程人可知矣鮑詩於盛則曰北路出塞道南望入鄉津又云君爲坐堂子我乃負羈人可見盛爲吳人也于庾則遊其園山石室云洞庭安可窮漏井終不溢則當在北山洞壑之間若今之黃龍玲瓏者是也

陳後主幸玄武湖餞吳興太守任忠云寒雲輕重色秋水去來波待我戎衣定還詠大風歌

江總卞山楚廟云蘋藻祈明德倚棹息巖阿忽聽鳥鳴曙非復楚宮歌閒階蕪宿莽古木斷懸蘿帷堂寂易晚桴鼓自相和歲祀流百世英威言幾何

陰鏗罷古鄣縣云秩滿三秋暮舟虛一水濱漫漫遵古道悽悽對別津晨風下散葉岐路起飛塵長岑舊知遠棻無本自貧被裹恆吝吏正朝不繫民唯嘗有一犢留持贈後人

高爽吳興妖神贈謝府君覽云玉釵空中墮金鈿色行歇獨泣謝春風孤夜傷明月

唐宋之問餞湖州薛司馬云別駕促嚴程離筵多故情交深季作友義重伯爲兄鎭靜移吳俗風流在漢京會看陳仲舉從此拜公卿

李白答湖州葉司馬云青蓮居士謫仙人酒肆藏名三十春湖州司馬何須問金粟如來是後身

岑參餞李尉武康云潘郎腰綬新霅上縣花春山色低官舍湖光映吏人不須嫌邑小莫卽恥家貧更作東征賦知君有老親

常建送李十一尉臨谿（卽今德清）泠泠花下琴君唱渡江吟天際一帆影預懸離別心以言神仙尉因致瑤華音迴軫撫商調越谿澄碧林

郎士元送別錢起云暮蟬不可聽落葉豈堪聞共是悲秋客那知此路分荒城背流水遠鴈入寒雲陶令門前菊餘花可贈君

錢起晚春歸山隱居云谷口春殘黃鳥稀辛夷落盡杏花飛始憐幽竹山窗下不改清陰待我歸

錢起山中酬梁補闕見過云日暖風恬種藥時紅泉翠壁薜蘿垂幽谿鹿過苔還靜深樹雲來鳥不知青草

同心多逸興春山載酒遠相隨卻慙身外牽纓冕未
免杯前倒接離
錢起幽居春暮書懷云自笑鄙夫多野興貧居數畝半
臨湍谿雲雜雨來茆屋山鳥將鶵傍藥欄仙籙滿牀
閒不厭陰符在篋老羞看更憐童子宜春服花裏尋
師到杏壇
劉長卿（長卿被誣贓南巴尉有爲之辨者改除睦州司馬南行道出吳興類有贈遺之作）過朱
處士別業（名□）杜門成白首湖上寄生涯秋草開三徑
寒塘獨一家鳥號村落靜水向縣城斜愛汝醒還醉
東籬菊正花
過鄖三湖上書齋（名載）何事東林客忘機一釣竿酒香開

甕老湖色對門寒向郭青山送臨池白鳥看見君能
浪跡予亦厭微官
霅谿館云寥寥北堂上幽意獨誰論落日無王事青山
在縣門雲峰向高枕漁浦入前軒竹動疏簾影苔生
雙履痕荷香隨坐臥湖色映朝昏虛牖閒生白浮鷗
靜對言暮禽飛上下春草帶清渾遠岸誰家柳孤煙
何處邨謫居拔瘴癘離思過湘沅從此扁舟去誰堪
江浦猨
苕谿酬梁耿員外別後見寄云清川永路何極落日孤
舟解攜鳥向平蕪遠近人隨流水東西
白雲千里萬里明月前谿後谿惆悵長沙謫去江潭

芳草萋萋
集梁耿開元寺所居院云到君幽臥處爲我埽莓苔花
雨晴天落松風終日來路經深竹過門向遠山開豈
得長高枕中朝正用才
皇甫曾侍御遊烏程水樓留別云悠悠千里去惜此一
尊同客散高樓上帆飛細雨中山程隨遠水楚思任
青楓共說前期遠滄波處處通
送陸羽采茶相過云千峰待逋客香茗復叢生采摘
知深處煙霞羨獨行幽期山寺遠野飯石泉清寂寂
然燈夜相思一磬聲
皇甫冉送陸羽棲霞寺采茶云采茶非采菉遠遠上層

崖布葉春風暖盈筐白日斜舊知山寺路時宿野人
家借問王孫草何時汎椀花
司空曙送王師歸湖州云煙蕪滿洞青山繞幢節飄空
紫鳳飛金闕乍看迎日麗玉簫遥聽隔花微多開石
髓供調膳時御霓裳奉易衣莫學遼東華表上千年
始欲一迴歸
崔桐武康郭外望許緯先生山居云湖上千峰帶落暉
白雲開處見柴扉松門一徑仍生草應是仙人向郭
稀
張籍舟行寄李湖州云客愁無次第川路重辛勤藻密
行舟澀灣多轉檝頻薄遊空感惠失計自憐貧須誦

汀洲何時慰遠人

張籍西亭晚望云雲水碧悠悠西亭柳岸頭夕陽生遠岫斜照逐迴流此地動歸思逢人方倦遊吳興耆舊盡空見白蘋洲

耿緯西亭云高亭賓客散暑夜醉相和細雨凝衣集微涼待扇過風還池色定月晚樹陰多遙想隨行者珊珊動曉珂

顏魯公杼山癸亭云杼山多幽絕勝事盈跬步前者雖登攀淹留恨晨暮及茲紆勝分曾是羨無度歘搆三癸亭實維陸生故高賢能揆物疏鑿皆有趣不越方丈間居然霄雲遇巍峩倚修岫曠望臨古渡左右苔

石攢低昂桂枝纛山僧挾猨狖崇鳥來枳棋俯視何楷堂旁瞻戴顒路遲徊未能下夕照明郡樹

顏魯公石罇聯句（共二十九人公之諸子亦與）

李公登飲處因石爲窪罇（眞卿）人事歲年改峴山今古存（劉全白評事）榛蕪掩前跡苔蘚餘舊痕（裴循縣尉）叔子尚遺德山公此迴軒（張薦右衛兵曹張著之弟）維舟陪高興感昔情彌敦（道士吳筠）藹藹賢哲士依依離會言（強蒙）嶇嶔橫周道迢遞連山根（范縉）餘列援林寺眾芳揖蘭蓀（王純）德輝映嚴足勝賞延高原（魏理評事）遠水明匹練因晴見吳門（王修甫）陪遊追盛美揆德欣討論（顏峴）器有成形用工資造化源（左輔元撫州人增廣韻海至五百卷者）流霞方泊淡別鶴寄翩翾（劉茂）（魏縣尉）舊規傾逸賞新興麗初暄（顏渾）醉後接離倒歸時騶騎喧（楊德元後進）遲徊尚遺迹離別益傷魂（韋介南陽人）覽事古興屬送人歸思繁（殷然）懷賢久徂謝贈遠空攀援（崔弘後進）公案鑄遺躅高名布乾坤（文悛宣）松深引閒步葛弱供險捫（陸羽）花氣酒中馥雲華衣上屯（丘子中）深沈列湖渚牢落望郊原（陸士修嘉興尉）白日半巖岫清風滿丘樊（裴幼清）旌麾閒翠幄簫鼓來朱幡（柳淡）開路躡雲影清心澄水源（釋鹿外）萍聯浦中嶼竹繞山下郡（顏顗此下俱魯公子）景落全谿暗煙凝半嶺昏（顏頎）去日往如復換年涼代溫（顏須）登臨寄風騷義激舊府恩（李萼前殿中侍御史）

僧清晝（字皎然集中多吳興詩今取人物可考及勝地者著云）

○冬日梅谿送裴方舟之宣城云平明匹馬上郡橋花發梅谿雪未消日短天寒愁送客楚山無限路迢迢

○題周諫別業云隱身苔上欲如何不著青袍愛綠蘿柳巷任疏容騎入水籬從破許船過昂藏獨鶴閒心遠寂歷秋花野意多若訪禪齋遙可見竹窗書幌共煙波

○酬李司直縱諸公冬日遊妙喜寺寄長城潘丞述云達賢貴眞隱常懼迹不滅遂與黍公期遺身坐林樾華軒何轔轔爲我到幽絕心境寒草花空門青山月潘生獨不見清景屢盈缺林下長寂寥人間自離別何時解輕佩來稅丘中轍李司直居吳興之北山故

又寄云南山惟與北山鄰

○吳羌山破寺云雙峰百戰後眞界滿塵埃蔓草緣空壁悲風起故臺野花寒更發山月暝還來何事池中水東流獨不回

○兵後送辯居士移家安吉云舊遊經喪亂道在復何人寒草心易拆閒雲性常眞交情別後見詩句比來新向我桃山住惜君東嶺春

○冬日遙和盧使君幼平綦毋居士遊法華寺高頂臨湖亭云仁坊標絕境廉守躡高蹤天曉纔分刹風傳欲盡鐘城中歸路遠湖上碧山重水照千花界雲開七葉峰寒空艾綬滿空翠白綸濃遇韻知難繼佳遊恨不逢仍聞撫禪石爲我久從容

和盧使君又一首遊朝陽寺臨太湖惟首四句小異

僧靈一 苕谿云苕水灘行淺潛洲路漸深參差遠岫色迢遞野人心凍澗冰難釋秋山月易陰不知天目下何處訪雲林

靈一 靜林寺云靜林谿路遠蕭帝有遺蹤水擊羅浮磬山鳴于闐鐘燈傳三世火樹老五株松無數煙霞色空聞昔臥龍

靈一 天目山云昨夜雲生天井東春來一雨一迴風林花併逐谿流下欲上龍池路不通

靈一 與元八處士青山潭飲茶云野泉煙火白雲間坐

愛香茶對此山巖下維舟不忍去青谿流水暮潺潺

李涉在維揚見吳興劉全白員外之愛姬名宋態者流落其地因感昔年之分作詩二首

長憶雲仙至小時芙蓉頭上綰青絲當時驚覺高唐夢惟有而今宋玉知

陵陽夜宴使君筵解語花枝在眼前自從明月西沈海不見嫦娥二十年

韋應物寄皎然云吳興老釋子野雪蓋精廬詩名徒自振道心常晏如想玆棲禪夜見月東峰初鳴鐘驚巖壑焚香滿空虛夙慕端成舊未識豈爲疏願以碧雲思方君怨別餘茂苑文華地流水古僧居何當一遊泳倚闌吟躊躇

李端憶皎然云未得從師去人間萬事勞雲門不可見山木已應高向日開柴戶經秋問敝袍無由宿峰頂窗裏望波濤

盧綸奉同顏眞卿送李侍御萼賦得荻塘路云雲鱗鱗滿河瀆疊處淺旋處深撒波寒魚上復沈羣鷄鼓舞揚清音主人有客簪白筆玉壺貯此光如一持此贈君君飲之聖主識君冰玉姿

李頻送吳興陸弘云雪後江上去風光故園新清煇天氣曉綠動浪花春勸酒提壺鳥乘舟震澤人誰知滄海月取桂卻來秦

杜牧之茶山云山實東南秀茶稱瑞草魁剖符雖俗吏修貢亦仙才谿盡停蠻棹旗張卓翠苔柳郤穿窈窕松澗度喧豗等級雲峰峻寬平洞府開拂天聞笑語特地見樓臺泉嫩黃金涌芽香紫壁裁拜章期沃日輕騎疾奔雷舞袖嵐侵澗歌聲谷答回磬音藏葉鳥雪豔照潭梅好是全家到兼爲奉詔來樹陰香作廕花徑落成堆景物殘三月登臨愴一杯重遊難自刻俛首入塵埃

牧之茶山下題水口草市云倚谿侵嶺多高樹誇酒書旗有小樓驚起鴛鴦豈無恨一雙飛去卻回頭

牧之雲谿館云萬家相慶喜秋成處處樓臺歌板聲千歲鶴歸猶有恨一年人住豈無情夜涼谿館留僧話風定蘇潭看月生景物登臨閒始見願爲閒客此閒行

牧之消暑樓云晴日登攀好危樓物象饒一谿通四境萬岫繞層霄鳥翼舒華屋魚鱗棹短橈浪花機作織雲葉匠新雕臺榭羅家卉城池敞麗譙蟾蜍來作鑑蝃蝀引成橋燕往隨秋葉人空習早朝楚鴻行盡直沙鷺立偏翹暮角悽遊旅清歌慘泬寥景牽游目困愁託酒杯消遠吹流松韻殘陽度柳標時陪庾公賞還悟脫煩囂

牧之弔沈下賢云斯人清唱何能和草徑苔蕪不可尋

一夕小敷山下過水如環珮月如襟

沈亞之村居云有樹巢宿鳥無酒共客醉月上蟬韻殘梧桐陰繞地獨出村舍門吟劇微風起蕭蕭蘆荻叢叫嘯如山鬼應緣我憔悴爲我哭秋思

李賀送沈亞之歌并序云文人沈亞之元和七年以書不中第返歸於吳吾悲其行無錢酒以勞又感沈之勤請乃歌一解以送之

吳興才人怨春風桃花滿陌千里紅紫絲竹斷驄馬小家住錢塘東復東白藤交穿織書笈短策齊裁如梵筴雄光寶礦獻春卿煙底驀波乘一葉春卿拾材白日下擲置黃金解龍馬攜笈歸江重入門勞勞誰是憐君者吾聞壯夫重心骨古人三走無摧捽請君待旦事長鞭他日還轅及秋律

張祜送沈亞之南康尉云秋風江上草先是客心催萬里故人去一行新鴈來山高雲緒斷浦迥日波頹莫怪南康遠相思不可裁

李頻送德清喻明府云返棹雪谿雲仍參舊使君州傳多古跡縣記是新文水柵橫舟閉湖田立木分但如詩思苦爲政即超羣

朱長文寓吳興送梁補闕歸朝賦得荻花云柳家汀洲孟冬月雲寒水清荻花發一枝持贈朝天人願比蓬萊殿前雪

李郢和杜員外白蘋洲至日見憶云白蘋亭上一陽生謝脁新裁錦繡成千嶂雪消谿影綠幾家梅綻水波清已知鷗鳥常來狎可許汀洲獨有名多媿龍門重招引即抛田舍棹舟行

杜牧之白蘋洲云山鳥飛紅帶亭薇折紫花谿光初透徹秋色正清華靜處知生樂喧中見死誇無多珪組累終不負煙霞

白居易夜聞賈常州崔湖州茶山境會歡宴云遙聞境會茶山夜珠翠歌鐘俱繞身盤上中分兩州界鐙前合作一家春青娥對舞應爭妙紫笋齊嘗各鬬新自笑花時客窗下蒲黃酒對病眠人

白居易上强精舍云慣遊山水住南州行盡天台及虎丘惟有上强精舍寺最堪遊處未曾遊

劉夢得和崔元亮三癖云覩事畫屏中自稱三癖翁管絃汎春渚旌旆拂晴虹酒對青山月琴韻白蘋風會書團扇上知君文字工

李季蘭寄殷七校書云無事烏程縣蹉跎歲月餘不知芸閣吏寂寞竟何如遠水浮仙棹寒星伴使車因過大雷岸莫忘數行書

陶峴吳興回棹云匡廬舊業是誰主吳越新居安此生白髮數莖歸未得青山一望計還成鴉翻楓葉夕陽動鷺立蘆花秋水明從此捨舟何所詣酒旗歌扇正相迎

張文規吳興三絕云蘋洲頓覺池沼俗苧布直勝羅紈輕清風樓下草初出明月峽中茶始生吳興三絕不可捨勸子强爲吳會行

袁高茶山云禹貢通遠俗所圖在安人後王失其本職吏不敢陳亦有姦佞者因茲欲求伸動生千金費日使萬姓貧我來顧渚源得與茶事親甿輟耕農耒采采日苦辛一夫且當役盡室皆同臻捫葛上敧壁蓬頭入荒榛終朝不盈掬手足皆皴鱗悲嗟徧青山草木皆不春陰嶺芽未吐使君牒已頻心爭造化力先走鋌鹿均選納無晝夜擣聲昏繼晨衆工何枯槁俯

仰彌傷神皇帝尙巡狩東郊路多堙周回達天涯所獻踰艱勤況減兵革困量茲固疲民未知供御餘誰合分此珍顧省忝邦守又慙復因循茫茫滄海間丹憤何由申

楊漢公郡城樓云吳興城闕水雲中畫舫青簾處處通谿上五樓樓上月清光合作水晶宮

許渾雪谿館云山斷水茫茫洛人西路長笙歌留遠棹風雨寄華堂紅壁耿秋燭翠簾凝遠香誰堪從此去雲樹滿陵陽

許渾過湖州李郎中舊宅云政成身没共興哀鄉路兵戈旅櫬回城上暮雲凝鼓角海邊春草閉池臺經年

未葬佳人散昨日因齋故吏來南北相逢皆掩淚白蘋洲上蓼花開

許渾送客歸吳興云綠水棹雲航洞庭歸路長春橋懸酒幔夜栅集船檣箬葉沈谿暖蘋花繞郭香應逢柳太守爲說過瀟湘

周朴董嶺水云湖州安吉縣門與白雲齊禹力不到處河聲流向西去衙山色遠近水月光低中有高人在沙中曳丈藜

孟東野悼楊衡云君生霅水清君死霅水渾空有骨肉親哭得日月昏大夜不復曉古松長閉門琴絃綠水絕詩句青山存昔爲芳春顏今爲芳樹根獨恨冥冥

理先儒未嘗言

孟郊失意歸吳興寄劉侍郎云自念西上身忽隨東歸風長安日下影又落江湖中離婁豈不明子野豈不聰至寶非眼別至音非耳通因緘俗外辭遠寄高天鴻

僧法振寄錢郎中云閉門深樹裏閒足鳥來過五馬不復貴一僧誰奈何藥苗家自有香飯乞時多寄語嬋娟客將心向薜蘿

僧法振同顏使君送李法曹陽冰西上獻書云漢代中郎妙周王太史才雲書捧日去鶴版下天來草見吳洲發花思御苑開羊公借風景欲別幾遲回

僧明教題資福寺松月軒云築軒居隱謝塵埃開向松邊月下開九夏陰陰張翠蓋三更寂寂照靈臺未疑李白騎鯨去猶恐秦王避雨來欲覓宗師無覓處落花金粉污蒼苔

包何送烏程王明府貶巴江云一片孤帆無四鄰北風吹過五湖濱相看盡是江南客獨有君爲嶺外人

楊夔送杜郎中入茶山修貢云一道澂瀾徹底清仙郎輕棹出重城采蘋郡得當時稱述職方同此日榮劍戟步搖當幰黑綺羅光動百花明謝公攜妓東山去何似乘春奉詔行

顧況送李侍郎從宣城泊洞庭往吳興云世間惟有情

難說今夜應無不醉人君向洞庭山下過也須澆瀝聖姑神

顧況白蘋洲送客云莫信梅花發年來漫報春不才充野客扶病送朝臣闕下搖青佩洲邊采白蘋臨流不痛飲鷗鳥也欺人

李季蘭湖上臥病喜陸鴻漸至云昔去繁霜月今來苦霧時相逢仍臥病欲語淚先垂強勸陶家酒還吟謝客詩偶然成一醉此外更何之

于頔郡齋臥疾贈晝上人云夙陪翰墨徒深論窮文格麗則風騷後然公我詞客晚依方外友極理探精賾吻合南北宗晝公我禪伯光明性不染故我行貞白

隨時令得解故我言芳澤雲水漾清潟吳山横碧岑含珠復蘊玉價重雙南金的皪耀奇采淒清流雅音商聲發楚調調切諧瑤琴吳山爲我高雲水爲我深萬景徒有象孤雲本無心衆木豈無聲椅桐有清響衆耳豈不聆鍾期有眞賞高潔古人操素懷夙所仰覩君冰雪姿祛我汪滯想常吟柳惲詩若蒲久相思逮此遠爲郡蘋洲芳草衰逢師年臘長値我病容羸共話無生理聊用契心期

陸龜蒙自遺詩序曰自遺詩震澤別業之所作也故疾未平厭厭臥田舍中農夫以耒耜事相聒每至夜分不睡則百端興懷因作四句累至三十絕（今錄其有關吳興者五首）

五年重到舊山郊樹有交柯犢有孫更感卞峰顏色好曉雲纔散已當門

花瀨濛濛紫氣昏水邊山曲更深郊終須揀取幽棲處老檜雙成便作門

陰洞曾爲采藥行冷雲凝絕燭微明玉枝敲折琤然噎合有眞官上姓名

一派谿從苕下流春來無處不汀洲漪蘭未碧蘋猶短不見鴛鴦正自由

賢達垂竿小隱中我來眞作捕魚翁前谿一夜春流急已學嚴灘下釣筒

陸龜蒙紀事詩本作漁釣徒心將遂疏放苦爲衣食累未得恣閒暢去年十二月身往雲水上病裏見豐登雞豚聊饋餉嵬峩卞山雪凝冽不可向瘦骨倍加寒徒爲厚繒纊晴來露青靄萬仞鐵尋丈臥恐玉華消時時推枕望雖然營衞困亦覺精神王把筆强題詩麤言瓖怪狀吳興鄭太守文律頗清壯鳳尾與鯨牙紛攫落新唱緘書寄城內唐突無以狀料峭采蓮船縱橫簸天浪方傾謝公言忽値莊叟喪（鄭員外仁規是年受代喪偶）嘿嘿阻徽音臨風但惆悵春歸殆秋末固自嬰微恙歲早弗躬親何由免欺誑今來觀刈穫乃在松江竝（步浪反）門外兩潮通波瀾先蕩漾都緣新卜築是事

皆草創爾後如有年還應愜微尙天高氣候爽野迴襟懷曠感物動牢愁慣時頻骯髒平生樂篇翰至老安敢望駿骨正牽鹽玄文終覆醬嗟今多赤舌兒善惟薇誘忖度大爲防涵容寬作量圖書篋麗外關眼皆贋長餓隸亦勝無薄田家所仰稍離飢寒患古學眞可强聖道靈經營世徒多踉蹌近聞天子詔復許私醞釀趣使春酒熟呼兒具盆盎背長擁吟褐日晏開書睨醉鄉我可還陶然似元亮

皮日休西塞山漁家云白綸巾下髮如絲靜倚楓根坐釣磯中婦桑郊挑葉去小兒沙市賣蓑歸雨來蓴菜流船滑春後鱸魚墜釣肥西塞山前終日客隔谿相

羨盡依依

皮日休傷嚴子重云十哭都門榜上塵蓋棺終是五湖人生前有敵惟丹桂沒後無家秪白蘋箬下斬新醒處月江南依舊詠來春知君精爽應無盡必在酆都頌帝宸

曹松遊寓吳興去時別主人云門繫釣船雲滿岸借君幽致坐移旬湖邨夜叫白蕪鴈菱市曉喧漁浦人遠水日邊重作雪寒林燒後別生春不辭更後醒還醉太乙東峰歸夢頻（松字夢徵舒州人）

鄭谷寄湖州從叔員外云顧渚山邊郡谿將罨畫通遠看城郭裏全在水雲中西閣歸何晚東吳興未窮茶香紫筍露洲迴白蘋風歌緩眉低翠杯明蠟翦紅政成尋往事輟棹問漁翁

張確蘋洲翡翠云碧水色堪染白蓮香正濃分飛俱有恨此別幾時逢藕隱玲瓏玉花藏縹緲容何當假雙翼聲影暫相從

羅隱霅谿晚泊寄裴庶子云谿風如扇雨如絲閒步閒吟柳惲詩杯酒疏狂如曩日野花狼藉是當時道窮漫有依劉感才急應無借寇期滿眼雲山莫相笑與君須是愛深知

羅隱贈湖州裴郎中云貴提金印出咸秦蕭灑江城雨度春一派水清疑見膽數重山翠欲留人望崇早合

歸黃閣詩好何妨戀白蘋自是受恩心未足卻隨雙旌羨吳均

羅隱酬烏程亚光庭云正月十一日書札五月十六日到來柳吟秦望咫尺地鯉魚何處閒徘徊故人情意未疏索次第序述眉眼開上言三年隔煙水下有數幅眞瓊瑰行吟坐讀口不倦瀑泉激射琅玕摧璧池蘭蕙日已老邨酒醺甲時幾杯鶴齡鴻算不復見雨後蓑笠空莓苔自從黃寇擾中土人心波蕩猶未同道因合眼拜九列張濬掉舌升三台朝廷濟濟百揆序寧將對面容姦回禍生有基妖有漸翠華西幸蒙塵埃三川梗塞兩河暗大明宮殿生蒿萊儒夫早歲不量力策蹇仰北高崔嵬□□□迴鎖密良匠不肯雕散材君今得意何如此況我麋鹿悠悠哉榮衰貴賤目所睹莫言頭白黃金臺

方干湖上書事寄長城喻明府云吟霜與卧雲此與亦甘貧吹箭落翠羽垂絲牽錦鱗滿湖風撼月半日雨藏春卻笑縈簪組勞心遠字人

方干送李秀才遊霅上云婆娑戀酒山花盡繚繞還家山路通轉楫擬投青草岸吹帆猶是白蘋風淮邊欲唄鞏聲急洛下先寒苑樹空詩句因余更孤峭書題不合忘江東

張說爲徐堅作輓歌云才美臨淄北名高淮海東羽儀

三省徧漁獵五車通玉殿孤新榜珠英落舊叢徒存一寶劍何處訪徐公

朱慶餘送石協律歸吳興別業云讖來無定居此去復何如一與耕者遇轉將朝客疏貧身惟藥草教子但詩書曾許黃庭本斯言豈合虛

朱慶餘陪湖州韓中丞讌云老大成名仍足病彊留絲竹亦無懽高情太守留閒坐借與青山盡日看

周賀送石協律歸吳云僧窗夢後憶歸耕水涉應多半月程幕府罷來無藥債紗巾戴去有山情夜隨淨渚離蛩語早過寒潮背井行已讓辟書稱抱疾滄洲便許白髭生

喻鳧送石貫歸吳興云同志幸同年高堂君獨還齊榮恩未報共隱事皆閒訪寺臨河岸開樓見海山洛中推二陸莫久戀鄉關

僧無可送邵謁及第歸湖州云秦關鳥嗁罷歸路浙煙西郡守招延重鄉人仰慕齊橘青逃暑寺茶長隔湖谿乘暇知高眺微應辨會稽

辥能送趙道士歸天目舊山云愚朴尙公平此心鄉道情有緣終自蔽何計逐師行日者聞高躅時人薦彊名口無滋味入身欲羽衣生表乞還鄉遠詩曾對御成土毛徵到越塵髮倦離京符咒風雷惡朝修月露清觀臨天目頂家住海濤聲導引圖看足參同注解精休糧一擬問葱草俟回程

皎然題張鍊師天目山所居云采新逢野泉漸見栖閑所坎坎山上聲幽幽林中語仙卿何代隱鄉服語亦楚開冰洗藥苗埽雪候仙侶零葉聚敗籬幽花積寒渚冥冥孤鶴性天外思輕舉

杜荀鶴寄顧雲云省得前年別蘋洲旅館中亂離身不定彼此信難通侯國兵雖斂吾鄉業已空秋來憶君夢夜夜逐征鴻

辥逢送慶上人歸湖州因寄道儒座主云上人今去白蘋洲雪水茗谿我舊遊夜雨暗江漁火出夕陽沈浦鴈花收閒聽別鳥嗁紅樹醉看歸僧棹碧流若見儒公憑寄語數莖霜鬢已驚秋

皎然桃花石枕歌卞山幽石產奇璞荊人至死采不著何人琢枕持贈君片片桃花開未落劒工見兮可爲劒玉工辨兮知非石至寶由來鑒者稀今君獨鑒應欲惜何辭售與韋天眞幸得提攜親玉人河中棄置君不顧天生秀色徒璘玢四座喧喧爭目[illegible]巧過造化稱一絕莫言昨日因錯磨看取從來無玷缺六月江南暑未闌一尺花冰拭枕看高齋正午風颯颯室中不減先春寒主人所重重枕德文章外飾徒相惑更有堅貞不易心與君天下爲士則

皎然杼山禪居寄東谿吳馮處士三首

青雲何潤澤下有賢人隱路入菱湖深迹與黃鶴近
野風吹白芷山月搖青軫詩祖吳叔庠到君才不盡
身當青山秀文體多郢聲瀲瀲湘水碧沉寥楚天青
時人格不同至今罕知名昔賢敦師友此道君獨行
別時春風多埽盡雲山雪爲君中夜起孤坐石上月
悠然遺塵想邈矣達情說故人不在茲幽桂惜未結
秦系贈烏萃明府云東枝政成時清谿弄釣絲當年潘
子貌避病沈侯詩漉酒迎賓急看花署字遲楊梅今
熟未與我兩三枝
殷文珪題太學博士丘光庭幽居詩云舜軌堯文混九
垓重明宏構集良材江邊雲臥如龍穩天外馳書遣

鶴來五夜藥苗滋沆瀣四時花影蔭莓苔草玄門似
山中靜不是公卿到不開
靈一宿湖州靜林寺云山寺門前多古松谿行欲到已
聞鐘中宵引領尋高頂月照雲峰凡幾重
耿湋陪燕湖州公堂云謝公爲楚郡坐客是瑤林文府
重門奧儒源積浪深壺觴邀薄醉笙磬發高音未至
才仍短難隨白雪吟

吳興掌故集卷之六

吳興掌故集卷之七

九霞山長徐獻忠輯

延州布衣吳夢暘閱

後學劉承幹校

藝文類

吳興文獻已具詩餘一卷其記載之文凡可以攷見名跡備掌故之闕者隨檢錄出以表著云誌已輯如顧況刺史廳壁記白樂天五亭記李直方白蘋亭記歐陽修安定先生墓表蘇軾墨妙亭記劉燾長興進士題名記汪藻何氏書堂記謝夢生東萊讀書堂記趙孟頫吳興賦山水清遠圖記宇文公諒湖州重修

府治記李朮魯翀安定書院燕居堂碑銘程郇清塘隄岸記烏程新建儒學記鄧文原歸安新建儒學廟記王禕德清重建縣治記程敏政孝豐縣記黃衷太守題名記劉麟烏程便民倉記陸時雍歸安便民倉記陳霆歸安縣東庫記織簾書院記蔣瑤湖州府學鄉擧題名記顧應祥湖州歲貢題名記楊上林爾橋記俱不錄

漢堂邑令費鳳碑

卜胤撰

維熹平六年格于無射大荒之歲堂邑令費君寢疾卒嗚呼哀哉於是夫人元弟□□□守卜胤追而誄之其辭曰君體履柔和溫其如玉修孝友于閨閫執忠謇于王室立迹州郡仕更右職擧直措枉彊禦靡貸貢孝三署勳譽有則出宰近甸民懷厥德色斯輕翔翻然高潔王人之職分祿班爵台司見招助鼎調物退己進弟不營榮祿栖遲歷稔項領滯畜鄣土不庭黔民作愿命君□□政化風□逆善遷惡三朞致道有恥且格太守旌功轉在堂邑垂拱不言而民帥伏三年之閒卒以道洽旻天不弔命也早沒春秋六十六黎儀瘁傷泣涕連漉豈愛我躬命不可贖臨終迷眩仁辭內發祖業良田畝直一金推予弟息辭位讓財行義高邵卓不可及名實相副有始有卒□□人善痛方悽惻

漢堂邑令費鳳別碑

甘陵石勛

君舅家仲孫甘陵石勛字子才載馳載驅來奔于喪庭肝摧意悲感切傷心贈彼碑誄懷之好音司馬慕藺相南宮復白圭仰之以彌高鑽之而彌堅不堪哀且思敘詩之一篇庶幾昔子夏起夫子所言其辭曰君諱鳳字伯蕭梁相之元子九江太守之長兄也世德襲爵銀艾相亞襲退祖之鴻軌拓前代之休蹤邈逸越而難繼非羣愚之所頌仁義本于心慈孝著于性言不失典術行不越軌度清潔皦爾泥而不滓恤憂矜厄施而不記由近及遠靡不復載故能闡令名而雲騰揚盛聲而風布踐郡右職三貢獻計辟州式部忠以衞上漢安二年吳郡太守東海郭君以君有委蛇之節自公之操年三十

一舉孝廉拜郎中除陳國新平長神化風靡惠以流下靜而爲治匪煩匪擾乾乾日禝惠此黔首功成事就色斯高舉宰司委職位思賢以自輔玄懿守謙虛白駒以不陞丹陽有越寇沒□□□命君討理之試守故鄣長蓋危亂有不謀又畏此之□□□而□牧奚止其師旅鴨若飛鷹鶉奮若夫虓虎强者綏以德弱者以仁拊簡在上帝心功訓而特記輜輿宰堂邑朞月而致道祝□□□□遂據於鄉尹中表之恩情兄弟與甥舅篤與女蘿性樂松之茂好聞君顯令名舉宗爲歡喜不悟奄忽終藏形而匿影耕夫釋耒耜桑婦投鉤莒道阻而且長望遠淚如雨策馬循大路褰裳而涉洧□□歌離思黃鳥集于楚惴惴之臨穴送君于厚土嗟嗟悲且傷每食思不絕夫人篤舊好不以存亡改文平感渭陽悽愴益以甚諸姑咸辟踊爰及君伯姊孝孫字元宰生不識考妣追惟厥祖恩蓬首斬衰丈世所不能爲流稱于鄉黨見吾哲君存剝裂而不已一別會無期相去三千里絕翰永慷慨泣下不可止

此碑先在三碑鄉後移入墨妙亭遂泯亡梁相府君碑止存鳳二刻歐陽集古錄尚有三碑今亦無攷

吳興卞山楚王神廟碑　梁簡文帝

昔者武王詢於太公五神之禮正伊陟贊於巫咸三篇之義作抑又玄矩司於坎宮漢興北畤黃蛇感於通夢

綦作西郊幽則鬼神其來已尚楚王弘茲釋教止獻車牛既舍黃駒安事騂角掌激無左滌之勞收人止偪衡之務周房殷俎惟有玄澗芳芝玉斝瑤罇止存丹桂清酌漸符不殺之教方行大士之心比夫黃樹赤光紫衣朱髮茂矣哉王制山川神祇有不舉者爲不敬太守元景仲稽諸古典於茲往烈永傳不朽式樹高碑翠石勒文事偕神掌靈龜負字還擬洛書

吳城賦　梁吳均

古樹荒煙幾百千年云是吳王所築越王所遷東有鑄劍殘水西有舞鶴故壚縈具區之廣宅帶姑蘇之遠山僕本蓄怨于悲億恨況復荊棘蕭森叢蘿靡漫亭梧百尺皆歷地而生枝階筠萬本或至杪而無華不見春荷夏槿惟聞秋蟬冬蝶木魅晨走山鬼夜驚不知九州四海乃復有此吳城

長興報德寺刹下銘　陳徐陵

昔者明王大孝感動神祇助月致景星之祥非煙流慶雲之色然而嚴敬之道惟事盡於配天明發之懷誠不過於享帝豈如以梵宮之樂貧乎廟堂靜士之因歸於圓寢雖復青雲譙郡之境碧水春陵之節上幼懷凝重未曾遊陟年將志學即事登庸亶力淮潯屬有嘉夢其夢也畢陌弘敞橋山屈盤氣象靈長風煙騰薄使隊雙表其高百尋左則青龍蟠蜿右則白虎蹲踞軒轅之駕

譬婉婉而多慚吳王之墳肰耽耽而非擬有人指其地云此是國陵自爾迄永定初其間二十餘年至歲紀頗移崇塋乃作觀其山川形勢王相徵圖瞻拜高巒宛如前夢大矣哉孝弟之至通於神明者歟銘曰壯矣金表傍依壖垣高連采電極睇翔鶴梵伎宵唱雲花晝翻三心斷縛六道除冤趙夢天樂秦遊帝閽王靈在上亘勝奚論福被羣品星排大昏皇家七百於萬惟孫

西亭記

唐顏眞卿

湖州烏程縣南水亭卽梁吳興太守柳惲之西亭也緣以遠峰浮以清流包括氣象之妙實資遊宴之美觀夫構宏材披廣榭豁達其外瞭略其中雲軒水閣當亭無

暑信爲仁知之所創原乎其始則柳吳興西亭之舊所焉世增崇之不易其地按吳均入東記云惲爲郡起西亭毘山二亭悉有詩今處士陸羽圖記云西亭城西南二里烏程縣南六十步跨苕谿爲之昔柳惲文暢再典吳興以天監十六年正月所起以其在吳興郡理西故名焉文暢嘗與郡主簿吳均同賦西亭五韻之作由是此亭勝事彌著閒歲頗爲州僚處而有之日月滋深室宇將壞而文人佳客不得極情於茲憤憤悱悱者久矣邑宰李清請而修之以攄眾君子之意役不煩費財有羨餘人莫之知而斯美具也清皇家子名公之胤忠肅明懿以將其身清簡仁惠以成其政絃歌二歲而流庸復者六百餘室廢田墾者三百頃浮客臻臻迨乎二千種桑畜養溢乎數萬官路有刻石之候吏廚有貲錢之資敦本經久率皆如是略舉數者其餘可知矣豈必夜魚春躍而後見稱哉於戲以清之地高且才而勤精於政事何患雲霄之不致乎清之筮仕也爾參儁乂之列再移仙尉之任毘贊於蜀邑予男於吳興多爲廉使盛府之所辟薦則知學詩之訓開緝之心施之於政不得不然也縣稱繁劇矣今詔清爲望清當受代而邑人已軫去思之悲白府願留者屢矣眞卿重違耆老之請啟於十連優詔以旌清之美也某不佞忝當分憂共理之寄人安俗阜固有所歸雖有魯臣掣肘之患豈盡予言

用力之術由此論之則水亭之功乃餘力也夫知邑莫若州知宰莫若守知而不言無乃過乎今此記述以備其事懼不宣美豈徒媿詞而已哉

吳興沈氏述祖德碑陰記

顏眞卿

南齊徵士吳興沈君名驎士郡人也蘊道德晦於邑之餘不谿家貧無資以織簾爲業時人號爲織簾先生精於禮傳嘗自訓詁宗人吏部郎中淵中書郎約累薦徵爲著作郎高臥不起名重江表臨終遺教依皇甫玄晏棺中貯孝經一卷穿壙三尺置棺平土不設几位四時地席玄酒而奠子彝奉而行之吳郡陸惠曉張融皆爲之誄徵士嘗制述祖德碑立於金鵝山之先塋年月淹

遠風雨蠹蝕朽字殘文翳而莫分乾元中爲盜火所襲碑首毀烈嶷然將墮過江二十葉孫御史中丞震移牒郡國請其封葺或屬兵凶曠而莫修忽有朴樹生於龜腹盤根抱趾聳幹夾碑疑如工造鬱若神化敬者復正范而再堅夫德無名遇賢而鍾慶神無質假物以申應沈氏積善既遠徵士植德既深天將興舊族乎吾知沈之復大也權檢校宗事十九葉孫前太廟齋郎怡拜泣松檟增修舊塋感先碑之顚覆懼遺文之殘闕乃具他石傳而貳焉崇其本所以尊先也建其新所以嗣德也以眞卿江南婚姻之舊中外伯仲之穆謬忝邦刺見託斯文刊諸碑陰以傳無朽因改其樹爲慶樹以旌其美焉沈氏之故事具於家牒今闕而不紀時有唐大歷戊午冬十二月

浪跡先生玄眞子張志和碑

士有牢籠太虛擫掩玄造擺元氣而詞鋒首出軋無閒而理窟肌分者其惟玄眞子乎玄眞子姓張氏本名龜齡東陽金華人父遊朝清眞好道著南華象罔說十卷又著沖虛白馬非馬證八卷代莫知之母留氏夢楓生腹上因而誕焉年十六遊太學以明經擢第獻策肅宗深蒙賞重令翰林待詔授左金吾衛錄事參軍仍改名志和字子同尋復貶南海尉經量移不願之任得還本貫旣而親喪無復宦情遂扁舟垂綸浮三江泛五湖自謂煙波釣徒著書十二卷凡三萬言號玄眞子遂以稱焉客或以其文論道縱橫謂之造化鼓吹京兆韋詣爲作內解玄眞又述大易十五卷凡二百六十有五卦以有無爲宗觀者以爲碧虛金骨兄浦陽尉鶴齡亦有文學恐玄眞浪迹不還乃於會稽東郭買地結茅齋以居之閉竹門十年不出吏人嘗呼爲掏河夫執畚就役曾無忤色又欲以大布爲褐裘嫂徐氏聞之手爲織纊一製十年方暑不解所居草堂椽柱皮節皆存而無斤斧之跡文士效柏梁體作歌者十餘人浙東觀察使御史大夫陳公少遊聞而謁之坐必終日因表其所居曰玄眞坊又以門巷湫隘出錢買地以立閈閎旌曰迴軒巷

乃命評事劉太眞爲序因賦柏梁之什文士詩以美之者十五人旣門隔流水十年無橋陳公遂爲建造行者謂之大夫橋常以豹爲席鬉皮爲屩隱素木几酌斑螺杯鳴榔拏杖隨意取適垂釣去餌不在得魚肅宗嘗賜奴婢各一玄眞配爲夫妻夫曰漁童妻曰樵青人問其故魚童使捧釣收綸蘆中鼓枻樵青使蘇蘭薪桂竹裏煎茶竟陵子陸羽校書郎裴脩嘗問有何人往來答曰太虛作室而共居夜月爲鐙以同照與四海諸公未嘗離別有何往來性好畫山水皆因酒酣乘興擊鼓吹笛或閉目或背而飛墨應節而成大歷九年秋八月訊眞卿於湖州眞卿以舴艋旣弊請命更之答曰儻惠漁舟

願以爲浮家汎宅沿泝江湖之上往來苕霅之間野夫之幸矣然立性孤峻不可得而親疏率誠澹然人莫窺其喜慍視軒裳如草芥屛嗜慾若泥沙希跡乎道丈夫同符乎古作杳莫可測也忽焉去我思德滋深曷以寘懷寄諸他山之石銘曰邈玄眞超隱淪齊得喪甘賤貧泛湖海同光塵宅漁舟垂釣綸輔明主若斯人豈煙波論此身

杼山妙喜寺碑

州西南杼山之陽有妙喜寺者梁武帝之所置也晉置在州西金斗山唐太宗文皇帝升極之六年春二月移於此山山高三百尺週迴一千二百步蓋昔夏杼南巡

之所今山有夏王邨山西北有夏駕山皆后杼所幸之地也晉吳興太守張玄之吳興疏云烏程有墟名東張地形高爽山皐四周卽此山也其山勝絕遊者忘歸前代亦名稽留山寺前二十步跨澗有黃浦橋橋南五十步又有黃浦亭並宋鮑照送盛侍郎及庾中郎賦詩之所其水自杼山西南五里黃蘗山出故號黃浦俗亦名黃蘗澗卽梁光祿卿江淹賦詩之所寺東偏有招隱院其前堂西廈謂之溫閣從草堂東南屈曲有懸巖徑行百步至吳興太守何楷釣臺西北五十步至避它城按說文云它蛇也上古患它而相問得無它乎蓋往來之人築城以避它也有處士竟陵子陸羽杼山記所載如此其臺殿廊廡建立年代並具於記中大歷七年眞卿蒙刺是邦時浙江西觀察判官殿中侍御史袁君高巡部至州會於此山眞卿遂立亭於東南陸處士以癸丑歲冬十月癸卯朔二十一日癸亥建因名之曰三癸亭西北於蔡桂之間創桂棚左右數百步有芳林茂樹悉產丹青紫三桂而葉華異各樹桂之有支徑以袁君步焉因呼爲御史徑眞卿自典校時卽著五代祖隋外史府君與法言所定切韻引說文蒼雅諸字畫窮其訓解次以經史子集中兩字以上成句者廣而編之故曰韻海以其鏡照原本無所不見故曰鏡源天寶末眞卿出守平原已與郡人渤海封紹高貲族弟今太子通事舍

人渾等修之裁成二百卷屬安祿山作亂止其四分之一及刺撫州州人左輔元姜如璧等增而廣之成五百卷事物嬰擾未遑刊削大歷壬子歲眞卿叨刺於湖公務之隙乃與金陵沙門法海前殿中侍御史李萼陸羽國子助教州人褚沖評事湯衡淸河泉太祝柳察長城丞潘述縣尉裴循常熟主簿蕭存嘉興尉陸士修後進楊遂初崔弘楊德元胡仲南陽湯涉顏祭韋介左興宗顏策以季夏于州學及放生池日相討論至冬徙於茲山東偏來年春遂終其事前是顏渾正字殷佐明魏縣尉劉茂栝州錄事參軍盧鍔江寧丞韋寧壽州倉曹朱弁後進周愿顏瑄沈殷李蒲亦嘗同修未畢各以事去

而起居郎裴郁祕書郎蔣志評事呂渭魏理沈佺劉全白沈仲昌攝御史陸向沈左山周閭司議丕悌臨川令沈咸右衞兵曹張著兄謩弟薦蔿校書郎權器興平丞韋伯尼後進房夔崔密崔萬賓叔蒙裴繼姪男超峴愚子頎顒往來登歷時杼山大德僧皎然工於文什惠達靈曄昧於禪誦相與言曰昔廬山東林謝客有遺民之會湘陽南峴羊公流潤甫之詞況乎茲山深邃羣士譽集若無紀述何以示將來乃左顧以求蒙傳記詞而藏事乃銘曰夏王南巡山名是因梁主東睽寺牓攸詠形勝天絕規模鼎新避宅城古垂釣臺堙棚以桂結浦由黃申二庾迢遞三癸嶙峋徑列御史傳紆逸人翁吾著

書羣彥惠臻海韻鏡源自秋徂春編具貫魚學比成麟幸託勝引亟倍僧珍庶斯見傳金石不泯

檄告西楚霸王文　狄仁傑

唐垂拱四年安撫大使狄仁傑檄告朔州西楚霸王項君將校等其略曰鴻名不可以謬假神器不可以力爭應天者膺樂推之名背時者非見幾之主自祖龍御宇橫噬諸侯任趙高以當軸棄蒙恬而齒劍沙丘作禍於前望夷覆滅於後七廟墮圮萬姓屠原烏思靜於飛塵魚豈安於沸水赫矣皇漢受命玄穹膺赤帝之貞符當四靈之欽運俯張地紐彰鳳紀之祥仰緝天綱鬱龍興之兆而君潛遊澤國嘯聚水鄉矜扛鼎之雄逞拔山之力莫測天符之所會不知麻數之有歸遂奮關中之翼竟垂垓下之翅蓋實由於人事焉有屬於天亡雖驅百萬之兵終棄八千之子以爲殷監豈不惜哉固當匿魄東峰收魂北極豈合虛承廟食廣費牲牢仁傑受命方隅循革攸寄今遣焚燎祠宇削平臺室使蕙幃銷盡羽帳隨煙君宜速遷勿爲人患檄到如律令

記稻鼠災　陸龜蒙

乾符己亥歲震澤之東至吳興三月不雨至於七月常汙坳沮洳者埃壒坌勃權概支派者入屝屨無所汙農民轉遠流漸稠潤稻本晝夜如乳赤子忺忺然救暍不暇僅得葩折穗結十無一二無何羣鼠夜出齧而殭之

信宿食殆盡雖廬守板擊毆而駭之不能勝也若官督戶責不食者有刑當是而賦索愈急械束榜箠木飢頸者無壯老吾聞之於禮曰迎貓爲其食田鼠也是禮闕而不行久矣曰鼠知之復歟物有時而暴歟政有貪而廢歟國語曰吳稻蟹不遺種豈吳之土鼠與蟹更伺其事而效其力殲其民歟且衞風以碩鼠刺重斂碩鼠斥其君也有鼠之名無鼠之實詩人猶曰逝將去汝適彼樂土況乎上捃其財下啗其食率一民而當二鼠不流浿轉徙聚而爲盜何哉春秋螽蝝生大有年皆書是聖人於豐凶不隱之驗也余通於春秋又親蒙其災於是乎記

唐進士龔軺墓誌

杜牧

會昌五年十二月（某）自秋浦移守桐廬路由錢唐龔軺袖詩以進士名來謁時刺史趙郡李播曰龔秀才詩人兼鼓琴因令操流波弄清越可聽及飲酒頗攻章程謹雅而和飲罷（某）南去舟中閱其詩有山水閒淡之思後四年守吳興因與進士嚴惲言及鬼神事嚴生曰有進士龔軺去歲來此坐客館中若有二人召軺者軺命馬甚速始跨鞍馬驚墮地折左脛旬日卒予始了然憶錢唐見軺時徐徐尋思如昨日因知尚殯於野乃命軍吏徐良改葬於卞山南去州城西北一十五里嚴生與軺善亦不知其鄉里源流故不得記嗚呼何爲而來二鬼驚馬折脛而死哉大中五年辛未五月二日記

送皇甫尊師歸吳興卞山序

梁肅

尊師以齊物爲心抱神爲事有年數矣外則質貌蒼古遺是非於耳目內則沖氣浩然卷虛無於橐籥常頌道德上下篇往來吳中諸山如浮雲獨鶴自適其適吾陋且遯跡不暇又焉識其所以戊辰仲夏覿於山陰精舍於是方牧追右軍許邁之期下走作壺丘禦寇之遇亦既合契於焉飽和百骸自理滓濁如洗先是師藏道書於卞山之下留止未幾忽焉將行不受一毫之施且輕千里之別有以見無待之情矣予欲脫形神於鞅絆蹈方外之遐軌有志未就心焉火馳命養空而遊相從於赤水之上師乎師乎斯言不苟也夫

吳興許氏谿亭記

權德輿

谿亭者何在吳興東郭主人許氏之作也亭制約而雅谿流安以清是二者相爲用而主人盡有之其智可知也夸目奓心者或大其閈閎文其節梲儉士恥之絕世離俗者或梯構巖嶮紉結薜蘿世教鄙之曷若此亭與人寰不相遠而勝境自至青蒼在目潺湲激砌晴煙陰嵐明晦萬狀鷗飛魚游不驚不喁時有歸雲來冒榱棟許氏方峨鶡冠支筇竹目送谿鳥口吟招隱則神機自生利欲自薄百骸六藏之內累無入焉有田二頃蒲於亭外鎡基之功出於僮指每露蟬一聲秋稼成實倚杖眺望不覺日暮歲食之羨則以給罇中方其引滿陶然心與境會則是非得喪相與奔北之不暇又何可動其中耶夫舉世徇物以失性而不能自適且繆戾於動靜之理君之動也代耕筮仕必於山水之鄉故尉義興賛武康皆有佳聞而無粃政其靜也則偃息於斯亭循分食力不矯不躁庸詎知今日閉伏不爲異時之大來乎予知之深故因斯亭以廣其說云

蠶賦

陸龜蒙

荀卿子有蠶賦楊雄亦爲之皆言蠶有功於世不斥其禍於民也余激而賦之極言其不可能無意乎詩人碩鼠之刺於是乎在古民之衣或羽或皮無得無喪其遊

熙熙藝麻績纑官刹喜竊官奪四五民心乃離大蠶之生繭厚絲美機杼經緯鸞龍葩卉官誕益曉盡取後已嗚呼旣象而烹蠶賓病此伐桑滅蠶民不凍死

吳興靈鶴贊　白居易

事具黃籙齋記中

有鳥有鳥從西北來丹腦火毳白翎雪開遼水一去緱山不回噫吳興郡孰爲來哉寶歷之初三元四齋天無微飈地無纖埃當白晝干與紫雲偕三百六十拂壇徘徊上昭玄貺下屬仙才誰其居之太守姓崔

陸文學自傳

陸子名羽字鴻漸不知何許人有仲宣孟陽之貌陋相如子雲之口吃而爲人才辯篤信褊操多自用意朋友規諫豁然不惑凡與人宴處意有所適不言而去人或疑之謂生爲瞋及與人爲信雖冰雪千里虎狼當道而必行也上元初結廬於苕谿之濱閉關對書不雜非類名僧高士談讌永日常扁舟往山寺隨身惟紗巾藤鞋短褐犢鼻往往獨行野中誦佛經吟古詩杖擊林木手弄流水夷猶徘徊自曙達暮至日黑興盡號泣而歸故楚人相謂陸子蓋今之接輿也始其家惸露育乎竟陵大師積公之禪院自幼學屬文積公示以佛書出世之業子答曰終鮮兄弟無復後嗣染衣削髮號爲釋氏使儒者聞之得稱爲孝乎自將援孔聖之文可乎公曰善

哉子爲孝殊不知西方之道其名大矣公執釋典不屈子執儒典不屈公用矯憐無變歷試賤務掃寺地潔僧廁踐泥圬牆負瓦施屋牧牛一百二十蹄竟陵西湖無紙學書以竹畫牛背爲字他日問字於學者得張衡南都賦不識其字但於牧所仿青衿小兒危坐展卷口動而已公知之恐漸漬外典去道日曠又束於寺中令其翦榛莽以門人之然或慕記文字懵焉若有所遺灰心木立過日不作主者以爲慵惰鞭之因歎歲月往矣恐不知其書嗚咽不自勝主者以爲蓄怒又鞭其背折其楚乃釋因倦所役捨主者而去卷衣詣伶當者謔談三氏以身爲伶正弄木人假吏藏珠之戲公追之曰念爾道喪惜哉吾本師有言我弟子十二時中許一時外學令降伏外道也以我門人衆多今從爾所欲可緝學工書天寶中郢人酺於滄浪道邑吏召子爲伶正之師時河南尹李公齊物出守見異捉手拊背親授詩集於是漢沔之俗亦異焉後負書於火門山鄒夫子墅屬禮部郎中崔公國輔出守竟陵因與之遊處凡三年贈白驢烏犎一頭文槐書函一枚云白驢犎襄陽太守李憕見遺文槐函故盧黃門侍郎所與此物皆己之所惜也宜野人乘蓄故特以相贈洎至德初秦人過江子亦過江與吳興釋皎然爲緇素忘年之交少好屬文多所諷諭見人爲善若己有之見人不善若己羞之苦言逆耳無

所廻避由是俗入多之自蘇山亂中原爲四悲詩劉展類江淮作天之末明賦皆見感激當時行哭涕泗者君臣契三卷源解三十卷江表四姓譜十卷南北人物志十卷吳興歷官記三卷湖州刺史記一卷茶經三卷占夢上中下三卷並貯於褐布囊上元辛丑歲予陽秋二十有九日

湖州法華寺大光太師碑

李紳

賢劫千佛生於後世法輪遞轉應現隨相或國王大臣宰官居士降生有地不以色相故如來言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爲行邪道故不以金色瑞相蓮花化生降胎示報以彰靈聖上人姓唐氏生於邑之安吉母楊氏奇孕而夢協靈祥在㛹而不茹葷血既生能言不爲戲弄未亂之歲思求佛乘發念法華三月通貫傳梵音於性稟精護念於神契經聲一發而頑鄙革心晝集夜持而七部圓滿音聲從容指顧間雅雖捷口利辨者皆隨慕念及登戒之歲僧儀首冠西遊長安祥風達於函關瑞相通於帝夢上人以持經爲國諸闕請見肅宗皇帝召對禁中上拱而歎曰昔夢吳僧口念大乘五光隨發音容宛若協我嘉徵因錫名曰大光以瑞唐姓肅宗元年降誕之辰會齋於定因寺因賜上人璽詔許以天下名寺持意經者住持令內臣趙思送於千福寺持經道場經曰四七而吳音清亮常達聖聽上異其事令高力士

以宣諭焉後居藍田精舍先期而寺僧夢天童來降稱曰大光經聲達於峰頂師既宴坐自見神手從天而降拊光之心師乃憶先達抱玉大師常志斯言今高法音當有神輔夕夢神僧乳見於心命光內飲自是功力顯暢神形不勞尋山探幽偶墜窮谷龍泉莫測淪溺其間心靈了然無所惑亂因以本經多寶塔爲誠願持十萬徧恍然出泉若有神捧詔後住資聖寺大師以慈親在吳未答慈力表乞歸養恩未許還猶縈煩惱之念遂生無妄之疾策蹇强力將投於泉驢伏不前羣烏拂頂心既時覺疾乃隨瘳昔如來雙鵲巢頂而定慧聖明大師羣烏摩首而煩疑解脫迺以寶軸加飾首戴法華於千福寺行道日夜俟命有詔許還既止烏程崇修寶塔日持法華偈以成往願焉永泰元年浙西廉察使韋元甫表大師爲六郡別駕道場將念之首大厤癸丑歲文忠公顏眞卿領郡予先人主邑烏程予生未朞歲乳病暴作而不嚥不饜者七辰師至命乳母洗滌焚香乃卽念法華至功德品遂起席而坐拱而開目師飲以杯水遂命乳哺疾乃隨愈大師視而笑曰汝何願返之速乎因以法師易予幼名貞元中予甫弱冠再遊霅上舟泊之次大師已竚於谿側而笑戲拊如兒童焉予爲州將飲醉於館太師引宿於道場夜分將醒白光滿室朗然如晝覩太師宴坐妙音方闡若開毫相經音既息光亦隨

歛於是兮西邁辭大師於法筵撫予頂曰爾得徑山之言我則無以爲諭行矣自愛去留有時空王教平等者護念大師於永貞元年十二月黑月既夕示滅於法華寺之經院獸號鳥墜山木驚振異香飄馥二日不息是月告刺史顏防曰去矣人世無常夢泡大師熙和暢達無入不得隨機見教經行無閡維摩詰之儔也知機洞如藏往察來默而不顯晉寶公之倫也經通梵界瑞降天童靈相神光昭融顯見曇上人之徒也大哉明德慈悲護世通異相於王宮示法輪之寶重昏外識於黎庶懼色相之迷妄是以居若長橋動如浮雲隨鷗自親入獸不亂一衲四十歲無浣濯而居常香馥一飯七十載

資禪悅而睿體溫然于遭大師留駐於世而不覩大師寂滅之日年逾耳順昏寄塵勞無法舸以濟河悲火宅之迷室忝門徒者追晝梵宮時予烏臺舊僚天官郎敬君守郡吳興寄言刊石銘曰多寶如來聞經涌塔伴厄闡教以弘正法受持三世以成賢劫或降伽利或生人天金相不顯眞如默傳明燭繼發水明分圓示抱金德資於上賢體實戒珠心惟法鏡懷寶不迷含光不竟希夷要妙法凝清淨發諭開蒙藏機匿聖瑜撝皇夢功□天童聲宣梵界響達宸聰降臨神手捧溺龍宮跡隱三昧心符六通金粟分身普賢馳象譬喻言詞光明顯相仁滋一雨功歸無量法性天高慈門海曠我昔嬰兒迷蒙疾痼靡日沈魄返年師駐梵音耳聽神光目覩白馬先驅迷津莫迴鼓音已息慈雲不浮寶樹摧華祥泉涸流稠林喪斧苦海沈舟色相歸空淇身無際莫測來往誰分顯晦三表闡仁深乎宴締

湖州錄事參軍新廳記　楊夔

度材者定曲直於繩較物者決輕重於衡蓋繩無欺影衡無私形故人所取鏡也今使五邑之吏枉正無所逃千里之情毫釐無所差束其內外必蹈於規矩哉諸桀黠知僞於刑憲斯郡主簿若繩衡之無私爲得其任矣高陽許鏞以前秋曹掾端於讞獄詔寵之遷陟斯任自兵興十五載事嗅宿貫守國之法制臬朝之政令今日

由關而東郡亦無幾惟吳興遵國經體舊章上下謙敬確然不渝然此數萬聚兵之所給固繫於土賦俾其役不重斂不煩吏不苛民不疲萬目自正者全在提其綱乎若制事以義制心以禮節不爲勢易忠不爲強奪靜以督其下故其下肅恪以莅其事故其事簡由是衆吏畏而庶務集僅至於訟弭而刑置矣廣明中妖巢揭竿以犯帝關遂俾翠華有西南之狩粱鄭周陳之甲皆闕手無所敵凡五改火鑾輿外駐甲辰年今太守以彭門之師控巢於萊蕪提其顱薦於成都明年春玉輦還闕遂以功牧於吳興帝念殊庸位不配德詔加防禦以高其位始開幕延賓增吏拓制度於是取督郵之舊署爲

防禦使院然後台工廩戶爲三掾之廳移居視印檐楹迫則耳目沈居處蕪則思慮昏今茲視於前則淺而露視於後則湫而隘得無沈與昏乎而又叢雜寺舍蔭翳階序列爵者亂其次援筆者喪其局交臂駢足褻禮虧敬乃命梓人擇材儆前檻豁南榮砥中堂嚴層扃設外屏以肅其入構環廊以莊其位撤舊增新塈隘咸革列目之物罔不完美覩其顯暢則夏奪其暑居其奧密則冬卻其寒地斯清境斯勝足以豁聽視爽精神尊中和之性增沖澹之趣矣君子是以知蘊智者於是敏負才者應用周如水於器方員無所滯如綵於色玄黃無不入如是則化圮爲完易卑爲高益出於餘力乎凡君行己之道及物之利其察也鑑爲臧否無匿其信也潮爲朝夕不忒俗茹其正吏飲其直叔向所謂明察之官忠信之長者於此而見矣斤塗畢役君以夔業於文且謂表年紀事春秋之義志也茲廳之立既始於戎而載祀莫記無乃取譏於將來其爲我書之遂題於東墉以徵其始

烏程縣修建廨宇記

楊夔

叔孫昭子聘於晉晉受邪人之愬執昭子寘於箕使吏藩之昭子不以拘爲意止之舍有壞必葺去之如始至故春秋賢之今有受九重之命牧其民偶瘵者繫之以緩謂做者籍之以侈既以公館毀摧圮漏視而不治者無乃取譏於君子乎丹陽余公蟾再尹於烏程降車之春察訟決獄之暇周視縣署其門傾其廳攲其牆圮其廡偃頹檐側楹倒移相倚風雨罔庇公歎曰建之者何人壞之者何心既叨守邑其敢不力自慰以圖自修乎然屬天未悔亂兵火猶熾專城而居者其可無備乎故儲軍數萬以戒不虞而軍須軍饋食賦於縣務繁力匱久莫克舉公而宵分而寢五鼓而興行持坐惟不遑所安近越於時方克僝功於是節冗費之用資贖辟之金儆力於農休徵工以厚償聽斷之餘策丈以巡慰其勞者勛其墮者設君及浹日有省視於是工操斧斤如蟻集膽傭運其材如水赴泜財以儉而蘊故其用給人以悅而使故其功倍不期年而眾宇鼎新若換大門中門修大廳小廳東西門新押司錄事院建人吏祇候房砌縣之外城凡百餘雉廨宅之周垣近一百堵修眾僚之宅五造廳庫之橋六疏西亭之汙池制公廳之什器有遺罔不增搆其尤赫赫者如每歲徵賦主胥類於廳之西廡以其輸賦駢湊滿溢是虞乃增廡之一楹構欄廿限其內外俾永絕罔耗此以見公謀之經久也縣之西北隅舊有帳院蓋鄉吏團集里書之所歲月緜遠崩陊無幾每遇霖潦則東席就燥以避其沾墊亦有時矣加以往來奔走泥渾之患舉邑是病無從可革公於是歷換其損以壽完葺正傾支摧增新易壞類夫重搆復建

修廊以達於都門兩有依暑有陰從役者不知其勞矣此以見公情之恤下也公帑摧敗上漏下溼周垣雖設扃不爲固易所謂謾藏而誨盜也公乃擇堅以革枯選宏而化陋厚厥垣嚴厥關此以見公志之防閑也縣之闕扉頹危莫甚彼犯大辟得繫者豺狼野心脫走是務閉閭不謹垣牆不慎是遺肉於虎吻也且糞壤狼藉戾其矜恤之意公乃剗積弊滌宿汙席以潔其榻食以茹其餒此公之處心慮物也先是縣之秋曹掾蘇公頲釋褐之官也始至兼戎曹遇上巳節郡有角觝之戲郡守出觀則司戎者職其事因乘小艇往來檢馭郡治之南谿波浩洋面舟覆爲衆駭愕謂不可援俄聞空中有言曰無損蘇公忽有翰流以出其舟許公存爲俗稱其地爲蘇公潭大歷中縣令李晤故相國紳之先也相國誕於縣署幼弄之歲墜於縣之東池逾數刻忽若有物翼者出於池面相國略不爲苦二者皆縣之故事而圖經不載公乃徵請邑人太學博士王光庭編輯遺事始著於籍於是盡列其狀請言於弘農楊夔夔學於春秋固當以紀功書績爲事公前任日崇修先聖之祠爲文績功刻石於縣令復紀此弘烈蓋以慰縣人之思也況公以民吏之勤請不可拒絕由是采石勒之乾寧丙辰春七日記

烏程縣修東亭記　楊夔

故相國趙郡李公紳寶歷中廉問會稽日以吳興僧大光有神異之迹爲碑文託郡守敬公建立於卞山法華寺會昌中詔毀佛寺此寺隨廢時縣令李式見碑迹相國先人曾宰烏程遂移立於縣之東亭迄今五十載其碑毀折汝南周生以明經四命重宰烏程覩其廢逸遂求於故老獲舊文比類於折碑所失者數字因重刻於石所缺文字不敢臆續蓋所以避不敏遵宣聖不知而作之戒也兼書舊傳云東亭之池始相國誕於縣署學弄之歲乳母倩於保侍俾相國墜於池人莫之覺食頃如有物翼出於池面家人方得拯焉衆方懾駭相國笑語無替於平日人咸異焉初有石數尺勒其事歲月縣遠石失其處故汝南生廣其亭濬其池再刻其碑重序厥由蓋欲存縣之故事也生中和初宰此邑及期而代居閒閉關澹薄自得郡帥隴西公潛使人伺其所爲知其安於貧樂於道闊百代以自娛未嘗以缺乏爲撓由是官有乏必俾承之而生所至以靜理聞癸丑夏復詔生宰烏程民吏忻忻再偶寬政闈韡聽訟事簡庭閒君子哉汝南學古入仕有其經矣生家於陽羨數世以明經獲祿羣從昆弟並一舉而捷凡浙右之士固以嚮風國庠聞其名咸推先焉夫善爲政者雖於人安而俗阜必當於事有立於意不忘以羽翼厥道也今徭賦既調風俗既安逋逸有歸學子有依然後搜遺文刊墜碑此

以見興廢之心也建新亭疏汙池此以見繼絕之志也於乎當大兵之後民厭於煩役克俾其民康其務無媿於令長矣生既立大光上人之碑遂命某紀其年月別立於石且以旌斯亭之興有自也

寧海軍節度掌書記沈君墓誌銘　范仲淹

吳興郡太守滕侯下車求故同年沈兄之家得諸孤問其墳墓曰貧未之葬滕侯傷之乃謀於儕屬卜善地揀良日具禮悉備以寶元三年二月葬於德清縣之永和鄉大壯嶺君諱嚴字叔寬世爲本郡人其先食邑於沈後子孫失國而爲沈氏漢晉而下代著其人曾祖諱廷規祖諱廷誨父諱延岫皆隱而不仕叔寬幼負器識服

親之教明經屬文有聲於江表大中祥符七年秋郡國敦遣首送於禮部明年春禮部校天下之才奏叔寬第四人天子命試於廷中甲科除南康軍判官三載有善績改宣城節度掌書記國家興山澤之利主計者薦君洪州武寧之君局外臺上請兼領本邑事朝廷從之既而吏畏其廉民愛其慈君子謂之善政餘杭郡榷利歲金二十萬貫爲諸郡之劇主計又奏君尸之三年而還會故參政蔡公居守南都以同年之游惜其沈俊辟爲留守推官其年秋七月以疾終於官所享五十叔寬孝弟於家事其親未嘗違顏色視親兄之孤必先於己子與人交篤於義信善人君子無不樂見之及聞其亡皆

相弔云天與其才又賦其行而不及其顯以壽也悲夫三子曰祁曰郃曰郁並從儒學必有立者二女長適前進士陳經次未笄長女之嫁蔡公不遠千里命齎金以送之及君之葬又滕侯極營以意有以見叔寬感人之深如此某同年之列最知其心故爲之銘銘曰叔寬叔寬生兮可愛沒兮可傷友朋之望子孫其昌

張常勝墓誌銘　王安石

君湖州烏程縣人姓張氏名文剛字常勝好學能文孝友順祥再舉進士不第年二十七熙寧五年九月九日卒以六年三月五日葬於鳳凰山曾祖任祖維贈刑部侍郎父先尙書都官郎中致仕女三人君妻子從父姝

也故君從子學銘曰才足以貴而莫之知善足以壽而止於斯嗚呼逝矣爲銘以哀之

湖學田記　顧臨

夫惠有術也養有道也一粱之渡人惠之微者也而君子取之得其術也一井之濟物養之薄者也而聖人取之得其道也子產乘輿其爲力固勤矣而君子不取非其術也冉子與粟其心固爲周矣而聖人不取非其道也所謂術者不在乎豐在乎不費云爾所謂道者不在乎大在乎不窮云爾夫豐而多費知愛於彼而不知愛於此矣大而易窮知愛於今而不知愛於後也惟其不費則雖微可尙惟其不窮則雖薄可貴吳興學者於天

下當其盛時學者不可勝録然常患惠而養之者不至也彼千里而來有及門而不能留者有留而不能久者將返則有戚然不足之歎自學初得賜田五頃而瀕湖多潦歲入無幾由今樞密胡公爲郡始爲辦學資漸以及諸生之寒者繼胡公者或增焉然亦莫之充也嘉祐中臨嘗承乏教授計其資十常不能及二三既數年適會太守鮑侯軫恤其不及慨然思有以廣其資方謀諸士僚適聞秀州杉揚涇有民訟田頻年不決官將兩奪之鮑侯喜曰吾謀得矣迺用書懇請於轉運使願得貸錢購所爭田以贍學者會轉運使賢樂聞其請遂用貸錢六十萬得田千頃其田當沃壤舊無潦之患以三年之入償貸錢然後率爲學糧歲可以食百員夫棟宇之圖易隳也泉布之貨易耗也惟田之息可以沾及無涯語其始可謂惠而不費要其終可以養而不窮世有掠民脂血罔爲塔廟之奉在名教之地則藐而不顧噫不明乎善徒多費而易窮較今日之爲重可取也鮑侯去之二年適今徐侯來喜其得惠養之道術而有資於名教然慮歲月之久有攘沒其美者乃使不敏著紀云

東禪寺記

魯伯能

故鄣爲古名邑崇巒遠峰盤礴秀氣深澤碧灣曲折浚流其流出於天目以入苕霅識者謂其山澤之勢雄深秀拔必有洩其靈者而東禪寺獨控東山之上屏山九

碧鏡水千尋白雲靡空虛舟泛影過釆芝亭攬飛龍之湖石泉湫其丹壑竹柏蔭其青崖雪擁寒梅月藏香桂天其或者假此於金天氏抑遺之以及其人乎昔李白之愛花巖靈運之賞石門境與人會疑若天成而玆山適未有愛且賞者況復記之耶吾嘗遨遊其間以爲其洞窅以邃可以作幽棲其亭翼以雄可以供遠眺至於蔭萬竹之金容酌兩池之玉液皆足以滌塵襟而暢吟懷者也不知有能會吾獨得之趣者乎歎息無聊姑記之

安吉重修放生池記

胡浚明

甲子冬外臺計議欲置天下放生池上可其奏下州縣具舊存新創之又命儀曹訂以聞仁民愛物可謂至矣惟安吉雖存而荒穢弗翦殆非所以對揚休命予雖暫領邑事不敢不勉乃誅茆薙草增廣浚深召工重修放生池揭爲扁牓所以宣布聖天子之德意垂髫巷歌黃髮擊壤皆願記其事於石臣嘗觀唐肅宗詔天下置放生池凡八十一所顏真卿作爲碑記以廣慈愛大抵溺於浮屠氏區區以邀福爲言臣竊不取雖然君天下者苟有仁心仁聞雖使林不槎枿畋不麛胎舊而棲者林而哺者沙而翹者萃而唳者飛者鳴者嬉者念者喙哺者尾孳者各遂其性無夭閼之患雖不期於福而福自至殆所謂享國久長之道也

湖州路總管郝侯祠記

牟應龍

隋唐以來學者尙詞章遺經術宋慶歷間安定先生胡公始以體用之學教授蘇湖一新舊習朝廷下湖學取其法爲太學法召爲國子監直講四方英俊爭來受業程子亦在其中伊洛之源葢自此始先生卒葬於湖州何山晉何楷讀書堂之右蔡忠惠公襄爲之銘歐陽文忠公爲之表可攷也郡以先賢體魄所藏視護惟謹立祠堂樹松檟每歲春秋守貳以下至於生徒皆出郊上冢以爲勝事蔡侯節又捐已俸即城西官地建書院以祠先生請區畫以表章之至元間墓地忽爲鄰僧所奪毀其瓦伐其樹碎其碑以絶省埽之路廣化寺僧襲是

迹而動白晝率其徒數十人突入書院逐諸生而據其屋像設寓於游氏小亭者數年壬子求直於有司行省數命復還而彼悍然不顧許侯師可遂買地遷之城北隅墓地固未暇問馬侯煦銳意復之弗果僅立祠瘞衣冠於曾玄墓上歲時望拜而已郝侯始至謁先生祠詢知顛末慨然曰守土之職風化是先先賢之墓未復事有大此乎即欲復之而未得其間會經界法行有土者皆得自實侯曰此機不可失也亟與達魯花赤迭理密矢正議謀遣歸安宰李拱辰山長嚴與敬往視寺僧集衆拒之不得前侯躬率屬官往諭以理僧知墓非寺地始歸之遂命發其塋域繚以垣墉涓日之吉偕同僚暨諸生行釋菜禮廉訪僉事撒德彌實巡部至郡美其事大書安定文昭胡公之墓八字使刻石置之冢上墓之失三十餘年前是爲守者屢欲復之而不能侯談笑集其事自非見之明行之勇不訹於邪說不惑於浮議其孰能之不寧惟是凡郡政皆然惟公而當理故足以服人耳侯累任風憲常有澂清天下之志于一郡乎何有蔡侯始建書院時諸生即畫像而祠之許馬二侯因列其次侯復先生之墓其功尤大於禮宜得祠侯固不欲而衆志不可遏乃相與肖其容於絹素而屬記於予焉侯名鑒字子明盧龍人世擢科第名族也

郝公復墓之後至我

朝初定天下遣吏度民名田僧乘計帳未定復詭墓爲寺地知烏程縣四明孫公成又發其隱復加封樹前建亭堂三間以祀旁爲屋三間以棲守者上其事於

朝遂著爲祀令張羽有記

宋安吉州太守趙公雙節之碑

讀史至於宋自不覺色愠掩卷爲之嗚咽夷狄之禍無代無之惟宋爲甚始抗衡於遼徒多歲幣中屈辱於金徒主和議厎極於胡元壞亂不可復救矣天地爲之反覆彝倫爲之攸斁冠履爲之倒置開闢以來未有也方伯顏渡江攻常州忿其不下屠之止留三人不仁哉虎狼之性也古者侵暴不斬胎不殺厲不捡二毛元其何

如哉先是趙公肩潭以宗室由餘千來守是邦覗國計日非歎曰不知瞻烏爰止於誰之屋耳凡固民心勵士氣蔑不以身先之未幾游騎馳突賊臣程鵬飛范文虎二鶚瞿然鷹瞬爪攫備至遣使馳書招降公奮不顧身唾罵裂書捽使者出而斬之已而兵大至日夜不解甲宿埤上調度嚴切號令精明部將吳定國開門納胡兵公知事不可爲徒步至州具公服佩印綬南向焚香泣拜臣食宋祿當死宋土其妻[illegible]氏曰君能爲忠臣願妾不能爲節婦乎遂書几案夫婦同死節義成雙乃同縊廳事後集芳軒於乎傷哉於乎傷哉州男女無少長罷市巷哭不絕口豈非天理人心不容泯滅也夫宋亡死節之臣無算多讀書知理道者而夫人以坤柔貞靜之質當倉卒非常之變毅然就死略無難色宋三百年養士之功化及閨門卒食其報夫豈徒哉其死也非徒死也盖元入則宋亡宋亡則華其夷矣此春秋萬世之防也英魂秀魄沈淪百世之下

皇天震怒肆命我

太祖高皇帝恭卿絕式遏劉殄兹胡虜之擅風一復中原之統紀詔錄其忠節具載祀典春秋二序守臣行之豈惟有功於聲教有功於帝王天下後世也歟嗟宋德不綱中原板蕩胡元入主天實厭喪噫噫北兵如虎南冠如糜武功不競文化亦衰此固人謀之不臧夫亦天與之弗申惟公忠純王室懿親天柱折華統奚爲絕有臣如巡地維缺王迹奚爲豸有女如莘一朝同死萬世大倫毆犬羊而出境籍府庫而過秦烝哉非天生明天子曷由以臻

牟先生墓志銘　虞集

隆山先生姓牟氏諱應龍字伯成故宋朝奉郎知彭州贈通奉大夫桂之曾孫資政殿學士正奉大夫累贈光祿大夫謚清忠子才之孫朝奉大夫大理寺少卿巘之子也淳祐丁未清惠公以國學博士言事忤時宰鄭清之去國抵吳興本第而先生生清惠公喜字先生曰翁歸稍長英敏過人日記數千言作爲文章志趣高邁清惠公以直道事理宗爲時名臣登其門者一時人望先生皆得而友之丞相江公萬里參政楊公棟高公斯得端明湯公漢尚書劉公克莊至折行輩下之而高公薦之尤力此先生之始年也先生當以世賞奏京官輒讓其族父諸弟咸淳辛未擢進士第時賈似道持國柄欺上妄下以伊周自擬眾口和附因欲致先生乃好謂馬丞相廷鸞曰君故與清惠遊今其孫踐世科誠難能幸見之當處以高第先生拒之不往見及對具言上下內外之情不通國勢危迫之狀考官異而不敢置上第調光州定城尉人或惜之先生曰昔吾祖對策以直言忤史彌遠得洪雅尉今固當爾無愧也沿海置司辟爲屬

未幾以心疾乞告歸養而宋亡矣故相留公夢炎事世祖皇帝爲吏部尙書以書招先生曰苟至翰林可得也先生不答留尙書媿之既而家益貧稍起教授溧陽州遂以上元縣主簿致仕此先生之歷官也先生之母鄧夫人故太史李公心傳外孫也先生猶及見太史每接語終日先生之史學端緒自此始大理公前國亡時已退不任事至是益不出父子之閒討論經學以忠孝道義相切劘若師友然達官顯人過吳興必求大理公拜牀下得一言而退終身以爲榮先生以元子侍左右見者咸服或以爲師焉其於經皆有成說門人不能盡傳行於世者五經音攷若干卷而已先朝文獻淵源之懿日以曠遠時人無能言者或妄言以自詭輒牽合無據先生道其官簿族系月日鄉里如指諸掌益非直强記如此亦故家之聞見習熟然也其爲文沛然若江河之決不極所至不止時以爲似眉山蘇氏此先生之學也居常或屢空不以介意門生故舊或有餽問苟非其義亦未嘗受與人交樂易眞實不以矜厲爲容談笑傾倒援引根據不見涯涘居吳興二世矣而風度猶故鄉自號爲隆山示不忘其故云此先生之行也娶楊氏奉直大夫知邵武軍恪之女先十二年卒再娶程氏朝奉大夫將作監繩翁之女楊程皆眉山詩書故家也男子五人必遠必大必達必勝必昌女四人長適蘄州路儒學

教授眉山陳琛次適建寧路總管府知事河南雲謙次有疾不嫁次適安吉殷天錫孫女四人先生卒於泰定甲子三月享年七十有八以是年五月乙酉葬於湖州烏程縣三碑鄉兌山之原此先生之終也先是一年集始免先太史之喪省墓吳門先生手爲書命其弟以門人進士陳潤祖所述平生來告曰子之言可信於世盍及我耆小傳集承命不敢當將詣吳興拜先生會有國史之召不果泰定二年冬程夫人之弟某縣尹晉輔以先生之子勝書來請銘集惟家世仁壽與先生同鄉里門戶略相望先生少先太史一歲耳幸不鄙棄託之以言是有以處集矣其何敢辭乃爲銘曰學孰爲博寶藏有作運化參錯掇拾偏駁欺世之作文孰爲雄江漢之東浩浩不窮補緝彌縫嘻嘻麤工有餘而藏不足而張我懷先生豈私其鄉斯文有傳亙世不誣銘以信之不其遠乎

吳興掌故集卷之七

吳興掌故集卷之八

九霞山長徐獻忠輯
延州布衣吳夢暘閱
後學劉承幹校

名園類

吳興山水清遠雖介於江海之間而去之甚遠雖有兵爭而及者甚少自漢以來避亂者居焉南渡來分列秀邸諸君子仕臨安者有幽寂之思競趨此爲遺後之計故名園眾多且臨湖諸山多奇怪石一時誇尚幾與洛中相並弁陽老人所作癸辛雜誌多列爲勝事予自嘉靖丁亥遊觀其間已餘二十年然未嘗見一花一石之處豈當時宦士習染偷安之意而今之民窮地僻其勢有不能者乎亦其朴俗務本其力雖餘而不爲靡麗固其本素者然也然洛陽名園之感不覺悵然而發故著之以見一時之盛云

南沈尚書園沈公名介字德和仕宋爲兵部尚書荆湖置制使園在南城之內近百餘畝內有聚芝藏書二堂大池幾十畝中有小山池南立三大石各長數丈秀潤奇峭有名於時其後爲賈師憲所得賈敗獨此石臥沙中人謂石之妖者善敗人也至今其地有沈尚書橋雖其地分裂尚有遺墟可識

北沈尚書園沈公名作賓字賓王仕至龍圖待制寶謨閣學士園依北城奉勝門外號北郵葉水心作記鑿五池三面皆水有靈壽書院怡老堂谿山亭對湖臺水心評天下山水之美而吳興特爲第一

章參政嘉竹園

沈氏晦巖園

南漪小隱

沈清臣晦巖園後爲章參政所得有地數十畝內有佳林堂懷蘇書院相傳坡守湖時常遊此其地本郡官之南園爲楊漢公所刱三園之一寶元中知州事滕宗諒所重建後歸李寶謨後又歸之牟存齋端明端明本蜀人故建岷峨一畝宮及碩果軒芳菲亭字舫齋前杭大谿總曰南漪小隱

倪氏園倪正父尚書所居今之月湖即其處其園四旁皆水易以成趣

倪氏玉湖園倪公別墅在峴首之旁取浮玉碧浪合而爲名中有藏書樓極幽經鉏堂志中有所謂兼山者此地居兩山之中故因以名也

程氏園文簡程公許眉山人園在城東宅之後依東城水濠有至游堂鷗鷺堂芙蓉涇又一園去城數里名湖口有堂曰右居

丁氏園丁葆光之業在奉勝門內後依城前臨水蓋取萬元亨之南園楊氏之水雲鄉合爲一圃每歲郡將

勸農還必於此艤舟

丁氏西園葆光之故居在清源門外前臨苕水築山鑿池號曰寒巖一時名士洪慶善王元渤俞居易芮國器劉行簡曾天隱皆有詩臨苕有茆亭或稱爲茅菴丁家

葉氏石林左丞葉少蘊之故居在卞山之南正堂曰兼山榜曰石林精舍有承詔求志從好等堂靜樂菴愛日軒躋雲軒碧琳池又有巖居眞意知止等亭其鄰有朱氏怡雲菴涵空橋玉澗石林之餘勝在此有大澗從圓證寺左流出經其居盆湖中勝地出於天然者此爲第一

葉氏東園乃少蘊之族孫溥號克齋者所葺在湖城之東多竹石之勝

李氏南園李鳳山參政本蜀人後居霅因葺此爲遊觀之地中有傑閣有懷岷其扁乃穆陵御書

王氏園王之爵使君家於月湖之中規模雖小曲折可喜有南山堂苕霅二水之所會苕清霅濁略不相混

畢氏園畢再遇承宣所葺正依迎禧門三面皆谿其南則卞山在焉

韓氏園距南關無二里昔屬平原後歸周氏名曰城南讀書堂萬松關太湖三峰高可數十丈

章氏水竹塢章農卿北山別業也

劉氏園在北山德本郁富民劉思忠所葺

錢氏園在毘山去城五里因山爲之巖洞奇秀下瞰太湖手可攬也錢氏居在焉

孟氏園孟無菴第二子爲趙忠惠壻因居霅葺別業成趣

萬氏園倪正父云予嘗謂萬元亨公家便是仙境今試呼名畫畫仙境不過亭館山林竹石花木鶴鹿而已公家具有之非仙境而何但人在仙境中自不知之猶有他羨耳萬大以爲然豈獨萬氏雖吾小園人望之亦當以爲仙境也

俞氏園俞子清侍郎臨湖門所居爲之俞氏自退翁四

世皆未及告老各享高壽晚年園池之勝蓋衣冠之盛事也

弁陽老人曰浙右假山最大者莫如衞清叔吳中之園一山聯亙至二十畝位置四十餘亭其大可知矣然予平生所見秀拔有趣者皆莫如俞子清侍郎家爲奇絶蓋子清胸中自有丘壑又善畫故能心匠之巧峰之大小凡百餘高者至二三丈皆不事餖飣而犀株玉樹參列旁午儼如羣玉之圃奇奇怪怪不可名狀大率如昌黎南山詩中特未知視牛奇章何如耳乃於衆峰之間縈迴曲澗甃以五色小石旁引清流激石高下使之有聲淙淙然下注大石潭上巨竹

壽藤蒼寒茂密不見天日旁植名藥奇草薜荔女蘿絲紅葉碧潭旁横石作杠下爲石渠潭水自此溢出潭中多畜文龜斑魚夜月下照光景零亂如窮山絕谷間也

趙端肅和王園後臨顏魯公池依城曲亂植拒霜號芙蓉城有善慶堂最勝

趙氏北園安僖王所建後歸趙德勤觀文其子春谷文曜葺而居之有東浦書院桃花流水薰風池閣東風一梅等亭正依臨湖門內

趙氏菊坡園新安郡王之業也乃分蓮花莊之半爲之前臨大谿爲修隄畫橋蓉柳夾岸照映水中植菊至

百種相望一水其宅在焉舊爲曾氏極目亭人稱曰翁面曾家後趙氏扁爲天開圖畫

蓮花莊在月湖之東四面皆水荷花盛開錦雲百頃城中所無也昔爲莫氏業後屬趙氏子昂時猶寄情其中人殆不知爲莫氏業也

趙府三園俱在南城下處勢寬閒氣象宏大後有射圃崇樓壯麗尤特

趙氏清華園新安郡王之家後依北城有林田二頃

趙氏瑤阜蘭坡都丞之別業去城既近景物偏幽後有石洞深邃其家有法書刻爲瑤阜帖

趙王蘭澤園園頗宏大因規爲葬地作大寺

趙氏繡谷園舊在秀邸後屬趙忠惠家一堂據山椒曰霅川圖

趙氏小隱園在北山法華寺後有流杯亭引澗泉爲之有古意經鉏堂志云自西門出十八里有法華寺寺側即趙氏小隱園庭宇潔雅其漱玉森翠臨巨澗蔭喬松水清見底游魚數十若行空中坐石上片時眞所謂坐茂樹濯清泉者獨恨城闕之阻亟返歸棹不能終日耳

趙氏蚤洞一洞窅然深不可測亦忠惠所有

趙氏蘇灣園菊坡所建去南關不三里而近碧浪浮玉景物殊勝山椒有雄跨亭

趙氏玉鑑園

趙氏慶源堂

趙氏梅園

張氏園

此四園在城外見經鉏堂志

林氏谿堂

楊氏水雲鄉（見丁氏園下）

鄭氏園

向氏園

此四園俱在城內見經鉏堂志

予謂工壑必以本來面目爲勝天然林麓而下有泉池

雖一無點畫亦足爲奸若徒采綴爲奇則既失其本意而勞神損力亦非達士所堪也其在吳興尤不宜爲此若具一艇逍遙容與於煙波之上四顧巖壑獻奇競秀惟吾意所適不必登崇躡峻自有天然之樂一二良朋贊嘯分衷竟日忘歸更爲佳絕不然則平泉水石雖有遺戒所及祇取智者一笑而已

嘉靖己亥長谷外史徐獻忠識

吳興掌故集卷之八

吳興掌故集卷之九

九霞山長徐獻忠輯
延州布衣吳夢暘閱
後學劉承幹校

古蹟類

夫世無百年之生而有千年之蹟士君子託興夷還委情周歷蓋有不忍泯忘者夫亦係諸其人也弔古感世之士寧無所感發耶昔王右軍與客登覽烏山輒慨然而歎曰百世之後誰知王逸少與諸君至此乎嗟乎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微言逸表誰不愴然思之述古蹟

烏程閣下生蓮花萬歲麻曰太和二年烏程閣下忽生蓮花方是唐憲宗中興諸道皆用兵而江南稍安息蓮本水產而生於閣下亦和氣所孕毓也

春申君故宅郡志載春申故宅在烏程縣南二十五里即下菰城新志亦以爲城邑皆非也按東坡集隋書地里志黃州永安郡有永安城圖經謂春申君故城蓋非是春申之居乃在吳國今無錫惠山有春申君廟庶幾是乎又張表臣曰黃之永安爲春申故城蓋始封也後楚併吳乃請吳之故宮都焉然行相事未嘗去國所以有廟者後人作之也又史記楚封歇爲春申君賜淮北十二縣後十二年復獻淮北地請封於江東因城故吳墟以爲都邑今姑胥城內西北隅四縱五橫之迹可攷則無錫已自不居況吳興非所封耶今所謂下菰城者蓋春申伐吳時築壘屯駐之處其四壁門可證又按春秋楚子重伐吳克鳩玆至於衡山今下菰城正在衡山之南其爲屯駐之處無疑矣

顓項冢按顏魯公吳興地記云烏程縣境有顓項冢圖經云晉初衡山見顓項冢有營丘圖今子攷皇覽云顓項冢在東郡濮陽頓丘城門外廣陽里中山海經曰顓項葬鮒鰅二處之陽即今温縣地不知顏公何不深究遽信圖經之說

黃浦誌以爲黃歇所開故名殊非也按顏魯公妙喜寺碑內云寺前二十步跨澗有黃浦橋其源出自杼山西南五里黃糵山其澗因名黃糵澗其北出爲浦因名曰黃浦其傳譌之久乃以松江郡治南所流大浦東北出范家河者亦名黃浦郡誌亦附爲黃歇所開其謬益甚

卞山楚王神廟梁簡文帝作碑記之盛言事佛不殺則非項王矣湖人舊稱項爲卞山王或卞山別有項王碑自漢而來事佛不殺者惟楚王英耳雖荆王劉賈亦非事佛者卞屬故鄣爲丹陽郡實內爲荆楚之封耶或曰唐正除有項王蔬食文則項王亦或嘗事佛

者然簡文之碑未嘗一言及於項而亟除之文不過因簡文之碑而附會蔬食之意也又江總卞山楚王廟詩末云英威言幾何此當爲項廟也

歐陽亭在烏程縣歐餘山之陽越王句踐之後受封此山之墟

沈亞之故宅在烏程西南二十里地名小敷山卽舊誌之福山見杜牧之弔沈下賢詩

朱氏怡雲閣見石林避暑錄話圓證寺大松三十餘株夾道蔽日猶國初時故物石橋合諸澗經朱子怡雲閣之前其深處水面闊四五丈張文規所謂金碧潭者也其下流注朱氏子嵩之圃噴薄激射交流左右

去吾廬不滿三里

碧琳池按石林避暑錄云吾居東西兩泉西泉發於山足翁然瀦而不流匯而爲沼纔盈丈許溢其餘流於外吾家百口汲者繼踵終日不耗東泉亦在山足而伏流決爲澗經碧琳池然後會大澗而出旁澗取以灌園皆此水也兩泉皆極甘不減惠山而東泉尤冽

珍珠泉在飲馬池之下平地居民以溉田可百畝

白雲泉在金蓋山北麓亦乳泉也見山墟

瑤席池在道場山上方

眞珠泉在妙喜寺

烏程侯井在縣東北孫皓時所開

放生池唐乾元二年春三月詔洋州之興道泉山南劍南黔中荆南嶺南江西浙西諸道迄於昇州之江寧秦淮太平橋臨江帶郭上下五里各置放生池凡八十一所顏眞卿作放生池碑又乞御書題額

元張翥伏日陪吳興諸府公宴魯公池云芙蓉池上會羣公滿意華筵笑語中虹影連蜷山外雨荷香淡蕩晚來風歌催銀甲箏逾急涼入金尊酒易空我亦玉堂揮翰手題詩合在水晶宮

相國池烏程令李晤誕相國李紳于縣署幼弄之歲墜於治廨之東池適數刻若有物翼出因名

蘇公潭烏程秋曹掾蘇許公頲釋褐之職兼戎務上巳

節郡有舟檝之戲司戎者乘小艇往來檢飭因覆於城南潭中俄聞空中言無損許公因獲出無恙後人因其貫而名潭爲蘇公云

貴涇浦在霅谿西南岸梁時蘇氏女遇五采龜而生女爲陳武帝后因名

太子匯在卞山東吳封孫皓之父於此而皓繼吳統因名其舊迹也地產楊梅

釣魚灣在烏程西北三里都官郎中張先釣於此因附名

花渚在梅谿鎭吳越征西將軍吳瓌居此而搆花石甚麗因名

玉帶潮安吉銅山鄉許夫人墓前旱晚兩湖高尺許

靜蛙池安吉西常樂寺側蛙鳴聒耳開山肇法師剪紙蛙投之卽止

四龍湖安吉東二里龍清觀左吳越王以望氣者言此地有王氣使人鑿之忽有四鴿飛出化爲四龍

蛟龍池天目山東南瀑布下注數里蛟龍時見於此

乳泉井長興鼓吹山下其色白煎茶甚佳

玉寶泉長興西南六十里深廣皆二尺色紺碧味甘唐處士鄭遨與道士李道殷羅隱築室泉口號三隱

金砂泉顧渚山貢茶院側唐學士毛文錫記云將造茶時太守具禮拜祭頃之發源清溢供御茶畢水卽減供貢茶畢水卽涸矣唐貢茶水二銀瓶宋初用一瓶其後茶與泉俱不供至元時水大發雖茶畢不減我　朝惟供南京奉先殿茶耳

月泉在武康慈相寺泉出石隙形如半月舊有披雲閣後易名清暑閣呂祖謙月泉疏云斷崖吐月纔出半規古甃涵星尙懷全璧久矣寶匱之廢遐哉玉斧之修護此寒清祓除氛翳名高詩社再傳和仲之符價重帝城復値文饒之運

聖井長興東九里廣惠寺左有五井晉永嘉中陳氏所穿陳高祖初生時一井泉涌出家人汲以浴之後稱爲聖井

花瀨長興水口陸龜蒙云花瀨濛濛紫氣昏水邊山曲更容邨

五亭唐郡守楊漢公立於白蘋洲一曰白蘋亭二曰集芳亭三曰山光亭四曰朝霞亭五曰碧波亭見白居易五亭記

歸鴈亭宋孫莘老治湖時作於天慶觀中道士山宗悅乞名於東坡坡以歸鴈名之方是坡判杭州運司差往湖州相度隄堰利害因題曰蜀客南遊家最遠吳山寒盡雪先稀蓋以自寓思歸之意

三癸亭在杼山寺之東南顏魯公以癸年癸朔癸日建陸羽因以三癸名之故魯公詩云欻構三癸亭實惟陸生故

谿光亭在歸安縣前開禧二年邑宰鄭昭先建

六客亭在郡圃中李公擇爲守時張子野劉孝叔楊元素蘇東坡陳令舉會於碧瀾堂子野作六客詞後東坡與曹子芳劉景文蘇伯固張秉道會於郡圃繼作六客詞亭蓋後名也

鷗波亭在子昂故宅之左今爲旗纛廟

車蓋亭殷康所建在車蓋山

毘山亭柳惲建

五花亭唐刺史韋景先所建以唐選士用五花判事爲韋氏所建白故以名亭在峴山南麓

麗澤亭愛山亭俱在郡治治平三年張大寧建

雲泉亭在瑋市普賢寺

慶亭在長興縣卿嶺下建安二十三年孫權嘗搤虎於此後沈法興將蔣元超與李子通戰慶亭即此

左顧亭在德清餘不谿上孔愉放龜之處

明月亭在武康明月洲上

碧瀾堂玫堂乃霅谿館中堂名也杜牧之佐宣城時來遊吳興爲書堂扁作霅谿館詩劉長卿南謫時亦寓其中有作吳興自郡齋外凡治中別駕之廳俱名爲館惟霅館以待過從之客歷千百年來館名雖泯而碧瀾之名獨存葢重牧之也張廉有重修碧瀾記竟不知其爲霅谿館在宋時陳堯佐題碧瀾堂云苕谿清淺霅谿斜碧玉寒光照萬家誰向月明中夜聽洞庭漁笛隔蘆花

西亭在吳興郡西二里烏程治南六十步跨苕谿柳惲天監十六年正月所建嘗與郡主簿吳均同賦西亭五韻後邑宰李清重修顏魯公有記宋天聖中縣令方仲弓改爲浮玉亭

夢馬堂紹興三年朱勝非卜地於吳興華嚴山嘉會寺前葬其母楊氏夜夢十騎入山留一馬繫於林中因請於朝改寺曰崇因薦福寺冢前起堂名以夢馬

二吳讀書堂在花漕壞之後裔可幾知幾兄弟讀書其中

叢桂堂在安吉東一里紹興間朱三思三省兄弟叔姪一門赴南宮者二十有七人鄉里榮之以名其堂

東萊讀書堂德清慈相寺後有謝夢生記

韻海樓大厤七年顏魯公修韻海鏡源於杼山因建此

消暑樓在郡南子城上今西城惟南樓猶做葢其遺也牧之佐宣城時來訪郡公崔元亮因題詩末云時陪庾公賞指崔也

浮暉閣賈收耘老所居在定安門內沈會宗詞云景物因人成勝槩無塵可礙等閒簾幙小闌干衣未解心先快明月清風如有待誰信門前車馬隘別是人間閒世界坐中無物不清涼山一帶水一帶流水白雲常自在苕谿漁隱云耘老水閣景物清曠會宗爲賦此詞阯與水閣相近同在苕谿南岸子有句云三間水閣賈耘老一曲新詞沈會宗無限當時好風月如今總屬積谿翁

鎮湖樓在郡城南

魚脯樓在儀鳳橋南堍之東昔歲貢魚脯於此修製至今爲魚樓界

金婆樓在魚脯之東金婆好道築樓以居遇異人得太乙養元之道後因尸解後有過洞庭湖者見之以隻

履寄回啟棺驗之相合

管公樓在金婆左子昂夫人管氏奉先樓也子昂有記

吳城吳夫概築城於長城東二里名吳城梁吳均有吳城賦

辛將軍故城皎然詩同李洗馬入餘不谿經辛將軍故城一首按辛敬順郡之將也刺史獨孤問俗於上元三年因寇亂遣辛築城金鵝山以防南寇

三城三圻在長興東臨太湖吳王屯戍之地步列三城水列三圻

晏子城在安吉西北二十里晏子鄉吳地志云晏子娶吳王女築城於此至今耕者得黃金狀如菱角中有齊字名晏子金事之有無殊未可辨但以晏子名鄉或有自也

四安城隋大業九年置鷹揚府於此而築城云名四安者吳興宜興故鄣廣德皆保障於是也

長城宮長興西二里陳文帝所居天嘉二年置於天寧寺後

隱安在菁山宋知州事葛勝仲別業也外有谿澗瀠灕與釋贊能於此賦詩爲樂

釣臺長興西北三十里上有石壁如屏高五十餘丈陳高祖少時釣處烏程妙喜寺亦有何皆釣臺

清容軒在慈感寺鄞袁桷字伯長號清容居士與趙子

昂交讀書於此因名

愛山臺在郡廨內西北隅宋郡丞汪泰亨所建取坡詩尙愛此山看不足之句元張世昌有記

南園在定安門內宋寶厤元年太守滕宗諒因楊漢公五亭唐末廢爲倉乃於此仍築五亭鑿二沼以存其迹葢亦漢公所置三園之一也

隱隝在安吉東銅山鄉相傳陶隱居曾居此

陸龜蒙別業在長興東地名陸匯龜蒙嘗仕爲吳興郡丞其家故在吳之甫里而置茶山於顧渚其自遣詩可攷

孔姥墩在烏程西北三十八里見列女傳

千金墟在歸安東南四十里統記云吳王濞鑄錢於銅峴山而置庫於此

三碑鄉城南七都至九都是也漢有三費碑在此因名

工路在烏程南七里昔工傑年十三鄰人胡氏築牆侵其界傑乃夜移籬退三尺胡氏慙亦退三尺遂通行路因以名之

白蘋洲考其名始於梁太守柳惲之詩至顏魯公爲郡始輯爲八角亭後楊漢公遂拓爲五亭至光啟中李師悅乃廢而爲倉宋朝以爲秀王大府至元泰定復爲倉李直方白蘋洲記乃謂吳江之南震澤之陰爲湖州已謬至云洲在郡城東南則又似列於城外洪

武中士人有作記者乃云在江子匯之西尤謬矣

落石在安吉李衛公廟宋政和二年三月四日隕二石於廟成化十七年八月甲辰復隕一石於殿後因名爲落石山

七賢石在何山寺中寺僧移湖石於此狀如石丈故以名之皎然有詩（七石配七賢隱僧山上移石性殊磊落君子又高奇跋禪服宜壞坐客冠可欹夜倚月樹影晝傾風竹枝集賢思追孫表頭用磚縮佚火玉亦害塊然長在茲）

采菱渡石沈監運得異石於葉石林之廢圃刻曰采菱渡其陽字二行王摩詰石虛用中書皆有印文復刻摩詰詩於下方云采菱渡頭風起策杖林中日斜杏樹壇邊漁父桃花源裏人家此輞川舊物立於采菱渡者有郡人陳潤祖記

李相石鐏見峴山

二仙石壁在長興洛隝五代時高士韓必吳松煉丹於此錢王遣羅隱招之遂隱去

白石洞天一在武康計籌山一在長興八座山側唐韓湘隱處洞與陽羨諸山通

石羅漢在安吉西南六十里香山寺

石匱在卞山東麓其高數丈相傳人不可開開必雷雨大作

石板在天目絕頂以板計者萬疊今武康石有類此者

石屋在天目山中可容數百人

石倉在孝豐西四十里景谿其石突起如倉旁有小祠

東西石樓在孝豐西南淨竹院後

石麒麟在長興西北二百步大雄寺南陳始興昭烈王明陵前高九尺

石磨見梅谿山

石鼓見夏駕山

石胡梯武康西南三十五里沈羲登仙之處

磨箭石在昇山西南半山閒

石人在德清縣南戴苕谿濱或以爲昔人隧道邑人呼戴苕爲石人頭竹齋沈贏詩云檢點行藏歲月同石人頭畔且從容向來奉口谿邊月此夜乾元寺裏鐘

陳朝檜在長興大雄寺殿前相傳陳武帝手植今江南各寺院有老檜者即託名爲陳朝檜檜何必陳朝始有之上海靜安寺檜亦其一也浮俗附會之陋大略相似

慶樹沈氏金鵝山之塋麟士立祖德碑久而欲墮忽有樸樹生於龜腹盤根抱趾聳幹夾碑疑如工造因名爲慶樹見魯公碑陰記

雌雄木在東林山一開花不結子一結子不開花

銀坊孝豐之移風鄉古采銀處

仙人頂在烏程棲賢山之西葛洪煉丹處上有禪院山

下有石洞

火鑪頂在東林山上亦云葛洪煉丹之處下有九井井東有仙谿谿口有龜潭鳳潭西望葛仙山甚近豈洪之迹不妄耶要之東林偪近人郵非道家隱迹處或因葛仙山傅會至此

項王走馬埒在卞山

雉林在孝豐彭祖墓云其不種自叢生也彭祖墓豈應在此或錢姓子自相傳會耳

回仙祠宋沈東老名思字持正隱居東林山郡守祕閣陳誠伯以東老名其所居之菴亦因回仙之詩也平生有至行尊賢禮士聞於四方以藥十八味釀爲十八仙酒以飲客一日有青巾道士自稱回山人欲求一醉相與論古今治亂佛老之說自日中至暮飲酒數斗語東老曰聞公能黃白之術未嘗妄用且多陰功此吾所以來也既而擘榴皮寫一詩過舍西石橋乘風而去有郡人劉一止回仙祠記

李衞公廟在安吉唐武德中輔公祏據丹陽詔李靖及趙郡王孝恭東討一戰而擒之邑人感公之德乃於西山立祠奉祀惟謹歲或乾溢禱之輒應賜額封侯始於政和自侯而公始於隆興至乾道五年邑士民請封王爵以生前已有衞公之封非封王不足以隆報乃封爲輔世忠烈王見沈樞廟記

長興李侯廟宋潘丙潘壬長興南鄉人太學生也見史彌遠廢濟王不平因糾鄉兵立之事敗濟王遇禍丙壬被誅因欲居湖州彌遠夢中見李太尉求免遂追回大統制一城生靈俱拜李侯更生之賜長興至今敬事之

舞陽侯廟在武康上柏里按沈彬廟記謂樊噲故上柏里人從季毋嫁沛人遂爲沛人云不知何所據松江沿海及吳淞江皆有神廟廟必以漢唐名臣鎭之如紀王廟郎紀信金山廟以霍光之類以鎭沿海水患然水旱疾疫閒有禱之而應者起於信心也

翔鳳林天目山東北相傳鳳皇嘗見於此因名見顏魯公石柱記

漢沈戎故宅在武康東北鳳皇山捨爲懷德寺宋治平閒改爲皇覺寺

漢錢林故宅在長興西子山

漢樓船將軍金曼倩故宅在長興金山

秦程林故宅在長興縣南程氏橋郎古之善釀者

晉建威將軍莫核故宅在長興城山

晉南臺御史尚書令盛聰故宅在長興東碧谿盛灣

南齊祕書郎沈密故宅在武康西二百步建元元年捨爲齊昌寺宋治平二年改爲證道寺

謝靈運故宅在烏程東南今爲福田寺

施斌故宅在梅谿鄉今爲樂平寺

陳武帝故宅在長興東九里光大元年詔立爲天居寺
宋治平間改爲廣惠寺

章皇后故宅在府治東北陳永定三年捨爲龍興寺卽
今之天寧寺

陳青州刺史管聚故宅在施渚上强邨永定中捨爲上
强精舍

梁昭明太子菴在天目山有洗眼池相傳昭明嘗於此
讀書

梁吳均故宅在梅谿鄉青山

裴子野故宅在安吉永昌鄉

王文殊故宅在晏子鄉孝行里

蕭翼故宅在府治西北梁大同二年侍中蕭翼捨爲寺
舊名寶勝宋大中祥符改爲鴻禧

梁周弘讓故宅弘讓之弟弘政爲安吉令弘讓結宇山
中在縣南三十六里

梁江州刺史錢道居故宅在長興西九里捨爲清果界

梁駙馬都尉吳僧永故宅在長興東呂山

梁參軍駱祕道故宅在長興駱灣

梁水部郎沈著宅在德清南二十七里唐栖市大同二
年捨爲永明寺宋治平間改爲大善寺

梁戴可先宅在德清西一里吳羌山之陰

梁青州節度使沈子眞宅德清東三十六里一夕鐘磬
自鳴堂前井出八道光有龍騰空而去遂捨爲八聖
寺

伍子胥宅在府城西伍林邨相傳子胥曾居此

唐崔元亮故宅在長興西崔灣

孟郊故宅在武康西二里地名孟宅保有井名孟井

吳言故宅在府治北唐中和二年捨爲寺刺史王鬱表
請爲景清禪院宋天聖八年改爲天聖寺

吳越驃騎將軍吳頊故宅在安吉西半里捨爲羅漢院
宋治平間改爲常樂寺

吳興地記所載陵墓誌不收錄具列於後

吳文帝陵

吳景帝陵

鈕皇后陵（已上俱在卞山東北所謂西陵者）

吳丹陽太守蕪湖侯太史慈墓

吳大將軍朱治墓

吳蕩寇將軍程普墓

晉侍中羅含墓

晉黃門侍郎潘尼墓

齊宣城太守丘靈鞠墓

梁司空康絢墓

陳五兵尚書唐宗墓（已上俱在烏程）

陳錢皇后陵

殷仲文墓（已上俱長興）

齊中大夫朱安期墓在德清新市鎮唐元和十年鍾斯染請於刺史辟戎移建覺海寺

吳興掌故集卷之九

吳興掌故集卷之十

九霞山長徐獻忠輯
延州布衣吳夢暘閱
後學劉承幹校

山墟類

自昔敘述山墟十不備一不但深山窮谷足迹罕及苟非名賢所棲泊則其地不靈非珍產所貨化則靈亦不著故或有野市煙郭而載錄不廢或霞峰雲壑而指顧無從者焉吳興故有吳均入東記張玄之山墟名及山謙之吳興記等錄雖疑信相半而攷亦有據近之修纂一切刪削幾以泯聞大失志載之義予因檢括諸散見及足迹所及以爲此編尚恨登陟未徧不足爲全書俟有聞見續諸其後

烏程縣山

蜀山（烏程東十里）湯山（高啟送徐賁蜀山幽居詩我因解綬遠辭京君爲修琴暫入城偶爾相逢春酒熟飄然忽去暮煙生山頭學壇猶聞響世上留詩不得名西蜀須詢張靜者年來著易幾爻成）

別鮮山（烏程東十三里）（爾雅云小山別大山鮮郭璞注云不相聯也此山大小似近而不屬故名）

冥四山（烏程東十七里在冥四圩俗因名之又名篠山）

西餘山（烏程東十八里）（輿地志云漢文帝封東海王搖之子爲騶餘侯即此古有西餘寺晉咸康中大夫劉遺夫婦葬此又名最山）

昇山（烏程東二十一里）

本名烏山以漢烏氏居此也後王羲之與客登之慨然歎曰百世之後誰知王逸少與諸君昇此乎遂名昇山顏魯公吳興地記云其上有吳均入東記漢書烏程有歐陽亭昔歐陽氏始封於此（張來儀詩昇山橫道旁秀色佳有餘雖微千仞岡層巒自縈紆右軍晉高士曾此眺郊墟昔徑存遺迹千載沒荒蕪想當登臨日俯仰淩八區放浪形骸外游目多所娛惜無登高作靈徙蘭亭書我思見其人臨風一躊躕）

孺山（烏程東二十八里）

漢徐孺子吳友人姚元起於此山下有孺子祠紹興中重修江都唐法記（張來儀孺子廟詩晴明出遊覽南山一登歷上有高士廟淒涼倚空碧幾筵散已久客至空歎息憶昔漢祚衰朝野方奔迫遂辭東湖墅艤棹此山側高名懸日月千古留遺迹洪州有高亭吳楚千里隔側身西南望悲風起悽惻）

戴山（烏程東北十八里）

譙郡戴顒遊居三吳衣冠之士與之遊者隨其所至即築室居之太守張邵素與之善爲築於此因名焉顏魯公[illegible]亭詩旁瞻戴顒路蓋指此山也下有明義菴（張來儀詩譙國有高士寄志在絲琴一聞王門召破琴絕其音傳昔居斯山井竈遺蹤尋至今草木閒清風肅虛襟予家依古迹結屋當東林擇里得所安懷賢思難任浮屠巧眇世鞠宇冠其岑臺殿紛青紅堂

（足供登臨詣能構芳宇蘋藻薦所欽相望孺子廟千古同此心）

昆山（烏程東北五里）

當城北水入太湖突然獨峙吳興之水口也

壟山（一名隆山在城北五里）

在鳳皇山東麓出脈里許平壤閒突起二阜上生五色石英而紫英尤多

陳灣嶺（烏程北十二里此下皆卞山北支）

南石山（烏程北十三里）

北石山（烏程北十六里）

魚山（烏程北十七里）

卞山迤東發至湖邊獨此山有氣泡如魚鱗山形亦類游魚過此則爲黃龍洞

黃龍洞（烏程北二十里）

此山怪石林立中一石最尊上大而末小危立如幢石旁竅洞深不可測歲旱禱之輒應云有黃龍居之亦林屋之別門也山谷書黃龍洞三字宋人題名處近有磨去易題其名者旁有祥應宮

東坡詩吳興連月雨釜甑生魚蛙往問弁山龍曷不安厥家佛空上躡絕頫覦驚一呀神井湧雲蓋陰崖垂薜花交流百道泉赴谷走羣蛇不知落何處隱隱如繅車我來扣石戶飛鼠銜白鴉寄語洞中龍睡味豈不佳雨師少弛節雷師亦停撾積水得返壑稻苗出泥沙農夫免菜色龍亦飽豚豭看君捲黃紬高臥放晚衙

玲瓏山

在卞陰嵌空奇峻略如錢塘之南屏及靈隱榔林有洞曰歸雲張有篆於石梁闊三尺許橫繞兩石間名定心石旁有杜牧之題云前湖州刺史杜牧大中五年八月八日來又紹興癸卯葛曾卿林彥政劉無言莫彥平葉少蘊題名

（章文莊公詩短鋪長繞出萬峰鑿開混沌作玲瓏市朝可是無崎嶮更向山林巧用工）

寶玲瓏

去玲瓏二里近沈氏扶劚爲之因名沈家洞大率此山十餘里皆奇石也

（元許德彰遊避洞云谽谺一竅貫中峰不費天丁斧鑿工未信武陵隨人直疑禹穴與天通蒼龍穩臥春無雨石燕爭飛夜有風巖底僊逞驢迹在便於此地覓張公）

西陵山（烏程北二十一里）

吳太子和葬此子皓繼統追尊文皇帝陵曰明以其在西故又名西陵

鳳皇山（烏程西北九里在卞山東盡處）

形如飛鳳故名俗名仁王山非是上有宋張常勝墓王安石爲之志山之東北有國初溫祥卿尚書墓

礪山

郎鳳皇南隔水小山山石可以作礪俗名爲櫔山全無意義此原與鳳皇山相聯梁武帝因烏山出天子之謠將吳興以烏名山者皆鑿斷此其一也宋鮑照

有自礪山東望震澤詩或曰歸安西南六十三里自有礪山考歸安之礪山止可北望震澤鮑詩言東望此也

石斗山又名法華山

下有法華寺寺碑載樵者掘地得石函藏一童子舌不壞上生蓮華一枝故以名寺東有石鳴吳太史慈所葬太平寰宇記謂之石斗山僧皎然冬日遙和盧使君幼平綦毋居士遊法華寺高頂臨河亭一首唐刺史崔元亮張文規俱有詩

鳳翔山

在鳳皇山旁皎然同顏使君眞卿李侍御蕚遊法華寺登鳳翔山有詩在別卷大抵即鳳凰山之右旁山也自此而西即弁山矣弁之前小山名蒼山今考所謂法華寺者幾歷魯公碑斷棄荒莽中不堪讀矣

雞棲嶺（烏程西北十八里）

蒼山（烏程西北十三里）

卞山（烏程西北十八里）

山廣百里雖四散各表爲名其實皆卞也上多似玉之石卞和嘗於此采石因名後以山形如弁因或名曰弁產桃花石見皎然桃花石枕歌○上有楚王神廟見梁簡文帝碑○杜牧有葬進士龔軺墓誌○有宋朝奉郎尚書司封員外郎知安州軍州兼管勸農

事騎都尉賜緋魚袋餘杭張禍字聖休墓○有宋給事中劉一止墓○有丞相葉夢得墓（在圓證寺左）

王毋山

在南一支從圓證寺東葉石林墓前發出迤長者是也

于山

卞山南平地發起有我朝南平縣知縣陸崧墓其孫穩仕江西右參政時所改

白龍山

在于山南盡處前臨苕水

溫山（烏程西北二十里）

吳興記出御荈荈即茶也杜育荈賦云靈山維岳奇產所鍾厥生荈草彌谷被岡茶譜謂初生曰茶既長曰荈此當是常茶非紫筍類也然烏程自來無上供之茶或御字有譌

亭子山（烏程西北二十五里）

白鶴山（烏程西北二十六里）

山石精好可爲碑板江東記云員丘山石精好不謝吳興即此吳興記謂仙人姚彩化白鶴遊此因名

雙姑山（烏程西北二十七里）

墓山（烏程西三十里）

戚家山（烏程西北三十五里）

康山（烏程西十二里此下在龍溪南即若溪）

山長九里○有刑部主事唐君樞之祖知福州君墓在其首○按察司副使邵公南葬其東

棲賢山（烏程西二十二里）

上有石洞土有多種毛筍著稱郡中其北有都御史張公永明葬父處

烏菱山（烏程西二十五里）

石城山（烏程西三十里）

昔烏程人嚴白虎於此壘石城與呂蒙戰至今有砮臺烽樓走馬埒基存焉

金斗山

梁武帝先建妙喜寺於此唐貞觀六年移於杼山

瓜山（烏程西三十二里）

目山（烏程西三十五里）

夾山（烏程西南九里）

在夾山漾之南俗名雞籠山

蕭山

與夾山相迤及

下徐山（烏程西南十三里）

敷山（烏程西南二十里）

易說卦山之東曰旉此在福山東故名

福山

舊俗名小敷山談誌名福山與旉山相聯接唐人沈下賢名亞之居此（見杜牧弔沈下賢詩）今爲先人撫松居士墓

楊灣山（烏程西南二十一里）

徐山

碁山（烏程西南二十二里）

在福山迤南其相對者爲南碁山

已上九山皆郭西灣之小山突起平壤者也

九霞山（烏程西南二十四里）

即羅山之前岡與康山南首相及予之山房在焉於此修吳興掌故集其右一坪予之母陸孺人葬焉山俱瘠土不堪禾稻予種藥草茶竹聊以供旦夕而已

羅山（烏程西南二十五里）

與剎山相望尖聳如羅剎兩角故名其陰即名棲賢本一山也

楓樹嶺（烏程西南二十七里）

羅山之西名朱隝即仙頂寺之後山又西爲姜邨姜邨西過脈處也自是而南爲青山爲剎山爲趙邨

小剎山（烏程西南二十六里）

舌頭山

青山

剎山（烏程西南三十里）

嶺上有刹山關山之西即趙邸秀邸有墓（趙孟頫趙邸道中詩昔年干戈勁風塵晦三吳長江已無險智勇亦難圖築壘依平山謀國一何愚楨熱羣林空遺址丘墟至今蓬蒿下猶有白骨枯天塹萬鬼哭慘慘荒山澗興亡自有數不敢問何如獨憐野菊花立馬躊躇）

九乳山（烏程西南三十里）

山有九峰如乳

杼山（烏程西南三十里）

高三百尺週一千二百步昔夏王杼南巡至此故名

山有妙喜寺寺前二十步旁澗有黃浦橋橋南五十步有黃浦亭爲宋鮑照送盛侍御及庾中郎賦詩之所杼山西南五里爲黃蘗山爲黃浦所自出亦名黃

蘗澗即梁光祿卿江淹賦詩之所寺東有招隱院其前堂西廈謂之温閣從草堂屈曲有懸巖徑行百步至何楷釣臺西北五十步至避宅城（宅即蛇）此皆顏魯公杼山寺碑述陸羽吳興記中語也近日郡志譌以黃蘗山在衡山之南又譌以妙喜山與杼山相去二里俱非也妙喜名寺梁武本以西南有妙喜國未嘗以名山也

司馬嶺（烏程西南三十五里）

黃蘗山（見杼山下）

雲巖嶺（烏程西南五十里）

太平山（烏程西南五十一里）

響山（烏程西南六十二里）

曹家山（烏程西南六十三里）

金安山（烏程西南六十五里）

吳嘐山（烏程西南六十六里）

吳興記云嘐燒田也吳氏於此燒山爲田土民始有耕山田者

峴山（烏程南二里此下俱烏程南境傍官渠者）

山之首見者曰峴舊有五花亭（五花判事本出於韋氏韋氏三世爲守於此故以名亭）李相石樽（李相素喜飲名此曰節所飲止一石等也）魯公聯句者二十九人公之二子亦與焉內劉全白先以評事遊湖後貞元爲守裴循爲長城尉吳筠入嵩山爲道士

來此李萼先任殿中侍御史魯公辟爲防禦副使左輔元先因公刺撫州增廣韻海至五百卷至是來湖三教俱集且不遺後進公之襟度如是眞可謂之雅集惜未有勒之石者近時亦有諸大夫林居者社集

浮玉山（烏程南五里）

（徐賁浮玉山詩浮玉山前路樓船泊清沙蘋香風際草杏色雨前花閑鳥兼湖淨游絲趁岸斜不因來此處那得賞香花）

車蓋山（烏程南七里）

晉太守殷康建亭於此趙孟頫葬其父與訔於此

九里山

在車蓋之南

鮑山

與九里山隔道場浜口俗以鮑叔牙遇管仲於此附會不經之甚（宋曾鞏鮑山詩雲中一點鮑山青東望能令兩眼明若道人心似矛較山中那得叔牙城）參政張翼子都御史張廉俱葬此山西面

道場山（烏程南十二里）

唐中和間如訥禪師得道居此頗著靈異建伏虎道場後吳越王建十聖殿始改爲眞正寺宋改爲護聖萬壽禪寺山嶺浮居見朱或萍洲可談云熙寧癸丑先公登第天子擢居第一爲權臣所軋改居第二大父頗不平道場山老僧言此非人事道場在州之離方文筆山也低於他州故未有魁天下者僧乃句緣即山背建浮屠望之如卓一筆既成語州人曰後三十年出狀元矣其後大觀賈安宅政和莫傳相繼爲廷試魁

（東坡道場何山歌道場山頂何山麓上徹雲峰下幽谷我從山水窟中來尚愛此山看不足陂湖行盡白漫漫青山忽作龍蛇蟠山高無風松自響誤認石齒號驚湍山僧不放山泉出屋底清池照瑤席階前合抱桂入雲月裏仙人親手植出山回望翠雲鬟碧瓦朱闌縹緲間白水田頭問行路小谿深處是何山高人讀書夜達旦至今山鶴鳴夜半我今廢學不歸山山中對酒空三歎）

何山（烏程南十四里）

山以何楷所居得名故有何楷讀書堂山有僧寺寺石爲安定先生墓元初佛教盛行僧徒無忌乃踣其表而夷其道會至正間經界法行總管郝公璧始復之洪武初遣使度民田僧乘討帳未定復詭墓爲寺地四明孫公成知縣事發其姦復加封樹因上其事於朝遂著爲祀令有張羽記及牟應龍郝侯祠記

（蘇軾何山詩云今古何山是勝遊亂峰縈轉繞滄洲雲含老樹明還滅石礙飛泉咽復流徧嶺煙霞迷俗客一谿風雨送歸舟自嗟塵土先衰老底事孤僧亦白頭王十朋何山詩去秋遊道場俯瞰何山路林泉雖在眼未暇飛杖屨塵埃汨城市遙望漏煙霧春光忽已半播穀催農務欲作卞山行偶遲風伯怒肩輿出城南乘興訪幽邃山藏佛屋深迹遷陳朝依老松不記年修竹葉知數鳥鳴記法池花香樓禪處書空何公室末洪安定墓青山看不足回首日已暮小谿何處是歸誦蘇仙句）

金蓋山（烏程南十二里）

郡志謂以爲即何山何山與道場聯接爲北一支金蓋是南一支汪藻作讀書堂記云東曰道場西曰何山金蓋故在道場之東南自不容混其北麓有泉山多雲氣名曰雲泉其南面有尚書閔公珪墓誌又謂指爲衡山

軥山（烏程南十四里）

金蓋北出小支金蓋如車而軥附其旁也

衡山（烏程南十六里）

金蓋東山過官澤水即爲衡山（衡作橫諸山中惟此山橫列故名）魯襄公三年楚子重伐吳克鳩茲至於衡山即此俗呼金蓋之南面爲衡山此爲東衡山誤也

錢山

從衡山北出爲錢山（元黃溍錢山望菰城詩云所忻漁樵居乃與緇錫并種竹有萬竿結茆無十椽老僧解入意蹤履能相迎芳草被行徑朱藤暗叢篁蕭條空谷暮日照莓苔青猶嫌所歷卑休極遊眺情）

潘塘山

從錢山北出爲潘塘山北臨若浪湖東只餘不谿也

西塞山（烏程南二十五里）

西塞久無定論唐詩紀事謂閻現至西塞山下泊舟吉祥佛舍郡志乃謂嚴尚書震直墓在西塞山皆以郡城之西言之新志又以城西南之二十五里則與妙喜相近尤非劉孟熙以爲磁湖鎮道士機卽張志

和所謂西塞山前者也此當有據故經鉏堂志云西塞郡城南一帶遠山是也山水明秀眞是絕境其謂之西塞者下菰城爲屯兵之處坐西向東故也然謂之前則不必在山下近菱湖處是已

平峰山（烏程南三十二里）

姑山（烏程南三十里）

吳幹山（烏程南三十里）

費家山（烏程南三十六里）

石頭山（烏程南三十八里）

谿東茅山（烏程南四十里）

市山（烏程南四十里）

菁山市上小山也

南陽山（烏程南四十里）

白虎山（烏程南四十五里）

菁山之南右山也

葛仙山（烏程南五十里）

職方圖志云葛仙煉丹之處在天下一十有三烏程居其一上有丹竈藥臼

菁山

與葛仙山相聯菁者菁茅也宋高宗南渡駐蹕於常照寺故橋道尙存其東隅有秀王墳及清河郡王張俊墓宋學士牟子才墓

（張來儀菁山石梯閣與方二彝徐士貞周二復夜坐詩云忽逢晦日驚春盡爲愛高窗對夜分獨鶴夢酣西崦樹老僧定入上方雲鳥聲落澗空中辨花氣穿林暗裏聞莫道暫時留愛賞移家終擬避塵氛）

歸安縣山

施山（東五里）

潘山（東六里）

河口山（東南五里）

喬木山（近河口山）

夏家山（東南六里）

孟家山（東南七里）

沈長山（東南八里）

餘安山（東南十五里）

湖趺山（南二十五里）一名長超山有漢蓟子訓遺迹上有宇文公諒墓

東林山（南五十四里）又名具錦峰上有浮屠下有祇園寺東老之迹備見

回仙觀下

謝家山（南五里）

分水嶺（西南四十五里）

桃花隝（西南五十里）

袋山（西南六十里）

礪山（西南六十三里）

石門山（西南六十里）

頂山（西南七十五里）

廉山（西南七十五里）

母潭山（西南七十七里）

馬鞍山（西南七十六里）山北屬武康

銅山（西南九十里）與安吉武康接境

龍池山（西南一百里）

天泉山（西南一百里）

獅子山（西南一百五里）首枕大谿岡巒盤踞如狻猊北屬武康

方山（西南一百十五里）其山黏埴多陶器北屬長興

莫干山（西南一百五十里）上有鑄劍池磨劍石北屬武康

矦石山（南六十里）

鳳山（南七十三里）

見山（南七十四里）

濮山　見經鉏堂志以爲可遊賞處

厥山（東南七十五里）入東記云吳有陸厥家於此

靈山（東南八十五里）

含山（東南一百八里）山有淨慈院其巔浮屠其下多出筆工凡四方製筆稱吳興者皆含山人也

長興縣山

白石山（東南三十八里）

穿石山（東南三十六里）

夏駕山（東南三十六里）夏王杼南巡至此而名夏禹受成會稽因卒葬焉其後省方之轍相繼而至故武康之禺山烏程之杼山皆以南巡得名其上有石鼓鳴則三吳有兵故又名

石鼓山

嘉靖間工部尚書安成劉公麟葬其父武略將軍贈太僕寺卿葬於此因卜居呂山

董嶴隖（東南三十二里）

顛船山（東南三十三里）

石井山（東南三十二里）

槍旗嶺（東南三十里）

山多阜旗之迹

呂山（東南二十里）

吳將呂蒙討山賊嚴白虎屯營於此

桃花山（東南二十五里）

何石山（東南二十二里）

茶磨山（東南二十一里）

白鶴山（東三十里）

獨姥山（東三十里）

在太湖旁與烏程接界

羅浮山（東二十五里）

陽烏山（東五里）

上爲陳朝陵寢

楊阜山（東五里）

雉山（北三里）

山形如郡王冠陽烏山自此生去唐名長興爲雉州

者以此梁武帝以童謠鑿破諸以鳥名山者獨此山不鑿

隔山（北十七里）

爬兒山（北十九里）

山桑隖（北二十里）

郭轉堆（北二十里）

陳墓嶺（北二十里）

桃花隖（北二十五里）

香蘭山（北三十五里）

盧家隖山（北三十五里）

蓺香山（北二十里卽湖夌山）

義鄉山（北六十里）

晉太守周圮舉義兵平石冰陳敏等賊乃割長城西鄉立義鄉縣於陽羨以此得名

鼓吹山（西北二里）

陳文帝居鄉時縣令到仲舉聞縣後鼓吹聲則帝必至因名

馬鞍山（西北十五里）

伏龍山（西北十五里）

雞籠山（西北二十里）

地有姚姓者居因附會姚崇墓於此

蒩中山（西北二十五里）

在忻湖之西

了日嶺（西北三十里）

富鳴（西北三十里）

宋熙寧中有富人徐隆居此

雷鳴（西北二十五里）

碧峴山（西北三十二里）

孔堂山（西北三十里）

橫玉山（西北三十五里）

米堆山（西北四十里）

堯市山（西北四十一里）

山墟名云堯時洪水居民於此作市皎然詩堯市人

稀紫筍多只此

顧渚山（西北四十七里）

相傳吳夫槩於此顧望原隰可爲城邑故名唐時其下有貢茶院旁有金沙泉汲造紫筍茶有司具禮祭始得水事迄卽涸至元十五年中書省遣官致祭一夕水溢可溉田千畝賜名瑞應泉諸題茶山詩惟袁高一首有惜民愛國之意見文苑

大官山小官山（西北四十五里）

顧渚左右諸山或爲茶園或伐薪炭惟此二山林木深茂未嘗樵采故曰官山大山上有虎頭巖下有石門可往來張文規詩誰云隼旗吏長對虎頭巖

明月峽

與顧渚聯屬絕壁削立於大澗中流亂石飛走茶生其間者尤爲絕品張文規所謂明月峽中茶始生是也

西顧山（西北四十九里）

一名吳望山山墟名云闔閭登姑胥臺望五湖顧見此因名

藷石山（西北五十里）

橫嶺岡

南川山

鳳亭山

斫射山

在顧渚山左

池子嶺（己上俱西北五十里）

楊嶺（西北五十五里）

徐嶺（西北六十里）

啄木嶺（西北六十里）

山多啄木鳥唐時吳興毘陵二守造茶會宴於此有境會亭白居易夜聞賈常州崔湖州茶詩境會歡宴詩（見文苑）

懸臼山（西北六十里）

西噎山（西北六十一里）

澗泉北流而西向峻狹激射有聲故名

懸脚嶺（西北七十里）

白峴山（西北八十里）

楊店之水出於此會爲合谿

五峰山（縣西一里）

有松雲菴山巔有洗心亭陳博士虞寄有報德寺碑

云四鶴齊飛五峰相映

白蓮山（西二里下同）

鳥子山

南衡山

戍山（西三里）

夫槩築戍城於此梁太守張嵊與沈峻皆於此築戍以捍侯景

靈山（西七里）

嘉靖間刑部尚書顧公應祥葬親於此山

大福山（西八里）

這山（西十二里）

閶山（西十五里）

飛雲山（西二十里）

中有風穴雲起輒散其下有飛雲寺有石泉沙渚松門竹巖之勝亦產茶

彭青山（西三十里下同）

巖山

吳時有白鹿見亦名白鹿山

烏瞻山

其上有釣臺

洞山（西三十五里下同）

洞深三丈

彈子岡

金山（西四十里下同）

大洞山

洞深險莫測中有石脉

青峴山（西六十里下同）

多生竹箬終冬常青茶經謂啄木青峴茶味與壽州同

蒼雲嶺

合谿之源出此

佛子現山

石門山（西七十里下同）

黃巢岡

菖蒲山

茅山

青鵶山

青冬嶺

柏王嶺

三鵶岡

晉謝安墓遷於此

閔嶺（西一百里下同）

龍目嶺

上有石巖中有一穴其光可鑑所謂龍目者也過嶺爲廣德州界

南嶼山（西南一百二十里）

四安山（西南八十三里）

南華山（西南七十四里）

望山（西南六十八里）

巧石山（西南六十里）

胭脂嶺

唐吳筠於此煉丹

牧馬岡（西南五十里下同）

瑞芝山

八座山（西南四十里下同）

在方山之南唐吳珙吳頊吳崧皮光業林升羅隱韓必何肅居此時號八友因名

方山

高四千丈南屬歸安陳文帝爲信武將軍自長城遣二千人夜下方山津投京師只此山有大雲寺寺後小池清可見底久雨不溢旱亦不涸因以清泉號其鄉云

午山（西南十七里）

餘干山（南七里）

梁陳故事云梁武帝時童謠云王氣在三餘乃於餘干餘杭餘姚三縣爲厭勝法陳武帝生於長城故有餘干山餘嚳谿餘漁浦豈有天意乎

天井山（南三十里）

銀山（南四十二里）

吳山（南四十三里）

吳王送女至此因名或曰梁吳均唐吳筠皆居此因名

黃山（南四十五里下同）

常都山

青山（南六十里）

其中有石竇東通洞庭冬夏常暖山色如黛故名（吳均與施從事書云故鄣縣三十五里有青山絕壁千天孤峰入漢綠嶂百重清川萬轉歸飛之鳥千翼競來企水之猨百臂相接秋露爲霜春蘿被徑風雨如晦雞鳴不已信足蕩累頤物悟衷散賞）

大布山（吳均有采藥大布川詩）

佛子現山（又見西境）

昔人見山有白光掘之得石佛數寸因名

白虎山

小兒山

安吉州山

青峴山（東北三里）

卽東晉山入東記云東晉欲立城於此

點鐙山（東北十里）

下瀕大谿漁火時時照映故名

玉磬山（東北十五里）

又名崑山吳興地記云安吉有崑山改之梁僧曇諦卓錫於安吉東北十五里得一璞扣之有磬聲因名玉磬山又以玉出崑名崑山

（皎然兵後早春登故鄣南樓望崑山寺白鶴觀示清道人□□□□□□陽故樓上眇眇傷遐睠違世情易忘羈時得無倦春歸華柳發世故陵谷變擾擾所上心悠悠夢中見舊林有靈境杳映遙可羨春日窮東峰華泉落西甸鐘聲在空碧幡影搖蔥蒨緬想山中人神期如會面別離芳月積歧路春雲徧正印人空門仙君依苦縣隳形舍籍紱烹玉思精鍊事外宜我心人間豈予戀身遺世自薄道勝名必賤耳目何所娛白雲與黃卷）

梅谿山（東北三十里）

地多產梅凡烏梅佳者出於此其流水曰黃谿市之東多大山因泛名梅谿山也山根一石聳立高可百餘丈名石磨遇風雨則雲氣轉動如磨云其旁有石門中生石耳

青山（東北三十五里下同）

見長興

長盤山

在浮雲山下有宋樞副莊緯墓

純孝嶺（東北三十里）

古桃志云黃巢之亂邑人石昂負母避此

浮雲山（東北四十里）

上有七十二墩久旱生浮雲卽雨

銅峴山（東三十里下同）

高一千三百丈直鳳皇山之東

鳳皇山

高一百四十丈廣七里中有隝云陶隱居嘗居之

閔頭山

有仙洞深五丈中有石棊枰

銅山

三山（東南六十里）

一水東南入烏程一水北至長興一水西北入州境故名

白楊山（東南二十二里）

上有兩穴爲采銅處

霧山（南十五里）

山多雲霧故名山下有寺吳越時建名祇恆寺宋治平間改稱大明後改霧山寺

（寇萊公詩青紅樓閣枕寒谿門外天垂斗柄低曉鳥不知春向背落花依舊水東西半橋霜月光相照一）

（帶松煙色未齊誰謂百年榛莽地香雲今日繞幹號）

不目山（東南二十里）

陳節婦都氏葬於此其子貢謨舉進士仕至參政公生十月而父守謙卒力教其子以道義以至成立其節行不媿古人兵部尚書王廷相爲表於墓

芝山

石馬山（南三十里）

上有洞洞暘龍池大旱不竭

石虎山（南十五里）

有石狀如虎踞於道旁孝豐出入之途

石鼓山

與石虎相屬下有谿其聲如鼓

仙人洞（南四十里）

深三十二丈

天井山（南五十里）

山半有潭深峻如井泉水傾瀉冬夏不竭

浮門山（縣西南十五里）

又名蜈蚣山

獅子山（西南十七里）

落石山（西三里）

山高二百五十丈廣五里時有殞石因名下有李衛公廟沈樞有廟記廟後兩廊宋魯伯能有記

金鐘山

與落石山相屬上有施將軍廟

董嶺水

唐周朴有董嶺詩（見文苑）

南華山（西三十里）

石門山（西四十里）

在梅谿之西吳均居此

（吳均與顧章書云梅谿之西有石門山森壁爭霞孤峰限日幽岫含雲深谿蓄翠蟬鳴鶴唳水響猨啼英英相雜緜緜成韻既素重幽居遂葺宇其上幸富菊花偏饒竹實山谷所資于斯已辦仁智所樂豈徒語哉）

浮石山（縣北二十里下同）

瀆於大谿其旁有石屹立谿中其上如蓋若水中浮出也

烏山

與浮石相並當兩谿之衝

石郭山

上產楊梅在六朝時以供御其山九隴狀如龍又名九龍山上有石城其陰有石竇

湖南山（西北十五里）

白石山（與湖南山相屬）

郭公山（西北十里）

上有郭文先生祠文居此山見一虎張口相向文視

其咽中有橫骨乃探去之後獲麕鹿之報其碑文曰高山岝㟧峻瀨潺湲緜生林下雲與巖端先生存沒安於此山

鄮閬山（西北二十五里下同）

鄮閬者倉廩之異名晉史景紀言姜維寇狄道帝曰姜維攻羌收其質任聚穀作鄮閬訖而復轉行至此〇此山之形似倉廩故名

玉泉山（西北二十里）

孝豐縣山

天目山（縣西南六十五里）

高三萬六千丈廣八百里其巔有仙丈峰千丈巖東南有瀑布下注匯爲蛟龍池東南一峰曰翔鳳林上有平地方一千五百尺東西峰各有天湖如天之兩眼故曰天目湖中有異形之魚當是潛龍也產有龍鬚草靈壽藤

天目東峰從臨安入疏豁可行高峰和尚道場在焉（趙孟頫有大覺正等寺碑）西峰從孝豐入深僻不易（皎然有題張鍊師天目山所居詩）

西峰上有十二潭爲龍神所都人往稍深只有風雨雷電或雲氣一縷稍見卽致不測或旋風吼怒此山之靈氣也山中寒氣早嚴山僧至九月卽不敢出冬來多雪三月後方通行上有紫陽觀梁大同五年建昭明太子勒碑記當時恩獎之盛旁有石室可容千人

（東坡聞唐道人言天目山上俯視雷雨每大雷電但聞山下如嬰兒聲因作詩已外浮名更外身區區雷電若爲神山頭只作嬰兒聲無根人間失箸人 元張來儀詩東西峰對峙麋鹿日成羣四月猶飛雪半山長是雲洞香仙藥徧天黑聖鐙分千古錢唐勝登臨愜素聞）

佛子山（西南七十五里下同）

吳興記云山有石室中有小石莊嚴不倚儼然如佛（亦名佛嶺）

柴山

高七十二丈見括地志

桃花山（西南五十里）

桃花石出於此唐改安吉爲桃州以有此也當時重此石故以琢爲石枕諸器（見皎然詩）

苦山（西南四十里）

輿地記云此山高二百丈周三十里遊者苦其峻極故名

金石山（西南三十五里）

高一萬八十尺廣三百里山多黃石赤土

雞罩山（西南三十里下同）

石新郎山石新婦山

橫龍洞（西南四十五里）

上有飛瀑懸巖

大帝山（西南五十里下同）

在天目龍王廟後

石門山

內有獅子巖高二百丈

黃沙嶺（西南七十里）

千丈巖（西南八十里）

獨松關

在孝豐於潛之間建炎三年金酋完顏宗弼自安吉進兵過此歎曰南朝可謂無人若以羸兵數百守此吾豈能度哉

入貢山（南二十五里）

磅礴鎮靜爲四山具瞻山有尖峰縣治學宮皆面之有天井石洞洞可容數百人有朱砂洞高二尺闊六尺深不可測以竹竿探取紅礫如硃故名

大谿山（南三十五里）

高八百五十丈周四十五里

廣苕山（南三十里）

即天目之陰別起峰岫多生苕草苕水出焉蘇子瞻表忠觀碑以苕水出於天目之陽者不究其源也

古浮石洞（南五十里）

宋紹興間有僧智光得龍牙於此因結不朽菴名爲龍牙洞

京山（縣東南五里）

碎石嶺（東南十里）

浮玉山（東南十五里下同）

此即古浮石洞也上有普惠寺生有異獸狀如猴四耳虎身牛尾音如犬吠其名曰彘

宋郡守葛勝仲有路出古浮山木杪飛華屋之詩只此

南嶼山

與浮玉相屬其高亦三萬六千丈其上有白水池一名白水山中多蘭草

古浮山

在南嶼之南石能浮水有洞深窅下有普慈寺

塞前山

在化度寺後上有石棊盤

上俞嶺下俞嶺

馬駒嶺（東南三十里）

鳳皇山（縣東五里）

東山

在鳳皇之北峭拔南來爲縣之左上有竹鳴泉四時不涸

蜀仙嶺（東十里）

武春嶺

紫阮嶺

佛嶺

高墟嶺

倒石隝

長阮隝

七賢隝

五峯山（縣東北五里）

相傳樵采見二人弈因名其鄉以表之故又名弈山

泥墓嶺（東北六里）

目連隝（東北十五里下同）

靈巖

上有小龍池下有百福院

堂子嶺（縣北一里）

大隝（北二里）

張家隝（北七里）

虎山（北三十里）

在安吉州境險峻不可越成化閒致仕縣丞許芳鑿山麓通道以便往來大司馬彭公澤以分巡行部贈詩嘉之

師高山（北五十里）

上有積雪炎月不消山之高寒如是

南華山（西北十五里）

敢山

康山

獅子山（西北三十里）

大會山

玉華山（西北六十里）

金曜山

金曜與玉華相對□吏部考功司郎中吳松葬此吳氏世居其下好德而文科第不絕

塔子嶺（西北十里）

郭笑山（西北二十里）

金雞嶺（西北三十里）

調風嶺（西北五十里下同）

橫山

吳氏有先世墓

太陽山（縣西十里）

大嶺（西二十里）

石門隝（西三十二里）

涼風洞（西八十五里）

石岐山（西六十里）

又名金峰山在金曜山之後吳氏所居處相聯接

武康縣山

紫山（縣西五里）

又名銀山一名永安

響應山（西十里）

隨人聲大小相應故有大響小響之名下有龍湫水色正碧名玉石響又名大響巖前有小泓名小響貞元中于頔改玉石響爲碧玉潭于頔葛勝仲皆有題刻有定光院在巖腹中小池上有濯纓亭又有一壑軒院後緣石磴抵谷中有斷崖瀑布二十餘丈下有漱玉亭

餘英嶺（西十五里）

餘英之源出此梁沈氏族居之處後有五峰如屏

深峴山（西二十五里）

山下有流水深數十丈

暘山（西二十七里）

山墟名謂暘氏居此

茹芝山（西二十九里）

上阜山（西三十里）

車厳山

石柱山（西三十五里）

高大山

范鴨山（西五十里）

石城山（縣西南三里）

高九十六丈廣四十五里其上平衍可城可耕巔有池不盈畝大旱不竭昔人嘗於此壘石爲營上有尙書左僕射姚顗墓及吳太常姚信墓

石嶠山（西南七里）

山頂有石嶠長丈餘下有石嶠邨

中山（西南二十里）

馬頭山（西南二十七里）

佛坐山（西南二十里）

馬頭鴨（西南二十五里）

晉咸和七年石勒將韓雍寇吳興詔遣中郎將趙引敗之於馬頭鴨只此

箬峴山（西南三十五里）

山產箭箬俗名箬嶺

龍口山（縣南十八里下同）

前邨山

千人山（南二十一里）

金山（南三十里）

高一百三十丈廣十八里土色正赤上有泉

孤山（縣東南十五里）

秀峰山（東南十八里）

禹山（東南二十里）

本防風氏所都後以夏王禹南巡至此而名宋太師

楊和王存中墓

湖上山（東南二十五里）

天根山（東南三十里）

計籌山（東南三十五里）

越大夫計然於此籌國計其中有巖幽窅而夷曠曰白石洞天其下有計邨或計然所居也山有昇玄觀（元鄭元祐宿通玄觀詩襄衣度松聲泉石泣斜照采薇入山阿白雲起巖微仙人駕青牛冷然下虛峭猗玻鼓春風空歌發微妙學麟暘玉醴服之五情療前林忽冥色海日涌圖蟜天高帝清寒萬里入遐眺嗟峨玄通隱礙道歸轡蔦孫登勞我思木杪夏長嘯）

翔鳳山（東南三十五里下同）

金牛山

黃山

鳳尾山（東南十五里）

煙霞塢（縣東七里下同）

竇谿劉頴士秀叔之別墅也林麓之勝號稱洞天中有龜巖有亭曰藏春巖前瀑水下灌巖谷聲激如雷有橋亭名挂雲

宋直祕閣鄂岳安撫大使成無玷墓在此

石協山

天將雨此山必雲上巖有石井雲所從出也

宴山（東十里）

雲岫山（東十五里）

封山（東十八里）

防風氏所封之地天寶六年改名防風山上有風公洞祠又名風渚山

秋山（東十五里）

楊家山（東二十二里）

烏卜山（東二十里）

龍山（東二十三里）

豕山（東二十四里）

在風渚湖中（縣西北十五里亦有豕山）

鳳皇山

山下有皇覺寺晉吏部尚書沈嘉墓

南山（縣東北十二里）

沈壁山（東北十五里）

山有九峰逶迤相接沈氏自東陽徙居於此

仙臺山（東北十八里）

餘英志謂黃初平煉丹處山頂有臺臺北有逍遙堂

羊沒山

在仙臺之北亦以初平故事俗譌爲楊梅山

黃瀧山（東北二十五里）

山墟名亦附會初平之迹俗呼爲王母山按初平在金華山中修道今載於此不知何據

𡾰頭山（東北十八里）

獨簪山（東北三十里下同）

葛官山

小山

鳳翔山（東北十八里）

獅山（東北九里）

烏回山（縣北三里）

即平田小山也

鳳咮山（北五里下同）

餘英志云其山有三一在北首枕郭林谿爲鳳咮一在縣東北懷德里爲鳳翔一在縣東南千佛寺側爲鳳尾

獨孤山

世傳唐獨孤及嘗宰是邑作亭其上故名

几山

東有莊井歲旱灌田不涸

竹孤山（北十里）

金山（北十五里下同）

一名金車項其土赤色山巔有泉產魚如金色談志云昔有人夜見山頂有光如鐙鑒之得金數百斤故名

郭林山

晉郭文隱處也此山在安吉與山連界故名同

青山

馬鞍山

宋朝議大夫劉士英衣冠墓在此劉仕太原通判金人入寇死節

招賢山（縣西北七里）

山麓有毛公醴泉

白鵠山（西北十里）

高六十五里一名鵠山

銅官山（西北十五里）

山下有兩坎名銅井深數丈方圓百丈即吳王采銅之所井旁有石燕洞天寶六年改名武康山

雙髻山（西北二十里下同）

石山

南齊書云沈道虔隱居於此有石山精廬

天泉山（西北二十五里）

一名唐鎚山山麓有泉涓涓不竭蔭注田疇賴以常稔以爲天之所賜故名

計峴山（西北二十五里下同）

山與烏程界

仰面山

石頤山

莫干山

上有劍池磨劍石爲武康八景之一

德清縣山

官莊山

有大理丞何彥猷墓

司馬山

有宋翰林學士方淑墓

馬鞍山

有宋知樞密院沈與求墓

積穀山（縣西二里下同）

有保慶寺

玉塵山

有白石洞天

文墅山（西十里下同）

文林山

有紫極觀

吳憾山（縣西南一里）

相傳吳王夫差憾句踐之傷其父舉兵伐越築壘於此

唐李光弼偏將辛孜亦築城於此以平朱覃姚廷等賊吳越王又築此屯戍號奉國城今隔谿名城南界

首名奉國

市亭山（縣南一里）

按德清在三國時名臨水後併入餘杭後又併入武康後又改爲臨谿其在宋齊之閒正併入餘杭時故德清之市亭山卽爲餘杭之舍亭山也王敬弘隱居吳興之舍亭山卽此也郡志誤以臨水爲臨安臨安在山中未嘗臨水且臨水後爲臨谿可攷見矣

赤士山

相傳昔有望氣者謂此山有貴人氣因斷後山今馬尼河是也

丁山（南三里）

望洛山（南二十九里）

入東記云永嘉中洛人過江者昇此山以望洛因名

吳羌山（縣東南一里）

吳羌避亂於此人以名之其麓有乾元寺其陰爲龜谿其南有元峰觀梁武帝書釋迦寶殿四字柳公權大中乾元之寺張郎之書大明光閣四字其陽有沈麟士墓皎然有題吳羌山破寺詩（見文苑）

德清山（縣東四里）

一名烏山山墟名云烏巾居此後改德清因縣名也

山有兩峰前曰殿子後曰省山

東衡山

有趙子昂墓史官歐陽玄撰神道碑

東主山（縣東北三里）

陳書云侯景圍臺城右軍將軍沈恪爲東主山主晝夜與其徒拒戰以功封東興侯而名之其東有五子石又名百寮山

張來儀登百寮山詩湖鄉風景三秋後佛界軒亭四望開碧水番從城裏過青山直到縣門來魚商酒市晴偏集釣艇蓮舟晚共回自古登高能作賦坐中誰是昔賢才

茅山（東北十五里下同）

蠡山

因范蠡得名

葛山（東北十八里）

上有葛公壇

敢三山（東北二十一里）

山有三峰其中曰敢山左曰龍山右曰鳳山其下有漾或云吳闔澤曾居此因名

四女山（東北三十五里）

高十丈周四十五里入東記云後漢青州刺史姚恢與海昏侯沈戎卜居柯田山恢女是戎子婦密報戎戎先居之姚因四女於此三世不復養女山東有漾亦名四女漾今人改山名爲齊眉山

石壁山（縣北一里）

一名百寮山與東主相聯此則稍北也巉絶不可登

其陽有慈相寺寺有月泉亭　萊讀書於此

下坦山（北八里）

金紫山（北十八里）

郡人丁氏葬此贈金紫光祿大夫因名

下闢山

縣之舊治在此天寶中始遷於百寮之陽

張家山

宋右丞相吳潛葬此

金鵝山（縣西北五里）

漢述善侯沈戎葬其下有金鵝飛集三鳴而去因名其下三鄉爲上初鳴中初鳴下初鳴以表異也梁沈麟士述祖德碑在此宋濬祐間別少師葬此改名金龍山

大壯嶺（西北八里）

有范仲淹所撰寧海軍節度掌書記沈嚴墓誌

方山（西北十二里）

宋兵部尚書沈介葬此

吳興掌故集卷之十

吳興掌故集卷之十一

九霞山長徐獻忠輯
延州布衣吳夢暘閱
後學劉承幹校

水利（附田糧）

吳興當澤國上游其爲民政莫要於水利故安定先生之在湖學特設水利一齋以教士人當時劉彝遂以水利名於官後世乃不講此是豈有用之學哉且太湖受天目諸山之水其治之之法不患於源之不通而患其流之不泄故蘇松興利之處卽吳興去害之所由也近來自吳江垂虹堙塞之後而吳興之害加甚爲政者要思其泄水之處不必全仰於垂虹則凡所以思患豫防多爲之慮立必守之法貽無窮之利庶幾不媿於安定立教之意則東南民力雖窮猶可勉爲奔命以供其役此區區屬望之念尤所加切故詳其宋錄而附以臆說云

梁昭明太子水災疏

昭明太子因吳興郡水災當漕太湖以瀉於浙江大通三年上書曰伏聞當遣王奕等役上東三郡人丁開漕溝渠導泄震澤使吳興一郡無復水災暫勞永逸必獲厚利未萌難睹竊有愚懷所聞吳興累年失收人頗流移吳郡十城亦不全熟唯信義去秋有稔復非恆役之民卽日東境穀價猶貴劫盜屢起在所有司皆不奏聞今征伐未歸强丁疏少此雖小舉竊恐難合吏一呼門動爲人蠹又出丁之處遠近不一比得齊集已妨蠶農去年稱爲豐歲公私未能足食如復今茲失業慮恐爲弊更深且草竊多伺候人間虛實若善人從役則抄盜彌增吳興未受其益內地已罹其敝不審可得權停待優實以否（武帝覽疏優詔諭免）

宋宜興進士單諤水利書

蘇常湖三州之水爲患滋久以諤視之自溧陽五堰東至吳江岸猶人之一身五堰其首宜興荊谿其咽喉百瀆其心震澤其腹旁通震澤衆瀆其絡脈衆竅吳江則其足也今上廢五堰之固而宣歙池陽九經之水不入蕪湖反東注震澤下又有吳江岸之阻而震澤之水積而不泄是猶人塞其衆竅以水沃其口腹滿而氣絕視之猶不謂之已死且未築吳江岸以前五堰之廢已久然而三州之田十年之間熟有五六自吳江築岸十年之間熟無一二諤視熙寧八年雖大旱然連百瀆之田低汙之甚是時苗亦皆旱死何哉蓋百瀆及旁小港因不遇旱皆爲泥沙湮塞與平陸無異雖去震澤甚邇迄今其田卽未有可耕之日昔邑尉阮洪上書監司乞開百瀆遂鳩工於食利之民疏導四十九條是年大熟則百瀆雖遇水旱皆不可不開也夫吳江岸界於吳松江

震澤之間岸東則江岸西則震澤江之東則大海也自慶厤二年欲便糧運遂築此隄横絶江流五六十里遂致震澤之水溢而不泄每五六月間湍流汛急視之則吳江岸之東水常低於岸西之水一二尺此隄岸阻水之迹可見矣又觀岸東江尾茭蘆叢生自築岸以來沙泥漲塞昔湍流奔涌之地今爲民居民田吳江於是歲增舊賦蓋築岸之後水勢遲緩泥沙增積而生茭蘆則水道狹而流泄不快雖欲震澤之水不積其可得耶今欲泄震澤之水莫若先開江尾茭蘆之地遷沙邨之民運其所漲之泥然后以吳江岸鑿其土爲木橋千所橋谼各開二丈每十橋則開水面二十丈千橋共闊水面二千丈隨橋谼開茭蘆爲港走水仍於下流開白蜆安亭二江使湖水由華亭青龍江入海則三州水患必大衰減常州運河之北古有孟瀆等一十四瀆皆泄衆水北下江陰入江今存者無幾二浙糧船不過五百石運河常存五六尺之水足可勝舟以一十四瀆立爲斗門每瀆於岸北先築隄岸以制水若江無隄防則水必泛溢而浸灌江陰之民田矣宜興縣西有夾苎干瀆泄長塘河東入滆湖由大吳等瀆及白鶴谿而北至常州運河由此經一十四港北入大江今皆名存實亡儻開夾苎干瀆通流則西來入震澤之水可以殺其勢深利於三州之田也熙寧八年歲大旱太湖水退數里中有丘

墓街井知昔爲民田則湖之寛廣倍於昔矣昨檢正張諤命屬吏張懿相視蘇秀二州海口諸浦將欲疏鑿懿以爲若開諸浦則東風駕海水倒注反灌民田諤曰百川東流則有常西流則有時因東風雖致西流風息則其流亦復歸海勢則然也又觀秀州青龍鎮有安亭江自吳江東至青龍洩水入海昔監司恐走透商稅遂塞此江其害實大又聞青龍人戶情愿出錢開濬官吏未與施行諤觀合開三州諸港瀆不必全藉官錢蓋三州人人樂開故半可以資食利戶之力也或謂昔人創望亭奔牛呂城三堰慮運河之水不制故節之以通漕運自廢望亭呂城二堰然亦不妨綱運諤曰太湖及西來衆水無吳江岸之阻通江湖道未嘗堙塞運河之水慮其走泄是以築堰自築江岸及諸港浦一切堙塞使三州之水常溢而不泄二堰雖廢無害今若泄江湖之水而二堰不復則運河枯竭而糧運不行此灼然之利害也或曰高原陸野皆有塘圍蓋古之人蓄水以灌田今塘之外皆水塘之中未嘗蓄水又未嘗植苗徒牧養牛羊畜放鳧鴈而已諤曰昔置塘蓄水以防旱歲今自三州之水久溢不泄則置塘爲無用之地若決江岸泄三州之水則塘不可不開以蓄水猶堰之不可不復此亦灼然之利害也苟堰與塘爲無益則古人奚爲之耶嘗見蘇州之茜涇昔范仲淹命工開導以泄積水當時諫

官不知蘇州患在積水不洩言仲淹走泄姑蘇之水不知其利而反以爲害鍔觀溝瀆知古人之意曲折究轉皆非徒然惟執事者上之朝廷庶幾三州之民有望於今日也

獻忠讀此書知東南水利莫詳於此今昔雖有少殊而源委蓄泄之大勢固猶同也今世吳江隄岸日益堙塞視鍔建議之時其相去又不知幾何矣疏鑿之功既不能復舉則湖州泄水之利自有不容以不講者夫溧陽五堰西受高淳宣城引入九陽江諸湖之水東注震澤此單鍔所謂上源之患也我

朝高皇帝鑿通溧水石河引而北注而於五堰築成堅壩似乎太湖之患可息矣然太湖之源實出於天目及宜興以西諸山方春夏水發之時洪流奔放悉注太湖五堰之患雖息而湖州之害固不免也今吳江隄岸既不可復鑿豈可不思其泄注之政哉湖州運河東達平望幾一百二十里太湖之水半泄其間自運河以南諸谿港會同北流餘不諸谿及運河之水一派皆南出於石門一派出於皁林一派由嚴墓東南出嘉興一派東出王罔涇一派出平望其間港汊經泄之處爲民間所占日漸狹小而上源諸漾積受洪流之處漸至塡塞爲蘆埂圍築爲藕蕩者又不知其幾也是可不爲厲禁以防闕閉之患哉大抵歲多南風則水患多在姑蘇歲多北風則水患多在吳興此又分外所加之患也防患之道自宜周詳故宋乾道二年詔漕臣王炎相視開掘浙西勢家新圍草蕩菱藕諸陂及岸際圍築耕種者所至令守倅縣令同共措置淳熙三年御史傅淇言近臣奏請圍田堙塞水道之害務在禁止此乃拔本塞源之要術然豪右之家未有無所憑依而肆意圍築者聞浙西諸縣江湖草蕩計畝納錢利其所入給據付之望條約諸縣毋得給據與官民戶茲皆前朝防患之道及今禁約猶可消滅未來之患若視爲末務等於故常而不加之意則吳興他日之患更有不可勝言者矣夫吳興水利與蘇松不同蘇松有海潮淤塞之患不盡出於人爲

吳興本無此患惟禁絕有力者圍築之患足矣有司民之仁念者幸加意於此

宋史才言圍田利害

紹興二十三年諫議大夫史才言浙西民田最廣而平時無甚害太湖之利也近爲瀕河之地多爲兵卒侵據累土增高長隄彌望旱則據之以溉而民田不沾其利澇則遠近汜溢而民田盡没欲乞盡復太湖舊迹使軍民各安田疇

宋陳正同言相視

紹興二十九年知平江府陳正同言相視到常熟諸浦舊來雖有潮沙之患每得上流迅湍可以推滌不致淤

壅後來被人戶圍裹湖瀼爲田認爲永業乞加禁止

宋監進奏院李結三議略

蘇湖常秀自紹興十二年以來屢被水害議者皆歸於積水不決之故第以工役浩大事皆中輟臣有管見治田便利三議一曰敦本二曰協力三曰因時司農丞郟亶云古人治塘浦闊深者蓋欲取土以爲隄岸非專爲決積水若隄岸高厚借令大水之年江湖之水高於民田五七尺而隄岸尙出於塘浦之上三五尺故雖大水不能入於民田民田既不容水則塘浦之水自高於江而江之水自高於海不須決泄而水自湍流矣此古人治低田之法也若知決水而不知治田則所開濬不過

積土於兩岸之側霖雨蕩滌復入塘浦不五七年塡淤如舊乞詔監司守令相視諸州水田塘浦緊切去處發常平義倉錢米量行借貸與田主之家令就農隙作堰車水開濬塘浦取土修築田岸且民間築岸所患無土今既開濬塘浦積土自多田岸既成水患自去此臣所謂敦本之議也○又以爲百姓非不知築隄固田之利然而不能者或因貧富地同而出力不齊或因公私相吝而因循不治非協力不可百姓所鳩工力有限必賴官中補助官中非因饑歉難免募民興故曰非因時不可

宋郟亶治田利害略

一論古人治低田高田之法古人因地之高下井而爲田其環湖卑下之地則於江水南北爲縱浦以通於江又於浦之東西爲橫塘以分其勢其塘浦闊者三十餘丈狹者二十餘丈深者二三丈淺者不下一丈古人使塘深闊若此蓋欲取土以爲隄岸高厚足以禦湍悍之流故古之隄岸高者二丈低者一丈借令大水江河高於民田隄岸出於塘浦民田既不容水則塘浦自高於江而江之水亦高于海不須決泄而水自流矣故三江常浚而水田常熟又論後世廢低田高田之法古人田各成圩圩各有長每年率逐圩之人修築浚治故低田之隄防常固旱田之浦溝常通也年祀縣遠古法隳壞

水田之隄防或田戶行舟之便破其圩岸以爲涇浜或人射下腳而廢其隄或官中開挑減少丈尺或田主但收租課而不加修築或租戶利於易田而故欲淤沒或張捕魚鰕而漸破古隄或一圩雖完旁圩無力而連延隳壞或貧富同圩而出力不齊或公私相吝而因循不治故低田漫然復在江水之下也

元都水營田司集江湖水利略

太湖納湖州宣州諸谿之水而南北東江海之岸皆高水積其中勢若盤盂設遇雨潦則環湖低田悉皆淹沒若欲導泄積水在乎時時檢點太湖東北兩岸通江河之道不致閉塞可也蓋環湖低田利在洩潦兼沿江旁

海高田亦仗湖流奔注衝散潮沙使江河通利乃可引潮澆灌諸小湖在太湖迤東及北者甚多皆能接泄太湖注江達海若上源所注不急則潮沙注湖漸成淤澱圍裹成田由是湖水與諸浦漸遠而所泄益微若非就圍田多開湖渠及時修浚諸浦則此湖之塞恐不止於是也

元周文英三吳水利

蘇湖常秀之田高下不等大率低田十有其七高田十有其三吳越錢氏之在東南專享此利嘗詢之高年云兩浙承納土時蘇州有營田軍四部共七八千人又有撩淺夫專爲田事導河築隄以減水患于是歲熟錢五

十文糴米一石自歸宋之後農政不修田圍河港大半堙塞今江浙之米比之當時其貴十倍民不得不重困矣

元潘應武言水利

浙西道自歸附官應哨船入境擄掠鄉郡將河港釘斷吳江長橋係太湖衆水之咽喉橋南龍王廟後被築塞五十餘丈沿塘三十六橋實鄉郡衆流之脈絡多被釘斷亦有築爲壩者所以水流不疾不能滌去淤塞

國朝夏忠靖公原吉治水奏

浙西諸郡蘇松最居下流太湖緜亙數百里受納湖杭宣歙諸州谿澗之水散注澱山等湖以入三江頃爲浦

港堙塞匯流漲溢傷害苗稼拯治之法要在浚滌吳淞江諸浦導其壅滯以入於海按吳淞江舊袤二百五十餘里廣一百五十餘丈西接太湖東通大海前代屢浚屢塞不能經久自吳江長橋至夏駕浦約百二十餘里雖云通流多有淺狹之處自夏駕浦抵上海縣南蹌浦口可百三十餘里潮沙漲塞已成平陸欲卽開浚工費浩大難以施工臣等相視得嘉定之劉家河卽古婁江徑通大海常熟之白茅港徑入大江皆係大川水流迅急宜浚吳淞南北兩岸安亭等浦引太湖諸水入劉家白茅二港使直注江海又松江大黃浦乃通吳淞要道今下流壅遏難疏旁有范家浜至南蹌浦口可徑達海

宜浚令深闊上接大黃浦以達湖泖之水每歲水涸之時修築圍岸以禦暴流如此則事功可成於民爲便

獻忠深考吳淞江所以堙塞之故葢海水有潮沙之害必太湖東下之流迅急方可敵住渾潮潮必易退退則併上流急瀉蕩滌淤沙不致停住今吳江長橋旣多堙塞則水流不疾而潮沙停滯不能蕩滌而去日復一日遂致漲塞如此夏公親履其地博采衆見遂將吳淞上流引入婁江而以黃浦改入范家河誠爲達權通變之利至今黃浦通利雖吳淞東半截竟堙而夏駕以入安亭江以達於婁江至今猶通自後惟照此加工疏導自然太湖之水可泄以免湖州宜興之患矣若好事者不

深究其本末利害必欲開通吳淞使與黃浦會而入海則不惟工力煩難將併黃浦堙塞則東南之害有不可勝言者矣愚嘗以人身比之吳淞與黃浦如人兩足吳淞之塞已廢其一而黃浦尙堪達海如人雖跛一足猶可踉蹌而行也若爲庸醫併廢之不甚可惜邪

或曰開通吳淞工力雖大何至既通而併黃浦塞之此必有說予曰黃浦與吳淞其勢相敵此盛則彼衰者也往時吳淞通利時黃浦之勢甚小及吳淞既塞而其勢始大至於今日則與錢塘江之迅急相上下耳若開通吳淞則其流直出黃浦曲轉之勢不容不緩況吳江長橋及寶帶橋之流入於吳淞甚徑而入黃浦甚紆遠若

欲挽回其勢非百千鉅萬之錢穀不可辦與其費出不訾而復致黃浦之塞曷若省其費而安之耶況今松江二縣之稅黃浦所利者居其八九吳淞堙塞之患止居其一二與其捄一二之害而廢八九之利此不待智者可辨矣

吏科給事中葉紳請治水奏

臣惟直隸之蘇松常浙江之嘉湖杭約其土地雖無一省之多計其賦稅實當天下之半若水道不通爲六郡農田之害其所係亦不輕矣蓋天目諸山之水瀦爲太湖而太湖又由江河以入於海昔人於溧陽則爲堰壩而遏其衝於常州則穿港瀆以分其勢於蘇松則開江河以導其流惟是入海之處潮汐往來易於堙塞故前代或置開江之卒或設撩淺之夫歷歲既久其法廢弛遂致諸湖巨浸壅遏於中江河故道淤漲於外土民利其膏腴或堰而爲田或築而爲圃上源之來者不衰而下流之去者日滯是以川澤浸盈經冬不涸圍田沮洳終歲不乾加以秋夏淫雨浹旬山水橫發淹沒田疇漂淪廬舍固其所也方弘治四年一潦五年復潦幸而六年頗收稍得蘇息而今歲大水視昔尤甚六郡人民流離苦困不可勝言只今撫按等官相繼論奏伏望　聖明以糧儲爲國家之大用水患爲東南之大害於廷臣之中選差有才力通曉水利者一二員重其委任卽日

前去會同撫按官講求民瘼設法振濟候民心稍定然後指定地方分投相視自源徂流一一按究然後度其經費量其事期大加浚治務使下流得以宣洩而上源不致氾溢

愚讀此疏切中江南利害當是時卽
命工部侍郞徐貫疏通六郡水利惜徐公不能加意其間止應故事將各處河港通行一浚殊無以副委託之重識者惜之

沿湖港瀆考

太湖舊有沿湖隄防而泄以諸瀆瀆有斗門制以巨石甚固門各有牐板旱則閉之以防瀆水之走泄有東北

風亦閉之以防湖水之暴張官主其事爲利浩博後漸堙廢頗爲郡中之害東坡水利奏云太湖受諸州之水先治吳江南岸茭葑蘆葦之積則水東瀉而無壅滯之患諸州利矣自今觀之吳江茭葦屯結成田長橋諸洞門悉皆堙塞比來十水九淹民力尤困吳江之患卒未能除而治湖諸瀆不可不加之意也

按大錢小梅二港總苕霅西南衆水以入於湖港之最大者也大錢以東皆從橫港注入諸港直至吳江界西金港顧家港官瀆港張婆港及宣家楊瀆泥橋寺橋計家等港先素流通止因其舊而修之也

陽瀆沈瀆羅瀆大瀆新涇瀆潘瀆諸瀆謝瀆和尚瀆張港瀆幻湖瀆西金瀆東金瀆趙港許瀆楊瀆義高瀆陳瀆薄瀆五浦瀆蔣瀆錢瀆新浦瀆石橋瀆湯瀆盛瀆宋瀆喬瀆湖瀆已上名瀆者因民建議以便水利者也

已上三十八港瀆俱屬烏程按修湖瀆記云湖瀆三十六其九屬吳江其二十七屬烏程惟計家港近谿而闊獨不置閘紹興二年知州事王回修之又改二十七瀆名曰豐登稔熟康寧安樂瑞慶福禧和裕阜通惠澤吉利泰興富足固益濟又皆冠以常字今久廢不脩成化十年添設治農通判李智漸加修治民多賴之（今廢此官可惜）

添設勸農通判縣丞議

忠按成化九年添設蘇松常嘉湖五府勸農通判所屬縣縣丞各一員近復革去今世冗官理應裁省者甚衆惟蘇松湖三府勸農官獨不可少所謂勸者專管水利以興農功者也蘇松在震澤下流淤澱日甚加以海潮漲沙日積故吳淞江已爲平陸今之爲郡邑者誰復以水利爲念哉而稅額日重加派不息今之蘇松視昔之蘇松何如也吳興居於上流其入太湖之水既爲吳江所遏塞則其南向之流所係亦甚重而圍爲茭耕之蕩塞爲桑麻之區日已加多苟無專官治之其誰已哉若徒以區區冗官之議槩例之更後五十年浦瀆漲塞高下俱病非費數百萬不足以議其成功也

山鄉水利議

予寓吳興以來屢見各縣山鄉旱災不收大受飢困山鄉平田既少一遇旱暵泉流枯涸計無所資坐以待斃有司者徒見下鄉平田頗有潤色不肯特爲奏免糧稅予按視其地皆坐不知水利之故元儒梁寅有鑿池溉田之議其略云畝畝之間若十畝而廢二畝以爲池則九畝可以無災患百畝而廢十畝以爲池則九十畝可以無災患予嘗至上虞之下溉湖觀之方知梁子之議可行而永久利民矣有志經國者當相視一鄉之中擇其最高仰者劃爲陂湖先均其稅額於衆利之民次營別業以補失田之戶大展陂岸使廣而多受雖亢旱之

年不至耗涸從高瀉下均資廣及沾潤一番可以經月雖有凶災不能及矣況陂湖之利魚鰕雜產茭葦叢生貧者資以養生富者因而便利大雨一注衆流復積前者既瀉後者復蓄山鄉水利無愈此者故叔孫之芍陂汝南之鴻卻陂古人成績可以引見自非爲民父母者力主其事愚民誰肯割其成業者乎至於下鄉之田亦有高亢不通資灌者莫若照依北方掘鑿大井上置轆轤汲引之利亦足自辦民可樂成不可謀始出力任事雖存乎人必須奏留久任方可成功此又監司者之責也

畢士安奏免僞額考

錢氏納土時將一應派料混入糧額之內故其田稅每畝有五斗之數是時畢士安守台州將錢氏舊籍上奏得免僞增之額故浙東至今輕省朝廷因畢之奏乃命王方贄來均稅額以一斗起科卽今世民田之額及一斗四合官田是也其餘重額係職田及賈似道所買公田及抄沒田也

兩浙田稅考

錢氏國除後朝廷遣王方贄均兩浙雜稅方贄悉令畝出一斗使還責其擅自減稅方贄謂畝稅之一斗兩浙之通法兩浙既已爲王民豈當循僞國之法上從之方贄尋除右司諫終於京東轉運使五子皆貴而孫珪至宰相

又按楊東里桂巖集序云錢氏立國大限一畝稅至五斗其歸宋也只以僞增之數上之以自取重遣陪臣江漢臣來獻漢臣慮其厲民無已也以其籍沈諸河而自劾太宗怒欲誅之久而始釋凡隨錢氏來者皆得官獨漢臣竟以廢斥死太宗因其籍無據且聞田額不均因命右補闕王永均吳越田稅永定爲畝稅一斗還奏太宗不悅永曰畝稅一斗天下之中正使新附之民被朝廷之仁恩耳永只方贄也漢臣三衢人其後二家子孫皆榮盛

吳興均糧考

吳興自來田額煩瑣大爲民患正德末年太守劉天和議將官民田各均爲一則民甚便之嘉靖二十年又據太守張鐸申文奉行均糧事例又欲將官民田共均爲一則其夏秋二稅不分金花銀布麥折鹽糧馬草均以折銀名色驗派一項其里甲丁田均徭銀力等差民壯力役每年隨糧帶徵此議簡易可以經久施行惟有地山二項亦欲均以銀糧要見每田一畝該糧若干該折銀若干該絲若干每地一畝該糧若干該折銀若干該絲若干每山一畝該糧若干該折銀若干該絲若干此則不可行也夫以湖蕩中得利之地派入糧銀猶之可也若山鄉陸地旱多利少而欲派入糧銀其害可勝言

乎至於山稅之輕尤非地比若用加入糧銀則山鄉無復可居之民而棄為虎狼之宅盜賊之區而已為今之計將田上止派糧銀二項合官民均之可也將地止派絲兼鈔亦合官民均之可也其山止照舊額合官民絲鈔均之可也其湖蕩浮地今世得利亦厚此則斟酌均之可也大抵民之稅額江南獨重其浮地雖有遺利而仁者之政寧失之寬則化國之日舒且長矣要當以宋時王方贊為法庶幾長民之意

官民田地該均為一則議

按所謂官田者乃宋朝之職田學田與賈似道之公田及抄沒入官之田也其在劉公均田之時徒見官民之名似不可混而不知官之為名皆前代所存之舊名非今世所當檢括者也竟使官田得免徭差獨使民田受累甚非均平之政

鹽口考

宋制兩浙歲計丁口官散食鹽每丁給鹽一斗使輸錢百六十有六謂之丁鹽錢然其原實始於南唐李氏有國時制為鹽丁之額吳越彷之而宋不復改以至於今也至皇祐中許民以紬絹依時值折納謂之丁絹自鈔法既行之後鹽盡通商而民無所給每丁仍增錢為三百六十謂之丁身錢大觀中始令三丁納絹一匹當時納賤未有陪費其後物價益貴乃令每丁輸絹一丈縣

一兩皆取於五等下戶民甚病之浙江俱困而湖州尤甚故紹興間湖守陳之茂因請折絹以五千為匹仍不以添丁增賦乾道八年烏程令余處恭仍乞以七丁科一匹自是為例民以僅蘇至我
朝仍其舊額謂之鹽口於田賦上帶科而人不知其所從來故予考其始末著之於此李氏雖有鹽給實為作俑我
朝視宋已為輕政惜無究其源特為建白之無徇亂國錐刀之末可也

江南綱運考

我朝江南白糧綱運每四月發舟八月抵京蘇松常嘉湖五郡惟湖最先往往督運官到京受賞攷之宋太宗
朝曾致堯為兩浙轉運使上言去歲所部租惟湖州一郡督納及期而蘇常潤三州悉有逋負請各按賞罰太
宗以江南頻年水災蘇常特甚致堯所言刻薄不可行因詔戒之使倍加安撫勿得騷擾太宗愛養元元之意固萬世可法而湖州運輸之勤自昔已然亦可嘉矣

巡撫周公忱官田減科則例

按文襄年譜有減科一節正統元年從巡撫周忱奏浙江嘉湖直隸蘇松等府官田準民田起科每畝秋糧四斗一升以上至一石者減作二斗七升其二斗一升以上至四斗者減作二斗其一斗一升至二斗者減作一

斗於是蘇州府遂減秋糧八十餘萬石他府有差今查考松江一府官田原額故在未嘗減則則他郡可知不知年譜何所據而編入也或公有奏稿而未及奏行或既上奏而未下者耶今五郡重額民實不堪若欲以官民一則均糧誠恐既均之後理無可減之法有憂

國之計者按其年譜請之于 朝然後以一則均之斯其爲利民之策矣

歷代水利治績

晉吳興太守沈嘉重開荻塘因改名吳興塘

梁吳興太守柳惲重浚青塘後人思柳公德政易名柳塘

唐開元中烏程令嚴謀達重開荻塘

貞元中于頔爲刺史州有湖陂舊可溉田三千頃久已廢塞頔行縣命修復隄岸歲獲杭稻蒲魚無慮萬計

元和十三年刺史于頔復長城縣方山之西湖溉田三十頃

元和中刺史范傳正命縣令權逢吉疏湖中水利諸堰以復古迹

宋知州王回修許家港（已見沿湖港漊條下）

康定中晉陵胡宿知州事政多惠愛嘗築石塘百里以捍湖水既去州人思之名曰胡公塘

政和中章援知州事於郡東南重建長橋建炎末郡人易木以石且築堵中流拆橋爲二南名甘棠高壯可通大舟北仍名長橋

宣和中知德清縣趙景東建餘不谿橋

淳熙五年知武康縣蔡霖以新谿沙積漲塞自汶港口廢舊港徙水道東北注五里合長安大谿邑人便之

慶元間知武康縣丁大聲以後谿淤塞不利舟楫募民浚之自龍尾橋至獅子山長一千二百丈

洪武二十八年置安吉縣劉家西鄉等壩及開五沸石山等溝

天順四年工瑢知湖州以長橋歲久圮壞鳩工重建三洞環之翰林檢討方謨有記其略云郡城之南有水橫貫於南北曰霅谿谿之上游曰長橋舊名伏龍其下之水一自天目之陽出餘杭經德清會銅峴諸山水入定安門一自天目之陰入苕谿薄城南亦入定安門二水合流橋下漫衍爲江子匯從臨湖門直趨太湖每春夏霖潦暴至則深廣倍常故橋屢圮屢修比年以來遂偃仆而不可支矣景泰癸酉郡守程侯謀及歸安令李君役工方興屬時饑廢其功遂輟天順改元河南岳侯來守如前工直俾裕其力橋成三洞覆以砥石上翼以闌其高二十四尺立於水者如之

吳興掌故集卷之十一

吳興掌故集卷之十二

九霞山長徐獻忠輯
延州布衣吳夢陽閱
後學劉承幹校

風土

今天下風俗惟江之南靡而尙華侈人情乖薄視本實者競嗤鄙之吳興在七郡中獨號稱朴厚夫朴必少文采文采或闕其下者纖嗇而寡情上者好相軋而爭此亦湖俗之敝也然其民務本業守素行有古昔之遺風焉君子之莅茲土者循其俗而揃之去古之治亦當不遠矣略述其槩作風土記

吳興士宦可法者數事致仕而林居不役輿皁以傷民財自其鄉入城有司雖聞有遺撥去則歸之

城中士夫凡問候出入類駕小舟一二奚僮相隨或至不張蓋者

親賓留餼止以常數不過爲檢設

衣服多以紬絹不事綺飾

會集止以契闊慶弔不爲嬉遊飲讌陸博棋弈鮮所藏設

喪葬送者雲集其費一出於親知所辦隨其力之大小以邀送客至於妝戲結綵之費稍近馳騁賢者更斟酌近禮風俗益厚矣

有親喪者賵奠之禮舉不敢受云不敢以吾親累及人此俗頗佳然既卻之人而又厚其答禮則又過矣至於親知之家雖知主人辭卻而必備物以行之似亦過情率素之俗當無周委如是

婚嫁遇暮夜知眷之家各助鐙燭此尤厚俗雖有酬勞而臨事聞豫

尋常酒席或四人合一卓奢靡之情見之亦盡消矣

尋常食供必設燥餅其餅直甚薄大抵以鹹水發麪能消人胃氣小兒多食多生痞癖北京餅餌大率類此故小兒無不病痞者

食啖凡可久藏者必樓火薰炙雖茶茗亦然其地水氣

多雖久用火物不病山中人薰果不測客至卽以充豆茶中多以薰果濟其香味

冬月類坐火箱曉起衣著及暮夜臥被必出其中北京地寒多坐臥火炕然北人多病盲而湖人不然者北入好飲燒酒孕婦縕鬱熱毒也

山中夜必澡浴寒暑無間此不但薪水易辦亦資澡水肥田也坐火箱雖有鬱熱而水氣散之故少火病

七月望日盛爲盂蘭盆會好事者浮水鐙爲水陸會吳門更盛於此

元日家具糕勝香鐙供之正堂三日或至半月者葢事門戶神甚謹不敢以家鬼先之

每朔望女婦設茶果堂中茶多至三十碗者云供土地神供畢或通飲餟于鄰嫗

常以膏汎粥事神按齊諧記云吳人張成於宅東見一婦曰此地是君家蠶室我卽地神正月十五可作白粥泛膏於上祭之當令蠶百倍今其供當出此

土地神家有塑像者地供之此我朝高皇帝私行到麪店坐席皆滿惟餘供土地一卓親移之也上云土地須在地上坐以卓讓我喫麪明早召同席蜀中生始知駐蹕之故自是供土地皆土上也

喪禮時制二十七箇月爲終先王三年之期人子之情終有未自安者湖人終制之日出外素青服而家居素服若心喪者直至三年方通用吉服此於禮法兼盡三哭之善俗無過此者

湖俗不重冬至祀先之外別無燕獻蘇常亦然惟松人重之若論先王以至日閉關靜養陽氣則至節自該重松人閉關三日頗合此意但燕獻太繁靡費金穀又不若不重者爲勝也

湖俗重十月朔墓祭與清明略同霜露感情不能自已固孝子情也正合古禮

勤儉二字湖人立家可以無媿其地不通商賈多務本力穡終歲無復間暇之時方得免於飢寒之困凡衣

服食飲率多野朴以茶飲一事言之湖人上戸視松人中戸猶薄自中戸以下至有不費茶錢者茶本土產而朴習如此隨時蔬菜廚料備足郵居野老間一得肉而未嘗乏蔬松人藏蔬乃時時缺乏其勤生可知矣且田中所入與桑蠶各具半年之資故雖荒札止半年耳蠶熟又捄郵也若松人禾稻一不熟即束手待斃而用復不節雖有紡織之工亦不能救況城市鮮耕織似湖城事田桑者之多耶

薪炭湖所產價亦省於他郡湖人用炭止以供蠶事冬寒家具火箱竈下餘燼皆足供用鮮用炭禦寒者

酒以烏氏程氏得名然其味甚薄豈所貴以薄爲道耶浙東亦有此醞名爲茆柴酒以茆易燎而白酒易醒故貧賤者用之而不貴不似湖中日用也

吳都賦云戸藏煙浦家具畫船惟吳興爲然自今鄉居宦士誠有然者城市絕少然春遊賓非西湖所及西湖竟成遊市且不能遠汎士大夫或與諸女郎雜沓而至頗亦厭觀吳興山水環帶南北憩越無不自適所至清遠不相步襲芳煙滿懷汀草自綠可謂眞境然所謂家具畫船者鮮於登覽見之俗尙送葬大小畢集吳都所云始不虛耳

湖中遊山與他方異他方崇山峻嶺勞費僕馬湖城去峴山僅一里金蓋道場僅十里弁陽陸步五里其諸

碧巖黃龍與珍瓏諸洞壑皆去水非遥蕩槳擊空容與自適止取照袋氈囊酒榼食壘足矣照袋以攜文房既囊備更衣照袋以烏皮爲之四方有蓋并襻五代士人多用之勝沈存中遊山具多矣

姜堯章云吳興號水晶宮荷花盛麗陳簡齋云今年何以報君恩一路荷花相送到青墩亦可見矣東坡守湖時與王子昆仲及子邁泛舟繞城觀荷花登峴山亭晚入飛英塔其詩云環城三十里處處皆佳絕蒲蓮浩如海時見舟一葉然湖人務本力穡雖士人視此境界只尋常耳皆不知其樂也往在吳門見白蓮遊甚盛雖女郎相攜必竟日夕予感之爲作吳中白

蓮花賦二郡民俗只此一事已大率可見

湖人語音多縮爲商音雜出徵聲山氣盤薄使然故其俗嗇而不好首事大抵北人多宮音南音多商蘇人輕清之極又雜出羽凡地氣囿人而聲以通之皆不能逾其常有逾而特出者不爲方輿風氣所囿必貴人也

湖人稱魚曰隅晉郝隆爲桓溫南蠻參軍三月三日賦詩不能者罰酒三升隆便云娵隅躍清波溫問娵隅是何語答言蠻人名魚也溫曰何爲作蠻語曰千里投君始得蠻府參軍何得不蠻語予按南人語類如此者甚多未必蠻人爲然隆止以蠻參諱耳

湖人好飲白酒暑中閒煑熟或入竹葉或荷葉芳烈而清名爲碧香清東坡有送碧香酒詩云碧香近出帝子家鵝兒破殼酥流盎豈坡用此法爲白酒破荒耶古人名酒爲白墮只白酒也

予喜湖俗儉朴故備述其事然皆丈夫事也至於閨閤則甚豫不似松人婦勤苦松人中戶以下日織一小布以供食雖大家不自親而督率女伴未嘗不勤冬中亦無坐火者湖中雖有苎緜之工計其年勞不抵松人一月大率與吳門相似吳中女郎類嬉遊而湖不然耳

近來鄉莊流俗以佛經插入勸世文俗語什伍羣聚相

爲倡和名曰宣卷蓋白蓮之遺習也湖人大習之鄉嫗更相爲主多爲黠僧所誘化雖丈夫亦不知墮其術中大爲善俗之累賢有司禁絕之可也

湖俗初婚之夕有相者於洞房外或花筵唱曲此大不佳士人家或無此而率化其習亦士人事

湖中聘親之初卽大加財禮吾松初聘甚省約至臨婚大禮方有匳銀士宦之家無至百兩者其諸禮文皆不似松中之儹便遣嫁率稱其家未嘗因禮文重輕而上下想於兩浙中松其最善也

湖人少服羅綺最爲雅俗而緜紬之品與松之細布寧絺之精葛皆堪士服視羅綺更覺可厭薄矣但不知

去後守此恆俗否

吳興往時善斫鱠縷切如絲簇成人物花草雜以薑桂故東坡云運肘如飛看斫鱠隨刀雪落驚飛縷山谷云爛蒸同州羔灌以杏酪食之以匕不以筯南都撥心麵作槐芽溫淘摻以襄邑抹豬炊共城香稻薦以蒸子鵝吳興庖人斫松江鱸鱠繼以廬山康王谷水烹曾阬鬭品少焉解衣仰臥使人誦東坡赤壁前後賦亦足以一笑也觀此則吳興斫鱠名遠矣而今皆不一見

湖中收租斛視常有加至三升者其俗大率收租極大納稅名官斛糶冬米極小習俗已成不以為異見東

堅志載湖州沈三八用大斗量租為陰司所錄其理或有之然則亦可警矣其間豈無公平識達之士變易其風者乎吾松素無此故異而書之末簡

吳興掌故集卷之十二

吳興掌故集卷之十三

九霞山長徐獻忠輯

延州布衣吳夢暘閱

後學劉承幹校

物產類

吳興介在蘇杭之閒水陸饒沃之產實過兩郡然蘇杭之業率多浮末吳興獨務本力故蠶絲物業饒於薄海他郡邑咸藉以畢用而技巧之精獨出蘇杭之下雖其勤力有餘而纖嗇遺陋者尚多故其民雖無素封之奉而飢疲困苦亦稍減少是皆逾於技巧之末多矣作物產記

蠶桑

蠶桑之利莫盛於湖大約艮地一畝可得葉八十箇（每二十斤爲一箇）計其一歲墾鉏壅培之費大約不過二兩而其利倍之自看蠶之利復稍加贏而其勞固已甚矣湖人看火大都聽命於天時而古法則以人力勝之古人立蠶室甚密止開南北窗以紙窗蒙簾重蔽之南風則閉南窗北風則閉北窗內設火阬五處蠶姑以單衣爲寒暖之節單衣覺寒則添火單衣覺熱則減火一室之內自地至屋無不暖之處故天時不能損其利也今湖中所謂蠶室甚草草一不能禦風二不能留暖氣傷熱者則殭死傷冷者則破囊古人下窩刑於蠶室恐風中其瘡則其閉密可知

飼蠶備葉荒有二法葉少時以白米粉糝於葉上餌之其絲更光白而韌又秋葉未落時采完好者曬乾爲細末常置暖處蠶時遇雨葉溼則以乾末糝葉上均其水氣兼乾葉易飽難飢

授時厤每年蠶室方上不可動土興作

蠶神出蜀郡圖經曰九宮仙嬪蜀之先本有蠶叢魚鳧之說

居康山以來見鄰家養蠶自出火後即布於地上以土坯閘限如筐不須番替每日止散葉其法甚便及上山時亦不用火詢之菱湖人云不用火者絲縷終不

如著火之光且火暖亦易成繭

野史記烏鎮大族伍氏因蠶多葉少將十餘筐瘞之田中還途見一大鯉躍入舟中載歸經皁林巡司異其行急詰之見舟中有人腿一隻縛解按察司拷掠不勝訴出瘞蠶之故命驗之則所瘞之蠶變爲死屍恰少一腿乃併其主抵罪物之冤報雖若誕妄然固可戒也

禾稻

湖耕深而種稀其土力本饒沃種不稀者至秋多病蟲嘗見歸雲菴老僧言吾田先用人耕繼用牛耕大率深至八寸故倍收

湖之老農言下糞不可太早太早而後力不接交秋多縮而不秀初種時必以河泥作底其力雖慢而長伏暑時稍下灰或菜餅其力亦慢而不迅疾立秋後交處暑始下大肥壅則其力倍而穗長矣

吾居山中往往旱荒乞得旱稻種吳石岐大參家糯紫黑色而粳者白往時宋眞宗因兩浙旱荒命於福建取占城稻三萬斛散之仍以種法下轉運司示民即今之旱稻也初止散於兩浙今北方高仰處類有之者因宋時有江翺者建安人爲汝州魯山令邑多苦旱乃自建安取旱稻種耐旱而繁實且可久蓄高原種之歲歲足食種法大率如種麥治地畢豫浸一宿然後打撢下子用稻草灰和水澆之每鉏草一次澆糞水一次至于三即秀矣

山藥

山藥本名薯蕷以山土所宜故名山藥種忌大糞齊寧州以牛馬乾糞種之然黑土不如黃沙土平地種者無益予以供早旦下食兼作東坡玉糝羹及作酒方在本草

蔬菜

白頭菜極肥大而短即杭之黃矮菜予在四明一種名雪裏蕻言其抽薹早也脆而佳吳中箭榦菜極宜醃藏

湖中諸佳蔬易辦而美惟茄不如松江之肥大其餘皆可以養老省擧鮮也敬直老人曰老人有性喜茹素不忍害物者菽水之奉在佳蔬藥菜料理如法殊益於人杞蒴芎朮等苗嫩時采食之或煮或齏或炒或罨悉用土蘇鹽豉加鹽下醢甚良蔓菁作齏甚妙不斷五辛者春秋嫩韭四時采辦甚益葵豆紫蘇胡麻俱能下氣

湖人不甚食薺薺和肝氣明目夜則血歸於肝肝氣和則血脈流通津液暢潤東坡與徐十三薺羹書以爲天然之珍雖不甘於五味而有味外之美天生此物以爲幽人山居之祿

湖中多蓴錙孟希云永興湘湖蓴菜三月盡采賣至秋則無人采矣孟希此語止一方之見耳春蓴如亂髮成本此則猶常菜不足異秋蓴長丈許中止一二尺生冰甚滑一二尺外皆棄物且春蓴嫩不可作羹秋風之思在此一二尺間耳以菜體計之宜永興之不知采也

湖俗務本諸利俱集春時看蠶一月之勞而得厚利其他菜麥麻苧木緜菱藕蘿蔔薑芋各隨土宜以濟鈌乏逐末者與之推移轉徙山中竹木茶筍亦饒故荒歉之年不過減其分數不至大困吾松小民仰足惟佳穀一熟而已至於平地可以桑麻汙卑可以菱藕

悉棄不經理何其愚甚也

蔓菁根能濟飢若蘿菔止主消食蔓菁薹苗可作菜子可作油諸葛種之蜀中有自也

茶

唐制湖州貢茶甚多歲造顧渚茶一萬八千四百斤大厤後又有進奉上品茶建中二年袁高刺郡進三千六百串并詩一章

我朝太祖皇帝喜顧渚茶今定制歲貢止三十二斤清明前二日縣官親詣采造進南京奉先殿焚香而已未嘗別有上供此自來進茶輕省之日也

兩浙茶產雖佳宋祚以來未經進御李溥爲江淮發運使章憲垂簾時溥因奏事盛稱浙茶之美云自來進御惟建州茶餅浙茶未嘗修貢本司以羨餘錢買到數千斤乞進入內乃自國門挽船而入稱進奉茶綱有司不敢問貢餘悉入私室溥晚年竟以賄敗竄謫海州而進茶遂爲例矣

陸羽茶經湖州生長城縣顧渚與陝州光州同生白茅縣腳嶺與襄州荊南義陽同生鳳亭山伏翼澗飛雲曲水二寺啄木嶺與壽州常州同生安吉武康二縣山谷與金州梁州同今時茶品已定與唐時不同大抵南產優而絕無用團者紫筍旗牙雀牙之品大著矣羽所謂常州即陽羨也與顧渚故同而湖茶亦必先顧渚其他亦未必如羽所云

杜鴻漸與楊祭酒書云顧渚山出紫筍茶兩片此物但恨帝未得嘗實所歎息一片上太夫人一片充昆弟同啜然則唐人所進類非佳品觀此書可知矣其後開成三年以貢不如法停刺史裴充官

茶經言茶之原之法之具天下益知飲茶矣鬻茶者至陶羽形置竈突間爲茶神有常伯熊者因羽論茶復廣之其後尙茶成風回紇入朝始驅馬市茶茶榷始嚴皆貞元閒事也

羅岕在長城之西鄉由合谿至其地四十里地多羅姓

其茶麤枝大葉立夏始開園采摘其味太厚必藉煎法始成佳品

世說王濛好茶人至輒命飲士大夫皆患之每欲往候必云今日有水厄唐人茶序云釋滯消壅一日之利暫佳瘠氣侵精終身之患斯大獲益則功歸茶力貽患則不謂茶災豈非福近易知禍遠難見者乎

筍

吳興城西棲賢嶺十四五里之閒專種毛竹筍最佳有重至十五斤者其種法稀留竹本每年鉏二次林中並無草根吳人所啖皆是未出土者見地有氣眼只知下有大筍用刀掘出其白如玉出土者方爲蘇松

门料也

深山梅谿以上皆荒山筍然地遠不能及時遠致作筍齏賣之極輭消可供盤飧名酸筍

嘗見山僧作筍粥幽尙可愛○山僧煑筍用大塊云薄則味脫大塊久煑令輭其味自全

吳僧贊寧筍譜天目山筍五月生盡六月其筍色黃今人以天目筍脯見饋其色綠少有黃者又聞不但早取且有煑法旋湯使急轉下筍再不犯器即綠矣

贊寧寄問天目舊友山中所出伊僧報詩云山中人事違天眼中修定我本無根株只將筍爲命

筍亦有毒須用姜或茱萸醬制之一說滑利大腸而益於肺謂之刮腸箆一云竹實少陽之氣而剋脾土

湖人移竹俱在五月筍後癸辛雜志云種竹法當於筍後竹已成竿即移先一歲者當年八月便可行根來春便抽筍總有烈日不過早晚以水澆之無不活者但須記取南根多留宿根而髡其梢耳

梅

石湖梅譜云古梅會稽最多四明吳興亦間有之其枝虬曲萬狀蒼蘚鱗皴封滿花身又有苔鬚垂於枝間或長數寸風至綠絲飄飄可玩初謂古木久歷風日致然詳攷所產雖小株亦有苔痕蓋別是一種予從會稽移植十本一年後花雖盛苔皆剝落殆盡惟湖

之武康所得者即不變此風土使然會稽隔一江湖蘇接壤土宜亦異同也

安吉之梅谿以梅得名而烏梅特爲名產他方所製取自廢落安吉特摘完好者爲之其得名非徒然也

筆

湖俗出筆工徧海內製筆皆湖人也其地名善璉邨邨有含山山顚浮屠其卓如筆孤立無從故出筆工然得法者亦少嘗見米元章一帖云馬元京師人京師筆工不善殺毫不能覃無墨池故轉掣枯竭元遊四方備能之其至姑蘇也僕頗用焉觀此帖則其法可知矣元時趙子昂所用馮應科爲一時絕藝然作史者以子昂書錢舜舉畫與應科筆爲湖州三絕則過矣崔豹古今注云筆以鹿毛爲柱羊毛爲被然海南有以雞毛爲筆山谷嘗用之唐人有以胎髮爲柱者齊己寄仁公詩云內爲胎髮爲秋毫綠玉新裁管束牢老病手疼無奈爾卻資年少寫風騷

硯

思陵翰墨志云宋廣緐論文房之用有吳興青石員研質滑而停墨殊勝南方瓦石今苕霅間不聞有此石豈昔以珍今或不然或無好事者發之抑端璞徽阬既用則此石遂爲世所略

桃花石

安吉在唐武德中改名桃州皎然送安吉康丞詩云君吏桃州尙奇跡桃州采得桃花石則名州之義本只桃花石爲當時所重又皎然有桃花石枕歌云卞山幽石產奇璞荆人至死采不著然則桃花石又出卞山

松黃

松之精有三用茯苓松脂與松黃也松黃酒服之輕身療病與脂苓之功相上下今吳興多取用松黃而不能采脂苓又養老新書云松蕊去赤皮取嫩白者蜜漬之略燒令蜜透勿太熟極香脆劉司空南坦翁自呂山寄王履吉松英藥餌履吉復詩云坦林晝永團

松蕊弁鬰春陰長藥苗寄我遠從丹洞口報君惟有白雲謠今予在吳每清明時采食殊得其力兼得煉松脂法及東坡茯苓沙法惜二物無古松可取止於市中購得之松脂煉白如玉苓用蜜團置罏中煮三炷香卽成沙矣

菖蒲

山澗幽僻處多石菖蒲蒲性幽不可近塵土及煙氣養老新書云夜燕開置一兩盆可以收煙不薰眼此非知蒲性者一經油煙則色暗無光久則浥爛塵土著亦能憔悴天暖常以清泉濯之無清泉則承黃梅雨水大缸置之幽處時時濯洗冬則置淨室三月下旬

方可移置庭除覆蔽日色然後茂美見友人一本經五十年其根自相糾結更不藉土石止以清泉供養之其服食方見本草久服輕身聰明不忘延年藥也

菌蕈

湖中大旱乏食見其采菌蕈食之予止其有毒山人云凡色大紅及黑白色者俱不可食惟淡紅色者無毒予讀夷堅志所云僧坊大蕈及金谿田僕至殞命者十四人癸辛志載感慈菴僧得奇蕈事死者十餘人凡蕈之奇且大者有毒無疑蕈受溼熱之氣謹疾者宜詳之兩河初夏生麻菰卽蕈也極大者亦不可食惟種出者無毒種以爛楮木數寸碎之埋土中以米

泔灌卽生不出三日矣閩中種香蕈法見王氏農書

楊梅

吳興記云故鄣縣北有石郭山上產楊梅常以供御石郭山在今安吉西北十里今之佳者生卞山東太子匯俗云北山楊梅南山李城南庚邨特產佳李也楊梅根須以草灰糞其冬寒方茂結

蕨

予見湖中被荒時教之采蕨其苗曰蕨萁春初可作菜其根深者至三四尺每根二斤擣取粉水澄細者可充一夫一日之食自九月至二月可采至三月穿芽則根虛不可食可救半年荒也元人黃君瑞歌云信

哉鄉民蕨作糧三月懷飢聚頭哭蕨其開葉不可餐蕨根有粉聊俎饑觀此則三月以後不可食矣蕨性極寒損胃氣須雜米粉食之否則病黃

魚

湖魚佳者莫過於魴土名鯿每大風起湖中即捕得之郭西大龍谿中得者更佳

春三月一種小魴名鰟鮎大者三寸亦時也

鰻乃寄生非胎卵物也烏鱧鬣上春深有細蟲即鰻也稍能游泳即脫去松江秋深鰻始盛謂之落鰻湖中止食春鰻鰻至秋涼始去湖入海

銀魚亦蜆蚌口上寄生安吉州梅谿之下其品上美

烏鱧極多產湖人少食者葆光集載嘗人漁者將箄籃捕魚往收之際見一鱧長數尺枕箄上將鐵叉射之不中看箄內有小鱧漁者知其子也隱候之良久復至求出其子漁者悟而祝云若有變示當放爾子其魚乃吐黃氣一條上有一僧長數寸其氣高二丈餘頃乃沒漁者駭而放之因棄業於金山寺爲僧湖人好傳其事故鮮食者夫蠢動含靈皆有佛性漁人一念佛心已生其所感亦機悟也

秋深時湖上人作裹鮓小魚加香料米粉荷葉包裹熱過可食名荷葉鮓唐人李頎漁父綠水飯香稻青荷包紫鱗正謂此也

相傳太湖產紫鬚蟹自爛谿以東至分湖皆可得之昔人謂蟹腹有眞稻芒霜降後入海輸與海神此大誕妄蟹子未成時曰黃黃中有細骨黃依以生非稻芒也入海則黃化爲子而芒亦漸長至春深散子則芒亦輸出蟹腐矣好事者傳會大率如此不但蟹芒也

吳興掌故集卷之十三

吳興掌故集卷之十四

九霞山長徐獻忠輯

延州布衣吳夢暘閱

後學劉承幹校

雜攷一

吳孫休時烏程人有得困病及瘥能以響言者言于此而聞于彼自其所聽之不覺其聲之大也自遠聽之如與對言不覺其聲之自遠來也聲之所往隨其所向遠者至十數里其鄰有責息于外歷年不還乃假之使責讓懼以禍福負物者以爲鬼神即畀還之其人亦自不知所以然也（晉史）

齊武帝永明元年有沙門自北攜赤火而南云以療疾貴賤爭取之灸至七炷而疾愈吳興丘國賓竊以還鄉邑人楊道慶虛疾二十年依法灸即瘥先是魏地謠言赤火南流喪南國至是禁之不止

梁大同三年吳興生野稻飢者利焉

宋天聖元年六月蘇秀等州湖田生聖米飢民取以爲食

至正壬辰春三月二十三日湖州黑氣亙天雷電以雨有物若果核與雨雜下五色間錯光瑩堅固破而食之若松子仁人皆云娑婆樹子閏月十二日復雨杭州亦然是歲九月十日紅巾犯省廿六日犯湖州儀鳳橋四向焚戮特甚追思雨核時橋四向爲多此先事之異也

夷堅志載吳興太守袁玄瑛將之官占者告曰至官當有赤蛇爲妖不可殺至郡果有赤蛇繞銅符面上玄瑛撾殺之後果爲賊所害

石香昔有老姥在卞山拾一大石光彩可玩偶墜火中異香聞於遠近收而寶之（見洪芻香譜）

珠羅漢湖州邵宗益獲大蚌剖而視之有珠狀如阿羅漢偏袒左肩矯首左顧如行腳僧衣紋畢具奉之慈感寺中寺僧作光明道場時憲使楊應誠刺史莫強中通判商霖劉濤咸同瞻玩珠忽躍入谿水浮翔波面光彩照耀後谿涸沙明索而獲之建閣藏焉劉濤有記刻石寺中（出韻語陽秋）

鶴氅毛隋大業二年煬帝詔作輿服儀衛課州縣送羽毛民求捕之殆無遺類烏程有高樹踰百尺上有鶴巢民欲取之不可得乃伐其根鶴恐殺其子自拔氅毛投于地（見隋書）

義馬兗州畢再遇宋開禧中用兵有功致仕居霅城北有馬號黑大蟲驍異獨再遇能御之再遇死家人以鐵絙羈之適岳祠迎神聞金鼓聲即嘶奮而去家使健卒數人收之諭曰將軍已死汝莫生事馬聳耳以聽泫然出涕長嗚數聲而死有義馬傳

赤麟元泰定三年九月初八日長興平遼鄉王俊二家牛生一犢口目俱赤徧身鱗甲龍頭牛尾生下即鳴滿郡牛皆鳴三日死（見元史五行志）

張確遊霅上白蘋洲見二碧衣女攜手吟曰碧水色堪染白蓮香正濃分飛俱有恨此別幾時逢藕隱玲瓏玉花藏縹緲容何當假雙翼蘆影暫相從確逐之化為翡翠分飛而去（見吳興志）

水戲按統紀云清明日撓彩舟於谿上為競渡之戲謂宜田蠶按藝苑雌黃云南方競渡其舟輕利謂之飛鳧又曰水車又曰水馬相傳始于越王習水戰荆楚歲時記則曰五月五日為屈原投汨羅人傷其死並

以舟楫拯之吳興止是寒食為此者崔元亮為杜牧之張水戲即此

兜娘張子野云往歲吳興守滕子京見小妓兜娘子京賞其佳色後十年再見于京口絕非向時容態感之作詩曰十載芳洲采白蘋移舟傍岸賞青春當時自倚青春力不信東風解誤人

吳興八絕統記云吳範善厤數知風氣劉淳善星文趙達能算嚴武善圍棋宋壽能占夢皇象能書曹弗興善畫菰城夏姬善相徐陵作烏程孝義寺碑曰八絕之伎依然即此

吳興三絕張文規詩以吳興苎布及白蘋洲及明月峽中茶為三絕一時感遇之興也舊誌以子昂書法錢舜舉畫為二絕誠當顧以馮應科筆雜入為三其汙士大夫甚矣

笠澤太湖之別名以湖中洞庭高起如笠之中高也

五湖即是太湖以吳江吳縣無錫宜興長興烏程皆可入而名也古時宜興併屬烏程皆以周圮三定江南有功因于其鄉立義興郡以旌之則范蠡扁舟五湖時未有義興也或曰五湖不但太湖如吳興古有欣湖吳江有鶯脰湖蘇松有陳湖澱湖併太湖為五亦宜

項王碑陰述顏魯公題云西楚霸王當秦之末與叔梁

避仇吳中蓋今之湖州也雖滅秦而宰制天下其魂魄猶思樂茲邦至今廟食不絕其神靈事跡具竟陵子陸羽所載圖經大厤七年真卿蒙刺是州十二載姦臣伏法恩命進真卿上都瓟期首路竟陵是諗予以故碑顛趾嘗因仍草莽已而復之真卿乃命再加崇樹以紀之時則仲夏方生明之日

項王廟事諸史載之甚詳云鬼物之子人但侮其命之當死者及衰者耳羽神居郡廳前後太守不敢上孔靖為守獨居之無害蕭慧明旬日而卒蕭琛著屐登廳至聞叱咤聲而遷其廟不顧且禁殺牛以脯代內竟不能害以是觀之慧明之死期將至二人者福未

艾耳今霅城之北門名霸王門祠號霸王廟廟有雍熙四年宣奉郎守太子中允通判張懌文撰碑霸王名門者項王出軍北去豐凶門而出方是吳興屬會稽郡史言會稽而不及吳興者以是

按史項氏避仇吳中因而起兵其神靈棲泊亦因父老相憐之念然當時未嘗立廟故爲厲以殺郡官理或有之其後狄梁公檄告而撤其廟亦過舉矣

顏魯公碑陰米元章題曰魯公爲盧杞所忌李希烈反杞首議遣公諫者甚衆德宗問杞對曰眞卿朝廷重臣忠義聞天下誰不慴服臣常父事之今遣使不爲賊憚則辱國陛下當自斷之遂遣宗族餞子長樂坡

公既飲而躍上梁跣蹋謂衆曰吾昔江南遇道士陶八八得刀圭碧霞餌之自此不衰嘗云七十後有大厄當會我于羅浮山此行幾是歟次氾水恍遇陶笑語曰吉吉指嵩少而去後公死于賊賊平家人啟瘞狀有金色爪髮皆長如生人歸葬偃師北山先塋後有賈人至羅浮山遇二道奕卽而觀之問曰子何所來賈曰洛陽其一笑謂曰幸託書達吾家許諾卽札書付之其題曰至洛都偃師縣北小顏家及往訪之則塋也守冢蒼頭識公書大驚問狀知公也因與至其家白之家人大哭卜日開壙發棺已空矣時元祐三年九月予遊吳興適覩郡人新公之祠因得謁拜公像其英氣仙骨凜然如在嘗閱洛中紀異載公前事吾爲刻于碑陰以貽續仙傳者襄陽漫士米黻記

宋徽宗取弁山奇石置之艮山名曰艮嶽凡石之大而穿透者難于致遠湖州山匠有巧法先以膠泥塡實衆竅其外復以麻筋雜泥固濟之令圓混日曬極堅實始用大木爲車致于舟中抵汴然後浸之水中旋去泥土此法奇甚

吳興向氏在宋時厚族三世好古多蓄法書名畫古器物其名明者駭而誕名畫千種各有籍記長城人劉瑄字囦道多能而狡獪以計取其籍獻之賈秋壑遂按圖索之凡百餘種皆六朝神品遂酬以異姓將仕

郎後任嘉興推官以贓罷死

弁陽老人志載甚詳云至其家傑閣五間悉貯書畫奇玩佳硏凡數百隻古玉印數十盒有雪白靈璧石高數尺臥沙水道悉具而聲尤清越希世之寶也景定間其祖若水墓爲賊所刼棺上一槅盡貯平日所愛法書名畫

宋倪尙書名思經鉏堂雜志云霅川城內外遊賞去處凡四十二所每日一遊則日日可度每歲一遊則可閱三十年日遊太頻勞費可厭歲一遊太疏今酌其宜每月往一處一月之中又擇良辰美景具山肴野蔌或邀一兩賓攜子弟同行

城內

顏魯公祠堂　莫氏蓮花莊

莫郎中園　曾氏極目園

林氏谿堂　楊氏水雲鄉

萬氏南園　鄒氏園

慈感寺　沈尙書園

晦巖園　葉氏園

趙氏北園　俞氏園

向氏園

城外

程氏園　道場山

何山　峴山

趙氏玉鑑園　趙氏慶源堂

法華山　仁王山

湖趺亭　荻岡寺

趙氏小隱園　思谿寺

西余山　趙氏梅園

弁山觀　石林

黃龍洞　賽玲瓏

小玲瓏　太湖之濱

張氏園　東林山

菁山　濮山

德清　長興

武康

湖城在唐爲二十四里元季張士誠遣潘元明築而小之周一十二里六十步其倂省處在西門外直抵大谿入清塘一路尖地則當時城形似上水龜其省去即龜之首也自元以前城中多壽考今世鮮近百歲者然城太寬則難守然三面倚大谿惟西多陸地守者尤須加意于此

唐宋以來諸節鎭所轄四城分爲四廂以錄事參軍治之即郡主簿之職也故當郡邑之權甚輕止于勸農興水利以供賦稅而已吳興自昭宗乾寧三年李師

悅有平定黃巢之功始升爲忠國軍以李師悅加節于此始置錄事司見楊夔錄事參軍新廳記後周顯德四年改忠國軍爲宣德宋景祐元年改宣德軍爲昭慶至理宗寶慶二年改昭慶軍爲州節鎭雖廢衙立安撫司如今巡撫之任然不駐札吳興故錄事司廢矣元至正十四年改安撫司爲總管府仍以四廂置錄事司張士誠據有吳興始罷之以四廂分屬二縣

吳興先有原鄉縣原鄉之廢在唐貞觀元年倂安吉原鄉入長城爲一縣至高宗麟德元年復置安吉則原鄉倂在安吉而原鄉之名遂泯所以名爲原鄉者以

縣在山中多高原故也郡志以安吉舊治在天目鄉而不知其爲原鄉也今復建爲孝豐

孝豐縣立於弘治二年知府王恂奏略云切照安吉縣孝豐天目魚池靈奕廣苕浮玉移風太平金石九鄉僻居深山道路阻險不伏催科一遇年荒搶掠爲患本鄉原有城郭一所俗名舊縣基阯見存乞照舊添設一縣等因予按吳寶鼎元年以吳郡之永安餘杭臨水陽羨及丹陽之故鄣安吉原鄉於潛九縣置爲吳興郡故鄣卽今之長興以南安吉以西地也原鄉在安吉之南卽今之孝豐也所謂舊縣基阯猶存者卽原鄉縣基也今之長興東境當時倂屬烏程至晉太康元年始分爲長城縣其南境卽故鄣地至太和二年長城錢洪聚黨作亂于原鄉山中卽此地費鳳碑云鄣土不庭黠民作慝亦此地也唐武德六年輔公祏稱帝於丹陽此地應之至永樂十二年安吉梅富二作亂於此自是屢致不靖孝豐不可不設其原如此

烏程之西陵乃吳太子葬處郡城在其南故往往以陵陽名之如許渾雪谿云誰堪從此去雲樹滿陵陽如李涉在維揚見吳興劉全白員外之愛姬名宋態者作詩云陵陽夜宴使君筵解語花枝在眼前皆指此也宋朝牟巘寓居城南因名其詩曰陵陽集今人遂不知有陵陽之名何也

宣和中艮嶽始興大役聯艫輦致不遺餘力其大峰特秀者不特封以侯爵或賜之金帶且各圖爲譜然其工獨出於吳興謂之山匠亦朱勔之流也吳興北聯洞庭多奇花石而弁山所出類亦奇秀故四遠爲山者多取之今槩名爲太湖石云

磁湖鎮道士磯卽張志和所謂西塞山前者也

經鉏堂誌云頃年奉使到北方大率平野絕無山水晴明塵障空雨則濘沒膝然後知江南之爲絕境而霅川尤爲清勝瀊平波漫流有水之利無水之害羣峰環列秀氣可掬卜居於此殆復何如諺云放你生放你命放你湖州做百姓此乃唐末五代之語是時天下皆被兵獨湖州獲免至於本朝太平又二百年靖康建炎復免兵戹今尙有唐末五代時屋宇夫爲湖之百姓猶爲至幸況爲士大夫乎

顏魯公吳興地記刻之石柱所載有陳氏五主屏風陳高祖竹帳在長城姚萇雉尾扇施世英金鍾在安吉此皆先代遺物留傳於世者然魯公何至刻而記之

宋時弁山西南有隆報寺故中書侍郎林彥振功德院也後寺爲其族人所廢有達官方卜築以賤直取寺基之半主僧法瓊有戒行屢談因果之說勸止之恬不以介意他日瓊夢遊冥見主者指示賤買隆報寺

本人姓名俄獄卒擁逵官至備受慘毒瓊覺急詰其家則聞以疾服藥數日果不起

經鉏堂誌東林山七十年前有善相者云官不過正郎錢不過十萬歷數前輩信然今僕官中大夫或謂還居城市之故然沈甥家貲已過十萬豈山川與時變遷耶倪文節公自志如此至我朝東林陳氏官至大理正卿則當時相者之言亦所見未盡耳

唐陶峴彭澤人靖節裔孫也開元末家崑山汎遊江湖與孟雲卿輩共載吳越之士號為水仙有崑崙奴名摩訶善泅水至西塞山下泊舟吉祥佛舍見江水深黑謂有怪物投劍命摩訶下取之久之肢體磔裂浮

於水上現因流涕作回棹詩（詩見藝文類）

安吉建縣自唐已然見三朝野史及癸辛雜志云史彌遠因潘丙潘士扶立濟王乃改長興南鄉於安吉以潘合安字丙合吉字以古人名鎮其地此殊未深攷

錯龍盤記碑刻天聖寺殿柱塑有二龍一日老僧曉起見二龍戲於池僧叱之二龍復盤於柱但東西相錯非復舊處子昂讀書其中因作錯龍盤記嘉靖間諸生為太守立碑乃磨去其文用之識者惜焉

倪尚書居山約曰予營兼山本以藏拙已就蠱安可以忘歸諸兒之意眷戀挽留又難遽絕今與汝曹約每月二十日在山十日在家獨甚暑甚寒兩月則全在家恐山中不便也山中不可獨須子弟一人侍疊厤輪流四子每人一旬周而復始其當旬者飲膳之類專一掌之其餘在家有效時新各隨其意多少不拘無亦不責其或有商議事合要來此不必當旬自宜前稟自六日為始各於旬下書名如當旬有私幹兄弟那容攷得公晚歲多居玉湖園在峴南兩山相夾處故名為兼山也

吳興掌故集卷之十四

吳興掌故集卷之十五

九霞山長徐獻忠輯
延州布衣吳夢暘閱
後學劉承幹校

雜攷二（人物餘）

舊誌表吳興著姓曰沈錢丘鈕其所見甚不廣沈著於武康爲沈戎之後錢著於長興爲錢林之後丘爲丘俊之後著於烏程惟鈕姓無可聞者僅於丘墓攷見劉宋時有御史中丞鈕滔之名然非聞人也及陳武宣皇后章氏云本鈕姓此外別無聞者若以寄姓一后重之則唐太宗賢妃徐氏爲徐孝德之女齊聃之

女弟堅之姑嶠之祖姑諸名士接踵於世不可取重乎至於陳達自劉宋時爲長城令六世仕宦而霸先崛起爲偏安帝系至其後世宦達及后妃甚多乃獨遺之何也作史者以識見爲一長不有以乎自予論表之諸所著率多遊寓若有吳季子之後散在三吳爲泰伯之子孫首當表著其次則陳則徐則沈則丘則錢可也況吳羌避王莽之亂同梅福東隱於吳後人因指其所居山曰吳羌山則其著於吳興已自久遠雖無季子自當表見

沈麟士與沈約同鄉而門族疏遠約嘗簡麟士云獨往之業雖聞前載高塵逸軌罕或其時未嘗不拊裏興懷望古遐矚尊賢拔俗邈然沈溟白遠幽貞之操義高篆策雖蔣詡不窺城市鄭眞名動京師何遠之有名山既鄉內所豐清川亦坐臥可對不出戶庭而與禽鳥齊美哉約少不自涯早愛蟲鳥逐食推遷未諧宿願冀幽期可託克全素履與尊弋釣泉皐以慰簡暮則生平之心於此遂矣

沈約梁武受禪多出其力然止遷尚書僕射而不用爲台司遂與徐勉書曰開年以來病增慮切當由生靈有限勞役過差縱此凋竭歸之暮春起居行止努力支事旁觀歷覽尚似全人而形骸力用不相綜攝常須過自束持方可黽勉解衣一臥支體不復相關帶

常移孔以手握臂率計月小半分欲謝事求歸勉爲言之帝以其言肯怨望不許放歸其後竟加進

晉沈充字士居少好兵諂事王敦敦克京邑以充爲車騎將軍領吳國內史明帝伐王敦充率眾就王含謂其妻曰男兒不建豹尾不復歸矣敦死充將吳儒斬首傳京師

丘靈鞠初領驍騎將軍丘不樂武位謂人曰我應還東掘顧榮冢江南地方千里士子風流皆出此中顧榮忽引諸傖渡江妨我輩塗轍

有人勸沈雲禎仕沈荅曰魚懸獸檻天下一契聖人玄悟所以每履吉先吾誠未能景行坐忘何爲不希企

日損作玄損賦以絕世

武康沈警字玄機美風談善吟詠爲梁東宮常侍名著當時每公卿宴集必致驩邀之語曰玄機布席顛倒賓客其推重如此後荊楚陷沒入周爲上柱國奉使秦隴途過張女郎廟行旅多以酒肴祈福警獨酌水祝詞曰酌彼寒泉水紅芳掇巖谷雖致之非遠而薦之略俗丹誠在此神其感錄既暮宿傳舍憑軒望月作鳳將鶵曲其辭曰命嘯無人嘯含嬌何處嬌徘徊花上月空度可憐宵又歌曰靡靡春風至微微春露輕可惜關山月還城無月明遂感女郎降讌綢繆唱和今錄可讀者一首然類唐人語恐亦文士之託言也　隴上雲居不復居湘川斑竹淚沾餘誰念衡山煙霧裏空看鴈足不傳書

齊武帝永明間吳興人茹法亮爲中書舍人時舍人四人各住一省謂之四戶俱糟寵納賄法亮嘗於衆中語人曰何須求外祿此一戶中辦百萬蓋略言之也宰相王儉歎曰吾雖有大位而權寄豈及茹公耶

李季蘭詩俊美可頌而情致散蕩多少牽系讀其集可一長嘆當時皎然詩名獨重于諸君子正有立行可嘉其答季蘭一首云天女來相識將花欲染衣禪心竟不起還捧舊花歸二人情事不煩深辨

葉少蘊言余家藏書三萬餘卷喪亂以來所亡幾半山居狹隘餘地置書囊無幾雨漏鼠齧日復蠹敗今歲出曝之閱兩旬纔畢其間多予手鈔日取所喜觀者數十卷命門生從旁讀之不覺至日昃舊得釀法極簡易盛夏三日輒成色如湩醴不減玉友每晚涼即相與飲三杯而散亦復盎然讀書避暑固是佳事況有此釀忽憶歐公詩有一生勤苦書千卷萬事消磨酒十分慨然有當於心

石林云予見大父時家居及燕見賓客多頂帽而繫勒帛猶未甚服褙子帽下帶小冠簪以帛作橫幅約髮號額子處室中則去帽見冠簪或用頭巾也古者士皆有冠帽乃冠之遺製頭巾賤者不冠之服耳勒帛

亦垂紳之意雖施之外不爲簡褙子本半臂武士服何取於禮乎或曰勒帛不便於搢笏故稍易背子然須用上襟掖下與背子垂帶子大觀閒見宰執接堂吏押文書猶冠帽用背子今亦廢矣而背子又引爲長袖與半臂製亦不同褻賤者巾衣武士服習俗之久不以爲異古禮之廢大抵類此

獻忠攷冠服之制其苟簡之甚莫如今自胡元入主以來雖經革正至於平居冠服猶循舊其帽六瓣而齊以橫檐所謂海青者兩截而簇以細摺此皆胡服也至嘉靖初士人始有戴方巾服直裰如中單之製其初人甚非之至于朝士申爲嚴禁行之郡邑痛爲

除革葢習於胡服之久頗以復古製者爲非嘗入朝中見達虜及土蕃之帽及土虜蕃之皮衣始知今世之服帽染於胡人之俗而士人不甚省悟可笑之甚郭林宗巾折一角人爭彷之則冠之兩角古制可見中單雖似今之直掇而腋下縫合各有一帶垂而互穿以約定裹衣古之所謂衣褐者如道士所服斜領交裙卽今之直掇也古人內用巾而外用冠巾如今世道人之結巾下垂兩帶其外又加冠今士人乃以小冠爲冠直以頭巾外飾如所謂東坡和靖諸製直可以燕居代冠矣昔老子去周左慈在魏並葛巾單裙則是直著短衫而以裙束其上王獻之書羊欣練裙朱公叔絕交論請西華之子冬月葛衣練裙葢古人不徒衣袴必以裙襲之是上衣下裳之製也

宣和中吳興妓張珍奴色華美性澹素每夕沐浴更衣炷香告天求脫甚切呂公幻作一士訪之珍奴見其風神秀異殊敬之旣而卽飄然去明日又至如是月餘終不及亂珍奴曰荷君眷顧甚久獨不留一宿豈妾鄙陋不足以奉君子乎士曰不然人貴心相知何必如是且汝每夜告天實何所求珍曰失身於此又將何爲但念入是門中强施粉黛以假爲眞歌謳豔曲以悲爲樂本是一團臭膿皮袋借僞飾以惑人每歎世之愚夫不自尊貴過我門者覩我如花情牽意

惹留戀不捨非但傷財多致殞命妾雖減容交歡得罪逾重唯昕夕告天早期了脫士曰汝志如是何不學道珍曰陷於此地何從得師士曰吾爲汝師可乎珍卽拜叩士曰再來乃可遂去珍日夜望不至深自悵恨因書曰逢師許多時不說些兒箇安得仍前相對坐懊惱韶光空自過直到如今悶損我筆未竟士忽來見所書續其韻曰道無巧妙與你方兒一箇子後午前定息坐夾脊雙關崑崙過恁時得氣力思量我珍大喜士乃以太陰鍊形丹法與之珍自是神氣裕然若大開悟臨別作步蟾宮坎離坤兌分子午須認取自家宗祖地雷震動山頭雨要洗濯黃芽出土捉得金精牢固閉煉庚甲要生龍虎待他問汝甚人傳但說道先生姓呂珍方悟是先生卽徉狂丐於市没荒地密修其訣三年尸解而去

趙公碧瀾者宋宗室也老而益貧二妾方少艾慮無以安其心因遣之去咸弗肯嫁數置肴酒致殷勤爲公於其卒也覆諸水曰愼無再見昔吾忍愛以去爾爾弗吾忘祇攪心耳既而各與其父母俱至而泣曰妾家每歲足可贍願執侍終身爲尼以報主恩公遂復留之他日公死果如所言公有寡女復資育之

姜堯章論琵琶品云石湖老人爲予言琵琶有四曲今不傳矣曰濩索梁州轉關綠腰醉吟商胡渭州歷絃

嫵媚也予每念之辛亥之夏予訪楊庭秀丈於金陵邸中遇琵琶工解作醉吟商胡渭州因求得品弦法譯成醉吟商小品實雙調耳

譜云（厶ㄋ幺一人幺ㄣ一久川フ厶マㄋ幺マ幺ㄋ又工足春歸細柳暗黃千縷暮鴉啼處夢逐金マ厶フ乚幺ㄋマ厶人幺ㄋ斤鞍去一點芳心休訴琵琶解語）

葉清臣欲葬母永安太君夢有秀才來謁云松蒲落處卽是穴翌日至倪隝適有松蒲墮前遂卜地於此還至王郁兒廟像恍如夢中

淳熙元年夏六月湖州旱在城寓公相率作醮禱雨榮陽郡王趙再錫少保爲之主盟道士談靈悟伏章趙盛服端立不覺如夢寐開陳身行青碧雲氣中一金甲神人持節引至殿闕門外止令少候神人獨入俄復出導詣廷下遙望

上帝服黃袍坐龍椅儀衛如王者趙再拜而上秉笏當前歷奏下方閔雨之意皆不答而首肯乃趨下再拜而出神人亦導前逡巡與伏章道士遇旋驚而悟一炬宛然少頃鐙燭熒黃始知身立醮席神爽氣定乃顧同列曰髣髴有所感俟至壇前焚香默謝方敢說翌日亭午膏雨如傾周帀郡境（夷堅志）

茶譜記胡生以鉸釘爲業居近白蘋洲旁有古墳每茶飲必奠酹之忽夢一人曰吾姓柳平生善爲詩而嗜茗感子茗惠願教子爲詩胡辭以不能曰但率子意自當有致矣後遂名胡鉸釘詩及觀唐詩紀事載何生名令能圃田隱者所居列子之里與茶譜所記迥別今兩存之

吳興掌故集卷之十五

吳興掌故集卷之十六

九霞山長徐獻忠輯
延州布衣吳夢暘閱
後學劉承幹校

雜攷三（首餘）

王子敬守吳興時有帖云吾十一日發吳興違遠兄姊感戀無喻慶等不可言比奉告故多患姊經劇感頓憂馳益深適諮議十六日告風疾故爾反側餘可行未東動靜不寧吾宜速吳興丞別兄進猶戀罔勞亦劇惡馳情二女晚生皆佳未復華姜疏故惡故足當視華也汝兒女並可否

按黃伯思刊誤曰梁中書郎虞龢表云逸少爲會稽子敬爲吳興故三吳之地徧多遺迹今郡志所載別無可錄存此帖以見意云

宋張邵爲吳興太守暴疾報至家其子景胤步跣冒雪三日半至郡入郭奉諱氣絕吐血久始蘇

晉陶範小字胡奴侃第十子也爲烏程令時王修齡嘗在東山甚貧乏陶送一船米遺之卻不肯取直答語王修齡若飢自當就謝仁祖索食不須陶胡奴米

謝玄少時從叔父安在吳興日久一日與王僧彌集王舉酒勸謝謝答之矜傲王作色曰汝故是吳興谿中釣碣耳何敢譸張

梁武帝時吉翂字彥濟馮翊人父爲吳興原鄉令爲姦吏所誣當死時翂年十五撾登聞鼓乞代父命初疑人教之廷尉盛陳栲具翂色不變乃貰其父丹陽尹王志舉充純孝翂曰父辱子死吾分所宜若應此舉則是因父買名固拒而止

漢謝夷吾字堯卿會稽郡山陰人也少爲郡吏學風角占候太守第五倫擢爲督郵時烏程長有臧釁倫使收案其罪夷吾到縣無所驗但望閤伏哭而還一縣驚怪不知所爲及還白倫曰竊以占候知長當死近三十日遠不過六十日遊魂假息非刑所加故不收之至月餘果有驛馬齎長印綬言暴卒

唐湖州別駕蘇無名天后時賜太平公主鈿合寶物直黃金千鎰盡爲盜劫天后責洛陽長吏三日限長吏責兩縣二日限縣責吏卒游徼一日限不獲者咸死計無所出途過無名請至縣曰得盜者來矣無名曰吾湖州別駕也入計在茲歷官所在擒姦擿伏有名此輩應先聞之故見請爲解尾耳長吏大悅聞於天后顧無限日月且寬府縣仍以吏卒盡付臣天后許之乃戒吏卒曰十人五人爲侶於東門伺之見有胡人與黨十餘輩皆衣衰絰相隨出赴北邙者可踵而報我吏卒伺之果得馳白無名曰胡至一新冢設奠哭而不哀徹奠即循行冢旁相視而笑無名曰得之

矣因使盡執諸胡而發其冢覩之皆寶物也天后問何策得之曰但識盜耳臣到都之日即此胡出葬之時臣見即知是盜但不知葬處今當拜埽計必有迹哭而不哀明所瘞非人也相視而笑喜墓無傷也向陛下迫促府縣賊計急必取而逃之天后曰善賜金帛還秩二等

唐劉彥回其父□爲湖州刺史僚屬從銀阬回得一大龜曰壽當千歲其父不納復送阬所後彥回爲房州司士山水暴至一家惶恐未有所之俄有大龜俉欲引路乃從之而行歷十餘地皆得淺處遂脫水難是夕夢龜曰昔在銀阬蒙先使君救脫之恩故今奉報

崔元亮守吳興時朱灣謁之爲典客所阻乃投書而去書曰灣聞蓬萊之山藏杳冥而可到驪龍之珠潛濵泥而可識貴人之顏無因而前獨奈之何灣自假道問津而來一身孤雲兩度圓月凡再詣執事三趨戟門門人謂灣曰子私來耶公來耶若言公僕實非公若言私公庭無私以茲交戰彷徨信知庭之與堂不啻千里況寄食漂母夜眠漁舟門如龍而難登食如玉而難得如龍之門轉深如玉之粟轉貴實無機心翻成機事漢陰丈人聞之豈不大笑屬谿上風便囊中金貧望甘棠而歎自引分而退也

安定先生在湖學時福唐劉彝往從之學者數百人彝爲高弟凡綱紀於學彝之力居多熙寧三年召對上問從學何人對曰從學安定先生胡瑗上曰其人文章與王安石孰優彝曰胡瑗以道德仁義教東南諸生臣聞聖人之道有體有用有文君臣父子仁義禮樂歷世不可變者其體也詩書史傳垂法後世者文也舉而措之天下能潤澤其民歸於皇極其用也國家累朝取士不以體用爲本而尚其聲律浮華之詞是以風俗偷薄臣師瑗當寶元明道之間尤病其失遂明體用之學以授諸生夙夜勤瘁二十餘年專功學校始自蘇湖終於太學出於門者無慮二千餘人故今學者明夫體用以爲政教之本皆臣師之功也

上曰其門人今在朝爲誰對曰若錢藻之淵篤孫覺之純明范純仁之直溫錢公輔之簡亮皆陛下之所知也其在外明體適用教於民殆數十輩其餘政事文學麤出於人者不可勝數此天下四方之所共知而歎美之不足者也上說

唐開元十六年帝自擇廷臣爲諸州刺史許景先治號州源光裕鄭州寇泚宋州鄭溫琦邠州袁仁恭杭州崔志廉襄州李昇期邢州鄭放定州蔣挺湖州裴觀滄州崔誠遂州凡十一人行詔宰相諸卿御史以上祖道洛濱盛具奏太常樂錦舫水嬉命高力士賜詩令題座右帝親書且給筆札令自賦賚絹三千遣之

宋王介字中父衢州人以御舉登第平生所嗜惟書談語多用故事知湖州日判司理請覆檢官狀云督郵所由得此狀徧尋督郵無知者乃復入白之介曰督郵卽錄參也據爾如此全不讀書聞者皆笑

宋余端禮未十歲衢婺大水與里人共處一閣閣將沈空中云宰相在內可護之有頃一物黿鼉負閣達岸衆賴以全後宰爲程決事風生鼠輩膽落至光宗時拜相

汪彥章守湖時爲建炎初中□□□宦踉蹌至新市暫憇寺居寺僧忽相過存問時餽肴酒語次問僧姓湯與其妻同姓遂爲親戚一日告宦曰金人且至盍同避耶某山間有菴血肉在焉其處可乎宦欣從之虜既去僧曰駐驛不遠公當速往注授因贈鏹二百緡使行乃留妻孥於菴中而去翼日舟中睡覺乃泊舟太湖邊四無人居舟人語啐啐乃取巨石磨斧叩其所以則曰官當自爲之所宦惶惑未忍引決乃悲慟作書自沈焉後舟人有赴郡自首者曰僧納仕宦之妻舟人每恃之需索百出僧不能堪一夕往將殺之舟人適出其妻月明中戶內窺見僧持斧以是自首汪謂僧固當死舟人受賂殺命官其刑同其妻請以亡命告身易度牒爲尼二事奏皆可汪命獄吏故緩其死使備受慘酷數月然後刑之

蹇材望蜀人爲湖州倅北兵之將至也毅然自誓必死乃作大錫牌鐫其上曰大宋忠臣蹇材望且以大銀二笏鑿竅書其上曰有人獲吾屍者望爲埋葬仍見祀題曰大宋忠臣蹇材望日繫銀牌腰間伺北軍臨城則自投水中且徧示鄉人及常所往來者人甚憐之丙子正月旦日北軍入城莫知蹇所之謂必溺死矣既而北裝乘騎而歸則先一日已出城迎拜矣遂得本州同知

元鄧文原僉浙西廉訪司事吳興民夜歸巡邏者執之繫亭下其人遁去有追及者刺其脅仆地明旦家人得之以歸比死其兄問殺汝者何人曰白帽青衣長身者也兄愬於官官問直初更者曰張福兒執之使伏械繫三年文原錄之曰福兒身不滿六尺未見其長也刃傷右脇福兒素用右手傷宜在左何乃右也鞫之果得眞殺人者

唐杜牧之佐宣城時遊湖州刺史崔元亮大張水戲使人縱觀牧閒行其中閱奇麗得垂髫僅數歲者以財聘之約期十年過期則所嫁不須待後牧刺湖訪其人已嫁生子矣作歎花云自恨尋芳到已遲往年曾見未開時如今風擺花狼籍綠葉成陰子滿枝

吳興掌故集卷之十六

吳興掌故集卷之十七

九霞山長徐獻忠輯
延州布衣吳夢暘閱
後學劉承幹校

雜攷四（記異）

郡志災異附見郡紀內紀不盡者檢錄於后

唐天復三年三月浙西大雪平地三尺餘其氣如煙其味苦十二月天大雪江海冰

天祐元年九月壬戌朔大風寒如仲冬浙東西大雪吳粵地氣常燠而積雪常寒

齊武帝永明四年二月丙寅大風吳興偏甚樹葉皆赤

晉元帝大興二年吳郡吳興東陽無麥禾大饑

吳孫亮五鳳間吳興陽羨山有空石長十餘丈名曰石室所司表爲大瑞而遣兼口司徒董朝兼太常周處封禪國山明年改元大赦以協石文

晉太康九年正月會稽丹陽吳興地震時吳興地西屬丹陽東屬會稽

晉大和六年六月吳興大水稻稼蕩沒黎庶大饑

明帝太寧元年吳興大水

宋文帝元嘉七年十二月吳興大水

十二年六月吳興大水

齊武帝永明九年吳興義興大水

梁武帝大同三年秋吳興生野稻飢者利焉

唐永貞元年秋浙西旱

○寶麻元年浙西旱

○長慶四年太湖決溢蘇湖大水

○大和六年二月蘇湖大水　三年同

宋紹聖元年秋蘇湖秀等州海風害民田

○咸平元年春二年春治平八年夏紹聖四年夏浙東西頻旱

○乾興元年蘇湖秀水壞民田

○天聖四年九月兩浙雨水壞民廬舍

○大觀元年八月蘇湖常秀水災

○宣和二十八年蘇湖常潤大水災

三十年五月湖州安吉於潛山水暴出壞民田廬桑人溺死甚眾

三十二年浙西山湧暴水壞民田廬

○隆興元年浙東西大水蘇湖及崇德爲甚二年七月蘇湖常秀大水浸城壞廬田圩軍壘舟行廛市累日人溺死甚眾越月積陰苦雨水患特甚

○乾道元年六月常湖水壞圩田大饑流殍不可勝計州縣爲糜食之

二年八月湖秀大水壞民田廬積潦至於九月禾稼皆腐

六年五月湖秀大水城市有深丈餘者大饑

○紹興二年春兩浙福建饑米斗千錢時軍餉煩急民益艱食詔漕廣粟以振又漕江東西上供粟給軍餉以寬浙民

○紹興三年八月甲申地震平江府湖州尤甚是歲逆豫陷鄧隨等州金虜犯蜀此臣犯君夷犯華之應也

○紹興四年六月淫雨害稼蘇湖二州爲甚

○紹興五年夏十八年二十九年秋三十年秋隆興元年乾道六年夏七年秋淳熙二年秋兩浙頻旱

○淳熙三年五月淮浙積雨損禾稼麥八月浙東西連雨

○淳熙六年夏秋湖州大水壞民圩田

○淳熙九年浙西湖州及浙東諸郡大饑穜稑亦絕令常平使者振䘏之

○淳熙十四年夏湖秀大旱

○紹熙四年四月至五月浙東西霖雨壞圩田害蠶麥蔬稑

五年浙東西自去冬不雨至於夏秋大旱既又霖雨害稼

○慶元四年秋浙東西薦饑多道殣

○嘉泰元年浙西郡國大旱薦饑令常平使振之

○嘉泰八年浙東西饑

○嘉定八年八月辛丑湖州火燔寺觀及民廬三百家

○嘉定九年四月至八月大雨浙東西災

十一年浙西大霖雨

十五年浙東西霖雨爲災十六年五月浙西尤甚

○開禧元年夏浙東西不雨百餘日大旱

八年春夏兩浙大旱十四年又旱

開禧六年湖州屬縣皆大水

吳興掌故集卷之十七

吳興掌故集跋

不佞獻徵家世爲吳興受廛之民其於邑乘所載山水之清遠人物之鉅麗兵刑財賦之煩簡登耗試一舉問茫無所置對一日從友人案頭得掌故一集心竊異之及竟讀始知爲雲間徐長穀先生所譔次慨然心慕其爲人眞博雅長者集中耳目所覩記者什五得未有者什一而所論著發前人未逮者什三蓋吳故水國也而先生言水利獨詳往歲淫雨決防水及樹杪諸大家乘樓櫓僅得免漂沒廬舍不可勝計先生云自吳江垂虹堙塞之後水患殆日加甚迄如左劵使蚤從先生言諸泄水要害處勤民不得填塞爲蘆稉圍築爲藕蕩浸尋

爲陵岸而時加省視疏其血脈前日之害應不至此獨惜數十年之後轉憶先生之言如契已然矣而始議徙薪無及也且也吳興賦役實煩民日益疲肉且盡不足啖矣正統間周文襄公以蘇湖減稅請姑蘇至免入十餘萬石他郡亦有差先生特紀其事揣先生微旨直欲爲吾民請命特未有路耳嘻先生以一抔之土加意吾民乃爾而吾郡薦紳士大夫寧獨不爲桑梓發一言異日援文襄故事得稍從末減則寬一分受一分之賜且請之郡邑大夫以暇修治水道決壅去滯不至如前所云爲豪猾浸肉之骨而出之沮洳吾儕小民當不呼庚癸亦不復覓山蘄芎也先生往矣九原可作願與執鞭惜其書漫滅不可久復授之梓懸之國門敬遡先生之惠且以明先生不忘吳人吳人亦不忘先生鋟既成而題數言於簡末菰蘆後學茅獻徵彥先父識

吳興掌故集十七卷明徐獻忠伯臣撰伯臣一號長谷又號九霞山人華亭人嘉靖乙酉舉人官奉化縣知縣明史列入文苑附見文徵明傳中是編乃其寓居湖州時所作首載嘉靖庚申范唯一序伯臣自序李松來書萬厤乙卯茅瑞徵一序分類十三曰宦業曰鄉賢曰游寓曰著述曰金石刻曰藝文曰名園曰古迹曰山墟曰水利曰風土曰物產曰雜考是書采摭亡佚補綴漏略整齊故事足備考證而尤關心水利湖爲澤國上游宣歙諸山之水無不以吳興爲壑而吳江垂虹湮塞有來源而無去路而又圍築爲蘆埂淳游爲藕蕩謹告當道疏濬排決尤宜先事豫防灑沈澹災談何容易亦可謂有心人矣甲寅正月上元日吳興劉承幹跋

萬曆仙居縣志十二卷

長霖署检

建國二十四年歲次乙亥春月傳
鈔吳興劉氏嘉業堂藏萬歷三十
七年原刊本並假國立清華大學
圖書館藏道光十八年王魏勝刊
本校印

重刊萬歷仙居縣志序

仙居有志始自萬歷繼之則有康熙光緒二志今行世者僅光緒志而已甚矣舊志之易泯滅也萬歷志爲崑山顧令震宇所纂計爲卷十有二爲目二十有七顧令以台郡無善手可付梨棗乃捐家貲刊於吳中載板以歸時爲萬歷三十七年洊經變亂流傳甚稀清道光十八年邑人王魏勝曾以聚珍版重印兵燹後又零落殆盡吳興劉氏嘉業堂藏書紀略載有仙居縣志十二卷五册萬歷三十七年刊本足證爲世間秘笈攷光緒志例稱萬歷顧志簡而有法讀其錄文三十六篇皆有關世道之作康熙志多削而不載好古者有莫窺全豹之感光緒志雖加補綴然使不得顧刻原本印證則終屬憾事余宰仙之明年邑人士李鏡渠等搜集鄉先哲遺箸有仙居叢書之刊遠于江右覓得顧志原本付印鄉嬛舊籍得復流傳其津逮後學豈淺鮮哉鏡渠寓書索序予喜其用心勤劬勉爲一言以志嚮往抑更有進者光緒志自甲午重修迄今又四十餘年滄桑變革制度遞嬗尤不能不冀邦人君子及時計議重修庶幾勿使後人有文殘獻缺之嘆則又區區之所企望也是爲序

中華民國二十有四年歲次乙亥春月湘潭劉風謹譔

萬歷仙居縣志序

不佞成小築於麻姑之麓製荷紉蘭僻嗜默坐俄邑侯顧君纂邑志竣事徵序於不佞不佞謝曰鉛槧業已廢箒久之何能綺語跪此志雖然市廛事販者熟之川莽事鬈野者識之況仙居予世廬舍侯之政實予稔覩記斯志之成予實所欣慕焉可無言以處之聞之陳壽范曄二君子學傾西京才落文河何所不騁猶不敢輕作志以郡邑之志即朝家之史難言之也昔兩司馬之神撫虛摹影太失之浮一斑失豹一隙缺二曦之明覺失之簡否則拾其杜脚如山林水鳥較詳遺其大要如人物徭賦風化烈俠反置不問是何體貌志豈乏三長者可染翰乎仙居古稱安洲自宋令古靈陳先生以上醇之政完標枝之風民朴政修邑志僅有涯略至嘉靖壬子天吳翔熾鮓浦烽紅海寇一炬邑里盡爲焦土凡林府藏牒胥夷而志籍已付祖龍燼矣遷延數十年如盲者之迷於轉徑幸天惠一方獲遇顧君係全吳世家縉銅墨長此士廣心汪度綽有古循良風以慈愛續鞭示以撫字代催科以鳩緝新豐序以淡漠厭揠迎一時途歌巷舞已如嚴寬陽城再司世云琴清花竹爰搜邑藏不難折節延問如山中之簡拾童牧之謠咏無不攟摭出瓜懸之沬遂付梓人齊民寔不知也予披是而讀之竟簡支分節析綱舉目張山川之辨封邑之自物曲之纖禮俗之概田賦之常人物之次不俚不略不濫不誇誠如營新豐者宮室雖大一一皆肖允可垂來世而徵實錄矣豈如鍾離君之夢安洲或對或失僅寫其形影已哉不佞飲君之醇則忘其醉按君之志時游之惺聊紀其歲時姓氏爲之弁以鐫不朽則遺其描若曰以雕龍繡虎業爲紀錄光當捫心退矣侯名震宇姑蘇之崐山人

萬歷己酉春三月賜進士出身嘉議大夫太常寺卿奉誥進階通議大夫邑人應存卓頓首拜書

萬曆仙居縣志序

古者周官掌邦國四方志而志始傳邑之有志猶國之有史司馬文正公集古今治忽之蹟命之曰資治通史夫志非一國資治之史歟史是非之衡公議之府也趙宣不得改董狐之筆崔氏不得改南史之簡劉知幾曾肇其人率難之仙之志兵燹祖龍久矣茲刻則自御史大夫吳公從弟文學攟摭舊聞前令顧君嘉輿二三博雅更綜數四始一就事攜吳中付殺靑余聞之函請以歸四月版至展而讀之疆域則職守有書山川則險易有書圖籍則國計有書吏治則官箴有書人物則臧否有書可以覩可以勸可以懲蓋百代信史直藻麗文章已哉得此浣劇思矣予承乏茲土自揣無補獨於賦役庠序昕夕拳拳且會當撰造之期稔知仙之褰困不愛爲民均一編里薪庶幾十年無盤而貲之墍仙多譽髦久曠予卽不敏數給廩餼率諸章縫爲文日晏繼炬不倦迺頃已超曠風翔瞻斗矣更鑄鼎大成

重新啓聖暨諸名賢列祠廡匪冀以鼓振化風惟諸人士勉爲嘉巖川贈色爲茲志光左氏曰古人有不朽者三立德立功立言予何敢居第業有仁賢胥事且多藉以闕斯傳於不朽是所爲資予治乎長是邦者僉榮矣僉榮矣遂書此爲文致

附

萬曆壬子十一月文林郎知仙居縣事廣陵鄧應璧謹叙

皇明萬曆三十六年歲次戊申秋八月　日

仙居縣知縣　顧震宇　編輯
儒學訓導　王滋　同輯
儒學教諭　吳維綸
儒學訓導　張崇聖　校讎
主簿　楊安
典史　鄭同文　同校

萬曆三十七年夏四月　日鐫板

萬曆仙居縣志目錄

卷之一
建置
疆域
里市
城郭
卷之二
山川
風俗
戶口
卷之三
田賦

卷之四
食貨
卷之五
公署（附縣舍橋梁津渡倉廒鋪舍壇壝）
卷之六
學校（附祠坊）
卷之七
寺觀
塚墓
卷之八
官屬
卷之九
選舉（附封贈恩蔭監生）
卷之十
名宦
名賢
卷之十一
忠義
孝友
貞節
隱逸
厚德
仙宗
釋氏

僑寓
卷之十二
詩文
紀遺

萬曆仙居縣志目錄終

萬歷仙居縣志卷之一

建置

台州府領縣六仙居其一也天文屬牛女之分當禹貢揚州域春秋戰國時爲越地秦屬閩中郡至漢屬東甌國東甌內徙始以其地爲囘浦縣屬會稽東漢初改爲章安興平四年析章安永寧而置松陽始平晉太康元年復更始平爲始豐永和三年析始豐置樂安宋孝建元年析揚之五郡爲東陽州樂安與焉唐武德四年置台州樂安隸之八年廢入臨海上元二年復置錢氏竊吳越改爲永安宋太平興國三年始有其地景德四年改爲仙居元及國朝仍其舊夫邑不改土而廢興沿革人浸閱焉覽者可以推古今之變矣

疆域

先王晝野分州立百里之國萬區仙于越爲瘠壤截長補短猶然稱邑焉其間廣輪延袤統轄所至以備職方氏之採擇者此有司所當詳也然地非都會崇山縮

帶蒼嶺一綫僅通閩道而車轍罕至商賈之路亦絕則何以致天下之貨而阜其財求乎故履四封而思衣食之原卽計然之策亦窮矣

縣距府西九十里東西一百二十里南北一百四十里是爲提封之境東三十里界嶺入臨海縣西九十里風門入縉雲縣南一百里道赭山入永嘉縣北五十里黃檢山入永康縣是爲四正之境東南一百五十里五部山入黃巖縣西南一百里界繞山入縉雲縣東北八十里盧坑山入天台縣西北一百十五里郭坦山入永康縣是爲四隅之境多陸程南大溪自縣西五十里至石姥嶺東南入臨海界此水程也（七百里至杭州一千八百七十三里至南京五千八百一十八里達於京師）

里市

夫里夸九陌市侈五都人物駢闐若合烟雲豈不盛哉然四方所輻輳往往遷徙不常轉而他之猶虛國也入仙居之里閭景蕭然至動行惻乃士食舊德農服先疇聚族而居者百年無改庶幾有古風乎且享其土之所入而願欲無奢市亦不數數會焉又其儉也守土者時其豐凶而惠養將世世生聚殷庶之風與山川並永可也

遂寧鄉（一都至七都管里二共圖八里長八十名甲首八百戶有奇）

懷化 赤城（以山得名）

清風鄉（八都至十三都管里八共圖六里長六十名甲首六百戶有奇）

永昌 薦正 甘泉 皈政

紫巖（以出產紫巖名） 辛昌 溫泉 明敎

開元鄉（十四都至二十三都管里六共圖一十二里長一百二十名甲首六百戶）

羌山（以山神羌驗名） 葛溪 元文 高遷

靈峯 折桂（以吳芾子姪相繼登第名）

昇平鄉（二十四都至二十九都管里六共圖六里長八十名甲首八百戶有奇）

永欣 白水（以水得名） 新建 石牛（以溪中有石似牛名）

狀元（以宋胡璹魁武科名） 孝義（以宋呂沆孝行名）

慶雲鄉（三十都至三十七都管里三共圖八里長八十名甲首八百戶）

洋都 斑溪 甘露（以後漢葛元煉丹而甘露降旋生故鄉曰慶雲里曰甘露）

歸仁鄉（三十八都至四十五都管里八共圖十里長一百名甲首一千戶）

清湖（以湖水清而名） 隱賢 清河 石感

武德 誠信 吉陽 崇敎（以宋翁森授徒故名）

東西隅（東五坊西五坊共十坊坊長一百名甲首一千戶）

縣市（大街東街西南街） 下角市（縣東二十五里） 石姥市（東縣二十五里） 步路市（縣南十里） 石井市（縣西十五里）

白塔市（縣西三十五里） 廣棠市（縣西六十里） 西市（縣西一百二十五里） 田頭市（縣西三十里） 皤灘市（縣西五十里）

城郭

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用大矣哉王荆公謂城郭之不設甲兵之不戒雖有智勇不能勝一日之變可以釋險義矣仙居舊爲土城延袤六百餘步創於

唐之上元至宋宣和間就毀統制姚平仲張思正駐師于此因更築焉關東西南三門各冠以樓東樓嘉熙四年所建也西南二樓一建于紹定一建於淳熙東樓在學宮之左故顔曰登龍至元易爲文明其西南兩樓俱廢於火故址蕪沉不復可考惟文明樓巋然獨存物之興廢存亡蓋有數云嘉靖丙辰令姚本崇欲易茲城以石業請之兩臺有成命矣版築未就而島夷突來并故所存者焚無孑遺姚以戍去嗣後同知毛德京董其役拓城西地周五里廣三丈高四丈悉壘石爲之三十丈立一舖五十丈立一臺列五門門上有樓下爲斗門以便民時戎事未寢督責傷急築者皆新土未固踰經霪潦半爲傾圮于是德京復論罷矣功之難成如此至推官蕭文清代之三越月乃始報竣城東門曰迎暉樓曰啓明城南門曰來薰樓曰宣澤城西門曰慶豐樓曰惕庚城北門曰拱辰樓曰思藎小南門曰省耕無樓是役也費十萬鏹邑藏爲空語曰利不百者不變常以此傷財財奚傷焉以此勞民民奚勞焉後之蒞斯土者可不追締造之艱而虞復隍之慮也哉

萬曆仙居縣志卷之一

萬歷仙居縣志卷之二

山川

先王辯形勝以名邑蓋有取義焉仙僻且隘宜無稱者乃括蒼韋羌安洲紫籜諸山相錯如繡而溪水縈紆若澄練時乎千峯回翠掩映於殘霞落照之間方壺蓬嶠不在遠矣彼盤山振履選勝事者不稱此何耶請以竢考古者

馮師山（縣西二百十里舊傳馮氏女學道於此）

金峯山（縣西九十里峯有九峯次第起伏至窮九峯峙以金星蒼翠聳然）

萬竹山（縣西南四十五里絕頂曰新羅九峯回環道極險隘嶺上平曠幽谷自成一村落）

韋羌山（縣西四十五里險絕難升上有石壁刻科斗篆文昔雍熙中周廷尉領郡造飛梯以蠟模之莫識其義後守阮錄繼來往觀雲霧晦暝累日不見下有綠筠亭郭三益詩紀其勝）

掛榜山（縣西四十里巍聳橫亘青翠蔚然）

穀堆山（縣西南四十里）

遺豬山（縣南一百里道通溫州）

界坑山（縣西一百四十里脈起永嘉東嶺疊嶂延于安仁廣福之間）

東山（縣西北五十五里內山一名芝巖外山一名紫巖宋林放隱于此）

臥旗山（縣西北四十里峯勢偃伏如旗）

翠屏山（縣西四十里蒼翠巍然頗稱勝概）

張阜山（縣西北三十五里）

紫籜山（縣北三十里舊名竹山唐玄宗夢一人紫服而朝自稱竹山神來呈瑞應已而果有鳳翔遂賜名建廟）

福應山（縣東二里陰陽家謂其居邑龍首得地之勝居人建浮圖其上自是青紫不乏有叢美亭蔣景修爲之記）

放光塔山（縣北二里一名綵仞周顯德間僧德韶瘞浮圖於上）

安洲山（縣南五里一名九仙山唐武德中僧滌頂講經於此時山在水中波瀾四起漁者甚衆頂勸止之忽一夕風雨大作旦則成洲矣萬曆間知縣許夢說建塔於上又名新塔山）

浮石山（縣南三里下有石屹溪中視之若浮）

括蒼山（縣東南五十里高一千五百丈延亘三邑）

石龍山（縣東一十五里上有石室深三丈廣一丈相傳神龍棲焉）

靈山（縣西二十里以鸞鳥不棲故名）

孟溪山（縣北十里）

枕溪山（縣南八里）

三井山（縣北三十里中有三龍湫）

赤城山（縣西七十里土石俱赤）

獅子山（與浮石相連）

幞頭山（縣東三十里）

石龍墱山（縣西南十五里多巨石玲瓏可愛）

項羽山（縣西五十里相傳項羽少時引馬于此有石馬跡存焉）

彭溪山（縣西北四十里）

白巖山（縣西南十五里）

枕海山（縣西六十五里其趾枕海）

晉官山（縣西八十里）

石疊山（縣南三十里）

圭峯（縣北十里一名青尖萬山四合此峯挺然特秀若王伏衆圭而立）

蒼嶺（縣西九十里高五千丈周迴八十里險峻爲浙東之最宋陳公輔詩云回頭却望頂高處得似人心險也乎）

古通嶺（縣西北八十五里）

馬鬃嶺（縣北十里）

十丈嶺（縣南五里國朝王一甯八歲過此口占云帥手攀開天上雲五湖四海塔一望）

界嶺（縣東三十里）

三十六蜿嶺（縣西九十里）

景鳳巖（縣西南七十里）

飯甑巖（縣西四十里）

景星巖（縣西南五十五里上有鹿景巖旁有一穴幽深回澗投石有聲名曰響巖宋吳芾詩云天近雲隨步林深翠濕衫國朝吳時來詩云覓路天邊步尋僧雲裏逢）

觀音巖（縣西南二十里）

玉几山（縣南五十里）

南峯（縣南三里上有浮屠曰南塔又有桃花洞）

黃檢嶺（縣南七十里）

東嶺（縣東二里）

大峽嶺（縣南十五里一名峽山）

五部嶺（縣東一百五十里）

周觀巖（縣西八十里）

天柱巖（縣西五十里）

水簾巖（縣西南四十五里懸瀑如簾下有石室可容千人六月寒侵肌骨）

麻姑巖（縣東三十五里麻姑會王方平蔡經于此）

濂巖洞（縣西南三十里相傳其洞有龍禱雨輒應）

括蒼洞（縣南三十里旁有禮斗壇道書第十洞天是詠詩云桃源花落門前水石壁雲流洞口風）

湯公洞（縣北三里補處清敘光景互換一邑勝觀）

竹家寮（縣北五十里地介三邑）

永安溪（縣西二百十里大小二源小源出馮師山東流百里至曹村淺不可舟自曹村而下廣二十步勝小艇又東至妃姑與大源會廣一十步又東六十七里而南勝二十石舟）

曹溪（縣西九十里源出括蒼嶺南流四十里入大溪溪上有潭曰曹潭宋淳熙間縣令蘇光廷禱雨有物蜿蜒而出一黑一黃以爵承之躍而入迎止於潭下翌日大雨先是光廷夢有黃姓者手二小蛇而至及是符其夢遂寂寞以配）

擇溪（縣西二十里源出盤嶺經三州灘至蓼溪入大溪宋大武詩云樵笛牧兒穿谷暗漁燈敲月夜溪寒）

杜蜀溪（縣南二十里蜀王廟前頗幽險俗名杜蜀）

蓼溪（縣西三十里源出永嘉杉岡北流一百十里入大溪）

白水溪（縣東二里源出天台竹山東流一百里入大溪）

馬嶺溪（縣西北六十里源出東陽南流三十里入大溪）

北塊（縣西北十里）

彭溪（縣東二十里源出天台南流三百十里入大溪）

南溪（縣西南二十九里源出永嘉杉岡北流五十里入大溪）

班溪（縣東五十八里源出天台竹山東流五十里入大溪）

瞿溪（縣西七十里源出東陽南流三十里入大溪）

土膏溪（縣西八十里源出紫巖山北流五十里入大溪）　石井溪（縣西二十里源出東陽南流一百二十里入大溪）

朱溪（縣西一百六里一名木溪源出括蒼嶺南流四十里入羅溪十里入大溪）　嶺裏溪（縣西一百六里源出括蒼嶺南流三十里入大溪）

左溪（縣西一百七十里源出永嘉杉樹北流四十里入大溪）　廬溪（縣西一百七十四里源出烏師山東流四十三里入大溪）

方溪（縣西一百七十八里源出永嘉北流一百三十里入大溪）　慈溪（縣西一百八十里源出括蒼嶺南流四十里入大溪）

石牛溪（縣東十五里中有石如牛）　任家溪（縣北西五里唐任昉居此）

張阜潭（縣西北四十五里深峻處有石潭雖崖飛瀑林木森然後崖石摧隨復于山麓傳一沙涸龍徙於此乞水者自石潭以次而升夜憩潭側旦則迎水而去每潮漲則沙潭之水滿溢潮退徵平）

柘溪潭（縣西北六十里其水隨潮發縮乾則有雨）

孟溪山潭（縣北二十里曰老公潭二十五里曰山王潭三十五里曰孟榜潭三十里曰桂坑潭焉蔣潭爲雨龍應陳襄報雨詩二十韻有靈泉波柱酋仙仗下蟒蛸需斧酒喫樹天波怒波塵之句）

彭溪潭（縣北四十里支派爲四堰溉田甚衆）　三井潭（縣北三十里窈深叵測時發光怪宋陳襄報雨詩云蘄婁朝爲霧風雨夜離山）

天井潭（縣西南二十五里禱雨立應）　西罨（縣西南五十里）

馬鞍山潭（縣東六十里）　左溪右溪潭（縣西南九十里章尭深處）

蒼山潭（縣西南一百里）　九峯潭（縣南八十五里）

深澄湖（縣東十五里相傳宋時有漁于此者巨魚長可二三丈以㓗擲之獲一鱗如杯自是出入不常蓋龍宅云）

相湖（縣東十五里四時不涸昔于網中得石刻相湖二字有題於湖上者半廢修竹叢合雨一蓑澄湖冷浸秋）

磐湖（縣東二十五里相傳常有聲浮水上光采眩目）　草湖（縣東二十七里）

黃赤湖（縣東南二十里修廣皆數丈水四時如沸夏飲寒浸毛骨冬飲則如湯相傳宋時皆有龍出沒云）

小西湖（縣西二十里宋吳芾所剏延袤數里旁有亭館）

烈女湖（縣東三十五里舊名坐口湖鄭氏女死難於此改今名國朝蔡鳴鶴詩云自從烈女捐軀後坐口湖更烈女湖大節直同天地老芳名不共海田枯）

千頭湖（縣南二十五里唐有虞姓者手及黃巢賊爲千叔投湖中）　蔡經井（縣東十七里舊傳井有九汲其一則八皆波動兵燹後存其五）

七井（一在縣前一在學前一在縣東巷一在縣南巷一在官倉巷一在市橋巷一在縣西）

葛井（縣西北四十五里相傳葛玄煉丹于此）

瑤蚪瀑（縣西五十里玉几山北出龍巖羽山流爲二澗混之下巖三面壁立瀑緣壁而下歲雨初霽則飛流散沫廣至十丈餘蓋奇觀也）

僊洞瀑（縣西九十里如銀河飛瀉四時不斷）　西巖瀑（縣西四十五里）

清水塘（縣西二十七里修廣潤深足以濟旱一方賴之）　南溪塘（縣西南十五里宋鄭雄飛所鑿二塘相連冬夏不竭）

朱公塘（縣北五里文公所鑿以制火患）　下角塘（縣東三十里周圍里許）

吳天泉（縣南三里廣五十步）　離泉（縣南二里）

葉亭泉（縣西北二里）　紫泉（縣北二里）

張阜堰　溪上堰

孟溪石藤堰　上碓堰

了溪堰（以上俱丹平鄉）　彭溪坑堰

厚睿堰（以上俱廣度鄉）　圳口感德堰

王潘道堰　祝墳堰

赭光堰　北山秋成堰

高澄雷垣堰　赤城巖湖堰

蓼溪新堰　潘溪堰

張支湖堰（以上俱開元鄉）　深臬堰

才塘堰　洋前堰

楊岸砂溪堰　板橋吳橫堰

湖村陳道堰（以上俱清風鄉）　湯歸堰（歸仁鄉）

上畈堰　宋舟後洋堰

橫溪堰　重渠堰（以上俱遂甯鄉）

風俗

俗之善敗民爲之也而君子之德司其風雖然當其俗之既成而欲破久據之壘而更方新之轍爲之風者戛戛乎其難矣夫善人教民百年而後可以勝殘去殺今之有司遠者五六年上復以文法從事掣其肘而縶其足卽欲化民成俗豈可得哉仙居當漢晉時僻處荒服風氣未開至宋令陳襄訓以詩書民始釋袒解耒

興於文物士多貧氣抱節不爲趨富貴歸故鄉者絕跡公府愚民闇然耕食鑿飲其俗之嗇如此顧山居野處之性簡嗇不知禮節惜嫁女之費生輒溺之卜營宅兆遠至數十年不埋其親於慈孝之義謂何男子娶婦羣聚肆謔謂之打耶女子一爲媵則終身不獲配此二事尤可怪也習俗移人賢者不免况愚民耶夫禁之勢逆化之勢順吏卽能禁更歲月將復然矣史稱王烈居鄉爭訟屏息涵濡倡率所望於良搢紳焉

元旦拜天地謁祖祠親友鄉鄰交相展賀元夕張燈放炮神社設醮祈年清明祭墓插柳端午食角粽飲菖蒲酒中元祀先中秋賞月重陽登高賞菊飲茱萸酒冬至祭祖拜冬除夕守歲前數日掃宇舍各備肴果以爲餽春之需此一歲之大略也

戶口

周禮大司徒獻民數於王王拜受之以厚下安宅也仙之戶口視高皇帝臨御時

不啻減半矣夫以二百年休養安集而凋敝愈甚何也夫亦島夷肆侵役築之後賦斂煩脂力竭歟自行條鞭法民稍稍有起色而百孔千瘡之匪易劑救生聚之方不能不望於司國計者

宋嘉定間額數

主戶二萬七千九百一十

人丁及幼丁癈疾五萬七千七百六十四

客戶一萬八百五十

人丁及幼丁癈疾一萬三千一百三十一

元至正間

南北諸色戶二萬七千一百八十一

國朝洪武二十四年

戶二萬七千三十五

口九萬三千八百八十

永樂十年

戶二萬一千九百五十五

口五萬八千四十六

宏治五年

戶一萬一十三

口男婦共三萬四十五

萬曆九年

戶一萬一十一

口與宏治五年同

萬曆仙居縣志卷之二

萬歷仙居縣志卷之三

田賦

書曰咸則三壤成賦中邦所以辯土之肥瘠而輕重賦之也仙于台稱下邑而供億之煩與他邑埒有司拮据支吾憊已乃一邑中原隰交錯肥瘠異土而竟課爲一則使樵青山之雲耕沙中之石者與沃壤共賦役焉不其病瘁與倘循行阡陌相土田而裒益之庶有瘳乎然解絃更調縣令之權未敢輕議也

宋嘉定間額數

官民學寺田三十二萬四千九百六十八畝二十七步一角

地一十二萬六千四百六十八畝四萬九千二十二丈五尺

山二十四萬六千二十六畝二角

稅錢糧米赤城舊志五縣總載本縣額數無考

元至正間

官民田三千二百三十四頃五十畝七分三釐五毫地一千二百八十四頃二十三畝六分七釐

山二千二百九十頃八分五釐

塘一百一十一頃一十二畝二分二釐

夏稅中統鈔一百八十七錠一十兩七錢六分一釐

秋糧三千八百三十八石四斗七升一合六勺

國朝洪武二十四年

官民寺田地山塘河四千二百六十四頃五十九畝六分二釐

田二千八百頃六十二畝六分八釐六毫

地八百八頃五十六畝四分四釐

山六百二頃六十九畝三分三釐

塘五十二頃六十一畝五分四釐

河九畝六分三釐

夏稅麥五千四百四十八石二升六勺九撮

秋糧米八千六百三十七石六斗四升五合

稅鈔貫鈔五百六十錠一貫九十七文

永樂十年

官民寺田地山塘河四千二百六十五頃三十八畝七分三釐六毫

地與洪武年同

山六百二頃八十五畝三分三釐

塘五十二頃六十四畝五分四釐

河九畝六分八釐

夏稅麥五千五百二十三石九斗三升五合

秋糧米一萬一千七十石一斗七升五勺

稅鈔貫鈔五百九十六錠三貫三百一十四文

宏治五年

官民寺田地山塘河與永樂十年同

夏稅麥正耗五百八十石七斗七升九合一勺

租麥正耗一百六十六石二斗一升三合一勺

苗麥四千七百三十九石五斗五合一勺

秋糧米正耗六千七百四十九石九斗二升四合二勺

租米正耗二千五百七十五石六斗一升七合五勺

貫鈔九十四錠一貫八十二文

稅鈔四百八十四錠一百五十一文

宏治六年

夏稅麥五千四百八十六石四斗九升八合一勺

鈔五百七十四錠三貫七百七十七文

秋糧米九千三百二十五石

鈔三錠三貫三百二十文

鹽米一千一十九石四斗四升六合五勺

鈔二千二百四十四錠

萬歷九年

官民寺田地山塘河舊額與宏治五年同丈出田地塘一千一畝八分共四千

二百七十五頃四十畝五分三釐六毫

官田一百八十五頃四十一畝二分四釐六毫

寺田一百二十八頃八十四畝七釐

民田二千四百九十頃二十三畝二分八釐

地八百一十四頃九十七畝三分九釐

山六百二頃八十五畝三分三釐

塘五十二頃九十九畝五分四釐

河九畝六分八釐

夏稅麥五千四百八十六石四斗九升八合五勺內抽存留本府永盈倉運納

本色麥八百九十一石九斗二升九合二勺五抄

類入條鞭折銀追徵解給麥四千五百九十四石五斗六升九合二勺

夏稅鈔五百七十四錠三貫八百八十五文折銀五兩七錢四分七厘六毫

秋糧米九千三百二十五石五斗四升一合八勺內抽存留本府永盈倉運納

本色米三千六百六十九石六斗七升九合九勺

類入條鞭折銀追徵解給米五千六百五十五石八斗六升一合九勺

秋租鈔三錠三貫二百文折銀三分六厘四毫

人丁鹽米九百四十石九斗一合二勺五抄內抽存留永盈廣盈二倉運納本

色米一百七十一石六合四勺七抄五撮

類入條鞭折銀追徵解給米七百六十九石八斗九升四合七勺七抄五撮

魚課米四百二十石一斗一升八勺（前係漁戶自行辦納至萬曆十年本縣署印主簿吳正大因漁戶逃絕偏累申詳類入條鞭徵解）

條鞭以前項麥米折銀并三辦徭壯類入一項追徵分項解給內

起運銀一千五百三十八兩九錢二分五毫

存留銀三千一百七兩二錢九分一毫九絲

額辦銀三百二十六兩一錢六分四厘四毫六絲

坐辦銀一千二百二兩一錢二分六厘五毫五絲

雜辦銀一千五百九十三兩五錢八分二厘六毫九絲

馬價驛傳銀一千六兩二錢四分六厘八毫五絲

兵餉田地銀一千六百四十三兩一錢六分九厘一毫五絲

均徭銀二千四百一十二兩七錢二分八厘四毫

民壯銀一千三百九十二兩八錢

共碑額銀一萬四千二百二十三兩二分八厘七毫九絲內

解京銀二千六百四十六兩六錢五分二厘四毫一絲

存留起解各衙門銀七千八百八十四兩二錢八分四厘三毫七絲

本處支銷銀三千六百九十二兩九分二厘一絲

課程宋制不可考元則歲辦中統鈔六百二十六錠七十兩五錢八厘國朝本

縣歲辦舊額二千二百三十一錠一貫四百一十九文魚米四百二十石一斗

一升八勺

雜賦宋土貢見赤城舊志元見新志國朝歲辦額數段疋顏料等項折銀一百

五十兩七錢一分段桑絲絹六十九疋一丈四尺四寸造弓三百張箭三千枝

弦一千五百條翎毛四萬根雜色皮張六百一十張烏藥五百觔台芎九十觔

猪牙皂角一斤粟殼十斤半夏麴二斤生地黃三十一斤猪二十七口折銀四

十五兩九錢鵝一百七隻折銀三十二兩一錢至嘉靖間按臺龐公行條鞭之法於是有額辦坐辦雜辦一切皆括於其中矣

萬曆仙居縣志卷之三

萬歷仙居縣志卷之四

食貨

先王不貴異物賤用物重土毛也赤城志川澤衍沃有水陸之珍仙何以稱焉其地磽其俗嗇無雕鏤纂組之奇故農事不害女紅不傷使悉一方之力供一方之用登俎充篋者未始乏也入其郊而田野豐機柚發維民之勤與惟有司之良與

穀屬

六十日 黃巖早 藍溪白 縮頭紅 金裹銀
溫州青 霜下晚 黃扁糯 冷水清 長稈紅
早糯 晚糯 香糯 大麥 小麥
蕎麥 黃芝麻 油麻 胡麻 白芝麻
黃荳 黑荳 菉荳 赤荳 雞腎荳
清明荳 羊眼荳 蠶荳 缸荳 粱

黍 粟

蔬屬

蘿蔔 油菜 白菜 菠稜 莙薘
絲瓜 苦蕒 萵苣 金瓜 黃瓜
冬瓜 稍瓜 芫荽 芥菜 木耳
薑 芋 蒔 葱 蒜
茄 莧 匏 笋 荇
蕹 蘇 蕈 蒿 蕨

菓屬

李 桃 橘 橙 柚
杏 梅 栗 榛 柿
棗 榧 梨 菱 芡

藕 金柑 花紅 枇杷 楊梅
櫻桃 荸薺 蓮子 西瓜 甜瓜
甘蔗 銀杏 葡萄 石榴

木屬

松 桂 柏 檜 梧
柳 樟 楓 梓 樅
椿 栖 杉 檀 楝
樗 櫸 金荆 黃楊 皂莢
冬青

竹屬

方竹
雷 猫 水 棕 董
筀 斑 苦 茅 箭

火 石 淡 紫 筋
桃絲

花屬

牡丹 海棠 巖桂 薔薇 丁香
杜鵑 石巖 玉簪 凌霄 水仙
山茶 鹿葱 雞冠 蜀葵 鳳仙
秋葵 芙蓉 紫荆 紫薇 瑞香
一丈紅 滴滴金 百合 玉甌 决明
剪春蘿 夏蘿 菊 老少年 十樣錦
木槿 芍藥

畜屬

牛 馬 騾 驢 猪

羊　犬　貓　雞　鵝
鴨
獸屬
虎　豹　豺　狠　麀
猴　猿　狐　獺　兎
鼠　豻　野猪　山羊　香狸
鼠狼　栗鼠　豪猪　刺蝟　田狗
猪獾
禽屬
鶴　鵲　鷹　鳩　鶯
鳧　燕　鷺　雉雞　竹雞
山雞　郭公　畫眉　啄木　青絲

白雪　伯勞　青翠　黃頭　鵓鴿
鴛鴦　子規　烏鴉　白頭翁　十二紅
黃雀　鷓鴣　八哥　黃鸝
魚屬
鯉　鯽　鯖　鯮　鰱
鰣　鯧　鰍　鰡　鱣
鰻　草　曰　金　火
鮭　鮎　鼈　蟹　蝦
螺　蚌　烏鯀　烏路　楊花
水雞
貨屬
綿　苧　蠟　蜜　茶

皂　藍靛　紅花　紫草
草屬
芝　蘭　萱　茜　艾
蒲　藍　萍　蓼　蘆
茅　菅　蕢　三白　燈心
馬鞭　仙掌　芭蕉　鳳尾　竹節
龍鬚　鼓鎚
藥屬
茯苓　芍藥　白朮　蒼朮　南星
白芷　枳殼　薄荷　荊芥　瞿麥
香附　山查　香薷　苦參　天麻
黃連　卷柏　豨薟　茵陳　台芎

金漆　菖蒲　罌粟　茴香　桔梗
糖櫻　烏藥　半夏　乾薑　枸杞
車前　白匾豆　川山甲　何首烏　山梔
飛山烏　蒲公英　猪牙皂角　天門冬　麥冬
杜仲　厚朴

萬曆仙居縣志卷之四

萬歷仙居縣志卷之五

公署（附廨舍橋梁津渡倉廒舖舍壇壝）

詩曰君子攸躋又曰君子攸寧匪以侈安也國家挈百里之地命一人南面而聽之出治退食俾有寧處此何爲哉夫飯封祿之粟巋然蒞于丹楹碧棟之間而甕牖之下風雨淒其非所以稱在宥也以此思敬敬可知矣几席之上牘紛如絲軒輒之下吏沸如糜毫髮不周而六馬且佚以此思懼懼可知矣誠使民歌廉懷召欣欣焉幸庇于宇下其無負設官建署之意乎不然則怨之階而罪之府矣

縣治舊在花井街北晉羊忻瀅之靑圭前宋陳襄拓而新之歷宣和靖康景炎至正凡四經寇亂燬而更建國朝嘉靖年間島夷竄擾四十餘日而縣治焦土矣攝縣事同知毛德京重葺之（知縣馬溥增修有記）

大門三間（上爲譙樓）　申明旌善二亭（在大門內）　賓館（在大門內東應存卓爲記）

縣獄（在大門內西）　儀門三間　土地祠（在儀門東）

戒石亭（在儀門內）　正堂三間　幕廳（在正堂東）

東西庫二所　左右司吏房十六間　後堂三間

知縣衙（在後堂東北）　縣丞衙（在後堂東今廢萬歷丙午知縣顧震宇因舊址創中堂三楹名河陽館有記）

主簿衙（在後堂北）　典史衙（在後堂東南）

廨舍

布政分司（縣西二百步）　按察分司（縣左二十步今廢）　府廳公館

陰陽學　醫學　惠民局

僧會司　道會司　巡檢司（革）

河泊所（革）　稅課司（革）　敎場（縣西一里）

養濟院（縣治北）　漏澤園（縣西二里）

橋梁

縣橋（縣治前）　迎恩橋（縣東六十五步以昔迎詔故名）　市橋（縣西一百三十步以臨市中故名）

石井橋（縣西十里）　慶雲橋（縣東十里）　社橋（縣西二里以在社壇側故名）

杜橋（縣西三十里以杜氏建故名）　彭溪橋（縣東二十里以跨彭水故名）　官路橋（縣西二十里）

丞相橋（縣西三十五里丞相吳堅所建）　板橋（縣西四十里後改甃以石）　鳳仙橋（縣西六十五里）

新坊橋（縣西五十五里）　廣業橋（縣西六十里）　長橋（縣西二里以水自孟溪入大溪故名）

苦竹橋（縣西四里以旁多苦竹故名）　斷坑橋（縣東十五里）

白水橋（縣東一百五十步邑橋皆宋時建而此獨以浮水湍急凡摧壞允萬歷間主簿曾學周董其事改名平政王明哲爲之記未久復壞僧復道倡勸役知縣汪步說鳩工甃造尋湮去迄無成功萬歷三十六年知縣顧震宇捐貲重建）

下角橋（縣東三十里）　三橋（縣西三里王存中爲之記）　折桂橋（縣西三十里以在折桂里故名）

搖頭橋（縣西三十二里）

津渡

擇溪渡（縣西二十五里）　趙墺渡（縣南十五里）　廣業渡（縣西六十里主簿曾學周捐俸所造）

淸口渡（縣南八里）　河頭渡（縣南三里）　石牛渡（縣東八里）

倉廒

東倉（廢）　西倉（廢）　南倉（縣治南）

河頭倉　白塔倉　淨樂倉

界嶺倉（上四倉皆鄉約居中社學居左）　學倉（宋有學田夏崇林爲之記國初入官撥米六百石貯倉以給師生永樂間尚給三百六十石以後無考倉亦廢）

舖舍

（二十五所舖司兵共七十四名）

縣前總舖　慶雲舖（縣東十里）　黃橋舖（縣東二十里）

界嶺舖（縣東三十里）　白水洋舖（縣東四十里）　管山舖（縣西十里）

枰溪舖（縣西二十里）　開平舖（縣西三十里）　金像舖（縣西四十里）

嶓灘舖（縣西五十里）　淸風舖（縣西六十里）　逄當舖（縣西七十里）

栢溪舖（縣西八十里）　戴村舖（縣西九十里）　蒼嶺舖（縣西一百里）

壇壝

山川壇（縣東南二里）　社稷壇（縣西一里）

城隍廟

邑厲壇（縣北三里）　鄉厲壇一十二所

萬歷仙居縣志卷之五

萬歷仙居縣志卷之六

學校

語曰師道立則善人多又曰師嚴而後道尊蓋其重也而秉鐸者輒委于權輕而尸之夫蘇湖懷州豈異人任與我國家繩士之典具在顧振之者謂何耳若夫廣厲學宮崇飭坊表以求標影之直者則上之功令又不啻嚴矣

宋令陳戩創立文廟至陳襄卽其地營學宮屢遭兵火獨文廟不燬成化間知縣劉志方爲塞水塘建號舍規制始廣萬歷間鑄造三字　董其事

先師殿五間
東廡五間
西廡五間
戟門五間
櫺星門三間
大門三間（在櫺星門左）
明倫堂三間（在殿後萬歷三十六年知縣顧震宇重修推事吳景星爲之記）
居仁由義二齋各五間
敬一亭（在堂後）
祭器庫（在堂左廢天啓三年謝汝嘉重建）

頒胙所（在堂右廢天啓三年謝汝嘉重建）
敎諭衙（在亭後天啓三年謝汝嘉重修）
訓導衙（在東西居仁由義齋後）
號房十二間（廢）
射圃（廢）
文明樓（在門左通衢成化間重修楊守陳記）
啓聖祠
土地祠（在櫺星門左天啓三年謝汝嘉創建）
名宦祠（祀晉令羊忻宋令陳襄劉光主簿崔縱尉徐默成我朝知縣曹廷材敎諭吳泰主簿元鼎）
鄉賢祠（祀宋通判蔣旦龍圖吳芾待制郭磊卿侍郎鄭雄飛提刑陳庸縣尉吳亮孝子鄭憲顧王文吳處仁國朝侍郎盧迥知縣鄭恕少師王一甯學憲王純封編修應昌贈主事張楷贈尚書應臣都御史李一瀚尚書應大猷〇三祠者太學生朱鵬捐地俱在學後）
朱子祠（福應山之壺美亭）
古靈祠（南峯上隆慶六年知縣趙善政重修有記）
遺愛祠（在縣東祀宋令陳公襄以國朝知縣余城趙善政周爵登署縣事周思稷俞蓋鄭道配吳時來撰周公均田頌）
雙忠祠（南峯上祀應鄭二公）
忠烈祠（縣治東祀鄭公及其二女）
三處士祠（南峯上祀林放呂徵之翁森）
顧烈女祠（縣治北祀情實阿香）
趙長官祠（安洲驛右祀趙善政令所）
湯公祠（縣治東祀湯公聘尹）
王公祠（東嶽祀王令明登）
汪公祠（縣治東卽義學祀汪令參說）

坊表

狀元坊（武科吳謙）
狀元坊（武科陳正大）
折桂坊（吳芾吳謙吳詠吳浚吳津吳驥）
青雲坊（陳庸陳章）
聚魁坊（進士蔣應治）
正諫坊（右正言郭磊卿）
正諫坊（左正言張次賢）
闡科坊（乙科梅廷瑞）
棣華坊（右科王孫進兄弟）
毓秀坊（文進士張朴武進士張一飛等）
孝義坊（趙幼開吳沆）
友于坊（郭世卿以上宋時建）
文英坊（鄉科吳璭李世迪暨仁壽）
牧愛坊（縣治前）
皇家麟鳳（通邑進士舉人歲貢）
父子開科進士（王渙用王一甯）
父子兄弟進士（應大猷應大桂應存性應存卓）
內臺總憲（左都御史吳時來）
奕世上卿（贈都御史吳榮贊吳炳盛）
大文宗坊（提學王純）

進士坊（郎中蔣洋）
大諫議坊（給事中吳雁）
少方伯坊（參政張儉）
司寇尚書（應大猷）
憲藩坊（應大桂應存性應存卓）
攀龍附鳳（進士林應麒）
諫垣藩臬（給事中顧宏遠）
柏臺坊（監察御史應明章）
忠孝坊（吳仲修吳孫吳圻）
歷朝科甲（梁宋進士吳全智吳芾等國朝進士吳炳庶吳時來）
奕世簪纓（宋吳洪等）
翰臺坊（庶吉士監察御史戴宏演）
柏臺（御史王存忠）
進士坊（郎中金克厚）
旌節坊（應存儲妻陳氏）
鄉進士坊（通判尹彥）
烈女坊（顧氏情實阿香應存卓爲之記）
百歲坊（義民張朝瑞）
孝節坊（孝子吳榮懋吳炳節婦潘氏金氏）
大文宗坊（提學應良）
臺憲坊（副都御史李一瀚）
天官尚書（應大猷）

萬歷仙居縣志卷之六

萬曆仙居縣志卷之七

寺觀

儒者之言曰夫道一而已矣乃柱下竺乾卒鼎立不可廢豈流派則殊於敎人爲善之旨無二宗歟夫二氏諄諄以地獄恐人人且不恐至於焚修供養好言達舍其望福之心更有深於怖禍者甚矣民之貪而愚也仙之梵宮寶閣皆剏自往昔今無建者故室美而新室惡可以徵民力之衰矣

顯慶寺（縣治西街在紫籜山下名顯元梁天監二年建附大業元年廢唐貞觀十年重建天寶六年有神光現今址遂徙之改爲光明山會昌五年廢大中二年重建宋祥符元年改今額國朝嘉靖二十七年重修林應麒爲之記）

金像寺（縣西三十五里五代時韋氏捨宅建以其初斷地得石佛故名歲久無碑惟石幢歸然唐垂拱三年也舊傳自海上浮至色如乳人取其屑以愈疾）

廣慶寺（縣北三十里紫籜山上）

殊聖寺（縣西南五十里舊名奉國宋治平間改今額）

福延院（縣西南四十五里天禧三年建舊傳僧淵微卓錫於此有猛虎馴伏焉）

萬安院（縣西南四十五里）

崇相院（縣西南二十五里舊在西平坡名崇峯宋天禧間圮於水移今址）

護聖院（縣東南五十里前有二塘號雙鑑其水足溉寺田）

興道院（南峯上有涵淸亭蘊光趣稼二軒下瞰大溪爲放生池）

奉聖院（縣西南十里宋隆興中建舊傳僧宗秀誦蓮經有蓮葉自地湧出俗稱蓮堂云）

東寶相院（縣東十二里舊名普勝塔院宋天聖間改今額）

三學院（縣東二十里）

多福院（縣東二十五里宋慶曆三年建）

宣妙院（縣西北三十里五代時建宋紹興間重修）

法明院（縣西南四十里舊名獄星宋治平三年改今額）

殊聖院（縣西北五十里舊名奉國宋治平間改今額）

西寶相院（縣西五十里舊名梁興梁天監間建宋祥符元年改今額）

治平院（縣西七十里舊名廣業唐建中間建宋祥符元年改今額）

慈安院（縣東北三十里宋建炎三年建）

興化院（縣西北三十里宋開寶八年建）

廣巖院（縣東十里宋慶曆三年建）

集福院（縣北十里宋天聖二年建）

崇敎院（縣南二十里宋靖康元年建）

淨梵院（縣西南十五里梁天監中建）

大興院（縣東十五里宋開寶中建又名石頭寺）

正覺院（縣東南七里舊名珠頭巖宋開寶中建治平三年改今額）

精嚴院（縣西三十里舊名靈泉唐乾符間建宋治平三年改今額）

普勝院（縣東北三十里五代間建宋治平四年賜額）

鷲峯院（縣東南三十里宋靖康元年建）

淨居院（縣西北四十里宋僧行機重建）

眷因院（縣南五里唐咸通間建宋治平三年賜額）

正眞院（縣東南五十里宋紹興二年建）

淨樂院（縣西七十里唐咸通間建名興樂宋治平三年改今額）

廣福院（縣西一百四十里宋咸平間建）

明聖院（縣西十五里宋景祐中建）

淸修院（縣西二十五里宋開寶中建開禧元年重修）

寶積院（縣東南三十里宋治平三年建）

慧門院（縣西三十五里宋景祐五年建）

梵巖院（縣西十里宋元祐六年建）

普光院（縣西南八十里）

淨勝院（縣西南五十里唐陳長者建宋治平三年賜額）

大仁院（縣西南四十五里宋紹興中建）

明覺院（縣南三十里宋紹興中建）

普信院（縣西四十里宋開寶八年建治平三年賜額）

福應院（東山上有浮屠）

佑聖眞君廟（縣西二里宋淳熙間建）

應瑞侯廟（縣東二十五里麻姑巖祀唐管供奉初管奉詔詣洞官設醮而麻姑見管不知也歸與偕行中途忽化鶴飛入麻姑山而去管以告墜馬死有司以聞封而祀之至宋紹定間蕭德藻赴南宮夢神告以必中問何神曰瑞應侯也上帝檄我爲監門官故相告耳旣登第往仙居縣祝闕侯有侯廟遂旨祭之）

慈感廟（縣北六里祀杜氏二女初隋大業末二女家鬻湯餅甫笄喪父母傭人挑之二女憤激殺傭人去而之孟溪懸崖會溪溺死唐天寶初鈍雖介者寓居安夢二女拜曰吾家孟溪君令中鎭尹吾邑矣已而果然入境見二枯骨罥藤上即之道阻奔藤藤流血斷石石亦流血及舉其骸鈎連有聲遂取以同有樵夫告之曰此石藤石發二夫人節子骨也語竟忽不見介嗟異塑其骨祀之至宣和間民避寇其中寇覓山中草木皆兵懼不敢犯慶元二年令趙幼闕以聞遂賜新額禱雨輒應國朝萬曆三十年知縣陳學繼重修爲之記）

紫籜廟（唐天寶中建祀其山神）

三井廟（祀其潭神）

彭溪廟（祀其溪神）

靈康廟（縣治東舊名仁濟國朝正德間燬萬曆三十二年重建）

韋羌廟（祀其山神）

杜蜀王廟（縣西三十里）

項羽廟（縣東三十五里）

支將軍廟（縣東七里俗傳支與黃巢戰死而顯異故祀之）

赤城廟（祀其山神）

石龜廟（縣東十五里祀其土神）

大營廟（縣東南二十五里相傳宋時大營小營兄弟戰死而顯異故祀之）

韋大將軍廟（縣東三里）

石橋廟（縣西八十里宋時建祀胡四郎）

龍王廟（浮石山上國朝萬曆三十一年建）

枕海廟（縣西六十里祀其山神）

蒼山廟（縣南四十里祀吳將軍朱訓）

白巖廟（縣南七里）

靈山廟（縣西十五里）

張阜廟（縣西二十五里）

孤山廟（縣南八十里）

陳九郎廟（縣東二十五里）

關王廟（一在縣西三十里一在縣治東）

葛公廟（縣西三十里）

忠烈廟（祀元吳仲修）

東嶽廟（縣西二里）

麻姑廟（麻姑巖上）

石室王廟（縣東十里又有石龍石城各有廟相傳皆其伯仲也）

蔣仙廟（縣東南二十五里）

純熙觀（括蒼山下舊茅迂抱溪水淵瀠舊名峽山吳時葛玄建初玄至此山有紫雲覆西北遂築室爲煉丹之所事聞詔建仙神館仍賜號葛今丹井尚存唐末燬之龍虎神見夢於吳越王復加崇葺宋慶曆中邑人吳用堯修葺殿廡道士胡道崇親昊天閣政和中用蔡氏孫請改今額後燬紹興五年重建）

凝眞宮（括蒼洞唐天寶七年有慶雲覆洞因建宮爲宋天禧二年賜額光宗潛邸章寶藏賜道士陳待箴領之）

隱眞宮（縣東南二十里舊名隱元梁天監中建本吳蔡經故宅先是有王遠者得道飛昇三國時遊括蒼過經家謂曰汝有仙骨而未知道以金丹餌之及卒舉棺甚輕啓視無有越四年復返妻益少謂家人曰七月七日王眞人當來及期果至擁五色雲龍旌節導從甚都召經父兄見之又邀麻姑至曰不接奉五百年矣乃恣進香脯貯金盤玉盃王以酒一斗勺水五升飲經家人後盡室上昇今有石香杵存焉事聞詔建宮以奉之）

塚墓

嗟乎世閱人多矣杯土隆然賢愚俱盡此雍門彈而孟嘗涕也雖然賢人君子之墓往往軼世猶存豈有陰爲之守者乎抑民之不能忘也仙之遺塚纍纍志之以佐碑碣之窮令無没則已焉

唐宰相任昉墓（縣北五里有溪曰任家溪）

梁祭酒吳全智墓（始在下渡遷葬東山）

宋顯謨韓昭墓（縣南五里管竹村）

通判蔣旦墓（縣東）

安撫郭晞宗墓（縣南蓮塘山）

縣尉吳諒墓（縣南馬蹄山）

司諫張次賢墓（後嶺）

布衣吳福墓（山名頭婆嶺）

國朝知府朱季用墓（東嶺下）

御史顧大寄墓（夏山頭）

太子少師王一寧墓（縣東晉寶山景泰中遣官營造）

御史王存忠墓（十都阜頭）

諫垣蔣琪墓（金像寺前）

後唐大中大夫張文伏墓（在兆壤）

龍學吳芾墓（縣西十里中奧）

提刑陳庸墓（三十二都白雲庵）

待制郭磊卿墓（縣南南峯）

敎諭應灌墓（下角）

忠烈張華宗墓（塔山湖）

隱士林放墓（東山）

少卿張容墓（田市西）

監丞王浚用墓（井坑）

御史戴宏演墓（五都月山）

提學王純墓（東嶺山）

孝子應昌墓（觀音巖）

敎諭張概墓

別駕余世英墓（前崖頭）

方伯應良墓（觀音巖）

郎中蔣泮墓（縣南梁紋山）

宮保吳時來墓（大林萬歷遣官營造）

顯烈女墓（懷仁）

副使吳炳庶墓（下洋）

參政顧宏謙墓（隱眞宮）

知府應大桂墓

布衣余壤墓（東陳垟）

敎諭應匡墓（麻姑巖萬松山）

尚書應大猷墓（鹹宮隆慶遣官營造）

參政張儉墓（大戰口）

參議吳廉墓（縣南營山）

都御史李一瀚墓（東村山隆慶遣官營造）

知縣張壎墓（十七都湖頭）

御史盧明章墓（縣東斷橋）

知府應存性墓（下芝）

同知林應麒墓（東旗山）

郎中金克厚墓

經府余學孔墓（小水衕）

萬曆仙居縣志卷之七

萬歷仙居縣志卷之八

官屬

令之親民尚矣一言之祥兆姓蒙潤一言之側閭左茹荼此未可與碣心淺慮者道也高皇帝重其任翼以丞尉帥以廣文蓋居然有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之寄焉使按册而論其世考其人惟民有口百代有心其誰得而誣之詩曰民之父母書曰同寅協恭可不念哉

晉令

羊忻（有傳）

陳令

陳長官（失其名今爲嶧浦神）　徐履之（見徐淡之傳）

陳令

宴子雄（見續高僧智顗傳）

唐令一員　縣丞一員

主簿一員　縣尉一員

學長史一員（學生二十五人）

令

鍾離介（天寶間任見慈感廟記）

主簿

賈崇

縣尉

俞少府（失其名見蘇頲集）　辛少府（失其名見張籍詩）

後晉令

陳廓（睦州青溪人天福二年任見嵊縣杜補闕祠廟記赤城志無致疑即前令陳長官）

宋令一員　縣丞一員

主簿一員　縣尉一員

主學一員（初以令佐兼領學事後始專設又有學正學錄直學學諭無定員）

令

朱去奢（端拱二年任）　張禹錫（淳化四年任）

耿平（咸平元年任）　楊固（咸平五年任）

趙服膺（景德二年任）　郭易直（景德四年任）

李中孚（祥符二年任）　王阜成（祥符五年任）

聶復（祥符七年任）　李中德（天禧二年任）

蔡辯（天禧五年任）　陳戩（天聖元年任建先聖廟）

李仲卿（天聖四年任）　趙樵（天聖六年任）

劉化成（天聖九年任）　孟有祥（景祐三年任）

秦康（景祐四年任）　朱貽孫（寶元二年任）

王璉（慶曆元年任）　徐赳（慶曆四年任）

陳襄（有傳）　韓曄（皇祐三年任）

李訓（嘉祐元年任）　薛之彥（嘉祐四年任）

陳齊（嘉祐六年任）　盧昉（治平元年任）

汪詢（熙寧元年任）　張景玉（熙寧三年任）

宋敏中（熙寧五年任）　張輝（熙寧八年任）

石景（熙寧十年任）　梅昌符（元豐三年任）

鍾離湍（元豐六年任）　石景術（元祐元年任）

何稟中（元祐五年任）　孔延嗣（元祐七年任）

劉光（有傳）　郭三益（有傳）

蘇敦（建中靖國元年任）　朱獻（崇寧四年任）

楊寀（大觀元年任）　鄭南（大觀四年任）

虞詢（政和三年任）　晁昌之（政和六年任）

王照（宣和元年任）
朱大初（宣和六年任）
呂安中（建炎三年任）
張閎（紹興三年任）
徐昌齡（紹興五年任）
袁之才（紹興十六年任）
蘇詡（紹興廿三年任）
陸濬（紹興廿七年任）
徐涓（紹興三十二年任）
留立實（乾道三年任修葺學宮）
諸葛餘慶（乾道八年任）
張宗穎（淳熙四年任）

杜綜（宣和四年任）
張亨（建炎二年任）
祝旦（紹興元年任）
林師龢（紹興四年任）
楊鎬（紹興十三年任）
杜思旦（紹興十九年任）
梅克明（紹興廿五年任）
徐楷（紹興三十一年任）
趙伯昌（乾道元年任）
趙良臣（乾道六年任）
陳大順（淳熙元年任）
何松（淳熙五年任）

唐仲溫（淳熙六年任）
蔡興世（淳熙六年任）
蘇光廷（淳熙十四年任新雨鑑驗見注曾溪）
彭松（紹熙二年任）
趙幼聞（慶元元年任）
林岳（嘉泰元年任）
姚偓（開禧三年任）
董履道（嘉定五年任）
潘剛中（嘉定十一年任）
趙善悲（有傳）
林有宗（寶慶元年任）
程士龍（紹定二年任）

莫洸（淳熙七年任重修文廟）
徐柟（淳熙十一年任重建學宮）
朱藻（淳熙十五年任）
陳永叔（紹熙三年任）
尤棐（慶元四年任）
趙汝遠（嘉泰四年任）
楊寮（嘉定二年任）
吳千龍（嘉定八年任）
許景龍（嘉定十三年任）
沈悉（嘉定十六年任）
姜棨（紹定元年任）
章敏子（有傳）

張僩（端平二年任）
梁應龍（淳祐元年任）
夏嘉（有傳）
劉定之（淳祐十一年任）
徐炯（寶祐五年任）
戴鑫（景定二年任）
宋煥（咸淳二年任）
葉桂發（咸淳七年任）
沈盤老（咸淳九年任）

縣丞

沈舒（宣和七年任）
楊蓁（紹興十二年任）

趙若正（嘉熙二年任）
梁約（淳祐四年任）
李翱（淳祐十年任）
聞人仲修（寶祐二年任）
趙洤夫（開慶元年任）
趙崇蒲（景定五年任）
孫元發（咸淳五年任）
陳夢實（咸淳八年任）
崔縱（有傳）
任作哲（紹興十五年任）

黃份（紹興十七年任）
李行（紹興廿四年任）
黃直諒（紹興三十年任）
周大椿（乾道三年任）
薛偉（乾道八年任）
牛嗣寧（淳熙五年任）
王泉（淳熙九年任）
王柄（淳熙十四年任）
沈偉（淳熙十六年任）
張燧（慶元元年任）
馬珪（慶元五年任）
趙汝佺（開禧元年任）

葉侁（紹興二十年任）
盧迨（紹興廿七年任）
高子演（隆興二年任）
李延傑（乾道五年任）
吳薦（淳熙二年任）
楊浩（淳熙六年任）
趙善宿（淳熙十二年任）
楊奇卿（淳熙十五年任）
胡殆庶（紹熙三年任）
李悌（慶元三年任）
繆景仁（嘉泰二年任）
楊公普（嘉定元年任）

牛斗南（嘉定二年任）
趙彥政（嘉定七年任）
周思成（嘉定十三年任）
劉厔（嘉定十七年任脩學置田）
尤煒（寶慶四年任）
趙希爍（嘉熙元年任）
趙汝篇（淳祐五年任）
劉怡（寶祐三年任）
沈慶孫（咸淳三年任）
趙時溲（咸淳九年任）

主簿

王友元（嘉定元年任）

王愆（嘉定四年任）
蔡篇（嘉定九年任）
黃涑（嘉定十六年任）
陸衍（寶慶二年任）
諸葛寅（端平元年任）
蔣介春（淳祐二年任）
趙介壽（淳祐八年任）
邢翔鳳（景定四年任）
方端（咸淳六年任）
趙彥憎（嘉定五年任）

戴渠（嘉定九年任）
梁允恭（嘉定十六年任）
王介修（寶慶三年任）
陸錫（紹定五年任）
李萃（嘉熙二年任）
陳震孫（淳祐四年任）
左鼎（寶祐元年任）
楊昌期（咸淳三年任）

尉

朱濟（天聖六年任）
沈權（嘉祐五年任）
馮兌（元祐四年任）

張垣（嘉定十三年任）
楊時升（寶慶元年任）
蕭德藻（紹定三年任）
趙汝涞（端平元年任）
趙與傑（淳祐元年任）
蔣曉（淳祐九年任）
方岳（景定二年任）
趙若檉（咸淳十年任）
王振（皇祐四年任）
方安行（元豐元年任）
李惟德（崇甯四年任）

許操（政和元年任）
徐欽成（有傳）
呂奉（建炎三年任）
劉詮（紹興八年任）
趙緯（紹興十四年任）
趙禎啓（紹興二十年任）
王昌期（紹興廿九年任）
阮先（紹興三十二年任）
余閎（乾道四年任）
姜楷（淳熙五年任）
王必進（淳熙十一年任）
何次常（淳熙十五年任）

張綬（政和六年任）
翁兌（建炎二年任）
鮑常（紹興五年任）
黃拱（紹興十二年任）
馮世寧（紹興十七年任）
林元祖（紹興十六年任）
葉蕎（紹興三十一年任）
曹說（乾道元年任）
陳得所（乾道七年任）
萬儀（淳熙八年任）
錢石（淳熙十四年任）
林子發（紹興元年任）

蔣興詩（紹興四年任）
錢撫（慶元六年任專主教事）
錢子立（嘉泰二年任）
趙崇鋒（開禧元年任）
石子鎬（嘉定二年任）
孟必萬（嘉定元年任）
施義榮（嘉定十七年任）
王倫（紹定二年任）
潘驥（紹定六年任）
吳立之（嘉熙三年任）
阮應得（淳祐六年任）
趙嚴詎（寶祐四年任）

趙伯駿（慶元三年任）
楊祐之（嘉泰元年任）
楊拱辰（嘉泰三年任）
王擇（開禧三年任以上俱兼簿）
李孝鎬（嘉定五年任）
趙汝愚（嘉定十三年任）
徐驛（寶慶二年任）
孫折（紹定四年任）
潘騤（端平二年任）
黃演（淳祐二年任）
張自期（淳祐十年任）
李眞翁（景定七年任）

趙次普（景定四年任）

陳景輝（咸淳二年任）

趙汝祺（咸淳四年任）

楊濤（咸淳六年任）

侯鑑（咸淳八年任）

婁芝（咸淳十年任）

儒學主學

林宓

呂咸

陳穎

王杰

張居仁

侯欽

朱永

陳飾

張萬

元達魯花赤一員

尹一員

縣丞一員

主簿一員

縣尉一員

典史一員

教諭一員

訓導二員

達魯花赤

王徵（至元十八年任重建縣治）

索蘭（至元廿一年任）

荼婁（元貞三年任）

牙海牙（大德五年任）

稚合稚（大德八年任）

贍思丁（大德十一年任）

阿爾思蘭（至大三年任）

撒都丁（皇慶元年任）

廉寶安海牙（延祐三年任）

亦福的哈兒丁（至治元年任）

馬合某沙（至治三年任）

別都魯丁（泰定三年任）

明里（天歷二年任）

阿里沙（至順二年任）

哈散沙（至順五年任）

縣尹

達虎臣（宋臣降元至元十八年任）

王章（至元廿三年任）

陳文魁（至元廿五年任）

常滋（至元廿七年任）

盧俊民（元貞元年任）

趙敏中（大德元年任）

趙璧（大德四年任）

朱叔麟（大德七年任）

邊邦恩（大德十年任）

耶律重禮（至大二年任）

曹賀（皇慶元年任置學田）

崔子恭（延祐二年任）

牟應魁（延祐六年任）

李德讓（至治三年任）

呂清（泰定二年任）

李宜孫（天歷元年任）

孫琳（至順元年任）

王淵（至順二年任）

武斌（至正二年任）

袁鑿（至正元年任修學校建櫺星門）

林阿索魯法（至正十五年任）

戴元輔（至正二十年任）

蔡國賓（至正廿一年任）

陳天吉（至正廿三年任建文明樓）

縣丞

顏明（至元十八年任）

趙適（至元十九年任）

杜繼良（至元廿一年任建明倫堂）

柴高明（至元廿六年任死于寇）

孫德裕（大德五年任）

劉裕（大德六年任）

楊繼賢（大德九年任）

呂溥（大德十年任）

潘思永（至大三年任）

林韶（皇慶二年任）

劇伯顏（延祐二年任）

劉元輔（至治元年任）

牟仲信（至治二年任）

班賢（泰定三年任）

俞焯（天歷二年任）

薛阿兒剌台（至順元年任）

方國璋（至正二十年任死于寇）

主簿

李世傑（至元十三年任）

應玉（至元十八年任）

洪春（至元廿五年任）

楊德（至元廿九年任）

王　禎（大德二年任）
沈　讜（大德十年任）
蘇秉鈞（皇慶元年任）
宋　仁（延祐七年任）
敎　化（泰定二年任）
潘　原（至順三年任）
趙嗣龍（大德七年任）
雷孛蘭奚（至大二年任）
葛逢辰（延祐四年任）
郝　禮（至治二年任）
周　溥（天歷元年任）
徹知篤（至正二十年任）

縣尉

張　用（至元十三年任）
韓　成（元貞元年任）
王　瑄（大德六年任）
趙子成（至大元年任）
張伯祥（延祐四年任）
蟄速魯丁（泰定二年任）
董宗德（至順元年任）
謝得賢（至元廿二年任）
鄭　思（大德三年任）
張　甫（大德九年任）
衛良臣（至大四年任）
別禿魯思（延祐六年任）
李克明（泰定三年任）
何　震（至正二十年任）

儒學敎諭

黃道履（至元元年任）
鄭士達（至元十八年任）
鄭　殷（至元廿四年任）
胡桂叟（至元三十一年任）
謝寅炎（大德元年任）
陳紹開（大德四年任）
王　祥（大德八年任）
盧永詔（至大元年任）
吳　辛（皇慶元年任）
陳紹商（至元十三年任）
盧　宇（正元廿二年任）
袁一雷（至元廿八年任）
高　裕（元貞元年任）
袁次中（大德二年任）
施　機（大德六年任）
戴　震（大德十年任）
陳士民（至大二年任）
潘舜卿（延祐九年任）

俞仁長（延祐五年任）
金　鉞（至治元年任）
吳　英（天歷元年任）
董　石（至順三年任）
蔣　珝（延祐六年任）
朱　枋（泰定二年任）
王剛中（至順元年任）
魏良輔（至順十五年任）

國朝知縣一員　縣丞一員（萬歷七年革）

主簿一員　典史一員

吏戶禮兵刑工六房司吏六名典吏十二名舖長司司吏一名承發科典吏一名。皂隸十名禁子七名弓兵三十名。陰陽學訓術醫學訓科僧會司僧會道會司道會各一員巡檢司稅課司河泊所官吏並革

敎諭一員　訓導二員

廩膳生員二十名增廣生員二十名附學生員不拘名數　司吏一名　齋夫四名膳夫十名門子四名庫子一名斗級一名

知縣

任繼先（人才本縣人洪武四年任時法令嚴峻繼先畏之六年歸隱於下貢）
王應鍾（賢良洪武九年任）
熊　釗（明經濟甯人洪武十四年任）
張　約（監生寧縣人永樂九年任賦性純篤蒞事公勤民懷其惠）
林　質（舉人丹徒人宣德四年任）
倪　緯（監生山陽人正統四年任）
張　翔（人才上山人景泰五年任清介不苟善楷隸工詩文移澧州知州所至有政績）
劉　銀（舉人懷陽人天順八年任）
彭　鼎（舉人新會人成化六年任）
陳　宇（舉人侯官人宏治四年任）
錢世賢（舉人祁陽人正德元年任）
李　中（舉人增城人正統九年任）
曹廷桂（舉人正德十五年任有傳）

王從古（明經洪武七年任修文廟）
周　臣（方正洪武十一年任以不職解京作城役）
劉　成（新州人洪武二十四年任）
劉　忠（舉人江陵人永樂十年任）
林　廣（舉人南平人宣德六年任）
郁尙賓（監生吳縣人景泰二年任純厚篤實政尙廉平見王文通公傳）
程　佺（歲貢巴陵人成化元年任）
劉志芳（舉人上高人成化十三年任循興學洽有姓懷之又案水葺以廣學宮）
李　經（舉人新會人宏治九年任）
童　仁（舉人桐城人正德七年任）
梁東之（舉人德慶人正德十一年任）
姚　相（舉人江陰人嘉靖八年任）

周　瑞（進士莆田人嘉靖十四年任留心學校加惠編氓去後人咸思之）
邱　柟（舉人麻城人嘉靖二十三年任）
馬　漲（進士嘉靖二十九年任有傳）
朱邦臣（舉人太倉人嘉靖三十七年任）
余　城（舉人嘉靖四十三年任有傳）
宋邦達（舉人莆田人隆慶四年任）
周裔登（進士萬歷二年任有傳）
金凌漢（舉人高安人萬歷八年任）
湯聘尹（進士萬歷十年任有傳）
王明敖（舉人萬歷十九年任有傳）
陳學繼（進士都昌人萬歷三十年任）
鄧應璧（選貢儀真人萬歷三十八年任）

況一經（舉人高安人嘉靖十七年任蒞政精明下不敢欺）
謝德聰（舉人安福人嘉靖二十五年任）
姚本崇（舉人福清人遘變謫戍）
姚服璜（舉人荊門人嘉靖三十八年任）
黃　議（舉人莆田人隆慶元年任）
趙誉政（進士隆慶五年任有傳）
羅文煒（舉人浮梁人萬歷六年任）
王寵麟（舉人麻城人萬歷九年任）
沈道光（舉人華亭人萬歷十六年任）
汪夢說（舉人貴池人萬歷二十六年任禮士愛民政績可紀）
顧震宇（舉人崑山人萬歷三十三年任）
莫是豹（舉人清浦人萬歷四十一年任）

劉　浲（舉人麻城人萬歷四十三年任）
余　震（舉人莆田人萬歷四十七年任）

曾學一（舉人瓊山人萬歷四十四年任）
陳起龍（舉人海澄人天啓二年任修舉曠典振作斯文士民懷感建祠祀之）

縣丞

黃　勉（監生餘干人洪武五年任當法令嚴密之時清以勵己勤以任事陞順天府治中）
左　弼（監生江陰人永樂五年任）
丁　性（監生臨清人弘治元年任）
萬　里（監生鉛山人正德三年任有法術處事能勤五常立致仕甬民皆感之）
張時舉（溧水人嘉靖元年任）
徐　範（吏員無錫人嘉靖三十一年任）
黃輔堯（監生莆田人嘉靖三十五年任）
王　臣（監生進賢人嘉靖四十二年任）
盧　登（監生潁州人隆慶六年任）

王　賢（選貢南充人成化六年任）
史　娗（監生高淳人弘治十年任）
戚　和（監生丹徒人正德十三年任）
陳志元（歲貢泉州人嘉靖十九年任）
蔣　琬（恩生全椒人嘉靖三十二年任）
鄔　橘（監生義縣人嘉靖三十八年任）
龔　寶（吏員江都人隆慶元年任）
程　汶（監生歙縣人萬歷三年任）

陳　理（歲貢貴池人萬歷七年任）

主簿

趙　監（監生乳源人永樂元年任公清自守役寡安貧士民懷之）
邱　聰（監生南昌人嘉靖十年任）
黃　堂（監生江西人嘉靖廿一年任）
馮　鐄（監生東阿人嘉靖三十一年任）
張佑謙（監生曹州人嘉靖三十六年任）
盛　時（監生崑山人嘉靖四十五年任）
徐良輔（監生濟南人隆慶五年任）
吳正大（有傳）
支一元（歲貢茂州人萬歷二十年任）
曾學周（有傳）

孔　鍔（監生當塗人正德十六年任）
邵　山（監生高安人嘉靖十六年任）
馬　琛（監生濟南人嘉靖三十年任）
戴　錫（監生豐城人嘉靖三十四年任）
張元鼎（有傳）
謝　策（監生平度人隆慶三年任）
胡一松（監生廬陵人萬歷五年任）
李一清（吏員曹縣人萬歷十年任）
韓雨仲（監生婺源人萬歷十三年任）
戴世用（吏員南昌人萬歷二十三年任）

曹經野（監生南昌人萬歷二十六年任）
林萬豪（監生龍溪人萬歷三十三年任）
楊　安（吏員平度人萬歷三十七年任）

程鳴臯（監生婺源人萬歷二十九年任）
吳道遴（吏員同安人萬歷三十四年任）

典史

唐伯逸（監生南昌人洪武七年任常謂取民財如取[illegible]股上肉誠心愛民一塵不染）
周　諫（吏員南昌人正德十六年任）
徐　映
杜　鳳（吏員黃岡人嘉靖十八年任）
俞大基（吏員當塗人嘉靖二十五年任）
楊仕立（吏員嘉靖三十五年任城陷逃去）
陳嘉言（吏員龍溪人嘉靖三十八年任）
周　清（吏員崇安人嘉靖四十三年任）

梁　早
陳　祐（吏員當塗人嘉靖十年任甚得）
朱　科（監生華亭人嘉靖二十一年任）
尹　瓚
江　沐（吏員麻城人嘉靖三十六年任）
王　越（吏員南昌人嘉靖三十九年任）
黃　閣（吏員順天人嘉靖四十五年任）

黃子中（吏員南昌人隆慶元年任）
夏希尹（承差福清人隆慶四年任）
王根（吏員句容人萬歷五年任）
潘世全（吏員德州人萬歷十三年任）
張敬遠（吏員南豐人萬歷十七年任）
曾份（吏員崇安人萬歷二十一年任）
張大恩（吏員無錫人萬歷二十四年任）
葛楨（吏員蕪湖人萬歷二十九年任）
王守禮（吏員保昌人萬歷三十二年任）
鄭同文（吏員延平人萬歷三十五年任）

儒學教諭

高侃（舉人吉安人洪武十年任嚴章程勤考課士子歸心擢國子監博士）
吳陽保（舉人福建人永樂十七年任德性純厚敷教有方自是科第始盛）
趙以端（舉人本縣人永樂十八年任）
陳昂（舉人本縣人宣德二年任）
李歆（舉人本縣人正統十年任）
應行（舉人無錫人景泰二年任）
蘇璞（舉人福建人宏治十年任）
史智（潮州人正德四年任）
周南（上元人正德八年任）
吳泰（有傳）
周天錫（舉人丹陽人嘉靖四年任）
吳清（歲貢東莞人嘉靖十二年任）
曾茂卿（舉人長樂人嘉靖十八年任長子文學作興士類亦登進士）
韋紹（舉人南海人嘉靖二十年任）
洪烱（歲貢歙縣人嘉靖二十四年任）
曾可耕（舉人睢陵人嘉靖二十九年任工詩善書振作士風諸生向慕尋擢主事）
黃慶臣（舉人豐城人嘉靖三十二年任）
方格（歲貢漳浦人嘉靖三十五年任）
吳良貴（慈之子嘉靖三十七年任）
施大受（歲貢金壇人嘉靖四十年任）
賴治（舉人永豐人嘉靖四十一年任）
胡潛（舉人無錫人嘉靖四十三年任）
楊重俊（舉人進賢人隆慶元年任）
黃桂芳（歲貢漳浦人隆慶二年任）
吳大紳（歲貢宜城人隆慶四年任）
林際揚（歲貢南安人萬歷元年任）
馮韶（歲貢會稽人萬歷二年任）
劉穩（歲貢分水人萬歷七年任）
周允（舉人會稽人萬歷十一年任）
謝棠（歲貢常熟人萬歷十四年任）
胡洙（舉人浮梁人萬歷十九年任）
陳學禮（有傳）
詹芹（歲貢常山人萬歷二十六年任）
周大時（舉人侯官人萬歷二十九年任）
金鍾（歲貢會稽人萬歷三十一年任）
吳維翰（舉人青田人萬歷三十五年任）

訓導

王叔英（有傳）
王元桂（洪武間任）
鄭顯則（明經本縣人洪武二十年任操履端方學問精粹誘掖士子務盡其心陞通判）
張廷璧（儒士本縣人洪武二十八年任穎悟絕倫工詩善書尋入翰林）
吳元諒（歲貢洪武三十二年任）
趙古銘（賢良本縣人永樂元年任）
朱槃（明經本縣人永樂三年任）
謝數（歲貢臨海人永樂十五年任）
劉鐸（歲貢福州人成化元年任與知縣劉志方塞塘水廣學宮以振勵斯文）
鄭敏（歲貢莆田人成化十五年任）
羅綸（舉人正德十一年任）
李麟（歲貢金壇人正德十一年任）
陳中正（歲貢同安人嘉靖四年任）
羅瑞（歲貢萬安人嘉靖八年任）
郭文晤（歲貢建甯人嘉靖十一年任）
李坤（歲貢上饒人嘉靖十四年任）
梁隆（歲貢東莞人嘉靖十六年任）
蕭遷（歲貢高安人嘉靖二十年任）
梁廷璧（歲貢横州人嘉靖二十三年任）
孫東序（歲貢杞縣人嘉靖二十六年任）
劉舟揖（歲貢南豐人嘉靖二十七年任）
趙士端（歲貢江陰人嘉靖二十九年死于寇）
俞鏡（歲貢貴溪人嘉靖三十一年任）
張子毅（歲貢武進人嘉靖二十四年任）
尹華（歲貢虹縣人嘉靖三十六年任豈弟作人士習丕變尤長于詩兼工草隸）
張文學（歲貢江陰人嘉靖四十年任）
王仁民（歲貢雲南人嘉靖四十一年任）
陳藥（歲貢杞縣人嘉靖四十二年任）
王傑（歲貢横州人隆慶元年任）
林士升（歲貢莆田人隆慶元年任）
梁春和（歲貢巴縣人隆慶五年任）
鮑良鎮（歲貢鄞縣人隆慶六年任）
劉宏基（歲貢商城人隆慶六年任）
謝瞳（歲貢竹江人萬歷元年任）
袁桃（歲貢分宜人萬歷四年任）
鄭昌國（舉人福甯州人萬歷五年任）
鄭應銘（選貢分水人萬歷十年任）
陳伯倖（歲貢永嘉人萬歷十年任）
陶應儒（歲貢泰順人萬歷十二年任）
金湯（歲貢龍泉人萬歷十二年任）
竇永貞（歲貢徐州人萬歷十六年任）
呂性祖（歲貢秀水人萬歷十九年任）
馬敦成（歲貢海鹽人萬歷二十二年任）
黃世廉（歲貢星子人萬歷二十六年任）
洪埴（歲貢定海人萬歷二十九年任）
張崇聖（歲貢樂清人萬歷三十四年任）

王　湛（恩貢閩縣人萬歷三十四年任）

（續補）教諭

李　浚（歲貢）　劉翔鯤（歲貢福建人萬歷四十二年任）

楊成教（歲貢餘姚人萬歷四十三年任）　吳　溢（歲貢慶元人萬歷四十五年任）

柳宗孔（歲貢九江人萬歷四十七年任）　謝汝嘉（歲貢無錫人泰昌元年任有傳）

萬歷仙居縣志卷之九

選舉

先民有言制科未必盡得士士固在制科中矣明興初辟選與科舉並重其後專重科舉之學士之奮躍天衢建經文緯武之略未有不由玆起家者如仙居僻處萬山中偉人碩抱遺曾標奇可按而數也邇年以來入彀之彥幾如晨星而要以山川之氣鬱而必振則夫養之以需其成此其會矣易曰君子藏器於身所願與諸士勗焉

明經科

唐乾符　年

蔣　琰（歷縣令諫垣累疏不用致政）

進士科

唐乾甯　年

孫　郃（字希韓見赤城志方干詩序）

梁開平二年

吳全智（歷官銀青光祿大夫）　樊螢卿

後唐天成元年

張文伏（累官大中大夫賜二品服所著有曲江綸言）

宋政和五年何㮚榜

蔣　旦（有傳）　應　灌（有傳）

宣化三年何澳榜

范　醇（字希孟歷大理寺丞湖南安撫司參議知南安軍朝請大夫）

建炎二年李易榜

吳　謙（字多益縣知嚴處二州終朝請大夫）

紹興二年張九成榜

吳　芾（有傳）

紹興五年汪應辰榜

吳　詠（字永言終宣教郎知南安縣有西安集）

紹興二十年趙岐榜

陳　膚（有傳）

紹興二十四年張孝祥榜

吳　浚（字仲達謙之子終南外睦親院教授）

紹興三十年梁克家榜

王　若（字若夫終淮東安撫司參議）　李　由（字民載終朝議郎知玉山縣）

隆興元年木待問榜

應　振（字伯起灌之子終儒林郎）　陳　澤（字澤民終宣教郎）

李逢夫（字與夫由之子終宣教郎）

乾道二年蕭國梁榜

應　籛（字衍仲終宣教郎）

乾道五年鄭僑榜

吳　津（字仲登芾之子知南康軍）　吳　驥（字仲魯詠之子終定海縣主簿）

淳熙五年姚穎榜

胡　括（字釋之終石城縣丞）　蔣文會（字仲友終主管崇道觀）

郭晞宗（字宗之提舉福建路市舶提管安撫未行卒）　張嗣明（遷縣主簿）

淳熙八年黃由榜

陳　章（有傳）

淳熙十四年王容榜

楊祖堯（字適甫歷國子監簿著作佐郎兼權吏部郎官知信州）

紹熙四年陳亮榜

張次賢（有傳）

慶元二年鄒應龍榜

鄒翰夫（字宗甫終尤溪縣丞）

嘉泰二年傅行簡榜

郭明卿（字子宿宣教郎調廣總領所幹官）

開禧元年毛自知榜

梅廷瑞（字祥梅終試陽軍教授）

嘉定元年鄭自誠榜

吳　煥（字堯卿終鼇山長）

嘉定四年趙建大榜

林　仍（字因可紹興府教授）　陳作新（字基叔和州教授）

嘉定七年袁甫榜

郭磊卿（有傳）　趙時著（字仲昭翰夫子監行在左藏庫）

李　衛（字子文）

嘉定十十三年劉渭榜

葉秀發（字叔英朝奉郎有貢山詩稿）

嘉定十六蔣重珍榜

顧周卿（字成子終朝奉郎）

寶慶元年王會龍榜

趙時觀（字仲謙宗室）　趙若煉（字叔虎終衡州推官）

趙必昇（字允遵宗室）　郭存中（字道南晞宗之孫終江西路安撫司幹官）

紹定二年黃朴榜

沈宗文（字純叔終南劍府教授）　蔡　朴（字質夫終朝散大夫知永州）

周　企（字叔望知銅陵縣尉）

紹定五年徐元杰榜

朱　浦（字彥甫終奉議郎知鄞縣）

端平二年吳叔吉榜

鄭雄飛（有傳）　吳　諒（字直翁梅卿之子終慈谿尉）

淳祐元年徐儼夫榜

周　或（字文叔終郴州教授）　鮑　雷（字仲發終六合尉）

淳祐四年劉夢炎榜

吳　堅（字彥愷煥之子左丞相降元）

淳祐七年張淵微榜

呂震卿（字子貞終溧陽縣尉）

淳祐十年方逢時榜

陳紹求（字仲辰終通判揚州）

寶祐元年姚勉榜

蔣應雷（字省已終知吳江縣）　趙與訢（宗室）

寶祐四年文天祥榜

陳紹大（字仲實監將作監丞知襄州）　趙若焯（字叔明宗室江西都司幹官）

潘天與（字景仁潭州錄事參軍）　陳紹商（字會之監行在和劑局）

開慶元年周震炎榜

趙若伉（字伯仁宗室泉州市舶幹官）　趙時乂（宗室建康府推官）

景定三年方山京榜

鄭　懿（有傳）　項　震（字季省終奉議郎知連江縣）

趙與諄（宗室）　趙　炊（宗室）

咸淳元年阮登柄榜

張　朴（字從文秘書監丞）　吳　賁（字文成松溪縣尉）

咸淳四年陳文龍榜
王　珏（有傳）　金　渭（字景望瑞州教授）
趙時栗（有傳）　蔣彥聖（字忠仲紹興監倉）
王　塤（字仲和永康主簿）
咸淳七年張鎮孫榜
金　運（字定圃）　海丹邱（字成卿終殿舉）
咸淳十年王龍澤榜
趙嗣滏（宗室）　翁從龍（字文炳教授）
特科
宋政和五年
孟　灝（字世功終融州司戶參軍）
紹興二十四年

應　權（字偉節終知寶應縣）
隆興元年
應宗謙（一名良字若虛終衡陽縣主簿）　趙彥瑗（字仲玉宗室平江府觀察推官）
乾道二年
趙彥敏（字懋功宗室建康府分司）
乾道五年
陳　愿（字子愿終承議郎賜三品服致仕）
乾道八年
方　斳（字子木終嘉州文學）
淳熙二年
孟維翰（字宗卿終通直郎）　葉元愨（字世則終紹興縣丞）
方　剛（字抑强終通直郎）

淳熙八年
應士廉（字簡仲懂之子終新城縣丞）
淳熙十一年
李介石（字正仲終承議郎）　金師軻（字仲藺終道州文學）
淳熙十四年
吳　汲（字進仲謙之子溫州司戶參軍）　徐三復（字克孝終監南嶽廟）
紹熙元年
陳　炳（字文夫終監南嶽廟）　楊　浹
金三德（字克家終逕縣主簿）
紹熙四年
陳三省（字少曾終承務郎）
慶元二年

林有聞　金作就（字叔治監南嶽廟）
慶元五年
陳　南（字南仲終六合縣丞）　戈之奇（字穎叟湖口縣丞）
謝　彪（字文伯處州推官）　顧　牧（字謙之常山縣丞）
嘉泰二年
潘　浹
開禧元年
陳　穎（字叔秀終監溫州駐軍酒庫）　陳　洪（字子良庸之子桂陽縣主簿）
金　逵（字十賓終道州文學）
嘉定十年
湯廷俊（字正卿終揭陽縣丞）　陳文新
嘉定十三年

吳　洋（字次顏修職郎）　姜應龍（字升之監南嶽廟）
嘉定十六年
呂　威（字宗韶泉州助教）　楊煥然（字晦之光之子修承務郎）
吳梅卿（字清叔終忠州文學著經說語錄授徒講學）
紹定二年
吳夢飛（字宗英錢塘縣尉）　吳嗣亮（字希叔定海縣尉）
陶朱冶（字良父溧水縣尉）　顧　蝘（字子振牧之子德清縣尉）
顧如川（字子清銅陵縣丞）　王　簡（字誠文江都縣丞）
端平二年
張同甫（字孟莊方正寡詐託疾歸隱）　方一新（字更之湘鄉縣丞）
陳夢祥（字吉甫長溪縣尉）　陳夢周（字成之平陽縣丞）
嘉熙二年

陳　薰（字伯南）　蔣洪懿
吳應高（字子如陽江縣令）
嘉定三年
李居安（字子深嵊縣丞）
咸熙元年
李豈潛（字顯父浦江縣丞）
咸熙四年
張克嘉（字斯美海鹽縣丞）　吳　暨（字彥勤嵊縣丞）
咸熙十年
楊　光（字子顯知昭州立山縣）
元皇慶二年
翁復吉（字原善貢嚴州判官）

至正二年
張惟清（揚州路教授）
至正五年
張惟吉（湖南嶺北道經歷正義大夫）
國朝洪武十八年乙丑丁顯榜
王畯用（歷教諭國子監學錄光祿寺寺丞國子監監丞）
永樂二年甲申曾棨榜
戴宏演（改庶吉士預修大典授監察御史廉介自持仁慈御下督運督造所至有聲）
永樂十六年戊戌李騏榜
王一寧（有傳）
成化十七年辛丑王華榜
王　純（有傳）

成化二十三年丁未費宏榜
王存忠（歷御史知府無錢買靴詩云分付兒曹休指望好將芒屨印蒼苔其清苦如此）
正德六年辛未楊慎榜
應　良（有傳）
正德九年甲戌唐皋榜
吳　廉（有傳）　應大猷（有傳）
張　儉（有傳）
正德十五年庚辰楊惟聰榜
蔣　泮（有傳）
嘉靖二年癸未姚淶榜
金克厚（終部郎中居官以廉潔稱）
嘉靖五年丙戌龔用卿榜

應大桂（歷工部主事湖廣黃州山東登州兩府知府）

嘉靖十四年乙未韓應龍榜

林應麒（歷吳江知縣廣東惠州府同知學宗才宏未究其用）

嘉靖十七年戊戌茅瓚榜

李一瀚（有傳）

嘉靖二十九年庚戌唐汝楫榜

吳炳熙（歷主事知府雲南按察司副使）　顧宏潞（歷行人給事中湖廣按察司副使）

嘉靖三十二年癸丑陳謹榜

吳時來（有傳）

嘉靖三十五年丙辰諸大綬榜

應存性（授工部主事清介自飭奉法無私坐忤權貴出知荊門州陞知府致仕）

嘉靖三十八年己未丁士美榜

應存卓（歷貴州左布政使太常寺卿）

嘉靖四十四年乙丑范應期榜

盧明章（有傳）

萬歷十七年己丑焦竑榜

應朝卿（任監察御史參政按察使）

萬歷二十三年乙未朱之蕃榜

應汝化（任工部郎中陞江西參政）

鄉貢

元至正五年

柯謙（字自牧浙江路教授其子九思工于詩尤善以書法作竹木官至奎章閣博士）

張國珍（慶元路教授）

舉人

國朝洪武十七年甲子科

王鮻用（字　應天中式進士）

洪武二十六年癸酉科

鮑貴（字　沅陵縣知縣）

洪武三十二年己卯科

吳集義（字　廣元縣知縣）

永樂元年癸未科

戴宏演（字　進士）

潘叔正（字　濟甯州同知治河有功民德之立祠祀於河側移梧州府同知）

永樂六年戊子科

鄭準（字子衡坐與鄭恕同族被戮）　王廷琄（字）

永樂九年辛卯科

張景悌（字明孝舉德訓導）　陳子實（字　南安訓導）

楊孟瓚（字　應天中式徽州府通判）

永樂十二年甲午科

王一寧（岐用之于進士）　趙綬（字）

永樂十五年丁酉科

陳恕（字）　袁定（字　永寧訓導）

永樂十八年庚子科

趙以端（字　本縣教諭）　方瑞玉（字）

宣德元年丙午科

陳昂（字　本縣教諭）

正統九年甲子科

李猷中（字　本縣教諭）

景泰元年庚午科

應　暄（字）

景泰四年

吳　瓊（字　秀王府紀善）　暨仁壽

李世迪（字）

成化十三年丁酉科

王　純（字進士）　金　桂（字）

成化十九年癸卯科

王存忠（字進士）

宏治五年壬子科

潘　龍（字）

宏治十四年辛酉科

應　良（字元忠進士）　王存彝（字　日照縣知縣）

正德二年丁卯科

應大猷（字　匡之子進士）　吳　廉（字進士）

正德八年癸酉科

吳棨賀（字　歷安仁學都餘干三縣知縣）　張　儉（字　璽之子進士）

正德十一年丙子科

蔣　泮（字　鍊之子進士）

嘉靖元年壬午科

吳棨泰（字）　金克厚（字進士）

嘉靖四年乙酉科

林應麒（字進士）　應大桂（字　匡之子大猷之弟進士）

嘉靖七年戊子科

李一瀚（字進士）

嘉靖十六年丁酉科

余世英（字　應天中式歷知縣通判）

嘉靖二十二年癸卯科

應存性（字　大猷之子進士）

嘉靖二十五年丙午科

顧宏濟（字進士）

嘉靖二十八年己酉科

蔣中穆（字泮之子）　吳炳廉（字　棨賀之子進士）

吳時來（字進士）

嘉靖三十一年壬子科

盧明章（字進士）

嘉靖三十四年乙卯科

尹　彥（字　應天府通判）　戴　瑞（字　應天中式宜黃知縣）

嘉靖三十七年戊午科

應存卓（字　大猷之子進士）

嘉靖四十年辛酉科

應存初（字　大猷之子應天中式歷知縣評事南京刑部主事）

萬曆元年癸酉科

吳時驥（字　炳廉之子應天中式）

萬曆七年己卯科

應世科（字　存性之子順天中式將樂知縣）

萬曆十年壬午科

吳錫德（改名迪甫字安義縣知縣）

萬歷十六年戊子科

應汝化（字存卓之子進士）　應朝卿（字存素之子進士）

萬歷二十五年丁酉科

應鳴時

歲貢

國朝洪武

楊文宗（縣歷）　孔子久（刑部主事）

謝廷桂（主事）　張六成（縣丞）

陳　濟（都察院司務）　盧　迥（有傳）

張　容（初名十五御賜今名字子巖歷監察御史大理寺左少卿）

吳　炫（歷給事中江西按察司副使）　呂成章（訓導）

鄭　恕（有傳）　趙克俊（樂平知縣）

王通賢（教諭）　陳　德（訓導）

顧大奇（初入見太祖以顧大哥呼之歷監察御史江西按察司副使）　張存晦（衛知事牧流賊有功陞通政司知事副使趙象立牌以紀其績）

張　慶（主簿）　金伯球（湖廣大冶縣知縣）

永樂

應得浩（江西大庾縣知縣）　阮仲志（僉都御史長法自陳故數）

盧　參（主簿）　汪惟澄（漳浦縣知縣清謹著績）

應仲義（刑部主事）　陳宗翰（縣丞）

孔宗祀（德化縣知縣）　楊孟贍（詳鄉科）

潘文通（審理歷）　陳　洪

沈　玉　盧貴重（訓導）

潘　杲（訓導）　方　高

鄭茂興（訓導）　柳原理（府照磨）

夏　燮（知縣）　陳同倫（通判）

張惟德（詹事府主簿）　張伯厚（歷主事府審理長史）

王道正（教授）　鄭文廉（潁上縣知縣祀潁上名宦）

洪熙

陳文忠（府同知）

宣德

王　轂（縣丞）　張宗翰（恩貢訓導）

陳士節（廣信府同知有惠政循聲）　王懷忠（教授）

金進德　金希厚（推官）

鄭　暉（知事）　楊宗潤

鄭　沼（教授）　金　璧（教諭）

沈孟範（都督府經歷應天府治中）

正統

應　明（訓導）　陳廷璧（審理）

吳同志（通判）　潘　奇（知縣）

周　旋（知縣）　錢　愷（訓導）

周宏彥（知縣）　李　忠（知縣）

周　果（知縣）　周　仁（一名介知縣）

林宗盛（主簿）　錢　永（典史）

陳　谷（知事）　陳　悌（訓導）

景泰

葉　達（斷事）　陳　通（教諭）

王　諭（教諭）　蔣　輝（福州府同知居官有政績）

天順

吳叔正（訓導） 應墩（縣丞）
王環（主簿） 蔣祿（安溪縣知縣清苦著稱）

成化

張叔新（吏目） 吳叔深（府經歷）
張成德（有傳） 徐謙（訓導）
張汀（教諭豈弟作人祀京山名宦祠） 項像（知事）
張概（訓導捐俸周貧士心歸向） 徐普（教諭）
吳洪寧（訓導） 蘇綱（訓導）
吳洪賜（廣東廣州知州） 楊煥（經歷）

宏治

周惟德（訓導） 潘密（教諭）
張雲（知事） 王渭（教諭）

應匡（孝友孚于宗族仁厚洽于鄉閭未仕而卒子孫蕃嗣相承蓋睦婣之報云） 金祥
顧欽（訓導） 張鑾（訓導）
徐恕（推官）

正德

王濟（教諭） 吳榮璧（有傳）
陳釆（教諭） 張詠（終國子監生）
應大經（學正） 張壎（湖廣藍山縣知縣致政歸養）
張埴（選貢歷恩縣知縣） 陳顯奇

嘉靖

余世忠（魯府紀善） 林鶴
張瑗（訓導） 陳存明（訓導）
蔣瓚（訓導） 陳鏡

潘巢奎（訓導） 王南（教諭）
潘廷章（訓導） 王槐（訓導）
戴瑞（應天中式） 潘巢本
李一潮（訓導） 吳炳漢（有傳）
陳良金（訓導） 吳子龍（有傳）
應木（訓導） 王涵（教授）
王汝乾（訓導） 徐崇點（教諭）
陳大節（通判） 顧宏法（訓導）

隆慶

吳時驥（恩選群鄉科） 王鋹（訓導）
張簡明

萬歷

朱明吉 應存魯（恩科歷知縣通判）
王臣（訓導） 吳炳正（紀善）
吳炳思（教授） 應存弼（選貢饒州府通判）
尹慶（教諭） 應存棠（訓導）
吳時逸（訓導） 應來（訓導）
吳錫鳳（選貢州判） 余鼎（紀善）
楊先春（選貢） 朱良翰（訓導）
王懋岑 應存光（恩貢訓導）
陳時璉 蔣澤隨

薦辟

元王正
吳里仁（增城縣主簿） 吳嗣宗（來賓縣主簿）

潘　維（字而綱寧國路教授）
方志道（字成之越州路學文學）

國朝洪武

張　熙（國子監學正）
應宗穀（上蔡縣知縣）
潘　森（平樂府通判）
吳原亮（崍縣訓導沈靜方嚴動必以禮明正學以關後進及病與僚友語生共談恬然而逝）
鄭丙文（教諭）
吳得晦（鉛山縣知縣）
朱季用（穎州府知府）
顧　碩（有傳）
張子太（知州）

張國衡（字可權奎章閣參書）
吳　揚（有傳）
張伯原（工部主事）
鄭貴遠（教授）
應得浩（大庾知縣）
黃聞見（主簿）
鄭文遠（刑部員外郎）
張宗顏（授行人差訪賢才）
周彥宏（新會知縣）
陳源清（知縣）

張子恭（嚴州牧）
鄭顒則（訓導）
鄭興泰（桃源知縣）
潘原美（龍泉知縣）
趙古銘（教諭）
陳　郁（吏目）
朱　斐（訓導）

永樂

尹道寬（縣丞）
吳　焊（宿州通判）
葉　混（廣府紀善曾國公府征爲參謀官有詩名）
張宗福（勅房中書）

翁深遠（國子監學正）
胡宗諒（知府）
張允修（主簿）
朱　焯（太常寺少卿）
顧　濬（博羅知縣）
吳　炬（曲沃知縣）
張　挺（兵部主事）
陳　倫（理問）
姚原禮（縣丞）
吳　壎（利津知縣）
戴　象（知縣）

封贈

王　愷（以孫一寧貴贈太子少師）
王懷廣（以子純貴封按察司僉事）
張景舒（以子伯厚貴贈審理）
吳　珪（以子應貴贈禮科給事中）
應　匡（以子大猷貴贈刑部尚書）
應　昌（以子良貴贈按察司副使）
李　鑑（以子一鶚貴贈監察御史）
吳榮賀（以子炳庶貴贈工部主事）
林世謙（以子應麒貴封博士）
尹夫問（以子達貴贈知縣）
應大建（以子存相貴封京衛經歷）

王崚用（以子一寧貴贈太子少師）
張　諤（以子成德貴贈郎中）
金　廷（以子克厚貴贈郎中）
張　概（以子俊貴封工部主事）
蔣　祿（以子汴貴贈工部主事）
吳榮贊（以孫時來貴贈左都御史）
吳叔深（以子榮貫貴贈知縣）
吳炳熹（以子時來貴贈左都御史）
顧　昭（以子祖節貴贈按察司副使）
應存業（以子鞠鄰貴封監察御史）

恩蔭

王　宇（一寧之子知府）
吳兆晃（時來之孫國子生）

監生

王　盤（主簿）
應大悅
吳炳熙
林應雷
應　本
應存初（詳鄉科）
應存遠
張振英

王　顯（一寧之子中書舍人）
吳夢龍（縣丞）
應大賀
朱　鵬（嘗捐園地以廣學宮）
張　澤
尹宗賢
王威圭
金學孔（萊州經歷服官精慎民愛戴之）
顧義模

顧力行　顧力檄
應存相（經歷）　應世科（祥撫科）
應世功（任光祿寺監事）　應世燁
吳錫庚　盧明致（府檢校）
盧應振（衙斷事以上俱由生員）　尹大齕
尹大祚（以上由俊秀）

萬歷仙居縣志卷之九

萬歷仙居縣志卷之十

名宦列傳

晉羊忻永和三年初置樂安公以廕補令移縣治於青圭前有創始之勞史稱公起家輔國參軍嘗詣領軍劉琨琨拂席改衣而後見由此知名然莫詳其治樂安狀也

宋陳襄字述古閩之侯官人政尚德化去鞭箠之威與民休息事無寃抑者初邑人未興于文公闢黌宮剏社學仍爲勸學文歲首父老入賀命門人管師宣讀之自是弦誦相聞而人才蔚矣擢侍御史薦司馬光呂公著等三十人于朝並極一時之選力詆王安石乞罷青苗法竟爲所擠出知陳州終樞密直學士學者稱爲古靈先生

劉光　人政務簡惠黎民懷之後選台州守郡人喜其來焚香載道壘吏多聞風解印去及代男女巷哭閉城使不得去

郭三益　人爲政寬和又能以嚴佐之民畏且愛與劉光齊名陳公襄後稱賢令者必曰劉郭

趙善悲字民如子歲侵賑給親自料理無間窮鄉僻壤撫循不倦民至今尸祝之

章敏子天性精敏湔剔夙弊吏不敢欺後令夏嘉治倣敏子凡不便民者釐革殆盡並著聲績稱爲章夏徐歎成博綜墳籍約己恤民爲尉恭年値呂師囊亂忠義奮激與巡檢鄒進力戰死之

崔縱爲丞未幾進承務郞金人以二帝北去前後通問者率爲所襲衆皆憚行公毅然請往不屈死之

國朝曾廷桂直隸武進人性廉潔不苟爲令七年案無留牘有便民者朝計而暮行之綜有成績國初循吏推公爲首

馬濂直隸無錫人曉暢吏事悉下情民依之如慈母嘗存靖難死節鄭公恕之後而復其產嘉靖壬子倭寇焚黃巖將犯仙居公率兵邀擊之賊越嶺而遁尤著淸節去之日父老歌曰民送兩行淚官行一擔書

余城江西鄱陽人嘗寇燹後城市蕭條人民逃竄公撫字有方流逋四集民復安堵爲人廉倨不肯媚要津務絕橐右之干請竟中蜚菲以去于時張元卿者以簿攝行縣事其治倣余公其節尤著綽有循聲

周齋登廣東南海人平易近民蒲鞭不施釜甑常有塵處民歌之曰官之淸民之福邑其後崇其祿先是趙春政爲令禮士愛民頌聲日起未久改令東陽公代之治聲益著

濮聘尹直隸長州人前左給事中歷左參議以詿誤出爲仙居令爲治務節宂費并里甲濬水利改舖舍有利於民者圖之惟恐不及後入覲主簿吳正大攝行縣事一遵公約束民稱便焉其并課淸丁二事尤爲時論所褒

王明卿閩侯官人與古靈先生同鄉蒞政之日慨然懷往每事追蹤先生而時有主簿曾學周殫心輔令公修學宮督入山採木戴星遄還公營平政橋曾出橐金助役經理不倦令與簿相得有成號稱一時之

王叔英字原采黃巖人爲訓導以忠孝節義勗諸士多所成立歷官翰林修撰靖難師迫公奉詔募兵聞金川門不守遂自經于廣德州詳見吾學編及赤城新舊志

吳泰閩延平人爲學諭豈弟作人尤加恩寒士歲時候其至輒手俸金以授之曰若苦桂玉聊以資旦暮受者感泣陳學禮亦閩人勤訓誨躬行不怠士心向之其去也止石以志思焉

周思稷麻城人令臨海兩臺檄公于仙居履畝井圖公嚴明精審汰消耗釐龍冒減圖一十有五積弊爲之一洗奸猾束手孱民沐其恩歌呼載道又推官俞霑通判鄒通皆以掌縣著績民咸思之

論曰徐歎成殲身寇難崔縱隕身虜庭何遭時之坎與余城雖礙有餘榮矣

其餘談笑剸割號稱良有司乃考其持節並有懸魚擾鹿之風蓋身者政之本也悫徵自泗事輙頹然解矣景行行止是在後賢

名賢列傳

宋蔣旦字澹然政和五年與應灌同第進士先是邑之文學未振自旦與灌以力學顯士始慕而效之歷通判越州承議郞監石灰場懋著清節灌字仲宣終衡州教授子姓科第蟬聯世濟其美

吳芾字明可紹興二年進士官終龍圖閣直學士高宗欲還臨安公請駐蹕建康詔告中外使知不忘中原之意疏入不報朱子謂當紹興之季天子憤金虜之憑陵痛神人之羞辱慨然收用耆俊以遂中興之烈其所引拔以爲諫諍議論之臣者多得直諫敢言之士而吳公又其偉然有聞于時者也史稱王十朋吳芾歷詆奸幸直言無隱惜其不盡用焉

張次賢字子齊紹熙四年進士歷監察御史右正言兼侍講多所啓沃常揭古

今治亂之由實以國家修短之驗爲書二十卷名曰監察錄又陳恢復之策動中機宜中外傳爲碩畫尋遷左司諫抗節直言不避權幸劾時相史彌遠章九上彌遠銜之極力排劄公不爲動嘉定中擢殿中侍御史將大用之公力辭無何疾作卒謚文康公博學多聞千言立就而天性孝友居官廉潔妻謝氏丞相深甫之女于皇太后爲姑故累朝眷注甚厚公心澹然尤爲時所欽慕

郭磊卿字子奇嘉定七年進士居諫職彈劾無所畏避理宗懷余天錫定策之恩擢至執政公上疏曰臣聞鴟鴞入林鳳凰遠去豺狼當道騶麟自藏不仁而在高位則抱道懷德之士莫之敢近矣陛下欲聚羣賢以興郅治而股肱喉舌之任乃使庸邪廁迹其間是却行而求前也章三上天錫竟罷去史嵩之怙權不法公具疏俟朝對奏之而爲嵩之耳目所得亟除公起居郞公憤不得言徑出國門求去遂悒悒而卒時公與侍從徐元杰等號端平六君子天下方想望其風采而相繼以歿上亦念之特謚正肅立正諫坊以旌之

陳庸字時中紹興間進士終江西提點刑獄每辭官歸惟圖書數卷其子章歷官光祿大夫清介能繼父志爲時所稱卒謚忠簡

鄭雄飛字景淵端平間進士累官秘書少監戶部侍郞清審著聞景定中太學生金滑等請祀公及縣尉吳諒于學宮稱六賢堂

國朝王一寧字　年十三能詩文隨父睦用官京師獻陵在東宮聞而召之試詩稱旨賜以金綺遣肄國學第永樂十六年進士授工部主事蒞事湘湖以廉介自持景陵求文學詞翰之士有司以公名聞召見命賦神京八景及嘉禾詩善之尋轉吏部主事以母老疏乞歸養不允改翰林修撰侍經筵正統改元兼修宣廟實錄擢禮部右侍郞督餉湖廣時苗蠻蠢動運道不通公擘畫有方民不勞而餉足回部轉左侍郞兼翰林院學士入內閣加太子少師公歷事四朝賞賜優渥主會試一主鄕試二詩文秀雅襟度坦夷獎成後進惟恐不及休休焉有古大臣之風卒贈太子太保禮部尙書謚文通

張成德字　成化六年貢爲南充知縣南充人好訟往往骨肉相殘公創論俗亭作戒三篇月令父老申論第其善敗而勸懲之風俗爲之一變又創五經書院延名士爲弟子師捐俸以賫其貲春秋久無傳習公親爲講解士皆悅服稱爲張夫子尋應聘爲雲南考官時山賊猖獗他邑禦之輒北公設奇應變遂蕩平之量移通判饒州百姓如失父母遮道泣送者萬計至今尸而祝之公遂謝病歸家居十年所著有史略竅言遜志存稿

王純字宏文成化十七年進士起家工部主事時太子少保工部尙書王恕忠亮端方朝廷倚以爲重直諫忤旨內批令致仕公言恕社稷臣宜留用以光聖德上怒下公詔獄謫思南推官尋起爲湖廣提學僉事公議矩度先行誼抑浮競士類翕然嚮風未竟其用而卒衆咸惜之

應良字元忠正德三年擢南宮逆瑾方張威鉗文士公憤恚而歸聞王文成倡良知之學亟往從焉六年殿試二甲第七人改庶吉士授編修時逆瑾雖誅羣

奄用事公恥于脂韋竟乞終養肅皇嗣統起公田間議大禮忤旨杖闕下幾死尋奉使册封唐王悉卻贐餽已出爲山東提學副使歷陞廣東布政使致仕卒所著有南洲集藏于家

吳廉字　正德九年進士授禮科給事中時郭武定張壽寧以勳戚貴幸衆爭阿附公獨疏其罪惡武皇欲幸西北公偕同官上疏懇留跪午門外三日巡撫王某怙權恣肆公論斥之力薦王守仁堪代其任中貴畢眞鎭守江西受寧庶人金薦其孝行于朝公引祖訓駁之事遂寢大駕還京公請郊天策士以追帝王之盛節轉戶科右給事中世廟嗣統首陳四事曰正君德開言路時經筵近儒臣上嘉納之自是直聲振朝廷柄國者忌之出爲四川參議公至輒糾重臣之使蜀殃民者民賴以安然衆皆憚而嫉之矣公不能媕阿瓦合乃三疏乞休爇冠芰服徜徉於雲蘿烟水之間翛然適也有詩遊覽者以事餽公千金公正色卻之又獨請於當路建雙忠祠以祀盧鄭二公其剛正類如此

應大猷字邦升正德九年進士授南京刑部主事公習識絕人宸濠之變廷議紛紜公獨策其必敗曰是何能爲不三日濠擒而捷書至矣已而果然衆皆歎服轉吏部主事尋出參政江西晉廉使布政使公淸愼自飭內恕外嚴吏畏民懷聲望日重擢副都御史巡撫雲南地當交趾之衝夷情叵測公明法制時敎閱繕器械選將士凡塞堡要害無不嚴爲之防諸夷慴服民賴以安轉吏部侍郞進刑部尚書並著聲績爲時名卿嘉靖　年致仕公歷官五十餘年其端方之度廉潔之操仁恕之心始終如一士有片言急于游揚家無餘貲樂于施賑人皆德之朝廷賜存問者三卒年九十有七弟大桂子存性存卓孫汝化朝卿皆登進士大桂存性爲良二千石存卓以九列辭榮望高朝野汝化朝卿方驟驟大用其鄉薦及貢歷晉郞守令者又數人冠裳濟美甲于一郡

張儉字　正德九年進士除工部主事尋改南刑部稍遷員外郞大禮議起公抗疏被杖垂死出爲江西僉事豐城水溢公親行視築堰以殺其患民歌之名爲張公堰調福建僉事陞四川副使銅梁盜賊騷動公悉計剪除一境肅然陞福建參政未幾罷歸所著有圭山近稿

蔣汼字　天性廉潔力學安貧父祿令安溪甑塵釜魚翛然不滓卒於官當路賻贈二百餘金汼恐傷父志悉辭不受巡撫錢公鉞賢之檄所過州縣皆爲設祭以表揚之弟正德十五年進士授工部主事榷稅荊州痛懲奸吏百弊湔剔嚴立條款悉蠲常例立石以垂永久江陵驛日具支應銀二錢七分公行州貯庫以備賑荒光澤王重公雅操及公回部贈之詩云清風千古人難並白日歸鴻數卷書陞員外郞督理倉廒中貴楊某欲交驩公公弗與款狎楊憾之思欲中傷已而察公所爲益加敬憚言于侍郞董公曰數年以來未有廉能如蔣副郞者稍遷郞中再使湖廣卒於蘇州囊橐磬懸無以爲殮知府胡纘宗倡僚屬經紀其喪

李一瀚字源甫嘉靖十七年進士初令安福創審編之法釐革宿弊下不能欺

擢御史巡按江西食不重味一意便民而風裁肅然貪墨斂迹累遷副都御史屬纊之時囊無長物司空朱公衡稱公廉潔之操一塵不滓有趙清獻之風後二十年左都御史吳公時來遺書郡守楊公道會曰李都憲天下第一流人物迄今未與鄉賢子孫貧也楊亟爲申請祀于學宮

吳時來字　嘉靖三十二年進士起家松江府推官値倭寇猖獗華亭上海之民奔就郡城守者閉不納公坐城上洞開諸門聽民奔入甫盡而寇至矣全活萬計擢禮科給事中奉使册封琉球時嚴分宜竊政其子世蕃黷貨無厭將臣解體南北騷然公疏請黜嵩以正國體誅世蕃以杜亂源永陵震怒謫戍廣西昭陵卽位以遺詔復官歷陞都給事中操江副都御史吏部右侍郞都察院左都御史卒贈太子少保

盧明章字　嘉靖四十四年進士授行人擢監察御史巡鹽長蘆負稅被繫者久或瘐死獄中公奏蠲其十之八又陳利弊六事商民德之改按巡天剖決

寃滯覆盃者有二天爲尋復命會鄉人金崇厚者辦事於京以邑丁消耗欲請并鬮於上公力主其議竟得請邑又困於鹽牙往往蕩產以償公遺書當路歸其牙於商民困始蘇未幾疾作而卒

余世英字明卿嘉靖十五年選貢入南雍丁酉中應天王諷榜任山東堂邑知縣清介自持愛民猶子堂饑公捐振濟活以萬計堂民謠曰余父慈來何遲蚤來省百姓饑既而陞松江通判民又謠曰余父慈去何之一度思量一度悲公生而穎異七歲能書大字爲刺史重長兄諱世忠亦以選貢任宿遷教諭一時政教齊魯公父母偕老九旬欲迎養未得居松晨夕思慕僅八月而疾作未竟其用衆共惜之

論曰天下皆鄉也匯鄉而成天下問其鄉之靈氣必以其人考之而天下之大觀備矣僅無殊絕奇麗之產聞於天下而考論人文其大者多策奇樹偉磊落不可窺較而次者清修絕俗皭然不滓於時自宋迄今若比肩而立蓋天下之士非獨一鄉之著而已也吾是以著其傳俾作史者有考焉

萬曆仙居縣志卷之十

萬歷仙居縣志卷之十一

忠義列傳

宋王玨字叔寶咸寧四年進士德祐丙子太后詔台州降元公時以太學博士權知州事與陳仁玉築城浚濠倡民堅壁以守城既陷公赴泮橋水死之元兵至欲取首級以獻功其侄賓服玨冠帶自戕以全玨屍（一云玨臨海人）

趙時栗字寬甫咸淳四年進士授海鹽主簿與元兵對壘旬餘食盡力戰死高申甫字宇宣卿由武科除景陵縣元兵至格鬬而死張華宗者敎授杭州及揚州臨江所至有聲開慶間元兵壓境欲火文廟華宗挺身翼之曰寧殺我毋使先聖無依也遂遇害

元吳揚字仲修以字行素以勇力聞至正間辟處州同知時處睦溪洞寇侵仙居仲修率民捍禦于羅漢潭賊不敢進會有內應者淩晨襲其不備衆遂潰散仲修獨挺身格鬬手刃數人而死其子吳齋吳忻復率鄉兵擒賊并內應者剖心

以祭其父有司以聞詔表其門曰忠孝立忠烈祠于縣南以祀仲修齋與忻加官有差

國朝盧迥少豪舉酒酣輒歌不屑曲謹洪武間貢入太學太祖微行觀燈竊聽書聲問曰今宵花市何不往觀迥曰雙親遠離功名未就思之悚然奚暇遊翫因與共談至午夜應對詳明日召授戶部主事歷官侍郎靖難兵至抗節不屈延頸就刑長歌自若聞者壯之

鄭恕字本忠工詩善書聚生徒談經爲時宗所慕洪武間貢爲鄞縣訓導陞蕭縣知縣靖難兵至城陷遂死之

顧碩洪武間以通經儒士授山西石樓知縣授吏部主事文皇入金陵卽帝位召之不赴棄官逃去爲富家牧牛每至山椒水湄輒飲泣微咏每出牧携一竹笥緘縢甚密暮歸卽枕之臥或問此中何所有珍之乃爾輒悶悶不答至永樂二十一年盡赦諸死義家公聞之幡然歎曰騎牛綏綏過前阿手執牛繩口歎歌牛飽人饑欲歸去幸何幸何幸幸何乃闢笥出衣冠服之別主人而歸詢其詳始知爲碩也

張約字存博邑諸生每以忠義自許嘉靖丙辰倭寇犯境約率家人禦於光明山之麓爲寇所執刼導入城厲聲罵曰恨不斫賊奴萬段肯爲汝鄉導耶賊割其舌猶以血噴之罵不絕口而死郡守譚公綸詣約死所爲文以弔之

論曰宋元諸君子臨難抗節九死靡移有不俟生而存者我朝建文諸臣蹈白刃甘赤誅若合符節其名與天壤俱流矣顧公晦名匿迹忍垢茹荼卒保其身以全其宗倘矣至嘉靖之季張公乃以青衿罵賊而死亦烈矣哉

孝友列傳

宋吳沆歷知昭靖二州母老乞祠以武經大夫主崇道觀刲股和藥以愈母病縣令趙劭聞立純孝坊以旌之名其里曰孝義

鄭憲官大學博士德祐間元兵壓境憲奉母以逃遇兵欲殺其母憲抱持號泣

以身翼之曰甯殺我遂俱遇害時有顧玉文者元兵至台而父被執玉文捍之頸被數刃與父俱仆移時復甦支離得免退居事母孝養彌篤吳處仁父爲元兵所驅巡山呼其子索銀以代死處仁趨而語之曰銀吾所藏也容歸取以贖父及發窖則已爲人所得矣乃曰銀已失吾戴吾頭來以代父死其弟淵詣前抱持亦祈代兄衆愕然義之遂俱獲免詳見翁森三孝傳

國朝朱煦父季用洪武中知福州有詔盡革官吏之爲民害者季用與焉輸罪作城役嚴償重日費數十緡季用訓煦曰吾貲力何以堪此旦夕且死汝取吾骨歸葬耳煦惶懼不敢離左右時同役告枉者甚衆令益嚴告而被極刑者四人矣煦同役謀曰吾無術以脫吾父訴不訴等死萬一吾父以訴獲免吾死何恨遂陳其情于上上乃赦季用而復其官緣煦訴而得復官者十四人皆拜季用謝曰微君有孝子吾儕爲城下塵矣已而煦以病死十四人者哀之如己子而季用感傷病益甚亦死編修王叔英作孝子傳以表之

張宏宗少失父事母孝養備至嘗再刲股和藥以進性輕財好施有老嫗坐負官錢幾死乃傾囊贖之又有少年遺十金而哭於市亦如數與之所司以孝廉聞於上徵之不赴

戴彥信父養原饒於財比鄰陳某坐籍殁而無貲譌言寄百金養原所遂并繫獄彥信痛父無辜訴于上願以身代父死詔釋養原而彥信竟死于獄朝野咨嗟稱爲孝子

應昌少孤事母至孝母死勺水不入口哀毁踰禮蔬食三年廬於墓側寢地久遂得痺疾時年已六十餘矣每遇親諱日輒涕泣不食如此者終其身焉

吳榮璧孝于父母百計圖維以供甘旨每父母食必與妻竊視之父母色喜方敢退而嘗食及居喪哀毁寢地獨身黧黑三年不入私室其兄强之以肉出而哇之其從子炳漢孝行純篤酷類榮璧既貢當謁選而不忍別親其親强之曰吾望汝祿養汝不行何由得祿不得已赴京選如皐訓導將迎養而其親死炳漢聞訃搥胸痛哭嘔血數升不食七日而卒

張援父祿爲匠者所携提赴京師援從行父于舟中患痢援焚香告天願以身代日夕扶抱至手掬其臭穢既抵京例以朝廷興作民間占庇工匠者罰工彌重援入事其父出任其勞未嘗少懈事竣南還溺於吳江而死聞者悲之

楊治鄉天性純孝父病閉結以指摳出之父死哀痛迫切臥棺下者三年母死亦然出入必告於親之靈以詩授生徒至蓼莪章未嘗不三復流涕也嘉靖間縣令姚公本崇給匾以旌其孝

論曰洪武初新樂劉氏剔股奉姑詔旌其門已江伯兒割脇殺子上聞震怒逮著爲令嚴禁之蓋毁不滅性禮也然較路人其親者何如哉昔人有言禮者聖人所以化性而起僞其然豈其然歟然吾觀田野之家一饘一粥直呼其親而致之融融然樂也而鳴鐘鼎食志養缺如蓋其禮明者其意衰故有然矣

貞節列傳

宋吳氏女年十八有殊色呂師囊亂竄匿山谷賊遇之脅以爲偶拒不從縛其髮於柱而支解之

彭氏張華宗之子公德妻也華宗事具忠義傳公德蚤世無子彭氏矢志貞守四十餘年會詔錄忠臣後節婦事上聞封孺人表其閭曰忠節世家

元吳氏女至元間兵亂父攜之避于山巷寇執而欲私之曰從則生不從則死女拒不從於是先刃其父以刼之女大慟曰父緣我死尚從汝耶抗顏受刃以死

國朝鄭氏二女父恕見忠義傳有旨夷其族千戶某以兵至驅其姿欲納之二女佯許乘間赴井死

沈氏孝子戴彥信妻也彥信代父死或謂沈曰可以嫁矣曰吾頭可斫志不可轉也奉姑教子終其身云

裘氏徐仲成妻也年二十餘寡有遺腹紡績撫孤始終無玷

王氏舉人豐仁壽妻也年二十仁壽死貧而無子矢心植節終身不二

顧氏女名惜寶年十五嘉靖間倭掠懷仁女與父妾阿香被執賊艷之迫以刃女佯順之紿賊行至坐口湖層崖百尺下瞰深淵女語香曰吾得死所矣曰爾能死吾豈獨生遂俱投于湖而死

陳氏應宗儒妻也宗儒死二子鸞昌尚襁褓有利其財者多方撓之値歲饑陳指倉囷歎曰此禍本也悉散之家由是貧而矢操彌勵有司以聞詔表其閭

陸氏張惟本妻惟本死時陸年二十斷髮誓守嫠居六十餘年邑令親詣其門獎之侍郎盧公適詩曰冰操泣鬼神丹衷昭日月事姑兼訓子凜凜貫超越其見重如此

應氏林世珍妻年二十寡且無子攻苦茹荼矢心堅守詔旌其閭

吳氏年十九適生員尹德實甫二年實死遺孤方一歲父母欲奪其志曰是利吾奩耳悉以嫁時衣飾還之以死自誓與姑繼亡室如懸磬苦節彌堅

潘氏年十七適吳炳用年二十二炳用死一男甫三歲未幾亦死舅姑欲嫁之曰吾知有節安知無兒臥夫棺側者廿年聞者嗟異侍姑疾手掬臭穢無強色倭寇薄城其兄弟邀與俱逃曰有舅姑在吾忍去乎於是兄弟舁其舅姑偕行潘徒步從之人皆曰甯獨潘氏賢也其兄弟並有國士風矣

金氏者炳用之族弟生員炳徵妻也炳徵死金年二十有三撫遺孤事舅姑盡孝無媿於潘炳用侄時永亦早析妻金氏年十九寢不離棺行不踰閾遺腹數月艱辛撫育底於成立三氏萃於一族俱稱貞孝而潘無子尤爲苦節

兩王氏者一蔣伸妻一蔣弼妻與蔣熠妻張氏俱二十而寡冰蘗自守以完節終

尹氏廩生張梓妻也梓病尹氏籲天請以身代夕夢神人以烈女傳授之覺而夫死時尹年方二十一植節終其身督學萬公潮獎之曰金石之守之死靡他冰玉之操垂老無玷

博士應賓妻鄭氏生員王懋統妻朱氏吳元龍妻蔣氏俱二十四歲而寡矢志植孤並稱完節

王氏張澄妻也年二十三嘉靖値倭入城翁老見執澄挺身全父遇害王氏痛夫死孝矢志冰節代養植孤紡績不輟年登七十知縣湯聘尹立匾揚之

王氏生員吳錫年妻年二十五錫年卒慟絕復甦召族人爲夫置嗣事畢從容自盡知縣顧震宇匾其門曰貞烈

論曰詩頌君子偕老本支百世婦人備此稱榮幸焉乃身膺褕翟之寵而泯沒不自見者比比是矣彼夫剔面薙髮殞巖溺淵以成其志而茹酘一時流爍千古夫豈不幸與仙雖小邑而矢貞抱節暉映後先蓋山川之所鍾亦其培植之者有素也倘埋光沉彩阨於上聞而旌揚之所不及乎則守土者有深懼焉

遺逸列傳

宋呂逢時字原道少受經本邑陳令囊入太學與鄭擗友駙馬都尉錢景臻師之欲奏以官辭後隱于白巖山羅提刑遠舉以孝廉亦不就

林放字達本元祐中將上禮部以親死廬墓側後築艸堂于東山隱焉大觀中詔求八行縣欲以放應放不懌去之二十里其高臥東山詩云三間老屋青山幽淸風灑灑寒颼颼脫巾坦腹臥其下此身直與淵明儔老松飛翠落夏簟六月不暑涼如秋人生百年一夢幻世間萬事空悠悠一聲老鶴忽驚悟山爐活火茶烟浮

蔣晉仕不得志歸隱於柘谿葛山之下吳康齋稱其仕不殞身去不忘君忠智適出尋常云

張會龍以武翼郎通判雷州宋亡遂幽棲巖穴不肯仕元有蔣仲班者以文行爲鄉人所重亦深自沉冥屢徵不起

呂徽之號六松博學工詩宋亡不仕居萬山中以漁樵自給一日大雪攜楮幣易粟于富家聞其分韻賦詩有得藤滕二字者苦吟不就不覺失笑主人怪而延之援筆立成曰天上九龍施法水人間二鼠嚙枯藤驚鵝聲亂功收蔡蛺蝶飛來妙過滕衆皆驚服復以曇字請則云竹委長身寒郭索松埋短髮老瞿曇問其姓名不答與之粟曰吾豈受不義之財者必易之卽刺船而去從而尾之路甚迂僻雪晴往訪見艸屋低小松蘿翳然忽米桶中有人聲則徽之妻也詢其所之曰溪上捕魚耳詣之果然隔溪謂諸公曷先至舍待我乎少選攜魚換酒而歸盡懽別去他日再往則業已遷居莫知其處

翁森字秀卿隱居敎授取朱子白鹿洞學規以爲訓從遊者前後至八百餘人有一瓢稿行于世初陳剛中與森善及奉使西川乃悉屏騶從葛衣而造之森迎而笑曰斯吾昔日剛中乎促坐劇談而別時論兩高之

元吳淳字世英淸介自持不樂仕進與周志吳得和原善輩設義塾延張廷玉爲之師以敎其鄉之子弟自是儒風益振初里中惟陸種淳率衆開白馬堰引水

灌田至今受其惠云

論曰君子治則龍見亂則鴻冥宋元之際悲哉其爲世也士雖不沉淪自甘奚可得哉其才無所施而復勝守解節士何取焉易曰天地閉賢人隱此之謂也

厚德列傳

宋吳福天性純厚括有鉅賈留千金于其家久之不至福爲貿遷得羸及賈之子至悉以歸之賈曰向者吾父留千金贏則君自致吾敢覬乎互相遜決之縣縣上之郡使中分其息福仍不受乃以其半歸之僧廬時福尚無子賈之子感其義購得顏氏女納之遂生子奉奉樹德赴義綽有父風其孫允昭尤善施賑歲饑鄉人戲榜其門曰旦日大施遠近聞之扶攜就食允昭欣然曰此助吾爲善者也傾廩以賑全活甚多後子孫日昌冠裳相禪鬱爲名族

吳渭生一歲而孤母葉氏矢志守貞以勤儉致富然樂于賑施貧乏渭體母心建層樓可望十里雪中有不舉火者潛令人以粟遺之自括蒼至海涯悉造磚甃路以便往來客贈之詩云雪暗無人遺積粟月明有客步康衢值歲大饑散私錢二百萬發粟二千石所濟甚衆諸父康頫公詩曰吾家渭侄非常兒讀書事母成家肥此心但欲濟鄰里身外浮名非所希欲以致仕恩廕與之力辭郡欲上其事又辭朱文公爲常平使者以名聞補其次子椿文學

張慧字彥習盛夏時有客憩于其門遺數十金而去其子拾其金以告彥習曰得非過客所遺乎汝藏之以俟其返已而客至遂還之

張檉字廷英天性孝友有妹未嫁而卒檉以二百金遺妹之夫或止之曰吾父與諸叔分田輒以膏腴讓之吾繼父志耳弟檜遇虎危甚檉奔而救之惟持一傘挺身奮擊幾爲所噬已而鄉人稍集虎逸而去

吳子龍少參廉之子也有友人欲爲子締婚于子龍蘊而不言已而友人死遂以女妻其子曰向者吾以心許之矣子龍以序當貢其次老而貧遂慨然讓之後爲滁州訓導將之任寄三百金于族人比其反也族人匿其金子龍付之一笑其德量如此

論曰陸務觀云爲善自是士人常事今乃邀身後福報若市道吾實恥之今吳福等好施市義出于素性豈念及福與名哉夫天道無親常予善人厚人者所以自厚也書此以示勸焉

仙宗列傳

漢徐來勤字元和按本際經云昔在赤明刼一百八身爲道士濟生度死後白晝乘火上昇至東漢時爲太極法師隱括蒼洞詳見寶藏名山記

王遠字方平東海人舉孝廉歷官中散大夫明天文圖讖逆知盛衰吉凶桓帝召見不言但題數百字於宮扇其後皆驗留太尉陳耽家三十年忽自言當死既死而殮復失其所後至括蒼洞與蔡經會焉

吳左慈字元放葛玄之師也赤烏二年與玄游括蒼洞鍊九華丹服之得道

葛玄字孝先洪之從祖遊括蒼洞遇左慈授以祕訣符籙戲幻之術赤烏七年尸解而去爲太極左仙公宋封冲應眞人

晉平仲節河中人入括蒼山受業宋君存心鏡之道積四十五年後乘雲駕龍上昇

羊愔邑令忻之弟也以峽江尉罷歸隱括蒼山一日與道士飲忽仆而寤云有人自稱靈英邀入洞中須臾石間迸出一物曰此青靈芝也愔食之甚美自是覺身輕骨鳴時往省兄朝去暮還後入羽山莫知所終

宋王溫素好善能造夾紵像一日有二癩者踵門溫憐之謂有藥可愈乎癩者云得新酒浸其中卽愈耳溫家釀適熟遂聽之越宿癩者出則皆美少年也謝而去酒有異香溫與妻挈飲之其糟以食雞犬遂拔宅上昇時宋景德四年也縣之改名以此祉壇卽其遺址

論曰秦皇漢武雄心猛鷙牢籠一世而思蛻跡羽化難矣哉俗儒聱緣此詆

爲幻妄則又何也夫以玉階金穴爲眞其必以瓊池瑤島爲贋矣有能割棄剪嗜冥心外形其仙乎其仙乎

釋氏列傳

晉曇蘭青州人支姓日誦三十萬言嘗憇赤城有神長數丈屈膝自言願推室相奉世傳爲韋羌山神也

唐灌頂章安人吳姓字法　章安禪師聆智顗說法了無遺忘嘗入都講演晉王遣使送之還山爲造國清寺今爲天台第五祖師武德中卓錫于安洲山

宋清徹戒行高潔天禧中嘗截一掌爲衆祈雨立應菴前猛虎馴伏及示寂鄉人塑像祀之

妙機陳姓母初娠夢神僧告之曰當生賢子及生有奇相落髮事雙林昌師後歸林下通判章憑因行縣謁之問如何是妙曰點鐵成金如何是機曰百發百中章尊事之又有行機者號蘭堂操行尤潔後居國清寺趺坐而化世稱大機小機云

國朝道同臨海人住護聖寺不出關二十五年壽八十以生死同日作偈趺坐而化

文瀚臨海人研究經旨永樂間應詔預校永樂大典後還陽峯與僧德貴講圓覺經至四大各離處恬然而逝

論曰自昌黎氏闢佛老世遂操戈法范以自飾其淺謬夫下者以聲色求道及墮頑空者固無取焉若夫安禪守律不壞佛門相而成出世法其悟入與吾儒所得孰深乎　英嘗謂吾學佛然後知儒旨哉斯言此未可與淺淺者道也

儒寓列傳

宋薛昂字啓明錢塘人歷官門下侍郎資政殿大學士建炎中避金人之難寓於萬竹山

韓昭字用晦眞定人丞相縝之仍孫官至直顯謨閣自號大同居士紹興初避地於安洲山焉

論曰詩有之瑣兮尾兮流離之子傷旅食也夫士生斯世至於輕去其鄉豈情也哉豈其中有深隱大痛不得不韜晦其迹以寄其有爲有待之軀而竟於功成名遂毀施後世者此未可於常人中求之也攷流寓於仙居得薛昂韓昭二人焉

萬歷仙居縣志卷之十一

萬歷仙居縣志卷之十二

詩文

夫驚塵逝電之迹莫能留也託之篇章者後世猶將考信焉邑故無乘書悲其散者多矣今拾故老傳聞并搜剔斷碑殘碣之際得詩文若干首附載於是庶幾存什一於千百俾夫巡行者備歌風之義游涉者興弔古之思云爾

題仙居　劉光

仙居山水自巉絕往往聲高壓東越三溪水從天上來十洞夐與人間別紫籜修峯半雲雨韋羌怪石藏日月地靈鍾鼓鎮奇英人瑞何年起豪傑我來正値西風高晴空萬里分秋毫山明水綠快心目登臨不覺筋骸勞

萬竹山　薛昂

萬竹山中數百家重重流水遶桑麻飽餐鼓腹成何事桃李春風任自華

韋羌山（六首）　陳襄

去年曾覽韋羌圖云有仙人古篆書千尺石巖無路到不知科斗事何如
盤盤英氣自紆餘宛有神仙此地居天子正求伊與呂如何不見起樵漁
山鞠精靈久貯儲中間豪傑出無虛鄉民世世家居此爭奈兒孫不讀書
峭壁回環幾百區其間巖石可耕鋤何時得片山如此白首相將老母居
古意屼嶒與世疏一官羈絆可歸與此山未及西山好下有仙人結草廬
四友之賢世莫如白頭終作一鄉居此山不惜將錢買歎息無因結草廬

綠筠亭　郭三益

道人樓碧山雲居在空曲千年海潮音利物緣已熟更尋妙高頂超然具幽築古木插空青寒雲抱巖綠時携貝葉書步入深林讀雲衣冷蕭條靜對含烟玉客來境非喧客去境自足宵眠護禪虎齋引啣花鹿菴中三昧語藥我嗔貪毒何時脫雙鳧杖藜追高躅

紫籜山　王戩

竹山絕頂古招提景與相將竺國齊靈鷲雄吞台嶽小瑞峯高壓斗牛低雲深怪石宜僧隱山靜林幽樂鳥啼記得當年封紫籜只因丹鳳此中棲

紫籜山　錢竽

雲鎖藤蘿石路深旃檀林裏有叢林萬山重叠雨添翠一水灣環風漾金午飯欲陪龍象住夜眠要聽鳳凰吟更求竹罅安禪處老却平生名利心

福應山靈美亭　張景修

南亭不減北邙高美景因公見一朝已看溪山如在畫更傳風雅似聞韶栽桃定有仙家住種竹寧無隱者招秀氣當爲多士福未應都放與漁樵

福應山靈美亭（二首）　楊窑

清風送月上欄杆雲雨溪流破玉寒我有三峯高興在漫堂醉作畫屏看
醉後愁生任數奇僧牕借夢入新詩覺來若意尋桃李除去春風總不知

南峯山　趙善政

山上青天山下溪白雲流水兩相宜丹成共爾南山老采采松枝亦療饑

南峯桃花洞　楊窑

水縛山腰點萬松雲扶翠岫插寒空此溪定入桃源去時見波間有落紅

桃花洞　王澔

憑高試一望秋色滿平蕪山缺藉雲補崖傾倩石扶渴虹遙飲澗怪鳥自呼雛坐覺斜陽盡崚嶒塔影孤

桃花洞　余世忠

放懷桃洞更何時一片溪流勝習池好鳥乍啼花影亂遊魚高跳釣船移無邊藍靛饒詩景不欠風光促酒巵棋局尚留仙子跡老僧揮杖鶴歸遲

桃花洞　張垍

小洞能藏萬斛春桃花數點照衣新江山隨處行吾樂魚鳥忘機見我眞天畫橫空雲似洗龍潭潑硯筆如神興狂更上崇巖望遙見羣鷗樂海濱

桃花洞　王龍鱗

偶矚招提境春光點翠微漫誇仙跡古誰解世情非風押溪山韻雲增石洞衣凌空千仞塔斜影弄晴暉

蒼嶺　劉昭禹

叢月行方半諸山直下看白雲隨步起危徑極天盤瀑頂橋形小溪邊店影寒往來空歎息玄髮改非難

蒼嶺　杜師旦

人云蜀道苦難行我到雲間兩脚輕山險不如心險否心平履險險須平

蒼嶺　陳公輔

行到危山僕已痡此身强健不須扶回頭指望重崗處得似人心險也無

東嶺旋憩亭　張景修

東嶺新亭壽落成山凹突兀煥文星邁藏月色天分秀聯接岡巒地借靈欲訪隱

仙凌彩霧待看出日轉洪溟他年瑞應誇東浙好屬如椽巨筆銘

東嶺旋憩亭　張朴

出郭不一里相違已十年未知何日是還向此亭旋鳥語雲根落桃花嶺上妍深慚頻作客鄉國莫留逆

景鳳巖　吳時來

十載已成巖穴士尋遊到此若爲鸞雲中似啓朝陽戶嶺上猶傳景鳳名魏闕難忘羊子意華陽偏稱隱君情坐來回向心俱寂碧水泠泠一鏡明

水簾　吳時來

飛泉一道散天漿秋日來尋興獨長古樹逗雲迷怪壑迴風拖雨落空牀祇疑騎鹿來匡阜還是尋花到石梁二十年前遊息處良朋此日笑携觴

水簾　吳炳思

絕壁開幽洞飛泉掛石欄日出半空雨風迴六月寒玲瓏簾不捲噴薄練長攤啣芝心自洗欲去且盤桓

景星巖　徐慶亨

孤亭閒獨眺細數亂峯奇飛鳥不到處歸雲半落時溪光寒潑玉泉韻巧爭詩此景無人寫慚予著步遲

景星巖　葛元

來觀巖頂飛星石愁話旋頭慧紫薇思向林泉通世網飽隨僧臘脫天機開樽一覽湖山小撫事俄驚歲月遲杖屨相從揖劉阮桃溪雲碧迸清輝

景星巖　行機

有客酬佳節攜壺扣竹關鳥拖秋色去人帶夕陽還景物催詩急乾坤借我閒了無塵世事終日坐看山

景星巖　李一潮

汩汩塵世岐迢迢景星路飛雲絕壁開啼鳥空臺古朝覩海日來夕撫斜暉駐林

藏萬樹秋天壓千山暮剛餘兩目清暫解萬緣苦故園咫尺間長安渺何許坦然念人寰攜書出山去

景星鹿巖　吳炳赤

昔年嬴氏失其鹿天下英雄競追逐兩兩奔渡江南來脫生隱化星巖谷藏頭斂角不露身惟見大小頸雙伏毛骨稜層臥雲霞奇觀變態千萬斛我嘗讀書梅龍軒偏愛鹿頸登其巔抹月披風無盡興吟詩酌酒渾忘年鹿兮鹿兮何久沉爾不化羊焉假鞭喚爾醒兮爾醒否千年舜侶今重緣爾非我兮誰玩跳我愛爾兮供笑傲爾無心兮我有心有心不若無心好爾無知兮我有知有知不若無知妙我將與爾共忘機日斜西山鹿巖照

觀音巖　余世忠

暑繼觀山步風雲芝晼芳奇峯新楚思高節儁秋霜瑞氣無虛歲心苗向大方竹林初着眼翠滴紫雲鄉

麻姑巖　葉　發

怪石倚空碧傳有神仙迹元放古來遊孝先應曾歷山前無斷碑往事杳難覓麻姑去不來青鳥無消息

括蒼洞　劉　光

古洞藏眞不記年翠巖蒼壁故依然怪來一夜清無夢人在仙家第十天

括蒼洞　張　望

他佔仙居勝名參洞府高夜壇留鶴馭春水泛溪桃路轉迷南北巖空冷骨毛我來驚悞入回首歎塵勞

括蒼洞　林侍晨

落日泉聲寒遶宮倚簷山色翠摩空劉晨去後門長啓時見桃花滿地紅

括蒼洞　吳　芾

欲遊此地已多年今日同來亦偶然洞裏眞人雖羽化蒼蒼舊嶺自參天

括蒼洞　吳　詠

玉靈隱隱誇屑空路曲溪山一徑通夜半彌明詩太捷古來常岳道難窮桃源花漲門前水石壁雲留洞口風妙處若爲容筆舌尙能收拾付胸中

湯公洞　張同甫

萬點波光映古邱林深雲鎖洞門秋是誰訂我重來約携手相將到白頭

柘溪漁火　蔣　晉

玉川一帶光涵秋漁艇縱横網罟稠西風日落寒烟暝煌煌燈火明中流數點如螢走絡繹影趁浮雲瀉金液一聲欸乃明滅間鄰雞又報東方白

西巖勝水　蔣　晉

柘川之西有削石屹立巍巍峻如壁下有滄浪百尺深澄清恰似秋天碧逝者如斯竟不停孺子長歌堪濯纓故知源頭有活水支流分派迢迢清

鯉嶼浮嵐　蔣　晉

天地造化眞何如幻就青嵐如鯉魚初疑孝子感天意復恐古人傳素書嵐氣時浮北烟瘴縹緲奔騰似吹浪遠跳深驚欲化龍故有飄飄五雲障

翠屏列畫　蔣　晉

青峯如屏高插天懸崖積翠生雲烟誰把王維舊墨跡巍巍高掛安居前勝景應知世稀有妙學丹青乃縮手嗟哉畫有蠹損時斯圖壽比南山久

葛井仙踪　蔣　晉

誰鑿雲根清氣洩混混源泉流不竭味極太古比龍涎飮之令人骨清徹父老爲云有葛仙丹成此地經多年寂寞烟霞洞雲靜惟留斯跡令人傳

孟溪　張成德

神哉二女欲何從羽化仙洲第一峯香魄不因天地老至今流水帶清風

三井潭報雨　陳　襄

曾禱神龍井雲森杳莽間蘋蘩朝薦廟風雨夜離山百里田疇熟三年囹圄閑因循失報謝石險路難攀何年修廟貌棟宇已摧殘牲帛三時少風嵐四月寒野僧多稔襖古木有杉彎深欲重修葺蹉跎已解官

三井潭報雨　唐仲溫

夜宿精廬百慮清晨移祠下勺涵亭須臾水府收溫刺始信神龍果有靈

馬篠潭報雨二十韻　陳　襄

皇祐歲庚寅陰陽久鬱堙三時愆雨澤百姓盡齎屯米價方翔踊民言備苦辛原疇無播種道路有饑貧縣令進忘食齋房退省身朝居占甲子暮出看星辰望祀曾邀福雩壇示禮神祈求觀古法詢訪得龍津遣吏蘋蘩潔齋書肺腑陳靈泉汲坎窞仙杖下嶙峋雷斧潛嗔樹天波忽洒塵陰官沈吹鼓市戶濕衣巾降應聲何遽盤旋志未伸經綸維四日滂沛卽踰旬萬古仙源發三農水利均趨田多易耨入里少芻薪苗稼晨爭插坊墉夜不巡謳歌與父老燕喜入親賓捐瘠蘇中壑生成賦大鈞邑人忽忘報世世荷新恩

廣度寺（鉦渠按原本作廣慶寺今改下同）　郭三益

羲和均四時曜靈有急節沈迷簿領書坐歎春事歇及茲新雨收西郊觀初發蒼頑山氣嘉奔悍溪流活風驚麥翻浪水靜秧抽髮漸窮蕭寺幽頓使煩襟豁風喧釀蜜翅鳥落啼林血高僧日無事種朮畦畝闊綠苗已紓紓紫花行復結吾欲訪長生終歲期採擷

廣度寺　張垍

踏到青圭始見高心神從此脫塵囂回頭已覺羊腸遠若脚放開山路遙落日斷霞千尺錦穿雲高鳥一梭拋山僧也識儒家味故把紗籠待我曹

廣度寺　湯聘尹

青圭山後籜山前縹緲雲端一洞天龍觸鐘鳴因聽法鳳啣花舞爲參禪香巖丹桂從天植木井靈泉共海連何用桃源訪劉阮登臨此日卽爲仙

廣度寺二首　張儉

名山自昔經遊地此際重遊惜別離敲句幾宵清不寐談禪一榻坐來安明時促我登途急匹馬穿雲冒曉寒此去直完塵世事更從應約的無歡

久慕馳名紫籜山籜山萬仞路行難曇華貝葉春長在禪榻蒲團夢亦安木井泉香雙眼豁鳳凰亭插兩峯寒我來得聽梵音處漫促行鞭且盡歡

殊聖寺二首　陳公輔

竹嶺雲岡翠接連梵宮色擁紫巖前夜長鐘皷敲明月日暮樓臺鎖淡烟大抵登臨須有分不因遷謫到無緣一程已見佳山水何憚東川路八千

殊聖寺　胡經仲

我愛青山着意尋每斷佳處便登臨寒窻夜久陪僧話一陣西風月滿林

殊聖寺　吳詠

不是等閑到須知會合稀水行清骨髮雲臥冷裳衣桐掛秋陰薄松寒露氣肥共吟有佳致何苦祗言歸

院靜僧疑少門開客自稀山寒雲近屋徑狹石鈎衣松瘦蒼髯古薑牙紫筍肥騷人詩戰罷踏月夜深歸

福延院　許操

一山屈曲如回肘前有虎眠當水口陰森萬木綠參天秀色崢嶸欲飛走神仙渺邈不可問簫鼓尙能喧耳否朝風暮雨無歲年應是蒼苔暗科斗

萬安寺　孟大武

十年不到此山來依舊青山好在哉眼逐春風驅酒病却驚身世得愁媒禪床倚枕眠初熟山鬼嫌人夢却回明日拂衣還出去桃花地上欲成堆

崇相院　孟大武

一春無暇到雲峯今日乘閒叩梵宮簷鐸聲呼山鳥和石橋影照落花紅客衣欲濕蒙茸雨佛篆時飄旖旎風爛醉扶歸天向暝接䍦倒着似山翁

興道院南塔　陳襄

今日登南塔愁懷不自勝年華催雪髮身計憶嚴稜道學愁諸子根源畏老僧何當論去就細得問龜明

殊聖院　孟大武

路入溪聲遠秋聲樹影稀曉雲藏鳥語松露滴人衣詩戰蜂腰怯茶分粥面肥勝遊殊未厭肯爲夜寒歸

大興院　陳襄

松柏原環路屈盤像堂僧室枕屏巒泉清翠茗臨烹易地僻紅塵欲到難樵斧伐雲春谷暗魚梆敲月夜溪寒我來未盡登臨興欲去徘徊更倚闌

凝眞宮　章憑

昔人騰碧落余地掃巖限石壁雲長在松梢風自來暗扉通浩蕩古蔓接崔嵬更欲窮幽隱仙源路已回

凝眞宮　張無夢

五雲深鎖洞門深躡屐攀蘿特地尋烟霧不藏塵外路神仙遺下水中金喜遊汗漫華胥宅重憶崆峒至道心不得方平同一醉紅霞零落我罇琴

隱眞宮　曹唐

好風吹樹杏花香花下尋人道姓王大篆龍蛇隨筆札小天星斗滿衣裳閑拋南極歸期晚笑說東溟飲興長要得麻姑同一醉使人除酒向餘杭

隱眞宮　蔡向

福地流傳號隱眞麻姑曾款蔡翁門曰春雲子自堪飽非疑丹泉飲可吞山露五峯疑指爪溪盤百疊想裙痕我來既躡靈蹤後知是仙家第幾孫

巖老堂　陳襄

手持養性書此地學樵漁身類龍蛇蟄情深木石居先迷成遠復靜正得中虛何必求深隱幽蒙是所廬

陳鄭雙節詩　黃議

芬芳桃李年愴悅沐霜菅丹心誓靡他願言九泉赴孱孱兩嬰孤誰人可振樹堅忍殉未忘柏舟日慶賦食貧性所甘辟纑營布素穆哉清門風過者式以慕訓迪範丸熊期培玉堂祚婦操秉舟儀發源祥難訴淑行格幽徵鬼神事呵護枌梓籍姘嫌寇來兔惶怖維世有徽音澆漓起僵仆者歲倦含飴祥光迸仙轄游衍在西池豈云遺朝露烱烱彤管編懿德千年鑄表閭當匪遠龍光俯來注

我愛仙居好十一首　陳襄

我愛仙居好隆儒尠大方諸生令講藝童子俾升堂買地興民學驅車下黨庠三年邑未化官滿意徬徨

我愛仙居好民純不用拘閭閻興禮遜囹圄長榛蕪網闊奸逾少風恬惡自無一年人已信感激謝張弧

我愛仙居好三年理尙寬民雖罹網罟政未息風瀾憫物刑多省勞心席少安祗慚無惠術求配古人難

我愛仙居好臨民必以誠簿書無日暇獄訟積年生（蓋以積習恐折細民土田予治而歸之分戶二千凡有產而無業積年空納其租訴而還去者不可勝數）百病求箴補千鈞待準平嗟予不知古斯道未能宏

我愛仙居好安民去百奸誠心雖照物政體昧循環喜有綱條立慚無教令頒一年憂且病王事豈能閑

我愛仙居好衙無德政馨下車時問疾治獄日空囹老吏貧歸里（有老吏金彬者貧無以自給每歸耕田里數月而後出餽之）蒼生餧在庭惟憂澤未至豈敢瀆邦刑

我愛仙居好園池日退居馴鴛來鶴鶴野水進徐徐（園鑿新沼引水種竹林間以環釣翁亭習坎窩魚二亭）草木通樵採（園有短垣薪樵桐梓之屬時爲邑民所採）桑麻有老鋤猶言民未樂更欲寢刑書

我愛仙居好家無十數人民窮惟有疾俸薄不知貧弟叔閑成癖妻孥老未淳自餘無所恨寸祿及偏親

我愛仙居好公餘日在房憂民極反覆責已未周詳法律行垂手詩書空滿箱老來須向學多病喜平康

我愛仙居好經營盡國工庶民心喜悅小邑勢尊隆萬瓦如雲合千題不日轡自非仁惠術愧子一觀風

我愛仙居好官卑分已盈才非漢循吏道似晉狂生擊柝心雖樂觀風志未平寧如孟夫子不食去齊卿

和前韻十一首　鄭穆

我愛仙居好隆儒起四方（遠古儒者始至本州而縉雲建安諸郡舉子相次而至遂叢講學）青衿遊戶闥逢掖在軒堂在昔風蠻貊于今邑校庠賢衙闢勸學耆耋涕傍徨

我愛仙居好渾渾政不拘縱民如野鹿任道若荒蕪訪境土皆闢訂風惡亦無平生志嚴整伺隙莫操弧

我愛仙居好嚴嚴器宇寬百筵徵出響萬楫一生瀾邑小天爲壽民愚地與安經年不相見已見欲蹤難

我愛仙居好接人惟至誠一官牙岸絕百志惡慈生啓予才力薄干戈且痍恫素

志苦難展晨夕悵此衷猶幸士知學棫樸多英雄民生樂甯靜無間叟與童風俗漸更改匪曰今古同茲轉地曹去雜客殊匆匆臨風拜祠下紀我景行踪

五禁

顧震宇

蓋詩人之義美刺並陳美以勸刺以懲意同歸於厚也仙俗夙稱淳美古靈禮灑諷詠若遊華胥今國家休養累世俗稍漓於昔矣余目擊其弊凜凜爲之堤坊夫亦嘉禾去莠材木去蠹意歟偷曰治不易民胡不跡前人之咏而瘉是素則何以謝我父老之口

一禁溺女

（貴男賤女雖曰人情然毛離裏一體同視本縣偶忝民上聞民間溺女種慘若心孩娩離母子自勦殺機呱呱之聲氣息猶咽暫爾就斃間之水濱矣此無論忍心恣虐所當禁革卽十年生聚民庶養育賀姑妄之若虛婚嫁飭貲猶憂亞部荆釵裙布較活命之恩所存孰多今後民間產育許左右地鄰親往驗問如再行淹溺者指名呈首并收生婆一體重治不貸歌曰）

萬物各有族牝牡不相離生男不生女娶婦誰結縭嗟哉此薄俗造孽類窮奇呱纔脫腹漂泊川之湄那見獸不仁那見鳥無知牛深舐犢愛鴉護落巢兒爾民識太短豈在嫁無貲荆釵與裙布終作我門楣況有緹縈女生男反不如予慚爲買父驅車悔已遲

一禁賣妻

（人倫之首莫先夫婦況爾小民晨耕暮織辛苦相倚尤當白首共之訪得本縣之民間嫌貧不顧室家射利販賣視同棄屣甚者抱病床褥未瞑兩目已視二天又其甚者犯言應嫁而以中年之婦自給之產私行招贅如長平之入主家兼不務怪俗之醜陋何異戎狄本縣已痛懲一二外今後如有無故賣妻者許內外宗親公行呈首以憑問遣已賣復告者重責枷號不貸歌曰）

上有比翼鳥下有比目魚夫婦共衾裯百年永不攜爾民只見金魚鳥反不如糟糠同苦樂耕織偕勤劬一朝生離別委棄如泥塗結髮誓一天今乃人盡夫廉恥道交喪不肖懷奸圖紛紛爭交訐猶復利錙銖風俗已如此何異蠻與夷我申七出條非此執敢渝

一禁錮婢

（男女室家人之通情愆期有待誠闕程資訪得本邑士民之家私畜女婢甚白無夫如其循法守正恐滅欲非情倘必借逕私通則爲淫非禮誘人父母之驅錮人男女之欲而託假於風化者也除已往不究外今後民間女婢二十以上悉令配夫仍聽主役如過時不嫁許父母指名呈縣覺發遞家無父母者兄弟伯叔鄰人代首遞者坐罪歌曰）

歎息宮中女紅顏成白頭陰霾生戾氣天子出幽囚如何民間媵老大無匹儔傳呼通內外有餌必貪鉤豈伊獨廉貞而不思好逑床頭苦徬徨痼瘵成呻呦隻影生無侶孤魂死孰收主人亦太忍乃作怨女仇試看花間蝶且聽林外鳩眼前多感觸亟與嫁還休

一禁包攬

（有身有庸有戶有調食土之毛力役非彼本縣一應征繇實民業已承認卽當正身應候以遵點擠必親必躬庶杜弊孔一行包攬彼無籍之徒輒稱耗費利則漁之害則總歸在本縣只問主者彼輒漏網去矣此時身家不保噬臍無及卽小民畏官納糧首鼠規避豈本縣一種慈和尚未實孚耶況果事公勤幹定當優待再用包攬次身依律問罪本人嚴提究責不貸歌曰）

民間苦征繇旦暮無休息父母念子勞亦願遺之佚有身必有庸規避避不得一一自親嘗還勝倩人力人情懷首鼠恒畏官府責女不倬賢勞愛護如卵翼包攬奸之囮弊孔恒百出一朝閒主者網密獸安逸輕者苦鞭笞重者城旦役胡爲自懷安不爲身家惜

一禁班銀

（金有三等白金爲中官民交易泉流無滯間有折耗九成爲止本縣民索刁詐假銀哄市尤屬奸弊用銀五分或二三分傾入銅鉛攙用一錢眞假相冒莫可辨詰卽黠者難欺而愚民受紿何異棄其自有現之財乎杜僞戢奸莫要於此示仰縣軍民人等今後一切交易務要足色紋兩如仍用班銀不時巡人糾舉并追銀匠姓名一體枷號問遣歌曰）

金用垂三等白者如流泉鎔鑄無奸弊紋絲細入旋獨爾僞之首攙和銅與鉛焦目豈類珠唐突濫爾廛眞假從此溷行將廢五權愚民一受紿力作俱枉然物情不可齊物價亦變遷相蒙以成俗豈非亂之淵許子比精粗孟氏深惡焉今懲作僞者何人敢擅煎

重修縣治記

馬滙

仙居之建其來久矣宋古靈先生涖後法令寧一風俗淳茂台州六屬惟此最稱易治古靈之政遠則禮讓之教息寧一者或遷而擾矣淳茂者或遷而澆矣昔之稱易治者又安在哉嘉靖辛亥予奉命來茲蚤夜怵惕惟弗克供職是懼竊謂斯民也三代所以直道而行豈古今人終不相及居古靈之位治古靈之民獨無古靈之化之思顧今之民卽古靈致治之民而今之時與勢則非古靈之世之比如

國計之分派庶尹之供億簿書之往來期會之督促禮義之交際獄訟之搆結繁簡寬刻較古靈之世或相倍蓰什伯是故可以師其意不可以泥其迹也可以明其政不可以拂其宜也淺見庸識誠有志焉而未逮但夫氣精神招徠感召亦若有不可誣者寧一淳茂之化雖未必盡如古靈之世而其遷而爲擾遷而爲澆者抑或釐剔萬一可以改觀易聽維時上下相安政事頗簡皮民臺已有恢宏物采黼黻皇猷之念乃審方面勢鳩匠選材因廳事之舊稍更新之仍於縣治左右建二坊門左曰承流右曰宣化治之後有堂名曰景陳堂之後有軒名曰環翠工完告成又次第緝射圃於縣治之西緝啓聖公廟於文廟之後科目建匾名宦建祠庶幾典章漸舉人文漸著羣邑之子弟於俎豆春風之教而不知淺且庸者之未可勝此然有司之能事不止於是夫苟由是充之等而上焉追古靈寧一淳茂之化而後先照耀俾古靈不得專美於前可謂繼此而興者終無其人也與哉

寅賓館記

應存卓

今天下治署每往來孔道及冠蓋繁盛之地而交接旁午者則設寅賓館而簡僻之地多缺焉緣是仙居舊無寅賓館前令尹雲鶴金公議創館於儀門外度地聚材工役方興金公以內艱行其事遂寢今令尹思塘王公涖仙居歲餘政通事暇乃復命工竣是館之役及落成王公授簡於予使爲之記予執簡而歎曰王公之愛民也深哉客有難者曰館以禮士也而子以爲愛民奚居余曰子未知所以禮士意耳知其意則愛民之政孰有先於禮士者哉昔子奇年十八令東阿而得白首者與俱少決老知相濟而東阿理曹平陽以武將相齊遇蓋公而用其黃老家言發揚之氣濟以清靜而齊國治平蓋一人知識有限而爲治者必集衆思而政始粹此愛民之所以必先于禮士也苟爲民而禮士則賓館之宜設豈以地之繁簡而有殊哉夫惟以地之繁簡而殊則所以交接者爲彌文也非爲民也大易於豫之九四論大有得必由于朋合簪若子然無朋而能使人之獲其豫也其可得耶夫居官者視事堂上文牒方披吏民擁立賓客適至不暇卽迎而閽人或從而阻撓之末免趦趄前却於門外此爲俯仰逶迤爲饔飧計者之所能安而有道者愧矣夫有道之士有以自重而於人無求守土者折節禮之猶恐不就而能趦趄前却於人之門耶譬之釣者不以禮而强合者投綸卽吸之鱗也非禮莫致者若存若亡若食若不食之魴也然內博厚味則魴獨稱珍而鱗不與焉知釣之貴於得魴又知魴之不可易得則知寅賓館之建不容已矣是館既設則賓客及門既得入憩於中主人漸東文牒屏吏民而後出以延接則賓主俱安而閭閻疾苦施爲緩急皆得優游咨訪而所裨治道不少也夫人才亦難矣士之賢而可資以爲政者如艸之三秀龜之五總可僅見耳豈可以常得哉則所接者誠不能以皆賢也然惟處之有地接之有禮則間有賢者始不深避上焉訏謨石畫足以定國是而濟時艱次則一得之明雖非粹白之狐亦可集之以爲粹白之裘縱有逶迤俯仰爲饔飧計者且有所感亦漸沮而不能肆矣不然則雖軫轍相接戢跨逢迎吾恐鑄雖就綸而魴且揚鬣於東海之濱也將何所資以脊其治耶蓋治道大要曰

恭曰儉恭得士儉得民然得士而後可以洞悉民情得民而後可以感召高士故論治者於恭儉二端每並言而不以相離也王公軫念民艱絲毫必節儉也然於是館不靳少費恭也恭則益成其儉余故以是而謂王公愛民之深也客曰唯唯禮士所以愛民匪迂哉

重修東衙記

顧震宇

曩余司敎瀛滄若其地斥鹵恆從數里外舁沃土壤之雜植花木以自娛每憑檻寓目忘其身之去舊都矣已而有樂安之命私懼令與博士勞佚勢殊不復有披襟解帶之適既至而喜其地之僻事之簡也爲之期年而譾民秕法稍舍故而於新余庶幾思有以息游者而得所爲東衙焉蓋昔吾郡覺軒湯公以黃門出知是邑政成而葺之以寄傲者也公去而室宇圮廢鞠爲穢虛久之疑有神物憑依是者遂鑰而絕之於官署之外余從事於此衆猥以神告予弗爲恐排惡垣剗奧艸而公之亭出矣於是經工庀材榱桷之殘者革之圬墁之脫者繕之堊鏝之漶者

姸之甃石爲砌如瓊種竹爲屏如帶緣竹徑亘迴廡以避風雨南向搆高臺延爽氣四望青山烟螢雲駛在襟袖間翠柏千霄匝路翔舞漾月錦而奏風琴搆吳中佳花如錦邊蓮三醉芙蓉列時蒔之夸香競艷四時之卉佐之而增其美矣夫今之芳華歷亂迎目獻笑者蓋昔葬乘而荆榛者也今之飛鳴翔集移耳動情者蓋昔鬼嘯而狐號者也今之挹遠岫送歸雲欲辯忘言者蓋昔塵迷壒翳人望望而去之者也嘗觀古之君子宦轍所至往往開搆勝游若將終身焉今世仕者多鄙蜀之恩唯朝至而夕不得遷也安肯爲此迂拙之計乎哉然使予得煩劇之邑方束縛鞅掌之不暇求如今日之優悠閒曠有不可得者以此知人與地相遭信非偶然而已也萬歷三十六年八月望日記

平政橋記

王明鑒

縣治之東有白水溪其源來自孟溪盤城而南與大溪會水峻地瀉雨集則澎湃洶湧民苦難涉客爲留車壬辰夏不佞始蒞茲土賓府曾君首以此事建白不佞

壯而許之捐鍰資之命僧圓珪屬官張仁夫老人王錫募衆成之遂甃石立基懸石爲梁橋成名曰平政取其爲徒爲輿民無病涉創始於壬辰之秋落成於癸巳之冬立石紀之以垂不朽曾君諱學周江右之南豐人以廉能佐邑有聲此亦見其一斑云（鏡渠按本文首句原本有萬歷乙酉四字今删）

三橋記

王存忠

邑治三里許有水介於通衢溪窄勢涌不可舟舊建歲久傾圮當春水起輙漲阻障行者趦趄莫前迄冬水涸冰霜寒冱類揭跣以進若履及載然人病之宏治乙丑邑侯錢公世資以賢科優等被遴選奉命出宰於茲慈祥愷悌民安其化强狡帖燭蘇邑中大治甫期月乃遂觀四境至是輙興嗟曰輿梁徒杠王政所係此而諉之度外實將安居爰請於郡侯西蜀徐公飈舉允之復白諸僚寀花君時劉君祥咸唯唯式從然民間財力匱其詎忍歛乃捐俸并以公需之餘命義士幹敏而有操略者張遐張棟司其出納庀材鳩工仍舊址而一新之敞洞虹垂鈴鍵絡繹衡檻夾翊嶠級鱗次往來行役若履坦途侯之功信不可泯也遐等屬予記之余自筮仕及今投紱而歸耳目亦寬矣如侯之所負所施正訓令終有假也義豈容默竊慨世之爲政祇歲惕日以所至爲傳舍漫忽者之所爲也蠅營狗苟假興作爲竄穴用一書十冒昧者之所爲也締搆追琢之功斬恭儉純懋之德喪勞民傷財不協矩度好名者之所爲也若侯是舉去民之所惡而利其利了無一毫係累其誠父母斯民者與此特其一耳他若蒞學宮復盡美亭一切興廢補弊畢多類此可謂惠而不失爲政之體矣侯器宇宏深蘊位未艾擴是心也隨遇而施克終厥德且獻天子而溥之八荒王政其新矣乎予尙冀之哉是役也費頗多功不少昉於正德丁卯十月十五日成於戊辰之春三月初一日橋以孟溪馬鬃張阜三山水合流於是橋以三名余因之長九丈四尺廣一丈二尺侯名世資字汝溥湖南新陽人宜民之政灼灼多可道云

重建白水溪橋記

顧震宇

余治仙者踰二禩倉庫葺學校修官廨理邑父老吏以白水溪橋請曰溪居下流洩天台諸山之水狂濤淫雨時佐其武洶洶焉舟筏無所施舊有橋高亘兩崖歲久圮塌往來者就高阜壘石以濟每遇水溢石沒則洪波瀰漫晝若兩域公私迫於水火而臨流浩歎習不得詧又邑之羣士謂地當卯方形家指爲文脈宜隆起自橋之廢邑中科第漸衰蓋無不引望於此橋之興者昔孟子謂乘輿濟人惠而不知爲政王周亦云橋道不修刺史之過然則令於封內之舟梁法當舉而修矣先是汪王二公亦嘗銳意復之而隨築隨嚙迄無成功蓋溪之上流散漫驟束之其騰湧之勢必合而偏注往往潰防而奔余先令築小堤檢匣支派以殺其威後於水涸時堅築數埠轉石板覆其上其中埠不續者暫以木板貫之蓋不三月而溪之湄無病涉者矣開材焉儲則令之俸間工焉餼則贖之粟開役焉鳩則官之募於是士庶羣然忻舞於途而令與簿尉亦喜其事之有成也夫爲政者非利之所必舉而民之所樂趨其績效未有若此之易易者矣

濬復習坎池記

黃　議

仙居縣治之南建以譙樓樓外僅數武有池一區延袤各數丈甃以貞石故迹俱存越歲既久汙穢不治瓦礫塡委夷而爲途予出入諦視心竊計曰池以瀦水水尙清冽淆之使濁已失本眞矧汙穢不治乎緬維古人志存匡濟登車攬轡即有澄清天下之志邑門之外視天下何如也治邑者有餘愧焉爰鳩工役具畚插屛其蕪穢芟除瓦礫隘者闢淤者疏開濬耆日故址宛然旁有石柱嵬峙上鐫歲月乃宋哲宗元祐二年也清流渟滀查滓靡遺皎如爾鏡可鑑毛髮予作而言曰天地之氣融而爲川萬派千流湍奔濤湧衝砂激石逗浦朝宗左右逢源取之不竭隄防四窒一泓清沚坎止流行惟其所適水何庸心哉覽物會衷尙象觀理在人心亦猶是也萬變紛如百感交集隨事酬應統於一心事往變弭亦如止水蓋貞而靜者心之體感物而動者心之用無將迎無留滯無偏主以是而達之於政是非曲直據理折衷則亦明鏡止水隨物應之姸媸在彼水鑑何私焉茲池之復詎

非治邑者澡身浴德之一助耶粵稽郡乘謂皇祐元年古靈陳公宰邑嘗鑿池引水以習坎嘉魚名亭不知在縣治何所今不可考矣予茲池實公所鑿也引水必於溪今孟溪在邑之背水自北至南以入邑東注於河習坎在此何疑焉且元祐去皇祐餘三十年矣又安知嗣公者不以修築歲月記之乎自元祐迄今餘五百禩矣去汙穢而還澄澈實有待也易曰習坎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治邑切務莫先於此予竊先生命名之意爰仍其舊稱或者病予考據失眞以此易彼又安知無解嘲者曰蔽芾甘棠勿剪勿伐竊比之何嫌哉予既濬之矣懼其久而湮也上覆以石僅呈一竇以示瑩冽且符習坎云

重修學記

黃　拱

爲教之道發號施令嚴刑峻罰是所謂治民非所謂親民孟子曰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大學又曰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是學者所以親民也夫民之所以陷溺其良心不知禮義廉恥之習恣已所爲一旦自蹈刑辟爲政者不得不治之反懷怨嫉視若讎敵所謂盜憎主人民惡其上故俾爲政者不得行其親民之道此無他學之不明故也若夫學之既明父子兄弟相勉爲禮義之歸則不善之習未嘗敢萌於心況行於事爲之間如是不特善一身又可善一家不特善一家舉一鄉一邑皆化而爲善則怨何自而生怨之不生無非所謂相親愛之道此其所以親民無出於學也余聞仙居之民昔未知學自陳公襄令於斯作勸學文以告父老自是人知學之爲美登科第躋膴仕者相繼距今八十餘年雖田野之民猶知稱道陳公之德惜乎其學經魔寇之難悉已焚爇惟夫子廟尙存予自來此謂此邑仁風之盛韋布動皆成列而邑序不修亦皆闕事前年冬遂興役士亦翕然樂輸所費以就其事而邑宰楊公篤崇儒樂善從而趣其成自直舍講堂挾屋齋廊門序一時輪奐之美使人改觀學徒復有講習之所他時更能延經明行修之士以掌其教則士風又愈今日當有異人輩出矣予來此三年熟知此邑之風俗然士風雖美而民俗尙有可病者蓋其好爭

喜訟不論理之曲直但以己爲是期於必勝而後已其所競之利或甚微雖至於傾貲竭產而無悔又好持人長短以告訐爲務此民俗愚冥尙未悛化他時學風既盛何慮不倂吞之乎則斯學之建豈少補哉紹興十六年正月十五日記

重修學記

余　閎

邑有學古也古者黨庠遂序之制明由鄉舉里選者皆德行道藝之士春秋時鄉校猶存鄭人欲毀子產不可當時有教我子弟之歌後世有我思古人之頌皆取其得風化之權輿然因其未毀不若作新於既毀存之以議執政不若人樂於作新以今揆古而爲古人所難非主張吾道疇克爾仙居在丹邱爲勝地皇祐初陳公襄宰是邑首創學宮勸之以文人始知教歷時茲久廢於邱墟宰三衢留公立賢下車謁廟悽悵久之於是計徒籌材命邑之士夫王居中郭晞宗董其役先廟後學翼兩楹繪從祀講道之堂屹於中肄業之舍翼於左右宿直有廬職掌有位皆倣舊記而廣之下至庖釁器用靡不畢具不糜官不病民功告成視學廩則闕

如乃合鄉之賢巨室議時閣學吳公芾守當塗聞之助三百緡爲之倡衆遂翕從專以廣膏腴不足復闢閑田日費之資咸有經理乃遴學職舍生員嚴教育之式學者翕然歆慕初學興在戊子會秩賦計偕及明年春登第者俱甲於他邑父老皆謂有所自噫學興而風俗美人莫見其學之功學廢而人不知教然後知學之有益於風化吾夫子嘗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夫人人有貴於己者患無以淑之今夏范春誦言言秩秩乎其中風動百里孰非忠信之士致君澤民要當不負吾聖人語豈止於取科第異時人歸功於學尙何遜焉乾道六年六月記

重修學記

王士昌

仙居學教諭檢韋先生以三吳人傑標六合師摹初厄數奇屝就一貢輾然曰一第腐鼠奚嚇鳳爲顧自堅謂何耳謁選執秩授吳庠訓以出涖橋門閉戶讀書飭躬範士　外事一切勿問中嚴外和了不作尋常伎倆偕庠彥手校藝膳鍼脩建諸費具出自橐中裝久之文盈齋案選鍥月課若而帙諸廣文薦紳率鏘先生近藝冠之比懸國門紙價爲踊咸擬首騰薦剡以直指使闕勿及露章僅如常例遷掌仙庠其至仙之教猶在吳時無兩仙士貧殊甚不惜重捐廩人爲之賑眎學宮傾圮心惻惻不自安爰計以次飭門墻築衢道煥然一新彝堂不蔽風雨幾連棟燹以壓復慮司教無地庀材鳩工昕夕督理靡倦總不問自有主者今之巍如翼如繄誰力也至皐比或穿首稽盤嚳祇付之一噓怡怡愉愉悠然自得庠素無土地祠獨爲之鼎建宮墻大壯偉觀夫先生一廣文倘肯出才諝幹濟爾迺倘晉而爲邑爲郡不知其作爲復當何若僉擬國博倅令當洊及先生乃銓曹調蜀夔甫定借君重訓而柔之以需大用多士悲失所皈依謀鐫貲勒貞珉垂不朽并識去思走請不佞爲之記不佞弟侄翟僉沐先生春風化雨稔聞之已熟故喜爲書其厓略如此先生諱汝嘉字國聞吳毗陵之錫山人

儒學土地祠記

謝汝嘉

聖宮曷以有土地祠曰護聖也聖何必護曰萬古不磨者大聖人之精神也精神

於昭流動充滿對越凝承神人亦有間耳故於穆中以神事神此後學昭虔無已思也仙庠舊無祠余泰昌冬涖止此土矚宮墻幾草莽若墟野然惻然動念先爲置欞欄司鐘鑰以嚴內外之防創率諸生鼎新文廟爰私自捐俸脩葺彝堂二庫及衙宇儒門墻垣衢道粗就整頓漸將議廊廡啓聖宮奂邊順慶有命勿遑畢舉於是環視欞星門庀有隙地架數椽爲土地祠庶藉之以朝夕凝承大聖人俾大聖人精神充滿仙庠者耿耿如在孕靈毓秀諸士子行且龍躍虎變濟濟翹起一振文運在玆舉也是爲記

重修學記

周必大

孔堂高弟猶分四科性與天道未嘗輕言世之學者乃欲德行言語政事文學兼而有之其不可得而聞者每求於議論之間往往名是實非言出而躬不逮此令昔通患也古靈先生陳公諱襄字述古福州侯官人時方以雕篆爲學獨與陳烈周希孟鄭穆唱道海濱鄉人化之號四先生皇祐中令台州之僊居篤意學校首爲文勸人讀書次論以禮義之俗又擇明經之士朝夕講說詢問大義間習程試高不躐等卑不流俗示之以方期造於道而進取亦在其中士民懷之奉祠今百五十餘年嘉泰辛酉夏通直郎四明林岳來治玆邑歆慕前哲凡庠序堂廡門觀舉新之厥初祠宇庳下遷置中門之右極其嚴潔刻公遺文二十五卷得謝雨詩于斷碑增置集中學有射圃淪棄榛莽亦加薙葺列市民居粃觀德亭總爲錢千二百緡皆出節用籍賦田十八畝輒務場餘財月萬錢以贍生員請尉簿嘉禾錢攜專主教導於是學職林宓呂咸陳穎王杰不遠二千里以記爲請夫敎人必以聖人爲師古靈學夫子者也林君希古靈者也學者誠能各因其材孜孜弗怠庶所聞而行所知豈特無負賢令亦將無負先辈可不勉與按國史古靈傳惟載其宰河陽與數郡所至必務學校而令僊居則略之尤不可以不書也嘉泰三年十二月十二日記

重修學記

陳耆卿

道無存亡也而教有廢起起之於未起與起之於既廢其功同也僊居縣舊無學古靈陳先生爲令卽廟建焉又爲文爲詩歲歲訓而民大勸始盛有儒雅有科目至今論所起曰先生云其後士浸多居浸隘養浸薄或加田而不屋尉余閎也或增屋而不田令徐枘也甚矣居與養之雖備而起者之易於廢也丞劉君垕至歎曰廢不可起耶乃遵約勸相治屋百楹營田五頃居養備而廢者復起矣其言曰吾之學文公之學也文公之學卽古靈之學也昔公奉使浙東嘗訪其祠而行拜起之禮也吾今祠古靈且以公配蓋將以公之致我者致人而又以古靈之望昔人者望今人也余曰善哉孔子曰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此言居與養外也而非內也其內孟子言之矣曰居廣居曰養大體是也蓋居莫隘于宮室莫廣于道養莫小于口體莫大于心道之妙難持而心之靈易逝不養則肆力養則擾而其要在去私欲譬之養木去其荊榛可也譬之養苗去其稂莠可也夫吾何以知其荊榛稂莠而去之曰窮理也窮之至則見之明見之明則能判公與私辯道與欲故其

爲荊榛稂莠者可知而其不爲荊榛稂莠者可養也是養其大也養之大則居之廣矣文公之教出於孔孟不教之以外則後之教者可徙以其外哉自其外而導之內者劉君之志也因其外而進之內者邑人之責也蓋古靈起之於未起而劉君起之於既廢起雖不同而功同者歟

重修學記

王士性

僊居之有學舊也圮于歲久至萬歷壬寅秋仲連楹棟以壓焉松株敗瓦尺寸不當于用晉江王公初蒞任謁學徘徊四顧而歎曰是有司者責也則爲鳩工聚材經度而拓架之殿堂巋然廊廡翼然鐘鼓琴瑟衣冠几席丹堊綵椽燦然具矣此數十年創見也博士胡君滌金君湯呂君性祖率弟子余鼎等謂不可以無言命張鏸綰王汝令朱光亂王懋卿余承讀朱光紹來徵余言記之昔者太史遷讀功令至廣厲學宮之路未嘗不嗟悼于王道之微也予記僊居學而于今昔有深慨焉說者謂古人自志學至仕閱二十五年無他利祿可趨今人父兄師弟子一惟

富厚顯榮是冀是教與學皆非也抑非獨此也古者憲老而不乞言故天子袒而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以教諸侯之弟也今少年浮薄之士以傲骨相雄長皓首抱遺經者狎侮而嘲笑之令豈避而不敢前不則摩肩而唾其面古者鄉簡不率教者至于四不變而後棄子遠方小學正簡國子之不率教者止于一則屏之凡以匹庶之治易膏粱之化難也今博士與弟子相維以虛名若秦越然魁壘紈袴之豪則磬折禮之貧者頤指而使惟羔雉是問是教與學非之又非者也僊居僻在山海冠裳始漢唐間不聞古教學之意古靈蒞是邑耑以孝弟忠信示明倫之本邑民始脈脈向善不啻文翁之化蜀也至今其俗丕變少者見長者傴僂而側侍私語及之稱先生而不名膏粱閥閱子弟不敢以父兄氣勢而驕其師師是獨仙邑能他郡邑所不得並也則古靈之遺化在矣邇者教道弛鮮良有司者移易之王公甫下車問民疾苦卽以風化爲已任進博士弟子而詔之亹亹爲譚經課藝使人端本于倫理不數月而學士彬彬然改觀其與古靈之教異世而同軌也

予因因修學而及公立教之意使羣弟子知公之加惠學校者不徒在雕鏤藻繪之間則諸生效法夫子而無負王公師帥之心者必使邑之流風遺俗百代存之而其所以志古之志學古之學當有進于往昔者是役也庀材于山公出俸金若于先之議以編賦足之間出贖鍰助之佐貳佾學周體公意而以清勤佐之起于癸巳歲四月卽以七月成錄以兩計三百夫以頭計千餘公名明夔字懋良閩之晉江人與古靈先生同鄉云

重修明倫堂記

應存卓

汪侯韋紳明經文師彝倫冠冕奉檄令僊居甫二周星百廢具舉尤屬意黌序甄青衿時明倫堂圮壞不支侯瞻視咨吁曰政有大於此者乎學之堂皇家塾也青衿吾子弟也家塾頹廢子弟安歸民安觀風謀葺煥如煒如翬安洲倫常若待侯聿振之也不佞走甸宣役黔陽別侯年餘矣學博周君大時馬君效成黃君世廉偕諸文學介紹余君鼎走書徵言勒貞珉垂不朽述侯覽邑乘慨然慕陳古靈政

務大體諸如訟牒遄決稽逋輸最省徭薄役約已植民他無具論其大者則明倫堂之葺侯洵用意弗顧厚哉侯意天生兆人決有恆性五行五常天以之成歲人以之成品故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五者天下之大倫也倫不明性薄蝕性薄蝕則徒覥然人面耳雖下民冥頑乎實司風敎者責也侯念安洲東南舊邦家弦戶誦士紳項趾相望敎倫不乏人獨編伍庸齒不觸不興不提撕不諭往往弗孫于倫或悖公亂法跳梁自逞罔知有忠者或天性相殘乖忤親志罔知有孝者或閱墻秦越貨賄爭奸罔知有弟者或閨幃鴟張逆曳牝鳴罔知有別者或恆居出肺肝矢天日纔少利害釐毫疑遂下井傷率弁髦視焉安得有亟亟明倫如汪侯者不佞三復若言矍然起曰侯詎流俗功名士哉三代而還吏稱循良者若李離石奢第督文綱距明倫雅化遠甚彼卓茂魯恭奉職循理顧禮樂敎化謙讓未遑沿千百年彝倫如綫侯繼李石卓魯于百年後力挽倫常振刷民德令吾仙民臬指奉令臣臣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友誼不衰則斯堂之葺非萬世作新之澤與茲敬次侯政之大者鑴之石侯名夢說字良弼領薦南畿乙卯賢書爲晉陽令仰浦公子司徒秋浦公裔孫擢池州世族云若其效勞董督佐竣厥工者則典史張大恩也

重建明倫堂記

黃景星

僊居之有學宮自宋令陳公襄始也厥後紫陽朱子一再過之規制多所更定而人才日益盛云國朝文德誕敷學宮徧于天下嘉靖之季斯邑罹于島寇而學宮燬巋然若魯靈光者獨聖殿耳于時貳守毛公德京仍舊址而拓明倫堂翼以左廡右曆隸以垣墉頗稱宏壯至于今五十餘年矣殿廡齋舍日就傾頹而堂之不支尤甚向時賢令蓋嘗加葺頃來弁髦學校者或外飾而任其中腐或乾沒而託之繕修均之若摶雪壓衡何怪乎隨修而隨圮也萬歷乙巳崑山顧侯來爲令顧侯者太保文康公之孫也文康公光輔肅皇勳在社稷侯業承劍履譽擅菁華及茲出宰益注意於庠序甫下車而登斯堂徘徊四顧慨然喟然曰以予之不敏長

于茲士而明倫堂至于此使備諸生曾不得絃誦而託處焉誰之咎也亟欲謀修屬歲侵而暫輟又明年戊申侯乃言曰是當改作何以修爲然時詘舉贏議者難之侯謂修則觀美於一時費輕而力易造則獲安于久遠費重而力難吾爲學校久遠計當任其難者耳乃捐俸若干贖鍰若干庀材鳩工撤而新之經始于季夏落成于季秋而不佞適過其地于是邑博吳君維翰張君崇望王君滙率諸生請不佞言以永侯績夫我朝以經術取士咀孔孟之精英固非詞賦比而究其所見長豈能出于文字記誦之外乃于斯堂獨揭而名之曰明倫豈非以明倫者政本歟故曰勸學修禮崇化勸賢本人倫以風天下太平之原也有味乎其言之矣僊居自洪永以來有忠臣有賢相有名卿執其他蹇瑣曹郞藩臬守令炳炳烜烜後先輝映孰非出自此堂而顯于當世者乎故斯邑磽瘠寡產呰窳多貧較之六邑爲最下惟是先達諸君子在焉盛遂埒于臨海則信乎地以人而重也雖然昔也傾圮今也鼎新燿燿翼翼驚目快心者侯之功也藏修于斯游息于斯顧名思義砥行敎倫者士之責也諸生勉乎哉行將通籍展采爲瑞於清時庶幾無負國家育才之德意與賢令興學之盛心而媲美于先達諸君子乎若玉表石裏有玷于此堂而徒摛華掞藻以餂無端功名也者非夫也于是諸生皆唯唯稱謝已又進而言侯慈祥廉潔節儉溫恭嘗頒五禁以勵編氓而修城繕倉造橋葺署善政非一而飭殿廡營齋舍重建此堂特其大者已然則侯誠賢乎哉仙日傳之循良即與陳公襄並千秋焉可也第不佞誦法朱子屢經其過化之地而曾無絲髮之益于學校則不佞媿矣則不佞媿矣侯名震宇字宇清曾以易魁南畿而督是役者爲主簿吳道遴典史鄭同文例得并書

重修文明樓記

張　熙

至正二十三年陳侯天吉以承務郞浙江等處行樞密院照磨兼承發架閣庫奉省院命總督仙居事時邑經寇燹餘公私廨舍莽焉邱墟惟吾夫子廟獨存侯撫綏凋瘵未數月慨然以興起斯文爲己任則歎曰殆天將啓文運而敎基之弗墜

耶由是聿新文明之樓按邑城樓在治東文廟櫺星門左橫跨通邑大衢其在宋世扁曰登龍翼然內拱凡安洲之勝合形轉勢爭效奇獻秀于几寫之下蓋昔人以爲鍾風氣時節觀遊者也我國朝憲臣高伯元始命肄學壁錫今名以爲博士弟子游歌之勸今雖幸不毀于寇前此亢是邑者玩歲愒月瓦圮桷腐漫莫之理遂乃風雨震陵壞不復支侯既成民神報之稔載謀載惟鳩工庀材弗懲于素髮士競勸民不知擾縣尹昆陵蔡君國賓和恆閎敏敦尚禮義專意悉力恪蒞其事監邑哈散沙協恭和衷克贊襄焉俄而聳飛連雲丹雘煥日顯敞宏麗視昔有加經始于壬寅九月竣事于癸卯二月既成會寮衆者簪紳之士以落之邇遐拱境若增而勝罔不愕眙感歎曰不圖今日復見斯邑之壯麗天台張熙揚觶而言曰自國家失太平天下學舍頹弛隳頓不獨邇壞爲然雖有良牧奔走乎期會調發之不暇夫孰知學校綱常之不可泯哉侯乃獨能於勞來安集之餘身爲表倡昔之鞠爲園蔬者今則實實枚枚宮墻有恤焉昔之倚席不講者今則魚魚雅雅

傳淑有人焉丹涔湧遝我其易之肖像默昧我其飾之于是而藏修于是而游息則斯樓也信綱常之標表邦邑之觀瞻其有功於民敎大矣夫豈齊雲落星詩山川之秀以快耳目之私已哉矧夫興廢舉墜猶於是乎權輿意者天運中興太平有象戢干戈而肆文德其兆不見於斯乎易曰見龍在田天下文明蓋深有望于乾元九二之大人者觀侯之政可以知侯之志矣於是咸歡欣蹈舞願勒金石以著厥美而屬筆於熙焉侯字文祥永嘉人慈祥溫良廉明而識體要其爲治也務在敎本故民咸樂而安之是可歌也已乃作詩曰惟茲泮宮振古所崇巋然獨存高明有融門曷以起庳倹而穹翼翼壯觀陳侯之功昔息所事嗟彼震疊承君劬之不擾不攝既奠是居既鼓僛僛義義章逢肩摩袂接昔有古靈闢時太寧侯繩祖武克廣德聲車書載同爰致休徵大哉乾元天下文明

重修文明樓記

楊守陳

古之君子登高明遠眺望所以闢耳目之塞滌襟抱之煩攄志趣之隘以進于道也孔子琴于杏壇遊于舞雩其進子弟于道與台之僊居縣學文廟櫺星門之左有樓橫跨於衢途其始宋考亭朱文公創之榜曰登龍元浙江行樞密府照磨陳天吉撤故鼎新廉訪副使高伯元易其名曰文明隸于學東以爲振作文明之所久而樓圮迨國朝永樂間弊簷敗瓦蕩無孑遺獨其址巋然如故露草烟蕪交蔽其上今提督學校浙江按察司副使劉公釬按部嘗以茲縣士風稍衰而科第久曠喟然興歎父老或言茲樓所以樓風氣而樹觀瞻士之盛衰所由繫者公乃登其址欲復之士民獻金以貲營搆時典邑者非其人弗克就於是知府阮侯勸主之同知林君儀相之知縣彭君鼎至承之材甓乃備始成化丁亥之冬迨己丑之夏而成棟簷高翔門楹洞啓挹瀾光於雲端納山輝於天際穹甍傑閣莫或與抗者諸士子登之仰青圭景星張阜諸峯則曰彼高厲霄漢吾德可峛巍耶俯白水一溪則曰彼萬派必東吾行可濡滯耶睹雲霞萬象花木鸞豹百族則曰彼華采炳煥吾文可漫漶耶瞻昔賢之墟望先達之里則曰彼奮英揚翹流芳譽永世吾

徒可懈弛而不嗣其芳耶東指台西指婺則曰彼俊髦稠而科甲盛吾邑可寥闃耶其必惕然而省毅然而奮崇其德若峯果其行若流郁其文若雲霞花木鸞豹蔚實超於昔賢先達而科甲蓰于鄰邦則夫高明眺望進道之翼以副朱考亭昔日振作之夙心者不在茲樓乎夫操縵所以安絃雜服所以安禮藏修游息無非學也或徒登眺而不進於道甚者酣觴博奕以爲娛則豈所謂士哉昔樓之廢也士之不振可諉曰風氣宣洩之故樓今復矣士可不自勵也與茲奉阮侯之命遣閭塾師張檠陳滄來徵記覩憲使郡守興學勸士之意可謂盛矣故推其意而備書之

重建文明樓記

劉舟楫

考亭朱夫子過化僊居傳者謂今庠適夫子卜選門左建樓以爲讀所以收地勢之全氣也樓立淳熙人才特盛于宋故時人以登龍名樓元季樓圮迄亦中衰至正二十三年總縣陳公天吉縣尹蔡公國賓復之憲臣高公伯元易樓名曰文明

又一新也我國初樓廢而科第亦乏成化丁亥學憲劉公釪台守阮公勤縣尹彭公鼎建皆薩麗歲久而又圮焉時大司寇應公大猷方伯應公良大參張公儉少參吳公廉正郎蔣公泮金公克厚在庠乃出己貲鳩爲材坊以覆其址未幾諸君遞登甲科位望相繼斯樓之係文運應若呼谷歷歷可徵也嘉靖以來坊頹址在二十九年庚戌吉安廬陵曾雙羅先生可耕以鄉進士授諭仙居抱宏學期斯皇多士凡可以振興而禪學校者靡不究心聞樓有繫學之謠迸悉前迹迺曰不可以無樓也遂集士議復不欲煩民捐己俸處木石時師訓萬安蕭先生遷高安梁先生廷璧亦出助邑宰安福謝侯德聰貳尹海豐蔡君洤聞而是之各致金贈遂有無錫馬侯濂以明進士繼宰加意助成諸士捐廩米餘則因家以重輕納磚陰可考也事肇于本年陽月越二月題梁下甃石門跨衢上建樓三間通其中工踰十之八適雙羅應廣南較文之聘壬子八月宜黃一泉劉子舟楫來訓是邑遇常熟趙虞泉先生士端攝庠篆以修樓爲言會雙羅還尋比試禮闈迺以樓之役工

托舟楫遂同泉虞各捐俸爲增修計相成諸杰應存卓等僉以濟工遂得續領葺材并易其所宜易者加以飾繪顏楣煥然成制以繩雙羅之志亦考亭之志也夫樓有禪於風氣也考亭肇之伯元發考亭之意而文之雙羅蓋因文而思繼述考亭者也今覩佳秀聿崒奚啻足以眺山輝淵光盤聯麗趣而已士之登此以會文明道也涵泳于雲漢天章高明廣大之表則心目軒闊消磨隘陋故昔之鍾靈發秀丁此者若吳公芾陳公庸郭公磊卿鄭公雄飛吳公梅卿吳公諒鄭公憲王公玨盧公迥鄭公恕王公一寧洎前諸君子皆忠孝節義文章德業炳如日月昭我文明諸士當知今日又一貞會也倘愼最哉而後之繼今者其文明將未艾哉舟楫幸預良會落厥成諸士復請爲記故不辭

經理學田記

夏崇桂

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此三代在鄉之學也孟子釋之曰校者敎也序者射也庠者養也用見古先聖王以道藝敎民於鄉而賓興之必求敎養之義以名其學非謂敎者無養于養養者無事于敎而射以觀德者又可併置敎養于度外也今之縣學古之鄉校也敎與養可偏廢乎然養之倘易爲力敎之實難爲功僊居興學自古靈陳公始公蓋篤志於敎養者時則民尙朴野罕知讀書故務勸誘之功其後習俗丕變向學者衆學田僅二頃弗給於養寶慶初三山劉公㕓來爲丞乃進約勸相治其屋百楹又物色征營增彭溪山田五頃於敎養不爲無補劉公晦庵朱文公門人也宜其佐邑知所先務如此丁丑兵火邑廢爲墟天相斯文惟學宮巋然獨存奈失其籍田地遂多隱沒無怪乎養之寢薄而敎亦因之而實弛也吁是必有如子游者爲宰施學道愛人之化則庶乎鄉校之可興是亦古靈所望於後人者皇慶改元眞定曹公質自翰苑出尹茲邑學問源淵有所自矣淸和豈弟藹然可卽首至視學大懼士失敎養儔効弗彰無以稱上意旨力爲奉行蠲役之詔敎請經師訓迪後進欲使鄉校復聞絃誦之聲爲吾徒者幸得不徵於鄉已裕於口體之養所宜宿舂裹糧遣子弟以來學似不當視學供之有無以爲勤怠然

田地隱沒者終不可置而不問繡使行部諗知尹有善敎因命以經理之任其散在諸鄉者親與敎諭張國珍徧歷檢覈見數田計八頃九十六畝有奇地計一十五頃二十六畝有奇塘八畝有奇召佃立租視舊增穀米麥共四百六十九石七斗鈔四錠十兩有奇其聚在彭溪山者數雖夥而租則輕豪者利其贏且無賦役之及私與鄉民成交有多不以時入若照諸鄉一體定租雖理亦宜然又念其初有開墾之勞於是計其所入定以七分與佃三分歸學養士及民庶幾兩優矣且以儒生令果有幹才委爲總立板籍以防廢落之後弊繼今出納之吝會計之當又在職掌者各爲盡心以無負賢令作成之美意則敎養能不有加於前士習能不復振於後乎念昔司業陳公耆卿記劉公㕓修學復田之蹟有曰古靈遠矣自今論所起當曰劉公今愚亦曰古靈與劉公遠矣自今論所起又當曰曹公云

重修城隍廟記

顧麗宇

天子神明御宇通理陰陽所在通邑大都深山窮谷凡有城有隍者必設像而廟

之以爲其神之靈肸蠁而答一切門廡堂宇儼若官府其民駿奔趨走肅如事長吏而過焉蓋其靈爽之所通故有然矣予不佞甫蒞茲土用故事盟于神廡宇昧昧也比謁文廟繼觀公署無弗陋者乃召耆老詢之曰僊自倭寇燹燬之餘雜取山木補搆數十年來聊事塗飾土木爲艱矣予聞其語而傷焉雖然是其土風之朴茂創而新之夫乃令之責歟當是時蓋爽然有修舉之意而未之逮也丙午冬不佞將覲天子良莽蔣德佐顧任其事乃捐俸賚什一而告之曰予方事于文廟弗能周觀同而神之門廡堂宇類者堅圮者立諦而觀焉則隘者宏昧者丹矣夫仙民守質愿之性好食已力而不欲取餘於天地其於阿堵亦艱矣是役也豈其有神鬼輸之而若是毋其性之所往而神明出焉將神之肸蠁而民弗愛其力歟吾夫子之道如日中天而不佞盡其吏之經畫欲舉吾夫子之門廡堂宇擴而新之不能給而神能走其民于數月之間又能出其橐中藏而弗恴嗟予之治其不逮神遠甚自今與神約其毋懈民志而永永保佑焉遂鑴石而記之

古靈祠記

張儉

先生侯官人宋慶歷八年令于茲後改河陽熙寧中受知神宗仕至樞密直學士先生道以自任德以化民文以名世忠義以忤權奸安善類迄於今芳簡册噲炙人口予無容喙邑人初祠先生於鄉賢尤未稱祀典聞朱子登福應覽南峯之勝曰賓主盤東南之美蓋二山爲邑門戸所宜壯觀宏治問鄉大參王公誠之倡議前令李克常建朱子祠于靈美亭南峯猶在莽也正德丙子予與司理王民望迺商祠先生於其上民望曰嘻屈予采予曰六人者義可使民望曰嘻若予守予曰山古剎廢田可耕老僧宗序居之民望喜力主議越歲丁丑六人徐翰張樾朱堅張熵張燁王信圭相成棟宇既新宗序又營別業誓守二祠時葺勿廢勿毀渙乎東南之美也未幾民望擢刑曹行且請余記其事嗚呼七世之廟可以觀德令於民若父母父母之欲利子也罔弗殫力剔蠹歛以傷之子于父母久而替其祠非孝也先生以子保民民之祠先生豈非宜哉雖然予邑自晉永和置縣縣置令由永和而慶歷由慶歷至今凡千三百有餘年三百有餘令未聞有祠民豈私於先生哉先生之後有令劉光者民懷惠而畏威有尉徐默成者遭呂師囊亂力戰死民亦罔祠其功德淺深可概見矣予故錄始末以屬今令曹南崗使尊之石或亦相與嗣其美

重修古靈祠記

趙耆政

予初拜僊居令客有賀予者曰子令僊居喜之乎抑憂之也乎予曰喜之也客曰邑當孔道僕僕奔走僊居層巇絕巘難于蜀道皇華是軺或月一至焉子是之喜夫亦厭衝繁而樂簡僻乎予曰非也客曰繁華之所人爭趨之僊居舟車不通無綺麗之物且地故所稱瘠終歲勤動靳靳輸租之不給子是之喜夫亦人棄我取耶予曰非也客曰何爲其喜也予曰所喜者先哲之休風在也昔古靈陳先生爲僊居令距今若千年矣猶赫赫照耀史册讀其敎民數語想見其從容在位雅有豈弟之風而其民亦欣欣向化故從古及今慕古靈爲良牧而羨僊居爲善地予

恨不及生先生之時爲僊居之民沐治敎之化也語曰舊令尹之政必以敎新令尹先生敎民之語昭然敎我矧其遺化猶存文章節義後先相望乃今幸爲善地令矣予誠喜哉爲客具論云云予至僊居伏謁先生概然有今昔之感察其俗朴而尚義啓其良心猶可歆動以故諄諄誨諭勸在刑先居無何訟務漸簡得以暇日聚諸生於先生祠彬彬然考德問業者皆有志士也坐起咏歌四顧傾頹茲非新令尹之責乎乃亟謀新之諸生曰先生與民休息茲舉未免勞且傷也以勞且傷而新古靈之祠吾意古靈弗樂也予曰子過矣子過矣君子於天下事權其重且大者不小利愼也用僊居之民與財而修功德僊居者之祠奚爲不可況祠新而民不知乎予査稽簿僊居雜用均平僅七十金一年之入不足以濟一年之出司邑者恆苦之予刷之明用之省以在官羨餘者請於當道爲之鼎新創工於秋九月竣事於十月廟貌一新而僊之聲名文物若爲之改觀者諸生瞻拜喜色相告樂其成謂予宜有言也予記其事并識予之喜云

雙忠祠記

應良

台仙居有二忠臣焉曰戶部侍郎盧公迥齋縣令鄭公恕昔嘉靖初郡守羅公僑始卽郡之城隍山剏忠節祠以祀正學靜學二先生臨海附郭縣也又因縣人請祔行人鄭公華于義協矣尙惜當時咨詢弗周盧鄭二公未及也嘉靖丁酉九月郡貳守朱侯行縣至仙居未浹旬善政彙彙觀聽一新縣廨西有妖祠與縣後堂相直俗稱後堂殿歲時牢醴灌踐若狂瀆亂失經殆數百年侯立命撤之卽其地建新祠祀盧鄭二公前樹之門廷表諸通衢曰雙忠祠後隙地爲寢堂後爲小齋翼以廡繚以周垣因以爲士子講習之所昭勸忠也謂良于二公爲鄉後學知其故爲詳屬之記謹按二公皆僑居縣二十六都人盧公由歲貢革除間歷官戶部侍郎於方正學之門從游最密其死也在壬午夏六月亦與正學同時今其故居曰西盧者久矣爲若敖氏之鬼矣鄭公初由歲貢領訓導陞知蕭縣壬午夏靖難師至率鄉兵拒戰敗而南奔尋被獲以八月十七日誅是都以二公故頻抄屢籍

科糧數倍迄今遺黎困不聊生是以田夫牧豎人人能道之君子之澤未斬也鄭誅稍後而族屬竄匿者赦後來歸椒聊蕃衍故其事彰盧先族誅故其事晦獨吾邑知之稍遠者弗聞也二公之官守有大小世裔有興滅事迹有顯晦而要其精忠大節所以光日月高華嶽震千古表四裔者無異轍焉余因作而言曰節義之氣正氣也鍾毓于天地而培養于朝廷當靖難兵起而蹈白刃如飴者計五十七人賴我國朝列聖褒忠追卹已次第表揚崇祀矣至於寧海之方正學太平之王叔英俱叨祀列獨盧鄭二公未與若非後賢爲之表章不幾淹沒無聞乎迺今郡丞朱侯專祀二公于縣又以雙忠復祔于郡之忠節以爲正學靜學配闡百代之潛光樹風聲于永世而能仰體列聖褒忠追卹之仁有功名教大矣嗚呼前代如汴宋之衰南宋之季孝子忠臣身膏草莽立節不白者者何限雖有遷固莫之或傳喪亂斯可哀已而五十七人者與首陽餓夫並名異代非我聖明之朝治教隆洽何以有是成周之盛豈專美于千載上哉朱侯且方祀鄭二女於杜氏貞僊之祠祀故守邢公宥馬公岱羅公僑於名宦數李公顯忠之忠烈而時不遇也因故廟有像修祀惟嚴皆事關世教宜併記之異時國史大書不一書峯聯得書將必有考於斯侯名世忠字良弼豫章人

四烈女祠祀

張儉

吾邑去西北三十里曰孟溪唐天寶中建貞女祠祀杜氏二女卽其得死所也每歲旱禱雨輒應宋宣和民避寇其間寇望山中草木皆爲兵畏不敢犯民德之別建慈感廟於三里之內以便供祀至嘉靖丁酉郡貳守朱公按邑建雙忠祠祀靖難忠臣盧鄭二公以鄭二女禮弗同享徙以配杜二女扁四烈女祠奬忠節也祠初隘陋公拓其周垣大其寢室又置前堂爲士大夫拜瞻之所不勞力重費踰時煥然一新而四女之烈家聞而戶曉也予竊有感焉夫忠臣死職烈女死貞分定故也分定不可以見性乎何也蓋貞女者非學問之羇縶無勉强矯揉之虛飾見明志一舍命不渝自有以合夫天理之公人心之順雖學士經生孑然寡儔豈非

孟氏之所謂性善者耶故自其揚於家而言則可謂之孝自其揚於國而言則可謂之忠嗟夫世之昧性道而蔑忠孝者比比也仰視四烈以一女子而身繫綱常之重將不愧心而汗顏哉公守台屹然以扶世振俗爲己任自四烈之名一正可以光祀典美風俗勵志節而天下之公是昭萬世之大閑定矣公之功豈曰小補之哉公名世忠字良弼江西南昌人歷官臧著顯蹟此其緒餘云

四烈女祠記

馬濂

嘉靖辛亥秋予奉聖天子命來令茲邑卽政甞化首問忠臣孝子義夫節婦惟時民無老幼一辭以對曰某也忠某也孝某爲義某爲節杜鄭四女之行因得聞焉然而未及其詳也明年春例當祭四女於孟溪之祠乃閱其祠之所記杜氏二女則隋大業賈湯餅爲活甫笄父母繼故庵人挑之二女憤激殺庵人遂棄其家隱孟溪溪水驟溢二女死焉唐鍾離介將謁選先日夢二女與言尹茲邑始覓其骸骨爲之祠鄭氏二女則父恕知蕭縣靖難兵至恕死之二女被執亦死嘉靖丙申

台州貳守朱世忠來僊居與聞其事因奉其主爲杜氏二女配予因喟然嘆曰有是仙哉居之多貞列也夫前有杜女姊妹雙節耿光照耀已與日月爭輝後有鄭女又能與杜同德曠世相感至於今聞其行者孰不凜然起敬思欲瞻拜祠下且俗稱地苦旱嘗禱于其廟輒有験茲必有莫之爲而爲莫之致而致者夫四女稟天地之正氣各以貞潔自勵不憚殺身是氣也可以貫金石可以格鬼神是故乾得之以淸坤得之以寧四時日月得之以敘鳥獸草木得之以生是故不待生而存不隨死而亡然則四女雖死女之氣實能流行古今充塞宇宙一有感觸未嘗不通民以旱告遂降膏澤亦奚怪哉祭義有曰有功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捍大患禦大災則祀之夫四女特無定國之責耳淸風高節足以激頑起懦裨益風化况於禱雨輒應禦災捍患之功又不可誣廟貌之崇春秋之享非報德報功之不容自已耶嗟乎茲一女子也能以其身任萬古綱常之重生氣常存與天地相始終彼經生學士平居無事每宗孔孟談仁義一遇利

害輒畏死偸生頹然變節視此不有媿與予竊祿茲土有風教之責故以此自警兼勵茲土之士庶云

烈女坊記

應存卓

余謂孟子性善之說只兩言而定曰所欲有甚於生故雖生不爲所惡有甚於死故雖死不避夫人之欲惡莫如生死乃又有甚焉者蓋天地正氣特出於塵世欲惡之外此本來之性不待學而能者也觀于顧烈女信矣夫烈女閨門女子豈嘗覩典籍達古今哉而一時抗節捐生則有塞乎天地而光乎日月者謂非天植其性而不汨於人者耶烈女性顧名惜寶僊居縣懷仁鄉顧宏鈇女嘉靖中島倭萬餘經仙居縣入懷仁鄉時烈女年十五未字聞倭至隨其父母及外祖父母母舅等離家避之行數里倭追逼之同行諸骨肉各自逃生不能相顧烈女與使女阿香俱被執烈女美姿色賊操刃拘驅之甚急女私與阿香語曰予二人不幸罹此生惟一死耳白璧可碎不受瑕矣乃佯順之以紿倭行百步餘至小杠山側坐口湖厝岸百丈旁瞰深淵人不得肩行離倭數尺許女復語阿香曰吾得死所矣阿香曰儞若肯死吾豈獨生乃同投湖中而死倭相顧駭愕者久之少頃白日陰霾風沙障人如傷烈女然一時通邑聞之而薦紳詩章行路口碑稱歎籍籍無不哀且服者萬歷甲午邑令以其事上之郡守轉聞於督學監司暨直指中丞覆覈再四具報如初乃集議題請得旨捐公帑若干金爲之樹楔於坊余因歎曰嗟哉死豈易言哉士人有談說名節而惴惴利害遂奪其志者而婦人女子於變起倉卒乃能毅然捐軀若棄一羽不惟自完其節且同行之女亦感其誼與之俱死此尤難之難者吾台夙敦節義卽往昔杜氏二女暨盧鄭諸公死節靖難時兩氏女亦以身殉之迄今凜凜猶有生氣茲烈女之死眞可以追前烈風末俗而愧夫鬚眉男子之懷二心者且烈女之初亡也名聞遠近但以兵火騷動官民旁午於風致事不暇修舉經四十餘年烈女之弟顧義派痛姊抱義而死欲以傳之不朽乃捐貲財竭心力以其事哀鳴於官竟得達之當宁而蒙旌異且義派之心尙不能已

又於帑金之外增以已財建石亭於楔側扁曰精貫日月義植乾坤夫兄弟姊妹之情比之手足然人心不古每於生存尙有競財產斬藝棄而搆怨若寇讎者孰能於已死之姊尙多方以圖表著之而使傳於永永哉昔李世勣自爲粥進姊以致燎鬚人皆多之然亦友愛於生前耳未能如義派如姊死已久而至情愈堅且閨閫之節竟得達於楓宸則爲力其艱又不止於粥而已聶政爲嚴仲子報讎其姊不愛其死而彰弟名事亦奇矣一時慷慨之氣質以中庸未必尤協豈若烈女與義派之事粹然其無以議乎蓋烈女芳名常存義派實行可法勁節高誼萃於一門其義正其氣剛其倫厚其事難不惟閨閫委瑣之流莫之與伍卽李世勣聶政姊弟且在下風是眞可以光青史而維世敎者也再廉義派行誼可紀庶幾古之隱士非止一端而多方養母之孝尤人所難且儉于處身勤以力本豐於甘旨愛篤友于鄉評素所推許今家無厚積而於姊之旌楔仍不靳貲力人於是益信之重之也故於烈女碑記末而併及之是舉也中丞任邱劉公元霖直指汝漢彭

公口督學監司宛陵蕭公雍姑蘇伍公袁萃郡守閻公邦豫章簡公繼芳邑宰貴池汪公夢說壽終完其事大裨風化所可惜者阿香之節與烈女同但不知其姓難以請旌竟不得不已之君子尚深懷憾於此也遂楔諸石

吳仲修忠孝坊記

盧俊民

黃巖州知州吳公世居台之僊居折桂里宋給事吳公芾之五世孫也公胚胎秀異生而警敏爲童子時日記千餘言旣長知親書史尚儒雅事親長克盡其職其于宗族無親疏貴賤待之如一鄉里故舊又能周旋委曲然負大志有膂力雅好騎射鄉有强梗弗順者必摧挫之罷弱不能自存者則扶植之賙撫施予周急無吝平居假酒自娛日必飲飲必醉慷慨吟嘯由是人多壯之至正十三年會台城有兵變郡監聞公有氣節遣使禮聘公力辭弗就勉之再四乃起署事黃巖州判官命守台城公鍛勵器械嚴整部伍不弛于律不擾于民由是人益加重焉至正十六年春處州睦溪盜起犯仙居境遂陞公同知州事總制其鄉之義兵公於是

慨然曰吾今爲王臣矣當勤王事况仙居吾父母邦也捕之其可後乎卽修戎器備糗糧招集亡命合鄉兵數千人奮躍而往鏖戰於羅漢潭賊危困不敢進鄉民吳奉一者陰爲賊向道賊乃凌晨潛出突圍襲其不備官軍倉卒兵校多散去公獨披甲上馬與之戰手刃數十人而賊衆潮擁其後遂遇害遠近聞之莫不嗟悼事聞元帥府時懇僉伯顏不花公爲嚴其事遂舉公長子恒襲其官旣而邑之士民咸謂吾邑自有元以來幾百年矣民皆安居樂業未嘗識兵革一旦草竊蜂起百里震悼而發憤能先銳志擒賊者吳公一人而已公之心蓋將衛鄉里安民庶以宣忠於國家使其一鼓而得狂寇則吾人均賴安享之利茲不幸而遇害其功亦不爲少矣立祠邑里以帥府議允其請遂給官貲一千緡士民翕然從之乃於邑治之南狀元坊擇地之剛燥夷坦者七百武度材貞以良鳩工勤且齊凡梁棟榱桷門牖闌楯之具皆堅實如法飾之以粉漆塗之以丹雘奢不過侈儉不踰質經始於至正十七年六月訖工於明年正月祠成塑公像其中冠裳嚴肅肖貌端毅觀者莫不竦敬朝廷遣名臣經理江南贈功褒德有司復上其事贈公台州路黃巖州知州表其廟曰忠烈公諱揚字仲修剛而好禮貴而不驕以公長子襲授其職俊民來尹茲邑邑之士民請予記之竊聞古之制有功烈於民者得配食於社稷受享於尸祝歷數十百載而民神明之今公以父母之邦奮不顧身戰死于狂寇之手其功誠可尚矣公死不踰時而公之仲子燾季子炘負不共戴天之讎立攻戰必克之志集兵買勇趨搗賊巢生獲渠魁獻馘剖心又獲昔之爲賊向道者登殺以祭其父是雖出於子之志之功皆公之英靈不昧必用除其害於一方而有以陰相其子蓋公之身雖亡而公之志公之氣猶未亡也奉祠於茲邑也又何歉焉功狀上聞天子爲之褒贈殊厚易其里曰忠孝坊以塭襲爵擢燾浙東都元帥燾縣尹炘佐處州府幕燾能淸白自守馭民以寬訟於庭者折以片言咸得其歡心邑政大和後亦退處里中乃作新其堂所以彰其親之徽表其昆季之志又扁曰忠孝堂云

馬侯卹德亭記

秦鳴夏

卹德者僊居二十六都人士卹馬侯蠲賦之德而亭之也亭而碑之以永思也初都人有鄭公恕者仕國初爲蕭縣令靖難兵至以其職死之君子曰致命遂志云公死而子姓以謫戍行無有免者幸而免則投竄山谷莫敢自名流離困踣垂十五年恭遇宣德改元始詔復其田里當時鄭氏所留空然版籍而田土山澤悉歸豪右之家矣賦稅之征按籍爲定罷餘殘孽誰與申理比有令於其邑者曰鄭氏不堪命矣吾爲若均派之均之誠是也然鄭氏之田不下數千則占甲坐田不下數頃以鄭氏之困而困邑民君子病之正德曹令廷桂定議許以其都夏秋之賦輸折色迨沈令一經則皆併免其均徭之半雖補苴塞漏時寬一分之憂而名存實亡終未免于通閪之累也嘉靖辛亥馬侯以進士高第來牧廉得其情迺喟然曰散哉爲莘者無以勸矣則爲旁研曲究酌其會通以爲經久可行之法是故僉殷實之戶以實其里覈實征之田以定若役查迷失之田以還其舊都有支處則

免輸之官以補各甲之折色廨有隙地則量鬻之民以贍本都之常賦蓄所以優恤者不遺餘力矣夫法行可久則宿弊祛惠出不偏則民志喻於是爲鄭氏都民者曰侯何心哉微侯吾無以爲生矣爲通邑之民者曰侯何心哉損益以平其施困吾儕所爲甘心焉者也越三載而侯以治行旌部檄且至邑民聚而泣曰侯不可留其如吾民不忍侯去何爲今之計莫若建亭于邑治之西礱石建碑丏名筆以載其事庶侯之德與石不磨而後有作者其永永無斁矣亭成請記于予予謂賦役生民之膏血節義天下之大閑故裒多益寡者敷政之常經也顯忠遂良者道民之善物也今夫君子殺身以成仁身且不恤而遑恤其後哉乃善宅里以樹風聲則固守土者之急務而不容自後者而況其子孫乎況其子孫之困於賦役者乎易曰物窮則通通則變變而通之與民宜之傳曰智者作法愚者拘焉侯是舉也其有功於風教甚大爲利於邑人甚博民之德之斯固天理民彝之不可少哉是皆可書也已侯諱灋字潛卿號竹崖常之無錫人倜儻明達文學飾治卓然

有古循良之風茲特其一節云

馬令去思碑記　徐恕

縣令之職於民最親能親於民民斯親之未有於民不親而民能已親者欲爲聚惡爲去所謂親也合而樂去而思所謂民親之也予於邑侯馬公見不媿厥職於予邑見直道之民侯至自辛亥秋未幾撫按思質王公劍門趙公鳳巖陳公以循良之德純潔之守國珍之器文章政事之才交章薦之甫三載召爲地官尚書郎閭郤之人士久安侯政忽命下咸皇皇走相謂曰予屬事邑侯多矣愛予邑之深待予邑之厚自侯未之前聞也侯在今思在予身他日在予子予孫侯去誰復父母予者因扳轅泣下既拜以別躊躇眺望始返有杖者百餘人返詣徐子猶戀戀不忍釋徐子曰天子置吏詎私一隅課最者進俾單厥施嗚惟表侯偉績鐫于通衢爾過頌之以慰爾思爾子孫世頌之以永爾思不朽在是矣奚以留爲皆憮然曰自予心愛予身愛予家而莫予逢也侯廉靖率下亘以始終無侈靡縱好無肆情以求於民厚予財不困者莫侯若也均節勞逸酌量有無勢族無擅利村市無追呼善予力不盡者莫侯若也昔有精吏治者于教化未遑侯崇鄉哲表名宦佑善務滋懲惡務斷士氣用勵澆俗用淳凡綱紀文章罔不備具凡舉措因革凡喘息痛癢念慮罔不在民數年間予得帖然無事熙熙以卒歲者侯賜也亟如子言差慰予心徐子曰初侯之施予邑非爲今去而爾思也心于爾不置耳爾之思於今非復有覬於侯也心於侯不置耳施者思者心若是於古之道庶矣哉予嘉其以古道相與也記所言於碑使頌之侯名灕錫山人以書魁於鄉登庚戌進士第擢而豐詞氣恂恂然至法所在屹不可撓望之知爲仁人端士也由予邑遷今官方需用未艾云

周臨海均田頌　吳時來

均田頌者頌臨海周侯也周侯爲臨海令俾民奚而頌之也事有一日而舒百姓之急者雖欲無頌不可得也隆慶辛未天下賦役又當攢造之期仙居適缺令於

時分巡兵備安福周公難其事謀於郡守番禺張公假重周侯非侯無足以勝斯舉者侯辭之不可既又周咨密訪得其罷困之由爲文以白之上官其略曰六縣俱困惟仙居最甚其父老日望均平若不爲處分則下民之倒懸難解若過爲更張則豪右之謗怨易興權其所重莫若均田編里者上官咸報可而巡按南昌謝公初至正欲以均平行於通省主其議尤力侯乃於是年十一月之二十六日下車吾邑又恐令不便詢之庠士詢之里老既又開陳告之門有窮極利病者聽弗拒乃庠士乃里老及途之人靡不稱便卒下令通計邑中之田若干頃除官田一萬二千畝免差不編里寺田一萬二千畝折半論差優免役占照題准通例各以官級論免其額免外餘田悉與民戶一例編里合該田三百畝充一里長强有力者不加益貧而愚者不加少焉官戶田多者儘其一圖其田不及與有餘者從其擇所相願同充又審弟一都暨第十十三十五十七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四等都消耗太甚者九圖歸併之令既下觀者感注不能爲歡莫不曰父母父母各

如令平議以進侯乃爲之揆都量其家定年次先後焉凡經侯所平定者又莫不曰神明神明其丈夫快於途其婦女快於家頌聲一日遍於給谷卽大旱時雨未足以喻之也侯貞心而又贍智易若烹鮮本無難者而況以公天下之心行公天下之法民焉有不心悅而誠服也哉夫三代井田公天下之大端大法其初以田授民每夫百畝無非以上而均之下也其後通力合作先公後私無非以下而均之上也井田之廢久矣而賦役均田正三代遺意求治而上望治而下每言及之卒未有見之施行者何哉蓋才與誠每難兼至而兼併之家舞文之口易得而撓亂人聽也卽以吾僊萬山之中無別生理山田磽确功深得淺僅以力稼朴略持其門戶十年以來逃亡過半正由編里不均故耳不均之害多者盈千百少者不及十畝少者力詘則逋逃一戶逋逃而十戶虛賠賠賍之令嚴於上而轉徙流移日相望於道當官者見其逃亡輒曰難治難治抑孰知保安招聚之機在上不在下其或水深火熱不盡驅之他邦不止也故辨事官金崇厚等奏下戶部准行而

當事者兩可持疑欲行中輟者凡幾矣一問淸審悉挈妻子倚門問路爲長往計不有周侯孰復來甦我哉繼自今居者無偏重之累行者有思歸之心沐浴斯民而更新之則是舉爲之侯蓋有大造于吾仙也士民感懷爲之立石紀思又謀塑像于古靈祠之左席將生祀公以示報屬予作頌予固恥以言諛者樂民之樂不啻口出聞之法施於民則祀之於頌奚有頌曰有美周侯學道施仁淸風惠露洽於比鄰我邑缺令父老泣陳愁慘枯悴情理疇申惟茲大造十年利害民散久矣往事則奈上官軫念如溺忠濟假節周侯甘露以需侯曰吁嗟孰非我民官失其道厥賦弗鈞行將卽事救此方人法窮必變況也持平計畝編里視家定次畫一較然怨讟罔避士民騰歡亘室服義或歌或舞對言流涕昨偪苛令相率播遷不期桑梓借此仁賢盡歸乎來報德難宣俾成一日郊施百年二旬竣事侯乃返駕老稚扳轅千百不舍而今而後餘年誰假賦薄役輕有田可稼樂此君子宜民宜人給谷士女流其頌聲胡不太階胡不千齡公侯孫子福祿永凝樂此君子民之父母一兩三日何澤弗究慰滿三農神功無有此法不磨百代是佑

盡美亭記

張景修

僊居邑之美者也而山盡焉福應山之美者也而一亭盡焉盡美亭者非盡一山之謂盡一邑之謂也朝奉大夫龐公倅台之二年季按屬邑轍環七百餘里可謂勞矣然至於僊居福應則徘徊四覽嘯咏終日欣然忘其歸信乎美哉一日謂景修曰昔朱超石云登北邙遠眺則衆美都盡予於此山見之矣山距城二里崢嶸獨秀浮圖居其上而亭居浮圖之南予名之曰盡美矣子爲予記之景修曰唯唯雖然公之意豈有窮耶不遺一景一物兼收而並采猶東西之不可相無也邑之括蒼張阜紫籜韋羌皆崔嵬險絕巖洞瓌怪而溪流森然烟雲晦冥鷗鷺出沒平波漁唱斷隴樵歸有騷人畫史不能工也已夫豈易名哉邑令劉君𧨏明雅爲公知圖序以告於是又知福應山者皇祐間令樞密直學士陳公述古名之也陳公賢先生勸學文垂於世踰四十年公實作是亭公賢宰相子名門冠代不驕富貴

而意乃在乎山水之間愚將見其美不專在於竹石花木風晴雨雪之際而在乎學者之材也噫美於是乎盡矣

桃花洞記

袁桃

仙居城南有塔雙巘蜿蜒古靈祠在焉萬歷辛巳春思塘王侯寵蒞修故事徃謁之尉夏君希尹先爲治俎豆邑博劉君稑鄭君昌國暨予戚以共事王謁畢侯曰昔者嘗總醫務求公署得桃花洞而奇之作亭其上題其洞曰桃花洞亭曰觀風亭亦仙勝概也盍觀之咸曰諾乃沿峯而南轉陟嶔巖見靈巖懸峭石室玲瓏卽云古桃花洞洞臨溪匯淵漾成潭中屹巨石柱盤浮星宛然天台之桃溪也入洞凭巖則層巒疊嶂萬葉生聲更碧巘丹岏烟雲萬形宛然金陵之桃花塢也今値春妍茵綺並布芳聲頻飄飛鳥交適農歌於田商咏於舟漁者忘機樵者遜道宛然唐虞之泰和景象也侯與諸君樂之挹酒灑詩顧屬予記夫天造神物有待也洞名于古曰趨稼軒又云藍光軒一云涵淸亭晦翁嘗游焉遇固奇矣四百年而

王侯遊遇又奇予與諸君因侯而謁古靈得續晦翁遊遇尤奇意者天所待也雖然侯豈逸游者哉侯學術宗晦翁而以古靈治治古靈邑舊所稱雙美者蓋兼之矣美則愛愛則傳異日續是跡者心侯之心則新亭與此洞俱永云未幾侯以陞任去將付之剞劂而中止迨少尹吳君正大繼尉王君振繼博馮君韶事至方咸欲終厥事適湯侯聘尹以司諫出宰是邑下車而立成之殆亦山川之奇遇與

重修顯慶寺記

林應騏

寺始名顯元建於梁天監癸未在紫籜山之陽唐天寶中神光現今址遂徙稱光明山宋祥符初改今額我國朝永樂十四年重修相延爲習儀擯造之所繇永樂癸未上距天監癸未凡九百歲蓋徙者一廢且興者二燬而復新者三又百五十二歲嘉靖丙辰倭寇犯吾邑焚官民廬舍殆盡而寺與文廟城隍之宇獨存若有呵護之者丁巳委官修建城池公署凡燬者咸新之而二廟及寺以不燬故仍舊又若有待焉者己未十月荆門姚侯奉命來令吾邑乃周覽而歎曰城池官署新

矣而先師城隍之廟習儀擯造之所若此豈所以尊吾君師敬鬼神務民義耶越明年致治民懷百廢具舉爰捐俸斥羨修繕二廟而茲寺之役出內橐數十緡爲倡委任僧性聰使得募緣助之不數月而工告竣視昔增美于是性聰謁予徵文記之嗟乎自漢魏以來佛氏之宮遍天下矣在昔君子往往昌言力排欲火其書廬其居卒莫或禁而識者謂宜修其本以勝之侯茲役也無亦修其本以勝之之微意與天下之視上莫尊於君故春秋王必稱天而孔子過魯虛位猶爲之色勃足躩凡兼敬以尊王也上之視下莫重於民故書云民惟邦本而孔子至式負版之夫凡兼慎以重民也佛氏之敎乃曰天上天下惟吾獨尊是不知有天矣況於君乎以大地爲幻欲舉一世衆生而滅度之是不知有地矣況於民乎邪說行而人心惑以至萬乘之貴甘舍身爲之奴雖叛俘逆虜指其像而使之拜則拜不肯拔一毛利天下及不顧父母之養者或竭貲自竄以施浮屠皆溺於習俗不見禮義之舉表儀之著無以感觸其良心耳侯則因其宮而莊嚴之爲天子祝賛習儀之所因其廡而繕葺之爲吾民擯造黃籍之局由是衆皆曉然著侯尊君之禮佛氏惟吾獨尊之說無所容而僥倖越志之患消著侯重民之義佛氏滅度衆生之說無所容而游惰慆淫之風息一舉而衆善皆集寧非修其本以勝之之微意哉雖然侯夙夜匪懈無一事而不尊君勞心焦思無一念而不惠民固上下皆知而信之者奚俟予言而是舉則侯敎化之微權也宜闡之以表侯微邑丞鳳陽鄢君橋邑參蘇州張君元卿邑尉黃州江君沐皆與有贊襄例得并書若夫規制材物工作錢餼施捨出納之詳則系之碑陰侯名服璜字延佩湖廣承天之荆門人

勸學文

陳襄

咨汝邑父老夫人之爲善莫善於讀書爲學學然後知禮義孝悌之敎故一子爲學則父母有養一弟爲學則兄姊有愛一家爲學則宗族和睦一鄉爲學則閭里康寧一邑爲學則風俗美厚雖有惡人將變而爲善矣今天子三年一選士雖山野貧賤之家子弟苟有文學必賜科名身享富貴家門光寵戶無徭役庥蔭子孫

豈不爲盛事哉予自到任以來居常憫爾邑民不識爲學父子兄弟不相孝友鄉黨鄰里不相存恤其心汲汲惟爭財競利爲事以至身冒刑憲鞭笞流血而不知止予甚哀焉奈何奉行天子詔條不可私恕每刑一人若傷膚髮而汝邑民不知予心乃相扇熾鬭訟成獄自以爲能使予日不得食夜不得寢以與汝斷弊略不能改是誠何心雖然非汝百姓之樂於此也蓋不知讀書爲善之故也前年曾有文書敎諭汝鄉民令遣子弟入學于今二年矣何其無人也古者十室之邑尙有忠信況今百里之邑良民之子弟不少其間豈無聰明環茂朴美之器可使爲公卿者然而不使之爲學眞可惜也今汝父老歸告而子弟速令來學予其擇明師而教誨之庶幾有成如前所說予明年十二月官滿即去汝父老亟其聽予言

勸俗文

陳襄

爲吾民者父義（能正其家）母慈（能養其下）兄友（能愛其弟）弟恭（能敬其兄）子孝（能事父母）夫婦有恩（貧窮相守爲恩若棄妻不養夫喪改嫁皆是無恩也）男女有別（男有婦女有夫分別不亂）子弟有學（能知禮義廉恥）鄉閭有禮（歲時寒暄有以恩義往來燕飲序老少坐立拜起）貧窮

患難親戚相救（借貸錢穀）婚姻死喪鄰保相助無作盜賊無學賭博無好爭訟無以惡凌善無以富吞貧行者遜路（少避長賤避貴輕避重去避來）耕者讓畔（地有界畔不相侵奪）班白者不負戴於道路（子弟負重執役不令老者擔挈）則爲禮義之俗矣

紀遺

志之闕文爲傳信也事不足以信後世則志不書而或有所見所聞所傳聞藏于故老之家藏于稗官之籍其事同而首尾互異其說異而大略多同者而一切闕之毋乃沉前人之彩而史幾隘乎然以百年幾絕之跡而欲信之一日之考則吾豈敢作紀遺以俟後之君子

朱文公提舉浙東常平又主管台州崇道觀兩經僊居以縣治向獅山乃造橋改街爲弓弩之形濬七井鑿青圭塘以禳火星又以學宮地脉垂盡于東立龍頭石于綵綬東嶺南峯各搠浮屠以助其勝夫公百代儒宗過化之地卽爲增重況垂規畫以福斯邑乎（萬曆間知縣湯聘尹建風岡亭于縣南以障缺山而平其橋）

書院

桐林書院張震龍所闢以教鄉之子弟者也文公行部過之爲書一門文教

上蔡書院去縣南五十里馬鞍山之下宋寶慶中趙必昇以浙漕准遣引年而歸郡請于朝爲上蔡書院　龍圖吳芾園在縣西臺亭數處頗擅湖山之勝文公常遊其中　提舉陳章園在縣東芳亭羅列碧水縈迴亦稱幽曠　安撫陳仁玉園在縣南臺榭甚盛又有碧西山房在南峯之下林木翳然理宗御書扁以賜之而蔣氏鑑玉堂與之相近或贈以詩云爇鼎香聞栖鶴寺書堂影壓釣魚船　處士郭嘉卿園在縣西南中有沖菴其扁亦理宗御書也

縣治中舊爲亭者十曰眞趣脊青習坎嘉魚凝香送紫列遠三籓停松第一香爲堂者九曰眞清二松思政安樂愛山秀岐衆樂景陳而巖老則陳公襄所建也其詩云手持養性書此地學樵漁身類龍蛇蟄情忘木石居又有齊清樓釣翁臺松柏林春臺學宮有沂詠亭觀德亭當時亭榭之盛如此屢經寇燹勝迹湮況昔人卜盛衰于洛陽園囿不能不有慨于斯云　陳公襄不獨循良標譽而于山水興復不淺建亭于景星巖刻石於天台山韋羌南塔石牛皆有登臨之作後世想見風流何減叔子之于峴首長公之于西湖或以游觀爲非政豈其然哉

韋羌山一名緯鄉一名天姥臨海記曰衆山之最高者韋運舊經曰運羌山亦名天姥在僊居縣東連括蒼高僧支曇蘭傳則云偉鄉山在樂安陶宏景玉匱則云括蒼西南一百餘里有偉羌山登眞隱訣則曰偉羌山多異神之事巨石森聳奇怪萬狀其中一石如筍高萬仞俗呼抱兒巖上有石室戶牖樵者每聞簫鼓聲蓋神靈所宅一山而九名豈羌鄉姥鼓音相近羌美韋緯偉字相似而訛耶

括蒼山一名天鼻寰宇記云高一萬六千丈周回三百里與韋羌山相接唐天寶中改名眞隱道書云括蒼山在會稽山東西五岳圖序云括蒼東岳之左神邕

圖云括蒼淩映桐柏登之見滄海以其蒼蒼接海故名神仙傳云王方平居崑崙往來括蒼石壁上有科斗字高不可識宋元嘉中遣名畫圖於團扇赤城志云臨海眞隱山本名括蒼羣山中最號峻絕有八面焉一向凝眞宮其七則臨海黃巖仙居永嘉樂清縉雲東陽七縣界皆山脊綿接今縣西蒼嶺亦其所通也山中有洞與處州之玉虛宮通自嶺而言則東屬台西屬處是謂天門地戶故不特處名括蒼而台之括蒼門與此邑之括蒼驛亦皆以是而名但郡志云一千五百丈與寰宇記不同未知孰是而石壁科斗羌韋山亦有之豈兩山相接而訛耶

宋宣和四年呂思義作亂以縣治仙字大已爲犯諱焚之執士人蔣煜欲妻以女煜罵而拒之遂被害景炎二年縣治燬于亂兵元至正十六年處州山寇尹亞大又以仙字西大類亞大焚之嘉靖三十五年倭寇猖獗浙東騷動六月賊漸迫知縣姚本崇令戍卒賊不犯城而去者鳴鐘三聲爲號賊已過而聞鐘疑官

兵追已遂攻城陷之焚縣治殺居民極其慘酷後四十餘日郡守譚論始以兵至驅而殲之

宋有土軍寨白塔寨鎮守上營土軍教場白塔巡檢司安洲驛蒼頭驛戴村站俱在縣西弓手營舊教場弓手教場俱在縣尉廳東大官墻在縣北小官墻在縣東元所叛鎮守下營在縣治後

宋之巡檢鹽務皆武臣寨兵八十人營兵七十五人元有鎮守千戶巡檢司弓兵三十人尉司弓兵三十人國初設田市巡檢司弓兵一百人後裁革而機兵屬之典史徒有其名耳典史不知訓練爲何事機兵不識弓矢爲何物武備之弛未有甚于斯邑者也嘉靖丙辰之變殷監不遣奈何不思患而豫防也

唐天寶元年李生葫

國朝萬歷三十五年秋芝生于儒學東齋之冬青樹三本大者五層玉色而紫紋時或變而微紅

邑自宋迄今大水十有五惟政和二年溢而壞城正德十三年民多渰死旱而饑十有六其尤甚者洪武三十五年蝗自北來食禾穗竹葉殆盡嘉靖二十四年饑民至搶商米下獄以死萬歷十八年推官王道顯奏請發帑以賑二十六年知縣汪夢說捐俸責粥仍申撫按發各倉濟之

斯邑萬山夾水官路在於水傍田之繞路近水者膏腴而少沿山附石者磽瘠而多且雨少即槁雨多即穮官府踏荒徒見路傍之膏腴不覩山間之磽瘠也故以荒爲稔者容或有之宋尤公袤詩云一雨淋漓已渺漫未晴三日又言乾從來話道天難做天到僊居分外難

毛公德京多才足智廉勁不撓倭變之後凡城郭縣治學宮經營規畫爲之一新顧時紬舉嬴不無嗟怨竟被謗罷去至于今五十餘年民顧思之豈非私怨激於一時公論定于異世耶夫任事之難自古爲然豈獨毛公哉

萬歷仙居縣志卷之十二終

跋仙居縣志後

予不佞不能周知天地之廣大而獨好觀古今所載星土方俗人物得失之致耳目覩聞輒生感發以爲人心世敎端必有賴乎是乙巳謁選人得台之仙居私自念此古靈晦庵二先生所蒞之區也文獻其有徵乎比至見其山川秀美土風朴茂賢士大夫多光明俊偉能世其業卽編戶之民類不能具什一以求尺寸之贏于四方予心安焉每自公之暇輒求前世之遺蹟不可多見退而考之故府簡策缺然未有志者豈先輩從事于茲樂其土俗之淳未遑紀述將三年殿最輒遞代遷去有是念而未之就歟不佞慨然久之乃搜剔舊聞旁求故典與學博王君綜其可信可傳者彙集成編凡幾卷將刻而傳諸世一時學士先生父老子弟樂仙志之有成也謂主者宜有一言弁其首予惟郡邑之有志猶國之有史也史核則傳志該則遠周禮既設有職方氏以掌天下之圖辨其邦國都鄙財用穀畜之數以周知其利害而又有外史以掌四方之志土訓以詔地求誦訓以知地俗此皆

因俗爲治之意而人心世敎所攸係焉者也後世訓史之職廢而政多苟簡然則郡邑之志所從來尙矣仙故居萬山中其廣不當台之什一而星野災祥之數戶口田賦物產古蹟之遺城池官署學校鄉社陵墓寺觀之蹟與夫名臣宦蹟忠義孝友儒林文學隱逸僑寓列女仙釋之流種種淸嘉未易殫述試陳是編而縱觀之足之所履不問而知其處目之所周不辨而識其人其措置可以合人情而耳目可以俾懲勸一方之書千載之業端有藉焉顧予德薄能小不能有所闡明以激發後人之志氣而惟是二三君子相與考覈其詳商確且久其文則略其義則該庶幾可備它日之掌故云爾後之君子吏斯土者尙憫予之不文而删抹潤色之萬歷戊申七月旣望吳郡顧震宇謹跋

余纂僊志會台郡撫善手可付梨棗乃捐家貲刻之吳中工旣成余又解組謝事則名山高閣任余藏拙可也而僊人士力請傳之因載其板歸僊俾僊人士聊寓目焉若知我罪我一付之悠悠之口我何與己己酉十月朔日附識

舊仙居縣志跋

邑之有志始於明萬歷之三十六年卽此志是續修於本朝康熙之十七年司其事者爲明焜徽讓兩張先生時兵燹初平文獻無徵不無舛錯遺失之處朱莊菴與之同時著山人問答一書以糾其誤乃故老相傳謂修志時出重貲以廣購舊志欲俾舊志隻字不存庶後日無以證新志之失是則恐未必然果出重貲廣購勢必不遺片紙胡此一十二卷獨能流傳無恙耶得毋如秦政焚書不能禁圯上之私相授受耶書係夏閣應君履堃家藏僉謂不可以不存也爰向家大賓叔支公項錢十餘千俾梓人以畢昇板印二十餘部字有脫者與逢釗任查補之庶後之修志者有所考證焉道光十八年長至日邑後學杏郇王煦謹跋

校勘後記

右萬歷仙居縣志十二卷明顧震宇纂光緒志誤爲十六卷原名仙居縣志（鏡渠）爲之補冠紀元以別於康熙光緒二志震宇字清甫崐山人萬歷三十三年以舉人知縣事興教勸學政法古鑑此志之修使仙居千數百年文獻賴以不墜厥功甚偉光緒志敘例謂雖署訓導王湛同輯然皆出顧令手筆觀各門小序可見云云其言誠然自來各縣修志知縣事者類多徒尸其名罕有秉筆主裁有之惟陸清獻靈壽縣志此志爲顧氏親纂斯則尤難能可貴者全共二十有七目卷首無輿圖餘亦簡略然記載有法議論不苟要不失爲明代方志中之佳構其卷八官屬門知縣及續補教諭中列入萬歷三十七年後歷任姓名下逮天啓二年止當爲後人竄入無疑今悉不加芟刪以存其眞原刊每半頁七行行十八字前有邑先正應存卓及知縣廣陵鄧應璧序末有震宇自跋考千頃堂書目及省府志均曾著目光緒台州府志已謂未見予家自　先曾祖孝廉天隱公　先王父明經散仙公逮　先考眞吾先生累世蒐藏鄉賢著述卷帙頗多孝廉公且與王徵君子莊同纂光緒志而蘭雪堂藏目竟無此本同郡之以富庋鄉獻見稱若臨海項氏寒石草堂黃巖王氏後凋草堂暨溫嶺金氏鴻遠樓陳氏杭經閣等亦俱未見著錄予頻年于役武林復倩多方徵訪不獲居嘗引爲憾事客秋既有刊布仙居叢書之舉深以此志攸關全邑文獻不可不重爲蒐求以實此編爰於公餘走謁省立圖書館館長陳先生叔諒閱覽組主任王先生文萊承爲遍檢海內公私藏家目錄始悉吳興劉氏嘉業堂尚有此十二卷秘笈而國立清華大學圖書館亦藏有道光十八年王杏村先生刊本重荷慨允轉向劉氏傳鈔以歸生平所願見而不得見者至此竟如願以償快何如之顧劉本自卷十二詩文門謝汝嘉儒學土地祠記以下迄紀遺均付闕如嗣復懇叔諒先生鄭假王刊本鈔補始成完帙相互參稽于魚魯之訛是正亦多而同邑張先生藻香願任繕寫縣長湘潭劉先生君德慨允籌募印費此十二卷秘笈遂得重流天壤諸先生贊襄之功爲不可沒也抑（鏡渠）尚有感者新志告成舊志覆瓿固爲情勢所必至顧吾人讀杏村先生所爲跋知康熙時續修縣志此志不幸爲司事者所忌竟有祖龍之厄故流傳甚稀然終不至泯沒以盡則殆有非人力所得幾及者杏村先生圯上傳書之喻甚爲切至有味今君德先生既有重修邑志之議後之秉筆者宜如何一秉大公以期信今傳後庶不致重蹈康熙志鹵莽滅裂之失此則不肖硜硜之私所欲與全邑人士共惕勵者也建國二十有四年歲次乙亥夏月秋禪李鏡渠自識于武林寓所

萬歷錢塘縣志

光緒十九年
武林丁氏刻
陶濬宣署

錢唐縣志序

邑有志猶國有史徵往憲來于是乎在夏殷聖人之後文獻不足尼父喟然而歎志胡可已微志不徵不徵不信而錢唐號天下名邑山水韶秀人物魁傑列郡無敢望四王六帝之都二千餘年未有載乘眞缺典也聶侯純中蒞錢唐五年邑大治秋七月乃慨然就不佞輩謀焉不佞亭逡巡避席曰盛哉盛哉一邑之鑑千古之權乎顧所以爲此甚難古之良史論世綜變積有歲年銳然舉之朞月而已則時難舊事游覽備略郡志盡方慎辨肇自今茲尺寸緇素俾無奪倫則創難山川土田較然列眉往哲既定無畏多口惟是潛隱不耀耳目未共而逐影嚮名之流俯愸一室仰慕千秋經非魯麟筆非董狐則直難此三難者愚人之所驚也而賢者之所避也腋一狐以爲裘張一目而網羅千載能乎哉聶侯奮袂而起曰心湯愚之人也寡賢者識然而事行本始椎輪大輅圖難于易是在方略爲避焉歲年不足請兼日幷夜而攻之創畫惟艱請比類分戶臚列而參之山水溯其初沿革存乎代賢豪傑起出如褚子處若林逋誰得而問諸乃可上可下臧否否臧請證輿論而統一之疑則

闕之寧不足合可加無有餘而濫也知我罪我湯也任之則何如于是闢書院徵三五文學茂才事各爲目人伸所長博采諸羣籍實訪于諸老援義起例釐爲十紀時不佞方病瘧稱水量藥不獲從諸文學簪筆効拙目而侯之志已告成矣病間屬爲序不佞亭乃作而歎曰盛哉易若斯乎賢者固不可測夫遷固稱古良史然遷本左氏國語采世本戰國策捜貫經史世龍門之業班椽抽蘭臺之祕擁容筆札亦多摹倣史記稍爲增損歷時結撰匪朝伊夕而聶侯處劇邑當塵軌之衝焦心于水旱騈指于簿書昔之才者揮五弦送飛鴻猶謙讓未遑日亦不贍而侯乃舉二千餘年之缺典四月而成之草創比于裨諶摘采擬于司馬而取義闕疑尊乎麟史斯不亦治聲卓魯而詞爛游夏者乎端木生有言見其禮而知其政覽是志也政可知已萬厤己酉仲冬朔儀曹郎邑人黃汝亨撰幷書

錢塘縣志敘

古方國皆有史史亦世其官天子歲遣行人采之敘治辨謠俗而羣后述職又颿以其建置廢革貢諸天子太宰弊其得失而殿最焉其列在內外史概可覆而按也雖周之季如南宮适之徒猶得百十二寶書而志之楚左史相能讀墳典邱索而子革且將教其所不識文獻之徵蓋其難已吾浙星野爲斗女之分方域隸揚州之內厥土塗泥厥賦下上錯瑤琨篠簜齒革羽毛惟木虞夏之文已能志之而漢以來物產人文幾與上國埒迺錢唐之名最著而我國家更置

郡邑列於省會披輿圖爲千百城冠其山川環麗舟車輻輳甲于天下而聲名文物英賢照映殊尤絕跡足爲百世徵者豈宜無紀考浙之志成于嘉靖之辛酉杭之志成于萬厤之戊寅而志錢唐者寥寥二百餘年其閒汝弗彥之詡何設令天子修外史之職詢掌故于方國其敢以不敏應歲之作璽邑令聶侯庭空政成輒喟然曰豈不穀是爲而乘載不備故實無稽胡以法前修而憲將來也于是網羅軼文旁采聽睹而甄敘論列悉自躬裁爲紀者凡十曰疆域曰勝覽曰制度曰都邑曰官職曰士品曰遺獻曰文章而仙釋方技齊諧稗說亦略具焉夫分藝覩土稽良攷需非精核弗勝也屬辭比事詮奇表異非博綜弗勝也而衮鉞片言彰癉百世又非持大公而秉直道弗與也由茲以譚其非迂遠膚鮮之務可知而寥寥二百餘年者胡以也矧今之述邑徽者又異甚曰洪濤噏縮兩海一線高峰際天旁魄緯星不然則縻絲織文竹箭南金袨服切雲目眩心驚又其大者詩書禮樂闓闔而是衣履冠帶衡紞斿纓此皆所以志乎而非也當草昧初余不具論如成弘之際休養教化官不識民民不識吏幾于雎雎盱盱之風而今然乎哉

法令滋章婾靡日甚一唱百和走利如騖士之不馴而競也民之不朴而齊也重以水旱不時之灾征輸無藝之擾當事者蓋有隱憂焉吾意侯之爲是志也其上諸金匱石室無廢外史氏之職幸甚無亦惟是上計之日報諸天子如古述職故事或其垂念東南士風民力而稍加之意乎自今日往按圖指掌易輿易廢某善某良較若列眉觀若畫一則與侯代興者夫豈無賴焉我國家無疆歷服幅員萬里而錢唐僻處于督亢畿輔間其二百餘年之文獻忽睹闡汝丁光明則昔人所稱爲不朽計者端在是矣余不命按

籍留都而道故里適侯議築南湖貽邑永利有味乎遠慮勇斷二語足爲循良蓍蔡且樂觀斯志之成也遂不辭侯之請而僭敘其端萬厯己酉冬孟吉旦仁和陳禹謨譔

錢塘縣志序

錢塘名邑始見嬴史蓋源三池委三浙其義坦然泉塗云縣烏目龍巖蜿蜒而來揚譽千官石犬吳越以受籙冊而翔鳳林苞文鷟舞斂翮鳳山五寺之基爰奠宋鼎衍鳳厤于斯焉時爲四王七帝之都然卒無有擬三輔黃圖者其蹟僅散見二十家志郡而及斯邑者潛公說友之外又四三家獨周氏舊事孫氏文獻田氏遊覽偏紀其槩而已是名邑二千餘年未始有專志也新淦聶侯視邑五載聲績凌出向志所紀黃葉鄭余諸令上僉謂侯大輿水利宜成河渠書顧嫌于伐不果成出製錦緒工成斯專志罷諸家之製焉雖時取周潛夫田學使陳方伯諸書徵文學掌故輯比其議乃自用輿簃圖窮中物猶家之晳手藉生產蓋藏禾幾阡食幾指矣宰之神明隸通明聖通其所降之神生而肖侯譽之匪僻復通其所主之神治而肖侯頌之匪諂政爾何煩外咨聊語以其謙亦或綴景陽之尺寸乞彭澤之一絲兩絲于縷綾袨褐緇黃者流至積縟爲升積升爲緎積緎爲紀紀至于九恍趙繡列國之圖則咸出自機杼曾不使一人學吾製矣二千餘年錦城宛然重見五代衣樹之色熌燿

玄黃萬家一新烜烜乎綦盛矣哉當此之時交稱左馬桑鄭良史罕儔而湻熙妄以虞初齊諧攘臂其閒天銖竺甃續成十紀譬之九章鷫鷞五色無當宣尼所以惡紫也懸諸國門有請損之者夫一統志自文莊大儒寶慶重慶柳州惠州人物仙釋等而楚雄黎州有仙釋無人物不嫌也谷傳萬籟湖涵萬星摶之皆空示民毋摶空意不在萬安用損且龍門令不乃有滑稽傳乎是故侯採蠕支列堞之文魚膏不加涗焉第以四王七帝之畿甸偏安逸豫樹標民服至今染於夢華與翟之悲如其箴損則損文而質損奢而儉將明光素錦侯建之標眾安往即聖天子包六合軼百王罷採金之使塞烏目之竇偏安者士人逸豫者意消清明在躬神降申甫安知無忠肅其人損之又損爲齊民卒於是永奠皇輿金甌無缺一統之志成于一邑斯又惟侯之初製助其經綸者矣故虯龍鳳凰旄繪旂常循爾乳而至目命之曰明光太微浮玉之素所由返也茲乘其猶四馬然負之而趨哉萬

厤三十七年十月吉旦邑人虞湻熙撰

錢塘縣志敘

豫章聶純中先生初試爲令來蒞錢塘蠲苛洵齊德理敷化爲之五年而民安士附心歌腹詠有神爵奏雅之化焉頃以其暇採藉乘蒐祕佚發凡證例汰冗酌宜徵之文獻爲縣志既成以示承學鯨因祇肅披讀而起曰懿鑠哉公之爲茲舉也蓋志之不可無者三而有則眾燉備焉禹貢揚州之分野武林屬吳而錢塘之名實自秦始新室改爲泉亭東漢仍復其舊入國朝辨疆正域始析邑而九則錢塘昔爲統稱今爲專設而著名最古非他邑比則志之不可無者一也方輿所載枚乘七發所稱漸江秋濤及兩峰三竺明聖六橋諸勝不減方壺閬風探幽訪奇之屐無日無之而皆屬之錢塘則志之不可無者二也地在東南原爲海門潮汐之衝不宜於封建而龍飛鳳舞夙以錢塘爲讖迺武肅之創起南宋之偏安後先數百年爲帝王冠履之基良非偶然按圖攷跡取符譜牒豈特若風土記耆舊傳之僅侈覩聞者哉則志之不可無者三也第振古逮今未有注念及此者而千載曠典待公肇新如長庚之初旦亦奇矣然愚知公之非徒揚詡爲也先生量地制邑巾帶郊圻書稱庶土

交正謂墟壤經緯燦然可紀周禮九職九兩六聯八成之法廣及圜圃藪牧大爲師儒賓客紃至貨販閒民並埒爲宰治宏規而邑令比諸子男爲親民之要親百里內如髮膚枝節癢疴相應布德同風起化因俗胝瘝察微燭照黍計則邑之有志正振裘持領挈綱收網羅川原民社於指掌而鑒沿革善敗於青衿者也顧可闕歟今觀其紀疆則壖壍畝藉登耗廢興之總括也紀制則琴堂花署叢宇琳宮之臚列也紀勝則神嚚仙的翠巘丹瀛之鱗次也紀都則祖社朝市龍旋虎變之臨馭也紀官則玄髯巷歌黃髮擊壤

之芳躅也以至忠貞義俠金石不雕白閣青雲芳華並擬賦奏兔園之鳳律文星玄圃之夜光遂復採逸禮於殘竹聽遺詩於逵路而秖經怪牘漆書竹簡名山一家之言無不綴爲猗歟盛哉鑄古彙今以述爲創詳而不繁簡而有體可以志矣公雲翥景煥功用方興錢塘首被撫摩而介緒豐功此爲冠冕正爲班匠施功夔襄準法音節既諧地靈若闢其有補於貢俗經野之治信非淺也承學不敏獲從誦於圖籍山水之中以頌敭休美樂觀盛事又一奇遘矣是爲敘

萬厤己酉冬仲朔邑子渤海吳之鯨頓首撰

錢塘縣志自敘

介聶心湯曰不佞蒞錢塘五年覽勝湖山攷創繼所繇來緬懷昔賢濬水溉田致芰蓤穀米水泉之用世丗功德於民者直與錢塘相終始其代則唐宋皇明其人則李鄴侯白文公錢武肅蘇文忠楊郡伯詢之掌故則缺焉而未志謀之老成則諱焉而不任核之見聞則繁焉而無當徵之載籍則略焉而不備卽有最處奇士偏部短紀隨時間作著其細而遺其大得乎此而失乎彼于是取鄴志西湖志而損益之撮其大旨去其繁蕪其未有者及事詞散出難于綴屬者

必問遺訓咨故實以次講求增補焉有徵可信因義起例釐爲十紀考城郭阡陌賦役食貨吾得紀疆考湖山泉源形勢繹絡吾得紀勝考祠寺宮觀倉舍吾得紀制考建茅胙土墟社革鼎吾得紀都考官合薛佐師儒吾得紀官考辟舉科貢封錫吾得紀士考鴻碩名賢淑懿高行吾得紀獻考災祥風俗吾得紀事考古今藝林著述吾得紀文而僊釋方伎與異事叢談寰中物外之奇則以外紀附見亦既彬彬乎博收約取自相錯綜明纂述之事矣語曰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也豈不然哉刻既成有問於余者曰志者史

之流也合散一殊巨臚細列入詳物叢探索必覈循名責實發為藻華義經道緯此可以覩才識存往詔來孅惡備舉據其可知有疑必闕總微說約勸一懲百其文則史其義則經此可以備法戒維風莫大於敦俗敦俗莫先於著教比事連類託物寓警俾閱是編者察吏治所以良窳財賦所以盈縮人才所以虛實戶口所以登耗風氣所以醕僿予以蚤見力挽酌弛張而分輕重此可以宣風教不佞瞿然謝曰夫若是者余則安能余則安能惟是雍洽之世人文輩出

聖皇在宥道術宣朗而錢唐以首藩名邑志乘缺如心湯適承乏茲土不為網羅論載廢簡編之遺文心湯則懼矣是舉也不過經省眾說斷以己意使缺者舉之諱者明之繁者約之略者詳之取其足以備覩覽志遺忘而已若夫辨疆程土稽俗慎封求其源委時其浚治防其後佚使井邑生聚富庶百年一日以俟後之君子紹明前烈焉萬厤三十七年仲冬之朔

乾隆杭州府志

聶心湯新淦人萬歷中令錢塘事至卽決庭無留牘與臺使者言利害可否必得請乃已適南湖水溢錢邑欽賢諸鄉被災最烈於是建化灣塘次築閘次議濬南湖次建捍江塘民思其德

凡例

錢塘令聶心湯曰錢塘自嬴秦迄今二千餘年未有志卽郡志西湖志皆非耑紀亦頗浩繁茲稍刪補略備典故他時太史授簡或可供驅除之役云

邑與仁和共附會城而治如城壕公署之類在邑疆者不敢不紀在疆內而不專蒞本邑者僅紀其概明非所得專也

錢塘山水之勝天下稔聞故倣水經例詳紀之以當臥游

錢氏四王宋七帝建都此邑事詳國史故倣吳都三輔諸編略紀名氏古蹟而已

仁錢錯壤其間先喆或生于斯而舉于彼或第宅在彼而邱隴在此舊志臚列亦未盡明至于品目猶難懸斷爰采衆論稍爲銓次大都仍舊什九增新什一疑者闕之以俟公論之定

名賢詩文分見各紀以便觀覽有文備數義難定一門者別爲一紀大都詳今略古以古者經見而今者未傳也至于寄贈題詠無關邑事者槩不敢錄又或鄰架偶遺郵筒後至者亦不及錄

外紀五篇多出虞司勳手玄搜博採可補前志之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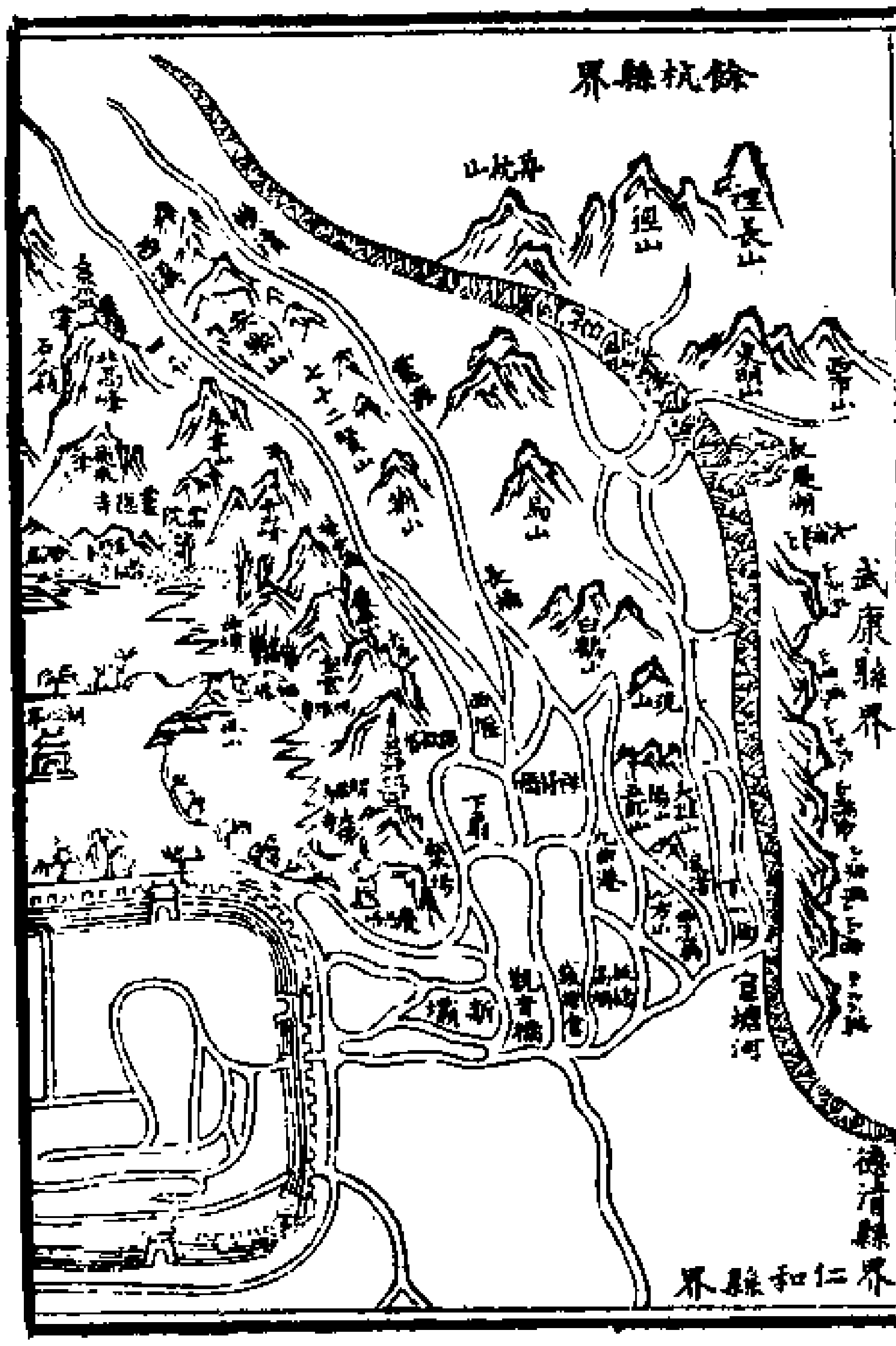
事取核故簡文取實故質人取典刑故寧不輕紀紀取一邑故不旁收他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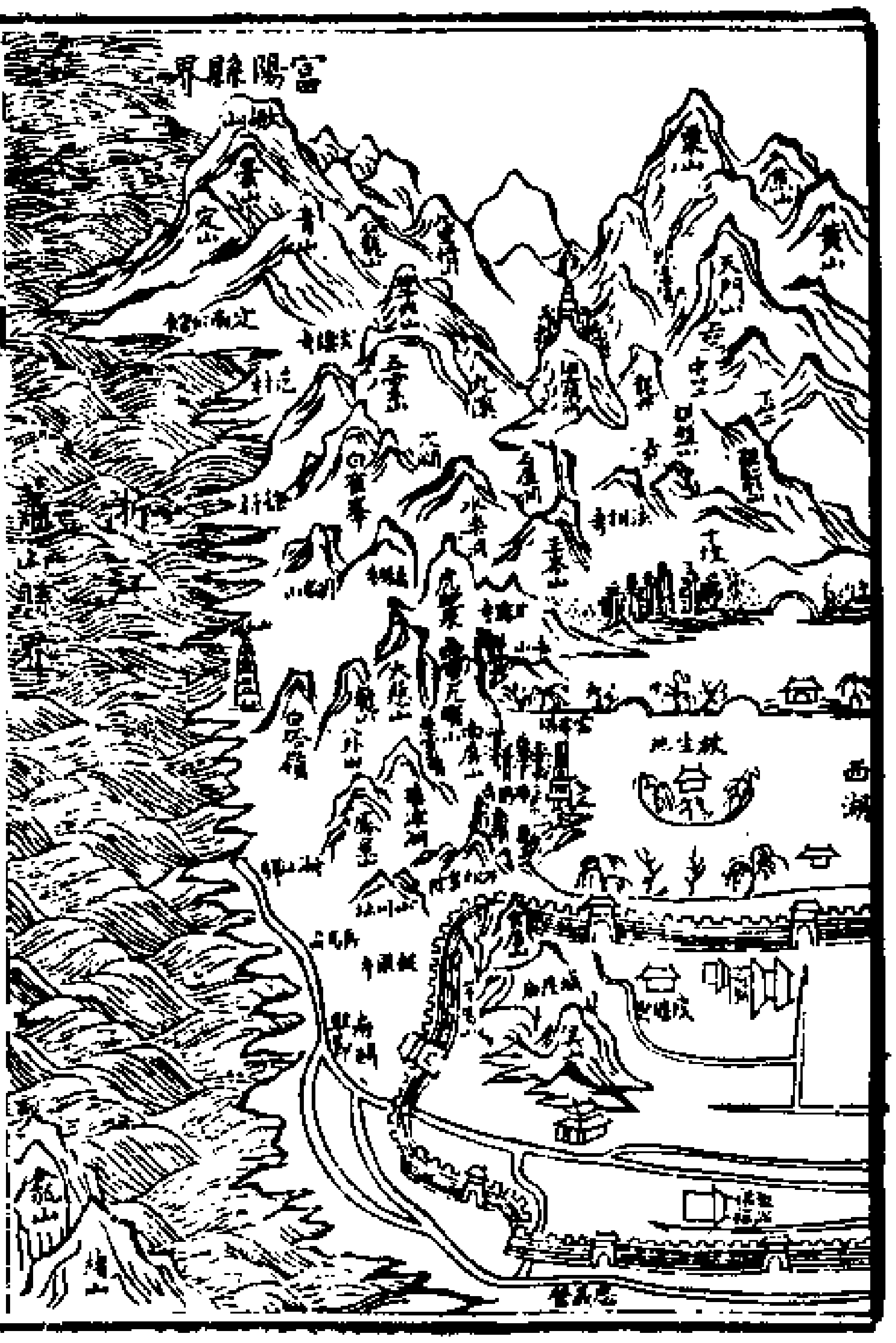
往志皆屬本鄉先達先達多賢豈至阿所好第謙讓弗任恐成築舍故不佞竊取其義草創成編儻以狂瞽爲罪不佞何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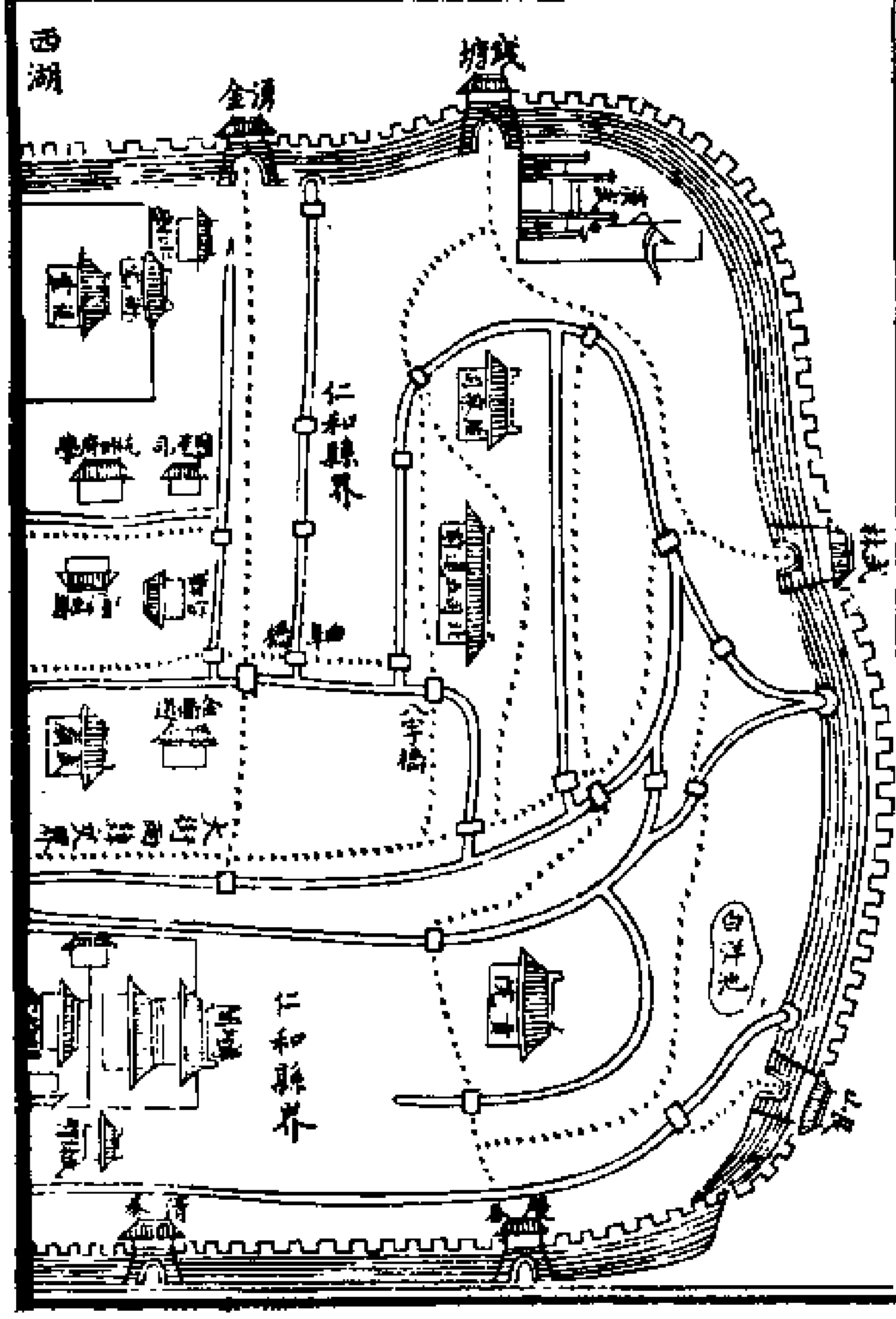
是役也爲紀者十爲目者四十有九權輿於己酉歲重五日告成於重九日裁定則有虞司勳湻熙黃儀部汝亨洪給諫瞻祖葛儀部寅亮就正則有林憲副梓金中丞學曾侍御陳禹謨秦懋義楊廷筠姚太僕文蔚查大參允元張憲副振先莫憲副睿張憲副鳴鶚錢考功養廉黃職方克謙湯郡丞燠俊太守登名孝廉吳之鯨張蔚然沈守正校次則有閩人徐𤊹邑諸生鄭之惠陳雲渠萬廉甫聞啟祥張元徵朱萬祚馮調元徐懋升曹令儀許夢雷至如山人邵重生僧雲棲袾宏昭慶傳如南屛大壑攷古選勝與有勞焉法得並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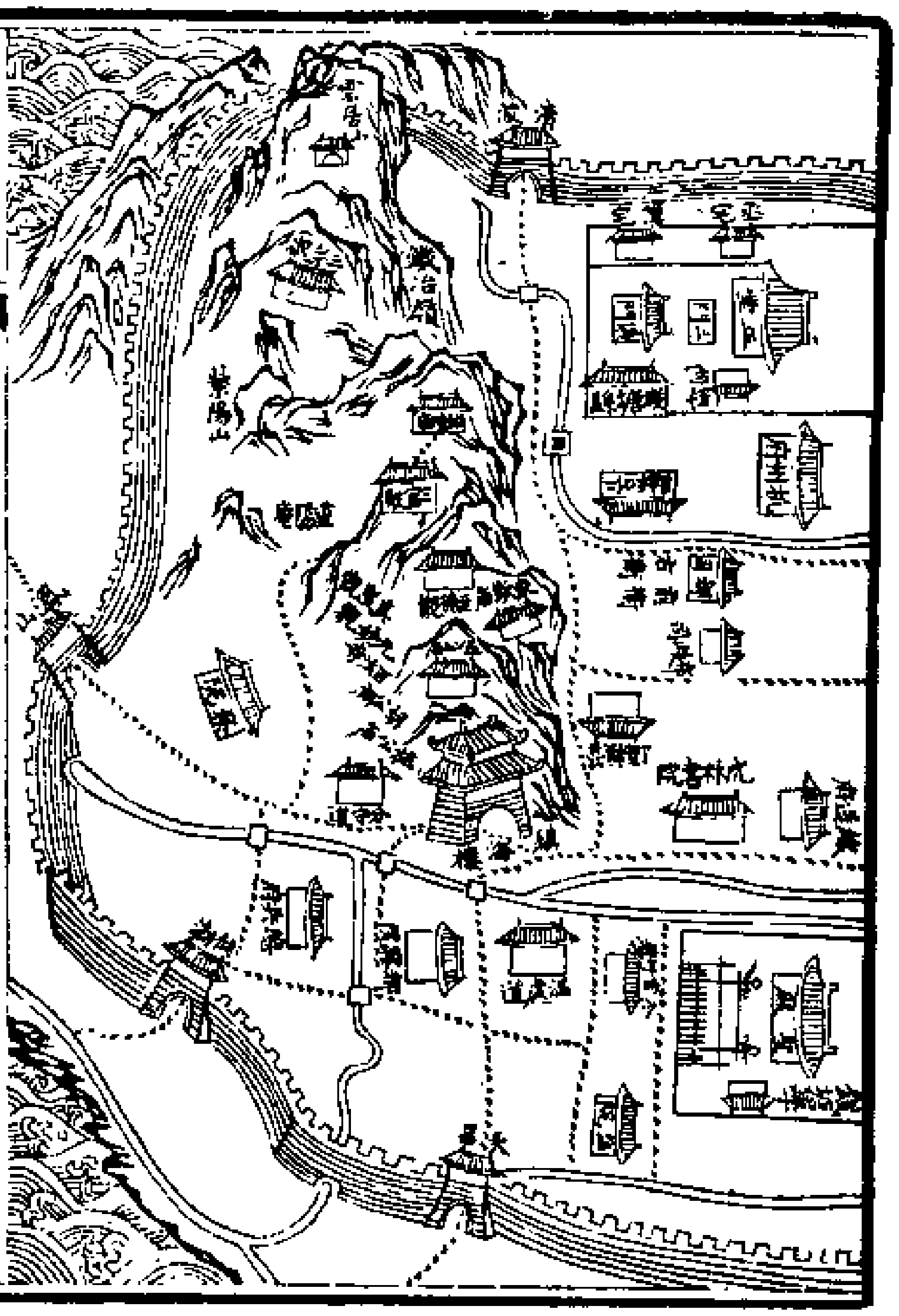
錢塘縣疆圖

錢塘縣治圖


餘杭縣界
長山
武康縣界
官塘河
觀音橋
德清縣界
仁和縣界


富陽縣界
放生池
西湖


西湖
錢塘
湧金
仁和縣界
八字橋
白洋池
仁和縣界
清波



光緒癸巳冬月刊
成仁和羅榘校字
嘉興朱文懋續圖

錢塘縣志目

紀疆
沿革 城壕 里陌 河梁 田賦
物產
紀勝
山水一 山水二 山水三
紀制
公署一 公署二 公署三 署餘 壇
廟 祠 墓 寺觀
紀都
吳越 南宋
紀官
官制 令 丞 簿 尉
師儒 名宦傳
紀士
辟舉 進士 鄉舉 貢士 武試
楷書 封贈 恩廕
紀獻
先喆 寓賢 列女
紀事

灾祥　風俗
紀文
賦　詩　記　雜文
外紀
紀釋　紀僊　紀藝　紀異　紀譚

錢塘縣志

令金川聶心湯純中甫纂修

紀疆

敘曰秦幷天下初畫疆置郡縣以山川名勝甲吳越閒西南皆湖山東北多土田至錢武肅分置錢江而錢塘之腴割矣名不殊古而實不盡如古治川原沃衍物產殷充亦不盡如古所稱然閭閻繡錯雞犬相聞撫之則腴股之則瘠保障繭絲顧其人謂何耳紀沿革紀城壕紀里陌紀河梁紀田賦紀物產凡六篇曰紀疆

沿革

錢塘縣天文斗分野（漢郡國志起斗十一度至婺女七度丹星紀之次吳越分也）其日丁其辰丑其星火其神衡山熒惑位焉夏古爲荒服地禹貢隸揚州會稽郡禹巡會稽至此舍航登陸故以杭名州少康封庶子無餘於會稽主禹祀國號於越因名禹杭（俗訛爲餘杭）周季吳越搆兵押隸其地顯王時楚威王殺越無疆盡取故吳地至浙江乃隸楚秦始王二十五年滅楚次罷封建置郡縣分天下爲三十六郡以吳越地置會稽郡領縣二十四在杭者四錢唐其一也縣名錢唐自秦昉也（或曰郡議曹華信作唐捍海募人致土石一斛與錢一千來者雲集因不復用故名或曰唐成故名或曰近湖有錢塘門故名或曰唐途也錢古籛姓或秦漢間有籛姓居此爲唐故名皆無實據惟淳祐臨安志辯錢塘名始秦紀近是）新莽更名泉亭東漢建武初復故名六年省錢唐光和二年封朱雋錢唐侯地屬封內晉平吳分錢唐屬吳郡陳禎明元年置錢唐郡隋文帝平陳廢郡置杭州廢新城海鹽入錢唐縣隸杭州錢唐隸杭則自隋大業昉也三年改杭州爲餘杭郡錢唐隸餘杭唐武德四年復改杭州錢唐隸杭州諱國號易唐爲塘縣名錢塘則自唐武德昉也七年省鹽官入錢塘附州爲治五代梁龍德二年錢氏割其半置錢江縣爲錢塘如故隸吳越國都宋太平興國時吳越納土改錢江爲仁和南渡建炎三年陞杭州爲臨安府錢塘隸臨安元復杭州尋改爲路領縣如故國朝改路爲府錢塘居所領九縣之一杭定爲府錢塘夷八縣而治附府則國朝昉也

論曰錢塘有沿革而無沿革沿革附省郡志然自秦皇時郡未有杭省未有浙而縣有錢塘是郡省即錢塘爲沿革錢塘非附郡省也割裂勢分隸屬時異爰采邑名邑隸邑疆所自昉而志沿革云

城壕

錢塘與仁和共附省城隋楊素𨚗築州城周三十六里九十步唐吳越國王錢鏐增築羅城十七里（自秦望山由夾城東亘江干泊錢湖霍山范浦凡十門曰朝天曰龍山曰竹車曰新門曰南土曰北土曰鹽橋曰西關曰北關曰寶德）宋高宗增築內城及東南外城附於舊城（門十三東曰便門曰候潮曰保安曰新東曰崇新曰東青曰艮山西曰錢湖曰清波曰豐豫曰錢塘南曰嘉會北曰餘杭水門五曰保安曰南曰北曰天宗曰餘杭）元張士誠復築周六千四百丈有奇高三丈厚視高加一丈而殺其上（東自艮山侯潮拓三里而絡市河於內南自候潮迤西縮二里而截鳳山於外）明興洪武二十六年曹國公取杭州因元故城

為省城周減六之一門省為十東城五門曰侯潮有水門曰永昌（舊名新門俗呼草橋）曰清泰（舊名崇新俗呼螺螄以上內屬錢塘外屬仁和）曰慶春（舊名東青俗呼菜市）有水門（弘治年塞萬曆二十二年督撫常居敬郡丞徐文奎復開）曰艮山有水門（俗呼壩子以上內外俱屬仁和）西城三門曰清波曰湧金（舊名豐豫以上內外俱屬錢塘）曰錢塘（舊有錢湖門今塞內屬仁和外屬錢塘）南城一門曰鳳山有水門（舊名正陽俗亦呼正陽又有清平門內屬錢塘外屬仁和）今北城一門曰武林有水門（舊名餘杭俗呼北關又有天宗門俗呼小孔門今塞內屬仁和外屬錢塘）每門二樓湧金無月城樓樓凡十又九守廨二武林倍之廨凡二十又二水門樓二為武林為艮山雉堞九千八

百三十三堵臺五十座警鋪一百七十又一脩葺之役亦兩縣共之其屬錢塘者曰清波候潮永昌清泰鳳山成化十一年左布政使甯良議錢塘門左湧金門右開水門導湖水入城嘉靖三十三年巡撫李天寵清鳳山清波馬路之侵沒者三十四年倭將犯杭提學副使阮鶚增高錢塘門月城堞督撫胡宗憲於北關外築東西敵樓上有堞下爲門二十清波城南上築帶湖樓東南築定南樓鳳山城西上築襟江樓三十五年巡撫阮鶚於白塔嶺兵馬司銀杏樹月塘寺築敵樓三十六年東新

關沈唐灣沈婆橋陸家橋各築敵樓湧金錢塘二門中舊有磴道便守城者盜賊夜劫亦由此上下隆慶五年督撫鄔璉於城西築嚴警樓分營兵直宿萬厤二年督撫謝鵬舉令夷毀磴道三十一年督撫尹應元右布政范淶縣令朱光祚議大修城明年心湯至復請增工覈實期無曠隋凡二年竣役堞堵樓鋪煥然一新三十六年大水入城城有未經修者復圯心湯復請增修并請雲居要害處增直宿兵以杜盜賊出入之徑

塚南迺浙江西則以湖水爲險茫茫天塹居然巨

防其東起永昌壩並清泰至慶春門止中廣二十餘丈長一千丈九尺自慶春門歷艮山廣三十餘丈迤北至武林錢塘門止長二千六百二十三丈二尺嘉靖三十五年武林錢塘二門外各浚壕甃閘上構吊橋環城皆有深池是年四月霖雨湖水泛溢錢塘門北城衝圮三十餘丈乃塞壕併毀橋閘後有勢家築埂植荷以爲利者三十六年心湯悉剗毀上其事永禁不得與人佃且一切隸有司他署不得冒干勒石道左記其事

論曰古者都城不過百雉杭幾萬雉矣雄跨水陸險峙金湯築鑿高深屹焉可守然食指千萬北貸粟監河而南給薪江滸且俗爲奢侈民鮮蓋藏倘闔其十扉即智者無從借箸此非獨一邑虞也樽節愛養講賈生積貯之策則公侯所以干城有任其責者矣

里陌

錢塘縣凡一百六十里在城者爲坊十有一曰太平（一里）保安（三里）芝松（二里）松盛（二里）斯如（三里）南璧（二里）南艮（三里）北艮（二里）馨如（一里）豐寧（一里）西璧（一里）附郭者爲隅七曰城南上隅（五里）下隅（三里）柵外（三里）城西（二里）尉司上扇（四里）城北（二里）尉司下扇（五里）在鄉者爲都九曰調露（上分十里下分七里）靈芝（三都八里四都四里五都五里）孝女（女南管五里女北管四里）崇化（七都七里八都上分六里下分九里）欽賢（上分七里下分七里）履泰（七里）安吉（八里）長壽（六里）定山（定南十里定北五里）東西相距四十五里南北相距一百四十里東至清泰永昌二門抵城而止西至餘杭縣長橋界四十五里南至富陽縣廟山界七十里北至湖州府德清縣導教鋪界七十里東南至蕭山縣西興界二十八里西南至富陽縣分金嶺界六十五里東北至仁和縣義和坊四里西北至餘杭西溪界四十里

在城諸里自武林門入大街義和坊東至橫街（館驛義坊街）其南爲鐵線巷普安北巷柴木巷忠孝巷茅郎巷南班巷雙井巷安福巷（其北仁和界）自壽安坊（俗呼官巷口）而西至井亭橋其南爲二匽巷神堂巷八匽巷臘作巷百子圖巷（今塞爲巡警舖）成娘娘巷（其北仁和界）

入鳳山門沿吳山而北過鎮海樓折西又北至清河坊西文錦坊義和壽安坊大街其東爲錦雲橋街（通候潮門）醋庫巷安和橋街（通候潮門）集義巷裕民坊磁園巷保信巷清平坊興禮街（與西清河坊對）灌肺巷通和坊（進金波橋）普濟巷保佑坊五門樓巷（今塞）東文錦坊（即洋壩頭）平安小街安平巷（今塞）永清坊（俗呼水巷）日新巷西爲清平山巷壽域巷（即白馬廟巷）太廟巷保民坊（舊西天寺）（今爲南院）忠節坊長慶坊（俗呼石烏龜巷）吳山坊（內有大井爲吳山第一泉）清河坊融和巷（俗呼高銀巷）太平坊巾子巷（今塞）中瓦巷（俗呼道院巷）甘澤坊西文錦坊（即洋壩頭）修義巷（俗呼內市巷）富樂坊最樂坊敎睦坊積善坊秀義坊（北即壽安坊）　入候潮門而北至上下馬坡街接仁和界其東爲水門巷烏盆場巷楊店巷東花園巷昇僊巷慈雲寺巷孔雀園巷（今塞）茉梨園巷（今塞）西爲大營巷鄭公巷（即顧馬兒巷）官井巷談郎步巷集義巷（即施官兒巷）撫甯巷獅子巷高麵巷姚園寺巷大德街（今塞）金剛寺巷暮園巷橫街舊寨口巷　入永昌門而西至望僊橋其南爲上馬坡街小竹竿巷總甯巷牛羊司巷袁酒巷北爲下馬坡街什物庫巷（今塞）百花池上巷（俗呼板兒巷）安和巷馬院巷（通閘河頭）　入清泰門而西至清

泰橋轉南而西出東文錦坊口其南爲安肅坊崇新坊南場巷春熙巷九曲巷豐和小巷佑聖觀巷（通武林驛）打羊巷（今呼義井巷）林木梳巷甯海巷長慶巷（俗呼嚴馬官巷）安平巷集慶巷鐵線上巷賢福巷北爲同德坊石板巷北場巷熙春巷雙茶坊巷（今名學巷）小豐禾巷（宋有豐禾倉）高橋巷忠孝坊柴木普甯巷普福巷鐵線下巷　入湧金門而東過三橋至西文錦坊口其南爲轉運河橋（俗名渡子橋沿河）永仁橋巷（今塞）臺後橋巷（宋御史臺今入織染局）木龍橋巷（南通華光廟布政司牆街）後市街（即清望街北）北爲友助巷（今名曹花園巷）何胡子巷（今名陳巷）紙焦雞巷（今名妙心寺巷）六房巷（今名局張巷）神堂巷張司馬巷新開路平安巷（今塞）石榴園巷（今廢圃巷）瓜齏巷大瓦巷沈公井巷　入清波門沿吳山而東至龍舌嘴口其南爲嚴官兒巷蔡官兒巷陸官兒巷塔兒頭街菜市頭巷（今塞）鐵冶嶺街郭婆井巷金剛嶺巷羅師出巷聯桂坊羅師巷北爲四條巷石板巷（即水溝巷）關王廟巷（今塞）昇平巷（即道院巷）　自清河坊而西至府治流福坊口其南爲八作司巷（古康裕巷）大隱坊（宋徽宗朝處士徐奭居此）小僊巷安榮坊（俗呼管米巷）懷慶巷（即龍舌嘴）昇平巷石板巷安阜坊（府治西）北爲南新街（即肅愍于公里）清望街（今後市街）

德化坊（舊仁和衛今塞）十三灣巷（東中西三巷）泰和坊（俗呼華光廟巷）興賢坊（文廟街南）荷花池街（府治西）自興禮坊而東至舊達達城上路其南爲沙毘巷布市巷百歲坊夾墻巷北爲熙春橋巷清泠橋巷鍾公橋街佑聖觀街　自井亭橋而南河下其東爲幢子巷施水橋街桐木巷軍將橋街（上有華光廟街東舊有徐府今爲旗纛廟）侍郎橋街（今塞）西爲欽善坊（舊呼閙扇子巷）方家巷（今呼馬家巷）畏吾寺前街油車巷（俗呼翦刀巷入織局前）運司河下自北而南至閘兒頭文明牌（今興賢坊）其東爲福甯橋街（又名育才坊）西爲桑園巷（今入運司）

附郭諸里出武林門外抵北新關橋其東爲永清巷（通陸家場）清湖閘巷上閘門巷下閘門巷枯樹灣巷（通石灰壩）夾城巷（通東新橋）左家橋巷（通黑橋）齊慶巷（通新馬頭倉基）西爲霍山坊（又名混堂巷通松茅場）米市巷（通新河壩）餘唐巷（通望佛橋）大夫坊巷（通接待寺）草營巷（通觀音閣）信義巷（通餘杭塘）賈家巷（以上東屬仁和西屬錢塘）嘉會門南抵排柵門街（即沿江裏街）其東爲清淨巷（對山川壇）船料巷槐花巷西爲馬倉巷馬苑巷　排柵門南抵浙江驛其東爲普甯巷道林巷大巷（通化仙橋江塘）混堂巷小橋街西爲江公墓巷（上南松林）鴻鴈池街車馬門巷玉磚巷末香巷湯公巷（通天眞書院）鍾公巷擔水巷（街西郎松林）出候潮門大街爲鐵箭巷顏樓巷（爲仁錢交界）東過濟川橋南樓兵馬司直西宮河一帶跨浦橋分路其東爲大郎巷麻秋巷（俱通沙路）跨浦橋街豬圈街兵馬司街爲豢圈街爲龍舌嘴（跨浦橋街爲仁錢交界其北屬仁和南屬錢塘出永昌門東南爲映江樓俗呼銀杏樹爲仁和縣界）

鄉都諸里凡五區四百二十六圩　西南區爲新河圩淡田圩張家圩報先圩沈家圩（履泰二圖）姚家圩孩兒圩孫家圩潘家圩草田圩（履泰三圖合一圖斯如一圖南良二圖尉司下扇三圖之零田通十圩耆老一人掌之）燈油圩金家圩魚婆圩

圓覺圩姚家圩上還圩下還圩李家圩蔣茲圩張家圩包家圩（履泰四圖）董家圩（履泰五圖合斯如五圖南良五圖尉司上扇五圖之零田通十一圩耆老一人掌之）駱家圩筆管圩五百畝圩張婆圩可安圩小陳圩丁家圩董家圩（履泰六圖）靈隱圩龍舌圩道人圩黃家圩資國圩（履泰七圖）關家圩和尚圩（尉司下扇二圖合斯如五圖南良六圖尉司上扇四圖之零田通十五圩耆老一人掌之在長壽五圖者其田並圍山在四圖五圖者其田並大溪在安吉之六圖者其田並山浦在五圖者其田並山巖在三圖四圖五圖六圖七圖八圖定南之七圖八圖九圖十圖者其田並江浦無圩塘耆老十人掌之在定北之一圖五圖者其田並山鄉在三圖四圖五圖者其田並江滸無埭塘耆老十人掌之在定南之一圖者其田並官河腹中在定圖四圖五圖六圖七圖者其田並江滸無圩塘合城南上）

（隅四圖之山地五圖柵外一圖二圖三圖之零田耆老一人掌之）西北區爲盛家石頭圩羅家圩下沈塘圩謝家圩（女北一圖）爲吳沙閘圩（二圖）爲涇港圩羊後圩（三圖）爲長大墻後圩湖東西圩前後村圩角豆圩（四圖合城南上隅一圖下隅三圖城西隅一圖二圖尉司上扇二圖太平坊城南上隅二圖三圖下隅一圖二圖尉司上扇一圖之地及零田通十一圩耆老一人掌之）烏麻圩史家圩百石圩黃村圩西杜城圩（女南一圖）爲上墟上圩上墟下圩上墟東圩上墟北圩杜城圩（二圖）上墟南圩凌林東圩凌林圩凌林上圩上墟圩洋山下圩凌林南圩（三圖）上墟圩上墟東圩凌林圩凌林中圩凌林南圩洋山上圩洋山下圩

洋山東圩洋山西圩洋山中圩洋山南圩洋山北圩洋山後圩（四圖）山前後圩角頭圩洋上圩洋山後圩（五圖合靈芝五都四圖之新港圩太塘圩西獨圩俞村圩何村圩夏家圩鍾家圩後壩圩廟東圩廟前圩廟後圩西吳百石圩五圖之廟西圩廟前圩橋外圩橋內圩東王村圩西王村圩南杜城圩姚家圩稻穩獨壩圩通五十六圩耆老一人掌之）何家圩楊橋圩化灣圩篠山圩塘下圩安豐圩後畈圩任家圩石頭圩（崇化七都一圖）下泉圩垂湖沿山圩栗塘圩徐家圩小沈圩（二圖）沿山俞村圩東沈圩西沈圩（三圖）茅山北圩栢塘圩赤山圩涇南圩石敦圩南塘圩小安豐圩新畈圩（四圖）茅山外圩吳村圩王家圩（五圖）陸村圩（六圖）姚家

圩田村圩劉凌圩李村圩（七圖通三十四圩耆老一人掌之）獨孤圩長秋圩馮村圩曹家圩大畈圩謝湖圩（崇化八下一圖）蔣沈圩姚村圩湯湖圩石塔圩蔡村圩（二圖）爲官蕩圩姚村圩許家圩（三圖）黃添圩外黃圩小黃圩（九圖通十七圩耆老一人掌之）倪家圩三淡圩滕村圩稍瓜圩（崇化八下四圖）官蕩圩北茹圩（五圖）錢婆圩韓圩王家圩（六圖）茹村圩（七圖）李墓圩黃添圩（八圖通十一圩耆老一人掌之）貝村小圩貝家圩高村圩閘村圩閘村小圩北茹村（崇化八上十圖）高村圩高村外圩西巖圩五石圩五石外圩（十圖）東白洋圩貝家圩（十二圖）太平圩姚村圩（十三圖）小壩圩新

壩圩（十四圖）葉徐圩盛家圩上湖圩下湖圩（十五圖合靈芝三都四圖之斎壩圩八畝圩六圖之徐家圩塘外圩七圖之小黃圩及黃濮下新之二陰塘通二十六圩耆老一人掌之）東北區爲北峰圩前陳圩新楊圩新楊外圩河北圩范陳圩范陳外圩（靈芝三都一圖）北洋圩胡旺圩霽峰圩視林圩西舍圩（三圖）王村圩新壩圩東臘圩埂東圩埂西圩大黃墩圩小黃墩圩（四都一圖）西白洋圩荀山上圩荀山下圩下壩圩吳公圩（二圖）爲楊山圩近山圩河駝圩（三圖）白池圩張家圩楊家圩（四圖通三十圩耆老一人掌之）太公圩朱村圩施何徐陳圩獨壩圩長田圩（靈芝三都二圖）柴家圩廟前圩茅塘圩新壩

圩石家白洋圩（五圖）殷家圩陳家舍圩白考老圩低窪圩趙老圩六公塚圩塘港圩長塋圩家後圩庵前圩南何家圩北何家圩淡田圩（五都一圖）村東圩村西圩小徐圩檖草圩莫壩圩村前圩百畝圩南岸圩憑兩圩四百畝圩（二圖）老婆灣圩八十畝圩金家圩龍蕩圩徐家圩前何家堰圩黃家墓圩前沈圩白蕩圩坐村圩夏村圩徐家後圩徐家中圩（三圖通四十六圩者老一人掌之）褚壩圩小黃圩（靈芝三都八圖合調露十二圖之陸家圩古埂圩大馮圩小馮圩十四圖之大羅圩棲真圩蔣公圩外十六圖之白池圩西沈圩家西圩家東圩通十三圩者老一人掌之）爲陸村圩王公圩三塔圩（調露六圖）護塔圩箱望圩小馮圩盛陳圩（八圖）錢村圩汪家圩查家圩西沈圩（九圖）爲東沈圩西沈圩廟西圩（十一圖通十四圩者老一人掌之）張海圩陶家圩（調露十圖）後王圩南王圩三埂圩董家圩盛家圩大灣圩（十七圖通十三圩者老一人掌之）東南區爲古埂圩（調露一圖）俞家圩（二圖）曹公圩（三圖）大徐圩沈村圩（四圖）小陳圩草田圩江家圩浦小圩（五圖）西莊圩破羅圩朱阮圩浦小外圩小陳村圩（七圖合芝松一圖二圖保安一圖三圖北良一圖二圖西璧之地蕩通十四圩者老一人掌之）清沙圩河西圩新塘圩聖堂圩壩凼圩（城北一圖）大街圩妙行圩觀音圩（二圖）保定圩往生圩金沙圩柳林圩（尉司下扇一圖）

古蕩灣圩王婆圩貧家圩坦圩新塘村圩前村圩白蓮圩豐樂圩和尚圩（四圖）保定圩永興圩小登圩毛婆圩丁家圩射家圩靈峰圩周家圩茹觀圩白蓮圩（五圖合保安二圖松盛一圖二圖南璧一圖二圖馨如豐甯之地蕩通三十一圩者老一人掌之）奇霽區爲楊塘圩楊塘小圩俠塔圩沿塘小圩長港圩鄭家圩盛家圩北角圩蔣公圩（欽賢一圖）沈家圩章家南圩章家北圩曹將圩蕭家南圩蕭家北圩草塘圩西葫蘆圩（二圖）葉家圩蔣村圩南莊圩千金圩（三圖）鍾家圩女兒南圩石坎圩（四圖）西丁圩東丁圩韓圩錢村圩（五圖）五丈圩范家圩龍圖圩龍圖外南圩（六圖）寡山圩杜社圩東蘇家圩西蘇家圩（七圖）湯家圩沈冠子圩（八圖通三十八圩者老一人掌之）五丈西圩五丈西中圩五丈西南圩五丈東坦圩五丈西小圩方家灘坦圩（欽賢九圖）新壩圩濮家灘坦圩濮家西坦圩（十圖）百畝圩余家大圩余家小圩余家北小圩東曹婆圩西曹婆圩楊家坦圩韓家坦圩龍舌圩（十一圖）楊府大圩楊府東圩楊府西圩神僊宮圩神僊宮小坦圩神僊宮大坦圩（十二圖）僊林圩獨壩圩大牛經圩小牛經圩牛經西圩荊山西坦圩荊山東坦圩新壩圩慈勝圩潘圩（十三圖）古塘坂圩（十四圖合

長壽一圖二圖六圖之零田
通三十五圩耆老一人掌之
論曰綜錢塘疆理而四分之市居者一山居者一鄉居者二山無田市無農上下鄉稍治農時和年登亦僅給本鄉而止矧上鄉負山濒江地高而瘠恒苦旱下鄉當苕水下流窪而鹵恒苦潦戊申夏五大雨月餘南湖既決太湖不洩欽賢履泰滙為巨浸余親詣其處審畜洩之宜乃知田南湖者餘杭數十人之利濬南湖者餘杭十六里錢塘四十里之利且非獨於二邑也水經苕溪必匯具區觀察陳公所稱錢塘喉吳興腹不朽論也敢私識之而附南湖考於遺文俾司疆者得審擇利害焉

河梁
郡城大河（舊爲鹽橋大河）自鳳山水門北至武林水門為橋凡二十有四隸錢塘者十有四曰錦雲橋（宋名六部）安和橋（元名安寺）聖州橋（舊府治在西因名）黑橋通江橋望僊橋新宮橋（舊名宗陽宮）三聖橋（舊有三聖廟）佑聖觀橋（今呼爲嶽佛）棨府橋（宋棨王府在橋東）柴垛橋清泰橋（舊名薦）積善橋（俗呼回回新）豐樂橋（此橋北屬仁和南屬錢塘）小河（舊爲市河）自鍾公橋西轉北至武林水門爲橋凡二十有五隸錢塘者十有五曰鍾公橋（東與新宮橋大河通）清泠橋熙春橋灌肺橋金波橋普濟橋寶祐橋巧兒橋（今廢）亭橋（今廢）平津橋（俗呼貓兒）舍人橋（今廢）方便橋永清橋日新橋芳潤橋（舊名庆此橋北屬仁和南屬錢塘）西河（舊爲清湖河）自華光廟後北轉東至衆安橋爲橋凡一十有七隸錢塘者八曰普濟橋（上有華光廟）施家橋（舊龍翔宮後）侍郎橋（宋侍郎衛居此）三橋軍將橋曲阜橋（在河西跨街西湖水由此入西河）施水坊橋井亭橋（此橋南屬錢塘北屬仁和）入湧金門東至轉運橋其南府治宣化橋河盡處東行至流福橋北會出三橋河兩帶爲橋凡七曰湧金橋（運司後水從西湖來）轉運橋（舊名渡子）永安橋如意橋臺後橋（宋御史臺部）木龍橋（又名太常後已上四橋俱入綠染局）惠僊橋（自湧）

（金橋來至此入三橋河舊名金文在宋金文酒庫）府治宣化橋河盡處東行至流福橋北至轉運橋與湧金門河合同入三橋河爲橋凡八曰宣化橋（俗呼換來橋）戒子橋（舊慈幼局）樓店務橋流福橋（舊名開兒頭）定安橋（入府學）凌雲橋（舊名凌家橋）福寧橋（舊名福壽東達油車巷今入織染局）轉運新橋（入運司）東運河（舊爲菜市河）入艮山水門而南至斷河頭爲橋凡一十有二隸錢塘者九曰泥橋橫河第二橋（俗呼東橫河）橫河第一橋（俗呼西橫河以上仁和錢塘兩界）肩祐橋春熙橋（今名章家）安樂橋平安第三橋（俗呼豆腐三）平安第二橋（俗呼豆腐二）平安第一橋（俗呼豆腐二）入候潮水門北轉西達通江橋爲橋凡五曰諸家橋保安閘橋保安橋水門橋普濟橋（舊名過軍）橋下不通舟楫者凡十曰蒲曰升僊曰小永安曰石曰阜民曰紅蓮花曰白蓮花曰珍珠曰青龍曰雲涇

城外弔橋曰普濟橋（候潮門外）渾水閘橋跨浦橋（通浙江與渾水閘普濟二弔橋相連）正陽門外沿河曰蕭公橋外橫河橋裏橫河橋（已上城南下隅）梁家橋諸家橋美政橋洋泮橋海月橋化仙橋（舊抽分木橋人多溺死有里人徐源貺以石始免）小橋龍山上閘大橋進隆橋夏郎橋獲蒲橋楊婆橋（通徐村以上城南北闕）沿江曰徐村橋牌山橋范村橋上諸橋（一曰大朱橋萬厤二十四年僧袾宏耆德葛延祿修造）梁婆橋凌家橋（已上通富陽驛）錢塘門外沿湖曰石函橋（放生亭址下）溜水橋（霍山路西）九曲昭慶橋（通舊九城昭慶寺東原係小渡）昭慶廣濟橋（昭慶寺前）羊坊橋（石函橋北已上錢塘門外）斷橋（一名段家橋在孤山路口）涵碧橋（孤山路中宋轉運陳堯佐重建）處士橋（在孤山）西泠橋（孤山西舊延祥觀側）映波橋（西通赤山埠）鎖瀾橋（西通小麥嶺湖山堂）望山橋（蘇隄南頭西通花家園）壓隄橋（西通茅家埠）東浦橋（西通麴院港小新隄）跨虹橋（西通耿家埠自映波而下即大湖隄六橋）袁公橋（舊先賢堂前）小新隄橋（新增錦帶橋）沿溪曰東行春橋（宋麴院大路）西行春橋（九里松）集慶寺橋（集慶寺北）合澗橋（飛來峰路口）回龍橋（飛來峰下）瀑雷橋（冷泉亭下）歸隱橋（龍井東坡易名過溪）孝義橋（麥嶺西）新河橋（麥嶺口）善安橋永安橋永福橋（近麥嶺龍井路）雙井橋丁家山橋惠因橋（高麗寺前）丁家山小橋（茅家埠）飲馬橋長橋（淨慈寺東渡口虞淳熙建茶亭在孫隆所建玉虛殿前便行旅）清化橋（錢塘門外）相國井橋（湧金門外）流福橋水路橋（清波門外）錢塘門外沿山古宕曰顯應觀橋策選寨橋教場橋（近昭慶寺西）崇福橋（教場橋北）保安橋（霍山路口）小溜水橋（舊精進寺北）沈家場橋（溜水橋西北）安民橋（沈家場橋前）古塘橋西堰橋方公橋（古塘橋東）上泥橋下泥橋八字橋（西馬塍西）西隱橋（即烏盆橋又名富春在西馬塍）馬軍橋闞

家橋崇壽橋（羊角埂）惠安橋（南塘西）步人橋（羊角埂西試院）大通橋王家橋（舊試院前）道院橋（試院東）清水橋（試院西）西觀音橋惠安橋（以上西湖南北西山沿城北至羊角埂古塘東西馬塍）武林門外日新河橋陸門橋上閘橋中閘橋下閘橋（中下二橋今廢）浴堂橋（武林門外西）江漲橋賣魚橋米市橋黑橋（米市裏）採蓮橋（麻線巷）塘家橋（一名壽安中閘橋西）范婆橋左家橋（舊志作佐）寶慶橋望佛橋（左侯祠東妙行寺南）歸錦橋（左家橋北）板橋（去城北二十里）萬年橋官塘橋（去城北四十里）艮畝橋（俗呼狗葬墩）艮渚橋（已上武林門外大河）西新橋觀音橋吳家橋楊家橋女兒橋蔣公橋老人橋（已上餘杭塘河岸）

上四鄉曰三子橋崇明橋吳橋葉婆橋永慶橋定山橋（已上定北定南）無私橋（安鄉）古横溪橋邵家橋雲洞橋周家橋姜婆橋六畝橋杜家橋沈朴橋柴家橋（長壽鄉）

下四鄉曰楊家橋馮家橋東石橋章家橋全家橋中五郎橋鍾家橋仰家橋金四媽橋鄭家橋葛家橋荆山橋姨娘母橋道人庄橋（欽賢鄉）毛家橋保安橋（履泰鄉）印墓橋康家橋浦家橋余家橋祥符橋護塔橋相望橋古路橋東橋西行橋彼塘橋卸子橋大港橋興福橋下可橋安橋（調露鄉）東陳橋白陳橋

後陳橋吳家橋艮犬橋傅家橋新橋（靈芝鄉）化灣橋長明橋興福橋萬慶橋杜甫橋七賢橋王家橋蔡家橋塔橋山西橋北沈橋義和橋和樂橋八字橋章家陡門橋舊人橋官柵橋老人橋李墓橋斷橋新橋廟橋馮家橋曹家橋草鞋橋太僕橋其家橋一郎橋太平橋和藏橋楊家斗門橋曹家斗門橋觀音橋（崇化八上八下）安溪廣濟橋（孝女北鄉）

塘（附）黃濮塘（在靈芝五圖崇化八圖間）下新塘（南接黃濮塘）上墟塘（在女南二圖西接下新塘）陵林塘（在女南三圖西接上墟塘）楊山塘（在女南四圖西接陵林塘）餘杭塘（在城北二圖東起賣魚橋西接餘杭）西塘（在崇化二都）捍江塘（在城南沿江西起浙江驛東接江柵外）

閘（附）化灣陸門閘（在崇化七都北接上墟塘為宮溪下流戊申歲久雨塘決水勢奔激心湯訪之故老先築備塘俾民種藝旋築隄修閘垂成己酉八月大水衝壞仍修之黃汝亨為記）安溪陸門閘（在女南一圖北對安溪鎮）西閘（在上扇一圖西湖南赤山步口今廢）南閘（在城西一圖方家峪今廢）保安閘（在侯潮門內諸家橋西保安三圖外接清水閘今廢）清水閘（在侯潮門外城南下隔一圖南接渾水閘）渾水閘（在城南下隔二圖蕭公橋南南接跨浦閘）跨浦閘（在城南下隔跨浦橋下接龍山）龍山上下二閘（在柵外二圖浙江驛前龍山口）清湖上中下三閘（在武林門外城北一圖與仁和一鄉鄉）石函三閘（在西湖北尉司上扇四圖）陡門閘（在定北鄉久廢居民葛[illegible]祿同子大成重建灌田數十頃又有韓家閘近廢）

論曰杭州襟江帶河北抵燕南際閩在城諸河僅若滄瀆取行水道而已舟航鱗次信宿不達以故水輸陸產輻輳而至者皆以湖墅江干爲市城空無儲識者憂之欲濬廣城河移市入郭而形家者曰杭城水皆西北下流所恃稍瀦以畜王氣開通則無瀦矣於是復有湖墅築子城包絡市河之議亦頗可采顧非常之原難與慮始儻不憚營繕而擇其便利植之使夫京坻露積緩急不匱亦百世之慮也

田賦

戶　三萬九千五百七十八戶

丁口　碑額五萬二百五十五口冊存五萬一千九百零半口內有老幼殘疾婦女寄庄共二千九百四十四口半止納坐派里胥因緣爲奸萬麻三十三年心湯通冊查參除免每除五口補壯丁一凡補六百二十四丁通計實在壯丁四萬九千五百八十丁視原額除免六百七十五口外而丁銀視舊額增二百四十四兩五錢六分五釐（市民一萬一千二百四口每口額徵銀二錢二分六釐九毫鄉民三萬八千三百七十六口每口徵銀二錢四分二毫徵米二升四合七勺　例免七千五百五丁市丁徵銀四分一釐四毫鄉丁徵銀六分四釐七毫　竈丁四千一百七丁每丁徵銀四分三釐三毫）

田　碑額二千六百一十頃八十四畝二分九釐三毫二絲二微冊存二千五百九十九頃九十九畝九釐七毫有奇萬麻三十三年參查實在二千六百一十四頃五十五畝二分六釐一毫有奇（徵田二千四百七十五頃九十六畝九分五　毫有奇每畝銀六分七釐八毫米六升六合七勺　折田七頃四十三畝六釐四毫有奇每畝銀四分三釐二毫　竈湖田六十九頃八十三畝七釐二毫每畝銀七分八釐米三升　學田三頃一十五畝二分每畝銀三分一釐七毫米六升六合七勺　下則沙田內十二頃八十一畝二分九釐四毫有奇每畝銀五分一毫　府功田七頃九畝二分八釐每）

（畝銀一分七釐八毫）

地　碑額一千六十八頃三十二畝四分九釐一毫三絲二忽二塵冊存一千三十八頃九十二畝一分三釐有奇萬厤三十三年參查實在一千六十三頃六十六畝三分四釐三毫有奇（徵地一千二十四頃二十七畝七分五釐有奇每畝銀四分二釐二毫米三升七合一勺折地二十七頃五十畝四分一釐八毫有奇每畝銀四分八釐下則沙地一頃一十四畝二分七釐三毫有奇每畝銀三分三釐五毫　旌功地一頃一十三畝八分一釐八毫每畝銀六釐四毫）

山　碑額二千四百七十五頃七十畝九分五釐四毫四絲四忽冊存二千二百四十頃九十五畝

二分五釐二毫有奇萬厤三十三年參查實在二千四百七十四頃三十三畝四分六釐一毫有奇（土山一千四百八頃一十八畝七分三釐九毫有奇每畝銀八釐六毫米三合五勺　石山六百一十八頃七畝六分二釐九毫有奇每畝銀二釐四毫米三合五勺　告折山四百四十六頃七十六畝四分五釐四毫有奇　土山每畝九釐六毫石山每畝四釐四毫　旌功山二頃四十一畝二釐有奇）

蕩　碑額二百八十八頃六畝九分九釐六毫冊存二百八十九頃八十二畝四分六釐一毫有奇萬厤三十三年參查實在二百九十二頃一十九畝六分五釐九毫有奇（徵蕩二百八十七頃一十畝八分六釐三毫有奇每畝銀三分四釐一毫米三升　旌功蕩七十五畝四分九釐每畝銀一分）

基地　碑額二十七頃八十八畝四分二釐五毫七絲五忽冊存二十八頃一十七畝七分二釐有奇萬厤三十三年參查實在基地二十八頃七十八畝四分一釐六毫有奇（徵基地二十七頃八十三畝六分五釐六毫有奇每畝銀八分五釐米六升六合七勺　旌功基地一畝二分二釐有奇每畝銀一錢二分）已上參查實在田地山蕩基地六千四百七十二頃五十三畝一分四釐二毫有奇視原額多五頃四分有奇除抵補豁免坍江田地蕩三頃九十八畝四分有奇外田賦視舊額增一頃七畝零賦亦有

羨

通歲制入米麥二萬三千二百六十石一斗四升有奇　制出京倉（正耗米一萬九千七百四十石）廣運倉（改兌正耗米一千一百五十七石八斗）廣積倉（麥一百四十三石六斗六升有奇）廣豐倉（孤驛口糧秋糧餘米二千二百三十三石三斗八升有奇）額缺補以鄉民口米

制入條編銀三萬二千三百七十兩六錢九分有奇　年額增入條銀二千二百二十六兩七錢二分有奇正額新增共該三萬四千五百九十七兩四錢一分有奇　制出稅糧兵餉驛傳馬價（京庫米麥　麥　折絹絲綿　織染局絲　貢盌庫鈔　廣積倉三六輕賚　正改兌項下蘆蓆正耗米　兌）

軍行糧、撈木松板　過江腳米　河工　修河
永福倉米　協濟嘉興府解役　甯波府充餉
廣豐倉孤鋒秋鹽官傣自操米　府縣儲學倉
米　軍儲　雲虎猛余青余工　冊地兵前　加
派兵餉　驛傳站銀　馬價　共銀　筆管料
一萬九千一十九兩九錢七分有奇　額辦　鋼絲
鐵線　猫紫竹　自硝鹿皮　藥材　弓箭絃條
甘蔗　共銀三百三十七兩九錢二分有奇
坐辦
牲口　菓品　臘茶　菜筍　麻日紙料
淩船　漆木料　四司工料　歲造段疋
丑銀一千四百七十
三兩六錢九分有奇
雜辦
聖節硯壽朝賀給由謁
廟行香　鄉飲　迎春
祭祀　冬署修理鋪設儀伕卷箱紙劄心紅
上司歷遷祭門祭船　使客輿皁程給　部運委
官水手　鄉會文武科舉　生儒考試　瓜老柴
布　軍器路費　帶徵課鈔　戰船　草蕩　雕
塡工匠　募夫　募役　輪房書手　馮匹　盒
相　預備雜用　預備優免　總府傘皁附織造
府心紅解扛水手共銀六千七
百三十二兩一錢六分有奇
衙役
解京富戶銀
三院兩關

各司道運府衙縣學倉稅鋪司各署門子皁隸甲
首健步弓兵鋪兵解戶船手應捕獄卒斗級巡欄
水手夫役等工食　府縣學新官家伙歲貢路
費　附載織造府門皁兵夫　嘉湖兵巡道充役
門子　軍門充役皁隸本府充餉鋪兵　本縣充
餉皁隸水兵民壯等工食鹽鈔　通共銀七千三
十三兩六錢
七分有奇

額外胖襖（銀五百二十五兩六錢九分有奇五年一徵）膳錄書手（工食銀七十兩三年一徵）餘多丁銀除增民壯二十名工食一百四十四兩外銀一百兩零五錢六分有奇存補每年備用不敷之數係三十三年心湯參出

帶徵　安溪奉口稅課局（鈔折銀一百二十九兩三錢二分五釐六毫有奇）西溪稅課局（鈔折銀一百四兩九錢六釐一毫有奇）河泊所（課鈔折銀六十七兩七錢九分五釐二毫有奇）漁課（魚膠翎羽折錢銀二十二兩五錢八分三毫有奇）遇（閏俱加額）

論曰嘗攷往牒戶口登耗土田贏縮大都十年一小變易世一大變自條編法行制始畫一其有未一者則丁口之有壯而又有老有弱有殘疾婦女寄庄也田土之有民而又有竈有祭有學有旌功有告折也賦有額碑而又有坍江缺額與河工兵餉鹽糧帶徵之歲減歲加也存留米麥有折色又有本色也心湯稍爲參畫稟於一成鐲繁芟苛勒爲四限通列由票家諭戶曉庶塞狡竄之多歧實

乃拙者之爲政云爾至於爲陵爲谷地道固然歲有豐嗇政有撫股則登耗贏縮實關國脈天人參矣前此之變不勝攷後此之變不勝窮茲不具紀紀其見行畫一舉矚可竟者爲田賦要刪焉

物產

穀之屬凡六曰稻（有二秔稬）黍（有三黃白黑）稷麥（有四麰秫穭蕎）菽（豆也有十三黃白赤青刀黑斑褐豌豆蚕寒羊眼）麻（有二芝麻胡麻）

蔬之屬凡三曰園蔬（有三十四王瓜菜瓜冬瓜絲瓜葫蘆匾蒲芥菜白菜菘菜油菜甜菜生菜莧菜冬菜蒿菜薹心矮黃矮青波稜苦蕒蘿蔔蕎蒿芋茄蕈茐韭薤蒜葫荽甘露子筍木耳）澤蔬（有四水芋茭白芹荇）野蔬（有五薇薺蕨蒔蓬）

果之屬凡四曰園果（有二十三棗銀杏胡桃梅杏桃榴李橘柚橙柑香圓梨木瓜柿枇杷楊梅林禽櫻桃蒲萄香芋落花生）山果（有五栗榧榛櫧櫨）澤果（有七菱芰芡藕蓮房茈菰荸薺）田果（有二蔗瓜）

藥之屬凡四曰草部（有七十一地黃牛膝白芷麥門冬荊芥薄荷紫蘇草烏頭白芨百合罌粟殼香附子續隨子車前子何首烏牽牛躑躅花惡實劉寄奴紫菀草決明青箱子甜葶藶天花粉瓜蔞地榆半夏香薷玄參火麻子旋覆子鼠眼草貫衆菟絲子蓖麻子茴香蒼耳子大薊小薊益母草茺蔚子莨菪大黃蛇牀子艾葉菊花菖蒲薏苡前胡附子乾葛苦參威靈天南星黃精鬼箭覆盆子藜蘆白鮮皮馬兜鈴千年潤續斷豨薟草見腫消蒲公英羊蹄根鱧腸菴閭夏枯草金銀花穀精草）木部（有十山梔子枸杞地骨皮茱萸枳實枳殼陳皮桃仁杏仁青皮）石部（有二石膏寒水石）蟲部（有十三蟾酥蜂子蜜蠟蜂房龜甲桑螵蛸原蠶蛾僵蠶蛇蛻蟬蛻斑猫蜈蚣白頸蚯蚓）

織之屬凡二曰卉織（有七綿布苧布麻布葛布綦布黃草布兼絲布）絲（有七綾羅紵絲紗絹紬穀）

木之屬（有四十桑柘柏檜松梓桐椿楠槐桂檀楓榆樓漆梧柞樟朴樗櫟榕楝栗杉榲杉櫻冬青皁莢肥皁烏桕白桑黃楊海桐青神鳳集柳楊櫸）

竹之屬凡二曰大竹（有十茅竹剛竹金竹晚竹早竹廣竹筆竹捕雞竹苦竹）小竹（有十一紫竹淡竹木竹石竹水竹文竹武竹鳳尾竹方竹鶴膝竹桃支竹箭竹篛竹）

花之屬凡三曰園花（有五十四牡丹芍藥紅梅臘梅木犀蜀葵錦葵秋葵海棠秋海棠長春薔薇酴醾棠棣紫荊迎春紫薇千葉桃夾竹桃郁李木筆瑞香丁香玉簪水仙粉團玫瑰菊夜合石菊石竹穫玉蘭茉莉舜山丹凌霄蝴蝶金錢金盞金蓮佛手木芙蓉鳳仙雞冠剪春羅翦秋羅錦帶山茶笑靨密櫺雁來紅佛見笑滴滴金棠金燈箋羅）澤花（有四芙蕖蘆花蓼花蘋花）山花（有九杜鵑映山紅山礬野菊蘭蕙野）

草之屬凡二曰陸草（有二十八木賊葛苎黃麻孔麻絡麻靛芝茅蒿辣蓼酒藥夾麥青燈心莞獨篙旙火萬年青芭蕉雞腳草鈫兒草雪裏青金絲草金鈫草毛藤老少年吉祥草虎鬚蒲）澤草（有四葑蒲荐荻）

貨之屬凡三曰食貨（有七鹽茶蜜麯酒醋）服貨（有二[illegible]）用貨（有四十五銀蠟紙革[illegible]脂鉛粉燈香石灰薪[illegible]器皿傘屐轎鞋韈巾[illegible]衣琴瑟簫管鐃鼓爐[illegible]）

羽之屬凡三曰家禽（[illegible]）野禽（[illegible]鳩雀鸜鴝燕畫眉[illegible]山鷄戴勝[illegible]姑惡相思白頸公婆餅焦）水禽（[illegible]）

毛之屬凡二曰家畜（有九牛馬驢騾羊豕狗犬猫）野畜（有十七虎豹貍鹿麋麞麂兔狐貍猨猴猻野猪豺狼獺）

鱗之屬凡七曰池魚（有五鰱鯉鯽鯖魴）河魚（有十二鯉鮭鱸鱠鮎鱖鱔）

（鰍鱔黃頷白頰呼歙）溪魚（有二土鶩石斑）湖魚（有四鯽鰫肉鰡鰟鯇）江魚（有四鱘鰣銀鰻）海魚（有十一鯔鰆鱠鱒鰵鯊鯡鰳鯖鯧石首）盆魚（有五金玉玳瑁水晶藍）

介之屬（有十五鼉鱉蚌鰕蟹蝤蛑蟶螺蠇蜆蛤蟛蜞土蛈穿山甲蝸）

蟲之屬（有三十三蠶蜘蛛喜子蜂蟻蛇虺蝍蛆蝦蟆蜥蜴蛹鼠螋蛔卵蚓螳螂寒蟬蟋蟀螢蠅蝴蝶蜻蜓竄鼠狼蚰蜒賊蝙蝠蝌蚪水蛭蚱蜢蚯蚓蚊蚋蝦蠑）

茶（出老龍井者作豆花香色青味甘與他山異又有寶雲山產者名寶雲茶下天竺香林洞者名香林茶上天竺白雲峰者名白雲茶寶嚴院垂雲亭翁家山亦產茶最下者法華山有人鳴茶而龍井法相僧收以語四方人因本由茶王拙貞詩龍井儂分玉乳花虎丘余剪君瑣芽何時踞坐松陰下紗帽藤移對品茶屠降茶歌山通游眼蟠龍脈神物蜿蟠此真宅飛流歃沫走白虹萬古靈源長不息琮琤時諧琴筑聲澄提冷淩皷嵾色合人對此清心魂一漱如飲甘露液吾聞龍女參靈山豈是如來八功德此山秀結復產茶穀雨霡霂抽纖芽香勝梅檟華莊界味同沆瀣上清家雀舌龍傳亦浪說顧渚陽羨競須擇摘來片片通靈竅噴處泠泠馨齒牙玉川何妨盡七盌趙孫借此瀆三車采取龍井茶還烹龍井水文武并將大候傳調停晴合金丹理茶經水品兩足佳可惜陸羽未會此山人酒後醋醸鍾陶然萬事歸盧空一杯入日宿醒解耳畔颯颯來松風即此使是清涼國誰同飲者龍酉公）

蓴（生西湖中春末夏初采有水鈴附葉下舊傳產湘湖不知湘湖人來此取去虞淳熙采蓴曲四肴玳莚金饌綵舟停取醉明湖酒欲醒戲采綵蓴調碧碗一時輕薄五候鰣　米傳倚檻摘齊花翠帶無罔拂翠霞獨有罷禮照蓴葉蒼蝌一頃淩門霞　維猛如芸向濟頗寧絲拔散青波背抄尊易採肥蓴滑控對瑚湖墜水品　一隈導作三塔路金縕寶緗昔年遮寒來猶自懸纓絡秋圭遠開小白華徐桂詩二首碧似宋人初葉玉消方胡地千疑酥漫從北里稱千頃合是西湖擅在湖　翠鮮

玉潤映清渠認此柔嘉獨可茹細笑晉人號博物止方羊酪並鱸魚張文穎詩二首碧蔭隨波凝風玉瓊枝映水滑如酥不妨采作貢人供一夜春盤獨兩湖　嫩葉如錢不解分柔絲縈水設成紋盤中苜蓿堪爲侶和露烹來雜五雲張鳴鶴西湖採蓴詩游蓴香細綠生春翠帶牽絲出水新設想秋風歸與早喜逢合節雋肴頻自憐蓑食醃鹽淡誰羨豪門鼎絹陳采擷不妨歸棹晚桃花烟暖隔漁津浚立詩花湖蘇堤柳滿烟採蓴時值艷陽天漫移短棹哥漁隱似逐佳人拾翠鈿香纈和羨舒雅尾脂凝細葉衆龍延浮山奇寓湖山戀不向秋風怨未還虞淳貞詩四首湖上風光兩處分採蓴弄影自爲羣龍鬢冷滑龍膏紫寒色侵衣染綠雲　波沈蓴苗映飛花止是春深味轉佳淺翠翻風攢紫玉纖莖纖水曳青霞　紫莖蓴蕊紫絲穿顆頻水珠顆顆圓歲飲珠幾寧計斛何曾日食設論錢　楣畏青蓴採去遲老羨須及影歲數秋前春後西湖上挽斷靈泉五色絲）

成化十年間定土貢額　密陀僧（一十觔）甜亭蔗（一十二觔）金箔（三十三貼）山梔子（一百一十五觔）弓（二百七十六觔）銀箔（二十三貼）箭（二千五百一十二枝）弦（一千三百八十條）雜色毛皮（一千二百一十張）翎毛（六萬九千六百六十根）鹿（七隻）麂（一隻）兔（一十二隻）班鳩（七隻）本縣屬河泊所帶辦翎毛（三萬四千七百三十九根）魚鰾（一百八觔八兩九錢五分）雞（八隻）野味改牲口同果品于坐辦徵藥材于額辦徵雜色毛皮改胖襖褲鞋弓箭弦條改辦物料俱於額辦徵紵絲紗羅紬改織染局督造於坐辦徵魚鰾翎毛於各稅課河泊所徵

論曰入錢塘境城內外列肆幾四十里無咫尺甌脫若窮天罄地無不有也及徐而叩所產物又無

一有也卽有之大都耳目恒品亦竊雜未甚亘方晨已集終酉囂呼五方輻湊無竊不售蓋物盛所聚何必自其地產哉古者任土作貢非貴異物卽會稽竹箭業已奇貨可居顧安得瑤琨纖貝而稱之惟是龍井茶西湖蓴差强人意曝背芹子以獻至尊區區之意然已疎矣成化之役先規簿正附辦三徵政同廛市之征爲在任土之義往牒所陳未敢剗落倘按籍入肆將無謂我張楚乎

紀勝

敘曰寓內名山水各擅其勝或險絶千仞或浩淼萬里散在紀載余不具論云錢唐諸山韶秀甲天下其蜿蜒迤邐在几案間啟西南郭扉江湖若家園池乃胥濤怒張排山沃日湖波容與杳靄無際洞壑玲瓏殿閣幽倩亦險亦奇亦夐亦鉅朝發夕幾盡而遨遊其間終歲不厭蓋錢唐之勝以遊勝也紀南北山江上山西溪安溪山西湖錢塘江曰紀勝

山水一

杭城西枕湖南北二山遶湖三面南山崖峙女墻互其上入城蜿蜒二里許曰吳山（下有鎮海樓俗名鼓樓）拾級上百武亭亭闤闠中前俯大江四望浩淼（一名胥山上有伍子胥廟海會寺中興觀玉樞院）麓有寒泉（寰宇記胥山北有寒泉迸簏清甘不竭俗名大井因以名巷井上有龍王廟）遡山西上為寶月山（一名天井山上有至德觀北有龍潭南麓有施公祠旌功祠百法寺玄妙觀）為蛾眉山為淺山（上有惠應廟承天觀北有金龍泉水神廟八眼井）為金地山（上有城隍廟梓橦廟火德廟）為七寶山（上有三茅觀江王廟）

金地之支為竹園山七寶之支為駱駝嶺紫坊嶺鐵冶嶺（有雲居聖水寺三佛泉上方院有井曰郭璞甘冽不竭下有楊鐵崖故居正學祠火星庵）西北面湖負郭有門曰清波（舊為藩司闈司郡邑署）淺山之支為寶山有洞曰青霞奇石錯峙作青霞色（下有寶奎寺）有池曰焦池井曰子午井水芬冽甲於城中（旁有貞聖觀普光庵）七寶之支為石佛山（古寺今廢）有洞曰青衣青衣泉出為（下有重陽庵）為瑞石山瑞石之泉出為有峰曰橐駝有洞曰雪風峰石靈奇巖竇幽絶恍神仙之所宮（有紫陽庵仙人丁野鶴遺蛻）為寶蓮山（下有壽春庵）為清平山（下有仁王寺開元寺）皆東南面江際鳳山門（麓為三院總兵署）以上諸山蔓衍相屬欲峙欲伏若續若斷屈然而止總曰吳

山（范淶記浙為東南大都會其形勝祖于新安三天子都之率山宗于天目龍飛鳳舞嶂巘至錢塘表裏江湖崗解湧門戶在在皆麗景也而行省為最環岩中括覽奪目精何限而吳山為最山之巒巘嶼譽玲瓏卓絶繞以竹木雲烟宰應接不暇而紫陽庵為最是庵也負兌面震據吳山之坤位三茅觀之艮方稱小蓬萊臨安志宋在太廟後為禁山紫陽宋眞人張平叔號嘗著金丹四百字悟眞篇者元開山錄師徐弘道號洞陽結庵于翠微久之感眞人授道因以紫陽名其庵後有丁翁野鶴坐茅二十年蛻化顯白鶴之異而山靈益著遊者自四眼西上始入門卽見瑞石山題額再上磴數十武見兩傍石峻嶒骨立左崖有鐫字紫陽洞天胡公纘宗筆第一山米南宮筆高阜有採芝巖巖下有地丈餘土肥可蒔黃精諸萊名栽藥圃巖南上有漈凡池容可濯纓盤紆嵌從嗣人人一門居楔高揭紫陽道院四大字學士趙孟頫筆舊傳神骨飄然若仙人駕鶴過瀛洲今摹帖存其名居栟右自下而上一垣障之內有崎嶇有洞亭蘇東坡賞牡丹有詩題碑石塌而傳余嘗寓目今皆燬

編珉業再躡磴數十餘級青松遠道仰眎虎石對躡如檻囊有兩古松夾之因名松關關以下昔名尋眞路謂與塵闢漸遠也闢右一木干雲霄繁陰蔽日者成道樹也丁翁室人王守素入山修道插小株根覿曰我成功汝成林後二十年果成仙去其遺骨云瘞于洞陽庵前石鑄中關右有石叢起肯觴數十笏可跡趺名補衣石卽守素修道處闕之上孫司禮新建靈官亭其南有翠峰透露似太湖石名青芙蓉石有紅白相嵌名紫瑪瑙其北歸雲洞在焉洞一名石屋至元間置小亭洞口憩遊人盛夏無暑氣從亭左折東行有槖驢峯聳崟爭巧復右折而西陞複岡寬平如張卽紫陽庵地庵廢景泰辛未鄉玄天殿玉虛宮範銅像師相今邊悲吏左伯應之復葺飛檢重韓丹青稱是爲此山之冠殿左有紫陽亭塑張眞人南向下坡有秀石堂堂上有會眞樓列羣仙名號向如亭又左爲望江樓東向弘治間名雲霞海曙樓樓下爲遠覽堂吳越江山海門皆在眺中殿右巨石競蜷爲龍峯峯前三嶴突列名三台石石左舊有紫竹林林下有天巔谷峯北有翡翠巖亦名翡翠峯南有飛來石古名無根石內可容十餘人石下名龍窟嶺上有竅可窺天石左廉針擁脇倒插名垂雲峯此處周迴餚衍幽邃駢奇各曲身蜿蜒而入元進士薩天錫賦鶴峯詩聲響琳瓌鉅公相纏和韻者甚眾具紫陽集中南上爲丁仙亭北向與紫陽亭對中有龕奉野鶴遺蛻髹飾之如生亭後爲坐忘巖卽丁仙鋪草坐諫所亭東南一巖如斧劈裂中有千歲藤號隱仙巖東望海門江山如畫卽東山也山腰石竅雲氣出如綿名白雲岫從鼇峯石隙間繞殿後南望則有翠壁近東有丹崖北望則有石實如鼎傍可納薪名丹藥竈穿洞牖北行見躋獅石身伏而首昂形酷似腹下可通人往來再北有蟾蜍石月彼池以近池之石有紋如波故覺爲半月形注水養蟾涵月影可玩池畔昔有小軒道學士書鳴琴室三字循石徑西上轉而南石皆陡峭如崖中絕有空徑二丈餘先時聖樓塞其中梯而上後隕正統時砌石爲橋名迎眞橋其下可行可坐無水橋西有迎眞洞三伏堪遂客爲河朔飲橋南卽紫陽臺高擬城闕徐洞陽修道于此亦感眞人改名臺頂有穴鍊師習于中秋夜見穴中白氣起

伏地視之有兩金星在深底曰蟾蜍眼也遂名玉蟾穴永樂閒重建列仙堂于臺上中設老君傍列十子左右環坐南宗北派聖師仙像扁書太清仙境又書蓬萊閣堂前爲閱經閣洞陽讀黃庭籍處故名皆久廢今左伯于殿右建會眞樓存列仙舊跡而新構空翠亭于太清故趾亭成環山勝景舉目無遺矣又志載此上有雪風洞今鑿失亭南側路而上碕石森鬱對峙如天門名朝元路可入三茅觀路右兩巘高側中如繩懸可通一人行直上三百餘步有天資石横亞其上名透天闢而禮斗壇超然館諸勝亦在南山眾石壘不知所向此皆紫陽庵聯屬之景也獨洞陽鍊師闕祠人亦不知其爲開山祖今勝一亭于高麓在迺眞洞之巔俯殿面江與空翠亭相輝映殆山靈所歆乎大都地以人靈人以地傑三才之理相符鍾其偏尚可超世剏鍾其全兼動靜樂壽而一之于山水翁有光矣都人士行有當之者其穡慶相尋元以前不可攷後雖重葺于景泰辛未天順戊寅宏治戊申嘉靖丁未而鳩工合作亭閣鱗暈以復行省之麗景者則自萬厤癸卯仲夏始先後留題倡和雖滿青竹而冠蓋落成浮白廣歌引商刻羽並出一時彰同志同事之雅者則自癸卯孟冬始各志集有詩文無圖畫而參考方隅搜抉還古織悉繪其名勝以湮玄祕者則自甲辰初秋始蘇軾遊寶山詩平明已報百吏散半日來陪二子聞立鶴低昂烟兩裏行人出沒樹林間寶山新徑詩藤稍擣刹兀無路竹杖樓鞋不用扶風自遠來闐笑語水分流處見江湖回觀佛園青螺髻遍踏仙人碧玉壺野客歸時山月上棠梨葉戰瞑禽呼高應冕春日登七寶山絕頂眺海詩登高心輿遠望望海天空白痕常翻雨玄螭自駕風寒烟三島外春色百花中地亦神仙境蓬萊信可通薩天錫吳山詩仙居時復與僧鄰簾幬人家紫翠分後嶺樓臺前嶺接上方鐘鼓下方闐市聲到海迷紅霧花氣漲天成絲雲一代繁華如昨日御街燈火月紛粉瑞石山詩天風吹我登駝峰大山小山石玲瓏赤雲日射紫瑪瑙自露夜滴青芙蓉飄飄雲氣穿石屋石上添風吹紫竹掛冠何日號歸來煮石篝燈洞中宿趙子昂吳山詩城上高樓接太霞合殿鐘鼓寂無譁遐疆內向三千里比屋同封百萬家心在江湖存魏

（闕身隨牛斗泛仙槎舉頭便覺長安近時倚闌干望日華楊仲宏吳山曉眺詩山椒暈構四垂寬上相旌旗會覽觀旁近江湖天底大上連星斗界清寒龍宮永鎮函書閣鳳嶺重壁苑樹殘此際獨無雲蔽日正宜翹首望長安高得暘吳山詩天府南來第一州胥山東起最高樓水分兩浙趨都會地接三吳控上游雲外鼓鼙嚴夜禁城中車蓋樂春遊玉堂政暇新題徧彩筆飛光射斗牛張靖之紫陽洞詩石級清懸絕薜蘿滿門深嚴野人過霜林葉盡羣峯出風岫烟開夕照多誰躡白雲尋鶴蛻自摩蒼壁寫樵歌登臨日少歸期促白髮青山奈老何陳邦瞻詩吳山無不佳紫陽獨勝絕石磴疑神鑿雲關亦天設乍窺鷲峪岈轉陟愛幽壑林壑匪一態煙光互明滅淒淒白日寞嫋嫋涼飈發昔時食霞人於此脫塵骨孤鶴去無還瑤草芳徒歌長生木空言精靈憑誰結萬古滄波流百年飛鳥暫吹蕭跨彩鸞黃土何分別欲將曠士懷轉爲靜者說樊良樞詩勝跡遺丹竈高居入翠微雨香江漲遠雲湧石林肥染翰彩虹下浮觴白鶴飛幽棲共朋好一振薜蘿衣梁寅詩城繞青峯錦繡迴仙樓十二競崔嵬雲飛滄海山無盡潮撼長江雨併來吳相忠魂祠宇在宋皇行殿梵宮開東南都會金城廢竟日湖船絲竹哀曹學佺詩迢遞吳山頂秋空霽夕陽江湖兩片白雲樹幾重蒼祠曲猨聲隱亭高鶴背涼適從何處入欲出徑俱忘馮夢禎青霞洞詩翠微深處見雲根石覆長虹露蘚痕洞口也知仙容過青霞一片落殘尊）

城南之山曰鳳凰山在吳山西有嶺曰萬松嶺越城三里而遙雙峯圓秀如鳳翼軒翥十許小峯貫珠下回面南向而成尊形吳越王南宋帝之所宮也西爲御教場四顧坪排衙石奇石十許个林立相對如排衙狀錢武肅以名後有嶺曰慈雲（上有石佛寺白居易鳳凰山詩半醉閑行湖岸東馬鞭敲鐙轡玲瓏萬株松樹青山上十里沙隄明月中樓殿漸移當路影潮頭欲過滿江風歸來未放笙歌散畫戟重開蠟炬紅陳邦瞻題理宗宮中行樂圖三首湖山到處秉宸遊久道杭州勝汴州況是中原方虎鬭離宮歌舞未須愁黃袍前麗叢祠隋桑事宮中此一時春色錢唐澤似昔御街芳草正離離翠華玉輦久成空南部煙花仍夢中試問埋香何處是梵王宮作館娃宮曹宏萬松嶺詩萬松深處一堂開遊客來鑴翠壁苔前代偏安多古蹟清時臨眺有餘哀凭闌遠欲吞東海引袖高麾拂上台卻愛暮雲消散後相攜玩月更登臺）爲龍華山（有龍華寺）南下爲松關爲包家山山多桃花石壁鑿蒸霞字（有包家寺新寺都土地廟普寧庵道林寺奉聖寺下天真寺山川壇正宗庵三一庵）爲玉池山（又名伏龍岡有善慧寺）西爲桃花嶺東爲筆架山（山北有忠節墓）北有洞曰觀音（有小庵）曰華津（有虞司勳禁火葬碑有頭陀庵）

育王山（俗稱鍋子山）去城十里而近壁立尖聳特異諸山（巔有玉皇殿稍下有上天真寺）有臺曰登雲有洞曰靈化曰陽明有池曰洗馬曰鴻鴈（有天龍寺下有勳賢祠玉津園梅花巖）前有龜疇田宋郊壇也爲天花山（有天花寺勝相寺張翥郊壇詩衰草寒烟老木風南朝佳氣落然空璧來山鬼遺秦使槃泣僊人出漢宮壞塚尚傳祠乙鳥荒池曾見射飛鴻騷人自古多判思長在登臨感慨中陸游玉津園詩聖主憂民罷露臺春風別院晝長開盡除曼衍魚龍戲不禁芻蕘雉兔來水鳥避人橫翠靄宮花經雨委蒼苔殘年自喜身強健又作清都夢一回宋高宗梅花巖詩怪石蒼巖映翠霞梅梢疏瘦正橫斜得偶祇事求尋勝試探東風第一花）九曜山去城五里而遙（上有九曜寺一名安家堂）有井甚甘曰上井

九曜之支東行曰南屏山東行長亙如列屏有灣曰太子（有法因寺有新義塚昌化伯墓）有金鼓寨有琴臺（米芾題今廢）怪石聳秀中穿一洞上有石壁（刻司馬溫公八分書）有洞曰蓮花奇秀堪把（有居然亭法華臺）有峯曰慧日（有永明塔宗鏡堂爲永明禪師修宗鏡錄處下爲淨慈寺）有池曰金鯽曰萬工有井曰神運有巖曰歡喜有長松矯矯千仞有文昌閣蘇軾南屏詩我識南屏金鯽魚重來撫檻散齋餘還從舊社得心印似省前生覓手書葑合平湖久蕪漫人經豐歲尚凋疏誰憐寂寞高常侍老去狂歌憶孟諸鄭清之雙井詩水神何時生六鄜飛出雙泉江練白平湖浸月遡無邊一笑對之成握客轆轤初動曉星橫夜捲寒瓊螢渚諸于牛佛殿嵯花乾十畝空庭蔭修柏問泉何事趁奇觀故向庭前作眞澤昔年何塞今何通泉豈有心猶揀擇若云泉自井中來枯覺

沿山有遯𠂢如言地中泉自見是年何須穿土脈幡風胥動兩無于細詮此證歸禪伯我方饒舌爲井記了不相于勞刻畫寄詩更欲秸茶緣付與宗屈自鎚拍白廷玉詩奎額曬回龍屈盤入門已覺厭塵寰何當自髮三千文來寄清風五百問帝子金樣金蹤灊家人卦剔翠屏顏西湖日日船如藏半在南屏第一山王守仁詩二首卧病深山春復夏山中幽事最能知雨晴階下泉聲急夜靜松閒月色遲把卷有時眠白石解纓隨意濯清漪吳山越嬌俱堪老正奈燕雲係遠思　溪風漠漠南屏路春服初成病眼開花竹日新僧已老湖山如舊我重來層樓雨急青林迴古殿雲晴碧嘷迴獨有幽禽解相訊雙飛時下讀書臺姚公綬詩第一橋頭歸日晡天風吹酒已全無人家只攜東西巃烱水平分裏外湖自解金魚憐杜甫誰招白鶴弔林逋兩峯勝槃山僧倚好爲南屏一寫圖張翁詩山僧領容與何長慧日峯前俯大荒舊徐尙有二介節人生難邇兩重陽丹楓換葉隨秋老黄荷留花過間香更欲磨崖訪陳蹟西風吹吟薛蘿裳丘道源詩南屏高瞰府城西畫舸千艘共擲迷因柱臺

邊烟是纂百花橋畔荊連堤龍增咽路迴鑾隼綺繡登山汗粉題暮色沈沈郭郭閒寶燈輝映梵天低孫太初小屏南屏山詩二首石上藤蘿對夕曛解衣長日半來頻挽回滄海眞無計領啄肯山合有人養鶴似嫌雙口累爲漁又遍一生身相逢惟是南屏老獨樹柴門許結都　道人占隣南屏景十里青山帶郭斜對水柴門通鶴猪隔都烟火是漁家嶺頭老檜占風雨石上菖陽闊歲華妝點太平還著我樓鞭栩帽送生涯楊于庭詩自識南屏勝何妨冒雨光湖迷三竺寺山住六朝僧精舍開新籜懸崖覆古藤尙平如可學長聽白雲屠王世貞入南屏山路詩一入南屏路悠然與世疎游人柳枝曲禪客藕花居暖氣僧鳴蛉泉聲跳伏魚雙壺掛藍筍佳處莫敎虛王苴居詩雨麗千峰湖色昏遶歌樵唱亂前村一瓢一納經行處貢葉蕭瀟到寺門虞消熙南山八景詩鴒渚客從孤山來還向孤山去露渚不躅聲天高共誰語　中峰石氣結寒洲黄道行慧日不識伊字文載酒問摩詰　慈門清池立鶩子赤爛統雜圖四十早歸來田衣入此門　琴臺藻火光不開帳望眾香國素琴俯

有心心寄空中色　窣堵高擦入雲間隱詠閒雷就宛在此中央妖蛇橫石賓　長橋午夜泊漁船斜陽停估船往來不縈舟無朝亦無夕　蓮洲雙堵來招提湧出自蓮洲不見西方人遂遙望歸舟　藉房狐鳴柔樹墳烏下比鄉塔安得藕如船渡留出埃濤虞消貞詩萬峯深處可道遙千樹桃花望裏嬌豔曲依微闊補口疎鐘縹鄉度山腰顏陽倒射皇妃塔春色平分學士橋片石苔封書記影宗風難韶想前朝王稱登訪孫太初遺跡于高士鳴久客南屏寺因懷高士蹤已曾闡化鶴安得觀游龍僧失平生草人尋舊種松音徽日以迷片月掛前峯潘之恒萬工池蓮花詩二首昔闡萬頃湖纔以于頃荷斷橋近西泠升纖不得過時時采蓮唱流響附靈波山影花相盪雲氣葉相摩不見九品蓮西方一何多上者綫清池下者出濁河火宅尙挺生淨域將如何　顯什西方蓮十丈重華譬一薪漂慈梳一墮基佛閒片片雲霞衣奠爲西湖著湖頭好事家沿堤編籬落根休雞未深花葉外相錯萋菲生微波翻令跡如削夢笑苦浸衍封菰太纔縛我聞黄鳥詩乃爲三良作叟東詠文杏廣

陵茇芍藥并此族蓮者三數非所託）南爲方家峪折而北遡湖濱西上曰雷峯（一名中峯一名回峯）有塔曰雷峯塔（麓有倪尚書高文端墓林逋登雷峯詩中峯一徑分盤折上幽雲夕照前村見秋濤隔岸聞長松標古翠疎竹動微薰自愛蘇門嘯懷賢事不羣朱長春雷峯塔詩塔勢如爐古懸峯照水濱深林餘寶地浩劫想宮人鸛宿荒臺瓦蛇藏曲徑榛狂歌看日夕湖黑慘傷神）

九曜之支西行曰丁婆嶺曰婁家山曰大慈山巔爲越王臺稍南爲妙因山（文穆王墓）爲樵歌嶺（俗稱五子嶺）爲龍山爲白塔嶺嶺峙江上仲秋十八日邑令酹江於此（舊志有秦望山）

南高峯遡九曜而北五里許與北高對俯江面湖（上有榮國寺先照壇有浮屠五級）有潭曰鉢盂有泉曰潁川有洞曰白龍曰天池曰千人曰無門有降魔石（王世貞南高峯詩從遊指點南高勝躡屩攀蘿興不辭畫裏餘杭人賣酒鏡中湖曲棹穿花千巖半出分秋雨一徑微明逗晚霞最是夜歸幽絕處疎林燈火傍漁家）

其後爲翁家山山有葛洪井有石徑自龍井達烟霞可三里許兩傍皆奇石森峭爲碧螺峯爲風篁嶺嶺上爲龍井（有延恩衍慶寺）有石曰神運曰片雲曰插劒嶺下爲沙盆塢（有贊甯塔張雨墓）有靈石泉玉鉤澗其北有金鐘峯丫髻峯鷄籠山（下有演福寺廢）馬婆嶺金沙泉泉與龍井匯從飲馬橋入于湖（秦觀龍井記曰龍井舊名龍泓吳赤烏中方士葛洪常煉丹于此事見圖記其地當西湖之西浙江之北風篁嶺之上實深山亂石之中泉也每歲旱禱雨於他祠不獲則禱于此故老相傳以爲有龍居之然泉者山之精氣所發也西湖深靚空闊納光景而涵煙霏菱芡荷花之所附麗龜魚鳥蟲之所依憑漫衍而不迫紓餘以成文陰晴之中各有奇態而不可以言盡也故岸湖之山多爲所誘而不克以爲泉浙江介於吳越之間一晝夜濤頭自海而上者再疾擊而遠馳兕虎駭而風雨怒遇者摧當者壞乘高而望之使人毛髮盡立心掉而不禁故岸江之山多爲所脅而不暇以爲泉惟此地蟠幽而蹋陽內無靡麗之誘以散越其精外無豪悍之脅以舫疎其氣故嶺之左右大率多泉龍井其尤者也夫蓄之深者發之遠其養也不苟則其施也無窮龍井之德蓋有至於道者則其爲神物之託也亦奚疑哉元豐二年辯才法師元靜自天竺謝講事退休於北山之壽聖院院去龍井一里凡山中之人有事於錢塘與游客之將至壽聖者皆取道井旁法師乃即其處爲亭又率其徒以浮屠法環而咒之庶幾有慰夫所

謂龍者俄有大魚自泉躍出觀者異焉然後知井之有龍不謬而其名由此益大聞余是哉自淮南如越省親至錢塘訪法師於山中法師策杖送余於風篁嶺上指龍井曰此泉之德至矣美如西湖不能滛之使遷壯如浙江不能威之使屈受天地之中資陰陽之和以養其源推其緒餘以澤於萬物雖古有道之士又何以加於此盍爲記之余曰唯虞伯生龍井詩杖藜入南山卻立賞奇秀所懷玉局翁來往絇履舊空餘松在澗仍作琴筑奏徘徊龍井上雲氣起晴晝入門避雲酒脫屐亂苔贊陽岡挹雲石陰房絕遺搆澄公愛客至取水挹幽寶坐我簷蔔中餘香不聞臭但見瓢中清翠影落羣岫烹煎黃金芽不取穀雨後同來二三子三咽不忍嗽講堂集羣彥千壓坐吟究浪浪雜飛而沈沈度清漏合我懷勁學胡爲裏章綬姚公綬詩龍井泉頭與客過計程遙度石蛙幾茱畔麥隴連山麓僧寺人家各澗阿決泱睛流霜葉亂迸斑飛雄夕陽多品嘗顧諸風斯下香落茶經奈殊到孫太初詩眼底閒雲亂不開偶隨麋鹿人雲來平生於物元無取消受山中水一盂王稱登詩名山迢遞

（客來稀隱隱疎鐘入翠微春雨新泉千澗合寒潭明月一俯歸聲隨鳴磬開過院淨比青蓮不染衣開說夜深龍化去何年重向此中飛賀燦然詩古刹深深客到稀爲貪岡夾坐忘歸雲中奏樂和仙梵竹裊開筵抱翠微一片湖光遙入酒千山雨色近侵衣仙人共有烟霞癖招隱青山意不違唐文獻詩已變莊嚴境垂蘿猶古墻秋聲墮霜葉晴色引天香雀啄傾僧地猿窺演法堂飛觴復茗飲不覺晚雲蒼虞淳熙詩龍臥梯仙圖風霞冷玉壇頑人歌夜澗若上障秋斕傭摘五星落禪依十地安片雲爭出岫獨石借君看張翥風篁嶺詩山行貴徜徉緩轡不可驅天竺已幽阻風篁更盤紆前瞻乳竇峯錯立石筍株洩雲相斷蔽蒼翠變態殊層梯俯山巔中緣見西湖晴旻散遠雁秋色連平蕪陰崖滙沏沱直下龍所都森突人上慄雷永止斯須泉流緊活活魚出閒于于飛霜末著樹綠陰尚紛數茲晨玉佳節況得暄暖扶雙亭俯澗谷列半陳酒壺松風吹桂華香韻世所無奉常老博士幾載賜茱萸歸來北山南同此寂寞煤我友二三子文采珊瑚珠權然隨所適形蹟安能拘窮探忘前期欲罷重踟躇浮嵐收不上屐底青模糊炊烟忽生暝落日棲號烏終當借上方雲臥蘿月孤）

南高之支其南曰三台山三峯儼峙中尊旁翼員秀如畫其後諸峯纍纍如貫珠爲靈石山（一名積慶山）平鼎山延壽山有巖曰崑崙有嶺曰大麥（達中憩亭有觀音泉）曰小麥（達定香橋有于忠肅墓）爲丁家山花家山峙于湖中（优仁近花家山詩開循石澗列雲扉樹影生涼怯苧衣靜碧軒窗聊寄傲軟紅塵土竟忘歸滿傾竹葉春霞滑輕摘蕉花曉露稀禪意法乘俱莫問且談舊事共依依）其東曰鳳凰嶺穎秀塢（有法相寺寺有定光佛眞身定光庵六通寺）有泉曰卓錫水極甘冽有洞曰蝙蝠爲玉岑山有惠因澗（北有惠因寺寺有藏輪俗稱高麗寺）爲鐵窗櫺洞爲筲箕泉爲石屋嶺爲赤山爲錢糧司嶺嶺接九曜其西南曰烟霞洞洞中作丹玄五采色（刻羅漢像一十八千歲寶掌像千官塔）及旁有巖曰佛手曰落石曰象鼻有泉曰劉公（下有清修禪院俗稱烟霞寺）下有水樂洞後有丹井（有新庵一名演福庵）爲石屋洞洞廠如屋廣可數百武西北有窟深杳如螺爲石奧稍西有窟可攀躡而上爲石樓洞前拾級上爲石別院循洞而北稍上爲小石屋爲羅漢隱身洞前有甘溪從水樂匯虎跑諸泉入於江（蘇軾水樂洞詩君不學白公引涇東注渭五斗黃泥一鍾水又不學哥舒橫行西海頭歸來羯鼓打梁州但向空山石壁下愛此有聲無用之清流流泉無絃石無竅強名水樂人人笑慣見山僧已厭聽多情海月空留照聞道磬襄東入海遺聲澗谷含宮徵聲奏未成君獨喜不須寫入薰風絃縱有此聲無此耳王大綬詩歷騁空寒六六天更來洗耳聽春泉迅湍激石浮清磬樹溜行沙寫素絃路門林亭三四曲洞中日月幾千年何人獨得開收律譜入宮商與世傳楊仲宏詩石林求路轉聲牙來訪香嚴大士家甫過門前生蕹葉風行隴上落松花懸崖滴水鳴金磬激澗流泉走玉砂欲適山林去城市入知寂寞勝紛譁优仁近詩誰擘空青露石幻遊龍伸臂下南高鬼神穿鑿地脈碎風雨支撐天柱牢峭壁著苔侵佛醫懸崖滴乳溼僧袍伽藍闇是香山叟燈暗祠荒沒野蒿周紫芝烟霞洞詩瀨湖兩峯高屹立曉相望蒼涼昇海月骹髏露千嶂羸驂絕陂陀巖谷飽追訪緬懷洪荒初蘊蕭含萬象渾沌久已死傒忽眞巧匠誰分鑿空手出此奇險狀中虛納遊雲谷靜答幽唱暗穴下無底濤聲相悲壯十八志聲聞附石出遺像誰其架修椽遺尾玄石上青山不知數遠屋森百大忽於兩峯間萬眞見烟浪彭湃海潮聲往往入黎杖天公愛此山介我拜嘉覡涵爲隔仙凡欲往鼓捫悵便當學佑禪綺語禱宿安

自足伴周遊長年此遐放〔李攀龍烟霞嶺詩烟霞不隔洞天遙佛影千巖散寂寥絕壁倒銜滄海照一峰高映赤城標白雲家在時堪駐紫氣山深夜自朝真遊藤蘿迷出入相逢終日少漁樵〔宋長春石屋洞詩山深洞古空雲根秋草平鋪下有門倚壁虛窗真屋舍穿風[illegible]自乾坤經脈僧子禪初靜棋局仙人過幾番若使避秦知此處不將雞犬吠桃源

水樂洞之西爲楊梅嶺嶺西爲十八澗（有石佛庵）東爲滿覺衖多桂樹（有葛居庵）爲白鶴峯與大慈峯對有泉曰虎跑從地下湧起時刺刺有聲極甘冽泉品第一（爲定慧寺唐定慧禪師卓錫處俗稱虎跑寺）東爲雙髻峯有甘露泉（有廣澤寺俗稱甘露寺）西爲馬鞍山有真珠泉（有崇先襲慶寺俗名真珠寺）爲月輪山山峙江右（有開化寺六和塔武肅王時永明禪師建以鎮潮）張光弼九溪詩春山縹緲白雲低萬壑爭流下九溪蹤迹落花尋曲徑桃源無路草萋萋〔宋濂虎跑泉詩敘云虎跑泉在杭之南山大慈定慧禪院距城十里而近唐元和十四年性空大師來遊茲山樂其靈氣鬱盤棲禪其中尋以無水將他之忽神人跪而告曰自師之來我等徼惠者甚大奈何棄去南岳童子旋當遣二虎來移師無憂也翼日果見二虎跑山出泉甘冽勝常大師因留建立伽藍蘇文忠公守杭爲之賦詩有虎移泉眼趁行腳之句蓋紀實也師名寰中蒲坂盧氏子得法于百丈海一時龍象如南泉願臨濟玄趙州諗巖頭奯雪峯存無著喜欽山邃咸來咨叩道要則其德服鬼神彰灼靈異有不難致者於戲拔錫刺止水爲之湧折腰拜井泉乃叩流武夫健將一誠之所格尚若此況大師心悟無際者乎洪武戊午冬十有一月濂朝京師道經山下今主僧定巖戒有道之士也邀濂觀泉且披法衣率其徒同舉梵咒久之泉竇淌兩出若聯珠然已而微作湧勢濂心異之遂爲作銘銘曰天一所形敏質乃凝潛行重淵輿氣俱升至人求居地不受寶護信清泠生于虎爪山后

川君與道爲謀肯私一勺不飾[illegible]化泉爲雨式沛且滂潤于丁里幻[illegible]坊羣生依之爲正法幢命世大才[illegible]來谷如山荅譽代祀雖應答偉步[illegible]彼傑彈我于世緣逢聞輒癈泉特[illegible]後湲征發風埃渺濁有素者衣化[illegible]波如習禮定洗滌根塵一時清淨[illegible]亭亭有塔東峯上此老初來百神[illegible]行腳龍作很花供撫掌至今遊人[illegible]皆壞珮響信知此來如此泉莫作[illegible]大年御詩中峰有路盤恒上前代[illegible]啼對客欲忘言塵事欲人空艸掌[illegible]聲山雨暗添泉溜響俟然屋揖下[illegible]因風想〔李攀龍詩大士始結構鑿[illegible]自南獄掉尾從師遊神成攫地脈[illegible]大逆石罅松根解稠移勢肯沈踏[illegible]至今噴巖壑水猶咆哮流酌言生[illegible]總薜眼在其下湖汝故可求不然[illegible]霧浮穿壁吐長澗夾寺猶龍微疑作故山雨片雲駐崎嶁歸應出東林無爲惠遠留白廷玉登六和塔詩龍山古化城浮屠峙其巔開殿生妙香金碧森[illegible]仲殊登秀江亭南柯子詞金裝蟠龍尾蓮開舞鳳

（頭浮生宮殿不因秋門外莫尋塵世路池江流靄色澄千里潮聲帶兩州月華清汎浪花浮今夜蓬萊歸夢十二瓊樓）

風篁之北爲棋盤山爲獅子峯爲老龍井老龍井茶品武林第一有冲泉泉甚冽宜茶（有方員庵今廢辨才塔土人移置）嶺下水匯歸隱橋九溪十八澗入于江（楊維楨獅子峯詩二首海閩梅清嶂雨收胡牀高踞碧獅頭三吳水接天無盡百越山窮地欲浮樓閣剛風吹碧臺旌旗落日照紅鰍行人莫問駈潮事潮落山西波十洲　獅子峯雲而翠鬟我來親拂頂花看隨湖月上樓臺澄度海雲生鍾磬寒蓬島未應三萬隔桑田今有幾回乾大千不究恆沙界細問彌天釋道安）

棋盤之西爲郎當嶺上有山曰天門兩峯對峙如門天門西北上曰栗山兩山所宗有吳大帝石杵在焉由鳳凰山遡栗山自南亙西二十里而遙總曰南山

天門之北曰乳竇峯在天門北雙桂峯白雲峯中印峯稽留峯月桂峯凡五峯（有三天竺寺）有嶺曰捫壁曰幽淙有泉曰夢泉曰大慈有池曰如意有巖曰百丈曰烏石曰天香曰千歲曰日月有洞曰騰雲（白居易天竺靈隱兩寺詩在郡六百日入山十二回宿因月桂落醉爲海榴開黃紙除書到青宮詔命隨僧徒多悵望賓從亦徘徊寺暗烟埋竹林香雨落梅別橋憐白石辭洞戀青苔漸出松間路猶飛馬上杯誰教冷泉水送我下山來）有石曰三生洞曰圓公（謝靈運三生石

詩四城有頓躓三世無極已浮歡昧眼前沈憂貫終始壯齡緩前期頹年迫暮齒揮霍夢幻頃飄忽風雷起良緣迨未謝時逝不可俟敬擬靈鷲山尚想祇洹軌絕溜飛庭前高林映窗裏禪室棲空觀講宇析妙理　黃汝亨詩三生石下亂峯前小坐烹茶亦是緣岩稍層陰微帶雨林疎細資忽生煙衣香半襲巖間草語韵都分竹裏泉長日似年人不覺但依山靜卽安禪）

飛來峯（一名靈鷲峯）後有蓮華峯奇石叢嶄青蒼玉削其下巖扃窈窕嵌空玲瓏晉僧慧理曰此中天竺靈鷲小嶺不知何以飛來兩山巖壑此最靈奇（巔有神尼舍利塔旁有理公塔）有臺曰翻經（傳爲謝靈運幼時翻經處）有巖曰青林曰虎頭曰玉女有窟曰隱窟（虞淳熙贖歸寺僧藏陰符防佔據採鑿者）有洞曰呼猿曰龍泓曰玉乳曰射旭曰通江有井曰葛井（葛洪煉丹處）有泉曰臥犀曰醴泉曰煖泉（一名療疾）曰冷泉（有冷泉亭）從石人嶺下匯合澗橋經金沙灘入于湖（白居易冷泉記略云東南山水餘杭爲最就郡言靈隱寺爲最就寺則冷泉亭爲最亭在山下水中寺西南隅高不倍尋廣不累丈撮奇搜勝物無遁形春之日草薰木欣可以導和納粹暢人氣血夏之日風冷泉渟可以蠲煩析醒起人幽情山樹爲蓋巖石爲屏雲從棟生水與階平坐而翫之可濯足于牀下臥而狎之可垂釣于枕上潺湲潔澈甘粹柔滑眼耳之塵心口之垢不待盥滌見輒除去先是領郡者相里君作虛白亭韓僕射皋作候仙亭裴庶子棠棣作觀風亭盧給事元輔作見山亭右司郎中元藇最後作此亭五亭相望如指之列佳境殫矣雖有敏心巧目復何加焉故吾繼之述而不作　石門澗詩石門無舊徑披榛訪遺蹟時逢山水秋清暉如古昔嘗聞慧遠輩題詩此巖壁雲覆莓苔封蒼然無處見蕭疏野生竹崩剝多年石自從東晉後無復人遊歷獨有秋

沁詩脾冷暖年來只自知流出西湖載歌舞回頭不似在山時趙師秀冷泉夜坐詩衆境碧沈沈前峰月正臨樓鐘晴聽響池水夜觀深清淨無人世虛空見佛心卻尋來處宿風起古松林乳竇之支爲永清塢集慶山（下有集慶寺文昌殿黑觀音堂）九里松松有六朝南宋植者偃曲如虬龍爲仙芝嶺有仙芝泉（俗稱普福嶺一稱胭脂嶺有普福寺中憩亭）有小溪徑茅家埠入于湖（金闕九里松詩結駟向青郊松陰九里遙言從天竺寺直渡小春橋偃蹇成芝蓋蕭瑟蔭蘭橈相逢何所贈期君保後凋貞公蓮詩百盤雲磴入千峰飛蓋行穿夾道松長晝風雷驚虎豹半空鱗甲舞蛟龍江濤夜合秋聲壯湖雨春添黛色濃欲藉丹青圖直幹恨無韋偃得相從王世貞詩偃蓋垂髯一萬株鬱蔥佳氣冠江湖長依漢地三天竺不數秦時五大夫永夜濤聲遙自合高秋嶺色未全孤無勞白眼輕人世雨後芝苓好更鋤）

北高峯（通志作武林山）峯後爲白沙嶺石人嶺嶺上有石如人爲龍門山爲形勝山有峯曰烏石（一名石筍）曰西源有塢曰大桐（有永安塔有石佛庵大桐庵徐家庵庵傳爲天聖寺址）北有泉曰銀沙（有資巖庵）曰金沙（有祇園庵）曰福泉曰白公茶井登高峯頂羣山盡俯（有五顯殿前有七級舍利塔下有靈隱寺西晉理公建爲仙翁書扁曰絕勝覺場兩山寺古且大惟靈隱淨慈）有塢曰巢居（有韜光庵岣嶁山房）有池曰金蓮曰醮筆曰茯苓泉及池匯冷泉環靈隱寺前（蘇軾北高峯詩言遊高峯塔蓐食治野裝火雲秋未衰及此初旦涼霧霏巖谷暝日出草木香嘉我同來人又便雲水鄉相勸小舉足前路高且長古松攀龍蛇怪石坐牛羊漸聞鍾磬音飛鳥皆下翔入門空無有雲海浩茫茫惟見聾道人老病時絕糧問年笑不答但指空蔾然心知

澗聲潺湲空日夕陸游觀冷泉詩泉聲飛出閘透遶綠陰閒此地原無暑多時不入山草欹疑石墜水定見魚還誰得同龜鶴遊吟半日閒周紫芝詩二首呼猿洞口水濺戲忽見奔流下九天乞得少陵三峽何爲君題作倒流泉　萬里西興浦口潮漲花鎮似海門高誰將一夜山中雨換作三江八月濤梅詢蓮花峯詩巨石如芙蕖天然匪雕飾鐙薄峯頂邊嬋娟秋江側步川試誰探作碼當自惜坐與棠落同正心未嘗易僧慧洪飛來峯詩意行忽出門欲留聊執杖雲間飛來峯巋然眉睫上氣勢欲翔舞秀色無千嶂萬物皆我造何從有來往大千等毫末古今歸俯仰心知目所見皆即自幻妄如窺鏡中容容豈他人像顛准朗阿師乃作去來相此意果是非一笑聲輒放但復臨冷泉舉手弄清漲陳剛中詩寒峰插天出玲瓏萬菡萏微風起松際怪石勢搖撼上有百尺松幽花綴紅滲野猿忽躍去摘下露千點回首冷泉亭天鏡光瀲灩遊姬長眉青嬌童兩髫髦平生山水癖如人嗜昌歡對此一壺酒玉色翻醉臉路逢老祝髮綠袍金光閃茲山信自佳恨爲緇塵染置之且復醉天竺鼓銳鈂林景熙詩何年移竺國秀色發棲眉清極不知夏壺中欲悟僧樹幽嵐氣重泉落乳花疑滴憶烹茶處閒來話葛藤陳基詩千巖萬壑響奔雷分得西天小朵來雲氣滿林山韞玉松陰繞寺楊生苦烟霞遠跡何當遠猿鶴留人未擬回今日使君蘇白輩辟歸城路近三台王世貞詩濤聲不斷舞著蚪忽爾嶒峴萬玉抽劫盡修羅移佛土願深阿育湧南洲懸崖宛轉疑龍藏疊嶺籌騰盡鷲頭自有眞如飛不去幻軀天地任沈浮黃省曾詩洞室曲仍曲峯椒奇復奇賦華形不似遊習勝還迷西鷲應宜詑東壺諒可齊至今盤鬱境猶似眾靈棲蘇軾送唐林夫詩靈隱寺前三竺後兩澗春淙一靈鷲不知水從何處來跳波赴壑如奔雷無情有意兩莫測肯向冷泉亭下相縈回我在錢塘百六日山中暫來不暖席今君欲就靈隱居葛衣草履隨僧蔬肯與冷泉作主一百日不用二十四考書中書曹既明冷泉詩朱詹日靜軒窗冷碧嶂雲紙草樹香山影倒沈波底月夜闌相對寫寒光張與詩小朵峰巒擁翠華倚雲樓閣是僧家憑檻畫日無人語濯足寒泉數落花林丹山詩一泓清可

不復夫紋詩更勞塵躋荊留定帝今安天[illegible]林詩清蘿百折上崚嶒世界凡仙到此分小米品遊來異域孤撐天扶入賢雲江湖俯看盂中瀉鐘磬同從地底聞借問須彌在何處老僧留客且論文號肇和詩高峯千仞玉嶙峋百磴躋攀翠靄分一路松聲長帶雨半空巖氣總成雲上方樓閣參差見下界笙歌遠近聞誰似當年蘇內翰登臨處處有遺文唐宋之問靈隱寺詩鷲嶺鬱岧嶢龍宮鎖寂寥樓觀滄海日門對浙江潮桂子月中落天香雲外飄捫蘿登塔遠刳木取泉遙霜薄花更發冰輕葉未凋夙齡尚遐異搜對滌煩囂待入天台路看余度石橋綦毋潛詩招提此山頂下界不相聞塔影掛青漢鐘聲和白雲觀空靜室掩行道衆香焚且駐西來駕人天日未曛宋林逋詩山堂氣相合旦暮生秋陰松門韻虛籟錚若鳴瑤琴舉目翠狀動傾耳百慮沈按部既優游此時振衣襟弦澄冷泉色寫我清曠心飄颯白猿聲答我雅正吟經臺復丹井捫蘿嘗倚臨鶴蓋青霞映王趾蒼苔侵溫顏照槁木眞性討幽禽所以仁惠政及物一何深灑翰嶙峋壁返駕旃檀林回聽窣堵峯天半千萬尋蘇軾詩君不見錢塘湖錢王壯觀今已無屋堆黃金斗量珠運盡不勞折簡呼四方宦遊散其孥宮闕留與閒人娛盛衰哀樂兩須臾何用多憂心鬱紆溪山處處皆可廬最愛靈隱飛來孤喬木百丈蒼髯鬚擾擾下笑柳與蒲高堂會食羅千夫撞鐘擊鼓喧朝晡凝香方丈眠氍毹絕勝絮被縫海圖清風時來驚睡餘遂超羲皇傲几蘧歸時棲鴉正畢逋孤烟落日不可摹白居易寄韜光僧詩一山分作兩山門兩寺元從一寺分東澗水流西澗水南山雲起北山雲前臺花發後臺見上界鐘聲下界聞遙想吾師行道處天香桂子落紛紛黃夜亭岣嶁山房詩窮寵此山中巖房一徑通飛泉時帶雨拂響坐臨風人靜禪初梵天高月政空淒清聊奏曲人世已鴻蒙）

慶化山（北東岳廟南雷院）有塢曰清芝有玉泉（南玉泉寺北靈峯寺有細雨泉心湯題晴空細雨扁黃夜字詩大清無片雲青山沈碧漫呼吸從何來暈分復涂聚噴爲大小球散作空濛雨敢之遷茗椀渫然往潭應上泉較洞如吾以問陸羽）有嶺曰桃源

（一名說冢嶺）嶺北有方井（有[illegible]意寺報先寺）爲法華山（孝武墓行宮法華庵）石壁山龍駒山（一名龍師山有沈文通墓）秦亭山有泉曰白兎其支爲黃姑山（有保定庵）有村曰古蕩（有上下馬塍多菰花木劉士亨詩一溪流下繞芳塘誰種溪南十畝桑樵峪暗通三竺寺人家住近[illegible]花莊偶隨芳草尋詩去卻愛青林煮酒香便典春衣傍醉倒傍人慣識杜陵狂）

仙姑山沿東山街而東（下有張憲墓）履泰山上有棲霞洞棲霞嶺（有岳王墓井廟）後有紫雲洞無門洞（有黃龍祠）金鼓洞有塢曰埽箒（有護國寺淨性寺社稷壇）有古劒關（有牛皋墓妙智寺）有虎頭巖（有鳳林寺龐公祠）有君子泉（有永壽寺洪宣公祠彭王二公祠此處近好事者多作去任生祠釋洪恩無門洞詩鑿像祈靈係無門度普門雲依龍去住風辨雀朝昏坐久澄諸念因之淨六根與師經許別相向寂何言）

寶雲山爲瑪瑙坡（瑪瑙寺後有瑪瑙山居有伴玄庵）有僕夫泉爲葛嶺有葛洪井爲錦塢上有初陽臺（有顯功廟智果寺上有智果山居有紫陽祠）有參寥泉爲寶石山（有大佛寺）有沁雪泉（蘇軾寶雲山詩寶雲樓閣鬧千門林靜初無一鳥喧閉戶莫教風埽地捲簾疑有月臨軒水光瀲灩猶浮碧山色空濛亦斂昏乞得湯休奇絕句始知鹽絮是陳言薩天錫葛嶺詩據丹仙子渺浩間一夕乘風去不還火冷爐頭灰已盡雲封澗口嶺長閑千年瑞氣生瑤草夜半天風響珮環眞境空明自今古烟塵依舊隔瀛寰張伯雨詩初陽臺上新亭好一曲笙簧石壁閒鷺役玄興狂道士步虛飛下玉清臺葛仙井詩一宿葛翁丹井上化爲蝴蝶夢魂清湖田涼蛤四散吹烟寺曉鐘相遞鳴孤嶼橫陳爲玉几初陽煥燭假露峨客舟又入水雲去還我風篁雪竇聲秦舜友初陽臺詩晨光凝遠眺寒露

（滸松風玉笛一聲曉萬山青翠空沈韶登初陽臺詩湖光萬頃畫霏霏獨上層臺挹翠微兩岫烟巒披曙色六橋花鳥弄朝暉藥成丹竈仍留訣汞長黃芽漫泄機遙憶維川採古蹟白雲天際鶴齊飛孫斯億宿大佛寺詩西湖湖畔寺一徑入雲深有客維舟地高僧下榻心竹蘿偷柳色苔砌護松陰日暮疎鐘歌惟問簫鼓音）

寶稷山（一名巨石山有崇壽寺寶所塔俗名保叔塔）有峰曰獅子有石曰壽星曰倚雲曰屯霞有石屏有松臺有乳泉有一勺泉其支爲霍山（有慶忌塔昭慶寺入城爲祖山武林山屬仁和境）寶雲之支渡西泠（有蘇小墓）爲孤山有六一泉（北有林逋墓放鶴亭四賢祠南有快雪堂名賢祠俗稱陸宣公祠祠旁有望湖亭垂露亭張祐孤山詩樓臺聳碧岑一徑入湖心不雨山常潤無雲水自陰斷橋荒蘚合空院落花深猶憶西窗月鐘聲出北林白居易詩柳湖松島蓮花寺晚動歸橈出道場盧橘子低山雨重栟櫚葉戰水風涼烟波淡蕩搖空碧樓殿參差倚夕陽到岸請君回首望蓬萊宮在水中央孤山寺遇雨詩拂波雲色重灑葉雨聲繁水鷺雙飛起風荷一向翻空濛連北岸蕭颯入東軒或擬湖中宿留船在寺門湖上夜飲詩郭外迎人月湖邊醒酒風誰留使君飲紅燭在舟中林逋孤山詩二首低處凭欄思渺然孤山塔後閣西偏陰沈畫軸林間寺零落棋枰葑上田秋景有時飛獨鳥夕陽無事起寒烟遲歸更愛吾廬近祇待重來看雪天、水墨屏風狀總非作詩除是謝元暉溪橋鬟裊穿黃落樵斧丁丁隔翠微返照未沈僧獨往長烟椒淡鳥橫飛南峯有客鋤圖罷聞倚林間忘卻歸巢居閣詩二首遠含青山看未足故穿林表架危軒但將松篠延佳客常帶嵐霏認遠村吳榜自能凌晚汐湘纍何苦屬芳蓀餘生多病期怀養聊此棲遲一避喧山水未凝猿鳥少此生猶擬別移居直過天竺溪流上獨樹爲橋小結廬錢思復詩金剎天開畫鐵簷風語鈴野雲秋共白江樹晚逾青鑿屋巖藏雨黏崖石墜星下看湖上客歌吹

正沈冥李賀蘇小小墓詩幽蘭露如啼眼無物結同心烟花不堪剪草如茵松如蓋風爲裳水爲珮油壁車夕相待冷翠燭勞光彩西陵下風吹雨周紫芝詩野水橫分青草陵誰埋玉樹與瓊枝湖邊山自向人綠門外柳從何處垂行雨行雲均是夢施朱施粉未相宜一從恩死蘭枯後剛道桃花好面皮林景熙詩歌扇風流憶舊家一邱落月幾啼鴉芳魂不肯爲黃土猶幻燕支半樹花沈明臣詩不知何地埋紅粉寂寞江天空墓門月上西陵迷遠夢花飛南國斷香魂山光賦酒蜻蜓酹草色和烟蛺蝶飄春水春風更無擬似將流浣感王擇眉隆詩日落西泠冷暮潮美人南國可蕭條江邊岸條青鶯去墓上花掃紅粉銷明月可能留寶靨柳枝猶自學纖腰白門亦有啼烏在多少香魂不可招陳邦瞻梅花嶼詩梅花枝幾行孤嶼帶橫塘雪在難分色風來始悟香橫斜依夕照清絕問修篁此夜看明月佳人不可忘蘇軾六一泉銘云歐陽文忠公將老自謂六一居士予通守杭州別公而南公曰西湖僧惠勤甚文長于詩吾昔爲山中樂三章以贈之予問於民事求人于湖山而不得則往從勤乎予到官三日訪勤于孤山抵掌論人物勤曰六一公天人也人見其暫寓人間而不知其乘雲馭風歷五嶽而跨滄海也此邦之人以公不一來爲恨公麾斥八極何所不至雖江山之勝莫適爲主而奇麗秀絕之氣常爲能文者用故吾以謂西湖蓋公几案間一物耳勤語雖幻怪而理有實然者明年公薨余哭于勤舍又十八年余爲錢塘守則勤亦化去久矣訪其舊居則弟子二仲在焉畫公與勤之像事之如生舍下舊無泉余未至數月泉出講堂之後孤山之趾汪然溢流甚白而甘即其地鑿巖架石爲室二仲謂師聞公來出泉以相勞苦公可無言乎乃取勤舊語推本其意名之曰六一泉且銘之曰泉之出也去公數千里後公之沒十有八年而名之曰六一不幾于妄乎曰君子之澤豈獨五世而已蓋得其人則可至於百傳嘗試與子登孤山而望吳越歌山中之樂而飲此水則公之遺風餘烈亦或見於斯泉也王世貞六一泉詩六一居士跡不到千古人呼六一泉爭信碧山茅學士十年中夜枕泉眠癸良棲詩湖天莽沈碧山孤瑟瑟寒光入井梧石故花窈空水鏡

（月來梅社浸冰壺琴牀過雨喧秋籟筆閣懸瀧落夜珠自是醉翁清欲絕風流千載起吾徒）粟山至北高五里而近北高至棲霞十里而近棲霞至寶稷五里而遙其南北面爲西溪沿山輦道總曰北山兩山當湖三面東一面負郭崇墉萬雉正補其缺（有玉蓮亭柳州亭問水亭錢王祠楊龜山祠靈芝寺彭祖庵）

湖中堤凡三自岳王墳達南屏山者曰蘇公堤爲橋者六桃柳映帶此爲最盛傍有湖心亭放生池自東山街達赤山埠者曰趙公堤爲橋亦六曰裏六橋自孤山達巨石山者曰白公堤新增盛亦曰十錦堤多佳花垂柳與大堤爭勝

江上之山爲天門山支南行者曰五雲山高百丈俯瞰江江三折當其前巔有天井（有眞際院五顯神祠）其東北有白沙塢其西北遡江上（有清芳亭）爲雲棲塢（有雲棲寺僧蓮池與其徒修淨土處有天住寺）溪水經朱橋入于江（錢思復五雲山詩普覺道衣久不傳五雲故色尚蒼然斷崖叢薜三千丈香木風霜四百年龍井雨深泉獨響漁村潮上月初圓寶坊金碧紅塵聚何似茲山更絕緣余翔閒詩三首幾年魂遠浙城西十里荷花濛錦陵踏遍兩峯三竺路又隨青嶂入雲棲　千里旌旗擁六飛投脊欲上釣魚磯無端忽被閑雲引迴櫂峯前掩竹扉　洛邑名園歌舞沈亂鴉嘶破幾黃昏何人學得香山老千載精廬有梵音林景初詩山氣清如冰林扉夜不扃月明苔徑白松暗水螢青幽蕙臨風辨孤泉過石聽何當凌絕頂萬里極滄溟沈嘉則詩偶凌吳嶼恍蓬壺直駕長風上帝都石劃鴻濛秋色重路盤霄漢鳥飛無白雲東盡天

達海青嶂西來日擁湖信有胡麻堪飯客荷鋤于此作樵夫）粟山西爲黃山有黃山大嶺范村逼西溪近也其最高者曰焦山周二十里境中山無出其上者（巔舊建眞武廟甚靈境中多虎廟廢）爲觀山爲白巖山爲石龍山爲柴蒷尖石灰嶺金子衕其太祖則禹杭之徑山也由粟山至金子衕五十里而遙爲南北兩山祖其西南遡錢塘江上爲定山南北安吉長壽四鄉山與富陽禹杭接疆其西北沿苕溪下爲欽賢履泰孝女南北四鄉山與德清仁和接疆

黃山之支東南行爲柏子尖山爲牛方嶺（有天治寺）折而西爲百丈山有黃山溪從陡門閘大朱橋入于江

焦山之支東南行爲馬鞍山黃山阪

白巖之支東南行爲九里晴山分金嶺嶺達西溪閑林埠（有集福寺）入大嶺眠牛山（俗名桑柳坂有定南山）青山（俗名密家灣有光明寺）

石龍之支東南行爲曇山四圍皆石玲瓏秀巧有仙人洞洞門石闕一石從空駕其上洞內空明有石鼓旁有小窟奇石空洞爲解頭山（有解頭寺旁有定南公館）爲漁山渡（有王安寺）爲鯉魚山爲旋井山長山浮山爲

定山有長壽溪自石龍出定山浦入于江（朱熹紀事紹熙甲寅閏十月癸未朱仲晦父南歸重遊鄭君次山園亭周覽巖泉之勝徘徊久之林擇之余方叔朱擢卿吳寶之趙城父王伯純陳秀彥李良仲喻可中俱來仲晦父因題石上信手銘巖增所願君勿鑿頹然見茲山一一皆天作錢思復定山十咏定山曉行前峰月吐五更初空翠沾衣積雨餘漁大夜明經略行澗雲秋重貧籩篠篠林虎與人爭闘茅屋雞催客趁墟不似闊山行役香勞勢服買遠峯車　朱粱夜泊長虹厂飲逆流渾雪色沙実虎閣喧曉飯鐘催鄰驛寺宵漁燈映壺山村月州似解江靈語風横雞招賈客魂忽憶楓橋賀繫覽一逢烟雨夢吳門　六和觀月招提高占月輪峯樓閣清虛十二重秋憶天香飄古桂冷疑巖雪落長空池光照夜明全鯽塔影横江臥玉龍聞道廣寒從此往竹房開處約飛節　五雲賞雪獻瑞名山自昔闘化人豪殿雜金銀樹靈向吐三花秀雲凍全消五色文鳥絕空江知棹泊鹿迷深得待樵分與來更上高寒處此境應無蕭使君　龍門驍雨神剡峭壁聳雙扉雨挾腥風下翠微黑人太陰迷爽氣白翻叢薄散朝扉螺横雜樹應藏景蛟吐凝雲未霽威回首它山新似沭登樓時覺女羅衣漁浦春潮江漲夜來高幾尋輕濤栢岸夫鸞涔遲明帆發星雜遠盡日舟横雨渡深杜若風回賴鯉上挑花浪起白鷗沈越人艇子來何許敛乃時闘空外音　風水二洞空穴風來自吸嘘垂巖出木綠渠渠天門此際通闊闊海眼何年灑尾間隱者雞招應化鶴飛仙可挾更乘魚留題太守懷蘇白好事今無五馬車　鳳凰雙鬢鳳來天目憩東南瓊樹巢空百鳥甃手彻翱翔秋綰鬢兩髦髮簪暮棲嵐誰嘲風落烏紗帽自借山爲碧玉舊仙文洗頭休望嶽捎堋岸幘對清談　浮與藏魚潭色空澄島影孤清鱗時出逕天吳痕吞泗磬秋浮玉月照驪龍夜吐珠萬騎西來疑蠱顏扇舟東去想陶未沒淵每笑窮漁者何處烟波見釣徒　浙江耀武年年江上習舟師故事相傳劫火池春日樓船觀脊將秋風弓弩學吳兒素車白馬迎旗隼紫鳳玄夷畏虎鼓日皋元孜歸細柳散花洲畔凱歌時）

茱萸尖之支東南行爲大湖山山頂平廣五六十畝可耕有洞曰錢王洞洞門二皆丈許中廣二三畝不見日泉乳所結有長一二丈者紆回二十餘洞底有小窟窟下大潭深不可測取石投之聲如洪鐘山下有風洞立夏風生立秋風止有水洞水極清澈水中石鮮赤可愛好事者攜歸色輒變（有慈嚴寺）有瓜藤山神山石和尚山羅帶山有塢埠溪環大湖山出楊村王安浦入于江（白居易風水洞詩雲水埋藏恩德洞簪裾束縛使君身暫來不宿歸州去應被山呼作俗人蘇軾詩春山磔磔鳴春禽此間不可無我吟路長漫漫傍江浦此間不可無君語金鯽池邊不見君追君直過定山村路人皆言君未遠騎馬少年清且婉風崖水穴舊聞名只隔山溪夜不行溪橋聽溜浮梅萼知君繫馬巖花落出門之日向凄遲妻琴怪駡歸何時世上小兒誇疾走如君相待今安有又臨江仙咏四大從來都遍蕭此聞風水何疑故應爲我發新詩幽花香澗谷寒藻舞淪漪借與玉川生兩腋天仙未必相思遠憑流水送人歸層巔餘落日草霽已沾衣蘇軾詩風送江潮滿洞天洞門可聽人無緣土囊鬱怒聲初散石齒聲牙勢未全樂奏洞庭眞跌宕歌傳帝所亦清便何人隱几觀遺韻重使顏成問嗒然）

錢唐江自富春來徑定山五雲山至龕赭二山入于海在邑疆者凡七十餘里沿江之山總曰江上山

西溪之山爲石人嶺之支者曰石人塢（有神仙宮道院又廟夕照庵）塢口爲九沙爲沿山路南宋車駕入禹杭洞

霄宮道也歴方井法華秦亭凡一十有八里絡以小河夾岸皆茶竹梅栗二月梅始華香雪霏霏四面來襲人有柏家園園居百許家隱隱深林但見炊烟出林杪（有崇眞庵）有梅花泉泉從地湧起作梅花瓣深不能以咫灌十許頃田爲西溪留下（俗稱樓下）宋南渡將築行宮此地後駐蹕鳳凰山下此尚留故名平洋數十里宜禾宜桑宜魚而畏雨潦（曹學佺西溪看梅詩春雲忽度西溪水溪畔梅花從此始殘僧寂寂時掩扉微滅禪燈山雨裏山雨透遮沈暮鐘梅花此去幾千重渡頭客問餘杭酒衣上雲來天目峯數年夢想遊天目誰云路接梅花屋今宵驚嶺無他夢祇向龍池看飛瀑）

焦山之支西北行爲龍門山大青嶺（有龍門寺妙靜寺悟空寺）有塢曰桐塢地曰百丈（有普靈庵）爲白栗山爲安樂山（有永興寺福清竹院福勝梅花）

荊山有七十二賢人峯圓秀如削纍纍貫珠爲上埠爲臥象山（有金蓮寺浩然道院資巖寺陳洪濛論葬墓荊山庵）有荊山嶺兩溪夾山行匯西溪入于河

西溪至安溪有大雄山在苕溪東山最高（有大雄寺）有龍潭（潭有龍子）渡苕爲茅山白鶴山（有寶林寺東林寺）爲太僕山劉份圩爲銀子嶺豫陽山爲五郎山爲大雄山前爲湯梅山教場塢（有眞寂寺）東有塢曰龍潛曰方山

（舊名金印山有李忠定公祠祠裔李陽春建田藝蘅白鷄諸山記冬十月十有九日與蔣子久棹扁舟自北而西過白塔窯登白鶴山余之寶林別業在焉稍東遊東蓮寺復迄鋤墅經嵩山上有小庵其北石邱培塿爲蚌山由爲山遇還而北爲禪智寺迺唐馮孝女宅焉幼孤養母不復嫁母病思肉女刲股進之母死廬墓茹蔬捨宅爲寺長慶中詔賚粟帛賜額報恩仍名其地曰孝女鄉宋治平間改曰禪智通志又載後唐孝女名醜孃年十二母病剖腹取肝和粥以進母愈而醜孃死其塋在南故分爲孝女南北兩鄉杭舊志失載寺東爲古城頭上山曼延宛類營壘疑古人屯兵處蓋此路實當獨松關要斷亂離時之所必備也再北過全山至無諍寺又北爲東嶽廟度安溪橋溪流上接苕溪至此百里則勢綴而淵深無復崩濱之應矣下通嘉湖稅課司在焉是夜還宿西長明別業越日由東長明取道遊荀山有荀山寺古塔爲兵焚所毀詢之老僧云是荀子讀書處碑戶紛碎莫可踪跡其地稱靈芝鄉清息里荀侯崇善祀稍東爲良渚亦一大鎮也洪水之餘尚成澤國復折而西南爲大雄山登大雄寺松徑深邃頗極幽寂其嶺有龍潭宋南渡時嘗投簡祈雨潭中多產蜥蜴土人向稱龍種也戲有持去者輒不見云能飛去山之南有龍潛塢其前溪中又名壘潭或神物曾此起鼇故得名也凡前所過庵寺皆日就崩圯皆無足觀者惟此樓僉稍潔徘徊半日去五郎別業可三四里自西徂東周迴皆山而小溪四繞山之中阡所繼廣村舍稠密其外如垣堞濠塹故曰城隍山余修通志所載大雄觀杜茅篠楊梅諸山連接高一百五十丈周迴三十五里者即此徐懋升遊方山詩偶同松桂侶步入薛蘿村汲水穿靈石泉茶憩華門桐林花晚落竹徑鳥晴喧遠衕情偏冷空山坐對言）

大雄之支西爲陽山爲觀山山最高可眺江湖北爲虎母山城隍山馬山有義和泉（俗名旋井）折向東南爲冉家山饗山小山北爲荀山（有荀山寺傳爲荀子讀書處）壺

山雉山山在艮渚水中（田藝蘅荀山詩溪路僅容舟沿洄碧樹稠荀山遺古塔艮渚失平疇寺紀高人隱僧迹漫客遊斜陽靈挂席身世渺雙鷗）紫雲山在苕溪東爲安溪諸山祖西爲後郎山裏長山外長山西唐山米堆山旁爲窰山（有窰）瓶爲角寶灣渡苕溪爲洋山唐墓山全山爲古城頭（有禪智寺即馮孝女宅在北孝女醜嫌墓在南鄉名孝女南北以此）折而西南爲烏山（有紫相公壇）南爲篠山莊山蕎山有泉曰惠泉角寶灣南有化灣閘苕水由閘入一經烏山北匯長明橋經烏山南匯方山角寶灣北有安溪閘苕水由閘入經全山匯長明橋方山西有河經大雄山亦匯艮渚俱入北關大河（田藝蘅禪智寺尋馮孝女故居詩寺徑接溪灣蕭條不掩關僧居孝女宅墻帶古城山寒日雲容淡深林鳥語聞開尊松竹裏騁得遠人閒徐懋升泛溪詩溪上全無暑煩襟向此銷水容清慧帶星影動蘭橈綠樹移殘月岸山出古窰誰知竟陵子擊木起長謠）紫雲之支沿苕溪東爲韜光山石塽山生金山（有漢長慶寺）有放生湖（俗稱長慶湖大二百餘畝）東北爲朴山青龍山洋後山（有安溪稅課司接待寺）爲東明山（舊名古道山）山高可眺浙江（有東明寺深隱庵俗傳建文帝隱此）北爲大遮山山更高上有龍潭（有龍王廟）東南爲烏尖山（有趙鼎墓）鳳凰山（有金仙寺）北爲峩墅嶺太平山（有沈括張浚墓）東爲金龍山（有望雲亭謝緒讀書處）（有緒父子墓靈惠廟）稍東爲石門嶺鳳泉山（有廣化寺）唐山萬松

山（一名界山與武康接界）苕溪自禹杭洒涵至化灣陡閘環窰山紫雲山大遮山萬松山由德清匯霅溪入具區在邑疆者凡三十又三里沿溪諸山總名曰安溪西溪山

山水二

錢塘江在縣之東南本名浙江虞喜云潮水投浙山下折而曲一云江有反濤水勢折歸故云浙江盧肇曰浙者折也蓋取其潮出海屈折而倒流也一名浙河山海經云禹治水至於浙河（說文云江水東至會稽山陰爲浙江又漸水出丹陽黟中東入海今錢塘浙江是也秦始皇渡浙江至會稽則浙名舊矣桑欽載漸水所經入正今浙江而不名爲浙漸字近浙而相變如邪鄒則浙之得名既以先秦而承欽更以爲漸何也許氏浙水漸水又復兩出不可曉黟中今徽州也休甯縣有浙溪溪上有浙嶺而婺州亦有浙溪二州水皆相會桐廬兩遂泛杭嚴閒入海則本其發源因名爲浙亦無牴悟更名爲浙蓋水作折則去不驟而漸亦一義也）莊周曰浙河之水濤山假屋雷擊霆砰有吞天沃日之勢是也又云曲江枚乘七發曰觀濤于廣陵之曲江（錢邑均隸揚州域寓內惟浙江有濤一名羅刹江取風濤險惡意又江中有羅刹石至此風濤倍險）今名錢塘江其源發黟縣曲折而東以入於海潮水晝夜再上奔騰衝激聲撼地軸郡人以八月十八日傾城觀潮爲樂間昔有善泅者泝濤出沒謂之弄潮往往沒溺厲禁乃止其沿江之塘自唐宋來代有修築與圯遞變錢武肅所爲射潮捍塘處也其實船廠一帶舊無堤塘田土傾圮萬厯三十三年心陽鳩工聚實梼石堅巨爲永遠計費六千餘金勒石道左又築

浙江驛路建杭帶江海坊（宋姚寬西溪叢語舊於會稽得一石碑論海潮依附陰陽時刻極有理疑是國初燕肅所爲云觀古今諸家海潮之說多矣或謂天河激涌亦云地機翕張盧肇以日激水而潮生封演云月周天而潮應挺空入漢山涌而濤隨析木大梁月行而水大源殊派巽無所適從索隱探微宜伸確論大率元氣嘘吸天隨氣而漲故溟渤往來潮隨天而進退者也以日者重陽之母陰生于陽故潮附之于日也月者太陰之精水者陰類故潮依之于月也是故隨日而應月依陰而附陽盈于朔望消于朒魄隨于上下弦息于曜朒故潮有大小焉今起月朔夜半子時潮平于地之子位四刻一十六分半月離于日在地之辰次日移三刻七十二分對月到之位以日臨之次潮必應之過月望復東行潮附日而又西應之至後朔子時四刻一十六分半日月潮水亦俱復會于子位于是知潮當附日而右行以月臨子午潮必平矣月至卯酉汐必盡矣或遲速消息又小異而進退盈虛終不失于時期或曰四海潮平來皆有漸惟浙江濤至則亘如山嶽奮如雷霆水岸橫飛雪崖傍射彭騰奮激吁可畏也或云夾岸有山南曰龕北曰赭謂之海門岸狹勢逼涌而爲濤若言狹逼則東溟自定海吞餘姚奉化二江侔之浙江尤甚逼狹潮來不聞有聲今觀浙江之口起自築風亭北望嘉興大山水闊二百餘里故海商舶船怖于上潬惟泛餘姚小江易舟浮運河達于杭越蓋以下有沙潬南北亘之隔礙洪波蹙遏潮勢夫月離震兌他潮已生惟浙江水未相月經乾巽潮來已半濁浪堆滯後水溢來于是溢于沙潬猛怒頓涌聲勢激射故起而爲濤耳非江山淺逼使之然也元裴伯宜浙江潮候圖越大江而東凡水之入于海者無不通潮而浙江之潮獨爲天下奇觀地勢然也浙江之口有兩山焉其南曰龕山其北曰赭山並峙于江海之會謂之海門下有沙潬跨江西東三百餘里若伏檻然潮之入于浙江也發乎沽逝之阨而怫鬱激東逼礙沙潬回薄激射折而趨于兩山之間抑怒不洩則奮而上防如卒蜺橫空奔雷殷地變者駭掉涉者心悸故爲東南之巨險非他江之可同也原其消長之故者曰天河激涌曰地機翕張捺其晨

夕之候者曰依陰而附陽隨日而應月地志濤經言殊旨異胡可得而一哉蓋圓則之運大氣舉之方儀之靜大水承之氣有升降地有浮沈而潮汐生焉月有盈虛潮有起伏故盈于朔望虛于兩弦息于朓朒消于朏魄而大小準焉月爲陰精水之所在日爲陽宗陰之所從故晝潮之期日常加子夜潮之候月必在午而晷刻定焉卯酉之月陰陽之交故潮大于餘月大梁析木河漢之津也朔望之後天地之變故潮大于餘日寒暑之大建丑未也一晦一明再潮再汐一朔一望再虛再盈天一地二之道也日經于上水縛于下進退消長相爲生成歷數可推毫釐不爽斯天地之至信幽贊于神明而古今不易者也杭之爲郡枕帶江海遠引甌閩近控吳越商賈之所輻輳舟航之所騁集則浙江爲要津焉而其行止之遲速無不畢聽潮汐者或違其大小之信爽其緩急之宜則必至于傾墊底滯故不可以不之謹也某承乏茲郡屬兵革未弭之秋信使之往來歸旅之進退雖期會約束邊陘警急必告之曰謹候潮汐毋躁進以自危然而跡累肩摩晨馳夕鶩有不能人喻而戶說之者考之郡志得四時潮候圖簡明可信故爲之說而刻石于浙江亭之壁間使凡行李之過是者皆得而觀之以舟蹈夫綱險躁進之害亦庶乎思患而預防之之意云按桑欽水經云漸江水出三天子都北過餘杭東入於海酈道元注云浙江一名漸江水出丹陽黟縣南蠻中又東北經建德州又北至新城縣東北至富陽縣又東北過錢塘縣此其說與今水道符合其云東經靈隱山下東合臨平湖又東經禦兒鄉又東經槎瀆注于海其說與今不合蓋槎瀆近皋亭山而海又在其東南相去甚遠非入海處也豈地勢移易而向之斥江漲成乎陸耶其潮晝夜再上杭人有爲詩括之者曰午未未未申寅卯卯辰辰巳巳巳午午朔望一般輪此晝候也初一日午未初二日未初十六日如初一夜候則六時對衝子午丑未之類此亦其大槩耳其交澤起水大小之度則四時不同春三月初一日十六日午未大夜子正初二日十七日未初大夜子未初三日十八日未正大夜丑初初四日十九日未未大夜丑未初五日二十日申正下岸夜寅初初六日二十一日寅未漸小晚申未初七日

二十二日卯初漸小晚酉初初八日二十三日卯未漸小晚酉正初九日二十四日辰初小晚酉未初十日二十五日辰未交澤晚戌正十一日二十六日巳初起水夜戌未十二日二十七日巳正漸大夜亥初十三日二十八日巳未漸大夜亥正十四日二十九日午初漸大夜亥未十五日三十日午正極大夜子初秋與春同夏初一日十六日午未大夜子正初二日十七日未初大夜子未初三日十八日未正大夜丑初初四日十九日未未大夜丑正初五日二十日申初下岸夜丑未初六日二十一日寅初小晚申正初七日二十二日寅未小晚申未初八日二十三日卯初小晚酉初初九日二十四日卯未小晚酉正初十日二十五日辰初交澤晚酉未十一日二十六日辰未起水夜戌初十二日二十七日巳初漸大夜戌未十三日二十八日巳未漸大夜亥初十四日二十九日午初漸大夜亥未十五日三十日午未大夜子初冬初一日十六日午未大夜子初初二日十七日未正大夜子未初三日十八日未未大夜丑初初四日十九日申初大夜丑未初五日二十日申正下岸夜寅初初六日二十一日寅未漸小晚申未初七日二十二日卯初小晚酉初初八日二十三日卯未小晚酉正初九日二十四日辰初小晚酉未初十日二十五日辰未交澤夜戌初十一日二十六日巳初起水夜戌未十二日二十七日巳正漸大夜戌未十三日二十八日巳未漸大夜亥初十四日二十九日午初漸大夜亥正十五日三十日午正漸大夜亥未明楊魁見潮論余嘗登海甯城樓見海潮薄岸怒濤數十丈若雪山駕鼇雷奔電激昔人謂龕赭二山峙爲海門故激而爲濤今觀洵溢之勢郤在海門之外非龕赭二山所爲明矣抱朴子云取物多者其力盛來遠者其勢大潮水從東來地廣道遠乍入狹處陵山觸岸從直赴曲其勢不泄故隆崇涌起而爲濤理或如此未登海上不知果爾否也既數日登望虞山陟山巔眺望則見海在浙東西者兩岸有際水勢佃曲旁多山峙海中亦峯光星列彼自浩渺之匯入於阻險安得不衝激而爲濤乎卻此惟之定海松江之裏透進曲折兩岸有際元非溟渤望洋無際者實大海之汊入於浙中者衡故觸山薄岸震撼擊撞勢從內

溢而無外泄所以來遠勢大愈進愈激未抵海門洶濤已屆矣此理之常無足怪者或曰潮盛於八月十八日者又何也余曰此邵子從月之論可信也日激水而潮生月離水而潮大是也或又曰地浮於水天在水外日入則晚潮激於左日出則早潮激於右日隨天於水因灼激於月何與也余曰月者水之精也八月金盛於酉水之沐浴也於此而水月從陰其勢盛矣月離水而潮大亦氣使然也或者曰强弩射潮水不近城則又何也余曰此非其精誠之感果能與神抗也余嘗於捕魚者詢之夫水激而上水族從之上者其勢然也捕魚者於潮頭初過不敢投網待大魚三過之後乃網其細者又時至於割網放其不能舉者水族乘潮而上者眾矣水族在海中者多歷年所强食弱肉受精不少則精靈有知逢射知避者物性之靈則然也或又曰宋之末年潮多不振近日浙江亦鮮怒濤則又何也余曰氣有盈怯息於彼則消於此古來由然所以有自南而北自北而南之說杜鵑之鳴洛陽邵子言之矣嗟乎吾浙中文勝而鮮實人繁而物索奸宄盛而正氣消此潮勢之所以不振

也操造命之責臨蒞斯士者盍反其本以固元氣庶幾其可救乎陳善捍江塘考杭地枕江負海茫茫水國而龕赭二山夾峙於江海之交潮水自茲而入由廣入隘奔騰衝激雷擊霆圻有吞天沃日之勢晝夜再至山摧地圻塘易崩潰乃築石隄以障洪流沿江隸錢塘頻海則仁和海甯之地海甯縣治去海甚近前此海失故道衝決隄岸爲患滋廣甚則百餘里少亦不下數十里與役修築工費浩穰延引歲時始克就緒閒値颶風陡作洪濤西激旋復浚於巨浸甚爲浙西民患一勞永逸上下數千載間不閒有長築焉即東南之患未已也按前史江挾海潮爲杭人患其來已久唐大厤八年秋七月大風海水翻潮崩民居五千家船下股白樂天刺杭日江塘壞嘗爲文禱于江神然版築未興無裨民患至梁開平四年八月錢武肅始築捍海塘在候潮通江門之外潮水晝夜衝激板築不就因命强弩數百以射潮頭又致禱於胥山祠仍爲詩一章函鑰置海門山既而潮水避錢塘擊西陵遂造竹絡植巨石植以大木隄岸既成久之乃爲城邑聚落凡今之平陸皆當時江也此吳越舊

史所傳予聞錢塘名縣自有取義由漢迄今皆仍其舊或以爲州人華信以私錢築塘捍海故名錢塘初以爲妄頃閱杜氏通典引錢塘記云防海大塘在縣一里郡功曹華信議立此塘以防海水始開募有能致土石一斛于錢一千人貪厚直皆擔負而至來者雲衆比至江上詭云已不復用皆乘土石江濱而去塘以之遂成杜君卿業稱博雅且自唐距漢時未甚遠雖說近荒僻當有所傳信而筆之於書也今臨安志乃謂自武肅始且引强弩射潮之說以爲信而神其事豈舊嘗有塘至錢氏時乃大壞而更築之邪唐書地里志曰鹽官海塘長一百二十里開元時重築則前此有塘可知按海甯縣四境東至嘉興府海鹽縣金牛山界八十三里西至仁和縣上舍淫界四十七里不應錢塘江塘獨無況錢塘江潮崩湃洶涌震撼衝突比之鹽官勢尤危峻又都會重地防護更切苟無塘岸以爲隄防浸淫所至杭城悉爲洪流茲豈武肅時始築哉又按江塘傾決不常在趙宋時特爲吾杭之患錢氏所築之塘至大中祥符間遂決五年轉運使陳堯佐築之七年詔江淮發運使李溥復依

錢氏制專其事九年郡守馬亮禱於子胥祠下築之明日潮爲之卻景祐四年轉運使張夏築隄十二里因置捍江兵士杭人德之作廟隄上慶厤初再決郡守楊偕築之丁寶臣爲記政和六年前守杭州張閣奏言錢塘江塘若失捍禦恐他日數十里膏腴平陸皆潰於江詔命劉既濟更築之淳熙元年四月闡大決一歲再決嘉熙戊戌之變命知臨安趙與懽修治乃就近汀處所先築土塘然後於內更築石塘越三月畢工水復其故嘉定十年江潮大溢不閒有築之者豈塘岸固無恙乎抑昔志所遺也入國朝來洪武十年江水大溢特命大臣來杭修築自後永樂元年一修五年九年再修至十八年大修塘始有成及成化八年沿江隄岸傾圮特甚乃命工部侍郎李潮來杭祭告江神修築隄岸迄今百有餘年不聞有修沿之皆夫江濤之患雖亟於海然錢塘之潮由當海門者湍激湍洴山摧地搖茲幸江塘之外術有淺沙收皆大可以捍截江流故茲塘猶不爲患一旦潮徙而直溥塘下濱江桑田廬舍豈不岌岌乎危哉今按六和塔之南潮勢稍緩塘可無虞惟望江樓以北數十

堅直當潮衝此宜承事修築而當事者幸其無患苟安目前失今不治後時有百倍工力而無濟者矣夫今築塘之患有二曰估價大廉也責成太亟也往者萬厤乙亥塘決六和塔之下數百丈命大修築予嘗一至其地詢諸工匠每石一塊止銀六分每人一工止銀二分夫官以廉直而見工人以刻期而供役故事圖苟完不為久計所築之塘惟用爛石草草疊成不實以土潮水一至尋築尋圯其何以善厥後哉必也於近隄淺沙之上立盡痕木椿數百千以捍之而其疊砌之法不恤工力務為遠圖多委廉幹之吏分投察視或編立字號各任其責所任已完更番代換毋令其久役思歸怠於將事至於椿木必須易杉以松庶可永久而又倣宋人捍江兵士之意每歲編置巡江夫數十名令其往來察視江塘少有傾頹即加修治庶乎修理及時而工力可省隄患既弭而隱憂亦消百世可久之策也至於築塘之法詳見予海塘考中茲不更載江防輯略浙江之源始於黟縣林歷山一線之微合流萬壑終於錢塘江之鱉子門而入海焉故鱉子門者乃省城第一門戶石墩鳳凰外峙乃第二門戶此外無山惟羊許山獨立海中東接衝洋西控吳凇江口此為第三門戶羊許二山有防然後石墩鳳凰有蔽石墩鳳凰有蔽然後鱉子門可守鱉子門可守然後省城無恐此其大略也沙起錢塘東至吳淞曾無間斷海外諸沙亦向此而轉惟平坦延曠故賊皆可登是蘇淞杭嘉四府連壤一脈利害安危輔車相倚者也然險要之防有二曰海洋曰江洋往者倭寇結巢金山柘林貽害浙之昌化富陽石墩漁浦此海洋之患也沿江多盜劫掠客船此江洋之患也今欲求省城無虞當守附海之三關欲求三關甯謐先防大海之羊許羊山孤懸大海去乍浦太遠我舟頓此設遇東北颶風賊舟使捷彼此齊驟勝負難必許山礬門從狹止可避東南之風賊乘東北風利吾關舟亦為並駕惟海鹽自塔山去秦駐山不遠四風皆便賊由大洋而來隨處可擊是海鹽一關尤四面之控制也惜乎通於內地非早見須待之所賊由羊山直進犯海鄮者必稽乍浦三關兵船以禦之乍浦海中有山至下八山為極遠此外則花洋無山矣倭船之來必到八山之盡陳錢塗下山取

水候風流犯先年兵船畏彼中風濤危險止分守八山之內港每年黃魚生發之時各府漁船供聚八山相近內洋下網遂致倭賊抄掠人船引劫各處隆慶三年軍門谷公中處設立遊哨兵船委把總一員直哨壁下等洋遇賊即勦然後內港無虞若八山無哨邏之兵萬一倭賊擄漁樵人船揚帆至鱉子門再驅土人駕使入江為害不小雖有紹嘉二區防範兵船然遇霧雨黑夜咫尺難辨海洋遼闊深有可虞是鱉子門之險與下八山之哨首尾相應尤為緊要者嘗聞之海甯父老言邑中南有赭山實為江門東有黃灣尤通海港兩端相距百四十里而中無城守先年島夷屢犯首邀龕蕕後據石墩人民死徙不可勝紀苟有嚴城扼其險要使賊無駐足之地東不得以過袁花而至硤南不得以犯省會而浮錢塘縣汛得此兩貿庶不獨當風濤之衝凡此皆防海之總要也江洋之患須嚴督巡江兵船之哨探戒備沿江漁船之剽掠是防江之總要也又聞之錢塘江兵船二十艘原議汎期出鱉子門哨探平時分定地方上抵富陽迤南與嚴州兵船交會捕盜近來玩愒殊甚每日泊船徐范二村江濱專攻手藝不習兵防且目兵脆弱船械朽敝豈惟不能出洋江上亦難展布虛靡糧餉恐誤軍機所宜速行議處者也若訓練江洋之水兵控扼海洋之門戶庶乎江海互攝內外交防省會無虞兩浙無恐守兩浙者即所以犄角蘇松守蘇松者即所以鞏固金陵脣齒兩全首尾相應制內禦外之長策無踰於此矣宋丁寶臣石隄記江介吳越閒杭據其右而地勢下生聚數十萬廬舍隱鄰號天下最盛而歲苦海潮為患於夏秋尤暴常與隄平城中望隄不百數步其勢反在高仰處不幸一壅而潰其猶決水而注於井沛然可禦哉故其病於民也數矣景祐中水突轉運使張公伯起善為捍禦之策謂故隄率薪土雜治不一二歲輒壞雖勤籍補卒不足恃而重勞吾民乃作石隄袤一十二里自是民頼以安後七年夏六月大風驟潮晝夜不落勢益滿怒若將吞於城也隄之土石嚙去殆半然猶足以支其危時知府翰林楊公偕轉運使田公漸急皆人後負上以留斷防幸免墊溺已而老幼泣且言曰水比前歲為甚微張公之仁吾其魚矣二公遂偕與議補築餘土

方略約工四十萬計及籍吏之可使者以驛聞詔以隄事付之兼命通判屯田錢君尚余君貫兵馬都監閘門祇侯杜君正平分董其役發江淮南二浙福建之兵調十縣丁壯合五千人輦石於山畚土於邱持鍤節杵之役相屬於數十里之外方苦盛寒無一告勞是年冬十二月新隄成用人之力三十萬減元調度一十萬費又乘其羨羸畚蓄護治之具由二公經畫中節衆叶力之効獻隄長二千二百丈崇五仞廣四丈自龍山至官浦二千丈修舊而成增石五版爲十三級自御香亭下創爲二百丈石堅土厚相爲膠固欄上而方下外驅而內實形勢遂安可恃而無恐矣最悍激處更爲竹絡實以小石布其下及圓折其岸勢務以分殺水怒大率究之前謀所未畫者益以新意而爲之也於是邦人相賀於道以爲區處實當今日可爲人安計嗚呼自有天地以來何嘗世無觸落惟君子能左右吾民思患而預防之使其雖有而不能爲害則幸矣是隄也由伯起始開厥初二公克大厥終合而成績以爲百世之利後之爲政者其念前人之勤俾勿壞則斯民無窮之賜也春秋之義有

志於民者志之某預見本末不敢無紀蔡襄戒弄潮文斗牛之分吳越之中惟江潮之最雖乘秋風而益怒乃其俗習於此觀游厥有善泅之徒競作弄潮之戲以父母所生之遺體探魚龍不測之深淵自爲矜誇時或沈溺精魄永淪於泉下妻孥望哭於水濱生也有涯盡終於天命死而不弔重棄於人倫推予不忍之心伸爾無窮之戒所有今年觀潮並依常例其軍人百姓輒敢弄潮必行科罰白居易禱江神文滔滔大江南國之紀安波則爲利澤流則爲害故我上帝命神司之今屬潮濤失常奔激西北水無知也如有憑焉浸淫郊鄙壞敗廬舍人墜墊溺籲天無辜居易祗奉璽書興利除害守水守土職與神同是用備物致誠躬自虔禱庶俾水反歸壑谷遷爲陵土不鶩摧人無蕩析敢以醴幣羊豕沈奠于江惟神裁之無忝祀典任昉賦得觀濤詩雲容雜浪起挂水漫吳流浙看遙樹後稍見遠天浮漁人迷兔浦海鳥失前洲不測滄浪鬻輕舖幸自遊又濟浙江詩昧日乘輕風江湘忽求仵或巧歸波送年逐蹤江上近岸熙瑕日遠峰更與想綠樹懸宿根丹岸頹久壞劉孝綽秋渡

浙江詩季秋弦望後輕寒朝夕殊商人泣就房客子夢羅禱夏方自雖造況復阻川隅日暮悠陰合繞樹噪寒烏濛濱江烟上者茫沙嶼無解鶩諸東越接舳鷺西徂懸帆似馳驛飛棹若鷺鳧言歸遊狹窟方從冠蒼衛孟浩然下浙江詩八月觀潮罷三江越海潯迴瞻魏闕路空復子牟心又與顏錢塘登樟亭望潮詩百里雷聲震鳴弦暫輟彈府中聯騎出江上待潮觀照日秋雲迴浮天渤澥寬驚濤來似雪一坐凜生寒薛據西陵口觀潮詩流江漫湯湯近海勢彌廣在昔胚混凝融爲百川長地形失端倪天色潛滉瀁東南際萬里極目遠無象山影乍浮沈潮波忽來往孤帆或不見棹歌猶想像日暮長風起客心空振蕩浦口霞未收潭心月初上林嶼幾遠迴亭皋時偃仰歲晏訪蓬瀛真遊非外獎岑參與杭州薛司戶登樟亭望潮詩水樓一登眺半出青林高帝幕英像散芳筵下客明山藏伯禹穴城壓子胥濤今日觀溟漲垂綸欲釣鼇南翰乘潮至漁浦詩艤舟乘早潮潮來如風雨樟亭忽已隱界峰莫及觀崩騰心爲失浩蕩目無主應燼浪始開漾漾入漁浦雲影共澄霽江山相吞

吐偉然造化靈此事已終古流沫誠足誠高歌謝易苦頗四忠信全客念猶栩栩宋昱樟亭觀潮詩濤來勢轉雄獵獵駕長風雷震雲霓裏山飛霜雪中激流下入地吹澇上凌空翁闊乾坤異盈虛日月同餘艎從陸起洲浦隔阡通跳沫噴嚴翠鹹波帶景紅怒湍初抵北卻浪復歸東寂聽堪塔勇晴看自發蒙伍生傳或謬枚叟說雜從來信應無已申成亦匯窮衝騰如決勝迴合似相攻委質任平觀誠能涯始終盧綸渡浙江詩前船後船未相及五兩平頭北風急飛沙捲地日色昏一半征帆潮浪涇劉禹錫觀潮詩八月潮聲吼地來頭高數丈觸山回須臾卻入海門去卷起沙堆作雪堆白居易潮詩早潮纔落晚潮來一月周流六十回不獨光陰朝復暮杭州老去被潮催施肩吾錢塘渡口詩天塹茫茫連沃焦秦皇何事不安橋錢塘渡口無錢納已失西興兩信潮張祜樟亭觀潮詩曉露憑虛檻雲山四絕通地盤江岸絕天映海門空樹色連秋霄潮聲人夜風年年此光景催盡白頭翁徐凝看潮詩三首浙江悠悠海西綠一日波濤兩翻覆錢塘郭裏看潮人直到白頭看不足

不知

來遠近但見白峩峩風雨飜前駐魚龍逆上波聲長勢未肅曉去夕還過要路橫天塹其如造化何

木落霜飛天地清空江百里見潮生鮮颸出海魚龍氣晴雪噴山雷鼓聲雲日半陰川澥消客皖背過浪辦平高樓曉望無窮意丹葉黃花繞郡城

姚合杭州觀潮詩樓有樟亭號濤來自古今勢連滄海闊色比白雲深怒雪驅寒氣狂雷散大音浪高風更起波急石難沈鳥攫多遙過龍驚不敢吟拘如開玉穴危似走壇岑但攫千人魄那知伍相心岸摧連石道洲漲踏叢林跳沫山皆溼當江日半陰天然遺禹鑿此理遠難尋

陳陶濟浙江詩適越一輕舠淩兢截鷲濤曙光金海近晴雪玉峰高靖冠思投筆傷時欲釣鼇壯心殊未展登涉浸芳勞

劉滄浙江晚渡懷古詩蟬噪秋風滿古隄荻花寒渡思淒淒潮聲歸海鳥初下草色連江人自迷碧落晴分平楚外青山曉出穆陵西此來一見垂綸者卻憶舊居明月溪

羅隱詩怒聲洶洶勢悠悠羅剎江邊地欲浮漫道往來存大信也知翻覆向平流狂拋巨浸疑傾底猛過西陵似有頭至竟朝昏誰主掌好騎頳尾問陽侯

嚴坦之題樟亭驛樓詩危檻倚山城風帆檻外行日生滄海赤潮落浙江清秋晚遙峰出沙乾細草平西陵烟樹色長見伍員情

范仲淹看潮詩二首何處潮偏盛錢塘無與儔誰能問天意獨此見濤頭海浦吞來盡江城打欲浮勢雄驅島嶼聲怒戰貔貅萬疊雲纔起千尋練不收長風方破浪一氣自橫秋高岸驚先裂羣源怯倒流騰淩大鯨化浩蕩六鼇遊北客觀猶懼吳兒弄弗憂子胥忠義者無覆巨川舟

把酒問東濱潮從何代生甯非天吐納長逐月虧盈暴怒中秋勢雄豪半夜聲堂堂雲陣合屹屹雪山行海面雷霆聚江心瀑布橫巨帆連地震羣楫望風迎踊若蛟龍闘奔如雷雹驚來如千古信同見百川平破浪功難敵驅山力可并伍胥神不泯憑此發威名

蔡襄觀潮詩地捲天回出海東人間何事可爭雄千年浪說鴟夷怒一信全疑渤澥空寂靜最宜聞夜枕崢嶸須待駕秋風尋思物理真難測隨月虧圓亦未通

蘇軾中秋看潮七絕定知玉兔十分圓已作霜風下九天寄語重門休上鑰夜潮留向月中看

萬人鼓譟懾吳儂猶似浮江老阿童欲識潮頭高幾許越山渾在浪花中

江邊身

世兩悠悠久與滄浪共白頭造化亦知人易老故教江水更西流

吳兒生長狎濤瀾冒利輕生不自憐東海若知明主意應教斥鹵變桑田

江神河伯兩醯雞海若東來氣吐霓安得夫差水犀手三千強弩射潮低

又望海樓詩海上濤頭一線來樓頭指顧雪成堆從今潮上君須上更看銀山十二迴

周紫芝觀潮詩人生如微塵同一霄壤閒可笑蠖蠓眼但窺甕中天錢塘俯滄海八月壯濤灘始疑匹練白倏作萬馬翻海門屹中閒方壺忽當前不知何巨鼇爲我載三山銀光射傑閣玉筍垂朱欄須臾擊飛雪噴薄上簾顏相看各驚顧日暮烱照吳會大築錢塘作汴都王殿珠樓連擧閣七寶簾權敵雲幕坐移艮嶽過江南不數東京舊歡渠茂樹盤盤述綠雲龍飛鳳舞峰錯斧玉牀下壓大江小海水正入東華門木犀花開秋可數鉞鉞靈蠶震天鼓海門一線截江來雪壁銀城盡飛舞吳商楚佑千萬艨黃龍戰船頭尾高豈無海道走中土長驅逐北除腥腥烟霧蒼著遠城郭屋互魚麟互參錯百萬驕民事醉醺坐使中原厭羊酩固循六帝不復譬西鳳人月凭江樓橫宮久飲白骨恨洪波不洸青衣羞邦基削盡師臣遂軹道人稀子嬰畏鏞胃文歷踏浪兒反首誰能報君辱廟子沙頭卓大旗天吳縮頭不敢馳行人指塔話揚縫三十六宮秋卓肥

仇仁近觀潮詩一痕初見海門生頃刻長驅作怒背萬馬矢圍天鼓碎六鼇翻背雪山傾遠朝魏闕心猶在直上殷灘勢始平寄語吳兒休踏浪天吳周象正縱橫

錢思復看潮詩白馬濤頭駕素車至今猶月詫雲胥千年元氣沐濟後八月長風驅濃蕩初顧兒盈虛端不爽神龍變化竟何如須臾落日江明練東浙滔海泄尾閭

孫一元觀潮詩獨倚危岑岸接羅睇潮切上練底齊亂

檛鼉鼓妖蛟舞倒捲銀山海日低弓弩千年人去後帆檣萬里望中迷憑誰喚起眉山老爲誦錢王廟裏題層隆觀潮歌羅刹江深萬波集兩峰橫東海門急八月銀山雪屋來陽侯辟易天吳泣高城欲捲大地浮餘沫直幾青冥淫鴟夷白馬夜濤中鼇身倒翻列巨虹卻如疾雷砰轟破山嶽五丁六甲雲旗獵獵火滿空又如水犀強弩大戰平江上萬面疊鼓聲逢逢吳兒弄潮凌不測出沒來往若梭織豈是神人鞭石足踏黿鼉梁天地浮生輕一擲萬家井竈帶西陵白骨寒沙句踐營昔日雄圖悵何在隔江斜月斷霞橫無恙布帆白如雪行人送盡暮潮聲淘洗千古英雄氣灑酒漁歌一葦輕

山水三

西湖故明聖湖也周繞三十里三面環山谿谷縷注下有淵泉有水道瀦而爲湖漢時金牛見湖中人言明聖之瑞遂稱明聖湖以其介於錢塘也又稱錢塘湖以其輸委於下湖也又稱上湖以其負郭而西也故稱西湖云南北諸山峥嶸迴繞匯爲西湖停泓皎潔若練若鏡天然妙境無事雕飾六朝已前史籍莫考代宗時李泌刺史杭州憫市民苦江水鹵惡開六井鑿陰竇引湖水以灌之民賴其利長慶初白居易重修六井甃函筧以蓄洩湖水溉沿河之田吳越王時湖葑蔓合乃置撩兵千人以芟草濬泉又引湖水爲湧金池入運河其時財力殷阜興作自由宋初湖漸淤塞景德四年郡守王濟增置斗門以防潰溢而僧民規占者已去其半天禧中王欽若奏以西湖爲放生池祝延聖壽禁民採捕慶曆初至葑塞郡守鄭戩復開濬之嘉祐間沈文通守郡作南井於美俗坊亦湖水餘派也元祐五年蘇軾守郡上言西湖有不可廢者五（略曰杭州之有西湖如人之有眉目也自唐已來代有濬治國初廢置遂成葑田熙寧中臣通判杭州葑合纔十二三到今十六七年又塞其半更二十年則無西湖矣臣愚以爲西湖有不可廢）

者五自故相王欽若奏以西湖爲放生池每歲四月八日郡人數萬集湖上所活羽毛鱗介以百萬數爲陛下祈福若任其堙塞使蛟龍魚鱉同爲枯轍之鮒臣子視之亦何心哉此西湖不可廢者一也杭州故海地水泉鹹苦民居寥落自李泌引湖水作六井然後民足取汲而生聚日繁今湖狹水淺六井漸壞若二十年後盡爲葑田則舉城復食鹹苦民將耗散此西湖不可廢者二也白居易開湖記云蓄洩及時可溉田千頃今縱不及此數而下湖數十里茭菱米麥仰賴不貲此西湖不可廢者三也兩湖深廣則運河取藉於湖水若湖水不足則必取給於江潮潮之所經泥沙渾濁一石五斗不出三歲輒調兵夫十餘萬開濬而舟行市中蓋十餘里吏卒騷擾泥水狼藉爲居民大患此西湖不可廢者四也天下官酒之盛未有如杭州者也歲課二十餘萬緡水泉之用仰給於湖若湖水不足則當勞人遠負山泉歲不下二十萬工此西湖不可廢者五也今湖上葑田二十五萬餘丈度用夫二十餘萬工近者蒙恩免上供額斛五十餘萬石出糶常平亦數十萬石臣謹以聖恩斟酌其間增價買米減價出賣以濟饑民而增減折耗之餘尚得錢米一萬餘石貫以此募民開湖可得十萬工自四月二十八日起工盡梅雨時行則葑根易動父老縱觀以爲陛下既捐利與民活此一方而又以其餘興久廢無窮之利使數千人得食其力以度凶年蓋有從下者但錢米有限所募未廣若來者不繼則前功復隳近蒙聖恩特賜本州度牒一百道若更加百道便可濟事臣自去年開濬茅山鹽橋兩河各十餘里以通江潮猶慮缺乏宜引湖水以助之曲折闤闠之間便民汲取及以餘力修完六井南井爲

陛下數福州民甚溥朝議從之乃取葑泥積湖中南北徑十餘里爲長隄以通行者募人種菱取息以備修湖之費自是西湖大展至紹興建都生齒日富湖山表裏點飾浸繁離宮別墅梵宇仙居舞榭歌樓彤碧輝列豐媚極矣嗣後郡守湯鵬安撫周淙京尹趙與𥲅潛說友遞加濬理而與𥲅復因湖水旱竭乃引天目山之水自餘杭塘達溜水橋凡歷數堰枯槔運之仰注西湖以灌城市元廢而不治任民規籍盡爲桑田國初籍之遂起額稅蘇隄以西高者爲田低者爲蕩阡陌縱橫鱗次作乂曾不容舠蘇隄以東縈流若帶宣德正統間或倡濬湖之議憚更版籍成化十年郡守胡濬稍闢外湖十七年御史謝秉中布政使劉璋按察使楊繼宗等清理續占弘治十二年御史吳一貫修築石閘漸有端緒正德三年郡守楊孟瑛銳情恢拓力排羣議言於御史車梁僉事高江疏請西湖當開者五（略曰杭州地脈發自天目羣山飛翥駐於錢塘江湖夾抱之間山停水聚元氣融結故堪輿之書有云勢來形止是爲全氣形止氣蓄化生萬物又云外氣橫形內氣止生故杭州爲人物之都會財賦之奧區而前賢建立城郭南絡吳山北兜武林左帶長江右臨湖曲所以全形勢而周脈絡鍾靈毓秀于其中若西湖占塞則形勢被損生植不繫杭城東北二隅皆鑿據塹南倚山嶺獨城西一隅顧湖爲勢始天塹也是以湧金門不設月城實倚外險若西湖占塞則勝衛綿連容奸資寇折衝禦侮之便何藉焉唐宋以來城中之井皆藉湖水充之今甘井甚多固不全仰六井南井也然實湖水爲之本源陰相輸灌若西湖占塞水脈不通則一城將復鹵飲矣況前賢興利以便民而臣等不能繼已成之業非爲政之體也五代已前江潮直入運河無復遮捍錢氏有國乃置龍山浙江兩閘啟閉以時故泥水不入宋初崩廢遂至於塹頻年挑濬蘇軾重修堰閘阻截江潮不放入城而

（城中諸河專用湖水爲一郡官民之利若西湖占塞則運河枯澁所謂南柴北米官商往來上下阻滯而閭閻貿易苦于擔負之勞生計亦窘矣杭城西南山多田少穀米蔬菽之需全賴東北其上塘瀕河田地自仁和望海甯何止千頃皆藉湖水以救亢旱若西湖占塞則上塘之民緩急無所仰賴矣此五者西湖有無利害明甚第壞舊有之業以傷民心怨讟將起而臣等不敢顧忌者以所利于民者甚大也）部議報可乃以是年二月興工蓋爲傭一百五十二日爲夫六百七十萬爲直銀二萬三千六百七兩斥毀田蕩三千四百八十一畝除豁額糧九百三十餘石以廢寺及新墾田糧補之自是西湖始復唐宋之舊蓋自居易之後二百歲而得蘇軾蘇軾之後四百歲而得孟瑛嗣是官司禁約

浸弛豪民頗有侵圍爲業者嘉靖十八年巡按御史傅鳳翔清理占據四十四年巡按御史龐尚鵬刻碑於清波湧金錢塘三門嚴爲禁防杭民賴焉至于今日又駸駸插笆覓樹樓榭矣（郡人陳善西湖通灌井河田畝議往聞之何亟聃曰唐刺史白公嘗言湖中有泉數十眼郭中六井李泌典郡日所作與湖相通中有陰竇往往運塞亦宜數通理之則雖大旱井水常足而宋郡守蘇公亦曰杭之爲州本江海故地水泉鹹苦居民零落自唐李泌始引湖水作六井然後民足于水今湖狹水淺六井漸壞若二十年之後盡爲葑田則舉城之人復飲鹹苦其勢必自耗散計二公時六井尙存今僅存西井與相國井耳日者城中井多固不專賴六井但其甘列不之貫源湖泉陰竊灌也若湖塞泉壅則不止盡飲鹹苦考宋熙甯元祐間大旱水涸民遠汲斛水直七八錢至以罌缶貯水相餉如酒醴然豈非重

鑿哉又按白公言官河乾淺放湖添注可以流通舟船夫杭城生聚億萬其米蔬百貨皆仰給四方而南北相去三十餘里所以流通無滯者實賴運河運河水始引江潮由龍山浙江兩閘入其後錢氏以湖水淤河藏之河始專倚湖水矣至宋蘇公以爲西湖深闊則運河可以取足於湖水若湖水不足則必取足於江潮潮水所過泥沙渾濁不出三載輒調兵夫十餘萬工開浚舟行市井中十餘里吏卒騷擾泥水狼籍爲軍民莫大之患於是浚湖通溝開河置閘潮水是用而河流清徹官民利焉使湖塞則旱乾之時舟船阻滯腳價倍增米薪騰踴生計窒迫將貽官民之害又白公謂湖水溉田每減一寸可溉十五餘頃若隄防加法蓄洩及時則濟湧千餘頃田可無凶年自錢塘至鹽官界應涸夾官河田須放湖水入河從河入田往往旱甚則湖水不充今年修築湖堤高數尺水亦隨加卽不齊足矣當蘇公浚湖時父老相率告之曰西湖之利上自運河下及民田億萬生聚飲食所資非止爲遊觀之美夫杭州民食所需稅糧所出全倚城北田其上塘瀕河田由仁和抵鹽官昔稱千

頃今益數十倍而地高水下嘗苦旱自先賢放湖入河引河溉田歲始登公私用給有如湖塞則枯稿無所望蘇頻年告災官民安給且杭城賴湖瀦蓄山水若湖化爲陸設遇暴水必泛濫爲患弘治五年之水可鑒也聽言者宜致思焉）自南而北橫截湖中者爲蘇公堤宋元祐間郡守蘇軾築西曰裏湖東曰外湖南渡後堤橋成市歌舞叢錯走馬遊船達旦不息歲久弗治湖水齧堤堤漸廉削六橋水流如綫郡守楊孟瑛濬湖益蘇堤高二丈闊五丈三尺頓復舊規嘉靖中縣令王釴夾植桃柳後爲兵燹所伐萬厤初運使朱炳如重植之第一橋曰跨虹第二橋曰東浦第三橋曰壓堤第四橋曰望山第五橋曰

鎖瀾第六橋曰映波裏湖西岸者爲楊公堤孟瑛闢湖時增築第一橋曰環碧第二橋曰流金第三橋曰臥龍第四橋曰隱秀第五橋曰景行第六橋曰濬源以配外六橋爲自北新路第二橋入靈竺路者趙公堤宋淳祐中京尹趙與𥲅所築自斷橋至孤山爲白公堤堤內旁山者亦名裏湖歲久堤圮窪不受足萬厤中太監孫隆修築纍石砌梁雜植花木又名十錦塘堤中重建望湖亭幷建錦帶橋垂露亭爲一湖之勝湖心平壤如砥即舊湖心寺基寺有三塔弘治中廢建亭于上名湖心亭（即北塔基）其中塔南塔久廢爲草灘東西延袤三百八十步南北延袤九百步郡縉紳士庶合以兩湖本先朝放生祝聖處碑記巍然而古蹟湮沒乃請于水利道王道顯申呈撫院牒行錢塘查復濬取葑泥繞潭築埂環插水柳爲湖中之湖專爲放生之所又于舊寺基重建德生堂擇僧守之禁絕漁人越界捕捉一以祝聖壽靈長一以濬湖面瀦水一以復三潭舊蹟云（王隨西湖放生池記粵若星斗麗天斗宿分揚州之域江漢爲紀浙江控餘杭之地斯郡也民俗頗侈山水奇秀總軍戎之重乃東南之鉅屏無兵火之慘爲吳越之福壤羅城之西有湖曰錢塘或謂上湖亦云西湖之寶刹相望綠岸百餘寺湖景可愛澄波三十里實二

浙之佳致一方之上遊也天禧三年秋七月相國太原公自嚴廊之任膺麾符之寄坐召衮以救化訟息而刑清泰僕絛以班春境肅而物泰未公月衆心熙熙然如登札天之臺矣明年秋八月拜祇奉詔召入覲象闕澤國留昔禱之頌當二厚書接之眷因上言是湖也最爲勝境俯遡佛宮居人彙食畫取其中國家每以歲時祈萬民福星轄至止精設孟蘭場羽服陳儀誠投於龍簡顯禁探捕仍以放生池名爲請皇帝仁及萬有惠濟羣品法神武之不殺守慈儉以爲寶奏牘誠激疑旒喜勤濬發中旨普令茂育絲綸適降已改觀於方塘周署靡施況有數於頗尾既厚生生之樂永煥巍巍之業隨忝職瑣闈承乏方面獲觀善利思勒於金石媿無好辭聊紀於歲月者已虞湻熙五日西湖放生詩三首鳴雨飛來霑寶座回鳳歌罷動樓船蛟龍奪食搴蓀葉雁鷺還巢突葦烟放逐自全魚鳥性逍遙不受世人憐蘭場書浴香風起手握天花散紫蓮　寶万巖下珠幡出發盡千生見佛心卻買聖湖緣底事重開淨國到來今香雲瓔珞浮清梵寶月琉璃度翠禽乞與玉璜分釣叟無令鼓櫂動哀吟　翠碣盤螭入紫烟影搖雲浪過漁船艤遊舉釣漣秋藻鳥宿抔弓響夜弦相府魚多嗜老婦南屏緩化禮高禪無詩此日悲發劫水殿當年只種蓮虞湻貞西湖放生詩火宅朝來入清涼暮可歸恩波元浩浩慈影故依依尚似驚飛彈還愁近釣磯人心疑鳥獸憐愧好忘機

西湖題咏

白居易湖上夜飲詩郭外迎人月湖邊醒酒風誰留使君飲紅燭在舟中又湖亭晚歸詩盡日湖亭臥心閑事亦稀起因殘醉醒坐待晚涼歸松雨飄藤幘江風透荷衣柳隄行不厭沙軟絮霏霏又西湖詩元微之詩上馬復呼賓湖邊景氣新管絃三數事騎從十餘人立換登山屐行攜漉酒巾逢花看當妓遇草坐爲茵西日籠黃柳東風蕩白蘋小橋裝雁齒輕浪甃魚鱗畫舫牽徐轉銀船酌慢巡野情遺世累醉態任天眞彼此年將老平生分最親皇天從所欲遠地得爲鄰莫樹分二驛烟波限一津翻嗟寸步隔卻厭尺書頻浙地稱雄鎮山陰委重臣貴垂長紫綬榮篤大朱輪出動簇刀隊歸生道路塵雁驚弓易散鷗泊鼓難馴百吏瞻相面千夫奉擁身自然佳興少應負鏡湖春又湖

上春行詩狐山寺北貫亭西水面初平雲腳低幾虎早鶯嘵暖谷誰家新燕啄香泥亂花漸欲迷人眼淺草猶能漫馬蹴最愛湖東行不足綠楊陰裏白沙堤又春題湖上詩湖上春來似畫圖亂峰圍繞水平鋪松排山面千重翠月照波心一粒珠碧毯絲頭抽早麥青羅裙帶展新蒲未能拋得杭州去一半句留是此湖歐陽修新雨曉過湖上詩清晨驢馬思悠然渺渺平湖碧玉田曉日未昇先起霧綠陰初合自生烟身閒始覺時光好春去猶餘物色妍更待歌謠洲旆語嵯身無復樂林泉又西湖戲作示同遊者詩菌苕香消畫舸浮使君畜復憶揚州都將二十四橋月換得西湖十頃秋范仲淹詩長憶西湖勝鑑湖春波千頃綠如鋪吾皇不讓明皇美可賜跡狂賀老無蘇軾詩二首湖光瀲灩晴偏好山色空蒙雨亦奇君把西湖比西子淡敞濃沫雨相宜　畢竟西湖六月中風光不與四時同挨天蓮葉無窮碧映日荷花別樣紅又夜泛西湖詩蒼龍已後牛斗橫東方芒角昇長庚漁人收筒未及曉船過惟有菰蒲聲　菰蒲無邊水茫茫荷花夜開風露香漸見燈明出遠寺更待月黑

看湖光又湖上初晴後雨詩朝曦迎客豔重岡曉雨留人入醉鄉此意自佳君不會一杯當屬水仙王又會客泛湖詩薄藹君詩似嶺雲從來不許醉紅裙不知野展穿山翠惟見輕橈破浪紋頻意呼盧袁彥道難邀罵坐灌將軍晚風落日元無主不惜清涼與子分梅聖俞西湖泛舟詩水消湖已綠渺渺鴨頭春船學吳兒刺吟希楚老新對山憐去鳥隔樹識遊人誰念滄江上風柔採白蘋花成大會客湖上詩西湖休洋綠生鱗料峭春風欲中人花片不輕寒食雨柳絲還帶湧金春江山契閒詩情在京洛追隨客夢新喚取歌聲作愁思為君吹水飲杯頻林逋詩混元神巧本無形匠出西湖作畫屏春水淨於僧眼碧晚山濃似佛頭青樂爐粉堵搖魚影蘭社烟叢閣鷺翎往往鳴榔與橫笛斜風細雨不堪聽又秋日西湖晚歸詩水痕欣落蟹螢肥間過黃公酒舍歸魚覺船行沈草岸大罔人語出柴扉蒼山半帶寒雲重丹葉疏分夕照微卻憶青溪謝大傳當時未解惜養衣又湖上隱居詩湖水入籬山遶舍隱居應與世相違閑門自掩蒼苔色過客時驚白鳥飛賣藥比常嫌有價癡圃中

亦愛無機如何天竺林間路猶到秋深夢翠微參寥子和湖上晚歸詩漾舟歸路與何除水木分流一道斜菱芡蒹葭都卷畫芙蓉爛熳獨開花梨舞和東坡京口憶西湖寒食山遊詩春陰漠漠燕飛飛可借春光與子遊半徜烟霞紅旆出滿湖風月畫船歸緘笙一去人何在逕鶴草來事已非猶憶去年臨別處鳥啼花落淚沾衣林夢口詩山外青山樓外樓西湖歌舞幾時休暖風曛得遊人醉道把杭州作汴州范景文詩湖邊多少遊湖者半在斷橋烟雨間盡逐春風看歌舞幾人若眼到青山趙孟頻詩春陰柳絮不能飛雨足浦芽綠更肥只恐前呵鷺白鷺獨騎款段遶湖歸張翥春日泛湖詩賦飲湖亭上臨流自祓衣鬪留花事晚風折酒船稀蛙子黑初出桃花紅欲飛早霞知有雨雲洒送人歸單天祐遊西湖三竺詩西風彩袖拂烟霞小轎乘來穩似車三竺山藏金粟影雨峰天落紫蓮花殘雲落日將軍墓鶴怨猿啼處士家惟有湖頭春色在紅船鳥榜蕞琵琶楊維禎湖上嬉春韻詩四首今朝立春好天氣況是太平朝野時走向南鄰覓酒伴還從西墅買花枝陶令久辭彭澤縣

山公只愛習家池宜春帖子題贈爾日日春遊月月宜　西子湖頭春色濃望湖樓下水連空柳係于樹僧眼碧挑花一枝人面紅天氣渾如曲江節野客卻是杜陵翁得錢酣酒勿復較如此好懷誰與同　何處被春惱不徹好春最好是湖邊不須東家借騎馬自可西津買躍船鷺子遠林紅葉亂晁雞衝浪碧花圓段家橋頭猩色酒重典春衣沾十于　長城小姬殊可憐紅綠新上琵琶綻可人坐上三珠樹美酒沙頭雙玉船小洞桃花落香雪大堤楊柳埽晴烟明朝紗帽青藜杖更訪東林十八仙隆天錫西湖絕句四首湧金門外上湖船狂客風流憶往年十八女見搖艇子隔船笑鄉貿花錢　少年豪飲醉忘歸不覺湖船旋旋移水畫夜涼銀燭小越娘低唱月生眉　紫獵騎踏落花泥二月江城雨過時拂曉市河春水滿小舫多半載吳姬　弄柳陰陰蘇小家滿湖飛燕幾揚花繁華一去風流臧今日橫堤幾樹羽際剛中湖上忽舊詩昔日朱樓罏峯鋼女墻循在草竹竹東過觴六橋邊柳不見黃鷗見杜鵑劉恙過瑪湖尚詩大汪之南風景殊杭州西湖天下無浮光吐泉十理外

壘嶂湧出青芙蕖百年王氣散荆棘惟有歌舞畱歡娛重樓峻閣貯鉛黛媚嫵嬌花使人愛老僧不善兒女情故作擲豪見眞態想其泚筆欲畫時高視畫工如小兒千巖萬壑吾意逗夸娥巨靈吾指麾卻憶往年秋雨夕畫舫衝烟度空碧蒼茫不辨雲與山但覺微風響蘆荻須臾吟月迸探霧時見松杉半昏黑開尊命客彈絲裙扣舷大笑驚海童鮫人唱歌魚龍應水底影動雙高峰只今倏忽成老翁可憐此樂難再逢愁來看畫意頗適誰知感生愁轉劇韓克莊湖亭宴賞有懷徐復酌詩芙蓉花開一萬頃錢塘最好是湖邊晚風得酒更留月春水到門還放船笙引鳳凰天上曲賦裁鸚鵡坐中賢令人卻憶徐公子深閣焚香日晏眠僧來復西湖詩三首芙蓉灣口綠陰斜吹笛何人隔彩霞驚起沙頭雙翠羽啣魚飛上刺桐花　流觴亭子鳳山阿都護行春小隊過笑擲金錢花底醉玉笋彈出白紵歌　寶座金輪變劫灰瞿曇寺裏盡蒿萊烏棄無樹山夔泣不見談禪太傅來朱夢炎過錢塘西湖詩萬戶烟銷一鏡空水光山色畫圖中瓊樓燕子家家雨錦裘桃花岸岸風畫舫舞衣凝暮紫繡簾歌扇露春紅蘇公堤上垂楊柳尚想重來試玉驄僧惠洪遊西湖詩西湖招提二百六佳處如人有眉目一番雨過春青空萬頃無波鴨頭綠望湖樓閣獨自登烟霏向背攢寒玉想見襄陽孟浩然此中有句不容續道人長坐西山阿骨清氣明韻出俗久居京閣厭塵土一夕歸心汎如鵲明窗爲君研破硯落筆轉頭風雨速龍山深處如定居就彼結鄰容我卜劉英出西山偶成澗道幽深轍迹稀草香蘭氣晴侵衣雨從嚬鳥聲中遇雲望高峰缺處歸春色漸隨花事老風光不與賞心違借騎喜有支郎馬款款吟詩下翠微又同客過湖詩山遠重湖寺逢山天留圖畫在人寰路從鳥栢林邊轉船近黃妃塔下灣歲月祗隨華髮改烟波空付白鷗閑當歌不耐傳觴促獨俯寒沙照翠顏鍾惺西湖詩二首湖光山色最宜秋君不東招也去遊已蘋蜀川千丈錦爲誰今且盡歡頭　萬頃西湖水貼天芙蓉楊柳亂秋酒湖邊爲問山多少每箇峰頭往一年孫一元高士湖許我闊唐家李白一世賢郎宮之湖至今傳我今與子寄其蹟勝事豈詩昔人專方冠野服興不減駕船載酒凌

若湖下山巔山雨岸如蛟龍蜿蜒盡在几席前青天港杯底白日行舟邊黿鼉突兀波面出大魚小魚爭遊船君把斗酒我歌扣舷天風下來雲樂翻翩爛醉騎鯨遊崑崙顧張傑西湖詩誰爲鴻蒙雲此陂湧金門外郎瑤池平沙水月三千頃逌紡崖歌十二時今古有詩誰絕唱乾坤無地可爭奇客溶漾漾年年綠鎖畫黃金總不知穎璘遊西湖詩羣山窈迴合谿函開洪區燈波匯且廣宛在都城隅靈秀自天闡臺觀絕世無虹橋棂芳樹烟潞發紅葉藕橈闘轉捷越文夸容妹蓮歌蕩人心權金盛中廚糜糜郎權宴豈逞顧薔翁但苦白日暮西風吹水枯張孚敬西湖予古詩百年新泛此湖船亂鬢秋風思惆然大地有靈埋武穆孤山無處見適仙便因歌舞傷遺事更向兒童問有年自古哭門稱北國枉教宋轍貿南還楊祐孟秋西湖夕迒詩晨遊意未已夕泛展艮娛廣樂嶽西顯飛翼凌重湖雨歌秋宇澄月融青山孤森羅出眾有倏忽超羣無飫愜素心賞矧茲同志孚嘉話宪萬緒清醍傾百壺菊忠感于傳招隱懷林逋仕止道苟一何必悲殊塗胡應麟西湖詩四首雪消塵淨見眉空山色湖光面面同巘崿遍圖雲母障波濤長淩水晶宮青天遊蓋飄香霧白晝飛梁墮彩虹隔岸近移蘇小宅畫船亭泊藕花東　繽紛桃李晝成蹊夾岸晴沙送馬驄遠水落霞蕭寺外孤峰瓊雪段橋西欄干半倚青林出睥睨遙看碧樹齊小扇輕羅歌未闌樓船已到百花堤　千山臺殿列金銀草色湖頭綠漸勻白傳堤前題柳客陸候祠畔賣花人連峰黛蔟嬋娟鬢滿路香飛叱撥塵四百旗亭遊未半筵看斜日墮紅輪　碧空加水淨無氣雁子鳧雛蕩穀紋繫纜半依秦帝石擒樽齊醉郭王墳荷花色照干汀月桂子香飄萬怒雲向暮西冷風轉急綠波橫幾石榴裙王洧西湖十景詩蘇堤春曉孤山落月趁疎鐘畫舫參差柳岸風鶯夢初醒人未起金鴉飛上五雲東　段橋殘雪望湖亭外半青山跨水修梁影亦寒待伴痕邊分草綠鶴驚碎玉啄闌干　雷峰夕照塔影初收日色昏隔墻人語近甘園南山遊遍分歸路半入錢塘半暗門　麯院風荷避暑人歸自冷泉埠頭雲錦晚涼天愛渠香陣隨人遠行過高橋方買船　平湖秋月萬頃寒光一夕鋪冰輪行處片雲無鷺峰

逶度西風冷桂子紛紛點玉壺

柳浪聞鶯如簧巧囀最高枝苑柳青歸萬縷絲玉輦不來春又老聲聲訴與落花知

花港觀魚斷奴推餘舊姓傳倚闌投餌說當年沙鷗曾見園興廢近日遊人又玉泉

南屏晚鐘陳水崖碑半綠苔春遊誰向此山來晚烟深處蒲牢響僧自城中應供回

三潭印月塔邊分古宿湖船寶鑑開奩水底天橫笛叶雲何處起波心驚覺老龍眠

兩峰插雲浮圓對立曉崔嵬積翠浮空霽露迷試向鳳凰山上望南高天近北烟低張光弼酒湖十律詩樓外湖光白渺茫樓中少婧試新妝行年將近半百歲大醉豈能千萬場翠綠舞裙飛蛺蝶自描歌扇睡鴛鴦垂楊滿院無人到芍藥花閒日正長

且觀神女爲行雨莫間郎官應列星芳草到門無俗駕好山終日在湖亭白鷗共戲荷葉小黃烏亂唬揚柳青肯信曲闌千外立晚凉吹得酒都醒

畫船湖上載春行日日花香扇底生蘇小樓前看洗馬水仙祠下坐聞鶯碧桃紅杏渾相識紫燕黃蜂共有情惆悵繁華成逝水畫歸滄海作湖聲

倩得名姬唱謾歌梁塵直欲下輕波西風八月芰荷老落日滿湖鳧雁多到手莫辭雙盞飲轉頭又是一年過光陰只在槐柯上奈此浮生樂事何

百鎰黃金一笑輕少年買得是狂名尊中酒釀湖波綠席上人傳鳳語清蛺蝶畫羅宮樣扇珊瑚小桂款坊箏南朝舊俗憐輕薄每到花時別有情

湖上新泥雪漸融門前滿水暗相通裙欺嘗草輕盈綠粉學樓桃淺談紅暮雨欲來銀燭上春寒猶在酒尊空青綾彼薄不成夢又是一番花信風

樓前芳樹碧盈盈付與幽禽自在鳴隄上馬駝紅粉過湖中人載酒船行日長燕子語偏好風暖揚花體更輕何限才情被花惱獨教書記得狂名

此日誰人肯在家傾城滿意事繁華時非上已不爲節春到壯丹纔是花霧鬢雲湖上女畫輪繡穀道傍車兒童盡唱銅鞋曲未覺人間日易斜

外湖褰湖花正開風情美滿看花來白銀大荒點名潤翠稀小姬歌落梅身外功名員土直古來賢聖盡塵埃韶光如此不一醉百歲好懷能殘圓

玉局當年爲寫眞西施宜笑後宜灘朝雲春雨生前夢桃葉柳枝如故人露電光陰干劫外魚龍波浪一畨新傷心報是隨仙宅半詠殘梅共晚春歸大年西湖十景詩蘇堤春曉樹烟花霧遠隄沙樓閣朦朧一半遮三竺鐘聲催落月六橋柳色帶棲鴉綠窗睡覺聞啼鳥倚閣妝殘喚賣花遙望酒旗何處是炊烟起處有人家

柳浪聞鶯雨後亂空一派青蘇公隄岸繫漁船只藏鶯鳥春聲滑不起魚龍夜氣腥遊子愛聞停玉勒佳人倦聽倚銀屏待看三月歌喉老又見浮波紫作萍

花港觀魚湖上春來水拍空桃花浪暖柳陰濃微翻荇帶綠千尺亂躍萍星翠幾重洲渚此時多避驚風雲何日去烏龍笛中縱有濠梁樂閑時綱深曾不夜客

南屏晚鐘柳昏花瞑暮雲生隱隱初傳一兩聲碑搦慶驚僧未定旅窗偏惱客含情月隨逸韻升龍嶺風遮遺音過鳳城催散遊人罷歌舞玉壺銀箭夜初更

段橋殘雪醉裏曾登白玉梯東風吹暖又成泥玉腰蟠蛺垂天闊銀色樓臺夾岸迷九井晴添新水活兩峰濃壓宿雲低衝寒爲訪擁花信十里銀沙印馬蹀

兩峰插雲屹立亭亭人杏寘勢雄南北氣憑陵玉聲拔地三千仞寶蓋撐空一七層天遠不闌風外鐸夜深遙禮月邊燈向當一埽浮雲淨俯覩東濱看月升

三潭印月纖雲埽遍浪花收塔影亭亭引碧流半夜冰輪初出海一湖金水欲鎔秋龍宮獻璧神光吐蛟室遺珠瑞氣浮浪說影娥池上景不知此地有優舟

麴院風荷翠團紅繞戰縱橫似看吳宮習女兵飛雪翻空雲影亂遊魚吹浪水紋生錦裳零落香猶在鋼桂歎斜露半傾雨腹新涼驚酒醒畫船吹迷按歌嬋葦

平湖秋月曾向湖隄夜抑舷愛看彼影弄嬋蛸一塵不動天連水萬藕無聲客在船赤壁未醒玄鶴夢驟宮偏惱老龍眠朗吟王塔微闌句長笑菱空氣浩然

雷峰夕照宜雨宜晴曉更宜西湖端可比西施霞穿樓閣紅光繞雲捲笙歌逸韻隨山紫翠中樵唱遠樹薔黃處馬歸邊何人解畫瀟湖景併與漁村作二奇童漢臣湖上詩春隄露日看花醉行過花隄酒未消明月灣頭重買渡青山斷處忽途橋遲回曲水鄰芳樹細數歸船聽王翁但使春光長不改人生何地不逍遙瀑邦晴西湖犯雪詩武林飛雪似梁臺堤篇誰宵作賦才萬樹逸延花易蒲干門長對月明開隨閣城閣天光近綠鄉明山海氣來乘與便應忘去住夜船非學子敵迴又雨中泛湖誤迹朝霧忽以濃留雲逗木末雨色崎湖光遍

覔烟波鬬因之起中流扁舟遂超忽靜無魚龍屆閒有鷗鳧沒溟濛沖氣盈滌蕩塵襟辭稍近孤山路微風度香雪朱長春遊湖心亭詩孤亭無徑水中開四面湖波遂岸回早曉魚人提網集晴天酒客放船來鬖髿藕葉流沙渚泛泛鳥雞上石臺廢劫不須垂千古宋陵南望亦蒿萊黃汝亨秋夕泛湖詩遠水蕩空碧不復似人間忽爾來孤鶯澄然見眾山浩歌秋滄滄轂棹月閒閒頓與塵緣遠爽猶不忍還橋之悵西湖曲皚山女兒十五許豔殺西湖花萬樹淺絳羅襦單杏衫隨人天竺燒香去吳舟只泊北關前二月芳菲桃李妍攬袂隄邊迷到日飄魂水上忘歸年結伴尋春踏春草只愁顏色先花老西陵蘇小阿誰家年少來遊苦不早沈仕蘇堤踏歌行隄橫匹綺牽緣莎湖開雙鏡搖金波翠巒丹嶝互迴繞琳宮梵宇相嵯峨嵯峨雁塔紫霄上宛轉虹橋碧欄傍百和珍香馬勒環五絲花樓雲母障若箇青春非玉顏若箇紅妝非霧鬟猩血華衫蘭蕙帶燕胸翳馬琉璃鞍有時透水金丸起有時拂草金釵委麗景輝輝楊柳邊融殿冉冉桃花裹桃花掩映鴛鴦洲楊柳低迴翡翠樓紫

醲銀濤浮霙口青娥紅粉當壚頭可憐豔冶如春姊可惜穠華類南子錦文薦上舞黃獐玉甲紈中翻綠水綠水音嬌偏嫦人紅葩香媚能留春雲迷楚岫郭還暮花落天台舊復新箇中代代歡長在箇裏年年芳豈改紈管皆成戀景音鶯花亦作皆人態無窮佳勝無窮權不畫芳菲不盡看一醉一醒奚有已千秋萬歲何為難張文宿西湖打魚歌湖中雨深水滿堤錦鯉潑潑銀鯽覓老漁爭捕識水性隨波撒網船如飛儂家有船亦有網身拙不慣腳為槳眼見他人得甚多日暮歸來但空掌鄉姬送酒新落槽老妻捲袖操霜刀豈知簍內無一得清燈夜共何寥寥朝來水長船鏡出綴罟發饑益繁窑魴鮎未寸亦不遺我羅得之何忍食廚中老妻且莫嗟湖水一退唯兼葭魚兮魚兮善自有老漁之心無厭足楊榮西湖圖歌東南形勝西湖好山水高深迴塵表龍元神巧發道留西子形容盡坡老天吳地勞青玻璃琵明太液孤清滿鳥飛不畫落霞遠採蓮聲隨漁歌微樓船峨峨載簫鼓牙檣遠度鴛鴦渚六橋細柳夾芙蕖翠雲忽過臙脂雨朱旌鬖髿吹漫文碧綠藻荇縈湘裙珠林梵

宇白環拱岊峰伏鑿疑平香欒梧陰屯新蘭村粉皆烟叢閣鬬鶩龍宮何處吹馮夷月中夜散凌波步蘇堤中斷南屏迴花港曲院參差開枕松十里翠濤捲勢與天竺爭崔嵬坳源咫尺接之圖春服躡蹤爛霞舉肩輿駿馬恣聯翩幽花半落山香舞重門雉堞迴雁翔青帘烟大如烽房欲寥深鐘九匿外十洲三島空茫茫南朝邈矣咸陳迹王室偏安幸昕夕中興事業擁虛器此地翻窈宴安蕭豪華代謝如轉移半開庭樹今邦墟雨閒元氣付忠節岳王祠木猶南枝我家句餘亦南紀越嶠吳山相對起廣堂清畫偶披圖此身如在西湖輿陳邦聽西湖遊女歌客有談西湖士女之盛颯予禁遊千笑之戲為作此歌西湖詞漲桃花水錦流蕩漾春風裏閣中少婦欲出遊湖頭花柳正如簡畫船並集湧金門寶馬初停白王軒杏氣乍離朱箔遠輕橈漸傍湖山轉蛾眉美盼婉清揚光彩爭誇時世妝已鷺顧影沉文髀還欲將心託錦鶩由來西子浣沙畔絕勝羅數陌上采淮亭袍榭紛無數慣來不復問何處低回別浦贈珠時婉約前溪拾翠路芳徑相扶闌草行旃林笑指燒香去春遊木異

桑間期答猜誰傳芳藥詩行露誤舒蕩子婦臨風愁殺游俠兒朝朝眷暮開來往非烟非霧勞望想但令美化似周南何必冶容殊漢廣闕唯逸唱巳千秋後來樂府亦風流臏作竹枝三百首年年付與越娘謳孫斯億西湖篇自昔西湖水于今到漸江偶遊聯古利暫眺且明窗不結青蓮社因號白玉紅擒僧偏自好約伴本來雙搖檜約件汎西湖買得偏舟畫甘俱錦纜相將披草樹牙橋綵鬱出菰蘆早夏烟波眞浩沙暮春天氣好歡娛當時春夏歡娛好錦纜牙檣共幽討佛頭寺裏玩龍湫伽掌峰前保鳥道水心洲談遙核連天日岡諸鬱迴抱笑看雨岸禿殘采醉指千村榮早榴早稍幾桑處處除綠槐垂縫漫交加鱗霞頰醯鶯坡很斯蜓蛺蝶點晴沙八盤嶺小仍舉竹萬巢橋內水浣花西湖絕勝浣花村谷杏紅葉次弟絮十湖過將多柳巷蘇堤望處是桃源遊人臭狀桃花蓋花女處傷柳葉翻桃花結子珠垂樹鄉葉榮綠翠滿圍西湖桃柳自今古此日採荷浣荷蒲芳玉新橋最六圩森銀古壁排千戶兩開越鄰分地曹十拗巢山微天府水門前後飲四牛山脊高低羅踞虎吳山

俯瞰六橋圖樹下遊船片片飛夫劍求歸單釵闘浴晃飛鷺總志幾蕩枝恰映術笥紫瑀瑤電浮號珀輝尊前細聽剪驚巧戶外賴傾紫價肥紫螢頻頤日欲晡黃萬簇轉萠家妹肩惟酥竹招灑玉風生銀指挾羅數堯穿庠逐秦籌斷劍器輕隨洛淺道褚學石榴腰屢折斂懸金曾賓仓無篘鶯波面雙交頸鑴鳳雲中類引雞抵掌笑綠尋共泣低頭衡罷復相呼相呼相笑水中央又轉蔺樓曲穉旁鷙嶺岩嶤連北岸龍宮幽還刨西方貝樹滿林惟見葉藕花隔浙獨聞香遂有青獅窺色相豈知白馬負文韋錫杖金輪葆梵劫賓檣瑶砌透禪光檀烟樓襆凌霄漢蓮炬潮蘺趁夕陽檀烟蓮炬靜慈宮俞墓倪墳岑葎通還澤海思蘇太史高樓誰祀陸宣公發秣舊院團芝草招欽孤山茂桂遺孤山故鵠原多興絕寨迎龍更有功林涿麒麟梅對際岳家羊虎檜門中岳家祠宇依闔闔畫壁丹青幾時代播衙蕪蕙爐末銷屓扇蟠蛸碍仍任借几時過俠容羣鳴鐘日簇遊人隊驊騷市上多鞍鶯窮窕爐頭炊鼎鼎異飲越調晴諸聲賈服儒衣翻異態須慮旋探膾鯉豐叵羅滿貯鬱羔脫觴羔膾鯉

味常先醺屐燕能絡釋傳繡幕戲鏽紅錦毯綵毫狂染綠雲箋俳優款曲酬瓊醲傀偃爻開媚綺鏈世上麗情宵有幾人間佳景更無前迴峰互渚觀雜盡復閣層樓數不全何止萬松堪結隱豈須三竺學逃禪世人只說西湖美我欲貸士塞湖水此水可樂亦可悲此興易乘亦易止風靜湖乎輿自饒鳥嘯花落悲應起我本天涯流落人一汎西湖一愴神大刀寂寂還今日長鈸蕭蕭況此身楚甸百年槲白首武林八景空青春鳴呼西湖之水春復春苦淚空揮湖水濱雨不克遊西谢詩西十年來憶此湖勝遊忽漫到旬吳應投淨土情偏好欲買慈航興暫孤黯點夏雲流爲嶼寘寘春雨逕菰蘆裂裝棋局旻公事早曉晴瞧定有無卒葉疾遊湖酵江月詞西風吹雨戰新荷聲亂明珠蒼璧誰把香奩收寶鏡雲錦周遺紅碧飛烏翻空遊魚吹浪慣聽筌歌席座中豪氣看君一歐千石　適想處士風琉鶴隨人去已作飛仙客芽舍竹蘿今在否松竹已非囀昔欲看當年望湖僂下水與雲荒窄醉中休問斷腸桃葉消息粱留西澍送春木蔯花撲詞問花花不語為誰落為誰鬧算春色三分

半隨流水半入塵埃人生能幾歡笑但相逢樽酒莫相推千古暮天席地一春翠積珠圍　彩雲回首暗高臺烟樹謝吟懷拚一醉留春留春不住醉裏春歸西樓半簾斜日怪銜杳燕子卻飛來一枕青樓好夢又教風雨驚回俞國寶春迄西湖風入松詞一春常費買花錢日日醉湖邊玉驄慣識西湖路驕嘶過沽酒樓前紅杏香中簫鼓綠揚影裏鞦韆　暖風十里麗人天花壓鬢雲偏畫船載得春歸去餘情付湖水湖烟明日重攜殘醉來尋陌上花鈿劉改之賀新郎詞聯覺號鶯驍醉西湖兩峰日日買花簪帽去畫酒徒無人問惟有玉山自倒任拍手見童爭笑一騎乘風翩然去遊魚龍不見波聲梢歌韻遠嘆蘇小　神仙路盡蓬萊皆紫雲深處參差禁樹烟花遣人世紅塵西障日不如歸好付樂事與他年少費盡柳金梨雪句問洗香亭北何時召心未憾鬢先老瞿佑西湖十景撲魚兒詞蘇堤春曉望西湖柳翅花霧樓臺井遠非近蘇堤十里籠春曉山色空明雜認風漸順忽聽得鳴榔驚起沙鷗陣係階露瀾把繡幕繳寨紗窗半欣未審甚特分　憑閑處水影初浮日葷遊船未

許開盡齊花聲裏香塵起羅帳玉人憎困君莫問君不見繁華易覺光陰迅先尋芳仁怕綠葉成陰紅英結子留作異時根　平湖秋月望西湖斷虹收雨長天秋水一色炯娥捧出黃金鏡照我玉憐瑤席風痕息想此際驪龍熟睡鮫人泣吹殘短笛對香霧雲囊清輝玉臂今久是何久　凭闌處聽盡更籌漏刻人問此景難得滿身風露颺颺冷何用水鼎屏隔君莫借君不見吹仙樂事俱塵跡扇舟二客向赤壁重遊山高木落孤鶴夢中藏　段橋殘雪望西湖玉花飄後蟻寒猶自凝逕瑤臺夢破飛瓊老惘悵今吾非故斜日春試指點橋南橋北經行路佳期又謨正環玦隨波瑕踏成水流人裏湖去　凭闕處十里鎚沙分布水泥淚阻行步孤山欲訪梅花信除是扁舟飛渡君莫訴君不見酒樽誰醉逋仙墓詩魂未遇但寂覓黃昏月香水影吟盡斷腸句　廻院風荷望西湖藕花風是沙窗午睡初覺吳娃小艇貪遊峨衙破浮菲一道閒自料多應是凌波兢赴仙娥召轉堤桂柳愛香袖翻空明妝映水齊唱採蓮調　悲闊處雨岸波光相照樓臺簾影頭倒蜻蜉飛去鴛鴦散應有玉顏

歎笑君莫諸君不見流光過眼催年少新涼又到
浙苦入芳心絲纏香竅高枕雨聲閙　南屏曉鐘
望西須窗天雲斂夕陽冉冉西墜落霞孤鶩齊飛
處語待南屏古寺行樂地便一雲柳昏花瞑松烟
翠鐘聲三四見竹院僧歸蘭舟人散寂實鳳城閒
　凭閣嘘望鄰味樓十二有人獨自憔悴青禽不
到紅娘去誰把錦青重寄君莫睡君不見月華星
彩尤增媚張燈就醉怎料得明朝憂風愁雨日出
更多事　花港觀魚望西湖兩蹤新漲鄰數條痕
徵起水香波暖魚初上來往岸層沙嘴遊棹廢又
驚散芒然一去可曾止春融十里愛桃退翻紅萍
星散紫此樂可知矣　憑闢處聞把金銅垂水波
心頻掣雙鯉纖絲牆逐長竿最牽動一奩紋綺君
莫宵君不見漚區名利皆香餌朝恩暮兒便紫鏡
金章不如簑笠長臥釣船裏　三潭印月望西湖
暮蝶初出金波千里如瀉就中勝景三潭好不照
綺羅游冷旋與話問素娥廣寒獨宿何曾嫁織雲
老巷看笑弄斷芳輕搖桂影拭日辯真假　凭關
處儂把閒情陶寫冰輪容易西下無杉路破歌裙
裡喚起更將泉灑君莫搭君不見卅開誰是長年

香今宵醉也任顛倒綸巾淋漪宮錦休放碧瑤竿
莫播西湖十景蝶戀花詞蘇隄春曉十里樓臺花
霧繞宜雨宮晴山色籠春曉楊柳猜頭幾月小海
棠枝上猶恐鳥　蘭帳玉人初睡覺試問樓前畫
舫閒多少報道尋芳人起早紫騮嘶過香塵道
兩蜂插雲南北峰頭雲氣繞玉前芙蓉迴出青天
表金碧浮圖聽縹緲朱覺綉檻臨黃道　下界紅
壓飛不到東望形庭日出扶桑曉願借謫仙希有
鳥瑤笙和上蓬萊島　柳浪聞鶯西子湖頭春過
半萬樓垂楊滄似波紋亂黃櫃綠句誰暗換從遊
來繫花驄慣　紅喙嬌鶯嘯綬緩韻叶笙簧幾被
風吹醉僧亂佳人停鳳管背花偷把春鸞按　南
屏晚鐘翠瞰深深深幾許佛閣華鎖鯨吼西風裏
回首南莊行樂地瞑烟隔斷青蓮宇　宴飲芳園
人散去金綸嚴城次窈催將閉一望長橋燈火起
絳紗影裏騰歸騎　麯院風荷五月涼風來麯院
綠水芙藁紅自都開邏風遞花香清不斷採蓮舟
過歌聲鍰　醉折岩荷笑散翠蓋紅綃高下翻
零亂向晚新涼醒酒匝六銖衣薄停紈扇　花港
觀原杜若浮香春壽雨複暖桃花錦帳鶯鶯潛碧

深叢深菱葉底纖鱗吹沫搖未尾　戲把金管垂
綠水細憶雕闌翠袖人洞倚賜斷蕭娘書一紙柳
忽欲報憑雙鯉　三潭印月秋靜寒潭澄見底玉
色蟾餘飛入清冷水驪熟鑾龍呼不起領珠光照
冰蛻爽　宴賞此時能有幾遙憶同徽今夜人千
里試問龍淵深幾詩騎鯨欲共姮娥語　嬌橋發
雪快雪時晴寒尚泛玉屑銀沙紛滿西湖路一道
壓虹如約素佇腰章色非前度　斷玦遺環愁日
春想像凌波羅襪應難步欲探梅花無處所仙重
指點道仙寒　青峰夕照古塔斜陽紅欲瞑西晚
人家半在桑輸景水印殘霞如濯綃烟籠腳國非
凡境　十里畫舫蹤欲盡漁唱菱歌別是湖中景
待月有人樓上等珠簾半倦闕重凭周密西湖十
景木欄花慢詞三潭印月遊船人散後正蜂影灣
寒瀲看冷沁較眼清宜兔浴皓彩輕浮扁舟泛天
鏡裏遊流光澄碧浸明醉樓篤空驚碧舟素綺遠
遊金釣　臨溪萬象涵秋懷渺渺水悠念咲皋
遺颯湘波步饒空想衛遊氣收蘂奩作故度飛星
倒影入芳洲瑤琶誰彈古怨者宮夜舞潛虹　兩
峰插雲碧六相對處向烟外挽遙岑記舞駕嘯猿

天竺桂子　圭幽尋輕靄易晴易雨看南峰淡舫
北峰雲舞山擎秋露冷亂鐘曉送[illegible]用　登臨望
眼增明沐歌日淨門青正地幽天迴水鳴山鏡風
奏松琴盧盥半空聚遠倚闌千暮色與雲平明月
千巖夜午迴風跨鶴吹笙　平湖秋月碧宵澄暮
靄引瓊駕曠秋光看翠關風高珠簾夜午誰綺玄
霜滄茫玉田萬頃趁仙槎咫尺接天滿彷佛凌波
步影露濃環珮衣涼　鳴璫淨洗新妝隨皓影過
西廊正霧衣香潤雲鬢簽逕私語相將鶯鶯訣鶯
曉夢椋芙蓉度影入銀塘十二闕干佇立鳳龕怨
徹清商馬洪詠西湖十景南鄉子詞蘇隄春曉烟
樹帶鶯嘯催得紗窗日瀨低金鎖嚴城門四扇開
齊縹緲樓臺影尚迷已有玉驄嘶花露香塵踏作
泥可是尋芳人起早相檣占斷風流在北隄　南
屏曉鐘金磬罷冷冷風鼻鯨音出翠屏柳外高樓
花底戶窗局卻是檻橋半夜憶僧已了處經香斷
薰爐月滿庭百八寶珠間揭遍聲停老鵲松間夢
已醒　麯院風荷麯院水風涼萬柄高倚掩鏡光
露浥翠盤所似琦漿瀉下波心水亦香花底浴
鶯鶯五月西湖錦繡鄉畫舫採蓮誰氏女紅妝唱

（尋訪登最勝西湖十景詩詞皆宜全錄而舊志故多删減欲覓全集了不可得姑闕以俟後之君子）

論曰黃山之爲天都者三其自天目雙徑龍飛鳳舞萃於錢塘者三天都之一也山本一幹旁分兩支宛轉盤旋于一百六十里內浙江南絡苕溪北環西湖盈盈宛在中央此則錢塘山水大觀也自昔紀山者峰巖洞壑溪澗井泉以及精廬古宮皆擘析爲紀觀者不知山從何來水從何去巖洞在何山宮廬在何地譬如一人五官爲五百體爲百即有西子無從得其美好矣不佞詩脉于黃耇訪

境于名僧攷古于宗彥稍徵水經之意因脉敘山因山敘水因水敘巖洞因巖洞敘宮廬攝小以大行遠以近存其大都附以咏歌庶俾讀者可沿支而得源遊者可按圖而索勝焉爾至于名賢高詠或散或藏余目所未及以俟後之采者

紀制

敘曰國家建邑首建官師監以司院佐以寮屬俾各有甯宇振撫其民于是有公署鄉有校備有庾命有郵老有養骼有收而振撫之具犂然大備于是有署餘奠居食土粤有靈既報功崇德粤有蒸禋于是有壇有廟有祠墓二氏分宮蟬蛻溟涬多在名山綸音煌煌于是有寺觀若此者皆古制也皆可紀也曰紀制

公署一

縣治在城西南豐甯坊前臨吳山建於洪武四年正治爲如保堂爲戒石亭爲丹宗首縣門爲儀門又東出爲正門如保堂北爲亦保堂爲衙舍堂東西爲庫又東爲典史廳西爲丞廨簿廨吏廨堂前東西爲六房（分二十五房科）朝宗門外東西爲土地祠爲獄儀門外東西爲申明旌善亭東有見賓館西有輕監萬厤三十三年不佞按囹圄幽隘輕重溷處故特建此以處矜疑者（按府志漢魏時縣治在靈隱山麓後徙錢湖門外唐武德間徙錢塘門內宋南渡后徙紀家橋洪武初徙今所）

儒學在縣治東南芝松坊二圖中爲先聖廟東西爲陳尊潔豆所爲從祀壇前爲戟門爲櫺星門西臨河爲宮墻第一流坊東爲儒學門廟後爲明倫堂東西爲進德修業齋又東爲禮門爲土地神祠爲教諭宅堂後爲繼往開來坊爲尊經閣爲祭器庫爲齋宿所爲奎璧堂爲名宦祠鄉賢祠爲觀德圃閣東爲文昌祠敬一亭號舍庖湢爲訓導宅西爲啓聖祠爲訓導宅爲倉庫洪武三年縣令邵復亨建景泰五年按察使陳璇重修魏驥爲記萬厤三年縣令姜召重修陳善爲記二十四年縣令湯沐建文昌閣二十八年縣令陳瑛建第一流坊三十二年縣令朱光祚建尊經閣三層并坊祠閣宅

舍咸移置增建如今式（金學曾爲記略曰邑侯江陵朱公雅右文程督博士諸生月三詣學宮揚扢文藝悉本六經手爲甲乙鉛槧各當其材士斐然鄉風蒸蒸以文學興於是相地于明倫堂後締構五楹輸奐堂皇層樓高厦襟江帶海凌雲干霄人文之觀美備矣閣成將庋六經尊藏之弁建繼往開來坊奎璧堂名宦祠鄉賢祠觀德圖祭器庫齋宿所及倉庾庖福等皆極堅麗新神主增祭品肇于癸卯十一月落成於甲辰八月其制悉出侯部署其費皆侯捐金贖鍰繼以中丞直指大夫暨父老子弟委輸而樂助者故工集費繁而民不知云）三十五年心湯重建先師廟及月臺戟門齋宇修葺明倫等堂鑄造殿廡爐瓶加增祭品（自爲記曰余觀茲邦於文學則覩彬彬矣自有黌校來其間汙隆之變屯泰之數具在紀乘邇年崇經閣闕廨宇百廢具舉豈不亦庶幾昭明宣鬯哉惟是夫子妥靈之宮僊迺傾越先是丹堊塗飾固亡恙也而其中蠹蝕已盡飄風疾雨櫺棟相失

俎豆尊彝儼將掄歷余小子禀然亟議更新又慮故事材具屬賈埏埴聽工大郡相欺以楞甄乃與廉幹之貳悉心摯畫鳩材吳楚必得夫褫杵貞珉者而用之總會經費符緡若干條諸大府僉議允諸筮日鳩工爲堅永計經費不足佐以斥羨斥羨不權佐以祿人經始幾閱另而報成事宏麗堅緻視舊有加焉乃進諸儒生而論之曰自茲以往庶保無速朽也乎夫棟櫨榱桷是不一材一不備具吾知其不能有事也貞碩遐遺櫟樗錯用稿中弗卹丹勤相蒙督未幾時又處復圯循之夫不事事也吾與汝遊聖人之門學聖人之學眞心質行有如此庇材矣蓋有事因於壞極其道爲蠱蠱之象曰君子以振民育德德不育則民不振是在師師余敢不勉棟宇旣成取諸大壯大壯之象曰君子以非禮弗履擇地而蹈爰固聖基諸儒士其各競競業業有不朽之豎立斯有不朽之聲名人人聖人之徒雖隆廟貌于天下可也是舉也發謀建白則學博士暨諸弟子員主持鋼助則中丞兩御史臺落臬使郡大夫余小子不過矢心畢力勉盡職事而已於是薦藻告成詞泮落之至穆穆魯侯敬明其德余曰諸生休矣不曰濟濟多士克廣德心乎願與二三子交相勗以無忝於壯基之翼爲聖門光爰紀其事如左

有御製祀典碑臥碑科第題名碑學田碑會課碑（按府志儒學宋附臨安府學紹興間建廟于長生老人橋嘉熙中府尹趙與懽拓址葺廟建學元末燬洪武初改建今所）

祀典（附）

先師廟（中奉先師位兩旁四配十哲位）從祀壇（臺座計一百十二位依祀典式製）啓聖祠（祀先師父有配）名宦祠（祀刺史白居易李泌范仲淹蔡襄趙抃蘇軾縣令羅隱朱躍黃信中葉宗行李承式姜召共十二位）鄉賢祠（祀范平褚陶杜京產范元琰褚修褚遂良林逋虞奕吳師仁吳師禮張九成余古吾衍陳鐔王琦夏時柴車于謙李旻夏誠吳誠張本洪鍾許綸沈南金高儀陸溥陳善姚良弼潘頤龍方可立陳學易）春秋二仲上丁日縣令率縣佐儒學教諭訓導致祭

屬署六

西溪稅課局（在縣西二十七里西溪市洪武中建成化四年併安溪奉口稅課司後復另置）安溪奉口稅課局（在縣西北五十里洪武中建后歸併西溪鎮）河泊所（在縣西北九里古蕩洪武中建）浙江驛（在縣南十里瀨江龍山閘左洪武中建成化中修萬厤五年復民侵地）龍山閘（在縣南十里瀨江今革）跨浦壩（在縣東南五里今革）

論曰縣之有公署也則令長師帥耳錢塘公署卽不啻令長師帥有遞而臨我者有散出而鞭箠使我者有虛縣以待軒輶騶集屬我供億者夫是鞭箠供億秋毫皆民力也縣附府旁宇廨湫隘主者日不暇給何心念室家靳卽安惟是學宮踞省城高勝處下有石岩穹如蓮花臺吳山脈也前後增葺鼎新于朱公至不佞而大備廟堂閎宅翬翼儼然鬱爲人文植爲國楨將有賴焉

公署二

巡撫都察院（在斯如三圖通江橋東嘉靖二十四年都御史朱紈併三皇倉改建）巡按察院（在馨如坊鳳山門北元置江南行御史臺此爲南臺俗稱南院國朝因之）巡鹽察院（在芝松二圖宗陽宮東正統三年建嘉靖三十年毀傳法寺址廣之）浙江布政使司（在太平坊旬宣大街宋行中書省國朝因之）清軍道（在本司二門內）督糧道（在司南蛾眉山與布政司對）杭嘉湖分守道（在鎮海樓南舊爲巡視公署稱侍郎府）甯紹台道（在運司河下）金衢嚴道（在清望街初爲清軍道今改）溫處道（在新宮橋東割宗陽宮地建）杭州府（在豐甯坊縣治東竹園山舊在鳳凰山下宋南渡爲行宮徙今處國朝因之）清軍廳水利廳管糧廳管局廳（俱在府門內）理刑廳（萬曆初推官王蒞改碧蓮公節爲之在縣治西）仁和縣治（在府治東與本縣治左右相向）杭州府儒學（在太平坊陵家橋）仁和縣儒學（在府學西）

論曰邑署上有郡署有藩署有撫按署皆得南面臨我而我不得耑也故第紀地制與文關焉臬署在仁和縣例不得紀臨我者實典型我其不紀之則闕典也其紀之則又耑故紀最著者先朝紀名曰漢都尉任延太守第五倫吳督護顧眾晉刺史陳項唐節度韓滉觀察李栖筠李德裕李景讓刺史宋璟李泌白居易宋制置王淵韓世忠張俊安撫胡唐老轉運陳堯佐張夏提點陳柄王珏劉綸胡穎孫子秀陳塤提舉顏師魯羅點郡守范旻張詠薛暎馬亮范仲淹張方平梅摯胡宿祖無擇趙抃陳襄蘇頌蘇軾李偃張閣呂頤浩張澄趙子潚李椿李芾　國朝紀略曰督撫則有夏元吉之治水周忱之岸海胡宗憲之戡倭趙炳然之兵制張佳胤之定亂甘士价之倡道拯溺直指則有荊茂之定賦唐鳳儀之變俗張縉之折逆傅鳳翱之清南湖龐尚鵬之創條鞭藩伯則有安然之隄江黃澤之停徵劉大夏之推誠下寮何天衢之長揖大鐺劉節顧璘之政學兩優朱裳之袞褐不備參藩

則有黃勉之罷貢椰箱青器韓雍之黜貪理冤均徭平市臬憲則有周新之決獄如神軒輗楊繼宗之一介不取朱欽之忤逆璫李承勛之賑饑楊瑄之築塘劉洪之編隸僧尼吳琳之清醮郭觀之嫉惡如仇韓邦奇劉庚之風裁學憲則有吳伯通之引拔國士趙寬劉瑞之惇行好古何瑭盛端明之育才張悅之去糊名而絕私請汪文盛之賞識神駿陸深薛應旂之正體斥浮林雲同林大春之拔材屠義英滕伯輪之興學貞範蘇濬之藻鑒明敏郡守則有王與禰之輯和草昧楊孟瑛之濬復西

湖梁材之準定糧額留志淑之戢折逆貂裘志德之罷傳省饋陳仕賢之濟已勤民張振之之貞率不阿吳自新之恬和戚理郡佐則有馬偉之清苴岳墓喻均之博亮易覘之廉幹段信之平允功著前朝不盡紀功不及邑也功在近時不敢紀其人存也人逝矣有紀不紀其事恆也第紀功著論定爲邑世世典型者若此

公署三

工部分司（在芝松二圖嘉靖三十六年員外郎李方至奏建又有抽分廠在調露一圖）

織造府有二（在太平坊旗纛廟之東西又有織染局在湧金門內）

兩浙鹽運司（在太平坊）

總兵府（在斯如坊）

遊擊府凡二（一在馨如坊吳山里一在西壁坊妙心寺巷內）

浙江都司（在布政司西）杭州前衛右衛（在都司左右榭向各統伍所前衛國初名錢塘衛後易右衛又易今名）

府屬稅課司（在太平坊俗稱中務）江漲稅課分司（在城北隅一圖）城南稅課司（在下隅二圖）勝安倉（在斯如坊總兵府右）武林驛（在芝松二圖）

陰陽學（在芝松）醫學（在太平坊宋蘇軾守杭置病坊名曰安樂後更名惠民藥局洪武間因之設八所後併爲一易今名）道紀司（在佑聖觀內）

論曰權署武署雜署皆有崇轄其聑邑人猶之乎泰越也而署與臨我者埒閈館舍再倍他邑矣猶時時闢宋而遲賓客壞垣而納車馬輶軒之集川至而土木之役日升又如校士有館貢士有院演武有場及他公署蒞仁和邇者任土木役大都十五是錢邑散署十他邑而土木被旁邑又加五焉作勞居逸昔人所爲歎也詩曰民亦勞止汔可小康卽導民易使令職耳寧不念勞止者一爲康

皋乎

署餘

書院二虎林書院在郡城清河坊北元時爲平淮行庫國朝因之正統間命內臣鎭守改爲府嘉靖間革鎭守改吳山書院後有大臣以鎭撫至仍居其處及新建撫院此名舊府爲散署萬厤三十六年本縣議請撫院改建書院（顧憲成撰虎林書院記虞南陽明先生過）化地也中丞紫亭甘公自少慕道聞艮知之說而悅之歲丙午持節來撫浙喜曰生平寤寐於斯慰矣既至大修保釐之政興利除弊無不殫厥心大指以節愛爲本而躬先之一時人心信服翕然風動爭竭精白以應比及朞年政大行公喜曰可以敎矣遒謀於藩臬諸大夫而下暨鄉之衿紳時請天眞書院而論學焉已而以爲是去省城稍遠也再請錢庠尊經閣又以爲是稍局末足以居四方之賢也因議改建僉曰莫若舊撫治便公往閱之信遂改爲虎林書院而屬錢塘令聶侯經紀其事始於戊申之七二月至已酉之二月中落成俄而公病作且劇侯入問以竣事告公歎曰竟不得與諸君共印正如之何尋卒聞者無不流涕十一郡二州七十五邑之民咸爲罷市侯承公志凡一切未卒業者皆次第成之規制大備講是舉也以維世道以淑民風以紹往而覺來宜有記特書見勗幷述垂華之言丁寧惓切子憮然曰惜哉命也亦已焉哉雖然其不已者固自在也蓋子與公業有所印正矣追惟去春子過虎林公出晤昭慶寺從容謂于曰東林會約祖孔子宗顏曾稱思孟而師紫陽不佞讀之契焉行將倣而圖之竊有三言欲請于曰願闡之公曰予之言必稱性善允矣然而一善也或謂之有而非執著也或謂之無而非致誠也亦各就所見而云耳特焉所置是非於其闡子曰陽明先生之證道天泉也嘗爲之折衷矣四無之說接得上根接不得中下根四有之說接得中下根接不得上根誠欲通上下而兼接含性善一宗其奚之此即陽明所謂良知也公曰如是如

是頃之又曰邇時論學率重悟聞東林恃單修何也予曰重修所以重悟也夫悟未有不由修而入者也語不云乎下學而上達下學修也上達悟也舍下學而言上達無有是處公曰審爾程子曷云學必先明諸心知所往然後力行以求至也曰知一也有就用力言者體驗省察之謂也正屬修上事乃入門第一義也無容緩也有就得力言者融會貫通之謂也纔屬悟上事適入室第一義也無容急也故曰下學而上達此吾夫子家法也公曰如是如是頃之又曰不思不勉聖詮也子於此數有推敲何居曰公謂不思者自能不思乎不勉者自能不勉乎必有箇來脈矣公謂不思者貴其不思而已乎不勉者貴其不勉而已乎必有箇來脈矣中庸曰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誠是來脈曰得曰中是落脈不向來脈理會分明縱欲不思不勉如何強得不向落脈校勘端的縱能不思不勉亦有何用故予以爲喫緊只在認性諸所推敲無非欲人透此一路非有他也公曰如是如是遂命左右薦騶措對甚歡而別予竊歎服公之一片虛東爾爾當必大有所倡明以嘉惠一方無何公緘示虎林書院會約獨主白鹿洞規而自爲之闡發厥旨復推而廣之共爲八條會講之日首以談玄說妙爲戒要在切近精實上下皆通壹似有緊於予言然者竊喜公之果大有所倡明不特嘉惠一方而已何意公之傑然逝也退而熟念人世其此宇宙宇宙共此血脈無今昔無生死無去來無爾我總之共此擔負共了此一事耳於是請以其印正於公者代公印正於侯且聞東濱高公嗣公莅政其於斯事特爲注意於是又請以其印正於侯者代公印正於高公適張孝康赴東林之盟予詢虎林消息具言講堂之上濟濟彬彬聲氣之孚曰昌曰熾於是又請以其印正於高公者代公印正於滿座諸君子焉此固公之一片虛衷勤勤懇懇所不能自已亦即公之嘉惠來學一念映徹天壤歷千古如一日者也續承光大務求究竟勿致孫負願相與交茂之而已侯聞之起謝曰作如是徵公之所爲永永不亡吾儕之所爲不亡我公者可知也已不可以不昭也爰繹而幾語石甘公名士价信豐人丁丑進士高公名舉淄川人庚辰進士侯名心湯新淦人甲辰進士書院建置始末詳具侯手記中

高舉明賢堂記

我國家尊崇正學闡乾坤於再朗浙當斗婺之分文明著象名賢輩生天啟文成王公揭良知而臻獨詣海內翕然推爲正鐸今上採禮官議詔俯河津餘干新會從祀文廟比於濂洛關閩煌煌烈已虎林故有天眞祠文成裳衣在焉及門列配半籍四方而浙產諸賢未有同堂合組秩而祀之者丙午虔南甘公以鎮撫至慨然任以表章乃俞錢塘聶令心湯之請葺天眞而新其論嘗庚卜城丙舊府改建虎林書院竣啟前堂署曰明賢將表鄉先輩十一賢尸而視之俾論學其中者羹墻如在奉爲司南乃禮未成而公捐世惜哉善乎公有言曰堂以賢名祀賢也惟賢必祀惟祀必賢浙多賢不必槩祀者何重學故耳仲尼之徒三千而受學身通者多在魯國大非風雲龍虎各以類應即賢如文成業稱登壇已諸君子前茅後勁皆能恢宏斯道克己則陳恭愍直諒則章文懿篤信則徐橫山透悟則王龍谿清眞則錢緒山敦行則季彭山沈毅則陳敬亭體認則唐一菴醇正則許敬菴肩荷則張陽和或先文成啟鑰或後文成衍流雖人殊語乎彼其物表清風與古爲徒無二轍也昔則分祀諸邑今則合祀一堂俎豆馨香蘭茝竝載祇祇不可尚已夫粵無鎛秦無廬秦粵非無鎛也廬也夫人而能爲鎛也廬也諸君子率繇越起其秦粵之般倕與學者遡源迨喆要一稟於思齊即里開有師資詎必備賢異代哉語曰晞驥之馬亦驥之乘維是敬業槩羣尊所聞而行所知緣會以諸修緣修以證道勗哉人人賢乎溪閩宋室即洙泗一脈且莫遇之嗟乎公言至矣孰意公於諸賢甫爲社於地上遽爲鄰於地下乎是歲孟夏會余奉璽書來承公後始捧主人祠克終其事登堂徘徊擬尋盟而昌大之容進曰天下一尊廟祀孔子曷爲標門戶於多歧究恐師異說人異宗簧鼓視聽孰從衷焉甘公是役不可以已乎余曰否否不然余家邇魯而宦邇吳請借爲喻胥人之陟岱嶽必先東山吳人之涉滄溟必先震澤其觀法也迩則其致力也專海岱高廣豈尋常能爲梯航士希賢賢希聖功有差等越士後諸賢而生觀法未遠郡欲有事海岱茲固東山[illegible]澤也踐跡而行窮源造極化莊嶽之屬矣此甘公意也容悚然莫對三揖而退既退爰屬聶令記其

言於麗牲之石俾修祀事于春秋者世無怠仰止諸賢者亦世無怠甘公諱士价字維藩號紫亭江西信豐人萬厤丁丑進士陳大綬合約序自陽明先生提醒良知之旨其門人王錢諸君子推衍而表章之故其發大行超悟者直載曉暢自見本性無事旁求即詞章訓詁支離尾瑣而其一言一解所微中者亦無能出乎其宗非不欲出道之予者不能出也說者稱孔孟之賑績於宋而大明于今日信然矣竊怪夫今之學者譚之淵然辯之至井然即初學小生亦能虞稱其一二語以自文至按其底裏行事若兩人焉大逐於國初此瑛未剖之時處則實學出則實任康恥鮮而習尚偷則今日之所謂明者何居夫良知如家之有主翁也事必宗命而行如舟師之有挖也時觀之毋敢停騁故夫磨揉薰陶講論計習親師取友之功老而不休者皆所以透徹此加使其騈絡融貫通乎晝夜以復所自有聽其自有而謬以語言光景承接則意識者知之賦也非本知也其謬悠悖馳無怪也先生良知之詩可三復已不倿綴承上命來視學兩澍首謁大中丞甘公公倦倦以正士習爲言唯唯周

所承既以一切功令約束之公曰未也此制其外於是遍檄東西諸郡條講講學悅制而公於武林親率籍紳及藩臬郡邑官師弟子講研辯皆者數數焉公蓋曰此陽明先生諸君子之鄉風範未遠遺脈可尋天眞問雝之語恍如耳提於今紹明而振起之令學者飫於本根易易耳緩校士各郡奉公意以倡諸郡邑諸郡邑靡不設爲科條官師弟予亦漸有蒸蒸嚮往胥公又做自鹿書院之制合司道郡邑所議酌以人情而手自參訂爲視條以使可久由此永之無數荷擔此大事胥延續不塈光闡爾鄉先哲之緒以副公志學者事也其提撕鼓舞之不倦使視制常新後學常奮而無虛所備道明於今日者則學使者之本頒也薮弁諸肖蒨汝亭藏書樓記虎林表有書院有之門中承甘公始而邑聶侯純中脊成之門以內爲明賢堂進爲疑道堂又進爲友仁堂堂左右爲六館爲孝廉博士館羣郡邑諸士紳與海內名賢掐切類講習其聞最後訓爲藏君樓以貯載籍句爲寓尚貢予爲記寓庸予曰噫多乎哉多乎哉易不云乎書不盡言言不盡意夫繫表之辭文字弗逮也象外之旨

神明所貫也故惠子五車中郎萬卷左史能讀中曼博極沈酣糟粕漁獵濁數將以後富而驚愚也非所以疑道而統性也是以莊生貽譏于斯輪程子垂誠于玩物凌于書謂之淫癈于書謂之癖二三君子尊聞而行知考德而問業可矣爲者有常知者不言奚書之事而多藏爲畢子進而請曰不然書不盡言故錄辭以宜言不盡意故模象而示道以人疑文以載道書以載文義畫既闢乃育六藝諸史代陳百家攸萃是故以道陰陽以效政事以理性情以肅名義以攜威儀以宣律呂三才之精萬物之類皇帝王霸之乘賢否得失之林元會世運消息理亂之遠更不有青也其何以識一物不知君子所恥寡見鬱鬪學者所陋舍問學而性奚尊焉離博文而禮安措焉故孔壁留智經存周藏遺而道演天之未喪文不在茲益神而貴化成所從來矣惡得而廢諸寓庸子曰辨哉辨哉去彼取此其以明哉雖然張殺內熱單豹外傷爲害敵也狹莢以遊博塞而逐亡羊等也有陰陽而後易有性情而後詩有卑高而後禮六經百氏莫不皆然故克己復禮者博文之歸也寬居仁行者聚學

之旨也悟則書爲筌蹏迷則書爲新屋以道通書謂之畜德以書博道謂之喪志斯不多之祕奧神理之律筏乎藏珠于淵藏舟于山藏天下于天下聖人之所洗心于密賢者之所望崖而反也知乎此者藏幾乎聶子正襟拂席而起曰吾師乎吾師乎道一而已書實無紀可得而聞一唯斯啟湯也不敏願而爲記黃子瞿然避座曰惡何敢當何敢當抑師蠖以水師馬以途物徽而旨喻爰以授之剮墨證有道焉聶子湯虎林書院始末記明興儒道大明其最著者爲王文成公公講浙產也其後先公與者彬彬多理學之士而會城講院未闢四方學者至未有密宇會前撫臺麥南甘公節鎭茲士德化誕敷嘉與後進採討文成之學召小子心湯同莇勦賢祠羣諸生會籌觀者如堵祠故天眞書院也去城二十里而遂且寡旁舍無居息處已又會諸生于錢塘邑庠尊繹閣而地檻弗脩乃卜講堂于城中得撫院皆府軒敞開曠于會講居息成宜于是徽蕃泉郡邑謀改建焉命心昜括據其事受命兢兢鳩工庀材除舊拓新前爲大門樓替曰虎林書院中因儀門趾改建明賢堂祀國朝兩浙

（理學諸公左右仍爲門延以診廡中爲經道學堂後爲友仁堂重門洞闢可坐數百人以便會講室之左右爲門曰左繩曰右準各建三館館各有堂有室繚以周垣以待諸士肄習及四方來學者最後爲藏書樓貯經史語籍諸書堂前兩廊有博士孝廉廳會饌延賓所庖湢器用不移而具門之前有隙地聽民爲屋若干間入租供講習費不足則取勳賢祠爲翻維之均爲講學焉無彼此也經始戊申嘉平之月落成於己酉春仲未競勸堅嚴而不華秩秩言言儼然固中四方名領可以延止聽之後學有所依歸眾共快爲無何而廿公所革心湯入侍以竣事告公喜且歎曰書院成乃不獲一登堂謁明賢及與諸士相質證命也夫始終非該俾垂永永是在吾子心湯逡巡不敢當而公尋宰矣是役也相其議者爲按臺王公鹺臺方公藩司洪公陸公臬司吳公陳公王公督學陳公郡大夫王公別駕黃公馬公徐公司理孫公鹺司暨仁和海甯等邑捐俸各有差董其事者心湯也工業告竣會今撫臺高公下車首宣風教諏詩故事而申飭之益備所未備論者謂明運中天昌宏正學値

諸大人先生主盟于上都人士不當此域僕會奮與于學非夫矣心湯寡昧未嘗學問僅稟上成題勉告成事因紀其顛末勤諸貞珉以詔來者至于闡揚宗風則有命世君子在非余小子所敢知也）

天眞書院（即勳賢祠）

聚星公署（在虎林書院後萬曆三十七年心湯改建）

留寶館四（一在巡撫院左一在按院後一在布政司對一在縣治東運司河下）

社學十在芝松二圖在馨如在豐甯（以上皆舊建）在南艮二圖（桑九郡王廟改建）在北艮一圖（以翊順改建）在上隅一二圖在下隅二圖（青衣道院改建）在柵外二圖（新建）

鄉約所在城者五（東社崇降觀南社慈雲寺西社聖水寺北府長明寺）

（中社佑聖觀）在郭者四（上隅五里下隅三里包山寺柵外三里葛相公廟城西二

里萬松公鋪城北接待寺）在鄉者十七（調露七里正等寺三都八里良渚菜庵四都四里章村庵五都五里大雲寺女南五里無淨寺女北四里溪北章相公廟七都七里東連寺八下八里八下三圖土地廟八上六里蔣村廟欽賢十四里西溪留下常平倉履泰七里佛會寺上扇四里天澤廟下扇五里八角亭安吉八里慈嚴寺長壽六里陳相公廟定南十里定南寺定北五里程相公廟）

鋪舍（十七又公館三）縣北出武林門外由北郭總鋪北抵武康縣界爲鋪者六曰北新曰板橋曰艮犬曰宦塘曰奉口曰洛瀆西抵餘杭縣界爲鋪者三曰觀音曰蔣公曰老人（北新九鋪爲偏僻兵三十名每名銀七兩二錢遇閏加六錢）縣南出鳳山門迤南爲駐節者一曰南關抵富陽

縣界爲公館者一曰定南自布政司前總鋪出清波門南抵富陽縣界爲公館者一曰萬松（舊爲鋪年久傾圮萬曆五年知縣吳自新重建爲館規制整飭仍鄭公文爲）鋪者六曰洋泮曰進龍曰范村曰新砂曰滄橋曰社井自萬松館鋪東抵蕭山縣界爲鋪者一曰浙江（萬松八鋪爲衝要兵四十三名每名銀九兩遇閏月加七錢五分）鋪舍臨省會之衝承接繁劇公館鋪基年久坍塌并有火燬者心湯清理造葺俱介堅永

庫一黃冊庫（在府學右）

倉六便民倉在調露鄉北新橋南河西水次（正統間巡

（道周懶建爲兒運處與仁和料對嘉靖末因冦亂皆崇垣設雉門甃以鐵略如城堡制）

預備倉在城北二圖觀音橋南（舊名老人倉洪武初令天下各郡邑鄉鎮建置歲豐勸義出粟收貯官籍其數遇歉許下戶貸借秋成抵斗還官著爲令掌以老人故名歲久傾圮正統間劉正郎廣來浙勸令預備因改今名仍籍其入粟之等上之司徒授以職役有差又犯罪自笞以上非流徒及論死者並聽納贖儲穀以備賑濟久以漸傾圮三十三年心湯重建堂廒垣室既堅且備原積穀四千餘石本縣每年增八百餘石足待城中緩急之需）

常平倉（四東倉在松盛二圖西倉在四都一圖南倉在欽賢十四圖北倉在下扇五圖俱係萬曆二十四年湯沐建後東倉改生絹局三十五年心湯仍通詳復爲倉且增儲穀以固省城根本）

養濟院在同安坊爲仁和疆本縣建屋四十間在內安置孤老與仁和共（始宋崇寧元年詔諸路置安濟坊紹興二年詔臨安

府置安濟院十三年又下錢塘仁和以近城寺院充安濟坊藉老幼貧乏不能自存者以常錢米支給又置慈幼局收養小兒遺棄者元安濟院給錢米如宋冬夏加之布國朝洪武五年詔天下郡邑立孤老院收養如宋元每口月支米三斗柴三十斤冬夏布各一疋小口給三分之二後院改今名七年詔月給分爲四等三十五年詔存恤毋俾失所載之律例憲綱分巡按御史督察初兩縣各置後合爲一萬曆中撫臺溫純移北關外□□年復移還此按成化志宋紹興十三年二縣合置安濟院凡六在寶勝院者一在艮山門外者一在善化坊者四淳祐七年置慈幼局在樓店務對宋元所建今皆久廢乃前志特詳故今分書于下以識先代建置之意耳）

漏澤園（五）在錢塘門外護國寺傍者一在金字牌坊之側者一在萬松嶺者二在慶樂園者一（宋崇寧三年詔諸州縣擇高曠不毛地建置漏澤園以瘞暴露遺骸紹興間詔臨安府建置其擇尤遲元以俗向浮屠多水火葬國朝洪武三年奉旨禁約令所司擇近城郭寬閒之地立義塚責令收葬天順四年彷宋制改今名按成化志宋有寧遠阡葬太學生死而無歸者在方家峪桐子嶺下有殿前諸軍瘞所在北寺青芝塢二縣漏澤園十二所今皆不可考矣國朝官于杭者屬卒不能歸者皆瘞孤山之陰）萬曆三十年杭嚴道增置義塚十四畝虞淳熙爲記三十五年府學教授楊元善增置義塚於青芝塢以待諸生之貧者奉學道陳大綬檄勒石道左邑人葛寅亮因慶樂園埋骨已滿別置九曜山地八畝廣其額三十六年心湯查出湮沒義塚共二十一處督令土工搜查暴露骸骨盡行瘞埋嚴諭軍民以後不許投骨水火井不許于慶樂園亂

葬以致掘毀舊骼勒石禁約

論曰署有公而實與公府別者曰署餘蓋紀署餘而知王政之備也杭書院故有萬松天眞越在山谷不便會肄撫臺甘公屬不佞卽舊府址改創虎林書院聚材鳩工百日竣役海內高賢騈集鄉紳士月有盟會相與談道修業蒸蒸盛矣倉有預備常平多空廩無儲城內僅常平東倉又廢爲絹局卽有粟將安儲不佞廩廩夙夜恢復無幾而有戊申之水米價湧貴賴以小康邑民貧者親死投之火水富者惑青烏家言涓吉不葬有貯山民家數

十年莫辨孰誰氏者義塚數處纍纍不勝塚當道鄉紳各買地廣額前巡道伍公著令山戶貯骸不勒令即葬及火葬者拏其人治其居流徙五十里不啻斧鉞嚴矣邑人弁髦之陳死人載道焚屍之慘爇灼山谷不佞力爲查嚴禁止之三者於事若縣而俾教養生死俱無憾王道所急故表出之云

壇

社稷壇（在錢塘門外西北宋太乙宮故址洪武三年建十一年重拓繚以周垣門由北入垣之西爲神庫牲房東爲齋宿所南爲門）

風雲雷雨山川壇（在鳳山門外西南包家山繚以周垣門由南入垣之東北爲牲房神庫西南爲碑亭東南爲齋宿所）

厲壇（在錢塘門外霍山坊內繚以周垣前爲拜亭南爲宰牲所東南爲廳東爲門）

（已上壇及廟宇祠墓之大者皆附杭州府祀典規制具詳郡志）

廟

城隍廟（附府在寶月山宋以前在鳳凰山紹興九年徙今處國朝因之中爲神宇左右爲兩廡側爲儀門又前爲廟門神宇之後爲寢殿東西爲齋宿所）

旗纛廟（在太平里普濟橋東洪武三年建都司後八年徙今處）

忠清廟（俗名伍公廟在吳山之椒吳人憐員之忠立祠江上日胥山廟宋賜額忠清大中祥符五年海潮衝激州城詔本州歲春秋祭康定九年守蔣堂重建王安石記予觀子胥出死亡逋竄之中以客寄之身卒以說吳折不測之楚讐報恥雪名震天下豈不壯哉及其危疑之際能自慷慨不顧萬死畢諫於所事此其志與夫自恕以偷一時之利者異也孔子論古之士大夫若管夷吾臧武仲之屬苟志於善而有補於當世者咸不廢也然則子胥之義又曷可少邪康定二年余過所謂胥山者周行廟庭歎吳亡千有餘年事之興壞廢革者不可勝數獨子胥之祠不徙不絕何其盛也蓋亦子胥之節有以動後世而遺愛尤在吳也後九年樂安蔣公爲杭使其州人力而新之臨川王安石與之銘曰烈烈子胥發節窮逋遂爲世臣奮不圖軀諫合謀行隆隆之吳厥發不遂邑都俄墟以智死昏忠則有餘胥山之顛殿屋渠渠千載之祠如祠之初孰作新之民勸而趨維忠肆懷維孝肆字我銘祠庭示後不誣歷朝累封王爵洪武七年入祀典改今廟稱號宋王禹偁詩朝驅下越坂夕飲當吳門停車訪古跡靄靄林烟昏青山海上來勢若遊龍

奔星臨斗牛捲氣與東南吞九折排怒濤壯哉天地根落日見海色長風捲浮雲山根載遺祠興廢今猶存殘香弔木客倒樹哀清猿我來人沈抱重此英烈魂嗟呼屬鏤鋒冥爾國士寃哀哉姑蘇臺榛棘曉露繁深居麋鹿遊此事誰能論困之毛髮豎落葉秋紛紛

國朝高啟詩地老天荒霸業空曾於青史見遺功鞭屍楚墓生前孝抉目吳門死後忠魂壓怒濤翻白浪劍埋冤血起腥風我來無限傷心事盡在胥山烟雨中

方行詩吳越中分兩岸開怒濤千古響奔雷子胥不作忠臣死句踐終非霸主材歲月消磨人自老江山壯覩我重來鴟夷鐵箭俱安在日斷洪波萬里回

忠烈廟

俗名岳王廟在棲霞嶺之陽祀宋少保鄂國武穆王岳飛宋孝宗時改葬飛于此因即廢智果院爲褒忠衍福寺以奉祠祀景泰閒杭州府同知馬偉修飭祠墓請于朝賜春秋祀及今廟額

宋葉紹南詩萬古知心只老天英雄堪恨亦堪憐如公更緩須臾死此虜安能八十年漠漠疑塵空偃月堂堂遺像在凌烟早知埋骨西湖路學取鴟夷理釣船

林弓齋詩天意只如此將軍足可傷忠無身報主冢有國封王苔雨樓牆晴花風廟路香沈思百年事揮淚灑斜陽

趙孟頫詩岳王墳上草離離秋日荒涼石獸危南渡君臣輕社稷中原父老望旌旗英雄已死嗟何及天下中分遂不支莫向西湖歌此曲水光山色不勝悲

段吉甫詩義膽忠肝百戰驅河堪城社聚妖狐驟開强虜同鳴鏑已見忠臣賜屬鏤賓客有誰曾殉死君王無意復還都棲霞嶺畔娟娟月不照凌烟閣上圖

高則誠詩莫向中州歎黍離英雄生死保安危內庭不下班師詔絕瀆全收大將旗父子一門甘伏節山河萬里竟分支孤臣尚有埋身地二帝遊魂更可悲

林清源詩二首岳王墳上褒忠寺地老天荒恨尚存介胄何堪投獄吏衣冠無復望中原青山能掩長宏血落日空悲蜀帝魂遼鶴不歸人事別吳宮青草又黃昏

誰收將骨瘞西湖已卜他年必沼吳孤冢有人來下馬六陵無樹可棲烏席堂疑計衛棱婦宇宙惟公是丈夫往事重觀如敗局一龕燐火屬浮屠

吳槐詞故國江山幾度秋英雄遺恨只荒邱廟宮寂寞金根遠一詔蒼皇赤幟收有子何歸良將傳何人爲斬佞臣頭至今遺廟西湖上石馬無聲

水自流

高啟詩大樹無枝向北風千年遺恨泣英雄班師詔已成三殿射虜書猶說兩宮每憶上方誰請劍空嗟高廟自藏弓棲霞嶺上今回首不見諸陵白露中

邱濬詩我聞岳王之墳西湖上至今樹枝尚南向草木猶知表藎臣君王乃爾崇奸相青衣行酒誰家親十年血戰爲誰人忠勛翻見遺殺戮胡兒未必能亡秦嗚呼臣飛死臣俊喜臣後無言世忠美檜書夜執酉太子臣構再拜從北始

于謙詩匹馬南來渡浙河汴城宮闕遠嗟哉中興諸將詭降虜負國奸臣主議和黃葉古祠寒雨積青山荒塚白雲多如何一別朱仙鎮不見將軍奏凱歌

王世貞詩落日松杉黯自垂英風蕭瑟動靈祠空傳赤帝中興詔自折黃龍大將旗三殿無人朝北極六陵無樹對南枝莫將鳥喙論句踐鳥盡弓藏也不悲

陳汝言詩荒墳秋樹影蕭蕭只有孤僧伴寂寥二帝遊魂歸不得百年枯骨恨難消山空永夜愁寒雨江闊悲風起暮潮若到錢塘逢故老傷心切莫問前朝

黃澤詩木落蘇隄見斷橋棲霞嶺下駐蘭橈東西兩樹悲風起南北諸陵王氣消古廟殘碑春寂寂卧麟荒塚雨瀟瀟古今多少登臨意半付江雲半海潮

陳完詩詔下金牌赤幟收百年誰切廟堂憂兩宮夢斷胡天月萬里魂歸汴水秋父子有冤埋客土君臣無意復神州羌兒共酌平安酒驅馬臨江飲上流

屠隆詩東來馬首解金鞍西去龍輿望漢官冰斷黃河旗影滅霜高白日鼓聲寒當時部曲傷心過萬古行人掩淚看墓木不隨宮樹盡大湖春草路漫漫

文璧詞撫拭殘碑敕飛字依稀堪讀慨當初備飛何重後來何酷果是功成身合死可憐事去人難贖最無辜堪恨更堪憐風波獄豈不念中原蹙豈不念徽欽辱但徽欽既返此身何屬千古休談南渡錯當時良怕中原復笑區區一檜亦何能逢其欲

飛墓在祠右子雲旁附初飛脅瘞九曲叢祠孝宗時改葬是處墓木皆南向同知馬偉取檜祈幹爲二植墓前名分屍檜正德八年都指揮李隆範錫爲檜檜妻王氏万俟卨三像反接跪墓前尊孫中杭嚴道范涑增張俊像厝隆慶消熙以後始薦王功在杭上書督撫劉元霖道議檜妻寨褻併沈湖中御史張景刻盡忠報國四大字于石樹墓南

靈衛廟

俗名金祝廟在錢塘門外慶忌塔山後祀

宋錢塘令朱躍尉曹將金勝祀威皆建炎時死兀朮難者湻祐間鄭子文記賜廟額曰靈衛景定咸湻中先後錫封號朱曰顯忠侯金曰忠佐侯祝曰忠祐侯元末燬洪武四年正祀典止稱生爵令守臣於勝誕辰致祭副使趙寬記略曰惟昔宋室不競金胡僞擾完顏之寇直闖臨安事出倉卒人無固志守臣棄城而鼠竄敵兵乘勝而獸突林林亦予阽危塗炭錢塘令朱公躍慷慨士也慼元元之無辜憤封豕之肆毒志激氣揚奮焉揮戈鳩疲茶之鄕民衝凶威以赴闘肉投餧虎蓋所不惜於是公之屬尉曹將金公勝視公威咸負勇烈實同心齊編竹葛嶺則羣虜大踣當關西隅則萬夫莫踰雖以衆寡不敵相繼傾頹然間關遁逃咸得爭脫蒼生獲全奚翅萬計三君子者誠所謂以一身而易一邦之人者也廟在錢塘門外歷歲既久祠廢不治錢塘令胡道毅然以營榭爲已任仍廟舊墟基益厚以崇宇益廣以高有臺有廊有門翼然壽宿庖宰之所畢具經始于弘治己未九月畢工於明年二月嘉靖間邑人吳鼎縣令王鉉萬厤初縣令姜召增修前後殿三十四年心湯議加春秋二祭

已上皆載祀典者

東平忠靖王廟

在秀義坊爲唐睢陽刺史張巡祠宋建炎二年建國朝洪武二十年里人吳興修葺布政王遡爲記略曰公南陽人死節睢陽廟食於彼可也今廟食於杭能福其民而享其祀者實公忠義塞乎宇宙無所不在所以宋元相繼錫號贈謚炳於章誥遺芳餘烈無間異代

廣惠廟

在錢塘門外霍山祀唐僕射張勍

金華將軍廟

在湧金門內將軍曹杲眞定人仕吳越爲金華令平叛兵有功錢氏入朝委以國事杲即城隅浚水池曰湧金民德之立祠

嘉澤廟

在錢塘門外其神稱錢塘龍君吳越時表封廣潤龍王宋乾道寶祐間咸湻間先後修葺

昭節廟

在保安坊後周橋亢陛執仕爲殿侍東第三班宋大祖受禪二人守宣祐門拒弗納既乃自他門入二人死之太祖以爲忠聽本班廟祀南渡後立廟吳山民居火顯靈空中火寢息民賴以安寶祐景定中三封侯爵

昭貺廟

在渾水閘南祀宋兵部尙書張夏夏嘗爲兩浙轉運使策隄捍江杭人德之立祠國朝成化間工部侍郎李斷來治潮忠禱神而應即舊址重建

梓潼廟

在吳山宋嘉熙間建至今崇之其西有火德廟

惠應廟

在吳山至遠觀右宋東京土神南渡構像至杭民祠禱之

顯功廟

在寶石山西祀宋布衣傅琚建炎中完顏宗弼犯杭州琚力戰死焉郡人請于朝立祠

靈惠廟

在孝女北管下墟宋祀謝達謝緒旱潦祈禱輒應咸湻中賜額建廟謝達字明遠晉太傅謝安次子琰之裔也徽宗時提舉進浙避蔡京隱于石門嶺嘗歌靈運詩云躋險築幽居被雲卧石門乃終身焉沒後忠靈不昧建炎初金虜犯京都民徬徨一旦聞空中有金鼓聲見龍舟自上而下旌旗振耀內一旗題署謝公之神鄉民賴以無恙因共立廟祀之庚子歲神頒夢於民曰歲當大旱宜先爲備四方開井夏秋旱魃肆虐赤地千里本鄉得井灌田民無饑色自後祈禱輒應時雨澍路轉運司請於朝咸湻中勅封廣應侯建廟本里賜額靈惠歲以三月三日社會謝緒達之孫時金虜外蠶謝太后中制於權奸緒以咸晚故抱恚尤切建望雲亭於金龍山巔讀書其中甲戌秋霖雨天目山崩水溢臨安溺死者無算緒乃散家貲溥濟之會衆泣曰天目乃臨安之主山宋其亡矣亡何太后北賴數日生不能圖報朝廷死當奮勇以滅酋臨終作詩自悼立志平夷尚未酬書訖赴水死水勢洶湧高丈許若龍鬭狀尸爲之不流顏色如生人咸異之元末預夢于鄉人曰胡虜亂華吾飲恨九泉百餘年今幸有主越數日黃河北徙其驗也次輩當歸新君明年春呂梁之戰吾其助之丙午春黃河果北徙九月太祖高皇帝取杭州丁未二月傅友德與賊大戰呂梁見金甲神人空中躍馬横槊擒虜衆大潰文皇議海運不便復修濟運凡河流於壅力能開之舟將覆湧力能拯之神濟之顯著於黃河特甚嘉靖中奉勅建廟魚臺縣隆慶中遣兵部侍郎萬恭致祭封金龍四大王

關王廟

一在侯潮門重城內一在城北隅一圖一在跨虹橋北一在佑聖觀內一在寵應觀側一移在雲居庵前

白馬廟

在弄如坊壽域巷左舊志名護國天王堂世傳泥馬渡康王見宣和遺事今鄉人奉爲土穀神

水神廟

在寶月山祀水德神其上爲龍神祠萬厤二十五年郡民姚世明募建壓濟火

（思廟中有金龍泉）

華光廟（在華光巷西新橋祀五顯神元延祐間封號）

天澤廟（在金沙灘祀履泰將軍孫顯忠吳越時名將宋建廟封天澤萬厤癸未郡守張振之禱雨有應拓地新之部丞喻昀記略曰履泰將軍廟隸錢唐之金沙灘去郭十五里許地故僻不屬通衢而廟險僅僅數椽日月以圯頹垣敗瓦隱約桑拓間罔有過而禮者大守張公始撤而新之廟之址幾不盈畝議者爭言廟傍桑拓地故盡屬將軍陰蝕于里中之點者而前其籍莫可究詰第下從事覆按之即不煩祭藏立可致公謂妥神計安百姓耳而乃更擾之平拒不聽第昂其直以市卒之民內德公而利厚直爭來售地遂廣至五畝有奇前爲廟門南引而臨衞門兩檻中爲殿奉將軍像殿四楹益弘以敝後爲寢奉將軍夫人像寢亦四楹而制稍縮不逮殿者什之二門以內築甬屬之殿及寢亦如之夾甬而淵然于殿之左者爲井徹大旱不渦置亭翼其上負門而屹然于井之前者爲臺以禱雨豎刹杆其上緣神意也寢之後爲池宵然幽以深將軍故以天澤侯封地所以象澤從陰氣也遊殿而東爲僧房以棲守廟縉流除地爲蔬圃閒樹以竹繚以周垣旣壯且羅廟新矣人人知有將軍易觀聽而禮祀之矣廟所以新者何先是夏六月不雨魃爲政蓋江以南被之矣公日相率大僚朝上帝虔禱之越三日雨四之日復霽越五日雨六之日復霽觀雨輒霽潤不酬僕一夕神降于乩丞稱爲孫將軍云具示禱雨所嚮曰吾助若雨若新吾廟且推公爲長者而自敍其隱祗狀倏忽數十百言喿喿不絕類生人語公大驚詢左右莫有識孫將軍者稽往牒而信公走視其廟則將軍固嘗以禱雨顯宋嘉熙間勅封爲護國天澤侯從來久遠矣公益大駭效將軍指徧禱之車未入郭門而甘謝隨之矣一雨三日隴畝盡害足視旁部猶然梧椽聲未息歲不爲凶而杭用以安遠遍大謹公始請於監司發曠錢新將軍廟謂祠實庇我而忍貿之哉五閱月而廟成下不知公復爲申蓄祀典每歲以夏秋二仲月檄丞簿尉一人躬請廟致祭爲百姓祈穀令毋旱而祭品亦且有成式不豐不儉無匱吾祀耳矣頃薦紳三老將謁於公立石廟中以詔來茲而屬記於余余不佞爲迹其大端如此）

小城隍廟（在保安坊里人奉爲土穀神）

馬塍廟（在溜水橋西傳馬姓二人東西居共爲圍田之塍故名元羽士張伯雨常寄寓此萬厤三十六年重葺屠隆記城北有隅曰馬塍句曲外史稱爲散花灘處乾德間僧雪殿建歲豐禪院治平改賓覺豐樂寺後爲劫灰僅存雄武二王祠概而名之馬塍廟以虔土穀香火其基亦盈畝而止名山設爲荒草實幢華蓋之謂何乎及考二王爲馬公雄馬公武有忠謀于宋而七尺同港里堰婦豎無不稱說二王云而宇亦將傾主僧寂學計其傾也復念道場未勝壬寅歲礬鉢捞社賴茲諸父老喜襄成之也壙其畝者三庀工治材爲營豐樂古剎且金表岳岳備盡莊嚴尋葺兩王廟一時竝新淒諒荒郊今日鐘磬參響于是焉虔其香火者聽拜兩公則懍負忠誼進禮三實則皈依正法醫耕畝之奇蹤謂果位於大覺黍稷與與原埜械械永鎮方隅長鳴佛幅不乃在斯乎蓋諸父老主僧重新意也廟貌旣顏瘞地旣闕不可以不記橐筆記之張伯雨新居詩浮家從室意何如玉室金堂計未疎歸錦橋邊停舫子敢花叢上作樓居澹然列處自鑿井玄晏閉門方著書但得草堂貲便足人間何地不樵漁）

東安濟廟（在馬坡街祀宋司封郎中張夏俗名額廟又名太平院）

比勝廟（祀宋比勝將軍里人沈氏施宅拓之）

崇善廟（在北艮一圖涫祐橋西祀東晉杭州刺史陳項食邑錢塘）

祠

旌德祠（在保安坊內祀先賢陶唐處士許由吳行人伍員漢處士嚴光吳偏將軍凌統晉臨海太守范平中尉褚陶處士孫晷宋龍驤將軍卜天與處士范叔孫齊處士褚伯玉處士顧歡處士杜京產梁處士范元琰參軍記室褚修唐中書令褚遂良禮部尙書褚無量睢陽太守許遠平原太守顏眞卿山南東道從事章成猶吳越武肅王錢繆忠懿王錢俶宋禮部侍郎郎簡知諫院唐介處士林逋知制誥謝絳知諫院錢彥遠大中大夫錢藻翰林學士沈遘龍圖閣直學士陸詵翰林學士錢勰杭州儒學教授吳師仁龍圖閣學士虞奕直祕閣吳師禮文學崔貢龍圖閣直學士滕茂實丞

相李綱太師崇國公張九成太尉岳飛處士施德操刑部侍郎楊由義將作監李軏處士楊璿處士余古丞相李宗勉吏部侍郎俞烈權刑部尚書趙汝談龍圖學士葉時端明殿學士洪咨夔處士朱清處士謝翱元處士吾衍總管府推官楊載宗晦書院山長陳斗龍百戶鄭世文國朝處士張翱禮部主事陳鏞按察僉事王琦兵部尚書于謙大理寺卿夏時正刑部郎中項麒孝子孟春參政鄒虞長史施魯兵部尚書胡世寧太僕卿邵銳訓導陳刑獄嘉魚知縣李璣衡禮部員外江曜布政使許應元給事中許貫之御史童漢臣吏部尚書張瀚廣平知府翁相御史張璿布政使陳善大學士高儀提學僉事江圻府同知朱璣按察副使錢立都御史鍾化民共八十人先是祠在西湖蘇堤名先賢堂宋寶慶二年京尹袁韶奏建許由而下三十人明年詔易其額曰旌德觀後徙今處國朝成化間參政張襄僉事李燦增祀吳師仁而下二十三人隆慶末御史謝廷傑萬曆中副使范淶洪啟睿先后增祀于謙而下二十五人又追祀伍員而下九人三十四年心湯建表貞祠于先賢祠後祀女貞晉孫氏虞氏唐馮孝女何氏宋盛氏譙氏元姚氏朱氏李氏明王氏胡義姊凡十一人又上記臺左宗郢益以漢曹娥晉浣沙女宋銀瓶女元王氏郭氏陳孝女翁氏朵邪女明楊氏魏氏陳氏顯氏陳氏十三人通二十四人有旌德賢祠志洪啟睿記宋寶慶二年臨安考旌德之祠袁守韶請祀其鄉之先喆中燬于兵無弗治迨國朝成化而夏廷尉復之洎于今日遲興遞增上遡陶唐下沿昭代祀許箕公訖鍾御史大夫合八十人而十一合女者以別嫌撤位昭舊典也祠故之崗祭牲醪共之孫子儀用鉄焉學使者洪公啟睿間而協學日奈何當吾世而匱賢者祀是後死責也亟俞諸生李唐等之請給學田二十畝先芹藻費歲遺博士一人董祀事而茲八十賢者始秩祖豆祠春秋世世血食無既矣令既具祠劃然改觀而李生唐者復采袁守以來所爲諸賢之傳若贊汰撰葺漏乞侍御顧公釺加删潤焉題之曰旌德祠志志思也編摩告竣殺青未就余爲從臾以授剞劂於是士行垂炳于汗青女貞有煒乎彤管一時薦紳學士以及間左之怌欣逢曠典不翅披雲霧而睹青天

矣因是盱衡擧節歎清風之可師而緇衣之好合符乎今昔也夫茲八十賢者或標里德或稱寓公或志抗烟霞或身負日月世數不相及也音容聲跡杳不相聞也而一旦儼然同堂而食接席而饗流景光於竹素裕慶澤於來昆豈非人心公論久而大明而芳軌遐踪有曠百代而相感者耶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書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爾諸士亦既生其鄉而稱其後人矣儻亦有仰高而念祖者乎斗山之望近踵枌榆弓冶之承遠追家法異日者列太堂禮瞽宗人按籍而名曰夫夫某之鄉人而某某之苗裔也其于先錄不求有光哉不然而徒繢縹緗餚筵几爲子孫于譯計負薪弗克積閭服焉是委尸祝於芻狗秉筆乘於土苴也寧獨里社之玷抑亦余司教者之恥矣余於諸士道兼友師誼用忠告敬述詩書所闡以爲諸士規爾諸士慎聽之哉

忠節祠

在方家峪祀宋贈祕閣修撰謚忠節徐應鑣鑣以德祐二年死後十年同舍生劉汝鈞收葬于此正德元年賜祭表墓錫祠額萬曆四年拓之呂本紀略曰錢塘忠節祠祀宋大學士贈祕閣修撰謚忠節江山徐公應鑣字巨翁及其子琦崧女元娘者也公墓在方家峪建祠錫額有司致祭則自弘治乙丑始正德丙子梁公材萬曆丙子姜君召亟圖葺治追惟元兵壓境三宮北轅維時擁旄握樞之臣匍匐左袒巨翁太學生耳無一命之榮無專城之寄乃毅然不辱犬羊盟諸武穆闔門自焚幸其僕救而出之山潛谷遷伊誰咎哉彼其心則以居王之士爲王之臣而主辱臣死之義確乎不可易者率其子女俱死井中是誠得死所矣自建祠以至今日多歷年所矣而新祠者一見于梁公再見于王公曠世之盛典也

褒忠祠

在學宮東改清軍公館爲之祀國朝革除間死事諸臣修撰王叔英博士方孝孺副使程本立都御史陳性善太常少卿盧元質左拾遺戴德彝都給事龔泰侍郎卓敬盧迥長史劉璟知縣鄭恕吏目鄭華御史鄭公智僉事林嘉獻萬曆二年御史蕭廩奏建呂本爲記略曰皇上御極之初覃思海寓首詔革除被罪諸臣忠於所事甘蹈刑戮有死無二者有司建祠致祭其償墓苗裔厚加錫錄於是侍御蕭君廩按撤所可籍記覈實在海甯則有文學博士方孝孺以不草

誅戮於市親族悉坐死太常少卿盧原質以召見不屈死在瑞安則有戶部侍郎卓敬以不迎逐死在奉化則有左拾遺戴德彝以不屈死在仙居則有戶部侍郎盧迥以不屈就縛長謳死論縣知縣鄭恕城守死籍其家二女亦死山陰則有都御史陳性善以督兵朝服羅入河死黃巖則有翰林修撰王叔英募兵聞變自經死妻獄死二女井死在青田則有谷府長史劉環抗言擀髮自經死在桐廬則有江西副使程本立闥難經死在義烏則有都給事中龔泰被執已釋投城下死在臨海則有東平州吏目鄭華城守不食死此十二人者俱所謂忠於所事有死無二者也至如羽忠翊義則甯海御史鄭公智僉事林加猷以方黨論死斯皆兩浙之產正氣攸鍾者也

旌功祠

在三台山祀兵部尚書忠肅公于謙張甯爲記略曰皇上紀元弘治之初仰體先朝德意簡從致仕應天府尹于冕所請贈故少保兼兵部尚書于謙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太傅賜謚肅愍表祠曰旌功命有司春秋致祭越惟自昔人臣才高任重功大寃極勞生於艱危而死於平治肅愍公百世一人重華協德反正除邪彰不賞之功辨切慮之諱我聖朝千古一時也事之始末詳實有論祭文國史傳旌功錄天下士大夫弔慰之作亦既顯赫流傳無頌衍述矣竊念公平生憂勳中外遺致身家己巳之變誓死殉國守經行權施無弗濟探其要切莫重于懷留監國斥祖南遷燒散貂櫃閉關出敵決迸回鑾堅絕和議計徙寓虜不援虛報凡者皆當時樞機關鍵一得失則屢興所繫少壅速則安危相倚惟公材器絕倫議度超越隱然以大司馬兼統五卿之務勳無牽制處斷如流用坐卻瘥胡奠安社稷及邊警解嚴六職仍舊更張逮定各有尊屬所所司類以僉謀逐事託公鎮重不知者固宜責僭於公公亦未嘗自辨麗以久總兵柄監往廣來過于嚴峻一時貪功習舊如石亨徐有貞韋置不能行禁不得肆恣雖積怨何甘心于公者始非一人公亦未嘗自愼夫責不辨則疑謗易乘怨不捷則禍難陰蓄卒致彼投變于安動險于賑殊尊附會評公欲立外藩搆陷殊死事及公猶舉止安詳略無贊言中解蓋自任忠以來常奉懸宋丞相文山畫像于卧所共志念明遠操履堅定雖萬不幸當亦無所移奪矣未幾亨輩脅權肆姦竄極相踵天道好還刑賞頻應而公之忠桂風荷知憐者今皆顯彼褒卹一命而復官再命而錫祀三命而有易名贈秩建祠專祀之典意肇于英皇事舉于惠聖恩廣于皇上于崇德報功之間見繼志述事之大非特一家之慶幸也寧故日千古一時百世一人宜府尹君服膺競惕彶汲圖以侯首邱干祠墓之倚可謂忠孝無忝矣鳴乎至哉萬曆三十口年改詔忠肅諭祭鄉寶詩祠前春霧隱緋袍隔岸松聲應海濤伯紀空勤愾復計子儀還重廟清勞我陳薦奠聊三獻誰作長歌當一號西望岳墳纔數里白雲湖上兩峰高

墓在祠後成化初奉勅嘗建王世貞詩正統逢今歲胡塵日誓蒙乾坤三已已社稷一于公不作青衣辱依然黃屋崇祠連賜塚地石馬汗秋風傳瀚詩畫舫西湖午不移偶來祠下見風儀功高社稷危疑地恩重春秋享祀時遺掾比生猶有氣前因欲就便成悲傳芳頓有賢京兆風木凄然起孝思陸可教詩三台山麓西湖省灌木穗垣泣風雨萬載乾坤自帝基一方伏膺還祠宇我來撫衣仍再拜彷彿英魂對樽俎惜公有生何不辰百六皇圖遺玉午庭頭寒芒劃霄漢九塞殭風逐狂虜紫極星移天動搖十萬團譽擁犲虎坐看黃星竟蒙塵猛土如雲色推祖公時慷懷倡雄屬社稷蒼生今有主畏瘡羅血氣百倍頓使寰區盡安堵逆酋悔罪日馭逍二聖重權民朴舞嗟吁此功同再造晉宋貽謀堪覆觀詎意功高反殺身蟈口秉時爭嘬咀至今百年公論定累錫重封襲珪組何來鼠輩太猙獰轉眼身家膏鼎釜公神在天圓無恙篲護皇圖徇終古咫尺狐山雲樹連不見遺祠岳忠武若能二帝果南轅湛族灰身未言苦只今戎狄盡解辯無事三方談勤撫甘載邊闕久息烽豫室懷憂同昏女廟堂籌算豈無人幃蝝如公堪指數幸哉金甌方永固厚德深仁有宗祖擾首無言仰覘天有淚滴公祠下土虜舜酬重陽謁廟詩九月商颶吹帽落尊翻荇亂舟難泊登高直上三台山中有荒祠塵沒漠云是于公境秋聲轉蕭索記得允皇已巳年數遭陽九邊風惡而今已已九日風菜英滿泛雖孫衆虜酋虛傳據兩川對星空歸華蓋前爲問何因制西虜卻說當年平也先不數清風店前石不怨麗春宮裹天

只歌鷺鷥冰上走那愁旌旗雨中懸皇天生公爲陽九總角宮商應心口出語時侵翦古春俯桃不怕西王母競談卯戶解分胎又道常壚能綫酒傳奇久脊稗官書宗功更列名臣首維拼轅門服漢王情聲滿路冠諸郎自供薇蕨斷淇木肯魄蘆菇辱帝鄉名入九重出不得氣橫六合死難亡杯中竹滙病空起希內金符謗滿長土木荒荒悲玉步百官絕走無歸路和議同迷五國城前車忍見棲霞墓內坐圍營外典兵渼見屢勝胡兒貿昃日重扶再上天寒星誰料飛知雨景皇憑几且臨軒太上鳴鐘已奪門躍起向疑公竟立迎來邪得弟歸藩易儲敢道前王過成事難明後死究燕雲灑血招魂葬大鳥驚嚶日月昏借得蘭閘雙目炯條來楓陛一身存君不見南城孫討虜札城于忠肅陀間不著狐狸伏女墻無復腥羶樸九鯉仙人叶太占千秋玉麻憑祠祇此日誰礫陽九災小臣再拜登塵牘徐桂詩皇輿朝瓊久登俾獨任金揚誓虎罷敢請君猶輕社稷祇緣身自繫安危白登不爲開重暈黃道何因靚載曦漫向賢奸論國是昭垂天語在豐碑朱長春新夢詩廳殿南屏下陰陰少保祠孤忠荒隴在萬木夜風吹假夢留齋宿招魂有賦詩從來威愼意拜罷不勝悲

勳賢祠

舊名天眞精舍在天龍寺之左祀王文成公守仁嘉靖九年門人薛侃等建萬厤初毀天下書院倡爲民業十一年都御史蕭廩奏復之賜額曰勳賢春秋致祭以徐愛黃元亨薛祝鄒守益歐陽德王艮王臣劉魁錢德洪王畿蕭廩陳善祀享祠前有宋籍田太極亭先是廩聘陳善士教修復祠宇鳩置祀田纂刻祠志入之權歸學職齋至蠢蝕祠乃領圯心湯重建太極亭補刻陽明全書清埋租稅歸縣祭祀之外餘羨以供諸生講學之費永爲定規陶望齡記曰道之不明于天下也事事而道道也事事則道妨事道道則事妨道于是有去有就有伸有屈賓實積虛交窮而迭勝不知事者道之事道者事之道道之外必無事事之外必無道嘗諸鏡然照卽其物物卽其照萬機並應照沓故處微澹泊所照故實不可二也是道也堯謂之中孔謂之仁至陽明王先生揭之曰良知皆心而已中也仁也心之微稱乎詔之以中而不識何謂中詔之以仁而不識何謂仁故先生不得已慄之曰良

知良知者心之圖繪也猶不識火而曰炎也不誠水而曰涇也體用內外理事道器精粗微顯皆舉之矣堯舜之所以君伊傳旦爽之所以臣奉相輿講明之授時數治陳訓失詰其講義也明廷位著其講肆也基宰長貳其人也周衰教失而道事始裂大子傷之故曰與吾託議空言不加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又曰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以言道之卽事也後世豪傑之士驚于功利不復闡道而二三言道者率剖同析異不能疏觀于會通蓋世運闢而後眞儒興于是先生躬挺上智窮微極探豁然頓獲本心于憂患難貞之際其追以不學不慮爲宗故于變萬容而常虛以格物爲用故寥焉無一事而常實明此之謂道德抒此之謂詞章舉而措之天下之民之請事棠其施于用也逢此議節左史讓文管爲議政穰甘讓兵而其原至傭也至易也措難匡朝定至芬膺甚險而皆日用飲食之常也文告雜保發鈴呼吸而皆深切著明之教也所明卽所行所言卽所用于是儒者闕疏無用之諸與理學家虛靜閑寂不可成務定業之疑先生業以身示之足以破羣窺闞眾喙而道德事功之途至是昭然合爲一轍愚嘗論古今道統唐虞而君殷周而相春秋而韋布換解陵遲更數千歲而天乃以濂洛還孔顏姚江還伊周非妄說也先生之教既大行海內其聚徒築舍以講明其義也徧于江之西南武林天眞精舍則其生平游而樂之既沒門弟子相與追祀者也萬厤己卯當事者不悅學概毀天下書院天眞在毀中後六歲甲申詔還所在書院宜復者浙撫臣萬安蕭公廩以天眞請朝論建之更精舍曰祠賜今額于是廢垣復堵檄材復棟原田悉還俎豆如禮而先生之道彌用光耀當柄臣用事其初指欲以繼游該崇實事而其弊至師用申商鄭棄道德蓋學之不講教之不明道道而事事聚其兩歧而迷其本一也天子曠然改繳宣霈德音錫號勳賢兼總德業炳然明示萬世以事理無二之學于是先生卓偉之烈精徵之旨昭揭兩言而朝廷報功崇德彰教淑人之與亦並行不悖於戲盛矣祠復亡何墉五穿敗丹堊剝蝕積且頹圮侍御史叶江左公於先生在私淑之列丙午來覩嗟兩劇顧瞻廟貌如病在躬會新淦聶君令錢塘亦夙閭微言並肩廢緒同德協

力相與謀飭新之以丁未三月鳩匠事五月竣工湛漫陵夷咸就完閎凡用雖院羨錢若干兩視事董成皆聶君也以精舍中故有先生集版多散軼君悉購諸民問補其殘缺遂爲全書先是祠前人卦田之中有亭曰太極燬于火至是復建凡侍御公經畫所未逮聶君咸用貲力究成厥功以還舊物蓋王薛歐鄒厥績始擧纔而興復葺新其人皆江右之產也先生功業教化於斯獨盛抑何豫章之多君子乎書曰君作室底法乃弗肯構事難于椒遜于因寧類是也先生出百死倡絕學而學者弗尊弗行口蹈意涉俾師說蕪廢學舍足處上足黰而鼓箴之堂鞠爲茂草以忘舉造中與者之勞田穀充羨數歲所積足以飭懷撝除宮庭而寘不周坐待穨壞數者皆吾儕後來者之恥也詩曰吁嗟乎不承權輿術念權輿哉

王守仁西安道中寄門人詩二首

幾度西安道江聲暮雨時機關鷗鳥破蹤迹水雲疑仗鉞非吾事傳經愧爾師天眞泉石秀新有鹿門期

不踏天眞路依稀二十年石門深竹逕蒼峽瀉雲泉泮壁環胥海龜疇見宋田文明原有象卜築豈無緣

湛若水訪陽明先生天眞精舍詩

迢迢訪天眞歷歷登高堂灑落南高峰睥睨臨錢塘地位高且深如道不可量哲人久已逝山水空遺光龜嘯列方位顯設天文章平生未一試千載帳相望我來生感慨久要不可忘陳詞之不足繼以薦心香

王世貞詩

杖策尋幽巘叩祠薦清蘋木落翠姿盡爛然見天眞輕風飄㬎肩蕭蕭若有神三宇抉靈機萬古意忽新六經遂檐執千聖失經綸媚川在懷中舍機問皷人笑彼恐公山老昧裹成津重恐魚目多冥然驕自珍所以枯氏歎聖作大道湮下學而上達吾意書蕭紳

錢德洪詩

雲埋五嶺路悠悠海上羅浮人夢愁山月淒涼歸鶴夜霜風颯琶淚猿秋百年耆述圖書在千載經綸草跡留忍伐祠前暮峽樹春秋配食存晨羞

許孚遠詩

天眞遙接五雲山杖策登臨霄漢間杳靄煙波迷海國分明身在隔塵寰德星況是東南聚元氣應初五百還指點湖山無限意不妨風雨下江闕

忠烈祠

在棲霞嶺東祀嘉靖三十二年禦倭陣亡陳善道哭想宜溺刺宋姝馬呈圖俞亭俱指揮王繼隆千戶康綏揚協王相姚岑呂鳳姜棋俞亨陳爵陳表俱百戶張儒總旗喬登

典史喬仲厚張泉俱巡檢

襃忠祠

在棲霞嶺東祀遊擊宗禮指揮邵昇姚弘子岳禦倭陣亡三十七年總督胡宗憲請于朝建祠

以上皆載在祀典者

忠節祠

在寶月山下祀伍員褚遂良岳飛于謙嘉靖中御史周汝員傅鳳翔建有司歲祀以仲秋之望吳鼎記略曰初弘治十載巡餉部使者舒城姚公建忠節坊于杭以表吳行人伍公唐僕射褚公宋岳武穆王我明于肅愍公周公曰國家以忠義勸士而士節不立其諸宣揚導化之責乎余實忝竊其官滅賢大夫之烈不迹廬先正所建余甚懼焉乃嘗作忠節祠經始嘉靖十有六年冬十月越明年夏且落成周公去代者應山傅公飭有司歲以仲秋之望合享又明年演南高公來按雖政歎是舉激揚甚大而奉有紀述亟圖之相與問于鼎或曰何祠乎忠節曰祠人臣以忠而被禍者也然則何賢乎伍公伍公可謂竭忠所事矣何賢乎褚公褚公可謂正言不諱矣何賢乎岳公岳公可謂主辱臣死之矣何賢乎于公于公可謂安社稷爲悅矣舍四公無死忠者乎曰有有則何祠乎四公或生于斯或殁于斯者也然四祠載在令甲復祠不近黷乎曰秩祀古今同德合義益廣風勸春秋與賢者不一而足意也奚乎黷惡乎黷

兩浙名賢祠

在西湖孤山之陽祀漢嚴光唐陸贄宋林逋趙抃王十朋呂祖謙張九成楊簡國朝宋濂王琦章懋陳選皆浙產也隆慶六年巡按御史謝廷傑即陸宣公舊祠故祀宣公徙像于祠前恩綸闕陳洪濠記略曰自昔兩浙名賢以德以功與春秋祀載在常典者亦略備矣然皆角立鼎峙各宗一於鄉顧未有包括眾美攝其英標翠然徂豆于一堂者也隆慶壬申屬侍御豫章蚪峰謝公來按茲壞秉憲輯文仁經義緯百度既飭禮教聿崇乃於觀風之謙詳覈省志尚論先哲於漢得一人焉曰嚴子陵於唐得一人焉曰陸敬輿宋得六人焉曰林君復曰趙閱道曰王龜齡曰呂伯恭曰張子韶曰楊敬仲於皇明得四人焉曰宋景濂曰王文璉曰章德懋曰陳仕賢爰卿西湖之陽宣公舊祠傳立几遂等其世次爲祀之不以爵舉者示崇德也標其者字仍丹先生者示學後知所宗也祠有山田標焉若干有司傾之遂時供祀不以煩民春欲其久也于是浙士之

高節懿美者莫不萃于茲堂四方遊士與鄉之搢紳末學凡欲仰止高山景行先哲咸于茲與歸焉

四賢祠

在孤山之陽祀唐李泌白樂天宋林逋蘇軾初杭人祀白文公于竹閣後增林蘇二公因名三賢堂國朝天順間知府胡濟復建正德初知府楊孟瑛增祀李鄴侯祀以春秋瑛自爲記略曰孟瑛守杭郡三年見三賢祠棟撓樑壞攝神之不棲而羞吏之不恭也竊惟適仙風節山崇湖深名教攸係白文公蘇東坡皆杭賢守石函一封時泄時鐘葑洲既闕千頃一碧兩邑之田殘溝斷洫莫匪遺澤民到于今賴之堂廡弗飭辟蠲弗嚴何以格神明昭崇報耶又惟唐鄴侯李公泌亦嘗刺是州穿六井引湖波民始不食鹹苦雖功不在湖而以湖爲功與白公蘇公埒曷作新廟合而祀之更稱四賢祠之靈人之情協順助信而抗民亦永有依歸矣遂具其事乃發帑鼎作之堂爲楹閒者三梁棟旋檻悉以楠四隅之欞以石壞猶稱是門廡皆撤朽腐更用飭新漆丹堊黝甚麗以法斂賸林作思賢堂于祠西緣垣四周直湖敞門榜曰四賢且籍廢寺田地六十畝界守者共歲事仰惟三公治杭事有美蹟人有遺愛率應祭法六井一湖才一事耳然杭人祠文公必于孤山祠鄴侯以於湧金北城祠東坡必於湖堤鎮瀾之橋豈政必時易易則不傳愛與澤流流故終不可諼也今孫山之祠蓋北城湖橋既廢故因文公之舊而合食于是至于推祀通仙則宋泰定間卽有之蓋義起也

錢王祠

在湧金門外故名表忠觀在龍山陽祀吳越武肅王錢繆文穆王元瓘忠獻王宏佐忠遜王宏倧忠懿王宏俶熙甯間蘇軾爲記元時毀于兵燹嘉靖三十九年督撫胡宗憲巡按周斯盛以靈芝寺地改建寺錢王故苑也仍舊額曰表忠春秋致祭陳柯記予少讀蘇子瞻表忠觀碑文乃慨錢氏於吳越之民其德厚矣乎當公益倡禍中原無主十大國之君各拓彌宇白椽其爲民之心尚未耕也及中原易姓則隨時約款夫命既一則籍士歸王其心不忍殺幾其氏爭之永火之中使嬉遊於畜完安樂之術且冊匹自年佐傳三世而終始之心如出一人其祝書陶各一時皆樑以杭王師雖廢欄其民而不願皆其爲德闕如也始予繆守茲士先是委夷孔棘將撫悔林胡公

寺改祠於靈芝寺寺蓋王故苑也幸翕然同心用襄厥成予又病東坡手碑殘剝也爲易石摹刻之以置諸新祠使謁王祠者讀茲文以思王德庶幾斯祠斯文相與傳世千百於無窮也劉原岳詩一畝芳祠卽故邱越王香火此湖頭水犀獨擁三千卒裘馬橫行十四州畫棋秋風棲鳥雀青山夜雨泣松檄英魂不散封疆異山下寒泉空自流徐蝴詩越王祠宇枕平湖猶有遺民說故都魚鑰蝕苔封玉印蝸涎銜土篆金鋪霜寒一劍留英氣月照孤城冷霸圖欲剔殘碑徵往事古文零落隳龜趺

旁有彭祖庵祀錢鐙方外許野雲常居之壽一百八

翊忠祠

在忠烈祠廟之西祀宋施全劉允升全宋殿司小校也憤檜手刺之不遂磔於市允升建州布衣也聞岳武穆被逮詣闕上書訟其冤檜怒下棘寺論死邦人因竝祀之每祭武穆王畢致祭

張烈文侯祠

在東山衛口卽張憲墓所正德十五年建

報功祠

在忠慶巷內祀國朝總督尚書胡宗憲萬曆初都御史謝鵬舉建春秋致祭鵬舉爲記略曰頃嘉靖中劇冠徐海王直導島夷內侵蓋東南胥被患而浙爲甚卒賴少保尚書胡公祇奉簡命決策蕩平之維時浙之士大夫若市野氓庶遝相與曰維公功在社稷而澤貽吾土吾土奚不圖所以昭永戴遂協謀就吳山曠奧之壞建祠尸祝之焉無何公中多口去鎮受抑以沒祠事亦尼議中罷隆慶己巳中丞谷公更采輿議下令改建當其時倖事經始諸規度末稱嚴事追茲萬曆亥子二禊開始充拓而大之首爲門扁曰安擴門之外從吳山緯楔以壯觀門以內前後爲兩堂各若干楹前奉御製碑文後貌公像當享自餘垣廡庖湢之屬咸備門鈌浙人士旅進瞻謁訢訢若重睹公云

龐公祠

在鳳林寺右御史龐尚鵬萬曆十二年建張瀚記浙以財賦名天下歲所轉輸京國者十居三焉故民賦繁往者徵發百出賓傳旁午吏不得不厚責之民民役始重故事上官取諸縣與縣所取給一錢寸綫卽十百莫敢不應謂之日耳房役監司大吏按部與四方人士乘傳至省所司爲其供帳月增歲置或橫被樓夫不敢問謂之日鎮陳役預備存積諸倉歲久風雨浥爛鼠雀食耗蠹損之數寺合守支諸役計額取盈往往坐以自盜謂之日

斗級諸法既敝盜販公行嚴設邏卒責以捕獲月凡二比鞭健洑滴不知格者有罰謂之曰應捕茲數役者常以百供一服播之家僞往斷役畜產立盡往予見良農勤苦食僅有田廬不一二年閒蕩覆靡遺則以是役故南海龍公才具英持斧局精敏鑛斧所指墨吏望風解殺豪強屏迹宦撈部時進三老具言困苦公墩所屬與之圖議成云耳房鋪陳可省其應捕斗級暨諸力役歲貴金錢若干當以籍籍之郎于歲賦所徵均斂于民在豪大家無得脫免而民不重困庶貴賤同役號曰均平冊議定卽日牒諸司施行仍疏于朝請著爲令報曰可乃立石遵守蓋公所建卽宋人顧役遣意而抑橫征寬民力其德于浙人甚鉅今去浙二十餘年而歌思彌切專祀于西湖之陽昔吏浙得祀者李鄭侯白文公蘇文忠三人而已鄭侯以井白蘇以湖公造福閣左功德豈上謝三君子哉公名尚鵬字少南廣東南海人嘉靖癸丑進士祠右有王阮陳二公生祠乃撫院王汝訓按院彭應參也

公祠（在武林門外祀都御史阮鶚扁額忠定隆慶六年建李春坊記）

李公祠（在錢塘門外讐水閘崇禎十年建太史曹勳記公諱思敬號隗臺揚州興化人初令永豐有善政權北關淸惠愛商不奉詔增稅第淸漏匿而常課足公餘輒昇驕從低徊南峰之橋開及守栝蒼罷採鑄嚴保甲建麗譙興文學諸所創舉皆可不朽身歿之日杭輿括蒼思不已具呈學臺崇祀名宦仍肖像西湖以當峴山之碑云）

墓

晉抱樸子墓（在葛嶺寶雲寺）杜子恭墓（在北郭南齊孔稚珪過錢塘北郭於舟中遙拜之）

唐許玫許現墓（在天竺莊雞籠墩皆許遠之子）杜牧墓（在杜牧塢）馮孝女墓（孝女北鄉報恩寺後山古城頭）孝女魏娘墓（孝女南鄉）馬三寶墓（郡成化都志前軍教場墓在九里松行春橋水竹塢宋紹興末欲去之以廣教場方舉鍤有黑蜂數百出墓中不可近是夜帥夢一袞冠朱衣者告曰吾錢王之子葬此已久爾弗毀詰朝本軍申遂輟役元至元十五年軍厮名狗兒者掘發之得鐵券一題曰雁門馬氏葬攢衛橋至元十五六狗兒壞我屋其定數如此夫鐵券所云馬氏似與俗呼馬三寶墓相符而又謂之錢王之子未知是否無從攷訂也）

太尉開府儀同三司正顯薛公墓（在靈石山）三世孫昂宋尚書左丞墓（在山北天竺妙法院）給事羅隱墓（在定山鄉居山里）

宋直祕閣知州南府錢和墓（在靈隱天竺南山之閒）知杭州胡則墓（在龍井廣福院之麓）處士姚辯墓（在西山嶺吳興人）和靖處士林逋墓（在孤山之陰紹興十六年建四聖延祥觀盡徙諸墓獨詔存此元楊連眞伽發其墓惟端硯一枚玉簪一枝至元閒儒學提舉余謙修葺植梅數百本于山構亭于其下成化十年郡守李端修〔元〕陳剛中〔詩〕北邙翁仲拱朱門玉盌時擕古帶魂爭似孤山一抔土梅花依舊月黃昏高九萬〔詩〕玉函香骨老雲根占斷孤山水月村薦菊泉清涵竹影種梅地冷帶苔痕生前已自全名節身後誰從問子孫惟是年年寒食日遊人來與酹芳尊張羽〔詩〕水繞荒山路半斜墓園無主屬官家我來正是梅開日滿月邊蒿不見花劉子伯詩昔賢嘉遁後寂寞舊煙霞白日尋荒路青山問隱家碑殘徵有字梅古半無花回首西湖上寒風嘯暮鴉）浮梁尉吳天秩墓（在龍井）徐典章墓（在南山棲眞院）強金紫墓（在南山小麥嶺）子文憲公開明墓（在西溪欽賢鄉）司徒章得象墓（在棲眞院側）都尉周邠弟待制周邦墓（竝在南蕩山）少師元絳墓（在南蕩山）樞密章楶墓（在寶石山楶浦城人歷官拜知樞密院事立邊功賜太師諡莊敏）杜北山墓（在西湖趙院）尉曹將金勝祝威墓（在雲陽嶺之右詳見衛靈廟）徐爽

墓（在靈隱山）寺丞陳剛中墓（在風篁嶺沙翁塢剛中閩清人建炎登第上封事主議恢復忤秦檜王瀛詩集句今日漂零過古墳杜鵑枝上有啼痕空餘故國山如畫剪紙誰招蒿里魂華表山空白鶴歸子孫寒食紙錢稀行人莫問當年事國石淒涼卧落暉）儀王墓（在西湖顯明寺王諱仲湜靖康間六軍欲推王立之王仗劒御之）贈直龍圖閣周格墓（在北山格處州人直祕閣浙西提刑建炎元年討叛卒陳通與子肇丞俱遇害高宗嘉其死節追官勅葬其子附焉）殿撰周杞墓（在九里松水岡塢格之弟也建炎二年倡義勤王悉中機宜除右文殿修撰）鄜王劉光世墓（在定山北鄉光世保安軍人高宗時授耀州觀察使屢戰勝金虜爲中興良將累官雍國公諡武僖追封鄜王具見宋史宋無名氏詩將軍力盡馬號穿一片丹心萬古傳叱咤風雲起平地扶持日月麗中天寶刀掛壁血猶在丹詔褒功墨尚鮮到底英雄身不死旌忠長倚碧雲邊）襄格公趙密墓（在西溪欽賢鄉密高宗中興時以戰功顯）趙都運肇墓（在徐范村之閭）尚書員外郎董京墓（在棲霞嶺掃帚塢）祕閣修撰徐應鑣墓（在方家峪詳見忠節祠）祕閣朱弁墓（在智果院後弁徽州人紹興中使虜見執事見西湖志）武義大夫畢進子忠毅公再遇墓（並在西溪進兗州人建炎間轉戰江淮積階武義大夫再遇以恩補官屢有戰功權至武信軍節度使致仕卒諡忠毅父子俱名將）謝公墓（在金龍山陽宋封廣應侯謝達及孫金龍大王緒俱葬此）濟王墓（在驍嶽嶺下王諱竑寧宗長子也史彌遠矯詔立理宗王出居湖州彌遠稱詔殺王人多冤之景定五年詔復王爵增修其墓）趙紫芝師秀墓（在葛嶺寶嚴院師秀溫州人有詩名劉克莊詩奪到斯人速詞林亦可悲世間空有集天下便無詩盡出香分妓惟留硯付兒傷心湖上塚誰葬復誰碑）葉岩磯墓（在五雲山）忠武王岳飛墓（詳見廟在棲霞嶺下）烈文侯張憲墓（詳見祠）

趙鼎墓（在烏[illegible]山陽[illegible]）朱皋墓（在劍門關[illegible]武穆部將累立戰功[illegible]初追封[illegible]）高菊澗墓（[illegible]）[illegible]孫花翁墓（[illegible]）[illegible]參知政事陳[illegible]龍墓（[illegible]）[illegible]墓（[illegible]）元國子監丞陳旅墓（[illegible]）禮部員外郎程文墓（在石人嶺[illegible]有文集行世）張伯雨墓（[illegible]）[illegible]員外郎張光弼墓（在棲霞嶺光弼嘗曰[illegible]居死得埋骨西湖題曰詩人張員外墓足矣[illegible]卒竟如其言）儒學提舉葉廣居墓（在赤山寺）處士鄭德俊墓（在玉泉山[illegible]）吾衍墓（[illegible]）國朝將軍嚴德墓（在靈隱寺之西詳具祠廟洪武元年勅葬）[illegible]事莊洪墓（在尉司下扇）尚書柴車墓（在大遮山之西原[illegible]）[illegible]節庵先生墓（在南山）長史瞿佑墓（在甘溪）侍郎蔣驥墓（在尉司里仙芝山麓）尚書方賓墓（在南山法公步）太僕卿王榮墓（在石屋嶺）尚書徐琦墓（在積慶山之原）布政夏時墓（在石人嶺）郎中張[illegible]墓（在馬塢嶺子太僕丞璞孫參議銓附）太僕少卿陳贄墓（在風篁嶺子通政嘉猷祔）主事陳鏞墓（在石屋西）布政武達墓（在洪[illegible]山之陽）沈棲霞墓（[illegible]）

督許亭墓（在天竺山后[illegible]）僉事王琦墓（在仙[illegible]嶺）眞人周思德墓（在八盤嶺景泰中諭葬）太傅忠肅于謙墓（在三台山詳見祠[illegible]）沈敬墓（在小家山成化中諭葬）都督張貢墓（在[illegible]成化[illegible]年諭葬）僕少卿吳誠墓（在[illegible]步[illegible]葬）都御史吳[illegible]墓（在[illegible]）子嶺成化[illegible]年諭葬學士[illegible]獻墓（在[illegible]年諭葬[illegible]遣官[illegible]）郎中項麒墓（在馬嶺下[illegible]）都御史李昂墓（在[illegible]）尚書汪諧墓（在龍井弘治[illegible]年諭葬）太常卿舉[illegible]（嘉靖[illegible]年諭葬）都御史錢鉞墓（在佛牙塢）侍郎何琮墓（在方家塢弘治十年諭葬）侍郎沈銳墓（在[illegible]兆[illegible]）禮部尚書江文昭公瀾墓（在妙因山陽[illegible]年諭葬[illegible]）那諱墓（在仙姑嶺隆慶五年諭葬按西湖志文恪公父舉進士仕至參政弟尚[illegible]別駕神存進士贈尚書三子進士暉仕至修撰如孫曜恩蔭仕至禮部副郎曉子進士坼仕至學憲耀子恩蔭仕至太守坼子進士鐸仕至都御史鐸從弟孝廉金鑾皆以文行著科第[illegible]爲虎林第[illegible]以籍隸仁邑姑附見其概於此）侍郎李旻墓（在八盤嶺正德九年諭葬）尚書洪襄惠鍾墓（在定北東穆塢蓮花山嘉靖四年遣官營墓有祠）府君陳夏器墓（在甘溪）都御史錢宏墓（在玉泉寺右）尚書胡端敏公世寧墓（世寧字永清仁和人累官刑部尚書太子太保弘治中嘗以預發蓄奸狀落籍後[illegible]兵[illegible]議忤朝貴忠義頤直爲時名臣墓在五雲山[illegible]嶺久荒圮萬厤三十五年心湯修葺爲之碑略曰胡端敏公以忠誠遠慮銷國家外禍內訌憂金闕大業至今賴之直與忠烈文成比烈肯未數十年而廟庭蕩折松檟不保隴厤干畝僅有蠶封祠宇數椽悉爲豪貴蓋匿射者不還[illegible]其後而[illegible]用替[illegible]無惻於心是邦三事大夫痛忠魂於宿草嘉揚勵之素哀合謀修葺醵金百餘畀余司事而[illegible]成[illegible]冒祠宇者亦義輸百金餘乃傭工食役糞葺翦荆建崇墉搆堂廡春秋祀事成晉紳之美受忠亮之靈因係其事於石以貽來者）都督張奎墓（在石人塢嘉靖十四年諭葬）昌化伯邵林墓（在九曜山林前衛人實誕生孝惠太皇太后於報恩里嘉靖初追封昌化伯諭葬墓前有發祥祠奉勑建長子琮錦衣衛指揮使尋卒仲子瑋嗣伯爵從子輔錦衣衛指揮僉事）都督牛桓墓（在靈鷲山嘉靖二十六年諭葬）府尹查秉彝墓（在五雲山嘉靖四十年諭葬）侍郎茅瓚墓（在花家園嘉靖四十五年諭葬）大學士高文端公儀墓（在南屏山中峯之原萬厤二年諭葬）吏部尚書張恭懿公瀚墓（在三台山麓萬厤間諭葬）弟僉都御史濂墓（在靈鷲山麓瀚濂高祖翱有高行從父應祺應祐舉季洽溥洲詢皆科第[illegible]仕濂子挺孫蔚然曾孫堯揆從子耜皆舉孝廉以文行著世居仁和杭城世家必稱江張云）布政陳善墓（在積慶山）

論曰有土者必建壇壝土穀陰隲下民王制也錢塘隸省郡不得獨有其壇壝而有奠茲土者不敢不紀王廟食名賢賜祠大臣詔墓亦王制也即非王制而領縣官載祀典者又不敢不紀間有祈靈旁出古制僅存義附傅疑未敢槩削惟是名雖古而實乂夷邱隴剙實私而後緣飾公移交質者影射干澤者借資誰爲濫觴即若是者豈關無監俾他日無以我爲口實可矣

寺

海會寺在吳山每旱潦迎上竺觀音于此祈禱李昊記略曰寺據吳山東南岡山錢塘濤江橫其前鳳凰峰繚擁其後俯瞰一城之中闤闠迭木可指而數自昔稱勝初名智果院宋大中祥符中賜名積善嘉泰間燬于火元至元丙子重建而易今名至正辛卯又火乃拓舊基而大之江浙行省平章巙巙子山為題門額曰大海會寺而觀音寶殿則御史大夫慶童所題也洪武間第寺之甲乙海會遂為巨刹成化復殿住持僧洪忠有徒曰宗人乞施建大雄殿天王殿山門觀音殿銅像二萬餘斤兩廡庫庾庖福無不具備殿中為丈六金像及諸像悉復舊觀

寶奎寺（在忠慶巷）宋丞相喬行簡捨宅為寺內有寶月樓見滄閣洪運記曰錢塘寶山在吳山之右宋理宗朝丞相喬行簡宅於山麓寶慶丙戌駕幸其第登山東顧江海瀕御書見滄二字以紀勝并璽俱刻崖石迄今見存東坡諸公亦嘗題詠則其著名也舊矣行簡罷相將宅捨為寺寺獲宸翰之異因題曰寶奎

開元寺在清平山內有容月軒唐開元建僧空谷詩重巒疊巘樹陰濃秀拔吳山第一峰景物繁華新氣象樓臺掩映古禪宮西湖畫舫微茫裏東浙煙村杳靄中堪羨老禪行道處下方洞麓二時鐘

仁王寺在七寶山又名開寶寺孫原貞記畧曰七寶山仁王講寺因宋東京開寶寺之仁王院而得名其山舊有五大石佛僧慧照大師法曄隨高宗南渡創于紹興五年紹熙初始賜額元季兵燹燬洪武中立為華嚴宗講寺沙門道初傳賢首宗來為住持重構佛殿法堂后佛閣塑靈山會像正統初元天儒露法師住玆寺修正殿葺三解脫門阿山門觀音大士殿祖師堂伽藍祠方丈觀堂環翠軒又塑湧壁彌陀天台之境十八六阿羅漢金剛二神鼓鐘旛幢凡奉佛之器儕不完俱倦倦以嗣敎起發為心則為佛氏之徒可無愧也

聖水寺（在雲居山名雲居庵唐銘）宗年建中峰禪師嘗居之有雲居人宋趙子昂墨跡又有中峰拂塵蕨鞋負原吉詩誰闢雲居境峨峨瞰古城西湖晴送壑上竺曉分青經鎖千函妙鐘鳴萬戶聲此中眞可樂何必訪蓬瀛

百法

寺（在忠慶巷內）

畏吾寺（在曲阜橋西郎平山宋南渡建）[illegible]

定水寺 [illegible]

惠安寺（在東十三灣巷口晉天福中越王建慧安教寺為明律師行）道之所元季兵燹化為瓦礫故址乃在城東街草橋門外[illegible]木營地洪武初移錢塘保安坊東街永樂間僧福[illegible]移今處[illegible]既方岐心且慈忍嘗過市見有貨生魚者即贖歸於庵右闢一方池深廣數丈為放生所[illegible]

慈雲寺 [illegible]

眞教寺 [illegible]

水陸寺（在華家池北宋時[illegible]）[illegible]

東崗寺 [illegible]

慈光寺 [illegible]

寶覺寺（在積善坊巷吳越王建旁有慈濟寺）

靈芝 [illegible]

[illegible]**金剛寺**（在章家橋唐貞觀中建俗名蠟燭庵內有春牛局為本縣歲造芒神土牛之所）[illegible]

姚園寺 [illegible]

相國寺 [illegible]

長明寺 [illegible]

惠林寺 [illegible]

悟空寺 [illegible]

上方寺 [illegible]

淨慈寺（在南屏山周顯德元年建名慧日永明院）[illegible]

羅漢松歡喜巖居然亭蓮花洞門勝甲湖中後有文昌閣劉於蕃寅亮而仁和令吳光義成之寅亮爲記蘇軾詩臥同禪老入南山淨掃清風五百閒我與世疎宜獨往君綠詩好不容攀自知樂事年年減難得高人日月閒欲問雲公覓心地要知何處是無還黃省曾詩隱才抗貞步遠履存何湖瑟心既開登捫興茲掉逸悅北湖蜀窈窕南山眺雙情交遠襟晨論皆清韶藹陽佐勝羽翠阜延興笑靈紀傑攀仰表剝在驂造金軀儼峩容寶于廓層嶠五藥懸采撥八正期精部雲林頂法鼓茗木鳴芳飄遨裏末云巳盤徊盡酉照王世貞詩擁利芙蓉歘欲翔拂雲雙綵吐寒香十于乾闔婆天藥五百阿羅漢道場未必應眞超動火還因勝地屬空王南園實傍珍珠塑指點煙隨迸謝茫鄉逆光詩維橈綠傷岸爽命青梨笑行此四五人鈎衣人蒙密南屏鬱岩羌琳宮寄峯律枝撐拚互置挽拱向背出鑑鳳威羽鮮幢龍鱗用折法象育三身應眞計五百憶昔壽禪師于此布法席言詮蘇已擎圖鏡乃歸一我來祇樹下彷佛天竺國碧蒼吐笙黃青松韻琴瑟亂分茵陳飯手展貝多帙遊風發

栴檀香氣妙馝馞紺時秋尙然被衣坐禪室非無豪士豪爲憚律僧律徙倚瘖忘歸山空落紅日豊道生詩千巖萬壑玉層層夜半山腰見佛燈竹影歸窗塵不到滿牀風雪定中僧居簡詩西湖諸處是南山長日幽人晝掩關寶界門通霄漢外香臺路接水雲閒不聞朝市風塵急自愛僧寮歲月閒參得三明詮四諦茶煙初斷鶴飛還

靈隱寺

在北高峯下漢書名武林山東晉慧理始名靈隱幽澗環繞高峯雄踞咸和元年刱吳越王開拓殿宇高宗孝宗常臨幸焉中有覺皇殿千佛閣嫡勅閣蓮峯堂妙應閣禪悅堂歸雲庵雙桂庵淨居庵白雲庵寺前舊有古松如虬龍直接九里松後寺僧如通造殿多被所伐庚申歲心湯特補種并禁損伐張祜詩峯巒開一掌朱檻幾環延佛地花分界僧房竹引泉五更樓下月十里郭中煙後塔聳亭後前山橫閣前溪沙涵水靜洞百點苔鮮好是呼猿入西岩深響連賈島詩峰前峰後寺新秋絕頂高窗見沃州人在定中聞蟋蟀鶴於栖處見獼猴山鐘夜渡空江水汀月寒生古石樓心欲懸帆身未遂謝公此地昔曾遊司空曙詩蒼山古寺繞煙波石磴盤空鳥道過百尺金身開孝竺萬龕歷焰隔煙蘿雲生客到侵衣溼花落僧前曬地多不與方袍同結足下歸塵世竟如何楊維楨詩九里松關一徑探修廊千丈畫抗沈佛安瑪瑙沈香庵僧任栴檀紫竹林南北高峰天外筆東西流水屋頭琴冷泉亭外閒盤礴流盡三生名利心李攀龍詩武林臺殿倣諸天建自咸和第幾年纏到上方雙劍合飛來何處一峰懸梵音動雜江潮轉燈影長合海日傳所以龍宮稱絕勝驪珠交映使君前王世貞詩步歷徑垂盡招提天忽閒山驪丹鶯下泉捲二龍迴石氣清僧席藤陰梟佛臺鐵衣雙大士金粟萬如來寺愧題名隱詩憐異代才游人日何限無地耆舊苔葉向高詩山行情不厭暑入景徧宜古刹依靈鷲聞雲近酒危逢僧能藏宇對客警題詩蹤跡看如此吾生嬝鹿麋

上天竺寺

晉天福間僧道翊結庵刻畫觀音大士像乾祐閒有僧從動自洛陽持古佛舍利來置頂中妙相咸備晝放白光吳越王建天竺觀音看經院宋咸平中浙西亢旱郡守張去華有禱輒應南渡時捨施珍寶大內穿見嘉祐中沈文通治郡命僧

辨才主之鑿山築室幾至萬楚治平中郡守蔡襄[illegible]邱觀濤憩樟樓三山動逸興五馬同遨遊天竺森在眼松風颯驚秋覽雲測變化弄水窮清幽疊嶂隔

遙響當軒寫歸流轉成傲雲月佳趣滿吳洲蘇子聽秋日勸辨才詩不辭清曉扣松扉細佇支公久不歸山鳥不鳴天欲雪捲簾唯見白雲飛陳善詩茶杯分上竺蓮社憶東林暫稅塵中駕聊怡世外心山虛風息籟谷響鳥傳音信信忘歸路松行踏翠陰李奎詩秋光濟巖岫入谷聞晨鐘白雲嵌紫芝峰朱開芙蓉林香晝自結夾道羅長松沙廣卓煙薄躧深花霧濃梵嶺鬱飛鷲呪潭降毒龍閒翁互交語道侶時相從久矣悟空寂齋心禮金容精巖隱暮色蔬食修珍供還憩崖亭上永懷高人蹤

中天竺寺

在稽留峰北隋開皇十七年建吳越改崇壽院白樂天詩雜芳澗草合繁綠巖樹新山深景候晚四月有餘春竹寺過微雨石徑無纖塵白衣一居士方袍四道人地是佛國土人非俗交親城中山下別相從亦殷勤參寥子詩夕陽山氣靄蔥蔥路轉松陰復幾重行過石橋人未見數聲先聽寺樓鐘稽留峰北好林泉珍重幽棲得所便栢子烟中能宴坐想無餘習可攀緣霜壓簾櫳雪泣條銀河初轉斗垂杓清言共矢三更夢錯悵芙蓉漏易消

下天竺寺

在靈鷲山麓晉僧慧理建有薝蔔堂隋朝僧據榆木宋祁詩西南山最勝一界是諸天上路分巖竹分流入寺泉躡雲丹井畔望月石橋邊洞壑江聲遠樓臺海氣連塔明春嶺雪鐘散暮松煙何處去猶恨更看峰頂蓮張翥詩石梁瀑水徑蒼苔陰洞傍穿澗底回殿閣金銀從地湧山林圖畫自天開龍隨僧到分雲住猿認人呼下樹來遊興未闌斜日盡馬頭呼酒尚徘徊黃省曾天竺寺詩窈窕招提境何年阿育開泉泉皆入繞樹樹作雙栽鴈剎青鴛出珠函白馬來碧題看竺國何異化城回百廷玉詩山轉龍泓一徑深嵐煙吹潤撲衣巾松蘿掩映似無路猿鳥往來如有人講石尚存天寶字御梅嘗議建炎春城中遠日空西望自與長安隔兩塵

昭慶寺

在錢塘門外晉天福閒建宋元興廢不一嘉靖閒燬于海寇都御史胡宗憲重脩殿宇隆慶閒復燬新都汪道昆募建萬曆三十五年勅賜銀一千兩助建內有戒壇藏經閣十佛閣鹿野堂禪堂觀音井卧牛石放生池宋陳堯佐詩湖光山影裏靜景與僧分一榻坐臨水片心閒對雲樹寒時落葉鷗散自成羣莫問紅塵事林閒肯暫聞

潘之恆詩二首禪心塵事隔僧臘一朝無皓月臨池徹涼風入殿蘇收魚聲似鶴貫石色如珠頗覺鬢眉醜從來婉佛奴　戒壇門外柳直陵斷橋青徙市囂初遠飄湖夢未醒香雲遲度梵曲樹滿函經照壁餘燈影隨煙亂曉星

石屋寺

在南山即大仁院中有石屋廣三丈謝肇淛詩疊石翠微韻鐘聲萬壑連能雲依洞宿野鬼傍僧禪谷暗常凝夜崖穿忽有天會將綠玉杖一接紫霞仙

清修禪寺

在煙霞洞前俗名煙霞寺晉開運元年有僧彌洪結庵洞口見洞內有羅漢六尊顯像石壁若鏤刻而成者異之未幾洪卒吳越王錢氏補刻一十二尊洞後宋有清修寺今重建惟象鼻石佛手巖石羅漢東坡留題尚存

大慈定慧禪寺

在柵外三圖俗名虎跑寺內有虎跑泉唐元和閒建蘇軾詩紫李黃瓜村路香烏紗白葛道衣涼閉門野寺松陰轉欹枕風軒客夢長因病得閒殊不惡安心是藥更無方道人不惜階前水借與匏尊自在嘗釋來復詩金沙泉湧雪濤香灑作醍醐大地涼倒浸九天河影白遙通百谷海聲長僧來汲月歸靈石人爲尋源宿上方欲著茶經校奇品山瓢留待羽僊嘗王世貞詩百草沾風露月香雙鳩喚雨麥秋涼過橋已覺世情少到寺始知僧日長拂蘚石留行腳偈掛瓢泉是洗心方長公更有茶瓜在禪悅能容取次嘗方九敍詩曲徑同尋大士家林嵐幽勝入煙霞清泉遠澗飛成雪紅葉含霜望似花欲託醉鄉憑魯酒漫辭水厄試僧茶幽樓況對求羊偶且向山中閱歲華

法相寺

在南峰下後唐時有高僧行修生有異相耳長七寸上過于頂下可結頤號長耳和尚天成二年吳越王待以賓禮居法相院眞身存焉內有定光庵久廢萬厤三十五年心湯修復宋長春詩獨橋交野爛深寺足秋筠乘興來遊客清言得上人窗虛過鳥影龜古見禪身正生南峰底高雲落酒市居隆詩長耳元非相忘形始悟心一燈懸菩照萬竹散清陰雲卧僧衣薄泉飛錫杖深未能鋼世事馴衙添塵襟

惠因寺

即高麗寺吳越王建元豐八年高麗國子僧統義天入貢以金書漢譯華嚴經三百部入寺施金建華嚴閣藏塔以崇之內有理宗賜書易庵二字碑趙子昂碑蘇軾護法像俱存

龍井寺

在風

篁嶺舊名延恩衍慶寺唐乾祐閒建元豐二年辯才禪師自天竺歸老于此與蘇子瞻趙閱道友善後人因建三賢祠祀之有歸隱橋方員庵寂室照閣閑堂訥齋潮音堂滌心沼薩埵石壁塵爐片雲亭與時亭沖泉諸天閣明申時行詩藍輿轉入白雲林山塢逶迤一逕深夾道松杉銜夕照凌空臺殿倚秋陰丹楓半墜翻經葉黃菊金舒布地金坐對山僧渾不語當門流入是禪心朱長春詩瀑泉飛雨挂松枝丹壑峻嶒石磴危白日龍吟深瀨古空山鳥落片雲遲仙人滄海如堪望帝子江城有所思谷黑風鳴荒寺暮登高搖落忽成悲鄧原岳詩爲選南山勝欣從初地游峰迴疑鹿苑泉湧即龍湫秋雨散雲歸峽天低風滿樓山僧能送客一過虎溪頭

集慶寺

宋理宗淳祐中貴妃閻氏建仇遠詩半生三宿此招提眼底交遊更有誰顧愷謾畱金粟影杜陵忍賦玉華詩旋烹紫筍猶含籜自摘青茶未展旗聽徹洞簫清不寐月明正照古松枝宋長春遊集慶寺瞻宋理宗遺像詩宋帝初開玉殿尊遺容亦在此山門龍旗彷彿宸遊影金盤荒涼古墓魂半嶺僧鐘餘落日千秋樵徑自空村從來賦客江南意悵望西風動野原

普福寺

在九里松仙芝嶺宋咸淳閒天台僧朋爛建元趙子昂書額寺內有綠筠坡錫杖山葛仙井辟支塔瑞祠院藥澗橋鄧原岳詩淨土談玄慶款屏平生我亦悟毘尼天台道在毘陵記廬阜神交惠遠師度嶺白雲飛錫處散花清晝說經時西南峰下龍泓路買記山房舊賦詩

靈峰寺

在青芝塢故名鷲峰院吳越王建相傳裴休墓院萬曆初寺癈僧徒邑人陳善捐貲贖之迎僧通慧以守蘇軾詩靈峰山上寶陀寺白髮東坡又到來前世德雲今我是依稀猶記妙高臺詩應元詩空門傳不二令節屈重陽香取蓮花淨無煩蒻藥芳妙虛喧候雁露冷咽寒螢幽賞豈終已請看山月光

玉泉寺

故名淨空院南齊僧曇超說法龍王來聽撫掌出泉建龍王祠晉天福三年建淨空院于泉左宋理宗書玉泉淨空院額內有劉雨泉觀音殿幾癈心湯復之爲署晴空細雨額白樂天詩湛湛玉泉色悠悠浮雲身閑心對定水清淨兩無塵手把青筇杖頭戴白綸巾興盡下山去知我是何人王世貞詩寺古碑殘不記年清泡婚尋

且留連金鱗慣受初斜日玉乳長涵太古天投餌聚時霞作片避人深處月初弦還將吾樂同魚樂三復莊生濠上篇黃省曾詩散趾遊蘿徑張筵俯王津來憑仙石瀨暫說客車塵靈鳥如聽法文魚不避人吾儕行禊所奚減洛川濱

鳳林寺

俗名喜鵲寺唐鳥窠禪師居此白樂天嘗往參之骨塔存焉釋來復詩寶網金幢變劫灰瞿曇寺裏盡蒿萊鳥窠無樹山夢泣不見談禪太傅來

瑪瑙寺

晉開運初錢氏建皇明永樂閒重建陳論詩雨霽佛屋明宕遐深曲折樹搖高露驚草窩暗泉閣前林或清磬煙燈遠欲減寄謝塵中人與君從此別

智果寺

在葛嶺舊在孤山吳越王建紹興閒徙此先是蘇子瞻守杭州與智果院禪師參寥友善名其所居泉曰參寥泉寺既徙北山有泉適出寺後好事者仍名參寥泉張光弼詩佳遊在上巳屬此清明前春景已云春風光猶未暄往尋智果院竟得參寥泉景物豈殊昔人世自更遷邈哉長公詠風流想當年我輩復登臨化界何因緣古佛儼香閣眞詮積華軒境超萬念空道勝諸妄消緬懷此會難徘徊未云還申章續芳藻冀或來者傳

大慈寺

在上隅五圖俗名包山寺宋乾德閒建

下天眞寺

在上隅五圖齊高宗建

淨因寺

在海月橋俗名新寺宋乾德建有桐木羅漢淨因石塔

上天眞寺

舊名登雲臺內有靈化洞吳越國王題名石見存齊建武中建

石佛寺

在慈雲嶺亦名永壽寺吳越王建

奉聖寺

在鴿厲池後舊名廣福吳越王建

道林寺

在城南即普濟寺吳越王建

龍華寺

在栖外一圖即寶乘院吳越王捨瑞粵內圜建仍造傳大士塔傍有十景瑤華祠千官塔闡經臺法華池落日崖四題坪望海松片雲石瞰闢洞白龍洞舊爲貫雲石別業有司馬溫公祠今癈山麓有宋臣齋宿題名隸書石刻今存

勝相寺

在城南厲豪鄉即五文寺唐開成閒建

天龍寺

在龍山陽內有鳳松樓徐一夔記略曰杭天龍寺在慈雲嶺之陽後棲龍山前俯浙江幽貿瀟凝唐眞覺禪師始建道場碑郡墜乾其芳其歲月錢武肅王時欽實禪舍乃新茲寺以居鎮清禪師其後明眞機清惠秀皆以名德相繼宿史書之

（宋大中祥符三年改額咸淳以甲乙傳次建炎三年燬于兵惟木觀音像在紹興十三年建圜壇以淨明寺為齋宮嘉定二年遷寺於舊基之東若千步即宋郊祀時侍從齋宿地也高爽夷曠得江山之勝乃作大殿佛閣僧堂翼以兩廡敞以三門以次庫廣福圓與法所宜有者莫不修具訖工於至正三年冬余士吉詩龍飛鳳舞兩峰迥王氣纔消梵宇開卓錫地侵行輦地雨花臺近岸郊臺草分野色沿城去風引江聲入寺來三百年過如昨日老禪猶說舊蓬萊張輿詩鳳皇山中多古寺天龍之景何清幽半空花雨春浮殿萬壑松聲風滿樓宋室圓丘禾黍谷元髡方丈石泉流吟嘆不盡登臨興落月著江生客愁）

萬壽寺

保和寺（在龍山下閘宋寶祐年建）

九曜寺（在柵外二圖擔水巷內相傳宋曹彬下江南時所建至今土人奉彬為土神）

天華寺（在御外二圖唐永泰開建宋淳熙有僧說法降天華故名）

甘露寺（在城南十三里大慈山陽舊名廣澤寺內有甘露泉吳越王建）

理安寺（在城北二圖）

眞珠寺（在南高峰之左後晉開運開建內有貞珠泉王衢詩因逢開士指清泉顆顆珠從天鏡懸數訝驪龍頷下吐直須星宿海中連禪心會處空應照世味當來淡更全敲徹神魚眠未穩笑歸秋色萬峰前）

榮國寺（即南高峰塔院晉天福開建內有白龍洞鉢盂潭潁川泉田汝成詩飛塔中天起清秋勝望來凭開湖月近倚扶海雲回穿寮千峰合丹青萬樹開猶憐雙足健無日不登臺）

靈芝寺（在湧金門外宋有淨碧軒依光堂為孝宗臨御之所朱靜佳詩黃金匝地小橋通四面清平納遠空雲氣長扶天子座日光浮動梵王宮殘碑幾字莓苔雨清磬一聲楊柳風沙鳥不知行樂事背人飛過夕陽東）

六通寺（在下扇二圖吳越王建萬厤年重修虞淳熙記略曰武林錢王鏐衆建仁祠兩邑湖山閣梵唄刹光六通四辟矣顧臨水省迹於西子依山者墜於變魁據形勝著鄰於伏屏之宅惟慈德六通律寺麗惱積累所不侵王錢倚為神通跡因者也幽淙靈石掩映精廬寶鼎辟歷塵蹤兌絕禪者每持律證通也度長耳和尚于此咫尺袈裟地定多跌想所證無漏留蛻千秋有由致矣日月遊往漸以燕圮波旬侵彌四履不得通至魔惱礙累倍於衆祠然金身在宮猶照徹無礙也化者七人韋祚殖始柬然稍歸侵地而僧玄公秘布金長者多在晉陵松陵數千里內使往詣乞得衆長者不惜有滿財於是崇宮妖土復還六通焉）

招賢寺（在葛嶺上郡志元末燬猶存古殿）

大佛寺（在寶石山舊傳秦皇繫纜石宣和中僧思淨鑄石為半身佛像寺雅有塔俗稱壺瓶塔張輿詩葛仙嶺西大石頭祖龍東來曾繫舟不聞登仙入蓬島徒見作佛如嘉州地湧半身雲水繞山開一面金碧浮幾回劫火燒不盡空對湖山飛白鷗僧傳如詩寒雲懸片石繫纜說泰皇金碧時鎖鐵滄桑未渺茫佛燈漁火近僧梵棹歌長千尺元非樹毫藕見法王）

崇壽寺（在多寶山吳越王建寶所塔于山巔尋崩咸平中僧永保以日青募緣十年始復其舊目光如故保有戒行人呼師叔俗稱保叔塔錢思復詩金剎天開畫鐵簷風語鈴野雲秋共白江樹晚迴青鑿屋簷藏雨粘崖石墜星下看湖上客歌吹正沈冥瞿宗吉詩攏衣躡危蹬石勢欝岧嶢浮圖倚霄漢步步仰高標簷鈴自相語雲鶴誰能招閑來藉草坐裸袒脫塵囂涼風下木末毛髮皆蕭蕭安得挾飛仙去觀滄海潮）

仁王寺（在保叔塔後塢氣塢寺后有黃龍洞宋禱雨有應）

圓覺寺（在九里松宋高宗書天申萬壽圓覺寺額以賜）

薦福寺（在九里松石人嶺下中有宜對亭葉紹翁詩講罷閑來立簽開袈裟衣薄翠光寒請師莫起雲屏想只作當年面壁看以上南北兩山附郭寺）

雲棲寺（在梵村天任寺努禪師袾宏嘗伐茅建庵為諸方所宗後掘地有碑即古雲棲寺也陶望齡董其昌皆有記其昌記弁書記曰杭之山自天目來帶者水扶聖湖南盡於江折而東是為鳳皇諸山宋之故宮在焉湖流而西二十里是為五雲山循山麓而西四五里是為雲棲寺則今蓮池禪師之道場也陂隨坻下巖谷幽窈則然野處而不與湖山為尋境則變啞而幽□則去城而淨豈似遺世者山當江之三折海門濤頭若湧而霆擊者至此蕩為平川洋洋瀰瀰怒氣消盡壹似忍辱者由東岡而上有璧觀峰青龍泉出噴中峰之方後出一泉名曰聖義泉西洞之下後出一泉名）

曰金液泉涓涓甘冽汲灌不竭壹似利生者此非有道者莫能居而居之者亦於道力有助自宋佚虎禪師住山以至國朝雖天啓中稍闢爲寺而遂興遞廢夷爲榛莽久矣師以隆慶五年託鉢此村若有冥契曰吾骨人得骨山可以老矣縛茆三楹經禪宴坐有終焉之志環村四十里數有虎倀師以慈止殺虎不爲暴歲旱禱雨雨澤輒應魃不爲灾居人異之爭來作室度材於家山仍徙於故址民大和會焉師曰毘盧宮殿偏界偏空草昧經營無勤檀施唯法堂奉經律禪堂以處僧茲所急也既落成而百年廢刹遂復舊觀矣此雲棲之緣起也師之侍者以爲古德破荒衆檀積力不可泯沒請余記之余何知出世事而竊有感於法道盛衰之際也在昔唐宋時士唯薄將相不爲者始去而爲大僧以了百千億劫之生死故其戒行之嚴宗風之峻直可感鬼神馴異類或爲道俗所皈依或爲帝王所禮敬名藍淨刹於是繁興矣蓋其盛也近世以緇衲收攜士士所不收者方自引而食於僧是以亦縣神州列刹相望圓頂方袍聚廬而處者百十爲輩即而求之所爲禪師律師如古尊宿者有幾假令大年削牘寂音樸筆二百年來可贋傳燈僧寶之選者又有幾則雖金碧土木之莊嚴崇之至於天而廣之至於十由旬何益蓋法道之衰相見矣師庠校名士始欲以祿養爲孝既以玄法報恩爲孝驥驤壯盛而龍象超忽最初發念固已卓然名聞利養之外矣龐蘊[illegible]百萬而鄉漢水僧紹冒三毒以開攝山豈足專美乎師自主法席以來既三紀行存梵綱志在觀經標淨業則東林立清規則百丈析義疏則玉泉辨宗乘則慧日攘陰魔則板度空排鼓論則秀鐵面雲棲雖幽迴荒率無諸莊嚴有具眼通者必曰先師塔廟在矣有具耳通者必曰水鳥樹林念佛法僧矣有具宿命通者必曰某古德再來矣毘嵐偃岳而不波大浸稽天而不溺是雲棲之興法道大有賴也大師所著有彌陀經疏鈔緇門崇行錄禪關策進等書數十種鋟行於世師俗姓沈名袾宏字佛慧仁和人又望齡記曰昔世尊以五時彰發隱顯權實順而而不忒若溫綿涼簟隨候異設凡以逗機宜適根莖而已正法東壇師資角立曰講曰律曰禪並而爲三然軌轍同歸君臣遊用斯亦一代時教之遺也天目中峰師有言密部如春慈恩如夏南山律宗如秋教外別傳之旨如冬自祖燈輝三家皆法久生濫藥療權施雖離言絕迹之塗而言迹具焉大智照規則律該圭峰詮經則教設至永明天衣而降多寄指蓮邦默標心土持名淨念殆庶發所謂密首然則少林一宗四序備矣由是以觀一氣暑寒而歲成一音開遮而化闡莫不因宜而建之遇變兩通之離之以提宗合之以成務其致一也像季陵夷學者文言依通未嘗有古先生研幾極深之用在有以率情資空以護過而欲圓契法界密還心源此與兄嬉藝語何異嗟乎禪學盛而教律薄禪學衰而教律亡矣破器焦種觀道所不載雜於衆曰吾宗固然儀範弛解觀行滅裂而菩提達磨單傳之教亦埽地盡壇漫流酒無甚茲時者昏衢積晦慧日乃升於是雲棲大師應期運秉慈頤挺生於冠族飛藻於儒苑然後辭榮捐愛薙染登具荷包谷明白城忘疲隆慶辛未歲始返錫武林五雲山之棲塢宋伏虎遺剎在焉蹉石就圮餘堵纔存而師蒙露戴星宴坐其下久之方刊灌莽成茇舍繩牀瓦鉢獨寤弗諼而已然薰之以戒德扇之以玄化慈能猛獸誠感霖雨於是遠近甿庶順風爭趨輪材赴工如水投壑無何而役竣仍其始號曰雲棲禪院門殿不設庖漏具體惟禪室法堂制稍崇敞以奉經像集徒侶蓋大仰風志也大師之教革僞正詭貴繩檢戢戲論一歸於眞履底於妙悟謂綱紀道俗者莫大於行是故有緇門崇行之錄覆護羣動者莫尚乎慈是故有戒殺放生之文嚴淨尸羅兼資物我者莫廣於梵網是故有戒疏發隱之義頓超直指剋證塵濫者莫要於禪是故有禪關策進之篇於後後世爲大津梁於諸方便中出勝方便普被羣機橫絕三界者莫徑於淨土是故有彌陀經疏鈔之作嘗稱曰阿伽已疾如意雨寶總舉塗而一貫者其惟持名一心乎其進爲行淨爲律契爲法究爲禪以故師之唱演靡所不備而宗趨有在緇素之徒咸望大師爲善導雲塢爲極樂交廣庸蜀幽并冀朔之遠莫不歸足皈禮延頸嚮化與於籌室者不可勝數而師尤隱解驗行揭謙不居痛抑狂濫躬爲之隄岸終身退然處於學地雖凡衲單士通謁而至者咸與之均禮於鼓非盛德何以臻此乎而昧者謂院以禪名

宜材埜歧徑獨蹈大方紛明從上以來單傳直截之旨若以是爲師少者大治水者撤堰而瀉之築防而居之乳兒者埜告而禁之洗滌而養之惟其宜適也世降習偷邪師謬解如波如馳苟務湛相毀教等持犯均淨識決賓於學秋絕喃於饑子豈大士匡時應會起極弊振將絕之道哉俗善嗇能見龍而驚塗羹雜陳而笑耕稼者不亦奸乎是山形勝治剏建緣起詳載大師所撰記及董太史其昌碑中故不具具言師所以應化拯時有功宗乘者勒石講堂詔於無窮又袾宏自爲記曰杭府治南連大江西引明聖二湖萬山造湖而絡繹江湖迴江西上行二十餘里山名五雲先是山之巔有五色瑞雲盤旋其上因以名山已而五雲飛集山西塢中經久不散時人異之號爲雲棲塢宋乾德五年有僧結庵以居塢多虎僧至虎輒馴伏世稱伏虎禪師者是也吳越王錢氏爲之建寺而雲棲於是剏始矣禪師一號大扇和尚諱志逢初築室五雲之頂天禧中降敕賜額濟院遂幷闕雲棲天池二院而成三剎後治平二年改號棲真今日雲棲者復古也雲棲居五雲之西徑曲林幽四山圍合蒼翠縱然東嶺而上有壁觀峰峰下出泉名青龍泉遶迴下中峰之傍復出一泉名聖義泉又下而西岡之麓復出一泉名金液泉覓引涓涓潔洌甘芳液灌不竭獨以荒僻寥落人迹罕至非忘形死心者莫能居焉紹興初有余知閱者邑距南波隱於寺側後捨宅歸寺聖朝弘治七年霖雨發洪廬宇經像隨水漂蕩僧稍稍散去頹蓋者餓居民莊而故院遂蓁莽父老過之傷感垂涕衛將軍玉溪楊公暨予念堂君雅嚮三寶時募僧事修而頻苦虎患居無何郎引去隆慶五年袾宏行腳南還愛其岑寂孤形隻鉢跌坐圯壁開太學生陳如玉李繡等爲之構靜室三楹而宏晝與野鹿主賓夜與鳴泉倡和悠然若將終身村之民怪其能久居也環村四十里歲傷於虎者不下二十人而雞犬不與焉宏乃發悲懇諷經千卷設瑜伽施食津濟之自是虎不傷人適歲亢旱禱於山偶時雨徧村之民又大悅爾慶其得安居也相與榮樂然屑材木而至曰茲吾祖所植也荷鄉鏌錢其麋分之蹉嗓而指之曰茲雲棲寺之故物也禪師福吾村吾願鼎新寺之遺址以永吾一境之香火由是不日而成蘭若外無崇門中無大殿惟禪堂處僧法堂以奉經律而已宏自惟迂疏陋劣寸長無補抱病入出分與草木同腐頃值幻緣興此廢墜悲容坐食不思所以上報佛恩而下酬檀信乎顧生平尚貢賚而賤浮誇甘窮約而羞名利因共一二同志相砥礪力行古道盟而後進兆而必退大都主之以淨土而冬專坐禪餘兼講誦日有成月有稽歲有表凜凜乎使無濫者不得參乎其閒雖於法門無大裨益庶幾救末學之弊以俟後之知識云袾宏沈氏子字佛慧號蓮池仁和人是爲記

永興寺 在靈竺山後唐貞觀建今重修黃汝亨爲記

曰西溪有名剎曰永興寺當靈竺之後山唐貞觀年悟明尊者開山宋鐵牛印禪師重建濟顛復疊石爲安樂橋橋不數武而當水齧處傾欹欲隳乃夏漲秋灌勢甚衝決而歸然獨存真聖蹟也郡民將食螺師已斷其尾頓乞放之池中遂活至今皆無尾寺中廢嘉靖閒復興失其東偏爲萬氏祠而祠又屬趙氏馮祭酒開之倡緣以七十緡贖還于是永興東境始復僧真麟居禪堂舊址笑修不擗禪房二閒在池左高榆修竹閒碧琅綠雪脩然可人池右種梅百本霏霏晴雪芳馥林表馮公因屬麟上人併佛宇一新之馮公數往來此寺嘗歎曰此寺非惟地境幽絕僧朴真無綺妄非諸山等即十八里梅花春時山家焙茶香聞十餘里亦清勝冠諸叢林矣因題曰二雪堂永興有緣不減蘇學士三過矣寺后有方丈名安樂松軒是不佞所書廚下井名聖泉雲閒陸尚書樹聲有淨界莊嚴題中江莫如忠所書俱名筆足與寺千載宜記

佛慧寺（在履泰一圖晉天福開建）

報先寺（在西溪履泰圖又名明覺院吳越王建）

慈嚴寺（在安吉三圖雲泉山下晉太康年建）

慈泉寺（在長壽一圖）

廣福寺（在長壽二圖）

寂福寺（在長壽四圖）

定安寺（在定北二圖）

定明寺（在定北三圖）

金蓮寺（在定北一圖）

光明寺（在定北二圖唐顯慶閒建）

妙靜寺（在定北二圖宋元祐閒建舊名陽明寺）

常樂寺（即天柱寺在定北四圖宋開寶建）

棲真寺（在定北四圖）

開化寺（在月輪山即六和塔院宋開寶中永明禪師建以鎮江潮）

（寺內有六和塔）

無諍寺（女南一圖元時建）

禪智寺（女南四圖宋時建）

眞際寺（在五雲山之巔吳越王建）

法性寺（在崇化八下九圖吳越王建）

眞寂寺（在八下九圖宋寶慶閒建）

光嚴寺（在八上十五圖）

大雲寺（在奉口唐貞觀閒建）

重興寺（在靈芝三都宋徽宗建）

荀山寺（在靈芝三都八圖元至順中建）

廣化寺（在萬松山相傳寺側有沈約墓）

東明寺（在安溪大遁山前建文君爲僧至此有遺像）

長慶寺（在女北唐光化初建）

寶林寺（在崇化七都四圖吳越王建）

東蓮寺（在崇化七都五圖宋時建萬厤三十五年重建心湯禪云入璞山之南有蕭剎焉其始翔者南宋明僧智深也僧本郡人受法于常州華藏元禪師後歸覲結庵茲山沙門雲囊遂拓爲寺日與談宗旨見錢獨判上根弗普弗偏非西聖接引意也復建淵陀殿約諸善信同修淨土效晉遠公東林蓮社故號東蓮云由宋入國朝晨鐘夕鼓香雲梵經迨値錄役繫重緇衣染公府之塵叢林苦吏胥之擾產蕩僧散猿嘷狖嘯風雨之所漂搖僅見落葉荒苔數椽朽屋而已里中朱廣文等劃然運一笠之想圖恢復計間舉亭偕空塔院僧准者有戒行雅負幹才禮請卓錫而望殘燼復燃可不謂盛舉乎准因緣難驟結閉關以待然而衆樂爲助佈金施粟不脛而至因命納子性宏德等庇材鳩工鼎建佛殿前爲山門左齋堂右禪室厨庫湢浴鱗次一新追惟東蓮之義彌陀殿歸然傑構如雎于時結社焚修者絡繹奔赴歷世隆緒不三稔而還舊觀何其易若承蜩也予思政虎賦蝕廢脂剋內即名閭鉅姓貿表倏見賁零別淋宮梵宇聚散博沙者邪有人爲之彰念倡義捐貲鑾謀起廢剛獨之鞠爲茂草者煥然金碧輝煌矣遞興遞廢之故繼日劫數菴非人事哉噫產業具在去殊復還願後之人有增無損不至莽焉荆棘斯不亦慈悲宏願功德無量也乎用紀顛獲以緇勸戒）

妙智寺（在八上四圖俗呼杜甫廟宋大觀中建）

福壽寺（在武林門外望佛橋西南俗呼東慈寺唐貞觀中建）

智勝寺（在下扃三圖寺左有白光泉味清冽異常內泛白星觀者湘波不絕黃披停蹈習佛

雲詩衣帶南流水風波去梢連雲光沈梵閣山色瀞江淵寺有高僧偈詩塹學士題詠宋鉅可坐空際白雲期）

淨性寺（一曰永慶寺在西馬塍吳越王建舊名湧泉院傍有青石橋內有雙桂軒淨業堂）

普明寺（在錢塘門外迤北五里即鐵佛寺）

法昌寺（在欽賢七圖）

普潤寺（在城北二圖宋淳熙初建元燬萬厤閒重建）

廣福寺（在北隅乙圖東晉建）

永慈寺（在烏盤橋北萬厤十四年建俗名八角亭）

妙行寺（在武林門外夾城巷西俗名接待寺內有雙并）

觀音寺（在餘杭塘北舊名觀音妙智院宋開寶閒張彥捨宅建）

法雲寺（在城北歸錦橋西草營巷吳越王建）

豐樂寺（在西馬塍晉天福年建）

正等寺（在調露二圖唐天寶閒建）

仁壽寺（宋建）

報福寺（俱調露鄉以上鄉閒寺）

觀

佑聖觀（在興禮坊本宋孝宗潛邸光宗二帝皆生於此淳熙三年改奉北極佑聖觀至元大德七年燬於兵火其年重建今爲祝聖習儀之所內有宋理宗像有趙孟頫書碑戴元表重修記有天一井虞集撰銘并書銘曰太峰南垂元氣積陰關閣扉陽洞闢曲穴流泉保靈宅任君來餌黃赤石天一召錫天元明曲阿受養艮有擇構宮方嚴自王伯清譯臨此靈響格虛林森爽化赫奕福鄉帝子發甘液不食何年喪遺贊白雲映空玉清客開元全盛煩百役持節旁午文纏辟爾來蕭條世代隔石燈刻文土漫畫誰其啟之規古昔句曲外史美冠烏研書于卷祀貞白天爲景隨玄系擇金室玉堂萬無數）

旌德觀（在保安坊內宋寶慶閒府尹袁韶奉建以祀先賢今爲福神殿道士奉祀旁仍有祠）

景隆觀（在板兒巷宋嘉定閒建內有寧宗書景陛福地理宗書景命萬年閣扇額）

玄妙觀（在吳山麓忠慶里唐末爲紫極宮梁改眞聖觀宋改天慶觀元改今名）

眞聖觀（玄妙觀左中有蜥蜴碑芭蕉池玉碧泉又名子午泉水極清冽邑人郭厚記略自眞聖觀唐乾符間爲紫極宮錢武肅王奏請復胸祈老君廟說灌翰勒碑改今名元趙道士琴方池以游流

泉植芭蕉其上有羽客訪之趙適佗出客題二詩於蕉上而去詩云午夜君山玩月回西隣小閣碧蓮開天風香露蒼華冷名藉因由問汝來自雪紀鉛立聖胎美全花要十分開好同子往瀛洲看雲在青宵鶴未來識者以爲呂洞賓榴皮所書也元季兵燹正統間張志源即其故址中重構歷三寒暑始告成蔗造詩雲緘空山月滿臺鍊師騎鶴下天來自從嚴客題詩後爲聞蕉花幾度開

至德觀

在吳山巔俗呼星宿閣傍有江東祠史徽宸重修記曰吳山巔有至德觀者峰之署之東偏前左使趙公稍尊之業未竟有京兆蓄搉不俟借右使原易范公代爲振齊其緒報底事按郡乘觀宋紹興開在渾儀臺側奉歲神歲首春勾芒宅焉天了爲題額元福燬渾儀燹而閣復建設天帝星曜象俗稱星宿閣未復殺天順開始振于道上吳志中爲殺閣閣上奉天帝舉曜閣下奉至德及句芒六甲歸然高時上雨傍風鑫飲其裹不尊扎紀不俟用以成趙公之志兌新之觀各北焉夫建祠廟不闕民事片淫先賢挍彌俱毀之獨存伍相吳季兩祠不俟稀嚮往之無蓋朔爲佃而導之淫惟是民事先時齊七政以授民時惟帝其先之故立春日勞土牛而迎句芒爲民宜導春生之氣世於民至重歷宋元來不廢茲與亦不廢茲觀而不俟奉職無狀無能承宜上帝意而導之民以屏藩十一郡七十五邑俾有竈宇無逢祓誰而背宇在吳山陽吳山若帶屏儀署宇閣當其東偏震陳方也帝出乎震萬物出乎震大德曰生句芒峯基是代帝宣導德意若也附前距百武而遙佐相廟遙相望號山備江神處鬱盤天時地利是焉是禮盎不獨爲觀美何誰之虞是役也趙公佀什三不侯同花公成什七陶墻塗暨若下工楠若下鳩工六月以十月朔日告城事不侯移之記趙公名欽錫解州人范公名淶休寧人

中興觀

在至德觀左俗呼東嶽廟宋大中年建中有理宗書東嶽之殿四字觀後存王樞留院聖姥趟

三茅觀

在七寶山之巔宋爾密壽翰奉玄帝嘉靖捌得賜道藏經又改栖矣山佑聖敕胡癸申修有記尚麻三卜六年欽湯道嶽稱一部

承天觀

俗呼三官廟在吳山場陞廟方宋紹興開建吳訥遊孫客悉危正稠然社南香盡落花大廟門黑迷

干殷雨城廟青炊范窗煙燒藥金爐循伏火射潮識篇久離弦傍貝自馬个向在賓處於空野鹿咫錦休詞吳山頂卜承大微上縱令谷鐘植崖白尺樓章依斗極九天風除出窗儲江背洞榜蛟龍陽去氣虛無翁翠屏見況蓬萊格相對仙凡只在隔術漢

通玄觀

在醬如坊宋紹興間建中有鬱羅洞天極幽倩切世宵詩白石層臺俯翠微道人留北振霞衣招搖人夜朝華叢玄武中霄罷拜旗隱隱步扁雲外度珉痕仙吹世開栖月明拜罷鐘聲動驚起庭前彩鳳飛炙椒詩仙翁聖鶴嘗留此跨鶴朝元去不回白鶴有時還一列仙翁何日又重來塔前瑤草當年種巖畔桃花幾度開何必更尋句曲界翠微深處即天台

延祥觀

在葛嶺宋高宗爲康王使虜嘗見四金甲神爲衛已而立觀以祀按道經云紫微北極大帝之四將曰天蓬天猷翊聖眞武

庵

紫陽庵

在瑞石山元延祐間徐洞陽于此感紫陽眞人授道後其徒丁野鶴坐化于此處蛻見存方伯史繼宸范淶重修屠隆詩靈峰盤陰森一一疑飛騫天窗開石扇壇壠雲霧屯斜陽桂寒溜秋潭生夜喧清冷若神漢下浸古松根仙人煉藥處至今遺蛻存山風吹鶴巢天香送金磬竹房寂無人暝色返孤村犬吠浣花源猿迷采芝逕平生愛林栖端居憾幽興

重陽庵

在吳山唐開成間祖師韓道古結茅于此見青衣童子自洞中出良久不見天歸廣徵子書青衣祠天十方大重陽庵吳山福地共一十四字其青衣洞郎唐哮閭古泉也古稱入泉所存者止吳山福地一祖湧泉青衣洞天而已餘五泉曰雲水鉢堂日龍虎丹室日松巢白鶴丹地產靈芝日萬竿修竹廢

三一庵

在山川壇有內梓爾池白玉蟾修鍊於此見寶中湧泉藏而廿美遂開石池三處有神道出沒

韜光庵

在靈隱寺西晉天福開建舊祠虞巖白居易請韜光齋詩白屋炊香飯葷膻不入家濾泉澄葛粉洗手摘藤花青芥除黃葉紅姜帶紫芽命師相伴食齋罷一甌茶韜光不赴詩山僧野性好林泉每向巖阿倚石眠不解栽松陪玉勒何能引水種金蓮白雲乍可來青嶂明月誰教

下碧天竺市不能飛錫去恐妨鶴翻翠樹前簷篁制詔虛[illegible]衙岩巍高秋氣入寒亂山圍郭小一水江遙峰勢全收在樂牀士雜[illegible]平生所望與齋罷宿僧寮黃省習過肯有範屯者樓復向此中法流還杷潤禪秀倚翹風院樹緇參緣林騷薄午紅擒蘇供奏酒區外樂嘉同

院

神霄雷院（在上扇三圖王康記略云院在慶化山麓規制雖小而廊廡嶸峙望之儼然眞若靈宮也當宋嘉定間陳崇眞自閩來樂其地遂留茲建爲理宗初政開有道召見命以劍水入布噀有紅露異之遂錫以紫芝號爵眞人仍賜今額中肖九宸道像及列諸雷君操兵以衛澂若祖胥府也芮雪犬在傍而杖戟者徐急捉敷於形見人光畏事之元室初西僧楊捴欲更爲佛盧爲以方媚上於塔藏趙氏御胥故無離何者犬則者寢噬之懼來膜拜即告孟冐皆去仍新以土木焉靈著如此）

福清竹院（在安樂山前唐中和間建栽竹萬箇故名國朝陸光祖復建有雜花室東有福勝梅花）

奉慶院（在惠遷橋南宋嘉泰年建傍有惠遷井嘉祐中郡守沈文通于六井之南引湖水絕河東至美俗坊爲大井曰南井熙寧間廢郡守陳襄學覃崇治疏湧金池以竹爲五筒引之並河而東絡三橋于石溝注于南井元祐間復廢民率以七八錢買水一斛蘇子瞻復命院僧子珪治之以瓦筒易竹盛以石槽疏請于朝即以子珪之號號其井曰惠遷井萬曆戊子陳善覽井趙鳴鸞建院榜曰古奉慶院）

宮

宗陽宮（在芝松坊二圖即宋高宗德壽宮也淳熙中更名重華咸淳間賜今額弘治中沈復純于冕爲記）

靈順宮（在南良坊三圖板兒巷內即舊寶山院）

東嶽行宮（在法華山宋嘉定中建）

明眞宮（在杭州武林門北曰湖墅舊名青芬鎮爲玄武上帝眞武行祠）

論曰玄宮釋廬非制也何居乎而紀制曰有勅建

者有賜額者有祝釐者有用宣聖諭者即不盡出昭代惡在其非制矣若夫名流寄迹頓令州媚山輝佳境會心賦有金聲玉振則存乎勝外兩紀茲不復及云

紀都

敘曰吳越王崛起臨安山中建社茲土傳國百年奄有十四州地是時羣雄飈起跋扈跳梁武肅王鎮一方蓋五霸桓文之業也宋有眞主俛首內附俾十四州民耳不聞鉦鼓目不睹兵鏑誰力耶迨宋南渡於焉駐蹕檜謀入鄂王死宋迺僾焉計不越江以北一步地昔之王居更爲帝室宮闕苑囿略儷汴京雖國勢偏安而天命未改象魏猶懸居然王都矣滄桑既移鼎鐘淪沒王氣霸圖闃然銷沈爰錄其概爲二篇曰紀都

吳越

武肅王錢鏐（字具美五代唐天復二年封吳越國王長興二年卒壽八十一）

文穆王元瓘（字明寶武肅王子嗣位天福六年卒壽五十五）

忠獻王宏佐（字祐立文穆王子嗣位開運二年卒壽二十）

忠懿王宏俶（字文德忠獻王弟嗣位宋太平興國三年納土端拱元年卒壽六十追封秦王）

城門二十吳越國治在鳳凰山下內爲子城二門曰通越門（子城南）雙門（子城北）外自秦望山由夾城東亘江干薄錢塘湖霍山范浦凡七十里十門曰朝天門（吳山下今鎮海樓）龍山門（六和塔）竹車門（望仙橋）新門（炭橋東）南土門（薦橋門外）北土門（菜市門外）鹽橋門（鹽橋）西關門（雷峰塔）北關門（夾城巷）寶德門（艮山門外）

屯營六白壁營（城南上隅）寶劍營（鐘公橋）青字營（鹽橋東）福州營（梅家橋東）馬家營（修文坊內）大路營（褚家堂）

祠廟墓（古蹟附）表忠觀（龍山）武肅王廟（龍山）文穆王廟（龍山）文穆王墓（龍山）忠獻王墓（龍山）孝獻世子墓（天竺）鐵幢（鐵幢浦）磨劍池

唐昭宗賜吳越錢武肅王鐵劵維乾寧四年歲次丁巳八月甲辰朔四日丁未皇帝若曰咨爾鎮海鎮東等軍節度浙江東西等道觀察處置營田招討等使兼兩浙鹽鐵制置發運等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尉兼中書令使持節潤越等州刺史上柱國彭城郡王食邑五千戶食實封一百戶錢鏐

朕聞銘鄧隲之動言垂漢典載孔悝之德事美魯經則知襃德策勳古今一致頃者董昌僭偽爲昏鏡水狂謀惡貫流染齊人而爾披攘凶渠盪定江表忠以衛社稷惠以福生靈其機也氛祲清其化也疲羸泰拯於粵於塗炭之上師無私焉保餘杭成金湯之固政有經矣志奬王室績冠侯藩溢于旅常流在丹素雖鍾繇刊五熟之釜寶憲勒燕然之山未足顯功抑有異數是用錫其金版申以誓詞長河有似帶之期泰華有如拳之日惟我念功之旨永將延祚子孫使卿長襲寵榮克保富貴卿恕九死子孫三死或犯常刑有司不得加責承我信誓往惟欽哉宜付史館頒示天下錢鏐謝表恩旨賜臣金書鐵券一道臣恕九死子孫三死者出自睿眷形此綸言錄臣以絲髮之勞賜臣以山海之誓鐫金作誓指日成文震動神祇飛揚肝膽伏念臣爰從筮仕逮及秉旄每日備量是何明忝行如履薄動若持盈惟憂福過禍生敢冀愼勿護末豈期此志上感宸聰憂臣以處極多虞慮臣以防閑不至遂隔聖慮永保私門勗臣以功名申諸帶礪雖君親燭念皆云必怨必容而臣子爲心豈敢傷慈

倣愛謹齋日講一月戒子戒孫不敢因此而累恩不敢承此而賈禍聖主萬歲懇臣一心謹誠惶誠恐頓首頓首

宋蘇軾表忠觀記

熙寧十年十一月戊子資政殿大學士右諫議大夫知杭州軍州事臣抃言故吳越國王錢氏墳廟及其父祖妃夫人子孫之墳在錢塘者二十有六在臨安者十有一皆蕪廢不治父老過之有流涕者謹按故武肅王鏐始以鄉民破走黃巢名聞江淮復以八都兵討劉漢宏并越州以奉董昌而自居于杭及昌以越叛則誅昌而并越盡有浙東西之地傳其子文穆王元瓘至其孫忠獻王宏佐遂破李景兵取福州而宏佐之弟忠懿王宏俶又大出兵攻景以迎周世宗之師其後卒以國入覲三世四王與五代相終始天下大亂豪傑蜂起方是時以數州之地盜名字者不可勝數既覆其族延及于無辜之民罔有子遺而吳越地方千里帶甲十萬鑄山煮海象犀珠玉之富甲於天下然終不失臣節貢獻相望于道是以其民至於老死不識兵革四時嬉遊歌舞之聲相聞至于今不廢其有德于斯民甚厚皇宋受命四方僭亂以次削平西蜀江南負其險遠兵至城下力屈勢窮然後束手而河東劉氏百戰守死以抗王師積骸爲城釃血爲池竭天下之力僅乃克之獨吳越不待告命封府庫籍郡縣請吏于朝視去其國如去傳舍其有功于朝廷甚大昔竇融以河西歸漢光武詔右扶風修理其父祖墳塋祠以太牢今錢氏功德殆過于融而未及百年墳廟不治行道傷嗟甚非所以勸獎忠臣慰答民心之義也臣願以龍山廢佛祠曰妙因院者爲觀使錢氏之孫爲道士曰自然者居之凡墳廟之在錢塘者以付自然其在臨安者以付其縣之淨土寺僧曰道微歲各度其徒一人使世掌之籍其地之所入以時修其祠宇封殖其草木有不治者縣令丞察之甚者易其人庶幾永終不墮以稱朝廷優恤錢氏之意臣抃昧死以聞制曰可其妙因院改賜名曰表忠觀銘曰天目之山苕水出焉龍飛鳳舞萃於臨安篤生異人絕類離羣奮挺大呼從者如雲仰天誓江日星晦朦强弩射潮江海爲東殺宏誅昌奄有吳越金劵玉冊龍符虎節大城其居包絡山川左江右湖控引島蠻歲時歸休以燕父老曄如神人玉帶球馬四十一年寅畏小心厥

篚相望大貝南金五朝昏亂罔堪託國三王相承以待有德既獲所歸弗謀弗咨先王之志我維行之天祚忠孝世有爵邑允文允武子孫千億帝謂守臣治其祠墳毋俾樵牧愧其後昆龍山之陽巋焉新宮匪私于錢維以勸忠非忠無君非孝無親凡百有位視此刻文

陌上花歌

吳越王妃每歲春必歸臨安王以書遺妃曰陌上花開可緩緩歸矣其人用其語爲歌含思宛轉聽之淒然而其詞鄙野爲易之云陌上花開蝴蝶飛江山猶是昔人非遺民幾度垂垂老遊女長歌緩緩歸陌上山花無數開路人爭看翠軿來若爲留得堂堂去且更從教緩緩回生前富貴草頭露身後風流陌上花已作遲遲君去魯猶教緩緩妾回家

虞舜卿詩

巾子山前大上來虛疑崩弩射潮回素車忍犯鴟夷怒錦樹還依仙姥栽寶刹滿城懸日月大江截地走風雷由來霸氣憑天險漫倚金幢鎮劫灰

徐一夔辨識幢

按舊臨安志郡人相傳吳越王鏐用强弩射潮箭所止處立鐵幢識之又云錢氏子孫言築塘時高下置鐵幢三以爲水則在今利津橋北者其一也舊名其地爲鐵幢浦幢制首圓如卉徑七八寸許出土約三尺餘其趾入土不知其幾故老又云初置幢時塘猶未成慮潮溢幢用鐵輪護幢趾而以鐵經貫幢幹且經維於塘上下之石欄然後實土築塘故幢首出土云此說是也宋嘉佑閒越安撫與慈置民地作亭覆幢今亭夷爲民居獨存窪池而鐵幢之首斬然出窪池可驗幢本有三故老云一在舊便門街東南小巷今其巷尚名曰鐵箭一在舊薦橋門外皆增塞於民居僅存其在利津橋者又爲民居所蔽若不表識久亦埋塞此寶幢也近世有賦鐵箭者遂指此幢爲箭惑幢首爲鏃不思方射潮時已逐潮去矣箭烏能存且鏐雖英雄其所發箭亦不過致一時之精誠未必異於常箭不自知而妄作可笑可笑又謂其言出土可撼而不可拔以爲神異此尤不察其下有闕鍵故也至載於夷堅志之說謂此矢拔則寇目紀其言尤謬故力辨之

南宋

高宗構（徽宗第九子初封康王徽欽北狩遂即位在位三十六年壽八十）

孝宗瑋（秀王偁子高宗育之受內禪在位二十七年壽六十八）

光宗惇（孝宗第三子初封恭王受內禪在位五年壽五十四）

寧宗擴（光宗第二子初封嘉王受內禪在位三十年壽五十七）

理宗昀（宗室希壚子寧宗無嗣史彌遠立之在位四十年壽六十二）

度宗禥（榮王與芮子初封忠王理宗無嗣立之在位七年壽三十五）

恭宗㬎（度宗次子在位一年北狩）

城門（十三）南宋建都在鳳凰山下即吳越國治故址

紹興中增築內城及東南之外城附于舊城凡十三門曰候潮門保安門新門崇新門東青門艮山門錢湖門清波門豐豫門錢塘門嘉會門餘杭門

便門

宮門（十九）麗正門和寧門東華門西華門苑東門苑西門北宮門南宮門南水門東水門會通門上閤門宣德門隔門斜門闕門玉華閤門含和門貽謨門

門

殿（三十）垂拱殿文德殿大慶殿紫宸殿集英殿（以上正朝）延和殿崇正殿福寧殿復古殿選德殿緝熙殿熙明殿明華殿清燕殿膺福殿慶瑞殿射殿需雲殿符寶殿嘉明殿明堂殿坤寧殿穆華殿慈明殿慈元殿仁明殿進食殿欽先殿孝思殿清華殿（以上後殿）

堂（三十三）翠寒堂（高宗以日本羅木建古松數千株）澄碧觀堂芳春堂凌寒堂鍾美堂燦錦堂燕喜堂靜華堂清賞堂稽古堂清遠堂清徹堂澄碧堂蓮淵堂環秀堂文囿堂書林堂華館堂衍秀堂披香堂德勤堂雲錦堂清霽堂萼綠華堂碧琳堂凝光堂洗輝堂繡香堂呈芳堂會景堂正始堂怡然堂信美堂

齋（四）損齋彝齋謹習齋燕申齋

樓（七）博雅樓觀德樓萬景樓清暑樓清美樓明遠樓倚香樓

閣（二十）龍圖閣天章閣寶文閣顯謨閣徽猷閣敷文閣煥章閣華文閣寶謨閣寶章閣顯章閣雲章閣清華閣凌虛閣清漏閣倚桂閣來鳳閣觀音閣芙蓉閣萬春閣

臺（六）欽天臺宴春臺秋芳臺天開圖畫臺舒嘯臺瑲臺

軒（一）晚清軒

閣（六）清華閣睿思閣恰真閣容膝閣受釐閣綠綺閣

觀（一）雲濤觀

亭（九十）清泳亭清趣亭清暉亭清穎亭清迴亭清隱

亭清寒亭清激亭清玩亭清興亭靜香亭靜華亭春妍亭春華亭春陽亭春信亭融春亭尋春亭映春亭留春亭皆春亭寒碧亭寒香亭香瓊亭香玉亭香界亭碧岑亭艷碧亭瓊英亭瓊秀亭明秀亭深秀亭衍秀亭濯秀亭錦烟亭錦浪亭綉錦亭儁錦亭麗錦亭叢錦亭照妝亭浣荷亭綴金亭綴瓊亭穠香亭暗香亭晚節香亭巖香亭雲岫亭映波亭含暉亭達觀亭秀野亭凌寒亭涵虛亭平津亭真賞亭芳遠亭垂綸亭魚樂亭噴雪亭流芳亭芳巘亭玉質亭此君亭聚芳亭延芳亭蘭亭激湍亭

崇峻亭惠和亭浮醴亭泛羽亭凌穹亭迎薰亭會英亭正己亭丹暉亭凝光亭雪遙亭參月亭共樂亭迎祥亭瑩妝亭植杖亭可樂亭文杏亭壺中天

別是一家春

園六 小桃園杏塢梅岡瑤圃村莊桐木園

庵二 寂然庵怡真庵

坡二 瑪瑙坡洗馬坡

橋四 萬歲橋清平橋春波橋玉虹橋

泉一 穗泉

御舟三 蘭橈荃橈旱船

教場一 南教場（禁中及德壽宮皆有大龍池萬歲山擬西湖冷泉飛來峰春時競渡）

御園十 聚景園（清波門外孝宗致養之地）富春園（新門外孝宗奉太后臨幸）屏山園（錢湖門外理宗改名翠芳園）玉壺園（錢塘門外）集芳園（葛嶺）瓊華園小隱園延祥園瀛嶼挹翠堂慶樂園

北大內（高宗倦勤移仗居焉在望仙橋北凡三十七處）德壽宮（孝宗奉親之所）重華宮慈福宮壽慈宮東宮聚遠樓香遠堂清深堂松菊三徑梅坡月榭清妍堂清新堂芙蓉岡射廳載忻堂臨賦粲錦至樂清曠半綻紅瀉碧冷泉堂文杏館靜樂浣溪絳華旱船俯翠（以上俱德壽宮內）資善堂鳳山樓榮觀堂玉淵堂清賞堂新益堂繹己堂

射圃（以上東宮內）

高宗盤松贊天賜瑞木德自嶽岑枝蟠數萬餘不倍尋怒勝龍勢靜奏琴音凌寒鬱茂常暑陰森封以腴壤灑以碧瀞越千萬年以慰我心孝宗德壽宮山泉詩山中秀色何佳哉一峰獨立名飛來參差翠麓嚴如畫石骨蒼潤神所開忽聞仿像來宮圍指顧已驚成列岫規模絕似靈隱前面勢恍疑天竺後孰云人力非自然千巖萬壑藏雲烟上有崢嶸倚空之翠壁下有潺湲潄玉之飛泉一堂虛敞臨清沼密陰交加森羽葆山頭草木四時春閱盡歲寒長不老聖心仁智情優閑壺中天地非人間蓬萊方丈渺空闊豈若坐對三神山日長惟趣超塵俗散步逍遙快心目山光水色無盡將長將悒向林中豫高文虎摛文堂記臣仰惟皇帝陛下聰文英睿阜冠百工孝儉恭勤超越于古峻玉瑤翠之奉弗玩弗親聲色燕曼之娛廷屏是遠惟思延尚儒發博於藝文汲汲學問如恐弗及聽朝日昃兩臨講帷宮廷清閒常御翰墨是以御學時緻造乎高明聖筆天成巍乎楷妙誠皇王之極摹書

契之罕聞也臣猥以譾才待罪翰苑咨無美報可稱渥恩唯是直廬密接清禁若初筆址爰在中與歲月優遷區宇茲圯非所以奉宸書韓儒紳也臣進讀邇英冒塵淵聽瀰加新闈式役眷私聖度優容臣言隨格於是外而京守內而典司祗承詔音遊力營赫咸繹上意適圖厥功中囊崇基哉登奎榜旁運聲舍迭處詞臣扃無區分圖籍彪列靖深徼學聯昔瀹宏悉惟元勳力贊英斷肆頒隆旨仍名玉堂親灑宸毫增寵禁直乃十一月以攄文堂三字下賜小臣昭回之光照映天地婉結之妙經麗辰星皇乎韙哉臣切以列聖纈承惠遇多士明歎述作振迪斯文粵自太宗首賜飛白至于高廟復被奎鈞今又天輝下臨賁翰濟錫皇文帝藻疊矩爾重規河圖洛書交燭而並耀允謂千載之職逢一時之不鏁矣初玉堂爲西漢殿名與清涼宣溫金華麒麟列于未央宮旁分嚴扃以居待詔所謂玉堂之直翼奉嘗歷是選渲化宸翰蓋取諸此紹聖初以避英宗廟諱只榜以二字然臣下止息之地不當以前代殿名聖朝寶札揭之周麟之蓋嘗敘此茲乃濬發睿思垂灑翰題上以昭尊祖之

休下以彰待士之寵其昧無忌師道被驚蚪之賜至德處後蒙幟翼之褒參諸題榮膺禹莫擬臣嘗聞堯以文思而運帝德舜以文明而協帝華夏之歷年祗於文命周之過歷郁平有文然則帝王相傳以文建治也尚矣皇帝陛下若稽古訓左右賢規訂制而辨儀披圖而誠律文之經也鸝徽天獻金玉百度德修而遠格仁洽而政醇文之效也皇化之盛炳炳麟麟增光祖宗潤色洪業岩謀燕翼其蘇是而推焉臣弗侯虔修奉慶被之翠珉對揚天子顯休于千萬世云慶元六年正月一日周麟之玉堂記臣麟之近于經韓奏事因言昨被旨撰皇子賜字上宣諭曰此學士院故事不欲廢也臣恭聆玉音竊仰聖主深略緯文遠獻經武事無鉅細允迪前徵一出言不忘典故而禁林自祖宗以來優寵詞臣賚覿非一昔有巨麗今獨闕焉睿訓及之不可嘿已卽具國朝渲化初太宗皇帝嘗以飛白書玉堂等四字賜翰林學士承旨蘇易簡謂宰臣曰易簡告朕求此數字歸可召至中書授之他日爲翰林中美事字徑二尺餘龍鴻之勢曲盡神妙墨更變故石本亦罕有存者恭惟皇帝陛下聖筆大

縱超冠百王萬機燕閒染翰弗輟龍文龜書刊在翠琰布列中外煌耀翬日學宮儒館賁飾尤多惟是玉堂直廬密邇清禁臣愚猥以末技誤膺館擢典司內命丁辰晏清書詔甚稀鈴條不鳴惕日無補贊弗能攷援故事裨緝闕典以爲萬年撫窮之休臣則有罪敢昧死以請制曰可越翼日內出玉堂二大字以賜奎壁煥爛自天而下光氣昭偉發燕焉幽開纈竦聽爵躍詠數覩前世所謂畫起乎雲點蹲芒玉者不足以進于此顧臣譾陋大權弗稱及入謝復得請于都省宣示宰執侯中祕暴書俾侍從館閣官咸得觀仰仍以石本分賜上林歆豔皇乎哉中興之偉觀一代之彌文也臣謹按玉堂本漢別殿在未央宮與清涼宣溫神仙長年金華白虎麒麟列峙相望史不詳著而略見于李尋翼奉傳然則玉堂蓋殿名也待詔著有直廬在焉故尋自謂久污玉堂之直易簡所乞太宗所賜實取諸此後以避英廟諱至紹聖初始援取二字榜於院而識者非之謂不當以前代殿名皇朝寶札揭之於臣下止息之地今臣建請則所不敢惟是仰承德意勒石旌事以永億載之傳廣四方之藏

儀儒生千一之遇使天下後世咸知皇帝陛下典學稽古迪文右賢藝恭於道能潤色洪業不廢故事如此是則恩渥出于非常舊典振於已墜皆不失太宗皇帝本意豐功盛烈釀化鼓綱巍巍乎與淯化比隆矣輒舉大概書于下方用對揚明天子丕顯休命林景熙故宮詩二首駕風吹雨過歷歷大槐蹤王氣消南渡僧房住北宗烟深凝碧樹草沒景陽鐘歎見花磚月荒秋咽亂蛩　冠帶百年夢昔遊今重嗟璧池春飲馬槐市暝藏鴉堂鼓晨昏寂廊碑風雨斜石經雖不火歲歲長苔花元黃溍鳳凰山懷古滄海桑田事渺茫行逢遺老色荒涼爲言故國遊麋鹿謾指空山號鳳凰春畫綠蕪迷輦道雨多蒼薺上宮牆遙知汴水東流畔更有平蕪與夕陽國朝高啟宋宮遺址茲山勢將飛宮殿壓其上江潮正東來朝夕似奔響當時結搆意欲敵洪都壯我來百年後紫氣怒不王鳥嗁壁門空落葉滿陰障風悲度遺樂樹古羅嚴仗行人悼降王故老怨奸相蒼天何悠悠未得問興喪世運今復衰淒涼一同望瞿佑故宮歎二首金輪夜半北方起炎精木壁光先死青衣去作行酒人泥馬

來爲失鄉鬼江頭宮殿列嶒屼湖上笙歌樂宴安魚羹自從五嫂乞殘酒御笑傳生酸格天閣上燒銀燭申王計就斬王逐影世內禪諱言兵中興之功罪難贖開邊釁動終倒戈師臣函首去求和木繇庵下新鬼哭誤國重逢賈八歌琉璃作花禁殊翠上馬裙輕淚妝媚朔風吹塵笳鼓鳴天目山崩海潮避往事興亡誰與論亭亭自塔鎮愁魂惟有棲霞嶺頭樹至今人說岳王墳　嘉會門前柳影垂海鮮橋下水聲悲美人寂寞爲黃土往事荒涼有斷碑芳草自生行殿石殘花猶宿御園技古今興廢皆如此空使遺民數黍離僧宗泐詩二首欲識錢塘王氣徂紫宸宮殿入青蕪朔方鐵騎飛天塹師相樓船宿裏湖白雁不知南國破青山還旁海門孤百年又見城池改多少英雄屈壯圖　天地無情日月徂鳳凰山下久榛蕪獨憐內殿成荒寺空見前山映後湖塞北有誰遺一老海南無處問諸孤蓬萊閣上秋風起先向燕京入畫圖錢思復白塔詩四首鹿苑蕭條景龍山慘淡陰百年何感慨九日此登臨官葉詩誰寫籬花久共斟不知城外雨涼思滿幽襟　香火今朝寺雲山前代宮雕欄陳蹟在白塔暝烟籠雨泣蛟龍桂風悲孤鳳桐惟應江上水千古酹英雄　登臨休賦黍離章千里江流接大荒劍鎖血華空楚舞鏡埋香骨失秦樁蘚蘿山鬼號螢花荊棘銅駝臥鹿場寂寞萬年枝上丹夜深猶照舊空牆　宋宮傳是唐朝寺白塔崔嵬寢殿前夏雨染成千樹綠暮風散作一江烟着苔門外銅鋪暗細柳營中畫角傳寂寞胡蘆宮井畔野人拾得舊金鈿林景熙冬青行冬青花不可折南風吹涼積香雪遙遙翠蓋萬年枝上有鳳巢下龍穴君不見天之年羊之月霹靂一聲天地裂林景熙夢中詩四首珠亡忽震蛟龍睡軒弊靈忘犬馬情親拾寒瓊出幽草四山風雨鬼神驚　一坏自築株郎土雙匣親傳竺國經只有春風知此意年年杜宇哭冬青　昭陵玉匣走天涯金粟堆寒起暮鴉水到蘭亭轉鳴咽不知眞帖落誰家　球鳧玉雁又成埃斑竹臨江首垂回猶憶年時寒食節天家一騎捧杏來仇仁近詩新興向歲舊衣冠尙有西湖風雨寒鳳鳥不來山寂寂鴉夷何在海漫漫荒陵樵采官猶禁故苑烟花客自看惟恨餘杭門外柳長年不了送征鼓張翥詩南

渡君臣建業偏不堪喬木黯風烟豈知白馬興王日又到紅羊換劫年三輔皇圖空郡國六朝王氣彫山川白頭開府歸來日應覽遺跡一愴然陳廷吉詩越水吳山共寂寥已無遺老話前朝海門三日潮聲欲天目千年王氣消夜月烏啼龍井樹春風花落海鮮橋威儀文物今何在回首浮圖倚碧霄王逢詩四首王氣凌虛散曉霞虎闕麟閣靜烟花中天日月江黃道滄海風雲冷翠華望帝神遊麥子匡烏衣麥隔野人家當時舉目山河異豈但紅顏泣塞笳　周南風伯漢衣冠五色雲中壇駐鑾瓔珞檐高藏白歡蕊枝花發降文鸞河遙織女機絲瀅雨歌巫娥翠黛寒滿地哭山誰瀧淚一江春水獨凭欄　瑤池青鳥集舳棱白塔金鳧閣夜燈雲舟帳虛星彩動水晶宮冷露華凝驪山草暗墟周業鄙鳩花繁失漢陵白馬素車江海上依然潮汝撼西興　金爵舳稜月向低冷冷清磬萬松西五門曙色開龍尾十日春寒健馬躍紅霧不收花氣合綠波初漲柳條齊遺民暗憶名都會尙繞湖淸唱大堤藍澗詩南渡山川王氣銷西風松柏認前朝紫宸無復千官宴滄海空餘半夜潮龍去蓬萊曾駐輦鳳歸寥廓不聞簫上方樓閣依稀在暮雨疎鐘送寂寥方九敘詩前朝官闕鳳山隈輦路荒涼過客哀禾黍尙遺南國恨旌旗空憶北庭回松歎舊井琉璃在蘚蝕殘碑翡翠開歌舞當年明月好只今惟照梵王臺程可中詩醉凭斜日晚滄浪引杖明霞水一方道側斷碑沈屓贔草中殘瓦臥鴛鴦烟消林影窺宮禁江落潮痕上女牆遺恨彈丸江左地岳王墳墓弔秋霜僧釋法聚詩大堤迴接鳳山遙金勒東風細馬驕芳草不知埋帝骨柳枝猶自學宮腰天空水月三千頃春老鶯花十二橋見說樓船醉年少平章猶兒紫宸朝堂萬臣詩青山曾結鳳凰樓王殿俄看變黍邱宮樹蕭條人畫去江聲寂寞恨空流中興不竟千年業二帝終懷萬古愁最是傷心凭望處白雲芳草兩悠悠徐桂御教場懷古詩宋家曾此耀三軍壁壘蒼茫向夕曛霜仗寬旌空舊日吳鉤越棘散如雲被澄自偃魚龍陳谷響誰喧虎豹羣闢道佳兵井息戰雨階千羽在修文秋自登臨思不禁荒臺修楚動肅森江湖自遠新城郭宮月猶懸舊羽林徽道亂縈千載樹周墟平入萬家砧惡聞風急寒聖語

（疑是嚴更夜夜音）

論曰自五代南宋迨今幾千載中歷四王而更七帝乃野老譚故實曰湖曰江曰塘曰門諸以錢名者至窣堵波之鉅者梵宇之麗者如射潮移山屭石試劒諸奇絕事必舉歸武肅王王眞英雄哉趙宋官家厭沃熙洽一旦易裳珮而介戎馬已又脫戎馬而覬湖山宜其湛湎流連累世不復振矣嗟夫方武肅盛時或者說曰決西湖築宮可王一千年王曰天下安有一千年無眞主者說遂格說者又曰設西湖遂決安所取居六帝馬足無北轅或應之曰思陵代二帝監國非眞帝顧不若世世雄踞湖山南面樂也由前說可爲西湖解勞由後說可爲西湖解嘲乃今追想英雄之概與湛湎之踪俱成往事矣聊采其經始此地具名故牒者供弔古之士一寄慨云若夫兩朝世家故實具存國史非一邑乘所宜及矣

紀官

敘曰秦置錢塘始皇東巡會稽郡嘗經其地往牒所紀猶有車轍馬跡焉其爲衝邑亙古而然迺兩漢傳循良及守不及令蓋守職鉅令職劇劇多營鉅多功耶惟王建官各有分秩上不得謂令卑侵官令不得謂地劇溺職竭股肱之力濟之以忠貞與丞簿師帥交勵若桴鼓應也政以綏之敎以成之王道其旦暮有興乎郎遷固所列何以加焉作

紀官

官制

國朝錢塘縣知縣一員縣丞一員（巡鹽水利清軍管糧）主簿一員（巡捕）典史一員（提牢）（六房吏二十五名內司吏七名典吏十八名）

儒學敎諭一員訓導二員生員廩膳二十人增廣二十人附學無定員（司吏一名）

西溪稅課局大使一員（司吏一名攢典一名）安溪奉口稅課局大使一員（司吏一名攢典一名）浙江驛驛丞一員（驛吏一名）河泊所官一員（向革縣丞帶管萬歷三十三年心湯中詳單給綱首催辦）

知縣

三國（一人）闞澤（山陰人吳王權時任）

六朝（二十一人）王允之（會稽人晉咸和間任）何承天（郯人晉義熙間任）沈演之（武康人宋元嘉間任有傳）劉道眞（宋元嘉間任有傳）張祐（高平人元嘉中任有傳）劉延孫（彭城人元嘉末任）沈文秀（武康人大明間任）蕭赤斧（南陵人大明中任有傳）顧昱（大始初任）庾炳之（潁川人有傳）蕭嶷（齊高帝弟二子）孫謙（齊初任有傳）陶籍（弘景子有傳）劉虒（永明間任）申靈勉王僧孺（東海郯人建武初任）梁王籍（琅琊人天監初任）管慧辯（天監中任）庾仲容（鄢陵人）錢道戢（長興人陳時任）傅況（陳時任有傳）

唐（九人）錢華（開成初任）唐延紹（開成間任）羅隱（新城人光啟間任有傳）李播楊悟靈顏顏（名缺孟浩然有與顏錢塘登樟亭詩）李從約薛當薛鎮

宋（九十四人）鞠詠（開封人太宗時任）張君房鞏庭鈞林文翁吳彝孫畋黃旦（建寧人）周端厚楊告（緜竹人天禧初任）高若虛（天禧中任）周邦績程思孟（蘇州人）蘇策韓汝玉謝茂迪陳炳方懋德（宣和初任有傳）任望之關景仁李迦王大隱胡維戴士元王景夔汪斗建葉義問朱蹕（湖州人建炎初任有傳）鄧昌世（建炎間任）章萊趙伯衛高閎張昌詩曹岍胡與可施增陳唐弼孫聰莫漳趙不悊（宗室）段子方趙彥丞（宗室）張濟范華湯麟（乾道淳熙間任）楊坦綦威李祖壽恭松曹松宋价（紹熙間任）程松（慶元間任）辛助蘇朴（嘉熙間任）

陳嶧　陳衍　袁聘儒　沈璞　蘇麓　周槩
高不倚　王栻　樓燧　錢紹仁　王艮能　趙
善鑰（宗室）李伯杏　劉厚南　趙汝苾（宗室）趙與杰（宗室）
（嘉熙間任）鞏耕　張湜　吳蒙　呂逢年　毛遇順
姚坦　吳革（淳祐初任有傳）劉居安　陳夢炎　陳滄祖
游澤　汪元春　王立愛　汪自强　衛植
徐矩　趙艮忞　曹艮度　李應雄　張必萬
吳升　王剛中　陳瑛　孫獅孫　沈菊山（宜春人有
傳）
元（一人）趙淵復

國朝（四十五人）黃信中（洪武初任有傳）邵復亨　朱復　王益
得　鄭桂芳（黟縣人俱洪武間任）葉宗行（華亭人永樂間任有傳）鄺彥
譽（永樂間任有傳）蔡應元　楊署（天順間任）謝穎　李復貞（四川
人俱成化間任）李仁（廣東人）李煒（福建人）姚璁（直隸人）余本釗（弘治
初任有傳）胡道（安福人嘗收境內遺骼葬靈衛廟旁海甯徐寬撰仁舉記）劉謙（吉水人俱
弘治末任）張寬（太倉人正德初任）尹承（江都人）劉堪（安仁人）張文造
（古田人）承天秀（江陰人俱正德間任）余勉學（柳州衛人）王橋（京山人俱嘉靖
初任）王鉞（福州中衛人）李念（平定州人）張瑞（惠安人）龔雲從（莆田人）
陳惟舉（長樂人）文階（南充人有惠政童漢臣有碑記）易道談（巴陵人）李
承式（大同人有傳）張希稷（高苑人）武尙賢（永清人）何子明（南充

人俱嘉靖中任）闞成章（長洲人以精明稱）江和（進賢人俱隆慶中任）姜召（廣安
州人有傳）孫琉（平陰人）趙鍾岷（富順人）蔡茂已（北通州人）湯沐（安陸
人金學曾有碑）陳瑛（晉江人）朱光祚（江陵人虞淳熙楊廷筠有碑記）聶心湯
（新淦人俱萬厤間任）

縣丞
唐（一人）李程（宗室）
宋（一人）鄭迪功（淳祐初任）
元（一人）顧仲信
國朝（三十四人）王艮　劉諒（俱洪武間任）劉安　衛紀　石
瑛（俱永樂間任）徐寄剛（正統初任在職九稔勞心撫字以公廉稱滿去民乞留增俸復

任）蘇海（邳州人）劉珍　趙銘（俱成化間任）李璧（泰興人弘治間任）
黃城（松溪人正德間任）王恩（廣德人）岳浦（洪洞人）車楷（臨川人）陳
瓘（代州人）周璉（政和人）魯論（蕪湖人）何仁嗣（灌縣人）李遷（西平
人）李文（龍溪人）陳思睿（德化人）張璣（太和人）唐邦瑞（潛江人俱
嘉靖間任）鄭天祥（歸州人隆慶間任）曾以孝（和平人）周其仁（鳳陽人）
譚可敎（大甯人）郁正卿（華亭人）尹棟（湘鄉人）胡從貴（望江人）
歐陽觀（衡陽人）李登甲（武陽人）何奇士（吳縣人）雷文龍（南昌
人）熊曰忠（南昌人俱萬厤間任）

主簿
宋（八人）劉祖向　顧岡　趙師白　李棋　陳（名缺字師

仲李祚（隆興初任有傳）王夢得（嘉熙閒任）夏榮
國朝（三十七人）王佐　劉行中（俱洪武閒任）陳瑤　梁珙
陳能（俱永樂閒任）朱寬（成化閒任）李時（歷城人）房貴（陽山人俱正德閒任）
孔傑（德慶人）戴珙（德化人）張鶚（安邱人）陳昭（漢中衛籍汾州人）徐
坤元（貴溪人）張子愛（嘉定人）鮮最（枝江人）劉暹（博平人）李尚
義（定州人）席沐（偃師人）汪曇（歙縣人）王卿（廣宗人俱嘉靖閒任）許必
進（海門人）陳九韶（新會人俱隆慶閒任）田九成（三河人）周肩（六安人）
張朝佐（海州人）吳廷弼（黃梅人）金極（臨淮人）范學易（甌寧人）
羅應奎（丹徒人）夏誥卿（丹徒人）劉仲翔（永新人）濮陽札（廣德）
人張士瞻（如皋人）林應節（丹徒人）周鏞（華亭人）曾承謨（雩都）
人尹樂虞（樂安人俱萬曆閒任）

典史

唐（二人）沈存誠（武康人貞觀閒任）周利貞（神宗朝任）
宋（九人）華登雲（太宗朝任）張仲顏（眞宗朝任）謝（名銑有林和靖訪謝尉賦秋水
芙蕖詩）蔡京（仙遊人神宗朝任）許偕仁　施溫舒（隆興初任）高不
倚（嘉泰閒任）余天任（寶慶初任）金勝　祝威
國朝（三十三人）趙鑑　黃遠（夏邑人俱洪武閒任）梁能（永樂閒任）劉綱
宏常　楊思霖（俱成化閒任）許瑛（當塗人）郭霓（新鄭人俱正德
閒任）李崇（大冶人）陳鉞（當塗人）蘇鏞（永安人）張紡（鄢陵人）鄭卿
（莆田人）胡忠（青神人）張尚良（山陽人）林九達（莆田人）鄒錦（穀城）

人范儁（豐城人）史時暇（豐城人）袁溶（臨川人俱嘉靖閒任）林應宗
（莆田人隆慶閒任）張袞（六安人）楊禮（六安人）陳廷忠（雲夢人）魏邦
謨（當塗人）黃椿（大田人）王建官（海康人）陳雲程（同安人）陳文
治（侯官人）杜民英（晉江人）張國紀（海澄人）彭佩（安福人）雷鳴
時（南陵人俱萬曆閒任）

教諭

國朝（三十四人）劉序（洪武閒任）徐參　任信　陳延　王儒
（永樂閒任）岳宗育　楊宏（俱成化閒任）徐怡（當塗人）武寧（南安人）
田賦（錦衣衛人俱弘治閒任）方用（新門人）王士和（侯官人具人倫鑒簡馬巽
十餘人自教之後皆以文鳴吳鼎田汝成兄弟其最著者）高璣（句容人俱正德閒任）余拱
北（莆田人）唐鸞（丹徒人）張鳴鶴（海門人）詹榮（尤溪人）呂鐸（上元
人）袁亮（麻城人）唐求德（泰和人）謝汝韶（長樂人博極羣書能正士習文
體）黃議（莆田人俱嘉靖閒）李迎（丹徒人）李啟東（東平人俱隆慶閒任）李
維鉉（晉江人端介密于規程貧士每衣食之）章泮（臨川人）金可教（崇德人）
李琛（南昌人）俞邦韶（新昌人）曹楷（什邡人課士有法諸生爲豪右所窘必白
之雖當道噍訶不顧）劉一鵬（南昌人）劉朝宰（長洲人）范可權（吳縣人）
田德立（河閒人俱萬曆閒任）李鶴（麗水人）

訓導

國朝（五十六人）楊明　桂衡（仁和人）瞿佑（錢塘人俱洪武閒任）顏璉
蔣清（永樂閒任）莊淮　鄭瓘　洪忠（天順閒任）薛誼　周

璘（餘干人）陳清（邵武人）徐旭 沈郁（清和人俱成化間任）朱拱賜（懷寧人）蔡成美（武進人）牛剛（蒙城人俱弘治間任）葉宗（閩縣人）王致（淇縣人）夏元（華亭人）劉雄（六安人）劉銛（永新人）鄭瑜（上饒人俱正德閒任）王祿（萬年人）蔡宗岳（嘉魚人）謝理（邵武人）王甫政（晉江人）劉里（都昌人）成時泰（藍山人）易宏（鹽城人）林公惠（福清人）舒愈（樂清人）岑景鍾（順德人）吳堯臣（歙縣人）許唐（華亭人）崔達（利津人）張璣（新城人）高彥（彭澤人）徐昺（江寗人俱嘉靖閒任）劉以昌（沔陽人）潘桂芳（龍溪人）黃金粲（龍溪人俱隆慶閒任）鮑如璧（臨川人）吳鉞（宜黃人）林知彰（平陽人）徐弘道（武康人）孫維翰（黃巖人）歐陽希聖（六安人）庾自強（靈川人）郭登龍（宜春人）杜承緒（大河人）盛延翼（廣德人）陳均（無為人）李庭（長興人）姚時寗（蘭溪人）丁振鼎（懷寗人）程潤（永豐人俱萬曆閒任）沈汝樂（德清人）

傳

六朝（合八人）

沈演之（字臺卿武康人元嘉初舉秀才令錢塘東南大水賴其拯卹性好舉才申滯而謙約自居推為長者任終吏部尚書諡貞侯）

劉道眞（元嘉間為錢塘令從事沈演之巡行表薦道眞與餘杭令劉道錫為二邦之首最治民之良宰文帝嘉之各賜穀千石）

張祐（高平人元嘉中為錢塘令有能名宋世言長吏者以祐與北地傅僧祐潁川陳珉三人為稱首）

蕭赤斧（南蘭陵人大明中為錢塘令治政為百姓所安吏民請留之時議見許）

庾炳之（字仲文潁川鄢陵人以尚書度支郎出補錢塘令治民有績）

孫謙（字長遜東莞人齊初為錢塘令御煩以節儉無繫囚及去官百姓以謙在職不受餉遺追載縑帛以遺之謙辭不受）

傅沈（陳時為錢塘令清廉謹戒居處日貧）

陶籍（字文海宏景子有才善詩為令政化如神）

唐（合一人）

羅隱（字昭諫新城人嘗居池上梅根浦自號江東生光啟間舉進士不第歸吳越王鏐表為錢塘令辟居幕府朱溫篡唐隱勸鏐舉義兵討之鏐不能用仕至諫議大夫隱性傲睨爛於詩詞博物饒智識評人物料事多中至今縣父老相傳奇事佳話必歸隱隱與同姓虬鄴齊名號三羅舊讖江有二氣夜亙天及隱與杜建徽生氣不復見說者謂文武氣鍾焉嘗著湘南甲乙集淮海寓言及讒書六十篇行世治績雖不少慨見而勸義一事大節與日月爭光祀名宦）

宋（令四人簿一人）

方懋德（字元相宣和間令錢塘府牒索磚五十萬懋德持不可立庭下屹不去卒罷之）

朱蹕（湖州人建炎間完顏宗弼犯臨安蹕鳩鄉兵二千前往餘杭禦敵使杭民為逃死計行二十里遇虜蹕中兩流矢傷甚猶叱左右負己擊賊城留蹕在天竺山遇害宋威渭問封顯忠侯廟食錢塘并祀名宦有尉金勝祝威集潮兵還樓葛嶺編竹覆泥為逆以禦賊賊辟易數舍執導由南壁入亦遇害鄉民具馬革騎疾錢塘門外楊雲洞與朱同祀）

沈菊山（失其名字袁州宜春人由進士知錢塘嘗植菊數百本以自樂晚節益堅適以九月九日沒朱文公輓以詩）

吳革（淳祐中為錢塘令中興以來錢塘地段多為王宮公府而稅賦何存民以為病革申請于府為之奏免九年通判臨安府）

李祥（字元德隆興時進士為錢塘主簿臨安尹誣一武臣子謗朝政鞫獄祥不使還者入門後知所告無實具以白尹尹驚曰上命無實耶祥曰即坐誣自甘尹具論如祥意事上帝曰卿吾諍臣也特賜出身為諫議大夫）

國朝（合六人）

黃信中（治錢塘奉職源理勤公卹下以廉約著稱雅不為撫恤名吏民咸愛戴之秩滿當去會知府員缺部民詣闕懇請上乃擢信中知杭州保奄有古循吏風祀名宦）

葉宗行（直隸華亭縣人永樂初以求賢舉隨夏元吉來浙為治水使名有功擢錢塘知縣居官廉慎一介不取觀察周新素聞其賢微服入宗行私署偵之他無所有惟笠澤魚腊一束其守所

（寄者紳少許明日召葉顧出牓示之他令相戒不敢爲非百姓稱爲一葉清云錢塘賦役頗繁無輕重高下之例民重苦之宗行酌便宜吏役法民頗稱便卒于官邑民哀思如失父母周觀察自爲文哭之有曰惟錢塘之山水與公萬古同清人以爲實錄祀名宦）

鄺彥譽（臨武人以賢良方正舉正統中令錢塘惠愛寬平惓惓以興學爲務用薦卽拜浙江僉憲）

余本釗（字應明江夏人宏治中以舉人來令錢塘有治績嘗雪欽人張良誣獄程篁墩稱其廉平）

李承式（字敬甫直隸大同人嘉靖末由進士令錢塘時值灾祲悍賑不遺餘力有大徵發咄嗟立辨邑人誦之隆慶初復爲浙觀察使萬厤戊申祀名宦）

姜召（字可叔四川廣安州人萬厤初由進士令錢塘性廉敏一目數行下人一見終身不忘雷厲風行剖決若神五鼓坐堂皇至午罷衙庭空無人時獨棹小艇西湖上焚香讀書與諸士譚經義亹亹不倦所簡拔皆成名士接縉紳以禮一干以私辭色俱厲于權要更甚在邑八年四境清肅均徭清賦立鄉約置義倉百廢具舉至今利之仕至僉憲卒于官槖無一錢時新都范淶與同官推服其才品爲藩伯時其告縣令朱光祚特祀名宦焉）

論曰不佞既紀錢塘令長暨丞簿師帥名氏將採摭遺事爲列傳記其顯且大者顧秦漢間滅沒不可紀近世方嚮用不及紀考之郡乘以傳著者僅十七人不佞續者二人幷簿一人纔二十人已耳上下千數百年間名氏可考見者幾四百人名碩非乏而傳者寥寥若此豈文獻不足故歟抑壓于臨我或事應旁午有才不得盡歟丞簿師帥當數倍令傳者逾益尠豈又壓于令歟抑局於格與年不得自表見歟李元德以一簿爲武臣子辨誣至掠京兆抗天子必伸其志豈不矯矯一丈夫也哉士顧自立何如毋徒藉口才不得盡見喔咿儒兒竟泯泯也

紀士

敘曰武林山水韶秀鬱爲人文地靈人杰所繇來矣周敦里選漢開四科粵惟南服落如晨星至唐宋稍顯逮　國朝大盛蓋天苞地符以漸開朗薪槱樸棫有待興起冠紳踵接科第蟬聯吳越之閒於斯爲盛乃若才遺棘花則貢額收其桑榆功著旂常則封廕昭其景曜庠養世延亦猶行古之道士生斯時鼎有實泰斯征龍不暇伏鳳不遑栖于以楨幹王室無愧科名駕漢軼周亦千載一時也紀徵辟紀進士紀鄉舉紀貢士紀武試紀楷書選而以封廕附焉作紀士

徵辟

漢孝廉科（一人）全柔

三國吳茂才科（一人）范平

宋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二人）錢易（有傳）錢彥遠（有傳）

才識兼茂科（一人）錢明逸（易之子有傳）

特奏名科（二人）陳恩　郎暐（有傳）

奏薦科（一人）陸滋（有傳）吳師仁（有傳）

元鮑信卿（有傳）

國朝明經科（一人）陳埶（有傳）

經明行修科（三人）蔣寔　姚寅　姚璋

賢良方正科（二人）孫暐　王轄

稅戶人才科（四人）許鎮（吏部員外郎）　許昇　梁棐　翁彪

奏薦科（四人）瞿佑（有傳）梁大舉（有傳）王謙（有傳）高德暘（有傳）吳登（有傳）周子良（以人才薦至兵部郎中）

進士

宋端拱二年陳堯叟榜（二人）楊大雅（有傳）盧禎（有傳）

咸平元年孫僅榜（一人）唐肅（有傳）

二年孫暨榜（一人）錢易（有傳）

三年陳堯咨榜（一人）沈同

景德二年李迪榜（一人）元奉宗（有傳）

大中祥符五年徐奭榜（一人）闞魯（有傳）

八年蔡齊榜（一人）沈周

天聖八年王拱辰榜（一人）元絳（吳越相德明之孫）

寶元元年呂溱榜（一人）錢彥遠（有傳）

慶曆二年楊寘榜（一人）錢明逸（又中才識兼茂科）

六年賈黯榜（四人）葉昌言　葉昌齡（皆杲之子）楊蟠（有傳）強至（有傳）

皇祐元年馮京榜（三人）闞杞　闞景芬（魯之子）沈文通（有傳）

嘉祐四年劉煇榜（一人）闕景仁（胥之子）
八年許將榜（二人）周邠　沈括（有傳）
熙寧九年徐鐸榜（一人）强浚明（至之子）
元豐二年時彥榜（一人）周邦式（有傳）
五年黃裳榜（一人）吳師禮（有傳）
八年焦蹈榜（三人）薛昂　强淵明（至之子）虞奕（有傳）
元祐三年李常寧榜（一人）闕沼
六年馬涓榜（一人）强陟明（至之子）
紹聖元年畢漸榜（一人）唐恪（有傳）
宣和六年沈晦榜（一人）沈晦（文通子有傳）
紹興二年張九成榜（一人）張九成（有傳）
五年汪應辰榜（二人）樊光遠（省元有傳）闕注（景仁子）
十八年汪佐榜（二人）俞光疑　楊浚
二十七年王十朋榜（一人）樊抑（光遠子）
三十年梁克家榜（一人）樊廣（光遠子）
乾道二年蕭國梁榜（一人）錢宇
八年黃定榜（二人）趙鞏　王次春
淳熙十一年衛涇榜（三人）俞遠　俞應符　王霆
十四年王容榜（二人）張師夔　陳洪
紹熙元年余復榜（一人）黃晞顏

四年陳亮榜（二人）趙善防　俞灝（有傳）
慶元元年鄒應龍榜（三人）潘剛中　丁脽　趙至道
二年周虎榜（一人）趙希錧（有傳）
五年曾從龍榜（二人）凌次英　邵存禮
開禧元年毛自知榜（三人）朱如松　周溥　張俊常
嘉定四年趙建大榜（一人）顏復
七年袁甫榜（三人）金淵　吳澄　趙夢祖
十三年劉渭榜（三人）范東　劉文明　孫一鳴
十四年王焄寶（賞釋褐）
十六年蔣重珍榜（三人）丁伯虎　唐夢弼　諸葛寅
寶慶二年王會龍榜（三人）年著　聞人垣　蔣南金
紹定二年黃朴榜（二人）趙釆　張大舉
四年陳問（慶典釋褐）
五年徐元杰榜（三人）馮應之　徐桂子　趙東
端平二年吳叔告榜（二人）林應龍　丁鰲孫
嘉熙二年周坦榜（二人）周必隆　楊白
淳祐二年徐儼夫榜（一人）鄭起晦
七年方逢辰榜（一人）管應炎
國朝洪武四年辛亥科吳伯宗榜（一人）俞友仁（會元授長
山丞終校官）

十八年乙丑科丁顯榜（七人）李芦 徐賢 徐彬
俞璟 沈湑（有傳） 張翬 蔡玄
二十一年戊辰科任亨泰榜（二人）沈霖 沈玄
二十四年辛未科許觀榜（三人）王羽（有傳） 徐逊（雩都知縣興學育士政事脩明歷任民攀戀塞道） 王觀
三十年丁丑科陳郊榜（一人）王洪（有傳）
三十三年庚辰科胡靖榜（二人）蔣驥（有傳） 沈旻（給事中永樂間使安南還奏事忤旨謫爲安南小吏）
永樂二年甲申科曾棨榜（七人）孫子良（有傳） 吳惇 曹潤 湛禮（有傳） 倪文質 魏驥（貫蕭山） 潘中（有傳）

四年丙戌科林環榜（二人）孫迪（禮部員外慷慨有志操臨政施事一以理自許生死不惟） 彭清（烏蒙府通判）
九年辛卯科蕭時中榜（一人）苗衷（貫定遠大學士鄉舉無考）
十年壬辰科馬鐸榜（一人）潘勤
十三年乙未科陳循榜（三人）陳鏞（有傳） 王懋 孫鼎
十六年戊戌科李騏榜（四人）夏時（有傳） 木訥（御史以文學名） 王宣 姚觀
十九年辛丑科曾鶴齡榜（二人）陳浩（四川僉事） 于謙（有傳）
二十二年甲辰科邢寬榜（一人）王玹（貫河南）
宣德二年丁未科馬愉榜（二人）徐琪（知府） 徐璟（琪之弟主事）
五年庚戌科林震榜（一人）楊寗（正統間以侍郎鎮江有寬裕和厚勸懲慨人望時閩浙盗起贛建廣信民皆震竦犇貸寗與御史韓雍協力警備盗不侵境民復按堵終脩書）
正統元年丙辰科周旋榜（一人）相佐（給事中鄉舉無考）
四年己未科施槃榜（一人）倪謙（有傳）
七年壬戌科劉儼榜（一人）張瑛
十三年戊辰科彭時榜（二人）楊宣（貫歙縣廣東副使） 沈敬（有傳）
景泰二年辛未科柯潛榜（四人）陳嘉猷（有傳貫餘姚鄉舉無考）
童緣（編脩） 吳誠（有傳） 唐泰
五年甲戌科孫賢榜（二人）沈富（廣南知府器宇疏曠高居寡儔壯年致政晏坐簡出人莫能知）

楊懋（貫宛平）
天順元年丁丑科黎淳榜（五人）陳綱（渾源知州） 蔡誌（貫大興）
楊壽（有傳） 張祚 朱貞
八年甲申科彭教榜（二人）倪岳（有傳） 錢鉞（副都御史持正爲劉瑾所忌）
成化二年丙戌科羅倫榜（四人）李琮（監察御史） 吳俊（當塗知縣）
任英（僉事） 孫安（衡州知府先知武強討析巨寇一境以寧）
五年己丑科張昇榜（一人）包謙（行人）
八年壬辰科吳寬榜（一人）陳洵（嘉猷子武選郎博學高才喜談論爲衆所忌功名弗竟）

十一年乙未科謝遷榜（四人）洪鐘（有傳）張本（有傳）潘盛

吳綱

十四年戊戌科曾彥榜（四人）宋禮（貫大興）蔡楨　錢鑑

張輪

十七年辛丑科王華榜（一人）莫立之（知分宜縣興學課農均賦墾田皆有實意邑人頌之終四川副使）

二十年甲辰科李旻榜（三人）李旻（有傳）許綸（貫東安知裕州遇事利害與上官論是非侃侃不阿擢刑部員外罷歸居官剛正廉惠有政聲博學善書翰好汲引後進）

方榮（貫錦衣衛）

二十三年丁未科費宏榜（一人）倪阜（貫上元岳之弟廣東參政）

弘治三年庚戌科錢福榜（一人）陳珂（守河間有善政仕至大理卿厚于故舊賑之舉火者數十家祀鄉賢）

九年丙辰科朱希周榜（一人）蔡栻

十五年壬戌科康海榜（一人）汪獻（任祠祭主事廉鯁整飭人不敢猪以私仕至廣州知府）

正德三年戊辰科呂柟榜（三人）陸溥（有傳）張行甫　錢宏（有傳）

十二年丁丑科舒芬榜（二人）金廷瑞（光祿少卿）吳鼎（有傳）

十六年辛巳科楊維聰榜（三人）朱應昌（貫大興）徐江山（尚寶少卿）金幣（廣西僉事）

嘉靖二年癸未科姚淶榜（三人）孫繼魯（貫雲南有傳）沈南金（有傳）吳玭（廣東參政）

五年丙戌科龔用卿榜（二人）金璐（編脩倜儻善談詩文敏贍濟人急難不擇恩怨）田汝成（有傳）

八年己丑科羅洪先榜（二人）楊祜（有傳）吳瑞（監察御史）

十一年壬辰科林大欽榜（四人）顧四科（清謹有文爲漳州知府戶祝之視學陝右所收多名士轉廉使右方伯陞山東左伯卒于陝）許應元（有傳）王椿（吉安同知）何繼高（懷寧知縣）

十四年乙未科韓應龍榜（四人）姚良弼（貫武功有傳）吳應奎（貫休寧福州知府）童漢臣（江西副使令濬有循良稱爲侍御論劾權要世誦其疏）

許貫之（有傳）

十七年戊戌科茅瓚榜（三人）茅瓚（狀元吏部左侍郎爲諸生時所著有待問錄）吳源（副使）翁相（有傳）

二十年辛丑科沈坤榜（二人）陳善（雲南布政有傳）許錀（南京刑部郎中清苦不堪疾惡太甚變生肘腋不得其死）高儀（有傳）王俸（知縣）

二十三年甲辰科秦鳴雷榜（三人）許應亨（有傳）方九敘（有傳）馮觀（貫海寧）

二十六年丁未科李春芳榜（一人）顧言（府學貫木縣）

二十九年庚戌科唐汝楫榜（二人）許嶽（廣東副使備兵潁上時倭犯維揚赴援全活千萬人以忤權相謫歷丞守數郡皆有德政家居讀書課子不作越分事）孫

塘（負氣以古人自期目誦羣書皆手錄仕至車駕郎中）
三十二年癸丑科陳謹榜（三人）吳遵晦（鼎之子山東副使）凌
立（少孤事節母以孝官比部明允有聲遷建昌太守多惠政爲僚黨所忌罷歸爲人爽朗母歿一
慟骨立數月竟卒人謂終身之慕云）姜雲鴻（貫餘姚行太僕卿）
三十五年丙辰科諸大綬榜（二人）周詩（右通政有傳）查志
立（任至河南參政貫海寧縣爲府尹秉彝子督學允元父祖孫司衡父子典禮清華拔武郡人亂
之居鄉醇謹歷任皆有政積保釐河洛其地尸祝焉）
三十八年己未科丁士美榜（一人）孫枝（山西參政性純孝居諫垣
有聲華奄豎坐營石星建言拜杖力營救之盡法按楊順路楷爲沈鍊雪冤楊襄毅公博薦參冀方
虜不敢犯以失賀歸條救荒四贊鄉人德之）
四十一年壬戌科申時行榜（五人）林梓（雲南副使）陳希文
（河南僉事）謝表（宜春知縣）陳三綱（貫鄞縣）周浩（少起行閒爲諸生餘外無餘粟
仕至廣東憲長亦無餘貲入市與僕隸肩摩往往受侮不變塞不徇人有足多者）
四十四年乙丑科范應期榜（四人）潘頤龍（河南副使少有大志
平生不以私干人人亦不敢干以私三典名郡多所興除一介不苟取祀鄉賢）李志學（兵部
郎中精舉業再爲令皆有惠政卒于官貧不能殮）嚴用和（讀中秘書入諫垣多所獻納仕
至陝西廉使）馮子京（參議）
隆慶二年戊辰科羅萬化榜（四人）金學曾（僉都御史）翁金
堂（貫臨安銅陵知縣）蔡壁　黃金色（工部主事）
五年辛未科張元忭榜（一人）李時英（禮部郎中）

萬厤二年甲戌科孫繼皋榜（一人）張振先（貫臨安湖廣副使）
五年丁丑科沈懋學榜（二人）凌登瀛（字玄仲立之子天性孝友令興
化多惠政入爲禮科給事尤多建明卒於官行李蕭然人更重之）徐三長（尚書貫任邱）
十一年癸未科朱國祚榜（五人）陳學易（兵部員外樸行矯矯有古
風嘗自誌其墓祀鄉賢）莫睿（四川副使）虞淳熙（吏部員外）查允元（志立子丙
戌廷試江西參政）顧汝學（言之子）
十四年丙戌科唐文獻榜（二人）錢士鰲（福寧知州襟度超曠筆下
無一點塵癸未掄元以末場不赴罷至今傳誦其文）包應登（福建副使）
十七年己丑科焦竑榜（一人）張鳴鶚（福建參政）
二十年壬辰科翁正春榜（二人）姚文蔚（太僕少卿）王廷錫
（知縣）
二十三年乙未科朱之蕃榜（二人）沈光祚（兵部主事）楊廷
槐（任福建參議）
二十六年戊戌科趙秉忠榜（二人）洪瞻祖（給事）黃汝亨
（禮部主事貫仁和）
二十九年辛丑科張以誠榜（三人）葛寅亮（禮部郎中）李㮚
素（未授官卒）諸允脩（工部主事）
三十五年丁未科黃士俊榜（一人）王國楨（工部主事）

鄉舉

洪武三年庚戌科何文信榜（一人）俞友仁（按誌傳俱作仁和人）

（今據儒學石碑增入）
五年壬子科（一人）趙惟一（府學）
十七年甲子科花綸榜（七人俱舉進士）（縣）徐彬（乙丑進士按郡志有
（徐泰無徐彬今從浙江登科錄）張輦（乙丑進士）沈滑（乙丑進士）李瑛（乙丑進士）蔡
玄（乙丑進士）徐質（乙丑進士）俞璟（乙丑進士）
二十年丁卯科蔡平榜（四人舉進士者二人）陳禮（經魁登科錄作仁和
（今從郡志題名碑）沈霖（戊辰進士）杜遠（郡志作海寧今從登科錄）沈玄（戊辰進士）
二十三年庚午科王羽榜（八人舉進士者三人）王羽（解元辛未進士）
（錄誌俱作仁和今從題名碑）金潤（有傳）王觀（辛未進士）子敬（有傳）王庸
徐遜（辛未進士）俞潤（應天中式）王賓（應天中式）

二十六年癸酉科施誼榜（一人）姚仁（府學）顏純（府學）
二十九年丙子科姚震榜（七人舉進士者一人）王洪（丁丑進士）楊
春（府學）陳濆（府學）楊昇（府學）徐申（申誌作甲）羅遠（府學）宣昭（府學）
三十二年己卯科何海榜（三人舉進士者二人）蔣驥（府學經魁庚辰）
（進士）沈旻（庚辰進士）柴車（府學有傳）
永樂元年癸未科王道榜（十四人舉進士者八人）吳惇（甲申進士）
湛禮（府學甲申進士）曹潤（登科錄慈谿今從題名碑甲申進士）郎敦（府學）播昌
吳晉（府學）馮瑄　魏麒（甲申進士）張侗（甲申進士）錢儀（府學）倪
文質（甲申進士）陳昉　潘中（甲申進士）羅巘
三年乙酉科楊復榜（十一人舉進士者一人）魏驥（貫蕭山有傳）王

鏞（府學）孫迪（丙戌進士）蔣顒（府學）江誠　余瑗（府學）彭清（丙戌進士）
陳中（府學）章煥　沈玘（錄作仁和從錢塘題名碑）蔣善
六年戊子科陳璲榜（五人舉進士者一人）王榮（府學）顧煥（錄作煥從
（碑）許安　姚觀（府學戊戌進士）潘勤
九年辛卯科木訥榜（七人舉進士者二人）木訥（解元戊戌進士）王庭
（府學）陳瑞（誌作琿）王懋（錄作仁和乙未進士）朱敬　朱安　陳玘
（府學誌有陳純無陳玘今從題名錄）
十二年甲午科鄭惟桓榜（十二人舉進士者二人）陳鏞（經魁乙未）
（進士）袁賓　潘信　王鎮　陳經　羅忠　倪純
謝茂（府學）王琦（有傳）王純（府學）陳純（應天中式）孫鼎（應天中式應天進士）

十五年丁酉科胡文善榜（十一人舉進士者三人）王宣（經魁戊戌）
（進士）陳浩（經魁辛丑進士）楊益　劉本（府學）江謙（錄青田今從題名碑仕至
（員外）盛塡（府學）葉林　沈政　沈恭　洪慶（府學）夏時（府學）
（戊戌進士）
十八年庚子科陳鐙榜（六人舉進士者一人）于謙（經魁辛丑進士）王
玘（仕至潮州知府繼進禮之後而能不改其政禮賢恤民卓有可稱）張綱　李寬
夫（志作寬大碑無）林文　沈揖（志作緝）
二十一年癸卯科楊述榜（七人舉進士者一人）沈鑄　孫謨
金富　方義　馬賢　姜才　王琨（甲辰進士）
宣德元年丙午科何惟機榜（二人俱舉進士）徐珙（璟兄府學丁未）

（進士）徐璟（琪弟丁未進士）

四年己酉科范理榜（四人舉進士者一人）莫源（府學仕至御史正統間知茂名縣興學造士修築隄塘人蒙其利爲御史時奏罷馬房鈔京師人至今德之）鄭顯（府學先任江西樂安教諭以成就人才爲己任援經指教晨夕不倦自是科目代不乏人人仕至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雲南）夏誠（府學有傳）楊寗（應天中式庚戌進士）

七年壬子科趙彖榜（二人）鄭暹（府學先授贛州通判正統戊辰盜起閩粵延蔓瑞金石城暹躬率民兵保障以賢能知贛州肇慶常德三府）徐順

十年乙卯科商輅榜（二人）唐勵（仕教諭問學淵源資性沈重于謙知其賢薦入翰林以書力辭其恬退高識如此）屠貴

正統三年戊午科姚夔榜（二人俱舉進士）張瑛（順天中式壬戌進士）

（志收六年辛酉下從今錄）倪謙（應天中式己未探花）

六年辛酉科呂厚榜（三人）鍾振　張瑾（府學）楊賢

九年甲子科沈瑋榜（二人）王貴（翰林孔目）朱亮

十二年丁卯科韓琪榜（七人舉進士者四人）馮浩（府學）沈敬（戊辰進士志收三年戊午下今從錄）唐震（府學）謝震　唐泰（辛未進士）楊懋（天順中式甲戌進士）楊宣（應天中式戊辰進士）

景泰元年庚午科楊守陳榜（六人舉進士者三人）徐敬　許傑（府學）江震　吳誠（辛未進士）楊壽（丁丑進士）童緣（順天中式辛未進士）

四年癸酉科胡謐榜（三人舉進士者二人）莫琚（府同知）沈富（甲戌進士）朱貞（應天中式丁丑進士）

七年丙子科陳綱榜（十人舉進士者四人）陳綱（丁丑進士）李琮（丙戌進士）劉彝（府學）金鼎（府學鹽運同知）王禎（府同知）吳宣　金鎮

張祚（丁丑進士）蔡誌（順天中式丁丑進士）王璽（應天中式）

天順三年己卯科沈繼先榜（四人舉進士者二人）包謙（己丑進士）劉莊　吳俊（丙戌進士）徐鎡（順天中式）

六年壬子科盧楷榜（六人舉進士者二人）郎澄（府同知）沈澂（府通判）陳湘　錢鉞（甲申進士）倪岳（順天中式甲申進士）陸圭（錄缺今從志）

成化元年乙酉科楊守阯榜（六人舉進士者三人）孫安（丙戌進士）徐暈（通志作徐畢今從錄志碑）任英（丙戌進士）陸偉（志作仁和從錄）錢鑑（戊戌進士）潘義

四年戊子科楊文卿榜（六人舉進士者三人）張本（經魁乙未進士）陳睿（經魁建寧同知）洪鐘（乙未進士）吳綱（乙未進士）蔣錤（志作其從錄）邵唄（府學）

七年辛卯科黃珣榜（六人舉進士者二人）陳洵（壬辰進士）方玘　張銓（辛丑進士）吳瓚（府同知）凌鳳（知縣）朱佐

十年甲午科謝遷榜（三人舉進士者二人）王岐（府學經魁知縣）倪阜（岳之弟順天中式丁未進士）潘盛（順天中式丁未進士）

十三年丁酉科孫昇榜（六人俱舉進士）莫立之（辛丑進士）施晉（有傳）許綸（甲辰進士）張輪（戊戌進士）宋禮（順天解元戊戌進士）蔡相（順天中式戊戌進士）

十六年庚子科李旻榜（二人俱舉進士）李旻（甲辰狀元）陳珂（庚戌）
十九年癸卯科周澤榜（一人舉進士）方棨（順天中式甲辰進士）
二十二年丙午科孫鑰榜（一人）徐克讓（知縣）
弘治二年己酉科陸淞榜（一人）胡懋欽（仕至荆府長史謹飭長厚）
（見重鄉評）
五年壬子科秦文榜（二人俱舉進士）徐潭（癸丑進士敏之子）蔡栻
（順天中式丙辰進士）
八年乙卯科陶諧榜（一人舉進士）汪獻（壬戌進士）
十一年戊午科胡鐸榜（一人）王蒞（府學饒州通判）

十四年辛酉科田惟祜榜（二人）沈璋（知縣）吳光世（順天謝丕）
（榜中式郡志訛收戊午知縣）
十七年甲子科蕭鳴鳳榜（一人舉進士）錢宏（順天中式戊辰進士）
正德二年丁卯科張直榜（四人舉進士者二人）陸溥（府學戊辰進士）
施繼祖（府學景州知州）宋麒（府學貫右衛富文學善吟咏負氣自高嚴于惡惡終靈壁）
（敎諭）張行甫（順天解元戊辰進士）
五年庚午科戴顒榜（二人舉進士者一人）沈南金（癸未進士）洪澄
（以儒士中式中書舍人）
八年癸酉科陳器榜（四人舉進士者二人）吳瑞（己丑進士）金廷瑞
（丁丑進士）張文宿（貫仁和晉江知縣風標孤勁工古文詞遺讓窮約居然自得）朱京

（壽張教諭經學純明律己剛方士林敬憚）
十一年丙子科張懷榜（四人舉進士者二人）吳鼎（丁丑進士）孫景
時（府學有傳）金瑯（丙戌進士）葉泰（雲南中式）
十四年己卯科豐坊榜（十人舉進士者三人）朱衣（莒州知州）吳玭
（府學癸未進士）田汝登（汝成兄）江山　福應麒　劉敬宗（南昌）
（通判博綜羣書甘貧率眞不諾上官投劾歸貧無家太守陳仕賢買宅居之）俞文祥（未仕）
（李）田汝成（丙戌進士）朱應昌（順天中式辛巳進士）孫繼魯（雲貴解元郡志）
（收壬午誤）
嘉靖元年壬午科鄭曉榜（二人俱舉進士）楊祐（己丑進士）許錀
（辛丑進士）

四年乙酉科錢楩榜（三人舉進士者二人）李璣（更名璣衡嘉魚知縣有水）
（藥聲嘗建堤百五十里江黃賴之幼喜鼓琴有鄰女窺之遂毀琴祀旌德祠）許貫之（府學）
（乙未進士）許應元（壬辰進士）
七年戊子科姜良翰榜（二人俱舉進士）顧四科（壬辰進士）吳源
（府學戊戌進士）
十年辛卯科張濂榜（四人俱舉進士）童漢臣（府學乙未進士）方九
敘（府學甲辰進士）何繼高（壬辰進士）王椿（順天中式壬辰進士）
十三年甲午科張志淑榜（六人舉進士者四人）陳善（經魁辛丑進士）
張鳴鶴（大理評事）吳應奎（府學乙未進士）馮覲（府學甲辰進士）朱孫炎
（遼州知州）姚良弼（順天中式乙未進士）

十六年丁酉科陳穆榜（六人舉進士者四人）徐圭（高淳教諭）茅瓚（戊戌狀元）凌立（癸丑進士）王俸（辛丑進士）相文祥（順天中式沁州知州府志作仁和人今從錄）翁相（戊戌進士）

十九年庚子科王交榜（五人舉進士者三人）高儀（辛丑進士）汪元臣（兗州推官）邵大章（福州同知府）吳遵晦（辛丑進士）許應亨（順天中式甲辰進士）

二十二年癸卯科沈束榜（四人舉進士者三人）姜子羔（癸丑進士改名雲鴻）許嶽（庚辰進士）孫塘（庚戌進士）沈梅（貴池知縣）

二十五年丙午科高鶴榜（五人舉進士者一人）陳世臣（儀真教諭）邢邦彥（河南同知）孫本（英年拔貢對廷首相喜其文擬授館職本恥擢附就國學中順天試授深州知州執法鋤强民賴以安解綏歸灕然自得卒無餘貲）潘翊（順天中式松江同知）顧言（丁未進士）

二十八年己酉科周詩榜（四人舉進士者二人）周詩（丙辰進士）潘玉潤（浦城知縣）何繼曾（大理評事）陳希文（壬戌進士）

三十一年壬子科諸大圭榜（八人舉進士者二人）鄭煒（字文光舉第六人仕至安慶府丞性耿介少有文名司涇邑教擢博士朝論欲以御史官之尋仵太宰出爲郡丞節操愈勵幾十七月自投劾歸家居誦讀與弟炳其篤孝友之行炳字文燁由粵參軍倅太倉鹹盜卻金具見志傳方強仕以母老棄官歸萩水馮極歡喜讀書著吳山里人日記養生內外篇）子京（乙丑進士）徐琇（宗仁知縣）鍾汝忠（沐陽知縣有山木趣築一椽南峯下）陳師（永昌太守孤介博學好書常著禪寄筆談）嚴用和（府學乙丑進士）潘槐（順天中式）

華俊卿（鄉舉即推家業讓叔與弟而身任貧計借道卒）王廷卿（知縣）

三十四年乙卯科鄭卿榜（十一人舉進士者五人）金俸（府學汀州推官外修邊幅中無城府仕恥脂韋居絕干謁）謝表（壬戌進士）鍾銳（同知居鄉謹厚）林梓（壬戌進士）孟齊賢（知縣）薄思忠（古田知縣）金階（辛未進士）湯煥（府學贛州同知）孫枝（己未進士）蔡璧（順天中式戊辰進士）查志立（貫海寧）

三十七年戊午科張巽榜（八人舉進士者一人）吳栗（亞魁趙州知州）計允升（知縣）柴喬（府學高州通判歷任皆有異政）吳臬（周府長史）許三省（夔州知府）李志學（乙丑進士）劉維藩（通判）羅潮（順天中式）

四十年辛酉科盧漸榜（八人舉進士者二人）施之藩（府學蘇州同知）周浩（壬戌進士）蔣洽（運同）潘頤龍（府學乙丑進士）李應蛟（國子助教）沈銳（敘瀘副使）吳坤（清江教諭）方相卿（順天經魁）

四十三年甲子科王家棟榜（七人舉進士者四人）陳所學　吳邦（高唐州知州）周學易（府學癸未會魁）翁金堂（府學戊辰進士）李時英（辛未進士）金學曾（戊辰進士）林萬春（應天中式）

隆慶元年丁卯黃洪憲榜（五人舉進士者一人）楊萬春（上杭知縣）陳謙（知縣）黃金色（府學戊辰進士）黃應奎（副使生平謹約始終一節以壽終）

姚文芳

四年庚午科凌登瀛榜（六人舉進士者一人）凌登瀛（丁丑進士）凌登名（太平知府）楊鳳鳴（府學韓府長史）施仁　黃思道（府學居家敦行）（知徽州首蘇邊困解散巨盜昭雪大獄以勞卒于官）陳大經

萬厤元年癸酉科莫睿榜（六人舉進士者一人）莫睿（解元癸未進士）翁立德（經魁浮梁知縣）夏建寅（知縣家貧授徒外館力拒奔女爲穎令以方執不宜官棄之歸會微疾自題像而卒）程雲鵬（貫歙縣順天中式）馮有翼（觀之子順天中式懷寧知縣）徐三畏（貫任邱）

四年丙子科朱用光榜（五人舉進士者一人）查允元（貫海寧進士）姚鳳翔（府學知州）金學顏（學曾弟）陳繼祖（知縣）林之盛（應天推官）

七年己卯科陳懿典榜（五人舉進士者二人）虞人期（府學經魁更名淳熙癸未進士）包應登（丙戌進士）周紹祚（府學南安知縣）楊尚義（順天中式）查允成（舊名謙亨貫本縣海寧人）

十年壬午科姜鏡榜（四人舉進士者二人）錢士鰲（丙戌進士）馮仕（當陽知縣）王廷錫（壬辰進士）陳植樟（授桐鄉諭以謹厚著）

十三年乙酉科馮烶榜（六人已舉進士者二人）張鳴鶚（己丑進士）童維嶽（蘭谿教諭）楊明綬（府學）傅爾佐（知縣）周大轂（應天中式）莫與京（雲南解元己丑進士）

十六年戊子科蔡應龍榜（三人舉進士者二人）洪瞻祖（鏜之孫貫仁和戊戌進士）黃日昇（順天中式汪洋傳雅有叔度風）沈光祚（山西中式乙未進士）

十九年辛卯科毛鳳起榜（八人已舉進士者二人）羅大冠（府學署壽州學正）陳士彥（署諸暨教諭）李養垔（池州推官）許仲譽（兗州同知）姚文蔚（壬辰進士）吳大山（順天中式中書舍人）馮贊（觀孫順天中式）黃汝亨（府學戊戌進士）

二十二年甲午科譚昌言榜（七人已舉進士者二人）孟養志　李葆素（辛丑進士）黃棟材　朱文敎（貫宜興）唐源　（府學）陳太醕　楊廷槐（府學乙未進士）

二十五年丁酉科張應完榜（五人已舉進士者一人）李舒春（亞魁府學）王國杜　朱文啟（順天中式）吳士熙（應天中式）諸允修（貫仁和辛丑進士）

二十八年庚子科葛寅亮榜（八人已舉進士者一人）葛寅亮（府學解元辛丑進士）馬培（府學篤于孝友家貧勤學侍母病勞瘁計偕道卒）崔仲佳（府學）馮來聘　楊宏名（府學）童維坤（維嶽之兄）許光祚（順天中式任太平知縣）朱文敬（文啟弟經魁）

三十一年癸卯科陳萬言榜（五人已舉進士者一人）沈守正（府學）李經世（府學）黃克儉（順天中式）王國楨（丁未進士）吳士觀（順天）

三十四年丙午科姚星吳榜（十人）馮國英（經魁府學）吳達　陸振奇（少穎異善屬文早卒士林惜之）錢養度　潘懋功（頤龍子）李春皜　李猶龍　潘文龍（縣學）沈必成（府學）向士醕（山西中式）

三十七年己酉科錢逢春榜（五人）姚士同（府學）徐懋遠（府學）翁當豫　樊時英　沈汝霖（順天中式）

論曰唐以前錢唐間有辟召進士則自宋始鄉舉

則自國朝始遡流迄今勛名奕奕更僕莫數略如忠肅端敏諸公豈惟東南之美卽夔龍方召未易泥畫古之目而先後之孰謂明經之出漸輪卜也

歲貢（恩貢選貢附）

國朝洪武開（凡九人府學無考）吳治 王賓 王寍 方賓（有傳）王善 張善 沈淵 方質（選貢員外郎）逯宏（選貢）（弱冠時以郡諸生陳時政得失高廟悅之試秋柳賦稱旨賜歸後應貢爲松江訓導）

永樂開（凡三十人府學無考）鍾信 方杲（杲或作果）李寅（李或作季）徐昇 劉瑛 杜愹（主事）厲思溫 張順 袁衷 徐義 朱聰 朱幹 趙璧 施璡 朱玹 姚性 葉茂 胡儉 沈琮 衛洪 朱宣 陳斌（初知婺源勤信廉明民服其化仕至太僕寺丞）吳彥學 沈理 姚暹 方啟 陳善（見舉人）沈愹 姜綱 千愷

宣德開（凡七人府學無考）陸証 朱謙 孫盛 莫浩 方圓 金潤 洪慶（沔陽學正）

正統開（凡十七人府學無考）丁鎮 孫善 趙寍 葉芳 畢諒 沈約 楊義 朱賓 戴敏 曹倫 戴棨 袁禰 葉禮 馮恭 王紀 魯政 陳綱（朱賓以下俱例貢）

景泰開（凡八人府學無考）王進 陸圭 顧銘 蔣復 金佑 朱瑄 蔣慶 李銘

天順開（凡二十九人府學無考）俞恂 鍾洪 錢英 沈聰 梁輔 楊昇 徐昭 蔣容 周瑤 曹傑

富序　李疑　陳亮　謝玉　倪憲（仕至高郵學正在官三十年志行惇篤善于造士屢徼譽有司事悉辭不往初仕蘄州荆王諸府交致禮幣不受後以引年致仕門下士官浙者皆詣咨請無所咨）傳榮　謝恩　王斌　張淮　江錦　何洪　陳讓　施祐　楊杲　李昱　強福　潘輔　潘珪　方禮（蔣容以下俱例貢正統天順間特頒新例令天下黌校廩生年四十五已上者例得貢上京師故稱例貢與近年援納者異）

成化間（凡十一人府學無考）高震　楊冲　張貴　徐昇　王璽　周繼芳　陳麟　周露　孫魯　沈秀　王軒

弘治間（凡十二人府學無考）繆賓　夏璋　顧佑　金靖（碑作

斌）陳禧　吳璣　汪智　孫寧　陳福　方員　楊璉　郭鉞（碑作錢）

正德間（凡八人府學無考）王賓　蔣獻甫　周應龍　田琇（瑞州訓導）傅時顯（歷城訓導）徐隆（句容訓導）楊清（雙流訓導）顧僖

嘉靖間（凡三十九人進士一人鄉舉一人）陳荆獻（崑山訓導）宋一鳴（杭州右衛）朱世英（通城教諭）王渙（杭州右衛）沈銓（性純孝興國訓導）唐守（杭州右衛）吳湘（京山訓導）洪相（如皋訓導）朱相（孔源教諭）沈溟（未仕卒）唐容（杭州右衛滋陽王府教授已上俱府學）許廷鸞　劉森（南康訓導）金應元　顧楷（鄧城訓導）馮元濟（建中訓導博通經義能守困躬質實近古謹篤道時）何桂（常州訓導）黃煥（崇義訓導）凌槐（寶慶訓導）王惠（鄱陽訓導）周雲翔（高朗

峻潔恥徇流俗環堵蕭然不蔽風雨扃室誦讀日久不輟）金廷吉（祁門訓導）金淵（高密訓導）段淮（南雄府學訓導）潘亮（南昌府學訓導）傅啟和（沙縣訓導）王錦（性至孝奉養必竭甘旨湯藥必親嘗及卒極哀毀與翁廣坪共學稱爲純孝仕至肅府教授）陳潮（未仕卒）張乾元（少負奇節學無所不窺時時積邪狂至出位言天下事多可採赴人之急輒不自顧恤亡弟寡姊收其孤娶四五人三十年不稀少與閭中陳仕賢爲忘形交及仕貫來爲郡守方伯不以非禮謁爲文敏疾宏放大類其人未仕而卒）諸餘福（松溪訓導）邵大經（未仕卒）錢道（興化訓導）陳嘉言（萬年教諭）葛暐（未仕卒）金敷（南昌訓導有傳已上歲貢）宋楫（長州教諭改遼府）潘翊（見舉人）翁相（見進士）林宏（以上四人選貢）

隆慶間（凡八人）陳道（善之兄高淯教諭）鍾愛（全椒訓導）朱印（爲諸生以

孝友傳洽稱司華亭訓擢令保康有水蘖聲其俗尚鬼即捕大巫囊三木蓄梟有爲巫逮邑稼者即立往直其事遂掛冠歸蕭然四壁圖書自娛）王化（恩貢含山知縣已上俱府學）孫懋（少篤學飭行一切不染爲兗州訓導）楊繼時（恩貢府通判）田崇薰　陸震（宜興訓導）

萬曆間（凡二十五人鄉舉一人）田藝蘅（應天教授有傳）王尚賓　吳遵道　白珩（博雅能文）朱堯臣　鄭權　周謨　楊應元　鄭栻　曹友益　柴元宏　吳材（荔浦知縣）黃朝選　孫一仁（選貢知縣）湯執中　翁立言（寧化教諭）王以宜　孔道源　王應祿　衛翰　朱國英（已上俱府學）馬千里（恩貢常熟訓導）商希賢（上蔡訓導）楊尚義（順天中式）姚華國

陳應祖　方可立（有傳）徐大經　李上律　朱堯年

張蘭（金華敎諭坦素樂善）王榜（幼穎敏歷改五經應試居家孝友高隱不仕）高士元　吳時銑（選貢宿松知縣）聞韶　吳士覲（選貢順天中式）吳燦　沈思相　傳其德　殷僑　張鳴鶯（恩貢）鍾相業　盧元衡　孫肇芳

武試（嘉靖以前通志郡志俱缺鄉試亦缺右衛例屬錢塘故記）

嘉靖十一年壬辰科周乾榜（一人）黎秀（右衛指揮僉事仕至福建都指揮僉事）

十四年乙未科韋龢榜（一人）倪英（右衛前所千戶仕至本衛署指揮僉事）

十七年戊戌科楊需榜（二人）陳大章（右衛指揮同知仕至帶衛都指揮僉事）邵昇（右衛指揮同知仕至都指揮同知）

萬歷二年甲戌科袁日章榜（一人）王椿（右衛左所百戶仕至都督僉事）

五年丁丑科張大德榜（一人）黎宏數（右衛指揮僉事）

十六年己丑科張綝榜（一人）張國華（武舉生）

二十五年戊戌科王名世榜（一人）饒光裕（武舉生）

楷書選

國朝　王升　瞿珍　張信（吏部郎中）張頤（刑部郎中）夏辛　徐禮　李訦　黃順（以上皆生員）蔣暉（有傳）凌壽（尚寶司少卿）吳登（有傳）董璵（郎中）吳謙（登之子太僕少卿）王琮（陝西參議）蔣宏（暉之子刑部郎中）董序　林應禧（順天府丞）吳棠（大理寺副）沈秀（主簿）凌暉（壽之子山東參議贈太常寺少卿）林鳳（中書舍人）王體坤（上林苑監監丞）（以上皆儒士）吳瑤（中書舍人）葉彬（大理寺正）吳果（光祿寺少卿加四品俸）（以上皆監生）張天祚（武舉衛經歷）孫說（中書）李上知（中書）

論曰漢晉薦辟開及錢邑如范文貞其最顯者國初猶時舉行迄今空谷足音矣惟是歲貢猶有里選升俊遺意第較年資而序進坐老豪傑爰有恩選旋舉旋罷伏櫪長號寔謂子國無顏子也至於孔有武備唐有書選古之人皆用之故并錄云

封贈

少保（三人）于九思（曾孫謙贈）于文大（孫謙贈）于彥昭（子謙贈）

太子太保（三人）洪榮甫（曾孫鐘贈）洪有恒（孫鐘贈）洪薪（子鐘贈）

尚書（八人）倪德潤（孫謙任禮部贈）倪子安（子謙任禮部贈初封侍講）高富（孫儀任禮部贈）高鉞（子儀任禮部贈初封修撰）徐德富（孫琦任兵部贈）徐永恭（子琦任兵部贈）徐璥（孫三畏任兵部贈）徐好宜（子三畏任兵部贈）

侍郎（七人）柴允明（孫車任兵部贈）柴望（有傳）茅茂（孫瓚任禮部贈）茅麟（子瓚任禮部贈初封修撰）何瀕（子琮任兵部贈進士辰州知州）瀕　楊源（孫寔任刑部贈）楊昇（子寔任刑部贈）

都御史（六人）吳原敬（孫誠任副都御史贈）吳士寔（子誠任副都御史贈）錢

禮（孫鉞任副都御史贈）錢震（子鉞任副都御史贈）鄭惟忠（子顒任僉都御史贈）金枝（子學曾任僉都御史贈初封郎中）

通政（三人）何子淵（孫琮任通政使贈）周文冕（子詩任右通政贈）柴潤（子義任通政使贈）

卿寺（八人）林中英（孫章任太常寺卿贈）林森（子章任太常卿贈）陳惟善（子贊任太常少卿贈）李恭（子旻任太常少卿贈）王道（子榮任太僕少卿贈）孫文貴（子安任大僕寺丞贈）沈俊（子南金任大理評事贈）王浩（子子卿任大理評事贈）

春坊（一人）蔣誠（子驥任左春坊司直郎贈）

編修（一人）金鉅（子蟠贈）

給事中（三人）夏忠（子時任戶科贈）嚴寶（子用和任吏科贈）洪椿（子聰祖任兵科封）

御史（四人）夏政（子誠封）莫璋（子立之封）童偉（子漢臣封）顧鄖（子鈐封）

郎中（九人）張琪（子維岳任禮部贈）李芳（子時英任禮部贈）陸鏊（子溥任兵部封）陳昱（子琦任刑部封）陳荊獻（子善子師累贈有傳）顧愛（子四科任刑部贈）翁浩（子相任刑部贈）蔡潤（子志任工部贈）楊兆金（以子廷槐任刑部與兄兆坊以子廷鈞任御史同時並封郡人榮之父洲進士以貫仁和故附見云）葛大成（子寅亮禮部封）

員外（十五人）魏伯雅（子驥任吏部贈）張貴（子信任吏部贈）汪璽（子獻任禮部贈）張璘（子鈐任刑部贈）江潮源（子謙任刑部贈）潘易（子頤龍任刑部贈初封知州）林奇（子梓任刑部贈）張寶（子振先任刑部贈）徐文智（子敎任工部贈）徐寬（子江山任工部贈）金廣（子廷瑞任工部贈）許龜年（子應元任工部贈）馮

盧（子子京任刑部贈）許桂（子嶽任工部贈）包金（子應登任工部贈）

主事（十二人）沈廷玉（子子敬任兵部贈）方人（子九敍任兵部贈）金齡（子輅任刑部贈）吳宗裕（子鼎任刑部贈）杜成（子恪任刑部贈）姚鉞（子良弼任刑部贈）凌桂（子立任刑部贈）孫景昭（子唐任刑部贈）楊仲和（子壽任工部贈）黃賜璋（子金色任工部贈初封知縣）陳堯卿（子希文任工部贈）虞舜卿（子淳熙任兵部贈字國賓棄諸生攻古文詩歌顧司馬璘許右伯應元大賞之其于騎射方技書畫多通而尤篤于孝友養母及其所愛子代兄漕資死不恐馴以沃田轉授諸姪一日哭父墓聞空中語日有虎言至再甬及下山而塚有躃跡矣夜奔覲母疾雙燈自後引路人亦以爲孝感云所著有雜集據奇經註）沈士窗（子光祚任兵部贈）

國子博士（一人）許山（子三省贈）

中書舍人（一人）葉鎔（以子佖貴贈）

都察院經歷（一人）李奎（子志學贈詩歌頗稱作者有義俠聲所著湖上篇閒中稿）

上林苑監丞（一人）王詔（以子體坤貴贈）

參議（一人）田邦（子汝成封）

僉事（三人）錢益（子宏封）吳謹（子琥封）邵昺（子棟贈）

知府（三人）張恭（子本贈）黃鎮（子應奎贈）張經（子鳴鶚贈孝友樂施兩子皆以文學起家）沈富（子銳龍安府贈）

同知（三人）王元貞（子仲仁贈）陳繼先（子學易贈）湯輞（子煥贈）

推官（五人）吳鎮（子瑩卿封）施敎（子之蕃封）金榜（子侔贈）李金（子養重封）王諭（子體升贈）

知州（三人）蔣棠（子洽贈）莫文昌（子睿贈）錢濂（子士龍贈）

知縣（八人）江讓（子震贈）吳珍（子應奎贈）楊鯉（子鳳鳴贈）柴蕓（子喬贈）

鍾潮（子鋭贈）奚瑞（子文嵩贈）黃棠（子汝亨贈有傳）諸懋家（子允修贈爲諸生有聲嘗撫孤惇族訓子以義方家貧而介潔泊自守）

恩蔭

夏繼先（父誠蔭仕至江西撫州府知府）吳瑤（父誠蔭仕至中書舍人）林應祥（父埴蔭仕至太僕寺主簿）何綱（祖琮蔭仕至都察院檢校）錢應福（父鉞蔭仕至福州府推官）蔣琳（有傳）蔣銘（父琳蔭仕至大理寺副）于晃（有傳）柴峪（祖車蔭入監未仕卒）柴元（父義蔭仕至河間府通判）王愈（祖榮蔭仕至興化縣主簿）沈鏞（父敬蔭仕至松溪縣知縣）倪澤（父謙蔭仕至中書舍人）倪霦（父岳蔭仕至工部員外郎）倪民

倪（祖岳恩仕至蘄水縣知縣）洪濤（父鍾蔭仕至都察院都事）洪楩（祖鍾恩仕至詹事府主簿）張祐（父本蔭仕至鴻臚寺鳴贊）李綦（父旻蔭入監未仕卒）李承學（祖旻蔭仕至含山縣知縣）茅藉吉（父償蔭仕至都督府經歷）高術學（父儀蔭爲人簡質猶有父風仕至知府）高自瀛（祖儀蔭入監未仕卒）高嗣文（曾祖儀蔭入監）

論曰錢稱名邑不乏鉅公士階一命輒推厥所生王言綸綍匪身膺之則及其一坏之土秩崇功顯者又賞延于世樹德厚者衍祚長固也至有行高林澤業著廟廊而或以贈蔭掩遡源沿流勸孝作忠要亦無負君親者例得附書用殿紀士

紀獻

敘曰家乘國史必先紀傳其閒豐功偉績顯爲世楨碩德琦行隱爲世範蓋江山之鍾毓詩書之鼓蕩名都勝壤風教固殊焉我　國家嚮明而治文德洽于薄海錢塘文明首域絃誦漸靡粵鑄燕函猶乎鶉首猗與休哉無論閎儒鉅公冠冕清彙即羈客騷人編氓閨秀項背相望餘韻流風並足焜煌竹素語曰深山大澤寔生龍蛇豈其所鬱勃然乎作紀獻

先喆（品目各因其類次序則以編年）

大臣（二人）

褚遂良字登善亮子唐貞觀中累遷起居郎博涉文史工隸楷帝令侍書時方博求王羲之故帖天下爭獻莫質眞僞遂良獨論所出無舛冒者帝將有事泰山星孛太微遂良諫帝曰卿職起居記人君得觀之否對曰今之起居古左右史也善惡必記未聞天子自觀史帝曰朕有不善卿亦記否對曰臣職載筆君舉必書時魏王泰禮秩如嫡遂良曰當今惟天子諸王宜有定分此爲最急帝常曰舜造漆器禹雕其俎諫者十餘人此小事也何必諫遂良曰奢靡之始危亡之漸也漆器不止必以金玉爲之忠臣愛君必防其漸故諫者救其源耳帝咨嗟歎美魏王泰閒侍帝許立爲嗣遂良曰若必立泰非別置晉王不可帝曰我不能即詔長孫無忌房玄齡與遂良等定策立晉王爲皇太子帝欲自討遼東上疏切諫帝不納帝疾召遂良長孫無忌曰漢武帝寄霍光劉備託諸葛亮朕今委卿高宗即位拜右僕射帝將立武昭儀遂良諫曰先帝臨崩執陛下手詔臣曰朕佳兒佳婦今以付卿皇后無他過不可廢豈且復言對曰昭儀昔事先帝今立之奈天下耳目何遂

良因寘笏殿階叩頭流血曰還陛下笏帝大怒命引出左遷潭州都督顯慶初徙桂州未幾貶愛州刺史歲餘卒年六十三德宗追贈太尉曾孫璆字伯玉氣象凝挺擢進士第累拜監察御史裏行洗天中突厥圍北庭詔璆持節監督諸將破之遷侍御史拜禮部員外郎

于謙字廷益國朝永樂中登進士少以穎異聞讀書過目輒成誦援筆千言頃刻立就詩亦清麗宣德初爲御史從討漢庶人上命數其罪惡謙即於上前信口露布辭義嚴正庶人伏地流汗上喜頒賞與諸大臣等河南山西告災上親擢行在兵部侍郎巡撫二省乃偏歷梁晉振民疾苦如馬政河防民租軍賦悉皆擘畫咸著爲令正統初上便宜十事歷九載薦孫原貞王來自代忌者嫉之左遷大理少卿耆老萬人起闕乞留仍巡撫前後一十八年每入京議事單車輕裝未嘗攜一物兩地皆尸祝之旋復舊官還部虜酋也先入寇上親征因攝部事上北狩京師震驚郕王監國臺諫廷劾王振罪惡指揮馬順既衆衆怒擊順死廷中大譁監國發懼欲起避謙升莊攻止之請論羣臣王振罪應亦族擊死勿論衆遂定擢謙兵部尚書調兵守禦內外恃以爲安未幾郕王即皇帝位改元景泰乃詮[illegible]募義勇集民夫更漕卒練京營令工[illegible]謝懼備傳檄邊鎮及出東西關陝[illegible]前或邀遮其後並授方略內侍喜[illegible]上皇還京五日入業荆關京師戒[illegible]議南遷謙慟哭抗言京師斷不可[illegible]鑾語甚剴切羣心始定乃分兵出[illegible]外人民芻粟入城散通州備粟百萬吾[illegible]謙躬擐甲冑泣諭三軍以死自誓也先日[illegible]下令邀大臣及謙出議和索金萬萬計也[illegible]兵部智有軍旅即出德勝門約戰並設開請[illegible]先遣去論功加少保力辭不允虜迄爲門闔謀讒自將大舉北伐會虜退兩止計授揚後擒誅喜寧無爲虜諜者也先悔禍請奉太上皇還京羣臣觀望不能決謙曰天位已定誰復異議惟君臣大義兄弟至情自當遣使奉迎上喜從其言九月奉上皇還京居南宮當議立十營團操內固京師外籌邊務討走强胡控扼漕渠開鎮臨清收復獨石八城留貴州藩臬調畫事理動中機宜僚屬受成相顧驚服有

旋乾轉坤之功事定讓勞于下退然不居力辭賜第止宿直房五十喪妻旁無姬媵所居猶先世故廬田僅數畝給饘粥而已閔葬親徒步還鄉不煩輿傳會上疾彌留久不視朝石亨等奪門迎上皇于南宮復位誣謙與內閣王文中官王某合謀迎立外藩都御史蕭維禎與謙文有隙攘臂歲鍛之英廟持不下徐有貞進曰不殺于謙則今日之事為無名意遂決有貞初名理即倡義南遷者公不復辨但云召外藩非金牌不可牌藏內庫豈外廷所能得遂就刑時年六十籍其家惟欽賜盛甲袍帶及元寶銀二錠而已死時天日陰霾四海寃之都督陳逵密賂守者收遺骸付養子康瘞壽成化初首赦子冕戍復官還其沒產論祭文有曰先帝已知其枉而朕心實憐其忠里人即故居建憐忠祠以祀之宏治初詔贈太傅諡肅愍命有司建旌功祠于墓祠春秋致祭世襲前衛副千戶萬曆中易諡忠肅諭祭世襲錦衣衛指揮僉事子冕字景贍景泰初以父功蔭府軍千戶謙死謫戍龍門覺上書訟父冤事白復官請改文資歷授武庫祠部郎太僕少卿應天府尹致仕冕特達知禮小心勤恪既構家難放徙窮邊而閉門卻埽以讀書纂言為事後起諸籍所在以修謹稱

名臣

（一凡十七人）

范述曾

字子元一字穎彥幼從餘杭呂道惠受五經道惠曰此子必為王者師齊高帝引為竟陵王師友謇諤多所諫爭沈約以方汲黯明帝時為永嘉太守廉平不尚威猛毗俗便之所部橫陽縣山谷嶮峻為逋逃藪述曾下車開示恩信凶黨襁負而出禍屬籍者二百餘家召為遊擊將軍郡送錢二十餘萬一無所受唯得白桐木火籠樸十餘枚而已吏無荷檐者老父號哭聞數十里生平所得俸祿皆以分施及老壁立無資天監中卒注易文言著雜詩賦數十篇

褚亮

字希明博觀圖史經月不忘年十八詣陳僕射徐陵陵與語異之後主召見卽席賦詩江總諸人皆服其工入隋為太常博士煬帝議改宗廟制亮請依古七廟而太祖高祖各一殿法周文武二祧與始祖而三餘則分室而祭始祖二祧不從迭毀未及行坐與楊玄感善貶西海司戶時博士潘徽貶威定主簿亮與俱至隴山徽死為斂瘞後為唐秦王府十八學士之一高祖親格虎亮懇惻致諫帝稱其言王每征伐亮在軍中嘗預亂誠有裨輔之益卒年八十八贈太常卿陪葬昭陵諡曰康

元德昭

字明遠本姓危父仔倡刺信州奔吳越錢鏐為易今姓方學文其師曰寓才可以為王侯因授以文吾林鼎薦之元瓘擢與語謂鼎曰德昭有輔弼之才體子孫無憂矣遂掌文尊開運初用師南斷兵機翻務悉以委之尋拜丞相因相假翹德初師毘陵吳程執趙仁擇送錢塘德昭偉其忠力救免死治家以孝友聞卒贈太保孫奉宗字知禮德昭孫及第知通州海門縣地苦斥鹵奉宗為鑿渠注甘泉人甚利之天性恬靜舊地在閣閒乃謂家人曰富春佳山水真吾退閒之所遂卜居焉

沈文通

名遘避高宗嫌名以字行祖廕補齋郎皇祐初舉進士第一以既仕降第二奏本治論十卷知杭州遷吏部郎居母喪廬墓側無何卒文通少爽邁讀書一閱輒釋通達世務治杭鋤奸蠹獎賢良後領開封人曰此杭州沈公也每晨親事日中庭無留人與賓客欽終日或告以過雖言有不當亦降色妥詩以受政號嚴明時有縱舍於良善貧弱撫恤尤至為文下筆立就有西僕集十卷

李用和

字審禮章懿皇太后弟也少窮因居京師鑿紙錢為業後以太后恩累遷寧州刺史上賜公使錢用和悉用為軍費歷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景靈宮使以疾告未有居第詔假以惠寧坊之官第卒贈太師中書令隴西郡王謚恭僖御製神道碑曰親賢之碑列位將相小心靜戰推遠權勢論者以此稱之長子璋字公明知澶州護塞商胡會河漲就言水且至璋樸驗事自若人心乃安河亦不益仁宗宴近臣瑣王殿酒坐命大蓋二嶽韓琦及璋如有所屬帝崩執政欲增京城甲士璋曰側出累代不宜輕易時禁衛相告乾興赦事內給食物中有金既而果賜食眾祧食中璋曰天子未臨政已優賞汝何功復云云敢喧者斬眾乃定知鄆州京東盜自曰殺縣合璋信賞罰擒捕盜止歲大雨水競以船後遊利多湧死者壇一切籍之約所勝載郊黃河法發卒城州西闕詡夫修路數十舉爽道植柳人指為李公柳卒五十三附太尉謚良惠次子璋尚兗國公主以樸陋與主不協三子珣字公粹使契丹預釣魚會遺以金器使還悉上之

趙希錧

字君錫舊名希喆慶元初登進士第賜今名少負父喪歸道遇寇左右駭散希喆獨抱柩哭不遇寇義而去爲汀州司戶峒寇李元礪張甚希喆倡守古城關審形明淵申介諱侯分畫粗定賊已遣謀窺闕得諜請之從其要火指示而羸師以誤之歲兵以待賊撫一免知玉山縣未行召對首言民力困于貪吏軍力困于債帥國家之力則外困于歸附之卒內困于浮冗之費又言今日多事之際而未有辦事之人朝紳清選也以緘默爲清重以刻薄爲舉職以無所可否爲識體闕寄重任也以大言爲有志以使過爲知恩臣非敢厚誣天下以爲無人患在選擇未得其道器使未當其才爾又言初政急務莫先於明道統總治統收人心又言祠祭不消禁衛不肅上皆嘉納官至節吏信安郡公嘗學于陳傅良徐誼風姿凝重抱負恢宏揚人善不記人過急人難不忘人恩居官祁寒盛暑未嘗謁告衣食取義足而已

柴車 字叔輿清慎有節槩天姿秀敏永樂間由鄉舉至兵部員外郎從文皇帝北征爲岳州知府勸農視學周行田野督民耕桑進諸生講論德義郡內大治召入爲職方司郎旋擢本部侍郎屬西鄙不靖協贊陝西軍務發副總兵劉廣失律及疏罷土官後能家人冒功陞賞章凡數十上切中時弊同列咸不喜而車持論僉堅於是上察車忠大賢之宴勞錫賚甚厚進兵部尚書卒於京賜祭葬給驛歸其喪

王琦 字文進錢塘人世居仁和永樂鄉舉擢御史虛心聽斷多所平反督學山西教行實士晉丞丞改觀憂去服闋改四川兵憲尋乞歸歷官三十年守嚴一介家居衣食不給太守胡睿列狀于朝有詔賜百金琦固以無功辭竟餓死當道義卹以歛

魏驥 字仲房錢塘人貫蕭山永樂間鄉舉明年爲松江訓導汲汲成就人才諸生讀書學宮或夜攜茶粥勞問介以員知實踐爲務人人感激自奮滿九載諸生詣闕乞留合還教三年召脩永樂大典累官至吏部侍郎時中官王振驕甚每出雜部堂尊官亦斂與避驥獨不避明日上御便殿召驥入曰爾有罪知乎驥曰臣竊祿久得罪天地祖宗朝廷甚多上曰第思昨日曾得罪親謂否驥曰非臣嘗遇奄振揖而過未得罪也上曰何不避之驥慷慨曰臣備位六卿而遜奄人臣不足惜朝廷

名器足惜也上改容曰爾言是也尋陞南京吏部尚書年七十七致仕嘗至京師大學士陳循驥所取士謂驥願少待驥曰君爲輔臣宜爲天下進賢才不得私一座主家居二十年布袍糲食不別治生性好吟味矢口適情自有雋永味既耄事其兄敍諭縣愈恭成化間遣行人存問賜羊酒有司加粟月三石驥病遺書子完勿以墳墓累鄉里已有司得請如例葬祭完以遺言力辭卒年九十八諡文靖

夏時 字以正永樂進士授給事中洪熙初議改鈔法時力言其擾市肆無裨國用議竟寢遇歉輒建白發倉賑之宣德初一日三上封事稱旨命署尚寶司兼吏禮兵刑四科事身視七篆綜核無忽滯查後湖黃冊陳便宜十四事至今行之爲江右僉憲薦知州柯暹爲檢察使條約均傜冊式民便行之遂爲令甲累官左布政致仕歸卒生平潔廉篤孝親歿廬于墓次哀號不輟致烏巢芝產之異建祠石人嶺聞于當道題曰孝廉

徐琦 字良玉祖德富戍寧夏而生琦登永樂進士授行人還職方郎宣德聞黎利倡亂南郎擢琦右通政持節往諭利感激輸款併獻方物使還遷兵部侍郎未幾命琦再往則黎利已死其子麟蓄疑未服琦厲聲曰吾家兵力百倍爾國若父倔強猶俛首臣服況爾耶強麟行又欲質其愛子麟恐鑄金人鑿父名于背遣使請罪于朝上大悅宴賚特厚遂命落琦戎籍蓋異數也進兵部尚書留守南都一十年深沈果斷每臨大議衆論盈庭琦以一言斷之衆皆悅服卒謚貞襄

倪謙 字克讓從上元正統舉進士第三人授編修景泰閒備顧問多所啟沃天順初還學士侍憲廟于春宮己卯主順天試不錄柄臣子被譴構講戍宣府者七年宣德初復職尋與于岳同日奉命入史局脩英廟實錄進禮部侍郎轉南京禮部尚書卒贈太子少保諡文僖

倪岳 字舜咨父謙奉命祀北岳時夫人感異夢岳所生因以爲名體貌豐頎目光炯炯望之若神紛訾韻絕倫上承家學習聞先朝典故恆究心天下事天順閒登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同父脩實錄直講經筵音吐洪暢善因文納諫憲廟每屬目焉擢侍郎尚書在禮部十三年儀文制度多所擬定革淫祠正神號禁齋醮止胡僧請度郤西域貢御諸疏皆出手筆累知貢舉損益舊法遂爲

合甲善斷大事當廷議紛挐岳以一言析之衆皆歎服其議德祖爲不遷廟議孝穆太后宜建別廟及七十二子不宜更定皆合萬世公議適留鄙專屬危疑岳爲大司馬持正達變事賴以定入爲吏部尚書獎恬抑浮士論稱快卒贈少保諡文毅居父喪哀毀過度盡以世業讓諸弟念故舊卹用窮雖奕世貴顯囊無餘貲所著有青谿漫稿文毅公集行世

陳嘉猷

字世用贊子餘姚人因父任遷家于杭景泰辛未進士授禮科給事中轉刑科兩使外夷堅辭餽獻清風峻節夷酋皆敬仰之陞通政使右通政居父喪哀慕不報無何卒

吳誠

字尚忠景泰進士累官副都御史巡撫湖廣雲南卒于官所歷皆有政績賢聲爲人孝友誠確恥言人過衣裘朴野混跡閭巷嘗以婚禮盛服入城廣南守徐斂見之疑其變節過朱參政鏞所相與嗟悼之頌誠至見二人有不豫色誠曰非以誠今日與服之異常與二人曰然誠告以故凡謝過卽屏去復衣故衣子瑱官御史祗節彌行卒徹具不給稱濟美云

洪鐘

字宣之成化進士授刑部命審慮江福流賊歸言稱建之武平上杭清流永定江西之安遠龍南廣東之程鄉皆流移雜糅習于鬬爭故易亂難治宜及其平時多建社學以訓其子弟銷兵器以詩書禮義馴擾之爲四川按察使繼燔銳後莅獄明敏軒無雷緊民歌之曰洪不支鍋屈不解擔遷副都御史巡撫順天雲南貴州督齊兩准皆著聲績掌南京院事刑工二部尚書左都御史加太子少保賜王帶出總川陝湖河四省軍務時沔陽賊出入洞庭轉掠城邑蜀冠聚衆編結往來川陝閒遠近騷動播州揚宣尉兄弟譽殺流劫重慶保寧皆運奇勦平朝廷七降璽書獎諭賜白金麟服進太子太保堅辭不獲乞歸章七上鐘狀貌魁傑目光朗秀論議英發壽計天下事卒諡襄惠

施魯

貫仁樹爲荊府長史正德五年荊王號魯賢且久請增侯四品劉謹甚之矯奪魯官勸歸故郡壁伏詠有詔徵晉仗用魯以年及不應召遂終老于家無一畦尺條之稱東西僑賃不常非其義不受也嘗有施姓書生魄粟三十斛求冒魯族畀曰余惟不爲目昧之事以至于斯閩卻之時方絶糧處之晏如也竟藜寂不給而殁

高儀

字子象嘉靖進士一甲第一由庶吉士授編修官至禮部尚書引疾歸加太子少保纔以前官召起教庶吉士侍今上講讀文華殿未幾進文淵閣大學士一月臥病値莊廟大漸强起受遣命晉廟卒贈太子太保諡文端儀少不爲矯微行廟風甫寧然自不可犯初人史館衲臣多方羅致儀獨杭顏不下乃久不調後求者皆跋其上儀處之燕卯也及柄臣解政稍稍進用並皇臨御郊見耕籍孝學諸大禮皆倚薪于儀建議二后不宜並附中官不得與朝議請復剔馬梟景和封爵璽大臣諡儀謝中貴請囑疏諫上南苑遊幸及選女採王取光稼羨銀等事皆人所不敢言朝論偉之有一男子自南宮中門入口稱爲孝烈后子衆相顧莫可誰何儀叱從吏收縛竟得其詳人以方焉不疑且無頻引經也儀始生時父夢于肅愍公儀長益自負慕庶幾古社稷臣矣

名臣

（二五十八人）

全柔

舉孝廉補尚書郎右丞董卓亂棄官歸

褚泰

仕吳封臨平侯政寛刑簡惠擇及民居爲郡著姓歷六朝至唐代有顯者

丁諝

地族寒徽與陽羨張秉鳥程吳粲雲陽殷禮並有時名顧劭拔而友之爲立聲譽仕吳至典軍中郎將

范平

字子安研窮典墳淹貫百氏舉茂才歷臨淮太守有異政累召不起卒諡文貞三子爽咸泉並以文學知名泉子蔚餘闕內侯家世好學有書七千餘卷遠近來讀者嘗百餘人蔚以衣食蔚子文才幼亦知名

錢億

吳越王俶弟字延世議鑄鐵錢有八害判明州有善政凡科率舊制悉除之和倣作民勞逸由君奢儉詩因陳誠刺性俊拔善屬文卒年二十九諡忠憲

錢藻

字醇老吳越王元瓘子儼入朝爲昭化節度守和州十八年儼生昭慈昭慈生順之藻順之子也英宗時爲祕書校理三上書請慈聖光獻太后歸政天子知開封府以慈恕簡靜爲本不求知名以希世寵刻厲爲學於書無所不究文詞宏放雋偉名動一時

錢暄

字載陽惟演子爲三司鹽鐵副使時餉考諸路道祖當坐負暄因對適相不人以頓年饑故今使者被罪必亟歙恐民亨推惟梢寬乃可集得免出知鄂州暄素好學宮祐中撰後漢功臣年表藏之祕閣所至不爲赫赫名而既

去見思下二子內景臻封康國公康國公生榮國公忱忱生參政端禮端禮孫左丞相象祖皆以名爵顯

錢景諶 昪跡從兄受知王安石執弟子禮安石得政因事來京師謂之安石卒然問曰青苗助役何如景諶曰利少害多異日必爲民患又問孰爲可用之人曰居喪不交人事而知人尤難事也遂辭出後謂官復來安石已作相人往諸之安石弟安國之景諶曰相君欲以館閣相處而任以事景諶曰百事皆可爲所不知者新書役法爾安石欲得一人治峽路役書且委以戎瀘質事景諶曰峽路民情僕固不能知而戎瀘用兵繫朝廷舉動峽路生靈休戚願擇知兵變人皆安石大怒坐容皆爲之懼遂與安石絕

錢卽 字中道吳越王諸孫也第進士爲睦州理部使者命治獄衛州唆以薦續郎曰吾寧老死選中豈忍以數十人易一薦乎至則平反之徽宗召對問曰靈武可取乎對曰夏人去來韁忽不能持久然其民不皆居不糜飲食動不勤轉餉願勃還臣先爲不可勝以待豐庶可得志帝曰大砦泉可取乎對曰是所請瀨海也臣聞其地皆烏鹵無水泉或以飲馬則口鼻皆裂得之無所用帝然之知慶州築安邊城歸德堡包地萬頃縱耕其中歲得粟數萬童貫遂撫陝西欲平物價及均雜法闕內驟然即以抗章極陳敗永州然羅害亦寢卒贈金紫光祿大夫謚忠定

錢昆 字裕之倧子也登進士第歷知七州治尚寬簡善詩賦草隸有文集十卷

崔仁冀 字子遷少篤學有文采事錢俶太祖嘗諭旨召俶仁冀曰主上英武所向無敵保族全名上策也俶然之太宗特俶與仁冀決策納士

錢勰 字穆父以父明逸蔭入官授流內銓主簿陳襄稱其能以不附王安石知權鹽鐵判官奉使高麗餽餽皆不納歸次紫燕島三遣吏追餉金銀器四千兩勰力辭之三知開封府有能名宗室貴戚皆斂手紹聖初拜翰林學士草章惇謫詞惇諷全臺攻之罷知池州卒勰守越蘇軾守杭詩尚譽答時人比之元自後入元祐黨籍

錢彥遠 字子高以父任爲太廟齋郎大理寺丞復舉進士賢良方正慶曆中知潤州因災異上疏極言燕山崇武湖廣螢撩事愁苦之氣以致水旱類精擇長史附發寡平倉賑救部使者貴其專彥遠不爲屈爲

有司諫請龍數赦省工費及內侍黎用信楊景宗郭承祐罪狀多見聽納

唐肅 字叔元七歲以能誦五經知名清直廉儉恬於榮進咸平初爲秦州司理有人夜宿逆旅同宿者殺人亡去旦起視之血污其衣爲吏所執不能明遂自誣潛甫自其寬知州事馬知節趣具獄肅國持不可後數呂果得役人者就辟仕至龍圖閣待制

元絳 天聖中進士爲江酒轉遷使儂智高反嶺南可宿本邕州絳供軍餉有功累翰林學士工于文辭一時名人皆推許之拜參知政事後以太子少保致仕卒謚章簡有文集數十卷

沈晦 字元明溝孫博覽強記善綴文宣和初及第第一人除校書郎隨鼎王使虜頗歷艱苦知清江府設方略南州蠻酋不復犯邊歲買馬三千匹繼者皆不能及

強至 字幾聖少有志節彈心問學至忘寒暑鄉試爲舉首賦出因方傳誦第進士聽訟多平反不徇貴勢素受知韓琦琦鎮京兆常引至自勁琦乞不散青苗神宗聞奏曰此必強至文也一日琦行一事不關自發聽豈日自言不稱職力辭去琦謂小事故爾至曰小事尚爾何況大事遜謝數日乃肯留有文集二十卷子診明淵明陟明皆登進士

周邦式 字南伯少好學舉進士累官至提舉秦鳳等路節度使王厚弟字通判秦州主餽運可挾厚勢一切委吏嬉宕自知役夫遺去朝廷命邦式體察劾奏其事不少貸提點准西刑獄徙兩浙又徙江東京師方大贊士本命市殿材邦式奏言非地所產遂已有施炳者以累舉得文學從其子官金陵與郡僚會飲霈醉妄斥宮禁事爲仇家所告邦式被命治詔獄止坐遠從不秀及一人

吳師禮 字安仲師仁弟元符初除秘書省正字以預餞鄒誥免徽宗賞訪以字學對曰陛下御極之初當志其大者臣不敢以未技對初游太學遇江公望於祕陽公望謂曰得志當何如曰當爲人作豐年爾及爲開封理按治蔡耶事獄成不使一詞及王吏聞有論死者亦不被以指斥罪時江公望爲左司諫薦于朝擢右司謗

虞奕 字純臣崇寧中提舉河北西路常平洛相饑徙東路入對徽宗問行期對曰臣退即行流民不以時復則來歲耕桑廢矣上說西部盜起徙提刑自請討賊悉降之入爲開封少尹時開封治獄得請賁蔽罪

其後任情棄法奕言非情法實不相當毋得輒請寶從之遷戶部侍郎內侍總領左藏予奪自頡視戶部如僚屬奕白宰相曰計臣不才當去之而易能者不可使他人侵其官即自劾不稱職詔爲罷內侍

韋驤字子駿生而警敏每一賦成學者傳誦判福建路年饑乃檄州縣竟發廩而請逮違法之罪于朝閩盜阻險爲州縣患因處畫輒捕方略部內肅然驤樂易靜退孝友廉平文章藻麗所著有韋先生集二十卷

樊光遠字茂寶少從張九成學紹興初南省奏名第一除祕書省正字上疏言金人事與秦檜忤罷爲閣州敎授後召爲祕書丞俄引對言頃年大臣挾權修怨不乎其心臺諫之所排擊法寺之所鍛鍊告訐之所中傷其間又有閒責降而死者其子孫無一命之祿宜許令自陳與復官職錄其子孫上曰善知嚴州又疏禁誘掠近郡平民爲軍及本州歲輸御爐炭而不償民閒之直上亟罷之

虞策字經臣元祐中爲監察御史進右正言數上書論治道以清淨爲本西夏未順命邊備解弛戎備不修古之人善鎮靜者警備甚審務持重者謀在其中未有鹵莽疏闕者又乞詔在內省曹寺監在外監司守令各得以其職陳朝政闕失百姓疾苦星文有變乞順天愛民警戒萬事思治心修身之道勿以宴安爲樂哲宗納后上正始要言曾肇以議北郊事與朝論不合免官策時權給事中還其命以爲肇禮官也不當以議禮得罪不從帝親政係所當先者五十六事後多施行官至吏部尚書奏疏徽宗請均節財用屬疾祈外知潤州卒于道

俞灝字商卿登進士第爲邸宗令其佐畢再遇救山陽灝料虜必窺采石請回軍石梁河以遏其鋒虜擣虛不入而遁再遇知揚州盡平江湖多灝計畫再遇欲誅胥從者校活甚衆開禧議開邊政府密引灝畫計灝言輕佻寡謀之人不可信趙良嗣張覺往轍可鑒歷秉旄節皆有聲實慶初致仕築室九里松買舟西湖會意處竟日忘返以詩詞自適號青松居士有集

孫鼛字處靜年十五遂大學蘇河滸南稱之爲屯田員外微時與蔡京善嘗曰蔡子貴人也然才不勝德恐貽天下憂至是京還朝遇諸途引薦相助對曰公誠能謹守祖宗法以正論輔人主示節儉以先百吏天下幸甚鼛何

爲哉京默然後知曹州徙鄆州有草祭謫指京鼛以聞京怒使之構誣罷鼛篤行義在廣東與蘇軾栖相周旋二子要晁補之黃庭堅女黨事起家人危懼鼛不顧

孫德潤字以誠由江浙行省掾史仕爲處州松陽令先是縣籍失實力役無稽民困于徭役適郡符下縣德潤欣然力行計畝均役之法以方田履其頃畝以土會等其饒沃以出貢賦任徭役籍既具適南北多事征徵旁午按籍征之民大悅錄其事刻于石

鄧文原字善之綿州人父漳從居錢塘十五通春秋至元中辟爲杭州學正累遷提舉待制擢浙僉憲決疑獄人以爲神終國子祭酒博學工詩文善行草性嚴而行恕安貧樂恬屢拜清華多以疾辭人尤重之

邱岳字中人天曆間爲於潛縣簿興建學校勉進后學人稱之

胡頏洪武初歷刑部尚書及知平度州皆有廉平簡重聲累晉宮坊沒之日家無餘貲惟藏書數千卷

王榮字希仁永樂中以乙榜訓導仕至太僕卿天才快敏爲文不屬思數千言立就有西漢氣骨立朝五十餘年聲實茂著

周斌洪武初知登州九年登地並海民瘠斌撫綏有方民日熙阜勸學崇教使海陬僻壤興於禮義

蔣驥字良夫舉洪武進士授行人形神秀朗若游麟矯矯見之者知非常人官翰學典修實錄及永樂大典等書多所裁定仕至禮部侍郎

方賓洪武中由監生官至兵部尚書有能聲爲一時名臣

張昇字仲高弱冠有才識爲郡吏以清謹稱諸爲奸利者皆敬憚之洪武間超授吏部郎矢志堅貞終始無玷及卒上察其廉特給驛舟遣內臣送樞還誠異數也

梁大舉字仲仁成化志字與名互異洪武閒以人材徵授陝州判官卓有異政母老辭歸七十三卒家素饒裕而自奉儉約好士喜施長身高論在衆人中昂然野鶴雞羣也

金師古洪武初知分水縣修築壇墟敎民樹種後陞永州府同知民思之不忘

沈籍字尚賢洪武十八年進士授工部屯田主事勤於庶務以明敏稱官至兵部左侍郎

于敬洪武中領鄉薦歷御史春坊中允至江西方伯才能著稱士林重之

夏誠字克誠正統初由舉人任教諭清愼有志操擢御史土木之役扈從北征死難後追錄死事官

其子繼先至擢州知府

湛禮 字用利永樂進士累官韶州知府府帑歲貢藤爾產於南海禮爲疏於朝得免又浙江豪民二十餘戶皆投充軍戶以免權差列狀以聞得勸正嘗遣隸卒往樂昌法外需求令械來禮下敎旌令賢由是府役至邑皆斂戢以清白自持及引年歸貧乏幾不能自存

吳登 以文學薦擢給事中小心縝密受知文廟侍宸翰退朝不支妻子一言近親經歲不相接上益信之終鴻臚丞

孫子良 祖子華從錢塘移家海寧洪武閒貢入太學永樂進士選庶吉士與修大典拜武選郎成祖北狩尚書方賓從行子良以郎曹攝部事鈐制屬吏同列茲不能平輦口交姤謫交趾布政司吏夷俗素不喜學子良善道誘之漸濡德敎多有成者洪熙初薦起仕至參政少喜學詩所著有蝶城集

潘中 字大本永樂進士授楚府伴讀骨鯁負氣貌莊而詞雍與士大夫言計天下事正論侃侃同列皆敬憚之家法嚴整閨門之內肅如也

徐昂 字仲規永樂初由鄉舉授兵部司務陞刑部郎廉謹無他技有武士謝某者暮夜懷金來饋堅卻之無何昂致仕還過姑蘇病卒貧無以殮謝聞之爲具棺衾遣之人謂昂介持謝君長者

蔣琳 字廷振璧之子宣德閒以父任授職方主事從靖遠伯王公征討運籌設策屢有戰功擢至副都御史琳爲人果決清介喜於立功奉官執法萬夫莫回即禍福不計也巡撫貴州威望振肅藩臬胥吏咸悚然憚之擒斬草塘叛夷諸夷震恐然以操法嚴急卒爲懲家攜死

沈敬 字克欽正統進士授兵部主事景泰末謫戍遼陽成化初超拜河南參政歲饑民流敬及時振發全活甚眾計處榆林饋納供用不乏轉廣西左使時田州黃明倡亂殺逐知府岑溥敬受督府檄統眾征勦大致克捷觸險乘瘴深入賊巢竟中毒死官其子隆

吳福 字天爵起刑部掾屬以從征閩寇鄧茂七有功授兵部司務仕至武昌太守廉直不苟取嘗過寶應夜宿驛中獲遺金數百兩急呼驛官掌之詰朝牒付縣爲修學費尚書倪謙學士錢溥咸爲紀其事

金潤 天順中爲伊府長史以道匡輔忠誠懇至王雖燕見必加敬焉

張順 字弘裕右衛人高邁開聰襟抱灑灑工諷咏善鼓琴三爲學博務以絃歌

化入六年不遷意譖如也平生勇於爲義鄉人沈明嘗忤縣令陞欲陷之死適有井中屍竟坐明被掠誣服入覲囑丞斃之獄順聞之往告丞以人命至重君職爲丞當平反冤繫以補令缺顧可殺人媚人邪丞悟轉聞其事于上明得不死

張本 字孟端成化進士授工部主事累官知府歷襄陽青州吉安三郡所至挫豪右表揚忠節若楊文貞劉子輔譚節婦皆奏請祠之官至副都御史巡撫江西

李旻 字子陽成化閒鄉試廷對皆第一授翰林修撰歷官坊上疏終養不許官至南京吏部侍郎長身修髯才識高邁其學無所不窺善談議每發言如倒峽懸河四坐傾聽爲司成時敎範嚴肅家吳山下環堵蕭然不屑治家人業

徐譚 字汝容敏之子弘治進士歷官湖廣副使兵備辰沅有豪貴罪當死以千金賂譚譚卻之持益急後其人將代事者竟得從而釋反被深文詔罷歸囊橐蕭然居無華堂出無輿從性耿介好義赴親交之急輒傾貲室質弗渝也

陸溥 字原博正德進士授職方主事累官陝西參政猾難溥因事籌畫動中機要司馬卿倚如左右手疏奏皆屬焉璘誅連坐者不下數千人溥白于上原之又數京營諸兵馬素遮於豪右懸其籍者溥乃盡革之武廟南巡與諸省郎伏闕乞留不報世宗登極詔復先朝爭臣賜俸一級新淦有負固者溥出奇兵掩擊之面縛數百人議以其地爲峽江縣赴陝西至靈寶卒年才四十有五孫擢娶王氏學使蘇濬表其節

錢宏 字可客正德進士授刑部累官憲副在山東入搶巨寇王堂華鎮守無名夫役刑其厲民者拯章邱水災所全活萬人官至都御史督兵南贛建趙清獻文信國二祠爲人孝友歲稅所入分逮姻族人高其義

沈南金 字子輕嘉靖進士授評事至廉州太守處官以誠即竊盜猶覈其時有縱舍調頓州身先節儉以佐民急杜請託忤時貴坐是徙雲南鶴慶府移疾歸抗直簡素不能容人過任性獨往堅持孤核居家拒卻輿隸徒行里中不入公府蔬食布衣遇子姓嗃嗃至其奉親色更溫七十九卒

許貫之 字道卿狷介孤發舉於鄉十年不上春官攻苦食貧蕭然寒士登進士授吉水令時按浙使者吉水人也意有所屬即欲酬以浙事貫之曰如此則類貿

易有市心矣拒不可愛養部民嚮之若子權貴干請一切謝絕治行冠江右徵入諫垣七日歿篋惟故衣斂于親故是時仁和有憲副郭孝居官居鄉侃侃伉直每語人鄉賢祠薦藉同室我死有靈我人者我且爲厲擊其人郭死卒無敢議俎豆者顧鈴由鄉舉爲御史清方謹厚時布衣徒步里中如儒生人望而敬之

翁相

字輔鄉浩子嘉靖進士仕至廣平太守廣平爲嚴輔地郡守出入輒得陳兵幟羽葆儀衛甚尊寵縣廚稍稍不給相至悉罷去嘗單車行屬邑郡多盜白晝劫獄殺吏民甚橫相捕得其尤桀鶩者法之餘悉縱舍盜旋解散河北諸郡饑相不及聞開倉賑濟全活甚眾治行稱河北第一旦夕報遷相移疾歸矣居鄉耿介貞素不入官府與許右使友善以古道相切劘爲諸生時有嘗男子行未嘗對人言故其事不傳臨沒自志其墓

姚良弼

字夢賢父鐵有隱德江文昭爲銘盛稱其孝義弼舉進士授南刑部歷知岳州府有壕幹聲監司邏士酋橐欲寄府藪不許怨之諭河南運河尋轉知惠州嶺海險阻盜不時起倡設縣議民賴以安已擢雲南憲副備兵曲靖平霑益東川酋亂有功柄臣子責賂不得遂罷其官歸性廉介坦易閉戶讀書不問生產事異母兄甚恭撫其子如己子共食四十載歿幾無以殮

陳善

字思敬父荊獻博洽端方從王文成先生遊以貢司訓崑山善幼穎異從父遊文成門文成以任道器許之弱冠舉進士三令嚴邑權官伯郎督學滇粵梓經史寄課程崇行誼士蒸蒸向風所至俎豆之仕至左布政使疏止採金貢象諸大役無片刺通政府當大計纔上規勸數十言而已時多其抗直事見世廟實錄未六十引年獲子告歸講明理學郡中推爲主教賦性端樸步中規矩危坐終日無疾言遽色家範整肅庭屏悉題古人言行遵古禮尤好施濟貧人待以舉火者甚眾收掩道殣修治東新餘杭諸塘慈雲黃泥諸績壬午民亂惡相戒弗犯其爲重于時如此纂修杭州府志子植愧太學生端介有父風孝友尚義父沒二十年私居不釋衰經克以遷葬哀毀卒所著有自警新編

忠節

凡七人

鞠嗣復

宣和中知休寧縣方臘黨攻破縣欲逼使降面斬二使以怖之

嗣大罵厲言何不速殺我賊曰明府宰我邑有善政不忍殺委之去

唐恪

字欽叟以蔭登第累官戶部侍郎徽宗時京師暴水至汴再溢付恪治之浹旬水平因上疏願請天戒後拜少宰兼中書侍郎金人陷汴立張邦昌逼取百官推戴狀恪既書名仰藥而死

楊九鼎

字叔鎮以父任入官師襄禮變有書政後易利濟師天漢虜劫大散關九鼎疾馳駐河池縣復大散關又復皋郛殺僞元帥完顏阿璘虜大潰益發兵至都會蜀有新帥首招潰卒至雞公嶺復叛遂遇害贈朝議大夫

袁興

錢塘衛千戶戰諸暨有奇功不爲自伐又賞解銀甲易粟以食饑卒王師進攻雲南請爲前鋒力戰死詔贈官賜祭

陳鏞

字叔振永樂進士授禮部主事厚重清介擇人而交始官郎著郎有盛名宣德初死交趾之役

孫繼魯

字道甫雲南籍錢塘人嘉靖進士授主事仕至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忤旨廷杖卒隆慶改元贈兵部左侍郎謚清愍

余古

光宗初罷拾遺補闕宮近臣宰進言者古以布衣上書曰側聞陛下宴游無度聲樂不絕晝不足繼之以夜宮女進獻不時令人出入無節宦官侵奪權政隨加寵賜或至超遷宮殿已歷三朝奚用更建自古宦官敗國備載方冊今三省百司副將殿帥皆出其門此爲害之大者帝震怒始議編管言者救之送秀州聽讀

儒林

凡一十一人

張九成

字子韶錢塘人從鹽官八歲戮誦六經十四鄉貢從楊時學紹興初對策忠憤激烈擢寘第一趙鼎薦之召入著作庭時樊光遠首南宮汪應辰魁大對帝語九成曰殿省舉首皆卿門人對曰臣不敢以利祿之說誘門人惟知講明經術庶盡忠孝侍講進讀春秋因言日食之變本于惡氣惡氣之萌本于惡念惡氣所觸則日月薄蝕五星失序災及五穀怪妖造見爲兵爲火札瘥並至願陛下正心術以格人高宗悚然問和議九成言虜情多詐不可不察秦檜惡之謫居南安軍凡十四年談經自樂因自號橫浦居士檜死起知溫州惠利及民民至感泣學者稱無垢先生有尚書中庸大學孝經語孟說無垢錄行于世理宗以有明道功特贈太師封崇國公謚文忠

已上大儒故特揭之

全綬

幼受學褚仲都篤志研玩得其精微梁太清初歷王

國侍郎國子助教專講詩易

杜之偉字子大世以三禮專門父規梁奉朝請與濟陽江革會稽孔休源友善之偉少精敏有逸才七歲受尚書十五徧觀文史及儀禮故事時輩稱其老成侯景叛逃竄山澤陳高祖召除鴻臚卿勑撰梁史爲文溫雅博贍不尚浮華

盧禎字叔徵幼頴悟及長曉五經大義酷嗜周易孟子端拱初登進士第調補眞定東鹿主簿未及赴官卒年二十七嘗著五帝皇極志孫子問賢善書數十篇

關啓關注大中祥符中以進士起家壽力于旨歷守池台二州爲衛尉卿年八十歸老陳襄爲作鴻飛之詩請養于朝不報八子皆學行修立以進士舉者六人景仁尤著景仁子注字子東亦舉進士教授湖州與胡瑗孫滌裒瑗遺書得易辨中庸義及錄瑗言行藏學宮任至博士自號香巖居士有關博士集二十卷

陸滋字元象通毛鄭二詩易春秋既冠以文訓樂于鄉以母病不行後三年母有難別色終不忍行博極羣書或引以咨問者必章解句析卒不差一字問者退服謂終年讀書不如與陸先生一日語尤嗜風雅日哦不百聞有以家事鬬者麾使去曰毋溷我嘗治居材已具其鄰有以侵地紿之者滋笑與語吾忍以券自汝妄邪卽爲之縮材里俗襲吳越僞禮多僭志滋爲援典制家矯而戶正之敝俗頓革所著詩獻文論合二十卷

郎曄字晦之從學於張九成嘗編橫浦日新錄或謂曄世系與侍郎郎簡同譜曄曰我家自屋豈可妄扳華胄識者許之

李元綱字國紀號百鍊眞隱力學好古雖困窮操履益堅怡然自得不爲外物異端所搖奪撰聖賢事業圖集說三先生西銘解厚德錄言行編諸書

周倫字叔昌右衞人穎敏博洽正統鄉舉歷嘉定容城訓永寓教所至講讀不倦教人曲盡恩義事上以禮恥隨時容悅與人言剖析是非未嘗枉己以干勢權廣文三十年意辭如也喜赴人急難排斥異端有剛方之節貪儒者聞風畏之

方可立九役從子選貞任至安襄別驚自爲諸生時以孝友博洽著九敘愛之如己子人仕耿介端方刻苦操勵比歸敝衣冠徒北市中呂然古人也

文苑

凡四十四人

褚陶字季雅年十三作鷗鳥水碓二賦陶嘗謂所親曰聖賢備在黃卷中舍此何求吳平召補尚書郎張華見之謂陸機曰君兄弟龍躍雲津顧彥先鳳鳴朝陽謂東南之寶已盡不意復見褚生機曰君但未覩不鳴不躍者爾仕至中尉宋時有術舍褚遇皆其苗裔

宋廣之字處深喜清談初顧徽嘗著三名論以正四本之失時賢並爲論難而廣爲精詣

杜稜涉獵書傳少落魄不爲時知仕陳監義興琅邪二郡文帝嗣位以預建立功封

章孝標元和中進士下第作歸燕詩上考官庾承宣上知舉侍郎以百家詩有集子碣登進士亦能詩唐時錢塘以詩名者惟孝標父子

錢惟演俶之子字希聖幼有俊才俶嘗使賦遠山詩有高爲天一柱秀作海三峰之句少富貴能志學文章與楊億劉子儀齊名家聚書侔于祕府又多藏古書畫任館閣與修冊府元龜所著有典懿集樞庭擢髮錄伊川漢上諸集金坡遺事錄飛白書敘錄逢辰錄奉藩書事諡文僖

錢易字希白年十七舉進士御試三題日中而就有司以其輕俊黜之然自此以才藻知名

楊大雅字子正十歲作雪賦長月誦書數萬言端拱初登第咸平初交阯獻犀大雅獻犀賦召試學士院所著有大隱集職林兩漢博聞若干卷幼孤自立不安進取人知其爲有德君子子迪濬詠漸流風六人

沈遼字睿達遘弟少好學傲睨一世讀左氏班固書倣之輒如乃鋤植縱含自成一家長于詩歌尤工翰墨王安石曾布皆學其筆法趣標高爽飄飄然有物外意登第後游京師偶爲人書褶帶內侍買及禁中神宗嗣位厲精求治見之不悅會遣使察訪兩浙時遼爲吳縣令遂遭劾安石救之不能釋坐削籍後卜居池陽築室山雲巢杜門隱几聞作爲文章雄偉綺練曾鞏蘇軾黃庭堅皆與唱酬然竟不復起元豐末卒所著有雲巢編

沈括字存中博覽古今舉進士爲揚州司理編校昭文館書籍累遷翰林學士神宗嘗欲籍民兵備虜括言古人所謂輕車者兵車也今民間轄車重大推樸恐兵開不可淵遂罷括以文學著嘗上熙寧奉元曆編修天下郡國圖所著有春秋機括筆談長興集行世括于遘爲叔而少於遘併遼世所

謂三沈者也

楊蟠 字公濟章安人貫杭州嘗作百詠詩蘇軾守杭蟠丞郡與軾倡酬平生為詩數千篇

周邦彥 字美成博涉百家言元豐初游京師獻汴都賦萬餘言神宗異之命為大學正官至徽猷閣待制出知順昌府工文章妙音律其樂府盛行于世為人落魄不羈自號清真居士有集

周密 字公謹寶祐閒為義烏令入元不仕自號泗水潛夫詩極典雅善畫得意輒自題其上所著有齊東埜語癸辛雜志武林舊事

吳天秩 字平甫幼聰悟勤苦該洽杜門著書捽茹自適者幾二十年薦補太廟齋郎大庾尉俱辭不赴再調浮梁尉到官逾年沒有文集五十卷

張雯 字子昭其先浚儀人南渡居錢塘力學嗜書所居臨市衢構樓藏書尤精于律呂每眾坐聞樂輒俯首顰蹙曰吾其不免乎于時宋亡故官老校猶有存者從之問宋遺事朝廷宗廟宮室輿服朝會宴享生殺咸得其詳所著書曰繼潛錄書畫補遺墨記子田字耘已亦攻文詞田子肯字繼孟一字寄夢少從金華宋濂學所為詩文清麗有法尤長于南詞新聲

汪大有 字元量為詩感慨有氣節嘗以善琴受知紹陵宋亡從三宮北去留燕甚久時故宮人王清惠張瓊英皆善詩相見輒涕泣倡和語極悲壯或至文文山鋃鐺所作拘幽十操文山倚歌和之元主聞其名召入鼓琴一再行乞為黃冠歸錢塘與故宮十八人釃酒城隅哀音哽咽淚下如雨既歸往來匡廬彭蠡閒若飄風行雲莫能測其去留之蹟自號水雲子有水雲集自奉使出疆三宮去國所歷皇王帝霸故都遺蹟可喜可詫可驚可痛哭者皆收拾于詩劉辰翁為延譽目曰詩史

錢明逸 字子飛舉才識兼茂科父子三人皆中制科世以為盛累官翰林學士贈禮部尚書諡脩懿

錢惟善 字思復至正閒舉于浙試羅刹江賦為世所稱至副提舉有文集

仇遠 字仁近元初為溧陽教授工詩文一時遊其門者若張雨張翥莫惟賢者有名當時所著有山村集批點唐百家詩選

處浩 好古博學其為詩如不經心天然超詣流輩罕及

葉森 字景修早從貞白先生吾子行遊古文歌詩成有法則所著有瓦釜鳴集

白珽 字廷玉博綜經史詩文一主于理詩

逼陶韋書逼顏柳仕至副提舉著湛淵集

莫維賢 字景行好學能詩雅尚標致築別業于壺隱天竺閒遠屋栽杏號曰杏園日與騷人墨客游咏其中列二十一題時人比之輞川所著有廣莫子

梁建中 早嗜伊洛學復有志于文辭下筆滔滔數百言皆典雅成一家

張光弼 元季官浙省左右司員外郎卜居壽安坊剛簡亮達左丞楊公提兵鎮江浙時光弼用材略參謀其軍府事一時聲望赫然既而退處西湖之上敝衣糲飯著書賦以自遣大官貴人與夫韋布之士必叩門上謁君肆議論亦必幽為之盡天下之事無有不悉所居湫隘亘外囂塵闃如自署云晏居蓋欲自擬晏子云

張翥 字仲舉晉寧人父為杭州鈔庫副使因家焉翥少豪放不羈好蹴鞠喜音樂不屑意生業父憂之一旦閉門讀書受業于李存又從仇仁近學詩名重一時累官翰林學士承旨封潞國公所著有蛻菴忠義諸集

吾衍 字子行太末人從父避太學居錢塘性高潔博通子史百家篆隸逼秦漢詩效李賀雖眇左目跛右足而風度醞藉言笑可喜每自比郭忠恕隱居教授獨處一樓訪使徐琰來訪衍從樓上呼曰此樓何可當貴人登邪願明日走謝琰素重衍笑而去竟亦不謝也後以無妄被逮義不受辱赴水死諡貞白先生所著有楚史檮杌晉文春秋行世其他著作甚富軼不傳

瞿佑 字宗吉學博才贍風致俊朗年十四賦雜詩知名洪武中薦授仁和訓導臨安教諭周府長史師道振舉輔弼有法永樂閒以詩禍編管保安久之釋復歸原職內閣辦事年八十七卒著述甚富有春秋貫珠詩經正葩閱史管見鼓吹續音存齋詩集

王羽 字儀之洪武中鄉試第一登進士方正敦重恬靜自持為文根極理要

陳贊 字維成餘姚人徙錢塘洪武閒以薦授杭學訓導權翰林待詔進博士命役內豎沖和坦夷人咸親之官至太常少卿所著有自怡容臺諮藁

高得暘 字孟升洪武閒以文學薦官至宗人府經歷纂脩大典為副總裁博物洽聞詩文純雅所著有節菴集

白范 字以中才敏學贍詩格清奇所著有虛室集

王逵 字志道博究子史百家客至談古今滾滾不竭人或以難語詣之朗如也所著有蘭埜集

俞

和（字子中號紫芝沖濟安恬隱居不仕能詩善書翰行草逼真趙文敏好事者得其書雜趙款倉卒莫能辨）

徐伯齡（字延之號箨冠道人博學強記洞曉音律尤工樂府嘗著集資國數十枚考其音之中度者奏曲一章茶頌而協所集有蟫精雋二十卷）

馬洪（字浩瀾渾厚雍和敎授生徒以給其家事親竭力與人交露其肺肝善爲聲詩有長慶風致其詞調尤極妍麗皓首韋布而含珠吐玉所交皆一時名流每出游衣冠雜集車從都雅入名黜之）

吳鼎（字維新正德進士令臨淮臨淮帝鄉不可問卒以辦治倂屬設皇帝南巡侍衛數十百萬縣次續食中貴非分需索鼎持不與怒呼挺吳令鼎鉞身先吏民當之吏民爭前衛鼎反擊傷權貴人事聞逮繫詔獄嘉靖初得釋復原治所徵歷刑部郎遷廣西參議不赴鼎侃厲守高魁然負氣既令臨淮以直節顯益務爲危言雌黃天下士正議侃侃無旁阿態沈涵六籍旁覽百氏爲文宗法西京所著有泉亭集鼎子遵晦進士官憲副侃侃直亮類乃公尤善滑稽山人則有高讓字士謙王正道字子中常貞字景元何敬字彥恭劉子伯字安元李奎字珠山皆博雅工詩文名重海內）

許應元　應亨（字子春嘉靖進士知泰安州以苞苴不入忤行部者且棄官因移知泰州稍遷都水郎復忤分宜久之出知夔州府興學勸士低徊三閭杜陵之績庶幾同調焉已遷蜀憲副改廣西誅三巨獞辭功掩前官之罪人多其厚轉右使卒元與李何起衰復古爲武林倡夏文懸目爲錢塘才子弟應亨獨稟六朝初唐海內稱二許子次紓亦嗣其業一時文士奮起如郎瑛仁寶之淹書博物沈仕懋學之寄徵詩繪懷舜卿國賓之篤行修詞施經引之之役戈握管皆藝林之有聲者也元有蔣堂永部集春秋內傳國語史記鈔諸書瑛有七脩類稿卿有偓奇經註櫟邵集仕經有吳山社集傳世）

田汝成（字叔禾性穎敏博學强記流覽百家言學愚作述爲文沈涵環郁有東漢齊梁風尤善爲記事書纘纘多雅孜兩爲督學使者盛有文譽在閒中時尤得士心至今尸祝之有田叔禾集西湖遊覽志行世杭士自弘德來揚聲藝苑者汝成爲最）

田藝衡（字子藝汝成子以貢敎授應天博學善屬文自弱冠以詩賦著聲海內名公爭交雖爲所著前後正續集數十卷雜著數十種多聞好奇世以比之成都楊慎爲人高曠磊落不可羈縶至老愈豪朱衣白髮挾兩女奴坐西湖花柳下客至即其座酬倡斗酒百篇人疑爲謫仙）

楊旆（字汝承嘉靖進士選庶吉士出典二州佐濟南郡皆以平賦役與學校著名兩任江西湖廣僉憲皆有收閩盜功原其餘黨雋奕洞達闢嗣文士其詩清俊能爲顏鮑家言年不究用人頗惜之）

方九敘（字承天少慕千古莫託不朽長與海內諸名家倡和甚有稱擢禍除兵部主事守山海關明習邊務將卒悍服葦會肸毅散種食于民不微思多購羣書勤爲士子講析比行羣下泣送載路官至承天太守天性毅直屢忤鉅璫罷歸益討故業易綺麗人沖雅爲人高朗善論事才不究用咸惜之所著有方承天遺稿）

孫景時（字成叔右衛人性取介於世寡諸與越人應汪軫仁和卻鈍汀暉錢塘吳鼎爲友以陽明甘泉二先生爲師舉于鄉爲教諭遷份縣令劫例解饋雪平民杼狀逮豪右發其奸賊論如法無何解官歸作武林文獻錄杭州府誌意欲勒成郡乘副在名山未竟而卒）

周詩（令南陵任邱皆有惠政歷官都給事太常寺少卿右通政詩詞藻綺天才俊逸鉞情藝苑傲睨一時）

武臣（凡八人）

轅終古（漢人斬僂船將軍）

全琮（字子璜柔之子柔嘗使琮齎米數千斛到吳市易琮中逆給人空船而返頓首曰所市非急而士大夫有倒垂之患故賑贍不及報柔更奇之時中州士人避亂而南依琮者以百數琮傾家給濟與共有無遂顯名遠近孫權以爲奮威校尉授兵數千使討山越因開募召得精兵萬餘人出屯牛渚稍遷偏將軍黃武初魏舟軍大出洞口權使呂範督諸將拒之敵數以輕舟鈔擊琮常帶甲伏兵伺敵數千人出江中琮擊破之梟其將軍尹盧遷琮綏南將軍進封錢塘侯假節領九江太守吳會山民爲寇攻沒屬縣權分三郡險地爲東安郡琮領太守琮時治富春明賞詔拜款附數年中得萬餘人遷徐州牧尚公主嘉禾初督騎五萬征六安六安民皆散走諸將欲捕之琮曰分兵捕民得失相半縱有所獲猶不足以弱敵如或邀

迺虧損非小綜不敢徼功以誤國也赤烏中遷右大將軍琮身既親重子弟寵貴然謙虛接士貌無驕色

吳景

本吳人蚤失父母姊與孫堅爲妻隨堅征伐拜騎都尉領丹陽太守合孫策兵共討涇縣山賊祖郎爲劉繇所迫敗走景北依袁術術以爲督軍中郎將與孫賁共討樊能于麋於橫江又擊笮融薛禮於秣陵時策被創牛渚降賊復反景攻討盡擒之術僭號景委郡東歸策復以景爲丹陽太守

薛溫

吳越時胡進思廢倧立俶俶遣溫將兵衛倧于衣錦軍私第進思遣人夜入殺倧溫率衆救之倧獲全累官刺史卒諡正獻

鮑君福　修遜

字夔臣爲錢氏相賜田於錢塘今所謂鮑家田是也性沉厚有膽氣從軍以號果稱初從劉漢宏繼歸錢鏐累從征伐有功能馬上輪雙劍入陣望之若飛電屬陳章叛乃以淮帥命辟爲部職君福力拒何守奮辟奔歸尋制衛州淮將周本守信州屬侵其境君福斬呂師造擒馮敵周本僅以身免晉天福中卒諡思壯子修遜寡言語總軍整肅開運中爲戍將護李孺贇于福州孺贇叛修遜殺之傳首錢塘

成及

字洪濟性篤厚爲鄉里所重咸通中捍山賊逐序寇皆名遠振鎮將劉孟安謀亂即席奮劍將犯鏐及舉胡牀制之偏將盛造因執孟安就戮潤州薛朗叛命及征尋爲蘇州刺史淮人圍姑蘇常熟鎮將陸鄂巡檢郭周等以城應寇城陷及以禮見淮帥楊行密行密閱及府庫私寶皆藥物圖書而已由是重之至淮南辟爲行軍司馬及拒之至引佩刀自刺行密因厚禮歸之天復中鏐遊衣錦軍使武勇都將士治溝洫軍中多怨言及請罷役不聽俄而作亂鏐同至北郊微服將入城及乃代乘鏐車行與賊鬪鏐遂得入鏐性嚴急及至雖盛怒必釋其寵遇如此卒年六十七

阮結

中和閒以征劉漢宏功授散騎常侍後征常潤二州累遷戶部尚書

孝義

凡二十二人

杜栖

京產子受學善清言名儒貴游多敬待之祭酒何胤治禮重栖以爲學士掌齊冠儀以父老歸養怡情狀飲酒禮素肥父疾旬日間便皮骨自支及亡水漿不入口七日號泣不自持絕而復甦吐血數升時何胤謝朏遺書誡以毀滅至祥禫夢見其父一慟而絕[illegible]

年三十[illegible]

朱謙之

字虔光初所生母亡假葬田側爲[illegible]

褚修

[illegible]

毛存

[illegible]

鮑信卿

[illegible]

馬純

字叔良其先西域人[illegible]

褚偵

[illegible]

孟春

[illegible]

楊壽

[illegible]

火已及父尚在屋內與弟入覓之再三不得父子三人俱焚死事與春同

金洪 馨如里人事母竭盡孝敬嘗割臂肉愈母疾及歿刻木像工人以血料塗塑洪曰奈何以猪血汙母身刺臂取血盈盂周塗其像朝夕奉事如生時又體母意養貧女弟及其夫子割產中分之成化末奏聞

翁浩 字世宏自弱冠至耄齒未嘗有僞言過行事父母至篤出必告反必面既沒告於祠堂少壯老猶一日嘗入京師在舟中反側不能寐少寐輒見母病狀驚悟凡兩日北歸母於是兩日果感疾嘗與伯兄從子析貲時有故往吳郡還書誡廣平公曰吾誠恥是爾無取均焉廣平奉教祗取一二囊敝者與宗媚處祗老無纖毫介蒂

孫宗撤 字仲文居松盛里六歲喪父或他出雖雨雪必歸父沒負土成墳結廬墳傍以居終制之日羣烏飛繞墳所成化初旌　嘉隆間何倫林巒者有孝行與宗撒同當道表其墓府志有庠生王言刻母像事之如生又有陳其志刲股勇愈祖母病朱鴻刻孝經十二種皆學使者旌其門

已上孝子

范叔孫 性仁厚里中疾疫躬持粥藥恤療之有父

子兄弟同死者數家尸經旬莫收叔孫悉備棺櫬殯瘞人呼范義孝建初辟竟陵王中軍不就

范元琰 字伯珪父靈瑜卒元琰時童孺哀慕盡禮及長博通經史不以所長驕人祖母患癰嘗自含吮居家不出城市家貧以課蔬爲業嘗出行見人盜其菘元琰遽退母問竊者爲誰答曰向所以退畏其愧恥祕其名或有涉溝盜其筍者元琰因伐木爲橋以度之盜者大慙一郡無復草竊建武初召爲安北將軍不赴沛國劉瓛嘗表稱之梁天監中臨川王宏辟召辭不至

褚雅 字玄道梁末隱居茅山重施輕財拯物無厭營田既瘦以予貧者與人共居常旦起灑埽取水備以周給覓薪之人夏月移瓜容人來取

夏應祥 元置行諸路金玉總管府于杭治百工之事祥用薦爲其府大使陞軍器局提舉司提舉尋移疾去爲人端重詳慎處鄉黨謙抑自持不嗜烹宰未嘗以口腹傷物命素習岐黃氏書多市珍藥分施貧者錢塘地大物衆凡需藥濟者必集夏氏之門年七十三卒

葉杲卿 名曙避英宗諱以字行生而穎拔凡三試開封李高等在桂州有吳謚爲象州

武化分死其妻挈二女歸閩又死杲卿亨之娶二女爲二子婦家故饒財諸弟用之殆盡乃求異籍杲卿喟然曰家事至此由吾祿薄不足以聚親族汝曹何咎聞者感悅錢塘有巨石浮江太守以問杲卿乃按樵子五行志以應曰其嘗在萬乘乎未幾英宗上仙于是人服其多聞而始知雋子爲奇晉二子昌言祕書丞呂齡屯田員外郎同年第進士皆以學行政術知名

柴望 字宗禮性樸茂篤行義事有友金觀括蒼人隨父宦遊錢塘因家焉後舉進士爲學宮貧不能葬母望相其經營未克襄事觀竟以哀毀成疾卒妻亦相繼歿望哭曰吾友不幸至是哉且其子弱三喪在前吾責也乃捐家貲爲治喪事人稱其義

王潼 字本澄幼嗜學讀朱子語錄遂無應舉意聞陽明先生講道稽山冒笈往從三十六歲妻卒不再娶性好遊登泰山攬日觀望太行遊都門並海而南遵吳適越下武昌訪竹樓赤壁之勝兼工繪畫善諷詠

已上義士

歸瀵 字源之南良里人富好行義肩事砥迟前仁錢兩邑額辦馬價計每丁出銀二錢有奇貧民困矣瀵陳牒臺司請均之各邑奔

走經營罔恤勞費嘉靖癸巳杭守婁公志德爲議丁祇徵銀一分七釐九邑通共無贏縮又杭城獨有閘架每地一畝作二十閏科稅絲綿一錢七分五釐民困不堪沈裔滑具呈請依地起科鐵額銀派通縣督撫張佳亂奏聞報可民省重賦兩君與有力焉

已上義民附

隱逸

凡十八人

陸瑋 字文該後漢時納祿隱居于靈隱山

杜京産 少恬靜閉意榮宦頗涉文義事修黃老會稽孔凱一見而爲款交郡召主簿州辟從事稱疾去除朝請不就與同郡顧歡同契始寧中東山開館授學建元中武陵王曄爲會稽太祖遣儒士劉瓛爲曄講說瓛故往與游曰杜生當今之高尚也京産請瓛至舍講書傾資供侍子栖躬爲瓛生徒下食其禮賢如此永明十年孔稚圭陸澄虞宗沈約張融共表薦不報建武初以員外散騎侍郎名京産曰往生侍對豈爲白璧所回辭不就

林逋 字君復少孤刻志爲學景德中放浪江淮歸結廬西湖之孤山眞宗賜號和靖處士詔長吏歲時勞問逋善行草書爲詩孤峭澄淡居西湖二十年未嘗入城市嘗蓄兩

（鶴縱之則干霄久焉復入樊中時泛小艇遊西湖諸寺客至則一童應門延坐開籠縱鶴必棹艇而歸蓋以鶴爲候也將終有詩云湖上青山對結廬嚴前修竹亦蕭疎茂林他日求遺藁猶喜曾無封禪書卒年六十一仁宗賜諡和靖先生賜其家粟帛逋不娶無子教兄子宥登進士第諸孫大年集其詩行世）

徐奭（徽宗朝賜號沖晦先生故廬在城中又嘗居萬松嶺下）

吳師仁（郡守陳襄薦于朝充教授嘗肄業太學名聞縉紳應舉不第退居田里甘貧守道）

金應桂（字一之能詞章宋季爲縣介入元隱居風篁嶺書學歐陽詢畫學李龍眠築蓀璧山房左弦右壺中設圖史古器客至撫玩清談亹亹不休每肩輿入城幅巾筆衣望之若神仙云）

陳渭叟（讀書學道不混俗不忤物賦詩有天然趣隱居爲溪上成一歸名人勝士爭邀致之惟恐其去也所著粲陽篇葉森類集）

崔彥輝（號雲林生與上崇供吳興趙氏甥善篆隸詞賦畫亦超諸隱居貢藥贍橋中）

潘時雍（讀書賦詩廉介自持視當世富貴泊如也城東二百步有地十餘畝古井一宋鹽院故基也荒蕪弗治時雍購得之除治一畝爲廬其餘析而爲畦種蔬若干天稍不雨置桔槔井上出井水以灌溉整衣履巡行畦閒見菜色青覆地喜曰生意若此足矣擷其脆美以供父母而其餘賣諸市中以爲常自號曰灌園生）

王謙（字自牧父母沒歲時哭盡哀以爲常有女凡以篤疾弗嫁奉之如母客有非頹將相對修時不接一語市居左右皆華棟麗宇而謙壞將蕭然意消如也）

莫播（字仲與隱括西觀與劉士亨爲詩酒友讀史三篇慨然慕謝安石文文山謝疊山之爲人義氣橫發音節悲壯有古烈丈夫風）

孫蔗田（不知何名隱於西溪不受徵辟以詩文自娛樂所著曰蔗田集與同邑包太白名行相參人目爲西溪二隱）

周昉（字元亮讀書樂道恒以古人自期詩文典雅小楷有晉人意有西峰稿）

劉泰（字士亨負奇志特立不羣景泰天順間隱居武林城中好學篤行肆其餘力于詩精麗可筆爲一時絕倡每一篇出則號相傳誦南北之士來客江有者歸必得泰一詩爲重風雪中蕭然環堵吟咏自

得與王琦鄭厚相交善事母孝母卒號痾除常鬚鬢爲白所著有菊莊曉香雪餘倡和諸集）

劉英（字邦彥自幼篤學操行高潔其爲詩清奇俊邈天順成化間隱居不仕與劉士亨趙廷玉霍孟暘俞鳴玉結社賦詩名振一時）

王澍（字時爾性高元琳甫于俗讀古史諸書談玄論世自比豪傑爲詩效唐體寄興山水人以山人僻之貧鮮擔石儲而意常豁如與士大夫無所于請嘗借端敏胡公至滄州遇盜數萬人圍城下數日不解無懼色且爲設方略言之州官賊即解去一日卧榻上見屬外車從甚衆又桂一騎若將迎者一人執牌書曰齊東縣推判公事其人皆冬服山人悉以所見語內且曰吾死必以冬月已而果然）

孫適（字孟博博覽羣集有詩名孝親友弟弟遇官禮部少與翰林王洪善洪家貧親老祿薄不給適周之終始弗渝善行草尤精于素問鍼家術隱居甘泉里有東嚴老人集）

黃裳（字子重博通經史執經問業籍戶外多名士通顯者性辭介而家臨貧修饋之資竭力甘賸喪祭外與兄弟共之母事瞽嫂而子畜從子汝滄與子汝亨無異其孝友篤至如此以鄕賓聘堅謝不赴年七十卒學者稱爲鶴洲先生）

論曰郡志人物故有品目儷班史云夫大德不官大道不器褚于以之斯孔氏所謂大臣尹旦之倫也以至英雄將相冠冕人倫顯身日月之上蓋名臣之杰乎其次或操行或治績或武功要以不朽里閭達其道矣乃如忠近道孝要道儒傳道文載道瑞符明聖有由本焉隱至于逋倡有梅鶴書無封禪其羽可儀何必軒冕哉予生也晚末及遍覿金石之藏何敢妄爲品目惟是往志所陳類而錄之至如近代名公公論未定通籍仁邑例難槩收

隨地隨事附爲附紀疑則闕之以竢讀書論世者

寓賢

唐虞人一 許由（潁川陽城人寓武林山稽留峰其遺跡也太平寰宇記許由葛洪皆隱此忘返故號稽留）

戰國人一 荀況（字卿趙人年五十始遊學於齊襄王時最爲老卿三爲祭酒讒於楚以蘭陵令死著書數萬言本諸仁義其學大醇相傳讀書荀山今荀山寺其處也）

六朝人一 謝靈運（會稽人屬文美麗俊發在顏延之上每一詩出貴賤競寫宿昔皆徧襲爵康樂公宋禪後爲永嘉守肆意遨遊幽峻必造雖仕宋書懷子房魯連之志以至刑死幼處難畜寄養杜明師治中杜預夢東南有賢人相訪翌日靈運至遂建夢謝亭亦名客兒亭以小名阿客也亭在靈隱山畔）

唐人一 駱賓王（義烏人七歲能文與盧照鄰王勃楊烱齊名稱四傑仕至侍御史復以天后即位頻貢章疏罪貶臨海丞文明中與李敬業起義廣陵業敗遁靈隱山爲僧宋之問至寺夜吟不屬賓王隔垣朗吟之世所傳樓觀滄海日門對浙江潮二語是也質明求見則遯去矣竟卒於寺今天香院是其隱處）

五代人一 何溥（越州人識雲氣善地理爲南唐僕射大夫國亡溥大哭噴血挂冠隱芙蓉山假跡禪門不談僧話騎髮師事僧人而不拜每誦道德經必歎曰真聖人也孔子豈欺我哉專煉火化後果以火脫身今石屋嶺有祠）

宋人八 潘閬（字逍遙大谷人居太廟東巷內通易春秋尤以詩名落魄不羈交遊皆一時豪傑以預謀立秦邸太宗下諸路大索閬剃鬚髮衣僧服得遯曹彬疏以四門助教招致遂卒於泗）

徐復（字希顏一字復之莆田人家於杭范仲淹守杭數就訪問復占候多奇中精易卦天文地理遁甲占射律呂諸說康定中元昊叛詔求文武材宋祁林瑀以復薦召見問以天時人事用兵邊）

（防之策帝善其言欲官之不就辭歸禮以束帛賜號沖晦處士年幾八十居吳山下沈文通守杭榜曰高士坊）

朱弁（字少章婺源人紹興二年使金金人百計迫之誓死不屈嘗貞虜中虛實北和議成得歸獻金國所得六朝御容及宣和御書書所述北方所聞見事狀帝高其節有進用意秦檜沮之僅轉奏議郎尋卒於臨安府白龜池寓舍權厝西湖上智果院後四十年從孫熹宦浙中卜葬積善峯下）

范成大（字至能吳郡人紹興中官至吏部尚書參知政事以病請領洞霄宮居杭素有文名尤工詩高宗嘗書石湖二字賜之蓋成大別號也所著有石湖集攬轡錄桂海虞衡志湖船錄等書行世）

周煇（字昭禮淮海人紹興閒居清波門之南蚤學工文當世名公卿多折節下之家藏書萬卷父子自相師友撰清波雜志十二卷行世）

孫惟信（字季蕃工詩喜談蘘嘉定初棄官不仕寓杭湖山閒自號花翁沒葬西湖旁）

宋斌（袁州人少登朱熹之門學禁方嚴羈旅困祖年且八十臨安尹趙與權以父事之奏乞用旌禮不報死葬西湖旁）

謝翱（字皋羽福州人自號晞髮子至元末家西湖上聞文天祥被執翱悲不能禁失聲哭桐江有子陵臺孤絕千尺時天凉風急挾酒至其上設天祥主拜號伏餘作楚歌招之獨好佳山水遇輒恣遊沒友人移柩葬子陵臺南有文集二十卷行世）

元（十五人）

胡長孺（字汲仲永康人少博淹至元初薦入爲修撰以疾辭歸寓虎林山下慨然以孟軻自許誘引後學不倦其文章頗爲時所知屢典文衡七十五卒所著有石塘文稿五十卷行世）

鮮于樞（字伯機漁陽人仕元爲江浙行省都事因居焉風流文雅善詩歌尤工翰染與吳興趙孟頫雅相伯仲）

臧夢解（宋末舉進士元初官廣東廉訪使老病退居杭州博學有操守所著書有周官考三卷春秋發微一卷自號魯山大夫）

楊載（字仲宏浦城人後家錢塘少孤事母孝年四十以布衣召爲國史院編修官延祐舉進士爲寧國府推官博涉羣書詩文以氣爲主時稱虞楊范揭四家云）

劉瀍（字聲之蕭田人占籍於杭與劉汝並以德行文章稱一時）

劉汝（字師寧斷于之六世孫也元時占籍錢塘以文章淑後進與劉瀍齊聲）

楊維禎（字廉夫會稽人泰定間進士再轉鄉都監司令會四海兵亂浪跡山水間而居杭甚久始卜宅吳山鐵冶嶺故號鐵厓繼得鐵笛更號鐵笛雅好聲放名徹都下所著有史鉞三史正統辯胡傳補正富春人物志古樂府麗則遺音西湖竹枝詞數百卷高廟嘗徵之不至）

邱世良（字子正父璘由台州徙錢塘良幼穎悟讀書過目輒解父喪奉母以居日益貧教授市中經史百家之言靡不蒐究用薦爲海鹽杭州教授仕終松江府丞所著有梯雲集六卷隨筆二卷）

貫雲石（其父名貫只哥雲石遂以貫爲氏卜居鳳山門外自號酸齋名小雲石生而神采秀異膂力絕人稍長折節讀書目五行下爲文不蹈故常意旨出人意表仁宗時爲翰林學士稱疾還江南賣藥錢塘市中結廬龍華山林姓名易服色人無識者）

郭彥澤（河南人少有氣節高自爾許有葛先生者神於醫盡以其術授之避地武林自稱曰洛下遺民）

陳柏（號雲矯性豪宕喜結客嘗被命監鑄祭器于杭倪元鎮嘉其名來見張燕湖山開餽米百石柏命從者移置近所舉豆敵引披樂悉分散之顧倪曰吾在京時熟爾名蓋以米沽之也請從今日絕交嘗雲中騎牛拜米南宮墓平日喜居錢塘好古有餘而治才不足又不樂小官怒罵宰相年踰六十不得志而已）

繆倫（字叔舜東平人侍父宦遊錢塘至正中淮兵寇城執其父將殺之倫哀號乞免弗聽傾家貲以贖又弗聽乃自縛請代于是殺倫而釋其父）

張昱（字光弼廬陵人至正中爲江浙行省左右司員外張士誠起棄官不仕以詩酒自娛號一笑處士高廟聞其名召見欲官之因其老曰可閒矣又號可閒老人處西湖上寵衣耦食讀書賦詩以適其志所著有左司集行世）

薩天錫（雁門人寓杭風流俊逸杭之山多所題品）

陳基（字敬初臨海人九歲與兄聚從師於杭寓觀僑之陋卷星弊瓦腐夜雨暴至張蓋就寢不顧自扁其軒廿三數讀書不輟已受學黃縉授經筵檢討尋轉江浙行中書省郎中參左鎮將張士信道之以正請葺岳飛墳祠致祭自爲文刻石墓上出宦錢補刊西湖書院經

（史极洪武初召修元史成賜金還卒於道有衷白齋稿二十卷）

國朝（九人）鄧林（南海人初名善觀以南昌教授擢吏部主事成祖更之曰林後居杭詩文為一時推重）

孫一元（字太初秦人也善詩有逸才意態超脫望之如神仙中人往來杭湖閒而居南山淨慈寺最久有詩云道人占斷南屏景是也簡說時事率鑿鑿副名實用世之士樂與之交費文憲宏為相日訪一元於南屛一元臥不起久之出見曰海上碧雲起直接天台赤城大奇大奇絕不交一語文憲益重之後居吳興建業劉麟龍霓咸徙居湖與吳充陸崑暨一元結社遊號苕溪五隱）

王守仁（餘姚人鄉舉時讀書南屛後擒宸濠忽傳王師已及徐進遂乘夜遺發至錢塘謝病寓居湖南淨慈寺成詩六首存寺南山有陽明洞以公號名嘗建天眞精舍於龍山之陽每形於歌味卿今動賢祠）

薛侃（字尚謙揭陽人嘉靖間登進士具疏語侵時相永嘉携掠無完膚竟不變詞侃為王守仁門人歸遂築天眞精舍祀守仁其中時與同志講學精思力踐且為戒於後曰此講學公所後世王氏薛氏子孫世世無所干預）

諸燮（字子相餘姚人卓穎負奇氣除兵部主事以薦侃忤大僚謫茶陵南歸居錢塘匾曰梅隱隱居教授執經受業者如雲後倅潮陽丞郡武皆有惠政以難歸開化諸士走諸傳經棹過嚴陵濯足灘上溺死歸葬錢塘石屋山白鶴峯下）

祝時泰（閩縣人博雅善詩嘉靖初鄉舉官員外掛冠歸慕錢塘湖山之勝卜居西湖與郡人高應冕童漢臣方九牧沈仕劉子伯結玉岑詩社遨遊嘯咏以終其身卒葬錢塘有詩集行世）

黃省曾（字勉之吳郡人博雅工文詞與錢塘田汝成交莫逆嘉靖中來遊西湖號居南屏最久自稱五岳山人瘦骨輕軀涉險不假節策湖山之勝足跡幾遍談說形勝窮狀奧妙歌咏隨之著述數百卷行世）

馮夢禎（字開之秀水人萬曆丁丑會試第一人移居杭城築快雪堂抓出上額書其中曠達眞率精人倫鑒海內名士無不望門投贄嘗為祭酒引拔後進皆成名士世比之郭有道詩類謝康樂文類蘇長公走筆立就多不存稿制舉業有剡枝二卷與錢鶴灘唐荊川共傳晚製桂

舟舲書載歌妓春花秋月遨遊西湖竟月不返亦時與僧蓮池邵重生虞淯熙兄弟朱大復諸公結放生社人以為無愧白太傅蘇長公云是時司理徐桂字茂吳餘杭人博雅工詩尤長咏物喜蓄傅彝書畫稱賞鑒家祠部屠隆字長卿四明人歲歲來湖上入放生社戲咏甚富晉夢禎同年一歲俱卒）

宋登春（新河人號駕池山人性豪宕酒酣輒罵坐人莫能測嘗過邢侍御侗攪鏡大慟謂邢曰容鬢蕭蕭欲老謬欲浴骨長江巨浪中與子胥屈平遊不願松柏四圍以自狄邢笑罵之忽渡江詣徐宗伯學謨寒瘖未畢趣蒼頭買舟觀錢塘江潮適中秋日潮勢甚盛山人扁舟衝之作沈作浮轉聆而沒胡來朝李杭為作傳朱光祚曰山人嘗為遼蒲客時時諷王王不聽及廢山人忽不見）

莫叔明（字公遠長洲人一名更生字延年嘗讀短長書自號寒泉子性高邁動法古人年十七八即好為詩險詣卓經務于人所不經道忘情世味簞瓢晏如都守金邪衛辟為秀才後從居湖墅居臨古樹清流即其地坎焉遺介子穎死即埋我王世貞為志曰明詩人莫公遠之墓）

論曰自許由浪跡稽留君子之至於斯輒相駐也人生如寄所云寓賢直寄寄耳寥廓之士臨九邱促萬古縱心廣意方洋漭瀁之鄉又何必魚懸獸檻哉陸通之隱峨眉次都之去蟻陂豈惟栖遲蓋有會心處焉景物因人爰成勝槩物外冥搜此亦夷由不遠矣

列女

三國（后一人）

武烈皇后吳氏錢塘人破虜將軍孫堅聞其才貌欲委禽父拒之堅慙恨后謂親戚曰何愛一女取禍乎遂許婚為堅夫人初孕夢月入懷生策及權在孕又夢日入懷以告堅堅曰日月者陰陽之精極貴之象會稽功曹魏騰嘗忤策策將殺之士大夫憂恐計無所出后乃倚大井謂策曰汝新造江南方當優賢禮士捨過錄功功曹在公盡規汝今日殺之明日人皆叛汝吾不忍見禍之及當先投此井策大驚遽釋騰及權少年統業后助治軍國甚有補益建安間曹操責權質子權將周瑜詣夫人前定議瑜曰將軍承父兄餘資兵精權多將士用命所向無敵有何偪迫而欲送質后是公瑾議因曰公瑾與伯符同年小一月爾我視之如子也汝兄事之尋薨引見張昭等屬後事合葬高陵黃龍初追尊武烈皇后

宋（后一人）

章懿太后李氏杭州人父仁德左班殿直后入宮為眞宗司寢有娠從帝臨砌臺玉釵墜帝心卜釵完當為男子釵果不毀帝喜已而生仁宗進封婉儀初仁宗在襁褓章獻以為子已及即位妃嘿處先朝嬪御中未嘗自異終太后世不自知為妃出也明道間薨進位宸妃年四十六初章獻欲以宮人禮治喪於外丞相呂夷簡爭之用一品禮殯洪福院以后服殯用水銀實棺章獻崩燕王始言陛下李宸妃生妃死非命仁宗號慟下詔自責尊為皇太后謚莊懿幸洪福院祭告易梓宮玉色如生冠服如皇太后儀仁宗歎曰人言其可信哉陪葬永定陵廟曰奉慈慶曆中改謚章懿升祔太廟以福康公主下嫁后弟用和子瑋

吳越國（妃二人）

恭懿太夫人吳氏忠懿王母名漢月錢塘人指揮使珂女幼以婉淑奉文穆王元瓘性慈惠節儉居常布練每聞王決事有重刑者常嚬蹙勸以仁恕諸吳有遷授者峻阻之及入對多所訓勵有過失必面責之周顯德初薨年四十謚恭懿

忠懿王俶妃孫氏名太眞錢塘人端慧好學通毛詩習論延接親屬皆盡恩禮性頗嚴重不聽浸潤言下畏而愛之倘儉約居常未嘗為盛飾俶征毘陵孫氏守國遣內侍撫問將士勞苦賜卹其家果封賢德夫人開寶間隨俶入觀封吳越國王妃

以上后妃

三國（一人）

徐氏適孫翊翊領丹陽太守時嬀覽戴員親近邊鴻等數為翊所困常欲叛逆徐氏善卜筮他日欲餞諸長吏介徐卜之徐言卦不佳可須異日翊以長吏來久宜速遣乃大請賓客翊出入常持刀時空手送客鴻從後斫翊殺之逃走入山徐氏募追捕中宿乃得覽員歸罪殺鴻諸將皆知覽員所為力不能討悉取翊嬪妾欲復取徐徐恐逆之則見害乃紿之曰乞須晦日設祭除服潛語翊舊將孫高傅嬰等圖之至期設祭哭畢乃除服薰香沐浴更於他室施帷帳覽密使覘視無復疑意徐呼高嬰與諸婢羅住戶內使人報覽覽已除凶即吉惟府君命覽盛意入徐出戶拜覽適得一拜徐便大呼二君可起高嬰俱出共殺覽餘人即就外殺員徐乃復衰絰奉覽員首以祭墓

唐（一人）

馮孝女居錢塘少孤不嫁以養母母病刲股母死號慟嘔血既葬結草廬墓下焚香蔬食刺臂血寫佛經捨宅為寺以薦母長慶初詔賜束帛賜寺額曰報恩今錢塘縣有孝女南北二鄉又有孝子墓在寺後山古城頭

元（十三人）

朵那杭城東偉兀氏女奴年十九勤敏謹愿主卒宦他郡朵那奉主婦月謹主婦亦委以腹心至正間寇陷杭劫官民府庫至偉兀氏家無所得乃反接主婦梓下以刃彌頸上朵那獨以身敵主婦詰代死且告曰將軍所利者財豈利殺人哉家之寶貨皆我所壞主母固弗知若免主母我當悉與將軍寇喜即解主母縛乃探金銀珠玉幣帛置堂上寇爭取之又欲犯朵那身朵那持刀欲自屠曰我主二千石誓不奴他姓主況汝賊乎寇驚異捨而去朵那泣拜主婦曰棄主貨全主命權也妾受命主輸貨失身而全身非義也請從此死乃自殺

畏吾氏三女家錢塘諸兄遠仕母思之疾三女欲慰母意乃共斷髮誓終身不嫁養母四十年以壽終

朱氏杭人黃仲起妻至正間張士誠寇杭驅諸婦至令監守期暮且至朱懼辱遂與女俱竄死妾馮氏曰我生

何爲亦自縊既而仲起弟婦蔡抱其幼子與乳母湯皆自殺一門五烈

陳孝女

父業儒優游江淮元統兵起挈家避永嘉山中爲盜所掠僅留一女十歲攜之丐食以歸寄亙坐僂舊僕家且攜女就殊勝寺丐食頗憐之倂留哭傺供薪疏號居數月忽謂父云吾母墓在故居側聞主人禁樹將往拜埽父欣然俱與拜奠罷悲泣不已告父曰東平李知事與父投合比聞將北歸吾父子必從之父老子幼南北萬里何日可再至吾母塋下此所以痛也辭痛呼號聲振林木久而仆地視之死矣李義之因與墓鄰餘祔母塚傍時女年十四

翁氏姊

年四十不嫁至正閒寇附錢塘與弟忠一家門人誓結袂死於河姊曰河之死皆穢矣吾獨尋淨水死忠等赴河姊赴城陰古井死

曹處女

名雪字玉英年十三善鼓琴十五工詞翰母沒竭力營葬年五十不嫁常自誓曰死作處女塚至正閒錢塘喪亂處女閉戶三甘餓死傷康夫弔以詩曰曹處女自雪褻浮借白雪褻抱玉眞珠擊十三善琛琴不作漢上聲十五弄彤管不作花草情可憎媒與妁必嫁與公鄭英英馬上郎貂帽繡衣裳官家捉處士顛作處女郎昨日交處女幣今日催處女妝貯以黃金屋薦以白玉牀大珠連理帶七寶合歡囊大珠五十萬七寶百萬縫黃芊尾如扇文雞若鳳皇置酒結高寡長號起行觴處女誓慈母有死不下堂慈母莫微志皎節如秋霜嗟嗟曹處女處女節獨苦事母終母喪母墳成負士自髮五十秋五十終處女誓作處女墳南山華表往荒城兵火交三日不閉戶生作獨月娥死作黜畏女我作處女辭用徼城中三嫁婦

朱淑眞

警慧工詩詞藴藉沈蓄嫁爲市民妻邈除成施村惡可厭淑眞抑鬱不得志幽怨不平之憤多見之詩辭悒悒抱志死居恆事佛死後父母并所著作茶毘之宛陵魏端禮輯其遺詩得什之一曰斷腸集同時有魏夫人者亦能詩多與淑眞倡和

國朝四十一人

吳氏

山陰席祥妻祥遊兵來錢塘娶吳氏生子未晬而殁吳氏年二十六乃奉祥櫬渡江撫遺嬰姑患瘍痛甚吳氏吮之遂愈

陳氏

禮部主事鏞女未許聘禮部員外郎

孫迺未婚迪亡柩還女告父母喪麻至謝家且舅姑臨柩伏哭盡哀還服三年喪終身不嫁壽逾七十卒於家

胡氏守貞

父母物故弟宗信幼遂不嫁經紀其家及宗信長娶婦王氏名志清五年而宗信歿生子貢質女一守貞痛曰我終不可以嫁矣於是與志清相向哭誓死守存指比血食卧起相依宛如姊妹然志清則終身以姑事守貞每日開門鬻書得錢粗足供薪米鹽醃輒閉門治女事寒機雙杼一燈欲誠如此者十九年洪武甲子守貞年六十卒貢行三年喪

孫氏

嫁吳怡生一子繼方二歲怡卒後舅姑相繼歿孫氏鬻奩具以葬守節五十餘年壽近九十成化朝旌表

陳氏文婉

錢塘張景忠妻孝敬舅姑生子方孩景忠卒甫除服有諷其改志者唾去之攜孤日泣舅姑前舅姑亦泣下舅姑沒喪葬貧儉而稱禮

鄭氏

臨潼人父任杭稅課大使攜女隨任擇錢塘諸生包謙歸之謙舉成化己丑進士授行人卒京師鄭氏時年二十六父命迎回臨潼守制遺孤允弼方五歲鄭氏謝泣曰予歸侍父兄卽包氏宗祀絕矣遂扶櫬還杭家襲貧勤女紅以自給無閒聽夕寒暑十指皆攀課子讀書焚膏盈勺竟始就寢或誦讀稍息卽抱謙神主哭不輟聲子亦奮屬應明經官貴淮訓導鄰年八十三卒弘治中旌表

王氏

千戶華榮妻年二十歸榮越五年榮死遺孫尚幼素衣蓬首終日蔬素雖鹽醻不以人口不赴華宴家僅悉房諸外戶弘治中奏聞旌表年九十二卒

楊氏

幼暢女誠年十九歸錢塘孫玉承事舅姑以孝敬稱玉感疾甚斛楊封服和廉以進病尋愈逾年疾後大作竟不起年二十七人有欲務其志者輒叱絕之終身不與語屏去膏沐儉勤克家致二子宗藏宗綸以德義宗纖以孝著弘治中奏聞

陳氏妙善

年二十一歸徐泰皓越三年泰皓得危疾卒氏年二十門無子苦志不二事翁姑曲盡孝養託所親勤翁納副室生子富書心撫育成立徐宗頗以不總富亦感德氏悲母事之年五十七卒

魏氏德盛

蕭山人文靖公仲子完女幼有志操涉書史父患劇疾禱天以身代及笄擇配錢塘儒士鄭璽贊於家璽回杭得恭疾德盛聞之欲往侍湯藥離母邱夫人與之與行比至璽已瞑德盛至久

以帨自縊於尸側祖母解之歸渡羅刹江欲投水死祖母撓之氐家欲自縊家人環守之斷髮爪而齧無名指流血不止風中其患處而死宏治間奏聞表其門曰孝烈**張氏**錢塘民陸鎮妻年二十四鎮病故遺子榮誓死守志鎮有弟陸二郎娶婦倪氏二郎赴京當班身故倪氏扶樞回杭竭力營葬同撫姪榮底於成立正德二年榮以二氏苦節狀詣京具奏旌表雙節樹表於保安一圖嘉靖中燬無有修復之者**孔氏妙眞**右衞人歸錢塘金廣年十九越八年夫故子廷瑱方三歲廷瑞方一遇妙眞紡績養公姑及營葬具嫦居五十年居必重結衿犖出必彝帷雍薇雖兄弟弗同坐器雖童椎弗手授受敎子廷瑞舉進士官至光祿卿曾孫倖汀司理正德木旌表**于氏永壽**于忠肅公謙孫女年二十一爲給事張晟繼室成化中晟封滿刺伽國王道卒輿櫬歸于聞喪號痛嘔血欲死父母慰之曰若有遺腹幸而生子宗祀攸係始悟不復言死時年二十六不服華麗不食膏腴不踰闈闓撫遺孫成就閭學歷四十二年如一日嘉靖初旌表**勞氏妙祥**爲陳

經妻經病歿遺三女上無舅姑下鮮兄弟氏年二十七誓死守志織紝爲生敎育三女皆爲士人妻如沈廉州南金其一也平生閉戶不出至親罕觀其面守節四十五年卒嘉靖中旌表**呂氏**年十九爲金模妻模商姑蘇卒呂二十七聞訃幾絕奉姑育孤衣食不給冰蘖益厲訓子山成立遊庠序嘉靖間奏聞旌表郡城大火呂焚香祝天返風城南萬并煨燼金氏獨存人咸異之**蔣氏**生而端淑適郡學生姚經經舉於鄉踰年卒蔣年二十七呼天號痛奉舅姑撫孤女立子銘爲後又不祿以從孫彩嗣督家眾勤織紝不墮先緒復推贏資樹表里閒以彰先德嫠居六十年不殞戶闔不侈佛不接保姥年八十七卒嘉靖間旌閭**高氏**右衞舍人高拘女許郡學生陳文豫豫病大女聞訃號慟製服赴弔比發引哭送及塋矢不委禽居七十年抱痾沒**張氏**夫曰夔桂爲夔季子後於伯氏歸夔數歲季子卒舅氏繼歿遺孤僅五月年二十六養所後髮姑備盡孝敬有殮宗某者圖其室喉父張欲奪節婦志一日待大梃至呼節婦甚急聲色俱厲節婦大慟舉頭觸棺首爲

碎裂流血被地鄰婦數輩挾持之得不死諫泣謏拮据植孤冀其立也命之曰立雪較雷嚴六十年如一日立長登進士至健昌守嘉靖間奏聞旌表後數年立滿刑部考封太安人隆慶庚午二孫登名登瀛同舉於鄉瀛第一成進士官諫議節婦卒年八十六**錢氏**錢塘士人朱登妻年二十七登亡守志不二嘉靖中旌表**朱氏秀蘭**年十八嫁錢塘田鳳甫二年鳳死無子躬刺繡仍給月惟蔬素蕭然一室雖宗姻未嘗親面守志四十年卒鳳從弟鵬妻敏秀亦朱氏年十九適鵬市五載鵬疾亟秀刲股爲糜以進鵬竟不起遺孤大年二歲撫育成立不貌戶外垂五十年家故饒蔬食布衣以勵志操嘉靖中奏聞建坊故里稱雙節云**鄭氏**年十九適錢塘王應奎甫六年應奎病歿鄭年二十四遺二女梵梵子立誓死守志屏去膏沐服惟布素自終喪後銜哀飲泣不苟言笑人見其悲色慘容多爲悽惻晚年家簽衰就母家以養及女長乃就養壻家隆慶初年六十五卒**陳氏**舉人林萬春妻萬春疾卒陳氏哀毀不欲生慰諭周旋莫能解也竟遘疾死隆慶初

旌表**葉氏**適錢塘何材幽閑柔婉未嘗有頗色許語材忽感疾歿葉年二十五一女方在裸氏雖處富室而布衣蔬食志操堅貞六十二卒**郎氏元眞**崇化里人年十三字郡人高瑞既三載瑞出亡氏在室忽期以待後竟不聞返舅姑齋之父母欲更字氏以死誓父母不能奪欲往事舅姑父母弗許一日從容言曰吾向許身爲高某妻弟儳嬪於夫家願一識其門而還父母許之具舟悍送至門拜見舅姑如禮比曉父母促之歸氏曰吾今日豈有還理乎居數歲以孝聞舅姑憫其誠爲之置嗣後有假瑞來相聞舅誓不復能辨聞其述舊事甚悉喜曰眞吾兒也氏曰語言容可傳此當以形體物色之既乃察其無耳後痣非是遂拒之人更服其偉識竟室女終身隆慶中奏聞旌表年六十七卒**李貞姑**性端簡貞靜年十七許聘王日可王年十九病死貞姑號慟撫踴幾絕復甦屏跡小樓去銘華斥文綺祖衣蔬食形影相弔八載病劇他無所言祖屬取王生像一訣至已歿矣合葬王生墓**徐貞女**盡之三圖人許聘沈麟麟故徐年十九泣告父母製服赴

喪服竣親屬勸其改字號痛誓死眾不能奪奉[illegible]舅姑以孝聞終年紡績一室不踰戶限年踰七十卒

侯氏淑宜維縣人天啓初兄頊爲戶部主事侯侍母乇官邸而錢塘吳福爲工部司務娶爲子俊婦俊舉進士爲當塗令以疾歸竟不起子光世方幼侯含哀撫孤初俊在昨光世病疹卧侯懷中遺矢汗裙裙蓋美紅繪俟疾呼顯裙侯恐驚光世不動俊捉筆投之筆銳入目中流血被面侯不引手救徐呼侍兒取筆出目竟爲砂其篤屑嗣如此時年三十二母王念其早寡與甥俱迎至京師依瓚以居瓚時爲大司馬侯常指以風厲光世光世長舉順天戊午鄉試侯出俊進士時所上疏稿示之曰此而父志也故光世入官能紹父家聲

周氏妙江有衛人適王葵葵病嘗刲股愈之後葵歿時周年三十五諸子皆章擇葵語周曰吾家世困行伍若能使後人業儒以亢宗者吾瞑矣周變產膳家古日徵而訓課愈切子及孫曾皆爲諸生年八十七卒隆慶中撫院旌表

范氏錢塘人既笄歸同邑何文貴甫二歲而文貴以販鮮被風舟覆屍漂泊不知所之范抱二歲孤號擗江濱老幼聚觀皆爲隕涕凡五日有屍隨潮上止淺灘旁穢敗莫識既視其左手有約指在焉文貴物也遂舁以歸時年二十三守節不變正德中年五十七奏聞旌表

葉氏妙清右衛千戶榮女早歲喪母躬浴其屍取水注璧中哭則出而欽之茹素十餘年坐卧儼思恒若有見初榮代伯氏戍彭城永樂聞纍征計功拜前官臨殁語女曰吾赴戰陳出萬死得一官今中道死子震幼且弱族人利吾官者行且將不利於震汝以女子從一少後母其若之何語未既女哭慟曰請得事我母長我弟令嗣我父動終不從婚媾去遺父愛榮卒媒氏來輒峻拒之後有伯之子鱗果欲奪震官令人百計誘女嫁女剪髮碎面以示己志旦則爲震祈廝于天晝則勤女紅至夜分不寐以給衣食竟育震成襲肯終身不嫁母王氏弘治間守節受旌女獨不及餘杭鄒葬爲著孝烈傳

陳氏錢塘人適同邑朱道宏宏挾醫術攜家僑居崇德適海寇至邑人盡走陳抱持幼子與道宏相失遇賊賊追之同行給賊稍寬已置幼子井傍脫雙履投井中死時嘉靖丙辰歲

俞氏敬

淑錢塘人年十六爲本縣醫士郎經妻五年夫故痛哭服滿救甦長齋布素撫二幼女遺姑張庇己生女迫俞更嫁俞截髮斷指以誓百計窘辱志不可奪姑既嫁女欲隨去與族子諸生琪謀售住屋百金俞號慟欲死里人懼聞於易縣令判留其半與俞俞往因旌其節瑛卒鬻之與俞三十金逐出屋俞樹一稼雙節陛鎮家旁字二女若正若固勤十指以活后適人告以婦德母儀著冰霜之懷凡三十九年隆慶末卒年五十八賣所居屋以發合葬南山飲馬橋萬厤三十六年心湯訪實上其事

童大姑字克敬侍御漢臣女母夢星被憐女至生幼頤異七歲卯解內則信而行之十七適高某無遺大志姑不敢斥言第時時諷諫或形歌詩昧皆轉血以書冀夫感動二年鬱鬱幽慎死遺詩一卷大都諷夫思親語有古屆平恭姜之意

顧氏南晨里人適秦業醫不隹兼病疹廢貧甚爲父母所逐無所得食日惟恂水取府渣咽之而已病且死謂顧曰兩與我同餓而死無益徒自苦敦若更事他人厥既得所天吾亦賴爾幸少須臾無死計誠若何顧飲泣不答居數日秦父母擔酒肴來親其子相屬爲耳語顧度其必以己市也因卻不欽食比夜呼女出井上汲水令返取罌[illegible][illegible]入井死明日出其屍衣裳內外俱紉織連絡不見體人益烈之事在萬厤初親顧年甫二十有九

張氏錢塘人正德丁丑歸同邑陳綱嘉靖甲申生子聾而綱病流注穢惡不可近氏奉侍惟謹衣不解帶夜不就寢者數年綱竟亡氏年甫二十九歲謝腊粉誓死守志上事翁姑下撫孫禪家中落備極荼苦氏甚甘之敍子成立年八十而卒

潘聖姑五歲許聘童生孫登明以貧故未娶悒悒卒女年十八方食卽撫案廢箸而泣毅然欲往奔喪奉姑不得遂蓬髮垢面坐一樓或竟日不食累月不究若狂無何姑殁夫制亦將閉帰待奴日聖死當葬孫墓七日不食忽設飯一盂若遂真然給侍女出卽更衣房戶自經爲萬厤壬辰夏奏聞旌表

徐氏淑順[illegible]六適儒[illegible][illegible]卓然三年生子方一月夫故六年子亦故姑庶未亥時有不堪而賴徐女紅以活勤慎端恪姑亦已之萬厤三十五年五十二歲會恩詔表揚給粟帛

許三姑許聘童生化九經未嫁廿故蔡年十

（七聞喪卽持衣翦剃噴流血救甦奔喪躃踊壻姑樓剪髮食淡勤女紅雖至親不視其面）**聞氏**（庠生李逢春妻聞木華族而布衣惟作以奉姑章有德耀風愛憐暨歿厚嫁少女皆曲體姑意侍姑病至忘食卧月餘而斃姑小愈出寢見柩大哭曰吾失孝婦仆地尋卒慈孝之風閭里感歎）**錢氏**（歸張杞爲繼室杞尋舉孝廉卒錢年二十九所生子及前母子庶生女皆幼遺橐如洗氏辦麻刷箔晝夜力作供子女衣食內外姻戚吉凶諸禮皆絕懸夫小像舉案對食者十五年一日呼二子曰汝輩成立吾死可矣遂寢疾子婦進湯藥推覆不飲卒爲萬厤己丑歲）**沈氏**（千戶李承勤妻年二十五歲夫故守制五十年萬厤間奏旌）

論曰余覽錢塘故獻斌斌卓行清詞非獨丈夫能也卽女德𡺸𡺸聞爲故義比中壘傳列紀之不盡以烈論也要亦論烈尤難何也坤之謙妻道臣道

一也豫讓以不貳著烈已視夫遇主以殉名猶貳之也維烈女爲烈較然以不貳臨之無所爲而爲之也雖然今之烈果難論矣得見列名者亦可矣

紀事

敘曰邑之大事災祥本天風俗本地興除因之錢邑江湖之所縈絡苕溪萬山水出焉五方聚居城市填隘無深簷厚垣故水火之災居多其地兩建都城人文磅礴水陸輻輳輶軒駢集故侈靡之風日熾因天因地于以輔相而裁成之利亟興害亟除存乎其人則邑令事也爰摭故實各紀其凡以待事事者曰紀事

災祥

漢天漢五年夏四月錢塘江岑石不見（錢塘岑石復見載越紀書）

晉咸和六年六月有豕異（錢塘民家豭豕產兩子皆面如胡人其身猶豕）

九年夏四月甘露降柳樹

宋泰始七年春二月連理木生吳郡太守王延之以聞

齊永明七年吳郡太守江斅獲蒼玉璧以獻　九年秋七月獲白雀

唐大厯十年秋七月杭州大風潮（溺州民五千家船千艘）　乾寧三年秋七月浙江水溢壞民居　秋九月有龍鬬于浙江水溢壞民廬舍

宋天禧三年民謝文信妻一乳三子　景祐四年六月浙江潮溢（壞隄千餘丈事聞於朝遣中使祭告江神）　熙寧五年冬十月杭州地湧血者三（流入河腥不可聞）　建炎二年春正月杭州地湧血（清波門內竹園山平地湧血須臾成池腥聞數里明年金人殺戮萬餘人即其地）　三十二年夏六月大蝗（癸巳蝗飛入浙西聲如風雨至七月丙申飛徧錢塘）　淳熙元年秋七月錢塘江隄決（隄決一千六百六十餘丈漂居民六百三十餘家）　八月臨安大雨水害稼（水壞德勝江漲北新三橋錢塘田流入湖）　紹興二十五年夏五月太室楹生芝九莖（秦檜帥百官觀芝稱賀）　淳熙四年夏五月錢塘江隄決（決隄八十餘丈庚子又決十餘里）　秋九月錢塘江隄又決（敗瀕海隄二百餘丈）

紹熙五年十二月南山崩（臨安府南高峰山忽自摧折）　開禧四年春三月臨安大火震驚太廟降罪已詔（四日右丞相府大程官劉慶家火延燔料院右丞相府尚書省樞密院制敕院檢正房左右司諫院尚書六部工部侍郎廳萬松嶺清平山仁王寺石院佛庵親兵營修內司學士院物酒庫門廊屋殿及內中宮太廟神主冊寶法物皆移寓德壽宮是日百官盡去都亭避火五日和寧門鴟吻上火忽起有張隆用飛梯騰屋繫鴟吻碎之烟乃滅六日賜諸軍犒賞仍賑恤被火之家奉神主還太廟）　夏四月大水（西湖溢瀕湖民舍皆圮）　嘉定四年春三月臨安大火（焚省部等官舍延及太廟詔遷神主於壽慈宮三日火息乃遷太廟省部皆寓治驛寺焚民居二千七百餘家）　十六年大水　十七年春三月饑（令帥臣賑之）　紹定四年春三月天雨黃霧（是月三日天雨黃霧人人口鼻皆酸辛連日夜不止是夜

（二鼓望僊橋東火延燒數路至七日愈熾塵霧益盛沿燒踰萬家）五年春三月甲子朔有星隕於宗陽宮　咸淳六年秋七月慶忌塔池水壁立（塔前池水壁立浮苴發水蕩突人之或云中有黿妖又時有怪出水若鐵柱然）庚午錢塘江潮不至（是月度宗梓宮發引至浙江上候潮漲絕江潮失期日晡不至）

德祐元年壬寅錢塘江潮三日不至（元將伯顏遣人人臨安駐兵錢塘江沙上太皇太后望祀曰海若有靈當使波濤大作一洗空之潮竟三日不至）

元至正元年春三月雨核于杭州（壬辰黑氣亙天雷電而雨有物若果核與雨雜下五色間錯破食其仁如松子相傳爲娑婆樹子是年九月紅巾入城雨核之地悉遭兵火）

元統三年夏五月杭州火（作于車橋火流如烏孛如楠衝所指卽焚憲副幹欒公輩齊向火叩首曰火靈焚予躬勿民廬也言既風轉城郭郊保賴以安全）七年秋八月壬午錢塘江午潮退而復至　八年夏五月錢塘江潮溢（沿江民皆從居避之）至正十七年春正月雨黑水於杭州河池水皆黑　二十年春三月有異雲見（江浙儒學副提舉劉基嘗遊西湖有異雲起西北光映湖水時魯道原宇文公諒諸同遊者皆以爲慶雲將分韻賦詩基獨縱飲不顧大言曰此天子氣也應在金陵十年後有王者起其下我當輔之）

國朝洪武七年夏六月杭州旱（都指揮使徐司馬行省參政徐本李貢郡守王德宣相率禱於錢塘門外黃龍祠三日而雨）九年夏五月大水（田被浸沒九十五頃遣國子生田齡驗災傷）

正統七年冬十一月民程潤妻鄭氏一乳三子（給鈔米優之）冬十月湖水竭（自秋徂冬數月不雨湖水涸成平陸未幾少保于謙遇害）

成化十年夏四月郡城大火（望僊橋北河東蔣氏火延燒鎮海樓伍公廟海惠寺東嶽行宮巨樞雷院下逮宗陽宮南至侍郎府北至鎮守府東至巡鹽察院西至布政司周環六七里民居三千餘家）十六年春三月有五色鳥翔錢塘學宮牆（鳥文五色是日起送諸生李旻賦詩高自許可是秋旻領解甲辰狀元及第）秋八月訛言黑青入郡城

弘治四年夏六月大雨水壞稼（二十四日午後大雨如注抵暮龍井山鳳凰山俱發洪水暴漲渰沒田禾衝決雲居山城垣虎逸入蹲三茅觀次日獵而斃之）六月雨紅水于故都御史錢鉞家

嘉靖二年秋七月八月大風潮（七月初五日處暑時方久旱至此日狂風暴雨拔木約五六十處天開河等處海水湧溢漂流廬舍數百家衝決塘壩海水倒流城中河水皆鹹至八月初三日大風湧潮衝去太平門外沙場廬舍百餘所）三年春二月大饑（斗米千錢後增至千三四有司賑濟稻穀人六斗鄉民赴審枵腹候三四日饑死倉側并塗閒者甚衆）八年夏五月雨黑水　十年秋七月大雨水（浹旬不止西湖諸山水溢平隄）十八年冬十月有流殍集錢塘江（衢嚴等府大水漂流房屋什器男女至錢塘江者無算）二十三年大旱無麥禾（石米價一兩八錢餓莩載道富者亦食半菽）二十四年大饑（通浙連歲荒歉百物騰踴米石價一兩八九錢貧人有食草者饑寒所迫時疫大行餓莩載道）二十五年夏六月大蝗（自西北來凡二日所過田禾草木俱盡）九月郡城大火（十三日未刻火自熙春橋民家起俄頃遍于四方東南逾數里越城飛火至永昌壩達旦始息燒燬）

（官民廬舍一萬餘閒清軍察院鎮海樓俱燬）秋七月至冬十月大水無年（四五月大雨水苗種淹沒自秋徂冬不止田成巨浸草無寸莖米踴貴饑寒死者相望于道）

隆慶三年夏六月大風潮江海溢（初一日夜怪風震濤衝擊錢塘江岸坍塌數千餘丈漂沒官民船千餘隻溺死者無算）秋七月江無潮　六年春正月大雨雪（連六七日不止）二月三月恒雨　夏四月江潮復至（自三年七月以後江潮無波每日潮候止暗長水者兩年至是復至）

萬麻七年七月郡城火（二十七日晡時小營巷火延燒東里義和如松三里次日方息燬民廬千百餘家）八年五月大雨水（西湖水湧進湧金門船至三橋）

十年三月初一日兵變（先是巡撫吳善言減革兵糧每兩給萬麻錢六分銀四分代錢價僅得銀之半眾兵洶洶是日晨入軍門擁善言赴羅木營按院南關同二司到營安撫乃定）五月初二日民變（先是杭城內外宦家當鋪常被盜各街巷建置更樓夜輪民夫巡警深爲賈富差貧偶查不到罰錢太重貧民不堪以此訴擾而無藉者百十成羣將城內外更樓盡行打毀打搶富宦財帛督撫張佳胤遣兵分捕五十四人赴軍門斬首乃定餘黨二百餘人杖殺鎮海樓下）十六年春大雨水夏六月旱瘟疫盛行（自三月雨連綿至五月中止城內外水溢沈竈產蛙鼉麥禾俱無收米價騰踴至斗米二百錢人死者枕藉于道鬻妻女至空室者十家而八骸骼不收者滿山谷閒）十七年旱疫（五月六月大旱瘟疫盛行餓死者滿道白骨遍野婦女掠販過江幾盡）六月火起于木（登雲橋馬通政門首銀杏樹上烟起江干化仙橋木堆火起）七月大風（初九日大風雨拔木吹倒斜橋天水橋等共橋六座牌坊四座）二十三年七月有狗妖（大方佰里沈家母狗產一小兒即時打斃）二十五年二月湖墅大火（二十一日清明

忽起大風湖市北關外金家衙口糧船上火起燒北關官廳延燒東西兩岸直至牙灣巷江漲橋吳堂巷草營巷南數千家連船十五隻生員李中華父子兄弟三人相救焚死仁和縣二千九百家錢塘縣一千二百家）七月鴉銜火（二十二日有烏鴉銜穌祭到處旅火燒傍港四百餘閒）三十年五月龍井水溢（大雨頃刻高三四尺寺僧急開門放之奔流嶺下壞人廬舍亭堂內棺衝至飲馬橋轎中婦人與輿夫俱溺死）三十三年六月旱（錢塘江沙上有海鱓百條重數百斤民取肉熬油是月旱至七月無雨）三十五年夏六月大雨水（初三日夜大雨嚴州洪水大發漂流男婦衝下錢塘江屋宇有全漂去者中燈猶熒熒不滅竹木器皿無算）三十六年夏大雨水（四月至五月終大雨數十日夜不止水驟漲江上水逆入龍山閘進城西湖水滿從湧金門入湖舟撐至華光廟橋邊城門閉十餘日從清波門入府堂水深四尺黃泥潭居民水及屋梁餘杭南湖塘爲居民所決水直下欽賢等二十餘里一夜水漲丈餘墻屋俱坍溺水者無算得活一者艤舟以居一月水始退浩蕩若雲海無際稍露一二樹杪蓋二百年來未見此災米價踴貴一日斗米增百錢居民洶洶思亂撫院甘士价大守王[illegible]同縣令大撫[illegible]）三十七年秋八月大雨水（是月初七日起至初十日止驟雨晝夜不止初九日值鄉試士子無不沾濡舉子屋水深三尺踏木板上屬文南湖諸堤俱決苕溪暴漲西溪安溪復有水患）

論曰春秋災異必書儒者推言之本洪範五事附以事應俾主者有所警省論者譏之戊申浙西災不佞適丁其時茫茫烟海數十里民其爲魚父老相傳數百年無此異事用是兢兢奉上德意卹之寬繇繕塘發賑民幸緩須臾無死騷騷有秋矣嗟

予此詎盡繇天時哉故災異一也未災而圖遇災而救直見爲異耳非災也災已及矣猶泄泄憲憲謂運數或然漸漬至不可誰何此眞災矣故具列之爲修省一助云

風俗

人性脆而愚水行山處以船爲車以楫爲馬（吳越春秋）多淫祀好卜筮（後漢書第五倫民常以牛祭神百姓財產以之困匱）郡中爭厲志節習經者以千數道路但聞誦聲（張霸傳）火耕水耨漁獵爲業信鬼神好淫祀（隋書）君子尚禮庸庶敦龐（隋書）衣冠華止儒術爲盛（杜氏通典）習俗工巧邑屋華麗蓋十餘萬家（歐陽修有美堂記）俗尚華靡（王濟傳）喜兢渡日出宴湖上自春至夏居民空巷出遊（范仲淹傳）風俗自古浮薄而錢塘爲甚雖室宇華好被服粲然而家無宿舂之儲者蓋十而九（蘇軾上執政書）其俗工巧

羞質朴而尚靡麗事佛最勤（秦觀雪齋記）市賈謾欺取予不均富黠倚勢蝕貧詠利盜俠閉藏出沒無常俗尚浮屠揮施無節（蔡襄雙門記）家文雅而人英茂（趙與篡建學記）俗享再稔之利婦蠶八育之縣家蓄鶴膝之器戶衍犀渠之精（葛澧錢塘賦）俗僭宮室精飲食（歐陽公送僧慧勤）市列珠璣戶盈羅綺（柳耆卿詞）茲邦以德行文學風節事功顯考代不乏人（徐一夔告鄉賢文）制度禮文彷佛東京之盛（宋廷倖武林舊事敘）仕者咸以清慎相飭斷多無田園宅第（舊志）士夫居鄉者往往以名節自勵（田汝成西湖志）邇來士志詩禮居者敦孝弟而恥浮名仕者

貴清愼而賤矯激細民服勤所業而事居積就賓還涫雅非舊俗矣（成化志）民間首飾衣袴器用文軸帳題多用金箔塗畫歲糜不貲（西湖志）其人厚於滋味急於進取善於爲賈（地里志）

元旦先夕埽堂室五鼓盛陳花彩糕果於神祠先以糖豆米團祀竈謂之接竈（神祀畢以米團分餉家衆謂之歡喜團）次迎歲神次燃燭炷香拜各神祖先（各神祖先前偏燃香燭三日夕惟影堂則兼供茶飯至收燈後罷）家衆序立中堂卑幼拜賀尊長男子出拜宗黨親友謂之賀節家設延客酒三五行即辭出（是日中堂架松柴于爐中焚之繼以栗炭凡蔡炭三日點掛百靈香于木架插梅花于瓶中各神祖先前俱各置柏枝二大東晨興則以六月六日所取馬齒莧蒸熟食之其次序則自最幼至最老亦飲屠蘇遺意）立春先一日官府迎春于郭內之東方前陳鼓吹綵亭故事以導芒神土牛老幼塡集街路謂之看春其所歷人家各設香燭焚楮幣以迎芒神土牛幷用五穀拋擲之（人家供先延客則用春餅蓋亦古辛盤遺意是日焚松柴并焚蔡炭竟日）初三日後各攜酒饌紙錢展墓（不拘遲蚤收燈後止）元宵張燈五夜十五夜最盛自官巷口至衆安橋計里餘懸賣各色花燈謂之燈市人家各縛結山棚懸燈其上通衢或神廟前釀金裝結蓋山船燈（鰲山今人不設山棚間易以木近自文錦坊始懸額綵彩行者

改觀）簫鼓喧闐往來遊觀者至二三鼓始罷開宴則裝放烟火架娛客亦多造硝黃花筒相對鬬勝或粘藏頭詩于燈上揣知者揭去鄉村婦女於十五夜召厠姑卜問一歲吉凶蠶田豐歉是日爲天官賜福之辰民間多有齋素誦經者（俗於十五夜各以米團供神幷祖先訖大小分食之亦有於十三夜十七夜作米團謂之上燈落燈團唐白樂天詩云歲熟人心樂朝遊復夜遊春風來海上明月在江頭燈火家家市笙歌處處樓無妨思帝里不合厭杭州姜堯章詩四首沙河雲合無行處倜悵來遊路已迷却入靜坊燈火空門門相似列娥眉遊人歸後天街靜坊陌人家未閉門簾裏垂燈照尊組座中嬉笑覺春温燈已闌珊月氣寒舞兒往往夜深還只應不盡婆娑意更向街心弄影看南陌東城盡舞兒畫金刺繡滿羅衣也知愛惜春遊夜舞落銀蟾不肯歸李賀房詩斜陽盡處蕩輕烟輦路東風入管弦五夜好春隨步暖一年明月打頭圓香塵掠粉翻羅帶密炬籠綃鬬玉鈿人影漸稀花露冷踏歌吟度曉雲邊瞿宗吉詩十二首東家砍竹縛山偏西舍邀人合鳳笙官府榜文初出了今宵喜得晚西晴都司烟火揭高竿萬斛珠璣撤玉盤看到頂頭齊喝采紫葡萄上月團團南瓦新開影戲場滿堂明燭照興亡看看弄到烏江渡猶把英雄說霸王鋪金小傘揭高標紅藕青梅滿擔挑依舊承平風景在街頭吹徹賣錫簫傀儡裝成出教坊彩旗前引兩三行郭郎鮑老休相笑舉竟何人舞袖長寶蓋高懸畫閣深生紅繡帶細描金袖中好箇流蘇結萬轉千迴只一心香帶交垂八尺高紅燈影裏見絲毫傍人總道工夫巧一月香闊弄剪刀女伴相邀趁晚晴暫離香閣步輕盈當街怕有行軍見只向齊聲屋下行風簾球翠動紛紛笑語聲喧隔戶開明月滿街天似水不知何處香行雲文錦坊兩後市南闌竿挑過百花籃少年遊子誇輕俊拾得雙頭碧玉箬雪白春衫窄窄裁青茸狸帽紫茸胎燈前見笠）

（軍局甚新與官員養馬來　喝雉呼盧夜不眠東鄰西舍笑燈前明朝還要賞門戶里長來收坐櫃錢　村裏兒童暫入城隨羣齊上大街行歸來徹夜渾忘睡從此春田鄉去耕劉邦彥詩五首十三夜云近喜元宵雪更晴干門翠竹結高棚珠簾半捲將圓月玉指初調未合笙新放華燈連九陌舊傳金綸駛車城少年結伴嬉遊去遮莫雞聲下五更　十四夜云燈光漸比夜來饒人海魚龍遲暮湖月照梅花青鎖鬧烟籠楊柳赤闌橋鈿車過去拋珠果寶騎重來聽玉簫共約更深歸及早大家明月看通宵　十五夜云一派春聲送管絃九衢燈燦上薰天風回鼇背星球亂雲散魚鱗璧月圍逐隊馬翻塵似海踏歌人聆夜如年歸遲不屬金吾禁爭覓遺簪與墜鈿　十六夜云次第看燈俗舊傳寶箏重按十三絃人心未必今宵絕兔魄還如昨夜圓尚覺繁華誇樂土何須廣樂聽鈞天追歡獨羨兒童健靜對梅花憶往年　十七夜云繡簾寧地護輕寒明月來遲鳳蠟殘風埽烟花春爛漫雲沈星斗夜闌珊醉馱馬鞚還家去誰抱龍香隔院彈試看燒燈如白日鼇山無影海漫漫十）

六日有往養濟院施捨者俗言走此地後世可以不脫人身鄉村羣氓於此月內多赴江干天龍寺炷香祈蠶二月初一日挑菜會初二日戴蓬草并以和米粉作煎餅以應節物（自是西湖探春賞花之會日以增盛幼兒女輩則於家園作鬬草之戲）是月內民間輪年醵金祀土穀神祀畢爲社會飲（不拘先後於月內舉之）三月三日戴薺菜花出遊西湖（水濱多爲流觴之戲）清明門簷偏插柳枝亦戴於首家各設奠祖先出郭埽墓以紙錢掛墓樹上其米食用青白圓子立夏日以諸果雜置茗椀親鄰彼此餽遺名曰立夏茶（又俗名七家茶豪家飾室求奇鬬勝一啜間所費同

於宴飲蓋沿襲南宋時續茶之遺）端午先於朔日懸掛五色花紙於門（此古五色采繒辟兵辟病之意）以瓦盆雜植葵艾菖蒲至日焚紙移盆宴所先以角黍牲酒祀神享先畢家衆聚飲雄黃蒲酒先期親戚互相餽遺同於餽歲（先半月以前即彼此交餽其富侈者則以綵線繫結角黍多族花果於上僧道則以辟惡靈符分送檀越而醫家亦以雄黃末醒頭辟汙烏髮諸香餽於常所往求者人家多貼符於門戶懸天師像於堂中或用菖蒲刻天師像并刻艾作虎形畫蛇蝎等毒蟲貼之屋壁書赤口白舌盡消滅帖子爲禳禬飲畢則以雄黃酒噴灑四壁以祛諸毒）夏至鄉村設奠祀祖先（城郭則否）十七日府城隍廟炷香設祭（相傳神爲故廉使直臣周公新生辰）是月街市施茶至七月止（三伏施香薷飲）六月六日浴猫犬於

水濱（又采馬齒莧陰乾之以供元旦晨食）二十四日夕男子祀竈女子不至品用飴糖米團炒豆并祀土神（蓋禮夏祀竈之意）立秋戴楸葉并以煎湯澡浴七夕設瓜果爲乞巧會（殷富之家果列七品盆以餅餌婦女對月穿鍼乞巧以蜘蛛貯盒內觀結網疏密爲得巧多寡或採荷花養水盆中露置高所次日以灌手）十五日中元節前後五日依釋氏盂蘭盆法用素饌餛飩祀先召僧道施食焚楮衣點放荷燈以資冥福（有喪之家於十三日五鼓設茶餅祇迎先靈晝則具奠至十七日夜又具奠送之亦有無喪舉行者　張伯雨西湖放燈詩共泛蘭舟燈火閙不知風露溼清冥如今池底休鋪錦此夕槎頭直掛星爛若金蓮分夜炬空如雲母隔秋屏卻憐牛渚清狂甚苦欲然犀走百靈劉邦彥詩金蓮萬朵漾中流疑是潘妃夜出遊光射魚龍離窟宅影搖

（鴻鴈亂汀洲淩波未必通鐃誦趁月偏憐近綵舟忽憶少年情泛處滿身風露獨凭樓）是夜遊湖爲樂（先是八月之望多泛舟西湖自萬曆中太監孫隆每於是夜合樂放燈湖上觀者雜遝至今習爲故事傾城出遊夜分始罷比中秋夕尤盛）中秋以月餅相饋遺至夕宴飲玩月爲樂（餅有値銀數錢者昔惟中貴以饋官府而邇則民間豪侈者亦習爲之）是月郡人自十三日始多往江上觀潮至十八日止（十八日錢塘令以羊豕致祭江神而士女遊觀亦此日最盛古有弄潮戲者今漸革）遊西湖作賞芙蓉會（邇因官府植列芙蓉於蘇堤宴遊遂盛）各里釀金作會祀神與春社同重陽市中蒸栗糕插五色紙旗於上各家以供神并祖先亦有登高宴飲者（栗糕之供貧富同之登高則惟士人爲然餘多不舉）霜降前一日揚兵

於道以迎旗纛亦曰迎霜降十月朔日出郊拜墓（自朔日至月晦不絕）立冬採野菊煎湯澡浴冬至祀神享先交賀（城郭之牲果隨宜鄉村則以粢糕爲重今祀神享先之儀尚行而交賀寢廢惟鄉社師猶作四六賀節致語授弟子誦之致賀尊長）是月街市施薑湯盡臘月止臘月二十四日祀竈與六月同亦并祀土神（丐者裝貌竈公竈母鳴鑼叫跳索乞財物至此日止貧民敲瓶提鬼并弄臘梅以求施捨人家各拂塵換桃符門神春帖并粘鍾馗圖於門戶其諸過歲品物不論貧富各經營預辦鼓吹之聲鏗鍧相和僧道則作交年保安疏送檀越醫家饋蒼朮辟瘟丹於常所往來親戚互爲歲饋酒擔羊豕充斥道路）除夕先期具羊豕酒果三牲報祀城隍百神至日致奠祖先并懸掛影像於堂及夕焚楮幣以送舊神

畢架松柴門外焚之謂之籸盆（有喪之家止焚於堂中婣內）張燈熾炭合坐宴飲謂之分歲（各家以赤豆作飯留至元旦和新炊食之謂之隔年飯又有燃燈牀下謂之照虛耗或於除夜用茶酒果餌祀牀神以祈兒女安寢而禱竈抱鏡出聽響卜者）杭俗崇尚釋老其來已久每値相傳仙佛誕辰多往炷香設會如正月六日南山法相寺九日城中宗陽宮玉皇殿十五日吳山三官廟（七月望日十月同）二月十九日西山天竺寺觀音殿三月三日城中佑聖觀（有健適男子作雀竿之戲以樂神）二十八日古蕩東嶽廟六月二十四日北山雷院如此類者未能悉舉

論曰予嘗攷郡乘及聞諸鄉士大夫恆言先輩縉紳多惜名檢不以貴勢凌人居鄉杜門無敢武斷不與細民爭山林藪澤之利高風雅操足以厲士敦俗以故科第日增人文益盛家詩書而戶禮樂也迨夫今日文勝實衰風俗不侔往昔其閒有荒親之俗父母殯死戒媒議姻者有年老生子以庶弟承嗣長兄者有婦人陪弔陪殯轉相連引者有婚聚論財嫁女競侈服舍擬王室者有婦女侈珠玉皜素盈頭者有庶民鋪張盛麗多貸客貨家撫宿儲者有少年弄刀筆教唆從賭博遞爲小盜者

有僧尼挪菴簧鼓愚婦禮拜者有鄉中富室閉糴不貸四境之利悉歸質庫者有姦宄包攬錢糧亡身破家者有不逞之徒以人命爲奇貨橫索亡厭者此皆敝俗相沿莫覺不佞力爲禁戢未盡革也若夫一變至道返叔季而登淯古以竢後之君子

紀文

敘曰文以載事者也事匪載則弗彰言無文則不遠錢稱鉅邑藻林藪海媲美山川郁乎盛矣況夫軒客羈臣之所感慨騷人墨士之所嘯紓抗志烟雲鍾情邱壑者又不可以數計竹書石碣歲月消亡不能廣蒐厥作然有事關興廢利病可爲後世實錄者以類收之曰賦曰詩詞曰記曰雜著總曰紀文

賦

葛澧錢塘賦

錢塘據東南之都會號天下繁盛之樂土其山川之秀麗井邑之浩穰人物之豐景槩之美詳詢熟覽實浮於名攷按圖籍見於前人之稱述備矣因摭其大畧總而賦之其辭曰茹華大夫遺棄歊壓采擷芳英窮足力之所暨徧九垓而週行想見東南之域有名區焉據一方之都會萃萬景而數榮贏櫂首途荐罹寒暑始入其城徜徉蹝跨四縱觀贊紛錯呈露莫能識覽日眩神聳惕慓而驚稔聞橋藻光生謝迹人寰屏除俗慮繹黃庭之祕術轉征僑之高趣眠雲嘯月隱林泉之勝處迺滌垢心齋物躬緩步徐居衡門情恕厥故曰先生高卧久矣暫有攸聞願洞閒而悉諭先生飄然笑曰眠子辭氣若有所覩有弗當於中心者乎豈生於偏城下邑而未究雄藩巨鎮之浩積也邪子來前予語汝粤若一氣肇分二儀聿建有清有濁或合或散凝爲山嶽融爲河漢五方各殊號名爰辨島策篆素文該迹備題茲都督之大府上當星紀之纏次驗夏書之所州爲揚州之內地春秋之際屬吳春秋之後屬越竊秦統於會稽歷世藩於東北至陳始建錢塘之號當隋重置沆州之領總管府立於仁壽初徐杭郡吏於大業末唐武德時因名於開皇李子通後嘗附於公祏及正觀之休明隸江南之疆場開元中分東道之採訪乾元來歸江西之觀察厥後景福開掖鎮海軍之節度聖宋濟化制甯海軍而改易有山有川有市有廛提封千萬井丁黃髮萬千景槩之往美百物之富繁可指而言焉七雉維高數壽維厚巖然屹然長雲靄岸敞以商臺穿以修寶貲以陶覽覩以駕霄其出人有識其啟開有守內足以衞居止外足以樂戎冠冏表連亘五十餘里眈眈然虎踞麟伏羅峰列岫是爲州城城中則有東西之陌南北之阡岡達之衢九出之達開通且長方乾甚爽清流中貫蕩漾漣漪清艤來艤郵亭杭滑構禮會別去思披雲實石七星清輝吳門彩虹橫帶櫚楯夾柔常衆延實千秋晉明清湖衆安通偲都亭綺分瓜列各匯界分時則有嘯南嚮北南城西城開道奉國瀛泉水明中鄉清波朝天清平巡邏糾集書警宵通剎衎途巷標題坊號時則有通和延福廣文常慶興禮會呂義和從訓慈孝清觀安國延定通寶豐財紫雲立政大書深刻誇詡爭勝坊中則有暨英之垣墉肯郝之堂室上棟下宇以避爍淫構饋闢鏈以輝地闢緣窗朱屏畫簾繡幕聳樓閣兮千門叢綺紈兮萬闠或對臚而胥瞰或面水而隱楨崇庫列峙交錯雜出如櫛密比如鱗豈集夫家於焉而樂生椎艾於焉衙燕息鼇井潟飲實庫饑食漢志載用物常足之言隋史有尙禮悖麗之說牧之具甲於天下之稱居正敘繁會雕麗之迹邑屋華麗文忠公之記可儔萬屋相誇王文公之詠紀實祭侯云爲一都會呂公云爲天下劇伯鳳言地多奇勝沈立言人物安遙世守良工競精犇業續畫圖釋剞摩搏埴裂帛之機栽木之錄擲物器具交持遷擎百所爲備織徵罔闘背竊就攻豐阜積揷學古者不知力農之勞通窮者不知伎巧之法熙熙陶陶含哺鼓腹沐浴皇靈優游化國其阜通穰腑懋遷化居則建垂旌之思次分朝夕之三市旗亭五重術際百隧列族聚貨通閭陳次有所弍敍有地度量有式儔飾有禁大質小剞亮龍其言胥師肆長各謹其介江帆海舶鉛商閩賈水浮陸趨聯橋接武紅塵四合駢至義貯翠森衆傪揮袂飄衆息橡倍莊功辨良苦適有安康之斐金自膠汝南之著草魁甲上黨之石窮貨布綺南之綺衿襪綿其他球琳琅玕鉛松怪石蠙珠

繫絲桃榦栝柏金錫竹箭丹銀齒革林漆絲枲蒲魚布帛信都之褱固安之粟暨浦之三如奉化之海錯奇名異服夥夥堆積貿易者莫詳其生博洽者疇克徧識其承流宣化聽訟訊獄則有官府焉貴有正有貳有寮有屬騐有府有史有胥有徒牧伯之宇雄峙於爽壇廉按之司對列於通衢繡楯雲楣鏤儀文檢瓊幹虹梁藻并橑桴長廊廣廡連閣開庭碩碱緻砌遲彩紛數塞門內立儀詹谿如于曰植其畫戢于以通于軺車列鐶垂嚴警戒不虞詔倅自是以宣揚吏民於焉而森趨聯識之第殺等並建征商之局據要闢居闤屏靜兮東矢罕入帑藏啟兮金帛廣儲蟮磬摧酤秉式法而受投常平鎮城積紅腐而羨餘其歲月有會有討其參考有籍有書庭無壅滯粟師帥之明健人恥闕訟由易俗於恬愉其職供正取時運而益大府之用其休聲美政時傳而達天子之都毓材養士有學宮焉肄集有含勸講有堂模範有師切偲有友升降以齒而人遵長幼之序漸摩有素而俗安禮義之守春秋祭饗多儀必舉由是習先王之典歲時較藝工摛精分由是履循循之誘拔得圖澤之多

賢姝邦之君子楚材南金披穎神錐鼓篋朋來袍紛鷟集俎豆莘莘獻酬交錯歌唐誦虞詠仁蹈德長者皆不厭不倦幼者亦克岐克嶷日就月將自强不息人人號爲書淫處處稱其傳癖念夏侯拾芥之言慕桓榮稽古之力杏壇茂蔭扇習習之清觀泮水澄波漾明明之皓魄衣冠不特盛於鄒魯斷斷豈專美於洙泗輔助文德有武備焉養以稍食衣曰繒帛會曰什伍居曰營屯駐治崇節龍山水軍船務寶興捍江宇城統曰節制訓以五兵梓刃沙浦剔馬江濱大閎有時賞罰有經或揮左或揮右或三兮或五申暨暨諮諮堂堂丞丞蹝跔楻觿儦胂鸕鱸密須之鼓鬭雚之甲繁弱烏號黃闐千鈞枉絜殺鍛龍藻寵文偏裝重裘矛鋋飄英奮烏合兮其陣猛厲鷹揚兮其敵勃稔坐作進退孩徐疏數之節熟鉦鐸鐲鐃旗旂告猶之名器用犀鋭人習精明陣整魚麗法嚴柳督勇者壯者大以備不虞不庭弱者馳者小以充執役使令足以鎮南國之疆宇足以暢皇家之威猿府地之北有吳山焉巖嶭嵩隱峻崇嶭巘捺迭遷何刻隋可步英烈瀕莛架植其所伊昔楚國有臣子胥濤錄夫之

泣禰哀天屬之非亭解舸以析漁父渡汀而犇東吳五戰至郢而昭王大去破冢鞭尸而宿恥已除聲光旣振措國疆盛南服越人北威齊晉徒闔閭之撫封實子胥之輔政逮夫差嗣立宰嚭用事納句踐之幣遺欲伐齊而肆志雖輸忠讜之諫覘宿君心莫逃譏侯之謀終行說詐於戲身雖殞而德愈光事雖往而名彌彰設黔黎之愛慕建祠宇於高岡以迄于今餘千禩矣回廊邃殿覃覃增壯直誠大節藹藹騰芳顏貌如生濟濟鏘鏘孱夫觀之而漱儒志烈士遍此則厲剛腸駿駿巍巍夏屋大斂黃葬巖襲獻巘崔崔越軼埃墻炳燿淇雜仰攀雲兮俯杳眇是爲堂兮日有美堪崿棱彭控壓羣峰飛翬老拱誕巃雲際前瞻後盼左顧右睨江湖匒匌波瀾蕩沃翠屏碧嶂極目無翳夫尊崇之飾必因聖人吟詠而後得誰其詠之我仁宗皇帝夫景趣之佳必待賢者輯治而後顯疇其輯之前守臣梅摯由是天下想望而玩慕邦人咨嗟而欣憙當其陽和換發景物華鮮值清明之後或禁火之前依依之綠野無際茸茸之芳草連天樸春歡之燕乳嚶春恨之鶯遷汀蒲岸柳之裊娜紅葩縷萼

之芊緜都人士女妬豔爭妍鞋香鷁擁翠韉闐郭益郭累逑差肩駢衍傲路要遮鮮扁水畔遲遲問誰人之祓禊林梢隱隱知何處之瞰纜若日山之氣候則變態而無窮御躬遠望穹林隱藪出沒於杳靄嵐光翠色合散於空中移附近觀低坡崇炭彌絡聞莫幽禽野鳥嚶嚐舞歡州城之外有西湖烏泉流豁罹廣深停蕭淙浮漾濤止而清些瀛濤通漫動而聲些沙洲之垂柳綻蕨波心之浮圖弄影湖中迺有千艘荃橈萬舸桂楫綈纜輕維蘭棲闞捷行客遊人旁千雜遝或浮泛綠將之上或鑢泊他山之脅梵宇樸縟峰巒禱暨相構首東木心定水崇福興福惠明妙惠法善土宿其山有若外園其嶺有若鐵楚其亭臺則有眾樂集賢在焉徙履廻南淨慈佛惠招慶普寓淨因淨相眞如寶林其山有若南屏其嶺有若慈雲其亭觀則有發符白蓮在焉縱步尋西惠因香積法雨法空廣果賁國正濟六通其山有若靈石其嶺有若參嶺其亭檻則有流杯涵溪在焉隨德飛北普提招賢寶種寶雲普濤寶勝智果壽星其山有若巾子其嶺有若衣眉其樓臺則有看經英遊在焉傍西深入巖

谷谷秀上下天竺靈隱靈鷲爭出奇巘互獻垂岫煙籠黛染澤通雲覆十里之松徑陰陰萬脈之列泉溜溜又其西則南北高峰獨透羣嶺之表亭亭插天亂費浮岩在其下而可以攀搭光曳玉纏者也楨中巖巖則有孤山西林報國崇因廣化開閩屏擔層廁碧瓦或跨閣於陞砌或引泉於堂下在昔休道傲世嘉遊慕冥冥之高飛潔皎皎而率性齒居遂志遺眾深隱飄飄杖屨泛泛小樂去尋精利步隨幽徑縱鶴翔雲延容反命常留長者之車履至公鄉之迴蕙帳人虛而遺迹永存幾檢圓林而猶佳故境芬芳播傳而不泯湖山得是以增勝誕安步屧則有長隄隆隆防障橫卧湖心其長于尋其廣並輪增畢培薄完繕砥平跨以徒杠夾以柳陰其他巖日玉文佛手洞日煙霞香林石日鏡船隱士峰日蓮花白雲亭日夜講映發塢日大慈幾林塔日慈雲黃皮潮日呼猿石門井日金沙烹茗庵日永安寶雲泉日虎跑卧犀池日定箭湧金錢源龍幾袁松陳檜渦潴別嶼塢漾曲水綠竹有並生之奇偃松有八面之美小嶺有飛來之號高臺有翻經之志畫橋碧沼稱處逢之月觀屬亭時

時見矣或遠或近四週環列妙景幽趣殊蹤異迹名不可以彈紀足亦難於獨歷供騷人無窮之吟付丹青意外之筆故張祜載樓臺高聳翠岑之言賈島有煙濃景脫難狀之述春彼千頃見文正之句魚躍蟬嘶形舞欽之什楊蟠以百詠而譽佳元之以畫圖而顯飾每歲孟夏初旬八日郡人數萬以胥會鼓縱羽鱗而所福者天禧中故丞相王巽公始請為放生之會也永泗則草生水淺而葑橫深虞堙塞之漸力陳浚治之言者元祐歲前內相蘇東坡敷奏乞興役之策也廣手大哉東抵郭遷之境西接新安之際申畫郊圻幾七百里之地若稽古先建邦蕃衛以守民社以壯形勢設法備具莫盛於成周之世析之則有鄰有比統之則有鄉有遂豈王畿特私然舉六服皆若是故得內外同歡邈邇均惠國家大猷是經議事以制負觀典則損益其事總之有州附之有縣縣則分鄉以識別鄉復分里以表異惟此錢塘疆界既廣故立縣有十而縣之所治九十二鄉鄉之所管四百二十有七里高厚遷隰通疆通理其為縣也錢唐置號以華信出私錢而築塘餘杭立名因秦皇捨舟航道

登陸於潛鹽官始自漢家臨安富陽更山晉室孫矣分富春而析新城之邑我宋以仁和而易錢江之日南新立當禧化之年昌化改在太平與因或為緊或為望或為中或為上其為鄉為里制名取義亦各有所因號如日七賢因賦僊客如日新登因更縣額若茲之頻在所因商名鄉者也鄉云勤貴因命錢謬如云白雀因見白雀若茲之類有所因而名里者也生齒居聚翕牧養蓄有場有闕有歷有閭有桑有梓有林有泉饗煙相望雞犬相閒隱隱振振鄰垣緝聯欄秀蒸穗象耕鳥耘襄華蕃之重租散濟皋之香杭俗享再稔之利婦蠶入育之綿家蓄鶴滕之器戶術犀渠之精出入足以相友驅救足以相生聞暇足以相樂急難足以相存頒白不負戴於道幼疾各得所而安吳地皆俗歷世仍傳尊釋氏以崇奉習巫覡以相朱故蓮宮紛置五百三十有二而祠廣建立一百七十有三其為寺也在內則有若承天梵天廣慧竺林淨成淨住明心法雲甯邦延壽仁王國清寶月翠峰澄鑒福明在外則有若寶輪龍光書鐘瑞竹朱金龍華雲霄淨福靈耀普光圓通正覺昕慈靈巖圻平石

寶紺園洞啟淨土廣闢殿閣構敞廊廡深邃寶相璘瑞花香列衛光以聖丹飾以金貝專翊琳碧璘珉翟翡藻繡纖縟瑰奇層綴雕甍繪椽爭華競麗蟠幢互出搖搖曳曳梵歌唄音磬低鈸屬晨魚數擎散落民家暮鐘杳杳縱橫四起其為廟也近則武烈普濟福安福利福隆廣靈武甯衛甯保定立德護國始興夫差皋亭威勇老人遠則保慶與聖彰澤七松隆福迎陽安惠桑亭廣慶懷柔徐偃郭文塔山松溪白石崇甯雄姿偉貌仗衛森然或因功血食或以德顯名或嘗朝近世或數百千齡載于祀典咸秩其文傳記紀厥美實金石播騰聲芬至若旱潦流行札瘞檗起為歷虔禱肅將祀事立致感格戰符人意故茲信仰弗息弗皆若夫疆國形勢則有翠山焉屬風白鹿秦望鑿石功臣衣錦璧茂安國岩粵金牛流襄峻立石甑金峴玉座與邑阿頂獨角金樓華石峴日巖望巖日仙姥嶺日金聘峰日卓筆巖則虎頭雞棲龍池朱積催名山暨幽洞多巽事及靈迹或振奇於一時或罕聞千曩昔如臨平山石鼓響出唯張華有言用蜀桐可擎天井闢兮洄溢蔓增顛龍祠闊兮源深不可測

如仙姥則裴姥嘗居采眾卉之華藥因釀酒以當壚異人來飲授葉與具知日僊坑則有僊客回鸞駐蹕雞有獵徒之偶到剪昇自鶴之飛空和日金錢有僧智度棲隱山颺忽覩神人之出現因建精舍以相傳言其山勢紫岸峻嵴屹豈岩客覺兒崇巢崱巃嘯嵥猶雲之蒸猶休之疊猶歐之蹲猜陣之列或如琉垂或如佩委或如鼎峙或如壁櫃遠若若朝近者若撲在後若拱居前若輯線若篆蘺安若班伏搨若甑桓赤若禿鬍其上乃有蘚荔芷朮蒲黃牛滕桃李梅杏排橘棗栗薑蘆芋蒜葵蘇芹蕡榆柳楓檀桑柘梓櫟萸堇葰荊葦若茅荻髮蔓滋茂雨培露殖攢柯箏塋重菂枪集素藥丹秀紫房青壁麗藻燦燦芳鞋薇覆攜蘺森莘冒宿佇霅侯樵侯採莫有藝極噎嚐山雖多矣莫若天目爲大爲其廣也屏巖巔隙業繞盤磧連延貫歷週遺有八百里其高也侵接霄漢彌茫盼眠莫見其脊几三萬九千尺仰太虛兮日月低坐絕頂兮乾坤窄圍八極於寸肆撫四海於一息帶絡虹蜺蘀包块丸其上則有東西瀾可度谷塢澳湖蛟龍池其家坦乎兩湖對列若人之有雙眸茲其名曰天

目又有洞府三十六所每至深秋風雨晦冥而回測蓋靈異之所潛藏神僊於焉居宅異時嘗有徐五僊張道陵或餌霞而服氣或舉室而飛昇近世亦閒隱者結廬危[illegible][illegible]臥[illegible][illegible]守下瓶山半薈蔚紬臍如聞嬰兒之聲必有霧霈雲霄大雷大霆則其穹耀峻極後可知矣主之有神司之有責亂飄飄今宜蕨雲霏霏兮降澤霖霙其零祁祁傳及以沃我田楚以悠我秣榴山所蘆蘚布渚渾驂爾頻推霰斯可略言其木則山櫌山樗柤檍榾枌榆楫樧樺擷藁楮檜愢華褰葉喬杭樛垂蓊鬱夔蓟吐葩颭雜杉松青青竝榦接枝其高千仞其大百圍壖腫拳曲發亂儷奇蔓根鑠石落影卧溪其草則有若胥蓿蕃蔗芥葛鬣薊葉蘋旨蒻蕃蔴蘆蒿芊芊散葉茸茸合帶纖華勘鷹嗽擢豔異萬色爭妍千枝闘麗其羽則有若鷺鶯鶴鶴鶯鴿鶴鵝鶴鵝鵠鵠鶉鵑鶵鸛排虛軒翁千了參荎近呼遠應木巢草棲或叟尾而食或理翮而飛其毛羣則有若參懞白魁揄鼓猨撕蘺鑾霽錄鑣巖覓覓騷駁驟瞿彌流騈因或遁蔑密休或長瓊幽巖或瓢逐而琉雲杞或吟嘯而山谷寒若大疏通讙瀨則有潺

流焉溪則停辭石鑑類口上博無他平渡下沆簃石日茗日猷日松日葛湖則御息明聖陽陂臨平萵上南下明星建甯則查日北日高日谷渡則鹽橋廟山占渡刻口塘明武承捍海沙河其諸潭則浣沙玉兒浦則百尺去珠渠日五福緣日中外或始濬或增治或築以辭害或開而興利或因亭建名或因名顯義如停顯溪始於范蠡欲開鑿爲山通浙江之木因民弗田辭訴而停焉如南下湖修於歸現觀公私之大剛興利澤於撫窮因對上湖以立名焉在臨平潮則開通壅塞以顯祚得石瀾邊以呈瑞築捍海塘神疆弩射濤以弭衛決詩什投海以回潮勢茲惟流奇之殊逝因以播傳于後世言其經理開寶醴之隄膝相紹或遂之縱或溝之横或滷之廣或滄則深以刻以舍以寫以揚以蓄以止以蕩以均潦眾引出俾兒酒溢嘆則通入以遂耕耘噫嘻水雖發矣莫若浙江爲大焉自癸欽之深山合二州而海源濫流會派東下掄齊由建德注富春而後入想昔神禹行水嘗躬臨其厓厥後而守横渡會稽其應服乘之東馬儀衛之旌犀鍾鼓權磕邃埜生輝應足以暢文宣武普暨博

施若江流之浩蕩盡目力而妙森流洸濤濛從導潰還茲其深些湯湉渚減濺濺滅汎茲其流些貌也淩浤漏遲湃澤溟濼廣也漭決濼澐洄濟滓濛西顧則疑達濛氾東盼則恐盡扶柔歲時之潮有信不妄其大必於哉生明月既望其微必於上群之休下旬之半當星虛之政中異三時之汎濫誘激澎洴浩滸浣濱浴日之波浮天之浪沸騰回復其高數大砂觀若赴轍大兵貫弓捧載潰刃列扶爭先捷出猛奔急趣而俯仰又如白練飈空隨狂飈而舒卷飛騰於彼而聽之則岭峪之聲千車萬馬雜錯轟吼而前鄉又如破山疾靄悖神迅電驚天叢地而動蕩西觀浮石之隨出時玩睹樓之呈像離實往目而曠曠陽候傾耳而使懷厭無端倪稽盧賦之鋪隙狂拋猛過發羅詩之詠賞雄乎偉哉蝦山之江桐栢之淮亦有潮焉異若是也遠其平皆則湛湛波光彼蒼二色逾有躲艎艫艫纜饑鯛飾鯩鰷解斂舸擭檥艙鴉香載浮鼓棹舸健來溺破涙以濟以涉自西自寒或南或北輕飄鮎橹翊吳暮趍以言所產則有若鯀鯧鯽鰥鮫鯇鯸鰷鯨飯鮍鮒鯇鮨鰻鰈鯖鯔鰤鰆鰳鰵鱅鮭隨波去

來逐流出沒粲蔚交詠綱吾互撤其他水赫水草水嵩水鳥傳記鮮儁方言莫致筆雜諷縷而細近至若鳥雲入河兮俗仰諸葛之辭十石大豨兮眾嗟張儀之奇光怪生於先臝知孫氏之當興斂板而見長吏美凌統之肅祇柯相因湖舟而顯異元逝以老桑而爛癯寄魚還刀兮衛嘉子恭靈運欲王兮夢應明師猛獻報郭文之德鄉譽高叔孫之爲邦棘顯孫謙之潔猾吏異允恭之威江巖剖石而獲紫玉之珍康使繪圖而獻莫竹之枝仰孝義於公弁之門蔡道德於吳筠之碑詰傷駮假人服其明者張無擇之爲參軍也韞流雅前播於吳中者房儒復之爲州牧也梟尹盧於中江皈曹休於石亭征六安不務徵倖圍珠崖力諫無行則全琮之將略殊於眾也挺直致主剛穀不踏裁筆謂君舉必書還芴掘鬣髮之立則遂艮之秉節尤足尚也匠施及泉之工俗享勿慕之利二三散處永世匝廢則李泌之政誠可嘉也增築塘隄時其鍾泄以灌以溉勿滓勿室其居易之澤是足道也禪師振錫而歸淨界德興迹序以送之惠皎石壁而鑣法華元穫撰記以紀之候仙亭立於韓仲闡之任

觀飆亭掇於裴庶子之時見山置於盧子望冷泉建於元左司清輝之榜未掛幽致想嚴郎之觀度胥山之銘已刊敘實見元輔之芳詞虛白花開兮念賢牧之哉殖南庭記成兮仰子烈之施爲衙士識牛斗之王氣紹威薦羅隱之能詩錦樓集成兮傳元權之篇章庖人疾愈兮悟靈龜之酬私陳文惠以薪土易籠石而就工杜偉長自官浦至沙徑而築隄范文正發粟遊宴大施荒政之惠耳沈文通鈕治姦蠹人皆繪像以祠之砌石爲函接竹引水以涯六井散在聞里而一城足用者長衆陳公之恩以及民也因舊佛祠郴新道觀前倖錢氏之順服後作臣予之獎勸而表忠爲名者猜慮趙公之請以有立也以至仙人臺高兮聞琴瑟之青陌上花開兮起緩緩之詠燈市於祥符而尤盛九曲花王有吉祥而冬日豔異亭牓碧波於道左堂標中和於府內南圖之萬卉爭春別爾之翠睢殊麗羽宮之三敎名垂理公之石室仍置百尺之佛樓齊嶸後嶺之毆井禮被前建後增昔炊今與遠覽近收萃佳擅美棋散域中孰窮孰計先生言末既茆華野衢愕貽日富哉吉乎可謂多問而博識者

也僕嘗聞之有唐之世分符守土多用名曹望那老成宿望而名世佳士蓋嘗駿幸哀鳴拔書相府願擁朱轄一臂是境而終不可得者今茲先生輩曉猿侶夜鶴雲冠霞裳鴻飛通迹藝苑百家飽爛胥聽日玩山川之勝緊優爲聖代之員選其知幸予是言也播之天下傳之後世雖千萬斷之永足以知今重熙果恰極富樞貴比迹於二帝三王之盛際其籌方外地尚至於此則內之宸居帝都其皇皇之美赫赫之盛雖篤江河之辯禿南山之竹亦不能形容其萬一若茲山川祠廟之號名尚里景物之故迹因革輿攬之所由人材產殖之彼出拆古今之流傳備版圖之關失則將即此以叢實徐磬折而復請曰我宋中華疆境萬壘泰平一家名邦大城特勝相誇如大江之南則有建康劍鬭之西則有成都彼二邦者青山碧水與夫邑都非不眾且雄些然莫儷茲之盛者豈有說乎先生曰猗嗟二邦昔事詎忍言哉夫風聲氣俗繫一時理亂而盛衰景趣由輩情憂愉雖歷年已人而未能悉變譬若病既痊而尚覺梟擁劉備鼎分之時鄧艾鍾會之討伐東晉建都之後祖約蘇峻之戰爭

去世愈遠姑置勿談至其近代之事則可按典籍而推言稽昔唐季王綱縱弛姦雄伺隙而據關攘臂唾掌而競起僭竊位號者有焉逐鹿四方者多矣逮朱梁既立之後咸貸困而列時由是王建據蜀闢貽至後唐莊宗之時當同光乙酉之歲適部寢將已郭崇韜舉兵往伐所鄉犇潰翦除妖孽創平僭僞即以孟知祥鎮膺而臨治及明宗應順之初知祥復肆其姦計跳梁一方攫擊微晚豈非僻處方隅保棧閩靈閩之阻又幸中還之多故困得逞爪牙而傳噬乎富彼之時五六十歲之開經錢鐵而殘爭封豕其士際爛其民征鼓一遏則大羊竊伏士辛所至則草木兆發川谷半凝膏血居室盡桀罷膻我宋龍飛乾德二年爰命全被副以仁瞻統師西征入境問罪故蜀祖始降而翊嶺屬內若夫建康之事亦大同而小異始唐明宗本以徐溫而鎮守至晉天福厥子知誥遷竊位自稱唐裔還雄李氏建國立號昇殞環歸恃長江之險保兵甲之利我太祖之御宇應天神而順塞愛措元元之生命姑與包容之未取待其自寇十有五年輕肆楚騖終號神天致皇威赫怒而大軍首南擁以

[illegible]飛度以龍船驍兵銳卒既逾采石一入其城宇煜遂淪彼二邦者如成都之灌錦江浣花溪武都山錦里城與夫相如之舊壚子雲之故居君平之筮肆子美之草堂之類如建康之龍洞山白鷺洲烏衣巷華林圃以至齊武射雉之地鳳凰棲集之臺大江秦淮之波濤茅山蔣山之崔嵬之頻非無風光之美景物象之繽紛可以捜羅而賦詠可以悅目而然情奈何自前世之用武罹兵火之蕩滅頹垣廢址鼠穿狐穴殘刻斷礎燒昏塵沒幸逢聖世昌運大來睿澤洋溢而無類鴻恩其被其根茲道綴德撫薰醲涵浸一百五十載之久矣風聳氣俗雜移易而一於王而山川景趣猶未克遺邈於雅無征戰之邦也如論錢塘請中厥旨自唐乾符之後擁戎車者接軌徐綰劉浩之徒孫儒董昌之輩或壽螢於淮甸之邦或虜掠於二浙之內蘇常近境允常故都鞠爲戰場蕩爲兵墟至錢塘則不然賴守土以安居雖黃巢之衆不能逾臨安而深入雖田頵之暴弗克破北門而馳驅歷五季之後迄聖朝之初幾百年間按堵無虞干戈有備而不試四民奠枕於閭里方太宗皇帝之當天繄太平興國之三年鏐裔曰俶遂捧圖籍以所奮而獻焉是邦勤內日民日軍詎知血戰之旻苦疇當矢石之幸之剏歷休平八聖相承鋪鴻藻申景鑠灑德波敢皇明敘條備民風純小而任一邑之宰皆是榮途之遴選大而擁靡旌之牧莫非鴻行之賁臣勤勞勸課惠養斯民茲其繁富日增者也茹華曰二邦以戰爭而其迹若彼錢塘以効順而其盛如此非特其邦也三家苗裔盛衰周之且清時待士如皇天罔私蓋有賢而有否豈特用而特遺質以禍福報應之明驗實緣忠順惡逆之殊歸因先生之言將使忠臣義士聞之而咸奮又足以貽萬世茲究之永戒者也雖然是邦之內或今或古抑有遺美可以爲勸化之補者乎先生曰昔者范子安不受蒲輸之召命褚伯玉優林泉而自娛或追謚而褒其節或立館以安其居孫鍾色養而孝行感天成綸廬墓而紫芝題符或致司命之降顯或得旌表於門閭此其高尚之操純孝之行尊之榮之足以粉飾王政當今明天子將聖在上賢公相以道弼丞孜孜圖治勉勉屬精惟是崇化阜俗之本常加宵旰採討之誠逸民之舉孝廉之材旌表之式追謚之榮即聞講求而悉行矣茹華曰大哉言矣經國懿範豈非匪美實美風俗豈伊迹厚足厚人倫儀祿疏遠而難逢蓋[illegible]投獻於縉紳或因言以窮意將採摭而申明庶幾不負皇皇帝言言訖曳蹝而退

周必大酹三賢賦

蠅館主人獨遊西湖短棹扁舟夷猶孤山之下夜既久而無聲月將曉而始出仰而望之弔三賢之遺蹤張高風之遨遡叩舷而歌舉酒一酹而賦之歲元戢之宵中兮月既望而時秋鼓蘭舟之桂檝兮採芙蓉乎芳洲夜颺翳其未艾兮驂白鷺以爽猶儼望舒之始駕兮昇素蛻於海煦整余冠而仰睇兮叩余舷平中流望華嗣於山阿兮眷三士之高標難出處之異致兮亦分路以揚鑣維香山之忠正兮耿直節於中朝忤羣奸而見逐兮指新井以蒙嘲彼西蜀之老人兮抱素業於夔皋援斯文於未泯兮障俗學之瀾濤終一斥而不復兮病讒口之囂囂歲七周於海濱兮脫九死而歸敢邱痛二老之不遇兮越今昔而同傳豈鸞鶚之不可以爭飛兮抑驚驟之難於並遊豈柄鑿之不可以相入兮抑亦臭味之異於薰蕕素珠璣而貫魚目兮斥驟耳而駕罷牛笑蹤捋之羅劬兮轉龍驟之巨舟獨高人之前知兮遂選舉而莫招爰卜宅於茲山兮旅麋鹿而友涵穗卻鶴書而不受兮恐曉猿之怨號草萋萋其春榮兮葉靡靡而秋凋閱因時而不改其操兮孰謂山中之不可以久留抗高風而醒遠蹈兮追兩軌以奚蓋嗟余生之後時兮徒心旆之搖搖瞻清揚於髣髴兮拜遺像之非遙聊舉觴而一酹兮歌三疊而魂消儻微辭之可稽兮冀羈旆乎雲霄

王在晉浮梅檻賦

梅湖有梅筏甚瀕水閒其出以時逢春開花流滿湖面蓋梅湖僊人之跡具載志中虎林黃寓庸先生游黃山白岳閒泛竹筏而行谿澗載酒以浮翹然自適歸而傚式編竹代舟泝屋張幃中接滕可容六七坐酒鐺茶竈石枰竹几陛剛具陳時狎同盟劇譚竟日青山着榜垂柳拂檻平移屬楊靡所不宜放之湖瀕游人屬目曰黃先生來也而友生顏之曰浮梅

檻夫以芥爲舟則杯水可適此君爲侶則刳木無庸木蘭沙棠莫倫其巧貨狄共鼓乃遂其奇廣君之船獨浮沈湖之權再起斗牛遏漢菌桂淩風飛駕如雲聘覗成堦時而布帆無志翳薈可檝肯陽三樂男女老幼相引蟻聚棹湖昔人必汎槎而出爭奇構勝請平章于學士之堤散萼鋪棻共流連于傳人之圖乃有浮邱王于講傳其事而爲之賦焉浮邱子泛宅西泠之上有憑虛先生張幌浮槎駛靈山之斡吐迎春之華賞紫葉翫同心夷猶容與向方禊而貫躍伴漁父以行唫塵尾松杖牢騷清緒尚羊于滄波白水之間浮邱子造而問之曰嘻嘻適乎人各據其所有以爲適而予與子所有者寥廓之著宇淼渺之逝波不夜之素輝無音之清籟余弄寸鼓櫂藉轉移于長年受飄凌于風雨懼滂閣于泥塗而子織篾乘筏焉虛御風扶搖蕩濟任其西東覆以帷幙被之樘懷簷簣菌簬簦筏鑪龍質篙林於猿箠射筒纖未舊箭阿那翁茸苞荷椅節纂勢成叢郢斤伐之纈纜爲綜蕙纏紘連披雲緊空緣延坻坂擴于穠韓流湍投撒如簣如麗歊霧縫浡岩焉虛中寬其翻亂六盧流通滄洲縣邈岑巖憑隆遠邐長輸迴驍冥蒙于是列棼標以布翼荷棟桴而展舳抗麈龍之飛粱跨長虹而起伏恢幔亭之颯纚纜阿錫之尺幅素霧綺以籠絡舒升越而軿覆搶檣檻以卻倚內周深而若谷上飛闔以仰盼下裹裳而谿目狹蓬體之側陋悄肆筵之哆郁謝華櫰與碧瑠索菩菩于淇渙乘長飈以遨遊散焉蒸而解纓時高閻于浮桂結重欒以栩櫂駕乎基以短棹快流湍之駛速寮雲開之所憑託陽侯以稚轂消芬埃子中宸畦景曜之清淑披英葩之狎獵鶩芷蘭而紛艘時盤躍以流連乃耳熱而擊築上反宇以蓋載幹轉旋之地軸蓬瀛宛其中央懸寓歸于一掬泉室出其鮫綺冰臺麗其飛像居然陽烏之不侵美哉山河之四陳羨無翼以飛淩何須界遊而行陛爾其沉湖乍現遊雪爭響五出散落七寶醉青團以生玉畫以儒靈倚然獨潔冰肌泠冷種藥蘇耽尊生延齡淩煙蘢月落落疏星蛻嶠橋施流轉如莽洪池清蘂飛閒神行數盡晴碧葭菼蕃生吳卿太液清嘯長鳴翠圍青憮景櫂波平流霞飛扇柔檣無聲飲墅歎山野渡舟橫乘菡步輦乎被班荊迴嘽延爽大塊無

爭躍濤戲瀨浮白飛觥數流洗耳沈湎爲醒任其何之鳧鷺不驚傍天搖首誰濁誰清滄浪清兮以濯我纓留此濟川併用調羹憑虛先生躍然而起擊楫歌曰撫輕櫂兮流湯湯按急節兮謳清商江斐迢來兮海童駕于飛橋出乎大荒兮咸遊風以流翔舉眉霄之上隮兮宛長譽以昂藏闔懷幅兩輕驚兮汜浦激以汪洋維篠幹之數衍兮縱渙潢而無疆揚靈波于碣石兮浮昆明以葦杭陟雲漢以徘徊兮光燭明而高彰亂北渚而揭南涯兮傍周流以徬惶吾將與子共適兮盱盱于無垠之蒼茫

詩

唐白居易餘杭形勝

餘杭形勝四方無州傍青山縣枕湖遶郭荷花三十里拂城松樹一千株夢兒亭古傳名謝敎妓樓新道姓蘇獨有使君年太老風光不稱白髭鬚

溫飛卿錢塘

錢塘岸上春如織淼淼寒湖帶晴色淮海遊客馬連嘶碧草迷人歸不得風飄客意如吹烟纖指般勤傷雁經一曲畫堂紅濁莚金鯨瀉酒如飛泉

施肩吾錢塘雜興

酒旆溪頭桑嫋嫋錢塘郭外柳毿毿路迷鄰婦逕相問小小知今學養蠶西鄰年少問東鄰柳岸花隄幾處新昨夜雨多春水闊隔江桃葉笑何人

宋蘇軾杭州遊山

山平村塢迷野寺鐘相答晚陰生林杪落日猶在塔行招雨社僧共步青雲月送客渡石橋迎客出林棲幽尋本負性往事聽徐說錢王方壯年此邦事輕俠鄉人鄙貧職異類識英傑立石像興王遺址今岌業功動三吳定富貴四海甲歸來父老藏崇高畏輕壓詩人工議病此慾忞挑扶流傳後世人談笑資口舌是非今已矣興廢何倉卒持歸問禪翁笑指浮漏沒

蔡襄上巳日東樓

地上多於枝上花東樓凝望惜年華潮頭正對伍員廟燕子爭歸百姓家粉韓漸高山徑箭綠旗初展石巖茶流芳自與人兼老樽酒相逢莫重嗟

黃庭堅錢塘舊遊

薄宦飄然笑漫郎悲州花草弄幽芳莫敎景物添春色轉覺山川是異鄉南北峰嵩空入夢短長亭舍自相望湖邊山寺清明後想見蘭開祿水鄉

郭功父錢塘行

東南會府推錢塘高門雙開南斗傍門前碧瓦十萬戶曉色滿城煙雨香聖祖神宗造區宇應命最先吳越王不經兵火二百載地饒沃衍民康強蓮花紅白西湖芳南山翠影臨捲浸覽樓寶塔照日月塵埃不到炎天涼畫船羅幕盡尙捲白玉美人遊治郎年年中秋海瀰過萬頃銀山面前墮少年輕命爭弄潮手掣紅旗逆潮簸聞君此行承辭書佾樂能求汗血騎四時風物問吟嘯十郡兵民歸捲舒公閑蓄德聊自養承平功業還吾儒況君登朝未四十謹勿出處窮歡娛謹勿出處窮歡娛臨淵履冰懼覆殃

劉麟遊鳳凰山

紅朱戰袍騶騶馬冠帶將軍宛如畫前呵小堠有美堂前去弓鳴飛鳥下青林路人轉迢遞湖亭海嶽爭爲高誰知鳳舞龍飛外別有樓閣橫雲霄回顧左右皆遊歷人物江山雨英特風流清致梅嶺持嘉落襟懷石林石側身更上天上行好風吹下笑談聲山神川后領叟東遁走虎豹藏蛟鯨摩掌莽靳題詩去萬鼓叢中雜胡舞衆賓捧酒壽士人粹事自是擎天桂觀山看水時一來錢塘吳越何小哉指點中原百城在功名遠人有幾會

揚載錢塘懷古

西湖清濁片天開鴻雁鳧驄日往來黃道星辰環太乙紫雲宮殿擁蓬萊能文鏡奏王襄領獻壽深傾阿母杯九域輿圖今遑柔說法黃龍聽貝葉緇經白馬馱誰信一無超眾有祗今塵土重來過

趙孟頫

東南都會帝王州三月鶯花非舊遊故國金人泣辭漢當年玉馬去朝周湖山靡靡今猶在江水悠悠只自流千古興亡盡如此春風麥秀使人愁

潘子素

海門寒日淡無暉偃月堂深玉漏稀萬竈貔貅江上老雨宮環珮月中歸內園鶴鼓催花發小院珠簾香雪飛不道帳前胡旋舞有人行酒着青衣

仇遠

漸山南渡蕭衣冠尚有西湖風雨寒鳳鳥不來[illegible]無寂叙夷何在水漫漫荒陵樵採官猶禁故苑昭花客[illegible]看惟恨餘杭門外柳長年自了送征鞍

陳旅

武帝親祠太乙神流光洶旭動星辰行宮中禮不存溪鄣道山河已易秦香遲至今號木客露盤猶復泣金人紅燈幾點東風裏猶是元宵一度春

薩天錫

鳳凰山色老秋風萬戶箏歌落照中鐵甲屯江潮不上天星落海地俱空東南都會衣冠古吳越人家水土同惆悵錢塘江上月年年荊棘照邊宮

張以甯

荷花桂子不勝悲江介紫華憶昔時天目山來孤鳳敗海門潮去六龍移西屯漫世終無策庾信哀時尚

有詞莫向中原誇絶宋西湖遺恨似西施

楊維楨

天山乳鳳飛來小南渡君臣久六朝劫火不燒楊璉塔前鋒猶抵伍胥潮燐光夜附山精出能氣秋隨海霧消惜有宵人斜畔月夜深猶自照吹蕭

明　劉基

澤國繁華地前朝舊此都青山彌百粵白水入三吳艮嶽銷王氣坤靈肇帝圖兩宮千里恨九子一身孤設險平天塹偷安負海隅雲霞行殿起荊棘寢園蕪幣帛敦和議弓刀抑武夫但聞當宁奏不見立庭呼鬼蜮昭華衮忠良晩屬鏤何勞問社稷且自作歡娛杭稻來吳會魚鹽出具區至尊巍北闕多士樂西湖鷁首馳文舫龍驤舞繡襦暖波搖裝積涼月浸罹瑜紫桂秋風老紅蓮曉露濡巨螯擎擁劍香飯游雕胡蝸角乾坤大龍頭氣勢殊秦庭述指鹿周宮歎鷺鳥玉馬達京華銅駝衛路衢合容天地廣養育羽毛良滿檢驛包貢塗泥賦上映斷犀埋越蕪照乘走將沐弔古江山在懷人歲月逾蘇曉空泐解歌咏已唐虞鴉革愁何極羊裘鈞不迂征鴻暮南去可首憶蓴鱸

謝鐸

中原無地避腥擅誰向天津問杜鵑司馬不回元祐政困龍何待靖康年多方謀國終浮海萬死孤臣忍戴天應是厓山九泉下共將清淚泣還淵

陳完

邊城捲地北風飄泥馬南來駐六橋汴水故宮空有月海門沙激安無潮銅駝夜泣霜華冷銀雁秋飛王氣銷五國城頭魂不返傷心誰賦楚辭招

甘彥初

落木驚波入虜塵新亭空集北來人神州未復英雄老王業偏安歷數屯壽騎星屯潮捲夕六宮雲散草生春百年江左倫安許泉下惟應泣老臣

王逢

王氣陵空散曉霞虎闌蠲閤靜細花中天日月低黃道滄海風雲冷翠華望帝神遊蔓子國烏衣夢屬野人家當時舉目山河異豈但紂顏泣塞旃

徐震

黃沙漠漠起邊烽萬里山河落照中奸佞遽成南渡計英雄空誓北征功冬青樹老無遺種瑞石山荒有廢宮此日經行弔陳迹野花和露泣殘紅

李季衡

好誠和虜正憑唆河洛腥膻暗甲兵無復漢光收故物空餘周顯泣新亭北來勍敵多如雨南去諸孤散似星俯仰不窮千古意夕陽西下亂山青

徐楊

萬疊吳山入望遙行人空自憶前朝萬家花柳春光麗百戰河山王氣銷湖上草深蘇小墓江門風送子胥潮可憐一片遺宮

月不照繁華照寂寥

高孟昇

錢塘十景詩

西湖夜月

共說西湖天下景秋來有月更奇哉寒波拍岸金千頃灝氣涵空玉一杯桂子遠從雲外落藕花多在露中開酒船清夜乘清興絕勝笙歌日往來

浙江秋濤

秋滿吳天明月中潮頭萬狀駕西風雲驅蛟螯雷霆[illegible][illegible]擊纜碕渤海空自古江山詩壯麗至今老父[illegible]共崙諸溪近洧徒相應氣勢邪能與此同

孤山霽雪

山頭白白六花鋪水面青青一髻孤翠鳳搏雲朝只闕玉樓擊日出水壺梅花正好衛寒探竹葉何妨踏凍沽千載林遺留勝迹戀國佳境在西湖

兩峰白雲

西湖之上雨奇峰高入大虛雲氣中華蓋漸迷青繚渺浮圖時見碧玲瓏陰連海眼龍歸洞影散天心鶴遠空幾渡登臨舒遠眺英英佳氣盪吟胸

東海朝暾

一道長江接海門扶桑影動浴朝暾銅盤迴立仙人掌金柱中撐玉女盆出水赤烏銜火躍隨朝白馬挾雷奔貝暄亦有殘頭老欲劫微芹斂至尊

北關夜市

北城晩集市如林上國流傳直至今青芸雲風搖月影斜紗籠火照春陰樓前飲伴騎遊侯湖上歸人散醉襟閣閭暗鬨如畫日禁鐘未動夜將深

九里雲松

喬松萬樹總艮材九里青雲一遲閒雲氣直從天竺去濤聲長傍海門來人行道上依濃撫子落僧前點嫩苔山木清暉增偉觀託根元不懷徂徠

六橋煙柳

畫橋六曲繞湖頭最愛晴煙柳上浮淺水龍寒橫施露微風薰暖弄輕柔金梭隱見聞黃鳥錦纜紫紓出綠舟偈倚赤闌頻注目爲憐袁緒舊風流

靈石樵歌

靈石塢頭樵運連羣樵唱和石頭前猿嘵鶴唳清相似野鋼山磴近自然木杪綠匡通窮窕竹根濯潮雜嶙汲白雲過處情風發吹入長松勝管絃

靈隱社集詩

李維楨

得峰宇松風謖謖水溶溶若碗薰蒨野稍供社按蘭亭修禊節石移靈鷲削成峰英詞注射處餘綺款語流連日下春信美東南饒竹篇漫隱春草闕丰茸　層隆得亭宇使君暇日訪山靈人史遙驛聚德星磴灑飛流和眾樂松含返照入孤亭曉室香爷龍依鉢夕殿風腎虎扣肩物外勝蓮實境在坐合心骨轉清冷　徐梓得靈宇黃易香風向客懸相講戒酒出郊坰流杯正台臨清

述遙廟偏宜列翠屏詞刪花宮閣認明坐深黎火照分青南朝許謝俱陳迹今日山川更乙靈　馮夢禎得泉字使君張樂借諸天接武名流不偶然寺影直懸江樹外松聲常落海潮邊年衰幸崗人如玉春老欣逢酒似泉且喜東南饒勝集還愁西北有浮烟　虞淳熙得飛字鷲嶺邀賓香口聯山巾泳裕婆令緋雲移錦席瑶泉冷風送銀穀翠懷園天近長庾浮白淺月過上巳踏青稀梨園影人祇林小蒲饌芳嫌豐膳肥蓮社作通康業夢桂叢傳得騖丞衣幔亭筆鼓曾孫會南國文章才子希霞舉星回神渺瀨花英玉骨語霏霏光觀彩燭流華月雲擁珠耕隔紫薇寂寞龍宮迴海藏者堯張洞鎖山扉稽滑嶼與峰常佳惜別兼思佛可依七日身香知不滅入闕口訊意難遲只今鄉李遊仙寵何必從韓隱翠徵

黃省曾遊西湖諸山詩十二首

寓大石佛院緣竹北野一育嬌仲偃崖至禽慶謁名嶽初事潛無役行泥何不樂暖春振霽福岩境躡雲鵝性冲駕奥材神夷選清經于此綠篁陰乃有金園闕南湖兄縈濤北嶺遊鮮絡霧懷對禪解玄心弄鳥雀萬

物覽參地一得觀並作息宴頓遊響琴書聊爾託　遵玉岑山高麗慧因年由六橋步歸一首插社方巍上挈舟仍奧鷲語語豈憚酹觴觴忍申暮遇物皆閣悅歸佳濤淹駐瑤英攬南岑金書展東麗五衍排冥筌三危攝淨住夕漢無遊磐昏林溢飛霧勝波拒前纖響飛改遠路遊朔集渚斂浴鶴泳濤泝帶寵循反踪縈芳引蹀步倘匪蹤躅遊宕能表高幖　登巨石山絕巘緣蒻嶺小憩山居蘭若一首裂橦適湖奧蘭春際初月艮友林中款珠談物外帳神遇成滿志遊情詎云歇交脊非塵把觀境有妙躡踐峯蘿易援躋岑階屢絕嶺屼瞻上岩嶽嶽顧下嶸南榭城郭贊東覽江興谿虛麓發壇響高雲增秀結謝賞共叢阿孫眺窮崩新兄遊翳羽躋可以步芳哲　由段家堤步至孤山上一首少有巖壑性翹麻不可移心駛雲臺宅願逕霞林居晨興詠適軸春賞下招提凌湖散幽趾屬島登青梯今莪非昔蓼新宮仍往基峙淵出中浩列嶂環衆奇蕭椽捌䖏隴高尚企襟期玄陰錯澄流朱緯雜芳吹龍盤天海慨風謝屬羅宜景爾微上蹤寫唱感鵰闢　謁鄂國武穆王瞬宮一肴樵城託

湖澳於宇緻山陽夾北已切僭停挹忽雲裳百六遇傾朝西七擁惟良武烈誠希代國上展撫雙師尹蕩友紀榮夷斜皇綱遂使汗馬雄反踏屬鍥殊紫垣蔽府號標關忝遊荒妖酒駕穠甘介伏黔淺忠嬰伏追忠賢謁怨桐多方一胥會頭吳匹尹亦與商孰云宋籙遺不在岳氏亡荃宰既先撥宗樓安可良聖凹欽往才歲冀柄金章晒彼飛頃榮款與甫祀水　登南山最高處一首春首窮登頃湖上萩皆曉扶夙己清說月暮猶邃討樓遠鏞覽掬遊新鶩巖少彼張川醫雜約東都聚小天中驍撼閣號下雲踐繞衆喧管遺世瓜響惟納烏佰陽文皆把王喬御紘壽亮欲圓堅永感當究灰橋　度接霄嶺戾止鳥石峰禪居一首靈扉蟾五霞紆嶺遇三杳既晦遠川遠亦盼近山合泄靄盡幽泛度鳥畢清谷聞此絕世岑棲有息心衲朗韡構彌樓於奧綺香榻惠日清照臨慈雲瀉吐納嚮嘖玉林映巖巖翠屏匯頻憩靜流滌朗詠自隔發　術宗鏡閣左登南屏山頂披險西討一首迴山肯郛郭佳秀蕩遊心北棲戀不延南峭引遐尋摘雲生新彩響鳥變繭音浩施出霽瞰表裏盡高臨情來暢

無際奇森領不任攀崇復希峻在窮重懷深前探後巍稀左越右瑋沈湖狀改遵嶺煙華異觀林樵入時論蹊仙敞屢憩陰但可寄沖想聯復弄邱琴　入大慈山飯虎跑泉精舍一首崖行多優遊穹耀但亭午倚摭心不厭跕驪意臂愈琉訶分花應層阜別雲吐疲足休紛林澄心投象宇蕪瀉淙瑤瀨閉濕麗丹塵七覺啟幽局一道界鷲塢不謂此山椒乃有彼岸侶芬縕聰戒香谿得會宗語法供豈世調靈餐異塵膌往蹀稽聽龍昔泉酌跑虎一語傲自足萬細何足數　蛾初陽臺從妙智院北探榮雲洞一首登登倪陽臺暖暖靚羲燭停爾絕彻嶺嵸我芳春月塵溪見宛轉吸鏡眺迴復抗策凌煙虹披愛扣扇犀巖梅暉冬素山篁傳故祿做窗迎遠心縉隔寄掻躅玲瓏投廊洞峒崿下李曲注館層虛綴遊覽皆妙屬討顏佇茲開賞心於此足涔谿宜考槃期當寓清築　自石屋洞至法媚寺一首性分各有極修意江海上探藥仍鼻臺顛老迺希向彼情樂林草夙駕遨雲崎陽岫方絹閱陰崖載廚望璧闕時悚怖洞闢恣登降覺路馳訪雌開士禮獸桐形忘躬有蛻理止神非喪承泉代

祇欲託基排壑嶽宏道志豈論興公懷自亮沈冥常乃足高寄無所讓登南峰後攀風篁嶺酌龍井泉覽神運片雲二石一首旭輿綠金靜晨塢采綠闕寥闐靈異鄉荒吻邏論轍穹林隱天崇紆調麗流折巾履都澹清耳目亦縈徹樵升覽英顆半止軼埃壒風篁佇新鬱龍泉飲古牒蕭樓始一濟妙石得雙閒霽中仙掌抗霞裏片雲揭跡閉丹鯉藏事往銀簡滅恨不總義讚處此玩侍悅

揚兆坊謁岳王祠墓詩

百死誰能贖一身長驅胡馬更何人彎弧正欲搖青海陽劒俄驚出紫宸誰殺忠良甘媚敵忍含仇恥竟忘親懸知七尺長安血猶向邊關淨虜塵

記

唐白居易錢塘湖石函記

錢塘湖一名上湖周迴三十里北有石函南有筧凡放水溉田每減一寸可溉十五餘頃每一復時可溉五十餘頃先須別選公勤軍吏二人立於田次與本所由田戶據頃畝定日時量尺寸節限而放之若歲旱百姓請水須令經州陳狀刺史自便押帖所由即日與水若待狀入司符下縣縣帖鄉鄉差所由動經旬日雖得水而舊田多乾死也大抵此州春多雨夏秋多旱若堤防如法蓄洩及時即瀕湖千餘頃田無凶年矣州圖經云湖水漑田五百餘畝謂私田也今按水利所及公私田不啻千餘頃也自錢塘至鹽官界應溉夾官河田須放湖水入河從河入田准鹽鐵使舊法又須先量河水淺深待溉田畢卻還元水尺寸往往旱甚則湖水不充今年修築湖堤高加數尺水亦隨加即不啻足矣脫或不足即便決臨平湖添注官河又有餘矣雖非灌田時若官河乾淺但放湖水添注可以立通舟船俗云決放湖水不利錢塘縣官縣官多假他詞以惑刺史或云魚龍無所託或云茭菱失其利且魚龍與生民之命孰急茭菱與稻梁之利孰多斷可知矣又云放湖水則郭內六井無水亦妄也且湖底高井管低湖中又有泉數十眼湖耗則泉湧雖盡竭湖水而泉用有餘況前後放湖終不至竭而云六井無水竭矣其郭中六井李泌相公典郡日所作甚利於人與湖相通中有陰竇往往堙塞亦宜數察而通理之則雖大旱而井水常足湖中有無稅田約數十頃湖淺則田出湖深則田沒田戶多與所由計會盜洩湖水以利私田其石函南筧若諸小筧闥非灌田時並須封閉築塞數令巡檢小有漏洩罪責所由即無盜洩之弊矣又若霖雨三日已上往往堤決須所由巡守預為之防其筧之南舊有闕岸若水暴漲即於闕岸洩之又不減兼於石函南筧洩之防隄潰也大約水去石函口一尺為限過此須洩之予在郡三年仍歲逢旱湖之利害盡究其由恐來者

莫知故書於石欲讀者易曉故不文其言

杜牧南亭記

佛著經曰人生既死陰府收其精神校平生行事罪福之坐罪者刑獄皆

怪險非人世所爲凡人平生一失舉止皆落其間其尤怪者獄廣大千百萬億里積火燒之一日凡千萬生死窮億萬世無間斷名爲無間獄夾殿宏廊悉圖其狀人未熟見者莫不毛立神駭佛經曰我國有阿闍世王殺父王篡其位法當入所謂獄無間者能求事佛後生爲天人況其他罪事佛固無恙梁武帝明智武勇創爲梁國者捨身爲僧奴圖至滅餓死不聞悟況下張湖或之爲工商者雖更以苦傷內而華外納以大桿斛以小出之救奪村閭惡民誅積枯聚以至於富刑法錢穀小胥出入人性命顛制理設使待背係合不可究知得財買大第豪奴如公侯家人吏有權力能開庫取公錢緣意恣爲人不敢言是此數者心自知其罪皆捐己奉佛能賊吾罪復能以福與我也有罪罪癡無福福至生人唯罪福耳離田婦雖子知所趣避今儀歸於佛誠福賣罪如持左券交手相付至有窮民一稚子無以與嘯得百錢必召一僧領之貨佛之助一日獲廢若加此雜舉寶海丙盡爲寺與僧不足怪也屋雖編赦可矣爲金枝抉疏擎千萬佛僧爲其味飯之可矣飯訖持錢與之不大不非不高不多不珍奇壞怪寫憂無有人力可及而不爲者晉霸主也一錯證宮之衰弱諸侯不肯來盟今天下能知變晉乳嵩子絅緹人得不國哉文宗皇帝嘗語宰相曰古者三人共食一農夫今加兵佛一農人乃爲五人所食其間吾民尤困於佛帝念其本牢根大不能果去之武宗皇帝始即位獨奮怒曰窮吾天下佛也始去其山臺野邑四萬所冠其徒至十萬人後至會其五年始命西京留佛寺四僧惟十人東京二寺天下所謂節度觀察歸華汝三十四治所得留一寺準以西京數其他刺史州不得有寺出四御史縷行天下以督之御史乘騎未出關天下寺至於屋基耕而利之凡除寺四千六百僧尼笄冠二十六萬五百其奴婢十五萬良人枝附爲使令者倍笄冠之數良田數千萬頃叔婢口率與百畝編入農籍其餘賤取民直歸於有司寺材州縣得以恣新其公字傳舍今天子即位詔曰佛尚不殺而仁且來中國久亦可助以爲治天下州率與二寺用齒技男女爲其徒各三十人兩京數倍其四五爲著爲定令以何其背且使後世不得復加也趙郡李子烈播立朝名人也自尚書

比部郎中出爲錢塘錢塘於江南繁大雅亞吳郡子烈少遊其地委曲知其俗蠹人者相射削根節歸其脈絡不數月人隨化之三殘千丞相云濤壞民居不一錚鋼敗侵不作詔與錢二千禹築長堤少爲數十年計人益安喜子烈曰吳越古今多文士來吾郡游登樓倚軒莫不飄然而增思吾郡之江山冊於天下信然也佛熾害中國六百歲生見聖人一揮而幾吏之今不取其寺材立亭勝地以彰聖人之功使文士歌詩之後必有指我而屬者乃作南亭於城東南闊宏大煥顯上施手月髮匀肉均牙滑而無遺功矣江平人天越峰如謦越樹如影孫帆自烏點盡止凝在半夜酒餘倚老松怪石般般很聲起於月外東閩兩越宦遊善地也天下名士多往之予知百數十年後登高亭者念仁聖天子之神功美子烈之旨跡覩南亭則時千萬狀吟不能去作爲歌詩次之於後不鄰幾千百人矣

宋蔡襄清暑堂記

京師東南千里人吳越杭於吳爲一大都會其地傾而屬海又多陂池以故苦瘴方春夏時梅雨蒸鬱燥覽皆析披纖衣覆大頃猶鼻息奄奄不得蟻快非有高朗政也且召伯之治或失其平雖不樓露寢民莫之爲惠也亦大矣乘其閒燕賓朋和接是好之亦爲有而用之去其不源其所便如突其得平亦於焉體康志窗然後究民之不至而敘之度民之所其適則慌然余於是堂也俞吾疾亦於是休吾心昔人廬於遠野者異甚余謂之曰唯人之情不得瞑醉此所以憚君之亡意也於民予何有豈不與然而自適或賓友壞次鳴管揆瑟積酒均餌歌呼方且披軒歸征高綠放復於無何翱翔於至極蕭不凋此所以欲君之覩聽也及夫夏日比室煩嶼乎河漢之上蒼煙自雲少頃萬變茂抹香草冬榮彩翠旁走擘山濱山而湖崖騰瀰漫巖岫牽律炭搖浮商大艄往來聚散乎其中朝雷夕景不績而以時上下奔騰洶湧藏映日月雷霆鼓駭方輿動面勢揭崇宇前有江海浩蕩無窮之勝潮禱蚕莫焉百姓思之作甘棠之詩以美其阜今斯堂也度以居重愛民力暴處遠野廬於甘家之下而聽歸佚而忘勞至者莫不倪之或曰昔者召伯下將營召之左直海門之衝其風遠來儼然薄人日以快事之居何以禦之於是清暑之堂作焉清暑貿州遲

思甘棠之政後世仰而慕之甘棠之茇不可常也遂以其說爲清暑堂記

歐陽修有美堂記

嘉祐二年龍圖閣直學士尚書吏部郎中梅公出守於杭於其行也天子寵之以詩於是作有美之堂蓋取賜詩之首章而名之以爲杭人之榮然公之甚愛斯堂也久而不忘今年自金陵遣人走京師命余誌之其請至六七而不倦余乃爲之言曰夫舉天下之至美與其樂有不得而兼焉者多矣故窮山水登臨之美者必之乎寬閑之野寂寞之鄉而後得焉覽人物之盛麗誇都邑之雄富者必據乎四達之衝舟車之會而後足焉蓋彼放心於物外而此娛意於繁華二者各有適焉然其爲樂不得而兼也今夫所謂羅浮天台衡岳廬阜洞庭之廣三峽之險號爲東南奇偉秀絕者乃皆在乎下州小邑僻陋之邦此幽潛之士窮愁放逐之臣之所樂也若乃四方之所聚百貨之所交物盛人衆爲一都會而又能兼有山水之美以資富貴之娛者惟金陵錢塘然二邦皆僭竊於亂世及聖宋受命海內爲一金陵以後服見誅今其江山雖在而頹垣廢址荒烟野草過而覽者莫不爲之躊躇而悽愴獨錢塘自五代時知尊中國效臣順及其亡也頓首請命不煩干戈今其民幸富足安樂又其俗習工巧邑屋華麗蓋十餘萬家環以湖山左右映帶而閩商海賈風帆浪舶出入於江濤浩渺烟雲杳靄之間可謂盛矣而臨是邦者必皆朝廷公卿大臣若天子之侍從又有四方遊士爲賓客故喜占形勝治亭榭相與極遊覽之娛然其於所取有得於此者必有遺於彼獨所謂有美堂者山水登臨之美人物邑居之繁一寓目而盡得之蓋錢塘兼有天下之美而斯堂者又盡得錢塘之美焉宜乎公之甚愛而難忘也梅公清愼好學君子也視其所好可以得其人焉

米芾龍井方圓庵記

天竺辯才法師以智者教傳四十年學者如歸四方風靡於是晦者明窒者通大小之機各無不遂者不居其功不宿於名乃辭其交遊去其弟子而求於寂寞之濱得龍井之居以隱焉南山守一往見之過龍泓登風篁嶺引目周覽以索其居岌然羣峰之密

圍蓊然喬木蔽翳四顧若失莫知其鄉逡巡下危磴行深林得之於烟雲髣髴之間遂造而揖之法師引予並席而坐相視而笑徐曰子胡來予曰願有觀焉法師曰子圓觀矣而又將奚觀予笑曰然法師命之人冉照闢經寂室指其庵而言曰此吾之所以休息乎此也窺其制則圓蓋而方趾予謂之曰夫釋子之寢或爲方丈或爲圓廬而是庵也胡爲而然哉法師曰子既得之矣雖然試爲子言之夫形而上者渾論周偏非方非圓而能成方圓者也形而下者或得於方或得於圓或兼斯二者而不能無悖者也大至於天地近止乎一身無不然故天得之則運而無積地得之則靜而無變是以天圓而地方人位乎天地之間則首足其二者之形矣蓋宇宙雖大不離其內秋毫雖小待之成體故凡有貌象聲色者無巨細無古今皆不能出於方圓之內所以古先哲王因之也雖然此遊方之內者也至於我佛亦卯之使吾黨祝髮以圓其頂壞色以方其袍乃欲其頑僭盡而理遺圓定慧修而相類也蓋於弱於理而不述於事述於事而不明於理者皆不可謂之涉門聖人以制禮樂爲衣裳至於舟車器械宮室之爲皆得而象之故儒者冠圓冠以知天時履句屨以知地形蓋蔽於天而不知人蔽於人而不知天者皆不可謂之眞備矣惟能通天地人者眞儒矣惟能理事一如而無異觀者其眞涉門敬意人之處乎覆載之內陶乎教化之中具其形服其服用其器而於其居也特不然哉吾所以爲是庵也然則吾直以庵爲處廬爾若夫以法性之圓事相之方而規矩一切則蓄法同體而無自位萬物各得而不相知皆藏乎不深之度而遊吾無端之紀則是庵也爲無相之庵而吾亦將以無所住而住焉當是時也子奚往而觀乎嗚呼理圓也語方也吾當忘言與之以無所觀而觀之於是嗒然隱几予出以法師之說授其門弟子使記焉

蘇軾六井記

潮水避錢塘而東擊西陵所從來遠矣沮洳斥鹵化爲桑麻之區而久乃爲城邑聚落凡今州之平陸皆江之故地其水苦惡惟負山鑿井乃得甘泉而所及不廣唐宰相李公長源始作六井引西湖水以足其後刺史白公樂天治湖濬井刻石湖上至於今賴之始長源之

井其最大者在古清湖爲相國井其西爲西井少西而北爲金牛池又其北而西附城爲方井爲白龜池又北而東至錢塘縣治之南爲小方井而金牛之廢久矣嘉祐中太守沈公文通又於六井之南絕河而東至美俗坊爲南井出湧金門竝湖而北有水閘三注以石溝貫城而東者南井與相國方井之所從出也若西井則相國之派別者也而白龜池小方井皆爲匿溝湖底無所用牐此六井之大略也熙寧五年秋太守陳公述古始至問民之所病皆曰六井不治民不給於水南井溝庳而井高水行地中率常不應公曰嘻甚矣吾在此可使民求水而不得乎乃命僧仲文子珪辦其事仲珪又引其徒如正思坦以自助凡出力以佐官者二十餘人於是發溝易甃補緝罅漏而相國之水大至坎滿溢流南注於河千艘更載瞬息百斛以井爲近於溷惡遷之少西不能五步而得其故基父老驚曰此古方井也民李甲遷之於此六十年矣疏湧金池爲上中下使澣衣洗馬不及於上池而別牐於門外其一赴三池而決之河其一納之石檻此竹於五營以出之竝河而東絕三橋以入於石溝往於南井水之所從來高則南井常厭水矣凡爲子牐四皆垣墻扃鑰以護之明年春六井畢修而歲適大旱自江淮至浙右井皆竭民至以罌缶貯水相餉如酒醴而錢塘之民肩足所任舟楫所及南出龍山北至長河鹽官海上皆以飲牛馬給沐浴方是時汲者皆誦佛以祀公余以爲水者人之所甚急而旱至於井竭非歲之所常有也以其不常有而忽其所甚急此天下之通患也豈獨水哉故詳其語以告後之人使雖至於久遠廢壞而猶有考也

又周淙修六井記

乾道三年五月淙自兩浙轉運副使改知臨安府越明年狴犴屢空經費稍餘乃以暇日披圖牒考風俗使欲與都人爲不朽之利而修井之役始興惟六井自熙寧五年太守陳公始改作蘇公通守爲記其事元祐五年蘇公自禁林出守是邦相距幾十八年而井廢壞於是改用瓦筒石槽其詳見於乞修井僧師號奏狀自元祐至今八十年率多湮涸白龜池且爲大姓所據淙念此邦爲東南都會生齒阜蕃況今輦轂所駐四方輻輳百司庶府千乘萬騎資於水者十倍昔時儻廢而不治

豈不爲民病仰惟聖主爲民是念淙奉承德意不敢循默因奏於上面奉玉旨遂以六月己亥經始於惠遷井易用新石堅厚高廣過昔數倍以次至方井沈公井相國井白龜池而蘇公所記之六井畢修捍蔽周密可支數百歲水脈大至率皆盈溢則又治古井之有泉者曰瑞石曰中棚曰義井曰清湖牐井城之內外具不足於水矣竊惟此邦懷蘇公之德逮今不忘既踵公舊規再治六井因訪求熙寧間舊本記文刻之井上而書歲月於其後使億萬生聚知是井之修蓋奉聖天子之命而遵蘇公之規守臣何力之有

又盧鉞重修六井記

六府以修爲功而水居其首蓋生人所資以養有一日不容闕焉者也凡邦國都鄙稍甸郊里之地必有井焉以濟其日用飲食故曰井養而不窮杭爲東南一大都會左江右湖民物阜繁庶初因沙塘奠厥攸居故不難於得水然江之融液者常苦惡不若湖之爲甘且美也蓋江與海通波湖則受泉山流泉而瀦之味之不同也亦宜唐刺史李鄴侯泌始作六井引茲水以足民用迨熙寧壬子陳公襄因其舊而修之元祐庚午蘇公軾又修之於以見六井者杭人之所利賴都南渡駐蹕以來百司庶府六軍萬姓仰於水者觀昔何嘗百倍乾道間周龍圖淙詢民之欲踵蘇之規而深致力焉蓋百有餘年於此矣宋咸淳之六年太傅平章魏公任軍國重事朝廷清明宮府一體彈壓輦下今時則易然也夫既處時之易而復受任之久故衆廢具舉而功緒始及於井曰惠遷者溝底爲河泥不可食覓舊用木歲久輒壞乃宿而高之復治石爲渠以尺計一千七百有奇表捍裏錮既廣既深水始大至覆之巨石而竅其上用汲流溢而南至於金文橋之河舟者載以粥焉民且饜水矣然稍慮衆流之合汙也乃後受水海以澄其源乃鑿別溝以疏其惡旁立神祠置守者遠行漫也西井舊有亭宇經毀不存今鼎新如惠遷以至相國南井大方小方水口之所自入莫不表而出之流福居六井之外於府治爲近其源自聚景圖導湖灌輸後填淤成陸湮廢滋久乃自學士橋別閘大港水脈以通他如衆河之支分派別壅者疏之狹者廣之石梁之圮者改造之陸岸之夷者增築之而又推本六井之攸始於是鄴侯之廟

臨而拓之大界而增之崇像設儼如塗雘煥如過者改視工告役備尹以修後本末諗俾爲記鉞作而言曰人非水不生活水非井不甘潔在易井之六四曰井甃无咎修井也誠齋楊氏釋之曰大哉井之有功於斯人乎大哉修之有功於斯井乎尹能於製裁之暇汲汲以修井爲務蓋得聖經賢傳之旨矣以余觀之井之爲井有二自天一生水而坎之中畫自乾來掘地九切而得泉此自然之井也六井則異是穴平地以爲四池取諸西湖而注之此使然之井也自然者修治易爲力使然者修治難爲功是役也其功大其費夥其利於民也博法宜書尹姓潛名說友括蒼人

葛立方 講易堂記

文學政事吾夫子異其科雖由求游夏不得兼也且事莫叢於官學莫邃於易遊刃叢劇之地劈咀奧賾之境能於一時相兼而不相廢者戛戛乎其難哉福唐陳公逢被時已草思僎靜精微之敎既萃化靡勞弗宣聲大彰自屬權二千石部剌史皆名能官天子知之朝廷夙夜之賢知之特付衆大之區而牧爲宜也人之言曰臨安九邑飾篇讕辭不知其幾何狴扉鞫域猶髮關械者不知其幾何庾符金粟衍耗出納不知其幾何簿書期會不知其幾何而公以一身任之無巨細畢濟其必有一其源者余嘗讀三墳之書曰太始之數一爲太極極者天地之母也天高地博其數則一謂之大易天地之變也又嘗讀乾鑿度之書曰易變而爲一一變爲七七變爲九者氣變之究乃復變而爲一二書所言或自一而出變或自變而歸一易之道無餘蘊矣脫能執其甚約以攝至煩無或乎應醻之不匱也意公之所得有在於斯乎下車踰時敎令所孚民大協和比屋無吠大政成矣乃於府治之東爲講易堂延龍舒易經師王虛中居之師子弟從焉蓋欲窮其所未畫也虛中嘗著易論四十篇準繫解易二十四卷大率顯以古易正文爲主異衆人之所同而味衆人所不味鉤探致遠自得於心又豈於前人屋下架屋之比哉先治春秋學爲四傳辨失左氏正鑑紹興初嘗抱其書質於先人文康公文康深許之濡剖遺之曰遠類康成發公羊之墨守下卑元凱爲左氏之忠臣今又得賢主人相依倚以緝熙三聖之傳相婦相扶迭爲炳蔚吾知此學

之末墜也陳公字晦叔名輝虛中名日休

又應繇記

郡治東偏舊有堂名講易按臨安志隆興改元陳濂因吏隱更名于湖張孝祥書扁歲久堂圮扁亦莫存獨葛大夫立方所爲記碑石尚未遊可效也紹定辛卯冬四明余天錫以小司徒領尹事時臺省府寺百增皆作容與辨拾訖底於成朞年政通仁行事愈清簡暇日訊老吏講易故基安在吏具自令爲武庫及隸人之垣其屋亦老且敗將壓焉乃悉撤去徒庫於衙敎場西廡灘謂宜爰捐緡錢貲旁地地故有慶池水泉洶清池之外峙小山石腳插水下劃如天成喬木數十章左有燹峴扶疎交蔭天籟互答公出意匠使濬池疎泉葦石增山雜植松篁檜竹佳葩名觴以益其勝遂作室焉闢戶澗移宏敞深靚前爲軒鄉南時至景援攬挹無盡出簷得支徑蛇行斗折一亭負山居然有林壑意少西爲書室三開亦爽塏明僚皆堂之附廡也于湖猶子郎之在醴幕公命作三大字揭諸楣又取葛碑立前榮於堂之舊觀復矣公額客堂上或疑而誌公曰杭大州也自古號東南一都會今又爲行在所業鉅事叢伊揖揖酬酢之不暇而暇講易乎公笑曰子言過矣易者易也變通不窮之謂易易大傳曰易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感動而遂通天下之故方吾公退餘閒焚香嘿坐萬象森列一眞湛如能定而後能應以之鏡見事物電掃庭訟要不遞吾方寸之內斯吾所謂易者在是象數云乎哉講說云乎哉昔者孟氏與王一語未嘗及乎易先儒謂善用易莫如孟氏劉斯立以學易名堂有客問易卦六十四今子是學何封劉子舉手推曰去汝非我同學今吾於此亦云公既以是語客復授簡郡文學使書而記之

李壆 中和堂記

杭頫浙河雅爲東南一都會民物殷富山水清美歷唐至五季錢氏所據傳三世閱七紀我宋受天命一六合收版圖歸職方守臣即王宮爲居棟宇宏徹他郡莫及始錢氏於其宮作堂名閔禮至和中威敏孫公沔來守更飭治之易名中和守居負鳳凰山堂跨山焉高蘇文忠公嘗謂下瞰海門洞覩萬巽觀覽之際可想建炎初高宗皇帝南巡登斯堂賦詩八十言慨然思神禹之功弔子胥之遺烈奎章睿藻流於人間尋易名曰傳襯緇與停鑿疲久因其地挪行

宮而守廨遂徙於清波門之北今所治是也蓋七十有七載矣惠園趙侯被命尹政之明年綱舉目張善伸姦戢歲比豐登民情浹和顧廨虛閣閣其北寢於燕寢後墉而止外之齋足避於裏裏之響或徵於塗先官守崇密之體侯曰此弗可已也夫志有所鬱必以間而紓思有所隱必以靜而得京兆郡國首事物紛劇交至於前劃辟日弗臆儻無實閣之所以休其暇日思政之所當先究心之所欲圖不幾於昧沒而不鋼沈迷而忘返乎乃歲廢虛疏朽壞棄垣入十四埔爲堂三十七匽傷工於盈秋王子藏事於季之丁未復采舊名其冒中和人徒見其堂之成而不閒其費且勞數其宇之美而不知其意有所寓余嘗造侯要余觀焉墾無異特凌虛騖遠壞異遲特之觀然華權邃宇修糈痛茵崇廣靚深亦足以據雅思而滌頌際覘故有林而猶取昔名者侯欲存前賢之意而施於政者嘗時有所推本輿嘗謂中和之名實自威敞發之成致昭陵名臣立朝舉掌有奇節然其治杭專以擊得發擿爲能故有取於中和何耶抑其外雖若凜然使人畏且憚而其裒剛毅近仁自有得於遂化之要道軾君子之所存衆人之不識也未爲史太剛則折太柔則廢若中和推而見諸行事通吾世而無弊此乃職北而之治者所當務也郡今府爲翠華騁蹕之地昔者開封尹之任王尊爲京兆行縣還奏曰疆不凌弱各得其所寬大之政行和平之氣通若尊此言固尹京之楷也豈必專尚靄擊毛摯爲治而後愉快哉先是王襄爲益州刺史欲宣風化於衆使王褒作中和樂職宣布之詩選好事者習而歌之轉而上聞宣帝召見皆賜帛蓋中和之詩雖以頌刺史而實以美天子故宣帝曰此盛德事吾何足以當之然則侯之所以拳拳於此者豈特以爲政化之經術抑亦天保報上之義歟本朝尹京多用名儒以翰林知開封則號省府學士不旋踵必權丞術祖宗之世甚重京兆之遷蓋知此雖今昔異宜然其任爲華劇而不以輕昇脊則今之用侯亦猶異月祖宗之意也宜侯自屢於誠爲以閣報於皇家希蹤於往哲夫豈一月而忽忘之哉故以所得於舊聞者往而併書焉侯名時復字仲和今以司農卿兼知府事云

僧契嵩遊南山記

由山之麓而上不步許則東楚抵於壽雲亭西過則偃僂過小石門抵於積翠亭由齊雲亭益東至於幽居渭洞之東則深林茂草也由積翠亭益西則人於蔑林之閒陰陰森森豁不可勝數有百坐環布中可函丈由佶翠亭西曲背涌上抵於發對亭視袋嬉城郛若見諸掌由發剛亭而東至於自雲亭由自雲亭之東厥往枝分所往背人乎茂林修竹不知其檢矣他發幽亭又曲析而上棱蘿蔓陵屑崖履危碇字於山之巔一顧凹達廓如也吳江越劇傲然在乎眸于其山椌鳳凰城之西偏南走湖上高昕靈驚而俯揖胥山大約從麓至頂巖樹胥奇殊形詭狀世所無有如人物禽獸飛走勝踴往往至乎雲氣蕩作交相掩耿覓若神鬼效靈千變萬化眩人心目或閒是山者初棄於莽蒼雖樵漁暨于莫之肯顧培壞冢垤倘恐不得與之爲比一日爲好事者所開闕而發之人之來視莫杯驚怪以爲天墜地湧皆恨所以得之太晚游觀者於是推高是山雖瀕湖千巖萬壑莫出其古者至於名聞京邑而賢士大夫皆樂爲是游故有來江東者不到南昇山以爲不可余因思天下四方有道之士晦眛於世與俗輩浮沈如南屏之始者抑亦多矣彼有道者必抱奇材異德卓卓絕類使會知已者引而振之與其輔相聖人之道而形像人倫不亦偉乎可觀與夫石山游物又不可同日而語哉余嗜山水之甚者也始見南屏山且喜以謂一遊無以暨吾之心不若栖其陰數常游其閒故今年樂來息肩於此日必策杖獨往至其幽處也思慮冲然天下之志通至其曠處也思慮超然天下之事見至其極深且靜處也冲寞岑寂神與道合乘洁氣沐清風陶然嗜然若在乎萬物之初是故荒之以示其將來有慕我而爲游者也

秦觀雪齋記

雪齋者杭州法惠院言師所居室之東軒也始言師開此軒汲水以爲池累石以爲小山又邏物於峰欲草木之上以象飛雪之集州倅太史蘇公過而愛之以爲專辦類見婷而意趣湛妙有可以發人佳與者爲名曰雪齋而公去爲彭城復命郡從事篆其名弁自作詩寄之於是雪齋之名復有闢於將士大夫喜幽尋而樂勝選者過杭而不至則以爲恨矣杭大州也外

帶濤江漲海之險內抱湖山竹本之勝其俗差質朴而尙靡麗日事佛爲最勤故佛宮慕布境中者殆千餘區其登覽宴游之地不可勝計然獨不至雪齋賜人以爲恨何也蓋公之才豪於天下斥其秉餘以爲詞章字畫者亦皆絕妙一時讀而散之使人超然有孤學遠擢之意足齋雖徧小而公所書詩賓在其壁士大夫過杭而不能一至其地以寓日焉是豈所謂喜幽尋而樂勝選者哉以爲恨焉宜矣

又游龍井記

元豐二年秋予自吳興道杭東還會稽龍井辨才以書邀予入山比出郭日已夕航湖至普寧遇道人參寥問龍井所遣籃輿則曰以不時至去矣是夕天宇開霽林間月明可數毫髮遂棄舟從參寥策杖並湖而行出雷峰度南屏濯足於惠因澗靈石塢得支徑上風篁嶺憩於龍井亭酌泉據石而飲之自普寧凡經佛寺十五皆寂不聞人聲道傍廬舍或燈火隱顯草木深鬱水流激悲鳴殆非人間之境行二鼓始至聖壽院謁辨才於潮音堂明日乃還

羅處約
靈隱寺碑記

天地體也乾坤用也體不可以恆寂故以神而爲名用不可以終動故以靜而爲本是以境得之而爲勝地心得之而爲妙道斗牛之下有郡曰錢塘浙水之右有山曰武林居山之寺靈隱其得境之勝地乎居寺之徒曰禪侶其得心之妙道予觀其羣山環倚一峰中斷乎湖鑑物洪禱駭人雲生若趣石怪欲語陸羽記云東晉咸和初有梵僧慧理由天竺而至數曰茲山靈鷲之一峰耳何代飛來乎所構白猿復識其處睨彼古地同乎新豐錄是金希其田寶裝其刹山蓮花之在榭貝葉之文洞深有大巖垂爲室晉宋已降賢能迭居碑殘簡文之辭勝森稚川之宇唐大歷六載復大壯焉謝亭歸然袁松多壽五運之季國霸爲錢雲構之覺則又過矣繡楠畫棋霞翬於九充藻井雕檻華垂於四照修廊重復潛奔濺玉之泉飛閣岩堯下拂垂珠之樹風鐸觸鈞天之樂花鬘搜陸海之珍有若岩樹花枝春榮冬茂翠嵐清籟朝融夕凝呼猿峰圓圖龍日老曾漢南王籍彼士宇歸我尋朝雍熙二載都之習歲請月禪師爲上首師印可禪那深得其旋越明年春僕自蘇臺低杭郡彌蓋靈鷲羅禮吟泉山光洗心松聲煤耳貞瑕雖輟好辭木刊余斐然

者也月禪師俾文其事噫節彼靈鷲奠茲吳士秀極而爲萬狀翠鍾而成一色作聳而還邊將翔而御施豈造物者奇詭其勢與心而符契哉不然胡爲不違世咫尺若在溟滓俾七者樂之其得靜之理乎別如來密印由飲光而傳達摩由達摩而付南能厥後代有宗師鏡分支派太虛無狀而徬嚴謂三界忽生湛寂本如而易義稱萬物自動故眾生昧如如之性住我我之所執指爲見瞪目成花不有導師執爲法眼若言眞於妄則二妄斯同破生歸無則一邊爲見故融其妄法是名眞空眞空不空斯爲妙有雖揚眉舉目則當體性業三界四有則惟心境界棲稱於此者殆庶裝平偉哉是境也其將以靜爲君平是心也其得本來無物乎所謂天地之體乾坤之用體用無得水彼圓融故若境若心以靜寂攝實觀之妙乎或曰以茲山得靜之理斯不誣矣言飛來之事何其怪哉余則曰怪神之端子眞不語者也第以力垂大教翼蕤衰周偉季世之人信遣彌鷲是以取爾嘻大極剖而爲天地遊魂變而知鬼神豈非語怪者也因不自探而書之猶季路之率爾也碑而銘曰靈鷲一峰飛來竺乾非李姚質神妙雜筌非巨靈擘化功自然誰識其異慧理明焉翠藪之前曹溪之禪隱不爲俗靜本乎天四時羣籟萬古寒泉因書貞石用紀千年

明 李旻
西湖復石堰記

武林諸山之水匯而爲西湖西北際山東至錢塘湧金二門之城下瀕湖數千百家爲藏爲圖爲池以蓄魚皆湖是資窮民用釣弋網罟之類衣食於湖者不可勝計餘彼所及爲六井爲清湖河達於運河城外並湖之田千頃賴以灌溉湖之所濟利大約如此內樂天通石函蘇子贍築石堰所以鍾其源而接其流用意深矣石函之流細故日藏水一寸可溉田十五頃每一復時可及五十頃此蓄溲之節度而溉田之數也若石堰則所堰有一定之則日夜常流其餘人於運河雖有霖雨暴漲不使蠔瀹以爲瀕湖之害無餘則蓄而流之且以待石之洩函與堰因不可偏廢也後之人不深惟其意壞堰而易之以板由是守者得以爲奸漲溢乃斬而不斂旱則敗而竭之或謂因取貨焉爲之病數十年餘茲矣宏治丁巳監察御史吳君一貫巡按

浙江以興利除害爲己任予告之故君謀於都水主事姚君文灝亟欲復其舊適安福胡君道以進士來知錢塘縣事遂以委之胡君詢諸鄉老相與求之故蹟跪勢測水平定之高卑之準鳩工琢石不日告成瀕湖上下之人一旦獲享舊日之利而除其害莫不懽忻鼓舞頌歎功德堰成耆咸告予請書其事於石以示久遠予嘗以爲樂天子瞻李長源王巨川諸君子皆古今所稱偉人其才識宦業類非尋常所及其在郡必汲汲於西湖者豈以游觀之樂足以動其人哉亦惟因民之所利而利之特加之意云且數百年來郡乘書之民庶歌之詩人賦客題咏之至於今未已蓋惠利之夾於人心自有不能泯滅焉爾後之視今猶今視昔然則石堰之復其係於人心之思嘗何如哉予郡人也樂爲斯民道之是爲記

又濬治西湖說

杭州之有西湖乃武林諸山之水所匯其灌田養民之利郡志載之頗詳宋元祐己巳蘇公子瞻知州事因見葑水成灘湖水淺涸募民開擲葑灘即傍湖山麓所及築成長隄以隄東蓄水溉田作減水石堰比白樂天所記石函加大以發西來水勢因以溉及瀕湖之田且爲湖水蓄泄定規又爲三石塔聽民分界種菱其下隄之西亦聽民分種菱菱收其課利爲濬治西湖之用當時言者劾其志事游觀公私無利然近湖小民實得利便況湖水西來其勢高城二尺辛棄疾所謂決之可以灌城者是也今有大隄阻遏於前陂池羅務於後用是水勢舒緩無復灌城之害蘇公之意深且遠矣其後呂惠卿纔知州事隳壞蘇公所爲隄岸然小民之業猶不廢焉至咸淳間洪燾潛說友相繼爲安撫使修復蘇公舊業自隄以西遂爲民開恒產如岳王墳供祀田蕩万十餘畝皆是當時所給其餘漸湖六男之民有產者三百五十餘戶分門不啻千家廬舍相接桑栢成林墳塚纍纍林木茂密且皆財賦重糧自宋至今未之有改洪武三年定湖蕩正糧每畝二斗七合爲則其抄沒官田多至六斗以上有之十四年加辦洞毛是年始造黃冊各收入戶十九年又復丈畢獨號小民男女萬人養生送死身衣口食公私所需無不仰給於此近成化十九年巡視都御史劉敖按察使楊瑄用杭人通政何琮之言會同都布二司臨湖查勘

凡宣德正統等年圈築報稅者一切鋤而去之稅糧百三十餘石派之隄西有產之家代納洎劉楊去任其人仍舊圈築而不納就雖莫可窮究況湖之爲圖與說亦止言六橋以東蘇公濬治之處只今三塔猶存而葑草久積復成平灘湖水淺涸之時宛然洲渚橫亙湖中有司不能淛塊除去蓄數十年於茲矣但今視此不治乃欲破壞自宋以來已成之業折毀貧民之廬舍發掘久葬之墳墓千家嗷嗷哭聲振野仁人君子可不爲之惜念耶若云游觀則隄東湖面千數百頃亦不爲狹若云濟田則今之湖水但欠深濬若云接濟運河并溉及上塘之田則昔人雖嘗有此言然未嘗崇考地勢而混言之爾杭州穿城四河東南北城下水門四處各有源委與西湖不通出城之外乃合運河各河所受潮水及吳山諸源之水本自有餘城東大河今名桑市河者本從海寧仁和境上臨平湖而來一百二十五里入艮山門水門至城中斷河而止謂之上塘其市河合西河出武林門北通崇德百餘里謂之下塘即今見行運河也中有三里洋十二里洋洋水勢寬廣幾與湖等與西湖相隔數里西湖石函所泄但入新河至壩而止石函所泄至下湖古蕩而止雖東有小河又有清湖三閘兼有二壩不知何以接濟運河之用又上塘北之下塘以猪圈壩視之高幾一丈不知湖水從逆流入何以溉夾河之用斯二端豈聖主之成規成化所行近年之明驗可不熟思審處而率意爲之邪況事有次第則民不知擾作事謀始則後無悔尤今徒使無知之徒喧嘩不安有產之家惰於作業而有司告諭再三未得要領亦獨何哉蓋必有其故矣如云勢家侵佔必有主名冒納稅糧必有年月皆可查究而知治以正法其誰敢不服乎使當其事者果有識心濟民必先掘除葑灘濬深湖木查明稅糧一切次第行之是與白蘇諸公之功業亦復何異何爲致此紛紛云也昔王安石之行水利不恤人言呂惠卿之壞蘇堤怙勢妄作當時怨之史策書之後世議之亦既有明鑒矣倘欲合於人情宜於士俗以繼先賢之功業則鄙俗之說豈無萬分之一助予哉

楊守陳游天竺記

杭多名剎天竺爲稱首久欲遊弗果成化戊子秋復過杭杭僧

司都綱顧本源遺徒廣無外諸遊時余友御史魏孔淵翰出宰邑余弟守阯赴會試守陪守偶暨余子茂元應鄉試皆次於杭刻期同遊是月廿有七日余六人者皆乘肩輿行湖光山輝交映無際金刹畫鶴隱見於松筠芰蓮之表鐘梵與笙歌之音閒作令人耳目無少暇拜岳廟度行春橋所謂十里荷花者程盡矣又西入山路煩廣且夷然益入益深與參閒第見古松離立拂雲外聞澗水與松風交鏘鳴而已越集慶寺望北高峰彌近由陟岐靈隱寺寺靜潔幽勝然昔稱五亭無一存者璐其高峰勢若飛舞巖壁奇峭乃晉西僧謂自靈鷲飛來者即天竺山也其下有瀾業以片石飲其流冰齒是謂冷泉樹旁入呼猿洞深且寬傳昔有猿可呼就手取果亡久矣轉而東一門榜曰佛國與山僧同至下天竺見泉無跳珠者訪流盃翻經諸亭臺但蕪址耳中天竺荒寂類之於是盡所謂九里松者始到上天竺諸白衣觀音殿敘檳閱眾賓光奕奕射人僧爲口數手指以示客小朵軒面石塗峻峭松蘿垂陰天香室對乳寶白雲諸峰若平障前拱空翠欲滴寺之勝止此然諸刹依城者雜於綺麗喧囂雜濱湖者亦不能無惟此則幽邃靜潔之極宜其爲稱首也室中布傳豆談笑久之僧請雷詠山中余以都綱興其徒皆能詩乃取曲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十字爲韻在坐八人人分其一餘二韻俾其徒惠廣德綱分足之且詠且觴樂殊甚回憶前數十年欲遊不得遂豈山靈固滿之以遲余見弟父子具在與傑友高僧同樂也耶

王洪遊西山記

吾鄉多佳山水最勝者曰西山西山多佳剎最勝者曰三天竺寺距郡城不半舍遠永樂己丑夏余請告歸覲友人孫孟博金士傑謂余茲山之遊不易屢也乃相與策蹇從隸僕由北郭循湖堤折旋而西上寶石山登浮屠氏塔翠山屏列湖水鏡靜雲光倒垂萬象在下而漁人釣艇往往若鳧鷲出沒烟波浩邈開遠而谿徼僅見其影東望羅剎江若匹練新濯遶接海色茫然無際而吾郡城正值湖江之間委蛇曲折左右映帶屋宇鱗次樹木雲蓊佳氣鬱鬱盡在眉睫之下行未甚遠便得殊景益健遠興又西行二三里拜岳鄂王廟周旋墓下古木離立悵然者久之又西經行春橋遍集慶蘭若始至飛來峰下地志稱虎林山而浮屠異傳以爲西域靈鷲小朵峰飛來者蓋西山第一佳處也其高不逾五六十丈巖石巃怪特異若憤婆若隼立若鳥喙若豹躍若蛇遊若恭置劍植衡從偃仰益玩益奇上多異木木幹筆直枝葉碧色不假土壤根出石外冬夏常鬱鬱然丹葩翠裁蒙冪聯絡種種殊異不可名狀其下巖洞若曲宇玲瓏相通中外鑿僧佛像泉自石脈出滴石上作鏗然鳴隱隱出洞久而始散有寺在山趾曰靈隱有亭曰冷泉澗經其下始出沸徹久乃徐流白礫布底坦然半瑩跋石敝波毛骨爽徹又西不二里許至下天竺寺寺住持伯珪上人具礎邀氣遂同人上竺石路夷潔蒼松兩行若翠羽蓋列左右人行緣陰中倩風徐來暑日不爍遂遇古春名宿消鼎上人茶話久之薄暮還宿伯珪所觴小朵軒脫帽坐石壁下林墜陰翳萬籟岑寂杳然暮色自遠而至山風飄颯徐動林木響應溪谷閒以幽鳥其翁適遠介人蕭然有忘世之志明旦由故徑東還顧瞻白雲横亘四山北峰浮圖止出其半日影照映茸茸如白綿可構而取也噫余遊四海久矣嶽之秀者泰岱衡華水之巨者洞庭彭蠡而名刹高士僧勝未有若吾鄉俱美者吾徒樂而忘歸也先遊之一日大雨如謝孟博士傑與余俱不克遂余亦慨然賦詩有不妨三日雨一爲靜山川之句及是天宇愴然朗霽山水增秀草木亦津然有喜色而迎者咸謂殆非偶然不可不記也故書之同遊者余弟淵執役者黃郎阿總也約而不至者張懋升秀才也是歲永樂七年閏四月一日也

夏時　錢塘湖山勝槩記

凡稱山川之形勝自京師而下莫不以浙爲首浙以杭爲首杭以錢塘爲首然錢塘所以稱首勝者以內抱湖山奇偉秀麗之美兼有居民富庶知教之風爲吳越一都會也分野在斗疆域則揚州形勢則自天目龍飛鳳舞嶶落江湖鍾靈於人物古今不之距江爲險橫空列城城有門十鳳山候潮當其南永昌清泰慶春當其東艮山武林當其北錢塘湧金清波當其西由城而西出湧金門舊名豐豫行三十步許至西湖瞰三十里宋紫放生池萬

頭一碧水天上下朱樓翠黛畫舫笙歌遨遊古今晴亦美雨亦奇非窮颯餅壤一邱一壑因人而顯者比湖之中有三塔塔之下有三潭淵淵沈沈而莫測其深澄湝湛湛而莫盡其狀魚龍變化之蹤驚浮沈景自天開風月無際有非廣寒水晶宮之偷可擬也又有孤山山掛水中盤結偃伏最為奇絕故上有四照閣竹閣報恩院廣化寺延祥閬大乙宮帝師殿皆迭興而迭廢今惟白樂天金沙井蘇子瞻名六一泉井林和靖墓于古猶在水西雪北月香水彩晴光雨色之句至今傳尋今郡守胡侯復建三賢祠以祀樂天君復子瞻知所垂矣祠之東有斷橋北有西泠橋皆跨湖而建橋通裏外湖滙樵耕牧謳歌之聲不絕晝夜濱湖東南有學士港花港柳浪等景相陵水雲沿湖之勝則自豐樂樓始在湧金門西宋楊靖建趙安撫增高外瞰湖山上攀星斗官設酒沽極一時之勝後為繞政名罷之樓之北有環碧園宋之外園地連柳洲今併為僧寺又北有玉蓮臺舊名一清以種白蓮昭僊玉蓮云樓之南有靈芝寺錢氏故苑宋建依光崇於此餘僧今堂廢寺存又南有聚景園值清波門

外宋阜陵致養北宮於此今已蕪圯門內則連只山十廟鱗丈萬井星羅瀦泉衛府聳宮學舍文物儒冠茲不暇以悉舉也門外則接蔣松嶺西過長橋車馬將釋橋之北有內司之翠芳橋之南郎方家峪侃肯之勝景甘內侍之湖曲三園比儷今皆為墟方家崦有劉陳二妃墳墳皆建寺見存寺之南則有慈雲嶺由嶺西轉則南屏山松葺交翠形如象捲狀若屏鬧後周建淨慈寺今名興教居五山之列上有宗鏡堂下有千佛開羅漢堂居左鍾樓居前為十景之一案山之外有雷峰龕氏妃建寺造塔久為劫灰西有藕花莊高僧聯楚芳塔院撫壽自淨慈而西至法因寺路岐而二一接蘇公所築之堤堤亘十里以防潤水行者便之上有六橋下各通步一日映波二日鎖瀾三日望山四日壓堤五日東浦六日跨虹橋覆以亭堤閒桃柳芳草舖茵芰荷簇錦景入品題尤多其閒又建先賢祠昔享鄉賢三十四人又徙湖山林雪江講堂水仙廟及西湖崇真二道院布滿芳隱而無隙地則其當時民物之阜風俗之美政教之行槩可想而見使惠卿有知則含羞於地下矣一自法因沿山

而行至南高峰峰自五雲山際天分壁壘峰層巒狀若奔走飛舞湖中望之超然秀麗獨出羣峰浮屠七級上聳椅後巖有拾身臺鉢孟澤藪有五顯廟龍王祠致禱必應其庵門山一由前洋嶺遊大慈山至虎跑真珠二泉南出龍山進龍僑低六和塔當江兩山一過慈雲嶺登雲臺出包家塢凰秦望二山多有吳越南宋故跡過者莫不嘉錢氏之克忠兩恨秦賈之謀國也今建風雲雷雨山川壇為國祀典外報國勝果天龍龍華諸寺遠為一落石嶋煙霞二嶺嶺有楊梅塢石佛庵水樂洞泉如築聲故名下有玉岑山山對高麗寺界六通法相二寺出東嶽行祠越粟園梅園縈紆二三里景致無窮皆山川毓秀於物也一落西湖過大小二麥嶺大麥之上有蘇軾王瑜題名東至丁家山北有黃泥嶺小麥之上有題靈廟西下飲馬橋南至風篁嶺上有龍井幅員盤文深不可測有龍居之禱必興雲作雨昔有方士葛洪煉丹其山今創龍片寺於山之陽西接演福寺寺有辨才塔蘇子由為銘風水叢聚溪流而東入湖路轉而北過胭脂嶺至大普寺北出九里松東過行春橋接小新堤天

澤土栽廟路通趣院又由普福西過集慶寺月桂峰下有闍妃墳迦西入佛國山張郎之書扁筆妙入神自下竺過中竺至上竺而止上竺財觀音為靈下竺則古跡為勝三竺之間雲影天光泉聲松嶺岑寂為空香擬鍾靜耳目心神之會覺其迷極其樂者豈不超三界外乎歸路左合澗橋過龍泓洞有飛來峰又名靈鷲山與三天竺一脈聯屬至此而盡故上有蟾巖下多空谷謂之飛來者妄也相對有靈隱寺規模宏壯為五山第二兩山之閒有冷泉亭泉可猊亭可懸樹林陰羿九夏而暑無侵樂天云有虛白見山觀風罕仙四亭今皆無所考西有呼猿洞猿去而洞湮靈隱之後則北高峰秀出諸山支分上竺盤折七十二禪麓衍二十餘里旁礴起伏至武林山而敬其靈鍾於五顯神通外境吸向者甚遠山之腰有半山廟西有韶光庵庵極幽靜可以藏修唐有僧居之亦不成果而去山之麓有上下永福寺相都天聖薦禱寺相對又西過永定庵靈隱高僧澗院至石人嶺嶺過西溪復轉北山路過白渠橋沿澗而東經徐神翁雷院北過桃源嶺路通法華山嶺之南有青芝佛牙二塢

秦亭靈峰玉泉三寺玉泉之水溢出湖田者潤數里大旱不竭爲一方之民利由玉泉路轉東山至棲霞嶺上有紫雲洞嶺之北有黃泥潭嶺之南有宋中興名將岳鄂武穆王精忠廟宰木碧蒼春秋祀亭千載不磨廟東新栖鳳林寺舊有永壽寺毛妃墳在焉葛嶺之闢有四聖觀東有瑪瑙寶雲智果三寺寶雲中有葛洪初陽臺智果中有道潛參寥泉葛嶺之首有保叔塔寺名崇壽樓閣憑空軒窗來月金碧相輝於湖上勝有葛洪坡翁事蹟爲此山之偉觀也後有市子峰如巾人有石瓶山如瓶塔之下有水月圈南有大佛頭相傳以爲秦始皇纜船石今僧家改爲佛像面臨湖際寺名大佛此亦古蹟之一路有過街塔今廢東有德生堂碑存此即宋時放生處也西有總宜堂張侍御圓扁皆御書亦當時所重東下石函橋跨街爲梁上函湖水下瀕民田樂天所建千載利焉北過馬塍上宜花卉地連府社府覆都屬二壇金觀靈衛忠臣之廟寶祀典所係石函之東有昭慶寺明戒壇所宗寺之左右皆古玉壺園先得樓御林雲洞之址此錢塘門之風景湖山至此而一過勝覽則無窮也昔人撮奇摘要爲十景命曰平湖秋水蘇堤春曉斷橋殘雪雷峰落照南屏晚鐘麯院風荷花港觀魚柳浪聞鶯三潭印月兩峰插雲要而未盡其唐宋諸賢雖有題詠今多散逸所謂地搜勝槩物無遜形者未免有遺珠之歎昔吳淵穎寓南海尙作山川記況予生茲而長茲今幸以稀幣蒙恩歸全於茲安得無一言以鳴風土之勝哉尙望博覽君子是正焉天順七年菊月廣西左布政使致仕七十三翁郡人

夏時以正記

都穆游寶石山記

壬戌秋八月既望予至杭望西湖之上有寶石山甚勝將以斯夕翫月其上故人周學論與予自山之陰而登酌元學士黃晉卿讀書之軒俯瞰全湖一碧萬頃而吳山前拔類屛障然其若鳳凰南屏之山萬松慈雲之嶺又皆蜿蜒迴拱欲趨而先其東則錢塘之江瀾漫浩渺極目無際而西陵諸山出沒煙霏翠靄間誠天下之絕境也夕陽既沒明月在軒山姿水色倏焉而變予情愈豁飛觴痛飲巡闌忘蘇蓋不知夜之幾何快然若置身廣寒清虛之府樂可

言耶余性好月丙辰中秋嘗玩於揚子江之金山每誇於人以爲平生奇觀今復玩於此殆造物者之不吾斬而亦豈易得哉夫湖山月色千古常新第以人情之異故悲喜隨焉前乎吾者其賞與否其悲與喜固不可得而知也

吳鼎西湖桃柳記

宋蘇子瞻守杭日既浚西湖築隄隄樹桃柳世稱蘇堤更四百餘載翦伐衰耗可知已今上登極之十一年侯官王君爲錢塘縣令循行故隄數月仁侯之迹也而湮廢至此乎閣課民樹柳若干桃居其半君過之喜曰是不足想見東坡公風流邪好事者寫爲王堤桃柳衰諸賦咏識去思云往予從君觀隄上余請君數所樹籍而藏諸掌故禁後毋樵伐君不千應今過之屬桃柳盛布而君去還恭介德不復可從婁然舊感頓介人思封植嘉樹以毋忘遺澤邑中父老子弟孰不如我而奚俟禁之制哉又安知後之人不績樹以紹君美如君之續肯紹蘇公者邪詩云我躬不閱遑恤我後言君子患其身無以示民毋憂身後變置其法也昔者君不我應有以夫有以夫君去之明年爲嘉靖十六年其夏五月己卯朔故民吳鼎記

楊應詔游西湖記

西湖在東南山水奇絕甚爲吳越秀區余頻過之以北山南歸計促弗獲盡游歲壬戌夏四月日余自北還游湖上訪萬松書院於古城側時適雨甚乃沿錢王廟過慈雲嶺入天眞以雨弗獲游而湖山煙雲隨雨與藍輿來逐人余歸夢寐游湖上也次晨乃遂約趙謝滕楊諸子復入錢塘沿柳洲亭北眺望諸子談湖中之勝西過昭慶寺邂萬善橋而入詣戒壇見羣僧童童然而立聚語猶若受戒者復出西上登寶石頂絕高處見長江一線眉角閒因坐石崖附雪磴逾瞰錢王箭斜插西石鑄上尋探大佛像層巒絕壁濯足祀雪泉讀詠禿賊碑文罷又南去復越斷橋見智果瑪瑙劍躡躡湖次余同諸友過孤山弔林逋之墓見老梅樹挺立放鶴亭側傍有獨鶴悠閒啄菱芝仰空而嘯余復訪樂天四賢祠因語錢塘近被倭夷兵火之後州牧郝守若四賢忠澤民者幾復轉石磴下過新建陸宣公祠見偉麗閎壯甚余睨其[illegible]左傍空地尤特聳贖敞清絕

余聞西湖古稱歌舞之地自宋元來儒風道化寥寥偏移余昨與諸子所言萬松書院於此可乎中屹宮牆傍仍作顏樂曾唯二亭儼若子在川上而裕沂風雩咏歸之氣象藹然於前可捫底他日人心有所興起歌舞之境或變為弦誦之鄉於西湖尤信加一勝徘徊松畔久之適遂西冶橋詣武穆候廟轉墓下見精忠碑碣燼櫕雲漢赫人心膽而奴檜三老奸姤容竇態長蹤階下余僾然嗟歎欲書余前所作侯裨陰跋以補金陀額天遺編故事不果復沿山澗入陸行道三竺佛門見松篁夾路水聲繞漾然移時至積慶寺訪理宗遺像無存尋跋涉久始到海上仙山諸友各倦矣余乃獨坐飛來峰側見諸洞窟玲瓏余穿巖隙入恍石乳垂垂墜佛大七諸像星列其上石青紫有光每窟穴處雲灢灢然起不覺神怡氣釋武誠惠理所云西天竺第二峰者不知何年自海上飛來於北石畔溪流激入許友巳集盦隱余續至劇飲閒寺僧犢溪上人者究唐駱賓王吟詩之所在北高峰下余亦跋蹀不能至飲罷至冷泉亭題詩壁上因與諸了話往日奸檜地藏和尚之事雖涉野史荒唐莫可撲然亦可見天理人心神鬼報施默定有不可逃者冷泉亭上有一泚悠然余遂沿石泚下復至前飛來峰所因詩所謂呼猿洞者在判捺中道狹不可步遇洞諸予坐石筍屛畔於是遍歷三大竺法界見雨山腋道陵竹嶒磽角立余乃至白雲堂瞰所謂古流來觀育靈跡復試夢泉亭雙宿軒宋光宗駕幸往躡皆莫葬余急訪下天竺壺運翻經之臺見臺封蘚剎蝕繼至三生石上盤紆山徑乃下汲萬仙公泉水甘剡甚復取道後湖小徑去由曾子裔巻兆左析下遙六橋遂望南屛諸山龍翔鳳揭與湖光掩映平沙淺湝闢岸氛夕露頃刻千萬狀水禽翻謝往來而雷峰塔隱隱天畔余因與輿人訊于躡懸公葬所遺事欲從八盤嶺高麗寺往醉之帯果乃徑至淨慈訪孫太白傳隱高峰深處坐蓮華洞曾憶往時與方伯李古沖實酌居然亭談仙姥酒壞諸勝尖晨潤溪需予復來邀飲六橋上獨奧請予邀遊道上豪談劇論澗溪子曰不知前亦有人如吾儕今月游樂否余曰昔然少谷殷近夫與孫太白月夜吹鐵荷作軍中樂於此相與歙甚因劇然長嘯漁謳酒觴恍若鸞鳳之音自南北二高峰下少頃天風颷颭微雨至余與諸子徑取藺棲由中流造湖心亭小憩自余王長至茲湖上今幾何時而湖上之人物臺榭不知其幾變更王圖佰業琳宮梵宇條忽邸墟瘡眠干戈相尋紛擾不已夫天壞閒一抹之外皆為長物惟飛雲野馬天眞道妙與吾與子俱形於前者為無盡於是復於諸子痛飲浩歎洋洋頃之日落湖水矣迺大笑而別

又紫陽洞記

余過錢塘必登吳山背一陟紫陽洞之勝未悉也歲乙卯冬至錢塘時積雪盈旬余沿岳武穆于肅愍四忠節祠西上穿小幽徑轉北林行雪中抵其麓坐石圻紫陽洞天上旁睨有小石堵門子排石入之則見林竹嵋岁中有石池泚然樵者曰此野鶴僊鍊丹處也池木清寒中有菖蒲池後有采之園以雪弗果往遙睇前石磋突出有一石類林鹿蹲其間余亟往趨之雪崚崚落余乃復循石堵出憩歸雲巖見飛靄流氛從巖洞中出沿側石罅徑東山欲訪野鶴仙祠迺呼道者新澄僧往披松磴汎巖雪迦古瑞石洞未至洞少許則見傍嵐岫巉齶石乳垂下奇甚洞深窈紆邃余仰睎巖敷上劃劍有光古壁苔刻模糊游玩久之出又沿石梯前始至祠拜野鶴道蜿瞻其像清矚而飛逸眞若羽衣自海上西來顧道澄曰此鶴何年復至乎乃循庵側復穿洞傍圻出行不十步許則又見亂石屑巖自草樹雪中騰跨出羣走西逸不可以億許若初平擁羣羊東下余驚巽行丑顧方追從之忽又至一山巒洞口傍大鏘日朝元路迺捫蘿徑至其側見兩岸峰側壁起中微一線路天光隱隱頂忽一黃木跨其上狀若石梁然余欲梯之足叢雪中數尺許不能進返至小蓬萊衣履交徑矣道澄延余至刻仙堂已謁老君遺像出余擁石斕伫靚欄側有古大樹數十株特余立時林外雪紛宣竹灌殘然有聳猿猱跳且呼俄又若笨竿交奏天花亂落郷不知此身由崑閶玄壺蹕而東也俯觀不塘一銖萬家玉宇玲瓏舉首羣仙在空中招之幾下余心益奇甚復自迥眞橋東去不數步倚下見石扇中開余轉而出兩巖戶絕頹傍有大獅石蹲踞不暇巔亟往迎貞為訪弔徐洞陽遺跡見洞門都鄰雪已遊而封矣不得已過月波池謂紫陽至望江闕徙衛忽天風蓬蓬與江聲從余廚背後東來嶽吸風日不可

辨余亟命道澄放玉虛樓趙孟頫聶大年等諸碑誌讀之稍久下至見巖雪稍已開霽乃披青芙蓉展憩左右盼而懸石露奇紆怪彎鬖鳳翥補衣石則又獻萼於前與歸雲角峙景益清神益遞直若人冰崖中覺寒益甚徐起躡石屹屹危且墮群遊者咸在下駭走嘆余曰天遊子可謂判命劉可背矣余自補衣頂望笑曰余方欲摩能瞈拾虎豹以補衮非判命能耶時天已暮又與古瑞石飛來石接余興益劇復欲取道躋之不果乃據青芙蓉頂傍徨冏驕道澄亦余從吮遂江揔重湖睎三吳之全壤唶故宋之遺宮悽然狂如遡不巳道澄曰子何感慨如是余笑顧道澄數曰嗟乎予知此石撐拓乾坤幾何年於此而其閱世豈不多耶方錢武肅擁兵下吳越據此高宗南渡國江南一時山川文物何如無論錢封宋祠乃張子陽平叔徐太師丁野鶴之仙跡亦又陳奠可詰矣而少保肅愍暨伍諸公嶸蝶何往眼中所覩者惟野馬四時寒暑之運孰隆施是而其伏也無窮其賞也無盡其精靈與余俱亭列于前者不可磨滅迄今焯煌循昨日餘者安存耶

顧璘 萬松山開石路三亭記

萬松之勝以石石乃在莽閒不可以步嘉靖庚寅璘長東藩適觀察使池陽汪公珊樞使台南李公節同在三司休澣登焉顧瞻羣石蒙翳埋沮標見而秀弗是乃相與歎曰地有材而俾弗見非吾黨之過與於是乃議疏抉之役召吏鳩工厚之直饒斬荊棘芟蓬蒿凡延蔓爲石障者去之必盡然後平險通碑蜿蜒石闢因高畢爲之徑夫人始得步觀焉見石之端偉壁起者若正人立朝巖巖然有不可犯之色磊落廉隅陳奇巘異者若眾士亦列劾其功能其瑣屑參錯四散不可窮者又若方聚羣分物物各安其居也嗚呼勝哉翌日蔡依諸公林壑高遊咸來賞覩又相屬曰功則俾矣非有臺榭爲游憩之所則迹少而徑將荒安知來者不無前之蕪從乎眾皆曰然於是樹地面勢作三亭焉路自書院門西而上達山巔踞月巖凡若于丈又自山半而下達圭石若于丈前山之亭曰張衣璘作後曰□□汪公作李公作於山麓曰□於時僚佐竝一時勝品或謂與地靈相感會云

田藝蘅遊北高峰記

由法華山之南龍岡蜿蜒猿攀蛇折三陟三降可四百丈許陵虛拔峭孤聳碧落者曰北高峰蓋言峰在西湖之北而最高也其下爲靈隱山茲山名稱不一以其爲神仙之別圖也故曰靈苑以其爲許由所稽留也故曰仙居又以其草樹鬱葱而多虎豹也則曰虎休南唐避諱易虎爲武遂以名郡亦猶姑蘇虎邱之嘗易武邱而此則訛而不復者也是其來尚矣山自偃霞嶺而來纏徽懋嚴結局於祐如龍遊千里而獨角昂霄如蚪飲長江而怒顧注雨眞錢塘之天柱也其陽石級而登者三十六灣勢插太虛影浸明聖禪宮星列鄰會天開其東則渺渺茫茫蓬瀛之勝可數其西則隆隆隱隱龍鳳之氣猶存其南則屏以重山而羅剎斜遶其背其北則闕以大野而皋亭逆峙其狹廓然四顧適然長笑襟攬天風心空海宇何如其樂也憶昔癸卯秋八月十八日與臨安高子世道輩同來望潮踏月而歸今已戊午矣以志在山水若余者十六年閒僅僅再至又況朝歌暮鼓彩輿畫舫於六橋楊棚中者誰肯更於物外著腳耶斯遊也在禮爲蕤賓之月可以居高明可以遠眺望可以升山陵可以處臺榭是謂受天地之時名山大川登高能賦是謂修大夫之事騭君伯父不敢勞其筋骨坐弈蓬窗是謂老安之敬沆子邱子季父莘弟半遂而返不欲强其力之所不能及是謂各得之心蔣子充子久方錫之足力均强窮躋不忘或兄弟相好或賓主相投後長後行一倡三和庶幾東南之美允稱花萼之才而余小子則感舊興懷歎金蘭之久寂撫今馳志悲城郭之新幾又莫非情因事遷而事隨時變者也是於跋涉之頃而寓禮義之周於燕弈之微而著風敘之大豈復流連無節沆涵自廢者之所可尚哉記也者疏也言一一分別而紀之也以地則當載以善則可述故書於品嵒之藏史

又遊五雲山記

乙卯秋八月二十四日余寓西井李鄰侯祠與徐弟導鄉約爲五雲山之遊適余赴酌吳子宗河家而徐子亦訪盛于汝誠遂寄宿法輪禪寺越日丁亥將乘輿獨往未及登輿會黃子惟岳出子于明來訪聞之躍然遂聯輿而出出湧金門而南過靈芝崇福律寺故址蓋近爲防盜所焚也折而西南出長橋過淨慈

禪寺道經大慈月輪秦望諸山直登五雲山絕頂五雲山去城南二十里許高數百丈五峯並峙迴出雲霞週迴可十五里遙逾而上凡七十二灣其半分建二亭以接足力最上爲眞際院梁普覺禪師道場俯盼長江曲折東下沙渚迴伏間風帆烟艤若鷗泛鳧翔出沒無際定山浮山諸峰羣森赴壑若渴虯飲江而龕赭兩山對立海濤中逆之東南奇覽展聽可盡院之前有天井二覆之以亭舊稱大旱不涸僧言甲寅秋亢泉源亦竭取汲山下固甚艱也飯罷舉酒數酌其惜徐子之不與偕舟甫出院百步而徐子肩輿追至相對撫掌興亦劇矣復入院投齋移時而返坐第一亭北眺西湖如露半鏡雙峯髻聳足下江湖之勝此其棟之復登月輪峰入開化寺振衣六和塔之第七級塔燬已久中存宋理宗眞武像康伯可等篆寫佛說二十四章李伯時觀音像俱石刻無恙又入大悲山遊定慧禪寺散於虎跑泉味殊甘冽顧囊有佳茶惜日暮不暇煮嘗也少憩亭上誦蘇子瞻詩及宋景濂銘未終篇爲僕夫催去過發祥祠遊淨慈禪寺閣五百阿羅漢像閣麗爲五山之冠餘不及遍歷投宿於蔣公廟衆謂斯遊也夜雨新霽秋氣正清盍登賦之朋極江山之賞雖日出而往日入而還所樂既已多矣宜爲之記以續遊史余於是乎書之

又遊寶石二山居記

余重遊寶石山之又二日信宿中河復避張揮使之燕迺曉起謝諸客獨與錫之隨一小奚奴荷雨蓋循湖而西過大石佛院由智果寺觀參寥泉問山左小徑得山居路夜雨初收露珠在草披榛亂莽衣履沾濡屈折而北始達智巖此智果山居也山上人肅余入素屋明窗俯闞湖水獅子峰正峙其前而蘺門若磴自成小景上人高雅接談如故疊出茶筍兼供齋食爲之坐留許久索筆題詩而去仍邀余登獅子峰獅子峰一名巾子峰皆像其形也去地百餘丈孤石陵空亦可百尺傍有圓石甚巨猝閣厓上巧於落星坐其巔已去寶所浮圖三倍晴色蒼茫江湖掩映覷非所見更超嘯也山峰北遵山背鳥道而西過錦塢至寶雲山爲瑪瑙山居其下即瑪瑙寺僧眞定留茶問葛翁井所在遊指殿前古井曰是也泉甚甘冽但訖僻在寺西南爲稚川投丹之所而初陽臺今近在山居之右或此亦城泉也振衣登臺即山之巔耳仙翁修眞時於此吸日精月華蓋四望高明纖塵不到信壺虛也旭日正升烟嵐畫埽松風竹露清徹肌骨世慮都已消寂病驅更輕因笑謂方子曰儻有玄鶴飛來便宿御君翁翔碧落矣子幸勿援後融方子穆然許之西踰荐嶺達妙智庵故宋牛將軍香大院翁門闕畔皋墓尚存會陳子安伯陳子上廣人方子同里相與茗談少頃遂借遊棲霞紫雲二洞棲霞多奇石而穹窿夏屋丈穴通男紫雲則乎章懸空孤柱斜撐若將覆者涼風南來淒陰逼人不可入處由洞帝而上有孫石甚奇嶺之下爲精忠祠祠岳武穆王墓轉而東沽酌氏舍遊鳳林寺寺中環峰堂近改祀陣亡宗將軍而下四將以僧兵百餘人配之大息再拜夫將言死敵職也彼僧者絕親逃世禁殺度生而遁爲此及禍雖三生之業障未除而驅之懷備者故都督萬民望實爲之也死難不下數千人出家者尚其戒之哉然近世遊僧太多奸盜百出眞之鋒鏑殆天意也使在悲遠靈一輩嘗不至此耳又爲之軒渠復頹遡而歸昭慶則招飲者已再留徹屑偕芒足而俟余苦病酒不能更入市矣抵家日已銜嶺餘輝在案筆研塵積拂楮書之以記浮跡題止稱二山居者重初遊也丁巳夏四月二十一日

虞淳熙重闢華津洞記

華津洞者僻在方家峪蓋宋趙冀王別業也入明歸城隅沈氏日尚沈而沈以鶯熙家障其幽宅故有仙人某臺屬何氏山四圍視北邰守塚數十家邑子火葬者與若不時葬者虛捍綢予金錢許委骨津中津以塞前和顰業多於積石飽魚不能亂其臭時享入餞見颯反走守塚家發而薰餚枳祟及其婦子矣熙數過爲掩目數日嘆乎悲哉大陵積尸之氣此其升乎獨奈何不令仁君見也今年秋侍兩邑侯行牆胡侯問雲嶺奇石熙以家山對因具言狀湯侯日嘆晉迺敢伴應我下撤收胥胥對簿事在數前序之第令界骨掩叢塚因器盡出沈魄行峪中無方相氏居民疑有麗熙修瑜倚祠焉湯侯益命竺僧聲此軍持之水羴焉嶙空景人不祥斯祓於是靈津吐華洞室延雲蛤蚜嶙峋奇石截漢森森接嶺而上無異朝侯指矣乃湯侯儕夷

風懸日月塢梟獍狐狸之穴以分人鬼區安得私福地如冀王也者請納地而地之左顧匿守障幽宅如故湯侯許焉具所須禁介中夫搶驕埋尚元澤也摘伏發姦勳智也移風易俗大化也祛疑挾冥生安殄鹽未禍得藏已厝得形芊之旁錫也青禕時薄黃暘退飛惠鈞政行上像下嬉昭侯度而迎貞符之大賓也尊斯美者郎顒五丁蹕庚樂君子不以為泰況僅復舊覬予洞之闊於胡侯成於湯侯熙佐三老為之役揚侯名本京山人令

錢塘胡侯名滑武進人令仁和並壬辰進士

郭子章文昌祠記

今宇內祈禱祠文昌君者其衆有之有崇其武功祀之者說在典祀劍州梓潼君張亞子仕晉戰沒人為立廟唐玄僖西狩入蜀神屢擁護宋咸平中神礙王均招安使以聞詔飭祠晉王號少府造衣冠法物祭器於是介冑龔雜之夫爭禱而祀焉有固其宿文柄而祀之者說在化書神累世業儒刻意竹素帝命掌天曹桂籍凡士鄉舉里選祿秩爵封皆隸於神於是射策甲乙曾文龍虎之士爭禱而祀焉有謂神佐南斗注生祀之者說在眉山蘇氏其曰張仙者神本張宿婁胎張氏入蜀稱北郭張生也張弓挾彈者神本張張本皇帝子揮始造弦矢不忘其初也禮男子生懸弧矢又祀高禖禮於所御者帶以弓韣授以弓矢皆祈男之祥也蘇氏以玉環易彈歸誕軾轍為宋名賢於是世之患無子求有子者爭禱而祀焉顧總而命之曰文昌何也文者精所聚昌者揚天紀轄拂並居以成天象也象似戴筐星有六一曰上將大將軍建威武次二曰次將則主武事三曰貴相大常理文緒四曰司祿司中司隸賞功進爵則主文事五曰司命則主人閒似續生臧夫星者陰陽之精氣本在地而見於天文昌所居鄰於斗對名曰天府又星之最鉅者其能役使羣動受爵祝史有以哉武林湖山梵宇充斥獨未有祠文昌者萬麻廿三年御史大夫溫公鎮撫於浙拓故集慶寺隙地祠之溫公為諸生夢神示以赤黃懸幖而登第後夢神鑄之璋告之名而生男故公祀神惟茲已乃醵貲聚材并力鳩工始十三年九月訖於十五年四月祠成六年子章求督儲於藩祠僧普秀丐言紀之予惟神忠孝文武之跡鏘洋化書夫人而知之本本原原末易窺測

子洪內典讀文昌大洞經首曰靈風大和玉音流精王哉自然誰識玄文寂寂無色永劫無沈茲非文武之根苑忠孝之橐龠乎彼鑄而禍者欲斷遂謀韜獲則亦非神旨矣夫橐韜介冑之夫未必寺郭李韓岳也神毋張逆嶽毋敗忠謀甲乙龍虎之士未必皆孔顏曾史也神毋翊浮薄毋右隱怪弗無子求有子之說未必皆玄烏壇石之誠也神毋絕伯道之兒而辭傑鼠之葉毋餒羊舌之鬼而應塗高之讖詩曰嗟爾君子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章之所禱祀於神者以此而系之辭辭曰

青暘啟胙孫宿侁瑞是生帝冑熙秉禦懿赴赴金咨瑩瑩玉粹流形吳會巒道潼水神人相之昇以如意如意一靡威震九地武堪夷亂文足苑士為臣死難嶽洋忠義敉萌康國婁朝褒勛七曲不騫爾劍並峙騎箕聖窟鎮星黃石彼烈者蟀振古再幟於赫靈風上應文昌座隣魁前象垮戴筐六府是司天垣之綱乘參麗井炳垣鳳壓大於萬化九十六生風動星搖靈武維楊礦均鎔曠力埽欃槍縮文籍桂顯遂善艮無嗣弗者祈有者慶南斗助靈媒官嘉祥神留宇甫廟食侯王句吳分祠虎林焉卜彼溫司馬獨虎尸祝迺棲玄宅集慶之墺基肇古剎發祥天目右搴飛來左抱三竺允文允武以似以續天開紫微放悉巴蜀大道無言化書則或真諱扶教為世證覺體含玄黃色判清濁不為上睢不為下對虎符龍券光靈如昱貞名標輝千秋膏馥

又李維楨記

渡西湖而北踰九里松走靈隱天竺道也集慶寺縮轂其口寺剏宋理宗朝割寺一隅而為文昌宮則自萬麻周令御史大夫三原溫公始祠後故齋閣毀於壽龍僧普秀新之而御史中丞瀛海劉公以其稟首事觀察潁川陳公禱祠有應礬閣下石而屬不佞記之蓋太史公天官書言斗魁戴匡六星曰文昌宮名為上將次將貴相司命司中司祿蜀人所謂張亞子戰沒而成神唐玄僖兩宗入蜀神隆相無患害則所謂上將次將之說也化書曰神世業儒上帝使主仕籍則附會貴相司祿之說也或言神故張星而殆張氏子其先為皇帝揮造弓矢挾彈射諸物不祥者使人宜子子壽考則附會司命司中之說也此其說經生所不信然萬物之精上為列星明則為人而幽則為神保章氏掌天星志其變動

辨其吉凶定其分野以觀妖祥散食於地斛祭之名之曰布是靈無義而盡以爲悠謬不稽乎瑤光爲雀爲燕爲蝙蝠玉衡爲鷄爲兔爲桃李爲椒爲荆房爲馬機爲麟樞爲感爲鸞爲鷹大爲鳥虛爲槐夫物有然而況於人乎說之箕尾數之少繳白之長庚朔之咸光之客部之句陳箭之德畫一策而太白食昴出一言而熒惑退舍北其者者也而何必文昌之不爲張氏子乎舜肇十二州禹更禹九四岳九官十二牧人則典司政本翼襄主德出則總領諸侯經營四方內外不觔勞逸適均考張星分在三河而文昌無所不屬以文昌應張仙歟歷中外豈天垂象而二帝則之爲岳牧建官式耶神蜀人而賓有越祀魂氣無所不之也夫何疑焉不佞又考神在周爲張仲是吉甫之良友而周宣王之名相也吉甫伐西戎鐵犹勤勞著在西北而仲坐論嶽辰各使宣王任賢勿貳得盡吉甫之用內順治而外咸嚴周道燦然中興仲無智名勇功而功各實居最多其應惟呂孝友總百行總三才一以貫之矣文昌之七十化義當取此孝弟之至適於神明卽以當列宿今天下齊明盛服承祭其誰曰不然如流俗所傳神有衡德是爲淫祠何以聲靈肸蠁未施敬于民而民敬也不佞從陳公秦越游二十年矣古人有言清如玉壺冰直如朱絲繩公足當之諸郎君卜歲以下衣布食蔬夙興夜寐伊吾聲達戶外人罕覿其面屬小吏叩神輒應具奏假在屋漏言動之先矣不然武林繙黃之宮香火壇委者無算而公獨靡廩昭事文昌也不佞故略閣規制繆費與登覽名勝不書而特爲著其文義如右神道設敎儻此類乎

王在晉西谿探梅記

出錢塘郭門西行十餘里爲佛慧寺山門臨沼澥注流泉石橋平度高望山岑崚嶒峻峭樵雲野叟攀罔躡燈影如黑子東壁奇聳翠容嫵媚愛玩人之焉君黃君都閒庀具拉我同儕特有黃小儀貞父班荊列坐浪謔劇談僧貢茶芽菜甲椒湯胡餅食未厭足吳方伯本如以行僅儲白架郎與宿窓副鵠寅相向飽飫淮南實方伯獨從後至紗巾鶴氅余紹帽裘衮燠涼各別人坐大噱是日爲正月下浣初辰寒風刺骨王生冠若冠衣若衣自知無可嗟也出寺而迤行過麓茅古梅成叢斜枝勁幹爲百年老種自花平鋪散玉綷約幽芬瓊林瑤島晶輝不夜近之泠泠清涼沁骨遠之的的光景動人昭華之珍延喜之玉樹頭璀璨色相超塵山門林青紛香樸鼻十餘里遙天映白如飛雪漫空六花亂舞經行之處茶林風細蕊蕩生馨桑枝軟柔梅竹閒錯北山之背地面岑寂大勝山前車馬躑躅化開得一邱一壑貫足結爐遺世靈隱諸峰亭亭透出而向前羣玉如帶擁腰圍翠岫成行綠衣垂棟北山之勝勝于此矣再行十里許及永興寺門境遐僻林木蕭疏竹欄花塢透迤斜徑煙雨萬竿猗猗有斐小諸當前有梅林數畝苦蕾盡吐暗香人殿憮長貫佛前正是暢枝甘露點滴芳妍一池止水明同澄鏡花神煥發可避山間風雨安得世上埃坌清致絕矣轉人韓堂綠彎二株挺然森秀横斜疎影透露芳心紛幽文鱗艷臧綠緻琳瑕青熒玉顏翠骨以此人壽陽粧則嬌紅嫩綠粧成扮黛又不似林閒純白爲雪花遜讓三分登樓一眺淡月朦朧在太湖石畔矣僚友鴈行露坐飲澗盡觴折瓊林以爲羞精瓊靡以爲帳老僧于竹根抽筍淺烹佐飲味極鮮新又聞小池中青螺爲祖師點化頭頭無尾頭陀取螺送體果然則已人錢塘志爲貞父所登記矣跡余榷武林行盡豁山之勝而西溪獨爲流覽所不到蓋永興去城稱遠而武林人鋪陳湖山佳麗未有不說山前而說山後者遊人之所舍爲山靈之所祕以此般孤山當爲和靖先生所諜識野鶴飛來可與青螺並歸點化矣

賦詩數章輿畫而返貞父之佛慧寺而宿焉

龐承寵重復天池寺記

天池古名刹也伏虎禪師時與眞濟雲樓始創鼎立自乾德至今歲月屢遷風雨蝕中雖有余知閣之捨宅衛將軍之修募隨興隨廢勝地久湮五雲一賑錢付之寒煙衰草闃矣至我明隆慶五年蓮池師行腳南還愛此地岑寂結草趺坐虎患息甘霖沛士人心感靈異相與荷鋤負木尋雲棲故址而新焉一時緇白視雲棲如化城求息兩足而至者徧宇內而大池不越一二里猶有志未逮也蓮師示寂山將易主徒爲丘塋搢紳義協體師遺志共捐佈三百金贖山還寺構椽禮象金碧互輝復成三刹憶自伏虎開山沈鎖三百

餘年而靈山如故重覩莊嚴嗟哉廢興雖有緣劫成敗亦繇人事伏虎興而荒山闢蓮師起而雲棲新諸紳義而天池復豈偶然哉茲山之復也有異焉山入民家幾欲開夷惟古伽藍神百計移之不勤豈伽藍神戀此一塊土蓋三寶遺址天龍可護空中法王費幾許護持以待今日因固前定神有先見也當茲梵音初播五雲復集天人合慶律戒重嚴焉鳴可以幽讀龍樹藉以求虛不可招澄什于山西遨林遠于江左稱一時之盛歟顧盛者袁之兆履霜之處諸紳又爲此山計久遠而共請予爲之防予弱冠喜靜理叩玄談寂時與名衲揮塵此心常在毘邪摩偈之鄉向習皈依蓮師枯指開悟于心不忘今欲遵師教爲宗門立法故謝不敘于是爲天池守院約司院二僧擬自雲棲主假閣專香火朝規夜課悉秉風條山糧花息盡屬雲棲香積苾蒭祗受成焉職盡交代無久住無專主二院如一家然其有任情廢戒倚勢作奸妄思變更者有三尺法以佐韋馱杵擎約嚴矣規立矣予更有說焉成如累山毀如燎毛非堅那伽定力終始貞之何以燈燈相續若剎邪無主干劫難銷山崩水涸乾坤亦壞劫此尺椽寸瓦哉願二院首座各堅心力貞功九半躋法界于無終無始中不爲塵劫侵毀斯伏虎猶生蓮師如在諸紳義協俱與不朽若勒言盟石猶其後矣

劉夢謙　雲棲免役碑記

稽夫雲棲之初建也配眞濟天池鼎峙三刹后俱圯獨雲棲以叢林冠國中者有蓮大師興復而震旦之也方師之卓錫于此止一廢基結草廬危坐日久山多虎師息之時苦魃師沛之士人驚異相與爲登登爲馮馮繹之營之輪哉奐哉嗟乎山川之靈耶師法之靈耶抑諸伽藍神之阿護使然耶梵宇告竣繙流駢集繭足傳食者飭以百計終以千計豈皆向空門求食云爾乎蓋重師之戒律嚴而熏修素也師雖逝數十年諸佛子遵之弗諼故人人欽之然本寺無業向無一人疏募於外日用齋供皆資于四方諸紳士及檀護因而諸紳士聚謀日糧來於外皆喜捨自來因不勞而至薪產於山舍近而求遠不亦揣且勞其捐資鬻山一十七頃餘捨寺以供爨給則是寺無業而有業有業而受業之累焉里役之派樓所繇來矣若輩亦無深仇

忮不過軌祝雲棲爲奇貨計欲日後包攬需索之預謀耳情淨法門豈能甚此俱欲捲畢是敢悲哉彼獨非善男子何不一發菩提心耶諸紳士規其成不忍視其毀貽其利不忍貽其害共懇予行于下邑申之上臺勒石永杜役擾予欣然樂從事爲之轉達各憲聽額蓮師戒香恒馥慧炬嘗明得蒙督撫董批雲棲碑誦精嚴夙稱勝地柴山出自權施豈任錢更准立碑恤免毋容擾詳徵按院左批雲棲一寺准永免雜役他寺不得援例繳左藩憲李批准勒石仍候院示行徵有藩憲王批仰照院示行徵總憲肅批雲棲禪寺歷多年所戒律清嚴豈堪里役相應加議一切差役悉與豁免勒碑垂後永著爲例仍候院詳行繳帶管糧道龔批仰候院示行繳守道路批雲棲戒律精嚴委與諸剎不同允宜勒石免役仍候院示行徵兵憲冀批如詳勒石免役繳遵蒙各上臺不謀而同俞允畫一其爲福利難可勝言業已取具里造永不妄板里役廿結依准附卷訖仍行錢塘縣人詰永免著爲定例予復追遞前事俯示來茲敢有奸里册造狠貪未遂別立支科另生巧弊或將他人之產而暗埋之或將別甲之糧而飛灑之許指名稟究自有憲法在斷不爲斷稍貸其在寺諸僧亦宜念念禪門勤修是務依依法座聽習爲心則擁護有功梵音可錄矣古剎不朽蓮師不朽著紳幸甚予亦幸甚

文王輔　雲棲免役入誌記

武林山之南朔琳宮緒宇千萬計矣獨古雲棲於今爲烈訪茲寺者或沿江游路入梵村前有七佛寺爲之棲待或循山麓徑繇天竺後得天池寺可以息肩至則泉迴峰繞隱隱然藏于松林竹徑間耳見坡飛巖谷則日土淨境幽洵一大道場也上東岡登實刀朧則日青龍泉之所出也通邇中峰壁觀之旁則日聖義泉涓流源也盤繞西岡迴耀峰之下而觀金夜則日此與二泉鼎峙爲三者也人人自以爲知雲棲嗟乎若豈號爲知雲棲者哉能知基之繇廢而震興乎能知名之繇異而復同乎能知天池之繇辭而復合乎能知寺之幾將廢而終存乎請備陳其顛末自宋僧志逢策室五雲頂號大扇和尙因虎遁伏世稱伏虎禪師錢武肅王爲之建寺五雲山之西塢而雲棲于是始興矣嗣後漸次凌夷梵宇傾圯故址徒存迹數

百年而蓮池師興師諱袾宏字佛慧別號蓮池雲水南旋旣錫草廬馴猛獸格甘霖隨應翕然歸衆誅茅披蕪萊恢故土奐新宮殿此雲棲之餘廢垂復興也宋英宗治平初易之以棲眞蓮師始入梵由讓爲棲眞及問山叟梵樵嘗以雲棲辟閒咸宵臨安舊志則雲棲者昉自乾德矣師遂以雲棲名仍民便也大復古也一時市梵景羨如太史黃君諱其昌祭酒陶君諱望齡者皆爲之記石偉有縉纘此雲棲名餘異而同也向雲棲配貢濟天池爲三剎雲棲貧廢同有乎天池師方徐爲興理遊告寂矣居鄰侍以必不可復基址肅剝入民家雁一椽小伽藍百計遷之不移尺寸笑越請君了其相撈異倡義助給值名如響構椽塑像贖山產統之雲棲歲擾僧典之始非不二法門新舊基址共計一十七頃存奇紳士慮爲偏役僧不能守懇之前守罷業經刻石此天池之餘離而復合也士信衆其成奸里幸其敢陰懷睥睨藉口徭役本剎諸僧唯事熏修聞役擾而駭散向非諸紳士力懇劉部守詳諸各憲臺俞允勤石永免不幾更翦爲榛莽聊此寺之幾將廢而終存也人人自爲知雲棲人人不知雲棲興廢之繇嗟予若豈號爲知雲棲者哉旣記之碑仍載之誌始保無虞寺僧是以抱無窮之慮隨有入誌之請余繙閱前案詎以衆譽爲譬諸廢戒律視其祇須實迥別池剎時師之存也主法席正義阜訛明心闡性契法究禪超越生死置有戒疏發隱緇門崇行禪關策進彌陀疏鈔等諸法寶流通於世存而說法寂而說法今昔未有此雲棲之所以大振也此天池之所以務復而伽藍之能降畀也於于盛哉伏虎之後師其人與百年發之一人與之嘉師行實仰師遺風故諸名人巨卿俱尊崇爲蓮宗八祖也然今觀之雖億萬阿僧祇與有限量而雲棲獨休烈于無邊者頌允宜輒入郡邑誌庶寺役永免師名愈著於役相與不朽云

徐島雲棲免役入誌記

雲棲梵剎甲武林經始于大扇和尚而鼎盛于蓮池大師師之行深證果不可思議門無容于記誌若迺宮殿之壯麗僧衆之半祇園而禪光妙奕成律森嚴歷百年如一日師之法與其待允足于古至其贍僧蔬水之貲檀越捐資拓地捨有常須爲侍乞

生虞其徭役有屬清修言之竊道不啻再三俱得蠲免亦旣勒石可垂不朽矣惟是邑乘未即紀載諸紳猶飄飄焉慮之微言於子以入乘雖然乘以人心而久耳佛在人心常輪轉而日增輝蓮師證佛最深心人心者最篤精靈遠護當有邦之仁賢繼起循卓棲踵祇太子輩出行日廣所不逮而永所不磨總屬人心所不容已者奚止蠲此數敵之役云然則雲棲蠲役之久不在石不在乘併不在子言而在人心也惟主僧之嗣此寺者第能長遵蓮師清氣係屬人心將雲棲之垂不減祇園與天壤俱亟矣

雜文

王世貞　定浙二亂志

萬厤十年之四月兵部右侍郎銅梁張公肖甫兼右僉都御史來觀浙師故有幕府親兵四千五百人其人多括蒼諸郡民家子遴選而故胡少保倚之起戰功餉資至槩縣官廩不訾敍趙尚書來代稍稍爲裁綿然猶日一金而其兵分營九歲率以七營防海汎汎畢乃歸是時承平久當國者有所嚮以桑孔爲急而士大夫爭言汰冗費稍及兵餉於是給事中疏請減營兵廩三之一無已而復請以新議半之當幕府議錢法壅不行無所得食則相率號於兩臺使者居閒幕府幕府吳中丞善言嘗守吾郡用循吏治效縣還不習兵弗聽令予錢自如乃詢詢爲惡語冀以徇喝止吳公而吳公益持之堅顧僅兩臺使言之諸司道傍睨亡助者於是兵有二黠魁曰馬文英楊廷用構其黨噪於治餉僉事王許之門許之跳遂闌入幕府吳公匿他室跡得之遂擁而至營所以窘辱之者萬狀兩臺使來爲請命稍稍解然猶責吳公自書腹罰狀以庫金二千爲酒食資乃縱之歸其明日二黠魁與他黠者自相團結更約束曰毋殺人毋掠財出入必娖隊甲而中連乃陽自縛以詣吳公及兩臺使曰吾二人實爲之請受法他無與也然兵皆厲刃待矣諸公詗知其狀姑好語慰藉之莫敢誰何而具其事聞上廟議以輕用兵則五千組練乘憤用壯勢何所不至輕用歸帥或賤且選愞則兵益驕而他鎮皆脈決擊振而起顧獨張公貴臣自令至鎮撫江南上谷告以談笑婦內亂是可樽狙洽也於是公出而得便宜行事之命吳以勒還里候勸公旣拜命卽促裝朝辭而吳公候代於苕霅閒亡何而市民復變作杭十萬室五民蟻集幾與馮翊扶風埒邇來文漸密日相屬以濕東弗堪而城中諸楊各設役去司扞撫諸士著戶捐錢粟募游手充之前二歲始更其法必以身受役者旣情不任又相率倚豪有力以免而游手驟失募亦怨上虞人丁仕卿僑處素舞文與市大猾相結假利便言之監司守令俱不聽衆忿忿曰謂我曹無爪距營兵之不若耶旣而謀諸市大猾曰官易與耳兵一振卽茅靡且今跨兩孺子揚揚九衢徒手歡酒肉官杜門不敢加咈息而獨奈我何諸大猾稍稍動而守仕卿坐他法郡杖而囊之三木諸大猾遂嗾衆奪之亡賴子冀得爲所欲爲者立響應至千人謂一二薦紳是能免應役皆相率焚樓其第劫財帛以遲於是遂破兩臺使名門盡挾其衣裝以出監司而下走匿佛廬僅免而張公方與吳公代抵嘉禾而警至公問候人曰兵哨衛省發耶曰發矣留者二營無故耶曰猶未動也公曰速驅之尚可離而二也于是從者皆惴恐無人色公談笑自如以五月朔抵臺治事而諸亡賴嘯聚益衆盡毀諸柵及他麗譙揭長竿裂所掠袒衣幟之衷白刃而齊耆者可二千餘且欲披諸背以人公乃從數卒乘肩輿出迎謂之曰女曹毋反反則天子移六師至族女矣且女必有苦與甚不平衆乃以司夜役告自吾所若而豪有力者獨不受役訴監司衛邑若無耳者是以不乎公曰易也奈何以女一憤易女族卽下令除之衆始散去衆雖陽已散而氣益張其機欲益熾乘夜復大掠諸巨室且徧火光燭天其賈與巷哭聲達旦公秉燭坐堂皇草檄喻以禍福質明而布之通衢衆取裂之剽益甚公怒曰余奉命戕捍兵此亂民也不討兵胡受戢已而討曰過可使也烏合可刈也命遊擊徐景星俾以二營兵人召伍長而撫之曰前幕府誠誤夫驅汝死而不使汝一飽汝齎無使快也令者使汝以功飽可乎衆唯唯則又曰市亡賴子亂成矣且無他勞不可以汝曹飼爲我盡力討捕之耶多殺多殺不汝功衆踊躍聽命則又進馬文英楊廷用密謂曰自縛而請者汝耶二黠魁謝死罪公笑曰壯士故不畏死雖然死法矣毋與而名者女爲我倡衆捕亂功成詎論贖有賞也卽不幸死死義終有名今奈何不令天下稱義士而叛卒乎哉二黠魁亦踊躍聽命公乃召徐景星出所從驍勇爲中軍俾營兵次之郡邑士團又次之嚴部伍明約束遂崩薄亂民獲之於茱市橋火場又獲之稱家堂又獲之官巷口又獲之章家橋皆卽行剽所就俘纍纍反縛而詣臺者百五十餘人而丁仕卿在撈公前已要臺使又至卽訊得其倡謀者挾刃而腰金帛者凡五十餘人皆斬梟示轅門餘悉敗歸合於是諸亡賴子烏獸散不敢復吐氣而郊遂之猾謀爲應者甫及門而遁唯恐跡之矣公上疏具其事大約謂有司

奉行太過裁腹太甚苛欲因自成其省可不顧國體不察物情醴釀醞毒積久必遺夫兵變民變此特二端耳天下隱憂尚有深于此諸廟議爲之動稍稍厭悔操切言于上下公所言諸鄉國有所寬減而賜公飛魚衣反二品服色以示褒異公念此悍卒猶未麗去急之則或生變假絶事以非之或密掩而幾之則法不振耳人人自疑凶陽詣二點魁門功差足贖矣予之冠帶撈於營山還而餉餉如趙尚譬時不以錢累若也咸貼然服屬二點魁者始買衆怒辱咒中丞而當其自縛時又貿衆以一死敝若曹訴姑予我棺驗給妻子瘠衆飮鬻籬金數百既免而不復反橐始大恨日成我曹叛名者二豎也而又賣我公既谿達大度治軍雖不覈法而不爲煩苛衆亦沾沾喜以張公幸赦我且厚我然其氣不無寢溢往往邀遊慶市聞兄子視其人而加武驕焉人亦惴恐相奉承桌敢誰何公既以廉得各營倡亂者名屬春汎復當發七營啃公乃介治兵監司徐君顧君輩建牙誓師甫嚴而游擊徐景星以名捕營各一人若陳德勝若方子龍若李文高若張賢若陳文滿若尖章成若盧州蒲臺詰之曰女亂先也吾故欲貸女天子三尺不貸女遂斬之已復捕馬文英揚廷用至曰女故自祈死今得死晚矣且女美衣褕食而驕於衆又脅其貧既免而不反橐夫復何言又斬之凡九首陳輳門外而使使馳赦七營卒曰天子不欲盡僇女女自揣當死不今而後當盡力爲國禦圖衆人人股粟已伏地泣曰賜我生者公也所不以死報公者有如日公又召其與討亂民者二營論月吾得女主名而故隱之念禱者尺寸勞耳且不欲食吾言一營卒伏而泣曰賜我生者公也郎公不遺我尺寸所不以死報公者有如日城中外吏民耄倪讓且呼曰我輩令者有生趣矣所不以死報公者有如日全漸之士民儀聞之俱加額曰漸自是無警矣余山人方卧病緒聞之容起而數曰夫豈唯全漸吾吳自是無警矣夫豈唯吾吳環漸而省者皆無警矣噫是役也吾不能他及當漸兵之初變而他慕府追則爲檄廣額外優以媚兵兵醉飽偕謂市人若曹不父事我即一旦悔何及蓋至宿昔猶惴惴焉今而後知有天子三尺者誰力聊當公之蹴再上上大悦進公右都御史兼左侍郎遇還都

其顧君兩徐君而下遷貲有差而追襚故中丞監司秩人以爲當云余山人曰吾少長於張公一歲郎署時從六七君子慷慨談說千古傾一世皆有餘鋭焉公獨沈深雅默藏用不露乃今信之夫市民之鼓亂也狂刃若蚓公單車直入悟然亡撓色要之集義所生者非直聽勇已也誅亂民利用速誅亂卒利用緩不佞竊或知之速而能審緩而能密則非不佞所與知也公之赴漸不佞嘗爲詩以周條侯郭汾陽期公負能不負不佞哉詩云君子如喜亂庶遄已君子如怒亂庶遄沮斯公謂矣

童漢臣　邑令文公碑

錢塘邑侯貞亭文公嘉靖壬子秋來尹是邦迄今丙辰夏蒞治五載政平民安聲聞于朝擢地官郎行有日矣坊長相與聚于里士人相與聚于學商賈相與聚于市農夫相與聚于野謳之而不可得懷之而莫能置也礱石邑門將以紀公之德而垂無窮之思也咸造予徵文焉余迺言曰吾嘗讀漢循吏傳文翁治蜀仁愛下士傳之青史公豈其苗裔也何以繫四民眷眷之思也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縣尹父母之職也爲民父母而能舉其職猶嬰兒之繫心於乳母也離之而能忘情乎公之尹是邑也吾則能言其詳公之蒞治也不峻城府不屬芒角恢廓之度郵不呼渊簡節于催科而差賦悉舉疏目于聽訟而奸宄攝服坦懷率物于士大夫而請託不行遠跡于士人而有求必應盡其沈識遠度廉而不劌直而不絞闊然而不露而機智明察無遠不屆無微不燭茲豈炎炎者所能較量哉兵興之際有遠于計而病于吾民者每與大僚論列可否即有所隨亦且陽予而陰持之嗟夫吾杭當四方舟車之衝民之疲敝極矣而又困之以帥旅加之以饑饉與不必期嚴少期于當厄別公以深仁厚澤露祇吾民者乎是我公之去也民之固于兵興者曰其誰障我疲于差升者曰其誰庇我從情于苛察而視民如草莽者曰其誰判我從之繼公而令者其誰能跡其芳躅哉繼不繼不服論而嘵昔之怙我恃我覆我者又曷能已其無窮之思乎此去思之碑所由作也公名階字克升別號貞亭嘉靖庚戌進士

金學曾　邑令湯公碑

安陸湯侯蒞錢塘六祀有奇德化翔布自鄉薦紳孝廉文

學而下以逮黃童白嫗罔弗誦湯侯仁侯今之召杜冀永怙我特我會天子特詔徵郡邑治行高等將聽於銀臺青瑣首徵湯侯弓旌戒嚴且暮趨駕聾之而不得則思思之而無所奇則雍棠峴石鬱然興懷而走于里問記不佞不佞囊承之楚安陸宇焉今侯蔬茲士不佞獲受宇嵇花在宇下匪夕朝矣錢塘居虎林郡治十之六七為海丙大都通邑轎軒所營摹府交闕伏調十三酬俊十三所為坐堂上治案簿計會纔十之三四耳而績立寀上如山會蒲波屬堂下跽而何堂上晛而視如魋如蜮者日數千百指心不給計手不給栽而侯至穆然臨之不音給也侯為人若沛若樸若闢斷無技至登堂左右顧則豪胥辟易不敢前語若不出口然至剖擘寸梗獄片言立折如噬膚且日道臺府迓何轎軒式鄉閒折節恭謹而毅然無所事板援拔援亦寡及之其識決無小大不移暑而畢遍琉無遠近立取辦而不告痛利輿無大害法無網兔脫鴇起求獲乃已以故不為赫赫名而與民多所更始民不知芬而安亭利其大者如逐盡胥數十人驅白役數百人而公府肅遺僞刑印僞剕牘者而爰書靖置日總流水二籍稜收納給解請實清湮沒士田以畝計數千戶口以口計亦數千而會計明置額教咬者門坐提詠人命者如律禁橫勻攝有勾攝輒聽諾人自攝及三老攝之而里陌窒平反大辟寬者若而人釋人羈黃苟無告者若而人而術徘清他如禁輿販逐豪畢長驅巡攔關索人者建常平僉嚴保甲法設大備備火時拜火反風馓政良法更僕難數而乃以其開行學宮修古文禮樂之事講解聖論表章孝烈建文昌閣茸社學遴教讀教以小學孝經稍稍進其俊各為之課業講藝稱彬彬焉其斯通邑若十室邑不奮給也斯山立波屬若風靡壓沒斯魑蜮若倪蒲若虛無人而士大夫斯侯始若滄卒乃歸真胥吏始若厲卒乃譬明恨隸始若坊辛乃化誠總之則仁心為貸刑決術之茇稗莠察敗舉而良民乃始安猪于以論仁侯信仁矣夫不佞讀史循良之吏專美漢代如嚴使君流血朱戶擔手摺腹左右交口助其赫赫而額川大公方且行闇闇為冤印有使從四方來齋璽書黃金乃不之河南之穎川西行鄰合凜人於谿谷望之如神鬼而心實畏遠之孰與召村兩公無他奇人人父母之祭於縹緗郎到於今人人父母之矣湯侯仁何下穎川民恃恃侯何下召杜今天子奮然特以治行高等徵又何下漢元康神爵閒黃金璽書褒鄰邑吏旦夕膽九列也而鄉薦紳孝廉文學而下以逮黃童白嫗猶交口誦仁君冀永怙我恃我冀而不得且思思而無斯寄且託於不佞之一言而重之于里之幣嗟夫就謂遷固而後循良無復可傳者顧不佞非其人耳敬存實錄以侯之悖史侯名沐壬辰進士楚之安陸人

虞滄熙朱公碑

江陵朱侯名刺史之孫幼通明幾聖制不得應神童舉應二十三年公車之辟出合郎鄲歸衙廬祚而令今錢塘一攝仁和滿四歲傳且郎地官鄉人士度不得借謀伐靈石石作亢桑之祇而會地官之命恪天官之命下羣謏日吾父毋恩天地也何意以名宮夫地猶域天則日仰見之不去何思雖然無以示世世萬子孫天地之恩困癱所伐石屬可動熙頌馬照自以故署近侯又所司動動如此額以石為旂常而合傳士弟子所藏於桉者書于石蓋侯始下車造請賓客與中消釣禮不可則登車將反楚既而深惟楷荼之後王人何有蒲穀必先王人是求多吾孔子也且所惡寺人之令為疵痛愁民害金應聲滌地耳茲巷伯賢郎禦人吾保之耗財吾息之彼揮我貶時無中消安見有禮中消令耶適戒伍伯册執符引徵逮廳逮者人立決訟牒情否情者以符逮牒使自逮不至令三老呼之至則片言折而傳爰書讀書堂上堂下人知狀頭搶地驚曰吾肺肺孝襲衣褒冒闖牘見朱侯乃在膚革祖裕之外何也簡罪發察幕理弗辭承發史發而大辟訟責居亭未人狀責代書牒者棧誣郎株卒無牧誣愿民大辟矣當此時胥史徒隸家訴病其人至啐詔反屏日盡操刀布入市廉吏何可為也不受鵝結平諦以敝縕猶勝赤白蓋侯斯逐貪猾吏某子甲等二十一人桀黠徒隸某子甲等二十九人白衣出兩觀或椅其衣大蠹盜而奸猾之採攀者崔符之醜噬者引廣捌車寶豸喪兒者鎔下金雖中金纏三五之息者私招西治種鮮而虛眾漁吝箸者一切引繩批根亡疏岡所全活下戶扁弱無算雖疵將不為劃而發殺之入令可自委輸門外之壇

集所分赫號月一稽之日稽六里一月而循所治之里畫輸納罷無留行他樅籌立傑不以屬背史區賦長也上冊王府去魚鱗桑藁之籍十一版獨嚴藉出人巡環杜侵索沈沿轉從瓜分之實而已計可省上下金錢六七千繙所收伏摇田地二十六頃閱鄭化金臺竪楊周歐朧因地一千五十二訊置七坊蕩洩灌新舊田萬獻司民未傳之口二于傳之若入糨襍征之足當闡閤繙錢繙錢之權分別商賈如即增樑不稱因而召列肆賈親予平直贍諸司之用無過平減平者日吾且學吾郎鄉五均之步於是地財弗濂懷壤入市風之過河斎兩纖遲民蛍蛍始不剃中涓有無矣侯爲人既通明幾聖乎洞視徹聽乃疑于神手權二宵朱墨交蔣牘山積薇月俄頃而預見庭下受事者與賁賁也時人爲之語曰朱公判禹鼎燦謂走魅魅云商監司端策咨政或徵草聖問子墨害剿門履交錯樓而常蜜時署仁和二印擊左右手畫方畫圓靡不如意才可倚祖既劉穆之其蹄絶如此安所不凌出人上蜜問隸臣然顧愛民害下士口仰色笑接待甚備居恒十顧熙病不一見反賜安車延人林與談名埋甚歡當其戴是入後長庚出先欸明米鹽鐳銖恤參心目猶月三倉遠近諸生身爲大都授授經義也已懸副墨國門洛誦之孫更師尊之輒召與銘禮有冠仄注据上坐者邑童子三千無足當甘項一顧而品所試續五日已定續皆評隋華揄於牘一再試得斐然者不以幼故降等士傾心向之至忘故師學使者之尊爲鄉校之讓諸生治易者日師六龍之二三治書者曰師備九德帝臣王粥也治詩者曰赫赫溫溫似之治春秋學者日衰鉞在錢塘矣行旋考功治二戴之禮者日備所稱事大積爲而不苑連而不相及動而不相害深而通茂而有閒者非耶介其議見侯之大成而所由尊經者又以侯身致下金與金選之品絢素王之官近匹闕里遠匹壁謀諸儼宮者之乎同文尊經之關尤燁燁陰降璧映奎壁青烏燹言後數十年士以經義至大官上百十人其是乎凶斯以譚旌德之祠侯所標杖者而江儒拓地之民祠侯胥穜閒特搏鍾一擊耳將應金牛明聖之瑞蹟於孔廳列於因子之側哉請生曰從祀未也侯幼爲神董宰爲神君神君者天神嫗神合符之祠天

地父母之謂也尚祠神君鬼谷子蓬萊伯奎宿之右而以兩湖留半壁釋茆輿蘋惟吾子命之矣於紀其勸作祝焉爲之歌泮宮其詞曰思樂西冷明聖之符局屬金牛叶彼騰晃我箪我儀捐南之選景婦辰阿煙流星竈既膚既敏臧如以慈氾涅百藝泫畢其詞豹變龍游圍靈同帝聿舉鴻章靡遺其細賊矢弗加狐叢成蹤載懸紫珍精溢窮閏潸浩衛府泉亭之蹲帷辟求金我坊其洩稜秸于獻沈於歸廩甫田飼由帷侯之俞穿則勇之實則湮之匡困貲集民則積之爾富爾幟毋糟毋遊尊崩之經賓日朝月多士煌煌叟褫其門郢雪霏霏滋翡及康法言則鞦爨言則備我父惟師克明且聖奕奕新扇鳴祝播雛侯集大成以乎磐髦既作泮宮袷之西矣言呆其茆有江藩矣帝命賢侯六太是宅何以禮天奠茲蒼璧祿綏青綫在朝會弁降神于岳藏神于淵神之鷺之賁墉之表不鶩不攆不關于天巽幾貞石視峴之陽百祿千福侯世彌昌

黃汝亨 化灣閘碑

聶侯治錢塘之五年士服教民載德吏不敢爲奸下介流水沃焦溺橋所興除不可勝紀惟是哲奥居邑之西偏通嘗溪太湖注于海沿袁百五十里爲賜育五日化灣閘者北注徑山南注天日承雙擄之要衝焉水淄則閘旱魁則闢以匯以洩詎惟錢邑是頻蓋三郡邑利病厥款繫重矣郝始于宋淳熙六年重建自洪武而永樂閘數横決閘圯至滄沒郡圖入民流散天子乃勑大司農夏公元吉纖大納言趙公岳會同三司詔勘修築三年乃竣迨正積十年復以衡圯民害尤烈邑介葉公宗行申請專聞上勑少司空周公經再勘議動支廣豐倉米三千七百石有奇抽分廠木三千餘株築治如故詳碍中至今利頼之蓋百六十二年無患矣萬麻戊申夏四月天乃降劉靄雨爲災浚四旬不休五月塘崩關復圯水縣注如傾三峽大浸稽天桑田爲海下民其魚屋廬蕩析薛種亡具嘅號流散徧于四埜侯蒿目計拯而里諸生徐生戀升率父老徐雩礄陳墳韋伏侯庭具陳利害狀侯覽額曰赤子在溺父母之謂何且一勞永逸筴之善也前事後師政之經也民將亡命吾何愛頂踵于是單車出郭門挈小艇行赤縣下涉巨浸凡旬日數臨患所與

父老議謂聞不備塘胡以禦衝衡則易潰何以施築于是得衍義黃洒築堤洪用六尺竹節千餘實之以石下柱水爲兩股中與土而舉之高若干發公帑可百金庾粟百石父老輩奮身董其事不期月備塘成舉伏地歡呼曰是溝甃也而登之場圖父母哉雖然亡塘患水亡聞亡以輸水則患旱焦爛之稍與淪胥等聞何可已侯乃復與父老董議閣工必千餘金乃瞻顧災民不堪再後而賦亡出帑藏且告匱侯慨然曰不聞醫家以血補庶法乎小捐大益先瘠而後肥于是量鄉都之鄰閒者凡八十里畝派五蘿凡若干畝可得九百金民輸恐後又力請諸上官動支常平倉粟五百石凡材木我石繕工取給焉不足則捐俸多方齊之又躬爲勞來將作貿畚者靡勸爲豆而高者四丈培而厚者五文闡而疏其兒若川者九尺前一載餘而闡成矣父老子弟又舉伏地歎呼曰是役也水無虞浸旱無虞焦以踶以愧可桑可田非侯時其父焉于是徐生懋升舉邑父老徐夢蟹陳塡紀其事而屬余以辭余覽而歎曰患哉懋哉世世永賴哉侯也而功覩往者則倍何者往天子痌瘝下民至勤大司農司空諸重臣履畝與築所侯隻身肩之往經費罄可庾粟幾四千權木三于而侯半之往閭三載乃底績所勸議者再而侯捷之侯利俾于百年而三善溢于前人其憂殷其才敏達其風昔人人深矣列郡邑所被渭澤豐羨甚博侯其爲眾父父矣夫善無近名侯也有乎惠德以規百世民也碑易能已若夫請折停徵歲兩行賑活饑民瘞死人骨四填復業比于豐穫種種德政詳他紀中又吳綴焉爲閘也碑用告來者侯名心湯字純中別號銘源豫章之新塗人登甲辰進士其辭曰苕水之灣衝以雙流動決靜壽水旱爲憂以塘以閘天惠我侯身先子來溝壑田時昔在列溺拯游棣然勞苦重臣動經歲年生民其億費亦溢千事半功倍侯若易焉惟天降劃惟帝迪哲有年同功二暨合轍青也有葉今也有華鄭渠邵棣千載爭烈澤國名山永不墩癡

虞淳熙忠節錄序

友人徐子出先臣翁錄使序之余讀焉焉蘇蘇閱錦焉嗚呼炎運告殂臆風南襲胡鶚突於廣宮望紋塵於羲幕膏濤循壯岳井未澧何渠無一二懷沙自忱之土以英潔表中原哉而掉狐尾人犬羊之羣喇嘶北去若組繫然人心固盡死耶巨翁獨一文學師其子女委身於大不死於水死之身死心乃故不死以能圍翰內華構建天宇洗懼腥穢開張人縛今吾猶及逢之矣夫忠孝何心不死之心也賊臣賊子載其行屍幾一息不絕以遊於世其爲鬼魅魎魍豈待誅夷之日而苟稱不死所不死者遣然長逝闕滅於姦逆之水大而莫之知遊不亦岐伯氏所謂大惑疾者耶巨翁矢笑竊其身拯萬世姦逆之夫于水于大無論不死忠幾上棄囊剞帝以爲司命者而世謬謂輕死若夷齊圍轎死也耶嗚呼食人之食者死人之難吾有月饑子若女食焉皆果然以飽烈烈寒泉讚吾腹祝之吾何慨哉身之勿惜而髮膺所寄令各纖盡無留血屬終元之世有徐氏子孫非巨翁志矣如是乃眞能不死以生天下之死人故天彝騰贊巨翁之神儀在也良史列傳巨翁之行履在也我聖祖驅胡殤兇而一時諸公題疏摘文闖其蜓道扇其芳風是巨翁復譬之資不死之地在也而後乃今其遺子孫忍死元天延發枚以供探蘋之役者莫不皎皎巖巖象琦崧之節則天之所以食巨翁而巨翁豈顧問哉嗚呼宋庭窮奔妖禍前逼翠華竭委於絕島金紫泪役於洪眞浮屍十萬天地無色諸臣有靈桐輿痛絕瓶之先識慨赴之早鑒素車方來封泣井林之畔華津聚景向有人乎徐鬼食而趙鬼餒會我習孫豁然銷魂矣徐子修是錄也者能爲宋史一出石渠天蘇閒固以報巨翁也

陳善南湖考

餘杭居天目萬山之下苕溪一帶下貫杭嘉湖三府大禹築塘名西海陰塘諸水并瀉於溪不能縣塊以致漂復居民漢熹年閒縣令陳渾閒闢南湖一萬三千七百餘畝分殺水勢濟傀歸海原坐稅欄派分各解舞納逮廣寶曆閒縣令歸珧誓死菜塘大功克就及宋崇寧閒蔡京欲請佃業縣令楊時奏阻之此三令皆有功于湖繪祀血食名三賢祠國朝永樂閒軍民計移杼粒爲田畊之不能壽水以致決塘漂役民廬事聞于朝命尚書夏原吉通政道居任親臨勸明前頃移欄董無升合在湖一粲倒平成化閒士豪徐泉等閣佔成田遂按呂鐘聞罪解京田勤還官

宏治間水利郎中臧某臨湖勘踏將各園佔湖田一畝陞穀一石每地一畝陞穀三斗每蕩一畝陞穀二斗俱候秋成另倉收貯所築圍埂亦盡掘毀務令坦平意在蓄水難耕實非陞穀也豪民乘此奏佔獲利又不納穀甚爲失策正德間水利郎中宋某經行本縣曉知南湖囊蓄天目萬山水勢保障三府行府查追各佔湖田稻穀築隄造閘盡將庄房竹木折毀通行開濬還官勤碑三賢祠內卒莫能禁嘉靖十八年豪家徐儧等復行佔據本縣知縣陳天貴申達巡按御史傳覆翎通判王宗尹親詣湖所酌量水勢議將湖南五畝塍築砌浚壩一所寢盤寢浚循編壩夫一名看守沿湖立碑永禁侵佔所圍土埂一槩剷平會陳合以遷侵行未底成績嘉靖二十三年奸民張景魁將湖田陸續戚畹部氏爲護墳田事聞於水利憲光昇部氏租讓還官嗣有豪軍張洪張鏽詐名籽粒告佃廟山頭田七十三畝混佔半塘湖心囲百餘畝共已二百餘畝矣前此徐儧等侵佔之田轉相貿易夫南湖之濬塞三郡之利害所關奸民規佔爲害已甚更復展轉貿易忘非已有乃吏茲土者亦聽其蘋法無忌不究詰嘉靖三十四年縣民葛臣等將前侵佔之害聞于水利道王詢富陽令桂軏本縣令吳應徵勘得餘杭南湖原有上下二湖以便蓄洩今上湖民閒佔據無餘惟下湖稍以蓄水又欲承佃不已漸不可長計其原蕩約有千數餘畝近存未佃尚有三分之二若不及今修築堰壩囊蓄水勢則貽患居民有不可勝言者矣蓋南湖本以蓄水堰壩不修則洩一洩則涸蓋湖蕩泥深而土沃耕之則爲肥田不晱則爲茂草故豪民便壩不修樂水速涸其涸也歲收膏腴厚產獨享其利其潦也坐視湖湃巨浸而不與其害饒杭一邑利壩不修而錢塘安樂鄉十有六里之小民實有剝膚之害也以故本鄉之民先年皆自用財力修築堰壩石易傾圯而奸豪又從而陸決之湖下小民幾爲魚鼈蓋此湖乃重利所在而近湖皆豪右之家令不修築堰壩其勢必至於盡佔而後已將來無此湖則無安樂鄉十有六里之小民矣故欲息爭訟在夫絕請佃而修堰壩蓋堰壩修則水可以長蓄既蓄永則湖不可以爲田既無佃種之利則豪有自不至紛紛請佃而居民亦可免歲歲之告爭矣

且請佃者不過軍餉而已今查徐後等各侵佔湖田蕩經勘結承納佃價稅糧及至追徵捏稱荒蕩遷延不納今官湖皆爲勢豪私佔而稅糧無絲毫入官且南湖未耕佃之先國課未聞減耗南湖已請佃之後軍餉未見充盈奸民蔑視憲禁侵佔不已上湖既已湮蕪下湖日漸塡塞是沿湖數姓獨享其利而浙西三郡均被其害也近因羣奸欲決開濬壩下流居民哀鳴于上事下所司查勘乃用耆民費錢洪等議要將壩加添三尺免致水往南來保全三府田地仍照原議先將馬潤水灘二處內外深塹趁時塡塞厚培塘基毋令坍塌其浚壩悉依水利道所定東池用大長椿木釘入實地然後加以大石務令堅固可垂久遠仍將五畝塍兩傍隙地召募勤實農人管種免其租稅責令看守塘壩如有奸人肆竊盜掘洩水者即便呈縣拿問申處以警其奸又於湖之東北隄及五畝塍一帶立置石碑二十上刻察院禁諭永遠不許侵佔敢有倚勢恃豪仍舊圍田蓋屋者許諸人首告照先年奏准事例從重問治立界遵行是故思患預防勞身焦思當事不避居謗不疑一洗積弊以垂永利毋使陳歸楊三君子專美于前誠有望于當事者庸書以俟

見杭州府志

陳幼學浚

南湖說略

昔子輿氏之言井田也自經界始南湖亦然南湖有四大至四至不定南湖不可得而浚也彼邸同知置勿道矣即傳院所定界亦非完璧故論四至則如土人所稱安樂洞霄雙白苕溪者宜定也而後可以議湖湖之畝一萬三千七百餘履畝而縱横丈之合之於里湖之里六十六又逐里而周遭丈之合之於湖而後可以議塘築塘應先核南上田某人占如于地某人占如千督以某官責令照數運主就彼東西南北之便積之四至如誌所載高廣丈尺而止每積一層築一層無令卑無令窄無令疏而後可以議南下南下易南上十倍第令去田之塍與池之埂而已乃爲奸豪游說者又曰南上塘如是其遠也而僅僅令有田者輿地者丈尺而築之不亦勞且費乎幼學謂南上膏腴也諸奸豪不租不糧種之幾百年所積厚矣令之分築非過也誌不言藉其家乎律又不云強佔田地者徒乎設免其罪不廢其家第令築斯塘也猶寬政也彼如曰此我祖父業也

請問此輩之祖若父曾從我高皇帝[illegible]又否例嘗無辭彼如曰吾曾官佃也則未有高皇帝之南湖兩縣官可令民私佃者彼當無辭彼曰吾曾兵餉也且無論兵餉有無本問有高皇帝之南湖而縣官可令軍私佃名彼當無辭若猶有辭也縣令以三尺從其後彼當無辭若猶有辭當事者如永樂開例請於朝命有才力官一員專董而務後之工完之日請於朝如宋家故事此後令餘杭者務有修無壞方始畢移如是將南湖永爲皇明有所裨益國計民生非小也幼學懇餘杭兩日夜開餘杭大人言如是彼土著當非浪談故識之是編之未亦子輿氏所云大略也若夫量諸豪之力之所不及而議工議財終此湖工則有待於淛澤之者　見南湖考附心湯

濬湖芻議六則

一議界址夫界址者非止官民公私之所域實開濬人夫財賦之所因也今南湖舊址上者三十二里久已侵沒下者三十四墅該一萬三千七百畝當傳院定界時業已減去五千五百三十七畝六分止復八千一百六十二畝四分今日三縣會勘傳院西界內亦有七百四十畝五分一釐形勢最高力難驟濬惟丈量六千九百四畝三分荒蕩五百九畝五分八釐一毫立爲定基基以定界界分四至以一畝會計工力之費則逐畝可以算人工限時日衆心各具一必開之湖未有不爭先用命者若曰上湖當復法也而勢不行也與其併力而圖未有成之功不若小便立基漸次進步俟他日物力充牣一併恢復未晚也夫疆界定而興作可舉則錢糧當議矣

一議錢糧夫大興大役惟民力是視然枵腹行遠卻步不前未有興作動衆而貴費不先具者也今國稱詘之乎余聞擇利莫若重擇害莫若輕觀一遇菑而至虧租賦壓禱助者動幾億萬則數小兩利大何苦不爲領以三郡復一湖猶百夫而攬一車莪不任者據見在查究侵佃田地價據及花利銀所濟無幾此外則如三府縣倉穀或無觸入官驗銀或加編錢糧必先期設處查解杭州府儲財備用然後不爲無米之炊耳幾糧足而揮霍可施則人夫當議矣

一議人夫夫人情好逸惡勞每難慮始況非常之原黎民懼焉以所擢拔所罷卽使加爲逸道之使不樂赴也然而子來之詩息

藥之士豈有他奇以要之不過熙懷爲利耳今錢糧既備工食可給則當有坐派之常夫有召募之應役附議每日餘杭安樂鄉十六里派夫四百名錢塘欽賢等鄉派夫六百名使有常遇事而後召募繼之汰其老弱需其精壯俱發委官僅籌稽查惟錢糧則須縣正官親散以杜刁剋財裕夫集何事不舉而後可議委任之人責成之要

一議委任夫輿議必裂築舍無成此不專任之人之過也樹的以行射則罔不赴矣仗劍而行誅則閱不懼矣今浚湖豈一手一足之力或指授方略稽察勤惰有臂指相使之義焉附近縣正專之錢餘二縣水利官或添府能幹首領一員分佐之風力府佐一員半月一次勘覈之而本道總其成然佐領耳目精神亦難周徧又當二縣各僉耆老十名分註夫若干名各置一簿每日將所胥過工程登塡查考勤者獎惰者罰鼓舞適事事竣呈詳本院分別賞罰夫人心競勸而後可議糊立之規消士之法

一議規制夫規制者非立形勝後遊覽蓋期一勞永逸爲三郡垂永賴也湖下取土土將日積卽不憚于挑運安所得空敝之場以置此土計莫若[illegible]沿湖所濬者置湖濱堤傍因其勢而增之使高使開至中夾則相水勢之迂迴由南向北築一橫堤中分三橋境用大石甃砌而傍種樹以防餘土頹坍防西湖六橋之制通水道便行人往來其積土多而無用者擇一隅空缺處堆作邸垤則土不難于消運而水亦有脈絡之可尋矣湖浚工成民生有賴而後可議善後之策

一議善後夫事固難于經始而善每勞于守成今日之湖已非昔日之湖焉知開于今日者不可復塞于異日乎惟有立不可移之界石樹碑道前築不可誠之滾壩官募守役嚴禁吏書賄佃之弊遷徙丁徐盤踞之奸盜擿而重懲之無憚富豪年久而小濬之無狃偷安而公帑無計每年湖中有水或可收取魚鮮等利少助疏濬修築之費但此湖向無專官管理致啟奸豪占佃該縣典史空閑加以看理南湖名色以此註考毀載亦責有所歸耳　湖介餘杭而利害關切本縣下四鄉故附錄云

邵重生靈隱山下錢塘縣西部都尉治考

（或問酈道元水）

經註言靈隱山下有錢塘故縣有之乎曰有之錢王時術者說王以靈隱爲宅未必無見杭風氣所鍾在此地秦始置縣何疑或又言既有縣則人物所聚飛來之勝當顯于古而不顯者何耶曰上古之時風氣未開人文未宣今觀諸洞皆陷土中未爲好事所發可知又問漢書西部都尉治下有武林山故志皆言西部都尉治亦在武林山果否曰此或未然西部都尉者乃管武事備海之宮漢太守亦有時兼之文帝時治山陰武帝時治錢塘且靈隱之地漢時不過一阜縣若備海則統轄浙西豈有僻居山內之理正在今城北乃古近寶石山乎地也曰此漢書明文子何云然曰人自錯看漢書爾今即以漢書會稽郡下二條爲子證之漢書錢塘大字下註云西部都尉治武林山武林水所出行八百三十里東入海人之泥之者此處也不坍此條西部都尉治當讀斷言西部都尉治在錢塘也武林山另起言錢塘之山水也觀下大字回浦注云南部都尉治是言南部都尉在回浦也又上大字餘暨註云蕭山潘水所出東入海是言餘暨之山水也將漢書正文看二條極明或又曰子言固嘗矣縣徙去不知于何時可得聞乎曰錢塘縣之名已彼王莽改爲泉亭縣光武惡之既反正復舊名錢塘建武六年先省都尉治又廢錢塘縣後數十年不詳何時復縣人必以其地不吉然縣復而都尉治不復故徙縣令城內舊都尉治地無疑矣觀靈隱山有陳明大王土地祠陳乃漢靈帝時餘杭令必然亦令錢塘或兼攝或縣廢時今山地撥屬餘杭有惠政人思之即以徙去舊縣址祠公不可知矣酈道元乃元魏時人已稱錢塘故縣是秦設而漢徙明矣自建武至元和三百餘年此地不市井故成開驕之地而來樂靜之土焉成化志言杭州治舊志最爲不明今以舊志及劉道眞記考之乃知漢以來皆治武林山劉宋始徙治乎地隋始治鳳凰山如此說則武林山又增一府治更不可考矣

武林山辨

武林杭之名山因以名郡而古今皆隙朧未有直指的名爲某山者舊志以近今武林門右土阜俗稱祖山者當之謂其山先名武林以避唐諱改稱虎林成化志引楊正質虎林山記謂錢王時祖山在郭外有異虎其山自名虎林非避諱也又引宋樓攻媿詩武

林山出武林水靈隱後山無乃是臣宋諱熙志言漢書明載武林山爲武林水所出宏有反避唐諱之說決非城內無水小山明矣足夏公斷以靈隱寺後山北高峰爲武林山矣與薛公通志同惜偏而未全一統志列武林山當矣下曰一名靈隱一名靈苑一名仙居乃合靈隱山飛來峰二山爲武林山是矣特認而未昀至沙門契嵩武林山記與四水濬夫武林舊事直以飛來峰焉武林山似矣又局而不廣近田公西湖遊覽志陳公萬曆志皆不列武林山而于靈隱山下言一名武林山豈惟齟齬不明而名言更不正今山予爲辨者三以何質之夫君予焉凡郡邑之著稱者必以郡中佳山水祖山蟻垤不足以當固矣特靈隱之名發於東晉其先秦爾蔑厥名伊何愚意凡謂之山者以其全體而言也其高聳者曰山之峰其加眢者曰山之嶺至于岡陵那阜肯有分別而一山字足以槃之故武林山之名乃杭南北天竺靈隱諸峰慧理未來之先之祖名之總名也自慧理既來而後有飛來之名焉有天竺之名焉有靈鷲之名焉有靈隱之名焉有天竺而後有三竺之名焉傳五印度而後有中印之名焉至于蓮花佛國白雲白猿獅子香牆皆織慧理發之而爲武林之支名至于南高北高五雲雙檜乳實月桂諸名又後人之鑑勝也其曰形勝鳥石靈苑仙居龍門楊梅西源善任興正瑞雲慶化集慶秦亭又土人之私諭也自有諸名武林反以無專指而晦如呼子之名而不詳其祖父之諱又如予孫寡而皆晦則祖父之名自傳子姓既多而又著則父祖之名遺而晦久而忘此常道也故異山秦望以宿名非武林也定浮龍鳳以竺江別派非武林也九曜南屏玉皇大慈以過峽非武林也黃鶴皋亭臨乎超山遠而對照非武林也孤山獨山寡不成林非武林也青山安樂山七十二賢山焦山水山其所根源非武林也此外諸南西北三面之山載櫝旗矗如武庫森列者有一曰非武林山不可也如羅浮有七十二峰皆謂之羅浮山黃山有七十二峰皆謂之黃山武夷有三十六峰皆謂之武夷出是可辨名一也然此意未經高人明言而意實見往往如羅處約靈隱碑曰浙水之右有山曰武林廬襄西征記曰杭地北環天隱國朝楊太守聞西湖疏曰杭州南跨吳

山北兜武林觀曰右曰環曰兜三字則非一二山之指羅公自是才予揚公極善堪輿盧公大于游覽故其所見之卓如此其可辨者三也且求武林山者必當求武林水杭南北二山之水孰有大予三竺靈隱之溪乎南則從們壁嶺水出嶺合雙桂永清月桂諸塢北則從石人西源合自沙鄣光諸塢正與舊志合曰武林山有二水南出者曰南澗北來者曰北澗若惟以靈隱寺山爲武林山則惟有北澗而無南澗若以飛來峰爲武林山則飛來峰無水不能出澗若以靈隱飛來二峰爲武林山則南澗從天竺諸峰來發源不全況舊志言西湖匯武林山水秦時名武林水至漢方有金牛明聖之號南北二山凡有水流入湖者皆武林山也其可辨者三也始焉求之人心之同賕既焉質之高人之偉見終焉稽之形勢之見存吾于武林也奚疑

袁宏道西湖敘述

從武林門而西望保叔塔突兀層崖中則已心飛湖上也午刻入昭慶茶畢即棹小舟入湖山色如娥花光如頰溫風如酒波紋如綾纔一舉頭已不覺目酣神醉此時欲下一語描寫不得大約如東阿王夢中初遇洛神時也余游西湖始此時萬曆丁酉二月十四日也晚同子公渡淨寺覓阿賓舊住僧房取道由六橋岳墳石徑塘而歸草草領略未及徧賞次早得陶石簣帖子至十九日石簣兄弟同學佛人王靜虛至湖山好友一時湊集矣　西湖最盛爲春爲月一日之盛爲朝煙爲夕嵐今歲春雪甚盛梅花爲寒所勒與杏桃相次開發尤爲奇觀石簣數爲余言傅金吾園中梅張功甫家故物也急往觀之余時爲桃花所戀竟不忍去湖上由斷橋至蘇堤一帶綠煙紅霧彌漫二十餘里歌吹爲風粉汗爲雨羅紈之盛多于堤畔之草豔冶極矣然杭人游湖止午未申三時其實湖光染翠之工山嵐設色之妙皆在朝日始出夕舂未下始極其濃媚月景猶不可言花態柳情山容水意別是一種趣味此樂畱與山僧遊客受用安可爲俗士道哉

望湖亭接斷橋一帶堤甚工緻夾道種緋桃垂楊芙蓉山茶之屬二十餘種堤邊白石砌如玉布地皆軟沙杭人曰此內使孫公所修飾也此公大是西湖功德主自昭慶淨慈龍井及山中庵院之屬所施不下百萬余謂白蘇二公西湖開山古佛此公異日伽藍也腐儒幾敢乃公事可厭可厭

西陵橋一名西林一名西冷或曰即蘇小結同心處也余因作詩弔之方子公曰數聲漁笛知何處疑在西冷第一橋陵作冷蘇小恐謨余曰管不得只是西陵便好且白公斷橋詩有云柳色春藏蘇小家斷橋去此不遠豈不可借作西陵故實耶

孤山處士妻梅子鶴是世間第一種便宜人我輩只爲有了妻子便惹許多閒事撤之不得傍之可厭如衣敗絮行荊棘中步步牽掛近日雷峰下有虞僧孺殆是孤山後身所著溪上落花詩雖不知于和靖如何然一夜得百五十首可謂迸絕之極至于食淡參禪則又加孤山一等矣何代無奇人哉

　湖上諸峰當以飛來爲第一高不踏數十丈而蒼翠玉立渴虎奔猊不足爲其怒也神呼鬼立不足爲其怪也秋水暮煙不足爲其色也顛書吳畫不足爲其變幻詰曲也石上多異木不假土壤根生石外前後大小洞四五窈窕通明溜乳作花皆刻若鐫壑間佛像皆楊禿所爲如美人面上瘢痕奇醜可厭余前後登飛來者五初次與黃道元方子公同登單衫短後直窮蓮花峰頂每遇一石無不發狂大叫次與王踏溪同登次爲陶石簣周海門次爲王靜虛石簣兄弟次爲魯休寧每遊一次輒思作一詩卒不可得

靈隱寺在北高峰下寺最奇勝門景尤好由飛來峰至冷泉亭一帶澗水溜玉畫壁流青是山之極勝處亭在山門外嘗讀樂天記有云亭在山下水中寺西南隅高不倍尋廣不累丈撮奇搜勝物無遁形春之日草薰木欣可以導和納粹夏之日風冷泉渟可以蠲煩析酲山樹爲蓋巖石爲屏雲從棟生水與階平坐而翫之可濯足於牀下卧而狎之可垂釣于枕上潺湲潔澈甘粹柔滑眼目之翳心舌之垢不待盥滌見輒除去觀此記亭當在水中今依澗而立檻間不丈餘無可署亭者然則冷泉亭景比舊蓋減十分之七矣韜光在山之腰出靈隱二三里路徑甚可愛古木婆娑草香泉漬淙淙之聲四分五路達于山廚庵內望錢塘江浪紋可數余始入靈隱疑宋之問詩不似意古人取景或亦如近代詞客捃拾甚湊及登韜光始知滄海浙江捫蘿列木數[illegible]字字人畫古人真不可及矣宿韜光之次日余與石

簀子公同登北高峰絕頂而下　龍片泉門甘酒石復秀潤流淙從石澗中出洽洽可爽入僧方紋增可傻余嘗與石寶道元了公汲泉烹茶于此石賓因問龍井茶與天池孰佳余謂龍井亦佳但茶少則水氣不盡茶多則澁味盡出天池殊不衙大約龍井頭茶雖香尚有草氣天池作苦氣虎邱作花氣唯岕非花非木稍類金石氣又若無氣所以可貴岕茶葉粗大眞者每斤至二千餘錢余覓之數年僅得數兩許近日徽人有送松蘿茶者味在龍井之上天池之下龍井之嶺爲風篁峰爲獅子后爲一片雲神運石皆可觀秦少游舊有龍井記文字亦爽健未免酸脅　煙霞洞亦古亦尚深沁入骨乳汁洌洌下石屋虛朗如一片雲軟劍而立文如軒榭可布几筵余凡兩過石峰爲僻奴所撲嘐雜若市俱不得意而歸　南昇辯峰秀拔嵏壁襆披宛若屛障淨慈在其下永明和街漢宗鏡鐵處也永明入處廉織欲于文字中求解脫不出心地未穩所以别尋路徑今宗鏡鐵中可商者甚多一見當知之　蓮花澗之前爲右然亭亭軒谿可望每一登覽則湖光瀲碧鬟眉形影如落鏡中六

橋楊柳一路牽風引浪蕭疎可愛晴雨煙月風景互異淨慈之絕勝處也澗石玲瓏若生巧踰彫鏤余嘗謂吳山南屛一派皆石骨上宵中空四達愈搜愈出近若宋氏園亭皆搜得名又紫陽宮石爲孫內使搜出甚多隱安得五丁神將攪錢塘江水將塵泥洗盡山骨盡出其奇與當何如哉

洪瞻祖西溪志（錢塘之西表裏溪湖其東南則搖江海江出三天戶都湖出兩山溪薄餘杭界自分金嶺挾上埠諸澗細流劃原田穿市鎭而又逆受餘杭南湖之凌並山三十六里過朱橋會於江注古蕩與湖合）

惟宋時下西堰水口曰秦亭山（宋建炎三年七月升杭州爲臨安府築行宮于鳳凰山仍錢氏之舊也始進西溪之園帝蹕之日且留下故溪有留下之名西堰橋山可以望海用秦皇名有案白庵其於蓋鄉唐鳥寞禪誦臣處又錢氏之域迎始於此明吳郡唐寅西溪詩吹李唐皆本近起泰望遠眺龍門而大日諸山杳潯徵有餌開故今陸爲水曰自此沿山十八里到箇皆寥沱竹當中）碧峰里許有寺佛慧紋

同報先（碧峰山名晉天福七年僧通玄建佛慧寺寺門有碧沙泉諺云千年靈隱八百報先蓋唐寺也志稱宋建隆間吳越王建號明覺院者設至英宗治平改賜今額寺北有唐人洗馬灘）

又西二里曰桃源嶺方井在焉（井是桃嶺別派徑六尺深一仞玉折地溥不淵不盈宋博士米芾題扁歲久亭圯明八王攙重修大司寇洪公補書方井桃源嶺五字于前後進士鄧鑾記）

法華廣袤岱靈挺紀於鑾通闈（又西三里曰法華之山延袤數[illegible]多茶多梅多筍竹其西南麓則法華庵晉僧誦法華經有雞馴聽階下厥後受生爲僧弟子號法華師庵遺址在自北入廟塢中爲岱嶽行宮雲木陰翳靈鳳蘭然百詠註云前著衣亭後梳莊樓兩廡七十二司威儀甚盛碑云自宋以來五百餘祀湧甘泉以療疫感異夢以募修每二月二十八日鼓舞賽神遠近士女麇至庵外有潭魚如蝌如龍黑脊而暑腴皆湧丹）

高峰倜塔龍歸並鳴亙以朱僊（又西一里曰塔鳴卽高峰浮屠唐天寶中建宋）

蘇子瞻先生有攀松坐石之句而此鴨風散雲靄尤備觀奇又西二里曰龍歸鴨宋紹興帝幸洞霄宮天閉靈物自輦道中窩響入鴨因收清化寺爲龍歸故僧佛印禪誦之堂也里有老翁朱姓者不火食可前知翛然坐橋而化橋跨小澗以仙翁故志之

華亭憩道石杵膳嶺九沙所延（又西四里爲法華亭又西二里曰石人鴨隄則嶺之反也吳大帝石杵存壽鴨北播爲九沙逆溪而上漁陂牧野水陸蝶聯）

二橋沿仰三園達柏至于梅花泉（溪北皆田也浮溪而南則前華亭石陽正與橋園相對二橋仰家橋柏家橋三園仰家圃柏家園方家圃仰橋最近柏圃最大皆九沙之上腴故吳越圃之西敎場也其居人權籬竹戶雞犬不驚靈果嘉蔬市隧所給橋南亦自少出泉滾滾作梅花嘶出既頃畝甘于惠山第二幸不杇張又新品來沙南僻選中有白沙山金竹濟家等塢皆培塿故略之）

廂牌既酣村帶既醘爰度安前（又西南三里東有陶處士酒廂及宋人禁酒牌水北有上下唐村猶）

（村揚村又有費家衖何家衖洪家衖衖郎村也遊即我祖枌梓也宋太師忠宣公皓賜第於錢塘西湖之葛嶺子孫名德相承遂爲錢塘望族神仙宮山一名道院安前有脊咸和僧慧理夕照庵而宋端平道院安前之名特與裴墩董竈並著第不曉安前之義耳或傳南眞祕者非也百詠詩云年來青鳥碧桃花築室安前郎是家玉貌星冠隨絳節雙成不及魏無瑕）西溪之鎮南冊僉侍里爲欽賢（起西堰橋至此十八里爲鎮鎮特爽塏其形如彈方二千献居人五六百家東西其宇劃水相望溪源從分金澹竹二嶺浴卧象山過上埠秋諸消滄至雜籠河西遠鎮後灌古蕩坂田東合馬池穆鵠童婁澗安樂橋四水直前穿鎮北望匠母橋而御復東西折乃會于大溪河一人古蕩一出閘林橋五曰柵橋曰廟橋曰迎春曰忠義曰慶祥廟四曰迴龍曰靈慈曰永福曰馬池坊一曰尙書倉一故爲西溪務令改建常平曰南冊萬曆十六年夏水留縣令西蜀趙公振貸三次又三十六年夏水苗三十七年春縣令西江聶公振貸二次瞻祖護按戊子大雨連四五月其菑由天戊申五月大雨浹旬己酉八月大雨獨日告由餘杭南湖聽豪秋佣厚積土以蓄桑麻而水庶數淺壩基疏薄勢既不多容又不得浙出上流者以鄰爲壑往往一堰滾口則盡西溪之田廬墟基沒入水三尺中其象害甚於無支亦矣聶侯躬履其地目擊往事又知吾民游歲式稔斯今稍有蓋藏而過此將不足於種食故其精心讓賑也不於本年秋冬而於開春播殖勤恤求瘼民實賴之）山橋屆湖三表安樂井寺非雙（唐家山故安樂山永興寺外跨澗片石故神僧濟顯所造安樂橋闊壽亭廟阯即湖田頭故安樂湖也安樂山前雙井故稱玉齊今堙其一福清竹院唐僧性空開山宋隱主遊子山過院有花覆石橋閒戲馬葉齊山遲亂嘯驚之句近世宇宮陸光祖馮夢禎廢滋真賞欲與復之而不得福勝寺梅花宋僧本浚所栽遊子山有野澗飄來蘭氣介家山夢去寄樸清之句今發長慶道庵朱梁呂道人建圻夕游經市中途見祥煙枝地宋林和靖隨鶴飛行到此今遂奠孫其處獨一永興寺存此皆石人嶺迥尊餘支頓能顯願永興當）

（雲竺之後其山特秀唐貞觀悟明尊者開石晉天福僧宣大章住此釋法華經宋鐵牛印師葺燬濟顯壘石爲橋當負秋百谷之所翁而聖蹟巋然又顯之放生池有無尾螺明圖暫朱道者增建草庵都督萬表賢文學雋廉甫復延僧眞懽眞麟拓其旁剛引流折池爽植梅竹偏得孤山多福之趣春日始石鴨茶香闢十餘里）白粟葦鑿南梁百丈導溪爲江（此去皆鎮西南道又二里曰白粟之山山前郎白丈里宋歸慶開董氏三荊宦成遷損貲以通江道今石橋百大之阯犧存萬廉肯日用力效此亦大藉矣易不行所無事豈其欲辟南湖之僭害敷嘻功不可以成敗論也）介清穆趙褒封師保以救大邦（又二里曰大青嶺其西三里爲趙西陽東三里爲東穆鴨青嶺有千剛廬太尉墳其葬甚參翁仲僵而碑版滅玉魚金盤往往流出人開趙西有趙太師墳宋之同姓王也或以爲趙與懼然亦的無可據與懽三爲臨安府尹惠濟饑民數敢直言國事時相忌之理宗書安貧樂道植節秉忠字以賜卒謚清敏贈太師東穆有大保洪襄惠公神道其松楙列植五里嘉靖三年天子遣官九諭祭錫謚襄惠賜葬錢塘穆塢之阡歷懋功也王伯安先生銘曰桓桓襄惠疑然人傑自其始仕聲聞已揭于梟于藩圻漕是督亟命于南亟召于北司空司寇邦憲是肅帝曰司寇爾總予師寇賊好宄惟儞予治舒既發既遏家鶩孤逆賢其成功堅以老乞聖化維新聿懷舊臣公不可作維時之屯）總括會鎮大嶺遺興此溪爾竺（大青嶺切遍大嶺此會城與溪鎮之總脈逾穆鴨郎三天竺矣）緜緜黃脈終三十里有祖有族（自黃梅至于鎮一贅寶會鎮之祖山也肯梅山有光明寺唐貞觀悟明尊者開峰者嘗見此山光明緯繞故名）梅山是皇夾室龍門禘于天目（黃門山近祖龍門群山遠祖天目二山則始祖所自出也東大目在餘杭界西天目在於潛界）荆焦從之泝源伊何分金濟竹（別有餘杭七十二賢峰生出荆山而盡于諭葬陳中丞洪濠墓西值鎮之背本縣龍門生出焦山而盡于越太師西）

（塢蒲循鎮之肘皆形家所謂從龍也若溪澗則自交富陽界分金澹竹二嶺而來其曲折皆丙水丁水坤申水）象富覘餘以王江海同天下谷（定南鄉交富陽界欽賢圖之西北交餘杭塘閘林埠黃山路口南出十里卽朱橋汀翻城以東卽海）消古之風陶稼則虞儒乃周陸（今人但知拋瓦礫田耳至夫草廬之周則茂叔尤生齋卧象山下之塋茂門則了翁先生所擇遂也今子靜先生望雲臺舊在詳見有詠註中又董嗣果詩漁樵耕牧自成村就屋編籬古意存出塢野雲多曲折過橋溪水半清渾一逢白鑒書香社幾見米蜀障塋門地利最饒人事簡山家還有別乾坤）厥田惟中上厥賦錯上中厥宜茶筍薪阜二梅五穀（田第四窪突不齊畏水旱旱賦第二又雖出第一人功修也馮太史夢禎萬孝廉廉甫皆云西溪茶利之厚十倍龍井至石鴻之佳者不啻勝之壽其生于幽巖仄遷遞近蘭松梅竹之香真虎口之佣神也法華多筍錢塘之門日進竹竿萬箇土人傳朱橋是貴人朱清檐柴路周禮山林宜皐此溪襆實尤多梅花滿村野文學鄭之惠云春日溪行養十八里香雪又云如青帝俄蓋擁萬玉妃楊梅亦有二種如獻翦者固佳而別有水晶之稱味色雙絕散髮颯休三百顆眞不滅金闘拜恩時也里中吳老人家故紙麗中有統制楊王安樂湖用碑字幅前後縻爛不完彷佛有隆興三年二月今姑摘其一二可通者日屯猶渭水業在頻陽李衡之千橘成林忠能憶後田廣之三荊共樹孝實因心又日晏子拜齊君之賜園族棠露鄭公棊漢室之權賓朋聽接又曰春來草綠秋至苗黃千耦荷勦有如雲而涉汶陽之壅百室載旨或于豆而養海陵之倉淮浦之戎錫既平寢邱之地延彌遠餘不盡哉胥溪界方十里外則西至餘杭南帶江而消富陽內則北距仁和東錯於湖陰者起天竺脈之條源嶺實本縣之欽賢調露定北定南上下弱等鄉也其山曰龍門黃梅來而爲樛鳴盡於泰亭其水自分金澹竹二嶺而爲鎮河左轉古蕩在出閉休其土百頃田亦稱是而山澤之數不與鳥其物產無所不宜而育敉凋出其泗民數百家顧稱樂業頭）

於文儒鮮自表見者徒以安樂鎮山辦由石嶺之逆脈顧鎮迴翔而下闖太散又平湖久闢乃北擠之水情一卸徑遠東北之靈壞不同非紫宮黃追之所竈也宋人晉之審矣其在於今舊溪益從而獲鈔飛氣浮是以卽上者無萬井之煙而亦鮮千百年之喬木且居南湖下流之勢無陵陸以闢之無堰闢以將之歲旱則緣墻竈坼而枯樽靡施其雨則上流之滾嘴善決而田虛嬋溢盡漂力本之人罷尋故夫堅築嘴則鄣邑無白圭深濬湖則此邦有召父度賴經制其防以阜民之衣食者不無望於莪日洪聽祖日余讀春秋越絕方輿諸書歷姑蘇會稽登靈巖號句乘矣其開各有二霸緒構之蹟長老指文遺文炳然錢塘由錢氏肇基闕互季惟宋因餘猶有天下之半西溪與湖表裏遺不辟一舍又占侯之副極其山川風物豈無一二名勝蘿眞表靈而不容壇滅終古者顧圖史搜其麗賜碑牒永託經奇興會標於玄對近而漏則田拔禾氏之志疏余欲明其故實而無孫思邈之徒可導迷者獨得周暮西溪百詠詞鄙而事頗覈則稍因之

論曰凡紀皆文也其紀文者何紀遺文也述山川者槩收于紀勝題寺觀祠墓者備列于紀制歌風咏物者又錯見于紀事紀疆臚而列之斌斌媺盛矣惟是義賅一邑文擅千秋弃之則義不忍收之則例不能爰錄其遺以當論世至乃河梁攜手之篇北邙誄墓之碣編集具存家乘非乏載之通邑何啻汗牛槩未及收非敢漏也

外紀

敘曰志成矣人物之外而紀仙釋方技災祥之外而紀異事記言之外而紀叢談者何僧道會司王官也所蒞古今宮刹五百區其人豈無一言一行足方人物者乎雖奇誕視一統志而均收之統于一焉遵王制也方技領於春官食邑之人吾取其可觀者齊諧志怪稗官也將鑄姦于鼎牖祓不祥乎若夫支而不淫謔而不虐志爲局而手談焉其名右史也則野故外志也者猶官師志也記釋紀仙紀藝紀異事紀叢譚曰外紀

釋

邑人

慧基（吕氏子幼而儁逸宋文帝頒公鄞送之出家講宣經教德被三吳張融劉瓛並申師禮文宣王就訪法華宗旨爲基行三七懺著義疏書多種）**明徹**（夏氏子識道安傳數曰人生居世復那可不爾予從旻師學洞明奧旨武帝引內殿嚴聚律要兩宮開供備沐恩獎隨終帝爲作三百僧會給東國祕器）**僧瑜**（出家廬山嘗曰結累三塗情形故也情將盡矣形亦宜捐乃誦藥王品焚身火至合掌不散紫氣騰空舍中俟生連理雙桐焉）**眞觀**（仕旅范氏子舌綺敘掌分仙人字兄事智者居南天竺時彥曰錢塘有眞觀當佛去一半嘗感梟亭神請講法華捨祠爲剎能使盥水滴地不癡曾一紀壽）**任力**（褚氏子出家每任繕造之功宣導四部建傑閣紆優曇王像深蒙勅慰隋室亂願焚身以留像閣火滅合掌凝然閣幸留像亦旋歸虞世南爲碑文）**守直**（太守范瑝人葉孫居靈隱受具之夜夢眼光現長丈餘又夢神人施味在握練行三年閣大藏

三過禮聖跡經二百餘部轉華嚴經二百編有弟子清晝）**法詵**（孫氏子夢吞珠而生遺形理性與山木爲羣嘗登法座有光如紅樓衡大繞空弟子爲清涼國師）**玄覽**（郡國公諸無卓之弟居華嚴寺以寺前平湖爲放生池十里髻尾感遂生性嚴復鑄像寫經追報王考與兄晨昏說法媛母而已）**道齊**（趙氏子夢華日月而生幼入庠序經籍淹通及習定天竺羣鹿馴擾巨蟒鶩獻向之不動講雜花經雪地忽生雙蓮山椒之水卓錫泉迸）**崇惠**（章氏子從國一勤禪觀而專誦佛頂咒代宗命與道士史華角勝樹梯構刀從跣百尺復蹈火探油餐鐵葉爲飫飪史華大貧詔授鴻臚卿號護國三藏）**全宰**（沈氏子亭亭高陳不染風塵隱天台閣穎二十餘年惡鳥革音山精讓窟出入經行鬼神執役）**宗季**（俞氏子孤辟高邁羅隱閭邱方遠賓歎其才請講諸論李耽二日神光引行詮注經文可五六種）**惠明**（有兩人其一蔣氏子冬夏一服稱青布明荊州力解虎闕其一得法玄沙持杜多行知識趣于蔣氏子）**友蟾**（嗣韶國師忠懿王錫慈悟號行明邑

于氏子任六和寺受韶國師記莂贊永明有日目潮聲兩度聞語）**志逢**（嗣韶國師神人睞扇請勿棄淋鉢之水自此盡飲之吳越二王皆尊禮焉每攜大扇乞錢貫內飼虎虎迎載還山）**文益**（魯氏子幼習毘尼工文章嗣地藏以一切仍舊自處以絕修漏可爲物李國主禮焉法眼宗之始也）**緣德**（黃超子孤節高岸服韋誇而已李國公列威儀延內道場輒荷擔而人賜賚不謝齊邸師之）**延沼**（劉氏子于書無所不觀一應舉郎棄去以台觀不足學學南院南院曰汝承爾來荷法也居風穴日乞村落夜燃松脂單丁七年後徙汝州法席冠天下）**文遂**（陸氏子攜註楞嚴謁法跟誦以八還中明還日輪日還甚塵遂焚注依眼得忘如解國主錫雷音號）**延壽**（王氏子彌陀化身也幼誦經羣羊跪聽定則鷗巢衣織嗣法德經著宗鏡錄百卷撥萬善同歸其土雨花天樂之祥神悽人矣日行百八事度弟子千七百人高麗王陳綺衣晶珠之供閣嚴王亦應禮其司焉後身爲宋濟見滑濮集大塑自舊塔徙例身舍利之餘重建塔于南屏）**願昭**（任香嚴寺每日

（山河大地常說法度人）環省（住千光王寺閱楞嚴未解夢吞日而悟永明甲之發見寶樹游池不取）省常（顏氏子結淨行社于西湖刺血書淨行品雕彌陀像與公卿伯牧二十人比邱千人整心西向王文正公旦爲之首臨終唱佛來迎化後地金色移時）悟法師（居天竺每誦大悲呪身出舍利供像亦如之因晝夜不廢誦誓焚身助王旦遵式冥求感勤天聽人台教于藏既如願而焚薪盡不壞）達觀（字曇穎邱氏子博洽英持與歐陽修爲文字友參聰公通理事二障忱如夢覺五坐道場氣壓諸補）智圓（徐氏子早勤儒學兼涉老莊從源清傳台教作十疏通之結友林逋以詩文自娛有閑居編既逝數以陶器後十五年爾頌爪髮俱長露齒苦呵書）允堪（辨博淹通九歲能詠小佳後撰律宗十二部經解諸書慶厤崇盦皆有賜號陳舜俞撰行業記）從雅（不輕授台衡之教日言清行蜀聖賢所則居平誦禮聲不絕口體不離地楊傑貽所撰安樂國贊雅益以九品圖刻淨住院逝感異香天樂來迎）道誠（號慧悟大師居月輪山撰釋氏要覽往釋迦成道記丞相王隨與爲友）梵臻（說法奉律一婦邀至其家忽有刀所此婦如泥者師日受前生切贍之報願濟度爲授戒遂隱）曇懿（業醫後念佛供佛終見大蓮梵僧問訊）思照（偏歷教庠研究宗乘申且熏煉淨業願比法藏至刺血書經一字一禮者三十年）思聽（居靈隱晝夜專誦蓮經文不輕念佛已而日更兩日吾西行脯生蓮華是其相也果如言）思淨（喻氏于揚傑呼爲喻彌陀以畫佛佛也居接待寺飯僧及三百爲賊兒北闕指賊願代一城之命爲之少戢鑴多寶山攬舟石爲彌勒佛首望之巍然張九庭銘其塔）思慧（俞氏子嗣法雲本任雷峰持往杖趁散聽眾）寂室（夏後氏子嗣深公嘗以飛來山色說法）慧開（生盼小與石霜同參作補衲香經二別自黃龍山決龍來無門洞龍每蜿蛻松上禱瞧應而奇嵩吳潛鄒清之問于朝召對所致而名寂然不勤感而遂通耳賜金紋伽裟後身爲明本）平山（處林上氏子生自梵習來悟自及庵信居淨室食不厥柵幽寒署大市而已四任名剎獨新彈慈據倪捶陸學

沈爲指高麗遺帑來迎住得四會錄而去）明本（號中峰孫氏子遺履在雲居甚修異前身慧開妙小丈大矣學佛勤首網住臂熱於火膺不逝席入原妙死關誓死長之既由金剛經悟而極若未悟者一衲一單塵居舟指皆名幻住住天自而仁宗英宗賜衣賜號隔國歸文宗加諸智覺焉瀋王璋與諸公鄉皆函杏師事之北彈龍漢南極六韶西連身毒東極扶桑斧走飯依不可避而像入南韶神光燭天殁之日白虹貫山哀動山谷云所著有廣錄）晦機（元訟唐氏子性至孝博學工文諸大臣寧屬迎主淨慈腐麗日本雲南之僧集覘脉下千百人乃作佛閣通松柏鬱成叢林）宗妙（趙氏子轉輪被埒僧之網嘗禱息湯鎮風潮一報圓淨慈二剎）宗靜（高氏孑學通華梵闍宗淨慈膏觸賊鋒不離師道聯左右人以爲難）祖如（字振宗邑朱氏子幼誦啓詰即以野誦訓僧離于南屏踏梅備率濟頓之流後居天池衆趙化期如已忘之尚曳履道遂問故始沐浴坐遊有壓根都盡萬月當空之偈）廣承（潘氏子少領悟師圓耀勅三七纖精相宗雲棲宏命之代講于天台賢首教模象知形無師自會書夜聽眾圓續戒鐙甚堅後觀佛面西而逝）

流寓

寶掌（中印度人生時左掌握珠故名悟出達摩忽語其徒日吾誓住世千歲來此忽四百歲今已過七十二年矣後塔條開得金鎖骨藏秦望山）慧琳（習學三教一領無遺講訓生徒向二十裁白居易葉祁伯九人公退至院禮構問法）遵式（號慈雲懺主夢吞珠而生傳天台教於寶雲燃頂誓行四三昧法因章獻太后請懺而著懺文行懺多異逝日星頌自云生上品矣焚餘三指書遍鍾王詩文典雅有金閩靈苑諸集既發祈晴慶應加號正覺）圓智（依仙法師四龍蓮燈發明且變二法憤南宗之鄉大台往謁元公舉蘇軾東林偈而始悟有溪若是聲山是舌無山無水好慈人之句元印可焉）中仁（始不信閩悟勘之法凝對其語擊陸一齒而悟孝宗賜坐答問甚勤）若訥（尚宗命爲僧詳成脩金光明識孝宗召對賜坐深談明理識事懺之旨且勉以仁孝賜自雲堂印光宗命須與出入內庭賜賚甚厚）齊璧（注諷源記普賢觀經嗣法

（神煥考論諸大行位明君臣母子之分甚辯煥子妙心簡言思義皆究育）

宗印（師竹菴諷台宗書必于過乞支離之病不獨申凡辨敎宗極論也學徒常五百寧宗召對錫號）

雍布衲（事高峰躬舂饗樵潁貌痔黑懿而少文每躬乞給眾所著有和永明山居詩）

允若（住天竺九歲通春秋風度簡遠詩文雄健有法妙解台衡家言諸名卿多與交時稱若濟無罕佛海四天上云祝環珞迴泉復盈而叱亂兵乃遇害白乳流地）

大訢（號笑隱領五山寺傳法晦機黃溍虞集品其文奇彩爛然鑑鋐磊落文宗順帝命坐咨問授三品文階錫賚甚厚盡用以建閩愧導母不及睦州居蒲室而已）

東溟慧日（依訓公餐台衡部味輪下千眾大昌北峰之敎飾上下天竺如天官與咲竹弼夢合大祖徵問字而不名且合學者師白眉法師云）

一如（疏法華道衍稱爲兩浙一人脩藏荷寵賚）

宗泐（得旨大沂道德文章虞集黃涇張翁所推重應召居天界演經稱注經製贊佛樂章臨幸賜勝無虛日每和其詩稱爲泐翁又命往西域得文殊等經而還）

道衍（姚廣孝少師也擲太平錢卜靖難之師成祖用致太平壽竟圓頂不加冠云）

已上住天竺寺

慧理（建利先靈鷲後靈隱每語人曰此天竺靈鷲山之小嶺何年飛來仙靈隱窟亦復衞聊就洞門呼黑白猿證之）

慧誕（以靈隱實來仙聖於林石森聳處得古石函與貯神尼舍利之函如昔契壽誕育名講席高流也）

智一（精戒範而善曳聲長嘯聽者生善名寂松梵養白猿聞嘯而至名白猿梵後不知所終）

鑑空（始貧餒求餐遇梵僧咲以大橐乃知前生說法之過授鏡照之又醫未來與衰之事因出家作識預言武宗之毀敎）

寶達（時江濤射諸山伍員咸達持咒爲止怒濤且璧其慈心西岸沙張反爲民利院有印沙牀照佛鑑）

皎然（名清晝受具於守道靖淨高鶴文章雋麗所謂雪之晝能清秀也志在孤松片書作書以辭筆硯將入抒峰而隆羽皇甫留韋應物諸莫逆者每以大乘相期故所著詩式號啖子五雜組羣書皆得不爽）

韜光（結茅西峰巢向塔友鳥巢而與白居易偈和嘗延蕭不起以詩代脩白比明月難敎下碧天云）

契嵩（日誦觀音號十萬聲遂爾傳洽得法洞山總獻輔敎論諸書于朝明儒釋一貫定佛祖正宗賜明敎之號韓琦歐陽修交稱焉居靈隱永安清舍）

德章（仁宗問法章賜之曰皇帝面前何得如此曰也不得放過作心珠歌賜號明覺）

道臻（淅台學大振自臻始嘗乞豎幡與岳公角勝義隱懸首于慊問者懍然蘇軾談古書偶忘臻應口誦之）

惠遠（號瞎堂嗣圓悟勤孝宗屢召賜坐問如何免得生死曰不悟大乘道終不能免問如何得悟曰本有之性但以歲月磨之無不悟者法無二法見無二見心無別心天無二日帝首肯之賜佛光之號）

崇岳（遇木菴者義所得大慧杲應菴華之法皆無利益憤激力參于密菴語下大悟利人獨多）

道樞（號懶菴嗣慧公孝宗問法曰在陛下日月歷機處）

妙堪（號笑翁領旨無用全公歸寺左居法之地爲休藪立門曰飛來峰詔從之）

道冲（號癡絕得旨曹溪生公偏懸叢林皆分牛座其不欲居三詔不一應也）

重顯（嗣北塔寄埋名懷留學士薦書不呈其師珊瑚以爲常人也每云三分光陰二分過靈臺一點不指磨貪生逐日滔滔去喚不回頭爭奈何）

德光（嗣大慧杲嘗對理宗曰宗門不貴神通但貴眼正因救使住山又問朕心佛心是同是別曰直下無第二人上大恍悟賜號佛照有奏對錄）

妙峰之善（嗣德光平生善誘不厲聲色一經指授神融意悟化後鄭清之爲塔銘）

慧朗（號幽隱幼瘍棄揚上忽不見得之則曰四童昇去瘍頓愈以爲神後嗣行端因誣侯訊坐逝廡下）

輔良（范文正公十葉孫住靈隱和粹端懿精研古敎深得笑隱訢之旨說法涼煙白草閑先期告終）

正源（歐陽文忠公裔得法虛谷瘦智開識融雄談慧辯方鎮延莅五剎遠近慕化當靈隱殁神相所居獨存既坐逝弟子分瘞爪髮皆叢生舍利）

德珍（嗣虛舟度元初徵人賜佛光海印之號道價騰蹤長雄諸方嘗有物出目中瑩潔如珠皆舍利也）

行端（號元叟具無師智道魯諸竺經嗣法善珍兩居粟隱三彼金樹之錫自稱寒拾里人以生祿臨海也呵叱恕罵不近人情而實全提正印古鼎銘楚石琦夢堂靈皆師焉）

守仁（字一初少友揚維禎工詩歌書亦道勁嘗汲九溪部

社客焚香試茶與張伯雨偶和國初徵授善世有夢觀集**來復**苴蒲卷志思胡若味州宋濂比其文如木難珊瑚當令方袍縫被餅過之者後以詩犯諱召訊生脫御前**本裴**字無見嗣孤呼德始居靈谷行百丈清規茫蕭菝寺未幾索筆書偈而化又有忻僻者嗣愚菴及賜號岡慈正濟蕤寺四年以舊住持事休連沒于燕兩僧閣維皆有不壞者**興古道**屢爲大會首座一日病歸聞雷立化棲雲菴空江之師念佛旋繞亦倚杖立化**德明**粲臺防陵諸利頓之時婦女多避倭山中明給食還所脫簪珥持不淫戒爲僧砭石遂興廢寺**圓會**居天聖廢寺勸課誦不喻閻飯僧殘數十萬持戒精嚴及逝暑月不遺法弟本能呪集飛鳥飯之如僧　已上住靈隱寺**道潛**胸癒狀如北斗由文益而悟頌徒常得五百爲府見文殊聖容又見普賢乘象山門鼻扶餞所吳越王造永明寺居之終時自尤書發塔頂亦時放光**道濟**風狂皆酒肉與市井佇沈人輒濟頭爲人誦經下火累有果證或贊之曰非俗非僧非凡非仙湧出舍利八萬四千蓋紀實云**圓照**

宗本由天衣懷而悟時眾爭請轉輪杭守陳襄借主南屛三年爲此邦植福孝宗召對亦稱福慧僧云雷峰才資福義定中皆見安養金蓮標本往生是以禪兼淨土者也弟子脩顯脊聽崇信垂有名**善本**字大通發明心要于圓照晃尊像行立背不敢坐齋食以魚截名者不敢奘防心雜過類如此**居簡**工詩文才兼參寥覺範有北栅集天台人爭竹山見師竹賦息爭比之僚丸也**彥充**嚼東林顏木札羹鐵釘拔遊拳而悟寶日不峨東家孔夫子卻向他家習禮樂意晒逃禪者**法薰**嗣破菴能貌古性直節用而興寶坊誓不行乙**慧才**入法智室持大悲咒恆有八偏夢觀音解袈裟衣之常授菩薩戒于雷峰方翔摩觀音緣騰寶熠映奪日燈有證戒光記米芾書**原妙**號高峰故武弃也參倫公語未契立三年死限于淨慈聯不至席日體俱忘或如廟惟中單而出或發函忘爲鑰而去後參雪巖欽公宏捂普度名冠元世**希陵**號大辨契雪處欽之旨文章清麗高古詞場道場學者齊湊即仰山二龍亦門往朝焉祇黃白無殊凡傑亢四帝皆賜號

能之處集銘其塔**世愚**號傑峰夢觀菁述前子而生坐加枯棲寂食不覺偶聞淦道歌籍燃大悟遂嗣止嚴息影大慈山者十六極輸下常滿真稱宏辨之號焉有二舍語錄**可授**字繼指雄領發卑陸祝榮利得法普覺名稱普閩日念佛即學禪也竟往生**明德**矜公後身也兩見竺兩疑情頓釋不踰戶者五年賜號圓明定慧刷以金獨爲五山主宋濂爲銘**行肇**夢酒洲大聖衣覆頂而落髮得旨松源之後諸大德每延致之晚繼倫公法席赦盛**慧照**衡川琪公後身也閣真翀語懸解詣東塽斷辨如允併坐遂與分座帝師賜佛德號不顏也**懷渭**虞集宋瘦稱爲文中兵虎而舅大訢與徵詰鋒起又稱俊鶻常引頸就嗣刃不懾陳氏婦夢遇神僧見猾言下坐脫蓋神云**懷信**嗣竺西坦公凡主大剎輒持鉢丐食剎僧避天兵信獨趺坐不顧皆投刃拜而太祖亦人利聽所講經逝日上夢懷信來言別爲卜葬洽喪躬奠送焉**習順**字逆川母發智者逆詵招之而生順因逝其敎及依樞公觸貌瓜之機地倏平詵毛孔發光樞使棄前解

而悟錫金爛不御甘地爐竹箸也多佈塔崩馭千人鐘鼓節之每傾篋爲償官遣岡初兩召演法備顏問焉**道聯**六坐道場兩被徵召築修大典遊戲翰墨細白咸重之英宗悼其坐逝赦捧所築藕花居傍**牘簡菴**梵僧聽身也得法時菴後徵俗大典校肄法藏及乘傳索古彝器賜賚甚厚歸蔽南屛鼎新像設**普仁**性孫峭每危坐達旦得法了然義公國初有徒千衆著而錄山居詩百首**元靜**幼師辨莊節通經史而宋文憲謂其文如龍錦已傳台敎天岸矣復于元叟㖞下脫黏請者疏幣盡几詔人問道賜食加殊禮焉**廣衍**悟宗附敎坐逝京邸英宗遣官致祭爲**德祥**嗣懈庵持律工書詩遁郡島有樹輿集**梅雪**視佛閣壯麗釋毛端現剎之疑及閣鍾遂脫更不存妙解矣淨慈休休翁證之有和永明詩幻寄集　已上住淨慈寺**道標**受具後識戒六壇積施道用收萬解粟藏而供衆每飛章寓崩樂府探翠所謂杭之標摩雲香者也時詞人與之分契陸羽目爲道標梵僧名之威陵云**曇超**住玉泉寺獨宿靈苑諸山一定

累日虎兕不傷俄龍化老人語超曰鹿山民鑿龍室怒久不雨乞往海之師命致水衡掌而丑泉山因往戒龍雨洽歲登

寰中生有異相母歿廬墓出家童子寺受心印於百丈後居大慈山乏水夢神曰我移童子泉來旦見二虎爪跑泉涌嘗示衆云說得一丈不如行取一尺說得一尺不如行取一寸南泉趙州雪峰巖頭咸就問法今稱祖師堂

道欽賜號國一得旨玄素導入徑山感獵人焚網神龍從宅豐猛別押兔雞隨繞代宗鄭重咨問心要累辭珍賚止受布蔬杭牧請居邑之龍興寺云

道林 **圓修**居嵩鶴寺誕有異香因名香光得法國一白丈寒暑一衲刺史白居易見林坐松蓋傍有鶴巢危之曰太守薪火相交識性不停危尤徒居易因問夢是浮生爲復浮生是夢答曰來時無跡去無蹤去與來時事一同何須更問浮生事祇此浮生是夢中終九十九歲人稱鳥窠禪師

會通名吳元卿作招賢寺辭供奉官入釋詔許爲侍鳥窠欲他遊窠吹布毛示之通悟不去名布毛侍者

靈祐受具龍興寺義資梵僧降雲中印爲眞了而寒山拾得相與導往勸潭領旨百丈應司馬頭陀之識居大爲山椽栗充食遂與潙仰一宗

道悟受具竹林寺嗣國一居大梅山猿獼饋椽猛虎欽服及裕天皇七女憶寓檜首禽化

文喜住無著院爲仰山典座文殊跨獅緣彝掌之曰文殊自文殊文喜自文喜不肩也懸衣甘中除雲之蝗武肅王延住此院逝日室發白光竹樹同色拔兵啟塔瓜髮俱長

楚南住慈雲院始謁黃檗頓了宗旨定或峽句武肅王每施齋供而昭宗則賜塵胎衣五事忽雙虹貫宅辭衆坐脫亂兵發塔瓜髮俱長

晤恩住慈光院洞明台教不離衣鉢不蓄財寶不近家族弟子有晚飲蓍蓑湯蒼卸背審出後觀白光出井乃絕粒念佛而西而化同院聞絲竹鈴鐸聲

可周自隊章經江論海中袂雲表法華悲恩之祕黑白衆恆半千武肅王命夜爲冥司演法鬼神現形扈衛因贈中金如息爲多有疏鈔傳世

景霄住眞身塔寺時微散名高欲凌轞泉及開開請不覺數服著簡正言記感供茶化乳武蕃千禮爲

幼璋住寶山院唐夏侯相國猶了神倶識錢尚父爲巾子山下菩薩宏璋之法後果如識

德韶國師吳越忠懿王居之內道場師尊之韶參五十四知識得法於法眼欲人信取一法界與智者同姓人疑後身又爲之導王遣使航海傳寫台教於新羅也發信之將人誠星頻林自告衆而化吳山大井其所開也

道怤悟由雪峰武肅文穆二王咸創寺請居焉吳越禪學自此而興

行修住法相寺幼勤記誦雪峰存公曳其長耳忽至于肩入浙領城望施士女每奉耳結于頷下修惟默笑或勸作福能遮百醜永明語錢王此定光佛也修聞之曰彌陀饒舌今漆身倘存

希覺住千佛寺幼傭書羅隱家吟味爲樂八十猶抄書籍著會釋記其解周易於上下繫尤備傳之贊寵又補南山鈔著增暉錄常共紫衣天人閱云

紹巖住西湖水心寺善韶國師誦法華經二萬部以安養爲期感陞地生蓮舉城瞻囑嚴輒奉而蹤之

贊寧住祚存寺學傳文麗吳越王署爲兩浙僧統太宗延問加右街僧錄及明義通慧之號賜名律虎世稱敎史所著有宋高僧傳三敘聖賢事跡百卷

辨才名元淨住龍井寺入慈雲法智室沈遺迎主天竺頓增萬鐩繼居龍井遂成伽藍法界觀成眉間臥起處往往得舍利爲左肩現袈裟條八十一如住世之數蘇軾蘇轍爲誌銘道汴爲贊

佛印名了元居蠟獨庵二藏通論語五歲日誦詩三千首稍長通五經因喜楞嚴語入釋得旨納公與蘇軾倡酬時策屬之聽客語合心一笑軒渠而化

淨源住慧因院見長水諸師専精雜花因合二疏及製此經之帶席解羣經文亦清勢高麗義天師焉

元照住靈芝寺依慧鑑學毘尼大振南山之宗有資持記彌陀義疏之圖集行世蘇軾就之畫隊薦母逝時西湖漁人皆聞天樂聲

用欽依大智學律日課佛三萬先神遊而後往生

道光住華嚴寺學通毘尼爲東南義虎持法華創塔廟終身不息將綴見彌陀兜州天南受陀羅花滿庭

必才住演福能言記冬經七歲能詩觀髮苦行掩關上年入潤公性具之室日勸懺演若妙玄文句諸書莊嚴佛閣高踰百尺台宗之領袖也

淨曇住法慧嗣保齋號一日撫扇示衆曰今御死去見闍王劍樹刀山得人宿收足而化火後舍利如散

靈照住龍華高麗人契雪峰之旨二

（衲服勤詣之照布衲）**善繼**（住集慶寺夢神授白蓮而生蕭永明壽後身也長治春扶欵曰北身終壞郎寫爵困春秋而攸得幾何春秋即乃棄去傳法滙堂澄脩法華懺每多感應象後執經翰下與倡和焉及還華徑于池深木寒處修十六觀證壽無量舍利畢積其師澄與清古源澤雲要齊名涵皆得間菴果之傳住演福）**弘濟**（住賫酒學傳律嚴融道之義定中恍智者授卑如意已而龍象馴繞懷感雨花呪沙散處鹽目岸爲不圯）**水盛**（住妙果寺遇孤舟濟力參求悟如歛萬人如上逆灘至如透水月華波搖不散而濟印之始居南巢五龍讓宅生有祥輝逝日練光經横分合彌亙山利）**松隱**（茂居傳法[illegible]受戒于照慶惠聞巖泉裕冷有省古林笑其妄投寺囊而悟住清涼影不出山疑塵滿席古鼎銘謂達摩之道頬以不墜既逝而火天花滿空）**守貴**（居天能寺寒暑一衲始見千巖長于能華繼見中峰斷崖而後知千江一月於是莊嚴天龍如大伽藍有憤其落齒者生五色舍利日增）**士琦**（住集慶寺犀項星眸生不袮革柳貫其經師也除髮杜多與天心禪雙壁著聲台教窮玄于無才繼三師特城京師憶衆視方略焉）**本善**（住三塔寺隨地掩關曉夜無怠聞鍾有省月溪諮之而古庭授以衣拂昭明寶蓮甘露三寺其興建也石屋穴眞皆掩關處有毒嵯諸錄）**慧炬**（住崇壽院深明敎觀江神聽戒湖不潰岸號炬菩薩）**洪僞**（住相國寺棄武弁得法大璋南來天目立禪得定塞石藏建寺勃修淨業飛鳥就掌食既坐脫呼偈鉞父同往安養方平且舉家見之）**本眞廣如**（居雲樓寺其師俅玄安遠之流積籌滿室而獨俑之爲鐵面禪和似愚而實敏使入俗必孝子忠臣義十也後坐脫頭挺直貌如生時）**五祖戒公**（蘇軾是其後身既爲守統諸寺與清順可久維肅義詮孤山之勤與思智果之參寥之湖唱咏而琴聽蜜殊尤賞音同味焉獨贊參寥五不可曉疑居攑位若順之介約寡交勃之聰明材智雲閣黎之不出寶山皆服之亞旅軾之方外交也）**宗派**（爲山法眼雙燈照邑中而三燈自外交光弓淨慈則有楚明月堂師一自得安永衆宣凡六人瀛隱則有清聲立本延珊雲如正童子演道即

處先紹光慧中道端慈覺文勝延嗣端裕威傑希夷普濟可純覺阿凡二十人而慧秀明眞天龍派也洪壽惟一與敎派也子儀從諫癡祥天竺派也了與法昕曉染龍刪派也慧居契盈彥球龍華派也瑞龍之有圓雲龍之有歸大錢之有聳法雨之有源水心之有妙廣福之有術五雲之有悟松恩之有端與紹是皆照耀人天火傳而不見敢其提唱玄要大乘所不載況復邑乘茲亦存而不論矣）**靈蹟**（諸比丘于生死去來如遊園觀而具戒定慧薰成舍利不壞之相僧史有載有不載或塔全身無可載者今按史書坐逝則道欽靈祐文益曇懿思淨大訢希陵道樞行端來復慧日慧朗若而人耆辭衆剋期則寶中延招幼璋曇穎用欽處林善本崇岳宏濟中仁晦機熙若而人而書舍利者惠明曾仁道慈士璋道冲宗妙書五色舍利者行肇書青白舍利者曙恩多至于無算則有若淨源允若之善紹巖智順宗渤悟法師無算而齒舌不壞又有輔良善繼其人矣乃若契嵩五事堅冏實罕其傳下此而慧照惟睛齒本聚明德惟頂骨折悟惟舌根簡菴惟頂齒可授思照懷渭森布衲惟齒並與念珠同堅而習之鉢亦如念珠況復舍利之出于身纍纍衆色乎上騰而取之煙者懷信宗靜下漏而取之穴光發于龍者必才綴骨者元瀞匈身者延壽塔見靈異者圓修重顯證其所得微有等差要以交光相羅合爲一體是名法身紀述有遺斯其洪人矣）（已上住各寺併宗派靈蹟）

論曰靈鷲山者能仁領徒千五百人處也鷲載其徒飛來此中幻爲住持著僧史者百餘人隱窟所藏尚有人焉古今纔數十人足紀耳五燈交光各有宗派三摩薰鍊並著靈蹟余不具論然其人皆神智絕倫脩證交徹稱天人師不乏也吾師仲尼云無隱乎爾而端木智者猶謂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不知所祖述憲章者何物烏得令仲尼之徒

出鷲山下乎余故具列之爲學聖者鏡焉乃邑俗動稱法衆士女被緇趨西方如鶩猥云廣大其教吾爲此懼矣

僊

邑人

姚俊（字翁仲受業太學明經術灾異晚爲交趾太守漢末入增城山學道遇秦人郭幼平敎服九精煉氣輔星在心之術道成在華陽洞兼北河司命主水官之考藏蛻臨下聞鼓角聲）杜昺（字叔恭謝靈運幼養其治今客兒亭是也事後母以至孝聞三辟不就爲正一弟子衆附矣而後受神人張鎮南之祕典陽平治入靖焚香見人三五世禱福符章立驗衆益附至數萬云謝安覩黃日光語以祖德昌後爲陸納拜章解世厄授藥獲耄齡而桓溫北伐敗積悔違其言所策謝玄淝水之斬堅來而覆其早鑒也預言木妖盧竦犯闕敗死狀至兒孫短報玄孫獲福及孫秦之禍亦預言之亂既生戒家人治凶具剋期尸解）裴僊姥（採花釀酒王方平干錢沽五斗和天酒飲之好飲貪七後三人就飲授丹迎去令棚淚有仙姥墩或日在餘杭此晉初錢塘之名王安石送僧歸錢塘詩云花前若見餘杭姥）杜曇永（字元老從自京北位齊逢革命數曳裾之維縶因遊名岳建清虛館于玉笥門人躔至俄大營法樂涓天復開洞側石臺以待眞侶武帝賜號金闕先生蕭子雲師事之後共錢員外作還丹洞中靈眞屢降服丹于太白峰項白日飛昇家屬隱爲地仙云）杜子恭（多神怪有索所借瓜刀不得者隨舟嘉興魚躍入舟遂剖得之賢豪歸焉孔靈產去邑必遙拜恭之宅）褚伯玉（字元璩棄婦遁剡中王僧虔禮致纔與交數言而已高帝詔不起爲立太平館俄餐霞霍山性耐寒暑入闈洪發船碎萬仞之下而伯玉怡然其凝神如此）徐靈府（邑儒生也由天目趣天台想雲蓋十餘年俄結廬層右屬睇松竹外環池島名以方瀛修煉其間有性修自性非求得之句作言志詩辭武宗之徵絕粒久之凝寂而化著玄鑑五篇及三洞要略傳左元澤）徐彎（通道術邑杜氏女中邪驅口衣人至叱成白蛇與兄弟俱樵獨不返尋之腰鎌倚木若蟬蛻蓄樹）錢小校（事令狐纏從袁循持節人眞經王局觀觀黃篠清骨方瞳善書奕手錄凡五百卷幼貧筵從胡法師遊朱天師奇其相而得度居眞聖宮及受樊先

（生靈寶籙歷覽蘂笈忠懿王俾主三籙齋事焉太宗遷居太乙宮召對賜紫命校道書錫號元靜大師一日見朱衣吏持符使速淨嗽齒嗛人之沐裕返眞龍柔汗霖大得青黑色珠升餘）

管歸眞（遇邊姓青衣欲傳點化術問知五百年還本賀恐訣人而辭青衣散其言遊授紫府符往祥符間行符救病盡愈禱雨龍虎飛躍賜號正白後承禱衣使者之召而化插朴記其事）

王廻（字子高居尉司前秀朗出塵嘗遂周琉英雋遊芙蓉城蘇軾爲作歌周客題奇俊字化郭石上）

沈若濟（字子丹通三氏書尤長於醫居茅山施藥已疾徽宗再召賜號洞元後服丹尸解）

沈敬（遇老姥鍊山令汲山泉煮石石柔餌得仙者十截不柔姥曰內蓄疑耳此瓊樹中毒風故堅信吾言當自柔已而果然餌之身輕貌忽變倏失之）

莫起炎（號月鼎受徐無極鄒鐵壁五雷斬勘之法神物從之元世祖欲聞雷擲胡桃應聲而焚賜金繪碎以濟寒者飲西湖客畏日浮果殼爾而雲起潮中翳日矣市魁娶婦爲北高峰白猿所攝呼狂飈飄婦歸他靈奇率此煙後候風雲雷電雨）

（五事備書偈而化）

劉大彬（居茅山延祐間得九老仙都君玉印仁宗即以賜之加洞觀徽妙玄應眞人之號經錄殿宇由彬而新作山志張倘隱爲之書蛻于華陽）

張雨（字伯雨九成六世孫悟楊許遺書子茅山其師亦莫能測也趙孟頫楊維楨謂在陶貞白上庶近之而文學韓愈詩宗大歷諸子書遍李邕畫木石似蘇軾則虞集楊孟載劉基姚公綬交稱焉藏書黃箋樓比鄭架所論著亦多至所謂莫測者見于玉釣橋冠劍之發聞伯兩首劍于鋤坐陶覽甲鍃俱長發書二帙工壽其一于鄭太史瓌欲併得之攜還震雷失書創亦隨合急掩其坎不測人也）

徐宏道（號洞陽脩眞瑞石山年八十三沐浴更衣書頌而蛻有不離本性即神仙之語得法弟子丁野鶴也道常感張平叔住山傳訣故庵名紫陽云）

丁野鶴（居裝篤橋北棗所業東肩師徐洞陽于紫陽庵月沿門誦經受少許米名曰月經僅官巷杜氏董數十家而已不他丐元宵衆以月供故索齋蔬談蘇州燈之盛丁令各閑日日啟向燈見俄矣丁時已應叩衆家語故矣人之衆歸忌社謝之曰更能）

（化宇鵲敘爭起捕所化鶴皆紙也鶴鳴人喧忽反疵丁作控鶴坐而化漆身祀焉先是召其妻王守素付之偈云擲散六十三妙用無人識頃逆兩但志虛空鎮長寂妻感其言亦爲女冠二十年不下山仙去）

鄒牧（居起然餌文章高遜四方請者運至吳天師全節奉旨徵之不起大德間無疾羽化若潮青志）

葉林（能古文御穀洞霄惟喚果藏獨善鄒牧俱不應詔後無疾書頌而化李興之亦與齊名）

姚眞人（其妻中靜先求出家姚因與之雙修分庵而居大曰妙心妻曰長春後皆證道）

王應瑾（號景舟出家而事父母府依聖觀張雨楊維禎俞子中與交而天師名以高士眞人者也頗諸神師救邑旱呼雨若爾啞平居種藥洗竹聽箠調鶴而已）

冷謙（字啟敬通音律繪事初爲火德廟瘋與張三丰往來道士背謙夜宴飛符掩月始知其神詔授協律郎定郊廟樂幸嘗畫一鶴守門介貧友人取祭金得金而遺引內帝失金因引故併逮謙謙求木遠者入瓶中持見上呼之不出碎瓶片片皆作謙語幸遁去）

周思得（成祖召試所授五雷法驗而建天將廟俾與其將居居從北征役王靈官觀虎前驅虜戰遺炎途尸臭禱雪還之六甫皆悅常歷事西朝英宗九寵爲還山尸解年九十三論祭賜號勅葬入盤領）

徐道彰（有仙姿通清微靈實丘雷諸法養神通玄觀每早涼禮致有祈甌應而談雷興陳守傾聽焉除奸駢邪及探三元復嬰兒之明人咸德之受旄即善妙庭幽潔絕學後未浴解化犁鶴迎之去）

潘道士（居佑聖觀善役將常如廟召將取紙拭殲將怒火筆取細湖後指染漬瞻抹符治邪）

郁存方（道彰法孫升夢鴿鳴于舍而生異人極之日吾道之傑也既受諸階法新雜盡驗郎大旱封潭役將雜湖水耀城中驚兵魚戰副師命捕鼠妖召吏兵與[illegible]擒之年七十九無疾化）

俞大彰（居重陽庵道中丞孔昭使禱雨雨立至他新禱類此辛後有見之全陵者）

高一澄（居惠應廟祈生所謂樂福者佩天遊劍八十九坐蛻）

流寓

辛研（一名計然師老子爲范蠡師作文子號通玄眞人隱居山即計籌山也山）

牛在邑郡廣化寺

葛洪字稚川著抱朴子博聞深洽江左絕倫從祖玄授丹術鄭隱洪師隱求為句漏令就取丹砂而鄧嶽邀止煉藥忽欲遠遊郎之尸解矣輕如空衣今名山往往有丹片尋嶺尤著邑葛居庵曹福甘園皆有之初陽臺其服日精處也方輿勝覽云天竺山乃葛仙翁得道之所

許邁名遠遊止稽留峰峰去臨安懸留隱處白里而逐故遠遊近適焉安得謂留干歲干里外許由也邁潛志幽契應元吉日天之古及受中部解東諸法玄感定錄服玄夜水黄精面有童顏云既卻都禁使者度世求宮爲地仙常留此中矣

丁飛字翰之與陸竊蒙文居龍澀洞讀莊老善養生寫睡少言問所服餌日治心循身之外別有何物每月夜鼓琴鶩鶴翔集年七十二力作陟險如飛八十六毛髮不喪顧反益壯善小措有丁行者離筆池

杜昇有才學得隱形解化術入杭市沙書龍字浮轉杯中吃飛丈餘若小龍隱雲霧呼之復下得錢及新衣輒與人語蘇牧杜孫休行死兵難當慈愛及人後加言昇亦彼役有人遇之江浙湖南沙書如故

徐立之學老子隱雷峰自比冥鴻務豹又有劉蓑衣者築希夷道堂往峰下

車四貌甚偉有黄白術飲數斗不醉數往來邑中嘗再逃大期百二十歲矣而會蔡京為邑尉依之雨日至新材堅求同宿舍京處外藏之中夜眾且就脉擒四恐損京致帝怒日又被逃六十年也俄間渴揩數萬番聲乃起謝日非公極富貴安能免此番厄究當無患蓋揩聲其數云強役乾束術子條竄粵嶽焉

馬湘字自然驗官吏水府浮鐺院其丹室也遇道人攜入石井致介書于蜀旋得報而出稱石井術嘗墮雪醉坐漢面指水順逆橋齋續各如其意及呼錢召鼠瓜實頌刻之術杖指人病應手立愈之方無不通也眾附趺視湘刹之跌經曰以營慢畦丁吝施書犬逐啄菜之鷺損畦新之故無損以法吝長漢逆旅使寢石壁上倒掛于梁以牖傚抉風馬植欲通譜日與若風馬牛強附者魄大以窺舉至歸求析宅試其兄嫂處垣行杖飛另勦川以傚迷眞而遂矣溯見水康俠三于年知且化石知貝言豈張果之流歇

劉居中隱嵩山二十年紹興中應詔貸此嘗得石壁異書行之壽有餘歲

王嗣昌玄悟自北海來望吳山瓦色雲跌頂上竟月眾異其貌編茅供茅君其中居之遂下下山常書地為獄凶妖播讖之治病病愈不用醫術也居二十年無疾刖吟而化宋高宗感靈異爲建三茅觀

蔡道像博學通歲遇異人得訣高宗南渡阻風祠茅君而濟見三絳衣人半尖山因協庵為觀使寺焉新禱輒應建金籙齋又能致百鴿因陽田及七實饋其山年入十一坐解所遺左右侍中貴劉處泉故者感而兼俗封眞人

張守眞三十二代天師也應高孝兩宗詔館養魚莊醮有異應蒙厚賓脩然不顧後無疾羽解子仙場亦隨館于杭賓法鍰經均受雨宗之眷次子可大領邑龍翔宮事攘蝗保塞咸有感格錫予更駭蕃云

皇甫坦得丹訣朱挑推久之頂有珠光能斷地出泉布氣生祐梳圓人顯仁太后夢召之醫月爐呵驚落及起妃壁留扇治瘥皆奇驗而高宗又善所對無爲爲治之語資錫甚胥坦潛置卧楊去不受也兩刲四徵館之西湖顯應觀及命登御舟泛湖孝宗亦加宴錫焉俄進奏辭眾泊然尸解天燈仙鶴旋繞藏室

李茇字定

國寓邑營授徒將詣淨慈禮羅漢過長橋竹徑迷路青衣道人問得其故止之喚以所斷燒寄俄從風雨晦冥中失道人所在郎身輕貌勞不復飲食僕駭之以語其兄莫莫至則去壽笑山旋人青城矣後莫為蜀提刑訪之已乘雲去數年推存繪像耳

張紫陽乎叔九皇眞人之一降天台作悟眞簫度人已度徐洞陽建菴瑞石而後開許生見貴裘翁者日吾宅鳳山侯潮開後人庵見像大駭蓋視為眞宅矣

白玉蟾師舉爐佩瑄書以神童為神霄吏名滿天下而煉丹邑之三一庵醉墜西湖遠尋不得明日坐水上猶醮然幾此湖水仙矣

黃舜申宋南度後被詔寓邑中賜號雷淵廣福普化眞人受南公神書門士如雲

髽髻道人在西冷橋投少藥孟水中敕而吐之成銀為周文瑛遊師秀償酒債叩名遇仙酒肆

陳宗眞闕人宋埋宗召見命伏錮嘆水忽成紅震遂錫紫芝之號使恐神奇霹號

金元範水宮開道寶舫初江湖藏岸夢茅君授符治潮躍烈忘之三夕而始憶其文造閣請試湖大掙飛符渺退之不受賜而歸葬賜

唐道

録（素以精虔章醮得名嘗保安度宗侍章出祠爲罷風天花天神所阻默叩張眞君語上帝禁通宋國表念表詞懇誠姑押箭王皆見引服冕辭髮謝人至衆尚青冊者隨之傳旨云宋國人民遷士附汝職掌神人拜受傍有天丁曰宋原畫章所由不逢也革命後唐言之）羅少微（寓紫陽宮夜雪與丁文學韋擁爐思美醞肥羜微奮袂提羊遜銀植酒至日飾庖物也相與歡辭謝劒騰去塩歸于庖蓋仙云）李國用（寓邑久之嘗得仙術洞見五臟猶神於謝退樂者延之倨傲上坐省幕官皆陪席趙孟頫與焉望見躍起致禮曰過江僅見此人面唐愈卽面君異日一品名聞四海在如言）吳全節（奉詔訪異人建紫霞觀久居于此以禱祠極寵薦吳澄進象山錄脫儒奴籍爲每曰欲知顏子如愚處正在羲皇未畫前焉得謝疊山河圖訣而成眞云）王壽衍（字眉叟自寧行至治初徵授宏文輔道粹德眞人領開元宮虞楊范揭皆與善嘗爲名士劉時中治喪撫其孫葬近壽穴便拜埽篤友詣如此）杜道堅（號南谷風度清雅見元世祖陳養身安民之道眷賚殊厚主昇元觀與鄧元祐校讎羣書築老君臺姚宗陽宮集儒彥賦詩一時推尊焉蛻歸計籌山）懶朴（先居紫陽菴馬均延禮作法治大疫里人獲安建凝空庵居之）張三丰（修棟武當通三教書辟穀臥雪能前知成祖所訪眞仙也嘗爲天師鄭書張守常常疑墨灑闕後山尋跡至寶極觀見焉居歲餘閒胡筱至竟遁去）張守常（居三茅觀受施推葺觀感張三丰與訣玄便爾通靈一日誦黃庭聞異香滿室而化舉棺若空）祝小仙（粵人寓稱花居今高公儀墓也儀訪之曰汝臥此果爲地下人李中丞天寵之遇龍亦先知之自稱無山祝貴遊如無物蓋神龜之子黃頫通靈云尸解三聖橋復有遇諸粵者）周文興（江卽山人登進士宮至符別不樂也來築臺清平山下葆眞養和夜辟穀百日許繫魚章爲翔繞其傍彎得訣古遠衛守上門氣疑而首重指則以拳擊腦百乃能起有五湧術來試之興偶不顧飛行籠上而去後剋死期別於坐蛻胡少保爲建高士彷實高眞也）唐扶（少司空唐岑子得大梵斗母五函法于梁東山諸法師用報父雖丁

獄姜御史訪入撫大除官妖受賞及命禱雨焉試驗授太常博士既罷來遊所雨術聖觀運旗摩空雲轉如輪偶被疾恍見幢蓋來池化而蒙中丞歸其蛻三年矣忽市鼎中從術幼文宗所借書以語得法弟子李一正正大縣異後又拯四孝廉之剏日帝命主袁州因祠祀之）闔蓬頭（希言居雷峰最久冬浴水暑坐弱缶出而暴之無熾氣勸人行陰隲與巨公遊且藥巨麗宮觀一日坐逝吳毛百戶家百日猶生請作得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齊家治國平天下而已）許源（號野雲棄武弁避難自演遊蜀遇監斗蓬得訣居斗牛宮俄南來脩煉表忠觀傍以卻病方致貴游而實承王馬派發貌須臾若八公年白八歲書須坐蛻）

論曰邑西北隅爲大滌天柱福地洞天在焉羣仙之所都也守神九鎖鐍而不出寰問市朝乎道士之半德士以此將由夫膽巴焚經易化胡而歸儒所傳風雅河圖博大矣其次禦災捍患爰象巫咸祝釐名嶽樗全亂世而已問二氏何以多流寓夫出家者家于寓也異寓公也如曰大塊逆旅彼且以我爲流寓哉書蛻書不壞者何同事同塵吾安知其眞魚珠蛔甲支牀之龜其狡獪耶非耶若乃夫食鳶薦蟻遺死而速朽者固當非耶

徐熙 邑人與子秋夫秋夫子道度叔嚮道度子文伯叔嚮子嗣伯文伯子雄雄子之才並以熙所受異人扁鵲鏡經師其意救世疾熙名既震而秋夫針弱人治鬼腰痛事奇道度病跛病者療病亦奇叔嚮頭頭之矣至文伯治宮人腰引心病而飲油出髮竅蛇愈其針孕婦寫太陰補陽明望男小于女而左青黑皆如其言挪又何奇也蓋廢帝自謂不知幾剖婦若腐辛矣所飲路后消石湯起石博小腸第優眾醫耳嗣伯三用死人枕起媼尸注張景石蚘洸僧翼目妄見皆言其故大抵尸驚飛越蚘畏鬼驅以邪攻邪而肝邪引出奇之奇矣冬月泆複衣惡寒之房伯玉必侯其惡熱求水而飲之差豈恒理乎彼老姥釘疽斃黑浴之彌甚而釘反出亦其類也無論雄之工郎之才之起蛤精疾剖得二蛤奇矣齊武成之見觀音非按其淫而虛將疑佛度者乎察五色刀把便知大瘤五色物聚而似佛伯亦人癰類蕺宜宣帝海出之家州叢庸醫手也徐世世二干石與異人語合而文伯之

學行嗣伯雄之孝友以醫掩自昔方技每詣醫知之才解天文善圖讖故當首列不徒比之彈棋杜道鞠奕棋褚胤模書范悅時褚欣遠令宋文帝稱天下五絕皆出錢塘也

陳沂 自汴南度為邑人乾寧時仕良修聖惠方官尚藥局奉御世傳至沂起康王妃危疾賜御前羅扇便出入禁中仕至翰林金紫良醫子孫標木扇象之至令稱陳木扇而陳謙者尤精先業洪男女生死多奇中所著有蘿齋醫要

吳觀善 自其曾祖從明從邑為小兒醫蓋外家范防禦傳徐防禦之術以及明而至善尤著

錢乙 字仲陽吳越王裔父穎善醫復遊不反姑家收養且令尋父久之乃得父乙始用顱顖名視長公主夕疾授翰林醫學黃土湯治皇子瘈瘲神宗問狀對以土勝水水平風止因擢太醫丞賜金紫預言廣熱劾子之將癇已後三日過午愈所以將癇者火色直視心與肝俱受邪過午者所用時當更也王子病嘔泄乙曰中熱痺且傷燥之將不得復輿之石膏湯劾土病救而畫言光氣哽哽乙曰肝乘師也秋可治春不可治強之藥明目曰吾藥再瀉肝而不少御三補腑而寄虛

又加居白法當三日死能術當五日絕又乳婦悸愈目張乙煮郁李酒飲之愈所以然者目系連肝膽恐則氣結膽衡不下郁李去結隨酒入膽結去膽下瞑矣乙有周痺疾自言入臟且死欲袪之木因自製藥飲左手足忽攣又採得斗大茯苓以茯咳之盡難偏殿而骨堅于書無不窺度越縱捨辛與古法會

邢氏 醫術甚奇診韓知闕之脈而郊其使還妻必死診朱勝非子婦小疾之脈而郡一年後死於產人共奇之

羅知悌 號太無明蔣傅學穆陵重其醫而悌亦顛自重朱彥修候門下三載始得見因盡授其術凡悌所藥無不愈者仍飲調理之

嵇清 字仁伯世療金瘡骨損父初歷譚療戎馬跡鷗者多全活已從征不返而清幼攝職入掖庭能接折肱宮中稱曰小小嵇清壽皇騎射誤損復應朔而瘳其後嵇勝者侍武廟以雜科類掌阮事卒于宜至令所稱接骨焉元季有湯醫徐靜隱善療杖傷藥力所及快若飲玄霜甜雪此亦嵇氏之侶也

李調 號傳散生顧楊維禎負氣能詩賈藥金陵病者無不與與者無不瘳

宋會之 名醫也治水蠱碎乾絲瓜

入巴豆十四粒同炒獨用瓜炒陳倉米而去之頭成尤服百粒其言曰巴豆遂水瓜象人名絡僅籍為引而以朮投胃氣是深知醫意者

范防禦 以顯顯醫名五世而育孫思賢思明並敦尚孝誼思賢療徐一變子不能乳與思明之療岳東伯子疹皆衛雨戴芝而奔赴之立愈兩人比之入并往救皆述其德

倪居敬 父屋邑湯醫巨擊而敬承家學及諸家方論除教接至保沖大夫命同知江浙財賦以非其職不受也民避兵露宿而疫藉全活無算而者他奇疾有奇效開平王迎置左右厚闕之優游湖山以終時世醫人有中和堂氏滋德堂徐氏徐之子鎮少年栝人獨多而鎮之友蔣正齋知病虛實亦有名于時

蕭氏 好施待一僧厚僧畫杜丹遺之祝花癖中祕方也其壻郭以療入親劾又谷棟丹爐上亦見杜丹丹成投黍米活死人遂稱蕭郭兩郭之孫府日所遺牡丹十三瀟藏十三方非畫也府世療婦人育名名郭醫產

劉均美 號聞耕讓產異母弟以聞右實京師居善藥先丐者後市者邑人詩防客死美嬪敍歸其褒解縉楊士奇俱為詩歌稱之晚年

術益精活人益多年九十卒

吳恕 博學而貧貨烏蛇丸用以起御史瘋疾復高談動之遂聞京師授御醫因潛心張仲景宋奉議二書作傷寒指掌盡抉兩家之祕而吳綬者亦著傷寒蘊要圖說玄微仕至院判

葛林 以醫頗名充太醫院官時武宗病召一匕而安厚賚陽而汪比部兒年二十五始患痘林曰爾月死比部知醫哂之至期不驗故設酒使視兒視足抱曰百日死夫疾發自骨其賤難盡注于足故稍緩耳言卒驗傷少師之子驚眩死就木矣出之曰天幸欲兩陰舒而陽變消吾煮清刊藥蒸其下自起言亦驗林目烱烱能望而知疾益以切脈十無一失仕至院判八十八而卒有青囊祕訣傳子孫

孫鈍 遇異人授卻老方九十童顏醫傾海內所著有試效集成書經脈藥石足齊古人而皇甫泰者顧與之齊名稱孫皇皇之著明醫指掌復齊吳恕

錢寶 以小兒醫徵授御醫侍太子疾有效陞右通政

諸餘齡 號雲泉善書弈博通其家言而多新得四方爭迎致之晚隱靈鷲言李元昭與其死期俱不爽每語客曰我巾車馳城中起死人者何得身爲死人馳喪車出城乎當終于此齡名齊郭以大朱應軫其配宗也與徐鏜輩諸名醫爲天醫軒云子夢環成進士

已上醫

僧師簡 丹邱人居西湖傍院擁破衲衣好懸記杭越開實幅驗猶合符于一行景純山經地理別得徑門喜爲人邊山相塚吉凶如其言長于書領書成桐之便知觀寺向後安否每言尖頭屋火化去後塔被天火有見之長沙市者

葉簡 **李咸** 皆善占筮武肅嵩衛忽旋風南來遠案蔔曰此淮帥楊渥薨嵩遺弔祭王曰生辰使方去奈何躬曰但語以貴國動靜皆質知之王遺弔遲果已死一軍告驚咸筮亦箭類

韓慥 賣卜三橋胥仲躬李伯恭往卜宗子趙待先任首言趙可全郡守多貴子不達者亦郡郎文及胥李語皆神驗而趙至岳州守子故迹爲尚書适逵遇皆卿䚡郎語尤驗

耿聽聲 家住候潮門內能用耳身知吉凶哉皇以己扇及中宮扇雜眾宮人扇中使嗅嗅中宮扇曰聖人也而有陰氣至上扇呼傳處又取宮人冠試之至一冠曰有尸氣蓋張貴妃故物也識夏震被時期以三衛堦其子

夏巨源 杭卜

統有遺文剖者夏爲作食堯字几曰獲在多口守以爲舊既作僕從饒州持御手果妄福安藏鷺字篌中

謝石 蜀人拆字多神驗有樊將仕卜亡珠冠書失字曰在朱二十八處疑內兄不至此果返借帽冠在其下又選人病書申字下有嫉筆石月丹出既嫁必死明曰申申特果然

白羊先生 英詳籍堅買卜市中時光宗病不能喪而陳麵祥者欲乘此亂其卒來卜此事戒以弗爲爲且殺身危視馮湛帳前卒適闇其言跡而問之願同事卒疑白羊語曰疑則首之乃相與詒陳陳授湛卒白巾爲約因持告變湛誘而射殺之自羊與二卒皆備宮是卜能彈亂也

龍廣寒 江右人寓邑專持寂感報佩小驅十數于身夕解飼之事皆預知與人也事母孝年百八歲貌若處子云

戴厚甫 精道甲往其母忽見紅光貫室開幃觀之一美女獨立將前被金叙遺母母以語戴答曰適祭道神遂至此耳逼母見將死矣悒悒適月而卒兵鈴有州遇甲者此所謂六丁也

夏榮 邑尉也候郡守裴友敵疾曰公無慮獨夫人當禳耳問之曰使君合三婦三年取二姬厭之厄過矣夫人曰寧死耳其年果暴亡嶽更取二姬

已上地理風角雜占

僧妙應 江南人佯狂知人休咎蔡京罷居錢塘相其貌似虎書壁有看取明年作宰相舞爪張牙啖眾生之句又書云眾生受苦兩紀都休悉如其言嘗語姚令聲午日伍胥廟見榴花即禍至聲任杭不敢登吳山後令江山來參帥憲偶避雨小廟見欄花問之則伍廟也時正午日未幾中秦檜禍死

布袍道者 不知何許人遇賈似道於棲霞嶺下瞪視曰官將來不在韓魏公下賈意不信既而醉傅平康破而道者見驚曰可惜許天堂破不介終矣悉驗

僧蘭古春 富陽人善相術于謙幼博戲古春撫之曰救時宰相尚自愛有道人謂蘭曰仰如斯而已乎蘭因熟視謙門不得善終道人首肯後跡之不得

已上相

程山人 自卞山來寓術常精太乙軌運主客筭卜精十六神之術萬曆辛巳有問來歲事者山人曰明年五病在熱太子生建寫大將沖文呂主將拍失位太乙埋天在女士寵奄夫建格始擊主水災是年誕皇儲而張居正馮保俱罷歲又逢滌其衛悉驗後歸不知

所終

李春耕 餘杭諸生贅邑孫氏今之行祕書也天文雖有禁按步天歌操枝指垣野壁示人歷歷與數合又作通曆營算周密中有六歲古人所不知也復通許愼孫炎之藝遙測字孫情訂六書郎試牘亦從古文學使者見爲馬角鬼粟也者而羅之耕學博有致遠者茲不論

已上太乙天文字學

孫景播 水軍也篆千字文爲五十係體太宗部去黔文隸御書院宋琪因請授官乃除國子書學博士

吳說 字傅朋王安石之外孫虞集稱其楷書深穩端淵北山九里松字其所書也阜陵欲易以己書屢命筆皆不能及因金飾之

張顧 諸生也國初用備書徵進禮部郎中轉刑部以王事沒于海

褚煥 字士文善書劉基之友

林章 衜工也以楷書徵當景泰時文告四出積勞累官太常卿階榮祿大夫子禱亦以楷書欲麼授序班與修武宗實錄官應天府丞

吳東升 百戶能詩善習書書十門公習劉士亭諸名士與倡和焉嘉靖時又有百戶施繆者藝菊苦吟草書清勁類其人

已上書

李燁 尙亮國公主善章草飛白水木竹石亦佳

金應桂 字一之爲縣令隱鳳篁嶺書法歐陽詢畫學李公麟嘗作嚴居上眞出塵觀音刻石

詹仲和 號鐵冠道人摹松雪書梅花道人竹幾亂眞此邑之米南宮也子孫垂摹亦往往售名之曰詹貨詹之前有陳叔讓畫飯倪贊題柱云博古圖蒐周漢製無聲詩寫晉唐題時稱賞鑒家云

已上書畫

景獻太子 工翰墨畫竹尤佳嘉作掛屏枝楷傍出如瞻底乍見頗具擬舞之悲

吳越王之裔 錢昆易仁熙俱善丹青昆畫沙鳥熙畫水牛于執弱而易畫十六羅漢人駭怪焉歸宋俱仕有官

李從訓 待詔宣和紹興二朝賜金帶畫道釋人物花鳥俱精妙高出流輩養子李嵩得訓法尤長于界畫待詔光寧理三朝傳姪永年而李章亦訓之從善設色馬永忠豐興祖顧師顏丁清漢王景升皆師高丁王兼鄉王燁

夏珪 字禹玉畫人物善設墨色山水學范寬著老林滿自李唐以來無出其右者子森亦工山水師之者朱懷瑾孫君澤丁野大孫丁兼師馬遠

林椿 工畫花鳥翎毛瓜果師趙昌傳色輕淡入妙品淳熙時待詔畫院賜金帶學之者彭皋

馬和之 紹興中登第善畫人物山水飄逸華藻高孝兩朝深重之有毛詩三百篇圖仕至工部侍郎顧興裔師之設色不逮

馬遠 工山水人物花鳥俱臻妙獨步畫院待詔光寧兩朝子麟世家學時蘇顯祖似遠而術弱之學者葉肖嚴

劉松年 居清波門畫人物山水入妙神氣過部李寧宗朝進耕織圖賜金帶

樓觀 祇候咸淳間畫花鳥人物得夏珪法與馬遠齊名學之者徐道廣宋汝志

王輝 祇候理度兩朝用左手畫人物釋道兼能山水不甚工名左手王學之者周鼎臣

溫日觀 宋亡出家瑪瑙寺數出憤洪語畫蒲筍核蔓如草篆見楊璉輒罵搵璜耽不飲其酒獨飲鮮于伯幾酒醉抱其家松樹號支離叟者而歌哭每索浴伯機躬進梁豆畫重其義云

陳琳 字仲美父廷寶祐待詔工設色而琳與趙孟頫遊故山水人物花鳥俱逼古人南渡來無及之者

王淵 字若水幼師趙孟頫惟散古人故傳色特妙不入院體山水人物花鳥遊精能尤長水墨學之者臧貝沈奎

黃公望 字子久永嘉人號大癡隱筲箕泉通九流百家之術開三教堂初師董源巨然曉可嘗逸品世競寶之有畫山水訣

戴進 字文進畫法諸家尤長于馬夏晚集大成有憲他怒不供役祿繫使先畫神荼蕭方伯見而請釋之舍所畫神荼獻神品畫德之也秋江獨對圖亦神品入宣廟御覽矣謝廷循輩鄰進謂紅衣非漁服失體遂揮去圓死墓在九里松子泉增王世鮮並善畫而方鐵獨稱戴門顏子其徒夏芷兄弟近弱仲昂草率皆不及鐵也

比丘道士 其善丹青者若芬以雲山名濟芳以梅竹名慧舟以小竹名惠崇以山水名蘇窗以龍虎猿鶴蘆雁名眞慧以山水謝毛墨竹名而道士如朱大凋之山水人物左幼山之人物花鳥山水武道光之花鳥竹石補六朝畫亦丁于之流也

宋畫院 有待詔祇候而甲庫修內司有祇應官紹熙則張茂之花鳥小景嘉定則白良玉之道釋鬼神紹定則方椿年俞與之人物山水端平則史題仙之人物土友青綠山水淳祐則孫必達之釋道鬼稗寶祐則朱玉之神將陳清波之西湖鍾題范癡子安仁之魚景定則錢光甫之魚謝昇之花竹士女曹

宗貴之花竹禽石咸淳則李權之師梁楷甲庫則有陳椿之師郭熙修內司則有魯莊之工人物其人皆邑產也

國朝畫苑

戴進之外釋道神像則沈鳴遠雲山尊景則廬東牧金碧山水人物花果則石鐵至毛謙父子之悔花俞恩父子之人物花鳥山水一時江村海峰之名甚喧今鑒賞異矣裴爽寫竹名尤寂寂頻能詩致程篁墩贈詩耳寓客周須善蘭竹裴日英善花鳥墨菊英好竹成齋貲死不苟取有足多者

邑畫師

各有師如水邱覽之師米芾張紀之師李遊沈辭之師郭熙習瑞師之師范寬閑如齋之師高彥敬范彬之師李權劉朴之師彬雖非出藍無懦丹青之譽他如胡錫何青年之道釋人物戴滄張涯之山水白描陳鑑王釋之寫神傳家毛存之木石墨竹吳迪之梅蘭竹石裴叔詠之蘭竹木石周詢之界畫樓閣與吳厔之臨摹逼眞夫寍獨厔乎語人皆摹手之未眞者因自成家非無師也惟焉君道納髴懷袖闕飼而觀其歆咏因走筆摸之則師造化者矣

已上畫

論曰余讀子輿養氣書迺知儒亦有命宗云軒皇與其臣反復言之也神農所嘗藥安五臟儷五德其究益志通神療狂已惑寍惟瘕癘頼之重命宗故首醫其次象緯青烏王乙風角測圓句股大易之支旟而邑人鮮深湛之思無入室者則寓公異人爲政六飛南狩輿圖入虜高理二宗引宣政之緒與繪工爭長邑人身任圖畫中務華易染執柔翰而飾衰季實傾有徒光寍以降妙品流傳有王嬌之惡焉我宣廟之斥戴進聖鑒冲遠矣

紀異

金牛

寰宇記云牽牛婺女吳地也金牛出湖中當是牛宿之情宋時圖聖觀前每夜燈浮湖面月明稍淡而風雨中尤愈盛至與電爭閃樂蘇子瞻謂之湖光日非鬼非仙以分野觀之詎非金牛騰耀聊不勝月以此

蜥蜴

錢武肅王居宮中輪差諸浣敢刊老嫗監更一夕有大蜥蜴浴錄訌吟油旣峭而倏然不見監更漚異之不敢語人也明日王曰吾耶夜夢飲麻膏而飽監更嫗以所見對王微哂而已

清衣童子

現寶蓮山洞口妓好如玉訊之不應過之不見但聞洞中風雨之聲

呂岩

洞賓與鐵拐仙亦若紫陽三丰神遊寓焉趙孟頫挾客登岸遊水樂洞番老僕戎驪者于舟頭忽暴死一老道土吹呵其面幼者摘青葉合老者指畫成符還項而生二人兩口其姓也玄妙觀蕉葉之詩吳天師蹬之而張都吏創輔眞觀供鐵拐仙像亦常赴張之齋先齋款百俵子臨期而缺其一得之拐上題云特來赴齋見我不采空腹而歸俵縛我拐蓋此仙實寓輔眞矣　題

板道人

景定間李稱扇於清河坊之賣扇者其人與新扇道人感之題詩扇板曰一輪明月四時新一握清風然可人明月清風年年有人世炎涼知幾塵題畢擲扇而去墨透數寸之板觀詩買扇者多因十倍其價致富矣未幾道土復來袖拂字滅

雲水道人

赴賈似道毋齋書三尺黃絹符中畫一圖相使懸禁鬼衆笑之忽圖中一點作明玉色金書張道陵字蓋其降云似道又嘗齋于人數足而一禮襪者必求齋姑與鉢飯食畢覆缽似道自舉之乃動有詩云得好休時便好休閣花結子在綿州蓋木絺庵之北亦眞仙之降也

邢鳳

邢鳳寓西湖此君堂水竹幽雅忽見一美女度竹而來將起避之女遠呼其字曰君瑞毋避我有詩奉觀吟曰娉婷少文踏青陽無處青陽不斷腸舞袖弓彎渾忘卻羅衣慮度五秋霜鳳亦口占挑之曰意態精神畫亦難不知何事出仙壇此君堂下雲深處應與蕭郎駕彩鸞女囚期以五年守此相會於鼠風山下後五年邪隨兒鎮杭泛湖數念忽間鳴御聲逢見美人駕府而手招之曰君瑞信人我西湖水仙也千里蹺約君情厚矣

颺直躍過舟翻人溺心人舟與沒後人常見其竝行出沒焉

玉貞娘子

程迦紹與八作居前洋街一日有物如燕飛入堂壁龕之乃一長五六寸美婦容服妍麗小聲嚦嚦可辨自言玉貞娘子也曰君能衣我當有利益乃就壁爲小龕居之預言休咎皆驗好事者往往求觀必輸百錢家遂小康至期年飛去

五聖

杭人最信五聖源委無考但傳其神好居三四尺樓屋五神共之或配以五婦凡委巷空園大樹下多建祠而西冷橋尤盛或云能運財帛淫婦女行禍福爭祟奉至不敢談及神號此杭俗之大可笑者也武林聞見錄載宋嘉泰中一大辟囚處決數日矣皆冊獄吏門吏驚問故囚曰有事相見泰和樓五通神皆某等輩求差撽明言差充某位神便得據他適者之位矣凡須製花帽袍帶之屬出銀一笏曰以此潤吏因爲青牒及製袍帶焚之次日夢驚從來謝繼數月東庫專知官言庫樓五通神日夜爭競驚訴容斷例課奈何吏密告之相與增塑一神是月卻安夫職亡奪位歸又力爭眞小人之雄者所竟不能禍僞牒之吏則其靈可知矣田學憲汝成以此禍

辱之爲民俱然至今不廢茶筵見焚褚處毛血灑地此豈啖若清客乎聞其中有華光大士是文殊應身而其傍有勸善大士又導以善然卒無奈其拋擲磚石何

觀潮

紹興八年八月十八日觀潮前期二夕江干民聞空中語曰當死于潮者數百皆兒汪不孝之人其有名未果來者當分促之不預此籍者宜亟去又聞應聲者甚衆民皆駭怪次夜跨浦橋畔人夢神戒明日勿登橋隣橋數家夢皆同次日觀潮橋上人皆滿得夢者見有親戚在橋使去謂妖妄不信須臾潮衝橋壞壓溺死數百人訪其死者皆不孝輩也

白蜈蚣

洪武己酉吳山三茅觀崖壁內蜈蚣長尺許廣可二寸有楷書秦白起三字會稽宋允常親見之嘉靖十四年六月甫擊徐氏圖衆尚中書右衛王通所五字餘字漫滅不可讀冊叔不識見之起坑卒法應久假然古今刈人如葬者戒不勝擊也媽見甫部塚將書中有起名錡亦謝俯火之類乎

太歲

董表儀家住沙河見欲撤屋掘土衛者言太歲方不可興工董不信掘深三尺得一肉塊人言即太歲也董甚悔惡棄諸河後亦無禍

神兵

嘉靖乙卯倭臨方山久之而退被擄人回云賊西望見雲中神將天兵旗幟分明故不戰而退也先是杭州鐵鎗李都指揮祭岳王墓乞岳雲所賂倭退鉦鼓破桃花洞賊亦見神助云

馬道士

嘉靖丙辰[illegible]

妖僧

[illegible]

[illegible]

劉家犬

[illegible]

郭醫

[illegible]

湯鎮

[illegible]

妻跌所愛子傷首懼且溺水姑慰之曰第言是我之誤我自匿小姑家俟息怒而還耳夫歸果欲殺妻以姑言免夫日持刀藏中途石下至妹家甘言誘母至石邊取刀殺母忽見巨蛇方驚解不覺足陷至膝七竅流血自聲其非母救之不得歸報婦婦往樹之隨樹隨附啖以飲食三月乃死觀者日數千人莫不稱快時至正甲辰六月也

王立

紹興間有王立者材武過人為親兵因深冬直宿秦檜宅竊歎曰貧材如此乃饑餓死刑城得望仙橋香婦補周氏物貨充竊次日夜半密候于周所將踰垣忽見前戶半啟俄而一婦人攜一囊出付之云速行我繼至也立甚寅卯貧裴邀出婦人從後呼云當投北北行立不得已轉北疾走此婦速追及細視之曰誤矣可還我囊立捧婦扼其吭負至三聖橋氣絕縋石沈之河還家五鼓矣所得寄所知無復蹤跡自此日漸溫隨軍中隊將合充赤山衙樣一日醉中過衙忽見單中舊隣婦當壚忘其久故與共飲問知未娶笑曰兒郎如許胡為祇是亡賴我有弱女子配汝可乎立兒女妾婿欣然允之卽遣帑完親數日挈歸寨中忽隊將射往窺舍傍毀垣過其門婦因潑水誤污將衣將怒問左右以立對將卽入視其婦室退謂左右曰立還家徑卽押來見既押至將屏衆謂之曰汝嘗有負于心乎吾觀汝有冤隨之當以實告不然禍及矣立懼不得已具說周氏事將曰汝婦非人乃鬼也但候時索命耳吾與子符候其寢粘頭上則面目見矣蓋隊將深于道術者也立如教忽見神人驅婦起立丈許舌出垂地俄而不見立驚仆隊將命扶至點名聽前守至翌日稍甦但不如常及將曰若等視之踰月則兒難矣亡何因請權不及守立卽躍起向倉前衆人中作婦人拜云某原是鎮洪周氏婢與鋪中掌事約欲竄歸被王立害於非命告諸人為證時事已聞官不勞案治立竟伏辜

趙源

元延祐間天水趙源僑寓葛嶺其側卽賈似道舊宅也日倚門忽綠衣雙鬟女子從東而來凡數度見之因戲問家居何處何暮尋來此女笑而拜曰兒隣家君自不識爾源試挑之欣然而聽遂留宿尋月餘再間居止姓名終不告但曰呼我為綠衣人可矣源一夕被酒戲之曰綠兮衣兮綠衣黃裳女子慚數夕不至及再來源叩之乃曰本欲與郎君偕老奈何以婢妾待之然君已知之矣不敢復隱兒實非今世人冥數當合耳兒故宋平章秋壑之侍女也年十五以棋童入侍每秋壑宴坐半閑堂必召兒侍奕備見寵愛是時君為其家蒼頭因供進茶甌得至後堂見恭君年少美姿容嘗以繡羅錢篋乘牖投君君亦以玳瑁脂盒為贈雖各有意而莫得其便後為同輩所覺讒於秋壑遂同賜死於斷橋之下君今已再為人而兒猶鬼錄得非命歟言訖嗚咽泣下源亦動容久之曰如此則君與我再世緣也當加親愛以償宿昔因曰汝之精氣能久存耶女曰三年耳及期面壁而化源大慟衣衾棺之殯盡隱寺為僧

徐景春

弘治間旬宜街有少年徐景春者春日遊湖至斷橋道暮矣路逢美人與小鬟同行景春前揖問曰娘子何故至此答曰妾頃與親戚同遊玉泉失挈索途耳景春曰貴宅何所曰湖墅宦族孔氏二姐也景春遂送之及門邀景春入宿備極纏綣以雙魚扇墜為贈明日隣人張世傑見景春臥塚間扶歸其父訪之乃孔氏女淑芳墓也告于官發之其祟遂絕焉

大井

紹興間董太尉率衆製大方木以石板蓋合契山大井叩僅容叛攜遂無投溺之患有夜行者鬧井中叫曰你出鐵人只怕壞了活人我幾時捉替得服生是不可謂無鬼也

于忠肅

于肅愍公謙為諸生時忽窗外有巨人持扇乞詩公乘醉書曰大造乾坤手重扶社稷時其人驚躍而去乃鬼也所遺扇則蕉葉一片耳

王生

福州王生者止宿六和塔下夫早大雨如注山水自空穴湧出六金牌拾而懷之窺見穴中金銀無數急室穴藏其處奔告其兄將欲取之日暮往訪竟無蹤跡仍宿塔下夜夢金甲神人呵之曰荷君封我金穴已酬六金牌矣安得復生覬覦驚覺而去

窖金徙

平窖許尉之兄刑没遺死獨取窖金巨萬遂不嘗藥始死僕卒哭一日徹雨忽鬧夫婦長號異之蓋窖金頓徙云

龍

魅

邑龍山分天目龍來洞生石龍鱗甲悉具龍華天龍所由名也是多石龍子慈雲石屋鞘光皆有之竝黑背朱腹濁方山穴兒濃似蜥蜴而五爪背賛碧色蛻姓人插得二龍窩裁甕中封以紫泥歸啟之化去矣西湖三橋有龍魅渴者往往見青菴酒家輒投沽酒不知洄水非酒也兒溺死既築

堂魁忽飛起掣寶叔塔鐵頂碎撲待寺佛閣而通屠隆虞淳熙請去岳祠反接鐵人伍使君袁萃議併去檜妻舉投其窟謂龍畏鐵何不畏塔頂鐵直以兩人善擒虎或能降龍耳然自此無李赤矣

堰牛

嘉祐中沈遘知杭州所經諸堰皆集堰上以備奉挽時方大暑監官以下皆露宿堰上以何水之出人忽聞以行策相呼者曰明日有何生活一曰明日沈幾之子過此吾輩又有一番勞苦一曰沈幾蚤有子知杭州耶因悲咽欷歔衆潸番其言氣非俗流使人蹟之乃堰下之牛有墮淚者衆乃歎息曰安知此牛非沈幾之舊朋乎

施家冢

至正八年邑施圖商家牝豕自食其子箠之曰你不喂我食我饑而自食其子于你何事其主將殺之又曰我只欠你錢三千七百五文賣我足矣貨之得錢如數

白洋池

童文學讀書白洋池池水僕躍立如玉柱四傍皆洄俄頃落復溢倘燃犀照之當見其形或云似鼉彼蔓蓋水苔紛披也慶忌塔池向亦有水怪魍魎而市人蕭明夜歸望茂城坊忽有四柱遍視一冠猴頭黑人羅坐坊頂二杜其胜也驚走語人曰見魍魎矣故當非也

雷峰塔

雷峰塔相傳鎮青魚白蛇之妖父老子弟轉相告也嘉靖時塔煙博羊角而上便謂兩妖吐毒迫視之聚蚊耳傳奇定妄然物怪故有眞者萬曆庚午孟夏流福溝甃石忽動抉起見鱉如大車輪紅白色竈頭而三尾作馬鳴屠者舉懸肉鉤曳投市魚脩中擊之踞牙醫人杖衆聚觀竟日惡妨其業傑焉徐浦言胡孝廉文憲竹圓之在金沙港者門東有三足蟾氣沖人輒死一日圓丁報蟾出從牖窺之皀色如覆釜張口如丹漆盤盂紅光盈尺金月爍爍因言龍吉嘴曳鍊之猴滿覺衢遮道之蟒併蟾爲三害今邑市周處亦多顧念尚未轉後耳邑不知何故多蟾其伏井廁者中其氣立死膚色如蟣有方士捕得蟾如三斗盆龍之月下吐光接月一日忽織氣不可近候失之巫迎邑神屬宣靈王必先見翠蟾三足如芝每躍人神袍袖而沒或曰此月路也至正壬辰月中裳羅子隨雨兩落仁如松子殼丘色與式公張君男所見同

具鼈　二則

金中丞云張姓家煮鼈剖之得一小人宛如大士惜煮作雖塑形不及隋文恰蜊耳

咸淳壬申七月有稍人泊舟西湖斷

橋下時暑熱臥于舟尾中見三人長不盈尺集于沙際一曰張公至奈何一曰賈平章非仁者決不相怨一曰我則已矣公等及見其敗也相與哭入水中次日漁者張公于橋下獲一鼈徑二尺餘納之賈府不三閱年賈敗蓋物能知數也

湖上土宜

宋時嬉遊湖上者競買泥孩鷺歌花湖船回家分送鄰里名曰湖上土宜家院西民家賈得壓被孩兒玩弄不厭一日午睡忽聞有歌詩者云繡被長年勞展轉香悼還許暫偎隨及覺不見有人是夜將半復聞歌聲時月影中一少年僮女曰母恐我慕子姿色神魂到此人無知者女亦愛其丰采遂與合焉因遺女金環女留置箱篋明日啟篋視土鐶也女始大驚忽見壓被孩兒左臂失去金環遂碎之其怪乃絕

姜郡丞

郡丞姜公奇方重聽而良於視偶病中見幞頭緋衣人曰復奪我目耶問家屬盡見之且見持杖相擊者延虞峰法師召將祛此妖方織壇雷震靡傍大樹姜聞亦驚起坐久之曰我目如故矣萬曆丁亥事也

栗

隆慶五年四月湖墅栗樹生桃類油桃紅色田子藝親見之九月西溪栗樹生林檎三枚黃生藥見之

柿

治平中南新街柿木中有上天大國四字類顏書

染藍

邑柎藍以染者每治藍先流妖言或衆衆或而藍始成通邑所傳異事聞之動色者徒爲此曹生色耳故採異必以日及任論篤者之目徒耳食皆畫餅矣每竊謂此曹眞藍面鬼青面夜叉也

兩面兒

甲寅四月湖市賣魚橋草營巷有生兒一頭兩面雙耳四足男女形皆具者其家棄市河中行丐收之求觀者索錢一文此末判學子也碾上應心房二宿者允異矣

李屠

嘉靖七年五月開官巷口吳姓者買李屠猪未烹見膿內隱隱有字起之則卯書四行也色如蚤大如菽其文曰贏官十壁兩身敵功在雖魚則廉矣初行五字第二行二字第三行五字未行二字前後有字劃裂分去雖不成章味其言豈妄殺立功者小廉不足嘖耶

論曰靈臺丹扃宏構無垠劍鼎奠其中卽有大異不越大同之圍也仲尼不語怪語商羊楚萍矣至

語亂賊而語超齊諧之上蓋亂賊大異也災異由之奚啻萬物之老五行之變乎夫大異階大戾端大寐見者與所見者率岐伯之治太人之占也臺扃何有哉泮疑司寤反於大同虞初之志晉史之緒矣

紀談

天目山

西天目之脈萃於錢塘結局於西湖王氣鬱葱帝王奠宅兆不誣矣度宗時天目山崩讖者曰天目崩地脈絕潮不應水脈絕國事去矣或有為之詩云天目山前水齧磯天心地脈露危機西周袷浸孤陵月未必遷岐是果非信乎天目之興廢有關於杭州也

辛幼安

陳同甫語辛幼安云錢塘非帝王居斷牛頭山天下無援兵決西湖水滿城皆魚鱉夫幼安之策狂言也西湖之水非湍激浩流者安可決之以灌城中哉

胥山

潘同浙江論云胥山西北舊皆鑿石以為棧道唐景龍四年沙岸北漲地漸平理桑麻植焉州司馬李珣始開沙河胥山者今吳山也而俗訛為青山其時沙河去胥山未甚遠故李紳詩曰猶瞻伍相青山廟又曰伍相廟前多白渡景龍沙漲之後至於錢氏隨沙移岸漸至鐵幢今新岸去胥山已逾三里皆為通衢至宋紹興間紅亭沙漲其沙又遠在胥山西南矣

城河

國朝城河自元以來未有開濬湮塞日加非惟舟楫難行而秀脈亦壅官司未有留心者乃今西河自流福水口至按察司右淤不容舠誠能設策開之亦城市之利也

天宗水門

倉廩富人之守情士雅流多所不屑邑君子厭糟糠在前春粹在廡斥之郭外而細民瓶無儲粟以列肆為圖會當優奴題詩西湖時即擋樾滿三千丈度難以一分飽一家於是有借箸議開天宗水門屯粟白洋池為市者夫城內儞外之地實高于河然不知宋趙忠惠何以由之運米洪武五年湯信國始築德勝一壩五年之前何以水不傾瀉慶春水門開幾二十年何以外寇不入外戶不閉宋都順流洩氣甚矣何以七帝傳百二十年往日開河土從河去近日堰河土從何來嘉熙淳佑白洋一池給城內外三十萬家之水果足比星宿河源為此方崑崙否吾欲問之借箸者若夫停驛積錢以充工食事在所司不煩問也

城西隅

前宋時杭城西隅多空地人蹟不到寶蓮山吳山萬松嶺林木茂密闃無民居城中僧寺甚多樓臺相望出湧金門望九里松更無障礙自六蜚駐蹕日益繁盛湖上屋宇連接不減城中有為詩云一色樓臺三十里不知

何處覓孤山其盛可想矣

冷泉亭

冷泉亭建于唐時至宋時郡守毛友者乃拆去之今所建又不知起於何時也其自敍云昔人加亭於冷泉如明鏡中加繪畫山舉水光去者過半拂試蓄爵舊觀復還失冷泉亭之景白樂天捲其襃頌而毛君以為去之乃佳好尚不同有如此

東花園

東花園卽宋之富景園俗稱東花園者城之東耳內有百花池今園前民家之後尚存大池相傳舊矣孝宗嘗奉太后幸此予考武林舊事紀事諸書皆同而吳廷輔覽勝詩又以為宋姚妃居此非也今之姚園寺乃其所居盍相近因一閣字之訛板兒巷名曰白花蛇散巷乃百花池上巷也亦訛傳云爾且考慈雲寺舊名慈濟在富景園之北觀此尤見大街處正是其園而池端是民家所有者也

西湖

十則　西湖巨麗唐初末闢也自相里君韓僕射輩繼作五亭而靈竺之勝始顯白樂天搜奇索隱江山風月咸屬品題而佳境彌章蘇子瞻昭曠玄襟追蹤遐躅南渡已後英俊叢集斯夕流連而西湖底蘊表襟始盡雖其時法禁舒假長民者得以適性倘徉而府庫充盈羨餘可奧閭閻康裕募化有資故寺觀日益且高僧眞士又得與達官長者倡和逍遙故妝點湖山愈加繁媚乃今法禁嚴明動有掣財為吏茲土者上畏督祭下惕誹議州沒薄書修職救愆猶慮不給尚敢盤桓山水之閒哉至於道院彈林日就崩廢繪黃之流服役追呼與氓隸等卽有募化之資無過升斗蓋盛極而衰亦循環之理也

西湖開浚之蹟古今尤著者白樂天蘇子瞻楊溫甫三公而已樂天時守士者得以便宜舉事不煩陳請而廷議亦不嘗之子瞻時既上疏於哲宗復具申於三省凡錢米工役具有成籌然已有勃之者宰臣未免有兩罷之請已不及樂天時矣然考其興工則元祐五年四月二十八日也猶有先發後聞之體至楊溫甫時先申巡臺潘泉侯其報可然後敢自於朝下工部詳議之再侯報可然後興事終以閒除額稅未明迺以少京尹再署府事何其危也且樂大子瞻開湖時豈不廢壙蔡毀出靡而民怨不敢作朗作矣而糾察之吏不復以法纏之乃溫甫輿久廢無窮之利而卒蘭爾詭復有任事之人哉

國叔禾日閑浚西湖非有廉毅之才谿達之度者不能舉也惟平日嚴侵佔之禁自可垂利於無窮迺今官府往往以旁湖水面標送勢豪編竹節木專菱奕之利或有因而漸菜胜埂者寧念前人作者之勞耶杭歌有之十里湖光十里笆編笆都是富豪家待他享盡功名後只見湖光不見笆

按慕府燕談五代時有為青烏家言者曰塡湖為宅可王千年武肅王知其誕不信也明堂不畜水朗有銀潢焦釜損淺獨不聞湖平而狀元出湖涸而肅慇發嘉熙濬而再竭而宋室亡乎今但作濬復計自湖心亭引纏至岸問四方幾尋四隅幾尋勤石于亭而都水者歲一執度稽焉不如額始問僧者檢何辭以解常見水落蔣乾佃者以地請官司不勤而授之審爾第以賜賀知韋輩何愛一畝四鎮倘錢耶日者栁復一區漸人天光雲影故當盡還我明堅宅矣

萬麻三十五年七月郡邑監司請復三潭于三臺許之始謂不過復放生池之舊用比惠民局漸澤園而已追諭之父老三塔下覆三潭三潭上承三塔是各有隄防水不外洩居者自設仟從何以救嘉熙滄祐之洄乎不然草泥盈文舟權弗通七日不出必有死僧所不死者湖心印月之沒波耳百餘年來塔廢坊崩泉眼窒塞干傾芳草舊謠且興幸可濬而逢源以時蓄洩上塘所陌永無竊坼之患豈非萬世常計哉此西湖之捆柏崛山千古返源寶由今日

西湖難有山泉大旱之歲亦常竊坼宋嘉熙滄祐時西湖木涸茂草生焉良由三潭漸湮六井傍滄不能無望於白洋池也

十錦塘往惟細路浮沈連濟而已一日梁銓虞滄熙侍吳方伯自新同飲堤畔請曰今能為吳堤祀蘇堤平吳日是欲精衛我也推孫公大勝愚公吾力能使修蛇吐虹耳二子徉不信數日吳大笑語二子孫意決矣餓而堤成大費花石猶以前王配舊守稱十錦塘云自此午日繪衣畫權龍舟競渡中元放燈蓮花滿湖銀延火樹玉蕭金管遂比上元之盛而夢華舊物重見于斯信熙朝之盛事也至於水艦飛樓鬼鴿高壽萬斛千特所不足始方信巧桂化狐之剎木矣酒餚聲使金釣下釜半歸塵甑庶救荒之一策第遊士遊女啟解投拆將無左招悅人媚諭西子所兩生亦徵有咎烏

西湖漁人二十年而但消巨督小網日夜捕魚斯時亦舟不矣西然之利近有觜空大網僅捕大漁

跡藏蹤鮪絕小漁之利而所謂白跳船脊懸粉拔瓜皮之畔鯵魚誤以爲月赴之若蛾每夜躍入丁頭其虐何止數否此人業巳故觭上古仁君之禁矣往時梟鶴鶡王第苦枯翼兩舟搆曳之絲十有九脫近湖州翻網夜罩沙洲十不失一彼漁傑人何嘗讀子釣而不網弋不射宿之書賴讀書多者新設禁網月漸咸若他日網目不容更妹也　邑浴湖如淨慈靈隱昭慶龍井石屋湖心玉泉玉虛文昌諸寺觀皆孫司禮隆所營茸金碧輝映可方化樂蕭臺彼自崇仙釋自種福田收花果報耳獨爲岳忠肅闘神道通湖列植大柏有參天習雨之勢而湧金十錦問水望湖亭榭雄麗足供跳泊差可人意然錯遊客之金于鍋故不若深貯橐中也其人往往實棲悲田邑千德而尸祝之　範光是靈隱絕勝處向爲亂鬼所憑而僧道人構宇祠能純蓋能仁之設也馮虞二神迎陸文該所祀九誦者其中襲隱居堂故名因沒泉滌去穢畢矣陳使君就剜其石成洞爲名自太傳洞陳見急令鑄去自字

兩山奇石

兩山饒奇石足當南宮之拜者纍纍森峙也其一不幸纘始皇舟賴喻爾陀立地成佛如鷲峰猿洞龍井鳳山可稱四靈焉畜矣白傳尚爾持去殺風景者安得不移自近眞山作假山何止包氏一莊哉石之穴者化爲高臺寶座雖墻佳城而玉髓瑤英倖口脂額黃都上玄妻之面可犢哉日鐫月前以至干甫申俱盡屢哭山頹雖懸書兩覿厲爲之禁日採石者如殺人之罪未爲監也

鑿石

向謂鑿靈鷲石者獨楊鑊也後見周伯琦理公巖記云至正十六年元蝕伯顏捐金花工鑿巖石刻十佛併彌陀大士像金碧柄赫恍躋西土冀微福惠利我軍旅沐釋氣珍承奠方岳巖之異勝誕增于昔爲虎林之奇觀蓋炬菩薩行業感之夫使公呪沙禁剃又使伯顏鑿石福國故當勝鑿虎頭蝨銷王氣者然已與規方竹墾詩壁僧同絛至通比邸傑鷲逐猿致聽法對頭者盡碩毒手便堪抵命況殺米家丈人僧子益不容詠矣且奇觀亦何藉此

掘墓

正德間鎮巡委官王以山督造張憲墓掘地復得于册孫革二誌銘王睟而棄之日一墓未成詎堪再造二墓耶鄰簪丁見自馬人夜人王室晨起丁壹揖作鬼詩蓬屏不收不敢寺辛此白馬人大頌素臣自馬

人靈矣而張俊墓之在東明者玉魚金盌久出人問可茅馬故無靈平贈子題其墓日祁遲象鐵山夜半誰貧去鑄作樓霞人胥額日鞭汝向令畏尸于革翻得不遺馬筆今定何則

沿河門閘

宋時城中沿河舊無門閘推居民門首自焉擱障不相聯屬河之轉曲兩岸燈火相直醉者夜行經過如履平地往往歲溺死數十人自王宜尹京始令城內沿河連置大木閘每船埠留一門民始便之

王荊公

王荊公介甫詠北高峰塔詩飛來峰上千尋塔閒說雜鳴見日升不畏浮雲遮望眼自緣身在最高層鄭清之詠六和塔詩云經年塔下幾春秋每恨無因到上頭今日始知高處險不如歸臥舊林邱二詩皆自喻荊以作于未大用前安晚作于巳大用後然卒皆如意不徒作也

白樂天

前輩任杭州而去者往往想之雖其山水清佳亦其民風湻儒易感也白樂天則云自別錢塘山水後不多飲酒攜吟詩又云所嗟水路無三百官繫無由得再遊又云邂邂錢塘路幾千想君到後事依然又云江南憶最憶是杭州山寺月中尋桂子郡亭枕上看潮頭何日更重遊子贍則云寄謝西湖舊風月故應時許夢中遊又云居杭積五歲自憶本杭人故山歸無家欲買西湖鄰又云前生我已到杭州到處長如到舊遊更欲洞霄爲隱吏一庵閒地且相留二公之戀戀於舊遊蓋必有以取之爾

宋仁宗

地有湖山美東南第一州仁宗詩也其後高孝光寧理度六宗擅有美之地而建都豪華伏豫亦稱第一姑言四時行樂如春日則彩杖鞭泥金燈映幞紅絲翠樓玉燕金雞賜値萬錢品逾百種碧幕象牌之青琉璃明王之燈人夏則蔗漿寶盌珍果瑤壺風輪鼓茉藥之香雪架繳菱荷之鹽龍舟競紫標之錦纛馬嘶綺帶之珠聲徹律華影流繪華當秋則龍涎拂手而進摩賬丹缸耽目而浮羅剎綴金橙橋喜閒慶瑞之旂岑碧桂英近延寒輝之色禦冬則夾羅表授衣之始開爐啟消夜之筵黃絡亦錢雪師躍于甫木瓊車鳳罩博象震於內司不思遁藥之奇丁甲儺妝之麗隣場漢武徒擠雄名後傚前鏐虔陳俗能迫夫局空客散林動神驚椎餘武林舊事遙比東京夢華向已況王津變樂宮景高寒區區一華翳目者乎

武肅王

三則

武

肅王時獨新城羅隱以諷撓親眺隱與倜盧章魯風齊名武肅召魯風司筆札魯風不就執而役之吳仁璧堅辭幕府之辟怒沈仁璧於江召隱爲錢唐令隱權而受令然亦時有督過一日侍宴獻詩有一個禰衡容不得思量黃祖謾英雄之句又嘗重斂其民以事奢僭下至雞魚卵鷇必家至而日取每笞一人以責其負則諸案吏各持其簿列于庭凡一簿所負唱其多少量爲笞數已則以次唱而笞之少者猶積數十多者至笞百餘巾子山下大士其慈悲如此

錢氏時西湖漁者日納魚數斤謂之使宅魚其捕不及者必市以供頗爲民害一日羅隱侍坐壁間掛磻溪垂釣圖武肅王索詩隱應聲曰呂望當時展廟謨直鉤釣國更誰如若教生在西湖上也是須供使宅魚武肅王大笑遂蠲其征

武肅王開國日類役工卒怨讟與焉或夜書其門曰沒了期沒了期修城纔了又開池王出見之命書其傍云沒了期沒了期春衣纔罷又冬衣嗟怨頓息善以恩典發其感激之心也亦應幾之智云

握髮殿

紹興四年大享明堂更修射殿以爲享所其基即錢王時握髮殿吳人語爲訛乃云惡發殿謂錢王怒時即乘此座也時殿柱大者每條圍十二尺其壯麗如此

王欽若

王欽若出守杭州一錢塘尉蒼髯白髮步履蹣跚公將督責之問之乃同年進士也公惻然憐之表薦于朝其人以詩謝曰當年同試大明宮文字雖同命不同我作尉曹君作相東君元沒兩般風

東坡

東坡倅杭不勝盃酌部使者知公才望朔夕聚首疲於應接乃號杭倅爲酒食地獄其後袁轂倅杭適郡將不協諸司緣此亦相疎袁語人曰酒食地獄今值獄空傳以爲笑

高宗

高宗南渡後駐蹕臨安草刱禁苑爲行在適造一殿無瓦而值雨臨安府與漕司皆憂之忽一吏白于官長日多差兵士以錢鏹分俵關箱鋪席賃借樓屋要簷瓦若干候旬月新瓦到照數信還府司從之殿瓦咄嗟而辦又趙從善尹京日宦寺欲窘之科降刷離紅卓三百張內批限一日辦集從善命於酒肆茶坊取卓洗淨棚以白紙以紅漆塗之又兩宮幸聚景回夜過萬松嶺索火炬三千從者命取諸瓦舍妓館蘆簾實以脂油盆而錢之繫上火道松樹左右照耀如同白日此皆雜燒而易爲可爲

吏役之法

施粥

元大德十一年杭州大饑官設粥於佛寺中饑民好死不焉衰止何長者敬德以施捨賑濟爲事爲請好善而有才智者五七人即菩提寺作粥夜寅大甕中明其饑民以至先後列堂廡下或疏出門外道上相向坐虛其前以行粥用二八昇一人執杓以注器中食畢以次去日施粥米七八百至十不始六月至八月凡七十日饑民無死者

鵝鴨諫議

宋紹興乙卯以早禱雨諫議大夫趙霈上言自來祈禱斷屠正禁豬羊令後請并禁鵝鴨時胡致堂在雨被見之笑曰可謂鵝鴨諫議矣聞廣中有龍虎大王當以鵝鴨諫議當之嘉定中察院羅相上言越州多虎乞行下措置多方捕殺正言張次賢上言八盤嶺乃禁中來龍乞禁人行太學諸生遂有羅擒虎張尋龍之對

子胥

舊傳子胥爲潮神自宋以前有禱輒應大中祥符五年令本州每歲春秋建道場三晝夜罷日設醮其青詞學士院前一月降付觀此則其時香火之盛可想矣

祈夢

四方人祈夢者以七寶山三台山爲九嶼湖因試事祈者尤多蓋周公新郡城隍于公謙都城隍也周公寒鐵之面于公金石之心故當不在九泉之下矣或以爲山靈然則孔子夢姬公卜興衰亦尼邸禱耶適晝夜者何難獻吉憎惡

李樗

咸淳戊辰興化李權舉進士唱名後乞以本身致仕合得恩例盡以回贈父母上書畢辭先聖及二魁同舍出錢塘門脫綠袍掛門上登舟而去

趙惟一

洪武五年秋八月浙省鄉貢既撤棘一榜爛然懸于省門之上觀者業之杭之士預貢者五其第三人則錢塘趙惟一執中也初執中受經于郡助教何彥恭甫而何彥恭甫則受經于前鄉貢士徐中先生授受有源委故其試于有司也卒以易冠同釋云

放生池記

慶元初京尹趙師巽請盡以西湖爲放生池作亭池上求國子司業高炳如文虎爲記高兹傅冷疾時文浮誕痛抑之以此失士子心會記中有烏歐魚竄或若商麻以與既以鏤之石本流傳殆不可播改亦爲夏痕刻猶存輕薄子作詞以謔之云高文虎稱倘俯禹苦于辛作個放生亭記從頭無一句說著官家畫杷太師歸美這老子彧無廉恥不知酒筆能幾夏王邵作膺王只俏伏生是你嘻臨文誤筆往往有

之而諭嘲其師如此今寶石山麓止有王隨放生池記一碑而高文不存

樂師

嘉靖中征樂紳敍諸生樂時多権耳避者然其師亦啞理耳逑箱沿用道士司樂揚旃作步盧調枯惟事僥命用合牌吾聞孔子問禮老聃不聞問樂老聃也今無善陳蔡彭吳劉梁李韓諸書何人問蔡季適一字巷陌偏縣笙蕭子弟碑學白樂天楊鐵崖而己吾銜沈湖徒聞水聲鳴咽冷嶔敬鈞天伎也空于卒紙中出音響樂云樂云天塞其敷哉

社集

二則

元時豪傑不樂進取者率託情于詩酒其時杭州有清吟社白雲社孤山社武林社武林九友會儒雅雲集分曹比偶相觀切璉何其盛也國初猶有餘風故七人以書學相尚宣德正統間海內熙學杭州尤繁盛士庶燕會稚而弗齋將有大理寺正郭子貞年八十一禮部郎中蔣廷驛七十八皆以引年歸封吏部員外郎孔番德八十處士項伯藏九十三孫適郭文敍皆七十三白髮相過歿無虛日或張燕家圜或攜權湖上徽洽歌詠名其會曰耆德項伯藏者洪武初以詩生法割雨耳者也處士陳士甯夏與誠馬叔艮視彥廣僧曇緇古春年皆七十作會賦詩名曰會文社時廣東鄧司封林富陽姚方伯肇寓杭城亦與社中天順間太僕卿王柒太僕丞陳斌布政司夏時參議黃順校祭司僉事陳浩知府葉蓁理問陸証知縣盛損訓導方義顧編皆郡人太常少卿餘姚陳贊知府長沙陳敏政理隅山西周須以寓賢皆引年就散修會為樂郡守胡濬聞而致饋僉曰某等優游湖山聯以卒歲者朝廷寬假之恩也因名其會曰恩榮每歲以上巳端午重陽行之而胡守亦與壽時蕭山吏部尚書魏驥已致仕家食其先塋在西湖上歲時祭掃每單行不令人知諸公輒欲致之會中卒莫能致陳贊復有別墅在城北甘泉里時拉里中籍紳及處士郭文敏劉辰孔諾盛民夏褫周正蔡安徐恕同往郭劉並年九十有餘少者不下六十因名其會曰朋壽請人皆布衣而頭頑縉紳求伎咸甚一時風致令不可復觀矣

邑有輕僕者纍祝學道倫祝文章見嚮鼻而坐張翠而行祛鬢而思掉首而吟者輒曰看景謂命形異色足發一笑也遂使無垢傳燈灣村儒簪伯安踏天翼路僅通二陳一鄙戶外履空竅後靈祖內盛賚資外譏吳楚主客之就徙貢嚶嘯至於吳許西京之派田氏東京之流許有大紆吳有晦道田有子執許其短長眞是文子而吳山西湖兩社羅以水調樵歌于鱗元美左提右擊握中不見一物及伯玉司馬大集詞才南屏墳上膺外羣英珠煞罔及福堂衆部猶自寥寥百年之間景像如此今勝蓮社放生勝流雲集武林館人開而名公促會嶧山澗水暴入錢塘回顧輕偎反成異舉矣

殊絕人物

三則

羅剎江變桑田於此所生所梓載大有殊絕人物比肩而立許山文子玄足矣子胥鵬峯神遊於斯樂天子瞻其故守也後又有元美于鱗所生禮河南于忠肅精忠蓋世張子韶王僧安倡輿道學禪則過山法眼二暨齊照葛洪許邁便是靈匹蓋兩湖當明聖之稱兩峰開仙靈之扇其人名懸日月德配二儀有由本哉

杭州先輩士夫居鄉者往往以名節自竊而上官征於茲土者亦以出格之禮待之成化間布政司甯艮等建西湖書院於孤山以居夏時正粃守胡濬建恬老圍于帳前營以居刑部正郡陳謙此誠熙世盛事乾之耳目所及其炎標之態何知也時正有孤山種梅藩司樽酒見訪詩云占斷屑崖學種梅呼龍昧破白雲堆自憐絡屋青山往不謂乘春畫舫來竹下倒裳迎使節花閒供具促吟杯都非詔遣旌求急鷗鷺無煩著意猜其禮賢風度何異緇衣也

于忠肅公少有大志出語不凡八九歲時衣紅衣馳馬有隣長者呼其名而戲之曰紅孩兒騎馬遊街公應聲曰赤帝子斬蛇當道聞者驚異長補錢唐縣學生家有文文山像一幅懸置座側為之贊曰嗚呼文山遭宋之季簡圖忘身舍生取義氣吞冥宇誠底天地陵谷變還世殊事異坐卧小闕園于釋繁正色直辭入而愈厲難欺者心可畏者天宦正而篋弗苟而全南向再拜含笑九泉孤忠大節萬古流傳我瞻遺像清風稟然

隱居西湖

二則

林逋隱居西湖朝廷命守臣王濟體訪之逋投一啟其文則纏偶聲律之式也濟曰草澤之士不友王侯文須搭古功名之士候時致用則當修辭立誠令逋爾失之矣乃以文學保薦詔下賜栗帛而已矣又逋嘗傲許洞許禍作詩嘲逋云寺裏啄齋饑老鼠林閒咳嗽病儒猴豪民逆物鷥俾頸好客臨門竈縮頭則逋在當時亦不滿

于興論甚矣賢才處世之難也　李昫嶁元昭嶰室靈隱海內疑是盧鴻草堂其人三竿候人便出下等山中自有眞隱獨木爲橋小結廬逃名于此此人當是君復後身或曰是邵汝宣否起急掩其口

韓蘄王

宋南渡諸將韓世忠封蘄王楊沂中封和王張俊封循王俱享富貴之極而俊復善治生其罷兵而歸歲收租米六十萬斛今浙中豈能著此富家也紹興間內宴有優人作天文者云世間貴官人必應星象我悉能窺之法當用渾儀設玉衡若對其人窺之見星而不見其人玉衡不能卒辨用銅錢一文亦可乃令窺光堯云帝星也秦師垣曰相星也韓蘄王曰將星也張循王曰不見其星衆皆駭復令窺之曰中不見星只見張郡王在錢眼內坐殿上大笑俊錢最多故譏之

廢冢

張世傑祖墓尚存封樹黃儀部汝亨閣之金中丞云儀部才而憐才表莫叔明墓招詩魂應及忠魂藏進墓地印馬橋不當與智永筆同掩耳

閣

唐宋二十九閣惟稱竹閣今有邵氏重生白閣吳氏之鯨朗閣小僅貯書藏實兩人無愧白朗云

理學

楊慈湖云吾無處不西湖無時不西湖然西湖無慈湖派獨姚江一滴注焉近有鄭氏炳接得白沙甘泉脈來傳其子之惠門人日進

三途

國家既關三途小吏往往有至大官者其人役于大賢豈無小賢足紀如俞新之諷諫丁文燠之奇邁王佐之詩律術數傾動元式張府之書法輕逸繪事纖麗虞堯卿之楷遍沈度學師程朱並刀筆之翹穎也恐鄰吾官獲斯菁稗

流寓

七年定鼎鳳山邑地大者以奉湯沐小者以予休沐高賢大良朝宗拱極靡匪寓賢矣茲所宜乘得北宋之前勝國之後耳一爲會城十郡名流以公事至者即次何限惟傲睨湖山買田結廬乃稱寓焉如佛慧則有欲所行寓葛嶺則有潘郎擔止時朱大復搜玄選勝亦埔片石而居

冠服

洪武之制士庶服四帶巾農夫斗笠隆慶之制革雜流舉監忠靖冠服革男女綾段紗羅玄黃之色令不遵聖意而體蘇意變若夏雲日注琴川與之同流而已惟村落儼差不受染娥中蜀厭稍稍號之耳一友異冠出衆目俱在其首以負首發我我待件者也無何遂有與之爭高者俄而舉適冠武汗墳急截之去便爾同塵日子亦村傴矣然巾子峰日削大似欲就人者　會典品官轎用青幔庶民轎用皂幔傘蓋一二品銀浮屠頂三品以下紅浮屠頂輿夫四人而已邑縉紳向乘太師椅轎嘉靖中往往坐無幔雕輿陳方伯善始易兩人肩青幔輿導以傘蓋垂簾蔽面衆便而從之會新雨登吳山一老人蹴蹴逐與行則朱璣府丞也方伯下輿慰曰大夫而徒行乎傍一鄉紳笑曰此行觀書先七夕曬書耳然盛竊從者不覺避匿令久一時矣青幔多干青衣嘗偶登市樓望銀浮屠頂滿市不知浮屠下是何世尊

杭州多火

二則　杭州多火宋時已然其一民居稠比竈突連緣其二板壁居多碑垣特少其三奉佛太盛家作佛堂徹夜燒燈幡幢飄引其四夜飲無禁童婢酷燧燭燼亂拋其五婦女嬌惰簣籠失檢宋朝建都城中大火二十一度其尤烈者五度城市爲之一空　辛酉之火烈焰滿城而吳山上一老翁家獨存翁平日誦經樂施火起之夕以老憊不能走兒婦不忍相捨同處烈焰中舉家昏睡庭有葡萄架亦不焚灼明爲神物護持也其時杭人稱積善而免禍者必曰葡萄架云又有馬將仕者居蠏頭亦好施與其時火遍諸丐者爭爲傚孝家貧火息盡以還主馬甚善將厚勞之丐者曰報公平日之恩耳敢重費乎皆不受且羅拜而去

火葬

浮屠火葬名曰闍維良由羅漢化後現十八變身下忽然出火實非取以焚身其坐逝之僧雖延名德下火而心中性火即與之接有不燼者有燼而貝珠五色隨煙上騰名曰舍利者此其爲幻爲眞罔難強測然火化之法不過如此而已今之闍維實如灼適炮雛災蟜燒卒焚者與所焚者一等迷徒凡心定不忍見況我鄉塾中皆讀孟子書人其頽窯不有泚至又穆云殤兒不焚詎生無日益復可笑之甚細撿佛藏實無此文設謂脫胎差誤如紀異向腴小兒彼蓋果如斯何堪高比羅漢不畏王法畏佛法否比華津通明紫雲石龍諸洞燼骨繼橫六橋誚潤星星映水遊人行尸棊朋側然不樂每戲嘲曰杭人半是焦尾琴耳畫變條也幸遇救火有人不爾早見劫厭滿地

杭州風

外方人嘲杭人則曰杭州風蓋杭俗浮談輕譽而苟毀道聽塗說無復裁量如某所有異物某家有怪事某人有醜行一人倡之百人和之互賣其疑故

若目覩譬之風焉起無頭而過無影不可蹤蹟故諺云杭州風會撮空好和反立一宗又云杭州風一把蔥花簇簇裏頭空又其俗喜作僞以邀利目前不顧身後如酒撥灰雞塞沙鵝羊吹氣魚肉注水織作刷油粉自宋時已然載於癸辛雜識者可考

市語

二則　杭人有以二字反切一字以成聲者如以秀爲鰌酒以圖爲突藥以精爲鄭合以倩爲鰤跳以孔爲窟籠以盤爲劫蘭以鐏爲突落以窠爲窟陀以圖爲竊藥以淋爲鵲虛有以雙聲而包一字易爲隱語以敗人者如以好爲現薩以醜爲懷五以罵爲雜敷以笑爲善黎以肉爲直線以魚爲河戲以茶爲油老以酒爲海老以沒有爲埋夢以莫言爲稀調又有諱本語而巧爲俏語者如誦人喇我日潘了有謀未成日埽典介談日秋意無言戲坐日出神言步敢典日殺風景言胡說日扯淡或轉日牽脊則出自宋時梨園市語之遺未之改也　輟耕錄言杭州人好爲隱語以欺外方如物不堅緻日憨大暗換易物日搠包兒麤蠢人日杓子朴實日艮頭白獺饑言杭俗澆薄語年甲則日一差牙齒語仕祿則日小垄遺此皆宋時事耳乃今三百六十行各有市語不相通用倉猝聆之竟不知爲何等語也有日四平市語者以一爲憶多嬌二爲耳邊風三爲散秋香四爲思鄉馬五爲誤佳期六爲柳搖金七爲砌花臺八爲霸陵橋九爲救情郎十爲舍利子小爲消黎花大爲朵朵雲老爲落梅風詳低物爲數以其足下物也復諱穀爲儆金錢則又義意全無徒以惑亂觀聽耳

元宵張燈

高宗時趙待制子榜尹臨安府方留意元宵張燈甚盛游人繁夥有亡賴子造五色印于人叢中印婦人衣印文云我惜你你有我白衣用黑印黑衣者用黃印開市中殊不覺也次日視之方駭雖貴官長眷無不含羞野汙事聞于趙趙素以彈壓自負即命總轄補索之皆責甚酷補者乞勿張皇吏寬一夕可以計獲趙許之即于牙儈處假數婢飾爲村婦出遊自後視之至喧鬧處亡賴果如前浙僞俱就執縛其爲首者乃睦親宅宗子也素號猾徇虎府尹以杖文行戒云侯坐衙郎押來不得言是宗于遂命左右以巨筆箸之雖叫呼竟若不聞須臾傍死趙郎自劫得旨旅免許人服其剛決云

金箔

金箔銷金之尤者上供之外非職禁不可乃今民間首飾衣袴器用文輸樣題多用塗畫歲靡不貲大中祥符間杭州周承裕私鍊金爲箔鄭仁澤市干杖轉蕭仙州事敗全家徒配轉運使陳堯佐言仁澤情同罰異不可懲奸乃定轉賣者減造者一等著爲令此法似可援引而奏行於今日者也

杭城日用

三則　癸辛雜識言宋時杭城除有米之家仰籍而食者凡十六七萬人人以二升計之非三四千石不可以支一日之用而南北二廂不與焉客旅往來又不與焉武林舊事言杭諺有之杭州人一日吃三十文木頭以三十萬家爲率大約每十家日懦縫一分合而計之則三十文矣此二事較之今時亦不誣也　東坡仇池筆記云杭人喜食鵝日屠百鵝予時湖上夜歸屠者之門百鵝皆號若有所訴鵝能警盜亦能卻蛇有二能而不能免死又有祈而之厄悲夫嘉靖十五年侍御張景按浙中令邀官付報屠鵝之數大約日屠一千三百有奇而官府各家公私燕會皆不與壽報之宋時又加十倍更可悲矣　范蜀公東齋筆記云沈文通守杭州禁民食蝦蟆終三年人不敢食而蝦蟆亦絕不生及文通代去禁弛而蝦蟆復生傳子翼蝌諸云杭俗嗜蝦蟆而鄙食螂時有農夫田彥升者家于半道紅性至孝其母嗜螂慮隣比窺笑常遊市于蘇湖開熟之以布囊貧歸夫鄙食螂禁食蛙亦自仁政善俗錢塘水玉清士何事置橫行跳梁物腹中合人御箸思往賢

廣濟庫

元時浙省廣濟庫歲以富戶司出納延祐間有富戶僕用官資無以爲償府判王某素殘忍乃拘其妻妾子女命以小舟載之西湖趁逐遊人收其買家錢納官解于伯樓作湖邊曲云湖邊蕩漿誰家女祿慘紅愁羞不語低回忍淚傍郎船貪得金錢強作舞玉壺美酒不須憂魚腹熊膳棄如士陽臺夢斷去鬼恩鴛質生寒愁日暮安得義士懶于金遂令衆濮歌行露其後王翊之子孫有爲娼流天之施報何其捷哉

祝吉甫

錢塘祝吉甫居西河上構小樓眺盡湖山之勝賓客常滿陰有富豪高精數仞破之吉甫因變鬱不衆趙松雪訪吉甫登樓爲書二字扁日且看一日貫酸齋來亦題于左右云破齋也看無何隣以通番簿錄家徙垣屋權毀小樓內湖山知故

羅貫中

錢塘

羅貫中本者南宋時人編撰小說數十種而水滸傳敘宋江等事姦盜脫騙機械甚詳然變詐百端壞人心術其子孫三代皆啞天道好還之報如此

釋道　二則

至元十八年詔天下除道德經外其餘說讀道經盡行燒毀道士受佛經者爲僧不爲僧者爲民時江南釋教都總統永福楊璉眞伽自至元二十二年至二十四年恢復佛寺三十餘所如四聖觀音昔之孤山寺也奈道每僧者七八百人皆掛冠于上永福寺帝師殿梁閉而飛來峰石壁皆鐫佛像王元章詩云白石皆成佛蒼頭半是僧鑑刱天長觀有道士爲僧者獻說於總統云貲知章倚託史彌遠聲勢將寺故觀乞復原日寺額錫髡從其語眞可笑也

宋時靈隱寺緇徒甚眾九里松一街多素食香紙雜賣誦出人家婦女往往皆僧外宅也常有僧慕一婦入不得其門而入每日歸寺必買騰脂果餌之屬在手顧盼不已如是久之婦人歎會其意語其良人設計誘之漸至龔笑僧舂甚謂可諸矣婦人曰良人在奈何僧盡捐衣鉢使之經商數日果見整裝剋日成行僧於是日到其家呼酒設饌獻酬交錯已而婦令先解衣就寢婦取其衣束之高閣忽叩門甚急婦人曰良人必有遺忘而歸僧皇遽不知所爲婦曰有空籠好避僧亟竊入籠中遂鑰之僧不敢喘動與夫舁於遠路迫曉邏卒見之舁於官府啟鑰則一髡裸體在焉京尹袁尚書笑曰是爲人所誘耳勿問復鑰籠投諸江

香奩豔語

田氏香奩豔語志餘遙風也便欲則之矣頃觀文史乃知蘇小小南齊詩日商吟璀元白書鄭倩桃之事萊公洪妓之從舟客琴操朝雲之依端男瑤池金界並有名籍而周韶胡楚龍靚小娟者皆薛枝書魚玄機之傳倘定其情何衡班管綴之花上愛比露桃入有言朱淑貞那復不如一妓語以彼自有茶毗不畫斷勝詩故嘗不向此曹應帽

物產　六則

牡丹唐時杭無此種長陵開開元寺僧惠澄自都下得一本謂之洛花白樂天攜酒賞之張希有風流部是錢塘守不齡紅寵有牡丹之何宋吉祥寺獨盛蘇子瞻有牡丹記敘靈隱寺邊花峰下紅辛亮及苦疑寺向齊堂杜將紫治羅江東隱手植海宗元祐時將存皆有名而玫瑰花則宮院部採之雜磡舜以爲香囊爲仙花之名好久花

由李后小名鳳娘六宮避諱耳石湖吳門菊譜云得自范村者爲三十六權而史正志吳門菊譜洲二十九種二諸以黃爲肯其品甚多有于蕖大紅傳餘深紫雙紋純白葺絲蔬黃二色銀臺者今復種種閒出他如滿覺衡之桂花北山之梔子金橙南山之李花五雲山之蘭蕙六橋之桃花芙蓉彼河陽塋得花縣名若錢塘眞花縣也

楊梅爲州霞塢東墓嶺十八桐皋亭山著肉鬆核小味尤胡美梵天寺多楊梅盧橘而今絕無矣蘇子瞻云夢遠吳山卻月廊楊梅盧橋覺舊香客有言閩廣荔枝無物可對者或對以西涼葡萄予以爲末若吳越楊梅也正平詩云五月楊梅已滿林劉疑一一價干金味方河剃葡萄種色比瀘南荔子諜則右人亦有舉而方之者矣

櫻欄樹以絲自裹剝之可爲雨衣及細東之用有子生層毳中蓋花之方孕者名爲機筍窯煮醋淺可致千里也蜀人以此饌佛蘇子瞻以饋佛珠

菌者鬱蒸之氣所發多生山谷竹樹幽潤之斑白者名玉蕈最貴黑者名茅蕈赤者名竹蘇圓頭細腳者名丁蕈皆下品也別有一種毒蕈形似而味美食之殺人宋乾道羽靈隱寺後生一蕈圓徑二尺紅潤可愛寺謂珍品不敢食獻於楊都王王亦曰是當爲玉食奏進孝宗詔以美味宜供佛賜靈隱寺復持至寺盛之以盤經日頗有汁液沽濡兩犬爭既之時任死寺王大鷄日荷入天廚必遺誅義丞癡諸她蓋萬乘所御自有神護而楊王大貴人寺主不私口腹皆得免意外之稱

諺云西湖日銷寸金日生寸金蓋謂湖傍多植蓮藕菱芡之屬而又有魚利也所生獨無饌魚正德中有魚黃而無韓肉趣能飛一日冥雨飛至洋寶頭而墜藕出西湖者甘號爽口與護安村同厦眼者尤佳其花有紅白二種白者香而結藕紅者豔而結蓮麗宗青詩云紅蓮不及白蓮香是也宋時聚景園中有綉蓮紅擴南黃緣結實如飴芡實湖產特佳香蟆而雅大芡白本秋實惟兩瀏門時有之芰田之直可十餘金利倍木椽湖中蘊藻蘋行甫水草牽風損讓彌蔓不絕土人眼之以供魚食歲計亦不下數百金也

杭州金魚宋別甚少至南渡鯽盛有之獻子嘗讀蘇子美六和塔詩有沿橋待金鞠竟日欲遲齒不喻此語及倖錢塘從塔後觀金魚以爲奇物投餌出之

（不食而沒始悟竟呂遲畱之意以爲鄰進易退不妄噣食故今去子美四十年而潛詠如故可謂壽矣南屏萬工池舊有金魚子瞻詩云我愛南屏金鯽魚重來拊檻散齋餘近日西湖金魚惟玉泉最盛大者長數尺投餌則競集爲吳山大井中有金魚數十頭父老云已一二百年自來無施食者兼以寒食陰竇仰蔽天日而至久不斃殆神物也宣德閒大旱井涸人有取食者肉堅若剖若麻筋然鄭侯井中亦有五色魚其源通西湖故孳乳日夥又與吳山井不同也金魚自有種若如桯史所云餌紅蟲而生今五色四尾者甚多穎而不棹主何祥乎）

孫承祐（錢王俶納錢塘人孫承祐姊爲妃寵之至爲節度及納地猶不失官贈太子太師祐每宴殺物命千數從駕北征以駝負斛貯水養魚自隨雖行僻野難致一餐處食猶窮極水陸嘗夢人授蓍草曰我當五十而卒乎竟如夢祐克毗陵功最著以著故不得附吳薛傳後邑無此人作饕祖東坡安得爲千鶩頌宛夫人生百年祇因三寸舌頓滅其半半向啟口筵中垂吩涎惜哉惜哉）

趙子固向伯叔（趙子固向伯叔）

（錢塘二佳士其先太原人靖康之初攜家南渡兩家各有中原田契兩籠其初南渡時日望恢復還中原憑契書復故業至七十餘年藏契待時竟成無用金銀珠玉既不可保置田產有契書可保矣而亦無用以是知佛說萬法歸空之理爲長也）

論曰邑乘自咸淳以來多稽野史原夫端昺浮海事付東流頁狐投林私襲玄草所充螭右已彈蠹餘茲拾霏雪之餘英佐揮麈而已田氏叢談託之委巷里耳所睫詎聞大方況又擴其蓁華雜以蕪棘所言諸卉咸就採緗而事涉敎猱詞虛吐鳳即羣情所鍾忍施鑱斧存十二耳夫奏古樂則魏文交睫進隱詞則漢武傾耳是言亦有所當也邑人林逋每思侯白僬僬侯白復何足思惟主文而譎諫言者無罪聽者意消吾其爲曼倩矣

嘉靖仁和縣志

光緒癸巳
武林丁氏刻
陶濬宣署

嘉靖仁和縣志十四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沈朝宣撰朝宣字三吾仁和人官江陵知縣此志撰於嘉靖己酉凡例謂義類悉依洪武府志案西湖遊覽志云洪武初徐一夔著杭州府志頗稱簡明則所據者一夔本也體例頗謹嚴較他地志之冗濫差爲勝之其稱杭州府舊志備載詔赦蓋用咸淳臨安志例不知其時臨安爲都城所以備錄明代已非都城即爲贅文其說最協至於碑刻之文祇載其目使後世無從

考證則失之太簡又引用諸書或足以己意皆不著其所出則益啟杜撰之門矣其書舊未刊板萬厤中諸生鄭圭有鈔本爲邑令周宗建擕去

國朝順治丁酉錢塘知縣沈某於宗建家求得之邑人朱之浩始爲傳寫之浩跋稱其時賫細註略而不詳尚需增輯云

仁和縣志序

惟仁和杭郡首邑也郡昔有志而諸邑彙載未有專志斯邑者三吾沈子曷爲志之沈子籍斯邑每以闕志爲念第賓于京董于涿尚未遑也迨陟尹江陵即引恬而歸日惟邑志是圖博稽郡志旁采稗官徧歷坊隅庽詢故老越八載而會萃成編其諸田賦戶役則有司存爰質于邑令成齋王侯悉錄以畀郡守玉山嚴公式嘉厥成而沈子之志於是乎慰矣乃鳩工繕書圖惟鋟梓以傳謂予亦籍斯邑盍識諸簡端予自歸田雖日稽古典愜以弗克述作爲愧顧諟志成

曷任欣羨敢不敬識夫志之爲義大矣哉君子所以章往而示來也越稽周禮邦國之志小史掌之四方之志外史掌之肆凡遐方小邑罔不有志矧元服首邑乎蓋以天道則星野載焉以地道則疆域載焉以人道則文獻載焉否則前罔攸徵否則後罔攸繹志之不可以已也如是然學弗博者鮮克詳識弗精者鮮克實志弗篤者鮮克終矧或畏難而止或避嫌而止或憚勞費而止夫如是焉攸成惟三吾子宿學多識而加之以篤志是故因略以致詳因名以求實因舊以增新雖遠涉不以爲勞雖下詢不以爲恥雖摭

服器不以爲費凡聞一善行見一古蹟欣然有喜色日研諸慮以載諸牘夫豈爲是干譽哉蓋欲展素蘊故不畏難不避嫌而汲汲圖之耳夫首之以星野而天道昭矣次之以疆域而地道昭矣次之以文獻而人道昭矣挈分類聚綱舉目張而以紀遺終焉亶哉可與章往可與示來矣吾聞君子進則敷教以育才退則敷文以垂世敷教所以行道也敷文所以明道也三吾子仕則曲成士類歸則曲成邑志非志於道而果於爲其孰能與於此是以郡守嘉之邑令賛之而鄉黨亦樂道之若體裁義例暨抑揚損益且載厥

志子未之盡覩也夫焉攸言嘉靖己酉桂月上浣

賜進士第前通議大夫工部右侍郎瑞石江曉撰

仁和縣志凡例

一縣志義類悉遵洪武杭州府志綱總於上目列於下前有引以敘其義其間微有不同者府志宜略縣志宜詳不容固守定規也

一縣志止載一縣之事不敢少涉司府以蹈僭越

一自成化十一年已前事蹟悉本諸本府舊志續志恐有未盡復稽咸淳臨安志餘則參諸野史雜錄或訪故老其間世遠人湮或事遺謬姑闕之耳

一凡引用諸書惟節略全文或因足以已意故于

引處皆不著其所自出

一志分野即其列于府志者若無區別要不過具其名目耳

一志城隍非本邑自有城隍因其環府境者其間地有偏乎縣境特表而注之

一志山川無分大小凡在境內者悉載之如縣治照山亦是鳳凰山之支脈理不可遺

一志公署首列縣治次及所屬他如按察司與夫貢院教場則以寓治載之具其名耳

一志風土其風俗隨時敘列若戶口物產田土土

貢稅糧課程與夫徭役糧僉則據冊籍時例載之有不載者必其無可稽也

一志鄉飲不詳其事爲其統舉于府縣志內不宜復載也

一志鄉賢凡在祠者循鄉民在鄉也其宴飲不必以齒爲序先敘世代一世代之中齒不可考則以入祠先後爲序官爵非所論也若其賢著于鄉無人荐拔者槩列于後

一志水利惟取其有關于境內或開鑿濬治或通塞利弊若泛泛並舉無補于治

一志壇廟其祭皆府舉行但牲帛儀品出辦于本縣者不容或遺也

一志名宦先據史傳次者咸淳臨安志然後及于杭州府舊志續志其間或志有不載者必稽諸實蹟決諸輿論然後可以增入若未蓋棺亦不敢載懼其晚節或虧也

一志科貢宜註出仕履歷奈何有知有不知既無子孫可訪又無誌銘故舊可詢是以一槩不註若夫選貢楷書人材與夫經明行修蔭錄等類則附列于後

一志人物以人品類從而人品之中仍以世代爲先後府志原無文學條例茲特載者非專取其文之美也亦有行檢政蹟可稱焉耳但欠純全故立此條例以附其行檢政蹟於下不敢沒人善也

一志義夫節婦與夫孝子必據其曾經　旌表奬勵或經荐拔具有成案者方載之否則不敢混錄以招物議

一志僧道而不及仙佛恐其惑世誣人也

一志墳墓以賢爲主苟非其賢例不載入

一志寺觀固以敕建先後爲序其中又循境土分列非敕建者例附于後

一志書籍有木刻在境內曾經印行者止載其目

一志碑碣凡有關政教風俗者止載其目

一志紀遺舊府志統載紀遺今依咸淳臨安志分別紀事紀文而以有關風俗政教者載之

一本府舊志續志備載　詔赦此蓋惑于咸淳臨安志故載之耳不知咸淳志乃是京城志故及之今非京城載之爲贅

一自羲和以南如二察院布政司杭州府俱寓錢

塘地方故其牌坊書籍碑碣皆不收載

乾隆杭州府志

沈朝宣字三吾仁和人以貢入京師故事貢生四月望廷試聽翰林甲乙即歸不得與直隸秋比朝宣負奇氣投書吏禮二部又詣登聞院鳴鼓御史上其事遂捷於京闈貢生得附京省試自朝宣始是年嘉靖辛卯也數上春官不第教諭涿州其教人先德行次經術次治事循循有條善談論援古今得失使聽者忘倦臺使交薦遷江陵令性友愛以兄老無子請告歸闢荒圃築精舍與兄觴飲流連至老彌篤暇日談邑事網羅舊典採輯新聞成私志若干卷今所傳鈔本殘缺非其舊矣

仁和縣志目錄

卷一
封畛
建置沿革　分野　疆界
城中境界　城　隍　坊隅
街巷　牌坊　市鎮
卷二
封畛
橋梁　山川
卷三
公署（附儒學各屬）

沿革　題名　寓治
風土
風俗　戶口　物產　田土
土貢
卷四
風土
稅糧　課程
卷五
學校（附書院社學鐸戶）
本學沿革　廟　啟聖祠
教職題名　鄉賢
卷六
水利
城內水利　六井　城外水利
修築海塘要略　潮候
陡門閘覔堰
卷七
恤政
養濟院　惠民藥局　鄉厲

義塚　預備倉
壇廟
卷八
名宦
知縣　縣丞　教諭　訓導
科貢
進士　舉人　歲貢　例貢
人材　楷書　經明行修
功臣敘讀　蔭錄監生
卷九

人物
宦蹟　忠烈　風節　剛正
廉介　文學　隱逸　義槩
耆善
卷十
人物
孝行　義夫　節婦　方技
釋道
墳墓
卷十一
寺觀
卷十二
寺觀
卷十三
書籍
碑碣
紀遺
紀事
卷十四
紀遺
紀文

附贊襄人員姓名
崇府掌史邑人沈巘（助銀二兩）
忻州同知邑人潘鍇（助銀一兩）
餘杭庠生邑人畢德（助米一石志二冊）　夷堅
隣邑義士里人虞相（助銀四兩）
本邑鄉善同里章默（助米一石）
本邑鄉善同里章松（助米二石）
本邑庠生門人施森（校正）
本邑庠生里人姚公溥（校正）

國子監生門人俞龍（助銀一兩兼校）
本郡庠生門人賈侗（校正）
國子監生里人姚公器（校正）
休邑義士汪珪（助銀一兩）

仁和縣志卷一

湖廣江陵縣知縣致仕仁和沈朝宣纂著

封畛

自古建邦設都體國經野必始于辨封畛封畛辨則遐邇昭縱衡寧公私別通塞彰紛紛藉藉之民可以運諸掌上不然則混淪疑似之間易至此侵彼奪爲併爲兼其何能統一駕馭也耶是以有志於治者未嘗不以封畛爲急務焉仁和爲杭郡首邑其甸治區畫實外邑之具瞻爲是乃志封畛

建置沿革

仁和爲郡首邑其地在禹貢揚州之域自秦罷侯置守始有令焉乃置錢唐縣屬會稽郡時則今日仁和之土地人民悉混于其間至西漢改爲會稽西部都尉治所逮東漢乃省其縣晉復置之屬吳郡陳改爲錢塘縣隋改爲杭州唐改唐爲塘宋元因之五代梁龍德二年錢氏據浙始割錢塘鹽官地置錢江縣以治錢塘至宋太平興國三年因錢氏納土乃改錢江縣爲仁和縣後高宗南渡幸杭因見縣名仁和乃曰此故都城門名也而建都之意遂決

考據（臨安志載東漢朱雋封錢唐侯註引錢唐記云郡議曹華信作塘以捍海潮募人致土石一斛與錢一千遂名曰錢唐太平寰宇記與元和郡縣志相同按秦置會稽郡爲縣二十六錢唐居其一始皇東遊已至此豈待華信而後名唐字本不從土舊志引詩曰中唐有甓韓云唐途也至唐始加土後人遂因之或曰仁和沿革何以辯及錢塘蓋以秦時仁和之地統于錢塘故及之）

分野

吳越之分屬星紀（周禮鄭氏註星紀吳越也）漢天文志斗江湖牽牛婺女揚州又地理志吳地斗分野也今之會稽九江丹陽豫章廬江廣陵六安臨淮盡吳地也

漢律歷志註蔡邕月令章句云自斗六度至須女二度謂之星紀之次分野又郡國志註帝王世紀云自斗一十一度至婺女七度曰星紀之次斗建在子吳越分也　晉天文志魏太史令陳卓言郡國所入宿度自南斗十二度至須女七度爲星紀吳越之分野屬揚州　隋志自斗十二度至須女七度爲星紀於辰在丑爲吳越分野　唐天文志星紀得雲漢下流百川歸焉故其分野自南河下流窮南紀之曲東南附海爲星紀又曰南斗牽牛星紀也丑初起南斗九度餘千四十二秒十二太中南斗二十四度終女四度逾南河得會稽涉越

門訖南海爲星紀之分古吳越及東南百越之國南斗在雲漢下流當淮海閒爲吳分牽牛去南河寖遠自豫章迄會稽南逾嶺徼爲越分（按咸淳臨安志云班固取三統厯十二次配十二野其說雖詳然未及度數至魏陳卓取費直等說然後分某起某度至某度及唐一行兩戒之說分南北河及吳越門以雲漢紀之其術詳矣然晉唐二史所指吳越度數亦有少異蓋乾象推遷前後有差殊耳此說得之）

宋史兩浙路當天文南斗須女之分　元史斗四度三十六分六十六秒外吳越分星紀之次

皇明大一統志斗分

日爲丁史記天官書註引星經云斗玉衡第六星

主揚州常以五巳日候之丁巳爲吳郡會稽（謂此日占斗星之邑也）

其辰爲丑東漢郡國志吳越其辰在丑晉隋及元志同

其五星爲火史記天官書吳楚之疆候在熒惑占於鳥衡　漢天文志同　唐天文志星紀鶉尾以負南海（本志註曰負者以其在雲漢之陰也）其神在于衡山熒惑位焉

評曰分野之說肇于周禮保章氏豈徒託諸空言無裨于實用哉易曰天垂象見吉凶又曰聖人仰以觀象于天文蓋欲君子者察天省己以慎諸行事不俾有戾于治以召天殃仁和爲杭之屬邑其星分近統于杭遠統于浙要亦大約言之何者地形一定而不移天運周旋而不滞以每日昏曉占之假各有分屬其實無分屬也苟或拘拘分別曰某星屬某郡某星屬某邑則是膠柱調瑟不足與語造化之妙矣其何裨于治道也耶

疆界

本縣四境東西相距六十里南北相距八十二里

至到東至海寧縣上舍涇界六十里自界至海寧縣四十七里西至錢塘門抵城而止南至紹興府蕭山縣漁浦界二十八里自界至蕭山縣一十里北至湖州府德清縣五林村界四十五里自界至德清縣三十六里東南至紹興府蕭山縣西興

界二十八里自界到蕭山縣一十里西南到甘泉西城脚下錢塘縣界東北至嘉興府崇德縣橫溪界一百二里自界到崇德縣二十七里西北到德清縣導墩界七十里自界到德清縣四十里

城中境界

東至東里坊直抵城牆南至日新巷北西至甘泉坊直抵城墻北至武林門東北至艮山門城墻西北至錢塘門城墻

城

隋楊素拼築州城周回三十六里九十步

唐昭宗景福二年蘇杭等州觀察使開國侯錢鏐發民夫二十萬及十三都軍士新築羅城自秦望山由夾城東亘江干泊錢塘湖霍山范浦周七十里其門南曰龍山東曰竹車南土北土寶德北曰北關西曰涵水西關城中又有門曰朝天（即今鎮海樓）曰炭橋新門曰鹽橋門

宋建炎三年高宗以杭州爲行在紹興二十八年增築內城及東南之外城附于舊城爲門十三曰便門候潮門保安門（又名小堰門）新門崇新門（俗呼薦橋門）東青門（俗呼菜市門）艮山門西曰錢湖門清波門（俗呼暗門）豐豫門（舊名湧金門）錢塘門南曰嘉會門北曰餘杭門水門五曰保安水門南水門北水門天宗水門餘杭水門

元既取宋禁天下修城以示一統而內外城日爲居民所平至正十六年張氏陷姑蘇據浙西五郡十九年發淞江嘉興湖州杭州民夫築焉晝夜併工三月而完城周六千四百丈有奇高三丈厚視高加一丈而殺其上舊城包山距河故南北長時則自艮山門至螺螄門以東視舊則拓開三里而絡市河于內自候潮門以西則縮入二里而截鳳

山于外故東西廣門仍一十有三二十六年十一月寘鋪埰堞以次置立

皇明分遣帥將平浙曹國公李文忠爲浙東行省右丞總兵取杭州兵至富陽分三道迫城公頓兵餘杭守將潘原明知
天命有歸遣僚屬詣軍門納款秋毫無犯市不易肆迨今百八十餘年風塵靖息民物乂安其于城郭有司時加修葺其不葺睥睨周遭廬舍飾具門皆樓櫓永固金湯萬年無虞者矣　東城五門曰候潮有水門（內屬錢塘外屬仁和）曰永昌（舊名新門俗呼草橋門內屬錢唐外屬仁和）曰清泰（舊名崇新門俗呼薦橋門又名螺螄門內屬錢塘外屬仁和）曰慶春（舊名東青門俗呼菜市門內外俱屬仁和）曰艮山有水門（俗呼霸子門內外俱屬仁和）城西四門曰錢湖（今塞）曰清波（俗呼暗門）曰湧金（舊名豐豫門內外俱屬錢塘）曰錢塘（內屬仁和外屬錢塘）南城二門曰鳳山（舊名正陽門）有水門曰清平（今塞內屬錢塘外屬仁和）北城二門曰天宗（俗呼小北門今塞）曰武林有水門（舊名餘杭門內屬仁和外屬錢塘）

隍（附形勝）

有城斯有隍隍也者所以護城也昔因築城掘取其土水斯聚焉鑿之使深斯則所謂隍也杭郡之隍東南自渾水閘河流至候潮門東循城而北經

艮山水門轉西直至武林水門西南自清波門北抵錢塘門因近西湖以西湖爲隍自錢塘門西遶城至武林門西乃導西湖之水以爲隍焉自清波門南上至鳳山門一帶有鳳凰山限之石不可鑿爲是無隍

論杭之形勝惟晁太史補之所作七述最爲鋪張鉅麗其詞曰杭之故封南浙江北具區東大海西天目四川之所交會萬山之所重複或瀕或湍或灣或淵或歧或孤或衺或連滔滔湯湯渾渾洋洋曡曡很很隆隆卬卬若金城天府之彊其民旣庶而且富旣姣而多娛可導可疏可航可桴可跋可踰可輦可車若九洲三山接乎人世之廬連延迤邐環二十里邑居伙聚蟻合蜂起高城附之如帶遶指隱以爲脊折以爲尾湮河塹華不足方比方城漢水胡敢競美當昔夫差之盛時內姑蘇以爲心腹而外城此以爲身革車千乘甲士萬人粟支十年帛散千屯灑汗成雨連袵成雲乃有大夫伯嚭行人伍員之徒通其謀將軍孫武公子夫差之徒用其衆嘗以國政之閑發徒截江命習戰事於是張翠羽之蓋麾魚須之游棹鶩足之楫曳龍尾之舟淩鱣鼉之車戲賁育之儔飄鼓吹乎下風隘戈矛乎上流乍往乍還乍後乍先若亂而若聯乍止乍馳乍合乍離迭唱而迭隨驚鮫人泣馮夷清江忽兮怒濤飈風爲之揚旗已而卽次食具樂作三軍皆賀響震山壑其強如此故姑蘇恃以爲南蔽而能驅唐蔡蹂齊魯侵尋乎百粵竄突乎三楚棲句踐乎窮山鞭平王乎頹墓此亦天下之形勝也知縣沈朝宣形勝論（遠雄溟海橫亙錢江龍山壯其首西湖蟠其腹天竺聳其膺皋亭臥其背斯乃杭郡之屏蔽有非仁和可以獨專也豈知仁和之與錢塘其疆域境土互爲脣齒迭相保障仁和遺錢塘則偏錢塘遺仁和則弱是則錢塘雖倚重于仁和而仁和亦豈能獨恃其險也耶蓋嘗舉其輕重而備論之江濤之洶湧素非湖水之溶涵方其來也聲奮雷霆力排山嶽于夫莫攖萬弩難敵況可布兵列陣于其間哉斯則錢塘倚重于仁和固也然以大勢觀之湖水瀰漫固不可環攻而入湖堤偪窄亦不容列騎而前斯亦仁和之所倚賴也若信孟子所謂固國不以山谿之險則知形勝也者險之末也不然何以吳起曰在德不在險乎是則莫險乎德斯其至矣）

坊隅

義和坊三里（舊志七）　平安坊五里（舊志八）

東里坊四里（舊志七）　如松坊一里（舊志同）

南北壁二里（舊志三）　東西壁三里（舊志四）

義同安國坊一里（舊志二）

同德安國坊一里（舊志二）　右俱在城

似蘭隅四里（舊志五）　保安隅三里（舊志二）
會窗隅二里（舊志一）　四振隅（今不存）
東里隅一里（舊志同）　夾城隅一里（舊志同）
江漲隅一里（今不存）　右俱附郭

鄉都

芳林鄉一都一十五里（舊志同）
二都上七保七里（舊志同）
肇元鄉二都下七保七里（舊志八）
三都一十一里（舊志十二）
四都九里（舊志十）

五都一十三里（舊志同）
六都上五保五里（舊志同）
大雲鄉六都下五保六里（舊志七）
七都一十里（舊志同）
八都一十一里（舊志同）
九都六里（舊志同）
十都上保六里（舊志同）
豐稔鄉十都下保六里（舊志八）
十一都三十里（舊志三十一）
十二都一十二里（舊志同）

十三都一十七里（舊志十八）
長樂下鄉十四都七里（舊志一十五）
十五都上七保七里（舊志同）
永和鄉十五都下三保一十里（舊志五）
十六都一十四里（舊志同）
十七都五里（舊志同）
十八都上保七里（舊志八）
安仁東鄉十八都下保七里（舊志八）
二十都一保二十七里（舊志二十八）
長樂上鄉十九都一十七里（舊志十九）

安仁西鄉二十一都上九保八里（舊志九）
廉德鄉二十一都七里（舊志八）
二十二都一十四里（舊志十五）
二十三都上七保六里（舊志同）
太平鄉二十三都下三保五里（舊志七）
二十四都九里（舊志十）
臨江鄉二十四都一十一里（舊志十二）
考據宋咸淳臨安志仁和縣管十一鄉
芳林鄉管里五（南城　北城　芳林　洞江　會安）
肇元鄉管里四（募善　永和　長興　昇平）

大雲鄉管里四（永泰　仲墅　葛墅　華墅）

豐年鄉管里四（長壽　博陸　五杭　前莊）

長樂鄉管里五（臍山　崇仁　長洲　青河　金浦）

安仁（東鄉）管里三（仁和　芳梅　望江）

安仁（西鄉）管里四（永仁　曲江　白石　常熟）

太平鄉管里四（華林　永安　石塘　太平）

廉德鄉管里四（上明　豐和　永樂　新安）

永和鄉管里四（華巖　平湖　保林　義和）

臨江鄉管里三（曲江　望潮　海門）

縣在招賢坊疆界

在府治北九里（水路七里）東西六十一里二百步

南北八十四里

東至鹽官縣以上舍涇爲界六十里

西至錢塘縣以四姑橋河流爲界一里

南至紹興府蕭山縣以浙江中流爲界三十里

北至安吉州德清縣以奉口溪導墩爲界五十四里

東南至鹽官縣以前到石橋爲界六十里

西南至錢塘縣以後洋街路口爲界三里

東北至安吉州德清縣界以博陸村爲界八十里

西北至錢塘縣以斜橋中流爲界三里

陸路

東至上舍涇抵鹽官縣界七十里

北至奉口溪導墩抵安吉州德清縣界五十四里

東南至豬山石橋抵鹽官縣界六十六里

水路

東沿運河至上舍涇港抵鹽官縣界七十里

北沿下塘河至奉口溪導墩抵安吉州德清縣界五十四里

東北自江漲橋沿下塘河至博陸村抵安吉州德清縣界八十八里

東南沿湯村塘至豬山石橋抵鹽官縣界七十里

街巷（附牌坊）

東自義和坊西自壽安坊自南至北中間一直大道乃宋時御街其街東自南至北轉西抵中正橋

義和坊　武志坊　戒民坊（古市皆）

新橋巷（舊名定坊）清甯坊（舊名延定坊）安國坊（俗呼北橋巷內

東北隅軍[illegible]士巷）車頭司橋巷（舊名懷遠坊今立貢院牌坊其內宋

有文思御輦院軍頭皇城司）普甯坊（梨橋東北通內

有義和巷社壇）平安坊（即倉橋街）豐積倉街（倉內）

其街西自南至北轉西抵中正橋

壽安坊　忠孝坊（舊崔家巷宋崔清獻與之居此後爲土神有祠）

修文坊（宋時有將作監）里仁坊（內有保信坊俗呼剪刀股巷）

定民坊（即今百福巷）睦親坊（今立弼教坊宋時有宗學）

南上酒庫巷（訛稱十官宅巷）棗木巷（內有混堂巷）

下瓦巷　澄清坊（衆安橋西北隅舊名前洋街）

純禮坊（今呼竹竿巷舊名後洋街）保和坊（即磚街巷）

觀巷（舊名報恩坊）武林坊（內有淨住菴一名清字街）

興賢坊（今立養濟院牌坊舊仁和縣治在此）同德坊（俗名諸家巷在

晏公廟西北）打猪巷　得一道院巷

自義和坊從西至東大路乃是藥市街

其街南界屬錢塘

其街北過炭橋

善履坊　諸投巷　固甯巷

興忠南巷

過豐樂橋

安平巷　三官巷　塔兒巷

馬市巷　昇平巷　舊城基南路（內有

回回墳）

自壽安坊從東而西至井亭橋乃是花市街

其街南界屬錢塘

其街北

花市巷　馬家營巷　新房廊巷

洪福小巷

過井亭橋大街至城墻名甘泉坊

其街南屬錢塘

西井寺墻東轉北

街東

雙井巷（巷東名清和街）

街西

五莊巷（宋莊文五太子居此）黑亭子巷

過東轉北名水溝巷

街西

小古井巷　大古井巷　字民坊

街東

平易坊

自水溝衝出横巷

轉北顯忠廟街

自井亭橋西轉北至清湖橋其街名通寳坊過清湖橋至北其街名豐財坊又北抵横街卽前洋街

其街東

紫雲巷（東是修文坊） 崇訓坊（東是里仁坊） 孝慈巷（東是百福巷）

其街西

甘泉坊（西有相國寺） 鮑生薑巷（今湮塞） 清風坊（舊名活水巷今塞宋時有莊文太子府） 清和街 癸辛街

和安南巷 和安北巷

自睦親坊至八字橋名宗學街

其街南

新慶巷 金溝巷

其街北

十官宅巷 花園巷

過八字橋從東而西至丁家橋止名武學街

其街南隔河

德化坊（古木子巷今龍翔宮卽已廢明慶寺基）

其街北

潘閬南巷

轉北至按察司前名太學街

衆安橋西北堍名澄清坊古謂前洋街至結縛橋西名興慶坊

其街南

豐財坊 毛鐵巷 潘閬北巷

其街北

井字樓巷

過按察司越紀家橋西其街名舊生花坊

其街南

顯忠廟街 太平巷

自清甯坊鵞鴨橋過鹽橋菜市橋抵慶春門一直大街

其街南

延定巷 七郎堂巷（東有宋御酒庫舊名嘉新巷改興德坊今名雕廟巷以蔣侯行次第七故名七郎） 興忠北巷

西北巷（鹽橋東南堍） 大福清巷（今誤稱清甯巷）

小福清巷 上八界巷 福祐巷

肅義巷 舊城基南路（南作回回墳）

保信巷 菜市巷 新開路（橋東名昌樂坊）

保家巷 瓦子巷 蒲場巷

其街北
醋坊巷　廣興巷　木場巷
小木巷（今誤稱福清巷）七寶寺巷（有東西二巷）
下八界巷　安衆巷（即青字營口）昇平坊（即今忠清里舊
瓊花街）
昇平街南
全三營巷　樞密巷　全二營巷
鈐轄巷　純陽巷　威乙巷（虎之威骨曲如
乙字此巷之曲類此故名）馮道巷　姚平巷
平安巷　青石板巷　小廟巷
通聖廟巷　新院巷　灰陳巷

太倉巷　周宣廟巷
昇平街北
打鐵小巷　褚小巷　大東門巷
糖餅院巷　鑿石巷　大夾道巷
小夾道巷　梅東巷　奧魯巷
過昇平坊往東
舊城基北路（即東青巷）　信扇巷
三聖巷　保甯巷（橋東）　花斗巷
文東街　醋坊巷

自艮山門從北往南名東營街抵錢塘界
廣豐倉街　廣積倉街　渡船埠巷
淯祐橋巷
自純禮坊（舊名後洋街）從東而西直抵車橋
其街南
井字樓巷
其街北
孩兒巷　燈籠巷（內有白澤廟）天長巷
新營街（衙出抵北元貢院橋）　西皇坊（出車橋宋有大
理寺）

自武林坊（觀橋西北境一名茶湯巷）從東至西抵新莊橋
其街南
貢院街（元貢院）　祥符橋南路　寡婦營巷（又金安巷）
其街北
皮場巷（舊在東）　太平巷　燈心南巷
興賢坊內自東而西直抵師姑橋
其街南
淨住寺巷（宋禮部貢院基在此近御前軍器所）　登省坊（南通皮場巷）
燈心北巷
附郭坊巷

鳳山門外往南大路名興元街往西轉南名故內

街轉西名松街

萬松嶺往南街轉東

姚家巷　林和巷　車子巷

慶義巷（俗名八角井巷）

興元街東

尊勝巷　晏公廟巷　沙子井巷

興元街西

王玉巷　鄭婆巷　顧甯巷

海鮮巷　騎馬宮巷　蔡家巷

候潮門外往南名泥路大街宋時車輅院近此

其街東

期清巷　太平坊巷　僊芝巷

其街西

尊勝巷（西通興元街）

永昌門外

其街南

永昌壩巷　竹竿巷（即南教場巷）　李重巷

褚家巷

其街北

盛家街（通江塘）　陳鐵巷　天王堂巷

駱家跳塘（東接海甯界）

武林門外一直大街自南抵北新橋俱屬錢塘縣

界其街東巷內屬仁和

其街東

餘杭橋巷　永清巷　上閘巷

中閘巷　下閘巷　楛樹灣巷

夾城巷　滑石巷（今塞）　螺螄小巷

鍾家巷　寶慶橋巷（內往新馬頭東河涯倉基路因宋時有豐儲西倉在此）

夾城巷轉東直抵石灰橋壩

其街南

楛樹灣巷　塘南路（南通艮山門）

其街北

螺螄南巷（或稱仁錢界路誤）　福慶巷

通市巷（橫街防門巷）　陡門巷　德勝河涯

遞運所巷　長板橋巷　觀音街

通市橋自南直抵北新橋

衙灣巷（內有香羅巷）　江漲鎮市　沈塘路

便民倉街

鈔關街

金家街

牌坊（科甲貞節）

跨街

雙鳳牌在官巷北爲正德庚辰科進士邵經邦嘉靖丙戌科進士邵經濟（本邑）立（今廢）

聚奎坊在戒民坊南爲嘉靖辛卯科鄉進士張濂（本邑）吳轅（本邑）童漢臣（錢塘）張涞（海甯）王椿（錢塘）方九敘（錢塘）錢椿（錢塘）陳方（本邑）邵梗（本邑）何繼高（本邑）吳遵（海甯）朱執中（海甯）沈朝宣（本邑）顧鏞（海甯）立

解元牌在眾安橋南爲嘉靖戊戌科進士張濂（本邑）立

進士牌在眾安橋北爲嘉靖己丑科進士楊祐吳瑞（俱錢塘）立

同升牌在眾安橋北爲嘉靖庚子科鄉進士高儀（錢塘）方廉（新城）汪元臣（錢塘）朱瑞登（海甯）邵大章（錢塘）戴甫（昌化）張洽（本邑）梁鉞（本邑）章楷（富陽）金鐘（本邑）陳洪濛（本邑）汪烇（臨安）張溥（本邑）吳遵晦（錢塘）張椿（本邑）鄭棐（臨安）許應亨（錢塘）立

崇俊牌在眾安橋北爲嘉靖癸卯科鄉進士俞守道（本邑）沈梅（錢塘）祝世廉（海甯）許嶽（錢塘）顧楫（本邑）盧大經（本邑）褚相（海甯）孫塘（本邑）傅鉞（本邑）徐炳（海甯）馬三才（本邑）沈洼（本邑）沈涫（海甯）沈坤（本邑）姜雲鴻（錢塘）立

明揚牌在眾安橋北爲嘉靖辛丑科進士高儀（錢塘）楊周（本邑）陳洪範（本邑）陳洪濛（本邑）張洽（本邑）方廉（新城）許論（錢塘）陳善（錢塘）王俸（前衛）朱瑞登（海甯）立

進士牌在眾安橋北爲嘉靖戊戌科進士朱應雲（海甯）沈奎（海甯）錢芹（海鹽）陳憲（嘉興）盛唐（嘉興）卜大同（秀本）姚汝舟（崇德）劉廷儀劉廷誥（俱慈谿）王楠（山陰）賈大亨（上虞）宋維元（餘姚）蔣懷德（紹興）魏夢賢（山陰）徐緯（山陰）金志（山陰）楊梁（山陰）王國禎（紹興）戴維師黃九杲（俱蕭山）諸敬之（餘姚）沈鍊（山陰）翁大立嚴中葉選聞人德行（俱餘姚）侯一元（樂清）王健（永嘉）諸葛峴（蘭谿）徐楚（淳安）符驗（黃巖）李一瀚（仙居）陳光哲（臨海）張敦仁（麗水）立

進士牌在眾安橋北爲嘉靖丁未科進士王大猷（海甯）馬三才（本邑）汪烇（臨安）顧言（本邑）沈淮（本邑）立

國禎牌在眾安橋北爲嘉靖丙午科鄉進士邢邦彥（錢塘）王勲（本邑）沈棟（本邑）朱璣（本邑）陳世臣（錢塘）李志（錢塘）沈佩（本邑）顧言（本邑）王應龍（本邑）陳所聞（本邑）姚文炳柴祥江圻（俱本邑）潘翊（海甯）孫本（前衛）朱衣（海甯）徐梓（餘杭）丁以彬（本邑）立

進士牌在觀橋北爲嘉靖甲辰科進士唐禹（海甯）馮

觀（海甯）朱有孚（海甯）陸州（海甯）許應亭（錢塘）方九敘（錢塘）立
大中丞牌在觀橋北爲弘治庚戌科進士陳珂（錢塘）
立
父子翰林兄弟會魁牌在武林門內爲成化戊戌
科進士江瀾（學士）戊辰科進士江曉（會魁）丁丑科進士
江暉（會魁編修本邑）立
官巷街東及腹裏地方
尚書牌在義和坊口爲成化丁未科進士俞琳（臨安）
立（今廢）
貞節牌在豐樂橋爲王毅妻沈氏立（本邑）今改門樓

進士牌在馬市東爲弘治庚戌科進士孫武卿（海甯）
立
步瀛洲牌在昇平巷爲景泰辛未科進士唐泰（本邑）
立（今廢）
登崇俊良牌在舊城基南路爲成化辛卯科鄉進
士傅景良（本邑）立
雲鳳牌在戒民坊南爲天順己卯科鄉進士沈巽
（本邑）立（今廢）
奎光牌在戒民坊北爲成化辛卯科鄉進士董璠
（本邑）立

世進士牌在眾安橋東爲元至正己亥科鄉進士
陳文舉宣德丁未科進士陳敬政成化丙午科鄉
進士陳憲成化辛未科進士陳良器弘治己酉科
鄉進士陳良心正德丁丑科進士陳直嘉靖丙戌
科進士陳克昌嘉靖辛卯鄉進士陳方（本邑）立
少司寇大京兆牌在清甯坊內爲成化己丑科進
士沈鋭（本邑）立
亨衢牌在觀橋西南爲正統丁卯科鄉進士倪昇
（本邑）立（今廢）
進士牌在褚家塘北爲成化戊戌科進士吳雄立

附正德丙子科鄉進士吳大用己卯科鄉進士吳
大器（本邑）
四鄉總憲牌（中門）天官少宰司空上卿牌（左門）御史大
夫司寇上卿牌（右門）在艮山門外西南爲弘治癸丑
科進士胡世甯（本邑）立
武進士牌在天水橋西堍爲嘉靖戊戌科武進士
陳大章（右衛）立
官巷街西及腹裏地方
侍御牌在壽安坊口爲成化丙戌科進士李琮（本邑）
立

貞節牌在甘泉坊北爲南京兵部司務許敏妻鍾氏立（本邑）

應奎牌在修文坊西爲正統甲子科鄉進士王貫（錢塘）立今移置方山故居

登瀛洲牌在修文坊北爲成化甲午科鄉進士郭宗信（本邑）立（今廢）

六藩節制牌在衆安橋西北爲景泰甲戌科進士李昂（本邑）立

都憲坊在純禮坊西（前人）

進士牌在保和坊北（前人）

進士牌在武林坊西爲正德丁丑科進士吳鼎（錢塘）立

勳戚牌在武林坊西爲錦衣衛千戶邵景琪立

貞節牌在獅姑橋爲右衛前所千戶華榮妻王氏立

鳳山門外地方

繡衣牌在新橋南爲弘治丙辰科進士韓涼（餘姚）立

都憲牌在新橋南爲景泰辛未科進士吳誠（錢塘）立

儀鳳牌在炭橋西爲景泰庚午科鄉進士吳誠（錢塘）立

世選牌在炭橋西爲成化丁卯科鄉進士吳璿（錢塘）立

大中丞牌在弔樓西爲吳誠立附嘉靖己丑科進士吳[illegible]中書舍人吳瑤

候潮門外地方

世進士坊在嘉會橋南爲景泰辛未科進士江玭成化辛丑科進士江瀾正德戊辰科進士江曉正德丁丑科進士江暉（本邑）立

永昌門外地方

貞節牌在李重巷爲里人何富妻平氏（本邑）立（今廢）

貞節牌在會保隅爲里人霍震妻徐氏（本邑）立

武林門外自南往北大街俱在錢塘境內凡有牌坊多係仁和人猶仁和縣治亦寓錢塘弗得弗載

繡衣牌在下閘南爲宣德丙午科鄉進士沈衡（本邑）立（今廢）

雲漢牌在下閘南爲景泰丙子科鄉進士施昂（本邑）立（今廢）

世顯牌在夾城巷北爲元末鄉進士凌雲翰景泰庚午科鄉進士凌煜（本邑）立（今廢）

世賢牌在宋豐儲西倉北爲永樂辛卯科進士周

建成化丙午科鄉進士周彝（本邑立）

繡衣牌在歸錦橋南爲弘治壬子科鄉進士周誤（本邑立）

市鎮

杭故爲吳越錢氏偏擅自宋南渡六君駐蹕世漸承平且値地產之盛故在當時乃有市鎮如藥市花市珠子市米市肉市菜市鮮魚行魚行南豬行北豬行羊行果行雞鵞行驢市馬市布市蠏行牛市花團青果團柑子團鮝團書房南瓦中瓦大瓦下瓦蒲橋瓦便門瓦候潮門瓦菜市瓦小堰門瓦新門瓦薦橋門瓦錢湖門瓦赤山瓦行春橋瓦北郭瓦米市橋瓦舊瓦又如浙江市西溪市赤山市龍山市半道紅市安溪市江漲橋鎮范浦鎮湯村鎮北土門市南土門市臨平鎮市一時人民物貨迨今五六百年來其存無幾茲僅據存而在本邑境內者書之于左

城內

壽安坊市（舊名花市街南隸錢塘地方街北隸仁和地方一名冠巷一名官巷百工技藝蔬果魚肉百凡食用之物皆于此聚易夜則燃燈秉燭以貨燒鵞煮羊一應糖果麵米市食今僅存二三不及宋之盛也）

衆安橋市（凡貨物不及壽安坊之多）

惠濟橋市（凡貨物又不及衆安橋之多）

燈市在衆安橋南

米市（一在夾城巷口廢久乃移於通市橋東貿易焉）

菜市（在慶春橋）

北瓦（一名下瓦在衆安橋西首）

考據（舊志云瓦之立名義取聚則瓦合散則瓦解故老相傳宋紹興間楊和王于軍寨左右營創瓦舍招集妓樂以爲暇日娛戲之所又于城中建五瓦以處游藝后又於城內外增置十七處今惟北瓦猶有酒肆一二存焉）

城外

舊嘉會市鎮（候潮門外）

沙田市鎮（艮山門外）

夾城巷市鎮（去城五里）

寶慶橋市鎮（去城五里有餘）

德勝橋市鎮（去城六里）

石灰壩市鎮（去城八里）

江漲橋市鎮（去城八里）

北新橋市鎮（去城十里）

臨平市鎮（去城四十里）

塘棲市鎮（去城五十里）

范浦市鎮（去縣東六里）

楊村市鎮（去縣東三十里向為潮水衝沒）

宋南渡都杭百凡俱倣汴京立市

藥市（炭橋）

花市（官巷）

米市（北關門外黑橋）

菜市（東青門壩子橋）

鮮魚行（候潮門外）

南猪行（候潮門外）

北猪行（打猪巷）

蟹行（昔在南土門今在衛灣）

花團（官巷口錢塘門外）

青果團（候潮門外泥路）

書房（橘園亭）

右皆在仁和境內若夫羊市布市肉市珠子市柑子團鯗團俱在錢塘境內故不詳其所在

附夾城八景（如半道春紅西山晚翠花圃聞鶯白蕩煙村俱在錢塘境內）

夾城夜月張輅行素有臨江仙詞（步出關門剛數里幾時誰起重城楊侯欋木舊軍營鼓鼙聲已冷簫簷閣伏情世事轉頭真是夢且看明月疎星太平風景剩閒情桂花香影裏吹笛到天明）王洪希範卜算子詞（孤月泛江秋露下高城靜期著佳人夜不來半轉霜梧影吹散紫簫笙寶篆煙消鼎桂子飄香下廣寒銀漢秋波冷）臨川聶大年臨江仙詞（萬里碧霄雲散盡長天孤月流輝殿陰空闊柝聲稀試登高處望露溼五銖衣不見遼東華表鶴人民皆是今非驚烏三市正南飛銀河風露冷騎得彩鸞歸）河閒章文昭詩（潮落月東出清光滿夾城山河秋弄影鼓角夜聞聲桂子蟾宮發丹砂兔白成嫦娥留識面吾欲問長生）

陡門春漲王洪（驚雪噴高崖雷響青天曉剛道吳胥騎海來勢壓瞀眞小兩岸走漁舟發亂飛春鳥誰信神魚去不留五色祥雲繞）聶大年（西北城關如鐵賽夜來春漲崩奔驚濤拍岸撼崑崙桃花三級浪何處覓桃源彷彿鳴鼉乘白馬潮頭日落雲昏漬祇川后亦銷魂琴高騎赤鯉隨水到龍門）章文昭（岸瀑三千丈飛流下陡門春雷翻獅腳晴雪灑雲根）

半道春紅王洪（宿雨漲春流曉日紅千樹幾度尋芳載酒來自與春風遇弱水與桃源有路從教去不見西湖柳萬絲滿地飛風絮）聶大年（記得武林門外路洒餘芳亭蒙茸杏花深巷酒旗風紫驟嘶過處隨意數殘紅有約玉人同載酒夕陽歸路西東舞衫歌扇綃簾櫳昔遊成一夢仍問賣花翁）左璫（元化無停機韶華候云老攜酒借春芳殘紅餘半道香銷陌上塵色亂溪傍草卻憶武林津漁父舟能到）

西山晚翠王洪（斜日照疎簾雨歇青山暮白鳥鳴邊一半開香露和烟度樓上見平湖影隔青林霧吹斷鸞蕭興未闌月照芙蓉露）聶大年（一抹夕陽低遠樹分明翠微西山着著松檜鏁穉陽疎錚殘磐裏卷鳥亦知還谷口樵蘇歸路晚六橋流水潺潺行人指點有無開天風吹散盡露出豹文斑）

花圃聞鶯王洪（旭日照花林鶯囀春風早一片紅雲暖不開無奈春聲攪乘興且開遊莫待韶華老隨意飛紅綠點苔休着家僮埽）聶大年（芳園萬花團繞處嬌紅晴點香泥金衣公子羽毛齊為鱗春色好終日往來曉記得早朝花底散金河草色萋萋聲聲只在御橋西東風回首處香霧滿長堤）

皋亭積雪王洪（積玉映空青蓬島人間近珠樹瓊花滿眼開縹緲仙臺影傾欲跨青鸞直上三山頂鶴筆披賓看下方月白銀河冷）聶大年（昨夜孤峯如潑翠今朝玉立瓊）

岏瓊林琪樹閒琅玕蓬萊塵世隔弱水竟漫漫玉宇瓊臺千仞表羣仙飛佩驂鸞不知何處倚闌干洞簫吹一曲鶴警不勝寒

江橋暮雨　王洪

淅瀝帶秋潮兩岸蒹葭響何處漁舟頭未還隔浦聞清唱掩亂下孤槎一夜苕溪漲天目應添翠色重回首看晴嶂

聶大年

一葉漁舟吞暮景夜來江漲平橋蒹葭兩岸響蕭蕭水村煙郭外隱隱見歸樵鴻雁欲歸愁翅濕誰憐萬里雲霄空濛山色望中遙鐘聲何處寺白鳥沒林腰

白蕩煙村　王洪

綠竹繞清流草舍人家遠幾處牛羊晚下來煙外聞雞犬禾稼穠秋原路向桑麻轉簫鼓從敎樂社神歲歲常相見

聶大年

北郭秋風禾黍熟牛羊晚食平田一郁落拓起寒煙田翁邀社飲擊鼓晚燒錢處處雞豚泥飲罷瓦盆濁酒如泉往來東陌與西阡雖然湻朴俗自有一山川

仁和縣志卷二

湖廣江陵縣知縣致仕仁和沈朝宣纂著

封畛

橋梁

大河自錢唐縣界由鳳山水門北行至本境

豐樂橋　油局橋　惠濟橋（舊名鹽橋上有惠濟廟因名）

僊林寺橋　登雲橋（新建舊名西橋宋時有平糴倉）

楊坊橋（東有宋時御酒庫）

平安橋（宋時有金錫庫部銅錢局）　通濟橋（俗呼梅家橋宋時法物庫在此）

小新橋　東橋

鷺鷥橋　小梅家橋　白洋池橋

方家橋（三橋俱廢）　田家橋　葛家橋

永新橋

小河自錢唐縣界日新橋下自南至北達天水院

橋河自武林水門

芳潤橋（舊名炭橋南爲錢唐北爲仁和）　李博士橋（李性傳字成之宗正寺主簿李舜臣之子宋寧宗嘉定四年舉進士歷轉運幹辦行在諸軍審計司進對有崇尚道學之言稱旨遷武學博士嘗寓居此巷以修武志故名其橋傳上橋巷曰武志坊）

棚橋（因近棚心）　新橋（舊名新安橋上有千勝額）

清甯橋（舊名度生俗呼鵞鴨橋宋北庫在此）

安國橋（又名北橋）　軍頭司橋（宋時有軍頭司文思院）

清遠橋（觀橋東北境宋南煮庫在此）　仁和倉橋（東有宋時豐儲倉）

天水院橋（宋時省倉上界西有草料場）

百萬倉橋（近宋時百萬倉）　烈帝廟橋（神姓陳名仁果封烈帝）

武林弔橋

西河自錢塘縣界施水方橋由南至北分爲二派

井亭橋（橋南錢塘橋北仁和南宋煮庫在此）　洪福橋（西有楊和王府）

馬家橋

北一派

洗麩橋　石湖橋（宋相范成大號石湖居此一名石灰橋）

結縛橋　眾樂橋（舊名下瓦後橋）　眾安橋（達鷺鴨橋）

觀橋（達祥符寺河）

西一派

清湖橋　黑橋（今廢）　左藏庫橋（宋時左藏庫近此今廢）

安濟橋　安福橋

丁家橋　長生老人橋　紀家橋

車橋（宋時車馬門近此）　楊四姑橋

新莊橋（教場門東）　師姑橋　中正橋

覬河橋一派往西

青蓮寺橋　貢院橋（元時貢院在此）　祥符橋（宋北煮庫在此）

（東有春風樓）　藩封庫橋

小新莊橋

大河東（一名東運河）

橫河第一橋　橫河第二橋、泥橋

慶春橋（今名菜市橋以上三橋係仁錢交界宋時有親事營）

廣積倉橋（今名新橋）　駱駝橋（不通水）　壩子橋

鳳山門外

鳳山弔橋　新橋（西南去城八十步）　柳翠橋（萬松嶺下不通

舟楫）　普安橋（俗名炭橋鳳山弔橋南）

海鮮橋（故宋內有蓮花池有石水潤之見魚蝦之狀）

候潮門外

濟川橋（舊名欄木橋）　嘉會弔橋（通泥路大街宋時有嘉會門）

利津橋（舊名利涉）　南新橋　渾水閘橋

清水閘橋（宋南外庫）　上泥橋（大郎巷東南錢塘界）

下泥橋（延聖寺後）

永昌門外

永昌弔橋　大通橋（近汀）　柴市橋（李重巷內）

四板橋（去城東北一里今改石橋）

清泰門外

清泰弔橋（舊名螺螄）　蔡胡橋（去城百步）

慶春門外（宋時爲省倉中界後改爲豐儲東倉）

慶春弔橋（舊名太平）　資福橋（舊名洿塘）　馬家橋

黃姑橋

艮山門外（其市名青龍街俗稱沙田）

艮山弔橋　昇平橋　無星橋（昔居民有姓俞

者因目上星後因星去故建橋以無星名）　李家橋

張家橋　打鐵橋　上堰橋（俗稱司家橋天

宗水門相對）　米糶橋（昔有富人積米拼建此故名）

袁家橋　永福橋　糖餅橋（俗呼小木）

平安橋（太平鄉）　錢下廟橋（太平鄉）　新塘橋

石陡門橋（大佛菴西）　姚陡門橋　屠家橋（屠家村）

姚馬四橋（高塘灣）　麥莊廟橋

武林門外

崇福橋（吳山廟側）　餘杭橋　下堰橋（餘杭橋側）

過軍橋（即渡船橋宋時神武鋪在此）　永清橋（今名新橋）

張家橋（在新場宋時近下界省倉）　天宗棧庫橋（在六

家場今名道塘橋宋天宗棧庫在天宗水門內）　清湖上閘橋（宋天

宗煮庫在此）　清湖中閘橋　清湖下閘橋

夾城巷往東

下陸門橋　德勝橋（宋韓世忠追叛將苗傅劉正彥于此而詠之故

（此橋以德勝名之）　袁家橋（德勝壩東北今塞）
西梁婆橋　東梁婆橋　長板橋（改石橋）
興福橋（往塘南艮山門）　通隱橋（興福橋側）　潮王橋（廟側）
應家木橋　大安橋　永濟橋
戚公橋（上神祠後）　大興橋　東新橋（往五里塘以進
艮山門）　鮑婆橋（東新橋東南）

夾城巷往北

寶慶橋（宋春融樓近此）　松盛橋（今名黑橋在福慶巷內）
江漲橋（宋北外煮庫在此）　通市橋
吳家橋　眾善橋　駟馬橋（今名磚橋）

自戴婆衚進路或往新塘或往槎渡村

安樂橋（即昌泰）　八字橋　鴨舍橋
王家橋　太平橋（舊名福德）　猪坊橋（舊志稱芝芳橋
者誤）　晉家橋　永昌橋（舊名梁家）
姚店橋　施家橋　炙魚橋
馮家橋　俞齋郎橋（宋時有太廟齋郎）
筧橋　泥橋　郝家石橋
銅錢橋　應家橋　轉塘橋
槎渡橋西　槎溪橋東　永樂橋南
豐樂橋北　望雲橋　吳家車橋（舊紫口橋）

張家橋　黃木板橋　翔鶴廟橋
北板石橋（以上十處俱在官莊）　文橋　武橋（近大佛庵）
駱家橋（以下俱茶花樹地方）　秀才橋
八字橋　傅家橋　馬公橋（舊名桂芳）
明月橋（白石村）　方橋　樟木橋（南塘）
朱婆橋（同上）　下橋　黃陵橋
郭家橋（以下三處俱近小方興）　獨托廟橋
飛來橋　陳公橋（以下五處俱官莊）
後河橋　王家橋　潘家橋
艮墊廟橋　張家橋（以下四處俱方興）

楊大悲橋　馬家橋　東岡橋
丁家石橋（以下九處俱沈塘南岸）　安橋
長橋　聞婆橋　揚家橋
王婆店橋　螺螄橋　通濟橋
豐和橋　雙溪橋（一名管家長橋天開河）
顧家橋（往新塘）

自香積寺東往北

杜公橋　跌馬橋　翔龍橋（俗稱陸家）
戚家橋　陳家橋　蔡家橋
丁家橋　霸王廟橋　南石橋

曹家橋（舊名普安）　監綱橋（俗名郎家）　李家橋
茶湯橋　算塘橋　獨陳村橋
梅徑橋　錢村廟橋　吳嶽廟橋
永陳橋　劉家橋　橫港橋
吳家墩橋　永興橋　杜家橋
青龍橋　九典橋　螳螂橋
康家橋　沈家橋　沙棗橋
老鴉橋　華嚴橋　上華橋
下華橋　方家橋　姚公橋
衆和橋　大周橋　李家橋

長生橋　巧山橋　永安橋
永和東橋　永和西橋　永和南橋
永和北橋　長山橋　莫婆橋
干家橋　廟前橋　王店橋
北石橋　南鮑橋　吳大悲橋
清店橋　山西木橋　泉井橋
泰山村橋　范店橋　寺前橋（近治平寺）
寺後橋　江家橋　河廟橋
黃村橋　孫巷橋　謝家橋
東塢橋　徧福橋（赤岸）　西塢橋

大林廟橋、瓜山橋　北寺橋
南寺橋　石家橋　雞坊橋
安福橋　積善橋
自沈塘灣往東至臨平小林直抵海甯界
神龍橋　李家橋　豐和橋
三橋（下墩材）　雋堰橋（沈塘東）　金店橋
月輪橋（赤土匯）　劉家橋　袁家橋
褚家橋　柏家橋　魯村廟橋
五匯橋　孤靜橋　會仙橋
王家橋　李爛金橋（俱赤岸）　北范石橋

閏家橋　黃家橋（俱桐扣）　桐扣橋
永康橋（郎西茅橋）　報恩橋　普潤橋
桂芳橋（舊名茅橋因宋時里人徐宣與弟寅垓同太學數十人伏闕上書攻賈似道後同登進士垓居榜首鄉人號曰一門三秀更橋爲桂芳）　隆興橋
回龍橋　太平橋　永康橋
更新橋　斜橋　通市橋
陸門橋　柵橋（以上俱臨平）　葛家橋
吳家橋　上環橋　下環橋
大林廟橋　八字橋　獅子橋
常行橋　梅墅橋（巢家橋東）　淨信橋（丁家橋東）

葉家墹橋　相家橋　姚店橋

六安橋（落木村）　永甯橋　普濟橋

餘慶橋　普甯橋　積善橋

聖永橋（俱亭溪村）　通濟橋（南環橋北）　楊家橋

萬安橋　曹公橋（蓮花浦北）　仁壽橋

永康橋（臨平鎭）　豐年長壽橋（亭溪村）

永平橋（大周橋北）　像光橋（吉祥寺前）

自北新橋東岸一直往北至五林港口

長春橋（舊名通水）　新橋（舊名中興永安橋）　金家橋

馬家橋　登雲橋　吳沈婆橋

白雲橋（俱東港內）　卜家浜橋　柴公橋（俱大塘）

南石橋（東港內）　圖子橋（大唐里人方家因無子建此祈之）

北石橋　禮佛橋（俱東港內）　石灰橋

徐婆橋　楊家橋（俱東港內）　保安橋

義橋（大唐）　青龍橋（東港內）　小義橋（俱大唐里人聞功懋重建）

永興橋　寶慶橋

寺前橋（舊名資善）　前洋橋　橫經橋

南馬村橋　東馬斜橋　橫港橋

廣濟橋　干家橋　陳黃橋

北馬橋（俱東港內）　南草路橋（大塘）　山後橋

王店橋　新橋　北莊廟橋（俱東港內）

宋家橋　三家村橋　鴨欄橋（俱大塘）

白鶴渡橋　油車橋（俱東港內）　木杓潭橋（大塘）

觀音寺橋（東港內）　普安橋　安橋（俱大塘）

自唐棲直抵崇德界

通濟橋（一名碧天橋俗名長橋上有昭　恩碑記土人郡副使鋭撰吾土去北新關五十里而遠人習市道用課厥生先是司關政者權勿遠及及之則自弘治己卯始釁由下興弊緣以出甚則科索構加告訐紛起政事寖踈俗尚寖薄而商旅亦往往引避矣北屋嗟憤末如之何惟聖繳作肇新化理乃　詔天下諸攉匪舊頒者悉用釐革于是吾黨有高昇者卒其鄉眾殺然白諸察院屬諸監司議革如制惟我二三父兄與我子弟歌舞

聖德爰奉　詔旨登之貞珉置諸逵道作石屋覆焉圖保恒久臣鋭乃敬作曰嗚呼吾民匪利弗生匪業則無所于利顧茲壤士民鮮惟牟貿易是求患緣權滋寖至失業惟我

皇上旁燭幽隱　登極有詔乃波及焉弛禁息爭民始有賴聦茲　大德戴之若天宜自題刻昭示無極臣不佞爰志顛末載諸下方俾來者有考焉時嘉靖八年正月元日）

北鎭橋（舊名花園）　胡家橋　石家橋

八字橋　扶欄橋　白粟山橋

張婆橋　丁山橋　東通市橋

西通市橋　卧龍橋　南鎭橋

北新橋　南新橋　觀音橋（以上俱塘棲）

通泰橋（以下俱博陸村）　洪福橋　梁安橋

太平橋　永興橋　興福橋
壽安橋　俞家橋　普安橋
長春橋　德星橋　永壽橋
永安橋　萬壽橋　五福橋
豐年橋　清泰橋（純一院西）　五里橋（佛日寺前）
通清橋（舊名跨塘在博陸正統間僧覺徽重建）　彌陀佛橋（五杭村）
萬壽橋（同上）　永豐橋　孟子橋
自會安村往北至德清武康界
安會橋　金家橋　嚴家橋
沈公橋　杜家橋　小石橋
大石橋　鄒家橋　顯濟橋（舊名高木）
板橋　黃沙橋　石前橋
賈家橋　通濟永安橋　火燒橋
橫溪馬老橋　慶豐橋　陳婆橋
橙村廟橋　永豐橋　周師長橋
小洋橋　長橋　和尚橋
盛巷橋　董家橋　廟後橋
裂石橋　狗葬橋　寶嚴寺橋
宦塘橋　昇平橋　渲熙橋
下匯橋　青雲橋（里人夏時正登第改豆腐爲青雲）

後丁橋（舊名餘慶）　石灰橋　甎橋
唐家橋　上新橋　下新橋
東塘橋（里人張誼重建）　東新橋　丹範橋（昔有丹師居此故名舊志名擔飯者誤）　東八字橋　西八字橋
吳墩橋　永安橋（卲喻家）　石灰橋
王家橋　上粟橋（正統初歲飢里人夏誠出粟二千斛振濟一方旌表其門是年更新此橋故以上粟名之）　應龍橋
唐家橋　西山後橋（西三峰山後）
新橋　三山橋　獐山橋
大獐山橋　騍騾橋　東莊廟橋
洛陽橋　蔡墺橋　渡子橋
永惠長橋　勞家陡門橋　奉口陡門橋
屠家橋　廟前橋　大雲莊橋
陸郎橋（永泰里）　世濟橋　潁川橋
北馬莊橋　上新橋　下新橋
南馬莊橋　孫家橋　宋家橋
應龍橋

山川

山川之在境內猶人之眉目血脈萃于一身其形始全其體始壯是以禹平水土一以山川爲主或

取其橫列東西或取其亙延南北是雖地之所形
而實天之所限在一方表乎一方在一邑表乎一
邑凡語治者勿容遺也仁和既統于杭則凡名山
大川與夫一邱一壑知亦各有歸焉爲是乃志山
川

城內山

吳山在鎮海樓之右以下九山俱仁和照山

寶山在吳山西南

蛾眉山在布政司南

淺山在蛾眉山東

竹園山在吳山西

金地山在七寶山南

寶蓮山在吳山西

七寶山在天慶觀後

清平山在吳山南鳳凰山北

評曰（自吳山以下諸山若斷若屬咸在錢塘境內豈知一舉目而層巒疊嶂蒼翠滿前悉爲仁和之眉目究其緜延所自莫不出乎鳳凰山之支脈而鳳凰山實仁和之雄鎮是以不得獨歸諸錢塘也矧仁和公署尚寓諸錢塘境內又何有于山川也耶）

虎林山在武林門內一里而近有小土阜高可三
丈廣不滿百步宋太乙宮元青蓮寺皆在其下山
之陽舊有長壽寺今改爲聖壽寺寺有大井山上
有銀杏樹皆宋故物宋之雜造庫亦近此處今廢
不存（愚謂以武林名城因其近此山也乃知此實名武林嘗攷夢粱錄謂此山爲杭城之主山今稱聖壽寺爲祖山寺信知爲主山也）

高士楊正質記（嘗訪之耆舊知錢氏有國時此山負在郭外叢薄蒙密異虎出焉故名虎林吳音承訛轉虎爲武耳葉紹翁四朝聞見錄乃謂虎林即靈隱之山因避唐諱改爲武林原非有兩山一爲武林一爲虎林也樓攻媿爲太乙宮道士賦詩其略云武林山出武林水靈隱後山毋乃是此山亦復用此名細考其來道有以從來有龍必有珠此雖培塿三丈餘蓋疑此山爲靈隱武林之餘脈是又指二山同爲武林矣宋咸淳志嘗斷之以爲漢志明載武林山爲武林水所出決非城內之山自漢已名武林亦非因避唐諱而爲武蓋此地爲城中勝地武者自寓武林之名于此耳今姑循舊志書曰虎林山而附著諸說以俟博考）

草塢山舊名草場山未考所在

城內河

大河（舊爲鹽橋運河）南自錢塘界來流至豐樂橋河歷油
局等橋河直抵梅家橋出武林水門

小河（舊爲市河）南自錢塘界來流至芳潤橋河歷李博
士等橋河達梅家橋河出武林水門一派自觀橋
西與清湖河合亦出武林水門

西河（舊爲清湖河）南自錢塘界來流至井亭橋河歷洪
福橋河達眾安橋河與小河合流出武林水門又

一派自八字橋河西清湖橋河轉北過紀家橋達長壽等橋河抵便橋亦出武林水門

東運河（舊爲菜市河）南自錢塘界來流至横河達壩子橋河出艮山水門與城外河合（昔在城外今在城內）

真珠河在錢塘門內水口在錢塘門外菩提寺後今僅細流若溝渠然舟不可行

評曰（杭之大小諸河其發源東出于海西出于湖海居仁和之肩湖居錢塘之臂合而觀之何異一體要之二邑之境皆其經流之地而從横參錯自有脉絡可尋況其經流迭相上下因直統上下而備考之）

城內池

白洋池在梅家橋東周三里宋湻祐丁未夏旱湖水涸諸井俱竭人爭汲此水以給食用至有以舟載賣者民免于渴閭城賴之

白龜池在錢塘門裏舊錢塘治側此水穢惡不堪汲飲止資洗濯

元仇遠嘗卜居池上有卜居詩（一琴一鶴小生涯兩巷深居幾歲華爲愛西湖來卜隱卻憐東野又移家荒城雨滑難騎馬小市天明已賣花阿母抱孫閒指點疎林盡處是棲霞）

清明池在錢塘門裏大理寺議事廳畔有潘閬詩刻

仁和倉池今在倉南故老云仁和倉舊爲縣基乃吳公子慶忌故居古有此池

景靈宮圓水池在武林山北

城內井

長惠井在豐樂橋西

雙井在定民坊舊棚心寺內今入居民

祥符井在祥符橋南吳越王開凡九十九眼今湮塞僅存數井

惠利井在洪福橋西

相國井在甘泉坊側今近井亭橋以李泌後拜相故名

西井在舊安國羅漢寺以在相國井西故名

小方井在錢塘門內

下西眼井在竹竿巷長慶坊

沈公井在宋太學後今爲按察司基

城外山（附洞嶺石塢）

鳳凰山在鳳山門外去府治正南十里下瞰浙江直望海門山下舊爲吳越王國治錢氏內附宋改爲杭州府治原有鳳凰門趙清獻公抃守杭時有詩曰老來重守鳳凰山是也其右山巔石筍林立甚奇異又有怪石排列如從衛拱立于前錢鏐因

名爲排衙石刻詩石上第二峰有白塔塔西有小徑青山崔嵬夾道峭壁中有石衙宋名公多題咏其間郡守祖無擇對排衙石作介亭天風泠然有縹緲憑虛之意高宗南渡駐蹕因州治建行宮元取宋用胡僧楊璉眞伽言即故宮建報國等五寺又取宋諸帝攢宮骨殖築爲塔名曰鎮南無何雷火自北高峰飛至焚燼無遺旁有勝果梵天二寺

宋劉龍洲同郭殿帥遊鳳凰山詩（廉纖小雨久于梅喜得新晴亦快哉五色波光麗鵁鶄十分雲氣近蓬萊旌旆側畔宮牆轉戈戟叢中武庫回走馬看花生怕晚果然桃李一山開）

郭殿帥邀遊鳳凰山（結束戰袍騎駟馬冠帶將軍宛如畫前呵小駐有美堂箭去弓鳴飛鳥下青林路人轉迢遙湖亭海觀爭爲高誰知鳳舞龍飛外別有樓閣橫雲霄回顧左右皆遊歷人物江山兩岸特風流清致梅嶺梅磊落襟懷石林石劍身更上天上行好風吹下笑談聲山神川后傾耳東道走虎豹藏蛟蘇摩挲苔蘚題詩去萬鼓叢中雜胡舞衆賓捧酒壽主人將軍自是擎天柱觀山看水時一來錢塘吳越何小哉指點中原百城在功名遙人能幾回）

蘇東坡登介亭餞楊傑次公（藍輿西出登山門嘉與我友尋仙村丹青明滅風篁嶺環佩空響桃花源前朝欲上已蠟屐黑雲白雨如傾盆今晨積霧捲千里豈畏觸熱生病根在家頭陀無爲子久與青山爲弟昆孤峰盡處亦何有西湖鏡天江抹坤臨高揮手謝好住清風萬壑傳其言風回潛答君詭取我亦到處隨君軒）

次劉景文韻（澤國梅雨餘衰年困蒸溽高堂房新涼頗覺利腰足松根百尺井斫泼飛淨淥流觴聚兒童一笑爲捧腹清風信可掬剛氣在巖麓始知其此世物外無三伏長歌人雲去不待絃管逐西湖眞西子煙樹點眉目濤江少蘊藉高浪翻雪屋俛仰無四海百世飛鳥連遠追錢氏餘遊弔祖侯躅吾生如寄耳寸甚輕尺玉誰似劉將軍逸韻謝邊幅千言一揮手五車不再讀春巖彩雜舞月嘯哀援哭朝先嗁鴉起貧與寒蛩續我老毀吟哦頹君時擊屬從令事遠覽發軔此幽谷清遊得三昧至樂消五欲莫作狂道士氣壓劉師服）

次袁公濟韻（昏昏墮醉夢奈世六月尋君詩如清風吹我朝睡足登臨得佳句江白照湖濼袖手猶不言默葉已在腹是時風雨遍靄靄雲歸麓疏星帶微雨金火爭見伏惜哉此清景變滅不可逐歸來讀君詩耿耿猶在目卻思少年日聲價爭場屋文如翻水成賦作又手速秋風起鴻雁我亦繼華躅那知君蹭蹬獨泣荆山玉相見南新道青山垂頗幅早知事大謬恨不十年讀莫嗟馮唐老終勝賈誼哭今年復爲僚舊好許重續升沈何足道等是竄與竊共爲吳山主出入窮爾谷衆驅君不爭人棄我所欲何時神武門相約桂冠服）

述古召飲介亭（西風初作十分涼喜見新橙透甲香遲暮賞心驚節物登臨病眼怯秋光慣眠處士雲菴裏倦醉佳人錦瑟傍猶有夢回清興在卧聞歸路樂聲長）

邱濬題介亭（金商藹諸淬龍淵白曉揮開東北天天孫引下翡翠煙層層堆列參井邊便于裸懷蟠危巖城雉岩甍晴接連地祇欲跨融結攢蘚花闢破蟄蟲遷皮剝骨露判混元一支一節相貫穿洞庭波浪徹底乾驅來不用暴泰韡大者耽親小騰騫尊卑序並鴻羅驂欲覬羅實禮法專貌豹蹕虎競差肩稟命敝踪未敢前精神張皇要擘奉霸臣納土窮海埂逕狀埋没幾百年中和有美既爭先磷磷丹漆排雖椽太守擇之繼暴賢念此嵌空清且堅邊於峭絕栖遲軒名之以介非徒然介是長男受初世六二文詞蘊深觀重門待暴乃其甘木兆宗家堪）

畏避公性中正乃盡瘁悔吝何憂憂道義道義與行皇綱備乃是擇之之本志平湖巨浸六嶨寬此時非獨圖實喜暑月芙蓉秋月濤截斷風光千百里鵬雲沆瀣南北遶離朱艦日曠傾耳料公豈戀葦若地才業施爲自茲始或借前筋或赤筆式遏蠻戎順文執炎上淍下火兼水無爍無烈無圮毀張衡巧製塵灰彙八蚪囷睡金丸止勸公速爲蒼生起起輔垂裳聖天子永永勳庸輝信史此亭萬古鎮星紀

元

黃溍題鳳凰山

滄海桑田事渺茫行逢遺老色荒涼爲言故國遊麋鹿設指空山號鳳凰春盡綠莎迷輦道雨多蒼薺上宮牆遙知汴水東流畔更有萍蕪與夕陽

趙子昂錢塘懷古

東南都會帝王州三月鶯花非舊遊故國金人泣辭漢當年玉馬去朝周吳山靡靡今猶在江水悠悠只自流千古興亡盡如此春風麥秀使人愁

潘子素

海門寒日淡無暉偃月堂深玉漏稀萬竈貔貅江上老兩宮環珮月中歸內園羯鼓催花發小院珠簾看雪飛不道帳前胡旋舞有人行酒着青衣

仇近仁

漸無南渡舊衣冠尚有西湖風雨寒鳳鳥不來山寂寂鴟夷何在海漫漫荒陵樵采宮猶禁故苑煙花客自看惟恨餘杭門外柳長年不了送征鞍

陳剛中

浮圖百尺聳亭亭落日鵑嗁野蔓青故國漸消龍虎氣荒山空帶鳳凰形金根輦路迴禪塢片樹歌臺語梵鈴惟有錢塘江上月年年隨雁過寒汀

楊廉夫

天山孔鳳飛來小南渡君臣又六朝劫火不燒楊璉塔前鋒猶抵伍胥潮燐光夜附山精出龍氣秋隨海霧消惟有宮人斜畔月夜深猶自照吹簫

張仲舉鳳山故宮三首

賸水殘山鎮寂寥故宮煙草冷蕭蕭當初西漢圖三輔直似南唐繼六朝夜埭舟過雜自唱春場茸斷雉猶驕行人麥隴桑畦外只認天津是內橋

皇天有數混南邦綱練長驛萬里江內井龍沈軍檄在西郊鬼哭帝車降河開故道穿宮纛

殿鎖秋塵暗佛幢欲問興亡遺老盡晚風鈴語自瓏瓏

衰草寒煙落木風南朝佳氣索然空璧來山鬼遮秦使盤泣仙人別漢宮懷呼尚傳祠乙鳥荒池曾見射飛鴻騷人自古多荊思長在登臨感慨中

臨安故城圖

南渡君臣建業偏不堪喬木黯風塵豈知白馬興王日又到紅羊換劫年三輔黃圖空郡國六朝王氣渺山川白頭開府歸來日應覽還蹤一愴然

錢思復故宮春望

登臨休賦黍離章千里江流接大荒翊鎖血華空楚舞鏡埋香骨失秦妝薜蘿山鬼嗁螢苑荊棘銅駝臥鹿場寂寞萬年枝上月夜深猶照舊宮牆

高季迪登鳳山尋故宮遺址

茲山勢將飛宮殿歷其上江潮正東來朝夕似奔響當時結構意欲敵洪都壯我來百年後紫氣愁不王鳥嗁壁門空落葉滿陰障風悲度遺樂樹古羅嚴仗行人悼降王故老怨奸相蒼天何悠悠未得問興喪世運今復衰淒涼一回望

孫華四首

宋家事業如漢晉遺史班班今尚存南渡衣冠元帝紀中山廟社靖王孫海門龍去秋潮橫宮樹烏嗁夕燐繫已恨無人似諸葛生憎何物學桓溫

王氣中原甲馬嘗穫星還續鳳凰城斯文自可同三代諸老猶能語二京稱帝有車將白璧太皇無鑑載蓍生只今四海漸聲教其戴堯天樂太平

故汴人材軼漢唐東南人物尚張皇荊吳形勢傾丹鳳伊洛源流到紫陽宇宙自來關曆數江山運不管興亡空遺車馬塵埃市猶作鵾騰變化鄉

莫向登臨起嘆吁故宮今是梵王都闕麟毀妄荒荊棘鸚鵡頻伽東苾芻輦道人無黃曲蓋寢垣誰遺白浮屠望江亭子依然在時有胡僧置酒壺

陳廷言

越水吳山共寂寥已無遺老語前朝海門三日潮聲歇天目千年王氣消夜月烏嗁龍井樹春風花落海鮮橋威儀文物今何在回首浮屠倚碧霄

王逢六首

紫劉斬車從六龍盡隨仙曲度青空著山樓閣梅林裏翠羽旌毛野廟中百処未忘周大賚成都原有漢遺風流鶯不管傷春恨衝落桃花滿樹紅

王氣凌虛散曉霞虎闇麟閣靜煙花中天日月迓黃道滄海風雲冷翠華望帝神遊夔子國烏裳夢隔野人家當時舉日江河異豈但紅顏泣塞笳

周南風俗漢衣冠五色雲中憶駐鑾瓔珞檜高藏白獸蕊珠花發降文鸞河通織女機絲逕雨散巫娥翠黛寒滿地湖山誰灑淚一江春水獨凭欄

日華初動袞衣明劍佩千官隱繡檻五色舖函開玉座九重湯藥下銀墨畫題鳳尾仙曹喜恩狹螭坳學士棠文化有餘戎事略銅駝草露不勝情

瑤池青鳥集鳳稜白塔金晃闕夜燈雲母帳虛星采動水晶宮冷露花凝驪山草暗爐周業鄙塢花寒失漢陵白馬素車江海上依然潮汐臟西興

金爵觚稜月向低冷冷青磬萬松西五門曙色開龍尾十日春寒健馬囂紅霧不收花氣合綠波初漲柳條齊遺民晴憶名都會尚繞湖潛唱大堤

林景熙

驚風吹雨過歷歷大槐蹤王氣消南渡僧房聚北宗煙深疑碧樹草沒景陽鐘愁見花飄月荒秋咽亂蛩

漢漢江湖夢蕭蕭禾黍秋清笳吹落日白髮過西州池涸神龍隱山空老鳳愁惟餘闕外水夜寞自東流

劉伯溫

澤國繁華地前朝舊此都青山彌百粵白水入三吳艮岳消王氣坤靈肇帝圖兩宮千里恨九子一身孤設險憑天塹偷安負海隅雲霞行殿起荊棘寢園蕪幣帛敦和議弓刀抑武夫但聞當宁奏不見立庭呼鬼蜮皆華衮忠亘賜屬鏤何勞問社稷且自作歡娛秔稻來吳會魚龜出具區至尊巍北闕多士樂西湖鷁首馳文舫龍鱗舞繡襦暖彼搖髮積涼月浸氍毹紫桂秋風老紅蓮曉露濡巨螯擎擁劍香飯濾雕胡蝸角乾坤大籠頭氣勢殊秦庭迷指鹿周室笑瞻烏白馬違京輦銅駝擲路衢含容天地量養育羽毛俱橘柚馳包貢塗泥賦上腴斷犀埋越練照乘走隋珠弔古江山在懷今歲月逾蔚毀空動解歌訣已唐虞鴟革愁何極羊裘釣

不迂征鴻暮南去回首憶蓴鱸

藍潤

南渡江山王氣銷西風松柏認前朝紫宸無復千官宴滄海空餘百尺潮龍去蓬萊曾駐輦鳳歸寥廓不聞簫上方樓閣依稀在暮雨疏鐘送寂寥

劉彥昺

雲開天目界句陝五衛旌旗拱北辰甲馬壓潮知北運珠龍沈海失南巡乘鶯王母迷青鳥飛虎將軍升石鱗陽斷蘇堤堤上柳年年春色翠華新

王內敬

扁舟弔古入錢塘六馬南奔事渺茫潮汐往來仍旦暮市朝更變幾滄桑頹垣歲久青蘿合廢苑春回綠草芳輦路不知何處是梵樓燈火照昏黃

徐賁

荒山欲逐鳳凰騫誰構浮屠壓寢園土厚尚封南渡骨月明不照北歸魂海門有路雙龍去沙澈無潮萬馬屯莫向秋風重惆悵梵王宮殿易黃昏

僧衍斯道九日登鳳凰山

萍跡漂流天地間自衛方服亦無開三年作客居京國九日攜朋到鳳山渺渺白雲迷舊業英英黃菊照衰顏人生莫厭登臨樂已去年華不再還

艮山在城東北隅一小土阜

紹興路儒學錄古杭沈德章撰艮山碑記

江浙杭爲鉅鎮中書行省涖軍分鎮者四翼都府軍督爲上闕營之東北隅故有土臺上存一廟以祀土神而傳志無聞詢之耆舊則曰艮山廟也杭城周四十餘里爲門十有三其東南曰艮山以雉堞之餘築臺建廟因以名之今府營屯州城之東北闕治鎮府營之東北而神廟又

居闔治之東北焉此說庸有可證其臺高廣不踰尋丈基圮霖潦室囷風日每修輒毀至元戊子歲海宇會同武備多暇江南鎮戍歲久者輒易地以均遠近勞佚之勢以故軍府由蘇易杭營仍其舊達魯花赤昭勇拔覩公監肅軍容萬戶輔國鄭公祐帥正師律副侯宣武李公字蘭奚倅貳戎政協恭和衷諸闔覘傚由是參杭協心偏裨聽命閱軍實繕器械練習以時卒無玩情凡軍政有未便士情有未安者亟請于上而更張之乃闢閱場築射圃新鼓角樓又新安樂

堂剗敝革陋以至營房警鋪門鑰周牆馳道通渠緩急適宜如是者十有二年井然不紊居一日公務餘暇萬戶鄭公謂二公曰吾儕幸逢盛際四方來庭邊鄙不聳按甲寢兵以效守禦上安下和百廢粗興緊神之佑後圃有廟頹圮失祀是一缺典盍撤而新之以荅神貺二公曰然乃鳩工度材因臺爲基甃其旁使土不墊石其除使柱不顛前廠月臺下壘崇砌象貌供設丹雘黝堊咸稱其制成不終日而下無所擾廟後建數椽處浮圖以奉祀事併新其東南之三廟落成之日凡府軍之將士謁予請記之予謝不敏衆皆曰軍守分鎮有年士守紀律民安田里三帥德政昭不可泯而神之所以陰相默佑之者亦不可誣也今斯廟鼎新則于治人事神之道兩得之矣盍誌歲月以傳不朽予其何辭予曰諾敬泚筆以書于石時大德己亥孟秋

臯亭山去縣治東北二十里高百餘丈其山雲出即雨有崇善靈惠王祠名半山廟旁有水甕及桃花塢山下有亞父冢世傳陳重生有神異壽百餘歲而終葬于此元丞相伯顏駐兵臯亭山以待宋

降之處山後有三塔其中塔乃清了禪師元兵曾發其冢見二缸相合其屍端坐不化仍封閉之半山有伏虎禪師塔山下有榭翠修道歸眞塔

青龍山在臯亭山東約高七十餘丈山脊蒼翠偃曲如龍故名

母山在臯亭山東北約高一百餘丈比衆山獨高張翼左右如母顧子故名

南山去城西北五十里高二十七丈周五百一十五丈

佛日山在母山東北高六十餘丈有佛日淨慧寺

左有渥洼池泉甚清洌

石膏山去城西五十四里出石膏如雪一名稽留山無毒獸惡蟲

黃鶴山去縣東北三十八里寰宇記舊有黃鶴權修道于此故名今佛日山之北高約百餘丈巔有龍池一名渥洼北塢有龍洞石裂爲路深險不可視山之腰有黃鶴仙洞外甚狹中可容數人深窈而黑時有樵牧爇松明而入愈行愈遠疑有龍在焉池出雲必雨又有潭在山之東故老相傳但看黃鶴山頂雲化作白龍潭上雨蓋僧道潛之句也（元畫士王蒙字叔明吳興人趙文敏甥自吳興徙居于杭州近黃鶴山因號黃鶴山樵畫山水師巨然甚得用墨法秀潤可喜亦善人物）

臨平山去縣治東北五十四里山顛高周十八里上有龍洞及天井天旱未嘗涸禱雨輒應下有東嶽景星二觀又下有臨平湖卽古之鼎湖

考據（宋徽欽葬五國城高宗數遣使祈請梓宮于金凡六七年而後許始以梓宮還行在高宗具緦服親至臨平奉迎寓于龍德別宮卽此地）

桐扣山在臨平

考據（東晉武帝時岸崩出石鼓擊之無聲問諸張華華對曰取蜀中桐木刻作魚形扣之方鳴乃如其言制而擊之聲聞數里故因以名山其東有雞籠山河南有黃陵山）

瓜山去城東北十五里不甚高亦不甚大（上有土地祠封爲靈石大王故老相傳昔年水泛忽有香爐一座漂至其三足皆龍爪捧須臾人事可知矣故封爲瓜山土地神）

于山去城北三十里不甚高大

超山在縣東北永和鄉顛高周二十里其山超出皋亭黃鶴之上故名有石魚石筍及有水陸二龍洞因以爲鎭建黑龍王祠宋趙清獻公刺杭時旱往禱雨輒應遂題其石崖曰海雲洞蓋清獻墨跡石刻如新記以詩曰縹緲齊雲閣遙閒模石池物華春色滿人事樂無涯羅綺一山徧旌旗十里隨花棚

夾歸道飛驛看星馳繼有趙忠獻久遺其名相傳爲勸農使亦往往禱雨民亦誦之後西軒丁方伯養浩以雲南謝政家居時往此游覽爰和趙詩曰鑿石開深洞分泉甃小池月華來海澨雲影落天涯散果猨爭食看花鶴自隨前溪通驛道冠盖日相馳公仰二趙高風傷壇祠就圮又仍故址重搆黑龍王祠復建清獻忠獻祠以時祀之所以彰名宦能感人也已而嗣子之裔以厥考生今世而神交二公于古遂易扁曰三先生祠庶可合祀是雖勿出輿情而孝子善繼人之志可嘉也後念厥考

素愛此山尋擇地而葬焉每歎路遥勿便常祀計割腴田疏河一帶以遂巫行亦便農艇名新開河

龍洞側有青霞洞天亦之喬所命（按西軒公誌銘公諱養浩字思孟而西軒其別號登成化丁未進士授行人轉御史巡按[illegible]州頗有風裁擢江西副使四川按察使遷雲南左布政使平生剛正以直迕權貴遂致仕卒其孫以彬領丙午薦）

亭市山在餘石鄉亭市村居人善陶甕謂之浙甕

龍珠山在肇元鄉山勢奇秀其形如珠與皋亭黃鶴等相望一名巧山

泰山在南鮑山北山形不甚高亦不甚大其下有泰村

太旗山在黃鶴山北其峰頗高約有十餘丈下有青草塢南鮑村

南山在太旗山北高約十餘丈東南與佛日山夾境有杜牧塢纍纍數塚世傳杜牧墓無所考

鶴山去縣北五十里高止尋丈

蛾眉山去縣北七十里大雲鄉高在目前周六里（城內亦有山曰蛾眉）

烏頭山在肇元鄉青龍山之東山形頗高

石姥山在烏頭山之東高約五十餘丈有嶺南接運河塘赤岸嶺之西有珍珠塢宋少宰劉正夫墓在焉

考（據劉正夫字德初衢州西安人宋哲宗時爲博士後以御史中丞石豫薦擢爲左司諫時方究蔡邸獄徽宗訊及之正夫引淮南尺布斗粟之謠以對帝感動解散其獄待王如故他日謂正夫曰兄弟之間人所難言卿議能至此後必爲公輔未幾正夫請折中元祐紹聖所修神宗史構爲編修官不閱月遷中書舍人進給事加禮部侍郎政和六年擢拜特進少宰幾半歲屬疾三進章告老除安化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致仕卒時年五十六贈太保謚文憲再贈太傅正夫由博士幾身馳致宰相平生議論頗正惜乎附翼蔡京以規進用況性吝嗇惟恐不足于財晚年築第萬松嶺建閣以奉神御爲名悉取其旁軍營民舍議者譏之史謂其能迎時上下持祿養權諒哉）

獨山去縣北三十里大雲鄉高出一方旁無別山

故名每出雲晴則雨雨則晴里人占之屢驗下瞰橫溪迴環皆水蕩九夏則下者菱芡荷蓮高者桑麻禾稻縈迴錯間如雲錦然一方勝槩也

洛山去城西北四十里仰視亦高周圍一十八里

橫峰山去城西北五十五里高可仰視周圍五里

東山去城西北五十一里高在目前周圍七百九十三丈六尺

三峰山去縣北四十里其東山高十五丈周五里其西山高十八丈周四里南山高十二丈周一里下有酉芡菴井泉極甘冽贈刑部郎中里人夏誠

墓在東峰之陽嘗賦三峰十詠今錄其三

西村夕照（落日返餘光桑榆澄霽景牛羊歸村巷鄰井炊烟暝白雲天際來飛胥簷松頂）

東峰黿岡（三峰鼎足峙東山壇壞奇孰叱黃平羊死化元王黿被甲頑無靈幸免鑽灼疵）

奉溪春漲（春山三日霖新漲一篙水曉命把漁竿扁舟弄清泚曠望極瀰漫增劇魚龍喜）

赭山去縣治東六十五里濱海產鹽有鹽蕩（互見海甯）

馬嘷山郡國志吳伐越至此遇大風雨軍敗騎兵有馬嘷呼求其主故名

城外嶺

萬松嶺在鳳山門外西嶺上舊夾道栽松白樂天夜歸有詩云萬株松樹青山上十里沙堤明月中

東坡臘梅詩亦有萬松嶺上黃千葉之句在南宋時密邇大內第宅居民鱗次櫛比今蕩爲空山曠嶺嶺口有門扁曰萬松關而松無幾存元時西嶺上建報恩寺後徙入城內時有蜀僧可恕因故址重建

皇明弘治十一年浙江右參政周公木廢寺因舊址舊材改爲萬松書院迎先聖衢州派五十八代孫生員孔公衢公績主之

舊府治原在此嶺東南

虛白堂　因巖堂　忘筌堂　高齋

東樓　清暉樓（以上俱唐）　碧波亭　南園巽亭

望越亭　燕思亭　簡樂堂　見廉堂

中和堂　有美堂　清暑堂　聽雨軒

恕堂　愛民堂　吏隱堂　講易堂

曲水亭　雲濤觀　紅梅閣　清風亭

清明平軒　承化堂　三桂堂　竹山閣

景蘇堂　松檜堂　香遠樓　茶亭（以上俱宋）

石姥嶺在肇元鄉高五十餘丈

馬鞍嶺在皋亭山之東去城東北二十里

赤岸嶺去城東北四十五里石姥山下

柴婆嶺去城東北四十里洛山下

黃犢嶺去城東北六十里宊隱寺後

宋呂紘詩（疇昔聞高隱紅塵隔遠林閑乘黃犢去踏破白雲深）

黃鶴嶺去城東北六十里佛日寺前

城外洞

海雲洞在永和鄉超山上有乾溼二洞旁有黑龍王祠

龍洞在臨平山自洞門至水際闊一丈五尺高一丈二尺其水深不可測祈禱多應

金星洞在城南半里鳳凰山介亭下生金星草又

太廟後禁山有金星洞王柟題銘云有泉清深有石離奇不越闤闠而郡山水之勝

東坡金星洞銘（實山南麓鳳左翅驚雷劃石迸蚪起凝陰噓陽出怪偉是生神草肖蒼虬離離赤蛯挾脊尾飛流丹石抉癰痏金星非實特取似施及山石亦見謂凡名相因皆此比）

細礪洞在臨平山出礪石深十餘丈闊二丈五尺高一丈五尺

龍游洞在崇先寺後山下

黃鶴仙洞在黃鶴山下

登雲洞

靈化洞並在鳳凰山南大眞院內

城外塢

桃花塢並去城三十里

倪家塢

青草塢並去城三十六里

蒲墳塢去城三十五里

花桐塢亦去城三十五里

塔塢去城三十八里以上七塢俱在臯亭山

城外石（附石筍　石龍）

三佛石去城南二里勝果寺後蔣之奇詩巋然三石佛若在嘉州岸

排衙石在鳳凰山南旁有介亭

石姥石去城東北五十里烏頭山之東其石高五十丈有嶺南接運河塘

雲根石上有天亭記今無存

大石在張灣村北河口

石筍去城東北五十里在超山上又有石魚

石龍在嘉會門外龍華山後下石龍在淨勝院山有石突出宛似龍首故名上有石龍在永壽院

城外河（附泌壩湖　閘溪潭浦）

上塘外沙河南自永昌門北繞城東過永昌壩螺螄橋東至蔡湖橋北合慶春門外河沿城轉西至無星橋會安壩至艮山河西入泛洋河轉北至德勝橋東與上塘運河水合

前沙河在菜市門東太平橋外沙河北水陸寺前入港可通湯鎮赭山仁和鹽場東南接外沙河北達後沙河

東坡開湯村運鹽河雨中督役詩（居官不任事蕭散羨長卿胡不歸去來滯留愧淵明鹽事星火急誰能卹農耕薨薨曉鼓動萬指羅溝坑天雨助官政泫然淋衣纓人如鴨與豬投泥相濺驚下馬荒坡上四顧但湖泓線路不容足又與牛羊爭歸田雖賤）

（尋豈失泥中行寄與故山友愼勿厭藜羹）

後沙河在艮山門外壩子橋北其南接城內運河北達蔡官人塘外河

蔡官人塘河在艮山門外九里松塘東由姚陡門通河衢店湯鎮豬山止其西南接後沙河東北達赤岸河

赤岸河去城東北三十五里赤岸南自運河入通高塘橫塘西接蔡官人河東北達施何村河

施河村河去城東北四十五里桐扣山通裏外沙河北達方興河

方興河去城東北六十里臨平鎮東通海甯縣長安壩

下塘河自武林水門接城內大河幷西河過吳山水馹達清湖上中下三閘至德勝橋與城東外沙河菜市河泛洋湖水合分爲兩派一派由東北上塘至舊東倉新橋入運河至長安閘壩曰上塘河一派由西北過德勝橋至江漲橋與子塘河合流至北新橋西北入湖州界曰下塘河北接新開運河

新開運河在武林門外北新橋北通蘇湖常秀潤等河凡諸路綱運及販米客舟皆由此達于城市

子塘河今在江漲稅司北亦爲斷河頭其水北行經米市橋入清水潭東入左家橋西達餘杭塘河北達新開運河其源則自清湖河來由南北陡門而下以經此

塘棲市河去城北五十里

宦塘河去城西北三十五里宋湻祐七年旱趙安撫與籌開浚南接北新江漲橋河北達奉口河

奉口河去城西北四十五里西南接錢塘奉口大溪西北抵德清縣界

城外池

洗馬池去城南二里鳳凰山右翼下故宋有馬廐于此

渥洼池去城東北五十里桐扣山下佛日淨惠寺之左泉甚清冽

龍池去城東北四十里黃鵠山下池或出雲則雨

磨劒池在臨平山下有片石俗傳錢王磨劒于此

城外壩

永昌壩在城東永昌門外南通錢塘江

會安壩在艮山門外

猪閘壩在武林門外陸家場

石灰壩在德勝橋東

德勝壩在城東北五里夾城巷內

馬堰壩在沈塘灣東去城東北二十五里

施家壩在臨平鎮東

周家壩近華橋

宅前壩近北莊

胡家壩在施家壩東五里

車家壩近餘慶橋

毛家壩

八道壩俱近超山

海潭壩在臨平鎮

諸家壩在吳下村

費仁壩在臨平鎮東蓮花鋪左

葉家壩在戴家橋北

范家壩

蔣家壩

戴家壩俱在東北區

城外閘

上閘去城北二里

中閘去城北三里

下閘去城北五里

南陡門閘去城一里

北陡門閘去城二里並在武林門外

勞家陡門閘在勞家村

奉口陡門閘在奉口村

石陡門閘在大佛菴東

姚陡門閘在石陡門東

浦

鐵幢浦在候潮門外錢王射潮之箭所止處立幢

識之

王荊公詩（憶昨初爲海上行日斜來往看潮生如今身是西歸客回首山川覺有情）

徐一夔辯錢塘鐵箭（按舊臨安志郡人相傳吳越王鏐用强弩射潮箭所止處立鐵幢誌之又云錢氏子孫言築塘時高下置鐵幢三以回水則在今利津橋北者其一也舊名其地爲鐵幢浦祠首圓如杵徑七八寸許出土約三尺餘其趾入土不知其幾故老又云初置幢時塘猶未成慮潮遏幢用鐵輪護幢趾而以鐵絙實幢幹且引絙維于塼上下之台機然後實土築塘故幢首出土云此說是也宋潛說問趙安撫與籌賀民地作亭覆幢今亭表爲民居獨存窪池而鎮幢之首嶄然出窪池可驗本有三故老云一在舊便門街東南小巷今其巷尙名曰鐵箭一在舊薦橋門外皆堙塞于民居僅存其在利津橋者又爲民居所蔽者不表識久亦堙塞此實幢也近世有賦鐵箭者遂指此幢爲箭認幢首爲鏃不思方射潮時已逐潮）

（去矣罰惡能存且繆雖英雄其所發罰亦不過致一時之精誠未必異于常箭不自知而妄作可笑可笑又謂其首出土面可撼而不可拔以爲神異此尤不察其[illegible]有關鍵故也至惑于夷堅志之說謂此矢拔則魁目紅其言尤謬今恐以訛傳訛故力辯之）

柳浦在鳳山下隋置郡處晉吳喜進兵此地

鮮船浦在臨江鄉

福村浦在臨江鄉

白石浦在白石村

湯村浦在臨江鄉今已陷于海沙雖漲而浦則無跡矣

范浦在艮山門外五里塘

湖

御息湖在縣東北一十八里故老相傳秦始皇東遊暫息于此

臨平湖在縣東北五十四里長樂鄉周圍十里湖中有白龍潭

考據（赤烏二年寶鼎見因呼爲鼎湖晉武帝咸甯中彗星孛于角占者云吳臨平湖自漢末壅塞至是復開父老相傳此湖塞天下亂此湖開天下平吳郡志言臨平湖邊得一石函中有小石青白色長四寸廣二寸刻其上作皇帝二字孫皓于是改元爲天璽晉安帝元興二年臨平湖水赤或以爲爲瑞今湖多淤塞爲田畝魚池）

權德輿臨平湖夜泛詩（素采皓通津孤舟入清曠已愛隔簾看還宜捲簾望隔簾捲簾當此時惆悵思君君不知）

張祜過臨平湖（三月平湖草欲齊綠楊分映入長堤田家起處烏尨吠酒客醒時謝豹啼山檻正當蓮葉渚水塍新築稻秧畦人間漫說多歧路咫尺神仙路欲迷）

張光弼（船過臨平欲住難藕花紅白水雲間只因一霎溟濛雨不得分明看好山）

汪龍溪過臨平湖（一別九霄路風煙長滿衣已成身老大無復世輕肥天闊鳥雙下山寒人獨歸曉來何處雨春水半巖扉）

泛洋湖在武林門外豬圈壩下受城中諸河水通上塘運河

像光湖在長樂鄉唐神龍元年湖有光掘得彌勒石像乃建寺以像光爲額且名其湖

石橋湖在臨平鎮西永和鄉

丁山湖在永和鄉

石鼓湖在桐扣山下晉時石鼓出于岸故名

海門去縣東北六十里有山曰赭山與龕山對峙潮水由是門入于浙江郭璞地記云海門一點巽山小又曰海門筆架峰巒起

潭

白龍潭在臨平鎮東湖舊有龍王廟

游龍潭在肇元鄉皐亭山時有蜿蜒出沒其間鄉人稱爲水寶旱禱必雨

鉢盂潭在太平鄉石塘東

羊鐵潭在艮山門外

浣沙潭在慶春門外

羊鈌潭在艮山門外十里臨江鄉

泉

金沙泉在永和鄉東坡詩（細泉幽咽走金沙）

周公惠泉（一名北隔泉）在武林門外中闢宋乾道三年周安撫淙重修邦人德之遂名

郭公泉在鳳凰山聖果寺側

冰谷泉在臨平山

宋沈汝諧詩（甃入纔深數尺餘一泓清冷若冰壺泉源定與安平接二水輕甘味頗如）

安平泉在安仁西鄉安隱寺有池名安平舊有亭

城外井

靈鰻井在鳳凰山梵天寺先是四明阿育王山有靈鰻井傳云護塔神也後錢氏迎阿育王舍利歸國井中鰻不見錢氏于寺廊南鑿石爲井而鰻常現僧錄贊甯有鰻井記刻石今不存

沈婆井在萬松嶺上

甜瓜井在宋時六部前近鳳凰山

觀音井在城東慶春門外

天井在臨平山

蓮花井在小林蓮花院

馮氏井在皋亭山舊志馮氏于所居發土得古井有甎八十四刻云晉咸和八年十月丁丑朔馮氏作皆篆文

城外塘

五里塘在艮山門外五里舊仁和尉司衙側

蔡官人塘在艮山門外東有朝奉大夫蔡汝揆庶母沈氏卒父霖火之汝揆後以父蔭入仕每感無松楸之地言輒涕泣刻木爲形具衣冠而葬置田建庵命僧守之鄉人呼爲木娘墓

走馬塘在菜市門外平坦可走馬故名舊多栽花柳號城東新路

月塘在艮山門外近海其塘圓旋如月故名宋熙甯間潮水衝決不存復漲沙就築爲塘地宜瓜有周姓者擅其利土人呼曰月塘周家蒜筒瓜

謝家塘在菜市門外一里

菜市塘在菜市門外三里

沈家塘去縣東北二十五里吳越時有右僕射沈崧第宅在此因以名塘

褚家塘在城内忠清里乃是茅山河所經今茅山河湮久其塘之名尚存因城内無塘故附于此自褚遂良以上世有顯宦咸居于此因以名塘

考據（褚氏顯著源流其來遠矣在三國時吳有褚泰封爲臨平侯遂爲巨姓在晉時有褚陶張華稱之曰延門之德不孤川岳之寶不匱后爲九眞太守在南北朝宋時有褚含爲始平太守其孫褚遐任齊時有褚伯玉乃遐之子齊高帝手詔吳會二郡以禮聘遣在梁時有褚仲都善周易爲五經博士其子褚修在陳時有褚玠在唐時有褚亮乃玠之子有褚遂良乃亮之子有褚彥甫彥冲□□皆遂良之子褚琢遂良孫若褚虔遂良五世孫也由是觀之則唐之名褚其來遠矣至遂良而益顯所以取褚名塘焉）

永和塘在永和鄉地接古鼎湖曰龍潭俗謂之三里險水勢漲溢一遇卯風震蕩則數百頃中瞬息湮沒鄉民患之紹定己丑邑士范武倡爲義役捐財以助修築塘成歲無水患邑宰范光命名曰永和塘（許參政應龍永和隄記運河有塘衣帶淛水自帝都東北橋鎮薄吳頭楚尾緜亘千餘里關堤封者六州帶主莞者十縣仁和首當其一鄭遷輦運憧憧旁午惟永和隄阻鼎湖自龍潭之險卯風湍流寅夕鼓蕩一有綫漏則高陂數百頃瞬刻就役是欲繼久不拔是豈一人之力哉邑有范任二君倡爲義役乃悉心記究謂土方費貲于成也于是御衆識工築以木石成二百五十丈爲錢數千縎范君爲費獨當什五晝視徧資尤詳焉傍築道民庵給伕臘俾早晏巡徼事無遺慮整如也肇始于紹定己丑之春告成于是歲良月之望民聞曾無勞勤之告公家坐收與築之利談何易哉隄成請記顯未余嘉其賢勞且諗之曰自令之尹吾邑也無橫斂暴賦以蠹民由是吏日貧而民日富既有餘財矣無深刑酷罰以殘民由是役益簡而生益繁既有餘力矣及今閒暇率就斯役用咨令德故輸財而不知費盡瘁而不俾勞令不吾強也余亦欣然而思以爲總總而羣雖各有心其于于望望未嘗不基于寬虐之政廉汙之操雖令不從與不賞而勸者抑豈無其故哉今范令尹光世濟其美連躋科級以儒道字民最再課矣始終不擾與民相安宜其一鄉之善如范君學諭武任君學錄安世毅然以身其責也吁佚道使民雖勞不怨凡領民社之寄者何獨不然豈直仁和之長獨擅其美永和之士勇于爲誼耶紹定庚寅陽月之吉記）

宦河塘在北新橋北接連運河大塘長三十六里塘之西又有塘曰西塘袤一十八里抵安溪通四安驛路

考據（知杭州趙公與篙乃台州人以台州而知杭州是爲鄉官捐貲倡議以築此塘故名曰宦塘）

土塘一存慶春門外十二里宋殿司右軍教場之側一在圍團頭石塘北

運河下塘自北新橋北東岸直抵崇德縣界橫亘九十餘里

溪

槎溪在槎渡村

謝溪在半山去城三十里

義溪在肇元鄉

黄溪在黄山去城三十里

漳溪在豐年鄉

横溪去城北二十五里獨山北傍皆藕蕩菱灘居人住洲渚上榆柳陰森夏日水瀰漫蓮荷菱芡紅白相間翠碧相縈人家隱約于回洲合浦之間桑畦禾畝遠近相映舟船出入煙波渺瀰儼成畫幅眞絕勝也流達于新開運河

渡

浙江渡（在候潮門外）

時家渡（去城八里德勝橋南）

邊家渡（在仁和倉之東）

陸家渡（在豐儲西倉後）

仁和縣志卷三

湖廣江陵縣知縣致仕仁和沈朝宣纂著

公署

官以任事署以居官署也者政令由茲以出事功由茲以興統人心而示歸向匪茲曷趨蓋以位有崇卑居有隆殺等級分明勿容僭擬嘗觀禮儀定式然後知我

皇明之制誠有以超前而邁後也一郡公署已詳府志斯則一邑之公署自令而丞而簿而史而教諭而訓導而雜職凡有官者各有定制四海一軌也

爲是乃志公署

治革

縣治舊在武林門裏梅家橋南此正吳越錢氏所建錢江縣也故老相傳云即吳公子慶忌宅基宋太平興國三年因改仁和縣縣令孫廷直徙置招賢坊（即興賢坊）今養濟院基紹定五年縣令胡巨卿重建元初因之後以趨事勿便徙置府治之左

皇明洪武初復還興賢坊其舊治遂入府治四年六月間知府劉文以縣附府爲便乃以元之東北二錄司改爲仁錢二縣治而仁和居其東實寓錢塘境內其舊基乃建養濟院二十七年新縣治火燬縣丞邵英重建

公宇正廳三間穿堂二間在正廳後耳房一間東西廡爲六房各四間典史幕廳（在正廳之右）架閣庫一間（在正廳後東）儀門三間土神祠一間（在儀門外以本縣令許璞爲土神）獄禁五間（在儀門外東）外門屋三間

廨舍

知縣宅（在後堂）　門樓一間　廳房三間

樓房五間　披屋東西各一間

縣丞宅（在知縣宅東）　門樓一間　廳房三間

平房三間

添設縣丞宅（又在東）　門樓一間　廳房三間

平房三間

主簿宅（縣丞宅東）　門樓一間　廳房三間

平房三間

典史宅（在正堂西）　門樓一間　廳房三間

披房一間　吏舍一十六間（在縣治之東南）

職制知縣一員　縣丞一員　添設一員

主簿一員　典史一員　六房司吏九名

典吏二十一名鋪長一名　皁隸十名

弓兵三十名禁子八名

宋元公宇名舊有存者

無倦堂在縣北淳熙十一年令陳鞏建倪文節公撰碑記

安敬堂嘉泰二年令胡巨卿建喬魯公撰碑記

丞廳在舊西皇坊紹興二十年以其址爲大理寺遂徙觀橋北普甯坊丞趙師醅建

主簿廳在縣東七步紹興三年主簿歐陽康世建嘉定丁丑展充縣學

尉司在艮山門外范浦鋪市紹興元年尉高泰建

買納支鹽廳在湯村鎮市（以上俱宋）

縣廳 後堂 典史幕次在縣廳左 六房

尉司（以上俱元並宋舊治）

縣令題名

自宋太平興國三年建縣以後有年月事蹟者已見名宦

宋

靳光弼 龐英 尹昌齡

胡巽 重可 丁鈞

邵節 魏中庸 趙直

吳溫 夏侯維 王庭均

張援 燕若思 馮滋

景安上 宋儉寶 徐晴

陳師韓 楊洵 楊存

唐翊 張維 李坰

林季仲 竇洸 趙公孫

張溥憲 王抑 葉三益

賈逋 方升之 王鞏

呂維中 趙復 陳永世

周邦 楊績 劉敏士

姚憲 錢觀 李東

趙祐之 趙子覺 王大本

錢沖之 韓元象 黃立中

潘昌甫 虞汝翼 陳得明

朱贄 榮授辰 陸相

何洪 趙時逢 趙善謚

趙善俁 辛勛 鄭域

謝廷玉 趙希醅 李仁方

陳晐 姚思虎 黃涇

趙希言 盧子章 趙希呂

郭德暢　潘復　由廙
桂如琥　范光　陳燮
胡巨卿　蔡公申　阮煒
孟繼勇　張琥　趙希喏
施逢辰　陳祖明　王亞夫
趙璧　李從　周溶孫
林璞　王得一　劉夢高
馬世綸　翁宦　柴士表
王三俊　葛炳午　鞏貫
眞紹祖　謝翼孫　吳洪德

林起龍　馬元演　郭應酉
王宗洙　曾冲子　唐天麟
梅詢（以下六人詳見名宦）　關魯　鞠詠
孫廷直　陳鞏　俞獻卿

元

賈策

皇明

韶龔（字　陝西岐山縣人洪武十一年在任貢士）
洪禮（字　河南考城縣人洪武二十三年在任）
彭奎（字文光永樂三年在任重建預備倉四所）

許璞（字玉卿陝西鳳翔縣人正統六年在任）
靳潔
周博（字守約湖廣道州人）
周濟
羅鍾
梁萬鍾（字天錫四川溫江縣人成化七年在任進士）
胡琦（廣西臨桂縣人）
丁憲（湖廣醴陵縣人成化十七年在任貢士）
趙維貞（陝西狄道縣人）
胡源（江西豐城縣人）

陳榮（字沖仁應天府上元縣人弘治十一年在任貢士）
李師儒（字宗正直隸高陽縣人弘治十三年在任進士）
金賢（字士希應天府江甯縣人弘治十七年在任進士）
李穩（字邦泰直隸陽山縣人正德五年在任進士）
楊應奎（字文煥山東益都縣人正德八年在任進士）
張介（字廉夫直隸眞定縣人正德十年在任進士）
周珏（字聯玉直隸鳳陽縣人正德十五年在任進士）
李義壯（字稚夫廣東南海縣人嘉靖三年在任進士其居官也苞苴不入法令遠行吏畏其威民懷其德）
白經（字正夫直隸儀眞縣人嘉靖七年在任貢生）

黃正色（字士高直隸江陰縣人嘉靖元年在任進士其居官公以生明敏以濟事情法兩伸剛柔得體）
趙愈和（字以禮江西南康縣人嘉靖十一年在任進士）
陳中（字時仲湖廣沔陽州人嘉靖十六年在任進士）
蕭軾（字敬仲江西吉水縣人嘉靖十八年在任進士）
程良（字明甫江西樂平縣人嘉靖二十二年在任進士）
王健（字子行福建漳浦縣人嘉靖二十六年在任進士）
王宗性（字繼善山東兗州府沂州人嘉靖二十七年十二月初十日到任進士）

仁和縣知縣題名殷雲霄記撰（仁和令楊君文煥刊著前令姓名于石乃以其記屬石川殷雲霄氏曰吾觀其賢者以爲則不肖者以爲戒殷子曰錄名以正事者居之不賈因利以圖成者行之勿遂撻誠于身而無所爲者遠矣記曰惟仁和附大省府省府官常師事者十餘令兩京官歲遣親事又十餘令日走謁有事問何如聽可不可惟謹事勿克就理及法司百需役費皆問諸縣浙江財賦于天下爲最多仁和于浙江爲最多絲羅紈縠鹽財魚果之類

朝廷于歲辦外時遣使徵取其地爲東南大都會道路四通縣民以十餘萬戶四方商賈聚市闠又十餘萬戶其訟獄號召諸務煩便豈可勝言而又賓客之往來舟楫之徒役廩餼之供饋亭館之修飾稍勿及備諸司者以爲勿能焉敝仁和令于天下爲最難噫令之設豈專此哉致

朝廷之意以惠乎民以近乎俗今安能舍此而故急于彼勢有然也不急于勢而責其分介于令無乎勿難也楊君爲仁和已三年不病其難而政有成故觀其言可以知余言不爲諱也令姓氏刊于石者自韶譏而下十五人楊君召應奎字文煥青州益都人進士）

丞縣
洪禋（字敬純河南考城縣人洪武三十一年在任後陞本縣知縣貢生）
吳顯（字自徵直隸合肥縣人宣德七年在任監生）
桂一枝
李峋（字景瞻直隸高郵州人正統三年在任賢良方正）
饒英（字志傑湖廣崇陽縣人正統十二年在任吏員）
楊威（字崇之河南鄧州人成化十六年在任監生）
韓紳（字敬夫四川嘉定州人成化十九年在任監生）
馬思堂（字臣懷雲南人成化八年在任監生）
劉錫（字君澤廣東揭陽縣人成化九年在任監生）
郭鋼（字伯鍊山東濟陽縣人弘治二年在任監生）
陳元慶（字崇德弘治十五年在任）
曹銘（字世新山東臨清州人弘治十五年在任監生）
郁安（字居仁直隸保定府人正德三年在任監生）
周福
辛佩
王傑（字子才直隸金壇縣人正德元年在任監生）
歐汝濂（字汝溪湖廣辰溪縣人正德五年在任監生）
章瓚（字廷器廣東欽州人正德六年在任監生）
吳騰（字祥鸞江西豐城縣人正德八年在任監生）

廖瑜（字宜獻江西新淦縣人嘉靖元年在任監生）

李溥（字潤民直隸滄州人嘉靖四年在任監生）

劉藩

蕭琮（字邦瑞嘉靖十年在任監生）

馮浂（字直隸無錫縣人嘉靖十年在任監生）

王洵（字匯之嘉靖十七年在任監生）

陳大諫（字進思嘉靖十七年在任監生）

何洙（字祖道嘉靖十八年在任監生）

蔡範（字汝洪江西人嘉靖二十年在任監生）

曾繼穆（字天敍廣東保昌縣人嘉靖二十一年在任監生）

劉巖（字麗長湖廣江陵縣人嘉靖二十三年在任監生）

程東（字湖廣黃梅縣人嘉靖二十六年在任監生）

吳珂（字君佩湖廣黃梅縣人嘉靖二十六年在任監生）

主簿

陳彌堅（字湖廣江夏縣人永樂元年在任監生）

申忠（字堯孝山西潞城縣人天順三年在任賢良方正）

陳王道（字希孟江西高安縣人成化三年在任監生）

張剛（字無欲陝西蒲城縣人成化八年在任吏員）

溫嘉（字四川華陽縣人成化十七年在任監生）

陳懋（字詔德福建清流縣人成化二十二年在任監生）

李昂（字民望雲南太和縣人弘治八年在任知印）

許泰（字道通直隸泰州人弘治十一年在任吏員）

張鍾英（字士傑弘治十四年在任監生）

胡璞（字正德五年在任監生）

李芳（字德馨江西南昌縣人正德十四年在任監生）

王鋭（字廷器山東堂邑縣人嘉靖十四年在任知印）

曹官（字推賢山東臨清州人嘉靖十年在任承差）

劉濂（字章節直隸長洲縣人嘉靖十三年在任監生）

鄭大紀（字嘉靖二十年在任）

杜璠（字汝良直隸宣城縣人嘉靖二十四年在任）

王繼高（字汝德直隸合肥縣人嘉靖二十六年在任監生）

典史

傅剛（字子健宣德七年在任承差）

王義（字時措直隸高郵州人正統三年在任吏員）

黃鍾（字子贊廣西全州人成化三年在任吏員）

王文周（字時郁河南鈞州人成化八年在任吏員）

金信（字成之河南華縣人成化十七年在任吏員）

方勝玉（字邦完福建莆田縣人弘治十一年在任吏員）

崔武（字孟繩弘治十四年在任吏員）

劉亨（字達夫山東東平州人正德四年在任吏員）

楊釗（字勉之）

張善（字守元江西安仁縣人嘉靖四年在任吏員）

吳江（字岷元直隸懷遠縣人嘉靖十九年在任吏員）

左沖典（字國文江西豐城縣人嘉靖二十三年在任吏員）

崔文鑑（字明夫福建閩縣人吏員）

題名記缺

附屬

儒學（詳見學校）

橫塘臨平稅課局去城東北六十里在臨平鎮洪武十四年開設

公宇

廨舍

職制大使一員　司吏一名

攢典一名　巡攔一十名

舊額歲課實徵鈔一萬八千八百五十八錠一貫七十七文

河泊所去縣東北六十里在臨平鎮未知何年開設

公宇

廨舍

職制所官一員　攢典一名

網首二十名

舊額歲實辦魚課鈔七千七百二錠四貫三百一十文

豬圈壩在武林門外陸家塲洪武三年開設

公宇門房一門左右側屋各一間廳房一間左右附屋各一間

廨舍寢室二間廚房二間後因革官漸毀

職制壩官一員　壩夫三十名　閘一座名清湖

弘治十八年工部水利郎中臧公鳳因地僻事簡

奏准裁革壩官并壩夫二十二名止存八名受德勝壩官帶管

永昌壩在永昌門外洪武三年開設壩夫三十名

弘治十八年奉奏准事例裁革二十二名止存八名受德勝壩官帶管

會安壩在艮山門外洪武五年開設壩夫三十名

弘治十八年亦奉奏准事例裁革二十二名閘一座名清涼閘夫八名舊並豬圈壩官帶管自裁革後亦受德勝壩官帶管

德勝壩在武林門外德勝橋北洪武五年建置

公宇門房一間左右側屋各一間廳房一間左右附屋各一間寢室二間廚屋二間　職制官一員

壩夫四十名弘治十八年奉臧郎中奏准事例又裁革二十名止存二十名兼管豬圈永昌會安三壩存留壩夫因地衝要近來應役不敷以上三壩並置碑亭一座具載欽奉

聖旨事理碑文杭州府某壩承奉上司明文備奉上部關填內府鳳字五百八十二號勘合開到各件事理內一件車壩事工部查訖欽奉

聖旨如今瓜州等處船隻車壩所用篾纜所司奸生科民不便恁部家行文書法著落經過往來客商船隻每船一隻出錢二十文買篾纜用不許科民仍立石碑寫著欽此行移照勘應有閘壩一體遵守除于吏部查勘處所到部開坐仰欽依遵守施行

申明亭洪武六年開設凡遇民間爭鬬及戶婚詞訟里老拘于此亭從宜剖理城內一在義和坊惠濟橋東一在東西壁棚橋一在觀橋大街一在紀家橋東城外鄉村共一十二所

旌善亭洪武八年開設凡遇民間孝子順孫義夫節婦受旌表者書于亭楣與申明亭並建

儒學倉在本學掌印教官署掌收放本學師生歲支俸廩糧米并朔望行香香燭之費

便民倉在本縣一都北新橋南河東水次正統六年巡撫官周忱建設總收本縣人戶糧米分撥兌運

老人倉在本縣一都東新橋西總收罰贖稅穀以備凶年賑濟

急遞鋪一路自武林門外北郭總鋪（仁和兩界）起至東新鋪（一都）皋亭鋪（二都）百家灣鋪（三都）赤岸鋪（二十二都）桐扣

鋪（十七都）石目鋪（十七都）蓮花鋪（十四都）達海甯縣許村鋪轉達嘉興等府洪武三年建一路自慶春門外太平總鋪（二十四都）起至夏新鋪（二十四都）太均鋪（二十四都）陽鎮鋪（二十一都）方家鋪（十八都）二十四年建遞送沿海衛分鹽場公文每鋪鋪司一名鋪兵六名其總鋪各多四名

寓治

按察司在紀家橋東

大門內往東　忠佑廟　王公祠（內有水鑑亭）

金衢道

甯紹台道

驛傳道

大門內往西　土神祠　使客亭

巡視海道

溫處道

嘉湖道

司獄司

大門外中路　風紀重地牌　往東激揚牌

往西振肅牌

水利道

提學道

杭嚴道

清軍道

街東公平正大牌　街西文章綱紀牌（俱在清湖橋西）

臨街弼教牌

貢院在觀橋南　大門外中路　天開文運牌

往東騰蛟牌　往西起鳳牌

教場在錢塘門北其東門南門俱以教場題扁

僧綱司在僊林寺

批驗所在艮山門南

廣豐倉

廣積倉（俱在艮山門裏）

以上俱城內

工部分司在候潮門東

戶部分司在北新橋東

吳山驛在武林門側

遞運所在德勝橋東

仁和鹽場課司在艮山門外

以上俱城外

宋史志仁和境內寓治

軍頭引見司　皇城司　將作監

文思院　左藏庫　金錫庫

大理寺　御前軍器所　豐儲倉

平糴倉　御酒庫　草料場

風土

風土之在一方宜夫古今一而已矣而卒至相移乃有先後優劣之懸者世率歸諸氣化盛衰人事得失以致其然是蓋得其似而昧其眞見其末而遺本非確然之論也以理求之亦存乎宰風土者何如耳宰得其人則氣化雖衰人事常得又何衰

之可虞否則氣化衰人事復失而卒無可挽之理仁和風土雖限一區而在上多有賢守以主之不專以重于令也豈知令之于民其地近其職親其施澤最速其感化最深其大本大源實存于令爲是乃誌風土

風俗

周官職方氏東南曰揚州（言其俗躁勁輕揚故曰揚州太康地紀曰揚州東蕃太陽之位履正含文天氣奮揚故取名州）

吳越春秋人性脆而愚水行山處以船爲車以楫爲馬悅兵而敢死（其謂人性脆愚水行山處輿夫船車楫馬之事雖不盡然大約似之其悅兵敢死豈其然乎是必吳越之時專務爭戰是蓋驅其民乎不然非其性本然也以今日觀之誠哉）

隋志曰吳郡餘杭川澤沃衍有海陸之饒珍異所聚商賈並湊君子尚禮庸庶厚龐

宋地理志敘兩浙路以爲人性敏柔而慧厚于滋味急于進取善于商賈

歐陽公有美堂記云習俗工巧邑屋華麗蓋十萬餘家

秦少游雪齋記云其俗工巧羞質樸而尚靡麗人頗事佛

蘇東坡表忠觀碑云吳越地方千里帶甲百萬鑄山煮海犀象珠玉之富甲于天下然終不失臣節貢獻相望於道其民老死不識兵革四時嬉游歌舞之聲至於今不衰（浙不產犀象珠玉而況仁和一邑乎蘇公此說甚謬）

李及云杭州惡俗華靡欲以儉素易之故在任不事遊宴（便在任者相繼悉如李焉則風俗何患不質樸節儉升于大猷也耶）

皇明杭州府儒學教授徐一夔祠告鄉賢文茲邦以德行文學風節事功顯者代不乏人（按杭故神禹儉勤過化之地漢迄宋元若子陵嚴先生而下風節文章德業如一夔所云代著史書不可誣也惟錢氏世承竊據南渡志狃偏安旣喪旁達不悖之規終鮮允升大猷之續沃土而驕敵化奢麗其民從

之有由然歟前志靡根世道升降之本而每剽竊陳言以槩方來泥矣惟今治教休明仁禮孚治士志詩禮居者敎孝弟而恥浮名仕者貴淸愼而賤矯激細民服勤所業而能忍不以爭就實還濟一變至道也然太王躬仁而亟貴怨麟趾騶虞之應譽道王風周召足徵故惟示厥所趨而善推所爲焉如李及者眞知所本者歟）

郡志紀遺曰錢鏐封吳越王改臨安縣爲錦衣軍歸省塋墓延敘故老旌旗鼓吹振耀山谷自昔游釣之所盡蒙以錦繡木石亦有封官爵者昔日賣鹽肩擔亦裁錦韜已而爲牛酒大陳鄉飲別張蜀錦爲廣幄以飲鄉婦凡男女八十以上用金尊百歲以上用玉尊時黃髮飲玉者十餘人鏐起執爵

于席自唱還鄉歌以娛賓

評曰（繆鄉尙爾僭踰奢靡則其居國無所不至矣以此率民欲其返淳而歸諸樸素其可得耶）

紀遺又曰乾道中臣僚言臨安風俗十數年來服飾亂常習爲胡裝聲音亂雅好爲淫樂如插棹篦不問男女如吹鷓鴣如撥胡琴如作胡舞所在皆然此則小人喜新初則倣傚以供戲笑久則習之不以爲非甚者上之人亦將樂之與之俱化矣夫習俗之不然莫胡虜若無人倫滅禮義故中國每每斥之如人之語言無理則曰胡說動止不端則曰胡行舉措失儀則曰胡做如此靈臺固犁然矣至于衣冠所以飾躬音樂所以樂志而乃擯棄先王禮樂甘效胡虜麗惡之習嗚呼其所由來漸舊矣以東南禮義之民乃反墮于胡虜之俗而不自知其可庸也伏望戒飭禁止犯者斷遣　詔從之

評曰（夫厭常喜異人之常情一旦遇變常可喜之事則欲慕而亟習之又何擇于是非邪正之歸乎此俗之所由成也況異族之習尤爲大異其悅人尤異矣怪人之從之若是其速哉）

紀遺又曰杭雖華美富麗之區獨仕者咸以清愼相飭厲多無第宅田園至終老不增尺寸雖樞宰

保衡無不然也其或踰濫不檢庸孺亦得嗤之雖朋舊親戚時節燕游婚姻締構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惟以山川明淑物藝工巧故四方之人其有任于荆楚閩越規避江湖之險取便杭路往往匿情託以僑寓捆載不訾皆禦之國門之物欣遇繁華之地輕用不疼痛錢物施于無緊要之所泛濫狼藉上納賄公府下交結臺輿廣市田宅大通商賈妻妾僕婢裝金衣錦以炫燿人耳目其爲杭人之瘉疵不細也當時長民者既不能斥遣之俾還其鄉而反爲之居停以壞我禮讓之俗謂之何哉卽是觀之杭之初時其士風未嘗不美士風美民俗可知至于今日民俗大不如昔遠甚夫豈無自而然哉其必有倡之者矣凡我爲士者宜相戒諭相砥礪返樸還淳以爲民之倡可也

評曰（凡是數者吾杭風俗之大較也而仁和風俗亦于是在矣若統羣議而究風俗之不美惟侈靡爲甚而工巧次之蓋侈靡之極非止越禮犯分其將爲盜爲非無所不至而工巧之害勢必曲爲雕琢過爲奇麗以蕩人心以耗財用是亦侈靡之助也茲豈天性然哉其弊肇于錢武穆竊據之後宋高宗遷都之初年屢豐稔世漸承平有湖山以啟佚遊之心有錢穀以充服食之慾有歌兒舞女以資宴飲之樂有百工技藝以廣玩好之情是以歲改月化相率成風不惟有壞于吾杭士庶雖宦游于杭之子弟亦將動其情喪其守亦

何便于此哉此賈誼所爲長太息者此也自志于救風俗者孰若以身先之崇雅黜浮歸淳返樸使民悉由禮義最今日之急務也

戶口（凡戶口生息本府行縣取勘分諮舊管新收開除實在仍開軍民匠竈等籍總數申連戶部以憑籍考每十年戶部具奏專行各縣備行各都各里攢造黃冊編排里甲分豁上中下三等人戶遇有差役以憑點差越自洪武十四年攢造黃冊至今嘉靖二十一年重造多矣天順六年以前不能備查謹照府志自嘉靖二十一年黃冊實在詳述其前代舊志有載者今並存焉戶口幷田土稅糧課程）

宋祥符志主客戶一萬九千四百八十九

乾道志主客戶五萬七千五百四十九口七萬六千九百五十七

淳祐志主客戶六萬四千一百五口二十二萬一千一百二十一

咸淳志主客戶九萬八千六百一十五口二十萬八千四百九十五

皇明

洪武九年軍民匠竈籍戶六萬一千八百六十九口二十一萬三千四百七十九

洪武二十四年軍民匠竈籍戶六萬七千九百六十五口二十二萬九千八百五

永樂十年軍民匠竈籍戶六萬一千二百九十二口一十九萬九千七百四十八

永樂二十年缺

宣德七年軍民匠竈籍戶六萬一千三百一十九口一十九萬五千七百八十五

正統七年軍民匠竈籍戶五萬九千三百四十八口一十八萬六千六百四十五

景泰三年軍民竈匠籍戶五萬九千三百二口一十九萬九千八百七十三

天順六年軍民匠竈籍戶五萬九千六十九口一十九萬八千九百二十五

成化八年軍民匠竈籍戶五萬九千六十五口一十九萬九千二百一十五

民戶五萬二千九百五十九口一十七萬二千四百三十八

軍戶二千八百五十七口一萬四百九十六

匠戶二千四百七十五口一萬二千一百七十四

竈戶一千三十五口五千一百一十

成化十八年軍民匠竈籍戶五萬九千四百二十五口一十九萬九千五百二十五

民戶五萬二千四十五口一十八萬四千六十
九
軍戶二千八百四十六口一萬三百九十八
匠戶二千四百七十四口二千四百四十
竈戶二千七十口三千二百一十八
弘治五年軍民匠竈籍戶五萬九千五百二十六
口一十九萬九千八百一十四
民戶五萬二千四百一十
軍戶二千五百七十三口一萬三百八十
匠戶二千四百七十三口二千二百三十二

竈戶二千七十口三千三百二十五
弘治十五年軍民匠竈籍戶五萬九千七百一十
七口一十萬九千八百三十二
民戶
無查
軍戶
無查
匠戶二千四百七十三口三千四百一十二
竈戶二千七十口三千四百一十七
正德七年軍民匠竈籍

無查
民戶
無查
軍戶
無查
匠戶二千四百七十二口三千四百二十三
竈戶二千七十口三千四百二十五
嘉靖元年軍民匠竈籍戶七萬二千五百六十口
十萬四百八十二
民戶

無查
軍戶
無查
匠戶七百九十一口三千二百三十三
竈戶二千七十口三千二百一十八總催二百
三十
嘉靖十一年軍民匠竈籍戶七萬二千八百五十
口一十萬二千五百七十一
民戶
無查

軍戶

無查

匠戶七百九十一口三千三百一十五

竈戶二千六十七口三千三百一十七總催二

百三十五

嘉靖二十一年軍民匠竈籍戶七萬二千五百七

十口七萬一千五百二十七

民戶

無查

軍戶見在七百七十六名丁盡存一百五十名

匠戶七百九十二口三千四百四十

竈戶二千六十七口三千三百一十七總催二

百三十五

物產（食貨所以養生也生養遂則教化立而禮義興由是而爲堯舜之民亦基于此是知食貨者誠生民之急務也要之食貨也者非土地之宜則播之無得非雨露之及則養之無資非人力之勤則求之未盡三者備則物產豐有一缺焉則物產縮此洪範八政所以列食貨于首蓋爲是耳仁和境內山澤地蕩雖限于一方而產物所出不讓他郡宰是邑者所宜知也）

穀品

秔

黃稈秈（七月熟） 交白稻（逢白露則熟） 早遲芒

晚遲芒 金裹銀 紅蓮子

木樨黃 雁來青（種最遲） 泰州紅

初稈黃 黑鬚 大黃稻

小黃稻 晚稻（種類不一） 鷹爪黃

赤芒兒 赤稻 紅稑

早烏芒 遲烏芒 花蓮子

銀杏白

稬

早稬 晚稬 羊鬚

鐵梗 光頭 臙脂

烏鬚 馬鬃 金釵

蘆花

麥

大麥 小麥 荍麥（或作蕎）

粟

秔粟 稬粟 狗尾

金罌

豆

黃豆 白豆 赤豆

青豆　黑豆　班豆
褐豆　豌豆　蠶豆
江豆　綠豆（製粉最爲滑膩）　刀豆（其形如刀似莢）
羊眼豆（有黑白二色）
菜品
大白頭　小白頭　薹心
夏菘　黃芽　瓢兒菜
矮黃　矮青　生菜
波稜　苦菜　胡稜
芥（有數種）　葱　葵

葦（有紅白二色）　蕹　蒜
芹　薑　瓠
莧　王瓜　白瓜
菜瓜　冬瓜　芋（有青紫二色）
扁蒲　茄（有紫白褐三色）　茭白（夏秋二熟）
甘露子　筍　菌（生山谷或呼爲蕈）
蘿蔔（有紅白二色）
果品
梅　杏　桃
李　棗　柹

栗　梨（皮雖粗可食）　櫻桃
楊梅　來禽（俗呼林檎又名花紅）　枇杷
石榴　銀杏　蒲桃（白紫二色）
橘　甘蔗（紫色多）　橙
酸樝　菱　蓮實
藕　芡（俗呼雞頭）　瓜（有西甜蜜筒香瓜最小）
荸薺（近產獨山）
藥品
堪以充貢一十三品
香白芷　紫菀　吳茱萸

績隨子　麥門冬　千金草
山梔子　金箔　銀箔
草決明　甜葶藶
不堪充貢二十七名
荆芥　薄荷　紫蘇
草烏頭　香附子　牛膝（不佳）
地黃（有生熟二品）　粟殼　天花粉
瓜蔞子　牽牛　牛蒡子
地榆　白扁豆　半夏
枳實　香薷　躑躅花

玄參　火麻子　地骨皮
蒼耳子　蟬蛻　旋覆子
蘿蔔子　韭菜子　杜枸杞

竹品
淡竹　紫竹　斑竹
石竹　苦竹　水竹
猫頭竹

木品
桑（仁和多）　柘　楓
椿　柳　槐

桐　檀　梓
桂　楝　冬青

花品
牡丹　芍藥　千葉梅
蠟梅　酴醾　海棠
棣棠　錦葵　玉簪
金燈　水仙　薔薇
粉團　櫻桃　聚八仙
石竹　萱草　梔子
滴滴金　山丹　笑靨兒

蜀葵　菊　瑞香
紫薇　荷花　蘭
雞冠　鳳仙　杜鵑
雁來紅　石榴　木樨
木槿　芙蓉　山茶
映山紅　木香　密友

布品
麻　熟苧　生苧
綦（麻苧二品青白兩色）

帛品

段　羅　錦
翦絨　紵絲　綾
紬　絹　紗
縠（縐紗）

貨品
鹽　絲　緜
油麻　黃麻　絡麻
檾麻

羽品
雀　烏　鵲

鴿　雉　鵓
鷗　鷰　鳩
鷹　鶻　鶯
黃頭　鶺鴒　白頂翁
告天　蠟觜　百舌
布穀　畫眉　偷倉兒
鴛　鸂鶒　鴦
杜鵑　梟　鷺
鴨　雞

毛品

牛　羊　豕
犬　狐　猫
貍　獾　虎
豹　獺　野豬

鱗品

鱖魚　鯽魚　鯿魚
鱤魚　鱓魚　金魚
銀魚　青魚　白鰷魚
土鷲魚　黑鯉魚　田雞
鰍鱔鰻鱉　篛魚（其形似之比目之類）

魴鯊鰔鰤

介屬

龜　鼈　蚌
蛤　蟶　蝤蛑
海螄　蟛蚏　蝦
蜆　螺螄　田螺

風土

田土（凡本縣田土不分軍民匠竈人戶例皆開報戶下有係官者照官則起科係民者照依民則起科係站者照依站則起科係舊有者照依舊則起科以憑查發稅糧買者增收實者過割不許灑派詭寄其荒田開墾自墾三年官爲收科自洪武十四年攢造黃冊）

（至今嘉靖二十一年重造凡十四次田有官民站異則開墾災傷有增收而歲糧輕重多寡殊科官田屢經定額天順八年以前不能備查遙照成化十年稅糧寔徵具目詳之）

洪武九年

田四千七百七十六頃七十六畝有奇

地一千八百四十五頃九十一畝有奇

山五百一十六頃一十八畝有奇

蕩四百六十九頃五十二畝有奇

洪武二十四年

田五千二百一十一頃十五畝六分九釐七毫

地二千三百四十頃七十九畝七分八釐二毫

山七百二十三頃七十八畝九分六釐四毫

蕩五百六十三頃八十七畝五分九釐二毫

池二頃三十六畝八分六釐四毫

基地四萬七千四百五十間二架

永樂十年

田五千二百七頃八十二畝八分九釐七毫

地二千四百七十頃一十二畝一分六釐二毫

山七畝二十七頃五十九畝四分二釐八毫

蕩五百七十二頃四畝六分三釐

基地四萬八千八十四間二架

永樂二十年缺

宣德七年

官民田土七千九百七十九頃六十七畝五分

五釐七毫

基地四萬八千一百五十間

正統七年

官民田土七千九百九十九頃七十九畝三分

三釐八毫

基地四萬八千二百二十一間

景泰三年

官民田土八千一十七頃一十八畝七分八釐

六毫

基地四萬八千五百六十五間

天順六年

官民田土八千一十八頃八十畝九分三釐八

毫

基地四萬八千五百六十九間

成化八年

官民田地山蕩池溝漾灘八千二十一頃五畝

七分六釐五毫有奇

基地四萬八千五百九十二間三架半

官田六百二頃四十四畝六分八釐五毫有奇

官地一百三十頃三十三畝一分九釐七毫有

奇

官山一百八頃二十八畝二毫五絲

官蕩四十四頃五十八畝六分一釐四毫有奇

官池溝七十一畝六分八釐四毫一絲

官灘四畝五分

官基地三萬六百九十六間一架

民田四千三百一十七頃九十畝三釐三毫有

奇
民地一千六百四十三頃七十四畝九分七釐
五毫四絲有奇
民山六百二十一頃九十三畝八分四釐三毫
有奇
民蕩五百四十八頃七十七畝三分七釐三毫
有奇
民池漾二頃一十二畝四分三釐
民池一十四畝二分七釐五毫
民漾二畝二分五釐

民基地一萬八千八百九十六間二架半
成化十八年
官民田地山蕩池溝漾灘八千二十二頃五畝
七分六釐五毫有奇
基地四萬八千六百八十間二架
弘治五年
官民地田山蕩池溝漾灘八千二十二頃六畝
六分五釐四毫
基地四萬八千七百七十二間三架
弘治十五年無查

正德七年無查
嘉靖七年
官民田土八千一十七頃八十畝九分三釐八
毫
基地四萬八千五百九十二間半
嘉靖十一年無查
嘉靖二十一年
官民田地山蕩池溝漾灘八千九十九頃一千
八畝四分五釐三毫四絲九忽五微五塵
基地五萬九千四間半官房七十五間二十三

拔
官田六百二頃四十五畝八分八釐五毫二絲
九忽七微七塵
官地一百三十二頃八十五畝五分三釐三毫
五絲一忽五塵并基地三萬一千三間四架
官山一百一十頃九畝六分二釐四毫五絲
官蕩四十四頃五十八畝六分一釐四毫二絲
八忽八微
官池溝五十五畝二釐五毫一絲
官池一十六畝四分五釐九毫

官灘四畝五分

民田四千三百五十六頃四畝五釐五絲九忽五微一塵

民地一千六百五十六頃二十五畝四分五毫九絲六忽八微七塵幷基地一萬九千九十間三架半

民山六百二十七頃四十一畝三分九釐四毫四絲三忽

民蕩五百六十九頃四十三畝五毫八絲五塵

民池漾二頃一十二畝四分三釐

民池一十四畝二分七釐五毫

民漾二畝二分五釐

評曰肇自封建之後列國諸侯各有分土互守封疆其土田之在封疆之內一定而不易載諸版籍宜乎萬世如一可也夫何末世以來每十年而一造黃冊卒有增減之不同者是豈此侵彼削以致然耶要亦有由蘊于其開弗可弗察也何者是必計畝不額之初或設課斯隱或丈量漏遺以故前數覩後較少逮其後也或自行首官或被人揭出是以視前數較多非如飛灑動搖之物隨時生長也惟沿海田土一時江潮衝沒雖所在有司具實奏聞請加糧稅于地而田土已定之數則如故也所以每造黃冊之時慎擇端方公謹明敏有爲官員付託在任嚴加摟索毋過求毋輕縱務得實數有功者賞以嘉之有罪者罰以懲之如此則庶乎彼此盡心而彼界此疆爾家我室凡有田土無或埋沒矣不然其能免于產多而稅糧少產少而稅糧多耶

土貢（凡屬縣地土產有之物每年供貢以爲供御祭祀宴賞兵戎之需如野味果品芽茶冬筍藥材緞疋弓箭弦雜皮翎毛桑穰之類謂之額辦又有本縣等附屬河泊稅局歲辦課程外各有翎毛魚鰾謂之帶辦今惟帶辦每年應納如前其額辦如野味之類間有停罷果品芽茶之類宣德間差內官設局採辦宣德十年停罷自後鎮守太監等官依時採辦隨多寡進貢不拘桑穰以不造鈔停止歷日紙各縣買送南京禮部及本布政司文移緞疋一向差內官監造自前訖今前項帶辦因革不一增減多寡不同不能備查謹按成化十年實徵數目載之洪武永樂年間亦惟存其大畧而舊志有載者亦並存焉）

禹貢揚州厥篚織貝（杭州乃古揚州之一區而仁和乃杭州之首邑也）

唐地理志杭州餘杭郡貢

緋綾 枇杷 橘

白編綾 乾薑 蜜薑

木瓜 牛膝 藤紙

宋太平寰宇記杭州貢

乾地黃 蜜

宋祥符志杭州貢

山茶 楊梅 筍

糟藏瓜薑 甘蔗 絹

紬 綿

按唐宋所貢雖統一郡言而仁和亦在其中故併載之

皇明

藥材（係成化十年分實徵數目）

香白芷陸百觔　紫苑壹拾觔

吳茱萸貳拾觔　續隨子伍拾觔

麥門冬壹百伍拾觔　蘿蔔子伍拾觔

千金草伍拾觔　甜葶藶壹拾捌觔

山梔子貳百捌拾伍觔

草決明伍拾觔　金箔柒拾叁貼

銀箔肆拾玖貼

雜品

弓伍百陸拾伍張　箭伍千壹百伍拾枝

弦貳千捌百叁拾條　雜色毛皮柒百貳拾張

野味貳拾捌隻　野鷄壹隻

翎毛玖萬貳千捌百捌拾根

獐壹隻　兔貳隻

斑鳩貳拾隻

本縣附屬河泊所帶辦

翎毛叁萬玖千捌百貳拾伍根

魚鰾壹百貳拾肆觔捌兩

仁和縣志卷三

仁和縣志卷四

湖廣江陵縣知縣致仕仁和沈朝宣纂著

風土

稅糧（孟子曰有布縷之征有粟米之征布縷取之于夏粟米取之于秋蓋君勞心以治民民勞力以事君上下相須古今通義勢不容偏廢且上之取下即禹貢所謂賦也雖堯舜之治天下亦不能免焉嘗考古之夏稅即古布縷之征今之秋糧即古粟米之征而仁和爲杭首邑凡有稅糧一遵國初之定制年遞一年不敢越制有所輕重或值年分凶荒則又權宜減免斯則至仁洋溢于中不以常法處也）

宋

夏稅

上供折帛錢六萬七千五百二十一貫五百八十四文

用年錢一千三百六十一貫八百七十九文

畸零錢三萬九千八百四十五貫八百八十二文

本色絹三千七百五十十疋

綿五千九百八十九兩四錢

秋糧

苗米糙白糯三色米八千八百四十二石一斗三升九合四勺八抄

考據（湻祐六年縣令王亞夫以稅額失陷申請核究紐斷苗米九百一十五石四升三合

紐增畸零錢一萬四千一十貫六百六文趙安撫與憲合增補斷遂爲定額）

鹽折稅錢一千貫三百四十二文

鹽折米錢二百七十二貫六百文

夏秋兩料役錢每料九千四百四貫六百四十四文

考據（宋嘉熙間江湖衝突臨江太平金浦安仁東上五鄉趙安撫與權申請于朝盡蠲苗稅逮後水仍故道耕墾漸復趙安撫申請擬稅額入修江所充作修築塘岸之費凡爲錢二萬四千四百五十八貫四百三十七文絹三百三十二疋綿二千二十二斤六兩苗米二千四百七十石八斗二升每歲本所徑行催辦）

皇明

洪武十年

夏稅

絲三千二百七十九斤一十一兩有奇

綿二千四百一斤一兩

租錢四錠五貫一十六文

大麥七十二石八斗有奇

小麥二千九百四十二石四斗有奇

秋糧

糙米四萬九千四百四十一石四斗有奇

白米六石八斗有奇

租豆二千七百七十石壹斗有奇

租麥五斗有奇
租錢一十七錠三貫五百一十八文
租絲一百一十四兩有奇
租布二疋六尺
洪武二十四年
夏稅
麥二千八百二十七石六斗四升三合八勺
絲六萬二千九百七十一兩六錢四分二釐
綿三萬三千二百六十二兩八錢八分五釐五毫
鈔二十貫五十四文

秋糧
米八萬八千一百一十七石四斗八升四合九勺
租絲一百四十一兩四錢七分五釐
鈔一百九十貫七百六十二文
粗麻布二疋六尺
永樂十年
夏稅
麥二千八百一十三石四斗一升九合九勺
絲六萬四千七百二兩三錢八分二釐七毫
綿三萬四千一百兩四錢一分九釐

鈔二十五貫九百七十一文
秋糧
米九萬三千一百二十五石五斗四升七合九勺
租絲一百三十一兩四錢七分五釐
租鈔一百八十四貫八百四十五文
粗麻布二疋六尺
永樂二十年缺
宣德七年
夏稅
麥二千五百九十四石二斗三升二合四勺

絲五萬五千一百七十六兩九錢一分三釐九毫
綿二萬四百五十兩二錢五分七釐
租鈔二十四貫七百六十七文六分
秋糧
米七萬四千四百四十四石七斗五升六合六勺
租絲一百三十一兩四錢七分五釐
租鈔一百八十四貫八百六十一文
粗麻布二疋六尺
正統七年
夏稅

麥二千五百九十四石三斗二升五合八勺

絲五萬五千二百九十七兩六錢三分四釐九毫

綿二萬五百二十六兩九錢七分七釐一毫

租鈔二十四貫七百六十七文九分七釐四毫

秋糧

米七萬六千一百一十七石九斗五合三勺

粗絲一百三十一兩四錢七分五釐

粗鈔一百八十四貫八百六十二文

粗麻布二疋六尺

景泰三年

夏稅

麥二千五百九十四石四斗九升七合七勺

絲五萬五千四百四十兩八錢三分五釐七毫

綿二萬五百七十四兩七錢七分九釐

租鈔二十四貫七百六十七文九分七釐四毫

秋糧

米七萬六千一百二十七石三斗五升二合三勺

租絲一百三十一兩四錢七分五釐

租鈔一百八十四貫八百六十二文

粗麻布二疋六尺

天順六年

夏稅

麥二千五百九十五石八斗八升九合六勺

絲五萬五千四百九十五兩四錢五分五釐八毫

綿二萬六百兩五分三釐七毫

租鈔二十四貫八百六文七分

秋糧

米七萬六千一百二十八石六斗三升四合八勺

租絲一百三十一兩四錢七分五釐

租鈔一百八十四貫八百六十二文

粗麻布二疋六尺

成化八年

夏稅

官田麥三百九十一石一升六合四勺　絲二千七百八十五兩四錢四分二釐九毫　租鈔六百九十一文一分七釐四毫

官地麥一百一十四石六斗三合　絲九百八十四兩一錢五分六釐九毫　綿六百八十兩三錢九分六釐一毫　租鈔九貫八百七十二文五分二釐二毫

官山絲一百五十一兩二錢五分二氂五毫　租
鈔四百六十五文
官蕩絲六百八十三兩五錢七分九氂四毫　租
鈔一十三貫七百七十八文九分四毫
官池溝絲五兩六錢二分五氂
民田麥一千八百七石九斗五升六勺　絲三萬
二千九百九十三兩八錢七分五氂九毫
民地犴基地麥二百八十一石七斗一升四合一
勺　絲一萬一千五百三十二兩二錢一分二
毫　綿一萬九千九百三十六兩五錢三分九

氂三毫
民山麥五升三合五勺　絲一千三百二十二兩
八錢九分八氂七毫　綿三分七氂五毫
民蕩麥五斗五升二合　絲五千五十三兩二錢
七氂六毫　綿六錢五分三氂五毫
民地濠絲六兩二錢三分七毫　綿一兩四錢二
分七氂五毫
民池絲一兩八分四毫
民濠絲一錢九分一氂三毫
秋糧

官田米二萬二千八百三十四石一斗一升八合
租鈔三百七十五文
官地米四千二百一十二石三斗一升三合二勺
租絲一百三十一兩四錢七分五氂　租鈔
七十三貫四百五十四文八分三氂六絲　租
麻布二疋六尺
官山米三百五十八石七斗六升四合九勺　租
鈔八十七貫五百二文一分四氂九毫四絲
官蕩米八百八十五石八升七合八勺　租鈔二
十二貫七百二十八文四氂七毫

官池溝米一石九斗五升四合九勺　租鈔六百
九十四文
官灘米七斗五升
民田米四萬五千四百二十九石八斗九升六勺
民田犴基地米一千三百四十三石九斗三升二
合四勺　租鈔一百八文
民山米三百四十三石八斗四升五合六勺
民蕩米七百八石三斗二升四合三勺
民池濠米一十石五斗四合八勺
民濠米一斗二升四勺

成化十八年

夏稅

官民田地山蕩池麥二千五百九十七石六斗五升六合八勺

絲綿七萬六千六百九十一兩二錢八分五釐二毫

鈔四錠四貫八百七兩六分

起運

京庫生絹絲五萬二千一百八十兩一錢八分四釐六毫每絲二十兩准絹一疋共絹二千六百九疋二寸七分六釐九毫

京庫麥一千六百九十五石一斗五合每石折銀二錢五分共銀四百二十三兩七錢七分六釐二毫五絲

存留

本府織染局絲二萬四千五百一十一兩□錢六毫每兩該銀四分三釐七毫五絲共銀一千七十二兩二錢一分四釐五毫內奉府帖將上年解過銀六百三十六兩六錢四分二釐三毫准抵今年之數本年實該徵銀四百三十五兩五錢

八分二釐二毫

廣倉豐正麥九百二石五斗五升一合八勺

秋糧

無查

起運

兌軍正米三萬二千三百七十石連耗并席米七斗七升共正耗米五萬七千二百九十四石九斗內派本色正耗米四萬四十石九斗四升折色正耗米一萬七千二百五十三石九斗六升

京庫折銀米二萬七百七十二石五斗五升三合四勺每石折銀二錢五分共銀五千一百九十三兩一錢三分八釐三毫五絲

廣運倉折色米一千九百二十一石每石加耗五斗共正耗米二千八百八十一石五斗

一米一千九百二十一石每石折銀七錢共銀一千三百四十四兩七錢

一米九百六十石五斗每石折銀五錢五分共銀五百二十八兩二錢七分五釐

永福倉正米九百六十石每石加耗伍斗共正耗米一千四百四十石

存留

浙江布政司廣濟庫租粗麻布二疋六尺

本府廣積倉正米一萬九千七百石每石加耗八升共正耗米二萬一千二百七十有六石

本色正耗米三千九百六十四石四斗八升二合六勺二抄二撮

折色正耗米一萬二千五百四十八石三斗三升八合每石徵銀五錢七分六釐共銀六千九百七十六兩八錢七分五釐九毫二絲八忽

本府儒學倉正米三百五十石每石加耗六升共正耗米三百七十一石

織染局租絲一百三十一兩四錢七分六釐每絲一兩徵銀四分三釐七毫共銀五兩七錢五分二釐七絲五忽

資盈庫鈔三十六錠四貫八百六十二兩

本縣儒學倉正米三百五十一石五斗五升一合八勺每石加耗米六升共正耗米三百七十二石六斗四升四合九勺八抄

實徵食鹽米戸口六萬一百七十七口每征正耗米六升共米三千六百一十石六斗二升

一支廣運積倉正耗米二千八百二石七斗四升三合七勺七抄五撮內派本色正耗米一千二百三石五斗四升折色正耗米一千五百九十九石二斗三升七合七勺七抄五撮每石連耗徵銀六錢共銀八百八十八兩四錢四分六釐四毫五忽

一撥補本縣秋糧缺數徵米八百七石八斗七升六合二勺二抄五撮每石征銀五錢五分六釐共銀四百四十九兩一錢七分九釐一毫八絲一忽一微

弘治五年

夏稅

麥二千五百九十七石六斗五升六合八勺

絲棉七萬六千六百九十一兩一錢八分五釐一毫

鈔四錠四貫八百七文六分

起運

京庫折銀麥一千六百九十五石一斗五合每石征銀二錢五分共該銀四百二十三兩七錢七分六釐二毫五絲

折絹絲綿五萬二千一百八十兩一錢八分四釐
六毫每絲綿二十兩准折絹一疋該絹二千六
百九疋二寸七分六釐九毫
存留
本府廣豐倉麥九百二石五斗五升一合八勺
織染局絲綿二萬四千五百一十一兩一錢六毫
每兩折銀四分三釐七毫五絲共該銀一千七
十二兩三錢六分六毫五絲
資盈庫鈔四錠四貫八百七文六分
秋糧

正耗米一十萬一千二百七十二石四斗二升五
合六勺二抄九撮
起運
京庫折銀米二萬三千五百八十石四斗七升四
合三抄五撮每石折銀二錢五分共該銀五千
八百九十五兩一錢一分八釐五毫八絲七忽
五微
兌軍正米三萬二千三百七十石每石加耗米四
斗共米一萬二千九百四十八石每石加蘆席
米一升共米三百二十三石七斗每石加車腳

米三斗四升共米一萬一千五石八斗每石折
銀五錢共該銀五千五百二兩九錢
徐州廣運倉正米一千九百二十一石每石加耗
米四斗二升共米八百六石八斗二升每石加
蘆席米一升共米一十九石二斗一升
永福倉正米九百六十石每石加耗米五斗共耗
米四百八十石
存留米一萬六千八百五十七石四斗二升一合
五勺九抄四撮每年聽候會計派撥各倉上納
已上五項俱秋糧正耗總數內派撥

鹽糧戶口八萬三千六十七口該征米三千六百
一十石七斗四升俱在本府本縣支銷
本府儒學倉正米三百五十石每石加耗米三升
共耗米一十石五斗
本縣儒學倉正米三百五十石每石加耗三升共
耗米一十石五斗
存留米二千八百九十石七斗四升每年聽候會
計派撥各倉上納
弘治十五年稅糧徵數如前
正德七年

夏稅

麥二千五百九十七石六斗五升六合八勺

絲綿七萬六千六百九十一兩二錢八分五釐一毫

鈔四錠四貫八百七文六分

起運

京庫折麥銀一千六百九十五石一斗五合每石折銀二錢五分共該銀四百二十三兩七錢七分六釐二毫五絲

折絹絲綿五萬二千一百八十兩一錢八分四釐

六毫每絲綿二十兩折絹二疋共該絹二千六百九疋二丈七分六釐九毫

存留

本府廣豐倉麥九百二石五斗五升一合八勺

織染局絲綿二萬四千五百一十一兩七錢六毫每兩折銀四分三釐七毫五絲共該銀一千七十二兩三錢六分六毫五絲

資盈庫鈔四錠四貫八百七文六分

秋糧

正耗米一十萬一千二百七十二石四斗二升五合六勺二抄九撮

起運

京庫折銀米二萬三千五百八十石四斗七升四合三抄五撮每石折銀二錢五分共該銀五千八百九十五兩一錢一分八釐五毫八絲七忽五微

兌軍正米三萬二千三百七十石每石加耗米四斗共米一萬二千九百四十八石每石加蘆席米一升共米三百二十三石七斗每石加車腳米三斗四升共米一萬一千五石八斗每石折

銀五錢共該銀五千五百二兩九錢

徐州廣運倉正米一千九百二十一石每石加耗米四斗二升共耗米八百六石八斗二升每石加蘆席米一升共米一十九石二斗一升

永福倉正米九百六十石每石加耗米伍斗共耗米四百八十石

存留米一萬六千八百五十七石四斗二升一合五勺九抄四撮每年聽候會計派撥各倉上納

已上五項俱在秋糧正耗內派撥

鹽糧戶口八萬三千一百七十口共該米三千六

百一十四石五斗五升七合

本府儒學倉正米三百五十石每石加耗米三升
共一十石五斗

本縣儒學倉正米三百五十石每石加耗米三升
共米一十石五斗

存留米二千九百一十四石五斗七升七合每年
聽候會計派撥各倉上納

嘉靖元年

夏稅秋糧正耗起運存留總數如前

鹽糧戶口八萬三千二百五十六口共該米三千六百一十五石二斗六升六合一勺

本府儒學倉正米三百五十石每石加耗三升共
米一十石五斗

本縣儒學倉正米三百五十石每石加耗三升共
米一十石五斗

存留米二千八百九十四石二斗七升六合一勺
每年聽候會計派撥各倉上納

嘉靖十一年

夏稅秋糧正耗起運存留總數如前

鹽糧戶口八萬三千七十口共該米三千六百二十石一斗八升九合

嘉靖二十一年

夏稅

官民田地山蕩池麥二千五百九十八石六斗七
升六合八勺二抄八撮

絲五萬六千四百七十二兩六錢八分二釐八毫
三忽一微

綿二萬三百一十七兩四錢八分六釐七絲一忽

租鈔二十四貫八百七文六分

起運

京庫折銀麥一千六百九十五石一斗五合每石
折銀二錢五分共該銀四百二十三兩七錢七
分六釐二毫五絲折絹絲綿五萬二千二百八
十兩一錢八分四釐六毫每綿二十兩准折絹
一疋共該絹二千六百九疋二丈七分六釐九
毫

存留

本府廣豐倉麥九百二石五斗五升一合八勺

織染局絲綿二萬四千五百一十一兩六錢六毫
每兩准銀四分三釐七毫五絲共該銀一千七

十二兩三錢六分六毫五絲

資盈庫鈔四錠四貫八百七文六分

秋糧

正耗米七萬六千四百八十八石四斗九升八合三勺八抄六撮

起運

京庫折銀米二萬三千五百八十石四斗七升四合三抄五撮每石折銀二錢五分共該銀五千八百九十五兩一錢一分八釐五毫八絲七忽五微

兌軍正米三萬二千三百七十石每石加耗米四斗共米一萬二千九百四十八石每石加蘆席米一升共米三百二十三石七斗每石加車脚米三斗四升共米一萬一千五石八斗每石折銀五錢共銀五千五百二兩九錢

徐州廣運倉正米一千九百二十一石每石加耗米四斗二升共米八十六石八斗二升每石加蘆席米一升共米一十九石二斗一升

存留米一萬六千八百五十七石四斗二升一合五勺九抄四撮每年聽候會計派撥各倉上納

已上五項俱係秋糧正耗大總數

鹽糧軍民匠竈戶口八萬三千六十七口每口征米四升四合九勺共該米三千六百一十石七斗四升俱在本處支銷

本府儒學倉正米三百五十石每石加耗米三升共米一十石五斗

本縣儒學倉正米三百五十石每石加耗米三升共米一十石五斗

存留米二千八百八十九石七斗四升每年聽候會計派撥各倉上納

欽差工部左侍郎周　爲公務事節該欽奉
敕書命爾總督一應稅糧務在從長設法區畫使民不勞困輸不後期欽此又准前行在戶部咨該常熟縣知縣郭南奏言事理於利便水次置立倉囤催徵秋糧總收撥運餘剩糧米存留預備倉賑濟貧民或與大小人戶包納馬草夏稅麥絲折納布絹等項奏
准備咨到職又該本部咨開計議得蓋造倉厫修理開座該用物料許令于餘米內支買免科于民若人夫疏濬河道修築堤岸該用口糧亦于餘米

內支用等因奏准備咨已經通行去後誠恐各該府縣奉行不至今置區畫文簿一扇將計議定奪應合支撥事件逐一開寫用印鈐記付與府縣收貯以憑查考毋容重冒作弊取罪不便所有文簿須至出給者

右給付杭州府收掌（正統七年十月二十七日）

正統八年

一上年餘米盤過有積出附餘之數照例該入預備倉聽候賑濟緣預備倉見據米稻數多陳腐不曾支用前項餘米係是民間聽辦秋糧之數合照

勑書從長設法區畫仰于本年秋糧內盡數挨陳撥運庶免陳腐看守人難

節據富陽等縣糧長王富等告稱上年征解夏稅絲絹蒙官定則例每疋收解用絲五兩照依湖州府事例每疋止支解用絲二兩五錢著合節省二兩五錢作餘絲報官聽候撥用緣各縣地方所產俱係粗絲不堪比于湖[illegible]細絲價值少異以此俱各備價雇船雇車等[illegible]便用靠損告要全給原收餘絲二兩五錢會同府縣官討議得本府絲價比與湖州府不同合准所告其富陽新城於潛昌化臨安五縣又係山絲不堪准令全給五兩仁和錢塘海甯餘杭四縣發絲頒細每絹一疋除原支二兩五錢外再增給餘絲一兩其餘仍追入官聽撥

正統八年約計收糧加耗竈戶糧各縣俱加二僧道糧各縣俱加三民糧仁和錢塘海甯餘杭臨安新城加五斗富陽加六斗於潛昌化照上年征銀四錢依此造數候勘合到若有增減再行定奪

正統十二年

折鈔麥二千四百石每石折征鈔五十貫共折鈔一十二萬貫

仁和錢塘海甯富陽臨安新城六縣該麥二千三百八十石五斗八升三抄八撮共計鈔一十一萬九千二十九貫一文九分每鈔一貫連加耗車腳共支米二升通共支米二千三百八十石五斗八升三抄八撮就仰解鈔糧長領米買鈔解納

已上銀鈔價米除仁和錢塘海甯餘杭富陽臨安新城七縣俱係餘米包補外其於潛昌化二縣緣無餘米每正麥一石抵斗折征米一石仰府出給告示曉諭各縣人戶眾知照數輸納不許糧長重複多科擾民不便

折絹二萬五千六百八疋三尺九寸八分二釐二毫六絲每疋准絲綿二十兩其准正絲五十一萬二千一百六十二兩六錢五分四釐八毫四絲各征加耗不等通共正耗平絲七十五萬二千八百木十兩三錢六分九釐九毫內仁和錢塘海甯餘杭四縣蠶絲應細每絹一疋征絲二十八兩五錢內除二十五兩照依上年著令

絹頭領織另絲三兩五錢作解扛錢用其富陽臨安新城於潛昌化五縣之所產麤絲每疋征絲三十兩照例內除二十五兩著令絹頭領織另絲伍兩作解扛錢用如織絹完送赴府縣管糧官處眼同解絹糧長看驗堪中發縣用印連解扛錢交與糧長領解如有不畢退還絹頭別撥不許糧長兌減價錢通同將稀鬆輕窄絹疋一概混收不便

蠶絲一十四萬五千二百四十四兩照依上年事例先儘該年人戶不敷之數于下年人戶內湊補數足計算明白首令輸流徑自赴局送納

租鈔六十三錠一貫七百六十九文六分于該納人戶名下照數征完着令糧長一二名解庫交納

已上絲絹租鈔價錢內除存留租鈔于人戶名下征解及荒絲人戶徑自送納外其絲絹內仁和錢塘海甯餘杭四縣每正絲綿一兩加耗四錢二分五釐仰曉諭各縣人戶照數征納不許多科擾民不便

一各縣征正統十二年秋糧加耗則例

竈戶糧每石加耗三斗平收
人戶糧五升至三斗九升者每石加耗七斗五升平收四斗已上者每石加耗五斗平收
各縣正統十三年發運加耗則例
北京庫折銀糧每石加耗二斗
兌軍糧仁和錢塘海甯餘杭臨安於潛昌化七縣每石加耗七斗六升
徐州糧每石加耗六斗船錢四斗
南京倉糧仁和錢塘海甯三縣每石加耗四斗五升船錢二斗五升
府縣儒學倉糧仁和錢塘二縣每石加耗二斗
廣豐廣積二倉糧仁和錢塘二縣每石加耗二斗

謹按宣德間廷議括蘇等府官吏非人富強非分稅糧不清徭役不均朝廷特差廷之大臣巡撫其地以澄汰宿弊于時吉水周忱以工部侍郎奉敕便宜行事遠近上下甚便安之于是杭嘉湖三府稅糧亦在帶管忱詳審寬和曲盡民情惠利爲多惜今無考僅得其區畫稅糧一二事書之用係杭民甘棠之思按敕書內尚有數條因不切仁和民事故缺而不載

課程

古者食之以時用之以禮故取之民寡而不聞擾民蓋以世務簡約費出有經周禮自九一賦外不過市井有廛以所夫逮末之多少則并其廛不行也時則何有于課程至漢武帝窮兵黷武財用不足于是乎始算舟車權鹽鐵行均輸告緡錢而課程之端已啟自是而後凡有天下者亦祖其意而行之弊端百出民不聊生勢使然也逮我聖祖高皇帝承兵亂費頻之後非不欲埽其迹而盡去之奈何用度尚繁他無取給姑惟仍之俾不太甚愚嘗究其立法之意校諸前代萬有不倖其稅貨也甚輕其取財也甚給而愛民之民默寓于則例之內斯則字課程者勿可勿知也

宋

五稅務舊額自趙安撫與懃申請減放外一歲共收四十二萬貫文遂爲定額

都稅務一十五萬五千三百一十三貫一百五十八文
浙江稅務八萬一千八百一十貫二文
北郭稅務一十萬八百九十貫四百四十三文
龍山稅務三萬六千九百六十八貫九百一文
江漲稅務四萬五千一十七貫六百四十七文（免稅指揮景定改元以來朝廷務平物價紓民力節次降黃榜指揮免稅仍令本府具合收錢數申尚書省科還咸淳二年二月十三日准指揮免稅五月自後接續展放以五月爲期每五月照本府正額撥十入界一十七萬五千貫以補部額至今行之藏于市出于塗者莫不鼓舞上賜亦前代所罕有也）

皇朝

洪武十年
酒醋課程錢鈔九百三十二萬三千五百二十文
歷日工本錢鈔二百七十五萬一千七百八十文
茶株課程錢鈔六千三百六十二文
茶引由六百道工墨錢鈔六十萬文
房地賃錢財賦賃錢四十六萬五千三百四文係

官賃錢二十九萬三千一百七十文沒官賃錢
五十一萬八千二百一十四文
農桑絲一十四觔七兩二錢五分有奇黃麻八十
九觔九兩四錢錢鈔造紙二千八百八十張
永樂十年
農桑三萬一千六百九十三株每株科絲一分五
釐該絲四百七十五兩三錢九分五釐每絲二
十兩折絹一疋共折絹二十三疋二丈三尺九
分二釐五毫
藍靛折收黃麻八十九觔九兩四錢

酒醋課鈔二千三百六十八錠一貫九百六十文
沒官房地賃鈔五百二十八錠五百三十文
油榨鑄瀉課鈔四十六錠四貫一百一十文
窯竈課鈔一十錠四貫四百六十文
茶株課鈔三錠一貫二百六十文
茶引由工墨鈔六十五錠
係官樹株果價鈔四十二錠一貫九十文
橫塘臨平稅課局課程鈔五千一百四十二錠二
貫九百九十文
商稅課鈔三千七百八十四錠五百九十文

門攤課鈔一千二百二十三錠二貫文
挑販魚課鈔一百三十四錠二貫文
契本工墨鈔三貫四百文
臨平河泊所課程鈔四千八百一十二錠三貫三
百八十文
魚戶課鈔一千八百四十九錠一貫九百二十文
打生戶課鈔三錠三貫文
在河生理船課鈔一千九百二十二錠二貫文
章憲建言金字號船料課鈔二百八十三錠一貫
六百文

藕蕩課鈔三百七十六錠一百文
荷葉行課鈔四十二錠三貫文
魚叢蕩課鈔一百三十八錠一貫三百文
藕行課鈔八十一錠四貫文
菱蕩課鈔一百一十九錠一貫四百六十文
挑販烏菱課鈔六錠正
成化十年
歲辦課鈔七百七錠三百五十文
額辦農桑絲四百七十五兩三錢九分五釐計折
絹二十三疋二丈三尺九分二釐五毫

藍靛改徵黃麻八十九觔九兩四錢

横塘臨平稅課局歲辦課程鈔一萬八千八百五十八錠一貫七十七文

本縣河泊所歲辦魚課鈔七千七百二錠四貫三百一十文

仁和場鹽課司鹽課一萬一千三百八十引二百四十一觔

嘉靖二十年

舊額每歲實徵鈔一萬八千八百五十八錠一貫七十七文近年加徵

春季一萬五千五百九十一貫一百三十文

夏季二萬二千四百二十貫五百八十七文

秋季二萬八千六百七十八貫三百文

冬季一萬五千八百一十三貫

嘉靖二十一年

歲辦課鈔七百七錠三百五十文

仁和縣志卷四終

仁和縣志卷五

湖廣江陵縣知縣致仕仁和沈朝宣纂著

學校

本學沿革

學在宋時附臨安府學紹興三年令孫廷直建廟於觀橋西北縣治之東嘉定五年令姚師虎建學廟左八年令趙希言創齋四曰教文教行教忠教信嘉熙四年尹趙與歡遷縣之簿廨以其址充廣學基淳祐九年令李從重建元仍之至元中教諭余志賢改作至正中民火延燎皇明洪武三年令徐珪復建乃闢射圃置觀德亭十一年教諭沈尊訓導卜埜瞿佑病其卑隘知宋太學在前洋街者入元改爲西湖書院元亡書院亦廢而廟學尚存尊等言于大府改建仁和縣學天順三年巡按官謂其逼近憲司不便肄業奏拆廟學舊材徙置湧金門南今府學西實舊貢院基址也學在前洋街時改彝倫堂爲明倫堂齋減四爲二卧碑一座在堂之東堂之後舊爲重屋即宋太學之尊經閣今廢饌堂三間庖湢俱在學之西庾廩在學之東亦仍書院之舊生員號房在學之西偏架閣庫在學之東學既徙今處凡此俱變易不同矣

廟

廟居學之前大成殿五間東西兩廡各十五間戟門三重靈星門三間欽奉今上頒降敬一箴御註五箴皆刻石立碑蓋亭以藏之刻于戟門外東西凡遇春秋丁祭雖附府學隨班行禮然祭畢時本縣復以少牢禮祀之獨朔望行香悉附府學廟宇年深材朽日就傾圮勢不可支嘉靖二十四年學諭陳君助仰宇盡心履庭興感甚非所以安神靈而展恭敬也乃謀諸司訓芮君璽淩君烱率諸士于往陳郡守嚴公寬爲建合于上司咸曰傾圮若茲宜改作之爰委邑令程君良出公帑財命工鳩材弗越歲落成煥然改觀矣

前監察御史錢塘南衡章漢臣撰重建孔子廟碑

啟聖祠

啓聖祠因學無空地羣議將訓導居宅遷于號房西北乃用其基地建祠不得已也祠堂屋三間東西廡屋各二間外墻一帶門樓一座

學

學居廟之後明倫堂五間中三間爲正堂東一間爲祭器庫西一間爲架閣庫堂之東北卧碑一座堂之西北舊科目題名碑一座堂之西乃魏尚書驥撰遷廟學碑記夏大理卿時正撰重修儒學碑記一座枯御史燦撰重修儒學明倫堂記碑一座張進士洽撰重建科目題名碑記一座其記文具載于下堂之東南隅爲正心齋堂之西南隅爲誠意齋各五間堂之東北角爲土神祠并學倉外爲門房三間去門六十步立石坊一座上書仁和縣儒學門之西去不百步亦立側門房三間其碑額亦言如前

魏驥遷廟學記（巡按浙江監察御史古灤閻鼐以仁和縣學卑隘且東接按察司西連其司之囹圄嘆曰此豈可爲崇清廟肅絃誦之所乎乃謀之浙江左布政使梁姿按察使曾崇簡等咸以爲然於是相地得舊貢院之址高允爲宜言于 朝乃擇日始事委布政司檢校緊義監督杭州知府胡濬往來經營之其材則本諸舊而易以新者半禮殿五間兩廡三十間前蔽戟門外列棨星明倫堂五間兩齋一十間下至倉庫庖湢之類凡學所宜有者無不備其費出於公而財不傷工出於傭而民不擾化卑隘爲弘敞肇工於天順三年之六月訖工於是年之十月既落成教諭畢昇謂不可無述以示來者請記於予夫學校實風化賢才之攸繫故歷代重之至我 朝廷崇重之意觀前代有加誠于載一時也然學既新矣爲士子者處茲閎耀之地不可徒資之以爲觀美亦當一新其志

去凡近進高明毋專事虛文以圖利祿而亡厥重要一以古之名臣賢相自期應時需展所蘊上不負 朝廷崇重之意下不負諸重臣作興之美而後可）

夏時正改建學廟記（仁和縣儒學舊在郡城觀橋之內北洪武閒即前元西湖書院爲之者在郡城紀家橋東天順三年徙湧金門南舊貢院址不二十五六年殿與學壹皆上漏下穿不禁風雨且將頹歷而莫擇支師生皇皇無以爲謀乃言之按察司言之布政司言之巡按御史而皆塍之遂以劄府同知李泉區畫衆材帖下冠帶義官吳諫董覩稟役無何衆材山峙羣役雲與肇事于成化辛丑四月十有三日巧者獻能力者獻勤撤其腐敗易以堅良攄其德漫煥以丹碧補乎故所闕秩創乎新所加增訖工于明年壬寅正月十五日師生謂宜文記其成屬之時正辭不獲乃爲言曰洪惟我 朝法古爲治文命敷于四海學校徧滿天下一朝內外臣僚仰承德意急先務而莫之敢後誠以天下之大需賢材以其理也賢才之生必學校以養成之也仁和密邇三司育善之地其尤在所宜先者乎夫惟古學校之養賢材也有道而賢材之爲學也亦必以道其道何如若大學所謂格致誠正修齊治平是也而其要則莫先于正心也其工夫準的莫急乎明義利之辨也是故師之所以爲教壹是皆以義而非義不敢以之爲教也弟子之所以爲學壹是皆以義而非義不敢以之爲學也夫如是則心無不正身無不修由是推而達之上以奉乎其君行其義也夙興夜寐以事一人其有不幸則臨大節不可奪也下以臨乎民務民之義若保赤子心誠求之務有以得其心也言惟君子喻于義也雞鳴而起孳孳乎以求夫義所當爲急而爲之日不暇給也由是功高而名流業廣而祿享雖不求利而利自無不至也小人喻于利也雞鳴而起孳孳乎以屬乎谿壑之無厭未得患得既得患失日不暇給也由是聲稱日以隳節義之俱喪甚者立身一敗萬事瓦裂則亦何益之有

哉然而父兄其猶以是而願望之朋友其猶以是而染習之爲之師者其猶以是而誘導之吾末如之何也已矣子謂子夏曰汝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他日又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爲人者小人儒乎爲己者君子儒乎差毫釐而繆千里故術不可不愼也若夫靈几秩秩廟貌巍巍仰而瞻俯而思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也五經四書日星明曬聖謨洋洋嘉言孔彰時聖賢儼乎其接德容也藹乎其聆響欬也其于潛乎然契蓋有不言而喻者矣何幸遭逢盛際陶銘沫浴之深期爲君子儒上無負于聖天子下無負于所學也歟其爲小人儒也則亦存乎其人焉耳時正老矣猶願與諸士子交相勸也于是爲記

粘燦明倫堂題名記

正德己卯春掌銓者以予敎仁和仁和號多賢閒亦有故習未除邇嚮弗類者予則日與講疑義膺修檢嚴日課數月而環立几下者其拜俯步趨動定語默新故嶄不相襲說者謂仁和士習維新矣士習雖新而庠舍之居是士者其蠶儆猶夫故也日講習坐其下者恆傈傈然忽夏至日撤講未移刻而棟宇覆壓器用儆盡予與諸生輩偶幸而免也豈造物者亮其志憫其愚欲新其規以逢其會乎于時邑令匪人杭守嚮志淑氏急起而營之更其宋之蠹者榱桷之剡創者與夫綽楔杜櫨之缺折敬腐弗材者工勤力疾越月而輪奐一新爲予將摶髀拊案數日土旣新而居是土者亦新宇市閒物理氣數之相植囿如此哉然輪奐蕞新要亦草創規畫耳若夫齋廊縮壁殿廡齋梲與凡藻繪粉飾之工猶有末能悉備者未幾置且去且復再至至未幾復膺擢嗣置者滋故概無何且亦未遑也而邑令匪人祓肯益加甚成置志以完所規畫伊誰滋新塗廖瑜氏蓋丞于令者獨有志于是瑜志雖勸而分量則有限幸而吾聾司風紀者尙有人能去其甚者且嘉其賢者時以瑜署令事瑜惟是得加補治修葺旣而得嶄令李

義批氏而規制始復完焉瑜以予悉而事諫司訓車君鼐遣幣紊予記之予謂庠舍具是士者其規模旣新復補其所未完則所居爲完居而士習旣新復勉其所未盡則其士亦爲完人予與諸生向雖業相與以有成願末能是而予未必盡可師生輩亦必有所未盡其未能者時能以完人自期待則人將日仁和有完居且孳孳黽勉爲完人是又物理氣數之復有相値者正予之願有閒者也故記之專有望夫物理氣數之復相値也已

職制

敎諭一員　訓導一員　廩膳生員二十名　增廣生員二十名　附學生員不限數　司吏一名　齋夫六名　膳夫八名　庫子二名　斗級三名　門子六名　啓聖祠門子一名　俸糧敎諭每月三石　訓導每月三石　廩膳每月一石

廨宇

敎諭廨舍在明倫堂後廳房三閒西廈一閒爲司吏書辦之所東西廂房各二閒後內室三閒以備燕居寢食前廳之西築圃扁曰藏春圃稍北構亭扁曰琢玉亭亭之前鑿池扁曰敎思池皆敎諭李璧爲之正心齋訓導廨舍在號房西北門樓一座廳房三閒後房三閒披房三閒誠意齋廨舍門樓一座廳房三閒後房三閒

敎職題名

沈尊（洪武十一年在任是年與訓導卜埜瞿佑以學在觀橋卑隘請遷于元西湖書院）

賴天貴（福建清流人永樂十五年至二十二年在任）

林賢（宣德二年在任）

烏祥（常州武進縣人正統二年在任）

聶大年（江西臨川人景泰元年在任後薦入翰林修史）

畢昇（直隸鎮江府丹徒人天順三年在任時學遷湧金門南昇請爲記升廣西教授）

劉煥（河南洧州人由舉人成化三年在任）

胡贇（湖廣武陵人由舉人成化八年到任歷年後致仕）

林邦輝（福建莆田人由舉人成化十五年到任歷年陞清遠縣知縣）

張厥中（四川眉州人由舉人成化二十三年到任歷八年陞紹興府教授）

李恭（福建莆田人由舉人弘治九年到任歷四年）

王翰（應天府江甯人由舉人弘治十三年到任歷五年陞紹興府通判）

李璧（字白夫廣西武緣人由舉人正德元年到任歷七年陞四川保甯府）

李章（字德憲廣東順德縣人由舉人正德九年到任）

粘燦（字中美福建晉江縣人正德十三年到任歷年陞南京山西道御史以考察罷回）

葉相（廣東瓊山縣人由舉人嘉靖三年到任歷四年陞金華府義烏縣知縣）

黃城（福建福甯州福安縣人由監生嘉靖八年到任）

汪天錫（直隸徽州府婺源縣人由舉人嘉靖十二年到任）

宋任（廣西桂林府桂林縣人嘉靖十五年到任陞貴應縣知縣）

陳敘（直隸鳳陽府壽州人由監生嘉靖十六年到任陞金華府教授）

梁木（廣東廣州府新會縣人由選貢嘉靖二十三年到任）

陳助（字相天直隸淮安府安東縣人由選貢除府學訓導嘉靖二十四年正月陞本縣教諭到任）

以上教諭

卜埜（杭州府錢塘縣人洪武十一年在任陞周府長史）

瞿佑（杭州府錢塘縣人洪武十一年在任陞周府長史）

劉敷（宣德二年在任）

潘楷（紹興府餘姚縣人由薦舉宣德□年至正德三年在任陞授監察御史）

聶大年（江西臨川縣人由明經薦舉正統年在任陞本學教諭）

羅恭（江西人正統年在任）

儲燦（常州府宜興縣人景泰元年至七年在任陞黃州教授）

陳旦（常州府江陰縣人景泰七年至天順三年在任陞武清縣教諭）

黎銓（字大度天順初年在任）

紀濬之（池州府貴池縣人成化四年在任）

吳貞（淮安府山陽縣人成化六年在任）

蔣琮（淮安府山陽縣人由舉人成化八年至十四年在任）

葉拯（福建閩縣人由舉人成化十五年至十八年在任）

吳學儉（江西餘干縣人由舉人成化十四年至十七年在任）

蔣茂（廣西興安縣人由舉人成化十七年到任歷九年陞興府紀善）

吳省（福建建陽縣人由舉人成化二十三年到任歷九年陞溧陽縣教諭）

鄭　澄（廣東海南縣人由舉人弘治四年到任歷九年陞南京大理寺司務）

黄　鐸（河南歸德州人由監生弘治九年到任歷九年陞景寧縣教諭）

周　選（江西安福縣人由舉人弘治十五年到任歷年陞知縣）

梁　楠（福建閩縣人由舉人弘治十八年到任歷八年）

馬應奎（四川重慶府巴縣人由監生正德七年到任歷九年陞湖廣上津縣教諭）

高弘仁（廣東順德縣人由監生正德九年到任歷八年陞府教授）

車　鑾（江西金谿縣人嘉靖元年到任歷八年陞教諭）

羅　正（廣東高要縣人由監生嘉靖二年到任歷八年陞）

周　璠（直隸蘇州府太倉州人由監生嘉靖　年到任歷五年）

蕭可進（江西廬陵縣人由監生嘉靖十五年到任七年歷陞建平縣知縣）

黄廷儀（福建侯官縣人嘉靖十八年到任歷五年陞上津縣教諭）

凌　炯（直隸揚州府泰州人由監生嘉靖二十四年到任）

芮　璽（字文信應天府高淳縣人由監生嘉靖二十二年到任）

黄如山（字仲仁直隸徽州府歙縣人由監生嘉靖二十六年到任）

以上訓導

教諭李公璧撰仁和縣學題名記（唯天下學校立師可教其來尚矣成周六典師無專職鄉庠主以鄉大夫州序主以州長黨校主以黨正蓋兼官也漢唐而下郡國州縣之學或置經師文學或置博士助教或置教授教諭時則有專職焉我國家稽古右文建置學官府有教授州有學正縣有教諭以爲之長而又咸設訓導以佐之至若選授之法員資之制育成之方亦惟隨時損益代有不同期得人敷教造士以隆治化美風俗彼此一而已矣璧初試監膺薦蘭谿教諭正德元年春改仁和仁和爲浙文獻首邑湖山鍾靈人材輩出名卿碩儒烜爀前後華日天實生之以基邦家而安社稷然朝廷作養之功師儒誘掖之力要皆不可誣也昔之仕于是者若聶君大年之文舉君昇之康潘君楷之剛皆卓然著聞其餘善可稱者時不乏人柰何以璧之寡陋尸素于其閒具何能紹前修而淑後進乎竊嘗有志匪勉師道以補偏塞責而殷鑒近取孰與前哲向論追式顧名氏歲久泯湮無從備錄爰旁搜博訪合今昔僅得三十餘人載于續請生闕而請曰古之登名者或題名于塔遊覽者或題名于山巖諸先生受　天子命相繼臨蒞一邑擁皋比育青衿而名氏顧闕焉弗題矣可哉願刻諸堂壇以繫衆思而示後嗣璧曰然此誠承乏之者之責也乃比次列書召工勒石余賤姓名亦竊附焉用告于後之君子）

射圃舊在潛闤巷東水利道西教官率生員習射

於此正德末年因密邇法司徙置水溝巷西

尊經閣宋高宗御書易詩書左氏春秋禮記中庸

大學學記儒行經解五篇論語孟子刻石臨安府

尹趙磻老於太學建閣曰尊經奉安墨本閣上石

刻置閣下宋亡太學廢元改爲西湖書院

皇明又改爲仁和縣學墨本亡久石刻在焉今學徙

其石刻與聖賢像贊理宗道統十三贊幷序石刻

並從而徙置今學正德年間巡按浙江監察御史

宋公廷佐徙置府學聖賢像贊紹興二十六年刻

石安于太學仍　碑本賜州府軍監學校高宗自

爲序宣德間巡按浙江監察御史吳公訥以序文及秦檜後記非經悖道剗去今不載

三賢祠祀唐杭州刺史白樂天宋處士林和靖知杭州蘇軾舊在西湖蘇堤鎖瀾橋元徙祠於故宋舊太學因名太學爲西湖書院

皇明改書院爲仁和學祠仍附今徙學于府學之西祠亦徙附府學之右天順三年郡守吳濬訪尋三賢祠之舊址復建祠于孤山東麓爲此本學今無三賢祠爲舊學之在觀橋之北者亦有三賢祠祀唐褚無量許遠崔貢舊學廢而舊三賢祠亦廢

岳鄂王祠元改建西湖書院時因其地舊爲王之第宅故建祠奉王爲土神後改書院爲仁和縣學祠仍舊後徙學祠亦從徙附學之左

鄉賢祠

晉

中尉褚公陶字季雅仁和人幼時不好嬉戲而聰慧過人精閒淡默以墳典自娛年十三作鷗鳥水碓二賦見者奇之陶嘗謂所親曰聖賢盡在黃卷中舍此何求州郡屢辟不就吳平召爲郎張華謂陸機曰君兄弟龍躍雲津顧彥先鳳鳴朝陽竊謂東南之寶已盡不意復見褚生後官至中尉卒

梁

參軍記室褚公修字□□仁和人父仲都善周易修少傳父業善尺牘辨文章武陵王爲揚州引爲宣惠參軍帳中記室性至孝父喪毀瘠過禮及遭母喪水漿不入口經二十三日氣絕復蘇每號慟嘔血竟以哀毀卒詳見人物（按褚陶褚修舊志俱列錢塘蓋以未立仁和雖在仁和境內者概入錢塘也）

唐

右僕射褚公遂良字登善仁和人卽三國時褚泰

後裔性剛直工隸楷累遷起居郎侍書居官直言屢廷諍不阿卒以直諫貶死詳見人物

宋

葉文康時字秀發仁和人幼孤力學登淳熙進士及第授秦國節度推官兩浙運使幹辦公事知龍泉縣有美政懿行歷糧料院遷太常簿秘書郎進疏當法祖宗蘇民困無專財賦及擢監察御史遷殿中侍御史復轉諫議大夫權禮部尚書吏部尚書累陞至顯謨閣學士進龍圖閣學士光祿大夫致仕卒贈開府儀同三司爵南陽郡開國公謚文

康居官好直言不忌權勢議論侃侃咸切時務性穎敏究徹性命道德之學與紫陽朱晦菴相友善尤精于周禮所著有禮經會元竹埜集藏于家詳見人物

密州文學崔先生貢字廷頤仁和人爲人端重有學識大觀中以孝弟睦姻任恤中和八行應詔鄉人尊之曰八行先生詳見人物

元

處士吾邱貞白先生衍字子行仁和人隱居教授文行表表詳見人物

皇明

√僉事王公琦字文璣仁和人由鄉貢試禮部居乙榜授汝州學正擢監察御史以學行淸雅陞山西按察司提學僉事一時士風丕變淸議歸重改四川不樂卽乞致仕年方五十公素以淸介自持在官門無私謁居常不治生產値歲荒歉無以資朝夕冬嘗大雪僵卧不能出門戶雖故舊有餽遺亦不苟受竟以飢寒死詳見人物

√侍講王公洪字希範仁和人年十八登進士入翰林爲檢討修永樂大典充副總裁侍講有　旨命作佛曲序洪不應　詔下以正直稱之後卧病卒

知府何公澒字彥容魁浙鄉薦登進士授刑部主事轉員外郎中性剛正居官廉愼執法不阿或以事干者厲聲峻絕聲譽益揚擢湖廣辰州府知府剛正如初雖總戎鎭守恃寵肆殘亦劾去之境內肅淸其爲政一以鋤强扶善爲心民皆德之去之日爲立生祠逮致政歸囊篋蕭然旦夕以詩酒自適絕跡公府後以子琮貴累贈通政使

敎諭周公倫字序昌領正統甲子鄉薦兩試禮闈不利官訓導無何丁母憂起復仍丁繼母憂逮後

丁父憂其居喪哀毁過常祭葬悉以禮鄉人式之居官剛介尙義足起貪懦素耻承迎僅擢敎諭謂宦情不過如此遂致仕從是以林泉爲樂非分不爲提學吳公用郡人沈知府濤批祀學宮俾後學有所瞻仰

√太常寺卿諡襄敏王公獻字惟臣仁和人幼穎異讀書日記數百言終身不忘年甫十七領鄉薦登明年進士時有　旨與柯狀元潛等十八人進學中祕賜居第給大官酒饌及膏紙費　命輔臣敎之公感際遇非常益肆力于學以思報効自編修

累陞至侍讀學士在翰林者三十有七年同考會試者一主考順天鄉試者　主考會試者一尤廷試讀卷者二嘗修寰宇志及宋元通鑑其爲人性度坦夷衿宇澄霽與人交洞見底裏爲人謀不擇利害壽僅五十有三遭奸人誣搆不獲柄用以究所施輿論惜之

參政江公玭字良用仁和人早失怙家值火厄極力經營奮不墜業領鄉薦者十年登景泰辛未進士初授禮科給事中轉刑科正色立朝抗疏廷諍無所顧避貴戚爲之斂手論事務持大體不尙矯激嘗陳六事曰崇孝敬錄忠義備財用募勇壯公賞罰嚴守禦悉蒙温允施行至于扶善辨冤鋤强救弱人多稱快以不媚權勢僅擢山東左參議遷右參政所至恩威兼濟德澤有加年六十四以疾致仕歸囊單薄家業無增從是杜門避事與相知者詩酒盤桓嘗訓諸子曰爾輩讀書服賈各事乃事咸不可逆天理壞心術吾家以清約勤愼自持爾輩不可有變卒六十九歲詳見人物

郎中項公麒字文祥幼穎敏積學善文領正統丁卯鄉薦景泰七年授吏部司務既而遷工部郎中平生廉敏公平忠勤明決成化改元　詔求直言公以五事上陳曰務正學納諫諍崇節義屏近習弭大變悉蒙嘉納成化十七年因病乞休准致仕從此杜門不謁公府居家窘迫廚無兼日公處之怡然吟詠自若弘治間巡按吳公知公高行特加優典少甦清苦正德間巡按唐公訪知清標苦節忠孝克全命有司爲立碑坊題曰忠清里與同里王僉憲琦配祀唐僕射褚公祠嘉靖初憲副何公送二公從祀鄉賢祠詳見人物

兵部左侍郎何公琮字文璧登景泰甲戌進士初授禮科給事中改刑科已而　命掌六科立朝頗久每以危言抗論排斥權倖切濟治道扶持　國本嘗請嚴學政端士習爲時所稱在通政司二十年諳練事體敷奏詳明及佐兵部留心選將厚儲養兵籌畫邊務惟懷永圖俾無西顧之憂歷官三十六年勤愼廉介如一日在任不忘鄉士奏請濬復西湖杭人陰受其惠孫繼高嘉靖壬辰進士

太常寺少卿鄭公環字瑤夫仁和人自幼穎敏異常童時已露頭角動止老成父郎中字良戴遊宦兩京留公侍養大父母於家甚得其懽心甫弱冠

綜理家政少暇刻苦問學隆師親友能自淬勵探索理學深明易道領景泰癸卯鄉薦登天順庚辰進士初授編修未幾丁父憂執喪哀毀足迹不至公府藩臬諸公雅相敬重一爲會試同考先後爲南北二畿主考嘗授　誥命纂英廟實錄成陞修撰受白金文綺綵段之賜後以母洪宜人在堂久違侍養疏乞歸省　詔許之宜人壽且高别無母兄弟侍養欲迎養不遂又不忍去乃以屬妻潘夫人公攜二子往京獨處一室蕭然若僧舍或勸其納婢妾輒辭之後以編纂資治通鑑綱目成進司經局太子洗馬未幾以宰職薦陞南京太常寺少卿得以奉宜人之官金陵奉養僅三載因宜人懷鄉土乃奉歸杭仍留二子侍養獨與季子赴京無何染疫卒于官舍歿公平生終始不忘于孝其他文章事業特餘事耳

禮部右侍郎汪公諧字伯諧登天順庚辰進士選入翰林爲庶吉士陞編修累陞至禮部尚書性明敏洞究理學通子史持身謙謹與人相處和而不流素恥干謁或有頻往公輔門者心竊惡之操守清白人無瑕疵作文典雅遺範後人

禮部文昭江公瀾字文瀾登成化戊戌進士選入翰林爲庶吉士讀中祕書久乃考授編修累陞至南京禮部尚書爲人謙和詳慎犯而不校居史館與修　兩朝實錄筆削惟公兩充經筵講官開陳以道務期啟沃先後典南北兩畿文衡得人特盛後選吏部右侍郎惟知協心銓選凡請託餽遺悉謝絶時論推重考公平生自孝友之外篤于故舊有喪不能舉旅不能回者咸資給俾得其所居官雖久不自封植而家業如常惟知以清約遺子孫故其爲子孫者雖科第相聯祿位顯榮終不變家風所著有東川稾瀛洲稾銓曹日錄春庭思補稾藏于家卒年六十有四　賜祭葬贈太子少保諡文昭

敕贈少保兵部尚書端敏胡公世寧字永清仁和人弘治壬子科魁浙鄉薦登癸丑進士初授湖廣德安府推官人已服其訊鞫嚴明當途交譽累陞江西按察司兵備副使時則逆知甯藩反謀先事陳奏雖遭中貴誣陷謫戍遼左終以甯藩反敗公心迹大明起爲湖廣按察使都僉都御史連陞官至兵部尚書參贊機務加太子少保明年公薨考

公平生心術光明操持廉潔讜猷宏遠踐履剛方訃聞輟朝賜祭葬贈太子太保謚端敏後以江西浙江巡按御史議于南昌杭州俱與餘姚孫公燧王公守仁同祀焉詳見人物

太僕寺卿康僖邵公銳字思抑仁和人生而穎拔善問學識見日充文辭精麗早領鄉薦舉正德戊辰會試第一登是年進士選入翰林爲庶吉士擢編修爲侍進者眾及調甯國府推官轉郎署隨事效忠綽有聲譽兩陞督學務在曲成人材後先相望遷憲長遷方伯未幾遷太僕卿履歷之階日寖

以崇而其才猷氣節始終如一語其居家則孝友兩全鄉閭心服時方擬其柄用竟以疾作乞歸不久卒于家居官三十餘載囊無數金訃聞　賜祭葬贈右副都御史謚康僖詳見人物

✓僉事江公暉字景孚自幼丰神秀異資性聰明因兄侍郎公曉以春秋中會魁心竊慕之遂從受經學未幾果領正德丙子浙試亞魁明年會魁以進士高第選入翰林爲庶吉士

武廟將南巡公偕舒芬輩首疏諫沮自此羣疏方陳

上震怒各廷杖數十幾絕復蘇時乃以罪言出

知廣德州自蒞任究心民隱鋤去巨惡積害殆除利澤悠遠嘉靖初　詔復編修州民爲立生祠樹去思碑無何見忌當塗因擢爲河南按察司僉事實疏之也忽罹疾得請歸閒竟以疾不起時年三十六物議謂公志高學富不究才猷惜哉

✓右參政朱公鏞字廷用領景泰庚午鄉薦尋登進士授南京兵部主事累陞至廣西右參政平生光明正大不詭不隨及居官見義勇爲不懼權勢至于興革利弊一以愛民爲主宦情素淡早疏乞閒時則年猶强壯至家深居簡出不干世務卒之日

家無遺囊不增尺寸人皆賢之

✓僉事朱公德字懿卿登成化丁未進士幼聰警不羣及長有志節欲事舉子業以樹功顯親父以家貧每責其服賈以給朝夕公哀懇再三竟獲償志授官初委掌徒役事于山東才名藉藉而當路交推擢南京湖廣道御史時則深明憲體獨持風裁在道五年因水旱饑饉上保民敦本四事後以地震復陳五事內豎蔣琮爲南守備以威權排逐搢紳事多不法公劾正之輔臣邱濬昵比憸人劉文泰誣搆王冢宰恕公按問無跡乃抗疏劾邱由是

直聲動海宇其志將欲奕第有爲適擢湖廣僉事時地方姦宄縱橫殺害良善且藩府工役浩繁民不堪命公奮然翦除萬民樂業或以不悅於親少公豈知乃公偏眤少子逾分苛責而公之孝則有加也

知州吳公璝字美中仁和人自幼質魯至弱冠始習儒業遭家不裕奮志直前功逾百倍年三十有三魁浙江鄉試登弘治庚戌進士初授江西弋陽縣尹以三年考最改吉水永新在任廉明仁謹屢受旌獎以弗善事上官僅擢南通州守甫四月疾作懇求去位得准休致從是杜門謝事不干公府日與乃公詩酒倡酬父母樂其善養咸底高壽既而相繼謝世公執喪如禮足以遺範鄉閭因內夫人善綜理遂挈家務委之而一毫不嘗諸念時省城內外鄉宦約三十餘人稔知志趣相協者訂盟爲遊樂會推公居首凡歲時伏臘與夫佳節芳辰則遞相宴飲期以自適于是繪圖鋟梓傳播四方人竊慕之屢與鄉飲賓席人謂稀見卒年壽躋九十一歲世稱爲地仙

鄭處士孟紳字宗儒太常卓菴公之季子仁和人

自幼孝友天成動止質樸嘗從事儒業以太常公清約終身別無貲儲處士歎曰不可當吾世隳先入門戶乃往殖貨江湖間勤苦二十餘載克以貲歸乃堂乃構家用寖饒乃自誇曰是不足守宗祧乎遂不復出始太常公宦兩京或不攜家累惟處士隨凡朝夕飲食服用就養無方故太常公心常懌不異家居焉後遭太常公薨于邸處士獨殯以歸不愆于禮會時守欲援其入胄監力以非序懇辭士論義之友睦二兄孟繩孟性不乖天顯對妻子如賓客財不苟疑有貸無償恒折券以遺之終身與物無競鄉士稱爲善士壽年七十有四

萬松書院在鳳山門外南嶺上舊有報恩寺徙入城內後有蜀僧可恕循故址重建

皇明弘治十一年浙江右參政周公木以寺僧傲乃廢寺因舊址取故材改建萬松書院查取衢州先聖五十八代孫生員孔公衢并孔公積來供祠事其院上有芙蓉巖可汲亭石匣泉稍西有水雲亭振衣亭中有飛躍軒西有留月臺東有揖湖臺中有毓秀閣稍西有如圭峰西號房東號房明道堂右有居仁齋左有由義齋中爲大成殿西號房東

號房戟門仰聖門左有曾唯亭右有顏樂亭外有萬松門萬松書院石坊西有德侔天地石坊東有道冠古今石坊

錢塘兩峰洪鐘撰重修萬松書院記

大哉孔子明先王之道以扶世立教凡天下生民之廣不可一日而無者堯舜禹湯文武周公行其道于上者也孔子刪述六經垂憲萬世明其道于下者也明斯道以詔後世使後之知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位而得以行其道者伊誰之力孔子之功也故曰自生民以來未有盛于孔子者論其功而隆其禮宜也先儒韓愈曰自天子而下得以通祀而徧天下者惟社稷與孔子而其祀事則孔子為尤盛蓋自國學以至于天下郡縣之學莫不有孔子廟貌以虔奉而時享之矣而于佳勝之所又有書院之設蓋人心景仰無時無處而不用其誠也浙江省城南門外為萬松嶺有古廢寺遺

址存焉極高明而最幽勝左衿長江右帶巨湖俯視萬家舉在目前浙藩參政周君木嘗寓屏清戎于斯愛其佳勝白之撫按修葺正殿三間自先聖及四配像又立十哲木主于內西廊為齋室各五間後為明道堂五間時進三學生徒講明經義衣冠萃止理道斯明偏左有亭三間扁曰顏樂前為大門一間扁曰萬松書院仍查取衢州先聖五十八代孫生員孔公衢幷孔公積來供祠事又撥廢寺山地間田一百七十畝以備祭儀奈歲久頗圮茲者侍御巡按部陽唐君鳳儀南畿何君盤清嶷東魯王君秀清戎泰和陳君惠鳴權部遠陽苑君總乃協謀修復移檄杭州府俾腐者易之圮者賛之未備者補之前之殿堂廡亭既皆修葺壯固矣而于兩廡各增建廊房五間連前共二十間使學者有所止宿又于前右建亭三間扁曰曾唯以對顏樂亭後偏左高處舊有留月臺增為軒四楹扁曰飛躍前門大道東西增石坊二座左曰德侔天地右曰道冠古今規制宏敞視昔有加翬飛輪奐粲然一新經始于正德辛巳之春落成于是歲之冬提調則知府劉君志敏同知傷君碧通判喬君遷督工則杭州前衛知事儀綱也事竣命謂不可無述以示永久乃過予請記其事于惟

皇明聖聖相承紓隆治道而于教養之政尤切切焉以故侍御之臣仰體德意于作養學政生徒之外又有修復書院蓋欲山林川野之人來歌來遊者睹羹牆于而貌仰聖道如日星不為異端所歆邪說所謳感知為子而孝為臣而忠為長幼朋友而序且信興風化大行人文丕著其于世道未必無補也故余忘其蕪陋勉為記其顛來使麗諸堅珉云

新建伯餘姚王守仁撰增修萬松書院記

萬松書院在浙省南門外當湖山之間弘治初參政周君近仁因慶寺之址而改為之廟貌規制略如學宮延孔氏之裔以奉祀事近年以來有司相繼綱理地益以勝然亦止為遊觀之所而講誦之道未備也嘉靖乙酉侍御潘君景哲奉

命來巡憲度丕肅文風聿新既簡鄉闈收十一郡之

賢而上之南宮矣又以遺才之不能盡取為憾思有以大成之乃增修書院益廣樓居齋舍為二十有六楹具其器用置諸田若干頃揭朱子白鹿之規掄彥選俊肄習其間以倡列郡之士而以屬之提學僉事萬君汝信汝信曰是固潮之責也已藩臬諸君咸贊厥成知府陳力推官陳莞戢相協經理知事嚴綱董其役閱月踰旬工訖事舉乃來請言以記其事惟我

皇明自國都至于鄉邑咸建廟學舉士之秀專官列職而教育之其于學校之制可謂詳且備矣而名區勝地往往復有書院之設何哉所以匡翼夫學校之所不逮也夫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今之學宮皆以明倫名堂則其所以立學者固未嘗非三代之意也然自科舉之業盛士皆馳騖于記誦詞章而功利得喪分惑其心于是師之所教弟子之所學者遂不復知有明倫之意矣懷世道之憂者思挽而復之則亦未知所措其力譬之兵事當玩弛偷惰之餘則必選將閱伍更其號令旌旗懸非常之賞以作其氣然後士氣可得而振也今書院之設固亦此類也

與士之來集于此者其必相與思之日既進我于學校矣而復優我于是何爲乎詎獨以精吾之舉業而已乎便吾之進取而已乎則學校之中未嘗不可以精吾之業而進取之心自吾所汲汲非有待于上之人又從而趨之也是必有進于是者矣是因明我以古聖賢之學也聖賢之學明倫而已堯舜之相授受日道心惟微人心惟危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所明倫之學矣道心也者率性之謂也人心則僞矣不雜于人僞率　道心而發之于用也以其言情則爲喜怒哀樂中節之和以言其事則爲三千三百經曲之禮以言其倫則爲父子之親君臣之義夫婦之別長幼之序朋友之信而三才之道盡此矣舜使契爲司徒以敎天下者敎之以此也是固天下古今聖愚之所同具其或昧與者物欲蔽之非其中之所有不備而假求之于外者也是固所謂不慮而知其良知也不學而能其良能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也孔子之聖則日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是明倫之學雖孩提之童亦無不能而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不

能盡也人倫明于上小民親於下齊家國治而天下平矣是故明倫之外無學矣外此而學者謂之異端非此而論者謂之邪說假此而行者謂之伯術飾此而言者謂之支詞背此而行者謂之功利之徒亂世之政雖今之舉業必自此而精之而後不愧于敷奏明試雖今之仕進必由此而施之而後無忝于行義達道斯固國家建學之初意諸君輯書院以興多士之盛心也敢爲多士誦之

社學（城內凡五附郭亦設今廢附鐸戶）

一在東西壁二圖　一在東西壁三圖

一在東里坊三圖　一在東里坊四圖

一在平安坊二圖

鐸戶（城內凡五附郭亦設今廢）

在城八坊三十里鐸戶三十名每名月大支米三斗遇月小支米二斗九升

仁和縣志卷五

仁和縣志卷六

湖廣江陵縣知縣致仕仁和沈朝宣纂著

水利

水利者非取利于水也循之使復濬之使深繫之使來導之使往防之使儲洩之使出由是可以濟田禾通舟㑭資洗濯充汲引利莫有大于此者慨自神禹平成之後善治水者智巳不逮遠甚又焉望其功之匹休也哉惟周官掌以遂人稲人匠人爲稍得之洪惟我

朝列聖不自治水而平成之功不讓神禹漢唐宋諸君無能彷彿蓋以內統于都水司外督于按察司而跋履山川相視原隰又皆責成于府州縣佐是以河神效順水不揚波民皆樂利仁和雖爲一邑而川澤所通或有懸于一郡一省要不可小視之也爲是乃志水利

唐

杭令陳渾開上下湖

杭刺史李泌鑿六井

杭刺史白居易浚西湖（湖在錢塘乃爲仁和諸洲所受故載之）

宋

杭守蘇軾浚西湖蓋西湖雖屬錢唐而流之所及亦可以濟仁和之田土故併載之

餘杭令開上下湖（上下湖卽西湖與新河同在錢唐境內而流之所及可以濟仁和之上塘而仁和下塘如肇元鄉亦有賴焉）

城內水利

舊鹽橋運河今稱大河其源來自錢塘界上達江干下達湖州市舟楫往來日不下一二百船但初時開墾欠深規模欠闊況兩岸居民稠雜日將穢污傾撤兼兩衛軍餘淘沙月無虛日是以積壅一遇天旱水淺舟阻難行要在時嚴禁約著令地方

里甲日逐巡探若有前項傾撤穢污之徒幷淘沙軍餘卽行拴縛送該管水利官司痛責枷號若遇水淺卽令居民照依房屋多寡起夫開濬則流水常盈而舟楫無阻矣

東運河卽菜市河來自錢唐界保安橋下達今斷河頭宋時舊有此河甚便舟楫往來不專倚于鹽橋河宋孝宗因建德壽宮以奉高宗遂將此河塡塞以展拓宮基故成斷河若開復甚爲美事奈居民住久各自佃稅年深勢不可奪況工程浩大錢糧無處止宜照依大河事例嚴加禁約不許近河

居民幷軍餘壅塞則河道常通舟楫無阻矣

小河舊爲市河來自錢唐界鍾公橋河規模狹隘居民夾住兩岸水淺舟不可行止蓄溝渠之水若縱居民幷淘沙軍壅塞則日久寖成平陸併溝渠之水無所容矣依照前禁約

西河來自錢唐界湧金水口下達武林水門有二派一入清湖橋至西轉北過紀家橋河一至洗麪橋北至結縛橋轉東出眾安橋北河亦狹淺不能行舟若從民壅塞則溝渠之水無容而湧金水門之水無所洩矣亦須照前嚴加禁約

六井（井附于河者民非水土不生活蓋以非泉不甘鹹則汲引無資非水之利也故屬水利）

杭州刺史李泌鑿六井曰相國井曰西井二水口並在相國祠前小方井水口在舊菩提寺前方井幷白龜池水口並在舊玉蓮堂北南井水口在今湧金門外金牛池宋時已廢要之六井皆以西湖爲水口引湖水入井便于民汲白居易加浚嘉祐中知府沈文通因金牛池廢乃作南井民呼爲沈公井熙甯中六井皆廢知府事陳襄差僧子珪等修浚易竹管以瓦筒盛以石槽南井更名惠遷井

乾道中臨安尹周淙重修咸湻中潛說友更作石筒深廣倍舊水乃大至

東坡乞子珪師號狀（勘會杭之平陸本江海故地惟負山乃有甘泉其餘井皆鹹苦唐刺史李泌始引西湖水作六井其後白居易亦治湖浚井以作民用嘉祐中知州沈文通增置一大井在美俗坊今謂之沈公井最得要地四遠取汲而創始滅裂水常不應至熙甯中六井與沈公井例皆廢壞知州陳襄差僧仲文子珪如正思坦四人董治其事修浚既畢歲適大旱民足於水爲利甚溥臣爲通判親見其事經今十八年沈公井復壞終歲枯涸居民去水遠者率以七八錢買水一斛而軍營尤以爲若臣尋訪求熙甯中修井四僧而三人已亾獨子珪在年已七十精力不衰問沈公井復壞之由子珪云熙甯中雖已修浚然不免以竹爲管易致廢壞遂擘畫用瓦筒盛以石槽底蓋堅厚錮捍周密水既足用永無壞理又於六井中拴

引餘波至仁和門外及威果惟節等指揮五營之閒創爲二井皆自來去井最遠難得水處西湖甘水殆遍一城軍民相慶若非子珪心力才幹無緣成就子珪先已蒙恩賜紫欲乞特賜一師號旌其能從之邦人遂以珪號惠遷者爲井名）

城外水利

龍山河自鳳山水門直至龍山閘舊有河道計十餘里置閘以限潮水宋以遏內雖有河道不通舟楫歲久湮塞元至大元年浙江令史裴堅建言改修之便延祐三年行省丞相脫脫令民浚河長九里三百六十二步造石橋八立上下二閘僅四十日畢工至正六年其子達識帖木兒來爲行省平

章復疏之舟楫雖通尚未達江

皇明洪武七年參政徐本都指揮使徐司馬以河道窄隘軍艦高大難于出江拓廣一十丈浚深二尺仍置閘限潮舟楫出江始便今以河高江低改閘爲壩

運河自候潮水門至跨浦閘舊有河道計七里由候潮門之南過欏木橋普濟嘉惠等橋置清水閘又南過蕭公橋置渾水閘又南至跨浦橋下置閘頗狹元延祐三年丞相脫脫嘗浚治之

皇明洪武五年行省參政徐本李質同都指揮使徐司馬議開河增閘河橫闊一丈餘閘亦高厚于舊不詳何時閘改爲壩今惟壩無官止小船經行大船不由矣

沙塘河唐書地理志在錢塘縣舊治之南五里潮水衝激江岸奔軼入城勢莫能禦咸通元年刺史崔彥曾開三沙河以決之曰外沙河幷前沙河後沙河宋政和元年郡守張閣表識其處近南有壩今遺跡俱無存者（按三沙河首尾俱在仁和地方故載之）

宋臨安府治圖其府治原有宣化橋今稱懊來橋其下有甎溝頗深闊舊名流福泉其源來自清波門水口下通城牆轉北復東至宣化橋下至興賢牌後至北繞東出西河未解何時何故其溝湮塞若求其故道而濬復之其水雖無大濟亦可以通水脈資洗濯

評曰（自龍山河已下諸河其源皆發自錢塘境內理宜詳而不載茲乃詳載之者蓋以江水所衝所及與夫湖水所流所濟未免周浹于仁和田土況修築堤岸錢糧亦賴仁和以協力泝流而源不容廢也）

杭城河道在東自保安水門迤北至梅家橋出天宗水門是謂茆山河今塞在南自碧波亭舊州橋經通江橋與保安水門裏橫河合至望仙橋迤北過梅家橋出天宗水門一派自仁和倉後葛家橋經天水院橋出餘杭水門是謂鹽橋河又稍西自清冷橋迤北至猫兒橋直至仁和倉後轉東與茆山河合是謂市河在西自府治前淨因橋轉北由摟店務前至運司前河經渡子橋與湧金池水合至金文庫及三橋過軍將橋迤北至清湖橋北由石灰橋過眾安橋與市河相合同入鵝鴨橋北至天水院橋出武林水門一派自西河折入清湖橋歷紀家橋轉北過中正橋出武林水門是謂清湖河其城外運河南自浙江跨浦橋過渾水閘迤北

由壩木橋朱家橋入南水門是謂龍山河一河南自草橋北下遶城至紅亭稅務螺螄橋東至蔡湖橋轉西過游奕寨橋至無星橋與壩子等河相合出艮山水門沿城入泛洋湖轉北至德勝橋是謂外沙河一河南自新門外北沿城過景隆觀迤北至菜市壩子等橋入泛洋湖至德勝橋是謂菜市河一自天宗水門接鹽橋河一自餘杭水門接清湖小河二路水合流過北郭稅務由清湖閘而下至德勝橋與城東外沙河菜市河相合分爲二派一自東北流去過東新橋直至長安壩是謂上塘

河一自西北流去至德勝橋堰過江漲橋出北新橋是謂下塘河一河自溜水橋柴場北過馬軍寨沿東西馬塍直抵步司中軍寨北一派自打水樓南折入左家橋出江漲橋北去一派自神勇寨步人橋入古塘折出餘杭河去一派自西堰橋至西溪沿山亦出餘杭河總名下湖河一河自北郭稅務驛亭下直抵左家橋名子塘河一河在錢塘門外源出西湖自玉壺水口出九曲河沿城西下至餘杭水門外一河自水磨頭石函橋東入策選鋒教場由雲洞園至北郭稅務側合爲一流如環帶

然有二斗門蓄洩之舊名下湖今謂之新河一河在菜市門太平橋外沙河北水陸寺前入港可通湯鎮名前沙河一河在餘杭門外板橋西淳祐七年安撫趙與篡開浚名宦塘河一河在艮山門外橋北名後沙河一河在艮山門外九里塘通湯鎮等處名蔡官人塘河按咸淳臨安志所載如此今亦開塞不同要之仁錢二縣境內縱橫參錯其川源雖有大小而水脈未嘗不通故詳述之以備司水利攷其源流脈絡而知所從事焉

元至大四年康里脫脫爲江浙行省左丞下車之

初進父老問民間利病咸謂杭城舊有便河通江滸湮廢已久若濬復以通舟楫物價必平僚佐或難之脫脫曰吾陛辭之日許以便宜行事民以爲便行之可也俄有詔禁興土工脫脫曰敬天莫先勤民民受其利則災沴自消土功何尤焉至一月河成（按元鑑綱目所載如此）

上塘河舊名運河一名夾官河西自德勝橋東抵長安壩南通外沙河前沙河後沙河與夫蔡官人塘河東達赤岸河施何村河方興河兩岸田土何止千頃天順年間知杭州府胡公濬以父老郎暹

言躬同知縣周博等計量近河田土多寡起夫開濬仍置筧堰閘壩以時啟閉使不盈涸今地土視下塘約高二丈向時開壑穴深不能多蓄及霖雨浹旬易至漏洩一遇天旱水竭附近農夫俱為束手遂至田禾枯槁粒米無收若圖久遠之計宜于農隙水涸之際督令近河兩岸人家計里開濬并各浜港一體致功深可蓄水值旱可車利亦溥矣

新開河在北新橋北舊有此河不甚深闊北通蘇湖常秀潤等府凡舟巨物夥蟻行于上塘河者皆由此達宋湻祐七年夏大旱運河乾涸趙安撫與

籌奏客旅船隻經由下塘有兩路一至東運河迂至北新橋港水斷流難用舟楫一自德清沿溪入奉口至北新橋開有積水去處亦斷續不常每米一石步擔費錢幾十餘千米價增高實由於此今委官相視自奉口至梁渚僅有水一線可通十餘石米舟自梁渚至北新橋則皆乾涸不可行舟共三十六里計五千五百三十九丈五尺除已雇募鄉夫差委官屬分段開掘外又契勘塘岸都保久失修築日漸隳坍縴路狹窄難行今即將此河所掘之土幫築塘路庶幾水陸皆有利濟實一利兩

得一自北新橋至狗葬開闊三丈深四尺一自狗葬至奉口開闊一丈皆稱便焉元至正末張氏軍船往來蘇杭以舊河為狹復自五林港口開浚至北新橋又南至江漲橋河廣二十餘丈遂成大河因名新開河

宦塘河在北新橋西北接連運河大塘長三十六里湻祐七年趙與𢢼修築其西又有一塘名西塘袤十八里抵安溪通四安驛路年深頹圮亦加築治塘下田以萬計舊苦湮潦今乃患息

運河下塘即前之新開運河昔未有塘而今始築

地有三里港十二里港蘆葦水澳無塘遮護久為賊盜淵藪商旅船舫多被劫擄正統七年通判易親條上利害巡撫侍郎周忱相度便宜措備自北新橋起迤北而東至崇德縣界修築堤岸一萬三千二百七十二丈四尺橋七十二座水陸並行船無盜憂便于漕餉

修築海塘要略

錢塘江界接仁錢二縣地方勢梜海潮為杭人患其來已久禦無長策梁開平四年八月錢武肅王始于候潮通江門外築塘適潮水晝夜衝激版築

不就乃命强弩數百西向以射欲殺潮勢仍致禱于胥山祠仍爲詩一章函鑰置海門山既而潮水退避東擊西陵遂造竹絡積巨石植以大木堤既成寖久乃爲城邑凡今之平陸皆昔時江也

自錢武肅築塘之後潮水衝突不常堤岸屢壞宋大中祥符五年郡守戚綸與兩浙運司陳堯佐申請遣使自京師部埽匠壕寨赴州以埽岸易柱石之制雖免水患而衆頗非其變法七年詔江淮發運使李溥同內供奉官盧守懃依錢氏制專其事時水方大溢工難就緒及九年郡守馬亮禱于子

胥祠明日潮卻又漲橫沙數里堤遂成景祐中隄復壞兩浙轉運使張夏作隄十二里因置捍江兵士五指揮採石修塘隨損隨治杭人德之立廟隄上今昭貺廟是也慶曆初六月大風驅潮隄再壞郡守楊偕轉運使田瑜協力築隄二千二百丈丁寶臣作記紹興十年以轉運副使張匯之請招塡捍江軍額二十二年吏部尚書林文舜建言乞選諳曉之士專置一司詢故老備究利病脈絡而後興工且言羅刹江濱舊有三浮圖唐末神僧創以鎭潮脈名六和塔積年不修又吳山英烈王廟爐

于回祿乞蠲無地乞付有司營葺從之自是百餘年間屢修屢壞嘉熙戊戌秋潮由海門擣月塘頭日朘月削民廬僧舍坍壞四十里己亥六月詔趙與懽除端明殿學士知臨安責任修築與懽奏請先下傍近築土塘爲救急之計然後于內築石塘又奏近觀潮勢忽睹異物非龍非魚什伍爲羣鼓鬣揚鬐欲望奏告上帝或施强弩火礮以絶其妖又奏日役殿步司官兵五千五百餘人幷募夫工及修江司軍兵三千餘人已貼立石倉夾植樁笆板木晝夜運土塡築自水陸寺之下江家橋之上

近江港口築壩一座南北長一百五十丈自團圍頭石塘近江築捺水塘一帶長六百丈自六和塔一帶石隄添新補廢四百餘丈越三月畢工水復故道一時居民受惠

皇明仁和長樂鄉去郡城四十里南近錢塘江洪武季歲以至永樂己丑年江潮衝激塘岸崩毀歷歲愈甚官司督責修築民不聊生至甲午年五月天降淫雨烈風迅雷江潮滔天平地水深尋丈南北約有千餘里東西五十餘里十九都二十都居民多遭陷溺死者無數存者流移屋舍漂空田土蕩

盡月餘鄉耆奔告司府邑長隨爲親臨相視取其鄉耆里老結狀總開淹溺戶口幾何坍沒田土幾何圖畫形狀據實申奏欽蒙　聖憫欽委兵部張侍郎躬至海濱監築隄岸役及杭嘉湖衢嚴蘇松等軍民一十餘萬伐取竹木治成籠櫃鑿載皋亭等山石塊納入其內疊砌隄岸以禦江潮衝激其時官勿得甯民勿得息送納物料水陸辛勤拋棄妻孥暑寒愁苦疫痢沿門死亡載道里人張子約作江坍歌聞者莫不墮淚修築三年公私費財豈止十萬潮患如前杭民震恐事聞于

朝敕差保定侯孟英禮部侍郎易英親臨江所設壇諭祭仍役八郡軍民晝夜修築積有十三年厥功始就又至成化丁酉年江患復作守土者計無所出時賴鎮守李公義御史呂公鍾日與三司會議公舉參議盧公維僉事錢公山專心經畫督理于是斲木爲櫃以土實焉剖竹爲綆引櫃置焉時幸潮勢稍殺得以次第施功雖賴民勞亦仰神助凡越七月江塘始成皆鎮巡司府暨各縣諸公之遺德也生長是鄉而享平成之樂者焉可不知所自耶

經營之始嘗詢諸有識鄉耆皆云海患將侵向內預築備塘晝夜督令人夫挨程布置奮力加功務令高厚堅實以防一時衝激不然則風鼓潮威漂泊特盛雖有神禹不能措手殆見虛費帑財枉傷民力亦徒然耳

凡起倩軍民夫匠諭令輪丁赴役先役海甯所餘丁幫築若數不敷方役本縣查有老幼殘疾照數除免軍匠竈戶優免二丁其餘一概差撥各里置立丁冊三本送官復立木牌一扇編十丁爲一甲逐日備點赴工揭寫曉示每丁用工三日隨卽放

回一月一輪不妨農業如有徇私漏報許衆指實首官嚴加痛責問贓庶免隱瞞作弊其人夫俱挨潮退借工釘樁下櫃若潮漲之時止令運石挑土以備取用合用竹木亦須儲積其造竹籠木櫃人匠每日給米三升計量海患遠近費用多寡申達上司移檄郡縣小則止役杭嘉湖三府夫匠大則挪役蘇松常鎮并嚴紹人夫幫築貴乎臨機應變庶免稽誤以遭陷溺不然則禍患方興無從規避運石地方東至黃家灣鍾墳等山西至臨平山或餘杭山北至湖州界內諸山外縣人夫亦令每里

排年里長各備船一隻并置丁冊木牌論丁編甲各從近便采石立定限期五日一次裝運務要丈量見數註定印信文簿往來循環五日更人夫支出給花戶花欄照票以革虛出串票等弊

巡撫按察御史呂會同布政司參議盧按察司僉事錢議定江潮衝激禍在燒眉先于布政司挪借官銀給付廉能勤幹人員急往買料星火運來以應目前之急然後計數分派各縣里甲照數出辦以補原借布政司銀兩之數仍諭徒罪人犯有力者出銀買料以贖身罪庶得眾擎易舉若取備一縣人民恐力小不足濟事

海潮衝激隄岸其勢迅急高深力難措手議將隄岸移進三丈五丈墾剗其外使如山之坡灘漸接水際候潮退水淺然後釘樁下櫃多用石礫小者塡砌隄上大者蓋面以障衝激

置造鹿角木櫳須以大松木爲身用雜小松木稀釘爲足務使堅牢待潮水退後先將木櫳放下崖際次取木樁排釘櫳足仍用堅木攔樁以大篾纜東定木櫳兩頭然後加上木櫃竹籠其木樁須長尺餘若遇水深處更須加長預先置下庶可應用

置造木櫃須用尺餘松株木爲四柱高六尺長八尺闊四尺外足須長內足須短其闊楞亦以前項木爲之四圍底蓋用堅厚松板釘成惟取牢固不貴輕巧蓋底近中兩邊各鑿透穿二眼兩邊居中各鑿透穿一眼乃取木櫳橫放裏足之上方用木樁以大錐打入空眼仍用長橫木穿入兩眼內直透三五木櫃使之相連每櫃兩側橫木之外俱用木樁攔定方以石塊裝進籠櫃似魚鱗疊砌隨即以石礫堆壓

置造竹籠用性韌易劈篾織成其上面留空二大眼長丈餘闊五尺以此竹籠直放入木櫳裏足之上方將木樁以大椎打入空眼攔定灌滿石塊方似魚鱗疊砌木櫳上空處亦用小長竹籠亦以篾纜束縛不使渙散較之終不及木櫃一時取急方可用之

二司監督每日朝暮差委勤敏官二員一在東首點閘官吏軍民夫匠糧耆里老過西如有不到者開註簿籍一在西首點閘如前開註中閒若有在役患病死亡亦准開豁註寫逐日會總計數申報痛責眾點不赴者問罪以警將來

外府州縣若有差委官員帶領夫衆前來赴役各置印信收支文簿一扇文移循環簿一扇發下本屬各色管理官吏逐日挨次開註收支各料呈報各該府縣具數轉申上司知會交換環簿每十日送簿往回查考支收以杜作弊仍差廉幹人員不時巡察報知庶免錢糧虛耗

近海近江地方若遇海患將興一時洶湧勢難捍禦須及未甚火速奔報府縣急請修築加拯溺救焚一般若少遲延以致沒汨滔天卒難措手若待此時雖多方救護亦何及耶

成化八年八九月間江潮大溢塘崩特甚　差工部侍郎李顒整築

潮候

初一日十六日午末潮漸大　夜子正

初二日十七日未初潮漸大　夜子末

初三日十八日未正潮漸大　夜丑初

初四日十九日未末潮漸大　夜丑正

初五日二十日申初　下岸　夜丑末

初六日二十一日寅初潮漸小　晚申正

初七日二十二日寅末潮漸小　晚申末

初八日二十三日卯初潮漸小　晚酉初

初九日二十四日卯末潮漸小　晚酉正

初十日二十五日辰初　交澤　晚酉末

十一日二十六日辰末　起水　夜戌初

十二日二十七日巳初潮漸大　夜戌末

十三日二十八日巳末潮漸大　夜亥初

十四日二十九日午初潮漸大　夜亥末

十五日三十日午末潮漸大　夜子初

陡門閘筧堰

減水陡門閘有五莫詳所始俱在舊運河官塘一帶潦漲河溢皆啟閘殺水以泄下塘天順間知府胡濬重修　一在德勝橋　一在雋堰　一在臨平（其二陡門俱在海甯地方）

鳳口陡門

勞家陡門

唐涇陡門（俱在縣西北苕溪東岸）

小林大閘在本縣十五都十七都東西界間舊閘莫詳所始蓋以運河塘下高田不與下塘河接旱無車灌置此蓄泄隔塘白洋石自二筧下流其爲塘下高田之利最溥年久坍圮天順間知府胡濬

知縣周博重建一鄉蒙利溉田數千

運河隔塘筧有七俱在運河官塘一帶莫詳所始蓋以塘下高田不與下塘河接旱無車灌置此諸筧由隔塘泄運河溉之而于筧下又各置檢水閘以節量上流舊址筧門稍高後多盜移低入河底妨損運河水利天順間知府胡濬相度筧門太低者重砌令高其下檢水閘地者重修嚴出禁約民或徇情啟閉致耗運河水者有罰

雋堰西筧　李王塘筧

金家堰筧　白洋筧

石目鋪筧　臨平鎮西馮家筧

曹家堰河底石筧（堰內田計三千七百畝在十八鄉）

堰

上堰在天宗水門外

下堰在餘杭橋側

雋家堰在沈塘灣東去城東北一十八里

金家堰在皋亭鋪東去城東北二十五里

吳家堰在永和塘去城東北四十五里

黃家堰去城東二十八里

湯家堰去城東北二十五里

施家堰在縣東北永和塘之旁

本縣學生員郎子瑛敘仁和水利

嘉靖甲午歲浙臬僉憲朱公命予志杭之水利纂將竣兩公去敘曰予以仁和父母之亦獨紀而敘之以備攷焉大邑東接海西逼大湖南阻江西望天目形勢卑廣羣水注焉非通之以河亙之以塘啟閉之以筧堰陡門則盈縮無防旱潦無賴欲民莫居粒食不可得矣故河有上下二塘水之經也有湖溪濱港江瀕河流支分派別水之緯也經緯列然後濬導之功可以循序而施然必兩河治俾諸水疏通則田禾可濟何以言之上塘河在縣之東北過雋堰臨平抵于長安達于崇德之界東瀦于華家池入于臨平回遠于海甯然塘高水淺僅通舟楫是雖稍可溉田若僅小旱則浜港先涸田即被災舟楫亦阻非濬治極深蓄水待需不可也又必修西湖故道以時啟閉其閘則所謂決西湖寸水可以灌上塘五十餘頃者信不誣矣下塘在縣之東北洩上塘之水西受錢湖之流歷五林塘棲會于崇德北達清河故曰新開運河西北達于德清四安歸于太湖西流于餘杭奈何阻之以山水析而不前然地勢既卑所防者撩也若奉口唐涇皆受天目諸山之水少有崩圯濫及圩岸滔滔溢流萬頃一壑故時以患里目之又如上塘之鼎湖挾自龍潭之險下塘三里濠十二里漾之風濤所係不細苟圩堰有一線溜則千百田頃瞬息就浸以故設堰三曰雋家曰金家曰吳家設陡門七在上塘者四焉曰德勝曰雋堰曰臨平曰小林在下塘者三焉曰奉口曰勞家曰唐涇皆以蓄以洩啟閉以時不使泛溢在小林者則又洩其流于白洋石目二筧以瀉下塘高阜之田利最溥也蓋下塘既卑而高田不可以車灌非此則千頃之田常爲枯槁設筧亦七曰雋堰曰李王塘曰金家曰石目鋪曰曹家曰白洋曰馮家皆若小林之利用而又置檢水閘以節上流高卑布置制亦周密第欲隄防于無事之先修築于將患之際詢諮規所循故道以追神禹之法亦存乎人焉爾已春秋左氏曰啟

塞從時若違時偏工猶趣興役呂紀月令曰時雨將降導達溝瀆葺舊救弊猶爲按職嗚呼是邑也名宦如胡濬鄉賢如范武每得而繼焉耶旱潦也奚鄙

仁和縣志卷六

仁和縣志卷七

湖廣江陵縣知縣致仕仁和沈朝宣纂著

卹政

自古聖帝明王之臨御宇內雖常存心于天下而必加惠于窮民夫此窮民者居常孤子無聊形影相弔甚至飢無與食寒無與衣病無醫藥死無葬埋呻吟號泣殊可矜也仁君于此何忍恝然于其懷耶緬自唐虞三代之後號善治者漢有文帝唐有太宗宋有仁宗其惠政之加終不遠古爲其作行而有限也洪惟我

朝創制立法德澤旁行而可垂之悠久斯世斯民何其幸也仁和雖居一方而凡良法美政率先舉行爲是乃志卹政

養濟院

宋崇寧元年詔諸路置安濟坊紹興三年詔臨安府置養濟院十三年又下仁和錢塘二縣路逐近城寺院充安濟坊籍定老幼貧之不能自存者及乞丐之人每名日支米一升錢十文小兒半之府城內外以常錢米支給諸縣或給錢米或撥官田各命主首掌之仁和錢塘二縣合置一在寶勝院一在艮山門外又善化坊四所元仍宋舊而頗增置日給錢米如宋而冬夏則加之布諸縣則以際留倉米支給又置慈幼局于樓店務對河淳祐七年令創屋慈幼局應遺棄小兒民間有願收養者官爲雇倩貧者就局乳視隨有願子之者從官請均給錢米如令

皇明洪武五年五月　詔天下郡縣立孤老院以孤老殘疾不能生理者許入院官爲依例贍養如或出外乞覓鄉市人民聽以餘賸之物助養其生敢有笞楚者有司以鬪毆論誣告者抵罪此等殘疾之人如或痊可願出爲民入籍者聽從其便有司毋得稽留欽此定例每口月支米三斗柴三十斤冬夏布各一疋小口給三分之二後又改定曰

養濟院

七年八月

詔書一款兵興以來各處人民避難流移或有父南子北至今不能會養願還聚者有司送還鄉里或身死他鄉拋下老幼願還鄉者聽及各處鰥寡孤獨并篤疾之人貧窮無倚不能自存者著有司從實取勘官給衣糧養饍欽此其月給

一等隻身大口米三斗柴三十斤冬、夏布各二丈小口（十四已下五歲已上）月米二斗柴二十斤冬、夏布各二丈

一等一家二口大二口月米五斗柴六十斤冬、夏布各六丈大一口小一口月米四斗柴五十斤冬、夏布各五丈

一等一家三口大三口月米七斗五升柴九十斤冬、夏布各九丈大二口小一口月米六斗五升柴八十斤冬、夏布各八丈大一口小二口月米五斗五升柴七十斤冬、夏布各七丈

一等一家四口大四口月米一石柴一百二十斤冬、夏布各一十二丈大三口小一口月米九斗柴一百一十斤冬、夏布各一十一丈大二口小二口月米八斗柴一百斤冬、夏布各一十丈大一口小三口月米七斗柴九十斤冬、夏布各九丈

十九年

詔書一款所在鰥寡孤獨取勘明白果有口糧未能除去差發者即與除去無可自養官歲給米六石其孤兒有田不能自爲與免差役有親戚者官司責令孤兒親戚收養

一款篤廢殘疾火速驗口收入孤老處關支使得遂其殘生有司如命勿怠

三十五年七月初一日

詔書一款鰥寡孤獨有司依例存恤毋令失所八年七十之上及篤廢殘疾者許人一丁侍養飢寒不能自存者官爲振給

右具載之律令

敕令有司不得泛視巡按監臨按臨篤廢凡有

大詔令又莫不先之以深仁厚澤之惠鮮而哀煢獨

者無所不至吁其眞

天地之仁也

仁和錢唐二縣附府

皇明洪武初　詔天下各置養濟院一所八年合創于觀橋西北以元貢院基爲之房屋四列以元亨利貞爲號每號百間共四百間東西各二百間共列井四創造之初本縣地方遠錢糧多凡一應材木石竹甎瓦灰土幷工匠人夫之費本縣出辦六分錢唐出辦四分若夫孤老月糧柴薪冬、夏布疋則各計口數而給之不在四六分

之刻也

本縣民屬孤老囙以本縣錢糧給養而軍屬左衛口每名口支米三斗共米一百九十四石一斗孤老亦附之以給養正德五年九月間民屬孤老男婦五十九名口月支米三斗共米一百七十七石每名口月支柴薪價銀二分共銀一兩一錢八分甲頭男婦一十名口每名口支米三斗共米三石每名口月支柴薪價銀二分共銀二錢冬夏各支布二疋共布一百三十八疋其月米支給預備倉存留其柴薪布疋係本縣里

甲丁田銀內支給

正德五年養濟院民屬孤老男婦三百四十五名每名口支柴薪價銀一分共銀三兩四錢一分每名口支布三丈共布一千四十一丈每名口折布價銀一錢六釐共計三十六兩七錢八分二釐

嘉靖二十七年七月養濟院孤老民屬男婦三百八十六名口軍屬孤老一名口每名口月支米大盡三斗小盡二斗九升柴薪花布折銀分作二季每名給銀六錢

（按孤老之在養濟院者生死去留無常其數固有消長不一茲舉弘治正德嘉靖三年內數有可查者互列以見例耳若夫孤老之多寡與凡錢糧之多寡隨時消長不能逐年逐月計也）

惠民藥局

宋元祐間郡守蘇軾嘗于城中創置病坊名曰安樂以僧主之仍請于朝三年醫愈若干人乞賜紫衣度牒一道復買用歲收租米千斛貲之公選朝官近臣有故人以金五兩銀二百五十兩爲餽公計卻之則逆意受之則傷廉乃悉送于杭用助買田而以書致謝意淳祐八年五月創

局製藥名曰施藥局分差職醫家至診視隨證畀藥日以爲常十年益以錢十萬介多方措置以賞罰課督醫者月以其數上聞有詣局以病狀自言者亦畀之藥

元至元初始置惠民藥局官給藥直設提領一員主之

皇明洪武三年命天下府州縣開設惠民藥局拯療貧病軍民疾患每局選設官醫提領于醫戶內選取內外科各一員令府醫學授正科一員主掌縣醫學授副訓科製藥惠濟其藥于各處出

産幷稅課抽分藥材給除不敷則官爲買辦舊置局八所後改爲一所置于西文錦坊之南大街西

本縣統于府藥局此不另置

鄉厲壇

鄉厲壇計共三百三十所

皇明洪武八年定制各鄉村每里立無祀鬼神壇一所謂之鄉厲祭無祀鬼神專祈民庶安康六畜蕃盛每歲如府日期三祭祭物隨宜祭畢會飲讀誓詞並與里社同

祭厲文某鄉某村某都某里里長某承奉本縣裁旨該欽奉

聖旨普天之下（云云並同府厲祭文）今某等不敢有違謹設壇于本里（以三月清明七月十五日十月初一日）率領某人等百家聯名于此置備羹飯等物祭享于本里無祀鬼神等衆靈其不昧依期來享凡我一里之中百家之內倘忤逆不孝（云云並同府厲祭文）保守鄉里如此則鬼神有鑒察之明我輩非諂諛之人靈其無私永垂昭格尚享

告城隍文某府某縣某鄉某都某里里長某等率領某里人民某等聯名謹狀告于本府縣城隍之神令來某等承奉本縣官裁旨遵依上司所行爲祭祀本鄉無祀鬼神等衆事該欽奉

聖旨普天之下（云云並同府告城隍文）尚念冥冥之中有等不在祀典之神不得血食之鬼魂無所依私顯靈怪悲號于星月之下呻吟于風雨之時憐其慘悽故敕天下有司依時祭享鄉村里社一年三祭仍命禮請本處城隍以主此祭（云云並同府告城隍文）欽奉如此今某等不敢有違欽于某年某月某日就本里設壇謹備羹飯殽物祭享于本鄉無祀

鬼神等衆然幽明異境人力難爲必資神力庶得感通今特虔誠告于神先期分遣諸將遍歷所在召集本鄉鬼神等衆至日悉赴壇所受祭神當承

勅命鎭控壇場鑒察善惡無私昭報爲此謹具狀白本縣城隍之神俯垂昭鑒謹狀

義塚

（文王爲西伯時因掘池沼見死人骨命吏葬之吏曰此無主矣西伯曰有天下者天下之主有一國者一國之主寡人固其主矣以衣冠更葬之天下聞之曰西伯澤及枯骨況於人乎由是觀之則後此義塚之設其有所祖乎）

宋崇甯三年詔諸州縣擇高曠不毛之地置漏澤

園凡寺觀寄留攢櫝之無主者及暴露遺骸悉瘞其中各置圖立籍記識仍置屋以爲祭奠之所聽親屬祭饗著爲令永世遵守

宋紹興十四年詔臨安府措置漏澤園遂下仁和錢塘二縣悉行拘收爲藩籬以限之選僧二名主管月給常平錢五貫米一石瘞及二百人者申請朝廷衣紫既又有旨令諸路軍州一體措置施行仍委常平司檢察自元以來俗多尚浮屠法其力不能自葬及暴露遺骸多以火焚甚至骨棄水中不立埋葬之所

皇明洪武三年欽奉聖旨浙江等處火葬水葬好生有傷風化可禁止了恁省部家講究將來欽此禮部議得民間凡有死喪必須埋葬並不許焚化若貧窮無地者仰所在官司揀選擇附近城郭空閒寬闊山園田地設爲義冢以便安葬並不得焚化如有仍前不悛焚化骨殖棄置水中不行埋葬者坐以重罪若亡歿遠方子孫無力歸葬者聽從其便刑部著之律令

仁和縣與錢塘縣因附府共置漏澤園十二所逮我皇明二縣共置義冢五所一在錢塘門外一在葛嶺西一在方家峪此皆屬錢塘故不詳畝數四至今在清泰門外者一係新增在武林門外者亦新增

一在鳳山門外萬松嶺下計一十九畝五分坐落本縣似蘭隅四圖地方東至官街西至萬松嶺南至劉富墳北至官街

一在清泰門外計八畝二分坐落本縣會保隅五六等圖地方東至錢塘江岸西至洪速等地南至行路北至本隅六圖幷臨江十一圖地界

一在清泰門外計二畝坐落本隅地方東至姚鎮墳西至城河南至行路北至行路此係土工簡孟義願將自己牧地輸官以置義冢

一在武林門外北新橋東計六畝四分九釐坐落本縣一都十四圖地方東至崇興寺水路西至崇興寺地南至崇興寺田北至官河此係里民姚明樂自輸財六十餘兩買地置冢外築周墻內植松柏構屋二間委人看守有司以聞提學副使張公鰲行縣以嘉義二字表其門閭

預備倉

宋

豐儲倉在仁和縣倉橋東

皇明

預備倉舊名老人倉洪武初令天下州縣鄉都各量置倉擇耆老一人主掌之故名其法凡遇歲豐縣官勸令當鄉足食之家義出米穀不等貯蓄官籍其數凶年許當鄉下戶貸借秋成抵斗還官著爲令有古義倉之遺意歲久頗就傾圮每

大詔赦之頒時敕有司舉行毋怠歲或饑饉鄉邑間有知義而獻給者焉有勸分而應命者焉正統初以言者戶部奏差刑部郎中劉廣衡巡行兩浙勸分預備因以老人倉改名預備受之仍籍自願獻官者與勸而分者多寡之數上之戶部請旌異焉視自獻米逾千石特賜璽書官爲樹表且復其家勸而分賜璽書但復其身又次璽書但立石其家以表追後又下冠帶榮身又錫以七品散官之令爲民勸義益多逆矣又因言者凡大小衙門吏典三司知印承差府縣僧道醫學陰陽官俱令入米有差免其考試就與職役又令一應囚徒所犯自笞以上至雜犯死罪凡有力者並聽入米贖罪本府遂以舊聖安倉改作預備倉收受歲亦不下萬有餘石皆所以備荒於未然者也

本縣預備倉洪武二十四年建歲久傾圮永樂三年知縣彭奎重建四所每所倉廒二十間

東倉在城東北臨平鎮

南倉在城北郭石灰場

西倉在城西北仲墅（今廢）

北倉在城北塘棲鎮

評曰（倉號預備爲凶荒設也其積穀取諸罪贖要在照時値征銀選委一二殷實誠篤大戶掌管已至多論令傾成足色每十兩爲一錠官給批文加以路費立限差往多穀地方擇買嘉穀差官監收其斗級止令收貯看守如此則穀雖年深自堪食用若令罪犯備穀上倉典官吏斗級留難以索分例遂使附近積猾包納其穀未免僞雜一經查盤簸揚勢必虧耗其經手人員定遭賠補若値凶荒窮民嗷嗷望食徒以不堪之穀發賑之其何濟于飢而救其命乎）

壇廟

築土使高曰壇所以求神於無形建屋肖貌曰廟所以求神於有象然必守土者循官秩之崇卑以

爲祀事之主宰否則分不相倫氣不相感雖曰祀之其實瀆之書曰瀆于祭祀時謂弗欽記曰神不歆非類蓋以非類卽所弗欽非有見于幽明之故何能制祀若是其切且明哉唐虞世遠三代跡荒下至漢唐宋諸君皆非聖人在天子之位固不足以語上古之禮洪惟我

聖祖肇造區夏之後首命禮官講明祀典尊卑有序隆殺有差著爲條章頒行天下誠萬世不刊之典也仁和祀典悉附府統行但其廟宇之經營品物之措置不無賴于縣也爲是乃志壇廟

壇

社稷壇此是府壇非邑壇也在錢塘門外尉司下扇其建置沿革禮部定到圖式儀註具見府志茲不復載但二祭牲品坐派仁和營辦雖則隨班行禮實無異于本縣專行也

風雲雷雨山川壇在鳳山門外包家山實係錢塘境內其建置沿革禮部定到圖式儀註具見府志其牲品雖坐派錢塘營辦而其隨班行禮則與錢塘一體也故載之

郡厲壇在武林門外霍山坊亦在錢塘境內例不當載本縣與錢塘縣旣統祭於府壇凡有祀事亦有賴于本縣一年三祭其祭品坐派仁和管辦清明日十月朔錢塘管辦七月十五日

城隍廟在錢塘寶月山例不當載然本邑與錢塘皆統立于府凡祈禱雨暘疾疫幷新官到任一應牲帛祭品坐派二邑分辦故載之

里社計　所凡鄉村每里一百戸內祀五土五穀之神專爲祈禱雨暘時若五穀豐登每歲一戸輪當會者春秋二社祭以一羊一豕酒果隨用祭畢令一人讀抑强扶弱之誓其詞曰凡我同

里之人各守禮法毋恃强凌弱違者衆先罰之然後經官或貧無可贍衆用給其家三年不立不使與會其婚姻喪葬有乏隨力相助如不從衆及犯姦盜詐僞一切非爲並不許入會讀畢長幼以次就坐會飲盡懽而退務在恭敬神明和睦鄉里以厚風俗祝文時維某年歲次月日朔甲子某縣某鄉某郡某里某等謹致祭於五土之神五稷之神惟神參贊造化發育萬物凡我庶民悉賴生植時惟（春東作方興　秋歲事有成）謹具牲醴恭伸（祈告　報祭）伏願雨暘時若五穀豐登官賦足供

民食充裕神其鑒之尙饗

廟

嘉澤廟俗呼爲西井寺在湧金門北城下卽唐相國鄴侯李泌德宗興元間守杭有政績故民立祠祀之

李鄴侯祠在今豐樂橋東香餅子巷神名泌字長源德宗興元間守杭有政績郡故斥鹵鑿六井引西湖水入城民德之爲立祠宋嘉定中賜額嘉澤咸湻中潛安撫說友拓址重建

廣福廟在惠濟橋卽鹽橋神姓蔣名崇仁杭人世居興德坊喜賑施每秋成糴穀預儲貴則賤糶如原價仍許糴者自量歲歉或捐以予飢者死之日囑二弟曰爲人須存仁心力行好事里人相與祠其像以報之人心所趨靈應如響咸湻初賜廟額曰廣福六年安撫潛說友請於朝封神及其二弟皆列侯曰孚順曰孚惠曰孚佑廟屢毀于火而鄉人屢新之石塘胡公長孺作傳天台徐公一夔撰重建記

胡長孺傳（虎林城東北陬巍然石梁駕大河上爲鹽橋民糴食鹽由江來舟載至是檣去以是得名橋頭北植柵木其下而立屋其上爲廣福廟七十楹門南向士女祠者爭道出入常壅塞溢橋東西四十餘丈不得行檣旁民沽酒作餈餌鬻馬豕牛羊二三十家他祠葢莫及按舊志孚順侯蔣氏世杭人生宋建炎間喜賑施穀成熟時糴儲價貴用糶價賤糴予人不熟捐于人者自幼逮老不變告二弟存仁心力行好事言已卒人相與立祠侯家後一百三十一年當咸湻三年臨安尹潛說友以武學生蔣文明若干人之請奏錫廟名廣福六年尹爲侯暨二弟請賜爵皆列侯銜書祠部考行庸定號曰孚順侯孚惠侯孚佑侯湻熙間又爲立祠鹽橋東北尹韓彥質過杭見民羣聚趣壞祠卽曰侯降尹治憑老兵辨數甚力彥質愧謝爲徙橋上今廟韓所徙也故老相傳不得侯名字獨記其昆弟之次爲七郎當侯糴糶時使人緊各中其意因號侯自量廟末賜名之歲有劉宗申晉之者暴戾士也以縱橫說游蜀荊江淮及爲吳淵潛李曾伯馬光祖客嘗行邊攝資州守怨曾伯子知衡州事約以杓反告密下杓亡反狀得他罪致死父納官以贖猶除杓名劉借七寶寺館焉賈妾置券盛陳金銀器飲食妾父若牙倉夸示多藏奴薛榮刺知藏處夜懷刀入劉卧中殺劉擇取藏物逃去捕急尹矢侯日三日不獲榮夷廟毀像榮待錢卜崇德市而獲榮逃常彷彿見邏人從而後以故不能去其自疑若有躡之者然他相傳神怪事甚多得詐著劉事顚末蓋其事可爲世戒胡先生曰前此四十年長孺在虎林聞故老誦說趙忠惠公爲臨安尹會城中見口日食文思院射米三千石常稱北關天宗水門木舩入四千石賤二千石貴與日食適相若價圂等侯之無不中者爲平糶倉二十八廒若鹽橋北糴湖秀蘇常州來置碓房春治精善歲六十萬石視米船入不及日食輒取賤償與民消折本錢巨萬竟尹去十三年米價不翔民不食糲惡驅儈不罹刑辟良尹哉長孺之母實忠惠姪女忠惠薨長孺九歲七歲時見公於建康府治眉目清峻如圖畫中古偉人頣彥今口籍除去乘來與故時亡懸殊若牧守大故忠惠時規模民亦效孚順昆弟飢處

倘使弗知況乎歲耶

徐一夔重建記

吾惟穹壤開闢行咏息之徒苟具方寸間一念所存純一無偽仰不愧俯不作則其發見施諸明而無不孚達諸幽而無不格惟神奮起闇闇所為不過如古貨殖家以市價為術原非有異于人也但其所存一以濟人利物為心無有私意存乎其間故其生也惠被于一方而人德之其歿也福庇于後世而人戴之非僥倖于一時者所可致也若夫單夫細人以左右望而罔市利而惟恐不足者或過茲廟仰觀肖像甯不惕然有警于心而知所戒哉神降生之日一方之人會享祠下以祈以報因作享神之詩使歌以祀神詩曰吳之山兮蒼蒼河之水兮洋洋有廟巽巽兮在河之梁神之來兮不來日睹睹兮延佇或洽然兮以風或黯然兮以雨俎有牲兮其牲既滌尊有酒兮其酒匪酤胙饗潛通兮侯食有所逐畢方兮其去無跨驪海若兮波濤乃東物不疵癘兮人不暴凶降福穰穰兮我民攸崇吳之山兮不改其色河之水兮其泚旋湜於萬斯年兮惟神之宅小民祈報兮歲歲其無數

忠佑廟去府治北五里在今憲司左卽宋岳王故宅秦檜誣王死獄中女尙幼抱銀瓶投井死俗呼銀瓶娘子紹興三十一年以王宅為太學立土神祠以祀王封正顯昭德文忠英濟侯後加王爵謚武穆寶慶二年改謚忠武事具宋史元至正中加謚保義并祀其女而俗竟呼為銀瓶娘子廟

江陰王逢詩碧梧月落烏號霜寒泉幽咽金井牀綺疏光流大星白夢驚萬里長城亡女郎報父收囹圄甯冨將身贖無所宮家聖明如漢王奕心愧死縱縈女井臨交衛丁通海海枯衢遷井不改銀瓶同沈意有在萬歲千秋露神彩魂兮歸來風颯然趙陵無樹容嚥鶻阿爹墓木西湖邊

顯祐廟在本縣舊百萬新倉西神姓陳名仁果常州晉陵人仕隋至司徒沈法興謀叛忌司徒威名召食毒死之忠憤赫靈竟以神矢斃法興唐武德初嘉其功封忠烈公至後梁封福順武德王後周加帝號宣和四年賜常州廟額曰忠祐咸淳四年安撫潛說友以嘗禱雪祠下昭應如響仍崇飾廟貌而新之且識其事于壁云咸淳

二年十有二月上將郊見天地命臣祈雪羣望說友辱以都曹走顯祐行祠卜籤其兆曰黃龍載書蒼龍負圖天下無事帝王錫符方隅砥平民物繁夥既而大雨雪雪已乃齋蕆事之夕明星有爛三靈顧歆由是歲屢豐四方無虞茲固聖主元臣一德丕格然神之預告太平蓋有不可度思之妙矣四年說友適尹府乃因舊祠藻飾之且闢且閎庶以崇瞻依昭靈貺

淮安忠武王祠在前洋街神為元丞相伯顏方其統兵平宋之時能以不殺俟宋國母幼君出降

卒保全一城人民生命故死後祠之翰林學士承旨劉敏中撰碑細詳碑文始終爲元須伯顏功德故删之

干勝將軍廟在新橋神爲唐將東平王張巡子名亞夫當時以巡死國拜金吾大將軍南陽人也初巡守睢陽時亞夫善出奇敗賊因以干勝名神宋都汴時有廟祀巡亞夫獲附巡廟宋南渡凡汴之有廟皆得祀之于杭杭人既重巡之忠烈因別祀神于新安坊橋鄉人有禱輒應元元統間燬于火洪武間廟僧廣成永懋新之

杭州府儒學訓導何敬撰記

原夫天地之大也日月之明也鬼神人物之幽且顯也而有感通之疾惟忠與孝焉蓋仁者不遺其親義者不後其君忠孝之根于仁義者如此雖庸人孺子畀卒賤隸聞人臣之死忠人子之死孝未有不深羨而欣慕之者此無他秉彝好德之良心自不能已亦以見人心同有此義也況生爲名臣歿爲明神忠孝表表在人耳目者又安得不加敬乎杭之新橋祀干勝將軍唐御史中丞張巡子亞夫也天寶末祿山作亂神父守睢陽以疲卒數萬嬰孤城抗羯胡大小四百餘戰力屈而死可謂雄烈者矣肅宗旌其忠詔贈揚州大都督妻贈申國夫人人是時神尙幼拜金吾大將軍稱將家子故人以干勝云宋都汴有廟祀巡神實附之高宗南渡遷都于杭凡汴之有廟者皆得祀巡因建廟焉于壽安坊神堂巷封嘉應廟時將遷神爲別祀議者謂得近地爲宜以新安坊橋當屬闕之衢據高爽之地

專祠以妥神像于是伐石爲梁跨水爲基華殿甃深高樓翼然過者悸心入者易慮歲府祠祀有禱輒應神之所錫福于民者非一日矣予嘗謁神祠下登樓而望焉遠則會稽諸山聳峭壁立隱約互見浙之潮水泛溢引流入城遠迤曲折自橋下道趨北關商賈水運篙檣之聲不絕近則湖山之秀與胥母拱時烟雲之掩藹陰陽之開闔儼然如神駕之往來乎其間也夫山川之蓄居邑之富人心歸向之誠神之靈也宜哉世俗以能禍福爲靈而不知神之所以靈者則在此而不在彼也皆晉之卞將軍壼父子俱死于蘇氏之難一門忠孝殆與神父子招燿後先而皆廟享至于今不廢但神父之忠轟轟烈烈特異夫世之所以爲忠者故人敬信尤篤也行者過神之祠瞻神之像聞神父之偉蹟則忠孝之心油然而生其於風俗亦豈無所裨乎咸淳十年褒封神亭侯仍加福德二字所以昭靈貺也廟舊有碑元正統間居民不戒于火碑毀不存今本廟僧廣成永茂賂其廟宇歲久將圮乃改而新之亦既里人都順彰潘允齊政來請記于予予方職教邑庠以忠孝訓迪弟子及聞順彰等之請辭不獲遂乃詳其說俾書于殿壁用爲忠孝者勸焉錢唐何敬記

助聖廟在忠清里神姓褚諱遂良字登善褚亮之子世爲杭仁和人初授秦府參軍貞觀十八年擢黃門侍郎參與朝政永徽五年高宗欲廢后立中宮遂良直諫以至扣頭流血遭許敬宗奸言貶爲潭州都督既又復誣遂良與韓瑗潛謀不軌竟致死貶所未考何時其里立祠凡里人有水旱疾疫與夫出入謀爲無不禱之屢著靈驗郡人周璟彥克具神始末赴京奏請時議

欽允特詔有司舉行祀典如議由是廟宇一新神靈始慰每歲以春秋仲月擇日祀以牲醴府官主之其祀合用之物額派仁和置辦舊擇羽流看守近以遠裔入居以奉香火

廣西右參政里人朱公鏞撰碑記

惟杭爲浙江首郡邸城之東北昇平里褚家塘者舊有廟曰助聖祀唐右僕射褚公遂良累著靈顯邦人祀之特嚴惟公以顯慶二年秋八月累貶愛州刺史至戊午冬十一月卒於貶所嗚呼公位宰輔相高宗致永徽之治未幾以諫立武昭儀關宗社安危大計終貶歿荒以歿其神宜與名山大川煜煜列星臨乎宇宙無所不之矣奚獨眷然茲土乎蓋公郡人也自公以上累世有家錢塘公雖逝矣而其不逝者神安知獨不翳然大荒焄蒿悽愴蔣然閔然於素所耕釣

之地乎茲去唐將九百載矣郡有水旱則禱之疾疫則禱之出入起居吉凶災祥又無不禱之其孚祈宏庇于吾人者尙矣禮曰法施于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能禦大災捍大患則祀之則公之神合于祀典其永血食于斯土者宜矣謹案唐書公姓褚氏諱遂良字登善散騎常侍諱亮子也歷官尙書右僕射高宗即位無忌與公同心輔政上亦尊禮之恭己以聽故永徽之治百姓阜安有貞觀遺風及高宗將以武氏進位中宮朝議未決上召長孫無忌李勣于志寧及公入公曰今日之召多爲中宮上意既決逆之必死太尉元舅司空功臣不可使上有殺元舅功臣之名遂良起于草茅無汗馬之勞致位至此且受顧託不以死爭之何以下見先帝入見直對以皇后無大故不可廢言之切不爲撓黜爲潭州都督卒立武氏累貶愛州以死公之忠義大節始終不渝崇廟貌以嚴祀之不獨以報公艱苦之節亦爲世人心所同然欲尸而祇之而意有不可過者也成化十一年郡士周璟銜詞走門千里具祠事本末陳請于　朝肆惟我　皇上纘列聖洪猷以綱常爲治特　詔所司舉行祀典如議僉慨廟宇隘陋未足以榜圖家崇明祀之盛舉也將謀拓而新之浙江巡按御史維揚張公東魯李公與蒞臬重臣及郡之守臣咸有志於冀贊風敎詢謀僉同工料具舉以廟門麗牲之碑宜有文詳載厥事乃畀鏞執筆鏞郡人也仰高于公非一朝夕烈人心義理同然之發固自有不容已者敢輒詳列如左用爲萬世告

蕭酇侯祠在睦親坊新慶巷侯姓蕭諱何沛邑人起自刀筆事沛公後隨沛公至咸陽何先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圖籍藏之漢王所以能知天下阨塞戶口多少强弱之處民所疾苦者何之功

也及漢王東定三秦何留收巴蜀鎭撫告諭後守關中爲法令約束立宗廟社稷宮室縣邑且轉漕給軍漢既定天下以何功第一封爲酇侯

尙寶司少卿錢塘徐六橋江山撰碑記

杭城西北陬東西壁里有故蕭酇侯祠祈禱占卜有靈異與民應答如響客有仕進不遂者過予敎述平生結髮讀書誦習數十萬言抱負伯王略而人莫與知今告無津具言酇侯祠神靈即往祀之宜得齊遇也余曰謂何曰昔人言繫刑獄者祀皋陶皋陶州官也吾以爲向仕進不達者祀酇侯酇侯達仕者也昔秦方鼎沸楚漢之勢未分幣准陰挾持利器落落不偶惟與蕭相閱語知大計一目信逸去相國追及之信用而楚誠漢興皆相國之明也其神有知親賢業士吾即祀之宜必以追信者追予哉余偉其言居無何有酇侯

祠道士以重建祠祈子記之予謂昔高帝起豐沛相國沛人也何與食茲土哉雖然岳鄂德厚者流光高帝以布衣定漢家四百年大業而相國爲之名世史稱其治關中法令約束宗廟社稷縣邑龍者畫一爲一王法其法律尚在也至今用之此其英靈之會常與造化元氣流轉于宇宙閒惟其凝結所寓斗世稱鄭侯昴星之精是星日照臨下土精之所聚豈有常哉由是而言則相國之祀吾土未爲異也按前志是祠鑒南宋沿甕至今歲久圮廢正德乙亥封刑部主事張繪長沙二守董播者民焦富彭鎰輩延長春荷都紀陳宗輔徒湯良佐居守飭治修舉爲嘉靖乙未燬于火道士蔡如樟重建延以聯播復以重後褱以堂奧周垣庖湢具備以嘉靖辛丑孟夏之吉落成是役之興前刑部員外郎邵經邦以所制應與有功力予亦里人也謹爲記之禱云有所刺者貞可廢也鄭侯祠是爲士民禦灾捍患後之人其謹祀之無使懈弛也哉

郡庠生里人吳子元良撰碑記

往予以郡伯之命同修杭志志諸祠廟僞怪夫蕭公之祠之尤也蓋無慮十餘所稱蕭王焉斯則淫且妄矣易其忘或曰神祠東近戒民坊在古爲侈人市曹爲司憲之衛以公嘗制律有功故立祠報之其然豈其然乎第見造謁者莫不祇畏祈者問者咸答如響乙未歲三月燬于鄰火道士蔡如樟新之視舊加偉或疑公未歷茲土祀不黷乎豈知古稱暴虐秦爲甚煩力役苛刑罰焚書籍坑儒生壞井田廢阡陌民之怨苦于秦深入骨髓窮山極海而無所避之時惟蕭公輔漢祖以龍興誅無道于蛇斷代虐以寬永清四海遂佐炎漢鴻業匹休殷周焉英主自謂不如贊陪守其規制至于廢世祚移狀恭而民猶謳吟思漢卒歸光武夫怨秦者此民也戴漢者亦此民也是故其受害彌深者其感德彌厚芬相國之功不可誣也非所謂以勞定國者與法施于民者邪是者宜在祀典夫其功及天下

（後也者豈以殊方異代而疑之乎司馬遷曰位冠羣臣聲施後世與閎夭散宜生爭烈矣班固亦云爲一代之宗臣慶流苗裔蓋良史所書如此是可記也已故爲記）

宋忠烈二侯祠在棗木巷烈文侯姓張諱憲武穆王部將驍勇絕倫常統兵出戰屢立大功繼忠侯姓岳諱雲武穆王子自幼膂力過人常持鐵鎚約重八十餘斤出入行陣所向風靡此二將素爲金人所畏後因權奸秦檜與金連謀欲殺武穆以及子雲及部將張憲誣以謀反陰害武穆於大理獄戮雲憲於眾安橋市曹當時人皆忿恨不平咸欲誅檜以啖其肉其時二將冤魂不泯常顯靈於斯地故里人建祠祀之往往得福得利遂以資福資利名祠至孝宗時武穆冤白追贈爲鄂國武穆王憲爲烈文侯雲爲繼忠侯里人改額爲忠烈二侯祠歲久祠圮復加修葺福建致仕副使里人姚公震撰碑記至正德十五年巡按御史張公縉志存褒忠下車未久諭知此祠傾頹已甚不蔽風雨無以安神靈即下其事於有司命工商計財費刻日重建復得里士張繪樂捐隙地以拓祠基是以祠宇敞宏過者改觀廣東致仕參政鄒公虞撰碑記

二郎神廟在忠清里神姓鄧諱遐字應遠陳郡人也自幼勇力絕人氣蓋當時人方之樊噲桓溫以爲參軍數從征伐歷冠軍將軍數郡太守號爲名將襄陽城北活水中有蛟數出害人遐拔劍入水蛟繞其足遐揮劍截蛟數段而出自是患息鄉人德之爲立祠祀之以其嘗爲二郎將故尊爲二郎神

（按杭非斬蛟之地亦未嘗有功於杭州得立祠必其屢顯靈異于襄或者杭之人曾禱彼祠數有應驗歸語鄉人因立祠未可知也）

通聖廟在忠清里宋瓊花園內也神姓褚諱載遂良九世孫性行端潔學問該博鄉邦敬仰先家廣陵（即今揚州）傳得織綾錦法歸寓故里業益以精人多倣傚迄今環里之人善織綾錦自神始也歿後顯靈於人忽降筆曰今承上帝之命以吾忠臣後裔平生正直有善無惡得以廟食瓊花舊圃汝輩知之由是里人相聞郡邑大夫立祠祀以牲牢題曰通聖凡有水旱疾疫詞訟經營悉往問禱無不響應

安慶府推官同邑姚震撰通聖廟碑記

杭古吳越交會之地隋建爲州唐因之褚公遂良實州之平安里人貞觀永徽間直言極諫有裨治道卒以諫立武氏貶潭州都督後徙桂州未幾貶愛州刺史以死孤忠大節爲唐名臣里人敬而慕之立廟崇祀扁曰助聖復以公所居是里既久旋屬他人乃名其地爲褚氏堂崇奉香火不絕迨宋高宗南渡駐蹕于杭詔移廣陵瓊花來植其里故吳慶忌居第舊基創飾園圃立神尸之先是遂良九世孫名載者性行端潔學問該博人咸敬仰其先家廣陵獲織綾錦法世襲爲業載歿厥後數顯靈于人復降筆曰今承上帝之命以吾忠臣苗裔平生正直有善無惡得以廟食本園汝輩知之于是里人相聞郡邑大夫立廟祀之祭以牲牢題曰通聖凡有水旱災患經營出入禱之無不響應迄今一鄉之人皆織綾錦爲業由乎神之始也助聖通聖初皆有碑以紀厥事元季兵火居民凋敝廟宇堦塲碑亦顯覆瓜分獨遺神像風雨剝落士人季用況業富處奉香火年久永樂癸卯二君歎曰神君有唐忠臣之後覆庇吾鄉人多賴之今茲廟貌頹圮神何依焉尚義之士一十有八乃各捐資鳩工重建以妥精靈冀其神有所主靈有所施郡境平康老幼安謐庶幾助聖與通聖二祠相附密邇一鄉之間孚佑吾人香火傳之永久顧不羨歟肇始于是歲六月甲子落成于九月丙戌二君又以不可無文以垂告來世乃具實介予友金子士宗儆言勤諸貞珉以侈其傳予既序其神之本來如右復繫之以辭曰存焉善兮歿爲神保茲土兮依神靈人樂業兮里安甯替于昔兮降于今香火永兮人之忱神其靈兮恒來臨圖之邃兮閟且深春社祇兮神居歆

顯忠廟在長生橋神乃漢武帝功臣封博陸侯其廟宇建置始末詳見潛說友舊碑無存惟江浙鄉進士葉森所撰碑記在橋下記云傳曰聖王之制祭祀也禦大患捍大災則祀之有功于民則祀之其所以祀之之意答明貺也若山川社稷之

炳靈故在在尸祝之皆有功于民能禦患捍灾者也是以具名太常勒功傳史而天下羣祀從有功焉杭之清湖開元宮西有廟曰顯忠士人稱霍使君祠漢大將軍博陸侯也按舊志云吳孫皓時神降于庭自言漢霍光求立祠于金山之鹹塘以捍水患宋紹興初建行廟于錢塘左三廟之長生橋仍加封忠烈順濟昭應王質諸宋會要秀州華亭縣小金山漢霍光祠宣和間賜額曰顯忠烈順濟公廟紹興之封異其名號耳初廟基屬民眾乃鳩錢劵其地定爲神居棟宇既完禱祠日盛事無鉅細咸請于神應若影響至嘉泰紹定間兩有反風滅火之應紀事傳信廟碑具存國朝元統初夏六月甲申火自朝至于日中戾始市西坊清湖岸而止焦土者萬有餘區死如焚如棄如者勿可以數計民窘急騐且震恒望廟以呼如嘉泰紹定之時神赫赫厥靈飆風遽轉隻瓦不毀廟貌如故暨左右民克保厥居錢塘縣庠去廟爲最近時有司新刻會要于學予參校讐將完約費五萬餘緡亦賴以存神之功能如是者不一推而廣之則禦大患捍大灾不難矣詎止有功于民而已也于是杭之士民裒金葺廟以答明貺猶以未盡其誠將謀刻詞以紀靈著弘文輔道梓德眞人眉叟王公捐粟爲助承務郎遂昌縣達魯花赤阿剌帖木公施金若干采備神像奏議大夫會昌州知州管公彥清爲之致石請文于余辭不獲故得紀其實焉他時守土之臣能以神功叩請奉常載在祀典與百神受職則國家受民禮神者至矣神之福斯民者肯如何哉

揚清祠在忠清里改凝眞觀爲之蓋其里人王公僉憲琦素持廉介後致仕家居雖貧甚人有餽者亦堅辭不受竟以餓死復有同里項公郎中麒亦以冰蘗終身不受非義致仕後二十七年

僅以饘粥餬口雖至屢空不改顏樂嘉靖二十年知府陳公一貫因前守陳公仕賢嘗建一祠以祀二公扁曰揚清庶不併祀二公於褚僕射之旁奈規制隘陋不稱祀事爲是學之師生白其事於督學孔公得請凝眞菴爲之其詳具見於陳公一貫所撰碑二十四年知府嚴公寬同知邱公道明通判劉公希召推官劉公幾章同立石焉

陸一貫撰碑記

傳曰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得失寵賂章也然則有能握楡淡甑苦節皭然不滓憔悴畢命而弗顧者於以風世豈微也哉蓋予考王項二公遺事有感焉二公俱杭人王公琦永樂中由鄉貢進士爲汝州儒學學正擢監察御史出爲按察僉事致仕貧甚併日而食衣緝衹爲之有司歲時候餽遺堅卻謝不受歲暮大雨雪一夕寒餓卒項諱麒亦鄉進士天順初授南京吏部司務轉北工部營繕員外郎母老陳情就養改南京刑部尋歷郎中乞歸養病家居二十七年饘粥僅糊口然空者屢矣日閉戶抱膝歌吟若充然有得者二公沒久矣杭之人士至今能道其事云嗚呼古有貧士蓋細氓羈旅崎嶇困頓上下無交也者茲二公遇時有稱竟枯槁牖下未之聞矣茲豈子之所謂愉淡苦節之士非耶然今之世豈可少斯人哉初唐忠臣褚太傅者杭人也故杭人即太傅里爲祠祀之二公實繼產太傅里正德嘉靖之交巡按侍御史唐公表其里曰忠清里而錢塘令王存者緣是併祠王公于太傅之旁嘉靖二十年予從弟仕賢爲杭守則謂其弗專也別建一祠因里名

（名祠曰忠清然制頗隘陋不稱去年冬學官弟子輩請於今叢學者憲台孔公事下府時予適繼守府得其近坊疑眞菴者議毀其中堂所爲像延神祀于中改額曰陽清祠用別諸太傅也又與田十二畝俾二氏歲收其租爲守祠費今年春始祀新祠因刻于石）

白澤大王廟在純禮坊宋眞宗景德年間遼兵入寇寇準倡議請帝親征時六師所食仰給海運準策中尉梁元帥專督漕運行至海中適有猛獸號白澤者出沒海中洪濤巨浪交作運船幾覆忽見空中一神乘龍馬揮鞭驅逐白澤趨服濤浪頓息檣運保全元帥仰荷神庇建祠祀之逮後奏請因敕封爲土神

考據（山海經東有望山有澤獸者一名曰白澤能言語王者有德明照幽遠則至昔黃帝巡狩至東海此獸來見云爲時除害）

麋相公廟在艮山門南神姓麋諱竺字子仲東海胊人祖世貨殖僮客萬人貲財鉅萬初爲徐州牧陶謙別駕從事謙卒奉遺命迎先主於小沛後呂布乘先主出拒袁術乃襲下邳虜先主妻子先主轉軍廣陵海西竺進妹于先主爲夫人奴客二千金銀貨幣以助軍資先主困匱賴此復振後曹公表竺領嬴郡太守竺弟芳爲彭城相皆去官隨先主周旋先主將適荊州以竺爲左將軍從事中郎益州既平拜竺爲安漢將軍班在軍師將軍之右竺雍容敦雅而幹翮非所長是以待之以上賓之禮未嘗有所統御後以弟芳叛關羽迎孫權致羽覆敗竺是時面縛請罪先主慰諭以兄弟罪不相及看待如初竺慚恚于病歲餘卒按竺之得封爲神者意其或者慙恚而卒故立祠祀之以報其恩義予想汴京嘗立有此祠高宗南渡建都後亦封爲此處土神以奉故都香火

攷據（搜神記曰竺從洛陽歸未達家數十里路旁見一婦人從竺車求載行可數里婦謝去謂竺曰我天使也當往燒東海麋竺家感君見載故以相語因私請之婦曰不可得不燒如此君可馳去我當緩行日中火當發竺乃還家遽出財物日中大發）

同仁祠改于佛寺爲之事詳于佛寺

諸葛明王廟在宮圍路神乃蜀之南陽人未考何故得爲斯地土神嘗攷高宗會要杭之廟食隸祠官者凡十三而四在畿內曰忠清祚德神應通惠而旌忠無與豈闕文哉予因思之必其自汴南渡之後既已建都于杭凡汴京素奉之香火有十三悉立廟崇祀或者神之後裔隨駕南

渡不忘乃祖因私立祠以祀之未可知也不然既非食邑于此鄉又非生長于此鄉何以受祀於此鄉也哉

興漢帝君廟在雋堰圩神姓項名羽下邳人素與漢高帝爭天下至勢窮力竭而自斃何嘗有興漢之心蓋當楚漢爭雄之時使非項羽東征西伐所在屠毒以致人心怨怒則漢高帝雖素稱長者而能寬仁恐一時人心未必翕然歸向而五年未必成帝業也故以魯公禮葬之未知何時以興漢帝君封爲土神今此鄉有此土神或

者亦因汴京所祀而祀之

晏公廟在武林門北夾城巷內神姓晏名戍仔世爲江西臨江府清江鎮人元初爲文錦局堂長解文錦赴上都因病歸登舟即尸解人以爲神立祠祀之後顯靈于江湖洪武初封平浪侯神舊爲崇果寺伽藍元末兵燬洪武四年化主沈原建蓋草舍雕塑佛像二十三年浙江諸都指揮因漕運在途蒙佑平安乃捐已俸協同沈原起造殿宇廊廡一新居民祈禱輒應其殿梁書名猶存前殿觀音猶是崇果寺故物

潮王廟在芳林鄉又名石姥祠舊志神姓石諱瑰生于唐長慶三年生時靈異逮後江水洶湧强弩未射之先沙漲無節或風怒湍急自城東步行彌望皆海民苦潮害日不安生神奮力築堤以捍水勢雖祈寒暑雨不懈功未就竟死于瀨後爲神威通中官爲立廟封潮王宋宣和間睦寇犯順朝廷以韓世忠禦敵時則陰雲四合聞空中叱咤聲仰見旌幟書石姥潮王之號軍士奮勇大破寇兵嘉熙間潮水潰堤嚙岸漂蕩居民人力不能禦京尹趙公與懽躬禱祠下潮復

故道有司上其事加封顯德忠惠王然則石姥潮王四字因見空中旌幟所書世遂稱之然卒未考何以謂之姥也僧誠道原撰昭化寺潮王廟記

順濟聖妃廟在艮山門外攷之廟記神本莆田林都檢仲女自幼不字數著靈異死後祠于莆之聖堆江口白湖宣和五年賜順濟廟額自紹興二十六年封靈惠夫人紹興三十年改封靈惠妃慶元四年加助順敕曰古以女神列祀典者若湘水之二妃北阪之陳寶兩宫之女南少岳之

夫人以至丁婦勝姑亦皆廟食夫生不出于閭門死乃祠于百世此其義烈有過人者矣靈惠妃宅于白湖福此閩粵雨暘稍愆靡祈不應朕惟望舒耀魄其名月妃川祇靜波其名江妃爾之封爵既曰妃矣增錫美號被之輪奐崇大褒顯凡以爲民尙報恩以永厥祀嘉熙三年累封爲靈惠助順嘉應英烈艮山有祠自商份感夢始開禧寶慶一再創建又有别祠在候潮門外蕭公橋他如閩廣浙江淮甸凡瀕海之地往往廟焉丁伯桂撰重建廟記

惠順侯廟在江塘嘉定五年二月江潮衝嚙石塘帥漕建廟以禱咸淳二年敕賜忠順廟爲額四年七月壽和聖福皇太后降錢重建廟址陷于海遂廢

順濟龍王廟在湯村鎮政和五年郡守李偃以湯村嚴門白石等處江潮侵嚙兵請同兩浙運使劉既濟措置用石版砌岸因建廟累封靈應昭應嘉應三王廟址陷于海遂廢

申將軍廟在臨平斗門橋北三十步今廟有殘碑宋季人撰謂爲申包胥鄉人于此祈禱多應考（據申包胥楚大夫也定公四年吳師入郢包胥知楚不能敵乃如秦乞師秦不與包胥依庭牆而哭日夜不絕聲勺水不入口七日秦師乃出救楚楚圍解楚王賞功胥逃賞想舊都亦有此祠宋南渡因遷建于此）

楊和大王廟在方輿神姓楊名沂中紹興間賜名存中字正甫代州崞縣人宋宣和山東河北羣盜四起存中應募擊賊積功至忠翊郎自幼天資忠孝勇敢大小二百餘戰身被五百餘鎗屢立奇功羣將敬伏宿衛出入四十年最寡過高宗禮遇殊渥孝宗以爲舊臣尤禮遇常呼爲郡王而不名祖宗閔父震及母皆死難存中旣顯

請于朝宗閔謚忠介震謚忠毅賜廟曰顯忠曰報忠又以家廟祭器爲請遂許祭五世前所無也嘗營居鳳山十年而就極山川之勝後獻于朝廷更築室焉又葺園亭于湖山之間高宗爲書水月二字出是觀之則廟之在方輿者必祠在别墅私所崇奉後封以爲土神云

周絳侯廟在臨平鎮晉建武元年侯裔孫卓卜居臨平卽其地祠侯建炎中金人犯杭居人爲柵環廟以守仰覩旌旗蔽空書曰漢絳侯周勃皆羅拜遁去自是靈異著聞有禱必應

白龍王廟在臨平東山亦有龍祠在洞側

黑龍王廟在超山宋嘉定間趙忠獻宰邑時禱雨屢應請于朝賜額通靈累封通靈惠應宣濟昭惠侯

靈惠廟在城北舊志神姓陳名項字行高會稽人仕東晉嘗使虜羈留三年仗節不屈拔劍砍臂後復命于朝歷青揚荊廣四州刺史食邑錢塘海鹽鹽官三縣卒葬皋亭山因廟焉梁大同二年封興善又改封崇善紹興中賜廟額靈惠鮑贇撰記後以禱雨有應累封至慈佑福善昭應

侯寶祐六年遂列王爵又有行祠在江漲橋鎮及董家巷

仁和縣志卷八

湖廣江陵縣知縣致仕仁和沈朝宣纂著

名宦

名非君子之所尚也然實至而名生焉又非君子之所可逃也若使違道以干百姓之譽吾知名雖釣于目前毀將叢于身後又豈君子之所欲哉自古宦游所至有恩易以感有虐易以怨計其歷年之久感者無幾而怨者亦無幾逮其後也德厚流芳怨深遺臭春秋書善以示褒書惡以示貶茲乃獨舉名宦其曷故耶蓋以惡政人心之所厭聞亦

不當與善人並列是亦君子與人爲善之意也嘗觀何武仕漢所居無赫赫名而去後嘗見思斯則所謂眞名宦矣仁和自宋太平興國三年建邑至今五百餘年仕于其邑者雖未聯芬迭苾而亦間有如何武之見思者爲是乃志名宦

縣令（附丞并司教秦置郡縣）有令有丞元改令爲尹唐以後

又置主簿置尉職捕盜至

皇明置知縣縣丞主簿幕置典吏

宋

梅詢字堯臣爲仁和令有詩名嘗作武林山十詠詩刻石于冷泉亭上（按宋史列傳梅詢字昌言宣州宣城人進士及第爲利豐監判官後以獻書省著作佐郎御史臺推勘官預考進士于崇政殿眞宗過殿廬奇其占對詳敏召試中書院集賢院後以擢黜不一卒至貴顯並不見其令仁和不知府志何以如上所云）

關曾天聖明道間爲仁和令按府志人物門止云以進士起家盡力于官歷守池台兩州爲尚書郎年八十歸老錢塘陳襄作鴻飛詩以送之並無字亦不知何許人及攷宋史列傳併其名亦不見不知府志何以云云

鞠詠淳化間爲仁和令郡守王化基入朝首以詠

荐按宋史列傳詠字詠之開封人舉進士試祕書省校書郎知錢塘縣改著作郎知山陰縣官至戶部副郎並無令仁和之事不知府志何以云云

孫廷直紹興三年爲仁和令嘗徙縣治于招賢坊

陳鞏簡齋之孫淳熙十一年爲仁和令以能稱嘗作無倦堂倪文節公思撰記又作安敬堂喬魯公行簡撰記

俞獻卿歙州人眞宗時嘗爲仁和令兼知州事一日暴風江潮決堤勢不可禦獻卿取西山石作

堤數十里民用便之賜詔奬諭明年擢爲給事中

元

賈策字洽安其先開封人至元中爲仁和尹有能名且善歌詩

皇明

韶蒦陝西岐山縣人洪武三十一年仕仁和縣知縣居官能幹爲政不苛獄無畱滯吏民畏而敬之

許璞陝西鳳翔縣人發解舉首授文學官正統六年荐陞仁和縣知縣公平廉愼輕賦薄斂民懷其德卒于官貧不能斂民爭賻之仍爲木主立于本縣土神祠祀之

洪禋河南考城縣人洪武三十一年任仁和縣縣丞律已公勤處事詳謹吏不敢欺鄉民樂業

敎諭聶大年號東軒江西臨川人正統初以明經荐授仁和訓導持身端方和易不苟士子有貧不能自存者捐俸周之不久丁內艱去任服闋改授常州府訓導景泰元年陞仁和敎諭由是敎思益宏大有成就士有禮遺未嘗峻絕時出周急素長詩文且善書一時聲譽歸重震動二司優以賓禮未幾荐入翰林預修元史卒于京邸有東軒集行于世遭時不偶未獲從祀名宦

李璧字白夫廣西武緣人弘治八年領鄉薦亞魁初授蘭谿敎諭以內艱起復改仁和敎諭其爲人不惟學識優饒而且操持剛介居官不苟取予士子中有貧不能養生送死者出俸資之至於學宮文物有廢缺者奮然修舉煥然一新其立敎必情法兩盡寬猛得宜士至于今思之秩滿考最擢四川劒州知州轉南京戶部員外病卒嘉靖　年迎祀名宦祠

訓導高弘仁字惪周廣東順德縣人正德九年履任士子初進謁也但見衣冠質樸動止端莊及叩起居則約略言之餽以禮儀從容辭曰吾爲是官竊懼尸素奚敢復受此以增愧耶士子曰官卑祿薄舍是曷以給薪菜再三進之姑收置几上若有赧顏其有窘不能者則禮待如一初不見其炎凉遠其久也雖歲時禮儀廩增幫補與夫進學常規悉聽其自盡察貧甚者反之居常與士子閒議論動則曰英才濟濟吾何啟迪

徒增忸怩而已與僚友相處怡怡如也未嘗爲纖毫微利以動念容歷俸七年擢廣昌王府教授去之日士皆遮送有泣下者嗚呼爲是官者多以家窘年衰官卑祿薄雖處禮義相先之地常懷子孫不給之憂是以較短量長鮮廉寡恥往往得罪于名教其視高公相去何止什百也哉後遇彼之鄉士大夫語及此公咸云此公家甚貧頗有氣節予益諗公居官雖無過人之行而其守素養高足以激貪起懦以故列諸名宦後云

科貢

嘗謂天生一世之才自足充一世之用而況東南名地獨有關于人才者乎自古聖帝明王知世不乏之才由是乃有鄉舉里選之法而人才亦應期而出奈何秦廢井田而選舉之法亦廢所以二世而亡漢取人以策而孝廉賢良郡國亦得自舉緣自治亦近古唐取人以賦已不逮漢宋則兼詞賦而益之以論人才顧亦輩出何哉蓋有德者必有言而有言者不必有德究之亦非良法也洪惟
國初百凡官司咸取足于歲貢始及科第二途雖異而其閒或有行檢不修至虧倫理則又擯斥不用治久法詳美才迭出其中雖未免魚目蟹珠而拔十望五止得二三亦無損于盛治仁和世推雄邑而人才之生日盛一日權衡人物者恒爲洗目爲此乃志科貢

進士

宋

乾道二年
南朝英
五年

王拯
八年
李端臣
王堂
湻熙五年
葉可行
八年
姚汝龍
陳宗訓
鄭平

寶慶二年
邢淙（上舍甲科）
紹定二年
祝宗道
沈一蜚
五年
俞桂
端平二年
朱士麟
湯厚之
嘉熙二年
倪垕
楊翼

十一年
葉時（甲第）
俞建（甲第）
十四年
曹溥
紹熙元年
翁萬里
四年
袁孚
慶元元年

俞崇
戴經
吳衍
嘉泰二年
开春
嘉定元年
魯至道
四年
聞人近
七年

湻祐二年
郭景儀
馮貢福
七年
陳南仲
姚元龍
俞一旗

薛興祖
十年
俞巖
十六年
陳逢榮
葉德新
蔡榮
元缺
皇明
洪武四年辛亥科

俞友仁（寄籍仁和原籍黃巖）
馮驥
趙實中
十七年甲子科
花綸
毛仁（已下府學）
陳至善
二十四年辛未科
王羽（府學）
二十六年癸酉科

成化八年壬辰科
金源
汪笵
岳宗茂
十一年乙未科
吳欽
吳綱
十四年戊戌科
吳雄（北畿）
沈繼元
張燿

施誼（已下府學）
沈良
三十年丁丑科
王洪
（永樂）二年甲申科
李約
褚讓
張侗
何預（俱府學）
董鏞

江瀾
錢鏞
十七年辛丑科
陳良器
二十三年丁未科
鄧公輔
丁養浩
（弘治）三年庚戌科
鄒廣
吳瓚

周文（府學）
高才
吳禎
舒愨
四年丙戌科
吳瀾
吳欽（北畿）
九年辛卯科
周健
十年壬辰科

六年癸丑科
費宿
胡世寧（寄昌化）
惠隆（京闈）
九年丙辰科
沈綸
十二年己未科
王乾
十五年壬戌科
汪舉（北畿）

胡敬
十三年乙未科
畢昌
萬完
俞聰
十六年戊戌科
姚觀
二十二年甲辰科
嚴恭
鄭厚

十八年乙丑科
鄧鑾
（正德）二年戊辰科
邵銳（會元）
江曉（會魁）
汪賜（北畿）
謝顯
朱鑑
六年辛未科
張應祺

林瑛
謝衡
丁讓
（宣德）五年丁未科
逯端
（正統）十年乙丑科
夏時正
沈和
（景泰）二年辛未科
江玭

十二年丁丑科
江暉（會魁）
陳直
十六年辛巳科
徐顒
邵經邦
（嘉靖）五年丙戌科
陳克昌
邵經濟
黃綬（陝西）

唐泰
彭信
王獻
朱鏞
章亮
五年甲戌科
何琮
李昂
潘䥥（南畿）
（天順）元年丁丑科
莫謙
四年庚辰科
鄭環（探花）
邵琮
汪諧
孫佐
八年甲申科
張珏
（成化）二年丙戌科
季琮

十一年壬辰科
何繼高
十四年乙未科
傅珮
張瀚
吳韡
十七年戊戌科
張濂
邵楩
二十年辛丑科
楊周（京闈）
陳洪範
陳洪蒙
張洽
二十六年丁未科
馬三才
沈淮
二十九年庚戌科
孫塘

殷裕
五年己丑科
張晟
周政
沈鋭
舉人
（洪武）三年庚戌科
俞友仁（寄仁和原黃巖）
馮騏
趙實中
五年壬子科
王驥（已下府學）
沈新民
十七年甲子科
花綸（解元）
魯望
二十年丁卯科
蔡平
俞齊
汪霖

（成化）元年乙酉科
陳鵬
張晟（府學）
季琮
孫安（南畿）
四年戊子科
周政
沈鋭
金鎮（府學）
七年癸卯科
陳謙
江瀾
傅景貢（已下府學）
董琋

邵永善
二十三年庚午科
王羽（解元府學）
徐鎮
吳晉
張鏞
二十六年癸酉科
施誼（府學解元）
夏節
潘和
二十九年丙子科
姚震（解元府學）
蔣宥
周鑑
馬鎮
毛翔（已下府學）
盧恂
徐珉
陳憲
三十二年己卯科

十年甲午科
費琮
馮鍇
張光
張耀（已下府學）
郭宗信
十三年丁酉科
丁養浩
錢鏞
鄧公輔
陳良器
夏枻（府學）
吳雄（北畿）
十六年庚子科
莫璞
婁宿
王乾
鄒虞
潘珩（南畿）
十九年癸卯科

王韶
王霖
許進（已下府學）
汪斌
金鵬
葉善
（永樂）元年癸未科
姜雯
沈珩（府學）
董鏞
宣著
高才
何頵（已下俱府學）
褚讓
吳禎
張侗
李約
周文
三年乙酉科
張盛

吳瓚（經魁）
朱惪（俱府學）
沈綸
（弘治）二年己酉科
姚相（亞魁）
鄭珣
平秋（雲南）
五年壬子科
張聰
胡世甯（俱經魁）
唐珉
鄧鑾
周謨（府學）
惠隆（北畿）
八年乙卯科
袁一誠（已下府學）
沈倬
經邦（南畿）
十一年戊午科
夏有文

章銘
賈旭（己下府學）
董觀
謝祐
何琮
沈玘
六年戊子科
宋勤（己下府學）
徐敬
九年辛卯科
畢昌
許昉
張輅
陸完
十二年甲午科
徐益
吳會
何亮
金錡
梁朴

吳宗武
鄒宗賢（己下府學）
談夔
江珣
謝顯
十四年辛酉科
邵銳
江曉（亞魁）
吳光啟
十七年甲子科
李祉
吳天祐
周彝（北畿）
王訥（北畿）
正德二年丁卯科
張介
郭廷佐（府學）
五年壬子科
張傑
張應祺（府學）

俞聰
俞衡
張鏞
沈甯
陸遜
潘厚
徐益
林闓
司本
十五年丁酉科
周安
傅闓
汪俊
傅諴
魏衡
沈詵
十八年庚子科
沈謙
陳誼
林英

八年癸酉科
許仁
姚鏜
張文宿（府學）
邱校（北畿）
十一年丙子科
陳直
王一槐
沈爀
江暉（亞魁）
徐灝
邵經邦
孫景時
陸宗俊
吳大用
十四年己卯科
姜南
許讓
沈儀
張應祐（亞魁）

丁讓
戚貴
陳英
鄭禧
方矩
二十一年癸卯科
鄭厚
許蒙
宣德元年丙午科
沈衡（府學）

七年壬子科
馬純
胡愷（府學）
十年乙卯科
張素
夏時正（府學）
正統三年戊午科
沈和
焦棨
江玭（府學）

楊應獬
吳大器（北畿）
嘉靖元年壬午科
邵經濟（亞魁）
夏維垣
陳克昌
四年己酉科
傅珮
葉祺（府學）
邱林（北畿）

十年辛卯科
邵楩
陳方
沈朝宣（北畿）
張濂（解元）
吳輳（已下府學）
張淶（河南）
十三年甲午科
王子卿
程文

九年甲子科
周倫
周善
十二年丁卯科
倪昇
項麒
高福
景泰元年辛未科
朱鏞
王綱

凌煜（南畿）
張珩
王獻
何琮
彭信
四年癸酉科
鄭環
李昴
林正（府學）
南傑（南畿）

楊周（經魁北畿）
高應冕（已下府學）
張瀚
徐郡
相文祥（北畿）
十六年丁酉科
沈韶
鄭怡
郁梅
金應奎

沈蕃
張洵
陳洪範
周崑
潘子謙（府學）
十九年庚子科
張洽
金鏜
陳洪濛
張溥

邱厚（北畿）
七年丙寅科
汪諧
毛智
俞賓（已下府學）
沈璧
李俊
施昂
天順三年己卯科
沈巽
馬文徵
沈繼先（解元已下俱府學）
朱義
岳宗茂
石礐
沈立
姚昺
田濟
六年壬午科
嚴裕

張椿（山東）
梁鉞（府學）
二十二年癸卯科
俞守道（亞魁）
馬三才
孫塘
顧楫
沈淮
盧大經（府學）
沈伸（南畿）
傅鉞（府學）
二十五年丙午科
王應龍
陳所聞
李志
朱璣
江圻（亞元北畿）
丁以彬（已下南畿）
潘鵠
沈棟（已下府學）

葉彬
周鑑
歲貢
洪武六年缺
洪武七年缺
八年缺
十二年
戴斌（府學）
方弁

王勳
顧言
柴祥
沈佩
姚文炳
二十八年乙酉科
顧文
馮經
王用賢（由府庠）
胡孝（由府庠原籍餘姚）
周詩（解元由錢塘原籍仁和晉州判）
（周綱玄孫）
何繼曾
成化元年缺
二年
俞宣
潘漢
三年
曹健（府學）

十三年缺
十四年缺
十五年缺
十六年缺
十七年
蔡春
姚倬
十八年
張茂德
十九年

時通
四年缺
五年
顏文
六年
朱海
七年
張光（已下府學）
傅楫
八年缺

孫善（府學）
陳瑫
二十年
歸安
二十一年缺
二十二年
林瑄（府學）
婁恕（府學）
二十三年缺
二十四年

九年
陳貴（府學）
儲衍
十年
姚智
十一年
姚電（府學）
十二年
聶倫
十三年

張麟
二十五年缺
二十六年
姚真
二十七年
顧瑞
二十八年
戚坦
二十九年
李恕

經邦（府學）
十四年
茹濬（府學）
呂昂
十五年
金珩（府學）
十六年
顧永裕（府學）
李機
十七年

三十年
陳敏
陳敬
三十一年
沈忠（府學）
蔡樸
三十二年缺
三十三年
沈定
三十四年

徐容（府學）
十八年
陳言
二十年
暘綱
二十一年
陸廷玉（府學）
二十二年
褚俊
三十三年

唐豫（府學）
三十五年
江淵（府學）
永樂元年
呂敏
二年缺
三年
黃惠
徐勉
四年
張驥（府學）
沈新
五年
張哲（府學）
張塤
六年
俞存
七年
桂萼
陳環

董瑄（府學）
弘治元年
顧昂
二年
沈懌
三年
沈宣
四年
項昇（府學）
五年
陳艮玉
六年
王麟
七年
張公綬
八年
王亨（府學）
九年
潘璉
范綱（府學）

八年
賈禍（府學）
林瑰（府學）
鮑靖
九年
童眞（府學）
吳頴
十年
沈勛（府學）
馮時
十一年
陸鎮（府學）
沈鉉（府學）
姚昇
十二年
章著（府學）
十三年
何立（府學）
陳魯
十四年

十年
姚淵之
何仲容（府學）
十一年
朱鐸（府學）
賈爵（府學）
十二年
錢寬
夏明綬
十三年
梁裕（府學）
張驥（府學）
十四年
十五年
趙城（府學）
嚴祚
十六年缺
十七年
徐益
沈道（府學）

吳綸（府學）
十五年
朱瑗
劉海
張謙（俱府學）
倪進
十六年
張昇（府學）
孔謨
十七年
朱撖
十八年
喻存
十九年
金玹
二十年
顧艮
二十一年
沈文（府學）
二十二年缺

十八年缺
正德元年
沈禎
李龢（府學）
二年缺
三年
沙昂
四年
童偉（府學）
五年
章勤
六年
唐時（府學）
七年
張鎮
八年缺
九年
張愷
沈文炳（府學）
十年

洪熙元年缺
宣德元年
徐顯
二年缺
三年
陸瑊
四年缺
五年缺
六年缺
七年缺
八年缺
九年缺
十年
李忠
正統元年
虞安（府學）
李恕
二年缺
三年

胡世祥（府學）
十一年
姚睿
劉堯章（府學）
十二年
沈元貞
十三年
高來
十四年
周易觀（府學）
十五年
金中
十六年缺
十七年缺
嘉靖元年
徐永年
二年
沈曾
三年
張麟

張文富
四年
黃澍（府學）
五年
沈禎（府學）
許敏
六年
潘眞（府學）
七年
何晟

八年
華俊（府學）
九年
許亨（府學）
顧敏
十年缺
十一年
丁猷（府學）
周綱
十二年缺

四年
張林（府學）
五年
姚守誠
沈繼榮（府學）
六年缺
七年
王經
沈輔（府學）
八年缺

九年
沈朝宣
十年缺
十一年
陳大烈
福應璧（府學）
十二年
楊周
相文祥（府學）
十三年

十三年
張勳（府學）
沈隆
十四年
王欽（府學）
景泰元年
俞勝（府學）
陳裕
二年
蔣恭（府學）

陸亨
三年
張昱（府學）
瞿珍
四年
吳敏
張敏
五年
鮑宣（府學）
六年

張椿
吳慶亨（府學）
十四年
邵元
十五年
錢崧（府學）
十六年
夏熊
十七年缺
十八年

仲凱（病故）
程鑒（代）
周文鼎（府學）
十九
沈鉞
詹文瑞
二十年
沈駿
二十一年
陳堯道

陳儉（府學）
七年
金壽（府學）
王繹
八年
木昱（府學）
天順元年
徐瑾（府學）
莫謙
二年

吳琪
三年缺
四年
袁通
五年
徐忠
六年
周郁
七年
柳珍

二十二年
朱鑾
姚紹蕭（病已下府學）
二十三年
惠政（府學）
二十四年
王明
蔣汝諧
二十五年
施綱（府學）
二十六年
郁桂
二十七年缺

八年
楊玹（府學）
陳常
劉貢
正統十年
翁俊
潘英
耿玉
王相
王靖

王琭
凌煜
郭貞
朱禮
吳志
周端
天順六年
沈傑
李茂
孫安

天順六年
胡清
葉敏
張禮
謝信
張昇
馮旻
馬迪
王昂
陸華
鄧林
倪傑
陸瑢
李海
方良
徐紀

周睿
周賓
費謙
金安
陳昇

趙昇
應貴
李英
陳璘

舊科題名本學教諭劉煥撰碑記

國家設科目所以進賢才學宮立石題名所以激後進非設科取士則賢才無自而出非立石題名則後進何由而興此科甲題名之石學校所當立者也杭郡爲浙都會仁和爲杭首邑地靈人傑瑰奇英俊之士登名科甲出爲世用者倍蓰他鄉使不立石以記得人之盛何以表先達激後進耶成化丁亥春予承乏典教是邑謁廟儀畢稽學之故址圖初改宋元西湖書院爲之天順己卯冬侍御公鼎請移建于斯凡聖賢贊像經[illegible]傳注之碑森列戟門左右惟甲科名石未備遂謀同寅司訓紀濬之聞于郡守張公禧二守陳公翔暨邑分周君濬二尹胡君源咸捐俸貿礪石儆工取自洪武開科以來擢鄉試登黃甲若干人第其姓氏爵級悉鎸于上置諸講堂石昭示永久僉謂煥司敎鐸宜爲記之粵自成周盛時賓興賢良科目之名未有隋唐繼興始立科目之名文猶未盛洪惟天朝列聖相承文運弘開三年大比簡拔賢才于茲百年之久視前代彌隆仁和賢才由此之出有居近臣勛業彰有任藩臬聲譽著以至爲守爲令司校官列庶職者莫不各以其術鳴斯可見其地靈人傑視他郡爲尤盛也方今聖天子在位右文圖治尤重科目提學則有憲副安陽劉公釪按治則有豸史臨江張公敷與夫藩臬諸重臣悉以作興學校爲心宜乎豪傑之士由科目而進接武前修者出焉今縣

後進游歌學宮沐浴清化覩茲石必指某科某也爲名近臣某科某也爲名藩臬至于守令校官庶職亦由某科而進既皆有合名宦不深思曰彼亦人也我亦人也吾何不勇猛精進熏經飫史以聖賢道學自立先達有人自勉攀高科躋膴仕俾功業文章巍然煥然有光前烈而無歉于後可也若然則茲石之立豈小補哉余言曷足爲輕重姑書以俟云

近科題名辛丑進士張洽撰碑記

仁和縣儒學舊有題名錄領薦之士甚盛典也歲久文刻剝蝕漫無所攷嘉靖二十二年適河汾文谷孔公督學兩浙慨然以古道造士士類莫不砥礪興起時樂平程侯適位茲邑思舉廢墜念斯碑之遂湮將來漸無所紀乃與司訓芮君搜括闕略載置文石垂之永久屬予紀其事予忝鄉邑後進菲薄無文承諸君子之不鄙乃僭言曰於戲科目之設久矣自隋唐以迄于今上下無慮數百年其所登拜即古選後造進之士固賢刊也名而書之宜哉夫名于學者業之成進身之始士之學于斯者其所志豈不願與方[illegible]外諸司庶府百執事以溯公孤職任司咸由斯薦始士之得遇于斯者亦云幸矣而其名遂因以不朽是豈徒尙尊顯侈榮稱哉彼其窮經飭躬日夕講究琢磨者爾已的然有在究其所建立卽其所學業者耳是故其大者贊襄翰理爲時阿衡其次政事文章能自顯于當時雖功業昭殊要之不負所學則可矣茲因錄先達姓氏歷歷可指以今觀之某也頌德某也立政某也學問彰彰爲後式程其或否者今且恥之然則後之視今亦若是矣是學也豈徒習知其人其有關于風敎顧不大哉石高文餘列其上者自洪武己酉科至嘉靖癸卯科共百三十四人虛其可錄若干人此俟後之達者

人材

洪武二年

聞暹
楷書
永樂四年
傅霖
朱勉（由文學選舉官至光祿寺卿）
葉蓁
陳璉
六年
孫瓘
林觀
經明修行
景泰三年
胡山
淩郜
功臣教讀
平顯
方冕
平宣（顯子）
蔭錄

董達
正統三年
張弘
景泰二年
林章（由儒士官至太常寺卿）
汪容（由儒士官至中書舍人直內閣）
正德□年
林應禧（由中書科儒士官至順天府丞）
吳艮
王謙

天順
夏繼先（以父夏埏爲御史隨駕征胡廣陣亡蔭繼先入監官至撫州府知府）
成化
何綱（以父何瑤爲通政使蔭綱入監授都察檢校官）
弘治
王雲（以父王猷爲太常寺卿蔭雲入監官至太僕寺丞）
林應祥（以父林章爲太常寺卿蔭應祥入監官至太僕寺主簿）
嘉靖
李士魁（以父李昂爲都察院左都御史總制浙江等處六藩時督統兵直搗長河梅花等河捦斬賊首楊九龍等一千八百餘人後征福建勒獲元惡侯和尚等二千餘人速后追命軍功蔭錄伸子士魁入監官至湖廣道州知州）
汪登（以父汪潜爲禮部侍郎蔭登入監官至順天府通判）
江曜（以父江瀾爲東宮講官蔭曜內閣中書官至禮部員外郎頗著才華）

司事不廢

胡純（以父世甯爲兵部尚書蔭純入監官至廣東肇慶府知府居官廉謹以禮乞休）

邵子元（以伯邵鋭爲□□□□□子元入監未授官）

江沂（以父江曉爲工部侍郎蔭沂入監中順天府鄉試魁）

江塤（以伯江曉爲侍郎營造慈甯功成蔭塤入監）

仁和縣志卷九

湖廣江陵縣知縣致仕仁和沈朝宣纂著

人物

人物也者以德望則超凡以事功則出類名震當時風流後世若人也必閒世而生待時而出大爲河嶽之珍小爲鄉邦之瑞見之聞之者匪直洗耳而改觀且將仰餘光而拜下風矣若孔明躬耕南陽而人以卧龍目之謝安隱居山陰人曰安石不起其如蒼生何夫豈偶然者哉蓋必有厭乎人心天下望而震焉者矣仁和爲海内名邑其湖山鍾秀要亦有閒世生待時出者爲是乃志人物

宦蹟

吳

褚泰仕吳封臨平侯（臨平舊屬錢塘今屬仁和）自幼仁厚政寛刑簡恵澤及民裔多後居臨平爲郡著姓歷六朝至唐代有顯人

晉

褚陶仁和人（舊屬錢塘今屬仁和）少不好作聰慧尚清談簡默以墳典自娛年十三作鷗烏水碓二賦見者奇之張華謂陸機曰君兄弟龍躍雲津顧彦先鳳鳴朝陽竊謂東南之寶已盡不意復見褚生後官至中尉逮宋時有褚含褚湯皆其後裔也

唐

褚亮仁和人曾祖潭祖蒙俱仕梁爲顯官父珍仕陳爲祕書監並著名前史亮少警悟博記經史陳后主召見賦詩江總諸人皆服其工入唐爲弘文館學士官至散騎常侍卒年八十八贈太常卿陪葬昭陵初太宗作文學館以亮等十八人爲學士命閻立本圖像亮爲之贊號十八學士世謂之登瀛洲子遂良名顯於唐

五代

曹圭仁和人少有膽氣唐末仕吳越爲嘉興都將淮人圍嘉禾圭與族人師魯守之淮人望氣曰此雖孤城中有貴人不可圖也嘉禾平圭以功授蘇州刺史子仲達性仁厚仕吳越累官至丞相卒謚安成師魯形短而多智人號爲曹晏嬰

曹仲達圭之子生於臨平室有紫光少時圭常節其飲食雖嚴冬尚未挾纊品饍悉與僕隷等又日令運甓累授台處六州刺史元瓘封命仲達權知政事國建拜丞相弘佐嗣攝政事時大賚諸

軍有舉仗不受賜諸將不能制仲達諭之皆釋仗致拜性仁厚好施食不兼昧卒謚安成

宋

崔貢字廷碩仁和人端重有學識履行飭修黨里咸敬事之大觀中詔天下郡縣保任士有孝弟睦婣任恤中和八字行者貢入太學司成考驗以聞釋褐命官政和五年郡太守董正封舉貢應詔授密州文學卒鄉人尊之曰八行先生洪武初仁和縣學建三賢祠貢與褚文公許荆公並祀焉

葉時字秀發仁和人操履端凝累官至龍圖閣學士卒謚文康所著有禮經會元竹埜集行於世因其號竹埜乃以名集

崔光稱仁和人度宗時爲博士文學充贍行事光明爲時所重

元

貫雲石元功臣阿里海涯之孫自號酸齋生而神采秀異膂力過人及長折節讀書吐辭爲文出人意表仕爲翰林侍讀學士稱疾辭歸杭个之海鮮寺是其故居賣藥市中詭姓名易服色人無有識之者

崔育林仁和人才識高邁文思淵博官至職方員外郎

劉濩字聲之其先莆田人占籍于杭入仁和學淹雅博洽以德行文學啟迪後進因而成就者多洪武初病卒祀於鄉賢祠

皇明

凌雲翰字彥翀仁和人世居夾城里博通經史善詩文在元時領至正十九年鄉薦洪武初授杭庠訓導陞成都教授平生心術光明德性和厚

曲成士類隨處有功以病卒于家所著有柘軒集

張輿字行中張輅字行素仁和槎溪人兄弟皆明經善詩文篤於孝友行中上書　闕下授刑部主事行素兩領鄉薦終臨淄幀官有聯輝集行於世

王洪字希範仁和人年十八舉進士授行人入翰林爲檢討與脩永樂大典充副總裁陞侍講三典會試文衡公於取士改禮部主事部長鈌詔洪署其印事關大體處之裕如然素練習將

大用之時有進佛曲者　詔洪序其首洪逡巡不敢應制有疾賜藥物不愈卒賜棺衾給舟以歸其喪皆殊遇焉辨博文章擅詞垣祭酒胡儼檢討王偁咸畏讓之平生尚奇節獨立不結黨援雖蒙上知終爲邪佞排抑徘徊下僚所著作多散落其或存者毅齋存稿與學訓等作世傳誦焉子錫卒官宿遷儒學教諭

花綸字王言仁和人登洪武十七年鄉薦第一次年進士第三授編修性孤潔宦情椎薄閒居杜門絕跡往來其於權勢交更疏冷有私媚者常惡之竟遭誣害士林惜之

王羽字儀之仁和人或稱錢塘者誤年十九歲舉試鄉首選洪武二十四年登進士爲人端重簡靜動止端莊其爲文章悉根義理與修五經四書性理大全歷禮部儀制郎中陞太常少卿上疏乞歸改餘杭教諭卒子宗賢鄉貢進士仕至淮府長史

周文字宗武仁和人登永樂二年進士選入翰林爲庶吉士改兵部主事擢湖廣布政司參議素

仁慈不逐時好聽訟明決人稱無寃分守武昌道時黃州荒旱餓殍載道公多方籌畫以濟有不給罄將所蓄俸皆繼之以故一方賴以全活不至流散無何卒於蘄水縣公寓民哭弔爲服以送歸櫬子睿爲南昌府推官孫易觀爲文安學訓導

褚讓字克卿仁和人幼聰慧好學登永樂甲申進士授禮部祠祭司主事歷吏部文選司員外郎居官廉介剛正凡有請謁餽遺厲聲峻絕是以權貴排謗出爲山西參政未幾乞閒卒於家

董鏞字孟聲仁和人永樂初登進士入翰林爲庶吉士授文學官久之薦知永豐縣有學行善文章詩思和平類其爲人有文集三卷藏於家子璵仕至禮部郎中孫序授中書舍人擢禮部主事

鄭厚字艮載仁和人性謹厚篤志問學雖祁寒盛暑未嘗去詩書爲文典雅得之家傳登永樂甲辰進士授兵部武選主事陞南京刑部郎中臨事周慎未嘗有過以恃法不附忤時貴致仕歸卒厚自父祖世承詩書一門內外循循雅飭聲

敎不聞服食起居咸有規則未嘗隨俗浮靡鄉稱善守家法所著有虛車集三卷子環中天順丙子進士第三

彭信字中孚仁和人中景泰丁卯進士授監察御史陞順天府丞應天府尹平生孝友鄉人取式自俸貲外不別調度家業如常杭人至今稱公廉介

嚴恭字德容仁和人永樂甲辰科進士授監察御史確遵憲度務持大體而不致情苛細其所巡歷貪汙斂手良善獲安仕途藉有聲譽陞貴州

參政未幾卒兄子裕登成化丙戌科進士官至按察使

孔謨字希伯應永樂十六年歲貢游大學以銓考最授景州知州擢吏部員外改禮部自家居以至服職義不苟取仁心愛民知幾休致後以疾卒考其家譜實宣聖遠裔

潘珩字仲玉號霜筠祖世仁和人洪武初以富戶塡實京師遂占籍上元縣因家焉伯諱傑字士吳領景泰癸酉科應天府鄉薦登甲戌進士官至工部主事珩亦領應天府庚子科鄉薦試春

官不遇笵仕江西九江府同知歷袁州南康仍前職賦性寬仁事體明達持身廉介剖訟公平所至民懷不忍欺負嘗修葺白鹿書院未嘗利取擾民事無勿濟計罪贖有餘因置學田有不給補以俸貲俾學者有所膳養至於今猶頌其德素不善事上官以是淹滯者久之無何以禮休致歸囊蕭索居家屢空清議推重上元縣志亦著名焉

朱勤字思勉仁和人以監生授刑部主事著廉公名陞知府尋陞福建鹽運使卒於官資性高明

胸中無滯礙安成李時勉常與人言曰杭城人若柴叔與朱思勉世豈多得哉時勉少與可而稱譽勤者若此則其人可知矣奈何當道知之未深用之不究惜哉

唐泰字時雍仁和人景泰丁卯進士授吏部主事居官清白請託不行陞鴻臚寺少卿平生公正廉愼頗得時譽卒止本官

陳敏政字志行原籍湖州長興縣登宣德丁未進士後卜居仁和鹽橋東初授知縣居官廉幹部民樂業連陞南康知府政尚和易所至無赫赫

名去則民思爲知縣時適下邑民多强捍人或詈之則曰民偶愚未有不可化者夫何詈從美邑人賀之則曰所賀在民乎在土乎士自美吾無利也識者因以知其爲人素弗善事當路竟以本官致仕南康人以公清德善政舉從祀周陳二賢祠

蔣暉字廷暉舊籍錢塘居仁和江漲橋東北曾祖鑑元鄉貢爲池陽掾民或以飢寒去爲盜主者欲盡置於法鑑曰迫於飢寒故也欲全之力爭不得乃陳於轉運達於朝賴以全活者三十二人暉自幼博學涉子史精楷法相知者薦入翰林授中書舍人陞禮部郎中食四品俸兼侍書年七十堅乞致仕壽八十卒歷官四十餘年小心勤慎出入禁闥無過可疵素重友誼一時同事有貧不給者居停周給其有歿者復爲殮殯歸其柩其爲經紀其後自致寒餓弗恤也黃養正姚震咸有學行一時遭謫戍暉爲言於　朝薦起用之後皆躋顯官暉平生惠利及人頗多未嘗責報亦未嘗語諸人人皆以長者稱之書法蒼勁體骨森嚴尤善題署子二蔣宏官吏部

郎中蔣實閶縣教諭

毛智字彥通別號竹軒仁和人景泰丙子領鄉薦初任山東膠州知州自入境廉知守禦官軍素暴橫難治乃懷以仁而威之以法使不敢肆其中或有以束韭奪民力至廢耕者或有以巵酒索民布用助婚者他若李珍王佐尤爲梗化乃具實　奏聞悉置於法一境肅然越明年浹旬淫雨將損田禾乃竭誠徧禱神祠以祈冥佑已而講求荒政汲汲乎釋獄辨冤捐征罷力仍設法振濟有不給罄出俸資財則民得免饑不至流散牟都憲嘉其持廉勤恤勞以羊酒禮幣隨爲陳　奏欽賜旌異恩贈父母以及妻焉秩滿考最乃進級掌　宗人府經歷司事食四品俸凡膠人至其家者莫不望門瞻拜弘治丙辰擢知江西南安府甫及三年郡稱大治時巳七旬疏請休致去之日父老扶送有泣下者未幾請建生祠其歸閭也杜門養重不干公府暇日約契合十餘人爲歸田樂會如此者十年蓋八旬矣卒之日鄉里稱爲福壽兩全

王獻字惟臣世籍仁和景泰辛巳進士年方十八

選庶吉士進學中祕益肆力於學以圖補報攻古文人推獨步時猶未聘吏部侍郎淯安項公尤奇之妻之以女陞編修與修寰宇志成轉修撰後修宋元通鑑司文衡者先後凡三而其至公至明鬼神可質充　經筵日講官務引當道
聖心感動將有內閣之　命遭讒言陰毀遂寢蓋自入翰林者二十七年握院章者十七年官至太常寺卿計其歷事　三朝啟沃輔導不少卒年五十四歲人共惜之

江瀾字文源仁和人參政玭之子成化戊戌進士其母有娠夢髯翁乘白鹿抱一嬰兒投之既寤生瀾甫能言即解讀書既領鄉薦同里王學士察其器識妻以愛女自庶吉士官至南京禮部尚書卒於官計其履歷忠貞不能備述獨其常述父之遺訓以戒諸子曰爾輩讀書經商各事乃事不可逆天理壞心術是以長子侍郎曉仲子僉事暉季子員外曜惟知履正奉公斂華就實一以祖訓是守延及孫圻亦領順天丙午魁薦蓋以父叔並會魁而誠樸謙厚四世一轍

忠烈

唐

褚遂良字登善仁和平安坊人自幼聰警博涉書史工隸楷爲時所珍貞觀中遷起居侍書素性忠毅好直諫常因帝有所舉動無分大小關於理亂安危莫不面折廷諍利害罔顧帝亦欣然嘉納初擢黃門侍郎後拜中書令帝寢疾弗豫召遂良無忌入受顧命乃以太子及妃託之及太子即位是爲高宗拜遂良爲右僕射未幾帝有意立武昭儀正位中宮且廢皇后一日退朝召長孫無忌李勣于志甯褚遂良於內殿遂良曰今日之事多爲中宮上意既決逆之必死太尉元舅司空功臣俱不可諫使上有殺元舅功臣之名遂良起草茅且素無汗馬之勞致位至此況受顧託不以死爭何以見先帝時李勣稱疾不入遂良等入帝因諭以欲立昭儀之意遂良曰皇后名家先帝爲陛下選娶未聞有過豈可輕廢帝不悅而罷他日又言遂良曰陛下必欲易皇后伏請妙選天下令族何必武氏武氏經事先帝眾所共知天下耳目安可掩也因置笏殿階叩頭流血曰還陛下笏乞放歸田里帝

聞此言意將寢値許敬宗以奸言阿順竟立武氏遷遂良潭州都督徙桂州貶愛州刺史卒於貶所

皇明

夏誠字克誠祖居仁和似蘭隅後徙湖墅歸錦橋北領宣德乙酉鄉薦因禮闈不利授文學官以賢能著聞擢河南道御史歷山西江西等道正統間胡乜先犯邊上將北狩誠歷陳利害犯顏苦諫不聽乃命隨駕親征刺普華虜酋誠每遇敵以身衛上奮勇直前躬冒矢石身受數矢血濺　御衣歿於陣骸骨無存東衣槀葬見者傷心幸聖躬保全萬邦欣慰景泰元年計績憫忠　敕賜追贈既而追錄其子繼先入監考授袁州府通判擢南昌府同知撫州府知府後以禮致仕弘治間奉　敕誥旌異

胡世甯字永清號靜菴仁和橫塘人後徙居艮山門內登弘治癸丑進士初授節推轉郎署擢爲知府所至廉敏忠貞才名赫赫及遷江西兵備憲副因人情不靖廉知甯藩宸濠反謀竊自念

曰此禍本也及今不言後將無及於是不計利害奮然上陳數其不軌疏累千餘言大約舉其強奪基地追迫債負侵占田土騷擾市井鈴東三司官使皆拱默威制刑參吏無敢誰何終則曰禮樂政令自今漸不出自　朝廷而地方深有可慮者況得兵衛以來威勢日張而上下官司惟知阿附請急　敕大臣前來戒飭以消禍本仍乞　敕令甯府止理國內臣僚無與外職再乞　敕諭鎭巡等官凡甯府事須奏方可行疏奏値黨羽構陷誣執離間親王補繫下獄拷掠備至期在必死尙賴言者交章辯寃始獲減死謫戍遼東未幾宸濠反聞始除謫籍還鄉幸際嘉靖　聖明更化首以忠直受知驟致大用自湖廣按察使陞僉都御史越歷刑工吏兵四卿遷轉雖殊而隨事效忠昭揭耳目其他建明謀略不能詳述方將大第柄用遽爾乞閒歸廬未久忽罹痰疾薨人皆惜其未究所抱員訃聞上輟朝贈少保諡端敏　賜諭祭有司護葬所著有興忠私錄及疏要藏於家

評曰（夏誠死國爲忠烈若褚遂良胡世甯者必謂忠矣而亦爲忠烈其有說乎豈知遂）

（艮世爾以忠報幽顯死不顧不曰烈哉須知三公之在當時幸而爲明偶爾全生不幸爲稽爲夏末免殞命易地則皆然也故均以忠烈與之）

風節

宋

范成大字致能吳郡人世居仁和棗木巷西有橋曰石湖因成大號石湖也紹興二十四年登進士授工曹監和劑局累遷吏部郎官被言罷奉祠起知處州其民常以爭役囂訟成大爲定議役隨家貧富輸金買田助當役者民皆稱便後入朝奏給須詔其法于諸路處州田多近山舊

有通濟堰在松陽遂昌之間導溪水溉之歲久堰壞成大訪故老疊石築防置地闗四十九所立上中下三水門溉灌有序民享其利除禮部員外郞兼崇政殿說書乾道中有令以絹計贓重者估價輕者而論罪重陷民反深成大特奏平之陞興閒再講和未定受書之禮及成大充金國祈請梓宮使初進國書詞氣慷慨金君臣方傾耳聽成大忽奏曰兩君既爲叔姪而受書禮尚未稱臣有疏搢笏出之金主大駭曰此豈獻書處耶左右以笏摽起之成大屹不動必欲達書既而歸館所金主遣伴使宣旨取奏時成大尚未起金庭紛然太子欲殺成大越王止之竟得全節而歸除中書舍人此成大一生之大節若夫論大理議刑過重疏張說不宜任樞密疏抑曹司強取鹽利奏請敎閱將兵其在明州奏罷海物之獻奏請軍儲米振濟饑民後以病請閒進資政殿學士再領洞霄宮紹興三年加大學士明年薨成大素有文名尤工於詩有范石湖集攬轡錄桂海虞衡志行於世

崔與之字正之其先自汴徙番禺既仕乃居杭之

忠孝巷故杭至今有崔家巷幼貧力學宋紹興四年登進士乙科初授潯州司法復歷官日崇不能備述及見李文溪敘公行狀及宋立齋校增言行錄然後知公平生以博大端純之學而厲之以嚴霜烈日之操以朝著則蹇諤以郡縣則牧字以刑憲則風采後選撫淮西力阻和議大修備禦金人不敢深入因蜀變而推公爲帥至則叛者帖然首睦將師拊循士卒儲積摽蔽之敷張靡不嚴肅使不敢西窺及其歸也鄉郡驚變公登陴一諭羅拜遠遁文文山一代偉人

獨稱公德之盛跨映於古後理宗召拜參知政事七辭不起次年拜右丞相兼樞密使連辭以十三疏不許越明年始得請改觀文殿大學士奉祠如前又一年以本官致仕十一月以疾薨年八十三贈太師謚靖獻累爵南海郡開國公考公平生志行不羣忠智兩盡屢立大功歷辭顯位千載之下猶仰餘光而拜下風公雖肇生南海而久居杭之里巷里人薰其德而思報者非止一家特以土神祀之至今有崔相公祠又名巷爲忠孝者以公忠孝兩全也抑何愧于仁和之人物也耶

皇明

江玭字良用號居敬仁和人景泰進士授禮科給事中轉刑部正色立朝權貴斂手常以六事奏陳悉關　君德及民務切要己而諫罷僧牒濫行疏救按察使陳旋悉見允納如此者非止一事總兵石亨勢傾內外莫敢誰何玭慮後將難制特疏論劾凜有生氣遂置亨於法內閣李南陽一時司命內外大小臣僚莫不奔走玭獨引身退避雖以廷尉餌之曰其如吾志吾命何哉

李閏而衛之出爲山東右參議越七年公議難泯始擢參政備考其揚歷中外惟知持廉養素體　國憂民初未嘗爲榮祿圖子孫計也是以民至今追念之成化癸巳以疾請間自此杜門斂迹清約自持有子七人各令事事嘗誨之曰爾輩讀書服商皆當存天理無壞心術以墮家聲卒年六十九歲以子瀾編修考績推　恩贈大中大夫資治少尹後以孫曉爲侍郎推贈通議大夫工部右侍郎

朱惪字懿卿仁和人幼穎異讀書期大用值家中靡父令事賈以急目前寔執意習舉子業少戾父情幸登成化丁未進士父始慰悅觀政時出理山東徒役早著才名越二年擢湖廣道監察御史獨持風裁因饑饉上保民敦治者四事因地震復陳五事民霑利澤他日劾正南守備蔣琮之罪復劾輔臣邱奸搢紳目爲唐介嘗巡督各衛屯田以除積弊及擢湖廣僉事乃能弭盜賊制藩府不使黎元受害公素有澄清天下之志未伸二三齎志以沒惜哉端敏胡公素少許可而獨以忠孝大節稱公餘可占矣

朱鏞字廷用仁和人景泰辛未進士授南京兵部主事改工部如前官忽有陳楚府災民方饑饉公具奏卽修建請以武昌稅課抵費幸免勞傷時有希事者建議請修復南北行殿行抗疏請罷後出知廬州府乃勵精興革闔郡改觀時無爲州舉人仰雲被仇誣執人命賴鏞辯明合肥僧殺其師舒城民婦以姦殺夫六安民陰殺從弟悉嫁禍無辜鏞聽理開廉得其情咸抵以罪餘皆開釋歲值薦饑帑藏空乏鏞多方振濟民賴全活撫按官具奏受　旌其後歷廣西參政

士民遮留有泣下者及抵任地方有帥命咸推鏞紀功一時將士逆知公賞不濫加咸奮死直前卒底平定及班師以憂勞構疾上疏乞休自歸斂迹深居不干世務終身廉潔家無厚儲壽七十七卒

評曰（風節者語其所秉之正若有光芒雖禍福居前利害在後咸不顧也且言其事可以震當時感後世故謂之風節若范成大若崔與之若江玭若朱熹朱鏞其遺世雖殊在職雖異其爲國憂民之心一而已矣又何暇計禍福利害爲哉是以播當時傳後世靡不欣動其情而翕然懷仰也故謂之風節）

剛正。

皇明

何頑字彥容仁和人登永樂甲辰進士授刑部主事轉員外郎素性不阿擢湖廣辰州知府處己剛直不少假借居官廉愼執法不撓在刑部時雖權貴有干者面斥不容後被誣陷卒能事白抵罪權貴由此直聲動天下及爲辰州忿鎭守總戎倚勢作威凌虐僚屬殘擾市肆民苦弗甯抗疏劾止杖其親從并家奴不法境內肅清其御民一以鋤惡扶善爲急務民甚德之爲立生祠致仕家居囊無餘積小構齋居扁曰東閣餘

清環植梅花數本日吟咏其間以自適與以子琮貴累贈通政使後乃壽終於家

邵銳字思抑號端峰正德戊辰會元進士爲倖進者詿累出推甯國尋遷郎署以文學廉謹聞擢江西僉事福建副使仍督學政時則持身足法迪士有方賴曲成出爲名宦者後先相望進憲長擢方伯咸著政聲昭播遠邇及簡任太僕方擬恢弘爲政詎料疾作請休考公平生自忠義外尤敦孝友厥考封君存日常喜其善養且事兄若父逮後蔭錄之典不與子而推與兄之子

其克篤天顯人所難也自居鄉以至出仕其正直忠厚終始不渝年方五十四歲一旦謝世奈何素志未償人皆惜之計其歷官三十年基業不增尺寸發其囊無數金其廉潔有如此者奏聞 敕贈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賜祭葬謚康僖

童眞字守正仁和人鄉貢監生拜監察御史擢山東按察司副使其爲人偉軀幹有大臣體立心忠實廉謹務求自盡不求人知任山東秩滿待次天官二歲不調當道諷使來見眞不往又使至其邸諭意眞稱疾偃卧不交一語掌銓者銜

之乃有廣東之命尋致仕其所親視其歸囊羅問曰何單薄若是眞語曰常祿日給之外何緣得厚識者高之壽八十卒於家

江暉字景孚號亶爰仁和人文昭公仲子貢治少尹公之孫自幼天性超凡力學好問未嘗荒思因兄曉以春秋魁禮闈遂志慕焉乃從受經學盡獲其奥義既而果奪正德丁丑會魁進士選充庶吉士己卯春

武廟將南巡暉偕同館舒芬輩首疏諫沮羣疏方敢繼進

上震怒各杖數十幾死復生時以罪言出知廣德自履任勤恤民隱廉得元惡步五孫悉置之理積害始除境有巨姓雖競積年不斷廣皆將啟暉諭譬數言卽時解散其他利澤及民者尤多

皇上登極詔復編修去之日民立生祠樹去思碑有二民謠至今歌誦歲丁亥時有徐事忌克者請簡侍從出吏民事公與焉乃陞河南按察司僉事整飭穎州兵備卜行日忽罹疾請休致既歸謝客不干公府閉戶觀書史悠然自得庚寅五月病卒年僅三十有六人共惜之所著有亶爰文集行於世

廉介

皇明

王琦字文進錢塘人世居仁和平安坊領永樂甲午鄉薦試禮部副榜授汝州學正擢監察御史以學行老成稱陞山西按察司提學僉事正氣服人士風丕變改四川巡道與時違不能徇人俯仰疏請休致時年五十人皆歎息素以清介自持嚴於辭受在官門無私謁居家不治生產陶如也値歲大饑適無以資朝夕冬暮大雪僵

卧不能出門戶或有餽非故舊堅拒不受卽故舊餽數亦卻之鄰有唁之曰當道雅重公試一言何所不舉何乃自苦若此琦曰吾求無愧於心耳心苟無愧雖飢且寒無不樂也後窘甚裏衣以紙爲之杭太守胡公聞其貧而餽之不受奏聞於　朝欽賜白金辭曰在官叨祿周貧宜粟今何重惠無功豈敢領受竟以飢寒卒胡公哀弔以禮白之當道迎祀鄉賢祠

項麒字文祥號愛日幼有異質甫八歲督學試而奇之遣入邑庠領正統丁卯鄉薦因試春官下第景泰七年授南京吏部司務後改禮部宗伯考曰貧而能廉敏而好學遷工部員外郎請便迎養改南京刑部後因憲廟登極詔求直言疏以五事奏陳　欽賜嘉納成化十七年以郎中稱疾乞閒垂三十年足跡不及公府居家窘迫廚無兼日之積雖至屢空未嘗干謁藩臬郡邑每加禮重弘治十年巡浙吳公知麒高行苦節舉優禮廉貧之典後無疾而終壽八十二正德十六年巡浙唐公知麒與僉事王琦同心清苦居近褚公祠命立碑坊題曰忠清里嘉靖二十三年督學副使孔公淮知府陳公仕賢請命立揚清祠以祀王項仍給田一十二畝以資二氏子孫時祀牲品所著有愛日齋藁藏於家

馬迪字從簡仁和臨平人幼穎悟精易學旁通經史及百家長游邑庠天順六年以例貢赴京考入胄學既而選授福建興化少府職坐清戎遇有亡命流移察可點補其有絕者務在開除未嘗追迫或委聽訟因事原情不尚刑杖蔬食布衣甘心淡泊人有餽贈婉言辭謝是以庭清如水請託不行後以倦勤早乞休致言旋之日行李蕭然自幼善詩興動輒吟相知傳誦白首不干公府見重鄉評壽幾八十不病而終

周安字元靜仁和人由監生授刑部主事陞郎中自履任屏去聲色盡心獄事凡聽訟平心下氣柔色婉聲務得其實有哀矜勿喜之意以故刑不濫加而人自輸服後以賢聞擢江西按察司副使卒於官計其歷官二十餘年不長寸土士林稱其廉潔

陳信字履信仁和人素諳法律推選爲吏惟知奉

公守法一錢不取其所服食取給於家宣德閒有　詔求賢總兵薛祿陳薦擢大理評事改兵馬副指揮以廉能聞擢蘇州通判蘇治繁劇訟事盈庭信隨事決遣日無滯留然持守甚嚴民皆畏服閒以公務之京或有遺白金三百兩者堅辭不受後致政還鄉道經蘇治凡賵禮悉謝不受前辭白金復俟閒以進信如前遣之及舟行路旁歎羨蘇人杜瓊賦詩歌曰南還依舊一寒氊又卻吳民餽賵錢縱使此生貧到骨只留清白與人傳

畢昌字裕後仁和人永樂乙未進士累官吏部考功主事陞郎中歷官二十餘年清慎如一素有雅量人未嘗見其疾言遽色遠近稱爲君子如出一口陞南京左通政使卒子　貴溪教諭

姚震字起東仁和人洪武二十九年鄉試第一授建甯縣丞陞安慶府推官以累罷去尋以館閣薦起爲監察御史擢福建按察副使爲人直氣儼容其善善猶恐不及其惡惡如不能容雖在親厚盡言無諱竟爲狡憸所構罷歸暮年貧不能濟授徒糊口病卒二子俱早世獨長子宙侍

姊有遺腹子在他所震門人常州知府錢塘蔣忠訪求得之育爲後

文學

元

葉廣居字居仲仁和人天資超邁才力絕人爲古文詩詞下筆若有神助仕至江浙副提舉所著有自得齋集行於世

皇明

桂衡字孟平仁和人自幼博涉經史工文章每一篇出人競傳錄交相稱誦其體製嚴整意思春

融有紫薇稿行於世

張侗字愿中永樂二年進士授工科給事中以才長封駁改四川永甯州判官素優文學徵修永樂大典書成改中書舍人擢左春坊左中允後歷官太僕寺少卿致仕

周謨字襄虞號蒼崖仁和人幼游郡庠領弘治壬子鄉薦兩試春官下第授崑山教諭聘考順天鄉試受知內閣梁公薦爲國學助教平生好修邊幅樂與名士往來器度宏雅宦途交以考最薦遷貴州道御史出按廣東率循憲體所至鋤

强剔蠹境內肅清去之日民立生祠繼巡按者高二峰亦極稱譽被謫僅擢廣西僉事罷歸在廣東時中蠱經年病卒其所學雖於經書稍勿精而於子史百家獨加究焉是以爲文雄渾典雅汪洋浩肆詩亦有蘊藉且嚴整舂融專詩門者時加稱賞焉內閣梁公儲常拭目改觀惜乎子幼遺稿散毀無存

姚肇字世初號蒙齋出自富陽後贅仁和之獨山遂家焉正統間應人材薦授禮部主事累陞福建右布政司平生讓恭誠篤且諳練政務仕途

推重歷官四十餘年家無厚蓄雅性好詩專法盛唐自休致家居稀跡城市閒耕之餘肆情吟咏其意雖以深其句拙以古不爲後生晚學所稱賞而其旨趣和平詩家之莊重者也

悳隆字崇道號北屏仁和人登弘治癸丑進士官至江西按察司副使自罷政家居杜門不出凡徵逐遊觀皆稱疾辭謝鋭情詩學其於世務若將浼焉宅臨下湖構西爽樓遠對西山而層巒疊嶂一仰首悉入目中興至飲酒數盃少酣輒吟多得奇句嘗語人曰學詩而不宗風雅終無義意何補世教以故常置三百篇於几上俯讀仰思若有得焉怡然自悅間或取杜詩全帙反覆玩索自後作詩有風致由此發之也晚年所作與前殊絕意思渾厚句律超卓每遇美景良辰賞花對月乘興朗吟倦卽已時出一篇人競傳錄況暮年養高寡與人接其居靜其心清時發乎詩愈新愈有蘊藉所著有北屏存稿行世

張傑字子興號平洲仁和人領正德庚午鄉薦自幼穎敏有學識試常列優家頗貧義不苟取情性飄逸喜作詩多不構思得意卽賦往往有奇

拔句士多傳誦嘗閱前輩曰張子興詩清新俊逸使老杜同時亦當拭目平生尚氣節不肯媚人爲是官止教諭卒於公宇

沈宣字明德號兩山仁和人居武林門外四里以歲貢官至安慶府學教諭自幼明敏早游郡庠隨試列優爲當途推重因經學疏略不利場屋亦不急於進取居常鋭意古文凡公府慶奠贈送之文多委代筆性懶散不修邊幅喜飲酒月無曠日尤長於詩非醉不妙其詩不拘長短五七言下筆立就往往驚人可以上軋李杜醉後

愛畫山水獨描於人物至今人珍藏之不幸卒於京邸

陸廷玉字用圭號履齋生居陸家埸以歲貢至教諭爲兩山内兄亦善古文且能詩立意遣詞包涵高古或有傳誦士林擊節時與兩山情好互設酒殺以相徵逐因興賦詩迭爲唱和多膾炙人口聞者絕倒履齋聞兩山旅死飄然請閒逍遙林下後以子宗俊貴推　恩贈文林郎壽八十五卒

賈愚字必明號邱南早以經學遊郡庠後罹疾乞休自幼篤好詩値養病無事益肆情風雅凡古人善詩名者常取篇帙置几案時復展誦而玩索其旨趣是以後年來識見較前頓殊時或弔古懷今贈人詠物如取諸左右不俟苦吟每一篇往往以淵明冲澹與之惜乎散落不全未能付梓平生喜書大字人多愛重

馬洪字浩瀾號鶴窗世居仁和業儒不遂乃居塾授徒一時英才有志科第者悉求發軔自幼好詠詩凡唐人絕律日不釋手行住坐臥皆是物也優柔饜飫之間心領神會以故意不費索句

不費琢自然意婉句新知者歎服況平生無玷可以爲師所著有花影集續遊仙詩一百首行於世

徐奇字偉卿號中谷仁和義和坊人徙居武林門外寶慶橋東爲人古樸諳小學及紀傳等書知訓解頗善古文不慕榮富隱居教授嘗與修
兩朝實錄素好作詩宗尚陶靖節是以其詩平穩淺顯句亦老成易曉常與士大夫文相唱和求題卷冊者日無虛焉

徐恕字叔勉號逸菴原籍栝蒼後遊武林吳下村遂居焉通小學四書及古今典故性沈默清樸若太古之民隱居教授一時從遊者多舊家鉅族子弟稍暇餘垂情詩學惟其心無外慕是以舉筆用意每每暗合風雅觀者歎羨惜乎名微身晦士林不甚傳誦所著有逸菴詩稿藏於家

評曰（文學一類府志勿載茲特變其例者有說爲其居官也容有美政可遞其居鄉也容有懈行可稱第未免終始參差世所指謫故舉其優於文長於詩者揚之而附其政與行于下則庶乎不沒人之善以慨與論若處士之與諸公其顯晦雖相去遠甚其爲範一鄉是亦一鄉之善人也故附載之以俟後人之向友）

隱逸

齊

褚伯玉字元璩仁和人少有隱操寡嗜慾往剡居瀑布山三十餘年謝絕人事王僧達爲吳郡苦禮致之伯玉不得已勉强赴郡信宿纔交數言而退甯朔將軍邱珍孫與僧達書曰褚先生滅迹雲棲不事王侯苟非折節下賢何以致之昔文舉棲冶城安道入昌門于茲三爲御粒殞霞之士但可暫致不宜久羈望其反策之日暫紆清塵亦願助爲譬說僧達答曰褚先生從白雲游久矣古之逸民或留慮兒女或使華陰成市而此子索然爲朋松石介於孤峰絕嶺者積數十載近故要其來此冀慰日夜比探討芝桂借訪荔蘿若已窺烟液臨滄洲矣君欲見之輒當申譬宋散騎常侍樂詢待風俗表薦伯玉召聘不就齊高帝手詔吳會二郡以禮迎遣辭疾上不欲違其志敕于剡曲立太平館居之卒年八十六

元

吾衍字子行仁和人性高潔博通子史百家書工篆隸上逼秦漢兼通聲律詩效李賀隱居教授常處一樓列學童於樓下遣高弟子遞授之客有訪者弟子使登乃登否則止廉訪使徐琰來訪衍從樓上呼曰此樓何可當貴人登耶願明日走謁以謝琰素重衍歎笑而去人不敢名而以貞白先生稱之所著有尚書要略九歌譜聽玄造化集十二月樂詞譜重正卦氣楚史檮杌晉文春秋道書援神契石鼓咀楚文釋音忠編竹素山房詩集說文續解行於世

周密字公謹世居仁和癸辛街宋寶祐閒爲義烏令入元恥事夷主謝職自隱游心經史及諸子百家與趙子昂仇仁近戴表元爲倡和友詩極典雅所著有癸辛雜志藏於家

崔彥暉字遵晦號雲林與王蒙俱吳興趙松雪外孫善篆隸詞賦畫亦超詣隱居鹽橋市中以賣藥自給年老病卒因無嗣以鄭爲後至今鹽橋藥肆以崔進齋署扁

皇明

項伯藏字智用仁和人居武林門外夾城東博學多識闢館授徒若翰林侍講王洪刑部員外孫迪壽州同知夏節節弟筠皆出其門壽九十餘

卒

陳雍字孟熙仁和人父士甯涉獵書史喜延接賢士大夫與同邑鄭璧夏誠莫逆爲友不事榮利日爲湖山游詠有游詠錄行於世各投蓄古法帖名畫及彝器之屬暇時彼此過訪互相品鑒以適興士甯母與璧母皆高年或遞造必升堂拜謁如母及歿互爲緦服三人交誼感動鄉人璧之子孫誠之子皆登進士惟雍志安幽隱不萌仕進縣大夫兩以明經舉皆辭勿就世居仁和七寶巷中仍厭囂塵徙獨山從事耕釣若將

終身年四十卒無子鄉人惜之雍素饒裕無他兄弟姊妹士甯獨敎之篤自幼五經四書皆成誦且粗知大義尤長于易爲文不搆思頃刻盈紙詩亦豐腴以學贍氣充故也父子俱葬獨山

孔克愨字純夫仁和人宣聖五十世孫父文學任西湖書院山長授建德總管府知事遂家焉克愨喜讀書隱居夾城有西塍吟稿歲舉鄉飲郡守請爲大賓年八十二卒學士曾棨銘其墓

張珍卽張翺字羽皐號介然生洪武甲戌其先汴人扈蹕南渡始寓錢塘後徙仁和睦親坊自幼

穎異氣宇沖粹嘗業儒探索隱奧五經六史靡不究心尤精周易暇則涉獵九流百家之書至於推步天文往往奇中或時占風望氣其應立見若神授者家世厚積傳及乃父彬富甲里閈翱志出塵視財若涴其所應得者悉以歸兄惟知進修日益淵邃以故時多推重宣德閒兩廣多事有潘中丞者浙人也將往視師素知翱有兵略且習占候特迎以往除舍居之翱感知己百凡事悉爲經畫一日坐帳中仰視開忽片雲隱起謂潘曰事濟矣烈風南來乃賊兆已而果

然潘欲特疏薦用翱誓不仕遂逃名晦迹晚歲垂情著述多散逸不存嘗自述曰有意欲嘗千日酒無心去傍五侯煙夜寒荷葉杯中飲春暖梅花紙帳眠自題小像曰丹青點染苦勞神寫出緣何喚作眞自己幻軀留不得却從身外更求身臨終復自敍曰我生原有數數盡復歸元來往自然理何須求異端復諭厥子曰無患校未茂將來日繁況有充閭者出焉延至今日科第聯芳各自期待如張應祺以進士而隨授主事張應祈以鄉薦而後爲通判皆曾孫也張瀚

以進士而擢知府張漉以進士而擢通政使張洽以進士而任主事張洵張溥則又以鄉薦而候春官皆玄孫也其他懷珍待聘者後先相望時因是而益服翺之先見年八十有二無疾而逝

義槩

皇明

淩宗載字敬輿仁和夾城里人成都教授淩雲翰之孫早游鄉校張伯畊之門讀經史子籍亹亹不倦喜吟詠家素饒裕其貲金出入數多悉委其兄正中理之不懷防範南塘有別業去家二里醉醒飽餘攜其友步遊或乘便載酒殽以隨依樹陰草坐欲飲則飲否則止興至賦詩期以自適勢利非所徇也天順改元綏德郝公淵之來按浙宇知其賢命郡守正南張公隆禮爲鄉飲亞賓儀度甚恭守爲改容平生篤於孝友因兄老無子爲納側室以圖之後因絕望乃以所愛子煜後之未幾兄卒哭之慟一時感動鄉閭四明祝彥廣雅與宗載情好忽以疾客死于杭宗載捐資殯殮盡力以資歸櫬家有木工竊其

倉鑰貿米潛出爲家童覺出執見宗載宗載恐玷其人諭曰吾所與也竟釋之人多不知其他倘義施惠類如此故鄉士大夫以厚齋稱之享年七十有五卒

夏誠字與齋號園趣四明人後游杭卜居仁和大雲鄉幼孤克自植立年十八始知讀書性剛毅勤儉喜施篤於鄉族親故或嫁其貧遺子女或殮葬親友之無歸者值歲饑罄以積粟濟之不責其償後米價騰湧餓殍載途尤曲處以救郡使者以聞正統七年錫　璽書羊酒復其家仍勑有司表其門誠喜爲人排難解紛或活人於瀕死或陰爲之而人不知亦不望報素善記古今興亡每鑒此以剖論事幾時出新意人皆歎服於世務能逆料成敗得喪預告之人俾爲之防或以利弊事陳於公府請其興革人以司直稱焉壽九十九卒所著有農舍祀先錄園趣存稿藏於家後以子時正貴贈刑部郎中

評曰（或謂傳志所敍誠之所爲若是雖古人如陳太邱亦虛左以讓措乎成化志出於伊子太則所修恐非直筆淸議至今疑之以予觀之其間或有不盡然要亦有近而似之者故予不敢廢以俟知者擇焉）

談龍字舜臣仁和芳林鄉人幼從塾師講授童習書傳乃知大義年十八念父高年久爲糧役所苦乃奮然直前以代厥役休其父於家幸而人心悅服相率樂輸卒無逋負公府亦改容優遇自後家口日繁閭内擾擾乃告父曰兒置有薄田數畝足可自支凡父所遺願歸兄不然兄游郡庠子且多將何仰給今且書約遺後以杜爭端父嘉其尙義聽之自爲萬石君歷十八年並不見庭辱後以倦勤乞罷弘治乙丑稔知按察司日役鄉夫四十名夜直捍獄迭起巡警分番亙守年復年來無任苦楚妨廢農事莫此爲甚時皆敢怒而不敢言龍備述民間艱奮身赴訴請改民壯以解民屯反覆詳陳不顧利害若此者奔赴經年日逐食用不計當時幸遇賢明上司用其言以寢其役萬民樂業民到於今感其德

耆善

皇明

林繼字元高世居仁和諸家塘年幼時將游黌宮不得已改事賈素嘗涉獵史鑑頗識今古性純撲不尙紛華篤於孝友沒世不衰事必請命於父始行父老喪心動履乖異繼曲意祗承惟恐少咈雖物被毀裂亦樂從之善處昆弟欲則推讓弟與較量營家之外罕與人接退居深室督課兒書於凡是非毀譽悉屏不聞後遭大喪哀痛幾撲故當時稱爲孝友

陳震字聲遠仁和夾城里人幼從事舉子業以家清寒且父衰身子改服賈銳意經營踈遠紛華聲色惟知適其親而悅之餘皆無益族有悍弟量其所欲委曲俯從使不失好素性沈靜厭趨附鄰有強狠陰欲肆毒者常先事消沮卒無所加終身罕見喜怒之色亦無讎憾之人暇則杜門觀史或卽事賦詩以適一時高興故當時以耆善稱之若二公者語其仗義疏財林較多也語其懲忿窒慾陳較著也至於全身遠害不受庭辱二公一而已矣嘉靖十六年巡按御史唐公知二公孝友誠篤命有司特加獎異林壽七十歲陳壽八十二歲俱以善終

仁和縣志卷九終

仁和縣志卷十

湖廣江陵縣知縣致仕仁和沈朝宣纂著

人物

孝行附孝女

梁

褚修仁和人遂良遠祖父仲都善周易天監中歷五經博士修少傳父業善尺牘辨文章體制武陵王爲揚州引爲宣惠參軍帳內記室性至孝父喪哀毀骨立人謂過禮其後母喪水漿不入口者二十二日氣絕逾時方蘇每一號慟嘔血

若流竟以毀卒

皇明

鄭璧字伯規仁和人世居鹽橋西讀書好古詩文清雅得之家傳事親孝出於天性父歿居喪循禮時方斂鄰不戒火幾延居室璧披髮稽顙籲天號泣身捍父柩若將俱焚天爲反風息火竟得保全人共訝之居喪三年不御酒肉母崔氏沒亦如之父之友陸璘姑蘇人元進士家貧無子父嘗許以葬地父歿後璘亦亡璧購地以葬曰無使先人食言地下翰林張太史益爲鄭孝子傳璧所著有完軒集藏於家

陳璋字廷章仁和人早游郡庠以歲貢例入太學天性純孝雖在清寒不遺奉養常覓時鮮進之父文貴年八十忽癱卧便液數下璋勿離側假寐以俟父欲興卽扶掖如此者十餘載幸獲賢淑錢氏知璋孝思恒自分曰舅事責夫子當輔之姑事責婦夫惟倡之姑壽高年雙目昏翳凡事事不能自將時問所欲而敬進之其所不言亦默識其意而順應之弘治二年璋游南宮錢氏躬率諸兒女事事左右姑安焉忘其璋在外

也他日姑疽發背乃脫簪珥醫治中夜焚香哀籲滌口吮癰尋愈已而腸結危在瞬息錢氏以指疏之平復明年翁壽九十忽罹疾拭淚語曰孝哉夫婦何以報德言訖瞑目是時璋窘轉甚賴錢氏罄奩助給乃克以禮襄事過其門者聞其晝夜悲號亦爲感動及其葬也璋廬墓三年形容憔悴錢氏閉戶守貧日勤紡績以支家務姑繼謝世喪葬如初遠近以孝倂談弘治十二年有司奏聞　勅加旌表

凌貴字克和仁和人年十二父謝世侍寡母以居

自幼愛親歷久勿替朝夕奉養或力不從心曲處以備每遇時鮮物出甯不應他務先市以供雖稱貸不辭婦性愚直偶戾姑心遂擯置不使傷愛母罹暴疾羣醫罔治則焚香露禱請以身代仍刲股煎湯以進乃愈母或浮屠或乏之財以應甯捐衣服以徇座有親識一俟母命爲去留嘉靖甲辰連歲大歉闔郡人競以黑菽濟饑貴曰此非所以養高年母也曲處精糧以進而已與妻子則不離糲飯歲甲午鄉有識者白其行於邑大夫乃以敦孝表其門越明年卒壽九十四也貴悲號將不能自存雖家不饒其喪葬勉率乎禮予考貴孝行不出乎孝養之閒固不當擬諸曾子之養志若律以家裕而不顧父母之養其過人遠矣

楊泰奴仁和肇元鄉楊得安女天順四年九月閒其母時氏病疫久不愈泰奴刲股肉三次煎粥奉救不效後於暮夜剖胸取肝一葉即時昏撲良久乃醒以衣纏縛瘡口手自和米煎粥奉母隨愈母宿患股膝寒攣亦因食肝平復泰奴時年二十二歲許嫁而猶未行者以家貧母疾故也父老上其事於邑以及於郡轉聞之　朝請表其門時雖中阻而文移具有成案闔郡吏民咸稱孝焉

義夫

皇明

許彬字志學號怡靜世居仁和夾城里擇娶趙氏生子若女各二彬至四十趙氏病沒遂鰥居念其內助之賢誓不再室雖幃幕淒涼不御姬妾於凡出行避平康口絕淫褻席有歌兒舞女若將浼焉初則人視爲矯久則咸以全義公稱之

嘗讀浮光熊戸卿所爲序及鄉彥徐奇所爲傳則彬之行實昭然不誣矣予將採摭立傳恐跡涉偏私仍請當道者簡乎然後載筆壽年八十有二卒逮今庶孫繁衍其有名鑰者登嘉靖辛丑進士時以陰德所積云

陳昊字宏夫世居仁和義和里自幼孝諧父母友翕兄弟出贅於顧幸得賢配雖不日侍舅姑而愛慕奉養殊爲切至居三年乃生子鑑再二年顧乃卒人視昊戚容凋悴乃勸之繼昊曰吾幸有子可嗣宗祀復繼何爲枉傷義耳後客嶺南

父母慮其年壯子單潛爲擇聘吴歸涕哭哀懇遺歸其視反目室中中道恩絶者何如哉世多處此不然高堂缺養中饋無資則曰孤弱失恃家務輭掌鮮不鬨幃頓合而稠結之恩皆忘之矣吴於此數者身皆值之絶不形諸念慮所謂披抉其蓁翳而表示夫雅行豈其人歟且吴姊妹有適郭氏高氏相繼嫠居而高無所賴乃延致其高而謹事其郭茲二氏俱老克全節豈非仁於錫類也耶嘗築室讀書扁曰義濟此之謂自慊予將摭實立傳懼自專嘗以暴於官以祈

嘉獎以啟迪後人庶有補於世敎

甯志絙字質之年二十娶孫氏生二子居十八年孫氏病歿絙幼游鄉塾粗知倫理稍長出貿德清市肆以事老父中値家衰全賴孫氏總理以無失於隣戚交游及其歿也若失良輔不勝痛悼有談及者輒淚下見者感動方其初歿之時誓不再醮房有二女年甫十五六色頗美豔孫存時絙常卻立不近蒞之甚莊茲不幸病亟乘其尚有覺也乃擇家童可配者配之且約曰無再入卧內居常多寄德清市肆素無專御凡宴侍歌姬悉謝不往其隣欲請官司表揚力辭乃已堅守三十八年耳絶浮議茲將採摭入志仍徵諸庶民達諸公府以期不誣庶敢敘而載之

節婦

元

蔣氏淑眞平江儒門女也幼悉女則聲不出閫子姓亦罕識其面父母愼擇乃配遲歸於學正陳文舉自慶獲良耦焉公抱奇氣早捷鄉闈敎於松從史隱耳元季丁未海寇方鶴臯兵薄郡濠勢熾勿可禦郡長吏率胥史遁去公卧病莫能

逋鬭曰吾死已夫而賊侵官舍及寢門欲兵之蔣氏侍公賊望見蔣姿豔覬得之而脫公蔣氏意覺乃出私語嫗錢曰吾從君死無裨陳祀且吾死不足以全吾夫徒死耳賊意在得吾而脫吾君此可紿也紿而獲脫吾夫以全夫以全祀吾再求一死以全身不尤愈於徒死哉嫗曰計甚善竊恐事不副心蔣氏卒用是計治賊竟以脫夫計其去遠乃俟隙赴水以死嗚呼死主之際難矣死而出於丈夫已難出於婦人尤難出於婦人而能全祀全夫全身則尤難中之難也

古之泣市崩隅則毀聲剺耳刺面則毀形坐臺而溺抱樹而焚則毀生是固勒之金石存之祀典傳之世世無遺矣若蔣氏者萬億人而一人千百世而一見與尋常完身保節者不亦霄壤也哉

皇明

平氏仁和四板隅里何子貴母年十九歸同里何富相處五年富歿遺腹五月貴始生時平氏方二十四歲誓不他適有諷其嫁者平氏厲聲絕之雖寡居善事乃姑養生送死無遺禮而撫有

遺孤至於成立氷檗自守四十餘年如一日焉有司以聞洪武間旌表厥門本府教授徐一夔爲之著傳

王氏仁和縣義和里夏思誠妻也歸三年生一子曰榮達九月思誠卒王氏時年二十五惟勤女紅以養舅姑緣貧乏紙王氏乃翦所戴冠易紙俾榮達日臨榻學字卒底成立而舅姑相繼謝世乃鬻居室治喪哀毀之至人所難能嫠居四十七年卒洪武十四年司府以聞　詔旌表其門

徐氏仁和縣會保隅徐景文女嫁翟鏞年二十七而寡矢死不違節者三十有五年成化間　詔旌表其門南京吏部尚書魏驥爲之著傳

鍾氏蘭芳紹興人年十八歸仁和庠生許敏出自名門素嫻女訓及歸敏善事舅姑睦戚里日與夫居相敬如賓客人已譽其賢敏以歲貢游胄學時有例簡拔人才授南京兵部司務以病致仕未幾卒止遺一女鍾氏時年二十九母慮其無子欲奪其志鍾氏曰夫策名仕版吾復改事他人何顏以立於世母聽焉由是淡薄自居躬

親絲枲以度歲華顧養幼女以底長大及笄乃歸指揮王正堅守三十餘年絕無浮議成化年有司上其事　詔旌表其門

王氏年二十適右衛所前千戶華榮世居仁和師姑橋南至二十五歲榮故遺子震夫屬纊哀痛幾殞遂矢心孀守至死不變從是素衣蓬首不出戶庭閉門斂跡食淡誦經或遇設宴禮請悉爲避謝妯娌偶爾談乃夫輒墮淚或以可喜事語之絕無笑容供走家奴屏諸戶外不俾男女混淆清白之聲昭揭遠近弘治九年有司覈實

以聞　詔加旌表壽至九十二歲卒

方氏妙壽年十七歸仁和肇元鄉郁惟敬相處十年惟敬病故方氏時方二十七歲生二子長曰昊仲曰昇俱幼方氏于惟敬病瀰留之時已知不起遂矢志守節罔懷疑貳逮其故也哀毀骨立水漿不入口者數日妯娌慰之泣而不言或有至親過其門者罕見其容詢其家奴則曰深居內室鎮日靜坐服飾粗陋宛如窮孀杜門避事屛絕僧尼家童有年十三已上者悉置諸閫外不容與女奴相接冰霜三十年並無點污成

化庚子有司勘實奉聞　詔敕旌表其門壽五十七未幾病終

郭氏妙緣仁和閭顯宗之妻世家郭從周之女從周素嚴家敎常以女訓內則誨之故郭氏歸閭顯宗也曲盡婦道非止舅姑譽其賢而宗族里閭亦稱其淑年二十六顯宗身故遺有弱子甫週歲後名韶値門戸中衰人竊議曰艱危單薄孰爲養生又何暇於完節時則郭氏有所主外物不撓惟約用振衰撫孤保祚日或不敷取給簪珥逮夫韶之稍長也擇師使事察友使親自

後韶行益精母德之賢彰矣夫自孀居以底白首中間五十餘年勤苦備嘗寒暑迭受而其冰清玉潔之軀布昭一方正德甲戌年鄉里上其事司府覈實以聞　詔旌表其門過者式焉壽終八十一歲誠所謂榮壽兩得者矣至於今子孫繁衍謂非節婦福德之遺曷以有此

沈氏淑祥仁和人年十九適邑人王毅世居義和坊正統壬戌毅罹疾身故沈氏年甫二十六懷遺腹及期子生名善方是時人竊曰年方青子方赤後來歲月風霜何以禁之其在沈氏乃克

逆存遠慮凡所以遠嫌避疑者惟以潔清自持弗介有所指摘妯娌相傳曰王母深居閨闥聲色兩藏且能屛脂膏斂服飾外童僕遠僧尼謝絕往來割置宴飲惟知保身撫子以光門戸及子稍長乃擇師審友日與周旋不俾淫放上玷祖父後果遵訓不墜家風勤苦七十餘年終身潔白有司具實奏聞　詔旌表厥門卒年逾九鄰百亦曠典也

于氏永壽乃先任應天府尹冕之女實肅愍公謙之孫女也年二十一歲歸原任吏部右給事中

仁和張晟爲繼室自入門恪循婦道不違翁姑先已謝世勿獲朝夕展事然於春秋時祀則篤情修潔爲故鄰戚卜知爲賢淑成化二十一年正月間張晟奉　敕封滿剌加國王行抵江西贛州旅邸忽疽發於背不旬日身故輿櫬以歸其時于氏方二十六歲聞喪號慟嘔血欲殞父母苦辭勸釋且諭之曰汝有遺腹即幸而生子宗祀攸懸若欲自盡其遺孤委誰乳養于氏聞言心悟從是不復言死他日嘗自省曰吾祖忠臣吾父正臣吾夫直臣咸爲海內所知吾守萬

一不礪不有玷於三君子矣乎由是脂粉不施華麗不服膏粱不食閨閫不踰一以撫育遺孤文俊爲事逮長擇師訓誨遺游郡庠期以不墜家聲已而鄉曲飫聞堅貞且歷四十二年寒暑嘉靖三年諸耆識謂此可以激勸天下感化後世乃備疏其貞節於有司反覆覈實不誣尋登聞於　朝旌表其門時壽六十八矣

俞氏仁和縣平安坊人嫁爲里人單祐妻生一子未晬而祐亡時俞氏年方二十一歲矢心不二勤約治家孝養舅姑撫鞠幼子以底成立舅姑壽終葬祭以禮堅貞之志終始不移有司上其事未報而俞氏卒雖旌表之事中阻而有司具有成案鄉邦稱其孝者無閒言

陳氏仁和義和坊陳艮能之女前南康知府陳敏政之孫女也素嫺閨訓德性幽閒年十八適本坊民人高璠自入門恪敦婦道弘治辛酉六月陳氏二十九歲璠病心疾一時身故陳氏懷孕六月逮九月生遺腹子應麟自此深居斂跡持苦服勤親識過其門者未嘗竊聞其聲亦無由窺其顏貌惟知撫養遺孤以期成立保全雅操

志潔冰清四十二年之間並無可議見今七十一歲人皆仰其壽節嘉靖二十二年事聞有司上達當道累經閱實特行加奬

張氏玉貞仁和人年十九歸府庠生周顯成化十七年顯故張氏悲號痛泣幾不欲生素嫺節義矢志不移時則顯有親妹淑清年方十五尚爲處女哀嫂無子形影相弔奈何天長地久情所難堪願自伴嫂終身誓無二意由是起居食息時與周旋嫂有戚容姑爲撫慰姑有微疾嫂爲調攝居常專事女紅以消歲月足跡止於中庭

而往來親族初不識其聲音笑貌何如也嘉靖丁亥嫂年七十七歲姑年七十四歲半歲之間相繼謝世冰清玉潔之名昭布遐邇嘉靖十六年間重其節者白其事於觀風徵無別議乃以雙節表其里門仍立貞石於墓旁以垂不朽

黃氏淑貞錢塘縣栅外二圖黃林次女婚媾不偶至二十四歲始適仁和肇元鄉郁時爲繼室自幼賦性貞誠簡默自歸郁守婦道翁姑私相慶幸正德十三年夫患痞疾累醫勿痊黃氏晝夜憂勤奔走無計衣不去體飲食俱損親執湯藥自侍如父夜則焚香告天願以身代奈何罔至是年八月身故黃氏哀號悲痛幾不欲存年方二十有八自喪葬後布衣蓬首斂跡避人惟知奮力蠶桑勤身紡績務期家業如常免遺人笑前婦遺有二孫長者名偉次者名瑠瑠甫週歲亦立偏傍黃氏撫育慇懃愈于己出及其稍長擇師訓誨遣游邑庠至今咸免家貪黃氏壽年六十餘矣里鄰具實舉呈黃氏以家貧固辭不願守土者謂爲可嘉獎以貞節表其門云

徐氏淑芳杭之江干人幼通列女傳局方書稍長達家政嫻禮度仁和義官郎榮喪偶素聞其賢而娶之是生瑛五歲而寡族人有瞰其家貲者斂瑛以死藥醫治之徐忍不泣亦不究誰何或以白金百兩還致其夫柩卽亡去徐亦置不問先有二桀壻及養子罷粟官悉懷覬覦互相雄長徐善處之內外帖然瑛稍長二壻皆引退養子亦死門堂肅清賓客雍睦徐所以得全其節保其子而卒能使有今日者豈倖致哉徐二十九而嫠於今餘三十年矣冰胸霜操彌久彌光鄉黨同聲賢之嘉靖甲申杭有司承

聖天子明命訪諸民閒義夫節婦孝子順孫庠士以徐氏薦乃閱實其事表曰貞節

洪氏淑蘭仁和民洪成女年十八適太平鄉民沈厚爲繼室弘治十一年也越明年六月內厚以疾故李氏淑秀亦仁和民李貴女弘治十三年女方十四適厚弟沈玉越二年正月內玉亦病故厚遺一子後名沈昌乃先妻張氏所出當是時方二歲家窘難支子弱無何洪氏相繼嫠居人竊議曰日淺情疎身孤子幼何以卒歲豈期二氏合志同盟期於完節乃謝絕往來屏除脂

紛甯甘凍餒不惜勤勞曲事翁姑惟恐有缺撫養孤兒若已生務在撐持衰戸振作家聲逮後昌漸長成爲擇賢配基業視昔有加匪二母顧養輔成焉能如此嘉靖十九年洪年六十歲李年五十五歲昌念二母鞠育劬勞訓成恩德況皆清苦一生絕無瑕議躬自白官乞恩優禮以伸補報比時當官者猶慮迹涉偏私曲爲覈實以雙節表其門人皆榮之是時洪年六十九歲李年六十四歲過其門者相與歎羨曰節壽兩全世亦鮮矣

陳氏仁和郭景春之妻年十八歸景春相處七年景春謝世陳氏痛哭摧割不欲生賴其姑周氏善慰諭乃忍死承順時年二十五姑察其志日堅于是議立景春之兄子廷補嗣焉廷補甫二齡以鞠以教不啻已出甫踰年姑歿陳氏哀而有禮至棄所御玩飾協襄不足姑有女姪曰淑良者陳氏爲收而撫之曰無忘周也夫以婦人而有此是亦天性明淑自然篤於親耳矧其平生莊靜純孝儉勤質素足以作式鄉閭寡居五十三年而雅操烈志皦如一日眞可謂賢矣後觀風者採訪孝節有司徵實其陳特行嘉奬以光其門至嘉靖壬辰八月間病卒壽七十七歲

童氏淑芳仁和忠清里翁仁妻自幼沈默端重既歸仁能使舅姑胥慶婦道可占姑歿而嗣之者多難悅而亦悅焉孝可徵矣値家中衰仁屢空童躬親縑絡忘身徇家用俾不給惟此尚彌弗堪而復使仁殂童之遭此不知何如爲情耶況嘗是時童方二十九歲乃矢志不移專理襄事因屏去簪珥謝絕鉛華惟知撫訓遺孤曰永昌者俾之樹立時或不給仰給兄家一日兄以微

言挑之童泣訴曰吾所以不卽死者以有翁氏弱子在耳兄何見不及此惑亂我心從是滅跡兄家雖甚乏亦隱忍焉里人聞而賢之欲白于官以請旌典童曰此婦人常事耳奚必徒事虛聲雖其愛子永昌素以克孝得其懽心亦請不許事遂寢他日孫鍾罹疫方危童憂悍失措乃焚香祝天曰此翁氏宗祀寄耳何忍斬之願以垂老身代未幾鍾果獲全童壽卒時則八十有七氷蘖孀居者五十餘載嗚呼世道日衰柏舟之風日就於息童一婦人耳乃於艱難危迫之

且無後其奚可倚而能守也或傳聞焉陳氏乃曰守爲夫也豈以有子無子而貳其志耶何見不及此而有復議于時弟大列遊邑庠乃以詩寄姊曰但使裳衾裁耳鼻不愁煮粥燎髭鬚詩未至而姊已題其內屏曰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其安貞之志匪直翁姑知不可奪雖父母亦聞此而不敢奪矣從是屛鉛華崇布素垂簾養晦滅迹韜形凡有宴請悉謝不往昔之議者改曰不意毛之婦其安貞有如此者他日陳氏竊自念曰吾向以翁姑之存禮勿可去翁姑而

外處今以翁姑之亡亦弗可離親弟而他歸惟其志有定向則無適而非守之之地矣爲是輿歸弟室以資其養焉計其守五十餘年總其壽七十餘歲終身貞孤之操昭布遐邇予尤恐其無徵不信爲是表諸公庭徵諸物議夫然後秉直筆以書

張氏秀英仁和歸錦橋人年十六歸同邑吳以學德性溫存恪盡婦道翁瓚號樂閒以州守謝政家居志存游樂凡酒殽蔬果悉張氏置辦靡不精潔翁雅愛重至二十一歲不幸夫以學死非時能秉節翼子遺厥孫謀卒以勞瘁殞生其賢亦卓矣將來充閭之慶可逆卜於今

倪氏淑祥仁和名醫敬之女年十九適邑人莫聰相處七年聰羅弱疾嘔血不常羣藥罔效倪取其血歃之期以格天夜則焚香露禱奈何病入膏肓日沉一日越明年卒倪氏日夜哀號聞者墮淚其母施氏乃因閒諭之曰爾既青年況復無子孰與從俗免後噬臍倪氏應曰吾年輕母益以老吾無子猶子且多守爲正也母强之卽赴宅後之池幾死見者趨拯乃免母自此不復

言矣鄰族知其志確乃議取兄之仲子曰雲章者爲嗣倪氏悅焉初志益篤知嫠居者服飾不可華也乃宗樸素知出入非所宜也乃謝親戚知僧尼易招議也乃絕捨施如此者五十七年壽八十五謝世冰壺秋月之操歷久不變累以貧故不願上聞因是不與　旌獎

陳氏秀芳祖居仁和夾城里性幽閒高潔嘗讀小學列女傳頗了大義年十八適舊族毛珣始入門數日翁姑胥慶曰得婦如此吾復何憂詎意越二載珣羅弱疾身歿人竊議曰陳年方幼而

其辜哀痛幾殞念有赤子瀾在忍死保身矢心固守瀾方週歲人皆危之張氏竭立撫摩曲爲調攝稍長延師授以經學俟壯爲擇潘州同女惟婉爲婦張氏知瀾學有進益遣游邑庠以圖光賁不料羅弱疾身故潘氏時二十一歲矣姑婦相依冰清玉潔姑年五十八歲完節終身婦自十五歸瀾今五十矣祗承姑志霜雪自持事母克盡孝道人所難企凡清議及此咸稱爲雙節云

張氏貴賢新泰司訓張愷之女世居仁和八字橋自幼聰警常沃聞德義之談年十七歸錢塘潘鍠居三年鍠客死嶺南張氏方二十子女不存家遭回祿艱苦難支乃斷髮自守躬養舅姑詎料天不愍遺舅姑繼歿尋割匳具以周喪葬已而父母憐其無恃挈載以歸不數年隨父官新泰秩滿請休復隨旋夙興夜寐不廢紉針蓋藉是以資服用當時巨族有求以續室者伊母惑之欲奪其志張氏曰王蠋有言列女不更二夫吾獨非若女耶事遂寢父竊慮曰賴吾常存守易易耳否則難乎有恆茲幸有孫方在襁褓爾

其鞠養庶可更相爲命張氏從之悉情愛養若已出焉及稍長乃名玉潤延師啟教遣游邑庠卒領鄉薦孀居四十二年如冰如玉鄉邦仰重茲年六十三歲壽節兩全予將採摭入志尚恐人未盡孚必徵諸公府後敢載筆

方氏淑承仁和人年二十適里人胡沂居九年沂以病歿遺男胡彬甫二歲方氏潛自痛泣若將不存妯娌有慰之者曰何自傷若是方氏曰吾不傷吾嫠居傷吾子幼而弱也已而復自解曰天豈使孤弱卒於夭而俾胡祀之終於絕耶天其或者使其孤弱者存而吾與之俱存矣今吾且苦志勵守以俟天焉自此深居內閫不與外人接言雖至親探者亦罕識其面居常斂華崇雅飯糲茹蔬以求免飢寒幸而子彬稍長擇師審交不令邪僻是以三十餘年節完子立士林稱爲古烈則夫爲風俗慮者宜特筆以書剡白諸　公府徵諸輿論矣乎

梁氏貴祥乃理問梁裕之猶子年十八聘與仁和潘鍾爲室實相國潘璉之婦自所出以及所歸飫聞內訓女則是以善事舅姑不減事父母人

以賢淑稱之于歸七年方二十五歲鍾容死乃姑見其哀毀之深恐其不堪岑寂間以微言慰之且探其內志如何梁氏毅然自矢曰縱不爲吾夫與子增輝獨可遺羞於父母翁姑矣乎死而後已由是服必黜華食必從淡屏去脂膏銷融簪珥深居密室謝絕內親三十五年之間冰清月白茲已六十一矣完名高節久著鄉評雖嘗聞諸守土然以貧故尚闕 旌表

王氏淑堅仁和人祖居吳家石橋十九歲歸里人蔣華越三年華以疾故止遺一女亦立每覩之

輒哀痛不勝涕泗交注娣姒有至厚者乃潛問曰汝終身守乎王氏正色對曰吾勿守吾死何顏以見吾夫於地下娣姒聞而賢之翁雖不學無術而於人倫大義所性固存焉常竊念曰吾之情有所鍾而其死不瞑目者爲其妻若女也於是體其情而勤恤之無俾他有所顧王氏賴有此翁則上有所倚賴有此女則下有所侶及女稍長愼擇所配幸得名族潘子鍇以爲之婿則付託得人而王氏爲夫之志願畢矣壽雖止於五十八而其清白之操雖百年猶未斬也予將摭實記載宜先達諸宰民者以徵諸庶民則庶乎可以信後

方技

皇明

吳恕字如心號蒙齋仁和人精於醫道嘗謂傷寒專門者世推張仲景其著傷寒論旨意幽深非窮理之至者一時莫窺其要乃約爲律賦以發隱復纂指掌圖以開示初學故世之業醫者往往宗之亦有因此而悟其妙者以下醫

葉文齡字德徵號石峰仁和人幼業儒不遂去學

醫覺有悟乃專之謂師無常惟精者從之加以天性穎悟所得自殊嘗以醫驗受知何陳二侍御起送禮部屢試優等例授冠帶供職於 聖濟殿 欽委內閣會考居首奏除太醫院吏目甲午 召診保和有功陞御醫忽賜召對被溫旨御書忠愛額於堂庚子再 召對陞院判後因母老乞終養繼患風疾致仕素能察脈投劑所在奏功而名公鉅卿凡罹奇疾者必延以療而賴以回生者非止一二所著有醫學統旨行於世

宋

僧眞慧仁和人畫山水佛像近世佳品翎毛墨竹有江南氣象　以下畫

葉肖巖仁和人畫人物小景類馬遠專工傳寫宗法吳道子

徐遠廣仁和人號古巖善畫花鳥師樓觀景定間待詔

吳迪字泰之仁和人畫蘭竹水石蕭散可愛望之宛然號心玉道人

錢光甫字隱之仁和人善畫魚藻小景精妙流動令人耽玩景定間畫院待詔

謝昇字東暉仁和人善畫花竹尤長美女景定間待詔

史顯祖仁和人善畫美女人物宛然如生其青綠山水富麗可愛端平間待詔

毛存字性之號勿齋仁和人父伯益坐韓侂胄黨流嶺表存乃跋涉數千里函父骨歸杭禮葬人稱爲篤孝善墨竹水石宗楊中齋裴德游諸人

張茂字如松仁和人善山水花鳥甚爲精微小景更佳光宗朝隸畫院

元

王繹字思善仁和人善寫貌尤長於小像不徒得其形似兼得其神氣

道士王景升仁和人居開元宮善畫道釋人物學王輝李嵩

王蒙字叔明本吳興人趙文敏甥後徙居仁和黃鶴山素善畫山水人物其幽閒蕭散不減文敏風韻

周密字公謹居仁和癸辛街素善畫長於梅竹蘭石清新飄逸尤爲士大夫稱賞每得意處多題其上

崔彥暉吳興人趙文敏孫隱居仁和鹽橋市張肆賣藥素善篆隸詞賦而畫亦超俗人謂山水人物得趙氏家傳而筆力風致亦一時名器

皇明

戴進字文進號靜菴居仁和安谷坊資性聰警恬淡寡欲自幼喜作畫志欲超邁古人不屑凡近常曰丹青有理舍理而學畫畫之下者也雖兼學諸家而於理之有趣者則從之是以一舉筆而風神氣韻自然出羣善山水人物而翎毛草

木莫不奇中年猶循畫法晚歲縱筆揮灑若有神助得之者珍藏如寶不肯輕售

丁野夫其先回紇人後居仁和畫山水人物宗馬遠夏圭筆法頗肖

朱鈐字正夫號鹿門舊居仁和祖廟巷爲人溫雅博聞幼嗜畫每遇專門委贄師焉及長悟畫理不在乎影響間於是遨遊江湖歷覽山麓凡遇凌競險怪曲折高深恒加捜索至於雲林雪竹徑草巖花稍有關於景趣者亦凝神默識然於人物多畱心於樵夫釣叟野老山翁是以積習

之久得意忘言每一揮毫妙奪天工其中有最佳者往往長價其氣韻風神追蹤吳戴嘗臨其古畫靡不逼真遂使高眼視之亦莫能辨

沈仕字懋學號青門仁和沈亞卿文進之仲子自幼穎敏嘗事舉子業後憚拘持遂捨去乃恣情詩翰初試筆已警拔或警勸其師專門以成一家仕曰師意爲上師迹爲下奚必專門於是購古名畫朝夕展玩竟覺有得乃援筆揮灑間人家有藏名畫者務求一覩造次展玩加意於氣韻風神其所以長聲價者多在山水人物而翎毛草木次之居常得意者多題詠其上惟士大夫素厚者購得之而凡夫俗子不敢啟齒以故世不多傳

丁錫字佑之號西塢其先西域人或謂丁野夫之後卜居仁和百福巷南自幼性巧喜爲畫遇紙輒揮似不經意既成景像人已誇羨初學戴進乃靜庵得意門下後無常師嘗聞諸名筆曰戴靜庵之畫所以擅美於世者爲其集諸家之長也錫故銳意宗之年愈高造愈妙凡經塗抹點綴自有奇趣人尤愛之翎毛花草無不盡善而

尤精於山水其得意處人皆稱曰戴靜庵復出其臨模古畫宛然逼眞卒莫辨其眞僞

釋道

宋

龔大名字若晦仁和人七歲讀書一再過輒成誦紹興間入洞霄宮以吟詠自適善書符地方有疾疫邪祟書符遺之卽止壽七十一卒（以下羽士）

元

周元和字謙甫號清溪仁和人初生時有雷殷殷

發地下鄰里驚異年十八游太滌山師冲妙性純謹作詩無塵俗氣瞑目靜坐終日不倦咸淳間還太乙宮與褚獻郭似山爲方外友丙子春避地山石間後端坐而化

皇明

郁存方號鶴泉仁和臨平山人自幼淵靜簡默有出塵之志父母察其不喜家人生產遣從通玄觀法師徐元一爲孫以傳其道蓋元一有道術能役鬼神呼霹靂回雨暘驅妖祟杭人崇信傳之一再幸有存方慈寡心虛盡悟其術自元一

觀化後凡遇旱潦司府用鄉士夫薦迎存方致禱屢獲靈驗而其最顯著者嘉靖己亥及戊年之禱也大爲太府陳希齋公所嘉奬後爲太眞府贊教

智涫不知何許人嘗住持菩提寺永樂初召纂修永樂大典正統七年召傳戒法一時坐化（已下緇流）

智明月溪其號也族出湯鎮楊氏出家東山壽聖寺復從南山演福圓照才法師受業深究天台性學後於東城結菴堅修淨業緇白皈依年七十二書偈而化建塔曰慧照

德祥號止菴仁和人持戒律書法擅名一時有鐵畫銀鉤之妙詩刻苦高處逼賈島有桐嶼集

佛供四明人出家天童寺後游至仁和梁婆橋東覺圓寺愛其寺僧樸實純雅遂奠居焉自幼持齋情性虛默常端坐習靜行住坐臥未嘗離也嘉靖七年正月二十七日趺坐於沐喚寺僧語曰吾明日逝矣如期果然時年七十七歲

墳墓

葬埋之禮昉於中古時惟取其掩土焉耳自是而

後始有所謂陵有所謂墳而等級分焉勿容混也逮至叔世後有所謂玄宮有玄堂有華表有碑碣誌銘以著夫姓名爵位德業文章然必聖如孔子則墓之在泗上者永爲之祠流賢如董仲舒則墓之在長安者人皆起敬下是亦存乎德足垂裕而後可望墓之所遺歷久不廢否則骨未寒而墓已夷止足爲狐狸之穴甚至爲權豪之侵奪徒以取世唾笑而已尚奚足貴哉仁和素號維邑而賢人君子生死於其間者爭光先後宜乎佳城之鬱鬱也爲是乃志墳墓

先賢墓

晉

丁母墓在艮山門外三十六里丁橋姥山之東近蘭宅蘭因母亡懷慕之切刻木事之因名墓

青揚荊廣四州刺史陳頊墓（在皋亭山）

宋

木娘墓在艮山門外華林里蔡塘東里人蔡汝揆爲處州府判封朝奉大夫其母沈氏卒時汝揆尙幼父霖以火化之及汝揆入仕每傷松楸無地言之輒泣下乃刻木母具衣衾棺槨而葬仍

置贍營田建菴屋命僧守之鄉人呼爲木娘墓

陳

亞父墓在皋亭山亞父姓陳名重生有神異壽百年而終顯靈其地有禱輒應世傳爲亞父塚

唐

僕射褚公遂良墓在河南陽翟（今鈞州）

宋

少宰劉正夫墓在皋亭山

葉文康公墓在湖州金斗山

福王墓在塘棲西南隅未考何名

郭丞相墓在塘棲東南隅未考何名

鍾學士墓在肇元鄉未考何時何名

鄉賢墓

皇明

徵士陳雍墓在獨山

敎讀平顯墓在洛山

辰州府知府何公墓在鳳凰山其子侍郎墓附

王學士墓在玉岑山（國子監祭酒晉陵王㒜撰誌銘）

太常寺少卿鄭公墓在石壁山（禮部侍郎豫章謝一夔撰誌銘）

廣西參政朱公墓在湖南大慈山

四川按察司僉事王公墓在飲馬橋（郎中鄭厚撰墓表）

禮部侍郎汪公墓在南山龍井

湖廣布政司參議周公墓在高麗寺

山東右參政汪公墓在妙因山（少師長沙李東陽撰誌銘）

敎諭周公墓

通州知州吳公墓在大慈山

湖州按察司知事朱公墓在南山飲馬橋

南京禮部尙書江公墓在妙因山（少傅陳留劉忠撰誌銘）

南京刑部郎中項公墓在艮山門外永福橋

廣西南寧府知府汪公墓在皋亭山

公諱獻字惟賢號自強世籍錢塘登弘治壬戌進士授南京禮部主事轉員外郎以清謹稱陞廣西南甯知府自幼淵靜端莊士類不檢者弗與交遊自進士及出仕還鄉恥與諂媚往來其所往來者皆親識故舊凡市井趨附之徒咸知遠避不敢以厚贈結之公府新官初到自倨屑輿一見此外乃絕足焉德宇尊嚴望之起敬及官南甯治尙簡要其所興革必其實有利弊者也存心于扶善鋤惡民多賴之操守清嚴門無遺贈亦不敢以世務請託蒞政二載俗還淳樸凡盜賊被懲而蒙曉諭者相奉洗心無復再蹈其養士也常以德義率之後多成就時將三年制當人覲父老扶送者惟恐爲他省所肩及登途旁觀者或計其行李止于數挑不幸中途病故人惜其著生無福歷官二載舊業不增幸而有孫元臣以青年早領鄉薦未必非厚德之貽也居華與鄰而境非本邑例不敢立傳又恐塵沒美行故因其墓而白之

兵部尙書端敏胡公墓在五雲山（大僕卿邵銳撰誌銘）

太僕寺卿康僖邵公墓在超山（大司寇蘭谿唐龍撰誌銘）

河南按察司僉事江公墓在妙因山（宮保胡世甯撰誌銘）

福建興化府同知馬公墓在臨平山

亞中大夫南安知府毛公墓在玉泉山（參政鄒虞撰誌銘）

評曰（墓在境內者載之可也而其在鈞州在湖州在錢塘者亦載之何也此無他一以昭德深而人心不忘一以昭蔭遠而後嗣善守不然何以傳今而啟後哉）

仁和縣志卷十終

仁和縣志卷十一

湖廣江陵縣知縣致仕仁和沈朝宣纂著

寺觀

自佛老之教興而世之爲僧道者日益以衆寺觀之設所以居若人也然吾杭之寺觀獨甲於海內者蓋以東南財賦之地杭號繁華游手游食者易相彙集別自五季以來錢氏據有兩浙宋高宗南渡之後世積承平一時惑於其說或欲遠延香火或欲懋建功德寺觀之多此其故也豈知蠹財耗國莫此爲甚惟我

太祖高皇帝用夏變夷之初非不欲一洗空之奈何積久弊深一時難革況先時恩給土田其稅糧無從抵辦是以姑准存之期漸消之彼當是時乃察宇限名因人給牒於凡私度有刑私剏有禁或又聯其散落而歸併叢林其將不革而自泯矣仁和僻處東隅無甚名山勝境其寺與觀什惟二三猶未免種類存也爲是乃志寺觀

城內寺觀

僊林慈恩普濟教寺在安國坊先是唐顯慶初高宗痛念慈闈生有劬勞乃建慈恩寺以報之寺在汴京命基法師主領其徒洪濟獨得師傳建炎時扈駕南渡駐錫武林乃就安國坊橋東卜金僊氏之居以爲弘教授法因號僊林隨築戒壇紹興二十三年具奏請額敕賜僊林後孝宗踐祚扁賜隆興萬善戒壇理宗改額僊林慈恩普濟教寺淳祐三年賜飛天法輪寶藏額并御書鐘銘元至正癸未延燎復建通判徽州軍事金應桂撰碑記張氏以寺爲軍器局洪武四年有司改建鐘樓爲郡城禁鐘立僧綱司治每歲迎春及祈禱晴雨咸有事於此舊有宋理宗鐘銘

又宋賈侍制汝舟所撰寺碑尚存

理宗鐘銘（大塊噫噓霽藹輿脊此洪鐘以實出虛樂銑其角十分其鼓豈有鑄鼎收金遺禹博大閎繹厚薄知匀上開天閶下徹地垠乃警聾瞶乃割昏曉吝爾有聞孰不心皎以爲有聲匪撞不鳴以爲無聲如雷如霆作鎮梵宮法音無際鞏我神皋萬有千禩）

大中祥符律寺在祥符橋梁大同二年邑人鮑侃捨宅爲寺舊名發心唐貞觀中改衆善神龍元年改中興後改龍興宋大中祥符初改是額寺基廣袤九里其子院有千佛諸天二閣而戒壇又別有院有鐵塔一青石塔二小石塔二及錢王所鑿九十九眼井寺乃靈芝大智律師受經

之地觀眉山蘇公南豐曾公題詩宏麗可想也
金人南蹂城陷寺燬地入於官南渡初斥爲軍器所居民參錯其間惟留西南一隅建寺元初僧入錢於官贖地仍建寺至元二十八年重建至正末復燬今爲民居者什九

東坡上元觀燈詩（紗籠擎燭迎門入銀葉燒香見客邀金鼎轉丹光吐夜龍珠穿蟻鬧連朝波翻焰裏元相激魚舞湯中不畏焦明日酒醒空想像清吟半逐夢魂飄）

曾子固詩（月明如晝露華濃錦帳明廊笑語同金地夜寒消美酒玉人春困倚東風紅雲燈火浮滄海碧水樓臺浸遠空白髮蹉跎歡意少強顏猶入少年叢）

淨住寺在觀橋北後梁宣帝時建舊名慈光錢氏時改是額宋南渡初以其地爲禮部貢院寺分爲三曰淨住寶閣律院曰淨住教院曰淨住大院元末皆燬今歸併興福教院

天長淨心寺在後洋街晉天福四年錢氏建舊名天長宋大中祥符元年改是額南渡後析其地爲軍寨咸淳元年重建元末兵燬佛殿鐘樓僅存景泰間重建大理寺丞夏時正撰記兵燬今始修復

宋高宗重幸天長寺爲僧廣室賜詩（大界宜春際禪門不

掩閑宸遊雙闕外僧引百花開車馬喧長路煙雲淨遠山觀空復觀俗皇鑑此中閑）

智勝院在南北壁舊相安巷唐天福二年錢氏建舊名眾安宋治平二年改是額南渡後近秀王邸以其地建家廟遷寺於丁家橋側元初居民延燎復遷於相安巷

潮鳴寺在慶春門內貞明元年錢氏建名歸德院洪武二十四年立爲叢林郡人鄭厚撰碑記高宗南渡駕幸寺夜聞潮聲遂賜額潮鳴有御製詩刻石

宋高宗賜潮鳴寺詩（野寺參差落漲痕疏林欹倒書霜根扁舟一棹歸何處

家在江南黃葉村）

安國羅漢寺卽相國寺俗稱西井寺在井亭橋西甘泉坊內宋淳熙十一年開山顯禪師請鳳山已廢安國羅漢寺額名之內有大井唐大厤五年鄴侯李相國始開名西井寺屢燬以井故至今存

廣壽慧雲禪寺卽張家寺在白洋池北宋張循王俊寵盛時其別宅富麗內有千步廊今爲民居故老猶口談之舊有花園廢久惟存假山石一二今寺中有留雲亭白蓮池皆其所遺其前白

洋池號南湖擬西湖爲六橋橋亦埽迹宋淳熙十四年王之孫名鐵者捨宅建寺尙遺王像寺僧至今崇奉宋致仕魏國公史浩撰碑記

僧梵琦留雲亭詩（人家十萬繡成堆未抵南湖一段奇象駕不來春草綠小亭雲鎖約齋碑）

僧德祥白蓮池詩（念念西池道路賒東池今已種蓮花他時若到西池上應念東池是故家）

興福院在同德坊宋紹興初左丞薛昂以花藥圃捨僧築庵曰擇勝續搬寺宇請龍山已廢興福院額今爲叢林元宣義郎前江南西路轉運司

幹辦公事劉莊文撰碑記

龍華資閣在東北隅宋理宗時捲簾使許禎建宋亡禎遂挈三子學佛於此始名出塵庵延祐元年有僧講法華經感天華降因有是名其閣穹壯爲郡城僧舍之冠今併天長寺

聖壽禪寺在後洋街孩兒巷内宋嘉定元年永明禪師開山淳祐間重建爲秀王香火額賜永福院至正年間兵燬洪武初復建宣德十年住持妙定奏請今額

千佛閣安福寺在武林坊紹興五年以祥符寺舊基分建淳祐七年建閣景定四年移請安福舊額元末兵燬重建今併純一院嘉靖十六年巡按浙江監察御史江西周公汝員素知仁和胡公世寧爲江西憲副時豫奏寧藩强悍將反乃抵罪從戍逮後事白宥罪起用餘姚孫公燧爲江西巡撫時堅守不從寧藩亂終於死節餘姚王公守仁爲彼巡撫時統兵勦捕寧藩卒底寧靜嘉二公功大遂改寺爲同仁祠給帖任舊僧圓裕等侍奉香火大冢宰蘭江唐龍撰碑記

佛惠寺俗呼火星在義和坊元大德間有僧信壽

見此有白光一道遂募緣建寺名曰佛惠元至正末兵燬重建又燬景泰間復建洪武二十四年立爲叢林刑部郎中郡人鄭厚撰碑記

福祐院在褚家塘周顯德元年吳越王建宋治平二年改今額元至正間兵燬洪武間重建改土穀祠今名皮場廟

法雲院在廣豐倉南新院巷自五代開運初吳越王建舊名資崇大中祥符間改法雲元末兵燬今併吉祥寺

菩提寺舊在錢塘門外乃宋錢惟演之居第也太

平興國二年捨第建寺延高僧眞悟爲開山祖傳南山宗致建炎間厄於兵火紹興間復建寺有二堂曰南漪曰迎薰元季兵燬後以築城寺基入爲洪武初徙建城內宋太學街東倪學士謙撰記永樂初召寺僧智消纂修永樂大典正統七年傳戒法時則坐化西歸

東坡遊舊寺南漪堂看杜鵑花詩（南薰杜鵑天下無披香殿上紅氍毹鶴林兵火眞一夢不歸閬苑歸西湖）

周紫芝菩提小軒晚晴詩（杭穎誰雄本自殊淡粧濃抹是吾姝滿傾漾玉千鍾酒來看鎔銀百頃湖白鳥去邊山綴黛綠蒲蔬處爾跳珠不知能事王摩詰貌得西泠落照無）

龍王庵在東里坊晉天福三年建舊名長壽元末兵燬洪武初河東有黑龍見其下成潭居民恐懼時有僧號普光禪師每日誦大悲呪妝塑龍王像以鎮壓之自此一方賴以安靜改爲龍王庵洪武初仍舊二十四年歸併崇福寺

法輪寺舊在郡城東之湯鎮五代錢氏時寵法師開山榛莽中見觀音泗洲二像知爲廢寺因建觀音寺唐長慶中改安國寺宋大中祥符間敕賜法輪額後以江水衝激徙建城中東西壁雲陽萬如叟撰碑記

華藏寺在東里坊唐清泰二年吳越王建舊名報恩宋大中祥符元年改今額淳熙十五年重建

僧濟天岸詩（清泰年間古道場門前馳陌幾炎涼破除客夢憑吟草陪伴禪心有佛香寶地月來清耿歌江城潮落夜鐘鐘丁甯細聽營頭鼓莫怨鬖蓑更漏長）

水陸庵在菜市橋西北宋建隆二年因茶槽界建寺額賜水陸嘉熙三年潮水衝圮遷至今處因流寓無垢院基爲之重建殿宇

七寶寺舊在錢塘門外唐貞明七年賜上方多福寺額五代時兵燬元時因蔣侯臨煇閣六遊堂

改建賜額七寶寺

法明寺在艮山門內建炎初建以處流寓嘉泰六年移請今額元末燬重建今併潮鳴寺

百福院在棚橋西唐天福中錢氏建舊名資壽在城外乾道五年徙於城中今處元至正間燬遂廢惟存二古井今入民居

普慈寺在東里坊元初有僧元忠者戒行精確人多皈嚮結庵於此名曰普慈張氏據杭時燬

九杞許相卿遊普慈院詩（塵上三年夢雲林勝日遊小招聊擬騁多難獨登樓月色千山千江光萬里秋心期應共爾投老白蘋洲）

吉祥律寺在安國坊宋乾德三年睦州刺史薛溫捨地爲寺請是額治平二年改爲廣福南渡初以其地爲文思院軍頭司其寺界于兩間仍扁吉祥舊傳地多牡丹熙甯間名人巨公嘗遊賞於此有觀空閣（近又更名誰庵牡丹不復存矣）

蔡端明賞牡丹對月詩（花未全開月未圓看花對月思依然明知花月無情物若使多情更可憐）

蘇東坡簪花詩（人老簪花不自羞花應羞上老人頭醉歸扶路人爭笑十里珠簾半上鈎）

又花將落而述古期不至（今歲東風巧翦裁含情只待使君來對花

無語花應恨直恐明年便不開）

又述古期明日同至因用前韻（仙衣不用翦刀裁國色初酣卯酒來太守問花花有語爲君零落爲君開）

又憶花（吉祥寺中錦千堆前年賞花眞盛哉道人觀我清明來腰鼓百面如春雷打徹涼州花自開沙河塘上插花回醉倒不覺吳兒哈豈知如今雙鬢催城西古寺沒蒿萊有僧閉門手自栽千枝萬葉巧翦裁就中一叢何所似瑪璃盤盛金縷盃而我食菜方清齋對花不飲花應猜夜來雨雹如李梅紅殘綠暗吁可哀）

又自跋云（錢塘吉祥寺花爲第一壬子清明賞會最盛金盤綵籃以獻于坐者五十三人夜歸沙河塘上觀者如山爾後無復繼也今年諸家園圃花亦極盛而龍興僧房一叢亦奇但衰病牢落自無以發興耳昨日雨雹如此花之存者有幾可爲歎息也）

又冬至遊寺（井底微陽回未回蕭蕭寒雨溼枯荄何人更似蘇夫子不是花時肯獨來）

又後十餘日復至（東君意淺著寒梅千朵深紅未暇栽安得道人殷七七不論時節遣花開）

又觀空閣銘（過眼榮枯電與風久長那得似花紅上人宴坐觀空閣觀色觀空色即空）

延壽院在東里坊天福元年吳越王建今歸併興福寺

棲禪雪洞院在平安坊吳越王建於艮山門外名觀音院建炎間改棲禪院至正十二年僧時俊

作雪洞移請舊額爲棲禪雪洞院今併慧雲寺

僧渤季潭詩（雪洞團團白飄來不自風恍疑雲母室如在水晶宮大暑翻愁吟春深未覺融不須燃夜照定起月朦朧）

祥止菴詩（禪室虛生白居之最吉祥了經何待月上鬢不知霜宿恐雲來借寒愁火有妨老僧棲息穩無復夢華陽）

壽聖寺在武林坊舊名長壽爲壽聖下院壽聖舊瀕海永樂十二年潮壞其址徙入城以長壽兵後廢址請移壽聖原額重建于此有大井闊丈餘銀杏樹合抱蓋宋時物也山雖一培塿耳殘碑龍鳳御書之寶篆額向存淳祐間重建林直

院希逖撰記

青蓮淨戒院在武林坊實極觀對宋隆德三年建舊名青蓮大中祥符九年改名淨戒紹興二十年以胥程嬰杵臼韓厥忠義事主乃建祚德廟于院內遇春秋二仲舉祭命僧主之元初廟廢而院尚完好院側有井元至正末張氏據長壽青蓮二寺爲府止存井

普慧院在菜市橋舊名安仁治平二年改今額湻熙七年重建

翔鸞院在武林門裏後唐清泰元年錢氏建舊名

普光天聖閣重建宋治平二年改賜今額建炎三年燬咸湻三年重建今廢

普慧報師院在艮山門裏天福八年錢氏建舊名報國千佛院大中祥符六年改賜今額湻熙三年重建正統年間寺僧惠觀忽患時疫衆皆惡之其徒惠仁侍師最孝俗呼爲報師院

妙慧院在褚家塘開運元年錢氏建名華藏治平六年改賜今額中興後以其地爲御園徙院於御園之南元至正己亥火燬重建凡二次後併佛惠寺

崇恩延福院在鹽橋下八界巷舊係西北流寓豪州鍾離縣孔雀妙明寺後湻熙十四年嗣濮王請爲功德院賜額

無礙院在舊親事營東菜市橋西舊爲西北流寓崇福菴湻熙四年移請今額

千頃廣化院在木子巷北開平元年吳越王建舊名千頃大中祥符九年改賜今額中興後爲臨安府祝聖道場僧了性精於醫善草書東坡嘗爲作六觀堂老人草書歌趙清獻公名其室曰垂慈堂以著其療疾濟人之功

東坡草書歌（物生有象乃有滋夢幻無根成斯須方其夢時了非無泡影一失俯仰殊清露未晞電已馳此滅滅盡乃眞吾云如死灰實不枯逢場作戲三昧俱化身爲醫忘其軀草書須學聊自娛落筆已喚周越奴蒼鼠奮髯飲松腴剡藤玉版開雪膚游龍天飛萬人呼莫作羞澀羊氏姝）

明慶寺在木子巷北唐大中三年建爲靈隱下院大中祥符五年改今額宋中興駐蹕視東京大相國寺規建之凡朝廷禱雨賜宰執百僚建散聖節道場咸在焉湻熙十四年六月嘉熙四年七月皆以禱雨車駕臨幸理宗回鑾散蓋甘雨隨至平章喬肅公行簡獻詩賀上用韻以賜又

御書明慶二大字淳祐六年重建法堂御書南山道場爲額嘉泰三年建閣藏御書扁曰宸奎萬壽之閣有蘇文忠公書觀音經碑文題識大智祖師書彌陀字碑又有法喜堂明碧軒其寺今廢

王荆公爲僧修廣作法喜堂詩（浮屠之法與世殊洗滌萬事求空虛思心以此不掛物一堂收身自在餘堂陰置石雙嶕嶢石腳立竹青扶疎一來已覺心膽豁況乃冥坐窮朝晡初憶幼時勇自許壯大看俗尤崎嶇豐居肥馬載豪傑少得志願多憂虞始知進退各一理造次未可分賢愚會將築室反耕釣相與此處吟山湖）

沈文通詩（潤淵學佛者營營艮足悲不知佛之樂誰使汝學爲廣師吾州秀智解乃

天資既以法爲喜萬緣脫若遺扁堂客滿坐妙語破羣疑來者豈不辨辯此堂之題）

王荆公寄題明碧軒詩（明碧軒南竹數叢別來江外幾秋風道人無復人間世嗟我今爲白髮翁）

趙忠簡公夜坐明慶僧房詩（月明窗竹冷橫斜坐看風燈落燼花老眼病餘嫌字細枯腸寒甚怯清茶囊空豈是久爲客夢短其能飛到家但有流年尋鬢髮蕭蕭蓬葆萠霜華）

長生寺在艮山門周顯德四年吳越王建宋紹興十九年易作九宮壇殿齋宮開慶元年就壇西建元至元間復建今併潮音寺

妙覺院在褚家塘周顯德元年吳越王建名妙能宋治平二年改今額元至正間兵燬重建後併慧雲寺今廢

諸天閣華嚴院在井亭橋西晉賜華嚴院額燬紹興三年重建梁丞相克家書華嚴經一部建輪藏淳祐三年燬重建仍作亭相國井上元末兵燬復建郡人鄧林撰碑記

覺苑寺在豐樂橋東宋嘗徙三聖廟於此改賜額曰旌忠廟寺廢久後草創爲三聖菴而故址半爲民業宣德正統間重建爲寺以三聖爲伽藍嘉靖二十年杭州府守陳公士賢用士民言乃

燬佛像扁改三忠祠以僧奉香火

白蓮慈雲妙惠院在馬市巷原處西北流寓宋嘉泰中重建元季兵燬

陸放翁白蓮慈雲小憩詩（橫閣院東偏翛然拂枕眠香濃煙穗直茶嫩乳花圓巖倚圖畫桂筒分細縷泉憑誰爲題版榜作小壺天）

仙林定香寺在西湖上名香積院宋乾德四年許丕建治平二年改今額寶慶間改爲旌德觀遂別建寺于艮山門紹定五年撥隸仙林寺元末兵燬洪武初重建二十四年併仙林寺

城內宮院

龍翔宮舊在後市街近中瓦理宗潛邸也淳祐甲辰理宗捨邸建龍翔宮以祀感生帝如昭符之門正陽之殿和樂之樓瓊瑶寶藏皆御書每孟月朔車駕謁景靈宮必由御街過龍翔宮駕回必從西文錦坊轉入後市街過龍翔宮出太平坊復由御街以還寶祐癸丑歲臘月遭回祿宮燬當時有一旅邸題壁云（龍翔宮闕壯皇都鸞駕縈回枉德車天意也知明主意故教劫火避通衢）後雖復建終不如前元至元壬午延燎住持胡元洪卜地於城西陬乃重建於德化坊即楊和王祀神舊地曰清微靖基之所宋有三齋曰履和頤正眞後住持黃石翁續立七齋曰宜休觀妙東明環隱中和守正安晚元統癸酉復燬住持史景任重建儒學提舉楊維楨撰碑葉廣居爲記方丈後有小蓬山江浙副提舉陳旅記張氏據杭占爲軍器局丙午十一月杭城款附住持毛繼祖請於總兵官復之

葉廣居重建宮碑記（杭之龍翔宮者龍虎山正一教主嗣漢天師張君世所治也初在宋理宗以沂王之嗣入纘帝位淳祐甲辰闢旅邸爲老氏之宮別作南眞觀以居學仙之士宮初在杭之後市街元至元壬午遷於杭之西北取楊和王清微靖故址大德丁卯古泉胡元洪重營之而宮宇加大三十四代天師立觀妙齋元統癸酉燬于鄰

火三十六代天師給楮幣五百錠命住持史景仁經度謀爲以復景仁亦出私金附益之規制逾宏麗矣中爲大殿以奉三清前爲修門以肅神衛作天師祠曰眞風立鐘樓曰和應又館祠聖殿于左攸畢域之遺祠山之位列於兩序建法堂以講授翼兩廡以樓居揭八齋之扁曰履和曰頤正曰全眞因其舊也曰宜休曰東明曰環隱曰中和曰守正紀其績也庾庖饌完食息有所後爲方丈疊石鑿池時藝穉木發癸蓊鬱像海上仙島小蓬山翰林應奉陳旅爲之記觚稜聯雲窗戶霏煙丹碧煌燁邃密清疏西湖匯其右吳山拱其左市塵不驚清風自至裒衣危冠相與論道誌玄眞世外之高居也宮之建逾百年未有記無以垂不朽請文勒石惟世之有玄學尚矣自河上安期毛翁蓋公以黃帝老子之言相教授漢初公卿大夫頗以清淨之學資輔世治已而禱祠上帝貴神之說興而神奇之事益彰至正一靖應眞君之教與子孫繩繩繼繼歷晉唐迨宋元至于今日錫之爵位榮顯崇極世澤久而彌著噫聖賢不作而堯舜禹孔之道微有能演長生無爲之化持一獨爲帝者師以躋民于壽域則世其庶幾乎又聞後傑材德君子多託是以棲息吾所以日望于星弁霞稱而龍翔道宮之記所由作也乃系以銘曰婉蜿赤龍洞陽結彤龍翔南離褒衛帝青去世遐邈就瞻儀型瑤臺金堂流光帛熒王眞丈人陟降雲騈九炁翕張逍遙萬靈吐吞朝霞旁落飛星古昔神師出言爲經玄牝天根恍惚窈冥道德幽玄易起其扃晢元歸延明德惟簪守一虛和祝釐帝庭無爲自化下土攸靈雕霽三光履闕萬靈元風永播恆觀我銘）

陳旅小蓬山記（史玄國氏載新龍翔宮爲國家祝釐于無窮因樹祠室其背以自樓翁翼爽疏時燕時寢鑿美壞爲池雜積惓石錯植卉木象神山之在海中者乃榜室曰小蓬山蓋昔有有道之士曰孫君者居大滌山實以蓬山名其室玄氏實孫君之玄亂

也其意若曰吾山視吾祠直其小爾吾祠不可復見惟蓬島之常在吾目也余嘗過其室適春雨止無他客玄圃氏具尊豆揖余面山坐階下紺泉浮動山趾芝岑藂谷窈曲淸謂冲氣旁達窗戶間有輕雲焉當是時世抱盡釋物我兩忘將不知泰山爲大秋豪爲小又孰辨蓬山之小大哉玄圃氏曰子不欲小吾山耶顧吾之所以爲吾者小也則凡與吾同處者必以類聚山縱大而樂與吾處則亦甘自小矣況有小之實者乎泰漢方士往往欲爲人主求其大者而不可得吾又何小之哉余曰玄圃氏眞有得老氏之道者爲日損殆以小爲貴也是爲記

楊維禎碑記

龍翔宮由宋理宗潛邸改沂靖惠王府爲之以奉感生帝門曰龍翔中門曰昭符殿曰正陽咸淳間又改命南眞之館南斗殿曰壽元十一曜日景緯鐘樓曰和應經樓曰迎眞之章藏殿曰琅璚寶藏館有三齋曰履和曰頤正曰全眞凡宮扁額皆宸翰也撥賜免糧土田山蕩若干頃淳祐六年特賜元靜先生左右街都道錄一庵胡公瑩微管轄宮事下有栗隱道院在湖西棲霞之北管轄葉公景先分主之寶祐初又撥賜長州崑山縣田以贍不足承之者爲古泉胡公元洪我朝崇重玄教璽書護持令公執以奉修典祀不幸胡僧璉陵轢教門改宮爲寺公力于匡復有辭于上獲歸土田者半殿宇不可復則以私貲置楊和王清徽靖基在今城西隅大德丁酉創建殿宇門廡倉庫以奕而畀田有三莊在仁和平江湖州大德己亥公再被璽書授白麻命住持宮事仍給提點所印張公爲一庵猶子仙風道貌拔塵俗又以役丁甲之法呼雨退潮致宰官之敬故其成功速而有以光前往裕後來也乙巳天師雷國公領宮事後有鄭公自謙黃公石翁賀公汝森林公可朗相繼而出皆有功于教事旨林公又克竟展臨遂增廣聖殿元統癸酉天師太玄公疏請洞霄公史公景仁提點本宮事席未溫而鄰燎延宮公慨然曰古泉先生已夢卜于我矣我有復興天其殿之太玄公施資助土木費委剞公陳得安庫職李日榮一乃心力董土春步市是人殿法堂山門比舊制益穹而大齋廚廊廡遺堂客館凡皆于檐無不完好三清塑像莊嚴維偉父老瞻仰嘖嘖稱慶以爲前此未有也公又指已資建方丈疊石爲山蓬萊島游時花禱木鶴飛鹿走恍若世外扁之自小遂山應奉陳公旅爲之記後至元丁丑被行循妙眞常之應眞人住持同領本路請宮觀集公字龍甫自號玄圃美半神其氣岸凝前時貴皆屈膝禮盡有公輔之望而左爲山林之主者也暮年舉太乙宮眞人黃公崇太自代遂告老黃公當戎馬勛勤之際能保教門安下按堵亦可謂善守成者重念史公于宮門實有再造功而慶興歲月未有記遂令都監葉文誠備事狀顧求來徵記既爲約而書之乃係以詞曰二馬渡江一馬龍東觀鄒闕森開張穆將祀子感生皇疾以熛怒靈威昂十一景威生寒芒天人南下南斗旁朝與龍飛暮龍翔翠蓮三度黃塵楊靈宮突立天中央湖眉海眼東西望地柱不傾天乳長黃鬚仙伯古冠袞龍腦寶藏聲琅琅上清浮鼎赤尾舞六龍在天下昌山君海孤紛來王南極上壽日重光

寶極觀舊名玄元菴在觀橋西北茶場巷元延祐五年道士張無爲創建既又有汪月海蔡原眞重開拓之殿宇一新以接往來雲水道士逮至我　朝有眞人周思得者蚤佩玄符夙孚神道驅雷策電馭風翔雲特其常事者

太宗文皇帝召入京師扈從北伐屢顯靈異自是寵遇日隆秩爲高士成化辛丑春大德顯靈眞人昌師道亨奏稱杭州玄元菴臣師周思得發身

之所師旣歸老羽化乃請易名賜扁寶極觀中
爲佑聖帝左爲崇恩殿右爲隆恩殿後爲太清
閣前爲四將殿繚以門垣翼以廡廊規模宏麗
煥然改觀矣時則請奏恩許優免一應差徭內
有十景曰孤雲訪道曰赤腳談玄曰蒼松雪鶴
曰玉沼金鱗曰祖亭秋月曰觀橋春水曰仙閣
朝霞曰環林夕照曰石壇丹桂曰玄圃緋桃是
請十景翰林太子詹事安成彭華撰碑記翰林
學士楚南廖道南亦撰碑記

孤雲訪道鳳陽苗衷詩（身騎金虎佩蒼精遠向蓬萊謁舊盟千樹紅桃百壺酒與君謾飲話長生）

赤腳談玄邱南賈愚詩（爛著雙鳧姓便揚也曾因此動明王從來不受人纏縛贏得芳名萬古香）

蒼松雪鶴苗衷詩（別卻緱山歲月長琳宮樹色更蒼蒼曉依稱葉煙籠玉夜啄空庭月影霜引咒句思銀甕水聽經還履石壇香天風吹醉煙霞夢飛伴仙遊覽八荒）

玉沼金鱗賈愚詩（一泓寒玉浸芙蓉隔斷桃花浪幾重釣餌不來棲跡穩此心無復望成龍）

祖亭秋月苗衷詩（虛亭幽敞夜漫漫璧月流輝照石壇影泛羽衣銀兔逕光浮玉宇露華寒鉤簾屢入杯中吸物水還從掌上乾殘度曉天風細細置身疑在五雲端）

觀橋春水賈愚詩（門前流水繞迢迢春林鶯黃上懊條中夜雨聲渾似洗一篙新漲欲平橋）

仙閣朝霞苗衷詩（仙閣平明敞曙屏九天霞彩遠稀微千章捧日花間見五色文成鳥外飛爛熳繡紋浮錦障鬱葱佳氣晃朝衣道人已得長生術食盡精華養素機）

環林夕照會稽陳贄詩（瑤草琅玕翠繡林澗天開處快登臨道人相契談玄久不覺簷前墜夕陰）

石壇丹桂慈湖江山詩（瓊樹婆娑發露叢託根曾在廣寒宮天風吹落金千斛人醉虛壇月影中）

玄圃緋桃苗衷詩（東風吹暖報春華玄圃新開滿樹花平張錦雲迷鶴氅亂飄紅雨點丹砂當年緱嶺應同品此日玄都足並誇片片盡隨流水去行人疑是武陵家）

得一道院在安國坊元至正十八年建洪武二十
四年歸併玄元菴其菴卽寶極觀

顯眞道院在東里坊慶春門裏宋建炎三年王慶
捨地建元季毀洪武間重建四十三代天師張
宇初書額正統間增葺

玄同觀在八字橋西南癸辛街前有瞰碧園元至
正癸巳都道錄鄭如山建大德辛丑賜額後燬
宣德乙卯重建

元貞觀在宋禮部貢院西唐中宗景龍二年建遂
以景龍名後唐改中興觀錢武肅病目因禱而
愈改云錢明宮其前有橋曰貢院橋小石碣尚

存宋雍熙二年改元貞觀大中祥符二年改天慶觀天禧三年郡守王欽若奏徙天慶額于眞聖觀而元貞之舊以復

凝眞觀在平安坊元至正庚子境內疾疫里人馬敎授捨宅爲菴請紫陽菴姚懶樸醫愈洪武間重建後併重陽菴今改爲揚清祠火燬

長春菴在相安巷宋英宗至治初有姚姓者杭郡人家業饒裕其妻蔡氏諱景春一旦語其夫曰欲脫俗修眞願以家貲二分畀夫娶妾以營家業自以一分爲建菴修養之需夫曰汝愿修眞

吾亦無子女豈不能同修道乎蔡氏然之乃曰旣欲修眞不宜同處於是各建一菴蔡則建於洪福西相安巷內因是禮請三十九代嗣漢大眞人張嗣成題額曰長春菴姚建於妙心寺北曰長生菴永樂間有袁守常來住長春爲都紀自是而後代不乏人成化七年復得都紀沈繼昇振演菴宇益宏而善守則沈如松焉致仕知州里人吳樂間撰碑記

郭南軒賦鼓琴（兀坐長松下心間慮亦空都將流水趣盡付嶧陽桐意適莊生夢聲和列子風曉庭花落忽曉鳥隔簾櫳）賦引鶴（爲愛仙禽舞玄關向曉開清風生畫閣涼露滴瑤臺容熱忘鶯怖年深絕忌猜縞衣初振罷徐步立蒼苔）

楊維楨宿長春庵（夜坐清都鶴夢長碧天如水夜蒼蒼雲和有樂降王母霄靈無車喚阿香雪泛玉甌茶遲味花零金觚燭生光仙風不動閒庭竹又送鐘聲到下方）

張世昌和韻（碧桃花下磬聲長曾倚茅簷禮上蒼白玉佩懸明月小紫霞衣繡彩雲香星壇賣劍橫秋氣石鼎丹砂走夜光海底金雞忽三唱不知紅日曜東方）

吳興趙孟頫宿長春菴（流水橋西一徑斜青衣前引到仙家香生襯覺燒銀葉酒瀉松脂漾紫霞絲竹滿階初解籜碧桃幾樹正開花何時洗盡塵凡慮學煉丹爐九轉砂）

臨川聶大年題長春菴（蕊宮琪樹罷棲鸞空憶玄都太古壇野老不尋餐玉訣山人自製切雲冠杖龍化去秋池涸笙鶴歸來夜月寒前度劉郎偏好事種桃留與後人看）

蕭山魏驥訪蔡煉師（瘦筇短屐遠相尋鶴唳猿啼小洞深一路涼風醒醉眼滿庭修竹藹清陰還丹光射爐中火沈水煙分膝上琴喜遇眞師淹坐久玄談焉我洗塵襟）

姑蘇杜庠（新秋疏雨灑窗櫺涼思詩懷分外增除卻樽中無事擾不妨樓上逐時登塵迷宦海夢初覺天出奇峰雲萬層最喜道人知我性隔隣呼取酒如澠）

方洲張寗過長春菴見菊花（歲序年華逐水流樓遲風景老丹邱斜陽疏影和人瘦久露寒香伴鶴幽開口笑逢今日醉滿頭花憶少年遊柴桑舊隱嗟誰在爛熳籬邊冷素秋）

節齋俞珩和聶大年題靈曜寶閣韻（倚遍瓊樓十二闌水）

（光山色滿江干一聲長嘯飄然去兩袖淸風萬里寒）司訓黃兩山綱詩（風埽閒軒鶴在松竹牀睡起自開籠一聲長嘯橫山去恐落坡仙一夢中）

報恩觀在保和坊內西元燬景泰五年重建

洞眞觀在夾道巷宋紹興年閒建元至正辛未道士顧石菴稍加修葺洪熙改元王守中始爲開拓殿廡別立齋居以延雲遊成化丙戌燬于鄰火蕩然一空其時賴有何志遠募緣營繕視昔益華已而復得沈宗純王浩然相繼奮庸遂爲名勝奈何歲久荒蕪乏人管理勢將傾廢於時鄰耆不忍坐視乃延鄭侯祠姚文煃爲住持頓使殿廡聖像煥然改觀矣

純陽菴在褚家塘元至正丙戌建歲久寖敝嘉靖十三年有羽士姚德恂募緣修葺乃克完復致仕郎中里人項麒撰碑記

玉陽菴在馬市巷主奉純素守忠大司馬仁眞建

考據（玉陽廣度眞人生於金熙宗皇統三年二月晦日年甫七歲常氣絕不動每遇生日但熟寐不知其他一日至山中遇一老人坐大石謂之曰子異日揚名帝闕爲道教宗主乃摩其頂令去自後狂歌護舞雖冬寒跣足單衣顏色不變忽自歌曰爭甚名競甚利不如及早修心地自家修整自前程自家不作爲尋煩惱或告以婚事乃笑而不應世宗時眞人往文登縣牛仙山結菴自居或告以祖師至閘詣一全眞菴拜爲弟子祖師許其可爲玄門大器遂使從其教後從祖師往崑崙山煙霞洞授以正法章宗徵見於便殿問以養生之道對稱旨賜觀扁額號體玄大師賜禮厚甚自後屢顯靈異貞祐四年文登縣令溫迪罕龜壽迎師歸天寶觀次年四月二十三日語弟子曰羣仙已約我矣言訖沐浴冠帶焚香朝禮十方而逝詩歌有雲水集行於世元至元六年奉敕建菴于此以居雲水道人至元十年重建賜玉陽體玄廣度眞人）

紫瓊觀在鹽橋東南福祐巷內元至元間有姚姓號樸菴者始開山構屋以爲修眞之所扁曰紫瓊菴元末兵燬殿宇無存逮至成化中有羽流馮本中捐貲募緣重建因其舊而充拓之爰奏請改菴爲觀額曰紫瓊觀江西提學副使馮瀾撰碑記

開元宮舊在太和坊內係宋甯宗潛邸宋以火德王東都有開元陽德觀以奉熒惑嘉泰元年四月詔以嘉邸改開元宮建明離殿以立夏日祀之在祕書省左元有江南帥祕書省爲中書省至元二十八年省與宮並燬因兼宮地作省時董得時主宮事購求故宋理宗端孝公主第爲宮在淸湖橋西翰林學士虞公集撰碑記至治初民火延燎住持王壽衍改作之江浙儒學副

提學陳旅撰記揭文安曼碩撰碑又爲清風堂撰記歐陽玄爲後記學士張伯淳撰介春堂記成化初割遺址之半爲三學射圃重建宮於其後

元明善介春堂（眞常眞人若冰雪六年夜食清溪月誰知袖裏祕初陽散作玄元春滿堂髯龍宵吼石壇曉老竹風生纖塵江天簫籟已沈摹妙集隱几嗒然今坐忘雲扃不論躔虛白揮謝萬象俱行客）

曹元用（光陰迅流矢富貴等浮漚昨日少年今、白首華構咫尺歸荒邱人生貴適意栖栖何所求金印纍纍大如斗不及介春堂上一杯酒可以消百慮可以介眉壽況有蒼鸞白鶴翔坐隅瓊樹照曜青芙蕖洞庭雲敷奏和響雙成玉瑯鳴清虛玉仙人眞君侶便須日日階尊俎盡把西湖醲春酒三萬六千從此數）

考據（宋開元宮自泰和坊遷至清湖橋西之時其殿宇廊廡并非昔日之盛要亦非今日）之隘陋也愚謹據陳提學碑記而敘之外爲大門祭二大神守之爲屋若干楹祠在門側者曰祠山曰玄壇在前殿北者曰明離殿又北曰道紀堂又北曰方丈丞相脫權公題其榜東西爲長廡在西廡者曰齋堂在東廡者曰眞官祠登仙祠玄武殿三官殿其柄賢者曰像宇在東西廡間曰庭福曰廩庫在東廡東曲池疎治之後圖者則仍其舊而加完焉此在元時者尚爾修整其在今日什無一二之存不亦可勝歎哉

仁和縣志卷十一終

仁和縣志卷十二

湖廣江陵縣知縣致仕仁和沈朝宣纂著

寺觀

城外寺院

福田慶壽寺在候潮門外欏木橋宋寶祐二年徐路鈐捨宅建寺請福田額元至治間燬泰定間重建復請額加慶壽二字昭文館學士李雪菴書福田慶壽寺扁洪武四年立爲叢林

山陰蔡宗兖詩（江村開佛地樓閣敞斜暉響近風生海陰深竹覆蟬慈航聞載客潮暑不蒸衣疎雨隨秋至玄蟬已息機）

山陰劉棟詩（出郭行行路轉睽恍疑幽徑是仙家雨餘葉定惟聞鳥風靜簾閒自落花萬頃江濤增感慨雨峰煙樹競槎枒逕人休問南朝事且看飛鷗浴淺沙）

大報國禪寺在鳳凰山元至元十三年從胡僧楊璉眞伽請因宋故內建五寺此其一也卽垂拱殿基爲之殿角有銀杏樹其實無心楊載錢塘懷古詩所謂萬年珠樹落秋霜葢指此也延祐六年寺燬僧大訢重建至正末燬于兵惟佛殿存舊有碧梧軒舞鳳軒洪武二十四年立爲叢林

僧噩夢堂舞鳳軒詩（濤江之上青崔嵬山勢遠從天目來錢氏豈能當王氣郭生端復是仙才光搖晴旭九苞動影撇秋晨雙翅回爲我翩然覽輝下一軒看此亦宜哉）

興元教寺亦五寺之一卽宋芙蓉殿基爲之延祐六年寺燬繼建未完而罹兵革遂廢

般若寺亦五寺之一在宋和寧門側亦燬于兵火張氏築城遂入爲城基

小僊林寺爲五寺之一卽宋後殿基爲之初僊林寺住持槃枯巖結知楊璉眞伽請殿基爲小僊林寺建一塔方半而止俗呼爲半橛塔寺亦尋廢惟存半橛塔七八十年前猶存今亦廢

尊勝寺爲五寺之一卽宋寢殿基爲之基址高亢下有曲水流觴亭遺迹猶存楊璉眞伽發宋諸陵建鎭南塔于岡上以鎭王氣其形如壺其寺鐘卽宋故內禁鐘也西有望江亭大江百里在指顧間其地視報國等四寺雖隘而殿宇景物宏麗至正壬辰七月蘄黃冦自新城富陽來郭萬戶屯欏木橋東營與冦對敵市民咸登望江亭以覘冦退郭命軍士焚之自是僧不容足寺遂廢寺旁有尊勝塔一名白塔俗呼一瓶塔在宋故內鳳凰山岡之上基周數十丈高一百丈

規制甚大其形若壺內藏佛經數十萬卷佛菩薩像數萬軀周飾以堊其色如雪元初楊璉眞伽所建至順辛未正月十四日黎明雷震之至正末爲張氏所燬

楊仲宏錢塘懷古四首其一（西湖清瀉自天開鴻雁鳧鷺日往來黃道星辰環太乙紫雲宮殿擁蓬萊能文競奏王褒頌獻壽深傾阿母杯九域輿圖今混一百年耆舊獨興哀）其二（山回禁籞入雲長無復陳兵衛兩廟千古金鐘埋野草萬年珠樹落秋霜龍人不徙陽文聚烏篆終歸軺道傍九市塵埃來袞袞一江風浪去茫茫）其三（斜界鉤陳通大道中分魏闕對層巒雲生殿上金壇暗露下庭前玉井寒江漢飛龍俄杳杳滄溟泛鵠竟漫漫中天會合甯非數生見蒼生奠枕安）其四（化城宮殿被層阿棟宇高低若湧波翠石文章題日月寶珠光發燭山河空桑說法黃龍聽貝葉翻經白馬馱誰謂一無超眾有祇今塵土重來過）

僧宗渤四首（山州形勢說錢塘海接江流入混茫百五十年成底事一邱荒草委秋陽　宋朝宮殿元朝寺廢址秋殘見黍離百歲有人知故事懃懃爲說世皇時　欲議錢塘王氣祖紫宸宮殿人青蕪朔方鐵騎飛天塹師相僂船宿裏湖白雁不知南國破青山還傍海門孤百年只見城池改多少英雄屏壯圖　天地無情日月但鳳凰山下人榛無獨倚內殿成荒寺空見前山映後湖寒北有誰雷一老海南無處問諸孤蓬萊閣上秋風起先向燕京入晝圖）

錢思復同武仲仁登塔詩（香火今朝寺雲山前代宮雖開陳迹在白塔瞑煙籠雨泣交龍掛風悲孤鳳桐惟應江上水千古酹英雄）

雨晴晚過白塔（宋宮傳是唐朝寺白塔崔嵬寢殿前夏雨染成千樹綠暮嵐散作一江煙蓍苔門外銅駝暗細柳營中畫角傳寂寞葫蘆宮井叫野人拾得舊金鈿）

鄭洪（江山襟帶尚依然王氣消沈已百年八葉龍孫東入海六宮綵女北歸燕銅駝荊棘西風裏石馬莓苔落照邊玉匣遊魂飛劫火五陵嘉樹不驚鵑）

張光弼觀祈塔（白塔誰所營又復爲平地猶有百年人聞來說興廢）

圓應菴在鳳凰山南不知何時建　國初廢

崇聖院在鳳凰山東吳越王建宋淳熙四年改爲澧泰惠王功德院

純一菴舊名海鮮寺在鳳凰山東元至正初建聞禪師開山

□□詩（班班石板御河橋野老行吟思寂寥欲問冬青霽山樹月明無影落寒潮）

善應總持院在城南似蘭隅尊聖巷宋開寶六年錢王建于西湖南名曰總持治平二年改善應總持院元至元三十一年復遷建于今廢洪武二十四年歸併福田寺

張孝祥可賦軒詩（光明獵獵上烏巾不那西湖爛熳春借我綠林對修竹爲君一洗軟紅塵）

火星資敎院在城南候潮門外大德間火星廟燬即其遺址建寺號火星資敎院洪武二十四年歸併延聖寺

普濟寺在候潮門外宋太平興國元年建元至正末兵燬以樹柵洪武重建歸併福田寺今廢

梵天寺在城南鳳凰山宋乾德中吳越王建名南塔治平中改今額元元統二年重建永樂十五年歸併寺有二石塔靈鰻井併金井

僧志銓詩（落日寒蟬鳴暮歸林下寺柴扉夜未掩片月隨行屧惟聞犬吠聲又入清蘿去）

東坡次志銓韻（但聞煙外鐘不見煙中寺幽人行未已草露溼芒屨惟有山頭月夜夜照來去）

中庸子閒居書事（松杉圍靜客蹤跡遠人羣擁病添華髮看山羨白雲苔痕經牖長蟬韻帶風聞獨坐無來客西風日又曛）

寄梵天政上人（一講更無事翛然自不羣閒情江上月孤跡檻前雲徑冷秋苔合杉寒宿鳥分濤聲日暮近應自出禪關）

鄭厚雪後遊梵天（松偃梅敧逕路微重重凍雪擁巖扉憑高不覺江天近無數雲帆拂鴈飛）

蘇軾游南塔寺寂照堂（城南鐘鼓鬬清新端爲投荒洗瘴塵總是鏡空堂上客誰爲寂照鏡中人紅芳掃去風驚曉綠葉成陰雨洗春記取明年作寒食杏花曾與此翁鄰）

法善院在永昌門外舊普賢菴宋乾道三年請是額

長壽院在城東螺螄橋晉天福三年吳越王建名觀音宋大中祥符間改今額元末燬洪武初重建二十四年歸併崇福寺

廣陵院在城東周顯德二年吳越王建名文殊普賢院宋大中祥符間改今額洪武年間歸併潮鳴寺

眞如寺在會保隅宋建炎初建以處流寓僧行元至正末燬洪武初重建今歸併福田寺

福昌院在候潮門外普濟橋東宋太平興國三年薛忠捨宅爲寺名甯邦大中祥符元年改是額

潮音庵在候潮門外宋元貞年間僧永遇建洪武二十四年歸併福田寺

正定庵在城東永昌門外元至正間建洪武二十四年歸併天長寺

聖壽庵在城東永昌門外元至正間建洪武二十四年歸併報國寺

普陀庵在城東永昌門外浙江塘右元至正間建燬洪武二十四年歸併僊林寺

表節崇義寺在永昌門外四板隅北爲李忠襄公諫功德寺宋開禧元年賜是額

圓通寺在城南似蘭隅車子巷口元至元初建元末燬洪武六年復建二十四年歸併福田寺

勝果寺在城南鳳凰山右唐乾寧間吳越王建宋慶厤初賜額崇聖塔元至元間重建燬永樂十五年歸併有排衙石石衙郭公泉月巖介亭忠實亭皆在焉宋高宗御書鐫石梁開平四年錢氏鐫彌陀觀音勢至三佛於石在寺後

僧處默詩（路自中峰上盤迴出薜蘿到江吳地盡隔岸越山多古木叢青靄遙天浸白波下方城郭近鐘磬雜笙歌）

王荆公詩（登高見山水身在水中央俯視樓臺處空多樹木蒼浮雲連海氣落日動朝光偶坐吹橫笛殘聲入富陽）

僧圓法師詩并序（勝果名刹相望而高軒虛閣畫得江山之勝概因誦謝宣城天際識歸舟雲中辨江樹之句頗類彼景用以爲韻成詩十章寄勝果悟師開士雖不足發揮騷雅庶寓相憶心耳 江色杳無極眇眇接遙天歸帆帶夕陽去鳥沈寒煙幽景不同觀遐想成斯篇 樓閣聳岩巖參差極雲際高窗曉色鮮晚景餘霞麗寥寥時動息冥心遠塵思 介淡杳難羣幽趣惟吾識高情薄雲漢淸談潤金石不學浮世人聲名競雕飾 惟靜百慮忘軒開萬象歸空江答夜鐘高嶠雷淺暉幽硎絕塵躡孤雲自依依 嚴惡如探湯觸物類虛舟他人莫己知此道本吾求獨坐時相懷斜陽照危樓 崔嵬高山側稱石在片雲自將霖雨期不與塵土羣杳杳遊太虛對此幾思君 高跡將誰親幽棲白雲中問皆叶著苔古木生清風時將西竺詩講義訓來蒙 靜躁各所好是非安能辨聲利如我仇雲泉若相挽寂寂深林中芳蘭自堪戀 羣峯聳危碧倒影沈空江清景生晚晴含色涵虛窗逍遙縱吟賞能使吾心降 海日照吟軒江風動庭樹此景樂閒情何人識高趣登樓獨南望杳杳空烟霧）

南海鄧林遊勝果寺分韻詩引（宣德五年歲在上章閹茂嘉平月之朔是歲長至後二日也瑞雪收晴微陽布暖杭城士大夫以予爲樓本寂相與出遊勝果寺勝果杭之名刹也據鳳凰山之右翅矙錢塘江之北岸一徑自中峰至上方傍臺巍然俯臨羣木之杪一徑登西巘至月巖樓臺俱帖帖在履舄下吳越江山之勝至此一日靡遺矣躋攀既倦寺僧留公其茗飲乃至方文中臨行童子亦稍進盃酌壁間有唐僧處默詩一首遊客多和之者羣公與亦稍動予曰詩有三不和絕唱一也默公妙處不容纔矣時在座適十人乃摘其詩中到江吳地書隔岸越山多之語分爲十韻人鬮一韻而賦之詩成各有新趣可誦可傳竊念此景此遊在羣公固爲習見之常事在予則爲見所未見之勝事也故集諸作而引之以示不忘十人者致仕閩藩方伯姚公世初讀禮家居吏部郎中畢公文殷刑部主事朱公思勉進士鄭公艮載大雅之士陳公士寓夏公與誠沈公叔暉祕公彥廣馬公叔艮俱浙人子則南海鄧林自天官署降謫居于世也詩係于左方以適爲次）

端峰邵銳贈徐曰仁寓居勝果寺（高人憩山寺日暮遠山尋老樹傳秋響長松下夕陰別經三日眼道洽百年心一往愧塵俗白雲深復深）

寶華院在城東永昌門外王氏捨地建宋建炎間燬元至正間重建洪武二十四年歸併延聖寺

永慶寺在清泰門外充楊節使香火院宋寶慶二

年建紹定三年燬景泰四年重建元至正間燒
大師重建洪武二十四年歸併報國寺

夕照院在清泰門外舊爲施水菴宋慶元六年請
額

惠嚴院在清泰門外宋紹興四年建

定水院在慶春門外號湖光一水鑑堂湖光堂速
香千手眼大悲像後燬改爲聚景園

法善院在慶春門外周廣順元年建名護國羅漢
院宋大中祥符中賜是額地入聚景園移額於
四板橋普賢院

崇福院舊在慶春門外晉開運三年郡人以地易
仁王院菜園建護國仁王院後改寶慶院宋大
中祥符九年改今額

延壽白石寺在艮山門外白石村宋建隆二年建
元至正末燬洪武三年重建二十四年立爲叢
林永樂十二年潮壞今移建慶春門外

崇福寺在艮山門外臨江鄉宋雍熙間建大中祥
符元年改今額大觀重建燬紹興間重建元末
燬洪武十六年復建二十四年立爲叢林

殊聖寺在艮山門外建隆元年吳越王建名最善
宋治平三年賜今額洪武十年重建二十四年
歸併崇福寺

因果寺在艮山門外晉開運二年錢忠懿王建名
崇壽宋大中祥符元年改是額元至正十五年
兵燬洪武二年復建今歸併崇福寺

廣教院在艮山門外晉天福中吳越王建名傾心
宋大中祥符年改是額

顯教寺在武林門外陸家場舊爲華嚴庵宋紹興
二十三年建乾道五年移請今額舊在城中金
剛嶺嘉熙間燬寶祐間徙今處元末燬洪武初

重建今歸併昭化寺

定光寺在城北清湖中閘東晉天福四年吳越王
建時有汀州僧號長耳和尚因以名額元末兵
燬洪武五年重建今歸併昭化寺

三吾沈朝宣定光僧舍納涼（僧房幽近水軒隱綠陰中度竹環清氣虛窗進野風酒懷涼更豁詩句靜偏工落日猶眈坐高情契遠公）

秋閣陳大列秋日過定光僧院（野寺新秋喜獨行西風此日快遊情入門牆影初疑雪點座花香不辨名石枕有家安午睡茗甌無厭散餘酲松陰滿院塵囂遠何處敲棋落子聲）

崇果寺在武林門外夾城巷內周顯德二年吳越

王建舊名羅漢院宋治平中改今額元末燬洪武初重建以奉晏公神像時因缺僧故也前殿觀音猶是故物

覺圓寺在武林門外西梁婆橋東元皇慶間建元末燬洪武十年復建一時無僧暫爲昭化寺帶管正德間二寺僧因誦經事訟官斷理各自焚祝嘉靖戊子年正月二十三日僧佛洪得道坐化

郡人沈三吾納涼有感（不禁炎暑過僧家尙未披襟爽氣加樹駕火雲移殿角水分涼氣到窗紗塵寒宮篆將誰訴碧玉堂深祇自誇睡起閒庭幽思豁蟬聲靜耳一甌茶）

觀音庵在武林門外東偏六里舊爲東山萬壽寺基其寺頗大房舍寬廠可容數百僧元末遭兵火寺廢地入民居洪武三年智果寺僧文玠志慕僻靜乃捐資量買地基約有十一畝詢知故老舊遺觀音佛像一座蓋不知幾百年像也因創殿宇以奉香火隨例焚祝扁曰智果禪院

昭化寺去城北七里潮王橋東南周顯德間吳越王建宋大中祥符間改今額舊在芳林鄉河中界紹興二十二年官以其地建倉屋遷寺于茲地傍有潮王廟元至正十九年兵燬洪武四年重建二十四年立爲叢林永樂九年復遭回祿十年重建松江府推官段天祐撰碑記

節齋俞珩（柴棟輕風白苧涼短輿催我過南塘面承翠雨穿松徑背負青天下石梁半日閒情今遂得百年塵慮此消忘舊遊寄壁多新句半是劉郎半沈郎）

賓山鍇英（風軒話久覺清涼白藕花開近古塘老去詩名慙沈宋古來佛法重齊梁坐臨流水心方淨吟愛青山夢不忘休得沈酣便歸去欲將小品問支郎）

兩山沈宣（六月野風村路涼小橋行過又陂塘人懷淇澳居栽竹僧汸袈裟燕度梁共說五湖閒更好豈知一醉處俱忘俞君焉得披仙句只恐當筵笑郭郎）

日休沈行集古次韻（日下風高野路涼雨餘田水落方塘寺深松檜無塵

事夢繞林泉度石梁萬物靜觀皆自得一時清賞肯相忘我來不問西來意卻訪支郎是老郎）

姚江小野進士倪宗正（萬竹青青隔石橋薜蘿恍若護芭蕉眼前春色俱消歇定裏禪心忘寂寥雲意稀微生畫壁月光溶漾破嫭霄一杯清興今隨我幾度風霜不受凋）

履齋陸廷玉畱題（重來忽是五年期翠竹黃花憶往時水石依然江上路風塵不毀壁間詩功名羈絆慙空寂林壑優遊已自遲回首斜陽分袂處泥塗驛足又追隨）

山陰龍陽子蕭鳴鳳（萬縷千條湖上堤蘇公去後歇芳菲獨餘寶地春陰在抱膝相看一鳥號）

廣教寺在武林門外江漲橋東晉天福年間吳越

王建宋大中祥符間改今額

香積寺去城北八里江漲橋東北宋太平興國二年柯氏舍宅爲寺舊名興福大中祥符間改今額元末兵燬洪武辛亥重建二十四年立爲叢林此寺僧衆咸知力農分守積有家資週遭古樹叢密合抱參天鳥鵲營巢非止千萬朝暮彙集喧鳴人語莫辨實一方之瞻仰也邇來糧役頻仍賠償殆盡向之茂林寖爲曠野可爲歎息

京口虞謙撰碑記

眞如寺在武林門外江漲橋東宋紹興間韓蘄王捨宅爲寺構重閣安奉金書大品般若經智度論於其上元至正二年燬洪武十五年重建今併香積寺埽迹無存

化度寺在城北江漲橋東梁天監間朱异捨宅爲寺名衆安隋改衆善唐改重雲再改承雲宋治平二年改今額旁有崇善王廟貞觀法師夢神人聽解願割祠宇之半以益佛刹今祠猶存焉元至元間兵燬至正間復建天竺住持弘道撰碑記

崇興寺在北新橋東北元至元間建至正末兵燬

洪武初重建二十四年立爲叢林

大覺庵在城北一十里芳林鄉元至大二年建至正末燬洪武十一年重建二十四年歸併昭化寺

寶華寺在城北芳林鄉會安村宋乾道六年馬宗浩捨宅爲庵名寂慶嘉泰間沂靖惠王重建涓祐七年移請今額元末燬洪武三年復建今併崇聖寺

看經院在太平橋東范浦鎭周顯德四年錢氏建

彌勒覺滿院在糴場廟北名棲眞菴宋乾道間建端平三年請是額

寶明院在糴場廟後

大佛院在艮山門外十里松成舖宋南渡後舊有小庵內有井驀起黑氣瀰漫一方不辨彼此須臾收入變爲白光父老奏聞高宗勅造大佛井上以鎭壓之嘉泰三年勅建爲大佛院

寶界寺舊在武林門內名翠峰宋治平間移艮山門外槎渡村改額寶界洪武二十四年歸併崇善寺僧無衣鉢相傳從來分守正德間僧景惠勤幹經營居積頗裕近以賦役煩重遠不如前

嘉靖二十七年諸山以其行爲本府起送赴部授職副綱

陽明山人餘姚王公守仁春日宿寶界禪房賦（晴日落霞紅蘸水杖藜伴客眺西津鶯鶯喚處青山曉燕燕飛時綠野春明月海樓高倚徧翠峰煙寺遠遊頻情多誤賦詩囊錦對鏡愁添白髮新）

敬亭陳善嘗遊寶界寺留題紀興（突兀金仙地翬飛碧海陰神光涵玉沼瑞靄結珠林說法龍潛聽忘機鳥共吟尋幽時一到趺坐獨觀心）

覺仁院舊在城東湯鎮唐天寶二年建宋治平二年改是額乾道三年燬寶慶三年重建洪武二十四年立爲叢林永樂十四年江潮衝沒移建

皋亭山

保慶院舊在湯鎮周顯德元年吳越王建初額保安院宋治平二年改今額元末燬洪武二十四年立爲叢林永樂十四年江潮衝圮遷至桐扣山下

水陸寺舊在城東湯鎮宋建隆二年建元祐間賜額紹興十二年燬乾道二年重建嘉熙三年潮壞遷建海甯縣昌亭陸蓮花菴基寶祐二年復移于華家池北元末燬洪武年間復建二十四年歸併佛惠寺

東坡寄清順禪師詩（草役河堤雨晴村寺藏修竹不知門拾薪煮藥憐僧病掃地燒茶淨客魂農事未休侵小雪佛燈初上報黃昏年來漸識閒居味思與高人對榻論）

月塘寺舊在月塘北宋湻熙五年建賜眞如院額嘉熙三年潮壞湻祐五年重建于何衢店元至正初潮水復壞還建高原元末燬洪武間復建今歸併白石寺

福濟寺在廉德鄉橫塘晉天福間宋可榮捨宅建元末兵燬洪武初復建二十四年歸併白石寺

梵天寺在芳梅村唐天祐元年吳越王建名順天

院宋治平二年改今額元末燬洪武十年復建今歸併保慶院

崇善寺在城東安仁鄉西晉天福七年建名眾善宋治平二年改今額大觀三年燬建炎間重建元末燬洪武六年復建二十四年爲叢林

佛日淨慧寺在城東北五十里黃鶴山之陰石晉天福七年吳越王建號佛日院宋大中祥符元年改今額寺有冷軒東坡題名

利濟院宋治平二年賜額理宗書無量壽佛之閣元至正間燬洪武初重建二十四年立爲叢林

徧福寺在城東北三十五里赤岸晉天福七年吳越王建名衆善宋治平二年改今額元末兵燬洪武復建立爲叢林

太平寺舊名千佛宋祥符元年建治平四年改太平定善院嘉泰年間復建永樂八年潮水衝決宣德間遷皋亭山陽前有留憩亭金鵞山左有劉少宰墓右有伏虎禪師塔

興教寺在皋亭山西馬鞍山陽晉天福間錢氏建名興善宋治平二年改今額紹興間重建元末燬洪武初復建二十四年歸併香積寺山側有

月明和尚及柳翠修道功成各一塔

福安吉祥寺在城東皋亭山周顯德年間錢武肅王建宋紹興間建移請今額咸淳九年重建于永昌門外洪武二十四年歸併福田寺

崇光顯孝華嚴講寺在皋亭山陽宋紹興十九年建二十八年賜崇光顯孝禪寺額甯宗改禪爲教御書皋亭山三字及崇光顯孝華嚴教寺八字以賜元末燬洪武十二年重建二十四年歸併宗興寺有無盡堂在寺左萬工池在寺前東翰堂在寺傍桃花隖卽韋后墳西毘盧閣龍遊

洞俱在寺之雲梯東峻廊雲錫亭在寺之月城卽西峻廊圓音堂卽法堂

明覺院在佛日塢晉天福三年吳越王建

興善院在眞珠塢晉天福八年吳越王建名積善宋治平二年改是額

顯甯永報禪寺在眞珠塢少宰劉正夫功德院宋宣和五年賜是額

端峰邵鋭（咫尺皋亭路南來典故長密雲垂雨脚斜日漏天光好景山排列清遊杖履忙暮歸還自喜个夕憩僧房）

大德寺係東京崇夏大德院扈蹕南渡紹興五年

建請是額

妙慈寺係張循王香火院宋慶元六年請建廣福寺額宋嘉泰間建移請是額

崇恩顯義院在皋亭山宋高宗御書古詩五首及東坡墨竹賦

安隱講寺去城東六十里臨平山南唐清泰元年吳越王建名安平或謂舊名永興有石塔一所宋治平二年改今額有丹井旁有池名安平泉極甘洌東坡有詩山有黃犢嶺因邱眞人乘黃犢採藥故名洪武二十四年立爲叢林永樂初

重建其後即臨平山也地有曲竹人多取爲杖故老相傳邱隱士羽化棄杖于此其竹皆曲

宋林次麟曲竹詩（直節稜稜是此君耳孫卻以曲爲名首陽山下知難種只可斜封向管城）

東坡題安隱寺（聞說山根別有源撥雲尋徑興飄然鑿開海眼知何日種出菱花不記年烹茗僧誇甌泛雪煉丹人化骨成仙當年陸羽空收拾遺卻安安一片泉）

廣嚴寺在城東六十里臨平鎮舊名華嚴唐開元中僧元覽請寺前平湖通洲爲放生池元覽姓褚氏乃無量之弟宋治平中改今額元末燬洪武初重建二十四年立爲叢林詳見佛殿碑記

無量院在赤岸村宋淳熙間請是額

妙果院在赤岸村宋淳熙間請是額

寂然庵在城北臨平山元至元間建洪武二十四年歸併安隱寺

迎峰庵在城北臨平山元至元初建至正末燬洪武三年重建二十四年歸併廣嚴寺

月華庵在城東六十里臨平鎮長樂鄉宋咸淳九年俞氏捨地建精舍元末兵燬洪武初復建

顯惠庵在桐扣黃鶴山陽晉天福七年吳越王建額顯惠禪菴元末兵燬洪武初僧永安重建

寶慶院在赤岸南宋嘉定年間建元末兵燬天順二年重建

壽甯院在城東北臨平山北塘咸通三年建名法昌宋淳化三年改今額元大德間重建至正末燬洪武初復建二十四年歸併廣嚴寺

寶林尼菴在臨平鎮梅墅宋開慶元年建施水接待菴

淨信菴在城東北桐扣山晉天福六年周璉捨宅爲寺名恩平宋治平間移請今額紹興間重建元末燬洪武間遷建於亭溪村二十四年歸併

廣嚴寺

月輪寺在城東北黃鶴山陽宋嘉泰四年建嘉定五年甯宗御書普照二字元末燬洪武十五年重建二十四年歸併崇聖寺

龍興寺在臨平鎮宋宣和七年因東湖水濫建菴鎮壓額名妙華併建普同塔一座紹興六年高宗南渡建都于杭以太后駕幸本寺賜額龍興元季兵燬洪武初復建二十四年歸併廣嚴寺

蓮花院在臨平茅山下宋建炎間建元末燬洪武初重建二十四年歸併廣嚴寺

治平寺在永和鄉唐天成間建宋治平間改今額元至正間重建至正末兵燬洪武二十四年歸併香積寺

廣慈尼院在永和鄉唐中和四年建名孝慈院宋治平間改是額

勝因顯報院在永和鄉臨平山北宋紹興二年蔡卞請爲功德院賜是額

化成菴在城北永和鄉東元至正間建洪武二十四年歸併顯忠寺

大圓菴在城北永和鄉宋咸淳間建元末燬

洪武初建二十四年歸併顯忠寺

聚秀菴在超山之南元延祐二年建元末燬洪武六年重建二十四年歸併顯忠寺

永慶院在永和鄉宋建隆建

明覺院在永和鄉晉天福三年吳越王建號丁山羅漢院宋治平二年改今額元末重建洪武二十四年歸併佛惠寺

報恩圓滿院在城北超山之陽宋紹興初胡氏捨山園建紹興二十年改今額寺有海雲龍洞名惠濟祠禱雨多應故名惠濟菴元至正間兵燬重建洪武二十四年歸併安隱寺

眞如福嚴寺在義溪村宋韓蘄王捨地建寺請加今額元皇慶二年皓禪師開山洪武二十四年歸併崇興寺

寶嚴寺在義溪村舊名寶勝院宋乾道六年郡人全仁暉捨地建治平中改今額建炎四年金虜犯境院燬而大士殿獨存虜眾駭異奉泥金法幢佛牙舍利謝罪夜遁去院傍十里民得無恙紹興間重建元至正十九年燬洪武初復建二十四年歸併香積寺

留芳菴在城西北三峰山大雲鄉元大德間建洪武二十四年歸併崇聖寺永樂間里人夏誠勸道鄉人重建移請長壽寺額

崇聖院在大雲鄉宋乾道間建

普安院在大雲鄉周顯德四年吳越王建名安吳塔院宋治平二年改是額

萬安院在大雲鄉周顯德年間建

崇勝寺在大雲鄉宋淳熙間建元初燬至正十二年重建元末兵燬洪武二十四年立爲叢林

慈蔭院在橫溪村宋紹興間建

普濟寺在大雲鄉獨山西宋治平二年建元末燬洪武初重建二十四年歸併崇聖寺

崇覺院在城西北大溪村元至正初建十二年燬洪武二十四年歸併崇勝寺

普甯院在城西北大雲鄉姚巷村晉天福間錢氏建宋治平中改是額湻熙間兵燬元初重建元末又燬洪武十五年重建二十四年歸併崇聖寺

無垢院在城西北大雲鄉橫溪外塵村宋湻熙元年建請賜今額元至正間燬洪武初復建二十四年歸併崇聖寺

興福菴在城西北仲溪鎮北元至正初建十六年燬洪武元年重建二十四年歸併崇聖寺

興化菴在城西北謝溪村西宋咸湻間建元末燬

皇明洪武十九年重建二十四年歸併香積寺

大慈院在城東北臨平山小林里梁貞明二年吳越王建名大安宋治平二年改今額元末燬洪武初重建二十四年歸併廣嚴寺

廣安廣福院在孤林村晉天福八年吳越文穆王建名慶安宋熙甯元年改是額

龍華廨院在孤林村宋紹興間建

觀音菴在唐棲鎮北豐年鄉宋紹興年間建洪武二十四年歸併純一菴正德元年九月郡人端峰邵銳暨沈廷器重建

慧林禪菴在城東北豐年鄉前溪村洪武二年建二十四年歸併純一菴

時思菴在城東北豐年鄉城溪村宋湻熙間建元末燬洪武六年重建二十四年歸併慧日菴

羅漢敎寺在城東北六十餘里亭溪村宋政和三年僧釋道經此地聞鐘磬聲遂卓菴而居後漸增廣以成佛刹乾道四年移請今額元至正末燬洪武六年重建二十四年歸併廣嚴寺

純一院在博陸村宋嘉定間建元延祐中重建至正間兵燬洪武二十四年立爲叢林院東有泉石軒

顯忠寺在豐年鄉漳溪村宋嘉泰間建宋甯宗微行見僧持誦問曰何謂也答曰忠以事君祝壽常事偶爾稱旨遂賜今額元末燬洪武年間重建二十四年立爲叢林

吉祥寺舊在城內宋湻熙十四年因建佛宇成日

有蓮花見東柱居民異之唐中宗神龍年間建名象光宋大中祥符間改今額元末兵燬洪武六年復建二十四年立爲叢林永樂十三年江潮衝毀今遷黃鶴山之陽

傳燈院在奉口山東

慧覺院在筆元鄉宋淳熙辛丑建嘉泰甲子請額

保江院在城外東北豐年鄉五杭村宋乾道間建元至元間燬洪武二十年重建二十四年歸併慧日寺

永清廨院在城外東北豐年鄉宋紹興間建元末燬洪武初復建二十四年歸併顯忠寺

吉祥院在城外東北豐年鄉青林村晉天福五年建名福臻宋紹定四年請是額元末燬洪武十五年復搆二十四年歸併顯忠寺

資慶院在城東北豐年鄉五杭村東宋淳熙九年建元末兵燬洪武初復建二十四年歸併慧日寺

天王寺在豐年鄉博陸村紹興元年建請今額淳祐間重建元末燬洪武十五年重建二十四年歸併慧日寺

金佛寺在豐稔鄉宋嘉泰元年建開禧間賜今額元至正六年燬貫雲石書淨業碑額元時銀杏樹左右各一皆合抱有靈芝之二燬洪武十四年重　二十四年歸併崇聖寺

福全寺在豐年鄉漳溪村北元至元七年建元末燬洪武三年重建二十四年歸併顯忠寺

地藏院宋嘉泰二年建

辯利院宋淳熙八年建名利慶菴嘉泰元年請是額

九曲眞覺院宋乾道元年建名隱靜庵慶元四年請是額

極樂院在清化路口宋嘉定二年𢫬淳祐五年請是額

普明院在清化路北宋開禧元年請額

寶月庵在長樂鄉梁貞明元年建元末兵燬洪武初建二十四年歸併廣嚴寺

天王院舊永樂甯庵宋紹興元年請是額

回向院宋紹興間建請是額

永福院嘉定中請額淳祐間重建爲嗣秀王香火院

明因院在報恩坊巷西名雲隱庵宋嘉泰元年請是額

寶林院在舊棲隱菴西宋慶元間發地得石塔上有寶林院額淳祐九年重建因請名寶林

城外宮觀

佑聖菴在德聖橋東堍宋紹興間建以奉眞武聖像屢有靈應安鎮風水庇祐居民洪武甲子戴一菴重修景泰間羽士王正宗等志存修復至成化庚寅就緒聖閣煥然一新居民得以崇奉香火遠近永頼

天妃宮在得勝壩北以奉順濟聖妃神本興化莆田林氏都巡君之季女幼悟玄理逆知休咎處室三十年默與神契没後顯靈于江湖非只運漕賴之以濟而商旅舟楫亦保無虞嘗聞泛海者每遇颶風怒濤呼神乞靈輒有霞光顯布宋元祐間因其數靈異祀之于莆之聖堆江口白湖宣和五年賜順濟廟額紹興二十六年封靈惠夫人紹熙三年改封靈惠妃慶元四年加封順濟從此閩廣浙江淮甸凡瀕海之地往往立祠或處羽士者乃扁曰宮按此宮創于洪武壬子歲久寖倣勢不可支成化辛丑鎭守内臣張慶知爲江河所仰乃捐貲重建延三茅觀陳福明住持其徒朱源明時加修葺宮宇如舊完好嘉靖十八年鄰火不戒延燎一空頼有其徒鄭景隆志存復建奮不顧身徧加募緣不辭寒暑日馳遠近勞苦萬狀幸已訖功居民瞻仰

承天宮在城東北三十里赤岸宋嘉泰中建甯宗御書承天宮三字爲額

順濟宮在城外東里隅舊在湯鎭赭山之間曰三龍王廟紹熙元年移請雲濤觀額四年旱禱得

雨改賜今額嘉泰二年九月錫三神侯爵曰廣澤順澤敷澤嘉定九年增封曰廣澤靈應順澤昭應敷澤嘉應永樂間江坍徙建今處天順七年拓地重葺成化七年江水湧漲崩齧塘岸三司大臣祭以牲幣神著靈赫潮不震怒居民獲甯載新宮宇

景星觀在臨平鎭宋紹興十年建舊爲東嶽行祠淳熙二年移改是額今重建

仁和縣志卷十二終

仁和縣志卷十三

湖廣江陵縣知縣致仕仁和沈朝宣纂著

書籍

文以宣蘊簡以裁文匪文蘊隱匪簡文亡要亦歸諸道而已矣蓋以書籍而根夫道其將達諸當時而當時崇遺諸後世而後世信理必然也粤自書契以還大之有六經道之淵源也次之有列傳道之脈絡也語六經者歸諸聖語列傳者歸諸賢斯皆典籍之昭著垂諸悠久而不泯也若後世之諸子百家與夫連篇累牘謂皆協於道有疵存焉謂皆畔於道有美在焉亦存乎觀者自擇以從違耳仁和素稱雄邑而自古逮今凡生長寄寓斯士者或鄉賢名宦或墨客騷人其所著述傳流未嘗乏也爲是乃志書籍

宋

桯史（相臺岳珂著）

章安集西湖百詠（知壽州楊蟠著）

浮梁尉吳天秩文集五十卷

青松居士詩集（俞灝著）

禮經會元六卷（龍圖閣學士葉時著）

竹埜詩集（前人著）

橘潭集（處士何應龍著）

田園雜興（石湖范成大著）

元

湛淵集八卷（江浙儒學提舉白珽著）

尚書要略九歌譜

聽玄造化集

十二月樂詞譜

重正卦氣

楚史檮杌晉文春秋

道書援神契

石鼓詛楚文音釋

閒中編竹素山房詩集

說文續解（以上俱處士吾衍著）

瓦鳴集三卷（處士葉森著）

自得集（江浙儒學提舉梁廣居著）

閒集續唱（僧房洲著）

貞居集五卷（道士張雨著）

皇明

始豐稿十五卷（杭州府教授徐一夔著）

左司集五卷（可聞老人張光弼著）

紫薇稿（桂衢著）

五良詩（僧德祥與其姪鍾慎慎子項兄弟五人著）

松雨集（松雨先生平顯著）

二難集（張氏兄弟刑部主事輿臨淄典史輅著輅子震編集）

文毅公駁稿（侍講王洪著）

六書正義

六書正訛

園趣存稿（贈刑部郎中夏誠著）

柘軒集（成都府教授凌雲翰著孫載編載厚齋雜言）

西軒集（布政使丁養浩著）

百忍箴（四川梓碧山許名奎著僧覺微註）

西湖書院志（仁和徐奇編孔氏孫公鎮刊）

退菴文集（太常氏卿兼翰林學士王獻著）

九軒集二卷（處士鄭璧著）

虛車集四卷（南京刑部郎中鄭厚著）

九章算法（吳敬著）

湖山游詠錄（退庵老人南海鄧林福建布政司致仕富陽姚肇園趣夏誠輩游宴湖山詩文仁和張震編集）

大唐六典（左文林郎充溫州府教授張希聖校正）

厚齋雜言（處士麥宗戴著）

董郎中文集三卷（里人董鏞著）

西塍吟稿（處士孔克愚著）

泉庵遺稿（南京太常寺寺卿鄭環著）

尚論編（翰林院學士錫山王達善著）

北扉遺稿（江西按察使副使致仕惠隆著）

逸菴詩稿（鄉處士徐恕著）

康僖公文集（太僕寺卿致仕邑人邵銳著）

亹爰集（河南按察司僉事致仕邑人江暉著）

大學衍義補義（高郵訓導致仕夏有文著）

玄林玉集（眞人陳虛白應循著）

存疑集（致仕知縣竹崖許仁著）

南詞花影集（馬洪著）

續仙游詩（前人著）

吏範五篇

軍法十八條

奏議十三卷

文集四册（都御史邑人李昂著）

試效集成（醫士孫銑著銑字公銑號一松仁和人父墳杭郡名醫遺銑先讀儒書深究易理然後授以醫道是以銑承父業造請盈門賴以全活者弗可指數六十年間凡有奇疾而嘗）

（經醫愈者隨錄其方積久盈帙暇時擇其妙旨分門別類彙成若干卷受梓行世俾後學有所宗焉其孫如槐尤得其傳道盛行）

胡端敏疏要

不欺錄

大學衍義膚見

春秋誌疑

興忠私錄

天慈見晛錄

記滄洲遇賊始末（以上俱少保胡世甯著）

忠鯁錄（胡少保子肇慶府知府胡純集刊）

端峰存稿（太僕寺卿邵銳著）

端峰遺範錄（端峰子存省集）

醫學統旨（太醫院院判葉文齡著）

官箴（仁和教諭汪天錫編集嘉興府知府鄭鋼校刊）

昭忠錄（里人周環編集）

疑獄集（左布政使崑山任忠重訂貴池李山松祥校刊）

釣臺集（東陽知縣錫山吳希孟編集嚴州府推官李克校刊）

岳集（按察司提學僉事雲間徐階編集宛陵焦煜校刊）

南關志（工部主事薛僑編集）

北新關志（南京戶部主事桂東王文儒編集）

仁和縣志（邑人沈朝宣纂集板刻于家）

碑碣

文之爲用或述則德或頌則功或紀則事然欲揭之使昭傳之使永非有託焉則人以時代世以變移德也功也事也難保其常無恙也是以碑碣興焉爲其石之堅存之久故也豈知雷轟石碎水蕩石沈物磨石滅亦何貴于石哉要之文善則觀之者其目驚以拭誦之者其口夸以揚悅之者其心飫以醉斯則不藉于石而自無弗傳如六經之文是已秦漢而下碑刻鱗立惟邯鄲湻作曹娥碑深

爲蔡邕之嘉賞次則溫子昇作韓山寺碑亦致庾信之心服至于今猶知稱羡其他未必盡然也仁和邑雖一方其先賢石刻之文森列境內其善不善凡具大目者自有權衡在也爲是乃志碑碣

晉

皋亭山馮氏井右甎篆刻凡八十四其刻云晉咸和八年十月丁丑朔馮氏作

五代

鳳凰山錢鏐排衙石有詩刻字

鳳凰山第二峰白塔石衙題名刻字

吳越王題錢明觀橋記吳越國寶正六年辛卯四月八月因建錢明觀造此石橋立石撰記

皋亭神祠碑牛僧孺書

宋

清暑堂碑記治平三年莆田蔡襄撰書

乾道重修井記知臨安府周淙撰

咸淳重修井記侍郎盛銊撰

明慶寺法喜堂明碧軒詩石刻東坡書

明慶寺觀音經碑石刻東坡書

明慶寺大智祖師彌陀經碑刻東坡題識

高宗御書石刻凡二一　書易詩書左氏春秋禮記論語孟子一贊李伯時所畫聖賢像舊在宋太學後徙仁和縣學正德間遷置府學

宋理宗御製道統十三贊石刻舊在仁和縣學今亦遷置府學

勝果寺宋高宗忠寔亭石刻字在鳳凰山右

少宰劉正夫墓碑（在皋亭山）

左藏庫碑記在清湖橋西

古太學石刻字在浙西杭嚴道署中

普濟寺碑記大中大夫孫德之撰

佛日淨慧寺東坡題名陳忠肅公題名刻石

艮山門外順濟天妃廟碑記丁伯桂撰

浙江廟子灣平濟廟碑記李文蔚撰

北新橋東靈惠廟碑記紹興間鮑賛撰

仙林寺金剛經碑東坡撰

壽聖院重建碑記林直院希逸撰

廣壽慈雲禪寺碑記太史史浩撰

興福寺碑記宣義郎劉莊士撰

旌德廟碑記尚書黃由撰後改爲覺苑寺嘉靖二十年知杭州府陳士賢改爲三忠祠立碑

顯忠廟碑記臨安府尹潛說友撰

雙門碑記莆田蔡襄撰

潮鳴寺高宗賜殿前司統制劉漢臣詩石刻

元

加封孔子石刻在仁和縣學

大報國寺碑記黃溍撰

重修福田寺碑記江西儒學提舉趙珣撰

潮王廟碑釋本誠撰

重建開元宮記學士虞集撰

開元宮碑記揭文安曼碩撰

開元宮清風堂揭文安撰記歐陽元撰后記

開元宮介春堂記學士張伯淳撰

廣福廟碑記集賢院待制天台周榮仁撰

重修廣福碑記翰林學士承旨晉陵張翥撰

三留銘石刻在廉訪司照磨所吳興趙孟頫書

淮安忠武王祠碑記學士劉敏中撰

皇明

御製敬一箴碑

御註先儒五箴碑

禮部頒降臥碑欽奉

聖旨刻石

提學書院碑記（在提學書院副使趙寬撰）

提學書院題名碑記（副使陳仁撰）

弔岳武穆祠石刻（在按察司長沙李東陽撰）

佛惠寺碑記（里人鄭厚建）

鳳山靈應廟碑記（天台徐一夔撰）

豬圈壩碑

德勝壩碑

永昌壩碑

會安壩碑俱欽奉

聖旨備載事例

增修眞院碑記（大司馬四明張邦奇撰）

重建香積寺碑記（在江漲橋北京口虞謙撰）

木市碑記按察司副使臨清閻閎撰

重修貢院碑記蘭溪唐龍撰

存心堂碑記右副都御史海陽盛端明撰

唐鄴侯新祠碑記致仕通判郡人鄧林撰

修築海塘碑記致仕知縣上虞吳㬥撰

仙林大慈恩普濟講寺碑記翰林待制賈汝舟撰

重修洞眞觀碑記致仕郎中邑人項麒撰

重修長春菴碑記致仕知州邑人吳瓚撰

重建菩提寺碑記禮部侍郎錢塘倪謙撰

敕賜寶極觀記翰林學士安成彭華撰

重建法輪寺碑記將仕郎雲陽萬如叟撰

重建昭化寺碑記淞江府推官段天祐撰

潮鳴寺碑記致仕郎中鄭厚撰

廣嚴寺佛殿碑記

重修純陽菴碑記致仕郎中邑人項麒撰

重修寶極觀碑記侍講學士楚南廖道南撰

德勝壩天妃宮碑記浙江按察司副使吳文元撰

去思碑記（尙書餘姚陳雍撰）

會保隅東岳行祠碑記（邑人顧諒撰）

按碑碣或不載其目者以後紀其文也紀其文則目隨之矣若弗載其目而復弗紀其文必其文無足取矣

紀遺

典籍之編收有限而事文之散見無窮是志之所載雖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然常變殊形古今異致難乎纖悉具備斯勢亦使然耳匪特一邑之志爲遺推而極于志一郡志一省莫不皆然惟六經

載道之書道固無遺若左傳國語戰國策諸書未免得此失彼學者往往病焉馬遷監此故其作史記也紀傳外後有志有年表有八書自謂兼收並錄無遺筆矣誠以散見者徵之豈眞無遺者哉惟玆綱條外仍有所錄所以備其所未備也仁和地廣人稠而事又溥博爲是乃志紀遺

紀事

吳越國考

吳越國在鳳凰山下其子城南爲通越北曰雙門錢氏納土後二門猶存隋置杭州其州治從武林山移置柳浦西依山築城卽鳳凰山之右是也

吳越錢氏城門

新門（在城內炭橋東）

北土門（在舊菜市門外）

鹽橋門（在鹽橋橋西）

北關門（在夾城巷）

寶德門（在艮山外無星橋）

（已上在仁和地方故錄之若朝天門龍山門竹車門南土門西關門則在錢塘境內故不詳其所在）

吳越錢氏營屯

青字營（在鹽橋東） 福州營（在梅家橋西）

馬家營（在修文坊東）

（已上在仁和境內故錄之若白壁營貫劍營在錢塘縣境內故不詳其所在）

宋南渡行宮遺跡（今止存其名）

大內門

麗正（南門） 和寧（北門） 東華（東門）

苑東 苑西 北宮

南宮 南水門 東水門

會通 上閤 宣德

隔門　斜門　闕門

玉華　閤門　含和門

貽謨門

殿

垂拱（常朝四參）　文德（六參宣布）　天慶（明堂朝賀）

紫宸（生壽）　集英（策士）

已上謂之正朝亦有隨事更名者

後殿

延和（齋宿避殿）　崇政（即祥曦）　福寧（寢殿）

復古　選德（御屏有監司郡守姓名）

緝熙　熙明（即修政）　明華

清燕　膺福　慶瑞（即順慶）

射殿　需雲（大燕）　符寶（貯恭膺天命之寶）

嘉明　明堂（即文德）　坤寧（皇后）

慈明（楊太后）　慈元（謝太后）　仁明（全太后）

退食（即勤政）　欽先（神御）　孝思（神御）

清華

堂

翠寒　澄碧觀堂　芳春

凌寒　鍾芙（牡丹）　燦錦（海棠）

燕喜　靜華　清賞

稽古（即書院）　清遠　清遠

清徹　澄碧（水堂）　藥淵

環秀（山堂）　文囿（即御書院）　書林（即書院）

華館　衍秀　披香

德勤　雲錦（荷堂）　清霄

萼綠華（梅堂）　碧琳　凝光

澄輝　繡香　呈芳

會景　正始（后殿謝后改壽寧殿）　怡然

信美（婉容位）

齋

損齋　彝齋　謹習齋

燕申齋

樓

博雅　觀德　萬景

清暑　清美　明遠

倚香

閣

龍圖（大祖太宗）　天章（眞宗祠祖宗神御）　寶文（仁宗）

顯謨（神宗）　徽猷（哲宗）　敷文（徽宗）

焕章（高宗）　華文（孝宗）　寶謨（光宗）
寶章（甯宗）　顯文（理宗）　雲章（度宗御書）
清華　凌虛　清漏
倚桂　來鳳　觀音
芙蓉　萬春（太后殿）

臺

欽天（奉天）　宴春　秋芳
天開圖畫　舒嘯　蹌臺

軒

晚清

閣

清華　睿思　怡貞
容膝　受釐　綠綺

觀

雲濤

亭共九十處今不詳載

園共五處今錄其二

玉津園（在嘉會門外）　富景園（在崇新門外）

宋親王臣僚府第

僉書樞密府（並在太廟北）

省院官宅在開元宮
三官宅在潘閭巷　十官宅在睦親坊北
樞密五房院在洪福橋西
韓蘄王府在前洋街　楊和王府在洪福橋
岳鄂王府在太學街
吳王府在後洋街　益王府在新橋即千勝橋
信王府在後洋街　駙馬府在安濟橋
莊文太子府在井亭橋西
沂靖惠王府在清湖橋北
以上五王府俱在仁和境內故載之若景

獻太子府恭王府劉鄜王府乃在錢塘境內故不詳著所在

宮觀

景靈宮高宗建以奉神御（在新莊橋西）
太乙宮高宗建以祀太乙神（在新莊橋南）
萬壽觀孝宗建以祈太上皇壽（在新莊橋後）

宋都勝跡

福王府北園（在天水院橋）　碧梧軒（在報國寺）
舞鳳軒（在報國寺）　望江亭
流觴曲水亭（並在尊勝寺）　清冷軒（在佛日淨慧寺）

泉石軒（在祥一寺）　九十九眼井（在祥符寺）

恭敬堂（在祥符寺）　六游堂

臨暉閣（在七寶寺）　畱雲亭

白蓮池（在張家寺）　觀空閣（在吉祥寺）

可賦軒（在善應總持寺）　雲錦堂

圓音堂　無盡堂

萬工池（在崇光顯孝寺）　翰堂

桃花塢　皋亭山大字（在崇光明顯寺）

明照堂　梅閣（在按察司署）

流盃亭（在鳳凰山故內）　黃鶴樓

按吳越國治與宋宮闕似不全屬仁和若之何備載其跡蓋以國治所據宮闕所居要不出乎鳳凰一山而此山乃在仁和境內故載若錢塘江亘連仁和錢塘海甯三邑而仁和居其强半故亦不能遺焉其餘倣此

浙江環繞連亘杭嚴甯紹台五府謂之浙江者虞喜志林云今錢塘江口浙江正居江中潮水投山下折而曲一云江有反濤水勢折歸故云浙江盧肇曰浙折也蓋取其潮出海屈折而倒流也今曰錢塘江但據其經於杭者言非統言之也唐元和中功曹華信因潮水衝決江岸乃出私錢募于李以千錢致土石一斛積以築塘旬月塘成故名其塘曰錢塘非因錢武肅築塘而名之也

臨安志吳越時郡人相傳錢鏐因潮水衝決築塘不成乃用强弩數千人射潮潮激西陵因得築凡箭開處立鐵幢識之又云錢氏子孫言築塘時高下置鐵幢三門爲水則在今利津橋北者其一也舊名其處爲鐵幢浦其製如杵徑出土可三尺七寸餘其趾入土不知幾何故老云初置幢時塘猶未成處潮衝撞用鐵輪護其趾而以鐵綆貫幢榦

且引綆維於上下之鍵然後實土築塘故幢首出云湻祐間趙安撫與𥲤買地作亭覆幢今亭夷爲民居獨存窪池而鐵幢之首突出池面可驗幢本有三故老云一在舊便門街東南小巷今名鐵箭巷者是也一在舊薦橋門外皆湮塞于民居僅存其利津橋者又爲民居所占若不表識久亦湮塞矣

潮汐之說古今辨之多矣以理求之大抵天包水水承地而一元之氣升降於太空之中地承水力以自持且與元氣升降互爲揚抑而人不覺亦猶

坐於船中而不知船之自運也方其氣升而地沈則海水溢上而爲潮及其氣降而地浮則海水縮而爲汐計日十二辰由子至巳其氣爲陽而陽之氣又自有升降以運乎晝由午至亥其氣爲陰而陰之氣又自有升降以運乎夜一晝一夜合陰陽之氣凡再升降故一日之間潮汐再至焉然晝夜之晷係乎日升降之數應乎月日臨于子則陽氣始升月臨于午則陰氣始升故夜潮之期日皆臨子晝潮之期日皆臨午焉日行遲月行速以速應遲每二十九度過半而月行及之日月之會謂之合朔故月朔之夜潮日亦臨乎子月朔之晝潮日亦臨乎午焉且晝卽天上而言之天體西轉日月東行自朔而往月速漸東至於漸遲而潮亦應之以遲于晝故晝潮自朔後迭差而入於夜此所以一日午時二日午末三日未時四日未末五日申時六日申末七日酉時八日酉末也至夜卽海下而言之天體東轉日月西行自朔而往月速漸西至於漸遲而潮亦應之以遲於夜故夜潮自朔後迭復而入于晝此所以一日子時二日子末三日丑時四日丑末五日寅時六日寅末七日卯時八

日卯末蓋以時有交變氣有盛衰而潮之所至亦因之爲大小鬪卯酉之月則陰陽交也氣以交而盛故潮之大也獨異於餘月當朔望之後則天地之變也氣以變而盛故潮之大也獨異於餘日

吳越春秋載吳王夫差賜伍子胥死盛以鴟夷浮之江中人見其素車白馬逆潮而上每中秋既望潮怒甚杭人執旗泅水上以迓子胥弄潮之戲蓋始於此自是而後每歲八月十八日俗謂之潮生日杭人好事者多往觀焉至於塡塘塞岸甚至大小官員亦以類設席延請以爲奇觀是以附堤健兒待其勇壯且識水各穿色布上衣各執器械望潮將至先游赴江心以迎及潮之至也躍入潮頭隨其洪濤巨浪中出沒浮沈爭各顯才技或俛或仰異態殊形期於不溺以希賞予閒以氣衰力弱偶至沈溺者亦可憫也故前代常有禁約而宋治平中郡守蔡襄嘗作弄潮文後亦其俗稍弛

蔡襄弄潮文

斗牛之分吳越之中惟江濤最雄乘秋風而益怒乃其俗習于此觀游厥有善泅之徒競作弄潮之戲以父母所生之遺體投魚龍不測之深淵自爲矜夸時或沈溺精魄永淪於泉下妻孥望哭于水濱生也有涯盡終天命死而無益重棄于人倫推予不忍之心伸爾無窮之戒所有

（今年觀潮並依常例其軍人百姓輒敢弄潮必行科罰）

白樂天詩（早潮纔落晚潮來一月周流六十回不獨光陰朝復莫杭州老去被潮催）

蘇東坡中秋看潮五絕（定知玉兔十分寬已作霜風九月寒寄語重門休上鑰夜潮畱向月中看 萬人鼓譟懾吳儂猶似浮江老阿童欲識潮頭高幾許越山渾在浪花中 江邊身世兩悠悠久與滄波共白頭造物亦知人易老故教江水向東流 吳兒生長狎濤瀾冒利輕生不自憐東海若知明主意應教波浪變桑田 江神河伯兩醯雞海若東來氣吐霓安得夫差犀水手三千鏃弩射潮低）

范仲淹觀潮次韻（何處潮偏盛錢塘無與儔誰能問天意獨此見濤頭海浦吞未盡江城打欲浮勢難驅島嶼聲怒戰貔貅萬疊雲纔起千尋練不收長風方破浪一氣自橫秋高岸驚先裂羣源怯倒流騰蛟大鵬化治蕩六鼇游北客觀猶駭吳兒弄弗憂子胥忠義者無覆巨川舟○把酒問東溟潮從何處生寧非天吐納長逐月虧盈暴怒中秋勢雄豪半夜聲堂堂雲陣合屹屹雪中行海面雷霆聚江心瀑布橫巨防連地震羣撒望風行湧若蛟龍鬭奔如雨雹驚未知千古信回見百川平破浪功難敵驅山力可并伍胥神不很憲此發威名）

紹興間有術士耿聽聲者能嗅衣物以知貴賤吉凶德壽聞其名取宮人扇百餘襆以上及中宮所御令小黃門持叩之耿取視或至后扇云此聖人但有陰氣上浮即呼萬歲上奇之呼入北宮又取妃嬪珠冠數十示之後視一冠奏曰此有尸氣斯時張貴妃已死此其故物也後居候潮門內夏震微時嘗爲殿帥送酒于耿耿聞其聲知夏必貴遂以友妻其子子復取其友時郭遠爲殿帥耿謁之曰君部中有三節度使他日皆爲三衙問是何人曰周虎彭輅夏震也虎與輅時已爲將官獨震方爲帳前佩印官郭云周彭地步或未可知夏震者安得遽爾耶耿曰吾所見如此可必也耿因與結爲義兄弟一日耿陰語曰吾數夜聞軍營金鼓有殺聲兵將動矣諸君顯達之時至矣未幾開禧出師虎守和州輅爲金州統戎皆以功受賞震則以誅韓功相繼獲殿帥虎亦參焉遂皆立節度使班悉如其言

咸淳間有醫僧名法惠寓居仙林寺明脈識症能決死生日迎者如市有太學生王上舍氣體充實長八尺詐稱有疾延僧診視方食畢聞僧至急行就榻偶絆一跌強起而寢僧入胗脈出語同舍生曰不可救矣諸生撫掌大笑僧曰非有所索取少間即驗雖神醫不可救羣譁逐之逾半日王死蓋飽食體肥遭跌而腸斷也

西京洛陽有壽安山山下名園相望多植名花牡丹其餘若芍藥桃杏之類皆以名別之凡賞花之宴無羊頭不敢招致佳客值花盛開羊頭價直甚

高每一頭不减數千自高宗建都于杭因見官巷多賣雜色名花有似壽安山故改其坊爲壽安坊

橘園亭在豐樂橋北自棚橋向南可達宋末建都之時此地多植美橘橘經霜後其色如金望之曜目高宗欲親征就此御舟因蓋一亭以安御座前臨大河至今街市稱爲橘園亭

木槿牆在候潮門外打繩巷後在昔此地多栽木槿花開時一望如錦因以得名後世不察訛爲沒興牆

褚無量字洪度臨平人初屬鹽官今屬仁和彼時

臨平湖有龍出人皆走觀無量尚幼讀書自若衆已異之自幼刻意典墳尤精三禮史記擢明經第累遷國子司業修文館學士中宗將南郊皇后爲亞獻無量總禮固爭以爲周禮無后助祭之文惟漢有天地合祭皇后參享事末代瀆神不可爲法元宗即位遷左散騎常侍兼國子祭酒封舒國公母喪廬墓鹿犯所植松柏無量號訴鹿不忍犯無量亦終身不御其肉帝將御東都而太廟壞姚崇言廟本符堅故殿不宜因此阻行無量鄙崇疏諫內府舊書甲乙叢倒無量請繕錄補葺以廣祕集由是四庫全治卒年七十五詔曰無量朕師宜從優典贈禮部尚書謚曰文

錢塘八月十八日潮大天下偉觀也民俗多出觀紹興十年秋前二夕居民聞空中語曰今年死於橋者數百皆凶淫不孝之徒或有名而未至者當分遣促之不與此籍者當斥之又聞空中應者甚衆居民怪駭不敢言次夜跨浦橋下人夢有來戒者曰來日勿登橋橋將折及旦告其鄰數家所夢皆同相與危懼比潮將至橋上人已立滿而夢者從傍伺之親識立於上者密勸使下不聽須臾潮

至奔洶異常驚濤激岸橋震壞凡入水壓溺者數百人既而死者家來號哭收斂道路指言其人皆平日不逞輩乃知神明罰惡非偶然耳

潘閬字逍遙仁和人所居在大街東巷內今潘閬巷是也閬通春秋尤以詩知名太宗召對賜進士第將官使之不就素與王繼恩善繼恩下獄幷收閬眞宗釋其罪以爲滁州參軍卒初與道士馮德之同處閬將死約歸骨於天柱山至是馮德之囊其骨以歸葬焉錢易張逵皆碣其墓閬與于何柳開魏野交好詩名逍遙集

元丞相伯顏駐兵皋亭山宋奉表及國璽出降伯顏遣千戸囊加反等入城慰諭居民及聞益王廣王如婺州卽命分兵屯守諸門范文虎留營浙西沙滸太皇太后望祝曰海若有靈使波濤大作一洗而空之潮汐三日不至軍馬晏然伯顏死時有人賦詩曰百千萬錠猶嫌少垛積天高北斗邊可惜太師無遠智不將些子到黃泉

元張憲思廉記庚午歲正月十四日曉有雷自北高峰飛至故宮塔頂火不滅者二日撫卷憶舊不覺傷感

初錢塘江堤以竹籠石而潮齧之不數歲輒壞轉運使陳堯佐曰堤以捍患而反病民乃與杭州守戚綸議易以薪土庶可經久時有嫉其政者言於朝以爲不便執政丁謂主言者議絀堯佐堯佐爭不已謂既徙綸揚州未幾復徙堯佐京西路發運使李溥請復以竹籠石爲堤數歲功不就民力大困卒用堯佐議堤乃成

宋樅陽李回景游學臨安愛古三詩書於冊因以自警其一云聖君恩重龍頭選慈母年高鶴髮垂君寵母恩俱未報酒如成病悔何追又一云京師素號酒色海溺者常多濟者稀吾子家貧親復老布衣須換錦衣歸又云慈母手中線游子身上衣臨行密密縫尙恐遲遲歸嘗云讀三詩令人幾於不可爲懷不三年回景果擢第歸拜其親同舍嘉之

杭城舊有十三門惟餘杭在北不得出居人之櫕以朝廷恩澤自北而來由此門入示潔奉至尊者也況旅柩自外來反容之入何耶此非但爲術家休咎關係自是守城者禮當如此

蔡京父準葬臨平山山有駝峰術家謂駝負重乃

行故作塔於駝峰而其墓以錢塘江爲水越之秦望山爲案可謂雄矣然富貴不長栽抑免禍卒至喪敗幾於覆族此可以爲酷信風水者之戒

謹東美秋夜待潮於錢塘江沙上露坐設罇俎對月獨酌意氣傲逸吟嘯自若時顧臨適至亦懷一杯就其尊對酌東美不問臨亦不與交語酒盡方各散去此若衆於晉人之遺風責此以爲狂侮者之戒

楊和王居殿帥日建第於洪福橋西規制甚廣中爲高堂旁列子舍四區皆極雄麗落成之日縱外

入游觀有一僧善相宅云此龜形也得水則吉否則凶和王方極寵眷從容入奏欲引湖水入環其第思陵首肯曰可第恐外廷有言宜密速爲之和王即督寨兵數十且多募民夫夜以繼日入自五房院出自惠利井蜿蜒縈繞凡三晝夜竣事未幾臺官果有疏言擅引湖水入環私第以擬宫禁者上曉之曰南渡之初虜人退而羣盜起遂用議者羈縻之策刻印裂土以封功臣所有者淮浙數郡耳會諸將坐平羣盜朕因自誓除土地外凡府庫金帛不問新故諸將盡以賞之有餘以給衆兵園池之費若論楊沂中平盜之功雖以西湖賜之亦不爲過區區之水不足道也況業已成惟卿容之言者遂止繼而建傑閣藏思陵御劄且揭風雲慶會四字於此取大龜昂首下飲西湖之象以成僧說自此百餘年無復火災人皆神之至辛巳歲其後裔以其門前地捨開元佑聖觀識者謂其失首不祥次年五月竟致延燎潭潭巨府頃刻成灰燼益驗毀首之禍

浙江之潮天下之偉觀也自八月既望以至十八日爲最盛方其遠出海門僅如銀線既而漸近則

玉城雪嶺際天而來大聲如雷震撼激射吞天沃日勢極雄豪楊誠齋詩云海闊銀爲郭江城玉作腰者是也每歲京尹出浙江亭教閲水軍艨艟數百分列兩岸既而盡散奔騰分合五陳之勢并有乘騎弄旗標槍舞刀於水面者如履平地倏爾黄煙四起人物略不相覩水礮轟擊聲如山崩煙消波靜則一舸無跡僅有敵舟爲火所焚隨波而逝吳兒善泅者數百皆被髮文身手持十幅大綵旗爭先鼓勇泝湖而上出沒於鯨波萬仞中騰身百變而旗尾略不霑溼以此誇長而豪民貴宦爭賞銀綵江干上下十餘里間珠翠羅綺溢目車馬塞途飲食百物皆倍常時而僦賃看幕雖席地不容間也禁中觀潮例於天開圖畫高臺下瞰如在指掌都民遥望黄繖雉尾于九霄之上眞若瑤臺蓬島也

鳳凰山有美堂乃梅摯出守杭時陛辭上賜詩有句曰地有吳山美東南第一州摯建堂因摘有美二字以名之士夫多題詠其上後東坡倅杭令吏盡錄其詩不著姓名默定優劣遂以賈耘老詩爲首選其詩曰自刊宸畫入雲端神物應須護翠巒

吳越不藏千里邑斗牛常占一天寒四顧望盡回頭懶萬象搜來下筆難誰信靜中疎拙意略無踪跡到波瀾坡因此詩遂與耘老往來日密

陳信字履信仁和人先任大理寺評事官至蘇州府判居官廉明公正素多惠政正統十一年時年六十六致仕先時通判督糧列邑糧長有例有饋獻一錢不受及歸家貧甚自念素善歌曲人願學者公乃授之姑以覓錢取給人或竊誚公因諭曰居官貪汙是欺心欺朝廷徒以遺臭郡邑人將指曰此貪吏何面目自立世茲授曲得財與者有辭受者不愧晝則心安夜則睡穩不猶愈於貪乎致仕時舊治富家有重賕以遺者毫不受人贈詩曰樂辭榮祿賦歸田又卻蘇民餽賕錢一任此生貧到骨只留清節與人傳

王壽衍字眉叟號月溪仁和人少時爲道士際遇晉邸授弘文輔道粹德眞人管領開元宮江浙省都事劉君致字時中者海內名士也既卒貧無葬壽衍躬至其宅弔哭撫其遺孤營其喪葬置墓於德清縣與己壽穴相近使便於祭埽方外師友若王君者世豈多見耶

陳文龍字志忠興化人也宋度宗時狀元及第德祐初歸守本州北兵入州文龍不屈生縛至杭病卒初文龍在太學時累試不入格一日忽夢大學土神岳侯請交代及覺自謂必死於學悒悒不樂既而廷對第一仕宦顯達前夢不復記矣及守鄉郡又夢神通書首言交代后著年曰至元心甚駭愕未幾國破身殘家陷殍至杭拘於太學之側病將絕適遇故人趙有得語以前夢因歎曰社稷人民一旦易主天數也蓋宋未亡之前鬼神已奉其正朔豈非天乎吾病且死必爲太學土神不誣矣故爲君道之後數日果卒

府學舊爲京學其土神乃岳武穆麾下將徐文慶孝宗伸武穆死寃褒崇之及其麾下賜謚文慶爲昌文爵侯牒充京學土神後改京學爲府學神因之元改武穆第爲西湖書院因建祠奉武穆爲土神後改書院爲仁和學祠神如故今學從湧金門南宜奉文龍爲土神蓋以文龍游太學時嘗夢武穆請文龍交代故也不然則文慶爲府學土神武穆爲仁和學土神甚失尊卑之序非禮也

貫雲石元功臣阿里海涯之孫卜居鳳山門外今

之海鮮寺乃其故齋自號酸齋生而神采秀異膂力過人後折節讀書杜門不出吐辭爲文出人意表仕爲翰林侍讀學士辭疾歸杭賣藥酒市詭姓名易服色變語言人莫識之者

臨安府城中脩文坊北有疋帛鋪馬家將仕日以一千施貧纔來即與謂之順錢都城大火將及馬家丐者之魁率百人搬運粗重細軟一無所失火息又爲運木石甎瓦其中或有手藝又各盡力興造自後每日增施一千若馬氏者可爲富室之勸而丐者知報亦小人中有義者宜錄之以示後也

洪武初年艮山門外有民華興祖其家鉅富金蓄于萬田地不計大池三百六十處期以一日生息供一日飲饌因家大難保常交結權貴以壓鄉里以防禍患彼時　敕差都督藍公來浙鎮守其權頗重興祖祇承竭力時隆進潤間亦降體與之往來一日興祖懇延至家盛設綺席極水陸時鮮選南北異品匯直金盤玉斝照耀廳堂而歌兒舞女亦足悅人飲倦欲舒興祖延都督出觀園池行至此池約有一百餘畝上構亭榭遍植奇花異木擇幽深處疊石爲假山池中萍藻紫蓴魚蝦出沒亦村落間佳景也且附郭易於游御都督欲之婉言啟齒興祖曰其他任意擇取此畱以樂暮年都督不悅一時散回心甚銜之勉畱且隱忍及還陳奏華興祖家家貲百萬口數千不早爲防後將難制當有　旨籍沒家產至今遺有華家池比聞水陸寺中高年老僧備道其詳

揚州瓊花海內止此一本與聚八仙花相類而實不同色微黃其香獨異淳熙中宋壽皇自揚州移植南內逾年憔悴不花仍送還舊處其後內臣陳源令園丁取其孫枝接聚八仙花根上其枝遂活

放花香色不減揚州不知何年花本復死無傳今褚塘通聖廟即宋之瓊花園址也

吳知州瓚號樂閒仁和人居北門外以禮致仕家居嘗編纂武林紀事一日出示予展閱間中有一篇曰錢塘張銓字文衡成化辛丑進士官刑部江西司主事歷郎中性鯁介剛正不阿權貴時本部白尚書素附內臣有來干請者無不承順內豎中或有事適涉本司白爲懇言銓據法斷遣不少假借白銜之陰欲傾陷奈銓無隙可乘意遂寢銓家素與居　宰有親若肯登門美擢立見銓惟安命

以正自持雖慶賀禮亦阻不行有知銓者陰薦於屠屠曰予家賀軸並無銓名常聞其酷嗜奕棋頗廢政事擢之何爲銓聞之剛介如故所得俸入僅給家口有不敷令家人糊錢充之竟以孤潔出爲廣西參議卒於官人多惜之

臨安都城山脈來自天目讖云天目山前兩乳長龍飛鳳舞到錢塘海門一點巽峰起五百年間出帝王錢氏有國世臣事中朝不欲其說之著乃更其末云異姓王意欲遷就其說以應其讖逮後高宗駐蹕其說始驗仰覵吳山如卓馬立顧紹興間

有望氣者以爲有鬱葱之符秦檜嘗國心甚利之請賜爲第常州倅秦烜爲光祿丞留隸家廟言者請罷烜并遷廟主於建康遂空其室高宗倦勤卽其地爲德壽宮後又改曰重華曰慈福曰壽慈凡四易美名至咸淳甲戌天目山崩而百年王氣亦終於此矣

秦以前杭城內外皆海之溢流所及是以眾安橋之西北塊進路澄清坊卽古之前洋街稍北往西習禮坊卽古之後洋街其西湖昔連於海故秦始皇東游海常繫纜於湖濱之巨石卽今之大佛頭也今之小北門卽宋之天宗水門其門外大河古謂之泛洋湖正德年間其居民啟土掘出一大船乃是泛海之舟規制甚異艮山門外其地謂之沙田蓋以海沙之所漲也武林門外亦是海水所及故一則曰江漲務二則曰江漲橋北新橋往北近曰三里洋遠曰十二里洋由是觀之乃知杭州城內外悉是海水所溢井水味鹹不堪汲飲自李鄴侯開六井以引西湖之水民始便焉故杭人至今祠之

宋都汴時有凌善甫爲度支副使後隨高宗南渡

因家於杭入元有凌雲翰乃善甫曾孫登鄉進士官至成都教授病卒四世而有凌鵠邑長舉通經人才赴選因母老乞歸養遂不仕生二子長文顯無子弟宗載以其子煜後焉景泰改元領鄉薦官爲眉州守不思益脩世德以圖補報乃黷貨無厭厚貲封殖一日部獲巨寇乃利其資而潛釋之道路以目未幾復竊藏符羨餘焚卷泯迹逮後前寇被擒事露煜乃棄官亡歸原其心欲以厚積貽後昆奈何子嗣隆性頗愚惰荒淫心志蠱惑煜死未久乃養丹客於其家非止攜其財併誘二處女逸

去卒無影響是可昭積財之報有如此者煜存時逆知子不足守財乃陰埋五百金於牆下以備暮年空乏之日寢以久煜亦昏眊忘金所在沒後子孫坐食財空不得已乃鬻居室於鄰之姚璋其金亦隨以去嘉靖丁酉秋姚之子浩因興築掘出埋金五十錠錠重十兩上有字記初獲之時闔門胥慶以爲天賜因將是金市奇貨載往都下用覓厚利詎料爲武定侯家鷹犬以重直誘去遁藏無跡隱忍構疾還家病故逮後武定以負國家受戮亦籍沒其金復歸諸朝廷是所謂貨悖而入者亦悖而

出也或曰姚非悖入何以云悖出也曰非悖出也不過假手於姚以運諸朝廷耳予家切近凌姚悉知始末故詳載之以爲貪黷厚藏之戒

候潮門外稍東有河自南繞城左以抵永昌壩南岸相去數十尺水忽暴漲深可尋丈涸亦難涉故有橋以便往來初名欏木相傳錢氏偏據時旁堆欏木故民復稱普濟橋因近普濟寺也自來架雜木爲之苟簡取快目前豈知雜木易敗下爲溼氣鬱蒸上爲頻雨浸漬不久朽斷過者陷溺主事王光佐見行人陷乃出無碍贓銀仍得鎮守司道二

内臣樂助遂用堅木厚石以砌岸以木跨之上覆以亭永固之道也因易名曰濟川

宋韓蘄王有二花園暇日約客游樂其詳具見於武林野錄一在塘南村西近德勝橋河園内有秋霽堂堂面鑿池約十餘畝蓄養異色魚環植奇花異卉臨池搆亭扁曰滌慮軒面有假山疊成巖壑其下有洞可容數人坐飲年久俱廢止遺奇石數塊近爲富豪移去舊置石碑今沈埋田中時或露頂一在衆安橋北其假山甚奇且大可以登眺凡遠近奇花靡不脩植於内幽鳥飛集嚶鳴宛若林

麓東有老息軒稍西有金魚池約二十餘畝臨池有釣魚亭今亦不存其池尚在爲内臣船廠

湖墅夾城巷北知州凌煜家前臨街後近南河成化二十一年九月二十四日雞鳴後天尚未明有一黃虎軀身雄偉自南河游至徑投凌家之後巷巷有脚夫謝四因早出行與虎交肩行過被虎爪傷左肩幸免食啖不審何故凌之諸門不閉虎入據立廳上大吼一聲隣里無不杜門恐懼凌衆破壁逃避既而虎遂登樓時有凌之孫婦卧抱嬰兒未起虎偶挺壁壁倒適覆婦人不遭傷害地方奔

告官司隨喚獵戶二十餘人擒勦奈何虎據樓上勢難布網亦不容行刺彼此俱相顧失色無策可施徘徊間有一老獵曰吾有計矣用石灰末貫入布口袋兼帶竹縛火把擇輕健七八人升上樓房揭開房瓦放進日光虎必擡頭仰視卽以灰袋擺搖以迷雙目繼將火把下燎虎必開口隨以堅利長鎗截入口內不容轉吼乃呼衆獵登樓齊手交刺擒之必矣衆如其策虎果擒獲不傷一人穽送官司各受重賞嘗聞魏麗忽曰市虎成於三人以明市無虎也然則市無虎理之常也茲乃有之理

之大變也厥後淩之家漸至破敗終乃蕩跡無存虎先有以爲之兆也子思曰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觀於此事益信

迎神賽會乃是敝俗而仁和此俗肇於褚堂成化末年其里有曾姓者素信機巧好爲美觀時値承平地方富庶乃倡議曰七月十三日乃是褚侯降生理宜立會以伸慶祝乃糾率一方富家子弟各出己貲妝飾各樣擡閣及諸社夥備極華麗咸有典故前此未聞次第排列導以鼓樂遶衢迎展傾城內外居民聞風往覩如此者二年欣動他境子弟轉相效光先之干勝廟神在衆安橋東九月十五日降生次之以華光廟在江漲橋東九月二十八日降生又次之以晏公廟在夾城巷內十月初三日降生其四境居民依其迎賽愈出愈奇弘治七年九月二十六日復舉華光神會自各色社夥擡閣之外仍喚睢陽戲兒升上危竿百般舞躍常擲身空中宛若翼生兩腋人已驚異迎至鈔關分司門首適直吳主事瀛好事欲觀奇巧乃出夫人諸公子同看許以重賞使極技能人以先知各占北新橋上庶便觀見豈料人衆橋不能容轟然擠

脫橋欄人遂驚曰橋崩矣聞者驚惶東西奔走奈何前後路塞踐踏死者三十餘人擠水者亦多彼時巡土官憫其無辜查究作俑者責治擬罪俗始廢矣主事亦因此謫官由此觀之凡有官守者遇此兒戲宜加嚴禁顧可賞之以成惡俗以陷生靈無怪其謫官以爲後人懲也

沈存中曰錢塘江錢氏時爲石堤堤外又植大材十餘行名曰滉柱寶元康定間人有獻議取滉柱可得良材數十萬杭帥以爲然旣而舊木出水皆朽敗不可用滉柱一空石堤爲洪濤所激歲歲摧

決盖昔人埋村以折其怒勢不與水爭力故江濤不能爲患杜偉長爲轉運使人有獻說自浙江稅場以東移退數里爲月堤以避怒水衆水工以爲便獨一老水工以爲不然密謂其黨曰移堤則歲無水患君曹何所衣食衆人樂其利乃從而和之偉長不悟其計費以鉅萬而江濤之患仍歲有之近年乃講月堤之利濤患消息終不若涀柱之利然所費至多不可復爲矣按月堤卽月塘

陸宗俊復改姓馬從祖也字世良號野亭領正德甲子鄉薦授祁門教諭復補弋陽柄銓者以薦剡

列優擢尹來安居官稱職進秩南昌府判捧檄抵家適子夭亡念曰毋年益高委誰代養又弗可迎往遂乞閒沈儀字懋德號兩湖少司寇文進之子領乙科鄉薦至嘉靖戊戌授清江縣令居官廉介剛正有爲士庶改觀撫巡交疏薦拔歲己卯入覲越明年以考最擢廣東惠州判時以不樂遠遊乃謝職家居張應懷字元祚號半山與兩湖聯榜嘉靖癸卯夏授蘇州府判不樂行遷延者久之是年仲冬始抵任越次年二月竊自計曰吾有子洽既登辛丑黃甲吾有志彼可繼行予仕何爲尋稱疾乞罷當塗弗可力請乃許一日兩湖面語朝宣曰予四人者其進與退大略相近其心術操持亦略相似獨不喜干謁不逐聲利不相謀而默契彼此保無變也盍若乘此餘閒訂湖山之盟遇美景良辰迭爲賓主以樂暮年如何予應之曰茲雖美事奈其跡殆若高自標致自植黨類翔頫游必賞費竭不繼反苦之未免致不與者藉口要在適趣偶一行且無已則葛墩王君一槐乎其出與處未嘗不與諸公相同約之可也時兩湖以予先入之言爲主遂寢

仁和縣志卷十三終

仁和縣志卷十四

湖廣江陵縣知縣致仕仁和縣沈朝宣纂

紀遺

紀文

宋

安敬堂記　喬魯公行簡撰

仁和在吳越時爲錢江縣與錢塘皆附郭皇朝興國三年錢氏奉圖籍入朝改今名建炎南渡二邑俱視赤縣乃駐蹕之初披荊榛立都邑志不久在吳會宮室省府猶日草創況令居乎仁和縣宅雖莫詳締建之始今殆不止百年屋老且腐紹定之壬辰胡巨卿來領縣至之日顧覘庭宇梁棟榱桂岌岌動搖旦起視事如坐巖牆之下凜乎其將壓焉前是紆墨綰銅不啻數十令堇堇支傾補敗指日以俟踐更何暇爲持久計令雖健而決束於楞單末如之何人固不以咎令也今京尹余公宿知其然宰一日上府京尹顧謂之曰君子在居一日必葺況有地百里且附於王畿敝陋若是曾不遠鄙小縣我念此舊矣今其可諉責於他人乃捐錢四百萬俾更之令承命惟謹即度財賦功增庳培薄易敝隘爲顯敞自門向廳宇廊廡堂皇寢處庖湢無不撤其舊而新之經始於壬辰之孟秋迄事於癸巳之仲春見者環視拱向無不動心駭目是役也木章竹筒市之他山庸工如家輿匠肯來一金一粟咸出於公里胥恬不之預蓋京尹厚於捐金令尹篤於任責宜其率作興事不勞於民不愆於素起百年之顛仆爲一邑之壯觀也始邑之獄舍傾圮門關殆不容楔縲繫其中者無以宣其底滯之氣而令問因其不幾無立人之所常平係省二庫亦久勿葺至是皆爲之更創堅固縝密足以支久弊極而亨固有所待也令尹來謁余曰邑之興作自始事迄落成盡出京尹今官府屹然吏民俱受宏庇願託文辭以記其事余曰是可書也京尹諱天錫今以戶部侍郎兼彈壓之任風力强濟多多益辦政平訟清百圮具舉縣宰平易近民居官可紀政以最聞蓋不特興廢起弊一事而已

無倦堂記　倪文節公撰

故簡齋先生陳公之孫鞏宰仁和之明年稍暇

乃始葺縣舍北向數椽爲齋名之曰無倦而求文於余其言曰自輦轂駐東南仁和遂視赤縣事之煩劇不待問而知方其紛至而沓來俯仰應酬雖甚精敏窮日之力有不暇給者吾以縣薄不自量而冒焉以居吾甚懼焉是以朝夕黽勉而不敢須臾以怠又曰縣事雖甚冗吾於退食之餘獨可無一室自休以爲思政之地幸縣有廢屋因其舊而稍加闢焉於其成而取吾夫子所以告子路者名之庶有警也其爲我記之余於陳君有鄉曲雅素常訪焉視其庭無一人

急走疾呼者詢之里閭則未嘗有留滯不決之事蓋陳君敏而才又能勤以不懈宜其政之治如此抑余聞之古之爲政者先民事後之爲政者辦官事而已也如先民事則其所汲汲焉者無一不在民故政脩而民以被惠苟徒日辦官事而已也則其所汲汲焉者乃將有病民者矣夫身以先之又勸相以勞勉之於是而繼之以無倦則吾夫子之告子路無非爲民者今縣吏困於簿書期會獄訟賦斂之間於農桑敎化之務凡民事之切者或置不問豈獨其力之不足歟亦其勢之迫使然也若陳君於官事既辦矣於世之所謂能吏亦既優爲之矣非其力之不足而勢有所迫者也苟又於吾夫子之言有得焉以其無倦之情施之民事則夫政蹟之美當與古循吏比可也今明天子垂意字民之選褒表其尤以風四方偏州下邑罔有遐遺況其近在轂下者乎於今世所謂能吏者且猶選擢不棄況如古所謂循吏者乎陳君勉之無謂古今殊時而以予言爲迂也既以告陳君書以爲記

中和堂記李亶撰

杭瀕浙河雅爲東南一都會民物殷富山水清美歷唐至五季錢氏所據傳三世閱七紀我宋受天命一六合收版圖歸職方守吏卽王宮爲居棟宇宏敞他郡莫及始錢氏於其宮作堂名閱禮至和中威敏孫公沔來守更飾治之易名中和守居負鳳凰山堂跨山憑高蘇文忠公嘗謂下瞰海門洞視萬里觀覽之傑可想建炎初高宗皇帝南巡登斯堂賦詩八十言慨然思神禹之功弔子胥之遺烈奎章睿藻流於人間尋易名曰偉觀紹興停鑾寖久因其地創行宮而

守廨遂徙於清波門之北今所治是也蓋七十有七載矣惠國趙侯被命尹玆之明年綱舉目張善伸姦戢歲比豐登民情洽和顧廨處闤闠其北窘於燕寢後墉而止外之囂足溷於衷裏之嚮或徹於途失官守崇密之體侯曰此弗可已也已夫志有所鬱必以開而舒思有所隱必以靜而得京兆郡國首事物紛劇交至於前則酬酢日弗贍儻無宴閒之所以休其暇日思政之所當先究心之所欲圖不幾於昧沒而不謫沈迷而忘返乎乃撤廢屋疏朽壞築牆八十四堵爲堂三十七楹僝工於孟秋壬子蕆事於季秋丁未復采舊名榜曰中和人徒見其堂之成而不聞其費且勞歎其室之美而不知其意有所寓余嘗造侯要予觀焉雖無異時陵虛駕遠瓌異特絕之觀然華榭邃宇脩闌曲檻崇廣靚深亦足以攄雅思而滌煩襟覜故處遐睎近矚景趣各殊而顏猶取昔名者侯欲存前賢之意而施於政事者顧將有所推本歟嘗謂中和之名實自威敏發之威敏昭陵名臣立朝犖犖有奇節然其治杭專以擊斷發摘爲能顯有取於

中和何耶抑其外雖若凜然使人畏且憚而其衷剛毅近仁自有得於動化之要道歟君子之所存衆人固不識也夫爲吏太剛則折太柔則廢若中和推而見諸行事通百世而無弊此乃識南面之治者所當務已矧今府爲翠華駐蹕之地昔者開封尹之任王尊爲京兆行縣還奏曰强不凌弱各得其所寛大之政行和平之氣通若尊此言固尹京之楷也豈必專尙鷹擊毛摯而後愉快哉先是王襃爲益州刺史欲宣風化於衆使王襃作中和樂宣布之詩選好事者習而歌之轉而上聞宣帝召見皆賜帛蓋中和之詩雖以頌刺史而實以美天子故宣帝曰此盛德事吾何足以當之然則侯之所以拳拳於此者豈特以爲政化之經抑亦天保報上之義歟本朝京尹多用名儒以翰林知開封則號省府學士不旋踵必擢丞弼祖宗之世重京兆之選蓋如此雖今昔異宜然其任爲華劇而不以輕畀者則今之用侯亦猶異日祖宗之意也宜侯自厲於猷爲以圖報於皇家希蹤於往哲夫豈一日而忽忘之哉重故以所得於舊聞者而

併書焉侯名時佩字仲和今以司農卿兼知府事云左史李堂撰

有美堂記歐陽脩撰

嘉祐二年梅公出守餘杭於其行也天子寵之以詩於是作有美之堂蓋取賜詩之首章而名之以爲杭人之榮然公之甚愛斯堂也久而不忘今年自金陵遣人走京師命余誌之其請至六七而不倦予乃爲之記曰夫舉天下之至美與其樂有不得而兼焉者多矣故窮山水登臨之美者必之乎寬閑之野寂寞之鄉而後得焉

覽人物之盛麗跨都邑之雄富者必據乎四遠之衝舟車之會而後足焉蓋彼放心於物外而此娛意於繁華二者各有適焉然其爲樂不得而兼也今夫所謂羅浮天台衡嶽廬阜洞庭之廣三峽之險號爲東南奇偉秀絕者乃皆在乎下州小邑僻陋之邦此幽潛之士窮愁放逐之臣之所樂也若乃四方之所聚百貨之所交物盛人眾爲一都會而又能兼山水之美足以資富貴之娛者惟金陵錢塘然二邦皆僭竊於亂世及聖宋受命海內爲一金陵以後服見誅今其江山雖在而頹垣廢址荒煙野草過而覽者莫不爲之躊躇而悽愴獨錢氏自五代時知尊中國效臣順及其亾也頓首請命不煩干戈今其民幸富足安樂又其習俗工巧邑屋華麗蓋十餘萬家環以湖山左右映帶而閩商海賈風帆海船出入乎波濤浩渺煙雲杳靄之間可謂盛矣而帥是邦者必皆朝廷公卿大臣若天子之侍從又有四方游士爲賓客故喜占形勝治亭榭相與極游覽之娛然其於所取有得於此者必有遺於彼獨所謂有美堂者山水登臨之美人物邑居之繁一寓目而盡得之蓋錢塘兼有天下之美而斯堂者又盡得錢塘之美焉宜乎公之甚愛而難忘也梅公清謹好學君子也視其所好可以得其人焉

清暑堂記蔡襄撰

京師東南千里入吳越杭於吳爲一大都會其地傾而屬海又多陂池以故苦溼方春夏時梅雨蒸鬱礎甓皆汗披纖衣覆大厦猶鼻息奄奄不得曠快非有高明之居何以禦之於是清暑之堂作焉清暑負州廨之左直海門之衝其風

來龎然薄人日以決事佚而忘勞至者莫不悅之或曰昔者召伯將營召以居重愛民力暴處遠野廬於甘棠之下而聽斷焉百姓思之作甘棠之詩以美其事今斯堂也度面勢揭崇宇前有江海浩蕩無窮之勝潮濤早暮以時上下奔騰洶湧蔽映日月雷霆鼓駭方輿動搖浮商大舶往來聚散其中朝霞夕景不續而彩翠旁走羣山濱山而湖涯隙瀰漫弁包鉅澤巖岫崒嵂岌乎河漢之上蒼煙白雲少頃萬變茂林香草冬榮不彫此所以娛君之視聽也及夫夏日比室煩燠方且披軒闥據高涼放浪於無何翺翔於至極蕭然而自適或賓友環次鳴管撫瑟醲酒均餌歌呼瞑醉此所以懌君之心意也於民乎何有豈不與昔人廬於遠野者異哉予謂之曰唯人之情不得其適則慌然余於是堂也愈吾疾亦於是休吾心焉體康志甯然後究民之不至而敎之度民之所有而周之去其所不願就其所便安如得其平於爲惠也亦大矣乘其閒也宴賓朋接和好是亦爲政也且召伯之政或失其平雖木棲露寢民莫之思甘棠之政後

世仰而慕之甘棠之茇不可常也遂以爲記

六井記　郡倅蘇軾撰

潮水避錢塘而東擊西陵所從來遠矣沮洳斥鹵化爲桑麻之區而久乃爲城邑聚落凡今州之平陸皆江之故地其水苦惡惟負山鑿井乃得甘泉而所及不廣唐宰相李公長源始作六井引西湖水以足民用其後刺史白公樂天治湖濬井刻石湖上至於今賴之始長源六井其最大者在古清河爲相國井其西爲西井少西而北爲金牛池又北而西附城爲方井爲白龜池又北而東至錢塘縣治之南爲小方井而金牛之廢久矣嘉祐中太守沈公文通又於六井之南絕河而東至美俗坊爲南井出湧金門並湖而北有水錨三注以石溝貫城而東者南井與相國方井之所從出也若西北則相國之派別者也而白龜池小方井皆爲匿溝湖底無所用錨此六井之大略也熙甯五年秋太守陳公述古始至問民之所病皆曰六井不治民不給于水南井溝庳而井高水行地中尋常不應公曰嘻甚矣吾在此可使民求水而不得乎乃命

僧仲文子珪辦其事仲文子珪又引其徒如正思坦以自助凡出力以佐官者二十餘人於是發溝易甃補葺罅漏而相國之水大至坎滿溢流南注於河千艘更載瞬息百斛以方井爲近於濁惡而遷之稍西不能五步而得其故基父老驚曰此古方井也民李甲遷之於此六十年矣疏溝金池爲上中下使澣衣洗馬不及於上地而列二牖於門外其一赴二池而決之河其一納之石檻比竹爲五管以出之並河而東絕三橋以入於石溝注於南井水所從來高則南

井常厭水矣凡爲子銿四皆垣牆扃鐍以護之明年春六井畢脩而適大旱自江淮及浙右井皆竭民至以罌缶貯水相餉如酒醴而錢塘之民肩足所任舟楫所及南出龍山北至長河鹽官海上皆以飲牛馬給沐浴方是時汲者誦佛以祝公予以爲水者人所甚急而旱至於井竭非歲之常有也以其不常有而忽其所甚急此天下之通患也豈獨水哉故詳其語以告後之人使雖至於久遠廢壞而猶有考也

元

臧公座右四箴贊　董師謙撰

淨洗眼睛

這眼睛照膽鏡照見誰窮百姓所瞋誰姦貪佞看不錯定定秋月明江水瑩然無垢洗更淨

緊縛肚皮

這肚皮長忍饑衆甘肥我糠糜將軍腹寬十圍貪以敗脂流臍平生事百甕虀咬菜根事可爲

硬豎脊梁

這脊梁鐵鑄成廣平骨汲直身曾强項批頷鱗肯折腰揖貴人臺中評謂我傾我用我卿自卿

牢立腳跟

這腳跟如山立立得牢踏得實倖門裏曳不入正路中挨不出持一定禦衆訹不退轉堅固力

江浙肅政廉訪司副使臧夢祥座右四箴十六字僉書董師謙句爲之贊一十二句句三字發明剛介特立之義甚嚴趙孟頫書刻石猶存

浙西廉訪司照磨所明照堂記　文林郎江南諸道行御史臺監察張止撰

浙西憲照磨所南臺照磨趙子威隸其堂曰明照至正六年三月予綰事至本道照磨范九功

謂予曰吾與御史昔在憲臺共事七年云云以風紀之故請記明照勒之堅珉以詒將來予以交游有不克辭遂以其切於風紀者以發其意照磨之於憲幕所掌之事與執憲政者雖有輕重之殊至於贊襄風紀扶持憲綱日與執憲相例論諫言談糾察則無所不及扁其堂曰明照不亦宜乎易曰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四方明兩作而爲離有德之大人觀離明之象繼其明德以照臨於四方百司俱得其賢兆姓均獲其安易以神道設教居官臨政果能繼其明以照察其爲政不難已子威有取於斯乎居官臨政事至物來轇轕紛拏況乎此職事雖省有時而劇官有缺員往往委之決獄犴掌案牘獄如蝟毛牘如絲亂既能體重明之爲何患乎轇轕紛拏獄如蝟毛牘如絲亂哉雖自叢脞而至豈能出吾之權衡雖萬獄之起豈能違吾之令條雖萬牘之煩豈能離吾之憲章哉將一照而無遺然人之一心虛靈澄徹如霜潭秋月夫已然之明未嘗不明所以明之之功本在於致知知既致斯盡其已然之明極乎遠達乎幽無所不

照吾心德之明所以並其明者則無分焉凡物之明不同日遇晝則明月與星遇夜則明火與燭與螢遇晦則明螢能自用火與燭能破暗星與月能燭幽俱不如日之光能照天下也惟心之明昭晰焜燿光燭上下與日並明而無分爲欲掩之於是昏如浮雲之蔽日也果能埽絕人欲之私無一毫之萌則心體長明無所不照擴而推之則上下皆不可離乎此道也至於堯舜之爲君亦不過極其心德之明以成天下之化至於臯夔稷契之爲臣亦不過廓心德之明以佐成天下之化也照四方者君相也照一方者庶官也晉而至於耳目之寄則海內之姦邪生民之利病庶政之蠹弊有一不照則職曠諫者明其所以諫言者明其所以言糾者明其所以糾察者明其所以察也明之所已施者當及之明之所未施者當晦之斯有待矣欽惟聖朝崇重風紀莫不選明明者以布內外不如此不足以致澄清若以昏昏者俾之贊畫憲紀不玷紀綱汙清流者未之有也九功既能存心於此則將見其靈臺明之又明晝天憲則治無不肅贊

風紀則綱無不振治肅則令行綱振則目舉令行則姦邪屛跡目舉則承宣政成云云九功名

駁燕山人

江浙廉訪司弭災記台州路天台縣尹兼勸農事楊維禎撰

至正二年四月一日杭城大災燬民廬舍四萬有奇明年五月四日又災[illegible]于車橋火洊如烏孛如棓衝所指卽炎勢且偪西湖書院在官工徒奔走莫遑救武守府守雖亢而無所於用肅政司在院東於時憲副高昌幹欒公覃懷李公

憲僉大名韓公知事廣平張公照磨睢陽張公齊面火叩首曰火甯焚予躬勿民災也言一脫口風從西北轉東南若有神幟煽而返者鬱攸燄及院北垣卽消滅沈去若金支赤蓋渡河而溺也由是院與司皆安堵如故而城郭郛保輯以安全院之山長毘陵錢夐偕城中高年尋余西湖之陰請紀其事辭弗獲則爲之言曰迅矣哉天之以火警人也敏矣哉人之以心迴天也當鬱攸之勢卷土而至雖水犀百萬之兵莫能敵也而憲府官併心一念皋及於躬憂及於民而反風息火之應捷於影響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人遂以天爲虛無曠邈不與人接不知其遠者在其道之邇者耳故閱釁於災而知有天道者以此嗚呼吾觀劉昆事而徵於今仁人一念之利索於無爲者固優于大城表道之功夫火者哉宋璟都督廣州民居無延燬且爲[illegible]頌今風紀者之德爲出政之本足以迴天弭災於是乎知有天道固宜詳錄其官氏登諸貞石以風勵有民社者使知人之感天者至敏而天之應人者至近不遠也於是乎書

皇明

仁和圓應庵記學士宋濂撰

杭之仁和去城五里所有浮屠庵曰圓應乃雪庵禪師之所築也其地當元季爲戰鬭之區莽無居人及歸職方而後遺民稍集往往好勇嗜利屠羊豕以成肆師惻然憫之託鉢行化有褚道眞與金薌者首迎禮之先是道眞之家人夢異僧至其廬留偈爲贈及見師容貌服飾儼然夢中不殊道眞卽言之於衆翕然從化遂與薌日乞食饋師且請右族胡國材共建精舍一區

葉氏婦聞之捐地爲基以尺計者縱袤若干橫延若干於是道眞因之鳩工前敞脩門中峙佛殿後聳堂宇翼以兩廡外則垣墉四周庀事於洪武甲寅春二月甲子至秋七月某甲子遽訖功焉屋以間計者二十粟以斛計者一百工以日計者五百師欲垂示後人乃不遠千里介予學子童徽來請記予竊疑之當兵戈始息創殘猶未起何暇從事於佛乎縱師言之而疇將聽之徽曰不然師之事則有異於人師本平章寶寶公之子孫有異徵年十五慨然慕道思以善

法度人往依帝師法子朵兒班大師薙落爲僧遂杖錫南游徧參閩浙諸尊宿得法於伏龍山千巖長公去棲越之范蠡巖巖有虎一夕避去師初不知書靜定之久發爲頌贊自然與道合以是之故人愈趨之而庵成無難者予因歎之人苦無志耳果能以善導人而人孰不化之豈惟浮屠氏哉然而浮屠氏以莊嚴樓閣爲有爲縱有福報亦人天小果耳其中必有無爲之道存所謂無爲之道者蓋無小無大無內無外無成無壞無欠無餘不爲諸佛而有所增不爲凡夫而有所減淵默不言而聲如怒霆疑定未起而身遍沙界是則所謂圓應者也一庵云乎哉惟師能契事理之不二者必知予言爲可據徽歸尚以是語之師舊名孛羅帖木兒今改可傳字無授高昌人雪庵乃其徒所號蓋尊之也

鳳山書屋記解縉撰

余友蔣君艮夫家杭城鳳山之陰自少讀書學問長於綺紈而志尚清苦與寒士無異故能早取科第官法從陞擢翰林掌記注述作譽望隆洽謙謙然如家居讀書時素好蓄書其寓所積

與其家侔自謂其平生之樂在於讀書也乃以鳳山書屋記爲請余謂君豈以讀書爲念哉鳳山故趙宋之社屋也試與君登城闉而眺望則昔之崇臺傑閣金縢石室之藏皆灌木豐草鼪鼯之墟闇閤之居也以今視昔奚翅相十百千萬哉然物理有廣崇而易壞淺鮮而長久存者亦其勢也故江陵之烈燄與砥柱之洪波興亡異世而澌盡則同汲郡之冢編魯堂之壁簡所畜幾何而至今存者余知君之志不在乎積之多也今君之鳳山有書官舍有書積而能讀讀

而能得得而樂之樂而用之不惟其身又將以及其子孫也是其積書又豈不多哉蓋積而至於能用則其多也祗見其少也其能用也則非聖之書不在焉六經之外錯無取焉是其書豈不甚少也哉是雖與孔壁俱存可也柳闇鳳山爲錢塘最勝常人之情必爲高臺廣榭以窮觀遊臨眺之樂庶幾有以得其勝也今君則不然築室於此以讀聖賢之書志聖賢之學將期至於高明遠大之域則夫宴嬉登覽以流連光景而忘返者又烏足美哉於是蔣君之志誠可尚

也已并歌以記之翼翼華構錢塘之墟輯輯瑞草鳳山之隅君子之居君子之書於粲其儀千年一飛千載一時吁嗟鳳兮

織工對　徐一夔撰

子僦居仁和之相里（原曰錢塘之相安里今考水溝南有相安巷乃仁和地方故改正云）有饒於財者率居工以織每夜至二鼓一唱衆和其聲歡然蓋織工也子歎曰樂哉旦過其處見老屋將壓杼機四五具南北向列工十數人手提足蹴皆蒼然無神色進工問之曰以予觀若所爲其勞也亦甚矣而樂何也工對曰此在人心苟無貪雖貧亦樂也苟貪雖日進千金祗戚戚耳吾雖賤日傭錢二百吾衣食於主人而以日所入養吾父母妻子雖食無甘美而亦不至飢寒吾自度以爲常以故無他慕子凡織作咸精緻爲時所尚故主人之聚易以售而傭之直亦易以入所圖如此是以發乎情者出口而成聲同然而一音不自知其爲勞須見有業同吾者傭於他家受直略相似久之乃曰吾藝固過於人而受直與衆工等當求倍直者而爲之傭而他家果倍其値傭之主者闓其織

果異於人他工見其藝精亦頗推之主者退自喜曰得一工勝十工倍其直不吝也久之又以吾業織且若此舍而他業當亦不在人下去事大官善逢迎之術竭奔走之力富貴可得也終勝爲織家傭其後果去廁衆奴中服役於車塵馬足者十年未見其所謂富貴之機也又如是者五年一旦以事觸大官怒斥逐之不使一再見又所業已遺忘人亦惡其狂不守分不肯復傭以織至凍餓以死若人也吾用以爲戒如之何而弗樂子歎若工知足者也老子曰知足常

足此工之謂也因著於篇

弔岳武穆祠長沙李東陽撰

苦霧四塞悲風橫來義崇偏地下沈蒿萊坤輿外折鼎足中顛大霆無聲枯孽槁垓翔虜騰突狠烽崔嵬龍困沙漠麟傷角摧齊讐九誓楚戶三懷叢宄賣國忠臣受猜積毀銷骨遺禍成胎命迫十使功垂兩淮盟城不恥借寇終諧重器同劇郡兒其咍髮豎檀冠潮漂伍骸氣奮胡醜殃流宋孩英雄已死大運成乖塊作唐厲形容漢臺天不祚國人胡爲哉壯士擊劍氣聲殷雷

日落風起山號海哀樹若可轉江爲之回乾坤老矣歎息雄才

梅閣記徐一夔撰

梅閣者今浙江按察司副使何公宴居之所也公性潔修下凡植物獨梅花是好作層屋出梅花上每冬深花驟發俯檻眄睞玉雪燦爛芬芳襲人詩興油然而生吟哦竟日不知此身之在太素鄉也因自誦曰吾鼻祖水部府君在揚州見東閣官梅賦詩有名吾名吾居曰梅閣夫豈不可既而徵予記之惟人生乎百世之下而尚友乎百世之上必其風聲氣韻有以動乎心術之微意領神會有不期然者非勉強也按水部遜字仲言世爲東海人八歲能賦詩弱冠有文名云云此憲副公之梅閣所以名也然觀水部平生止以文學立名而於事業不多見抑豈當時所用者止於文學耶不可得而知也今憲副公學廣而才贍其見於製作大篇雲行短章鏗鏘得水部家法方持部使者節按行浙水西蓋將以飲冰齧蘗之操如梅花之犯寒而茂揚芳聲偉烈以報主知詎止以其玉雪之燦爛芳芬

之襲人如何水部之發興於詩也哉吾聞古之善占人後者曰光遠而自他有耀者也憲副公之於水部其有耀矣如但曰所好之似豈知言者哉

按察司脩建記大理寺卿夏時正撰

浙江等處提刑按察司按察使戴公珙既脩建其治宇而落成之矣謂不可無文以紀其成乃偕副使楊公瑄杜顒而見屬時正辭不獲乃言曰是司之治在郡城前洋街紀家橋之東前元江南浙西等處肅政廉訪司舊治也廉訪舊治

莫詳創始　國朝建官因卽其處改爲是司洪武歲壬申　詔工部使傳走天下相計諸司治宇有闕有壞有宜脩創以　聞於時是司正堂門廡實從計報越歲甲戌工部檄下浙江布政司俾行事越歲丙子告成而堂之後有樓名一清者則仍舊貫也迨今又八十有餘年矣樓日將壓不支正堂以下亦復有頹敗弗堪滮漫弗鮮而兩廡逼隘弗容外門低小弗稱皆非所以聳人心動瞻視自前爲使侯滿則去視如傳舍曾無爲之作新乃成化歲癸巳公來長憲下車

而作新其政令廉以鎭俗簡以禦煩逾年而令行政清民物安堵又値

聖明御宇運際盈成四方熙洽有作新之機當作新之時公因念曰葺廢舉墜容得已乎是用詢之父老謀之寮寀父老曰宜寮寀曰然楊公則奮言曰瑄前副憲於斯有懷於斯至今猶耿耿具存願倡厥先公因持以白之巡撫都憲劉公敷劉公然之亦曰此非可已不已比也遂以便宜從事按籍得故在官羨銀計若干及令諸道分司亦以其羨來計若干盡畀之乃鳩工集材材以時直而酬工以日計而傭民不抑使從價無所折閱以故材之良而力之濟匠獻巧而績成堅也肇於歲之甲午九月初八日落於丙申四月十五日樓撤爲堂其爲間有七仍以樓之舊名名之堂之左右爲夾室其爲間各一堂之前別爲之堂署曰協恭東西爲軒東曰蓮桂西曰來鶴繼是脩葺正堂而儀門則增飾之兩廡使東西去各丈餘許而外門特更高大軒豁焉若是完且美矣顧門之南去民廬近不百十尺氛溷喧囂接堂陛間非所以肅清高也又廬極之

欒皆南北縱升堂而望欒則若內指然前此惟高其墉以障之而出入路復從側轉非所謂蕩蕩平平也公復歎曰焉得去之洞如我胷無㝵乎楊公曰是不難遂召民而告之故民皆欣然願他徙公盡以地之在官者與易而復給其從之費民從而徙者十又七家於是自城道而南出矢直砥平檜柏夾植蒼然整列道仍設屛以蔽內外屛內建坊而以按察司三大字題之又逕其道之左右以爲屬庶之所經由門之外則長生街街東西復建坊東曰端本西曰澄源由

街東出至睦親坊巷口外臨通衢別建坊曰弼教西抵城址白龜池之上池即唐李泌所置六井之一建坊曰肅政出是從街而北望以中企自中而莊莅以端臨甍棟翬翼堂室靚嚴門閎廊廡高明朗徹堊艧隱現丹碧輝煌仰干霄宇萬目改瞻回視舊觀氣象不侔矣公之爲此豈徒然哉蓋以等威在所示而體統在所正也自古在昔人君撫萬方而任之臣重挈斯民以寄之也君子脩德行道以奉君未嘗不以是民爲心也是以明君制爲祿位之厚崇廟堂之巍峩冠冕佩玉之威嚴車馬僕御之都美而有以畀之臣侈之不以爲僭也其有受而不讓祿位雖厚崇廟堂雖巍峩冠冕佩玉雖威嚴車馬僕御雖都美若固有之而不以爲泰也是何也畀所當畀受所當受必以其道也浙爲東南江海郡會要區環地數千里列郡一十又一土大物眾而按察監之治以聽政政令由是而出下情於斯是集有激揚焉有威勸焉有發擿焉有糾繩焉惟至情之是程雖蔀屋而必照不仁遠而民庶自安幽枉澈而訓誣自息明明在上以其道而重方面之勢穆穆在位以其道而隆持憲之體等威體統於焉有在大道之升豈無由然哉是役也民知作興之有事而莫究經營之所以觀落成之有日而莫詳材力之所由公其運之以一心揚公迅激遂其成厥績其偉乎哉一時靖共若副使史公瓘端公宏轟公友艮胡公榮王公齊僉事周公正方劉公餘慶萬公禮李公麟張公悅趙公銘吳公璟林公傑蘇公慶科梁公昉魏公富潘公珪錢公山前去後續同寅協恭翊贊厥績遂使盛美流傳永遠無替後之

繼者尚亦有鑒於斯文是爲記

重脩憲署記

浙江左布政司王鈍撰

浙江憲署肇建歲月略無登載漫不可考歷年相仍上雨旁風日就弊漏殆難於處近臨遠而振綱肅紀也乃洪武二十五年壬申秋九月

皇上慮四海之廣庶職之眾苟出治之地或有弗稱其何以隆付託之重聳士民之觀哉乃命冬官擇人乘傳相度遐邇無閒於藩閫司縣缺者創之弊者補之期臻於惟新之治於是浙憲治署得與相度計報之數焉逮二十七年甲戌

秋八月工部檄下浙江布政使司俾民之饒裕者補材物之需其縣薄者供力役之勤經始於明年春三月丙午訖事於又明年三月壬午民咸宜之而不假董督威加之勢飛甍岌嶪正堂門廡以間計者若干雖曰易舊增新然輪奐之美有足觀者然則位是堂者可不思繩愆糾繆納僉邪於軌範乎激濁揚清別善惡於涇渭乎若夫宅心脂韋茹柔吐剛不惟負　九重耳目之寄亦將虛一方具瞻之望爲有慊於斯堂矣況浙之東西民囂於訟苟非持法不阿守法畫一審察而詳斷之又何以弭有訟爲無訟治梗化爲向化哉欽惟

聖天子簡拔寅僚必於太學之成德達材者臨軒銓注皆極一時之選有若江西龍公鐔爲憲使福建黃公壽湖廣朱公源爲憲副又若湖廣劉公必榮河南宋公鎔陝西王公義江西魯公克偉爲之僉佐參於幕者則又有山西之張觀爲經歷江西之熊玓彭爲照磨池州之魯煥章爲檢校舉皆協恭共事僚友雍穆一臨於正不爲姑息優容之態遂使法司增重藩方屏息誠可以

上振朝廷之紀綱下白黔黎之幽隱不爽於嚮明爲治之義也繼今以往時髦俊彥披服　寵光榮斯職也蒞斯堂也尤當思授任之恩居處之崇致蹇蹇之躬各盡乃職必使奸貪絕迹於郡邑賢良彈冠於草野赫赫之威無忝於巍巍之堂踵遺芳而繼今烈實有望於後來之賢者憲府諸公欲龕石於肆紀其事之始終請予文以記之愚不敏敢以是而復焉爲之銘曰

巖巖臬司帥正一方庶職肅然白簡飛霜豸冠峩峩威儀孔彰登車攬轡以激以揚載瞻斯堂有紀有綱

重修貢院記　大學士淳安商輅撰

國家倣成周賓興賢能之典三歲一開科取士天下諸司奉行惟謹近世試士之所謂之貢院重垣荐棘防範既密去取尤嚴豪傑英邁之才至此如錐處囊中穎脫於外有司自當刮目視之蓋禮法並行不悖也浙江東南巨藩人才科目視他邦爲盛舊時貢院在郡庠西已而遷至東北五里視舊地寬廣幽靜中爲至公堂及東西廊堂後爲直舍舍後爲五經考試房以至供

膳執事之次大略皆備重門高墉內外謹嚴門之外東西坊牌二榜曰騰蛟起鳳聳美觀也堂之前續構層樓扁曰明遠便瞭望也然歲月既久風摧雨蝕堅者朽而壯者腐寖至頹圮其規制亦多弗稱成化甲午當開科之歲左布政使張公瓚右布政使甯公良按察使戴公良珙謀諸同寅圖惟脩改因以其事白之巡撫都憲劉公敷議用克合遂鳩工掄材筮日舉事朽者更之腐者易之卑者崇之隘者廣之廢缺者補葺之漫漶者增飾之舊受卷彌封謄錄對讀四所蔽於至公堂之前茲移之東西二掖諸如此類悉改從制工出於在官之力役財取於公帑之羨餘一毫無擾於民經始於是歲春正月至夏六月告成規模宏麗甲於他省諸公馳書來京師屬予以記之予以菲才勞有司薦剡瞬息四十年追憶場屋事恍如昨日開茲盛舉蹵然而喜詎敢以不敏辭竊惟科目取士禮也防閑之者法也法輔禮而行禮因法而成不然魚目混珠賢否無別雖欲得實才而進之以光輔　聖明之治其可得乎此貢院之修建所謂澄源端

本急所先務者矣吾黨之士試藝於斯角勝於斯發蹟升階於斯豈徒爲一身之榮將自是而推其明體達用之學展夫經邦濟世之才以建大功成大業使利澤施於時聲華昭於後庶幾朝廷設科之意有司薦進之公爲無負已幸相與勉之是爲記

重建宋忠烈二侯祠記廣東致仕參政邑人鄒虞撰

太原劉公始治浙東西興滯剔蠧百度貞肅而褒崇忠義尤不敢後乃正德庚辰春登棲霞嶺謁岳武穆祠行百步有耆士王天祐指道旁斷碑曰此武穆驍將張烈文侯憲塋碑也塋近武穆祠在城中衆安橋侯與武穆子雲就戮之所舊有祠爲隘且就敝而塋地亦爲居民所侵公聞之惻然歸謀諸代巡巴渝張公縉欲爲恢復之計一日進都轉運董天錫杭守張芹輩告之曰憲雲二侯在當時以忠勇爲賊檜所害烈肝義膽日月爭光迄今三百餘年而堂封草莽碑文剝落神不以宇甚非勸忠之道也乃於塋復所侵祠恢廓宇封樹一新瞻仰如在復念城中

舊祠亦神所依頹敝隘陋勿廣勿修曷稱祀事會封主事張綸願輸隙地拓祠公大喜乃擇任授圖經費鳩工作而新之棟宇輪奐規制宏敞中為殿堂堂中右像張烈文侯憲左像岳繼忠侯雲殿堂之後為寢堂堂各三楹堂之前為門屋如其楹門內為道以直屬於殿堂堂兩翼為廊門外為道至通衢樹碑而止扁曰宋敕封忠烈祠逾月而落成公升祠拜瞻而歎曰事有塞宇宙貫古今而不泯者惟忠義之氣耳侯之佐武穆也奮不顧身誓雪國恥備嘗拷掠終無屈

詞以此克復中原宜無難者而卒不能成功反為檜所荼毒豈非天耶然當世稱其冤萬世壯其節昭史策而有光在祀典而當秩若檜為之所者又不可不謂之天也今之琳宮梵宇遍海內而忠臣烈士之名顧頹敝弗葺觀風者忍能委其責乎矧典型攸係風化由關尤非細故雖興廢有數而亦存乎其人不責諸人而盡委諸數未見其可也人皆嘖嘖歎賞曰是盛舉也請勒石以垂不朽公曰然遂命虞記之

工部分司題名記錢塘李旻撰

太祖高皇帝平天下為斯人慮至深且遠謂漕運為舟厥費惟侈不欲重勞於民也於竹木產聚之所稽其數除其稅而什一抽分之以充用又慮夫竹木歲至數有盈縮非若田賦之有定籍稅務卑官或從而乾沒焉乃命工部慎簡其屬遣監治之此杭郡抽分廠所由設也其後或遣或否成化初始用舊制　遣以為常而　朝廷管繕器用時或取贏於此不專為官漕之需矣舟之所需亦但取銀貨歲有常數官為鬻竹木以畀之自員外郎浮梁舒君清盡捐腳餘貲以為

公署廨舍至於今餘三十年相繼而當其事者皆一時之選然而始則以不足公家之所需為急終則欲加於前政之所入為能或不免於鉤鉅刻核之作遑暇及他事哉雖不盡然而勢不得不然也宏治丁巳主事江都高君濟實來是歲適值營繕竹木供用織造又奏分腳價而漕舟之常數又不可缺君質敏而才長達於政體處之各得其宜且能薄取於下得益之道每曰吾受教於尚書徐公毋刻於斂毋淹其期吾敢負斯言哉暇日閱故案見前政氏名已往之迹

昭然具在丙戌歲以後得二十九人又有監察御史三人嘗同事者前此則漫漶不可考矣以爲今茲不有以紀之亦將泯於無聞且其則不遠鑒戒攸存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也紀之宜哉乃列諸貞石而請予爲之記於是乎書

復脩貼沙河記左布政金陵顧璘撰

惟杭古有貼沙河久湮淤不治嘉靖庚寅工部新安汪君來涖權事政若水流人心孚洽請興貼沙河之役汪君曰沙河利商且以利民固說道也然政在水利憲伯蔡君我不敢專民乃請

之蔡君議相協合乃命仁和錢塘二縣承簿岳溥曹官董其役刻日鳩工疏其湮淤歸其侵軼水由故道堤圻粱壩悉復舊蹟不三月告成筏行無留人乃大悅乃礱石請記於東橋予東橋予曰余忝司民事於茲土弗獲興利而受成於二君又敢泯其嘉績不以告諸後按咸淳志杭有二河一名裏沙一名外沙裏沙即貼沙也杭城都會孔道方三河並通時行者猶以阻患自貼沙河塞舟筏集於一河櫛比鱗次至壅閼莫進趾步千里浹旬勿達商民交病獻議者或欲中分水道以限舟筏使不相沮竟千礙莫行竊稽周官凡州粱陂池咸有命吏因時程功莫有廢圮故適國者見道路弗治覘其政亂其所由重遠矣乃後世急簿書征斂而民務是緩抑獨何哉今二君於是役也虛己以順民因舊以成迹同心以濟事揆物以協情且工費取之商民不知擾經匭總之吏商不告勞一舉而眾美集焉廣之人人垂之世世斯政之良也烏可不紀君名大受婺源縣人蔡君名時新昌縣人皆以進士起家在浙多善政因系之石俾後來者知

其世

重開貼沙河記主事婺源汪大受撰

惟杭之關南有河焉爲城諸河咽喉延十餘里而隘甚舟筏鱗櫛以集惟筏行最遲爲舟礙舟奮勇爭先毒手相搏持愬榷司無宵日時或商筏競逐時利塞河而進隻舟弗容前咫尺在望若踰千里竟浹旬弗達民苦之商亦病哉歲庚寅之四月既望日予銜　命莅杭榷事至旬餘日悉其弊思以疏之弗得計一日閒道濱江之地見有黯黯河渠若可遡而尋者問諸故老曰

兹古貼沙河也孰闕而湮世遠弗聞民且爲業梵宇侵之其終迷失予曰嘻弗容啟爭若不足也棄爲荒渠若有餘也孰若通其餘以益不足使商民異趨以永無爭哉明日集商於廷告之曰而儕挾筏以趨利舟人亦惟利之趨筏顧阨舟爲患固勿利於人致搏訟擾於官滯於榷又奚有利於己兹惟貼沙河古也吾欲濬之以通爾筏使舟人以寧兹兩利計也顧財力無從出民困勿欲有所干惟爾商鳩金爲資我爲之主擇人以司之與其成此功將何如僉應曰諸予遂與水利憲伯南石蔡公時議之既克協復謀諸總鎮憲巡暨藩臬諸公皆樂贊成乃復令商曰濬河之役與不踰時而商所出金數其各視木數多寡傭值是資宜備於預越旬日二百餘金以具就命商程本㫋王恭曹文修胡文彬籍掌之又募徒告之曰若受直以土丈尺計勤怠吾弗稽也其各度爲力分土以授皆如約乃諏吉舉工命錢塘縣丞岳溥仁和縣簿曹官董之予則間日以視相度其宜闢土爲渠益淺爲深引曲爲直削廉角壯堤岸平流趾慮罔有遺舊

跡爲傍民侵軼漫然疏通予相地量畫淺深偶與相值人咸訝謂神啟之自九月八日始事至十二月望日訖工賜以時若人免塗泥事不廢弛天實與助焉首陽江寺終駱家跳計七百八十有四丈而遙兩岸相去計三丈至五丈有奇而廣爲工人以日計者凡一萬五千有奇費白金之以兩計者凡四百有奇爲橋以利民涉易榷司關移公茇以便從事規制以備筏可大行視前河益利商畫悅之舟人樂其無壅予乃卜日報成事焉引睇河上見其流之吞地中接天末蜿蜒而北以西與大江並逝遂囅然曰美哉百年湮塞倐開一旦兹商民幸哉榷司之設迨今六十餘年先予而蒞司事者與歲俱易其目覩心疚夙懷兹議而竟莫行無他阻於忌懷於私故也今予一舉而南石議協諸公贊成丞簿樂趨無他其利我商民之心猶一人也實萬世所當共知也倡議之初商人曹文脩葉叔霖吳正之贊之尤力而杭民以館商聽役於榷若徐良徐江王鼇何璽輩咸來見事而璽之度置有方爲勞實多皆不可以遂泯因併及之且列商

姓名與所出之金於碑陰以告之世世俾咸知所自云

修改兩浙諸關記編脩錢塘金璐撰

竹居薛子尙遷氏主榷木稅莅兩浙署曰南關衆商萃焉政之所出也此外亦別有關關計十有一所一曰漁臨二曰平水三曰鳳山四曰美政五曰古蕩六曰觀音七曰北新八曰枚楄九曰板橋十曰艮渚十一曰安溪其視南關或遠或近地僻而事微漁臨差盛每歲四八月主政親詣其所餘則委諸下吏或擇一老人代收其

稅具報於南關署總其所入輸於公家然自榷稅以來雖有關名或鮮定宇閒一有之亦復圮廢往往移就民舍商或鮮知無所向苛易犯禁例守者倘法相視爲奸勿可究止竹居子既至歎曰事有弗得勿爲者可避小嫌以滋多弊已而遍歷諸所脩復者三餘易民家隙地或爲廳室或止爲一小亭各就所宜扁以舊名示有定界乃若漁臨關者故近批驗所兩商輳集官河弗能容舟筏往來互相擠塞宿以爲患竹居子擇所於便徙之地易田爲廨分紏息爭俾永厥利凡厥所費悉付之省司者而已無預焉諸關底績見於新志可考也間以其事語及近山金子金子曰善者竹居子之爲政也豈獨治關一事然哉臨財弗苟可以興廉居官任事可以宏量任事弗避可以忘私爲政弗苛可以昭德規畫有章可以致遠君子可大受亦可小知竹居子之謂也豈特治關一事然哉金子既以其言復於薛子且告之曰子所治誠善政矣曷命之貞石庶有後懲毋致速毀茲固君子所弗避也統書以爲記

去思碑記尙書會稽韓邦問撰

天地所生之利材木其一也利於民利於國而上下裕如者何道以致之哉成周之世冬官掌之厲禁於生長之時而勿傷阜通於貨賄之際而有益故九職有列虞衡之職九賦有偕山澤之賦九式有須工事之式九貢有脩材木之貢使民生享其利而豐商賈通其財而裕國家賴其人而給爲太平有道之助也周衰而後嗜慾侈於崇高法制弊於經久窮山之產不足以充興作之費百賦並出亦末如之何也獨不聞諸

藉田以力而眂其遠近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任地以夫而議其老幼之說乎是以舊典方議而即阻弊政欲除而隨復世不古若有由然也我朝建邦事多法古度天下材木經行之所而委冬官之屬以賦之吾浙亦其所也先後涖於茲者仰體邦家取法遠邇斂財均賦域民固國之深意爭相奮勵以求其不負所委逮我郭公而益湻公由丙戌進士選翰林庶吉士授營膳主事而來進諸商人以諭之曰我商我民也民富則國足國足則政康吾責其少逭矣使國賦加在於重斂重斂則多餘贏而國富民貧加在於逃賦逃賦則不土著而民貧唐儒有是論也吾與若等宜共勉之按事以來材木必躬爲檢閱而不使胥吏之生奸賦稅不較其羨餘而悉委有司之出納不以強弱而分輕重不以多寡而縱緩急公能盡其大而不累於小者也充賦於今爲之兆耳推而達之天下何行而不得哉事竣而去賈於浙者楊廷器沈文湧沈文省沈文本輩謀欲鑱公之政行于石以識無窮之思來乞予言以表見之予不文亦嘗樂道人善而

致其言曰思發於心者一也懷惠而思者私而隘懷德而思者公而溥我浙之思我公者德也故公也公則可以合天下符後世者也或謂公之才識大而未盡其所施今日之事尤事也而以是滿公者隘也不觀之黃勉齋氏嘗監酒稅於嘉興吾儒事業無微可略故秉筆者傳其事而不遺公今遠體周官之遺意近訪宋儒之故迹而推大之則功烈遂宦階之馳驟以爲高而繫乎天下後世之思者以我浙人之思爲之地也按公名秉聰字子愚先本山西襄垣人今受廛於畿內蓋累世云

浙江按察使王公祠記

西蜀劉瑞撰

歲壬午浙江按察使王公良闔室死于焚實

太宗文皇帝入纘大統之年也公字天性開封人以刑部侍郎出掌按察事　命使來召公持不可既乃舉火合室焚焉公常居課子惟孝惟忠惟武穆請公是效卒蹈厥言慘烈爲甚蓋百二十載矣西蜀劉瑞董學於浙聞父老言稽郡志知公死事梗概昭朗白於今按察梁君材同按察貳長代不乏賢忠義而烈未有若王公者

盡祀之梁公詢諸僚宷曰何如時則副使于君鑒張君准曰祀之宜昔我　文皇帝有言子甯尚在朕將用之周是脩食彼祿盡心爲可矣文皇帝不咎既往有若此者況臺諫昌言於我孝敬之朝乎可以祀矣梁曰然許君讚丁君沂則又曰猗惟茲舉非直慰公冥漠而已臣子大防表表後世是宗是依孰無是心無是心者非人也　國家其奚賴之梁君曰旨哉公署之東有亭翼翼宿名水鑑方整完潔謹設主祠公華以丹漆榜曰忠節其可乎僉曰善矣穀旦奉安

祭告如禮正德戊寅秋九月十一日也既而僉事胡君訓朱君廷聲劉君大謨曰古昔興作咸紀厥成茲舉係風敎可無記乎其何以詔來者梁君曰然則以屬之瑞瑞於是蹷而歎曰允烈王公爰其靈矣火其身不火其名矣億千百世赫且明矣謹書之爲記

有政亭記　關中王三省撰

古之君子雖盡心於公家而遊觀之樂不廢歐陽子之於滁蘇子之於杭高懷逸思千載景仰非惟不足以病二公而二公善政之遺其地者實因之以傳後世責人太苛持論太嚴自貽譏玩物之譏生而士大夫遠嫌自防之不暇矣國家於杭郡城外建工部分司歲命主事或員外郎一人以董權木之政公宇之外舊有亭二匾對峙河側蓋前人創之以便臨莅者也亭後有隙地雜植花木可玩舊扁權木水亭亦前人別嫌之意因以異於游觀云耳歲庚寅宏齋汪子奉　命於茲日坐其亭以決事以其亭近俗人欲更之辛卯正月同年鄔子佩之偕予造私齋以爲言佩之遂改爲有政亭賦詩以紀其事

昔李白與尚書郎張謂泛湖沔州名以郎官白爲賦詩至今載之集中可考而湖之嘉名因是以顯予惟汪子之政精密嚴恕鄔子之詩清新俊逸皆一時人望所歸文章事業異日必有名天下垂後世者此事此亭賴以不朽當與醉翁亭郎官湖爭雄長矣宏齋將刻石亭側復命識之如左汪子大受婺源人鄔子紳丹徒人予則關中王三省也

續題名記　副使崔桐撰

竹居薛子監浙稅歲滿當代圖名諸貞石溯前

是役者逮竹居几二人虛其左方以俟來者屬記於東洲崔子東洲子曰是不可無名也哉竹居子曰吾非謂必欲名也計前乎我者有二石焉吾日考之得其是者師之實以爲有私淑之義嗣是而弗名將奚傳勿傳焉後乎此者吾之得失將奚考之是終焉重吾過而莫知省也東洲子曰噫公矣哉薛子之爲心也夫政本之道焉爾已求道之心焉爾已心惟無欲則投之華靡而不怵試之財貨而不眩淬之艱劇而不瞢唯無我觀之物我而無貳參之俯仰而不惑徵之古今而不禦充是道也錢穀甲兵非爲粗道德性命非爲精嬗代屈伸非爲變動靜語默非爲常孔子曰吾道一以貫之孟子曰仁人心也蓋謂是與吾求薛子之共是役也征矣而紓以寛詳矣而制無撓省矣而廢者與安矣而柔者整察矣而阻獲便貨矣而義自潔夫是謂無私是謂無我猶惴惴者懼有私我之孤前脩也無所示之後也後是者莫考於今也自考者莫補其闕也而復舉是焉公矣哉薛子之爲心也充是心雖用之天下可也薛子嘗語予心學而大益焉予故卽其記名而實以名且以求益於後是名者云

續題名記　副使江陰高賓撰

國家富有天下山澤之利日增月盛在浙則有竹木之稅歲入者恆以萬計其始也　命尚書工部郎一人主之成化間或以御史參之尋罷迄今惟委之冬官蓋舜以益爲虞使之若予上下草木禽獸至周而有掌邦土時地利之政則固司空之職也比常立石於廳事凡前政之名氏可稽者悉書之自成化丙戌至正德戊辰爲員外郎者五人主事者二十有三人御史者三人而所書已徧矣壬申夏四月上海戴君以主事來監是稅飭已而薄征民信而商悅然君方景行前哲思齊其賢一日睨前石而自訟曰非此無以知前人亦無以示後人之知也有缺典焉可以不續乎哉於是俾匠石求珉之山得之自己巳歲至石新刻者又四人而屬予爲之記予惟榷之爲政不得已焉而取之於民士君子周旋其間上欲有以濟國家之務而下欲不失民心之和誠有不易言者又況政之施人改而

歲不同也耶予是以知列名於斯者雖先後異時彼此異地必其心協道同無間爾汝而後歲易一人不嫌於屢必仁足以全物義足以知利而後裕民益　國不憚其政之難必道德功烈之盛足以軒前輊後者森然出乎其間而後登名於是者皆預有榮而同不朽否則非貫之所知也敢以望於諸君哉貫不佞以嘗官於水曹與今昔諸君洎嗣是政於是無窮者皆有協恭之義遂因戴君之請而僭書以規

王公逸事碑銘提學僉事萬潮撰

靖難之初王公死之正德戊寅按察使梁君才始祠公於司門內東南副使劉君瑞爲之記嘉靖戊戌按察使陳君鼎隸仕之初謁公祠讀所爲記愀然曰吾先祖宗伯公死事寔與公同緬懷孤忠感創獨至既而得公逸事於參政張君芹欣然如有所獲謂是不可以無述謀諸同寀副使朱君袞等咸曰然乃立石屬潮記之潮惟表揚忠烈實裨風教不敢以不文辭謹按公諱艮字天性河南開封人居常以忠孝自許建文辛巳坐事以刑部侍郎左遷浙江按察使謁岳

王墓曰苟愧武穆非人也壬午九月公聞難卽慟哭自誓必死會　命使召公公集本司弁各道印於私第嗟歎者久之妻淑人問故公曰我分應死顧思所以處汝未決耳淑人對曰我則不難處公爲男子乃爲婦人謀乎自投於池而死公卽列薪於戶命妾抱幼子往某僉事家以存宗祀爲託遂舉火闔室自焚事聞於朝
上曰死自其分擅毀印特可罪耳　詔徙其家於邊台人陳燧私識其事翰林院編修黃君佐爲之傳卽所得於張君芹者也宗伯陳公諱迪其逸

事別有傳云嗚呼父子之親君臣之義皆所謂天性民彝不可解於心一也莊生謂臣之於君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殆不得不然云耳豈不知君臣之義本非在外者哉武王順天應人萬邦黎獻共臣惟恐後而夷齊方且甘餓首陽不食周粟孔子稱其求仁而得仁夫夷齊何求哉亦各全其心之所安而已矣苟如莊生之說則革命之際可以逃君臣之義夷齊何以死爲雖死焉得爲成仁乎哉嗚呼公之心夷齊之心也
文皇不以死之爲非是卽武王封比干釋箕子不兵

夷齊之心乎君臣大義章章如是我　國家有道之長並隆三代其所由來者遠矣銘曰常變者遇生死者身弗變惟義弗死惟心事君終只無忝爲臣事天終只無忝爲人

貽思碑記右侍郎里人江曉撰

惟楚有彥龍江周子惇德懋學用揚於廷肇服在邦事爰奉　命監榷示茲南關期而代乃旋時徽商程本祥戴里牽籲衆胥矢言曰爽惟哲榷誕惠於卬庶商顧茲云邁其曷敢讓尙祈胥辭以貢予曰於匪惠胡感匪感胡思休茲哲榷鮮哉惟人有思斁在政惟政有臧否在官卬聞曰政不在競亦不在絿惠不惠懷不懷相古哲牧率惟迪德緊政用敷惠於厥民厥民罔不是懷肆蔽芾甘棠厥思惟永越惟榷政商以裕國匪牧攸若其曷惠之懷惟牧感民匪艱惟榷感商斯艱矧或怮憒以飭怒或揞克以取盈則懟用是叢厖惟不敢格亦不遑寧矧曰其有攸懷惟龍江周子董茲榷政恒越曰惟國需財以濟惟商資殖以生顧利博弊滋孰不祇怨矧商罔常懷惟惠之懷念哉乃惟前猷是式惟官箴是儆寬以居之廉以持之公以蠲之恕以行之義以制之因之革之與時宜之凡材木所集詳以幾之慎以覈之揆厥數罔踰厥則平厥估罔虧厥資其或弗率雖則懲之亦原厥情罔託於威越庶商惟時懌丕集於厥關俾國課用裕時乃休矧曰其脩葺關署時庸涖止俾商桴無壅矧曰其督造漕艘飭材祛弊俾遄竣僝功越庶工庶旅罔不咸懌匪惟茲商嗚呼惟惠斯懌惟懌斯感惟感斯思政以惠敷時謂嘉政思以感孚時謂悅思惠敷在上思孚在下上惠下思時謂哲榷惟惠同於厥牧惟思同於厥民罔俾甘棠專美有周休哉繼自今望日隆秩日崇越在內謨明弼諧越在外道洽政治用樹嘉績於丕時則誕有令聞匪惟茲關予弗斐勿克宏茲賁爰敷時繹思用勒於珉俾令聞惟無斁

工部員外郎潮溪謝君去思碑給事中里人傅佩撰

國家制榷天下竹木之稅以濟漕艘以需器用慮行是五者澤下於商多矣故能感召羣心懽忻罔間瞻依繾戀如迎父母豈有所私云乎哉

君之政也可以佐國可以益漕可以柔旅可以勸後推是以往其將立無窮之聞乎鐫珉頌美尙有大者云云其他工料稽奸商牙平價艘艦責成皆有成規其傳惟遠者法併得書君字顒之戊戌進士江西吉水縣人

公恕堂記左諭德錢塘李旻撰

去杭城北行十餘里有橋曰北新路當吳楚閩越之衝水浮陸走者必由焉據橋爲關以榷民舟算商稅其來舊矣橋之艮隅故有公署其廳事距水漎稍遠其前又蔽以門且岸石頹圮艤

舟而陟降者病之丙辰冬南京戶部主事劉君景寅來監治關事居數月綱紀振立政通而信易使矣乃召諸有事者於闠諗之曰吾欲易門爲廳而拓岸甃石以爲公私之便如何能不擾於官民而以義成之可乎眾應曰諾因簡其才有力者數人授之規畫使掌貲劑凡庀工輸材既廩之事悉以任之而官不與焉先甃岸以石拓出水中廣三丈有奇損廣之二以爲高袤五倍於廣而不及數尺中岸爲石堦一左右各一翼之階皆臨水艤舟者可拾級而升也乃徹故門而爲堂其屋三間屋之背爲門門內爲複門如昇然以存廳事之制又建巨坊於堂之前其下崇廉廣階繚以欄檻規模秩如也既成而臨之座上可以俯視乎舟人舟中之人投牒告訴者登岸而至座前無復留難壅蔽之患上下之間豁如也自經始至於落成僅三閱月耳君始來嘗請教於尙書秦公得二言焉曰公與恕征榷之善也君受教而行之惟謹至是以名其堂而請予爲之記夫無私則公不刻則恕豈獨爲關凡政之施無不可也今以一月之閒政通而

人信一言之出下歡趨之若桴鼓影響之捷雖財力勞費皆若易易然者非公而無私恕而不刻其效曷克臻是耶自茲以往繼其事而坐斯堂者盍亦因堂之名而有感於中則其事同事同則效無不同矣人之被惠澤寧有終窮哉蓋不但爲公私之便而已也君字生之四川南溪人以癸丑進士初筮爲今官諸凡有事於關而與義舉者咸列名碑陰亦君不沒人善之意且勸率之約云爾是爲記

北新橋重建記郡人李旻撰

出抗之武林門北行沿運河踰十里有橋跨河東西水陸之會名曰北新肇建於宋嘉定癸未國朝洪武初嘗加脩葺自始迄今數百年於茲矣歲久傾圮水浮陸走者咸以爲病有司以其工鉅而費繁也莫敢措意其閒時鎮守大監麥公委監察御史陳公銓相與謀曰急民隱者固有其所先務也是橋久壞盍思所以撤而新之於是擇地違舊基以北數十步而近鳩工庀材措畫廪餼出故石於水伐新石於山追琢甃治于夫駿奔經始有道民不知擾始事於宏治辛

酉夏四月十七日冬十二月而告成橋之高二丈五尺去一尺以爲廣袤則十倍於廣之數下爲三洞以通舟楫其廣皆出入五丈之間上爲扶欄際橋兩趾既成而高大壯固視昔有加無不及焉方其繼始之日二公之志雅不欲勞民力而破公帑也乃會計當歲贓罰紙價之入藏在有司者約千五百兩有奇適有中貴奉朝命賫金幣散施江南聞此勝舉以白金二百兩爲助於是工有募直材有市價奔走執役者有餼廪舉事而衆樂趨之執役而人不告病既成而歌頌興焉豈易得哉於時輔翼贊襄者若某若某不乏其賢乃用底績嗚呼橋梁道路濟利大矣故王政重之況乎在都會之地關民用之切瘝壞之久而成就之速非達於政體而篤於民隱者固未能汲汲於此也觀一橋之建而他施於民者從可推矣郡之守某以耆老來請予爲記於是乎書

重建中興永安橋記給事中馮檝撰

水行乎地中大爲江河淮濟小爲溪澗井泉汲而取之引而導之可以充灌溉具飲食資滌濯

備塗澤然可用而不可犯可涉而不可履古之聖人設爲方便使犯之而不溺履之而不陷去其害而就其利者蓋有道焉於水之直流而遠者作舟航以行之於水之橫流而近者造橋梁以道之凡人往來乎四海萬里之外水潦莫能爲之阻者舟之利固大而橋之功亦居多今夫道途之閒一水之隔深不可舟淺不可涉咫尺之近如在千里有橋濟焉頃步得達兩山相瞰水流其中崖立萬仞其險可怖彼不能至此不可往有橋濟焉如履平地平原曠野穿渠走水

水欲常運渠不可湮渠通水流行者有阻有橋濟焉二俱無癡然則橋之爲用大矣哉東南之地勢最趨下受百川水潦之歸隨流上下固有舟矣截流而過非橋孰能濟之府北十餘里號北關鎮商賈駢集貨物輻萃公私出納與城中相若車馳轂擊無閒晝夜而河流阻乎其閒舊有三石橋行者賴以獲濟居北而最大者曰永安建中靖國初僧舜欽募緣成之積有歲年日就隳損經由不敢俯視慮其覆墜人人寒心鎮民耆艾陳德誠往觀焉遂萌濟衆念願同興脩

與同儕余慶施宗宥等命僧梵海結約募緣共成其事見者皆然之自紹興丁巳仲秋鳩工聚財至次年戊午初春告成皆躬自督役比舊橋尤堅厚雄壯可以經久觀者稱歎仍以新舊橋餘材於橋之東建一小閣屋二厦上安諸天聖像下接待雲游僧道計用錢四千餘緡德成慶宗宥出其半云云號曰中興永安橋

仁和縣重建倉橋記成都守錢塘許應元撰

仁和歲賦以數萬計轉輸而北給官儲呧疾供上之急卽祲歲上亦曲貰之德養厚矣然茲益困何也非增賦於曩時而弛力於當年也又非政苛令虣之患也病在規制廢而吏不時省轉漕之來尚矣明興海運既廢於是乎穿漕渠山東轉齊魯梁衞吳楚之粟以塡畿內江南則出京口絕大江亂淮流沿濟泝潞抵京師漕大便利矣於是合天下饟處皆倉水次便兌運焉仁和倉北去縣治十五里異時倉後爲小河上爲趺馬橋小河官河支也出官河則四達諸鄉民輸租舟自大河入次橋下上河滸由倉大道數步則抵倉下入其納無停兌成化閒橋圮河頹

淤塞地近香積浮圖稍稍規河堧芟牧其中已益堤岸浚窪畜魚爲奸利而大道地人民姚氏屋覆其上更七十年傳饒數主民租乃自關入行既回遠而關法偵詰啟閉一日再放舟舟鱗比不得入以是廢本業又畏後期擔負或數里而漕亦煩懼不逮後會橋之興廢係亦大矣嘉靖戊戌關中桑君來判吾杭實領九邑之賦始至病民之勞問訊關以言府以謂國經重漕而入賦淹速視河通塞卽橋不建舊道終廢民病不已且關者衡財數丈縱爲弓二千滙流大河

爲倉設甚明疏而決之甚易而矣一異端公奪其利圖覩不問使通道鞠爲穢區疲民困憊於肩負非所以先國家而憂黎元也誠令歸侵地開通故河仍爲橋而巷其尾處計爲費不過數十百金而縣爲徭百七十人度可一月罷橋成道通徵輸時而漕亦通利便當是時郡守章邱季公賢大夫也雅意建之行視欲具白於是併上議御史御史曰議善趣行之文書下府府下之縣縣尹楚陳君曰爲百姓興利去害者令長職也我乃愧後矣於是躬視畚臿民競從事果二月而橋成道通民果稱便許子曰入其國其政可知也觀其言其人可知也予獲觀郡牒上下交復其文辭足稱矣然亦適逢其時夫以西門豹之知也豈不知引漳灌鄴哉必史起乃發之夫賢者誠貴得其時成化以來守尉衆矣卒罔睹其弊其流風蔑如也誠知之所遭異邪河橋之議桑君發之必數公然後乃成其志乃若不惟其宜而猥欲興事亦難矣嗟乎非君子孰與共憂此者哉始门其事糧長沈昂鄒瑄郭輝等子既列其事而併記其名於石

改建船廠記提學副使孔天胤撰

浙歲繕漕船初嘗解料於淮作之後弗便改迴本省然猶募作蘇地後復弗便始於仁和縣謝村置廠團造又　欽命工部抽分主事兼督統理而後事體稍歸於一然廠廠興於草創其地高窪河港開隔勢既難於臨視而官旗商匠利於私便猶往往散作他所則稽察亦有所不周矣故奸爲撫攬物用苦窳事不稱庸工不軌程勿便猶夫昨也嘉靖甲辰謝溪謝公來莅秉道經務精理植維剗偽滌衰興廢補敝確然稱綜核焉故權則清平而不擾船則靜治而不棘於是吏民相與咨議上狀言往者團造之舉糾工料合繕作誠甚便宜然廠實隘陋擇地不良居業非所故有侵緩之失苟且之虞非團造意也今明公悉心綜理之辰誠不易遇願有更畫以僉言廠宜更置置關外板橋地便因變取故廠之値與其扣庫之羨買民隙地六畝募易工材經表營建中構前堂五楹左右廂各五間後堂五楹左右廂各三間爲部使者督臨之所周方

繚以崇墉前啟大門門東置把總亭一所把總居之門西置分理亭一所羣有司居之其匠作則租地傍附搭廠數十乃糾工料合繕作又柵河兩頭嚴其啟閉以閑其出入由是規制廣嚴畫略宏備造作不分其志督察可一其防則侵緩之弊湮苟且之路塞經體之理得團造之猷闡矣始事季冬之朔而以明年春仲落成事盡便宜官民一無擾焉謝公於是將代託予爲記其事浙人造舟供漕自　國初迄今百八十餘載料或解於淮或鄰境募作或團造本省一事

而凡三變皆不能無弊焉緣利故也利之所在人必趨之然古人有一兔在野百夫競逐一金布市雖强者莫之敢攫之喻何也言主於一也然則救弊之近者其團造乎往者名爲團造而實無肆以居則猶投兔於野而驅其逐如是而欲息奸止弊豈理也哉惟其有廠則歸於一矣是救弊之良法也公嘗欲略減料價以杜競逐之私是亦一法乎然舟漕事大計費爲小以財聚人易所不諱但貴操得其道而已謝公名體升字順之江西吉水縣人舉戊戌進士號潮溪

重脩浙江貢院記工部侍郎里人江曉撰

誕惟

聖朝稽古定制三歲命鄉簡秀升於春官曰貢士肆諸省城有貢院之建惟浙文較甲諸省士之應簡者歲益增建院以來蓋凡幾脩矣嘉靖丙午賓惟簡秀之期侍御蒲池楊公按治於茲祇率厥典偕巡鹺侍御紀山曹公暨藩臬郡邑達觀於斯院堂館臺署罔不宏碩而旅進之西衢以外崇坊表焉蓋前按治雲川舒公偕巡鹺小江陳公經度而增葺之稽諸太宰漁石唐公司馬

甬川張公所記可徵也顧諟南隅壅窒罔以熙文明之化且士自崇坊而進岐紛橋隘罔以徑趨矧諸騶奔祇役者亦罔攸佇俟易其弗爲之所詢謀僉同爰檄藩臬郡邑敷稽厥址量廣輪而公易焉肆諏日命工載闢載營式爽且塏復且遷正門重門而南以宏試舍越在內左以司饋右以司幾率惟其制而擴之越在外左則講司協理者次焉右則郡邑司饋者次焉率惟其宇而更之中除爲道至於南衢而蔽之以屏門啟之以坊門厥左右聯之以房廡自衢底南崇

之以垣屛厥左右咸樹之以坊自右坊折而南則建輿梁以利涉而直達於西衢表識惟舊覘制惟新剏駿奔祇役者咸有次舍越五月鳩工僝功奕如秩如厥孚翕如允甲於諸省式惟諸省光厥左伯虛谷姚公暨右伯參伯僉曰偉哉介猷偉哉嘉績尚圖惟攸賁爰俾郡守嚴侯暨邑令程子龔子胥諭於曉顧曉弗賁其曷以賁第麗於治且昔偕太宰司馬胥賓於斯其曷敢勿賁乃儷言曰惟國非賢罔乂惟賢非簡罔庸賢所以翼治也院所以簡賢也翼治惟賢簡賢惟院亶其重哉惟皇建極誕敷文德屢簡厥賢用翼明明治越在浙揚廷展采侈於前聞率惟斯院所簡時乃休今藩池楊公肅憲敬典章軌貞教丕惟迪簡是重俾斯院聿新用熙文明之化紀山曹公恪度崇雅實協襄焉且藩臬郡邑式胥闡猷式胥宣力財則取諸公帑而出納有經工則傭諸廛里而省諸有程非急先務懷永圖而綜覈詳悉其曷以致是是其經世之績乎在事君爲竭忠在制事爲率義在作人爲式禮匪徒飾之以侈美觀云爾凡出斯賓斯者亦尙繹思以無負茲典敷言試功用昭令譽於丕時則斯院彌重斯省彌光其永孚於休曉欣睹厥成肆敬識之以賁茲珉其諸藩臬郡邑暨承采庶職悉載于石俾後世無斁

政約記編脩高儀撰

南關政約者工部員外郎吉水謝君之所定也惟南關舊有牙估若干人凡商木售于市者俾之展成奠價於是委之美利以待諸司之營建卽選材供事而所司仍酬其直焉享公家之利服公家之勞法制所從來久矣顧吾杭頃歲百役彙興征索無虛日且抑削其貲衆始大困董事者急於徵集輒市斂於商而抑削如故則商之困尤甚以故訟諜交騰歷數載不決歲甲辰謝君來涖事廉其狀卽慨然曰此特易理耳夫任牙者法也必取於商者勢也審勢以行法是惟吾責乃召羣牙詰之曰汝固不堪役乎然汝職不可盡蠲也吾將酌損汝利以歸於商卽更汝役法如何咸稽首曰幸甚於是復召諸商語之故諸商亦稽首惟命遂曲慮詳盡列爲約六

百條交質於庭榜於署檄於有司刊爲令謂之南關政約云察時變當民情片言而訟絕矣謝公其眞治理明達優於政如此哉雖然予竊有感於是易曰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故成周盛時營官榭治館室其民匪特不以爲困又從而歡樂之若斯于之詠靈臺之詩蓋可見已及其後世有大東之刺則憂危愁苦若不堪命者此何故哉盡勞逸頓殊而公私之情亦異也牙人服事於杭垂百年始不以病告一旦乞貸其役遂舉千金之利以捐之若釋

重負而諸商歲捐千金以償公市之闕且懼其給也非役煩而斂急則百年之內豈宜變更若是乎是故民勤於財則貢賦省民勤於力則功築罕此正吾杭今日所急講也政約既定之明年謝君將代去商牙謀立貞石以示久遠今既表其事而因附已說以告夫觀風者謝公名體升字順之別號瀨溪登嘉靖戊戌進士廉靜公平諸所規畫咸盡善將有特書其蹟者故不載

浙江提學書院碑記浙江按察司提學副使吳江趙寬撰

憲臺東南隅有三學射圃爲諸生較藝觀德之所前提學寓以施教聽治者也歲久革易予承乏之來則屯田憲僚居之而其閒隙地東西各數畝同官諸公咸謂東宜建提學廳事其西則射圃不可廢也屯田當償之白諸鎭守太監麥公巡按御史張公鄧公任公皆曰可遂計材用擇任使召工徒即所謂東隙地者翦其荆榛平其坎穴爲堂五間內外門皆三間堂之後爲齋三左右廂各一間東西側舍五區區二三間繚垣四周甃道砥平靜深虛明不華不陋興於宏治

己未五月訖於明年四月其費數百金皆公帑也初則憲副今廣東按察使劉公希範者臺事實劃始之繼則今憲長孫公孛吉綜理而成立之憲副呂公廷珪張公應祥朱公懋恭林公舜舉僉憲郝公性之蕭公逵漢范公鳴遠陳公汝德皆勸相之而估其役焉既落成諸公曰盍命之名寬伏讀　制敕有端軌範嚴條約公勸懲之諭三者學政之要也而端者嚴公之本軌範者條約勸懲之本本不端則操持不至私意或行焉雖嚴不畏賞不足以爲勸罰不足以示懲

係約煩多抑末矣故題其堂曰端範記曰敎然後知困知困然後能自强也故題其齋曰知困而總名之曰書院昔宋之盛時有嵩陽嶽麓睢陽白鹿洞四書院天下之士鼓篋而至者不遠數千里聚徒恒數千人其師之所以敎弟子之所學者尙質實遠浮僞先德行後文辭盖雖未能深造乎道德性命之奧而亦不踰於禮義廉恥之大閑矣故儒先豪傑出於其閒知名當世者甚衆至於今天下尊四書院之名不衰而其所謂山長典敎事者大率山林隱逸或一命之

士耳寬不肯實受　簡任且居文獻首藩顧乃因陋承敝無所建立竊媿之夫昔之人所以渠模陶鑄之美作興鼓舞之盛非苟然也莫不有術焉端範以立其本知困而强於有爲豈非術之善者乎今吾觀於十一郡之士遴志時敏斐然成章者固多而枝葉剽襲之陋功利儌幸之私蓋亦不能必其無也是以日乾夕惕圖所以陳列綱常闡知名敎黜謬崇正濬流導源者將以移易其耳目洗滌其心志於變儒習使之粹然一出於正由宋人之學以進於聖賢之學以進於三代化民成俗之效以少俾　聖明治敎之盛之萬一然薄劣未能也所以盡心而欲其必至焉者亦惟端範立本知困自强而已矣書曰爾身克正罔敢弗正易曰水洊至習坎君子以常德行習敎事敢以自勵且以告諸後之人

兩浙提學書院端範堂題名碑記

浙江按察司提學副使莆田陳仁撰

分職廉訪觀風類爾所署以學名所寓以書院名所出政以端範名名之學之書院有所因也不覺爲異名之端範無所因也若高以自標然

有所取焉自懼懼人自强强人約

聖諭端軌範一言以蔽期弗違乎崇養至意然則以是標爲目以紀其人而名其有勿與者乎我

國朝誕興文敎作成士類崇文學掾以師崇之至正統時復綱維是南北二畿以御史各省以臬司副使僉事授之　璽書深惡喜事侵職之臣不與之俾專且重專則難自諉重則思强其力以求勝要之無忝厥職則固有在焉故於視事必高一門牆闢一路庭而以肅進趨以恪藏脩今茲備美始于宏治己未亦旣立石以歲

月之其總臺署次先有刻名石既爵邑除拜參錯郡宗閒矣復何爲乎是題名義固有取無見爲重複也昔在儒先文獻是崇金石有言厥惟舊矣其見於名世之賢則凛凛乎指議忠詐直回三四語後世踵其事因其意不必家自論議夫標其人不顯暴其跡至繫乎人心之公醜好自別以榮以辱以予以奪則又不可移易是亦勵世之一端也今之所取則不盡然前乎吾事其事者聲實俱稱無不善可議後乎吾事其事者聲實俱稱無不善可議前者既賢難乎爲後

後者亦賢難乎爲前此吾恆懍焉懼夙夜祗畏無敢自暇逸也或曰子以予之前聲實俱稱固矣後乎予未事其事曷從而知之曰吾以吾之前之賢而知之其性同也吾以吾爲前之後而懼不稱則又知之其心同也吾曷爲不懼乃若磨礲雕鏤鱗次宿羅則援據前修而不爲異觸值監觀幾萌激奮則義善將來而有於同若但云醜好並形彰癉是寓則皦皦嶢嶢無補污缺而指摘瑕疵洗索瘢垢則亦何取於是刻哉此予之意也此石之所以立也

浙西道重建記左論德錢塘李旻撰

提刑按察司外臺也在浙江分道五杭城有浙西道其來久矣所統杭嚴二郡地在鎮守巡按藩臬軍衞總治之所地重而人繫自軍民士著商旅走集游食寄贅常數萬家文移獄訟恒數倍他道蓋浙之首道也舊署湫隘近市且歲久傾圮又去司遠朝暮往來吏胥隸卒猥於禁防眾議屢欲遷之未遂也宏治乙卯冬憲副劉公洪總憲事乃謀諸鎮守太監傅公巡按監察司御史吳公得近司蔡氏地一十七畝其廣二十

有五丈袤倍於廣而贏四丈舊署地近市價甚高令有司鬻之得銀八百五十兩以什一歸蔡氏之直餘以畀督工者充市材鳩工廪既之用爲廳事五間左右廂皆七間退食之堂如廳事之數而左右廂皆三間爲前門三間南向臨街而濱於河儀門如前門之制廷樹森列垣墻周固吏書有舍庖湢有所伺候訟獄者皆爲之處左餘隙地尚五畝凡工材廪既之費計用銀千兩有奇僉憲張公信以米價羨餘百兩爲助餘悉出地價稍區畫以足之執力役則取諸驛遞

囚徒使更番供事不役軍民一人經始於于丙辰三月明年丁巳秋八月而訖工按察使劉公福暨同僚諸公謂不可無文以記其成因以屬於旻昔我太祖高皇帝臨天下之二十五年嘗 命工部官按行藩臬郡縣諸公署缺者創之弊者補之而於各官考績之籍又必書其在任脩治公署廨宇之數以爲功所以辨等威明上下崇具瞻之地嚴廉陛之分其意深矣自時厥後承平日久內不足者以嫌爲避才不及者以時爲解視公署若傳舍然凜凜焉嚙墻老屋之下因循歲月以代去爲幸前後一律而舊規泯矣若劉公今茲之舉費不出于公帑役不擾于軍民此數十年人人之所欲爲而不克爲者一轉移之間爲之若有餘力焉其規模渾樸木石堅好堂室靜嚴門閎高敞下人瞻趨不戒而肅蓋不但輪奐之美爲足誇而已也嗟夫天下之事士大夫所當爲者衆矣使能智以謀之廉以處之勇以行之皆若此役之舉則烏有齟齬而難成者故觀於此可以知其爲政與將來遠大之業矣公字希範湖廣安陸府人戊戌進士自監察御史爲今官云是爲記

仁和縣志卷十四終

仁和縣志後序

世率知志乃史也爲其直書乃事也尙未究夫志之在史乃條目之一耳予觀夫天文地理河渠禮樂選舉職官食貨藝文咸以志名獨人物在史爲列傳玆亦入志從其類也他如公署徭役寺觀墳墓史例弗載玆志亦附焉蓋郡邑之志視國史宜詳也近世作昧此復置所謂年表與所謂列傳是豈志之名義乎惟我三吾子之作仁和邑志凡若干篇自始暨終統以志名深達此義且宋自太平興國三年始因錢江縣改立仁和歷今五百六十二年卒無聞焉蓋闕典也或有詢及之者則曰事統郡志奚必改圖斯言豈其情乎要亦畏其難而止矣一則爲其世久而苦於考蹟一則爲其怨興而苦于任謗是以相承坐視因循抵今矧邑事繁劇戴星出入焉得餘情漫及此哉間有念及是者則又慮夫勞傷民財陰招物議意興輒寢無惑乎卒爲闕典惟我三吾子乃忘情於考蹟任怨而於處財復忘其身忘其家焉觀其以涿郡司敎轉尹江陵捧檄請閒資身尙歉今其創是志也顧乃上辭公帑下絕私門凡所給費曲自料理非惟典衣齋玩而甚至稱貸以充是豈矯情以干譽哉亦欲

潔身直氣以信後世云爾若夫心勿能思理勿能燭如土田如戶口如租庸調或藏于公府之簿書或掌於老吏之紀錄歲久易湮人移數泯非賢有司其心虛明練達未能考而知也時則賴有成齋王公分猷分念用匡不逮否則事何依據難追闕遺卽是而紀成書之功豈曰小補他若探賾索隱訪古尋幽至於嬰寒暑歷晝夜無阻高深無辭遐邇特其素習之常勞未足爲三吾多也歲戊申春予過杭尋盟西湖因念三吾子同年來訪敘好間辱出示邑志全稿予次第展玩手弗能釋竊自評曰質而不庸文而不詭詳而不泛約而不遺誠良史也三吾子察予意與因屬予序後予以義殷情洽遂可其請及今而月乃飛翰達予用申前約予暇日方濡筆擬辭乃先歎曰以五百餘歲之往事而追纂於八載以數十人之積功而彙成於一身玆惟艱哉予嘉乃績自今尹斯邑者不患莅官而無所稽以興望洋之歎矣自後世代相承當勿忘三吾子之功三吾子諱朝宜字君力三吾其別號也嘉靖辛卯中式京闈

賜進士第掌
制敕房光祿寺少卿櫟陽年生馬從謙書

仁和縣志跋

志以紀事實而已矣文非所尙也蓋以文之麗者實之所謂華而不實君子鄙焉惟其知勿存乎文而存乎實故雖以愚之淺陋粗疎不文甚矣敢僭踰爲之不然則吾邑以文名家班馬自負者今昔爭雄代各顯著曷爲乎束手坐視漫不興懷亦知事存乎實彌文同視此愚所以敢僭踰爲之罪可原也雖然實豈易覈哉病在勿公而已矣弗公則情詭弗眞筆阿勿直罔以愜鄉評而取世信君子有弗貴焉愚爲是乃上辭公給懼其或轉託也轉託則礙公矣下絶私遺

懼其或陰囑也陰囑則累公矣是以蚤割已貲捐已物以期至公以期逭君子之譏時或弗繼賴有甯國相近江沈公瓛殊鄉耆西亭虞君相隣庠士九華畢子德倡義贊襄用俾弗困已而聞風興起者復有炘州倅冶亭潘公鍇輩數人量力資給義出良心愚竊其與是志無相顧藉成人之美者也故樂受之俾於此而復矯枉過直潔已引嫌是不免蹈陳仲子之廉而是志卒無成矣當是時愚方以遠事或湮近事或浪朝懼夕憂惟恐遺實而言之無文非所恥也用是跋於末簡以白愚僭妄之心而昭諸君子之尙義云

嘉靖二十九年龍集庚戌仲春吉旦歸閒野叟仁和沈朝宣謹跋

仁和縣誌毀失有年無由輯梓順治丙申各憲檄取石父母諱禎號漢青以邑乘不可得厚貲購府誌以應因欲謀新之與叔錫九議延鄉達張固存朱子元鄭壽子潘爾瞻張月宗諸先生以董厥事緣即被讒去位未果時諸生鄭勃云其大父孔肩先生諱圭者曾錄仁和縣誌前神宗時邑令周公諱宗建號季侯取閱今無存矣適丁酉錢塘沈父母諱蚪號式雪以清釐漕弊受誣歸里與周侯同籍葭莩親求覓前本周裔以遺書零散一時難得耽延十有餘年庚戌遊寓吳閶得與沈父母相對晨夕請全夙諾向周裔而

得之古跡雖存詩讚細註略而不詳且字多差訛未成全美計與張子文嘉于郡誌中輯補闕略以俟同志重鐫共垂不朽云爾辛亥仲夏後學朱之浩謹述

明嘉靖間仁和沈三吾先生以一人之力積八年之功成仁和邑志十四卷無論書之何如亦勤矣哉然逡巡延至今三百四十四年未梓行也藝文書目中雖有板存家塾一語殆欲刻而未果歟不然何以自嘉靖二十八年成書後至明神宗時不及三十年已僅僅留一難得可貴之鈔本又爲錢塘邑宰周公借閱攜歸吳閶至　國朝順治間求之不得迄後朱君輾轉覓得之周氏之裔而僅留殘本重加補綴蓋亦幸而存矣然仍未刻也一二鈔册珍同拱璧同里丁君松生富藏書得鈔册不自祕付剞劂氏精寫樣本

蓋有鑒於前此之因循而志在必刻也然訛缺過多猝難付梓梓亦非完書光緒壬辰十二月以寫本諉予校正并錢塘聶志寫本其二種予讀之聶志有舊刻本在易校也此則副本亦訛校頗難天下事惟難者不易爲正不可不爲否則成書在側尋行數字而是正焉略識之無者能之奚貴哉爰於解館之暇歲暮年初屏絕塵俗昕夕斗室中集咸淳臨安志成化府志萬歷府志及涉是書者逐卷校之正其訛補其缺十得八九不敢云善本大謬已尠矣松丈素喜刻前人書其敬恭桑梓之心尤汲汲於里閈之掌識故

杭郡掌故叢書之刻不下百數十種近梓所輯杭郡詩續輯行將成矣此而不梓心何以安出私貲以公同好其素志也宜其汲汲不顧訛缺先付剞劂氏工寫樣本以固其必刻之志也行將與錢塘聶志梓行海內官斯土者居是邦者過武林而談舊事者莫不以先睹爲快光緒十有九年正月人日後學仁和王同謹識

光緒辛巳初冬

客越志略

陳豪署檢

錢唐丁氏
八千卷樓
刊于越中

客越志略

姬吳王穉登撰

歲丙寅五月余方有事於故相國袁公之喪以十二日壬寅治裝余未識南行道里既從書肆買圖經載篚中又要友人管建初同去建初昔歲曾探禹穴爲余談兩浙山川曲折若在掌上故遂挾之行黃徵君一之阮都尉時濟皆爲詩贈別已而王青州伯仲從東海來聞余行作壯士言相賞易水悲風不覺蕭蕭座上生也坐久日斜不及發

十三日早出金昌門泊垂虹亭下與建初對月賦

十五日嘉興南行十五里斗門十五里皁林徐海獗時阮中丞在桐鄉嬰城自守宗將軍以無援戰歿於此朝廷贈官官其子有司立廟戰場曰忠魂宗名禮關中人官遊擊將軍驍騰善戰約束部伍有古名將之風戲下六郡良家佽飛射虎之士能談故侯將略往往爲之雪涕以此人知其得士心今其祠在水涯士人多有薦蘋藻者五里石門地饒桑田蠶絲成市四方大賈歲以五月來貿絲積金如邱山家及有年亦在顧余舟中爲言路難嘶勞良苦雨濛濛不休倉忙解維十八里泊崇德城外燈下焚枯魚佐酒夜雨益甚

十六日稍霽四十五里塘栖河廣百尺隔河人聲不相聞星橋橫空如白虹沈沈下飲波上過塘栖水益闊桑益多魚亦益賤青田白鷺小船如瓜葉葉烟波中有濠濮閒想望見吳山翠微神思翻飛不可復禁四十五里至杭州北新關司徒主事奉命榷稅其地官衙壯甚設鹿柴於河中兩端鐵絙維之以譏舟楫大倍於吳中許市

十七日新晴見青天人意欣暢入關泊德勝壩僮輩入城僦得邸舍過午併當箱篋擔夫三人尚有餘力

此雖土人猛憨亦可知客子槖中如水耳兜子輕如馬蹄余以畏日獨買一巾車然不若兜子快意從武林門入風景大略似兩都人家門外悉是冬青樹憶讀杭州志云洪武間都指揮徐司馬所栽今有如拱者當猶是其舊植蒼翠鱗鱗屋瓦盡碧略如山家青靄人從樹裏行不見赤日小樓黑戶副以短屏緯簾作垣加堤其上門門金像奉浮屠氏甚崇每甍燈不戢郎千家爲墟故臨安大火非一燎矣婦人低鬟胡粉傅面都作女郎妝小兒白雪椎髻甚多美少年蓋山川淑清生人韶秀亦如吳中然也邸屋在八字橋

人家甚湫欲遷入吳山上道士觀聞霜臺爲隣遂不果買輿訪陸丈陸丈吳人余姻也爲布政幕僚近擢海豐丞將去與余久別亟欲見時大方伯視事堂上不容闌入

十八日路逴乾去訪陸丈相見烏烏有安仁拙政之歎行李已出關外空堂如水吳山樹色半入衙齋吏散鴉啼歷事閒有雲氣眞仙吏也問桼觀察顧杭州俱出候使者於江上未歸命官厨飯余辭以西子久待爲之嫣然而別遂要建初出遊同行者爲黃秀才從錢塘門出山色層層如芙蓉千片欲插入人鬢人家斷處見湖色一星兩星過溜水橋湖波注其下作瀑布聲憩昭慶律寺舊爲浙西叢林第一設戒壇其中每歲上巳推高臘者一人登座說法雲水擔錫來受戒者無慮千萬居士長者道品度門爲之護法四方檀越布施金錢山積大爲常住之利今寺爲兵燬開府胡公助貲重建使者逐游僧戒壇不復開髡徒不逞幾有戒心恐亦小功之察也過寺折而西湖光如鏡千峯萬岫寫影其中入大佛禪寺寺在寶石山麓一峯數仞僅刻半面飾以黃金射水如月傳爲始皇繫舟石傍有沁雪泉深廣可一二尺大旱不枯黃塵

赤日之困到此盡消遊侶一剩而出山巔保淑塔不及登緣岡破磴水竹叢叢邱丹谷翠人家如棊布雞鳴犬吠皆在雲中矣北行二里葛嶺下爲岳武穆王祠廟貌英英有中原金字遺恨同遊肅拜相顧骨竦我輩白面生亦復英雄淚下朱殿半圮官爲修葺材器苦窳粉飾目前而已從廊間小門入當路有分屍檜英皇朝郡丞馬偉鋸檜中開下離上合以當商君車裂至今不彫青塚一坏金甲葬其下無復有象祁連山色者範金作獄囚三反接五木鴈行跪其前中爲秦檜一是其妻王氏一卽万俟卨卨煅獄得爲大理卿王氏東窗下共謀者也其軀盡爲生人擊碎守祠者加扃墓門乃已墓下邂逅黟中吳山人知李舍人來杭州住孤山別業舍人家餘姚相國南渠公長子爲人閒美汎愛文采翩翩在都下與余交善聞其來喜甚從孤山造其門方有貴遊呵聲出松間淸吹金奏湖波麻沸僮輩辟易莫敢問入謁四賢祠四賢爲唐李鄴侯泌白舍人居易宋蘇學士軾林和靖先生逋三人皆刺杭州有惠政而林以山中逸民俎豆其間信纓緌之不足貴也山之陰卽處士墓野梅數株偃其傍近土皆乾不知有酹椒漿否北爲放鶴亭

俗子酣肅其中緬想在陰之聲低回久之而出踏歌蘇堤上桃葉柳絲存者無幾湖中舊植藕花雲錦燦爛香氣十里皆豪家所據近往後惠文惡其妨漁一時拔去刻石城闉著爲令雖釣徒快心而湖色亡賴蕭寂寂無可觀余意不若散水衡錢於種花之家而留花娛人庶幾兩利或者謂去花爲西子洗妝無足怪也遊船大小皆黑猶是南宋遺製惟一二有酒容餘皆野渡自橫觀察戒嚴人莫敢犯或官令張弛稍稍攜壺閒出而笙簧粉墨非復當時之舊矣過斷橋由故路入城歸問逆旅主人知秦觀察書來約余明

日晚當過邸中是夕篝燈撰祭袁相公文夜分始寐

十九日早訪李舍人於城中寓宅座上遇淨慈寺僧談藕花居之勝又聞余太史主其家太史鄞人相國門生薊門同遊也余既心豔藕花又欲見余君商略相國文字別李君李君邀遊孤山辭以明日出湧金門西過清波門外沿湖人家鑿陂種藕青葉田田可人隔湖望昨日遊處已在寒雲中回首夢境先過淨慈寺不入逕入藕花居夾道皆士大夫家邱壟烏喙白楊秋氣瑟瑟居傍臨湖藕花四帀木葉露下如金莖承漢明珠亂飛經云佛字爲青蓮又云遠公蓮社以今觀之殆不虛也李君座上僧出逆問余君已出遊昭慶僧打鐘欲留齋飯余意在淨慈遂別去遊淨慈寺倚南屏山周顯德二年錢俶建南渡閒燬而復興山門高棟可當他寺寶殿殿三倍於門累恩百丈龍象如山皆非他刹可侔東廊搆田字殿貯五百尊者像作四層相背坐尊尊異形位置曲折屈指多迷余默數亦誤其二家人輩迴環舛訛不覺失聲而笑寺後有蓮花洞居然亭極幽勝聞鳩啼屋上湖面昏昏欲雨不及一探還旅舍岸幘覓高枕而顧杭州貞叔已在門清官瘦馬有古老參軍風氣爲言小官之

難束帶負弩頭鬚爲白就邀余及建初過飲廨中小屋新麗丹粉光明炊黍擊鮮楚楚充案客子爲之餐皆捐五斗所爲也秦觀察來顧余不值而去是夕大風木落如秋星辰半在霧氣中中夜雨作

二十日小雨如絲李家使者來相屬問其主人已在湖上供張爲具從早起至今未得自便買輿固請乃乘李家輿先訪秦觀察約日暮留余集衙中辭以湖上之席余獨行出錢塘門過斷橋雨大作衣幘沾濡半透肌肉從者張蓋莫能禦然湖色鴻濛千頃一白一處一奇發狂大咤不知滂沱之在體也湖船點點

如黑鷓鴣隔烟歌竹枝聲裊裊意不知此曹誰何與復不淺故當是我輩人李君揖客便誇湖色奇否相與大噱酒數行揮去携壺登樓萬狀畢獻君問客此何似水墨畫圖余謂是雲母屏後粉面黛鬟但缺霓裳拔拍李君首肯再四余沽醉頭瞢瞢不能作客命僕夫易巾車來李君有他約其主人已俟良久隸人魚貫門外欲俟客去乃去余自謂以西子來意豈在君推使去去未幾鶯啼過湖音中曲調余悔不留君去少遲使聽霓裳拍也興來遂行雨收山出與來時所見又成異境詩成誦似建初建初亦成一詩佳甚

若與余對壘然余堅壁待之午後雨益大秦君折簡來招辭不赴是夜大雨達旦不休

廿二日復大雨出看門外滔滔如江河行人攝衣而涉杭人堂構簡略瓴甋疏脫不甃瓦溝泄水地皆漫板如舩既無長廊曲阿聯絡參差皆短簷衰牖不蔽風雨每夏秋滛潦上漏下溼水鳴牀閧泥淖爛漫客子到門索屐始入因憶吾家高齋蕭森若在天上又無佳客晤言日對生人作木同語殊無味越中故心僅一童子鳴流落梁谿不能歸來作東道主人問其姓名無一知者向人讀其詩亦茫茫不識其佳嗟嗟高士負俗家邱見嗤朱輪白馬之子黃口未落而名耀卿尉才一覓之三尺能對若夫逸民有道獨行至德雖靈珠在握而牆東不聞昔之人如伯鸞執舂孺子磨鏡勾踐酒人韓康藥裏申蟠傭人君平卜肆管安皁帽仲宣登樓於陵灌園陸通狂歌買臣伐薪麟士織簾書傳所載莫能盡紀凡此數子者不逢牙曠郎光消景滅與榴翳栢腐等焉得班班青簡芳香襲人士有不遇寍獨一子鳴哉雖然白龍魚服得木而飛羊質虎皮見豺則恐何時一見子鳴把臂榭勞足下良苦幸毋以彼易此也雨中顧丈來訪衣袍盡溼

淙淙在地隸人悉從泥中來不能吐氣問有蓋何乃爾爲言州郡凡謁大府上官雖甚風雨不許持蓋又不敢直立欄楯下淋漓庭中以爲常乃知柴桑輩不肯折腰眞有以余命沽濁醪爲飲坐中談孫太守事甚快孫前刺杭州風流蘊藉無俗吏卑庸之氣種荷花滿湖堤上柳絲成畦荒祠廢殿丹青一新建太虛樓於吳山絕巘捐俸不給從木客貸千金足成其事樓成望見百里時時與琴酒客來登晝游夕治公事無留後竟爲言者所中投劾去不知白傅蘇公之曠達何以見容於當時亦復有沾沾善宦者在耶是夕

雨霽星皆出

廿三日早起欲渡江顧丈騎馬來邀遊吳山顧先去約共集三茅觀留隸導余行與建初先過吳山第一泉泉凡五眼銀床石井操器汲者成市金鱗於物殊不爲潛由大井巷北行人家夾磴道居行漸深山氣漸綠山以伍行人得名訛爲吳或云春秋爲吳南封盡處以別於越一邱一壑支支異稱其實皆吳山也先入中興觀次至德觀登星宿閣江色從樹中來寒動金像又次皮場廟火德廟皆不入入重陽菴觀青衣泉泉出山下深可一尋闊如深之半中爲方池亭據其上睍靚池面與江光相映一線潺潺作風雨聲龕中青衣爲髫童妝相傳泉所由名也山至此一名寶蓮由菴至城隍廟路逕曲雜江光隱見隨樹疏密山至此一名金地廟後爲太虛樓樓面湖廟臨江干波萬流左顧右盼讀樓下石牌知孫公名孟滁州人文出其手亦瑣瑣可句隸言孫在郡時栽花彌谷錦繡被磴今悉爲茂草樓空野鵲來巢日方午顧丈家人送酒至云主人奉使者檄出郭不能來余與建初飲三茅觀山至此一名七寶欲急過紫陽菴三杯而出紫陽隣霜府設禁甚嚴客一入門卽爲邏者所獲余以隸自衛得從間道入一壑瓏瓏雲氣爲碎攢星簇霞曲曲成境如王家池臺假山餖飣華薆松檜蒙籠不雨翠溼亭中塑丁眞人蛻骨丁號野鶴元時於此羽化遼東令威可謂仙種不乏山至此一名瑞石總謂曰吳山云大抵杭州諸山無甚勝吳門南金東箭客自爲寶吳山散而綏越山聚而湊行春星粲何慚六橋具區萬頃西湖斯下保叔插霞雷峯貫月非不表表而上方靈巖之浮圖亦復影挂青漢補陀巖石棧仲伯天台大佛所當北面孤山峼嶁水心松色如髮何得與太湖一峯比肩藕花居外寛中窄比之治平草堂當退三舍紫陽奇詭雲泉競秀城中丹嶂雲泉所無霞表石梁紫陽亦欠斯亦尺短截長足補銅坑七寶龍墓九珠白雲長流天池不涸若夫第四第三具載水經尤非青衣沁雪所能甲乙其餘昭慶淨慈之流紛紛土木皆籬壁間物何足爲之比論或謂飛來天竺之邃棲霞靈鷲之雄虎視海宇客皆未見余家虎邱鄧尉洞庭四飛之屬故亦未經雖黃池日與越人樗蒲猶可一擲百萬勿云吳兒孤注也與建初抵掌軒渠杭人聞者皆相顧自失

廿四日顧丈來送別遣隸護行過鎮海樓下出永昌

門青泥一尺負而登舟錢唐江一名浙江秦始皇浙江至會稽是也又名曲江又名羅刹桑　水經以爲漸水當由浙字之誤西興隔水略如楊子瓜渚所之者金焦兩點東望海門羲和正升人言八月潮生如雪山東傾雷霆鬭鳴爲天下潮聲第一是日風氣甚恬江流似鏡漏刻未移已達西興

六月十一日還蕭山雨作到西興小晴萬壑齊赴江流頗高買大舟渡錢唐江海門在烟中不可見入杭城楊梅滿市問價甚賤欲就顧丈衙齋飽餐以病作還舟中夜有微月

十二日艤舟得勝壩檢校行李遣顧杭州隸歸并問張觀察元超何未至雨復大作晚出闔門

十五日午還家

附錄詩

塘棲

水闊雨溟溟飛帆去不停人聲兩匡斷魚市一江腥雲已辭吳白山初到越青侯生數行淚千里弔元經

錢塘夜泊

孤舟三日雨淙淙夜泊錢家舊建邦桑過石門青拂枕水經樓　白窗六橋花盡休攜酒五月潮平好

渡江此去報恩衙烈士匣中龍劍氣難降

送陸丈移官海豐丞

官舍有餘清無言政未成頭從湖上白水在橐中輕過魯無魚食歸吳借馬行簿書期儻暇一問濟南生

大佛寺（相傳秦皇繫舟石）

孤峯成色相片月俯湖中昔繫君王艦今爲佛子宮面寒山氣在頭綠蘚痕叢莫問秦朝事禪心本自空

岳武穆王墓

松柏前朝墓湖波綠染門腸堪千古斷骨有一坏存烈士人間淚孤臣地下魂南枝豈無意猶似爲中原

孤山謁林和靖墓

玉骨舊埋處草堂今半蕪橋名堤上六山色水中孤墓在梅俱落神歸鶴可呼青蘋不用薦門外是西湖

昭慶寺

兵燹袈裟地壇場一度新佛當興廢劫禪問去來因市酒僧能戒湖桑寺不貧平生病居士來作社中人

藕花居訪余太史不值

白蓮誰結社十里訪君行載鶴湖中去留僧竹裏迎看花思寶炬採葉問金莖從此藏書後山將太史名

淨慈寺簡管建初

下馬湖邊寺來參五百尊白蓮依淨社朱塔對慈門水學禪心定雲將佛面昏不能偕勝侶何似斷羈魂

蘇公堤

芳草路萋萋蘇公舊日堤惟餘數柳臥無復一鶯啼短艇迷蓮葉輕輿勝馬蹄蕭蕭六橋影斜日自東西

李舍人孤山草堂坐雨

筍輿行過斷橋來樓上銀罌水上開白鳥數行猶似鶴青山五月已無梅雨昏不辨絲千縷湖綠昏疑酒一杯幾欲題詩題未得舍人元是謫仙才

贈顧杭州貞叔

才高誰識顧君平身着青袍世所輕楊柳不曾湖上看芙蓉元在幕中生馬頭雲斷家山色官舍湖連夜雨聲流水白雲心盡折丈夫辛苦爲微名

秦觀察招燕衙齋不赴代簡

東書騎馬去蕭蕭折簡深慚懟寂寥總爲青　元不住從開白社亦難招花當繡斧寒無色柳近　臺夏已彫明日還尋嚴子宅開君曾說富春湖

逆旅書儀寄童子鳴

一片清冰在玉壺爲君求價至今無曾連何必諸侯貴季布空將一諾孤玉獻楚王元是石瑟過齊國不如竽還家好泛扁舟去同載紅妝下五湖

織錦辭寄侍兒

燈前織錦雨吹窗忽憶行人未渡江織出鴛鴦才一半待郎歸日始成雙

太虛樓呈顧杭州

黃金不惜起高樓云是當年孫仲謀楊柳曾經過五馬桃花無復識諸侯城中樹白千家夕湖上山寒六月秋莫道風流無繼者尊前今有顧杭州

紫陽菴丁眞人祠

丹壑斷人行琪花洞裏生亂厓兼地破羣象逐峯成

一石一雲氣無松無水聲丁生化鶴處蛻骨不勝淸

渡錢塘江

錢塘到曉渡寒霧綠纖纖潮色全隨月江流盡是鹽不知衣袂溼惟有淚痕添何處陳蕃榻傷心老孝廉

武林舟中見月懷建初

武林門外月如鉤乍出還遮不可留莫怪嫦娥光易散隨君今夜在明州

客越志略

西郵十記

光緒壬午暑日

葺盦

正修堂丁氏刊

西村十記

松陵史　鑑明古父著

記臨平山一

錢塘山水名天下四方之人不遠千里以一遊爲快何況吾蘇與之名相亞地相望徐行四日疾行三日皆可達然而足跡未嘗一至者何也蓋無名人勝士可依藉以行故徘徊顧望而不卽遂者蓋將以有待焉耳前三四年鄉先生劉僉憲友人沈啟南嘗與予訂爲斯遊因竊自賀以爲平生所待而藉者茲遂矣又各以事縻不果行成化辛卯歲二月乃始克踐之

先是一月與啟南定行日其仲繼南聞之欲同往予欣然諾之是月四日三君子過予家留信宿行踰嘉興歷石門道崇德始望見有山隱隱出天際人指云臨平山也又行餘五十里乃至山下時快雪新霽重岡複嶺積素凝華上下一色寒光皓彩奪人目睛瓊林玉樹布列巖崖上玲瓏玓瓅絕可愛凡嶄巗之狀蒼翠之色舉蒙被皎白斂巧藏奇一返太朴如仙姝玉女不爲世俗艷媚態而淡妝素服風韻高潔終異凡人僉憲歎曰始吾之南也以斯景爲不及見而今茲遇之豈天將全吾觀乎雖然仲春之雪非時也吾

何敢游觀之樂爲哉宜不忘吾憂不溺吾樂者吾其爲心樂至而憂或忘者吾其爲迹君子之道也二三子其識之作望臨平山記

記寶石山二

自臨平指西南行將六十里至杭山皆在城西舟不得至其處命家僮持橐自山後先往客皆肩輿入市訪劉邦彥偶出不遇投刺而去入北關門至洪福橋飯諸立夫家相與舍輿步出錢塘門度石函橋湖水自橋下出屈折衝盪有聲倚闌聽者久之遂與持橐者會寶石山下山之僧傳上人予鄉人也其住山時

予嘗送之有明年不負登臨約應叩禪扉借竹房之句至是聞予實來候道左迎謂曰前言可不食矣相與撫掌一笑遂導客躡石磴數十級至寺爲房皆負陰向明重疊石山半顧見羣山自天目來環湖之西南北三面南止巽爲鳳凰山宋故宮在其麓北止艮卽寶石也今保叔寺踞其冢岡嶺連屬蜿蜒委蛇高下嶔岑凡三十里不斷郡城橫截其東（句）西三門皆俯臨湖水南曰清波道湖陰者出焉北曰錢塘道湖陽者由焉中曰湧金復分道于南北湖幅員可十里許泓渟淵瀠蓄細洩大納汙流惡蘇公隄如蛟龍出

水搴雲卷雨橫亘湖面城中官府居民軍師之署舍與夫浮屠老子之宮皆棟宇櫛比榱角鱗次氣鬱鬱如霧東望浙江如白練曳城下繚南縈東連接海氣蒼茫無際不驚遠不窮高一舉目而得其大都焉傳上人出酒飲客衆樂甚惟啟南時起倚闌檻語之不應飲之不舉穆然若忘凝然若寂疑其神與造物者往遊而不息也日欲暮立夫將辭歸客挽留同宿修師房燈下相對如夢不意此身之眞在山水間也

記參寥泉鄂王墓飛來峯三

明日邦彥來訪握手相問勞已即謀入西山前時游者皆朝往夕返而幽勝處多在深僻往往迫日暮而莫得竟也于是置重累保叔獨從家僮輦食飲舍頓具偕往餘百步有寺巍然臨湖上云智果也入門循東廡行過佛殿稍北一小亭甚幽閴中有泉曰參寥讀徐一夔碑云東坡在黃州時常夢與參寥子道潛賦詩覺時記寒食清明都過了石泉槐火一時新兩句後守杭聞參寥住智果寺有泉宜茶寒食日泛湖尋之忽憶舊夢因以名泉云云頃之從者舁酒至遂列飲泉上各賦一詩觴至則歌以侑之飲散登輿西從葛嶺訪賈似道故居則已鞠爲瓦礫場矣噫擅威福窮逸樂身不欲危家不欲敗國不欲亡得乎又行二三里許至棲霞嶺過岳鄂王墓下下輿趨入僉憲拜衆皆拜嗚呼高宗忍忘其父兄之仇其忍于殺王也宜矣然墓上木今猶南向則王之忠義豈以寃死而有間哉悲慨者久之折而南行度洪春橋見蒼松夾路大皆連抱而高或百尺依依如人立道傍肩摩武接或拱或揖自此至靈隱及三天竺不間他族故曰九里松云上則枝鬣偃蹇下則石甃夷潔雨不沾衣土不塗足每風自山頂下則龍鳳飛舞翱翔霄漢濤鼓籟鳴淙錚鏗鎗響應山谷如聆廣樂于洞庭之野也少焉涉芝嶺遊普福寺愛其清雅欲止宿而寺僧皆出遊未歸乃進矣飛來峯峯在西山中始由天目山發源東來至湖止不可去其氣鬱積融結爲此峯故其秀爲諸山冠重岡如城圜合無間惟東北稍隙所謂九里松者路所從入有橋曰回龍宋南渡後名也行又數十步復有橋曰合澗峯南北有泉至橋下同入于湖兩寺夾立峯下而中分之陽曰靈山陰曰靈隱臺殿重沓掩映前後如畫故白樂天有一山門作兩山門之詩蓋指此也峯之石無秋毫土壤皆紺碧膩滑攢壓疊皺崭巇礧磈俯若頹雲仰若偃蓋

峙者獸踞鶱者鳥騰望其顚如圭璋呈露即其址如瓌瑰委積神設鬼施千態萬狀面莫有同者焉其上則異木奇卉不辨其名穿透崖石根露蔓延而膚理光澤枝葉葳蕤華盛美好類人力所治灌也其下則巖洞空豁容納光景東曰龍泓西曰呼猿皆曲暢連貫窈然若窮忽又明朗縱橫出入恍不知其端倪客環行交錯卒與衆遇則大呼笑以爲樂家僮伺主者出亦竊入馳逐洞中互相持驚叫聲如甕盎中響久未能出冷泉澗如一玉帶抱峯背流至靈隱寺前有亭翼然臨之名與泉同澗底皆小石平布圓潔如鳧

雁子泉軋其上紋如織縠聲如鳴佩使人目駭耳聾岸址則蘭芷叢生搖青曳紫蕊折苞敷香氣馥馥凡此皆其略耳他勝殆不可爲狀方舉酒欲飲亭上而靈隱祥禪師歸自城中見輿上挾書册遙呼曰客非常人也不問名而就飲焉衆皆引滿不辭頹然就醉邦彥以事不可留辭歸予五人者皆露坐寺前石上融然神釋怏然心暢萬慮俱息直欲身世兩忘也久之日沒林影外暮色蒼然暝無所見覺露濕衣上乃始入憩祥師面壁軒中夜深月上時時開南牖望之如見故人與語而不忍休也

記韜光庵三天竺寺四

環西湖之山凡三面西山爲最佳據西山之佳惟四寺靈隱爲最勝領靈隱之勝有五亭韜光爲最幽韜光在寺後之北高峯下其始由西北隅上山路險峻曲折蜿行兩旁皆巖崖斗絶數里中連屬不斷嘉樹美竹森其上兔絲女蘿之屬蔓延而羅生枝蔭交加蒼翠蒙密日光漏木葉下瑩淨如瑠璃可愛禽鳥聞人聲近輒飛鳴翔舞若報客狀峯迴路轉客或先後行相失望見樹隙中微有人影往往遙相呼應遇會心處則倚樹而息藉草而坐悠然遐想者久之起而

行行而止猶徘徊不忍去道中聞梵音泠泠如金石出林杪因徐步聽之久方及門堂宇因山爲高下明淨潔整一塵不生周圍峯巒環抱勢極奧曲窈然深秀乳泉交流屋上下隨處充滿晝夜常如風雨聲老僧八九人皆擁衲趺坐閉目靜觀客至不起惟融庵主者出肅客坐小軒中焚香供茗果甚虔復引客出屋後見大竹數萬竹盡西一小邱高可數丈攀援而登其上望見西湖湛然在城下南北兩山繞湖如雙龍抱一白銀盤混漾不定使人心目蕭爽神思飄逸疑乘雲御風浮游于灝氣上也吁快矣哉復循舊路

下山而傳上人追及客飛來峯下同往游三天竺初慧理法師自西域來見峯之秀拔有靈鷲小朵飛來之歎葢言其形似而未必有實也既建靈隱于峯後次建靈鷲于峯左又次建靈山于峯前靈山一名天竺靈鷲已久廢靈隱地勢又窮惟靈山之右山益深地益高勢緜延未已後人乃于其隙相繼建二寺并靈山爲三三寺竝列同名天竺而上中下別之以高下言先上竺後下竺以久近言先下竺後上竺中竺則兩乎其兩閒二竺皆臨絕澗限谿運山深祕密勿疑若無路惟其左有所大處署曰佛國山張即之書

也長松參天半路平坦無上下之險無陟降之勞行不甚遠人不甚困而舉盡其游觀之美焉上竺既深邃在五峯之閒雙桂乳竇白雲魂礧獅子其目也寺有死央殿葢重而合之中藏沉香大士像人捐寶玉爲供至建閣貯之雖多而無絕異者寺僧獮秉中名能詩出稿示客惟絕句頗佳耳中竺稍荒廢僧有實楚瑛嚴自言其師吳僧也故視客爲尤親延入千歲巖下登曲水亭亭有巨石上鑿爲蜿蜒形引水注之屈折行其閒因呼酒實觴而流焉至則接取以飲客甚歡洽下竺多古跡葛公井理公巖三生石香桂林

翻經臺跳珠澗東坡煮茶亭咸具在無盡方丈負飛來峯其背不施戶牖恆與峯面石之秀者與冷泉同中有王叔明畫壁甚佳但恨其未畢委去有沈士稱者補之老宿祿萬鐘年八十餘而好客觴于小朵軒中客已先醉不能飲惟徜徉泉石閒會日暮天黑祥師又頻遣人促回乃行歌過合澗橋月已出東山掛青松頂矣遂乘月歸直指堂上師復出酒飲客問遊事余曰三竺下竺勝啟南應聲曰四僧此僧高因大笑飲散啟南秉燭作圖相與賦詩其上留山中爲故事皆冥搜苦思務出奇語以相勝夜將半猶吟聲嗚

嗚然不休

記風篁嶺靈石山烟霞洞五

西山之勝既盡將理輿南遊傳上人引治裝者先往六通寺候僉憲與客辭飛來峯出路口猶時時回顧至不見乃已因指而誓曰自此當歲一相見也遂經集慶寺過夕佳樓歷梅坡園皆荒耶草舍遺跡無幾存者豈宏大侈麗之觀爲天道所惡而然耶抑廢興別有數耶相與一慨道中見古墓在山半立夫指云此句曲外史張天雨葬其下惜榛莽荒穢不果登又行數百步始至風篁嶺下福邸園龍井寺正據其上

嶺甚高大上下純嵌空大石玲瓏挺秀萬怪千奇無以爲之狀近年有中貴人將事搜剔則愈出愈奇度不可窮乃止園廢久垣屋卉木已蕩然惟水樂洞在水自頂溜洞中潨然有聲如合節奏儼乎宮商之相宣也坐洞口聽久不去龍井在山頂窪然石眼也刻石爲龍頭吐之頦下石髮濯濯然如鬅鬙動水中寺僧以泉煮茶飲客味絶勝他水自此南行出荆篠閒上靈石山磴道危險如登梯輿人皆喘汗欲仆客前行者覺有異則指示大呼笑後行者亦呼而應之聲振林壑不已連山綿谷萬石如林奇怪迭出大者小者側者正者痩者壯者皺者滑者枯者潤者方者圓者奮者斂者靑者紺者黝者起者仆者蹲踞者偃蹇者蜿蜒者突怒者透漏者人立者羊觸者牛眠者虎搏者抑而欹者頫而屈者騰而上者頹而下者如人之面目皆具而無一相似信天設其巧地發其秀以表異于此邪也歟然嶺上無水雖鑿井亦不得意其下皆空洞穿漏故不能停瀦乎轉東行二里許至一寺有洞在西北山上以烟霞名之寺又以洞名名之僉憲倦步欲不往衆强輿至洞約高二丈中窅然深黑不知所止溜水下滴石上歲久成波浪鱗然洞頂

及兩壁皆鐘乳凝結靑白黃碧相閒其紋如雲氣如雨脚如蓮花龍鳳不可勝計雖甚巧莫能角其技焉欲一飲從者咸不在寺僧慧無自攜山蔬新釀來供奉傳上人在六通遲客久不至遣治裝者賚酒肴隨路訪之崎嶇歷數處問樵者始追及山下立夫望見歡呼曰酒至矣予喜舞僉憲笑曰是生未醉先狂矣乃列飲洞中令童子歌竹枝詞以侑觴客從而和之悠揚飄飖如步虛聲鳴雲霄上也于是飲酒樂甚醉後猶連索未已不復言他往矣俄有言象頭峯始撤而往觀有鼻蜷然下垂甚肖似也撫玩者久之噫今夫世之名有力者往往逞志于泉石窮險阻竭工費以聚其秀且異者于私苑之中務在盡取必得而後已然求如彼自然之奇曾不能彷彿其萬一今乃知造物者巧與力豈區區私智所可擬倫哉

記石屋洞虎跑泉玉岑山六通寺六

遊烟霞洞後客相與竝輿語道中以爲斯洞之奇不可復得輿人有沈安者進曰石屋洞當不下此且甚近盍往遊乎客聞喜甚因移輿指之洞在山麓前臨平地約高三丈許深如高而闊倍之爽塏明敞可容數十人坐洞口奇石倒懸危欲下墮下突起一石向

之連比昵接儼然若二故人附耳語也洞底如螺殼新蜺旋轉深入愈下愈小竅之甚黑莫測其淺深西南有小穴上出漏光稍明遙望見青天如紫雲中懸一碧玉盤耳石壁上有賈似道題名乃咸淳中往上天竺一禱雨回經此後有廖瑩中翁應龍名賈專政時廖爲館客翁爲堂吏事一切委之于此可以見二人無時不從他人雖賢者弗得豫耶轉而上山有二洞相望東曰天然西曰隱身天然則上平下坦如怒猊張吻哆然未收俯首乃可入隱身一名蝙蝠直石罅耳是日微安幾失之出坐道旁樹下因共論二洞優

劣余推烟霞啟南推石屋爭辨莫能決僉憲方面山吟哦初若不聞乃相與質之徐曰烟霞麗石屋奇要亦不相上下衆乃大笑起去度小石橋南行田野間兩山谷夾道連綿起伏如二陣竝進爲犄角天衡地軸鶴立魚麗靡不畢備而縱橫變化出奇無窮使人心目蕩駭左顧右盼得此失彼直應接不暇也又西南行五里許覺山益奇路益曲水泉多交流乃虎跑寺也嵐氣藏納竹樹掩映窈然而深鬱然而陰後行人望前行人如入綠雲中倏忽不見如此者又二里餘方至重門內有方池水清如鏡俯見天影石橋跨

之水從門竇中出轟然雷鳴澗中也樓殿宏麗重疊處出上下門廡堂室無一不整齊完好南山中之最清處也敬祖規上人導客往觀虎跑泉泉在佛殿西階上覆以亭護以朱闌泉流階除下汩汩然云性空中法師開山時患無水將遷他處忽二虎跑地出水師遂止不去蘇東坡學士守杭時曾此養疾所賦詩石刻猶在遂往游滴翠軒壁間有求無已禪師遺像因憶鑑爲兒時聞先君子言虎跑之勝以爲杭諸山無能過之且甚愛求師之爲人別後不能忘懷至形于詩詞然以事竟不及再遊俯仰隔世悽然久之歸

坐翠濤軒上軒內外花木几格種種皆可愛有倪雲林樹石圖上書爲德常畫二絕句上春雨春風滿眼花夢中千里客還家白鷗飛去江波綠誰采臣園穀雨茶燕子低飛不動塵黃鸝嬌小未勝春東風綠盡門前草細雨寒烟愁殺人詩佳而畫非眞蹟其戴文進摹歟亦亂眞矣啟南云出門見夕陽在山山色盡紫松枝上有鳥如山雀毛羽蒼綠見客不驚意甚閒暇頃之經南高峯至玉岑山下遊慧因寺寺又名高麗像塑繪畫皆神彩生動故宋時名手也遂往六通寺與傳上人會寺僧惠天澤亦予之鄉人設酒樂客

客困不甚飲夜就宿焉

記南屏山玉泉寺紫雲洞七

客遊虎跑時立夫郎欲別去衆不許乃偕至六通寺先是皆連榻同寢是夕忽他宿晨起不見則已遁歸城中矣衆怪之予曰飫于飲食者固異夫飢渴之人也山水日接乎其目匪若吾徒來遊之爲樂方未饜也其去也固宜遂往法相法因兩寺皆少憇自此以東至南屏山遊淨慈寺寺甚大佛殿羅漢堂光宏敞新整五百應眞像皆面相對背相負環坐無端游者多周行其閒寺門外有池前有雷峯塔類炎上鑿此

以厭之樟樹四株大各數圍高六七丈拳曲擁腫與他生者不類湖山勝槩樓藕華莊皆近湖上樓以供監司郡守宴游莊則有僧居之但名佳耳僧言故老云杭之諸寺靈隱秀氣虎跑清氣淨慈市氣信然遂道六橋往湖北歸湖光山色映帶左右而六橋橫界乎其中客連輿循行若駕飈車驅羽輪淩弱水而遨游乎蓬瀛方丈閒也亦樂矣哉道中見流水下石子多金色可愛人云金沙灘也俄入北山後訪玉泉寺地勢益進益下泉在西北有二池作石梁限之大者可一畝小者亦數十步水瑩徹明淨如汞沙土盡碧色日映風動光景蕩漾疑露珠走大荷盤上也人撫掌則泉脈湧發勃勃作湯沸狀巨魚可百餘頭類若游行鏡中鱗鬣可數見客怡然不驚若與之相忘客亦坐是不去時主僧仁上人出游吳興其守舍者以客之樂乎此也爲汛掃池西小閣客呼酒坐飲其上戲以餅餌投之皆踴喁就食或趨而奪之其已得者則悠然遠逝若畏避狀因忽自悟人之懷利自私者其亦何以異于是乎爲之一笑客飲酒不已皆至醉俄而僧歸共舉酒勸之亦醉遂由山背南上舍輿步往紫雲洞初入低甚轉西稍寬已而忽高曠洞頂斜

卓石色純紫類畫家所謂斧劈皴者益上有穴西出臨大野見落日在其下乃自山前下去由棲霞嶺西出路口歸保叔寺中

記西湖八

錢塘爲東南佳麗而西湖爲之最重山環之名藩枕之凡峯巒之連絡城郭之逶迤臺殿亭榭之參錯舉淩虛乘空以臨其上天光水色顚倒上下烟雲起滅其狀萬殊而酒棹游艫往來交互歌吹之聲相聞自春而夏夏而秋秋而冬無日而息也其盛矣哉客來錢塘時僑居寶石山上湖之勝盡在几席下然猶以

未卽其中爲恨故連爲三遊焉雖所遇之景不同而所得之樂無不同也二月望日其始遊也主則邦彥客則僉憲啟南繼南立夫沈明德暨予凡七人時春日妍麗湖水明淨萬象在下柳色微綠梅花猶繁盛點綴遠近篙師刺船紆回宛轉傍湖徐行而賣花獻技之人皆乘小紅船鳧飛水上迎前尾後由東之南由南之西之北復之東而休焉遇勝而登適興而返感今悼昔形諸詩歌有唱斯和雖興寄不同然皆渢然成音可諷詠也凡所履歷并記之孤山在湖北去岸猶二里許無所連系林和靖墓在其上後人建祠

肖白香山蘇東坡并和靖曰三賢堂慶樂園在湖南今廢惟太湖石在耳園昔爲韓侂胄山莊初名勝景卽趙師睪于此效雞鳴犬吠者後侂胄誅入官更今名云後五日其再遊也主則杭人歸生客則惟邦彥明德不至餘咸在凡六人是日風雨交作船不得出外湖惟在斷橋內迤邐行耳顧望四山雲霧蒙羃霆[illegible]淋漓儼如水墨畫中繼南笑指曰天殆欲別出一奇乎然對此無言恐山靈亦將笑人矣因共聯一律又後二日其終遊也舍始遊再遊之主與客凡八人妓則碧玉簫翡翠屏二人時宿雨新止天宇朗然日光漏雲影中乍明乍滅羣山淨洗絕無塵土氣空翠如滴衆壑奔流水色瀰漫湖若加廣草木亦津津然有喜色焉遙望雲氣出山腹如白浪在大海中洶湧不定方欲賦一詩紀之而僉憲赴臬司招不終飲而往邦彥立夫又聞與二妓爲諧謔竟不及成章而散噫客志此久矣私心以一至爲足而今乃三焉天又隨所至輒改張其觀以示若使盡識之況主客多能言濟而不固麗而不侈樂而不流其可謂無負賞酬者矣因次第書之

記銀瓶祠紫陽庵三茅觀九

客恆往來湖山間而城中之遊則未也始遊西湖之明日乃相與詣之由錢塘門入至立夫家竹下少憩共往遊銀瓶聖女祠祠故岳鄂武穆王居也王遭誣時家屬俱徙嶺南惟女抱銀瓶墜井死杭人義而祠之至今香火猶盛豈其貞烈之性死而猶靈歟徘徊顧歎其舉酒酹之由祠東轉南入一尼院觀所藏伯顏畫像魁然偉丈夫也遂行街南行數里過朝天門復西上吳山之鰲峯乃紫陽庵也前後左右皆大石怪怪奇奇如蛟龍如虎豹如麒麟如鳳凰如獅子如羅漢如壽星如蓮花如芝草如慶雲如蜂房如燕巢

如車蓋如馬鞍如浮圖如蝦蟆又如牛如鹿如鐘如磬如鼓如鼎彝如筆架如屏風者甚衆客循行其間常若上墜旁仆戰懼失色毛髮森竪道士顧本清出陪客談故事云昔徐洞陽夢紫陽張平叔授丹訣故以名庵復導客往登丁仙亭有遺蛻一軀云丁野鶴也予應曰神仙家以爲得道可不死野鶴其已得者歟將未得者歟道士與客皆大笑因取酒飲亭上索紙筆共聯一詩僉憲唱之啟南繼之予與繼南又繼之詩成酒盡遂由庵後竹林中出往三茅觀觀雖大然不遠庵之勝多矣乃不顧而去

記鳳凰山勝果寺浙江潮十

杭人多春遊盛時常苦多雨爲之廢者什六七今年雨獨少客來游時鮮或値之邦彥詩有南游半月無風雨之句葢紀實也游城中後之三日天宇忽黯然雲氣自山谷中出上接太空頃刻瀰布欲雨不雨客顧笑曰天殆將促我游乎乃始整頓爲遊事然以邦彥明德咸在遠卒未能致惟立夫居稍近因給之來相與循城下南行歷錢塘湧金清波三門凡數里乃折而西行登萬松嶺鳳凰山之左翌也可二三里許至絕頂見怪石數十株奇秀挺拔無與比屹立相向

中止通一人行路盡有草屋一間僧一人居之而巖下有石龕可坐然皆類人鑿而成者僧言舊有羅漢居此不烟火食惟茹黃精耳客相視竊笑以爲其言近于妄遂循磴南下轉西有坊曰萬松故宋宮也然陵谷變遷城邑移改非復往時氣象矣不勝黍離之悲彷徨者久之前有岡嶺白塔在其上昔元君令番僧楊璉眞珈發宋之諸陵盜殉寶焚尸取骨葬此建塔鎭之復因故宮爲報國寺葢以厭勝云嗚呼忍乎哉何其用心之若是耶抑不知帝王迭興自有天運豈專在宋氏之裔乎爲是術者多見其不仁而淺陋

也自是益西行松徑中盤旋曲折將數十轉至聖果寺鳳凰山之右翌也寺剏始于唐至宋規爲苑今復之背山臨江風景殊絕主僧茂古林迎客松樹下歡然如舊相識因導登寺後之高閣遙望見江波浩渺東連大海與天爲際而會稽佳山水層見疊出縈帶如畫客安得與浮邱廣成輩乘鸞鶴往遊乎壁間有僧處默詩云路自中峯上盤回出薜蘿到江吳地盡隔岸越山多古木叢青靄遙天浸白波下方城郭近鐘磬襍笙歌是詩盡之矣後雖有賦者未見其能踰此也復下觀洗馬池看月巖宋之遺跡可見者僅此

耳西南一嶺甚平坦云女教場也嗟乎高宗有臣如岳飛而殺之乃欲教女子以兵用圖恢復難以哉方列席欲飲繼南走報曰邦彥至矣蓋過立夫家聞客爲此遊遂南度慈雲嶺追至天龍寺不見復東踰嶺阪始及寺中也客歡甚競舉酒勸之飲散將西遊天龍邦彥不欲往乃至江上觀錢武肅王所築捍海塘厥功甚偉而杭人今猶追思之蓋以此也適潮自海門上初如牽一綫白久之有聲轟然萬人鼓也俄見潮頭如雪山移來震蕩天地噴薄日月可駭可喜江中之船欲西往者反東向迎之潮與船相搏向天欲

立者數四若與之角力鬬技須臾潮過乃旋艫隨之其往如箭轉眼已不見矣是日竟不雨明日乃雨客曰天之成全我者至矣可不知止乎因共謀爲歸計僉憲命鑑記之噫錢塘山水古今之名士遊覽探索盡發其勝者多矣鑑何人乃欲抗顏而厠名耶然其足之所及目之所見心之所感不容以不書姑記之僉憲名班字廷美以鄉薦爲秋官屬僉山西憲事五十郎致政啟南名周繼南名召長洲人邦彥名英立夫名中明德名宣皆錢塘人鑑字明古吳江人史氏

西村十記終

西村十記附錄

令泉亭圖題詠

三月十八日石田西村二君招予遊西山予與汝其通先行憩令泉以俟少焉二君至予詩適成諸君繼作石田仍寫圖留爲山中故事俾予錄于上蒹葭倚玉媿不稱也　　鎦　英邦彥

雨晴林壑淨朝暉一路看松入翠微芳草似曾留客
卧黃鸝渾欲近人飛相逢巖叟收茶早久別林僧會
面稀同在令泉亭上坐賦詩題畫澹忘歸

次韻　　沈　周石田

入林兜子送斜暉酒面風清色漸微白髮再來渾覺
老青山久住不重飛老僧古寺相逢熟故國遺蹤欲
見稀千箇長松卧房近吹燈還照鶴羣歸

同作　　史　鑑西村

久圖山澤遊苦爲風雨欻驚雷破重陰及晨陽已顯
遷延入幽深厲揭渡清淺靈山傳飛來合澗互回轉
蘿垂手可捫松高蓋惟偃陽厓丹霞凝陰洞蒼雪滿
秀色如可攬絕巘竟誰棧眾竅因風號羣芳遲春衍
追念平生歡歷歷猶在眼幸逢新相知已少舊遊伴
老僧久見招相攜集開館解衣任盤礴覽物適蕭散

形忘處則消觭至心莫展寄言同盟人對酒歌勿緩

汝　泰（其通）

肩輿侵曉別春城路繞西湖宛轉行滿眼青山曾識面倚雲高樹不知名同遊喜有同鄉客勝日還尋舊日盟忽聽奔雷鳴澗底問人才道是泉聲

沈徵君令泉圖頁蹟舊爲靈隱僧房物藍秀才謝青購得之爲先大夫壽在余家二十年矣躑躅軟紅言歸未遂對此恍置身故山林壑閒不覺神往因和鎦汝二君詩并記得圖始末

龔翔麟（蘅圃）

曾倚孤亭送落暉雲林風景記依微泉聲咽石奔難住嵐氣侵衣濕不飛歲月漸催塵跡老鄉山久別夢遊稀吟詩看畫生惆悵白髮滿頭猶未歸

其二

扁舟自別錦單城日日銅街信馬行畫裏青山逢舊識眼前烏帽笑浮名秋風縱爽尊鱸約烟水終尋鷗鷺盟記取歸時攜卷軸先來亭上聽泉聲

次鎦賓山先生韻　吳　焯（繡谷）

晨坐高齋竟落暉秖緣讀畫悟幽微聽來畢靜水生嚮看到出神峯欲飛往事重題真感慨舊遊如夢記依稀回思精展經行處空惱耕烟閣筆歸（龔田居先生曾屬王石谷臨摹此本）

沈嘉轍（欒城）

卧看詩畫兩相暉遐想當年結思微古木三秋猿已去寒泉六月雪横飛風流往蹟誰能續墨瀋猶香知者稀曾憶晚來成醉後一亭烟霭坐忘歸

厲　鶚（樊榭）

石瘦林香起夕暉風中似有磬聲微好山招隱貧難買妙畫通靈久亦飛題字尚留前輩在聽泉今見解人稀頻年不踏松陰路卧以遊之恰忘歸

施　謙（虛舟）

石翁乘興寫春暉三百年來古意微雲氣未隨蒼狗化泉光猶作翠蛟飛依然照眼林巒秀淒絕聯吟耆舊稀笑指孤亭留戲語披圖曾見幾人歸

丁　敬（敬身）

清詩直比謝元暉寫入丹青更入微林影尚如翳石瘦泉光渾覺抱亭飛山中故事看誰續畫裏高樓得見稀片紙真堪敵瓊玖幾經遼鶴憶人歸

陳　章（授衣）

明湖翠岫逗清暉冷燭他鄉夢境微對雨會心泉不

斷聽風閉目葉多飛家山無那悲常隔殘楮如斯見亦稀塵土行勝能借我客中展處當身歸

石田翁冷泉亭圖爲田居侍郎家藏余近得之上有石田自題詩一首鐫谷棄城樊榭授衣處舟敬身意林依韻同賦　趙　昱（谷林）

飄蕭落墨染晴暉幻出靈機思入微流水縱橫秋影澹亂峯點刷白雲飛興乘野趣僧過早夢破花香客至稀我獨烟霞已成癖團瓢結得便忘歸

趙　信（意林）

琴書一榻掛清暉坐展淋漓畫入微花逐泉聲來檐

外寒侵木葉傍簷飛相逢笠屐三生舊此景湖山半壁稀觸撥心情思往事老僧曾約看雲歸

姚立德（小坡）

山僧有約占餘暉拈取松花一笑微院靜幾時參佛去泉喧終日簇雲飛小亭風景常如舊此燈流傳見亦稀好與安心聊位置筍輿拾句但將歸

趙一清（誠夫）

詩情真似謝元暉畫裏探幽思入微流水有時鳴汩汩棲鴉不定故飛飛孤亭延賞襟懷得故老行吟歲月稀攜向松間少投憩未妨斜日聽催歸

余姑丈謝穀堂孝廉家禾之兄卜堂丈家枚仁和諸生工制藝從游者多得氣以去戴文節其著也嗜金石書畫如性命館穀所入悉供收藏瓶粟雖罄不顧也室人謫之不已將裂其卷軸輒笑謝之往往宵深人靜獨然鉅燭高揭畫叉賞契烟墨至忘寢寐年逾七十興不稍減咸豐己未新正穀日嘗偕高茶盦望曾訪丈於余官巷新居乞觀趙忠毅鐵如意承餉春盤復出數畫指示娓娓一若小子可教者中有石田翁冷泉亭圖筆勢蒼秀詩意古茂史西村汝其通劉

邢彥並有題句四圖裱絹皆乾隆間鴻博諸公和沈之作余與茶盦強記以歸亦各和一章明年庚申春仲杭城猝陷丈家無恙秋間旋歸道山越歲冬城再陷丈之嗣君子將副貢之杰殉於難收藏益不可問矣刻後此畫此詩常往來心目間茲從西村集得游杭諸記其第四記末云乘月歸直指堂啟南秉燭作圖相與賦詩其上即指此圖靈隱寺志幸全載其文因附刊記後俾讀者展卷時恍然隨其游履兼聆其吟聲也而田居之記事小山之吟會與謝氏之墨緣

皆藉之傳矣茶盦及余當日和詩已渺不可憶茶盦天才奔放下筆千言試吏閩中一再權篆未展其志遽於客臘十日化去年止五十有一且無子嗣哀哉因仍用沈韻以記始末光緒八年正月八日　丁丙

依然穀日藹晴暉廿四年來逸興微泉水不流吟草去山靈先讓墨華飛那堪讀畫鷗俱杳莫怪棲堂燕早稀重綴殘編留故事恍驚城郭令威歸

喜得石田冷泉亭圖依韻題後　孫宗濂隱谷

消受朝嵐與夕暉未應清福此生微泉聲覺其塵心冷鷲嶺疑隨妙筆飛詩墨似人眞瘦損烟雲見此亦依稀小山欣賞風流在又慶松窗得所歸

石田先生畫冷泉亭圖向在小山趙氏後爲先人所藏題詩次韻手澤常新敬步後塵以志欣賞　孫仰曾景高

百年卷軸照清暉藏弆頻經力豈微一鐙春涼青嶂合八窗晴畫白雲飛品題已徧人俱重眞蹟如斯見亦稀讀罷遺篇增孺慕林泉撰杖暮忘歸

白石翁冷泉亭圖紙本立軸高二尺九寸寬一尺五寸下畫平坡犖石作大小樹七株未葉者四有葉者三一亭翼然不作人物上畫平山非必是飛來之嵌空蕭林之蔚茂淡筆皴擦濃墨點苔旁作沙水數層曲折潺湲砉然可聽山後作渲暈遠峰一二而已脫盡本來面目宛然倪迂蹊徑昔石田喜倣倪迂自以爲神肖而其友在旁睨之謂爲過矣復擬之而復曰又過矣石田不以爲忤益其勇猛精進時多而撤手游行時少也是幅側鋒取勢淡染取姸幾幾惜墨如金遂得融釋脫落之妙此

老胸無點塵而又借勝流入勝地流連光景興之所到急起直追乃不覺得此傑構如使其有意爲之轉未必爾矣畫本留靈隱僧舍轉至龔田居紅藕莊又入小山堂趙氏今藏孫氏壽松堂實爲武林有數名蹟余與備之茂才締交閱四五年始得寓目其珍秘可想見也丙辰五月備之招遊寶石山莊別業借閱畢記而歸之烏程陳焯

案史鑑字明古號西村吳江人沉酣經史博洽古今於成化十六年與沈周並徵修憲宗實錄不行世居穆溪擅園林之勝客來訪者陳彝鼎圖書古色照耀不滅顧瑛玉山草堂於書無所不通尤長史學文章雄深古雅卓然成家著有西村集其游杭在成化七年辛卯二月與鎦僉憲英沈啟南繼南兄弟同行撰游記十篇記中所謂乘月歸靈隱直指堂啟南秉燭作圖相與賦詩其上留山中爲故事者皆冥搜苦思務出奇語以相勝夜半猶吟聲嗚嗚然不休者正謂此也汝泰字其通汝氏肇自商之汝鳩汝方賜姓受氏居吳江者最多惟黎里爲然十室其五他處所無也適於學子處借觀西村集因識之己未六月焯又記於瑞安三益亭

光緒乙未春與金明齋鑑論畫偶及石田翁冷泉亭圖明齋云華亭許鐵珊明府咸亂後閱購一幅或即此圖余謂明府雖亡令子善繼乞代借觀一月後圖果來諦視之乃著色畫非原物也怏怏久之今閱陳暎之教授焯湘管齋寓賞續編載有此圖且知中經壽松堂藏弃景高先生爲趙意林徵士女夫翰墨因緣尤徵佳話特不知何年轉入謝氏耳因補刊孫詩二章陳跋二篇證明授受溯洄源流并示壽松後人仁甫康侯喬梓留心物色以延先雅儻能書畫通靈終有珠還之日也丁丙再筆

虎林游記

宋書十氏
栞行餘校
孫尌楯署

武林遊記

明　高攀龍　著

庚寅八月余以事遊嘉湖間而武林在杖屨中矣幼時聞長者談其湖山之勝至此遂擬遊焉以朔日行同行者楊君益卿俞君汝定也先是約同年華德元與偕謁座師沈晴峰德元行後維舟蘇之閶門俟之德元至聯舟行五日抵平湖是時天久旱農困已極晚而小雨秋飆颯然六日謁晴峰公公言其郡守黃仰齋令人劉往黃公爲守者二而謫者二矣今復守

嘉自奉惟蔬腐日早起坐堂皇門無守者卽窮鄉下邑婦女豎稺皆得自達胥隷無敢呵沮監司兩院檄至卽繳悉事不可意輒封之還監司使者嚴憚公不啻如其屬士大夫登公堂亦凛凛無敢爲居間者余爲跂仰久之七日已擬回棹而適聞平湖去海僅數里而遙蓋余未嘗觀海德元亦然遂偕往且欲觀晝潮舟抵乍浦不暇呼舁人疾趨而前過乍浦堡至海濱可三里未見海數百武已聞濤聲若風撼萬樹須臾蒼茫接天紺赤無際歷歷遠山在天水縹渺之間疑爲浮雲徐觀之皆山也潮至亦無他奇但漸益坎而來初海塘去海可半里潮至則直逼塘觀盆嘯洪濤撼足矣徘徊良久心目曠然晚復抵平湖別德元余竟至嘉興在煙雨樓樓前臨湖下復有石臺顏曰釣鼇磯觀湖更曠湖中足蔆芡右環居民星列左環綠樹參差亦見小致九日次崇德天復雨杞人之憂稍解十日次塘棲雨更甚作詩志喜十一抵杭飯畢冒雨至昭慶寺止焉得一僧號惠谷者吾邑人也頗慧余急欲顏色西湖日將晡雨小止急索屐至湖濱徐步蘇隄隄爲中貴孫隆新葺舊隄所植惟桃柳孫復襍植諸卉甚整隄界于內外湖中兩湖之勝俱擅

之矣是時雨絲陰濛水煙籠樹遠山層疊濃淡相間內湖荷香襲人遊人歌吹與點點魚舟錯落左右瞻眺恍然自失旦日買舟遊外湖自寺前解維放于中流表裏青山參差綠樹朱碧樓臺掩映秋水所到可入圖畫午漏抵淨慈殿宇殊宏敞雨復作絲卒卒而返至龍王廟卽三賢祠也唐白香山宋蘇學士林處士主在焉堂顏曰會景又曰濛碧軒前築露臺三面繞山臺下植荷水煙山翠在檻闌之間已至湖心亭四面可憑眺少憩至望湖亭繇亭而前卽中貴所築新隄矣乃舍舟徐步隄上暝而抵寺旦日遊內湖解

辮即至大佛寺已至放鶴亭林處士墓也低回墓側思不得如處士長主湖山誦詩讀書俯仰出入于煙雲水月之間一爲悵望左上爲四賢祠前三賢復益唐李鄴侯泌也蓋杭地近海民久苦江水鹵惡至泌始開六井鑿陰竇引湖水灌溉民得其利然湖泉葑蔓易壅六井湮塞隨之後李能修其業者白後白能修其業者蘇杭人尸祝三公有以矣夫三公文章政事無論也而處士以清風高節雁行俎豆士迺猥云窮達哉已至武穆祠墓肅衣冠拜謁至瞻遺像繞墓三帀南枝蕭蕭秋風颯然便欲泣下汝定持巨石擊檜賊頭聲硜然稍爲吐懣歸舟復泊漾碧軒臨臺小坐遊人縱橫歌聲笑語頓失秋山蕭瑟已而明月滿湖矣復式望湖亭平波印月遠樹籠煙野色蒼茫漁鐙隱沒心境一佳汝定益卿清興遄飛鼓余仍勿舟而命趾隄閒花影交錯至景物尤佳處輒趺坐玩覩命酒三四行而歸旦日爲十四矣湖境已涉遂屈指南北山早起詣玉泉泉池可畝許隱隱見泉從石隙中迸出因詠樂天詩湛湛玉泉色悠悠浮雲身閒心對定水清淨兩無塵心賞之元時舊畜五色文魚爲遊人奇覩客秋一夕爲盜所盡傷泉遠近千畝轉灌悉仰給泉云已至傅家莊小有泉竹之致已至集慶飯畢取道三竺孤峰插天竹木參雲過嶺至呼蝯洞晉僧慧理嘗畜白蝯六朝僧智一亦畜蝯于山每臨澗長嘯則諸蝯皆集故以名洞洞止一石虢益卿曰積陰之中懼有毒焉余不敢入蒼頭以火礮投入其聲通山後乃知洞深不測也已至靈隱殿燬而新剏唐人蓋多詩詠宋之問有云樓觀滄海日門對浙江潮今寺前據山不識所謂山麓有亭即泠泉也泉從石中泠泠而去奇石纍纍皆如刻珪削玉森立其前緩步至飛來峰飛來又名靈鷲晉咸和西僧慧理來登斯山歎曰此中天竺國靈鷲山之小嶺不知何以飛來故峰有二名峰高不踰數十尋而怪石壁削若駭豹蹲獅衡從偃仰益玩益奇異木突生巨石中根出石隙遂合爲一其下三洞委蛇相屬嚴扃窈窕屈曲通明懸泉淅淅乳溜垂垂或圓澤似蓋或絢綵如霞不可名狀盤旋稍憊就洞中小憩此時前後應接不能默識躍起復繞之二帀上下藤蔓入左出右柔身入石穴然燭究洞底有徑必窮適自快然猶不忍恝爾冷泉復徘徊澗底臨流枕石偃仰少選率爾成詩寄志起來明月已在峰巔松蘿弄影矣歸寺坐月

文昌殿前念明日南山諸勝欲稍畜精力遂各就枕早起至龍井泉泉味澄冽中有藍魚盈尺出沒窮穴寺僧言其寺有十景因導余一一識之辟塵鑪乃宋時一石鑪瑩潤如玉惟一足微損神運石高可六尺許奇怪兀突有木香穿繞竇中正統間中貴李德因早合力士淘龍井中得之上刻神運字旁多款識然漶漫不可讀矣一片雲石高丈許玲瓏若鏤刻在鳳凰嶺又上則獅子峰一石儼然肖之餘所稱浣花池插劍泉浴鱗池仙人洞過谿亭皆湮沒無足稱僧復延至其精舍曲折幽藏圖畫滿壁依山開窗巧石縱橫汲泉烹龍井茶飲之已至煙霞洞石脂凝五色如霞可三四十步擴然開朗後漸窄深入不可測聞杭人以雄黃塗身持火入取白泥作餅粉進數里未竟其底也洞右百武有石峰下垂曰象鼻石刻肖已至水樂洞水從洞中流出清響如樂取道南高峰益卿汝定疲矣余獨鼓昇人往絕頂極峰石竹木之勝東可瞰湖山南頫大江第爲蔥蒨所翳不能遐覽時桂叢盛放飄香滿山歸途袂拂峭石肩摩青篁仄曳徐下復苦易過已至八仙臺乃何氏宗祠無他致已至石屋洞洞開廣度三丈如軒榭所恨四周皆刻佛像

天巧削盡前飛來煙霞亦然傳皆元時胡僧所爲洞底邃窄不測中貴孫隆復立石門限之是日十五杭人競將泛月而陰濛作雨余亦促歸從六橋迆邐而西得飽長隄兩湖之致道經陸宣公祠入謁祠前臨湖甚敞麗抵昭慶暮使童子覘湖隄遊人作何狀歸報寂寞甚遂就寢中夜雨甚晨復雨余曰度不能久旅吳山之勝可奈何皆冒雨行入杭城雨遂漸霽貫城中闤闠之盛自金陵而下無其比已過吳山曰吳山者春秋時爲吳南界以別于越故云從高下瞰萬戶鱗櫛市聲襍沓耳目俱勝更上謁子胥祠所謂十廟者惟城隍廟眺江稍佳耳竟至瑞石山秀石玲瓏愈上愈奇堪與飛來峰石相抗而獨無佛像削損上有紫陽菴丁野鶴遺蛻在焉更上爲橐駝峰雪風洞洞不甚深余與益卿汝定偕惠谷坐于峰下四周峭石聳立當空一石突兀上覆時復雨天光漏處淋滴滴瀝而巨石所覆恰庇一几四人更尋徑至絕頂近俯闤闠遠眺湖山大江蒼茫俱落眉睫曠然大快余謂遊之益人多矣山岳之峻絕江湖之浩漫皆令人有萬仞壁立百折不回之思而煙雲變態洞府幽奇又令人飄然神往一洗塵世之想至于登高俯下千

望極目天地戶牖萬像晦明當此之時其境有不可得而言者矣故余自觀海之後復一快于慈山云復出清波門至萬松嶺松已濯濯矣至萬松書院宏治中參政周公木燬報恩寺而建大成殿中設先師像及四配十哲余恭謁畢殿後爲明道堂堂後爲周程張朱五先生祠旁出則艸莽中楚楚秀石卓立舊有軒亭已皆荆棘矣更轉徑則臨湖山地境絕佳志稱有浣雲池不得其處白樂天詩白雲本無心舒卷長自潔影落一鑑空可浣不可涅鳶飛魚躍間上下俱澄徹此意難與言覽之自怡悅旨哉其言矣以余所

見在處佛殿鼎新木聲丁丁不絕至此獨草棘淒涼一望蕪穢何也一爲慨歎復自六橋隄還山光水色取之無盡抵寺大雨踵至明日雨不可出又明日爲十八僧邀觀潮復自六橋隄往冒雨出復稍稍霽取道至虎跑泉一潭澄泓寺僧言舉呪誦經可使其泉貫珠而起余心私謂動靜乃泉之常耳與益卿傍闘觀之泉忽躍然珠起觀壁間坡公有詩刻碑余甚取其因病得閒殊不惡心安是藥更無方之句和詩有鳥啼深樹僧方定花落閒門日正長亦見風致已至眞珠泉澄碧可愛已至江頭風靜波平雨晴山澹景物殊佳觀六和塔徐步江濱俟潮江濱人云今年潮不波索然而返余觀志知浙江潮不波甚非國家所宜復動杞人之愚矣自一橋舍舁泛舟而歸十九日浩然歸念蒼頭束裝余欲按書肆中以葉舟泛湖至湧金門貫城步歸湖山煙光縈帶兼以雨色淒淒歸舟返顧猶不勝情越二十五日抵蘇門旦日至虎邱少步而歸

志正氣豪文采飆發後來闇淡靜深之基築于此矣蓋正初未見此記以爲三時之嚴潔是精進時水居之淡曠是得手時可樓之隨寓無心是結果

時未知其三十以前英豪忼慨錦心繡腸有如此者緬想陽明先生文章氣節事功道德無所不備可謂本朝第一人愚謂陽明第一才人非第一學人也高子不及者事功爾然陽明嘗荅人云吾請盡捐所長亦不失爲全人此可參兩君子之學矣君子多乎哉門人嘉善陳龍正謹跋

摘錄三時記二則

奠晨五弟先別歸日葵四弟則西湖之興躍如也八月二日至嘉善弔璞齋父母之喪璞齋病已黯然不欲勞之小語而別三日至檇李拜吳海洲弔朱虞對封公之喪虞對留晚話四日海洲約飲于煙雨樓竟日六日至武林寓大佛寺湖山在軒几間昏旦弄色媚人舍館定與日葵四弟往訪舊寓僧寄滄遇吳子往陸古樵古樵名粹明廣東新會人萬里孤身東遊訪學三年矣予往見而奇之朝夕與俱其人清苦澹

武林遊記　九

默終日靜坐或至閉戶經月與之錢則辭與之衣寒則衣之煖而返之井然不苟也問其所從師曰朝陽蕭自麓問其學曰主靜謂予曰只要立大本一日有一日之力一月有一月之力務要靜有定力令我制事無使事制我余深喜其言又嘗謂予往曰靜後覺眞氣從丹田隱隱而生予又懼其誤認主靜之旨也子往有小舟如葉攜入湖中午後余五人共載而泛張布颿信風所之甚見氣象遊淨寺而歸賦詩志之八日蚤起獨步山薄中或登高而眺或臨水而坐悠然于無人之境別有一種意況午歸小憩再與日葵四弟步六隄帶月而回至斷橋月佳甚命酒而飲各有詩句酡顏抵寺則子往古樵來言如此良夜不當泛舟邪五人別坐一舟蕩小舟取酒童子踢而敲水汪入畫溼子往所攜興沮而回余謂一日中所得于山水者多矣進而不已宜其咎也九日與日葵四弟出遊至高麗寺遇雨雨止往法相寺飯後觀錫杖泉叢桂盛發亞覆泉上醲芳清響極一時之勝相與樂之遂止寺中明日遊石屋水樂洞至滿家莊觀桂則桂已後時遂往五雲此武林諸山最深處所謂九溪十八澗者兩山之間泉凡九深澗凡十八曲五雲于

武林遊記　十

諸山最高諸山至此而盡山外則大江矣從絕頂眺望大海莽然江流縈繞千山蹲踞收入一覽更無遺恨飯于山菴取道天竺上下岡巔昇人指點頗得兩浙之概復遊飛來靈隱而歸十一日丁長孺至日葵四弟別去執手不免悽惻一笑而意解十二日王洪陽公以書來因託寄朱鑑塘中丞遂確齋兄書午後長孺約遊湖小坐蘇隄月色不佳興亦不至朱梧峰聊爲鼓琴夜色淒淒懶緩而散十三日洪陽來余以野服偶寓湖濱不能入城交際遂謝不見方散步歸則錢繼修傅太恒持舟來拉往眺泛太恒復云閒尊

昭慶以待夜談舟抵寺前維于池岸岸狹水齊予旣短視暝色蒼茫遂步入水中太恒急命僕援之不至狼狽一時解衣驚迫之情更深見其交誼也更衣入寺長孺亦至呼酒大浮酒酣耳熱日閒偶聞一士人炎涼之狀深愧其復負時名偶爾談及抵掌盡發繼修太恒俛而聽之余遽省其非別歸就寢思一時言行俱失三復小宛之六章不能成寐明日范熙陽公枉駕亦謝之余欲湖上過中秋且觀潮而去及長孺來隱蹤遂露軒葢時臨不可居矣遂行長孺送至江口小酌六和連日意態頗倦此夕明月臨江不能飲酒亦覺幽藴內攻不暢諸外也長孺復遠步送余登舟慨然作別十五日五鼓渡江

廿四蚤至杭州寓元妙觀范熙陽來相對半日絕非世情別去買書肆中時以范平麓之死致逮彭直指魯軒王洪陽亦革任每逢父老輒詢其事無不扼掔歎息謂二十年來未見此撫按民之不幸一至于此至言范死之故則直指絕無搏擊之實中丞更博大裕民時論之盭甚矣廿五宿舟中明日大雪思湖上之勝神興飛舞而蒼頭倦遊卒爲所尼廿七至唐棲弔卓月坡之喪稺成兄弟留小坐會胡元敬休仲之尊人也一市賈耳三十喪偶遂絕欲不娶二十年來稍稍知讀書求身心之要奇士也休仲亦沈潛向裏與卓稺成吳子往三人爲同志之友葢俱有拔俗之韻焉談夜分而別廿八復雪三日不霽東風逆舟日行數里初一至嘉興風雪益甚遂易小舟而前至新安訪華鑫陽踐別時之約也秀谷在焉遠客初歸故人握手問得庭闈無恙便呼酒自慶一時風味殊不可狀酒酣下榻覺而辨色矣急起登舟至家時二月四日也秋往春歸凡歷三時云

湖山敘游

錢唐丁氏刊

湖山敘遊

敘湖記

西川劉遲述

湖景麗於晝湖情暇於夜主一舟焉以司晝夜之長晴開雨泊傍樹依雲栩栩然也雖然猶未也神飄忽而無所着其爲遊也不靜矣於是舍舟而僦居半在山而半在水背高而憑流浣以紅而沃以青眠食於其間徘徊於其上極朝昏之變態看烟雲之吐吞其於湖也亦非泛泛焉者矣雖然亦未也湖之境有未歷湖之情終未周也於是乃以一艇一杖出没於堤

橋烟水之中艇與杖止艇止杖與任心意之所如指晴雨以作輟無刻不以遊爲事無日不與湖相周力之所到必逐境而尋求力所未到亦望焉而生羡倘作盡日心目茫然第覺細柳成烟荷風自拾畫閣臨波而半開遊艇依巖而雲集歌吹生香綺羅如水其錢塘湧金之間平長林綠暗綴巖壑以參差衆阜縈縈對波光而晚冷松高石瘦澗遠橋幽其雷峯南屏之間平綠乍沈而乍浮峯時高而時下閒雲傍于汀渚野鳥集于菱蘆花柳陸離荒堤如帶魚蝦遊泳池畦如圍其三潭六橋之間平林巒依烟而近遙塔廟隨山而掩映平堤烟斷遙憐數點之紅荒樹梅青懷想歸來之鶴波閒水澹藻潔萍浮其新堤孤山之間平堤遙而樹影如霧林開而山閣無人兩山相對空翠自生一水澹涵清光抹出新篁摇戛時聞萬竿之雨烟古蕩無波長留千載之幽魄其西泠裏湖之間平浮屠高出于雲端金碧輝煌于水上歌聲自沸林壑傳香草腥而漁于初迴波空而鐘響時出其段橋片石之間平望紅紫而目駭觸青翠以魂揺策我笻竹泛彼輕舟山色空濛水光瀲灧酒清茗潔友契身閒醉醒故人之前坐臥琴書之內餘念都盡夢想不

驚一艇一杖之間所得豈淺鮮哉乃當新秋乍來客病初愈從先之見聞已斷後來之識想未交暑忽忽其將辭涼悠悠而欲至友朋咸恕我懶酒肉不棄我心骨輕宜水神怯知幽衣服有情風烟可愛琴尊筆墨寄之一艇往復徘徊恃此一杖或振衣以長嘯或抱膝而苦吟霞斷烟銷雲移星徙或微月暫出于林端或野火時生于山曲或雨過而初晴或更闌而將曉或深夜風號而萬山皆響或中宵病雨而湖水波飛或漁唱偶出于菱菰或佛燈依稀于古寺或湖光不起而竟夜無聲或一筏孤橫而悄然私語當斯際

也乍有所見偶有所聞聳心動懷自不能已會心不遠感慨係之目恍恍其如搖意繇繇而不斷細求其故亦復冥茫是湖生秋耶是秋生湖耶是病生客耶是客生病耶是秋湖生病客耶是病客生秋湖耶精神杳忽泛不可求耳目驚疑曠無所着知古人之不遠見後來之心期嗚呼清緣易失年少難留逍遥于山水之間優游于花柳之下則一舠一杖曷不足以了吾生而畢吾事乎是又用以自幸而不敢不以自儆者也聊爲之記以識一時之精神焉

敘山記

遊湖者出錢塘泊南屏一入裏湖而返以爲觀止矣其有好事者欲捨湖而之山不過一往靈隱由六橋三潭而歸人未嘗不以爲異也而予心訝之問之趙子伯邕曰今吾欲爲山遊亦有可以稍易其境以幻我心目者乎趙子曰南而南峯北而北峯其輻輳肱背間者不可勝數計之以月迺可盡之耳予時心善之而病不能往也越十日病脫神爽新秋乍來涼氣冷冷以洗人弱質飄飄而思舉兩峯清氣來往衣履之間萬壑雲光浮游心目之上迺扶杖登輿攜樽出君所向無方山山誘我所之未遂步步生幽俗客不能相從好朋不招而至暑不迫我以威雨不阻我以澁病初愈而胸無一事神少怯而足不以疲抱一往之深情相羊焉以問乎水逍遥焉以之乎山未陟嶢岧而心懷已霽乍投林壑而魂魄皆幽夷險以登臨覩足力爲憩住朝往夕返雨止晴興幽不必其皆收意豈焉而期適南北峯之勝豈遂難窮哉爾乃遵道湖邊望西林而右折古藤老樹茀蔚其間蜩響禽聲搖曳其際林盡道窮見一山飛舞而下者爲北峯之支從山支取道仰古松俯幽石聽新篁履纖流穿徑過橋出林落磴迺見一石鐵色雲質若飛若停者

爲紫雲洞從洞中窺天天小如掌從洞中瞰雲雲出如沸出洞口下高崗蒼碧遞來而不斷彙然而可望者爲金鼓洞崗盡道夷平疇緑舞聽洞上之風望四山之美委蛇于長禾肥草之中有寺葱葱當其前者爲玉泉寺寺有二水一水清皎可鑑絲髮有大魚千頭散其中者爲玉泉池一水沈滑無滓而波面滴滴作受雨狀者爲法雨泉從玉泉返至岳墳道左折飛葉洗目涼風搖耳流淙淙以自續烟漠漠以相交柳盡橙來行窮花出有峯嵯峩而立而一水帶其前者爲飛來峯峯來如墜峯勢如暫立瀨響歷歷若裂繒

帛尋響而前不數武一剎魏然當其前者爲靈隱寺寺前不數武細泉戛戛而鳴紫薇婷婷而舞木石參差亭館崖錯者爲包家園舍園而前仰空濛入翡翡山嵐在衣磴響生足大壑陰陰而日滲文瀑娛娛以雨飛足疲行倦而一寺適當可憩之所者爲韜光從寺門而盼高岑層層送靄攀古蘿而上荒砌步步生寒砌斷蘿空一坪坦焉其上近可以眺湖而遠可以眺江者爲岑之頂寺後有洞凝寒言語皆響者爲維摩洞返故道繞飛來峯之根以右折不出里許見三石峭瘦而倚於峯之側者爲三生石從三生石返至五橋投空林茅舍而入石樹能奇巖壁生冷一溪綠暗覆流泉而響幽兩峯叢深映山雲而氣冥猿鶴翛然時有梵音溢林外者爲法相寺由法相左折而度坂橋入荒徑碧青相接禽鳥相鬧一屋蓬然而臨於路者爲石屋從石屋去里許有洞鏗然而出瀑聲籟響相答水石相商聽之若環佩之舞者爲水樂洞舍水樂而登高阜入幽濛江氣湖光時隱現于林杪峯紋塔影恍浮動于眉端而適以一臺收其渙爲烟霞寺寺後有石丹碧色冷氣陰濃時聞淅瀝之聲者爲烟霞洞出洞門而撫深壑幽度重泉危躡岧嶢身寄

虛空之外目亂羣峯之前來往無定倏然東西偶見一菴葱然而隱于古蘿中者爲新菴舍新菴而越危岑望町畦幽響自生野花亂綴一泉清且冽而出于寺門者爲龍井從龍井以達于湖過六橋踰南山傍巖沼江升巒陟岫十餘里迺見一亭負山憑江而危立者爲五雲亭出亭躡磴凌崎嶇盤青空林澗壑在下心眼爲開近俯湖上諸峯則怒生叢指若花蕊之初開遠眺江上諸岫則奔走披離帶烟光而明媚江水隨秋以共適湖波吹碧而無休遙望一寺于飛峯之巔聳然自振以通江湖之氣爲五雲端踰五雲端尋山蹊而返歷嶮巇雜荒蕪麋鹿爲羣猴狖相狎目不得停足不得住壁立以抵山根若從雲端而墜者爲十八澗之首從此而涉清流履白石兩山翠合眾響相傳橋屢過而不知澗往來以相送山窮水盡湖湛然而明于前者爲十八澗之終目紛紜于古碧浮青耳搖亂于湍流樹響鼻悅惑于嵐氣花香手憶攀援足懸登躋意有所會作息因之或臨風而振衣或踞石而披跣或劃然而嘯或含悽而吟或欬笑于松竹之中或疾呼于泉瀑之下過溪橋而恍恍望巖谷以悠悠涼葉思紅空林戀綠羣峯寂寂依素秋以爲

魂濕翠盈盈杖湖光而自定時見寒潭之集影時聞跫然之一聲懷抱伊何語言皆塞我其爲新愈之人乎我其爲久旅之人乎我其爲深山之人乎我其爲淸秋之人乎笑而不答人不能知愀以無言己亦不解悲古今之不一慨心事之非遙恍情性之皆移覺肺肝之無主南峯北峯之閒亦豈止幻吾心目而已耶因記之以自識焉爾

四時幽賞錄

光緒甲午

張景雲署檢

錢塘丁氏刊

自序

余雅尙幽賞四時境趣雖異而眞則不異也卽武林一隅幽境幽趣供人賞玩者亦復何限特好之者未必眞人自負幽賞非眞境負人也若能高朗其懷曠達其意超塵脫俗別具天眼攬景會心便得眞趣況賞心幽事取之無禁用之不竭跬步可得日夕可觀眞如淸風明月不用一錢買也夢想神游余將永矢勿諼矣世果有何樂可能勝之耶條錄一册願與同調共之萬厤庚辰臘月錢塘高濂

四時幽賞錄總目

春時幽賞

孤山月下看梅花　八卦田看菜花
虎跑泉試新茶　保叔塔看曉山
西溪樓啖煨筍　登東城望桑麥
三塔基看春草　初陽臺望春樹
山滿樓觀柳　蘇隄看桃花
西泠橋玩落花　天然閣上看雨

夏時幽賞

蘇隄看新綠　東郊玩蠶山

三生石談月　飛來洞避暑
壓隄橋夜宿　湖心亭采蓴
湖晴觀水面流虹　山晚聽輕雷斷雨
乘露剖蓮雪藕　空亭坐月鳴琴
觀湖上風雨欲來　步山徑野花幽鳥

秋時幽賞

西泠橋畔醉紅樹　寶石山下看塔燈
滿家衖賞桂花　三塔基聽落雁
勝果寺月巖望月　水落洞雨後聽泉
資巖山下看石筍　北高峯頂觀海雲

策杖林園訪菊　乘舟風雨聽蘆
保叔塔頂觀海日　六和塔夜玩風潮

冬時幽賞

湖凍初晴遠泛　雪霽策蹇尋梅
三茅山頂望江天雪霽　西溪道中玩雪
山頭玩賞茗花　登眺天目絕頂
山居聽人說書　埽雪烹茶玩畫
雪夜煨芋談禪　山窗聽雪敲竹
除夕登吳山看松盆　雪後鎮海樓觀晚炊

四時幽賞錄總目畢

四時幽賞錄

錢塘高濂深父著

春時幽賞

孤山月下看梅花

孤山舊址逋老種梅三百六十已廢繼種者今又寥寥盡矣孫中貴公補植原數春初玉樹參差冰花錯落瓊臺倚望恍坐立圖羅浮若非黃昏月下攜尊吟賞則暗香浮動疎影橫斜之趣何能眞見實際

八卦田看菜花

宋之籍田以八卦爻畫溝塍圓布成象迄今猶然春

時菜花叢開自天眞高嶺遙望黃金作埒碧玉爲畦江波搖動恍自河洛圖中分布陰陽爻象海天空闊極目杳然更多象外意念

虎跑泉試新茶

西湖之泉以虎跑爲最兩山之茶以龍井爲佳穀雨前採茶旋焙時激虎跑泉烹享香清味冽涼沁詩脾每春當高臥山中沉酣新茗一月

保叔塔看曉山

山翠遶湖容態百逞獨春朝最佳或霧截山腰或霞橫樹杪或淡煙隱隱搖蕩晴暉或巒氣浮浮掩映曙

色峰含旭日明媚高彰風散溪雲林皋爽朗更見遙岑迴抹柔藍遠岫忽生濕翠變幻天呈頃刻萬狀柰此景時值酣夢恐市門未易知也

西溪樓啖煨筍

西溪竹林最多笋產極盛但筍味之美少得其眞每于春中筍抽正肥就彼竹下掃葉煨筍至熟刀截剝食竹林清味鮮美莫比人世俗腸豈容知此眞味

登東城望桑麥

桑麥之盛惟東郊外最闊田疇萬頃一望無際春時桑林麥隴高下競秀風搖碧浪層層雨過綠雲繞繞

雉雊春陽鳩呼朝雨竹籬茅舍間以紅桃白李燕紫鶯黃寓目色相自多村家閑逸之想令人便忘艷俗

三塔基看春草

湖中三塔寺基去湖面淺尺春時草長平湖茸茸翠色浮動波心浴鷺狎鷗飛舞惟適望中深愜素心兀對更快靑眼因思古詩草長平湖白鷺飛之句其幽賞自得不淺

初陽臺望春樹

西湖三面遶山東爲城市春來樹色新豐登臺四眺淺深靑碧色態開呈高下參差面面迴出或苒苒浮煙或依依帶雨或叢簇山村或掩映樓閣或就日向榮或臨水漾碧幽然會心自多胸中生意極目撩人更馳江雲春樹之想

山滿樓觀柳

蘇堤跨虹橋下東數步爲余小築數椽當湖南面額曰山滿樓余每出遊巢居于上倚闌玩堤若與檐接堤上柳色自正月上旬柔弄鵞黃二月嬌拖鴨綠依依一望色最撩人故詩有忽見陌頭楊柳之想又若截霧橫煙隱約萬樹欹風障雨瀟灑長堤愛其分綠影紅終爲牽愁惹恨風流意態盡入樓中春色蕭騷

授我衣袂間矣三眠舞足雪滾花飛上下隨風若絮浮萬頃繚繞歌樓飄撲僧舍點點共酒旌悠揚陣陣追燕鶯飛舞沾泥逐水豈特可入詩料要知色身幻影是卽風裏楊花故余墅額題曰浮生燕壘

蘇堤看桃花

六橋桃花人爭艷賞其幽趣數種賞或未盡得也若桃花妙觀其趣有六其一在曉煙初破霞彩影紅微露輕勻風姿瀟灑若美人初起嬌怯新妝其二明月浮花影籠香霧色態嫣然夜容芳潤若美人步月丰致幽閒其三夕陽在山紅影花艷酣春力倦嫵媚不

勝若美人微醉風度羞澀其四細雨溼花粉浴紅膩鮮潔華滋色更煙潤若美人浴罷暖艷融酥其五高燒庭燎把酒看花瓣影紅綃爭妍弄色若美人晚妝容冶波俏其六花事將闌殘紅零落辭條未脫半落半留兼之封家姨無情高下陡作使萬點殘紅紛紛飄泊或撲面撩人或浮尊沾席意恍蕭騷若美人病怯鉛華消減六者惟眞賞者得之又若芳草留春翠茵堆錦我當醉眠席地放歌咏懷使花片歷亂滿衣殘香隱隱撲鼻夢與花神携手巫陽思逐彩雲飛動幽歡流暢此樂何幽

西泠橋玩落花

三月桃花蘇堤落瓣因風蕩漾逐水周流飄泊孤蹤多在西泠橋畔堆疊粉銷玉碎香冷紅殘片片似對騷人泣別豪舉離尊當爲高唱渭城朝雨

天然閣上聽雨

靈雨霏霏乍起乍歇山頭煙合忽掩青螺樹杪雲蒸頃迷翠黛絲絲飛舞遙空濯濯飄搖無際少焉霞紅照水淡日西斜峰巒吞吐斷煙林樹零瀼宿雨殘雲飛鳥一望迷茫水色山光四照蕭爽長嘯倚樓騰歌浮白信知變幻不常陰晴難料世態春雨哉翻覆人哉過眼盡是鏡華當著天眼看破

夏時幽賞

蘇堤看新綠

三月中旬堤上桃柳新葉黯黯成陰淺翠嬌青籠煙惹溼一望上下碧雲蔽空寂寂撩人綠侵衣袂落花在地步蹀殘紅恍入香霞堆裏不知身外更有人世知已清歡持觴覓句逢橋席賞移時而前如詩不成罰以金谷酒數

東郊玩蠶山

初成蠶箔白繭團團玉砌銀鋪高下叢簇絲聯蓓蘽

儼對雪嶠生寒冰山耀日時見田翁稱慶鄰婦相邀村村撾鼓賽神繅車煮繭倉庚促織柳外鳴梭布穀催耕桑間喚雨清和風日春服初成歌咏郊遊一飽菜羹麥飯因思王建詩云已聞鄰里催織作去與誰人身上著之句羅綺徧身可不念此辛苦

三生石談月

中竺後山鼎分三石居然可坐傳爲澤公三生遺迹山僻景幽雲深境寂松陰樹色蔽日張空人罕遊賞炎天月夜煮茗烹泉與禪僧詩友分席相對覓句賡歌談禪說偈滿空孤月露浥清輝四野輕風樹分涼

影旹儼人在冰壺盲欲譚空玉宇寥寥巖壑境是僊都最勝處矣忽聽山頭鶴唳溪上雲生便欲駕我僊去俗抱塵心蕭然冰釋恐朝來去此是卽再生五濁慾界

飛來洞避暑

靈鷲山下巖洞玲瓏週迴虛敞指爲西域飛來一小巖也氣涼石冷入徑凜然洞中陡處高空若堂窄處方斗若室俱可人行無礙頂處三伏燻人燎肌燔骨坐此披襟散髮把酒放歌俾川鳴谷應清冷洒然不知人世今爲何月顧我絺綌不勝秋盡矣初入體涼

再入心涼深入毛骨俱涼哉人間抱暑焦爍雖啖冰雪不解而嚴冬猶然者匆令知此清涼樂國

壓隄橋夜宿

橋據湖中下種紅白蓮花方廣數畝夏日清芬隱隱襲人霞標雲彩弄雨欹風芳華與四圍山色交映携舟捲席相與枕藉乎舟中月香度酒露影溼衣歡對忘言儼共淨友抵足中宵清夢身入匡廬蓮社中矣較與紅翠相偎衾枕相狎者何如哉更願後期與君常住淨土

湖心亭採蓴

舊聞蓴生越之湘湖初夏思蓴每每往彼採食今西湖三塔基傍蓴生既多且美菱之小者俗謂野菱亦生基畔夏日剖食鮮甘異常人少知其味者余每採蓴剝菱作野人芹薦此誠金波玉液青精碧荻之味豈與世之羔烹兔炙較椒馨哉供以水蔌啜以松醪咏思蓴之詩歌採菱之曲更得嗚嗚牧笛數聲漁舟欵乃相答使我狂態陡作兩腋風生若彼飽膏腴者應笑我輩寒淡

湖晴觀水面流虹

湖山過雨殘日烘雲巒靄浮浮林鋪翠溼浴晴鷗鷺

爭飛拂袂荷風薦爽忽焉長虹亘天五色熾焰影落湖波光彩浮濯乍駭蛟騰在淵滉盪上下水天交映爍電絕流射日蒸霞似奪頷丸晚色睥睨靜觀景趣高遠不覺胸中習氣欲共水天吞吐此豈豐城伏劍時爲幽人一剖璞中蘊色

山晚聽輕雷斷雨

山樓一枕晚涼臥醉初足倚欄長嘯爽豁吟眸時聽南山之陽殷雷隱隱樹頭屋角鳩快新晴喚婦聲呼部部矣雲含剩雨猶着數點飄搖西壁月痕影落湖波溶漾四山靜寂兀坐人閑忽送晚鐘一濤俗耳漁

燈萬盞鱗次北來更換睫間幽覽使我眼觸成迷意觸冥契頓超色境勝地

乘露剖蓮雪藕

蓮實之味美在清晨水氣夜浮斯時正足若日出露晞鮮美已去過半當夜宿岳王祠側湖蓮最多曉剖百房飽啖足味藕以出水爲佳色絲爲美旋抱西子一彎起我中山久渴快賞旨哉口之于味何甘哉況蓮德中通外直藕潔穢不可污此正幽人素心能不日茹佳味

空亭坐月鳴琴

夏日山亭對月暑氣西沉南薰習習生凉極目遙山盤鬱冰鏡兩湖隱約何來鍾磬抱琴彈月響遏流雲高曠撫秋鴻出塞清幽鼓石上流泉風雷引可避炎蒸廣寒遊偏宜清冷樂矣山居之吟悲哉楚些之曲泠然指上梅花寒徹人間煩憤矣噫何能即元亮無絃之聲得塵世鍾期之聽哉宜正音爲之絕響

觀湖上風雨欲來

山閣五六月間風過生寒溪雲欲起山色忽陰忽晴湖光乍開乍合濃雲影日旨過處段段生陰雲走若飛故開合甚疾此景靜玩可以忘飢頃焉風號萬壑雨橫兩間駭水騰波湖煙潑墨觀處心飛神動誠一異觀哉有時龍見余曾目覩龍體僅露數尺背抹蝶青腹閃珠白矯矯盤盤翕雲捲雨湖水奔跳奮若人立漲花噴瀑自下而升望驚汩急漂疾滂湃洶湧移時乃平對此水天渾合恍坐洪濛空中樓閣飛動不知身在何所因思上古太素簡朴無華即是雨中世界要知一切生滅本空何爾執持念根不向無所有中解脫

步山徑野花幽鳥

山深幽境眞趣頗多當殘春初夏之時步入林巒松

竹交映遝觀遠眺出徑通幽野花隱隱生香而嗅味恬淡非檀麝之香濃山禽關關弄舌而清韻閒雅非笙簧之聲巧此皆造化機局娛目悅心靜賞無厭時抱焦桐向松陰石上撫一二雅調蕭然景會幻身是即畫中人物這聽山村茅屋傍午鳴雞伐木丁丁樵歌相答經丘尋壑更出世外幾層此景無競無爭足力所到何地非我傳舍又何必與塵俗惡界區區較尺寸

秋時幽賞

西泠橋畔醉紅樹

西泠在湖之西橋側為唐一菴公墓中有楓桕數株秋來霜紅霧紫點綴成林影醉夕陽鮮豔奪目時攜小艇扶尊登橋吟賞或得一二新句出攜囊紅葉牋書之臨風擲水泛泛隨流不知飄泊何所幽情耿耿撩人更於月夜相對露溼紅新朝煙凝望明霞豔日豈直勝于二月花也西風起處一葉飛向尊前意似秋色憐人令我騰歡豪舉興薄雲霄翩翩然神爽哉何紅葉之得我耶所患一朝枯朽摧為爨桐使西泠秋色卽是空重惜不佳色相終為畢竟空也誰能為彼破卻生死大劫哉他日因果我當作傷時命以

弔

寶石山下看塔燈

保叔為省中最高塔七級燃燈周遭百盞星丸錯落煇煌燭天極目高空恍自九霄中下燈影澄湖水面又作一種色相霞綺滉瀁搖曳長虹夜靜水寒焰射蛟窟更喜風清湖白光彩儼駕鵲橋得生羽翰便想飛步繩河彼岸忽聞鐘磬半空梵音聲出天上使我欲念色塵一時幻破清淨無碍

滿家衖賞桂花

桂花最盛處惟南山龍井為多而地名滿家衖者其林若摘一村以市花為業各省取給於此秋時策蹇入山看花從數里外便觸清馥入徑珠英瑣樹香滿空山快賞幽深恍入靈鷲金粟世界就龍井汲水煮茶更得僧厨山蔬野蔌作供對僊友大嚼令人五內芬馥歸攜數枝作齋頭伴寢心清神逸雖夢中之我尚在花境舊聞僊桂生自月中果否若向託根廣寒必憑雲梯天路可折何為常被平地竊去疑哉

三塔基聽落雁

秋風雁來惟水草空闊處擇為棲止湖上三塔基址草豐沙闊雁多羣呼下集作解陣息所攜舟夜坐時

聽爭棲競啄影亂湖煙宿水眠雲聲淒花日基畔嚦嚦嘹嘹秋聲滿耳聽之黯然不覺一夜西風使山頭樹冷浮紅湖岸露寒生白矣此聽不悅人耳惟幽賞者能共之若彼聽雞聲而起舞聽鵑聲而感變者是皆世上有心人也我則無心

勝果寺月巖望月

勝果寺左山有石壁削立中穿一竅圓若鏡然中秋月滿與隙相射自竅中望之光如合璧秋時當與詩朋酒友賡和清賞更聽萬壑江聲滿空海色自得一種世外玩月意味左為故宋御教場親軍護衛之所

大丙要地今作荒涼僻境矣何如鏡隙陰晴常滿萬古不虧區區興廢盡入此石目中人世搬弄竊爲冷眼偷笑

水樂洞雨後聽泉

洞在煙霞嶺下巖石虛豁谽谺邃窈山泉別流從洞隙滴滴聲韻金石且泉味清甘更得雨後泉多音之清泠眞勝樂奏矣每到以泉沁吾脾石漱吾齒因思蘇長公云但向空山石壁下受此有聲無用之清流又云不須寫入薰風絃縱有此聲無此耳我輩豈無耳哉更當不以耳聽以心聽

資嚴山下看石筍

資巖在靈隱西壁山下有石狀若筍形圓削卓立高可百尺巑岏秀潤淩空插雲更喜四顧山巒若層花吐萼皺縠疊波巍峩曲折穿幽透深林木合抱皆自巖竇拔起不土而生舊傳此山韞玉故肤潤若此但山石間水迹波紋不知何爲有之亦不知有自何時豈滄海桑田說也更愛前後石壁唐宋遊人題名甚多進此有楓林烏秋色變幻種種奇觀窈窕崎嶇不勝騰涉矣時當把酒飫呑倚雲長嘯使山谷駭應增我濟勝之力數倍

北高峰頂觀海雲

北高峰爲湖山第一高處絕頂環眺目及數里左顧澄湖匣開妝鏡金餅晶熒右俯江波繩引銀河玉虬屈曲前後城郭室廬郊原村落眇若片紙畫圖鱗次黑白點點耳雄哉目中之觀哉時間日晷將西海雲東起恍見霄霧溟蒙朝煙霏拂洩洩縈紆英英層疊橫截半空涵合無際四野晚山浮浮冥漠矣卽此去地千尺離俗數里便覺足躡天風著眼處不知家隔何地矧吾生過客原無罣礙何爲受彼世緣束縛不作塵外遐想

策杖林園訪菊

菊爲花之隱者惟隱君子山人家能蓺之故不多見見亦難于豐美秋來扶杖徧訪城市林園山村籬落更挈茗奴從事投謁花主相與對花談勝或評花品或較栽培或賦詩相酬介酒相勸擎杯坐月燒燈醉花賓主稱歡不忍遽別花去朝來不厭頻過此興何樂時乎東籬之下菊可採也千古南山悠然見之何高風隱德舉世不見元亮

乘舟風雨聽蘆

秋來風雨憐人獨蘆中聲最淒黯余自河橋望蘆過

處一碧無際歸枕故丘每懷拍拍武林惟獨山王江涇百腳村多蘆時乎風雨連朝能獨乘舟臥聽秋聲遠近瑟瑟離離蘆葦蕭森蒼蒼蔌蔌或雁落哑哑或鷺飛濯濯風逢逢而雨瀝瀝耳灑灑而心于于寄興幽深放懷閒逸舟中之人謂非第一出塵阿羅漢耶避囂炎而甘寥寂者當如是降伏其心

保叔塔頂觀海日

保叔塔遊人罕登其巔能窮七級四望神爽初秋時夜宿僧房至五鼓起登絕頂東望海日將起紫霧氤氳金霞漂蕩亘天光彩狀若長橫匹練圓走車輪或

肖虎豹超驤鸞鶴飛舞五色鮮豔過目改觀瞬息幻化變遷萬狀頃焉陽谷吐炎千山影赤金輪浴海閃爍熒煌火鏡浮空曈曨輝映丹焰炯炯彌天流光赫赫動地斯時惟啟明在東晶丸粲爛衆星隱隱不敢爲顏矣長望移時令我目亂神駭陡然狂呼聲振天表忽聽鄰報鳴雞樹喧宿鳥大地雲開露華影白回顧城市囂塵萬籟滾滾生動空中新涼偪人凜乎不可留也下塔閉息斂神迷目尚爲雲霞眩彩

六和塔夜玩風潮

浙江潮汛人多從八月晝觀鮮有知夜觀者余昔焚修寺中燃點塔燈夜午月色橫空江波靜寂悠悠逝水吞吐蟾光自是一段奇景頃焉風色陡寒海門潮起月影銀濤光搖噴雪雲移玉岸浪捲轟雷白練風揚奔飛曲折勢若山岳聲騰使人毛骨欲豎古云十萬軍聲半夜潮信哉過眼驚心因憶當年浪遊身共水天飄泊隨潮逐浪不知幾作泛泛中人此際沉吟始覺利名誤我不淺遙見浪中數點浮漚是皆南北去來舟楫悲夫二字搬弄人間千古曾無英雄打破盡爲名利之夢沉酣風波自不容人喚醒

冬時幽賞

湖凍初晴遠泛

西湖之水非嚴寒不冰冰亦不堅冰合初晴朝陽閃爍湖面冰澌瓊珠點點浮泛時操小舟敲冰浪遊觀冰開水路儼若舟引長蛇晶熒片片堆疊家僮善擊冰片舉手鏗然聲溜百步恍若星流或衝激破碎狀飛玉屑大快寒眼幽然此興恐人所未同扣舷長歌把酒豪舉覺我陽春滿抱白雪知音忘卻冰湖雪岸之爲寒也舊聞戒涉春冰胸中不抱懼心又何必以涉冰爲戒

雪霽策蹇尋梅

畫中春郊走馬秋溪把釣策蹇尋梅莫不以朱爲衣色豈果無爲哉似欲妝點景象與時相宜有超然出俗之趣且衣朱而遊者亦非常客故三冬披紅氈衫裹以氈笠跨一黑驢禿髮童子挈尊相隨踏雪溪山尋梅林壑忽得梅花數株便欲傍梅席地浮觴劇飲沉醉酣然梅香撲袂不知身爲花中之我亦忘花爲目中景也然尋梅之蹇扣角之犢去長安車馬何涼涼卑哉且爲衆嗤究竟幸免覆轍

三茅山頂望江天雪霽

三茅乃郡城內山高處襟帶江湖爲勝覽最歡喜地時乎積雪初晴疏林開爽江空漠漠寒煙山迴重重雪色江帆片片風度銀梭村樹幾家影寒玉瓦山徑人迹板橋客路車翻縞帶樵歌凍壑漁釣冰簑目極去鳥歸雲感我遠懷無際時得僧茶烹雪村酒浮香坐傍幾樹梅花助人清賞更劇

西溪道中玩雪

往年因雪霽偶入西溪何意得見世外佳景日雖露影雪積未疏竹眠低地山白排雲風迴雪舞撲馬嘶寒玉隱冰柯沾衣生溼遙想梅開萬樹目亂飛花自我人迹遠來踏破瑤街十里生平快賞此景無多因

念雪山苦行妙果以忍得成吾人片刻沖風便想擁鑪醉酒噫恣慾甚矣雖未能以幽冷攝心亦當以清寒煉骨

山頭玩賞茗花

兩山種茶頗蕃仲冬花發若月籠萬樹每每入山尋茶勝處對花默其色笑忽生一種幽香深可人意且花白若翦雲絹心黃儼抱檀屑歸折數枝插觚爲供枝梢苞萼顆顆俱開足可一月清玩更喜香沁枯腸色憐青眼素豔寒芳自與春風姿態迥隔幽閒佳客孰過於君

登眺天目絕頂

武林萬山皆自天目分發故地鈐有天目生來兩乳長偈冬日木落作天目看山之遊時得天氣清朗煙雲淨盡扶策躡巔四望無際兩山東引高下起伏屈曲奔騰隱隱到江始盡員若龍翔鳳舞目極匹練橫隔知爲錢塘江也外此茫茫是爲東海幾簇松筠山僧指云往宋王侯廢塚噫山川形勝千古一日曾無改移奈何故宮黍離陵墓丘壑今幾變遷哉重可慨也

山居聽人說書

老人畏寒不涉世故時向山居曝背茅簷看梅初放隣友善談炙糍共食令說宋江最妙回數欵然撫掌不覺日暮吾觀道左豐碑人間銘頌是亦水滸傳耳豈果眞實不虛故說更惜未必得同此傳世傳人口

埽雪烹茶玩畫

茶以雪烹味更清冽所爲半天河水是也不受塵垢幽人啜此足以破寒時乎南窻日煖喜無塵發惱人靜展古人畫軸如風雪歸人江天雪棹溪山雪竹關山雪運等圖卽假對眞以觀古人摸擬筆趣要知賓景畫圖俱屬造化機局卽我把圖是人玩景對景觀

我謂非我在景中千古塵緣孰爲眞假當就圖畫中了悟

雪夜煨芋談禪

雪夜偶宿禪林從僧擁鑪旋摘山芋煨剝入口味較市中美甚欣然一飽因問僧曰有爲是禪無爲是禪有非所有無非所無是禪乎僧曰子手執芋是禪更從何問余曰何芋是禪僧曰芋在子手有耶無耶謂有何有謂無何無有無相滅是爲眞空非空非非空空無所空是名曰禪執空認禪又著實相終不悟禪此非精進力到得慧根緣未能頓覺子曷觀芋乎芋不得火口不可食火功不到此芋猶生須火到芋熟方可就齒舌消滅是從有處歸無芋非火孰子能生嚼芋乎芋相終在不滅手芋嚼盡謂無非無無從有來謂有非有有從無滅子手執芋今着何處余時稽首慈尊禰從言下喚醒

山窻聽雪敲竹

飛雪有聲惟在竹間最雅山窗寒夜時聽雪灑竹林淅瀝蕭蕭連翩瑟瑟聲韻悠然逸我清聽忽爾迴風交急折竹一聲使我寒氈增冷暗想金屋人歡玉笙聲醉恐此非爾所歡

除夕登吳山看松盆

除夕惟杭城居民家戶架柴燔燎火光燭天撾鼓鳴金放炮起火謂之松盆無論他處無之卽杭之鄉村亦無此舉斯時抱幽趣者登吳山高曠就南北望之紅光萬道炎焰火雲街巷分歧光爲界隔聒耳聲喧震騰遠近觸目星丸錯落上下此景是大奇觀幽立高空俯眺囂雜覺我身在上界

雪後鎮海樓觀晚炊

滿城雪積萬瓦鋪銀鱗次高低盡若堆玉時登高樓凝望目際無垠大地爲之片白日暮晚炊千門青煙

辿起縷縷若從玉版紙中界以烏絲闌畫幽勝妙觀快我冷眼恐此景亦未有人知得

四時幽賞錄終

右四時幽賞四十八事散見於遵生八牋竹舟先兄得單行刻本核之遵生自序微有不同擬彙入武林蕞編以配陳仁錫西湖月觀李流芳臥遊圖跋忽忽歸道山矣今檢故册按高先生一號瑞南道人八牋之外更著雅尚齋詩草　四庫存目稱其詩主於得乎自然以悅性情無復鍛煉之功與此隨時即景適性怡情實一色筆墨跨虹橋東山滿樓邈焉無迹即錄中景物三百年來半非舊觀而風月常新山水猶昔誠遊觀者所宜奉爲科律也緣授梓人以竟先兄之遺尚光緒癸巳冬至節丁家山民松生丙識

西谿百詠

光緒壬午孟春

絳平署檢

八千卷樓
丁氏刊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

西溪百詠二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釋大善撰大善號虛閒道人其始末未詳以其詩考之蓋崇禎初人也西溪在武林西北欽賢鄉宋高宗欲都其地後卜遷鳳凰山在南渡時梵刹甚盛宋人舊有西溪百詠此復追詠古蹟每題七律一首凡百首拾遺五首又附福勝庵八詠曲水庵八詠於末

西溪百詠宋人所作始行于元世亾其姓字必宋之遺民也蓋以百題擬作五十聯一題一序自留下仙宮東出報先佛慧西入妙淨光明東西各去二十餘里於五十里間梵刹琳宮冢祠橋渡山房別墅嶺嶠林泉奇勝全收斑斑可考詩雖不工其誌山水紀事實甚明核使稽古觀風者每有所採可作茲山一冊志畧故爲好事者珍惜之國朝天順間隱士周謨和之積百首一題僅存一章坊刻久湮唱和莫辨溪人獨能記誦傳錄不衰使先民勝事猶不至與斷碑破壁同滅没于荒煙蔓草中也則溪之人實功焉余住

西溪三十年于其所詠皆足歷而月訂之惜乎陵谷時遷典廢莫紀履今溯古欣慨交心溪山泉石洵惟白雲明月爲其常主也余久欲屬和耽禪未暇今年七十謝參罷讀偶拈舊題并爲分注或卽事或懷古拾遺補闕芟俚登雅共得百首分上下卷自謂無當風雅庶幾茲山鼓吹云然考之古誌六朝五代時西溪實隱士高僧之淵藪今拾宋人所集百遺一存能無掛漏惟俟博雅君子補輯爲茲山眼目則幸甚矣

崇禎庚辰重陽日虛閒道人大善書于安樂山下古福勝庵

讀虛閒大師西溪百詠有作

清瓢斷笠幾平蕪自古青山重董狐出石劫前歸舊
礎入流深處定寒趺六朝大樹推遺老南宋荒巡笑
末圖多少名園開最勝夜鍾晨露冷金鋪
自憑瘦杖注山經百里諸峯老筆青獨闢靈雲高庾
嶺細吟龍雨大滄溟窮他松底曾飛宅辨得泉邊幾
著亭我若春來謀蠟屐載師今乘卜居停

繡水黃鼎平立甫

西溪百詠目錄

上卷

畱下　神仙宮
三橋柳　花市
福清竹院　面壁軒
潮音庵　古福勝
沙灘　蒹葭里
法華寺　資壽院
淇上草堂　泊庵
正等院　曲水庵
石人嶺　金竹庵
龍歸院　古上乘院
湧山閣　張氏園亭
觀湖嶺　望江尖
梵天山院　水月莊
清溪道院　夕照庵
長流澗　永興湖
穆塢　唐村
將臺鍾乳泉　輦路
石廟松　金橋柳

五廟　普甯庵
趙山寺　三圖
得仙橋　章神衕
東法華泉　北高峯塔
東嶽廟　泗洲退院
桃源嶺　梅花泉
佛慧寺　報先寺

下卷

永興寺　長慶堂
安樂山樵　自然室

靈慈正廟　忠義橋
相思嶺　虎頭山
菩提別院　永福園林
朱家陡門　董堰
百丈里　禁酒界碑
陶家廟　楊圩
起菩薩庵　趙西鳩墓
鳳嘴山　雞籠河
雪山庵　夏侯墳
象卧山　龍歸塢
草窗隱居　寓目軒
大崇眞寺　小福清庵
翠峯居　冷水孔
瑪瑙池　牛滑嶺
水柵　上埠溪
龍門　蝦埭兜
黃山松逕　白蕩灘
大青嶺　朱橋
永樂禪庵　浩然院
資嚴寺水閣　寶壽寺

悟空寺　錢村妙淨寺
兜率院　橫山草堂
金蓮池　光明寺

拾遺

鑒翠軒　別天居
放山臺　凹庵
隆慶寺

附

福勝庵八詠

九沙松　雙澗

安樂山朝嵐　溪月
香雪徑　四顧坪
古松　遶籬萬竹
曲水庵八詠
法華秋霽　佛慧晚鐘
北峯起雲　西溪梅墅
蒹葭泛月　河水漁歌
竹林問渡　生池飼魚

西溪百詠卷上

盧閒道人大善　著

留下

宋建炎間高宗渡江幸西溪初欲建都于此後卜遷錢塘江左奉旨留下地因名焉

南轅歷亂度重關萬騎宸游單騎還細草久承囬馬路老松常伴指鞭山錢塘宮闕今潮遠安樂梅花古雪閒留下地應傳不朽一溪千載水潺湲

神仙宮

在西溪之東安樂山前宋御書神仙宮額黃冠千指中衰至端平間有女眞魏無瑕築室退居於此今惟宮名存焉

安樂山前羽士宮貞篁美箭隱房櫳林泉落落穹雲外樓觀重重入鏡中拔宅肯攜雞犬去昇仙能與聖凡通早知此地勝蓬島何事乘鸞上碧空

三橋柳

在西溪市三橋下臨堤貼水濃陰夾道其市廛亦覺嫵秀殊絕

綠楊夾岸兩依依覆遍虹梁風日微青葉交濃忌夏至白花漫散識春歸人家傍樹張茆店鳥鵲乘陰刷羽衣昔日笙歌閙載酒只今惟有鷓鴣飛

花市

西溪一市東西兩岸民居臨水花木周廬

家戶芳菲喜不孤入烟桃李勝西湖嬌欺艷姊留香閣色映雲山入畫圖波裏鷗鳧浴彩影溪傍蛺蝶戲花鬚獨憐兩岸三橋在萬綠千紅一樹無

福清竹院

在西溪市後安樂山前唐中和年間行僧性空開山栽竹萬竿建庵於此久廢萬厤初雲間僧桂峯重興僅五十年今又廢矣

藤蘿縈合竹叢生瘦寫濃描似畫成滿院淸陰篩月色千竿翠籟入溪聲庭中桂子雲間落池上蘋花水底明爲問廢興何歲月我年二十始知名

面壁軒

又名安樂松軒在安樂山下萬松深處人莫能即宋湻熙中靈隱鐵牛印禪師退院居此萬厤間馮太史具區改作九沙堂延介山法師居之旣而閩谷禪師亦隱此六載

僻逕窮巖草木荒半峯松色隱茆堂窗前冷秀亭亭立屋角陰森樹樹蒼有道老僧千日定無言童子一

爐香安禪惟恐人知處不許寒蟬噪夕陽

潮音庵

在西溪市左奉觀音大士像繞庵植桂秋則天香滿市今則亾矣

南洋大士海潮音圓應西溪秋水吟不向三春開錦樹偏從八月放香林葉施茶肆消煩渴花散苔階布地金丹桂今移天上種人間惟見月中陰

古福勝

在西溪安樂山下石晉天福間建至趙宋時有僧淵本澄中興讀書好友遠寺栽梅高士邁子山嘗題其院有野澗飄來蘭氣合家山夢去雪標清之句故有福勝梅花之目元末燬於兵萬厤間虛閒子結茆于此初頗溪巢亦種梅栽竹閉戶著書三十餘年影不出山崇禎改元重復古額

道人何事喜梅林自信交惟擇類尋鐵幹勁同禪坐骨冰花淨似寂生心德風借播寒香遠法雨分沾春雪深明月亦憐同素潔也將皓魄照清陰

沙灘

在西溪之東一派平沙淺草溪民牧牛放馬之處今栽梅成林種竹作圃矣

一望平原不浪沙衰榆敗柳兩三家紫騮青驥放秋草白牯犂牛卧月華公子金鞭降玉勒牧童蘆管學胡笳雨蓑晴笠歸何處惟見春來幾樹花

蒹葭里

在西溪東北俗名河水裏又名南漳湖一派沙汀水瀨蘆花如雪居民多以捕魚爲業近高僧名士蟬聯居此乃西溪最勝處

千頃蒹葭十里洲溪居宜月更宜秋鷗鳧棲水高僧舍鸛鶴巢雲名士樓蒼蔔葉分飛鷺羽荻蘆花散釣魚舟黃橙紅柿紫菱角不羡人間萬戶侯

法華寺

在西溪之東法華山下東晉曇翼法師開山萬厤間雲棲濟舟楫公受大師付囑復古重建楫公濟衆爲心爲時所重茲山十八里皆梅春時盛開惟寺前花早

十里花開萬樹新寺梅早發歲初辰白葩未吐猶含臘綠萼先舒已報春不與衆香爭雪色獨憐瘦影問花神眼前多少羅浮客誰是孤山放鶴人

資壽院

在西溪東北蒹葭深處宋瀘軍節度使爲資壽巖禪師建別院于此萬麻間沈瀛洲沈思溪延靈壽寺僧道宗一公澄之洪公重復古蹟初署秋雪庵蓋取秋蘆作花遠近聯白耳

九月蘆庵秋雪飛入窗點破坐禪衣驚云霜霰寒何早疑道楊花春始歸月曬滿洲連水白風吹輕絮落船徵遠看隔岸山無雪積翠翻言峯色非

淇上草堂

在蒹葭里劉孝廉雪符別業有蘿軒竹閣梅嶼荷池四時皆可更宜初夏

溪山深處隱仙居逕轉雲橋步碧虛日氣荷香熏几席烟光竹翠滴階除蘿軒萬綠供新茗草閣羣青擁古書抱卷幽人隨月讀興來尋勝問樵漁

泊庵

在秋雪庵南荻葦叢中乃鄒文學孝直之莊鄰有王文學之聲孫文學元襄李文學蟠玉胡文學彥遠鱗次蘆洲構隱釣讀

淩波結構泊河洲宛似仙槎蓬島遊四水噴珠臨蘚砌千峯送翠到山樓桐陰桂影方牀月草蕩蘆花滿鏡秋雪夜故人頻造訪門前疑是剡溪舟

正等院

在秋雪庵東萬麻初正等寺僧照空眞空結庵於此崇禎改元其孫道徵瑞公拓庵爲院仍復古額初題交蘆庵蓋取經云根塵識三都無實性同於交蘆之意今庵搆蘆中故名

三緣無實若交蘆今遶溪居悟得無花雪爲寒知假熱管空作笛解虛呼屋乘瀛寄波間舫心寓閒身水上鳧庵裏主人能薦取何須參問折蘆胡

曲水庵

在正等院左崇禎元年雲棲古德賢法師剏

也基從水築非楫莫尋陟岸爲門門迎曲水公集緇素結萬佛社二十餘年不輟講席社中有笠雲籜如二公繼席開講皆泊蘆中一居慈覺庵一住香海居

門外花溪曲曲廻擔簦頂笠接船來籬邊金錯迎霜菊屋角香浮帶雪梅獅子窟中無野性蓮花社裏有宗雷匡廬滴漏重傳響不是流觴集俊才

石人嶺

在西溪之東路通飛來峯嶺半有石儼如人立故名

獨立孤峯若有神似隨行動儼然眞眼看天際望大
子米拜山頭呼丈人瘦影肯憐雲作伴孤踪喜與鶴
爲鄰經年住此觀榮謝應笑桃花惟解春

金竹嶺

在石人嶺北穆塢南滿峯之竹皆作黃金綠
玉之色

萬竹叢峯到水湄參差清影日遲遲顏分綠玉枝偏
翠色借黃金葉亦奇蕭史引教丹鳳宿仙人曾化赤
龍騎如今暫隱寒巖下得遇風雲或有時

龍歸院

在西溪之東輦路之南萬厤中廣陵無用禪
師重建庵奉迦葉維衞及旃檀像皆摹古法
望之如生公有草亭歌有梅筍譜每俟梅花
謝後獨往觀之鄰人疑問公笑曰吾惟愛其
勁骨其徒忍仙窮子身子能繼師志

象教須憑像捉呆翻新摹古巧工裁衣飛色動眞人
現眼笑眉開活佛來僧坐草亭歌白日調憐勁骨植
寒梅饅芽猪腳皆堪譜爲誘饞人作筍媒

古上乘院

在西溪之東梅花塢中崇禎初郡城蓮居新
伊法師退隱居此庵有書冊藏經禪講學人
欲閱藏請益者依之故有十餘靜室附焉

萬樹松筠覆草廬子函文字寄溪居龍王藏借宮中
寶衲納披宣架上書瓦鼎生烟拈紫降磁瓶貯水插
紅蕖如今禪講交參日共集花巖作蠹魚

湧山閣

在西溪之東石人嶺下乃藐山主人聽泉處
每值綠梅花開春溪水漲住此問水看花花
事畢行游嵩嶽

烟霞深鎖世情違春鳥啼門晝掩扉翠岫湧雲林外

起碧溪瀲雪閣前飛瀑花帶霞迷幽逕噴霧含烟落
翠薇仙客臨流高卧聽夢隨清響入元微

張氏園亭

在西溪之南碧澗邊門白雲入室竹樓花榭
月色泉聲皆有留人之意左郎孫文學武書
之莊亦有小閣藏雲

從住青山寵辱休泉聲月色可淹留雲堆滿室琴書
潤澗遶深林松竹幽臨水花飛三逕寂登樓月上衆
山秋谿他相印將軍鉞不及高人卧一邱

視湖嶺

卽石人嶺登臨至頂遙望西湖如在目前
獨眺高崗四遠晴林泉極目望中清六橋柳色幾堆
綠十里湖光一片明泛泛酒船如水鳥重重樓閣若
蓬瀛看來咫尺繁華地何事虛傳天下名

望江尖

在西溪之南趙西塢底登臨絕頂見錢塘江
歸帆落潮宛如咫尺

轉轉峯腰出壑羣纔登絕頂越吳分江迴折折望非
水山遠重重看似雲帆影落崖過樹沒潮聲入浦隔
林聞不知天際寒烟起笑指爐香樹杪焚

梵天山院

在西溪之東天竺後山石人嶺下江干有梵
天寺此爲梵天退院久廢崇禎改元唐昌僧
滿月輝訪古蹟重興施孝廉明則恢復吳興
通仁居士助建

翦棘誅茆復古蹤一灣流水向淙淙鑿池引澗栽蓮
萼刪樹開窗入鷲峯石嶺桂留三竺月遠山潮送五
雲鐘梵天古蹟依然在石座生臺綠蘚封

水月莊

在西溪西北庵近溪流郡城水月寺僧置莊
于此故名今廢

結庵近水月常臨水月空花作觀深月影波翻圓復
碎水光蟾映起還沈鏡中桂子誰能折空裏狂花若
處尋終是田莊赴流水還留明月照空林

清溪道院

在安樂山下唐寶厤間羽士費元眞開山身
積高行南渡至此道嗣不絕

曲曲清溪逕轉賖窮源深處隱仙家三華聚鼎朝餐
柏五氣朝元暮乳霞太乙書藏元武閣藍田玉種碧
桃花一行松際紫烟起疑是先生還養砂

夕照庵

在石人嶺下晉咸和間靈隱慧理禪師退隱
于此周顯德間兵燬宋祥符間尼僧道成中
興參禪得悟萬厤初餘杭僧艮峯震公重建

臨扉夾道植雙松風雨庵前鬬老龍楓柏飛丹開夕
照薔薇亂錦織春穠出巢乳鶴家鷄哺洗鉢山童野
鹿逢日色未沈明月上益看叢桂影重重

長流澗

在西溪之東從白沙山金竹塢迢遙屈曲流
至西溪安樂橋幾遭亢旱是水皆枯獨有此

流春夏如是

泉從金竹白沙落數里迢遥曲曲西澗蟠横行翻下上藤花隨水逐高低千珠飛布匡廬瀑萬翠交羅罨畫溪信得此中多隱者問源尋去白雲迷

永興湖

在西溪之東安樂山下永興寺前一泓澄碧紅蓮緑柳映水臨隄中泛畫船溪人載酒今半變桑田半作林園矣崇禎初翁文學伯仲搆書閣于此左有蘭陵陸高隱元見山莊皆與緑梅爲鄰

晴峯飛翠映蒼菸一派平湖起碧光緑柳拂絲花騎醉紅蓮漾錦畫船香鶯聲轉出條風亂魚影翻開荇帶長今日我來尋舊景青霞緑雪隱雲莊

穆塢

在西溪東南姓穆者多故曰穆塢有東西二塢塢中竹籬茅舍深澗高坡樹木營巢纍石開逕不復作人世觀其東穆塢最深秀處有洪尚書洪中丞墓遊人乍至不忍言返

東塢晨炊西塢烟肩夫竈婦樂豐年供庖兼味山中野待客重烹池上鮮鱗砌苔封鵝子石澗甘清勝兎

兒泉仙鄉未許鬧朝市到此方知另一天

唐村

在西溪之西村亦分二路通餘杭人皆力于稼穡唐氏猶號素豐

路近餘杭入逕微野棠荒薺到人稀南村犬吠梅花屋北坂雞鳴松竹扉隴下碧垂雙表秀陌頭翠壓五桑肥男勤耕稼女勤織冬有餘糧寒有衣

將臺鍾乳泉

在西溪東北卽吳越王將臺基今爲法雨雲公修懺之所雲公建祠奉母有盧墓之意祠

有鍾乳泉甘冽可掬又鑿池栽蓮編籬種菊六時灼水獻花山有餘供

昔聞將令肅天霜今日翻爲選佛場鍾乳旋烹春茗緑軍持頻灌晚花香經行月榭夜常靜修懺雲衣夏亦涼唯有甘泉清且遠從源流出碧溪長

輦路

卽沿山大路是宋輦轂出入之道石平如砥花木成林四時香風道左百和

夾道香風拂袖來緑陰清影兩邊開題門村舍桃花面攀樹名園桂子臺是塢有泉皆到水沿山無處不

栽梅春深一路紅塵起盡說看花車馬回

石廟松

在西穆塢內相傳此神爲五代石晉子孫三世隱此未詳何異遂爲一方土穀神祠前有古松大可十圍乃千年古董想其同時物也

千歲孤松古社前虬枝針葉散蒼烟龍蟠待雨潛寒谷鶴舞淩雲駕洞仙雙澗鳴濤歌樂業九沙拱秀祝豐年四時義社分清籟樹下同吟秋水篇

金橋柳

在西溪市北建炎間金四將軍慣爲先鋒從

張伯英陣亾其妻西溪人歸守祖居捐金建橋爲夫作冥福故鄉人稱曰金四媽橋橋下垂楊獨盛

爲布虹梁弔武臣沿堤弱柳過橋春挂梢斜月偏畱客哂影遊魚不畏人枝上杜鵑啼戰血葉間花絮憶閨眞人橋姓字依然在忠烈千秋似隔晨

五廟

在西溪之東宋建炎間兄弟五人於國建功立廟分五廟前皆架臺每値元夜放燈演劇

五方五社幾村烟萬姓祈禳大有年南宋同功埋劍甲西溪分福祀山川家家社酒歌堯日處處春耕喜舜田欲問英雄昔日事請看元夜鬧燈筵

普甯庵

開元年間定慧禪師開山建庵於西溪市南欽賢定北界蓋欲二鄉禔福故曰普甯

一院清修兩境安人情爾我佛同觀虛徐鐘磬渲風和俯仰慈顏德化完溪瀉無含崖自損澗流多曲水偏寬山僧說法無迎合悅可人間衆耳難

趙山寺

在西溪之東法華山西三門之前有龜兒井

其泉清瑩水可療疾

深林古殿隱雲烟又傍青山又在田一逕松陰宜雪月三門竹籟奏溪弦龜兒井水醍醐藥鵝子石階苔蘚錢無事老僧閒曳杖春晴秋霽步前川

三園

西溪之北有仰家園柏家園方家園蔚樾相望其中人民朴茂家植蔬果爲市所給

兔去烏來天轉車溪山草木競春華朝耕西圃三疇菜暮種東陵五色瓜幾樹霞生桃杏熟滿林雪散李梅花一年蔬果隨時有不是方家卽柏家

得仙橋

在龍歸塢東紹興間塢內有一朱翁不食烟火凡事預知坐於此橋倏然而化衆謂得仙去因名

昔人坐此昇仙去茲地空遺得道橋溪下白雲常漱雪樹頭清響自吟潮秋楓歲歲燒丹火春逕時時長藥苗一卷祕書留不識至今傳誦作歌謠

章神衕

在馬池南衕有章姓者力運千斤咸淳間耗兵過溪神正舂米聞兵至即頭頂石臼手執木椿大呼而出兵皆散去溪民無侵人皆稱西溪得勝章相公歿後爲此方土穀神

一夫奮勇百夫當退賊功名千古揚兩座神儀尸竹塢四時血食享雲堂祠前日照松杉冷殿角風來草木香至是傳聞英烈事令人髮豎氣軒昂

東法華泉

在法華寺東嶽廟塢內乃法華寺之別院也相傳東晉彥翼二師隱此誦經感紅蓮涌生清泉嚴溥隆慶間有僧北山者獨棲于此萬厤間吳門古道法師重建皆清修孤勁之士今惟泉池存焉

誦經虛動嘴脣皮法力神功不可思幽澗蓮生花鳥瑞碧巖泉湧嶽龍移烟痕白氎懷羅什翰染青山憶月支喜得紅蕖留夏水綠梅相伴作春池

北高峯塔

在西溪之東馬塢絕頂唐天寶年建中藏古佛舍利初建塔時有一花犬每隨工匠銜甎石置塔所至領吻流血于荒榛間得一石佛缺右耳犬即跑古寺基出耳湊合又一僧夜坐塔下虎欲噬之忽大蛇從塔頂噴霧作雨虎即吼而去

最高塔峙北峯西半影湖光半入溪頂接天門雲鶴下腰橫霞布月星低神蛇行雨降羣獸靈犬施功醒衆迷不是神通開像化那教愚昧肯提撕

東嶽廟

在法華山下前有著衣亭後有梳裹樓兩廊列儀衛甚肅

七十二司威可畏兩廡隸卒色常嗔著衣亭畔冠袍整梳裹樓頭粉黛新三月生辰桃李獻四民死忌紙錢陳清明祭掃男攜婦都向空廊哭鬼神

泗洲退院

在西溪之南大青嶺下靈隱景德禪寺後山松竹深處

泗洲大士現溪南青嶺盤旋好結庵出水獻珠龍帝女臨崖合掌善財男蒼松濃暗慈雲布翠竹陰森法雨含到此見聞常自在入流忘所不須參

桃源嶺

在西溪之東方井之南落花流水雞犬桑麻宛如漁人問津處中有禪僧覺空隱于天竺庵四十餘年順舟久宿伴雲居

落花流水出山清疑有秦民避世耕松逕客尋天竺近草庵僧伴白雲橫一灣碧澗秋蟾映幾樹紅桃春鳥鳴又恐漁郎迷舊路破雲開嶺放人行

梅花泉

在西溪之北柏家園左隱荒田亂草中泉底旋漾雪漚似分五瓣作梅花狀味甘美如第二泉今程士瑤其泉主人也

亂草斜灘隱碧窪自憐澄潔映明霞旋旋沙吐三潭乳泛泛星浮五瓣花分似惠山增若味散爲秋雨益田家清泉也道梅花好亦向西溪競彩華

佛慧寺

在壁峯山下石晉天福七年普覺明一禪師開山寺左有白業堂碧沙泉國朝本源文達禪師重建隆萬間有祇園杲月溪朗二法師相繼開講席聽衆千指二師乃同母兄弟解行圓修者一日說法時衆見天花墜于筵上

無著天親繼席開擎香捧卷遶經臺談元揮麈天花落聽戒移山神鬼來白業堂雲古蕩霧碧沙泉雨壁峯雷興雲布雨施甘露頓使炎人百念灰

報先寺

在佛慧寺路北按臨安府志云報先明覺寺在西溪建隆二年吳越王建洪氏西溪誌則引諺云千年靈隱八百報先蓋唐寺也萬厤間葛鹿園募衆重建寺有恒如禪師習天台教四十年不出山六時修天台懺法誦法華經六千餘部

密室潛修萬慮非三千性相總歸依漚麻鞋破經行路瘦鶴膝穿修懺衣沐手採花童豎敬出堂換履竹門微興亾得失人間事四十餘年靜掩扉

西溪百詠卷下

虛閒道人大善　著

永興寺

在西溪市杪安樂山下唐貞觀間悟明尊者開山至晉天福間大章宣法師註法華經行世諸山往來講筵不輟萬厤初馮太史延瑞亭麟公重建太史手植綠萼梅春時盛開車馬絡繹

溪上花開十里春寺前車馬往來頻門迎流水環籬碧逕轉層林遠殿新斷尾螺池留聖蹟綠英梅閣集佳賓當年聞有談經叟今日傳衣得幾人

長慶堂

在西溪市南安樂山另生一龍類仙人舞袖之勢五代梁貞明間呂公常建庵於山下晨夕誦經每見祥烟滿市林和靖隱孤山時常從鶴飛行遊於此

仙人山下隱仙君竹閣然香滿市雲滴瀝溪聲臨水別青蒼樹色過橋分雲林常似杏壇靜宿霧還疑丹竈焚又道孤山放鶴者頻來洞口訪遺文

安樂山橋

在永興寺前安樂山下宋散聖濟顛壘石爲之夏漲秋灌而歸然獨存又民將食螺已斷其末顛乞放之池遂活至今螺皆無尾橋南山頂有萬總戎墓橋北仙宮有馮太史墓皆濟公預識也

仙書流水白雲外石壘橋題安樂名散聖識留文武穴顛僧話墮古今明煮螄復活火無性虛架難搖水有情幾歷龍湫瀑布吼歸然不動若初成

自然室

在荊山灣內孤峭峯間一隱者結茅于此顏曰自然室志高適也

茅齋獨倚冷孤岑謝絕人間集語林鐵壁山中眠傲骨自然室內養虛心寒巖不許春光到草榻惟容月色侵從與白雲相識久不知世上重黃金

靈慈正廟

乃西溪土穀祠昔夫婦貴糴賤糶慈濟一方之饑臨終同穿膝坐化爲土穀神乾道中李姓者一力建祠于市杪以鎮一市有行祠在白蕩灘故曰正廟

松栢森森古社寒救饑夫婦減饔餐生前慈濟一方

福身後靈通萬姓安壇鎖紫關桃葉渡溪分白蕩武陵灘跏趺一夕同蟬蛻至今千秋廟貌完

忠義橋

市上三橋惟忠義橋最大居中虹起石色光細蓋良工巧心故與眾橋異宋孫侯所建也兄弟愷篤故名忠義

兄忠弟義里中稱又布河梁便市民雲石合門桃浪煖彩虹跨水化龍新三橋還道中橋勝兩岸偏言上岸春昔日淯風揚姓字只今誰是問橋人

相思嶺

在西溪之西上下唐村此嶺爲界春秋兩賽保社中分故曰相思嶺嶺東有雙鳴泉西有二嶺如兩龜形故又名龜拖尾嶺

靈草幽花隱谷生碧潭寒溜在山淸雌雄二嶺相思社上下雙泉合韻鳴旅鴈從來知義氣路人到此論交情青山也道市朝險亦學泥龜拽尾行

虎頭山

在西溪東南西穆塢內眾山奇形異狀有一峯如猛虎頭故名

猛虎頭頭羣獸伏嵸嶐雄踞萬山朝斜峯似鶴翻雲攡瘦石如猿捧果招巽水盤旋分嶺秀元沙廻護入溪遙堪輿指點松杉裏中有高人久挂瓢

菩提別院

在西溪之南建炎間郡城菩提寺僧善詩能畫終日讀書自稱泉石主人聞西溪人物淸雅故建別院于此日與溪上達士遊

別院花春溪月秋高人達士日遨遊圖書鄴架烟雲染琴鶴支軒韻舞幽守靜盡稱擔板漢死心猶詣壁空流惟尋泉石耽詩畫知落禪門第幾籌

永福園林

在西溪西北乃北高峯永福寺西莊有樓臺亭榭畫棟雕欄自誇綺麗交結豪貴不喜與貧道人往來今日皆成烏有

百花常續四時春掩映青山樓閣新彩棟雕欄爭巧飾顏書堂畫倍精神輔周五伯羞誇富離世孤僧豈厭貧一富一貧交可見到今俱作夢中人

朱家陡門

在西溪之北臨河居民皆朱姓耕種爲業建陡門於河預防水旱可爲仁義之鄉

爲設陡門關上流水防春漲旱防秋月溪夜發增三

板雲閘朝開放幾舟高坂豆花飛蛺蝶低池菱葉宿鳧鷗高低得惠傳千古附禹同將姓字畱

董堰

湻熙間溪南董姓者一宗三族皆爲仕宦開慶間共欲捐財引錢塘江水入西溪緣山麓墝埆事竟不成但築堰布橋而已至今董家石橋百丈之道存焉

溪南董氏盡施仁惠及禽魚德澤新築堰總收開合水布橋爲濟往還人鳥啼不見三家墓花發空教百丈春若使江潮溪水接我來今作海頭民

百丈里

在西溪之北傍路臨溪結涼亭施茶爲往來中憩之所

傍路臨溪搆草亭龍團武火按茶經伏薑沸水祁寒解苦茗清泉煩渴醒蟹眼鎗中數點白旗槍椀內幾莖青松棚柳蔭生涼思到此旋教心境甯

禁酒界碑

在西溪市東宋高宗過西溪入酒肆見尊罍有踐傭保雍肅故御書界碑曰不爲稅酒處

杏花村裏酒帘搖行伴尋香渡小橋滿架佳肴珍異備幾瓶嬌艶座精標店翁含笑庖童喜仙客貪盃美醖招能悅天顏畱御筆不爲酒稅至今朝

陶家廟

在禁酒界碑後理宗朝有陶處士隱此建水竹居陌上有桑廟下有田夫耕婦織淸高自若

慶傲不起隱心堅不被人間五斗牽多種黍田陶令醉親操井臼孟光賢黃雞催曉鳴梭後紫燕銜春力稼先夫婦勤劬家自足有無歲歲是豐年

楊圩

楊統制宋之功臣世居錢塘兄弟和睦退歸林下各置一圩之產在西溪北

功成名遂退林邱貴仕三朝富一疇南畝春耕兄樂業西莊秋熟弟幽游階生蘭桂隨時秀堂奏箎塤逐日訓兄愛弟恭妯娌睦同源九世不分流

起菩薩庵

在西溪之南淡竹坑內宋理宗寶慶三年宗起禪師開建有大德行人盡稱爲菩薩庵亦名此

菩薩名傳慈行深手栽松桂已成陰分荷看菊營家

計探勝搜奇辦道心枝上鳥吟無韻句階前溪奏沒弦琴利生濟物滿天下不出山中梅竹林

趙西塢墓

在西溪之南宋光宗相趙汝愚墓森麗特甚

傳是宋朝丞相墓墓前石馬枕寒流斷橫華表松絲掩殘剝碑文蘇字留想見墓門楸葉暗猶聞綸誥夜宮幽青山不擇富貧骨總葬蒿萊一聚邱

鳳嘴山

在西溪之西乃荊山之麓直飲于溪如鳳嘴之勢故以名之今陳中丞墓于此

荊山如鳳隱天倪飲啄漚花下碧溪照水似憐鸞鏡舞藏形疑喜竹梧棲松杉毛羽雲霞布泉籟笙簫風雨迷境勝峯奇知有地中丞墓在翠林西

鷄籠河

在西溪之南其河如雞籠之勢乃一小埠環山之貨皆會于此

藤縈樹密罩河洲河埠籠鱗泊小舟岸上雞鳴茅店曉波間魚躍荻花秋四鄉時貨雲邊發一市朝烟月下浮水秀山明八景好客來歡喜久淹留

雲山庵

在西溪之西荊山嶺左湻佑間有僧名熙春號雪山建庵修道有樂靜堂徧植梅花

雪山庵外雪成堆樂靜堂前幾樹開早蕊晚花春霧染紅英綠萼曉霜催月明借色疑天瑞澗水流香引夢回鐵骨只宜同冷意山居都喜植寒梅

夏侯墳

在西溪之南安樂山前爲宋大臣墳前建安樂窩自然麗

功遂生前身沒名恩榮題石墓封神虎羊伏草似威遠冠蓋埋雲空主賓安樂窩中松影密自然麗上月

光新一灣流水千年在曾見當時富貴人

象卧山

在西溪之西上埠溪口有一山儼如象卧故名

峯倒山橫似象眠降龍伏虎鼻撩天泉飛片石耳常潤樹點層崖毛未全鼾睡風生乘夜雨脫韁葉落跨飛仙誰將一象分雙鼻又挂烟霞古洞前

龍歸塢

在西溪之東建炎間帝幸西溪見此塢清遠驅馬歸之塢于是名塢內故有法華寺因改

額曰龍歸故晉稱此山名法華宋稱龍歸佛印曾卓錫于此有禪心如照月之荅萬厤間無用濟舟二公各于二寺舊址復古重建

一自龍歸傳口碑行人猶誦建炎詩寺分兩院皇明盛山得雙名晉宋馳夾道梅花今日供沿堤桃杏昔年儀溪光山色無今昔任爾春風開謝時

草窗隱居

隱者周士民乃溪之右族有山園在耕南塢位置樓閣遂成名構堂名草窗隱居

周子溪居樂事多草窗讀史煮松蘿秋登竹閣觀明

月夏坐山池賞芰荷晴犢簷前聞鐵笛雨舟檻外見烟蓑不巾不襪三杯後攜妾臨花唱浩歌

寓目軒

四明象山陸氏子商于西溪見土風淳厚流寓象卧山郎于山下建軒顏曰寓目又造望雲臺有懷二人也今唯陸家橋存焉

曾聞孝義世傳來暫寄西溪養茂才寓目思鄉顏小扁望雲念母築高臺秋懷橘柚還瞻祖夜課經書且教孩故國久離何忍棄喜居仁里未能回

大崇眞寺

在西溪之南按宋臨安志曰崇眞寺天福六年吳越王建西溪遠近皆歸信此寺柵橋東有小崇眞庵故曰大今二院俱興崇禎間龍門寺僧信起心一重建于溪之南溪之東昭慶寺僧我庵重建

崇眞山院碧嶒峩遶逕環圩挂翠蘿石寫紫紋瑪瑙砌豆生紅樹珊瑚柯閣中繡幙懸珠蕊殿角金鈴響玉珂莫道禪宮偏富麗應知極樂在娑婆

小福清庵

在西溪東潤橋內爲衲子養道之所又有大

福清院故曰小以別之

矮屋修籬隱澗深綠梅翠竹自成林低軒屏借蒼巖色半榻帷分叢桂陰就石打眠醒午夢因泉煮茗冷炎心三間小構千峯下淨几明窗獨理琴

翠峯居

在西溪東南趙西塢後梅花塢底宋端平間有禪僧古竺居此潛修密證誓不出山日惟看青芙蓉削成吐納日月爾崇禎初繡水佩遠居士買山重建延博山僧元穎居之

片峯斜挂碧雲飛萬壑千峯讓翠微孤峭肯容猿鶴

宿瘦峻不借雪霜肥洞深仙史藏能久山僻樵夫到
亦稀忌世高僧不出塢傳花侶鳥唱元機

冷水孔

在西溪之南大嶺坡下有一泉水青瑩逼人
即使熱客臨流亦當涼生胷脇

一泓清瑩冷如氷嘗遍名泉見未曾色借金山猶較
勝味分惠水不虛稱洗眸一掬開矇眚發茗三甌消
暑烝坐待月明潭底現宛如淨念定中僧

瑪瑙池

在西溪之南出百丈源清如碧靛池底皆細

石圓纈如瑪瑙狀

臨塘芳草映寒漪傳是唐人洗馬池潭石霞生排瑪
瑙沙泉星泛吐琉璃杏花含潤波搖錦楊柳拖烟水
拂絲乘露侵晨照容鬢衰顏驚喜返童時

牛滑嶺

在西溪之南望如濃黛周山土著豐厚者多
故蔭養松竹稠密不能通步

青山險峻碧雲寒百萬松杉列壑攢隱嶺苔封牛度
滑高峯天礙鳥飛難玲瓏到處棲猿鶴毓秀滿山生
蕙蘭若向此中尋片地誅茅當下得心安

水柵

在西溪市北有柵橋乃巡稅二司設以徵商
者今惟橋存焉

稅課巡司兩岸張就橋爲柵捕私航弓兵頻檢東西
蔽民吏時通上下商竹嶼葉連峯叠翠桃源花落水
流香秦關漢渡名空在惟見苔封古石梁

上埠溪

在西溪西南水發源處百貨就估之所內有
實壽寺顯教寺浩然道院永樂禪庵皆清幽
之境

叠嶂飛來百丈流綠槐青柳爨烟收水洞山勢藏村
落崖阻溪行作埠頭古洞巉岏仙境寂竹林森秀梵
宮幽逍遙直入千峯裏步步將人杖履留

龍門

在西溪西南山上有寺曰龍門寺前佳勝曰
石關曰魚石曰千丈巖曰四顧坪曰老龍潭
曰龜王殿曰鸂鶒石曰盤谷萬厤間秀峯律
師盛行律宗尋廢葛太常屺瞻恢復初延升
庵嗣南兩師相繼住持次延持平三宜二師
最後請石雨禪師主之皆有德風

山勢巍峩山路橫寺前佳勝假天成龍潭噴瀑飛千丈魚石傳音響四坪鷓鴣偷桃盤谷出龜王獻雒石開行奇峯古洞棲高衲澗石巖松易得名

蝦埭兜

在西溪之西北古塘畈口其兜水利灌漑田禾居無失業者

蟹埭蝦兜民利寬家殷戶富各心歡雲山樵子擔明月烟水漁翁把釣竿畝畝力耕三伏汗燈窗勤讀五更寒漁樵耕讀皆安業寫作丹青四幅觀

黃山松逕

在西溪之南即黃山大路或云橫山按宋集皆云黃山今且仍舊引路皆松兩邊青山斷續綠竹森靄往來士客皆生卜築之想

十里青山九里松野花撩亂水溶溶幾家爨起烟光遠一路涼生樹影重山寺入雲何處磬草亭臨澗隔村春行來疑與天台近想在前頭第幾峯

白蕩灘

在西溪西北有大小灘大灘居南小灘居北約數里魚蝦至廣居民多以捕魚爲業水惟芰荷岸則楓柳蘆花蘋葉宕碎波光故溪民常以畫船載酒二灘遊樂

南北分流共急湍白蘋紅蓼滿汀寒漁舟載月橫斜葦酒舫尋春大小灘入夏荷花香拂水經秋楓葉錦揚瀾溪遊村樂彈丸地莫作西湖十里看

大青嶺

在西溪之南過嶺人家山田石澗逕竹巖松另是一般隱秀

大青嶺上白雲屯嶺下烟霞接梵村草舍哺雞酉筍母竹林思鳳養桐孫坐聽水碓餘千響遠望江潮露一痕幾片征帆隨月動遙遙天際出龍門

朱橋

在西溪之南錢塘江水進浦至葉婆橋而止江南之貨必從此登岸入西溪市

江潮不畏海門遙進浦雲生第二橋乍入松濤旋作雨忽翻竹浪又爲潮遠來貨物舟人識初到商人店主招夜泊客燈漁火伴月明沙岸草蕭蕭

永樂禪庵

在上埠深山森羅塢表宋建炎間性宗講師大開法席塑丈六彌陀像并西方勝境紹興中有梵僧阿利眞經西來隱此得道

爲惜羣生夢未醒繪圖設像指心靈東林慧遠重開講西域摩騰又進經壁湧雲霞毫相紫池容碧靛品蓮青晨鐘夕梵傳山谷雨順風調一境甯

浩然院

在上埠深山森羅塢內紹興中處士王浩然隱此不仕院因人名鄉於永樂庵與附利眞遊今俱廢萬厤間洪中丞清遠公延雲棲悅心禪師重建及詢古誌知是永樂庵基乃五代梁眞明年開山趙宋中興又開基得大佛指髻卽復永樂庵額浩然院初課題耳其法

嗣圓照法源朗雲皆有德風能繼師志

哲人云隱卜山靈十二峯藏深更青棋布石盤無欠礎森羅古樹有餘馨誅茅誤訪浩然跡剔蘚欣看永樂銘金指翠螺猶沒草披蓁還覓覓來經

資巖寺水閣

資巖寺在西溪之南寺西有橋二橋下皆蓮花蓮花中建水閣僧棲其內有九品淨生之意不特納涼而已也

駕水開軒類短蓬聖凡共載藕航同一泓凝碧照心鏡兩帶斜梁飲澗虹綠竹簷前飛翠雨紅蕖閣下起香風分明住此蓮花界何用西生九品中

寶壽寺

在上埠山深之處地名棠嶺橋其寺最踞高阜路近閑林李唐初勅光孝寺至趙宋石田熏禪師重開山更名寶壽正德元年無盡和尙復興萬厤間元津講主寄浮禪者相繼住持崇禎初雲門石雨禪師重開古塔中興茲寺主張宗門

絕壑窮巖一逕通龍盤虎伏隱禪宮雲山迢遞蒼冥外古樹葱蘢杳靄中棠嶺月臨桐井靜閑林鐘送竹

樓空石田遇雨重開塔豎拂揚眉振祖風

悟空寺

在西溪之南桐塢之表唐貞觀間明尊者開山於龍門之峯故曰龍門悟空

得悟空明獨隱耕種梧漫野塢因名日臨松色半窗冷月曬桐陰滿路清折腳沙鐺煨榾柮斷經繩榻坐虛盈十年密行叢林盛法雨能教草木榮

錢村妙淨寺

在悟空寺南地名錢村或曰前村蕭梁時神僧寶誌公分應于此至宋元祐中投子青禪

師重開山賜額曰明暘寺後建炎四年更名妙淨洪武六年太古義禪師重建天啟間寺中有心融法師善詩文喜山水不欲住持退隱竹谷寺左六松成林中有江道闇江邦玉兩高士隱居

神僧分應一方身梵刹興衰千載新妙淨欣逢五柳近前村喜與六松鄰潭清好潔秋蛩月樹老離奇花問春自古青山難得主寺中今有住山人

兜率院

在西溪西南妙淨寺後是一默禪師棲泊處

公亦宗門得旨者歸隱于此

碧巖翠巘萬琅玕南老禪棲竹榻寒問鳥單啼這裏是尋花都向別峯看提珠粒粒彈三指叩齒空空執兩端莫怪頻拈竹篦子從來箇事得人難

横山草堂

在妙淨寺東六松林畔即江氏之別業有醉山閣擁書樓有竹浪居藏山舫有亭有橋有泉有石為景不一皆位置天巧當世名公鉅卿題詠成集

六松引逕入桃源潭有潛龍洞有猿就木結亭花近

檻依山搆閣竹臨軒望江移榻棲霞嶺看月因梅倚雪垣處處化工先位置不須開鑿得名園

金蓮池

在上埠山深處顯教寺殿前有金蓮池其花色黃如金其葉圓小如錢

古殿丹墀蓄翠泉朱欄四遶衛金蓮花開朵朵三黃蓋葉散文文萬選錢菱藻亂縈空裏鏡魚蝦交戲水中天閒僧坐臥華池上信是人間地行仙

光明寺

在西溪之南黃山深處唐顯慶元年有善導

和尚念佛一聲一光從口中出故勅建寺又貞觀間明尊者嘗見此山寶光繚繞故重建光明寺崇禎改元江雲叟復古中興延雪航禪師主之金陵俞中丞集生又建光明臺于寺右臺左有顧徵君霖調方孝廉子凡蟬聯隱此

源澤三生今又來靈巖樓閣始重開不迎趙主禪師榻再放光明居士臺秋月競華舒彩暈晚霞含露映莓苔到今毫相尋常現招引林泉集俊才

拾遺

鑿翠軒

在西溪之東法華山下乃姚江孫公樹之隱居公賦性簡僻嗜茶喜梅隱此二十餘載不與人接每値花時雨後獨往尋梅問水餘時惟閉戶著書

翠竹林中鑿一方緑香深處隱山房雲生石几花生筆月滿蘿軒書滿牀就澗煮茶便陸嗜因梅卧雪續林芳杜門不應人間事著易刪詩滋味長

別天居

在安樂山下永興湖上蘭陵高士陸元見隱此舊有古梅三百蔽籬落間近徙逕就梅移籬放樹引流遠闊種石依泉爲玆山選勝處公有統梅堂記西溪風俗詩可作梅竹茶筍譜

古梅三百聚君家統領西溪十里花徙逕非緣緣蕚近移籬未許老松遐雨溪引入泉香曲芟樹迎來峯色佳別有天居塵世外漁郎何處泛仙槎

放山臺

在永興西當湖馮茂遠居士著易美處居士訪余溪巢喜兩朽松肌膚若霜雪遂僑居焉

舊有大士閣三面皆山當窗開如廼穿屋立木卧扉託足顏曰放山快此日放山到眼也

一日三登百尺臺凭欄四顧萬峯來雲間塔影松稍出霞外湖光屋角迴月窟天香先入座山南秋色正宜杯普門大士圓通閣也喜看山四牖開

凸庵

在西溪東南靑芝塢內孤峯峭壁間萬厤初武塘覺緣師結庵隱此公爲人淸勁自許絕不干世潛住有年忽喜船居去棹不返山居閴寂久無主人蛛絲蓬戶螺蠃繩牀崇禎間影庵似眉禪者向慕覺公爲人移錫駐此眉公得法于天童亦是折脚鐺邊煨榾柮漢有影集散語行世

船子求鱗烟水去巖頭覓侶霧山來茅齋再啟披蛛網松逕重行薙草萊勁骨共憐孤峭壁冷心相伴古寒梅不知世上春頻換翻怪巖花幾度開

隆慶寺

在西溪西北同光山下後唐莊宗時逕山國一欸禪師中興緣畢全身葬于寺右釣臺上寺前有鉢盂峯獅踞石政黃牛亦曾居此蔦

麻間黃學憲貞父吉楊郭陵寫新安曹白生
恢復延龍歸無用師主之未幾師遷化建塔
于牛背嶺側崇禎間初窮子請石車次忍先
延惟一兩禪師繼振祖風其忍先身子柴也
俱退居龍歸緒其舊業

趺坐垂綸五百春到今始釣赤金鱗昔乘牛背化雲
嶺猶喜獅兒踞石磯谷口不聞流葉語源頭誰問住
山因何年衣鉢留峯頂自此相傳代有人

福勝庵八詠

九沙松

溪翻九龍沙沙浪遶吾家嵐布翠雲斷月生青靄斜
歲寒偏逞秀春暖亦能花樹樹臨流水陰森滿壑遮

雙澗

泉自中峯落透迤屋角行澗分雙鏡狹韻合一琴清
夜似秋風至潮疑春水生常吟憐我獨誰謂是無情

安樂山朝嵐

嵐埋安樂巘畫出米家屏山腹半抽白峯尖全寫青
溪流隨斷續木葉入滄溟曉日浴初出光凝雪浪形

溪月

月明溪色動孤棹入雲深泛似青天上還疑皓魄沈
水空開隱思光漾見人心煙際漁歌發蘆花何處尋

香雪徑

閒行花散袖三徑雪光迴冷豔逐雲過寒香流水來
入林憐竹樹點石飾莓苔綠萼意何晚肯隨桃杏開

四顧坪

清晨登絕頂四壁眾山齊水遠練光細崖高月影低
征帆過樹沒飛鳥入雲迷臺石平堪卧詠茅可獨棲

古松

古松當戶立自喜得鄰難屈鐵卧龍老蟠枝巢鶴寒
羣峯讓冷秀眾木愧秋殘形止十圍大濤翻江海寬

遶籬萬竹

友多君子竹濟濟列門墻入水碧光淨篩窗清影長
風吟虛佩響翠滴野花香勝境閒心合安然世可忘

曲水庵八詠

法華秋霽

秋山初雨霽新展畫圖清樹點峯痕碧嵐描石竇明
皎空草木辨寒削水天平獨怪人如鳥微微嶺半行

佛慧晚鐘

山寺晚鐘動聲聲都到樓兼風音自大入夜韻偏幽
霞落溪光冷雲迷塔影浮飛鴻叫月出添得滿空秋

北峯起雲
峯頂白雲起雲起峯岧嶢乍疑半嶺雪翻作滿山潮
影漏日光澹氣蒸天漢遥夜飛溪上宿化雨滴芭蕉

西溪梅墅
十里梅花放門前水亦香溪山皆逞艷草木盡成妝
檢點壽陽額參差水部墻一枝臨小閣勁骨對寒芳

蒹葭泛月
泛泛蒹葭月行行翠碧乘波分千片玉光碎幾層冰
心與境俱化見將聞共澄隨流不撥棹一似折蘆僧

河水漁歌

漁人不相問隔水辨歌音菱葉一聲綠蘆花幾調深
自垂溪上釣久冷世間心小艇番風去蒼菰何處尋

竹林問渡
不設竹林渡那堪頻問津路緣烟渚隔春到水村新
覓侶清泠境傳心寂寞濱一從船子去此後竟何人

生池飼魚
涸魚逃鼎難聊借一池生投餌吞無畏窺人戲有情
臨陽翻藻色趁雨濯鱗英莫道偏慈惠應傳仁術名

西溪百詠舊序

吾友徐廷用者一日過予書舘曰昨於杭之舊識處偶得西溪百詠詢之乃宋朝吾鄉前輩之所作也奈何歲之歲久失其前序竟不知何姓氏人也及觀其注識立題誠所謂好事之君子也殆味其詩意惜乎但規於事實頗反過乎華飾蓋出於性情之所發也或曰夫如是恐識者觀之不免有所議哉不然子之言過矣豈不聞語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在聖人猶賢於博奕斯與博奕大有徑庭子安敢以非其不工也哉故予與廷用深許其人也今區區不揣菲薄又

極赧於前人將欲步其韻而效顰如左焉尚冀後之覽者在恕其狂僭而幸無誚焉者亦有望也天順庚辰歲暮春日西溪後學周譔謹識

聖朝畱下　道院安前　三橋柳陌　兩岸花街
福清竹院　安樂松軒　潮音桂子　福勝梅花
沙灘牧野　草蕩漁汀　法華早梅　資壽秋雪
淇堂初夏　河渚新秋　正等交蘆　雪棲曲水
嶺半石人　峯腰金竹　龍歸古像　上乘藏函
湧山漱雪　幽澗堆雲　東觀湖嶺　南望江山
梵天山院　水月田莊　清溪道院　夕照茅庵

迢遙曲澗　坦蕩平湖　東西穆塢　上下唐村
將臺鍾乳　輦路林香　石廟古松　金橋垂柳
五方分福　二境普甯　趙山一寺　方圓三圓
朱得仙橋　章歸神衖　東法華泉　北高峯塔
五嶽行宮　泗洲退院　桃源雲嶺　梅花雪泉
佛慧講筵　報先懺室　永興禪寺　長慶道堂
安樂山橋　自然塋屋　靈慈正廟　忠義中橋
龜拖尾嶺　虎頤頭山　菩提泉石　永福園林
朱家陡門　董公水堰　施茶涼屋　禁酒界碑
陶家廂圃　楊府圩田　起菩薩庵　趙太師墓

鳳嘴山頭　雞籠河口　春雪山庵　夏侯墳所
象臥西山　龍歸東塢　草窗隱居　象山寓目
大崇眞寺　小福淸庵　翠峯小朶　冷水奇泉
馬池綠水　牛滑青山　下闕水柵　上埠山溪
龍門龍洞　蝦埭蝦兜　黃山松逕　白蕩花灘
青嶺霞村　朱橋雲浦　永樂禪庵　浩然道院
資嚴水閣　保壽山居　桐塢悟空　錢村妙淨
萬竹禪棲　六松隱逸　顯教金蓮　光明寶剎

舊題四字板對俚俗今改舊詩俱不錄僅存舊序舊題以便稽攷

先世塋墓在柏家園春秋展祭必經西溪嘗以吳藥師西谿梵隱志吳雨桐梵隱續志及華秋岳程松門繪樊榭西谿卜居兩圖奚鐵生高邁庵戴文節諸畫卷蘇厚子書樊榭詩卷藏之交蘆庵今與橫山遊記南漳子同付剞劂溪光嵐影足以輝映汗青矣

光緒庚辰重九節丁丙識於畱下丙舍

西泠游記

八十四老人蔡玉瀛題

光緒乙未孟冬
錢塘丁氏刊行

西洽遊記

瓊州王紹傳著

萬厤壬辰十月戊戌至嘉興春秋所稱檇李於越敗吳軍處令嘉興何豸秀水李培出謁二令皆余己丑門士午後爲余置酒煙雨樓月夜登臨不免有去國懷鄉之感雖才情非吾家仲宣亦愴然其信美非吾土也是日李長卿孝廉至云自金陵買舟渡江泊眞州見待者旬日余既過始知肩輿走潤州因尋躡至此孝廉爲余業師洪西公冢子通家誼分不薄予乍失一李生復得一李生差强意遂留與陸生共載自

抵嘉興凡駐舟三日爲舍人予有小市井事留蘇州未來故略爲緩期又三日不至而前惠州守王仰石以復除入京相見舟中仰石爲予丁丑所取士爲留款半日乃別十五里斗門又十五里皁林往年東方有事宗將軍戰歿於此有司立廟水滸民至今崇信之將軍名禮關中人十八里至崇德令王述古己丑門士出謁尋別去余亦遄發壬寅至塘棲自嘉興至塘棲桑陂迤邐笭箵散步蘭槳扁舟載雲出入地產魚鹽其賤與土同價樂土哉四十五里爲武林北關關主事羅君爲予署戶部時故舊用情稍殊於常十五里至德勝壩時壩上水涸須陸運過嶺然後易舟前往余所載舟既迫程限當還而城外無大宅舍可棲泊不得已就水次尋二舟易之少緩陸挽之期而是時戴司成先至湖上待余已兩旬司成以直忤江陵相家居與余別者十四年至是相見惋慰殊甚已留宿余艦齋枕上賦一詩余和其韻所談皆往時都門舊事也司成又爲余言天台雁蕩之勝幾欲縮地甲辰撫臺常心吾及藩臬諸公咸顧余舟中乃先令陸生李生往昭慶律寺宿俾部署山行所須乙巳自德勝壩登輿黃堉與長子從大約風景形勢雄偉不

如秣陵而繁廡過之東南一大都會也十里至錢塘門右折而西不百步卽昭慶律寺寺舊爲浙西叢林第一四方雲水攜錫持鉢來受戒者歲以千計設戒壇甚莊嚴僧高臘者主之往時嘗不戒於火開府胡公爲重建迫後使者逐遊僧戒壇迄不復開時王弇州司寇適參浙藩爲賦詩以諷余倘憶其詩約束飛來峰去後便驅天竺舊胡神閻浮未有三生籍若個人非行腳人弇州風流可想寺近常侍孫公施薙葺宏壯侈麗頓還舊觀住持某僧亦端雅不失規繩問之靈文密藏海潮澗翻足稱曇宗白眉啜茗罷呼艇

子載湖而渡土人云每春時檝師索高價有至千錢者今則深秋慘澹游人落落如曙星桂檝蘭橈野渡自橫者什九用舍囿自有時爲之一慨湖昔在漢時有金牛見水中或以爲明聖之瑞因稱明聖湖一名錢塘湖又名上湖後世名西湖者以其負郭而西乃今西湖之名特著中流四望蒼嶺千疊與水煙相浮沉稍近岸樹連蜷倒插湖底湖中之勝曾未窮其一已應接不暇矣是日訪戴司成於淨慈寺寺所據山曰南屏寺燬爲藕花居故僧院今悉爲士大夫家邱壠白楊蕭蕭助人愁愴蘭若故周顯德二年錢俶建

山門高棟下可建五丈旗殿十倍於他寺像設穹崇皆非人間常有東廊搆田字殿棲五百應眞像姿態各異由東廡拾級而登爲宗鏡堂中設宗鏡禪師像闢堂扉而北爲蓮花洞洞一竅通天傍石鵲起閒有衒奇獻巧挐攫奮迅若獅象若菡萏者余因摳衣穿洞而出捫枯躡峭左右皆爲損心酸足余固自若也孤亭蒼煙中名居然臺峰掛其楣爲南屏最高處亭右一陬三面皆巨石如削成深二丈廣一丈有奇石壁鐫古佛像五軀左方寰中天室四大字前開府胡公題命酒十餘行余與司成成叔聯句得五言古詩

一比詩成殘月如半鏡娟娟東嶺同游相詫以爲奇勝疾趨下前殿階班荆坐而倡和忽光一線透霜而下注樹杪少焉風起水怒殿堂鈴鐸錚訇成韻與水聲相應卻坐長嘯心曠神越葢不知身之在人境也夜良久始各歸臥丙午先是舟至得勝壩而余丁丑門士陳心抑侍御來會首謂余請載酒作西湖主人余敬諾是日侍御以舟鉅如艅艎者二一張筵一載騶奴鼓吹小舠如瓜者一遇水淺或徑狹不可方舟則以小舠濟余南嚮坐專席方丈次李生次陸生黃壻與長子從各以次就席仲子纔勝衣亦預焉次小

者五齡乃不藉扶挾揖客就坐意氣自若陸私謂余今日太史占象當知五百里賢人聚此文若着郗猶堪當一星顧主人翁獨不與元方季方俱來何故不知侍御尙未舉丈夫子也舟師刺船循堤自第一橋至第三橋始一登岸傍翼然其宮者爲龍王廟廟右一車門啓扉而入堂三楹顏其楣曰會景亭亭之前爲臺左右望則臺之尻湖水益渺瀰文漪縠容裔滉漾與天上下稍近者受霞光作五色絢采眥觸睛眩亭故名四賢祠四賢者唐鄴侯泌白舍人居易宋蘇學士軾林和靖先生逋夫自有郡以來宦於斯者何

限而三賢獨以風流識度後世誦之不衰彼林先生山中一逸民耳乃亦遂俎豆其閒若檜若似道者雖封號煩煩後世且欲切食其舌公道之在人心庸可忽乎由會景亭迤邐而東爲岳武穆祠祠故偪仄近孫中貴市民居闢其前數十丈直抵湖堧綽楔跨之偉麗特甚余與諸生入至殿階下再拜肅然游人有爲雪涕髮立者太史公云使晏子而在願爲之執鞭夫豈直晏子已哉從廊閒小門入爲封若斧者武穆被難後聚族葬其下塚前一檜樹中劈若車裂名分屍檜相傳爲英廟時郡丞馬偉所鋸反接膝坐於庭下者四人檜與其妻王氏前列次万俟卨鍛煉周內王獄者也再次張俊範金爲之余與諸子初舍舟登陸則以水洄故舟膠以輿自輿至祠可半里許余徒行屏去騶從諸子皆步從途遇醉者大讙呶余爲勿聞也而過之諸酒肉傖父道邊飲左右或呵之不爲起微聞同游者作耳語以爲不宜過自貶損俾惡知識生大我慢政不知千旄呵殿實探奇采勝之贅疣又安事此由此走單舸而北不半里爲孤山山祠陸敬與而白李蘇林諸公祔焉踞山之麓下瞰湖中凡遠近諸勝一寓目盡得之山之陰亭瞰崖而下俯曰

放鶴遶亭梅花百株蒼皮皴瘃若蝕之若龍鱗歸雲網松蘿湖色從樹中出令人欲去步步惜別始余舟欲近岸時亭方爲樓船諸將軍據其上豪飲作軍中鐃吹不審何以聞余且至遂一時迸散彼顧不知老子於此興復不淺也下山日已納欲一游湖心亭不果因相與浮數大白不覺舟已至昭慶寺前泊然余勢必須歸淨慈宿爲待輿夫者久之意不如一杯西渡耳頃之輿夫至遂與侍御別余從陸取淨慈道兒子輩歸德勝壩驛舫陸生與李生以舴艋先至淨慈與余會自錢塘門左折而西四望風露浩然榜歌竹枝山谷嗜答傍村夫婦對火而綴漁罾昔人謂迷路入田螺精家來戻有之二鼓乃就寢規以來日補所未游丁未旦起望南北高諸峰雲幕之者半游興已索然會戴司成來云與城中同年前奉常少卿陳錦江憲副沈𥡴江僉憲錢肅菴今日置酒湖上邀予遂往舟泊湖心亭下飲是昨游所不及處西顧南屏東望吳山諸琳宮梵刹出沒雲煙杳靄閒與昨所見又成異境是日諸公別有約余亦以家人輩久冗處驛舫茫不知所稅鞅而司成爲萬松公署爽塏且頫湖足得蒙暫居遂盡室移徙於此是晚宿公署聽屋角

松風謖謖不啻俗耳鍼砭家人輩乍去輿深有甯居亦何異脫鳥道適康莊爲之一快戊申臥內聞鳩聲屋上早飯畢徐步前除忽岫半洩洩雲起頃之雨大作遂不能出門跬步然湖色鴻濛千頃一白時飲酒薄醉踞胡牀聽隔林鳴澗聲中瑟筑亦未嘗不佳也己酉晨鼓動卽呼僕啟扉覘星漢何若蓋逆憂雨師敗人興耳既曙戴司成來會繼成叔長卿至繼黃堉長子亦至飯已余與司成巾車諸生人覓一竹兜子自隨從者悉騎有不及騎者步從出寺門百步許折而左爲第一橋從橋上見松際炊煙弄晴拖雨處殢

人過復轉入一徑行十數里皆山雲竹靄中衣袂盡綠日高舂抵普福寺寺僧姿貌山野問其所繇起愕眙不能荅寺亦庳陋就西廡下呼酒立盡三爵別從小門度巨井當道水色正碧問之僧云葛仙翁丹井右折爲殿堂三楹曰天醫院中座爲許眞君旌陽令也左吳眞君猛右卽仙翁堂北小軒華楚可憩池環之作半壁喬學憲扁其居曰上池時余與諸同游皆咎僧不早言之俾我曹於此小飯顧不善歟又二里許爲集慶寺寺屋半圮命僧出宋理宗皇帝像瞻禮竟問文昌祠所在則一僧趨而前謁皤髮齇鼻步履

蹣跚類宿酲未解者導余之祠所祠宇殊華煥比之寺屋猶玉石之於黔婁祠前祀文昌後塑張仙像極莊嚴祠額甚多橫窗疊架題署皆一時貴公名卿僧迫欲得余一扁且云不費一鏹扁材皆自辦余心雖不然其言然不欲逆拒唯喏而已僧又爲余言張仙卽文昌君九十七化身之一奉之宜子復具述顯化狀縷縷皆猶龍公家言余戲謂僧普沙彌略不知黃面瞿曇何物而阿師旁通化胡經屈指尊神大帝坐在立亡如燭照計數彼且空一切有不暇而若顧欲有一切空乎僧不悟以爲余有味乎其言也復頓顙

曰主臣有兄偶他適在則請爲大禮一豎拂耳余笑不應司成謬爲不解者故問曰而兄能廣長其舌爲人說法如珠子走盤乎抑亦短什大篇足令滇仙北面也僧大踧踖幾無可容面余爲施一緡俾造像三軀曰聊爲阿師解嘲且不可令張帝君神通寂寂爲十六梵阿羅漢傍睨而笑僧媿謝遂出又五里許一石梁跨澗澗下流泉漱漱石壁樓層如刻畫司成指謂余飛來峰也按志晉咸和間僧慧理者登此峰歎曰此中天竺靈隱山之小嶺不知何自飛來仙靈隱窟今復爾耶因名山曰靈隱建靈隱寺命其峰曰飛

來峰陟崖洞傍穿如闥如曲房如迴廊窪者如地室峻出者如飛閣如層軒石駊騀挺拔意態各異四壁所陳爲佛爲大士爲金剛王爲諸天爲伽樓羅緊那羅諸梵相不可枚計衣褶皆古製而刻鏤甚精意必唐以前刻手近世當不辨此沿橋而左爲詣寺孔道道傍長松造天延袤數里亦相傳曰九里松比至靈隱則予故館師大學士文端公冢子中舍君肯宇已攜酒先至爲飲數行輒相與步至峰前飲石巖下興頗適乃念中舍歸途且曛晦不宜久留遂別余與司成行且吟至寺門則幽壑煙光與夕陽相媚隔澗雲

水蒼然林飀飋飂迴崖石閒澗流淙淙聲與相應爲欣然者移時乃獨疑寺所據僅培塿曾不異魁父之巨何以云樓觀滄海日乎且錢塘爲飛來障其前安得門對浙江潮也歸憩僧房與司成話其事未已忽成叔排闥入自云從上方覓息肩處僧爲言韜光菴之勝左滄海而右錢塘草木森秀蒼翠四封晴旭朝升几榻洞赤蓋宋延清方苦吟不就駱丞爲足成下韻即其地也余爲大嘯因決策來日必先游韜光以次及北高天竺耳遽命酒觴司成并諸同游時偶與至賦得峰字韻詩而後聯不屬乃用成叔倡予和汝

詩成燭再跋矣俄松窗淅淅以爲急雨不知樹杪泉聲亦大奇哉庚戌早起命諸生先發余與司成尾其後傳敎必首臻韜光次北高午憩天竺餉饔人炊彫胡以待乃馭者能制我柄徑取道趣北高峰問所謂韜光則已河漢得之意料之外失之眉睫之內世事可笑類皆如此既半磴益峭舁夫告以道偪仄不可輿乃攝衣先登同游魚貫至時氛翳乍收萬象畢露偶從雲罅望錫杖南屏諸勝朱霞素霓蜿蜒迴拱紛錯臚列不可名計又上下可百餘級始躋其巔浮圖四面皆甓甃不可梯殿屋十摧七八僧棲者井燎僅

續耳右顧錢塘銀濤拍空左盼西子雖復澄清如鏡然何異杯水坳堂孤山一點劣於彈丸長松九里杳杳如髮稍東爲郡千甍萬瓦鱗次翼張下視寥闃深不見底政眺賞次左右云文昌祠僧以茗餉即昨所爲偶他適在則欲爲余輩拈提豎拂者也與之談故是庸僧耳啜茗訖呼酒沃憊酒數行神益王方疾趨下山司成縣令人從止余云尙未窮觀引余至山後左方突起而凸者輒忘其名天矯特立意不肯爲高峰下稍北覩餘杭諸山緜亘盤鬱莽蒼磊砢不知其幾何里亦至鉅麗偉觀哉以與庖丁期當午至天竺

授餐恐從者或餒乃去從故道左折而西不二里一寺曰下天竺曰中天竺皆不暇游中天竺而往山益東而陿兩岸壁立上天竺寺塽綰之諸凫廬其塽爲市肆者百餘楹道左一院松閣莤萃中龕大士像壁三面攢列諸海藏變相塑手精絕當不下楊惠之不數步即上天竺寺寺故靈應方春時士女雲集香火之盛與武當懸寺僧亦無不潤屋者然人人酒肉沙彌耳乃大士獨異於他處宋季嘗被兵燹大士出煙燼中如新裝嚴不損毛髮信漆園吏所謂至人入火不爇者禮大士出就山南隅一別院少憩與諸遊皆飯畢問五雲道里近遠輿人故高遠詰曲其說以爲不可至而院僧則以不利余輩駐屐懼嬲之不得休乃謬言道甚邇嘗晨起三往反而腹猶果然余雖心非僧言然欲留不可遂決策往既出院右折而西不半里即深谷透迤蹊徑幾絕求之榛莽中僅僅一樵路左右皆深谿路高於谿者不啻百尺而狹不容足舁夫弛擔詐語有竊歎者余遂拉司成捫叢篠而步且步且捫始余猶然賈勇又數轉則亦復盤桓不前後顧司成已相去十數步草間坐不得已復就輿命家僮御兒子者下隸人悉袒而佐舁草間怪石復礙磈瘣足跬步顛踣凡肩峻壁而脅大壑者又數十百級自此十步一輿五步一休又數十休而得一嶺問之舁夫曰郎當嶺蓋游人至此無不病憊者實車馬屐綦所鮮及也余初意游自天竺而反獨成叔於衆中攘臂大言曰至天竺不游五雲將不免山靈拊掌及至是亦倦什道側捫足而聲楚同游者皆嘲之從嶺望下方雲氣滃然更數陂陁目境益闊嚮所窺銀濤拍空者改而一衣帶水西湖猶之蹄涔也已東望青葱鬱蒸不別胥壤其大海之氣乎方夷猶忽少女風襲肌天且欲雨遂疾走稍困輒沃以酒輿人幸得番休亦沾沾喜相與投巨石下至山趺作霹靂聲大笑爲樂忘其作勞約未至五雲可二里僧傴僂前迓成叔故謬爲恭謹揖司成曰是禮部僧不知見給也以頭搶地曰喏同游復相與大笑之頃之至寺寺一名眞際入寺振衣覺白雲滿袖坐頃之復偕司成出步寺塽浙江猶之几上物耳俄風決土囊之口江水忽蕩潏亟歸僧舍呼酒相勞苦酒闌方就枕則雨大至檐聲琅琅徹夜不止辛亥枕上聞雨聲殊可耐且昨與司成約擬偕訪沈蓮池上人一叩妙密至是雖雲棲咫尺邈若山河矣大風蓬蓬屋瓦盡振諸子皆

未挾纊而起粟從者如凍鳶隸人傳語或齒擊不能句同游惟陸生挾兩絮裘自御一裘以一裘假余余問其何以預知離畢作冷而重裘自隨曰若不聞安平之戰田單宗人獨以鐵籠頭得全不然無爲貴智矣衆詘曰安有是彼仆嶺捫足而聲楚者何人亦尙有遺智乎哉因大噱賚人復以粟盡告諸子有慍見者偶雨小霽遽遣兒子輩就巾車先還余與客環坐而聽錢塘之波濤聲掛枕席少焉舍人子以酒至纖纊相續不覺窮兒暴富因奏酒割鮮立盡三爵寒意稍解會所送兒子輩巾車亦還遂冒雨下山非復故

道矣循江而行灘磧确犖輿人跐數蹶中途雨益急同游人持一蓋自蔽或不辦得蓋即雨透巾服從車望路傍一寺山門甚古而丹青剝落問之即虎跑寺以雨故不及游云壬子五雲歸爲仲子方楚痘瘡爲延醫侫佛奔走祈望遂謝客杜門時隱几閱方書倦則支頤對北山黛色或散步松下俄客有剝啄者爲予己丑門士陶太史望齡朱中翰汝器吳進士寶秀皆遠自紹興湖州温州特爲予來不得已相見已詢所卽次爲大石佛寺次日往拜則陶朱二君已肅具待予游矣寒暄畢因徧瞻禮正殿鑴巨石爲世尊半

軀高可數丈廣稱之相傳爲秦始皇纜船石宋宣和中鐫石爲佛遂名後院老比丘太初者出家此院已二十年受禁足戒歷祈寒雨暑不輟業亦不妄窺戶外與之語甚機警或云能以神咒力致鳥雀試令爲之梵語侏儒頃刻集鴉鵲數百頭皆一一就其掌中取食類所馴擾食訖颺去此事余所創見書傳中若詹何之聞牛鳴而知其白在左角公冶長聞鳥語而知南山谷中有覆廂粟始不信以爲無之若太初者可謂其人非耶因幷識之俾後之志齊諧者或采焉是日歸飲天然圖畫閣甚適迫暝乃罷歸夜大雨雪

至月晦不止十一月丁巳朔稍啓然徑淖未可行車己未陰霾盡收道益燥治乃飛書與司成公期幷知會李生陸生候余淨慈俱發五里至惠因寺後唐天成中建宋元豐八年高麗國王子統義天入貢因請淨源法師學賢首敎以金書漢譯華嚴經三百部施寺建掤華嚴大閣義天尋歸其國元祐四年復進金塔二所適蘇子瞻守杭上書請卻其塔且拒絕之今寺名高麗俗稱也元至正末燬盡國初重葺藏輪極工偉後殿奉大士像折巨石爲堂三楹中祀冕衣裳如王者僧云此國王像義天方從淨源中國毎億其

父不能輒返故塑像寺中以展溫凊夫義天國王子貴有四封乃不爲名利所縛舍其國從浮屠氏學焉旣違學中國又不欲拘拘浮屠氏之說肖其父像祟奉之其賢乎方歎息未已司成謂余云彼王亦知其雲仍方失國爲關白所訌否余曰王亦知此樂不思蜀矣低廻久之乃出又北二里許寺曰法相後唐時有僧戒行甚高號法眞有異相耳長九寸相傳爲定光佛後身乾祐四年趺逝今肉軀猶存建近祈嗣者無不徵應化後髮猶鬖鬖出每月朔一剪剃宋季爲金兵矛洞其脅流白血三日髮遂不復出余因念天

竺先一木居士乃能火三日不損毛髮定光佛後身竟不免剃膚豈慧力有大小抑數固當爾耶爲咨嗟慘塞者久之已易服僧舍見斜陽出棟間度日晷尙可十刻遂偕司成及諸生一登後山偶見數峰出竹上如螺髻佐以黃葉丹楓點綴如畫覺興不可遏謂同行一苾蒭若知從此至高峰可幾里曰不過六七而遠因念是無能難我褰衣先登陸生及兩李生從陸生初有難色已獨賈勇前導行一里許輒一休至半峰益陡絕不可登仰窺惟長林荒楚參天翳日回顧司成則已蹒跚坐松陰下復不能從也已諸生皆

若捫參歷井太息不絕口少焉忽不知陸生所之問之苾蒭云先至峰頂覓道流爲設茗去矣已果聞林杪鐘聲則陸生已登峰巓之驗也將至峰頂未一二里則井向所行鳥道皆無之秀髯浮圖所在以爲指南耳凡盤旋詰曲披榛踐棘又數十轉遂造極僅從小徑度迄未知山門所在陰崖殘雪凝寒未消且絕不聞人聲香積塵生之者數寸行求至東廡下一僧傴而爐火乍與之語不應久始能言爲問何以餌口云日往澗底刈束薪入市易粟及少鹽酪或隨狙公拾橡栗以代煮石每天風一號四山林木撼欲折或

稍雨雪陰霾卽昏曉不辨余爲四顧亦疑非人間世也覘錢塘如牽一線白山負海者二日龕曰赭皆隱約可見餘杭諸山皆在指顧同游復抵掌絕叫以爲奇觀不知陸生所在僧云適往殿中鳴鐘遂不復見意其疲于津梁枕且高矣同游者或以爲失足墜深壑或以爲先從間道歸僧大駭謂余是山近饒於菟嘗白晝傍禪關而嘑且蹊徑四絕又迫暮將焉往余竊計是生腹中裹羅非可虎狼食者獨慮其晚行或爲盜所窺令人徧覓之廊廡間不得窣堵波歲久半圮又四面封以石不可登且憂且疑亦以初所從徑

叢莽枳絆遂度山門得一石路稍坦而闢逶迤曲折竟不知其行幾何里鳥已投林前望不甚辨色遂不復暇休行可六七里犬吠聲出寒雲修竹間始知有人家因往問曾見一措大否其人掉頭不顧余意益徬徨又三數里始爲石屋嶺嶺下卽大仁禪寺也居人云宜早去遲之虎且噬人遂益疾走既度嶺始有人知陸生適過此一蒼頭擔巨杖後殿祖祖然趨度前邁可五里矣不知生乃徜徉石屋洞從老僧乞漿盡兩甌始去也余與諸同游復前行至獨所游高麗寺復折而行墟閒三里乃抵寺至則陸生已先休僧

舍與司成公舉酒將飲聞余至大喜云初至峰巔見氣象陰幽絕不類人世意非狠虎所窟宅必魑魅所憑嘯獨所見僧庸知其非虎也且度晚或更無至者勢必維谷因見前山一徑稍寬衍可行遂信步前趨然政不知道里幾何髣髴行三十里餘矣初陸生至寺聞余尙未歸亦甚徬徨遽從寺僧倩畦丁三人幷其蒼頭操白棓鳴金而前往峰頂迓余去且食頃彼此皆相左可笑因命酒相慰勞各以爲不自意全也杯行約數十復相與聯句爲樂名章俊語絡繹閒起燭二跋興尙勃勃余謂司成自有此山以來亦復有

高情勝氣如吾曹者乎司成囁嚅欲答余遽曰黃龍翠鳳亦曠世一出耳因大笑別去余亦歸寢時冬氣漸慄木葉刁刁山窗雲房深窈虛廓藉非高僧道者及遯世無悶之士鮮不神悚庚申欲姑窮龍井之勝而後朝食乃待輿夫久之不至飯已兀坐僧寮閒榭葉墮瓦上松濤之音與風泉相雜足當半部清商俄有告以山後小庵可覽眺者遂往大率昨登高峰所繇道稍折而西爲茆庵五間於路破巨竹接架以通水泉者纍纍閒有埋巨竹土中相引以出者杜陵詩云竹竿裊裊細泉分覺千古如在目前庵僧故有室

家舍而入道問之何所課習云未嘗知書余喜其湻樸賢於自詭知書者多矣循廡而行至爨下隔牖一瓿僧云法眞居此時用以盛水歲久竟成一巨石草生其上峭塹崚嶒之勢亦略具蓋水石之氣所融結古人所謂融結而成山川其言良信因以知張公洞佛手玉柱之類莫非水氣下潤石氣與合遂凝而成象推此可意求也忽隸人云輿夫已集遂行不二里爲于忠肅墓因修謁墓前爲堂肖忠肅像奕奕如生當英廟北狩社稷幾淪忠肅功莫大焉而竟以身殉因慨然念任事者之難自于墓至龍井又可五里適

風雪憑陵之後林木兇者什七旭日出林端凝紫一線谷折而徑靑壁峪岈泉涓涓出石罅則導源皆龍井然龍井亦無他異第泉源會於此僧鑿石爲龍首引泉從吻中出瀏瀏作聲滙於小窪瑩澈可鑒耳泉中魚數頭從容游泳寺僧恐其從旁孔出紉赤金爲罘罳障之泉上復累須石爲小山四傍皆鑿石爲闌楯之屬皆孫中貴捐貲成之余以爲多此一重公案不如天然眞質也龍井故產茶最有名出吳中天池上泉品亦越中上第及僧以茗供味正澀鹵色殷赤如蘭陵酒名實不稱乃爾午飯泉上司成云右方有

鑿石爲曲水可一流觴亦復不暇去龍井不半里輿夫行亂石間頃之石益夥道益澀遂與諸子皆步行石或俯或仰或岩崿奔道或迓甃百尺或相向人立或若偶語辟耳者種種莫非天地奇嶮之氣所積比出險得砥道則水樂洞者僅道旁吻相傳泉味甘冽吐音若琴瑟笙竽宋熙甯中太守鄭獬因名之曰水樂今則水涸土壅非復舊觀乃棲苴浮查痕宛然在苟有力者稍爲疏治亦一勝概也又一轉爲煙霞洞洞故有寺名淸脩今毀僅數壁立晉開運元年僧彌洪者結庵洞口嘗有神人語洪以山後有勝蹟洪往覓得應眞像六軀未幾洪卒後吳越王復夢感異僧告云吾黨共十有八人今方有六王爲琢之王寤遂補刻如數今石像俱存洞口鐫大士像及浮圖千佛皆貌狀不一類神工鬼斧所雕刻者洞蓊鬱幽邃探之莫能窮仰視五色紺碧如煙霏雲臬朝霞陸離政徘徊次綠門人陶君朱君吳君方置酒石屋見候遂促駕去石屋本名大仁禪寺卽昨暮倉皇所走道也洞朗廓虛明延袤可三丈許北壁二石扉琢成可開闔亦甚壯麗扉內稍闇窅然頗邃周鐫五百羅漢像千詭百譎各極態度旁一洞名蝙蝠蝙蝠產其中極

多相傳云大者如鴉亦有白色者是日方金奏其間彼且海鷗鳥然有舞而不下比罷游歸城頭譙鼓聲急遽燒燭敘其梗槪如此

西泠遊記終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丛书集成续编２３１
作者=
页数=７８２
ＳＳ号=０
出版日期=

先秦史论坛
http://www.zgxqs.cn/bbs/

子居　打包上传